史部第二六五册目次

史部・政書類

國朝典彙二百卷（二）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參刻本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臣潘 桂 訂正

朝端大政三十三

中官考上

洪武元年三月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嘆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

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二年六月 上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內臣未及百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顧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以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乃定置內使監

尚酒尚醋尚麪尚染四局御馬御用二司内府庫内倉監及置東宮典璽典翰典膳典服典藥典乘六局又置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右門各門官東宮春和門東宮後門官左右門各門正各人數有差 上諭宰臣凡内使監未有職名者當别置衣帽以别監官禮部定擬監官凡遇朝會照依品級具朝服公服行禮其常服葵花胸背圓領衫不拘顏色烏紗帽犀角帶其無品從者常服圓領衫無胸背花不拘顏色烏角束帶烏紗帽垂軟帶年十五以下者惟戴烏紗小頂帽從之

四年閏三月命吏部定内監等官品秩内使監令正五品授中衞大夫丞從五品侍直大夫皇門官門正正六品授内侍郎門副尚寶奉御俱從六品授内直郎尚冠等奉御内府府庫大使内倉監令俱正七品授正奉郎庫副使倉丞俱從七品授正衞郎局正司正俱正六品授内侍郎局副司副俱從六品授内直郎東宮門正局正俱正六品授内侍郎門副局丞俱從六品授内直郎王府承奉門正所正俱從六品授内直郎承奉副門副所副俱正七品授正奉郎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爲患如城狐社鼠未可易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漸也

中書省臣言宦官俸定月給三石 上曰内使輩衣食于内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給一石足矣

五年六月定宦官禁令凡内使于宮城相罵其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内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

杖七十内使等于宮城内鬭毆先鬭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内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凌遲處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六年更内倉監爲内府倉以内倉監令爲大使監丞爲副使内府庫爲承運庫仍設大使副使皆以内官爲之

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内官之法禮部議置内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糾察内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年五月監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　上卽日斥遣還籍。命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諸公卿大夫。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况寺人朝夕左右。聲音咲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十二月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

丞正副品級有差

十六年置內府寶鈔廣源庫大使一人正九品用流官副使一人從九品用內官內府寶鈔廣惠庫大使二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俱以流官內官兼之職掌出納楮帛入則廣源庫掌之出則廣惠庫掌之

十七年四月更定六尚局及內官等監庫局品職　六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及宮正俱正五品　內官監令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正六品　神宮尚寶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令俱正七品　宮門承制奉御守門門正俱正八品　內承運司鑰二庫巾[illegible]、[illegible]科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

以上皆內官選用

七月勅內官毋預外事凡[illegible]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二十五年二月遣尚膳太監而聶司禮太監慶童齎勅往

諭陝西河州等衛所屬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故此內番使行事之始也設馬政

二十八年九月重定內官品秩　內官監十一曰神宮監掌洒掃太廟殿庭廊廡曰尚寶監掌御寶璽敕符將軍印信曰孝陵神宮監掌洒掃殿庭及栽種果木蔬菜之事曰尚膳監掌供養奉先殿并御膳與宮內食用之物及督光祿寺供奉宮內諸筵宴飲食之事曰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之事曰司設監掌內用車輿床榻衾褥帳幔諸事曰內官監掌成造婚禮奩冠舄傘衾褥帳幔儀仗及內官內使貼黃諸造作并宮內器皿

首飾輿架閣文書諸事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禮儀制
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并長隨當差內使人等
出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寺供應諸筵宴之事曰御馬
監掌御馬及諸進貢并典牧所關收馬騾之事曰印綬
監掌誥勅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信符諸事曰
直殿監掌酒掃殿庭樓廊廡之事監皆設太監一人秩
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
秩正五品典簿一人秩正六品　又設長隨奉御秩正
六品　又各門掌晨昏啟閉關防出入曰午門曰東華
門曰西華門曰玄武門曰奉天門曰左順門曰右順門

皆設門正一人秩正四品門副一人秩從四品　又司
二曰鐘鼓司掌祭樂及御樂并宮內宴樂與更漏早朝
鐘鼓諸事曰惜薪司掌宮內諸處柴炭之事司皆設司
正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秩從五品　局有
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提督匠役造作刀甲之類
及宮內所用梳篦刷則針剪諸物曰內織染局掌染造
御用及宮內應用段疋絹帛之類曰針工局掌成造婚
禮服裳付內官監收用及造內官諸人衣服舖蓋諸事
曰巾帽局掌造內官諸人紗帽靴襪及預備賞賜巾帽
諸事曰司苑局掌宮內諸處蔬果及種田之事曰酒醋

麵局掌內官諸人食用酒醋麵糖諸物　庫有三曰內
承運庫掌收支段疋金銀珠玉象牙諸寶貨之物及局
司鑰庫掌鈔錠之數曰司鑰庫掌各門鎖鑰及收支錢
鈔之事曰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
并內官諸人飲食菓實之類每局庫皆設大使一人秩
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秩從五品　東宮典璽典藥
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各設局郎一人秩正五品丞
二人秩從五品惟典璽局增設紀事奉御秩正六品
親王府承奉司掌王府諸事凡事則呈長史司并護衛
指揮使司行之與內官衙門不相統攝設承奉正秩正

六品承奉副秩從六品所三曰典寶典膳典服各設正
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從六品門官二人設門正秩
正六品門副從六品設內使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
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樂一人司矢二人又各公主位
下設中使司司正副各一人皆雜職
二十九年七月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
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
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
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
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

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刼脇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三十年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又置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設大使一人正五品副一人從五品

太監雲奇南粵人洪武時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毖知逆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上往觀鑾輿西出奇衝必與蹕急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駃不能達 上怒其犯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 上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還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上追悼錫賻葬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

永樂元年十月 上謂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于皇城內畜養雞牲廉貿食米今四方邊旱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遣內官李興等齎勅勞諭暹邏國王昭祿群膺哆囉諦剌并賜王文綺帛及銅錢麝香諸物與其貢使偕行（按此內臣奉使外夷之始）

三年命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真臘國王長子烈昭平牙為王（按此內臣封夷王之始）

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人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剌諸國（按此內臣將兵之始）和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謂之三寶太監

四年五月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朕已斥之亦勑各衛門衛士于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効癘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五年六月 上諭都察院曰自昔閹宦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役命所司嚴切禁約去

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僞作勘合于彼召集軍民役以採辦爲名假公營私大爲民害所在官司不奏此與胡濙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爾郎差御史二員往詣山西將李進等一干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

七年十二月　皇太子監國守京城門內使王烈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棄事城門郎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郎來未嘗擅離因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構　太子

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下錦衣衛治之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寔及挾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八年以內官王安王彥之三保脫脫監都督譚青等軍按此內官監軍之始也

勅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如鎮守西寧侯宋琥處事有未到處容與之商議務要停當爾却來回話按此內臣出鎮之始也然[illegible]

太監沐敬原建文宮中人　上北征四十日不見寇兵困粮竭六卿勸回鑾皆鎖項檄復苦諫　上罵曰反蠻敬衆首曰不知不知　上怒命縛斬之敬言猶不已　上悟曰使我家養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遂釋之

十年　上諭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于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郎移文中外知之

十八年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按此不見正史會典據大學士萬安奏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廠疏內云東廠之設自　文皇帝至于今五十六

年故攷訂于此

是時中官黃儼江保數爲趙王傾　太子幾奪嫡　太子即位皆伏誅

洪熙元年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按此南京守備之始

勅太監王安鎮守甘肅此鎮守之始見計未察未已有

內官馬騏傳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騏往交阯閘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阯召還未久本院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蔓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

自朕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遣之非獨詔書不
信且壞其事近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容卿等宜識
朕意乃止宣德二年逮下獄正統四年得釋
宣德元年　上以漢王反遣指揮譚順內官黃讓內使陳
錦助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
按是時內臣尚列於指揮之下
賜御用監太監王瑾玉帶瑾交阯人陳蕪也　上為太孫
選侍左右既登極即陞太監賜今姓名字潤德　上親
征高煦扈從有功還賜玉帶及金數鹿馬金帛等物按
瑾自永樂五年入宮至景泰時卒歷事五朝保抱皇子

寵賚為中璫之冠　太宗　上常賜詩章及鍍金圖書
其養子陳林亦從其姓名曰王春云
太監劉永誠習騎射三扈　太宗北征　上命使偵漢邸
逆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馘無算捕執破相妖人李宣
張普祥　英宗朝監鎮甘涼耀兵境外壓陣於沙漠數
取勝擒其酋景泰末召還總督團營內城之謀預勒被
甲獨以滿盈求退姪聚今辭職遺榮杜謁消如素門成
化初具辭累朝所賜產第祿從之
交阯黎利攻陷昌江城中官馮智死之詳安南
二年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
湯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按察
使林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譖碩于
裴裴亦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
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當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為御
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
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迕惟左右小人猜不便臣者設謀
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臣感陛下超擢恐不能報敢有
誹謗　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
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
力謂歸必罪之不貸

上嘗諭吏部兵部曰今後凡中官傳旨除授官員不問職
之大小有勅無勅俱要覆奏明白然後施行
三年司禮太監侯泰下獄初山東官民奏高煦反　上命
泰齎書諭之且察其所為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
奉命于直隸選騸馬擅作威福杖前衛經歷董純至死
上因記憶前事　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
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四年十月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五年五月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
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合而就彼民

兇頑作一居衙欲圖得之耶民何罪衙何功錦衣衛指
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住城中　上怒命杖之百以百
斤枷號令衆仍朴臣諭曰此輩敢輕犯法者恃中官
爲之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施行
五年五月　上聞內使冒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與外人
因諭侍臣曰洪武永樂間內府所貯錢粮內官內使纖
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請今內
官敢爾豈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備以
綵色又聞賜金朕惡其華侈遂命易之爾小人乃敢詐
擬遂命司禮監榜諭各監局有盜官物及借外者事發

處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六年十二月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誥武莽武
路阿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初巨隊等
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下
錦衣衛究其由皆琦指使於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寶
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四保
與海爲之事覺　上下法司議罪　命凌遲琦而斬巨
隊等十人於市時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恭下錦衣獄拷
死馬俊回至良鄉自縊死命錦衣衛磔其屍梟首於市
府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拘至獄具械赴南京凌遲於
市梟首示衆仍諭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
幼隨侍頗稱使令歷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
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
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縣方面風
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已悉
寘於刑爾都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
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有司取勘明白
給還官民人等有受內臣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
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臣出外敢仍前犯令所在
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軍民人等有投

托跟隨內臣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死罪
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郎位以來念
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之令謹守法度
勿羅刑辟永享太平其間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
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賄托私
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
財物數以萬計下人銜冤歸怨於上朕何由知天地鬼
神共怒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
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
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

禮惟務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七年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害已罪其尤者以太監劉寧清謹命同御史馳往各處收其資橐并其人械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素桿特又大醉聞有內官至更不問所從來輒奔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於所聞耐宥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賜司禮太監金英范弘等免死詔內弘詔畧云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後期致謹言行惟一心之在國退不忘於欺蔽進必協於忠誠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爭息於久遠

賜御用太監王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膽又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見水東日記）

又司禮太監金英范弘各有銀記之賜而不傳（見墓誌）

按　景廟於興安王誠舒良背亦有賜　憲廟賜司禮太監譚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怠曰謙亨忠敬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一曰黼衮宣化　世廟賜司禮太監張佐銀記四曰集謀黼德曰端忠誠慎曰黼忠曰勵忠麥福銀記一曰公勤端慎右皆見墓碑中正史所不載然則內臣所賜者不止於此矣

工部尚書吳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逮中下獄論斬　上宥其罪革少保仍罰尚書俸一年內官裴宗漢督木廠坐盜市官木又聽楊慶求免罪事發法司亦論斬命械繫錦衣衛

十年九月　英宗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

正統元年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三殿

（按此內臣督工之可見者）

四年十月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於　太后王振言溥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　太后從之自是振漸攙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五年司禮監火者賈麥兒以私事囑吏部尚書郭璡戶部尚書劉中敷皆從之事覺　上命宥璡中敷戒勿再犯麥兒送法司論如律枷示於司禮監之私房

六年正月遣太監吳誠曹吉祥監督諸軍討麓川宣慰思任發敗績下獄論死過恤刑宥之（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三殿工完太監阮安僧保各賜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綵段八表裡鈔一萬貫

七年六月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張太后崩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於居東以視鑑自撰碑始弄威福雷震奉天殿鴟吻球上言十事其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又言太常不宜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振怒球言總權綱爲誚已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脩撰董璘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球下獄矯旨命錦衣指揮馬順縛球至牆獄中斧鑕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自是人緘口不敢言

廷臣微譏輒見斥謫尚書徐㬢侍郎王佑險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極盡諂態王佑貌美無鬚媚事振振甚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閭巷聞之傳笑㬢宜言於衆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皆具金銀進見動惟府部院寺大臣後自執事及在外郡邑庶職無不進見輒致千餘金以爲常一夕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蔣意以爲　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進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　上在那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遽趨出是圖乃太宗朝所書久藏之兵科後來圖籍脣歷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衞獄捶之幾死取圖欲殺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

按永樂間內官至王府六部稟事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自後呼嘆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遇內官反避之矣

振之橫也公卿皆往拜於其門　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廷之宴是日

上使人覘王先王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奏聞　上爲蹙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以王振姪千户山爲錦衣衞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遊

七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於監門尋釋之（詳國子監）

八年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衞鞫之得實詔磔于市仍令內官俱出觀之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勅諭內官內使曰　祖宗舊制內官內使職掌內府事務

絲毫不敢透漏令廣等有不遵法度與在外各衙門官
員私相交結透漏事情或因公務營幹已私或徇親情
請求囑托公事或借撥軍夫役使以致所司那移違法
出入刑名重勞軍民妨廢公道已往之事悉置不問自
今宜相戒飭謹遵法度其有徇情違法者必罪不宥
九年內官陳景先送女官吳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衛白金
綵幣等物且治私事踰期復命詔錦衣衛鞫實
太監僧保出喜峰口曹吉祥出界嶺口劉永誠出劉家口
但住古北口同成國公朱勇等各率精騎萬人征兀良
哈陞賞有差

勝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至十二年復以征
討功同太監楊宣各給歲祿三十六石（此內臣加祿之見於史者也）
獻陵神宮監少監阮菊擅伐陵樹百餘私用事覺命斬之
十年鎮守遼東太監王彥卒　上命太監喜寧檢閱其家
財彥妻吳氏訴喜寧私取其奴僕駝馬金銀器皿田園
鹽引等物詔宥寧罪追取田園鹽引給主餘物悉入官
司禮太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以私芻收於南海子下錦
衣獄
命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踏勘
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

御史李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
下錦衣獄謫戍遼東
錦衣衛卒王永爲匿名書數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
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詔即磔之
於市不必覆奏
十一年春正月始於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十二年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發當杖贖特命光
其首漆之掛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
爭娼故也
內使金聚等三人變衣帽潛出禁門至密雲青洞口內剃

髮爲僧被緝事人擒獲錦衣衛鞫實以聞　上命誅之
勅禮部曰擅留閹者朝廷具有著令日者太監喜寧乃敢
私收役使縱令生事擾人已勅法司擒問如律爾禮部
其移文申諭內外一切官員人等有私收者許即連人
首送俱宥不問匿而不舉及自後弗悛者或因事舉露
或爲人所覺俱重罪不宥
東城兵馬指揮范質坐事被枷司禮監內使郭智聽擅令
校尉張守枷卒伴少寬質事覺命斬智聽勿再覆
太監喜寧侵英國公張輔田不從寧弟勝率自淨身家奴
毀輔佃戶莊室毆家人妻墮孕死事發宥勝贖徒自淨

身者戍廣西南丹衛敕禮部盡收功臣私畜閹奴入
官
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官率師討鄧茂七等太監曹
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
十四年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刑獄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
七月王振勸 上親征車駕北狩中官惟喜寧侍振等皆
死於難
庚午 郕王御午門左門左都御史陳鎰合諸大臣科道
慟哭廷言曰聖駕被留皆振所致殿下若不速斷何以

安黎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
臂捽順髮噬其肉曰順倚振肆強今猶若此誠奸黨也
百官爭捶死順且請籍振家 王進言衆猶哭未退守
衛士卒亦泣下 王起入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
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遂於門隙中出二
人又捶死之尋執王山至衆相戒勿捶死使伏法遂縛
山赴都市凌遲處死 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宦
專權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罪諸極刑籍沒其家以謝天
人之怒以慰社稷之靈爾文武群臣務須各盡乃職以
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振順等屍於道軍
民猶爭擊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王長隨家 王令
免籍
郕王令旨籍沒太監郭守敬內官陳官內使唐童等家以
皆王振黨也
科道會劾僧錄司右覺義覺然勝道錄司右玄義王道宏
錦衣衛鎮撫周銓等斯爲馬順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
巨富令旨降謫有差復請誅籍之不許
九月法司疏王振同居異姓之人皆當斬詔謂振傾危社
稷罪惡深重但朕即位之初體天地生物之心姑屈法
伸恩但係振本宗不問大小皆斬首以姻婦女給發功
臣之家爲奴其家人閹者宥死杖一百發戍邊衛

初郭守敬鎮守大同與振厚遞年多造銅鐵箭鏃甕盛以
振意遺瓦剌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以報宋瑛等揚
和之敗又爲敬所制 上皇至大同群臣劾敬失律振
矯旨不問至是敬潛回京師下獄法司議凌遲處死詔
錮禁之
十月御馬監左少監跛兒千本降虜給事宮禁數十年及
土木之敗即助虜及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爲虜使至京
有所需索命執而誅之
十二月遼東施帶兒數爲虜使又爲脫脫不花致意於鎮

守太監亦失哈王是逃歸巡按劉孜劾之因劾亦失哈
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制官軍不使出擊及賊
那然且及其不法十餘事詔誅帶兒置亦失哈不問
虜入寇德勝門外勅太監興安李永昌往同武清伯石亨
尚書于謙整理軍務
景泰元年正月內侍單增特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給
武并侍郎賀其生日如往年王振故事給事中林聰合
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役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
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上覽疏命錦
衣衛擒治尋釋之

三月叛賊喜寧伏誅寧既從　上皇陷虜輒為也先畫策
遂求賞賜及導以入邊寇掠尚書于謙授策邊將使成
擒而會　上皇知寧謀患之乃言于也先欲使寧及總
旗高斌達於納哈出還京索禮物也先許之　上皇乃
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遂為參將楊俊
所誘擒至京文武大臣并科道等官劾奏寧猥以俘虜
濟沐恩榮受　列聖之深恩居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
負國背義忘恩屬奸臣之不軌致　上皇之蒙塵回自
虜中詐傳詔旨妄指迎駕為名重要朝廷金帛既又乘
機復往主令賊首來侵擾我邊境犯我京畿上而宗廟

震驚下而軍民荼毒雖天威所加而數萬之衆遂遭殺
生靈受害而千古之恨難消若不正之典刑不惟無以
大彰天討垂戒將來抑亦無以慰宗社之靈雪臣民之
忿　詔群臣雜鞫之其後命磔諸市三日
又金英者正統中司禮太監也王振死掌監事　景帝以
其擁護命言官論其家奴趙顯多支浙鹽議戍邊衛役
以運甎英方受寵勅為民役以錦衣衛校尉結英門陞
百戶於午門外探聽各處事情抵英論斬又給事中張
聰御史謝琚宋瑮俱坐與英事為法司所論謫官有差又
逮同鄭崇受英家人賄多支鹽事露賄御史林廷舉求

解枝廷舉百戍邊衛崇為民又以錦衣指揮僉事呂貴
以歷職出征恐謀出火勢託英家人歸求百戶金善以
賄得仍理衛事又索管綜所稗尾等料萬餘以造私宅
賂督海子內使裴景榮景榮以石及草與之事覺下都
察院論貴善景榮俱應斬英宜究治　詔斬金善降謫
貴於邊衛景榮宋司禮監別用贓物俱追入官執英付
都察院鞫之右都御史陳鎰等言英縱家人倚勢多支
官鹽累受賄賂陞指揮韓志等為署都指揮陞內使沈
住為長隨奏御陞都指揮孫鏜為都督總兵陞校尉劉
信為百戶工部尚書石璞結王振得職英受璞賂以保

其位奸惡如此宜不拘常律處以極刑籍沒其家　上
命禁錮英執鍠璞志嵩之論罪皆應斬命姑宥之再犯
不宥金英家奴李慶罪當絞遇赦特誅之
按英之狠僻若此不知其日何以復受寄托然其拒南
遷議稱薛瑄好官亦不可盡泯也
太監吳誠卒其妻進所遺田宅以四所還之
大同都督許貴奏少監韋力轉所娶妻不與宿杖死單又
與養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下巡按覈勘有驗都察院請
再覆從之
山西天城衛令史賈斌上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

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剝致敗亡　上皇去國亦
由此輩今　皇上肇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
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閹人專備洒掃不許竊柄凡阿諛
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
代宦寺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擅其尤者錄成四
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
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
書胡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
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
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十月山東布政裴綸言內官唐廣來鎮茲土有司供給動
取民財廣隨侍人藉名目生事侵漁請勅廷臣會議
凡非邊境有巡撫官處俱命回京庶內臣無輕出之勞
有司免供應之擾　上曰往歲各處寇發人民流散因
令內官鎮守得知事情緩急今綸擅欲取回主意安在
御都察院令其陳狀如飾詞不宥六科上章謂鎮守巡
撫內外官員俱受朝廷委任恐其從人需索贓物如綸
所言者亦不可必其無也命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廉
有此等人即執之具聞處治既而綸陳情服罪宥之
二年鎮守內官陳海以鐵鍬與夷人哈丹易馬御史鄭紹

劾奏捕鞫之又司禮太監高顯恃強奪人房屋仍飾奏
命法司禁錮之
三年御用少監阮浪侍　上皇南宮門下內官王瑤者往
蘆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滌扣綉茄袋鍍金結
束刀與瑤瑤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襯衣忠因見
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
乘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遣瑤以袋
刀賞忠求外應瑤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緝皆凌遲沒產
浪入詔獄炮烙煅煉若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
南京錦衣衛餘丁華敏言內官十害廣積家財金銀珠玉

勳以萬計此從何來非盜府庫錢粮則剝削生民膏血其害一也專權倚勢侵占公侯房產興工造作役軍勞民其害二也家人義男外親盡是無籍之徒肥馬輕裘縱横豪悍任意爲非甚至納粟補官貴賤不分其害三也蓋造佛寺費用無算以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其害四也廣置田莊不納粮芻寄戶府縣不當差徭彼則連田阡陌民無立錐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鹽數轉賣與人先得勘合倍支巨萬壞國家之權法奪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客旅倚勢賒貴混賴不還商人受害莫敢誰何其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

辦納月錢內府監局之人造作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攬各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其害九也監工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其害十也

總督尚書于謙總兵武清侯石亨等議選精兵十五萬分爲十營太監阮讓都督楊俊提督四營太監陳瑄盧永都督郭震馮宗各提督三營俱聽謙等及太監劉永誠曹吉祥節制此內臣提督之始

四年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九月太監金英奉使南京還公卿餞于江上大理寺卿薛瑄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上欲易儲詣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默然蓋 上所言謂見濟英所言謂 上皇長子也

五年南京御史鄒亮奏定淮等門外城濠爲太監陳公等占種蓮耦禾苗命南京戶部委官勘劾禁約

內使田福私亡至蕪城錦衣衛捕得詔即誅之內使阮絹附司禮太監興安囑管工太監黎賢擅于西海子作佛庵及西山等處作生墳佛寺盜用官木等料萬計事聞都察院坐絹絞并劾安等罪詔姑不問所造庵寺令內官監毀之物料入官

六年都知少監馬琳奏太監劉順死遺河間府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詔不許給民耕種完辦

天順元年正月執司禮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于禁中出付錦衣獄群臣言誠等同都督黃竑構成邪議更立東宮尋又謀迎已出汪后又與于謙王文等圖爲不

軏斜合逆旅迎立外藩俱坐謀反凌遲處死命斬于市
籍其家是日校尉逯杲縛錦衣百戶楊英誣爲張永親
且與舒良善命錦衣衛拷訊之又命錦衣衛差官往執
寧夏管神銃內官高平公幹雲南內官閻禮并籍其家
俱磔于市
先是景泰中教坊司司樂晉榮諂事鍾鼓司掌事陳義義
承　旨同榮選伎女李惜兒等先後進入宮中至是教
坊司發其事命司禮監釋伎女給親榮義下錦衣衛拷
訊具伏誅于市
六科十三道劾司禮太監興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鎮南

內門易東宮位與王誠舒良等爲黨明知逆謀不能諫
阻而伺竄乘機心持兩端觀成敗以爲向背乞梟其首
以戒權奸　旨謂安罪當死姑從寬貸勿令視事
誅司設太監廖官保御馬太監郝義司禮少監許源官保
提督御藥房　上嘗索藥不得故也義坐與王誠等同
謀欲發勇士擒殺吉祥石亨等源故從　上南內坐謗
訕俱誅
二月內官劉茂嘗被旨以馬載唐妃遊西海子馬驚妃墜
因命茂選良馬二十日控習之　上復位有言茂欲擒
太監劉永誠者遂逮下獄枷于內府新房外

內官畢喜掌內庫金帛奇寶籍記　郕王所賜諸妃白金
三萬餘兩寶石萬餘不以聞命執送錦衣衛固禁之
六科十三道劾司禮太監陳冉阮簡謂冉內與王誠
舒良同腹心外以王文于謙爲羽翼擁立　郕王廢易
太子始倡不必北迎之謀終造幽閉南宮之計禁　聖
母往來絕親親之情抑百官朝賀廢君臣之義傾竭府
庫崇尚異端忍令僧人清昊爲壓魅數致僧官道堅入
禁闥俱宜顯戮于市以快人心以回天象　上曰此輩
負國背君罪在不赦但元惡已誅餘黨俱從輕典其擯
冉居南京簡守長陵永不任用

以迎駕功陞太監曹吉祥嗣子錦衣指揮欽爲都督姪鉉
及太監劉永誠姪孫聚蔣晃弟成葉達兄成俱錦衣世
襲指揮且賜吉祥等勑書褒諭是年吉祥進司禮欽封
昭武伯
鎮守寧夏太監高平景泰時居尚衣監與錦衣指揮盧忠
厚忠富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　上與太監阮浪南
城內使王瑤圖復位俱下錦衣衛鞫瑤被殺浪擊死忠
得釋既以他事謫郴州衛千戶至是　上知其狀特遣
人收平及忠繫于市三月籍其家
贈少監阮浪爲太監命儒臣撰文立碑

四月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初土木之難言官劾振招權
誤國或有謂今酋虜中反爲虜用者至是其黨劉恒等
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奪
都御史王竑官安置江下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
魂以葬塑像智化寺北祀之敕賜祠曰旌忠
按此內臣立祠之始成化中御馬太監劉永誠祠曰褒
功弘治中司禮太監懷恩祠曰顯忠此二臣皆可紀者
自是而後紛紛且濫矣
上與輔臣李賢言宦官蔣冕雖嘗効勞實一讒亂小人朕
初復位郎言于　太后曰　皇后無子當易朕斥之及

立東宮後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一日命冕選
宮人充用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子太后處
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
賢曰讒說殄行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
三年工部侍郎霍瑄先以叅政掌大同府事將曾爲鎮守
太監韋力轉怒其送回都御史年富家衆枝之十餘至
是瑄奏之且言力轉宴輒命妓爲戲僭用金器若王者
後強娶所部女爲妾諸不法事　上怒遣人執之下錦
衣衛獄遂條奏瑄嘗同都御史年富侵盜官物且行賂
于都督石彪強娶所部女子十三人爲妾都察院請收
瑄與力轉質其有無　上命俱宥之
四年鎮守珠池內使譚記誣奏廉州知府李逊縱部民竊
珠下錦衣獄逊悉發記杖人致死及強入民家奪財物
諸罪狀　上命執記與理記具伏遂錮之而命逊復職
勅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曰爾在彼行事執拗以此差太監
陳政齎捧旨意同爾理事政于六月十二日至三司官
俱出城迎接行禮爾乃托病不出却使人問政是何官
賫擀何物懷奸挾詐不敬朝廷罪一十三日方至武林
驛與政見不請旨意行禮不問朝廷公事就使辭去背
公徇私不敬朝廷罪二十四日又至驛因開門遲郎怒

而回却言政當爲吾部下且官不及吾輕慢使臣不敬
朝廷罪三爾昔與張永郝義等同類內有典刑降用者
此時曲法宥爾又陞爾職委爾鎮大藩正當赤心報國
以報再生之恩却乃心懷奸詐傲慢朝廷悖禮違法論
爾罪當拿提來京究治今且將爾所爲實跡封去爾宜
自看似此所爲豈是忠敬之道看畢爾即具實以聞
五年七月司設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曹欽等反初
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又征福建選達官能騎射者百十
人隨征天順初諸達官吉祥親黨及門下無賴隨吉祥
以奪門迎駕功累受陞賞者甚衆皆感戴吉祥後石亨

敗隨亨冒陞者俱自首改正獨隨吉祥者不動吉祥復
日犒諸達官月給以米銀布遂相與爲死黨諸達官日
出入其門惟恐吉祥敗而已隨之黜也吉祥亦自疑與
石亨同功一體亨既被誅愈自不安至是欽又私掠曹
福來爲言官所劾錦衣衛審遣人伺察之益急先石亨
收時預降勑戒諭朝臣然後收繫亨至是復降勑諭欽
度不免遂謀反會懷寧侯孫鏜奉命征西欽使其黨掌
欽天監事太常少卿湯序擇是日天未明視朝遣將欽
欲以是時舉兵入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群飲于家厚
贈之時鏜候陛辭宿于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

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時琮
瑾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以告鏜同于長安右門隙
入疏以聞 上即召吉祥縶入宮城鎖繫之令皇城四
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遂于中
夜自往錦衣指揮逯杲宅執殺杲遣其黨殺都御史寇
深于西朝房所傷內閣學士李賢于東朝房遂攻皇城
東西長安門不得開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拆御河岸
磚石堆塞各門賊往來嚾呼于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
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鏜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京
城宣武門出爾往號召之曰法司強賊反獄擒獲者有

重賞且不可出城于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
鏜謂之曰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
多當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鏜逐賊至
東長安門欽去攻東安門途遇吳瑾追殺之復縱火焚
東安門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欽遇鏜子軏於路軏奮
刀斫欽中臂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
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拒官軍鏜督軍與戰會昌侯
孫繼宗亦集兵至時大雨如注欽率家衆及達官猶出
戰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即與之官軍奮呼而入欽
投井死遂毀其宅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

及堂兄都督濬皆爲衆所殺并其親黨皆殲焉諸達官
逸出者先後皆被誅 上出吉祥命群臣廷鞫之具伏
詔磔于市并磔欽鐸濬等屍以徇湯序及達官陳守忠
丁順白忠等俱被執磔于市籍其家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言吉祥事曰此輩放縱
見吉祥敗稍收歛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汝等不可如
此即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
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了朕今復位五年矣
未常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卿豈知之
亨命太監周中于奮武營少監王亨擢武營太監唐順

練武營少監林貴奉顓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少監趙
永果勇營奉御鄭達效勇營右監丞董鼓勇營副使高
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副使張瑀揚威營奉御張
紳振威營監神銘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按此內臣分主十二營之
始
九月　憲宗以司禮太監牛玉朦朧奏請將選退吳氏冊
立皇后免死謫居南京詳后紀
南京科道官李鈞等以牛玉事敗因言鑒往事以防後患
其略言防患之道非欲使內臣遠去左右也惟不許內
官與國政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不許內官弟姪

在外任事并置立產業而已自古內官當無事之時似
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
先覓之以爲已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
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不許
內官與國政者此也內官朝夕在陛下左右大臣無恥
者多與交結或饋以金銀珠寶或加以奴顏婢膝內臣
便以爲賢朝夕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便以
爲不賢朝夕讒謗之雖陛下天縱聰明而日加浸潤未
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讒謗者久屈下僚怨不歸內
臣而歸朝廷恩不歸朝廷而歸內臣暗將日行威權日

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外官不許與內官私相交結
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
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
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奸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
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
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疏入謫外任
十月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
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
臣言禁庭之內未有不用內官人君委以國政授以大
權使壞國亂家然後治以重刑戮於朝市遠如趙高李

輔國之徒近如王振曹吉祥之輩皆始愛之事敗雖欲
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
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伏願遵
高皇帝舊制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
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
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
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　上嘉納之時牛玉
謫南京淵徽等謂玉罪重罰輕疏玉大不韙之罪四乞
寘諸法因詆斥執政李賢附阿權豎寵絡士夫中藏奸
計外務掩飾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　上皆逮下

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讁州判徵普安州潤茂州餘皆
遠州
典璽丞王綸事　上春宮一時羣小希進用者多與交通
侍讀學士錢溥敎內書館綸嘗受業焉時尚寶丞朱奎
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暱至是　先帝不豫溥意綸必
預機事有入閣覬密遣奎通款曲於綸綸因偕奎造溥
修弟子敬罹欽至晡而去內閣陳文以鄰故知及　綸
崩奎持晉州知州鄒和所饋綸書以入或曰此溥密草
遺詔也綸亦以例當柄用驟驕肆牛玉恐其軋巳玉侄
賛善綸復與溥有隙搆之會　大行殮綸衰服襲貂

裘於外　上見而惡之玉因數其過惡勸　上執下獄
又嗾人發其交通事并逮溥等法司依律擬斬以赦例
從輕綸降內使發南京閑住溥降順德知縣奎鹽課副
提舉和瀾滄衛經歷
成化元年劉永誠進御馬太監侄孫聚封寧晉伯從永誠
積戰功至都督自以破西虜功世襲
按永誠以聚爲都督特封其高曾祖而不及父左司直
兼編修李泰考滿上疏言臣爲伯父司禮太監永昌子
不得封生父母請封祖父母以展孝思從之泰與牛玉
登科錄俱注伯父司禮太監永昌左監丞玉而俱入[illegible]

林泰至詹事兼學士翰至太常少卿兼侍讀
浙江巡撫劉敷奏鎭守中官不得受民詞訟請著爲令下
部議行之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
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誣奏瓚
瓚逮刑奏住不法事下布按二司核實於是布政使李
顒等具實奏　上以住年老宥其罪戒飭而已
年十二月鎭守開原監丞章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
鑑代之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請鎭守太監李良保留
良因奏朗失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

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
遽棄章朗之事擬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爲綸等
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
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
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固狼誤事豈得援以爲比
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
在宜勿許內批章朗旣爲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
鑑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三年十月南京司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　太宗神御
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同年六月尚膳太監潘洪奏兩淮積有餘鹽乞令其侄潘
貴中納關支戶部奏其阻壞鹽制　上曰朝廷存積鹽
課以待邊用　祖宗明有禁例食祿之家尚不可中況
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廷凡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
固不必營私殖生況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按】成化二年已准太監李宗開中遼東鹽萬引矣至是
賜太監陳欽萬引潘午萬引
御馬太監葉達奏以長河幗功蒙賜寶鈔幣帛葬之而壓
兄錦衣千戶兵部執以無例不許　詔特陞爲指揮僉
事 按此內臣辭賞乞陞之始

五年貴州巡撫陳宜奏少監鄭忠南寧伯毛榮各帶參隨
縱其役占軍伴辦納月糧奴辱有司營求貨賄頃者太
監錢能出鎮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
駭竄乞通行取回兵部覆以特旨所定人數惟行巡按
御史嚴加禁治而已從之
內使杜衡盜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匠役繆諒爲之支費
下都察院議當贖徒有差詔即斬於市
御用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爲妻事覺　上曰
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覬也今
閏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之

六年春以太監陳瑄提督兩廣
巡按雲南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爲政務歸一今
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鄙之
十二年命御馬太監汪直立西廠領勑刺事 按此立西廠之始與東厰併而勢出其上矣
十三年二月建寧衛指揮楊曄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
泰戕害人命爲仇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
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曄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百戶韋
瑛家瑛紿曄盡得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
廠太監汪直勾引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

夫禮部主事董序命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
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鄰居乃登墉呵曰
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
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爲之稍戢瑛本市
井無賴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
汪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太監去歲九
月因黑眚之異僥得權之詠命出外詗察物議初出布
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不之知至是詗得曄
事執以取信於　上且請及諸大臣　上益委任權寵
赫奕將吏部尚書尹旻兵部中官爲內助都御史王越

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密遣人預通脩款云
四月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
有所賫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　時西廠所
執人犯多皆無案籍可證及後廠革其人各散去宗武
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
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汪直遣瑛執送西廠獄
浙江布政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搆其事於汪直者執
繫西廠獄
楊曅爲汪直所誣下獄死　上命太監錢僖百戶韋瑛籍

曅家產幷械其父泰及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獄具泰
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入官獨祠堂與田三
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栄祀泰弟仕偉婿董序俱調府
通判弟中書舍人仕敬調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
下獄崇瘐死應奎充軍後泰以審錄宥爲民
五月御史黃本往雲南貴州淸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
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坐罪爲民
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
罷西廠絹事者時汪直行事官校勢横道路以月大學士
商輅萬安劉珝劉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
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
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
之中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同惡相濟如
王英者肆無忌憚傷害良善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
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
邪之輩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已　上怒命司禮太監
懷恩等至閣下厲色傳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
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對曰汪直違　祖
宗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
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

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誰獨爲先珝曰珝等奉侍
皇上於靑宮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淸明四方無事
今汪直爲害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
吉等不言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彫黜譴罰皆所不避
於是恩降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
如此當具實回話儻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者天
殛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三公宥爲朝廷任事如此
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
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
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將其

日問爲誰曰黄賜陳祖生也皆擱在東華門外不容進
見矣汪直謗福建人與楊曄通　上疑此奏出二人所
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
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
監調韋瑛於邊衛差撥散諸旗校錦衣衛因奏直所遣
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文介各該
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但　上意猶
未釋然
諭司禮太監黄賜陳祖生於南京汪直以項忠疏攻之溢
訴　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黄賜陳祖生所嗾也且中

以他事不容二人見辭謫出南京
初項忠具奏草命郎中姚璧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
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爲首旻
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旣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
本兵部所爲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過
劉珝劉吉於蚤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黄賜專權
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
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珝
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
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
等時耶越無以應
尚書項忠除名初汪直掌西廠時項忠過諸途旣過如覺
下輿追謝汪不爲禮旣辱項於朝尋以事遣校卒直上
都堂辭色甚厲項亦不之禮王越垂涎代項得毀短之
汪以是銜項日捃摭其過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
撓法項忠逐之嘗求從直書辦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
之得授錦衣千戶西廠雖罷　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
動靜直因以吳綬擬三批答封進稱旨遂命綬於鎮撫
司同林繇問刑直銜忠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
江與指揮黄賓事請賓求於兄太監黄賜囑忠并武選

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
郭鏜御史馮瓚附直交論忠違法　上命三法司錦衣
衛會訊於庭吳綬秉構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
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欲成竟帯忠職爲民姚璧降
調璧爲先尚書夔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調璧思明
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蒙諭兩京人臣同加修
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宿
獘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曄吳榮等之奸高崇
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寃抑之冤禁理河害人之

與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寄衆柰其部下官校嘗
瑛等張皇行事大臣泰蒙兪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
誠任人及時修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
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
直功德以覘倖先進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
開西廠詞察益苛人不堪命禍摩於縉又縉奏內自陳
一事迎合直意蓋直常謗楊曄投商輅李賓董方求援
其罪　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
所喜然初縉希陞都御史乃止得尚寳少卿云　御史

王億見縉以頌汪直得陞亦進言直所行不惟可爲今
日法可爲萬世法也一時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嗤
鄙之數月吏部承汪直風旨陞億湖廣副使
初汪直坐廠士夫無一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
之滋久方得　加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仍掌院事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吏部尚書尹旻偕諸
卿就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
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
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即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
跪來特效之耳直有異已者嗾御史馮瑾等排之許令

自陳於是尚書薛遠董方左都御史李芳並致仕馮瑾
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爲鷹犬也
時都御史楊繼宗居憂時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
治郡名往弔楊衰經於墻所直趨至墻拜起手持楊鬚
楊曰比聞楊繼宗固強但爲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
敢言直威震海內不屈者楊一人耳
十四年司禮太監沈繪恃寵稔惡後見疏斥常懷怨望奉
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使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與
禍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
千戶廣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

實命繪確斬廣殺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雲南巡撫王恕等劾鎮守太監錢能罪及其從行指揮盧
安等都察院覆奏差刑部郎中鍾蕃往會三司官按其
事并逮能還京遞治之詔能果有罪奏來處分初能遣
指揮郭景奏事京師以安南捕盜夷兵犯境劫掠請勅
國王戒約之朝廷因命景賫勅以往舊制使安南者道
必由廣西而景乃取道雲南能以玉帶寶絲蟒衣羅段
犬馬弓箭鞍轡諸物附景私通王至其國受饋遺甚多
及還誘其貢使仍道雲南至中途紿以先行及貢使至
雲南邊境守者阻之不容入邊民以爲安南人入寇相

率驚疑欲避之總兵三司官遣人諭貢使至再四其人
始還朝廷未之知也後三年有一男子自安南來歸言
嘗見一指揮從三十餘人至安南以犬馬諸物饋王詔
下撫按官究問蓋景自安南還後能屢遣與指揮盧安
蘇本百戶楊能等徧歷諸夷于雌孟密等宣撫司求索
景發其寶貨至逼淫蠻孚夷孫女許以開設衙門治事
還至金齒被逮遂投井死於是恕同巡按御史鞫景同
行者得其本末奏於朝云
巡按雲南御史甄希賢等劾奏錢能及都指揮方明周佐
參議金璽僉事翁遂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

等能候再勘至日處分詔可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場有
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戶三人私礦銀者能不奏請輒
遣人械繫之三人者懼共以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
召明遂同臨問以巨梃杖之死者一人明使其屬以病
死報乃委遂偕臨竟其獄復以駐誣死者既而佐至礦
場以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於朝
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暨巡按御史鞫得其實
通劾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勢獨緩其事
云　錢能銜王恕參奏誣稱御用太監錢義傳旨分付
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尋買寶石及得黃鸚哥一架

僉事方進提取郭景計令身死將寶石抄送巡撫王都
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鸚哥令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御
史轉進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當職在邊鎮守仰都布按
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革去
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錢能
在雲南遍年假以地方爲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
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尅
八九止以一二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
諸夷人恐郭景到官說出眞情就差人賫帖報知郭景
得方便處自討分曉因此郭景投水身死今却造此浮

浪之言將以中臣臣再忍錢能以進貢爲名差人前去
夷方索要禽鳥寶石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爲甚臣聞漢
時梟巢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鵲本綠羽而
今黃其羽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取於
此故違詔旨而必欲進乎况雲南數年以來盜賊竊發
地方不寧若禽鳥金燈籠寶石屏風之貢絡繹不絶行
居騷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何又容進此物伏望明降
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
天下幸甚
刑部郎中鍾蕃等勘報太監錢能遣郭景以玉帶蟒衣并

狗馬私通安南國王又遣盧安蘇本等與千崖孟家諸
夷交通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京治罪　上特
宥能降勅切責曰法司奏爾違法事皆實及爾所奏
巡撫官事皆誣罪狀顯著本當械爾至京依律問擬但
念爾在邊歲久姑曲法寬貸爾以鎮守責任爲務以地
方人心爲重嚴束下人毋得於所屬軍衞有司騷擾況
土官化外之人　祖宗以來但俾其以時納貢羈縻之
而已比之內地不同今後事事須與黔國公沐琮并撫
按御史三司官公議委三司廉明官員撫諭勘問毋得
任情擅遣無籍之徒仍前需索詐騙以起釁召亂萬一

有失咎將誰歸爾其戒之愼之　上既宥能罪止罪其
下九人而指揮姜和李祥猶怙勢潛匿不肯就逮有旨
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能復爲二人求宥稱其不
避險難有勞邊方且以恕等誣陷爲詞竟從其奏
六月命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
謀往遼東撫諭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升等招安
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朶顏三
衞宜撫欲因是爲已功且阻虜昇之進後英竟得千戶
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
七月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逃還

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
識者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杭抵紹寧
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
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饒建寧延平皆操兵盤糧以
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賜隨僞校尉則任其納賄
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
輙杖之爲鎭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
初汪直欲往遼東詗察事情不畀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
遣人路直和厚者蘄爲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
關一帶詗其居人候直過舉伏道左保鉞行事公當時

直左右已有納鉞賄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
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
鉞因譖馬文升及都御史牟俸俸巡撫山東時鉞爲布
政有隙及巡撫南直隸適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
者直歸未發也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
之學士江朝宗以俸之姻家遂逮下獄事連浙江僉事
吳綸等多人悉差官校逮問鉞子澍前以奏捷陞錦衣
衞冠帶小旗至是鉞言澍嘗爲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
學自效詔引李秉子華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鎭撫
之例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請免澍旗役而令冠帶入

監從之
十一月南京守備太監覃力朋進貢還有馬快船百艘多載私鹽役民夫挽牽且徧索州縣驛遞得銀五百餘兩錢帛稱是至甲馬營廵檢司申報武城縣遣典史盤詰力朋拒擊典史折其齒射一人殺之傷者甚衆任直廉得以聞逮力朋等治得實刑部以私鹽拒捕律當斬從之（其後力朋竟以幸免克爭罪）
時有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謙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

竊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稱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皇莊五覃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覃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東宮呼爲老伴嘗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擁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長如此
十五年二月差太監劉倜鎮守江西正統間江西始設鎮守旋革去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末年取回因地方有事久停差至是復設
五月牟俸江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綬等始逮至會鞫理刑指揮吳綬承汪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俸獨誣伏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俸受財枉法者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爲俸調廣東市舶提舉編等皆無罪釋之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爲江西按察使知府許聰之死實有力焉不爲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寃者
六月兵部侍郎馬文升初奉勑往遼東撫諭夷人時汪直亦往按事廵撫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會兵部尚書

余子俊有疏參鉞鉞疑文升所爲遂囑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奸不忠撫安無方致啟邊釁蓋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陷之詔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爲異乃勘報一如直言遂逮文升下獄錦衣指揮吳綬承直意傳會成獄比依指揮千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謫戍重慶衛
七月命汪直行邊
十月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

功固寵已亦得倖進於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欲
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為
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
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遠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
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
請於　上命討之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於
廣寧直誣以窺覘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
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遂東倉庫
數十年存積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初汪直朱永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

勿令驚疑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諭建州
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
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月復為邊患勅汪直等便宜行
事直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禁錮之
閏十一月論建州功汪直加祿米三十六石韋朗十二石
朱永進爵保國公陳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戶部尚書
郎中王宗彝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餘官
旗陞者千八十九人賞者千五百四人
十六年正月給事中孫博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
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
旗校可信反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
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所
陳多浮泛之辭本當究治姑恕之汪直聞博奏西廠事
怒甚呼博面責仍令紀功引與偕往人皆為博危之
命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
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
叅將等官郎令直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得報
啟行時鎮守延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欲擁衆渡河諸
國入寇及巡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
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知汪

直等意不敢拒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廷
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
定為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并請命
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十六年汪直聞有榆林之警遂薦王越朱永相與統兵而
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
師遂與直等潛議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級
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戎裝將迎二三百里望
塵跪伏馬過乃與及駐館易小帽一撒叩頭半跪一如
僕隸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illegible]時

謗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士風至此良可哀也及直等奏捷勅吏戶二部曰汪直王越出境勦寇有功直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越賜誥券封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左都御史今蒙以功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王驥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

六月御史強珍論劾遼東鎮守太監韋朗巡撫陳鉞失機罪委都指揮王宗查勘詔鉞停俸一年給事中吳原等御史許進復論鉞罪重罰輕 上命已之既而汪直自

遼東還誡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欲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核如珍奏不實即械至京鞫之

八月蕭聚械強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命會官鞫之議珍奏事不實律贖杖還職內批朝廷於風憲參奏事情未嘗不以爲實如珍之懷奸欺罔誣人重罪難循常例取治珍謫戍遼東邊衛宗降二級責陳鉞等不謹姑宥之

十二月廣東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眷所請遣夢走貢均徭餘戶 上命減其半

十七年四月勅司禮太監懷恩會三法司審錄囚徒

八月命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

十一月汪直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書陳鉞謂宜如所請會巡撫宣府秦紘奏虜數出沒 上以邊務方殷不許

十二月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十八年正月命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初直與王越受命征邊北虜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遊擊將軍京

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蓋 上已知其向者交搆欺罔之狀漸疏之也初直與越選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泄禁中語越識之間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語陳鉞謀欲窘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選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其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獨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恐有以傾之而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目潛以其語語銘銘達於內閣發其交搆事直遂見疏而越亦被斥云

三月汪直既在大同不得還科道交章奏其苛察紛擾大
傷國體請仍罷西廠得旨朝廷自有處置於是閣臣萬
安約劉珝（[illegible]）曰西廠爲害久矣今科道欲革之朝廷不從
吾輩豈可坐視當勸　上宜從衆言珝不然曰西廠行
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吾自爲之乃自署名奏
言　皇上特命太監汪直提督西廠茲已受勑鎮守大
同京城大小官員及軍民人等衆口一辭皆謂革去西
廠爲便伏望將西廠特頒勑旨革罷官校悉回本衞庶
舊制以復人心以安　上乃罷西廠
八月調威寧伯王越鎮守延綏都督許寧鎮守大同特汪

直與王越俱留鎮大同萬安等恐直爲越所誘以求復
用乃上議調越延綏以寧易之
十九年五月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逃歸者傳報北虜小
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仇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
統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
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
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
請姑勿許宜勑大同宣府等處官將合兵剿虜仍令永
平山海遼東各邊嚴隄防詔可
六月大同巡撫郭鏜奏汪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
直之見凌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舉共五
事爲証謂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喪師僨事事下兵
部尚書張鵬等言邊務方殷必將官協和乃克有濟寧
屢被戒諭而執迷尚爾不蚤爲處分恐貽後患　上曰
直寧不以邊寄爲重互逞私忿爭多乖違萬一有警何
以禦敵制勝若廉藺先國計而後私仇直等敢不此之
思耶姑宥其罪降勅切責直調南京御馬監太監蔡新
調大同簡顯調宣府務令協和行事仍命司禮太監李
榮往諭直而遣之
初直出使厭健馬不乘嘗御騾車日夜馳有司追候不

及動遭鞭撻定州知州裴泰預儗具以待直至僕從皆
醉飽欣欣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有司聞風畏
避直聞寥困臥公館孤煢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
直喜甚求食泰以所挾觴餼進直遂忘己汝待之且曰
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
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趣駕而出聲勢寥然人
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八月降汪直爲奉御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
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尚書陳鉞戴縉並爲民餘貶謫
有差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蒙顯榮忤之者

即遣覸道天下凛凛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每於 上
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滑稽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
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
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
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
漸衰時王越陳鉞謟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
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
曰王越陳鉞也 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
罔妄權誚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
中外寒心天下之人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知畏汪

直而不知畏陛下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
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欺府庫未及班師夷人
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越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
不得預此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
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
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
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
大入擾邊聲言報復威寧之怨軍民横罹鋒刃粮草在
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
尚可容即且數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
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粮淵費府庫四排斥善良引
進奸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畜納無籍同惡相濟
七交結朋黨紊亂朝廷八輕挑強虜擅開邊釁伏乞將
直等明正典刑籍没家產以爲奸臣結黨欺罔弄權擅
開邊釁之戒 上即命法司會擬覆奏逐直其黨寬斥
皆謚中外快之
[按]汪直輩之斥逐萌於阿丑之詼諧更錄一二可爲鑑
者時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高吟曰
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
知那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 上密遣尚銘察之保

國即撤工路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多頗丑於 上
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
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曰姓公名道主
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
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亦微哂而已
史李孫等奏汪直偏信陳鉞吳綬報復私仇擯斥良
善誣都御史牟俸謫死且累學士江朝宗遠調侍郎馬
文升御史王崇之强珍俱奏鉞邊東冒功致忤直意謫
戍調官給事中趙良張善吉主事方賓御史沃頻張鋭
陳遊教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械繫文致其罪或除

名或遠竄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俱擬各停俸半年
時太監黃高稅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有尚書某者往
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皆集門下
進退惶恐而王越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僧將命謝諸
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鉞笑而倡之市拜而高出曰
諸公今日富貴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益詳其非有德
學所致也既而揖諸公坐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私謁
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耶且諸公
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尚書某曰公眞聖人高驚謝

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說則吾豈敢高何人
而敢謂聖人辯之亹亹將百言衆慴不能出氣高既卒
諸臣相次以是敗
九月太監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爲名乘傳南行
所至縱恣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
書畫玩器之奇絶者檢括殆盡至蘇州令生員日錄妖
書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逮至亂箠之生員趙
沐等鬨然擾亂數其殘害百姓諸罪一日何諸途有樵
擔至各取一木擁前欲擊之敬及臣走匿以免二人遂
奏諸生抗命下巡按御史從輕擬杖贖罪奏繳從之

十月江南巡撫王恕奏太監王敬齎來駕帖前往蘇常採
取藥餌收買書籍並期王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銀兩
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
至造衙藥料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安徽
寧池太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
於松江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
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
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又得銀幾十萬兩
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
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官民金銀不知又有

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天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
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議將臣該管
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
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部差官校械繫二人下錦
衣衛獄時常州知府孫仁爲王敬誣奏被逮恕亦奏釋
之
[按]王臣初爲姦盜被極傷脛號王瘸子以妖幻術術於
江陰諸大家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物投水
中輒自袖出人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自相抵
觸聽其指揮後貪緣近倖見 上得爲錦衣千戶命偕

王敬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採藥江南等處專攫取財
物而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毒至蘇州命工鑄銀爲
元寶至二千餘錠至是王恕疏其罪尚銘又發其事下
都察院鞫治得實　上曰民情常患於不能上達王臣
等在外矯詐爲奸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
之罪狀既露非重幾不足以謝天下可斬之仍梟首於
被害州縣敬充南京　孝陵衛淨軍種菜王完等發附
原籍州二衛充軍家屬隨住時中外雖稱快以爲敬等
猶幸免云

二十年正月司禮太監尚銘有罪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

械還將窮治之既而有旨銘管理東廠欺心罔上大肆
奸貪贓濫顯著有壞成法當置之死從輕處治不必來
京仍令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充淨軍發　孝陵
種菜銘本汪直所薦自直見疏獨擅權勢甘言悅色以
釣取名譽而內肆陰狡賣官鬻爵無所不至京師富室
多以事羅致之得重賄乃已又謀入司禮與當道者埒
至是籍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錦衣衛餘貴鐸等登聞鼓訴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
其子宗源殺人用刑訊鞫備極慘毒受賄金一百兩銀
三千兩及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敗罪去宜令鐸
與其黨對辯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雖已入官速坐者
置勿問鐸業巫覡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
青紅石飾爲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覲倖以進方加估
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服用
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至是被罪人爭快云

給事中王瑞等奏近蒙逐去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
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
廠近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司禮乃朝廷權衡道
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又榮昔在大同嘗黨汪直
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用歸數

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
銘人言開西廠而黑眚見尚銘司禮而地道震非　皇
上發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並去榮等
以絕其黨宗社生民幸甚　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
處置

科道官奏尚銘既以贓敗宜追究其通賂之人蓋內臣犯
法既不能免若外臣趨附者置之不問則內外之勢不
均小臣有過尚不可容若大臣通賂者舍之不究則輕
重之倫全失外臣所以交納內臣者無非需求於小臣
小臣所以奉承大臣者無非刻制於下民惟察外臣納

內臣之奸下民受上官之害痛加追究庶國法昭明朝
綱振肅　上以其無指名怒甚召各官於朝欲杖之既
而命太監懷恩數責之曰銘犯贓罪已處治矣在京在
外官因銘勢逼及請求者何限爾等言事無指實姓名
混說頻擾且免究治有再及銘事者罪不宥
十月東廠尚銘旣得罪以太監陳準代之準廣東順德人
爲人平恕清儉下令緝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
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
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逡巡屢日整衣閉門自經
二十一年正月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

地鎮守等官可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
取別用刑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
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本部查
自天順八年以前後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八年至
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
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
留伏乞聖裁部旣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
時謂鵬亢言疏石亨輩至掌本兵不能持正惜之
王恕言正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各止差內官
內使三員名守把皇城各門并[illegible]城各門各止差內官
內使二員名守把近來龍江關差太監本御六員大勝
關差內官內使七員名皇城各門差十餘員名都城各
門有差五七員名者又內府南京甲字九庫先年只有
內官內使二員名同該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十三
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難枚舉乞令內外守備官將添
差官員盡行革退照依正統事例存留守把免致多占
官軍庫役妨誤公事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衛軍乞取其族子
一人爲後寺官之大者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久不遷負
緣其族子求見恩答其族子而拒之王越嘗至其內宅

恩命小宦者二三人以頭拄其腰而出之時邵妃方寵
上將有廢立意召恩與謀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
苟且明番退朝當與內閣大臣議之明日　上將臨御
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　聖旨驚成
疾耳事遂寢恩奉公守法數以直諫忤　上意時林俊
以劾妖僧繼曉下獄事且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自古
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
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柰何臣不敢奉詔　上怒曰汝
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
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　上命左

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前梁芳合
謀傾後後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於家稱疾不起
上遣醫治使者旁午於道後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
御馬太監張敏請於　上凡馬房傳奉者不許動敏袖
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
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雷將擊
汝首矣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鬱鬱
憤恨死武臣章瑾以寶石進求鎮撫司命恩傳旨恩曰
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肯
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

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余
子俊在兵部恩諷曰第抗奏吾爲汝從中贊之子俊謝
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尚書王恕屢疏切直
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初內帑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千萬累朝儲以備邊未嘗
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　英宗在南內聞之嘆曰累世
之積其盡乎尚復位即往視之則金皆缺其角蓋飾他
費以補完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
寶石之事於是十窖俱罄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
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曰臣爲　陛

下造顯何爲虛費因數三宮廟顯陵宮之類曰此皆爲
陛下後世祈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
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懼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勸招德勸　上易之立
興王是昭德無子有子興王無國有國也如此可保富
貴豈直免禍哉芳以爲然言於昭德昭德勸　上易儲
懷恩在司禮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問召恩微露其意
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　上不懌而罷恩閉門
不出詔黜鳳陽守陵恩去次及覃昌昌曰懷太監之力
量尚不能支我輩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謀曰不如

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詣
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責
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會泰山震　上悟始不易儲
調鎮守延綏太監韋敬於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順於延
綏敬在延綏很愎自用與總兵官丘嶽都御史呂雯屢
爭小忿敬會客坐雯於西坐嶽於下而自據上坐其下
有邊關黃讓者招權納賂所在侵牟商賈不敢至其境
雯嘗令人之市買布不得因言於敬曰商人不至皆由
太監和買而然敬忿然曰和買者豈獨我一人以此積
不相能兵部尚書余子俊以聞　上以邊臣不和賜勅

切責乃調敬寧夏而以順代邊剛黃讓謫戍廣西
初韋敬之調寧夏也怨佘子俊發其事因奏子俊懷奸
檀權以私忿謫總兵周璽周玉以私恩保舉總兵丘嵩
事下兵部侍郎阮勤等具引成案言前事非由子俊
上以韋敬既奏發子俊出入邊將兵部乃引彼事爲之
遮飾命再議以聞勤等不敢復言仍奏請遣官推按
上是之時工部侍郎杜謙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鄧庠往
勘子俊事幷命勘之
二十二年五月廣東布政使陳選疏論市舶太監韋眷
上遣官校逮繫之道卒罷眷鎮守詳布政司

十二月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帶俸寺丞黃銳等
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貨財杖死人命河南
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巨萬玩器書畫稱
是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校尉所奏下錦
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銳徒餘悉坐罪有差
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淨軍黃銳
等擬罪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二十三年八月給事中韓重等御史陳穀等論禮部侍郎李
孜省等交結太監梁芳韋興陳喜蠱亂朝政芳與喜俱
降南京御用少監閑住九月梁芳幷還原賜和遠官店

及永清縣莊田尋逮問芳與喜及諸戍人李孜省等於
錦衣獄以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邪術害正假造觀
塔廟府庫贓銀不可勝紀罪大罰輕故也
弘治元年正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祠廟皆
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周廻有符
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金銀錢數枚諸色寶石十數
顆五穀各一升似爲魘鎮之術每祠廟皆有 先帝遣
陳喜致祭祝文不知何人所撰乞令所在官司毀之凡
函中所貯皆驗進內府從之時芳與喜與太監張軒莫
英先後以獻珍珠得寵一時後宮器用以珍寶相尚芳

乃益搜訪民間物價騰踊一珠至數十百金至是交結
採供指揮張紀任義等十餘人皆發遼東等衛永遠充
軍
御史湯鼐言太監蕭敬李榮曩因彈劾罷黜賚緣復用遂
擯抑言者之罪既寬殆盡致言官皆委靡不振而內外
小人益肆奔競伏望明正典刑勿事姑息有旨蕭敬已
別用李榮調 孝陵神宮監矣御史姜洪亦言司禮太
監蕭敬陰險既退復用 請謫遠方大監懷恩週出同輩忠
清守法宜信任勿疑旨下所司
掌尚寶司事通政李溥尚寶監奉御姜榮奉天門用寶忿

爭榮毆溥至破奧流血事聞下獄　上以榮逞兇毆辱
朝官甚爲不法溥忍辱不言有玷朝列榮令司禮監杖
二十降小火者溥亦冠帶閒住
二月巡按浙江御史暢亨言弭災二事一曰減稅例謂溫
處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四十餘兩近來
礦脈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監張慶歲取耗銀
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克其數官司逼迫有因
而自盡及散爲盜賊者乞量爲裁損止因所得多寡徵
之二曰除奸弊謂張慶以進貢爲名斂百姓財物歲計
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賣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

之利錙銖不遺金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
工無時休暇而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私立行事驚疑
人心官吏受其辱挫軍民被其荼毒乞下慶於理籍其
所積以助經費奏下禮部議令所司行之於是吏戶二
部請以銀課及坑冶官行巡視浙江侍郎彭韶并續差
御史同三司官公議裁省都察院以慶嘗遇赦請徵還
京師以釋民怨韶銀坑究員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陳
罪狀以憑處治仍行浙江大小官員各加修省以弭天
變有不加意者罪之
二年十月南京御史姜綰等劾守備太監蔣琮罪刑部請
移文南京法司覈實琮上疏辨謂其在京嘗劾奏李孜
省等罪狀出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
此諸人連謀搆陷因條析綰等所言而泛及御史劉愷
方岳及南京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
曾望宏皆孜省同鄉奸黨而綰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
詳虛實附和加參有旨行南京并勘而太監郭鏞奉使
兩廣過南京適法司會官於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
方向占種湖田事鏞因駕舟過湖覩綰御史孫紘等以
擅遊禁地劾之鏞還自辯因言錦向違法事多而言官
蒙蔽不發請遣官覆按　上命司禮太監何穆大理少

卿楊謐錦衣指揮楊綱偕往綰等及琮更相奏訐綰等
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其各因私忿
煩黷聖聰琮不當占管獻投蘆洲湖地私嘱勘官及擅
收班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
宏爲李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
察盧錦占種湖田事而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妥保內臣
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並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穆等所
奏止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綰稍奏又未勘報請仍
行穆等勘結於是綰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
譚肅徐禮余濂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

官云
三年何穆等劾嶽精琮及姜綰等互奏事狀下都察院會
刑部議綰等行事多失有乖風紀琮陳辭累辨誣陷人
罪及太監陳祖生鄭强錢能等各因襲受獻洲場之類
併侍郎阮勤等擬罪不當有旨御史不頓大體搆辭訐
奏煩瀆朝廷姜綰劉遜余濬孫紘繆樗紀緒方岳各降
一級劉愷降二級俱調外任蔣琮等亦有不宜姑宥之
陳祖生鄭强錢能李榮免問於是科道俱疏論不聽
琮小有才言語狂誕爲同類所惡　上亦厭之每爲正
言以迎合　上意及繼曉李孜省等遇赦琮奏請復治

上悅之既守備南京驕恣不法綰等劾之琮支辭深辯
勘官亦右琮而抑綰等故綰等落職而不及琮琮尋奏
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不法事命給事中任倫刑部郎中
盛洪等會勘未結琮復奏性潜易卷案倫等阿附掩飾
又奏兵部員外袁㸌罪亦逮性性疏辯會南京廣洋衛
指揮石文通奏琮開掘聚寶山傷　皇陵王氣又毆死
商人占役軍匠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八年司禮太
監趙忠等會勘獄具性革職爲民琮等逮問所掘聚寶
山口令南京守備官塡補琮獄成詔姑宥死發　孝陵
充淨軍種菜初琮訐性時疑二當道者庇之揚言欲奏

二家不法事恐因文通欲奏琮遂令增入開掘事始得
正其罪
太監郭鏞陸愷韋䇿以紀貴等詐冒皇親罪降斥有差歲究
十一月彗見求言侍郎彭韶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
能爲禍福人取畏憚今軍馬錢糧工匠盡付其手分劍
相沿更相倣傚虛實遮掩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先
允而後下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
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慴於斯極矣可
不亟爲懲戒乎　上嘉納之
四年雲南巡撫王詔等言故鎮守太監王興不遵詔例造

作奇玩器物額外進貢請以共物之重大難致如屏風
石床之類發本處庫藏收貯金銀器皿鎔化之輿寶石
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戶工二部備用寄養象隻堪
充儀衛者解京不堪者付與近邊土官令山馬以給驛
遞有旨悉解送來京
十年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一禁傳奉謂太監李廣以
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爲之傳陞指揮以周玉李恕僕隷
厮役爲之令陞官職名器之濫莫甚於此乞行裁革一
黜異端謂李廣熒惑聖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術
丹藥符籙之伎雜進並興傷風敗化乞加斥罷一去大

姦詐李廣有大罪八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
經之藥二爲太子立寄子境之名而有煖炕之說三擬
置皇親希受恩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首開倖門
大肆姦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眞人王應蔚自稱廣爲教
主主人而廣爲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與緋邪人玷辱名
器七織旬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碗戶爲名侵奪上地幾
至激變良民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
利以致遠方之民傾蕩家産他如近而馴馬貴戚事之
如父外而總兵鎭守呼之爲公乞置之於法以爲後戒
時御史張縉等亦以爲言俱報聞

十月祠祭郎中王雲鳳上疏乞斬李廣以弭災變廣怒令
道士設醮呪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其出入欲中傷之
十一年十月李廣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
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
痘醫藥不效廣飮以符水遂殤宮中方咎廣而淸寧宮
災咸謂建亭年月犯太歲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
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
懼飮鴆死
司設太監蔡昭爲李廣請祠額塋祭旨已許大學士劉健
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傳口稱快皆謂其欺罔貪盜之
跡昔已敗露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葬祭又與
祠額是使欺罔贓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聖
德下拂人心其於國典政體干礙非細 上命祭文仍
舊撰進祠額已之
吏部員外張綵疏謂如遼東鎭守等濫殺貢夷冒賞此不
赦罪也事已勘明而陛下乃寬容之汪直梁芳等撓亂
國典熒惑聖心脫死幸矣久擯不用而陛下復召還之
廣平日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奸誆蠱惑之名而不自知
軍民罹貪殘剝削之苦而無所懲今縱不追戮其罪豈
可併置其惡黨於度外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聖心

凡營求饋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給事中盧瓊復
請籍李廣家財助修坤寧宮貴緣取問者與前太監梁
芳韋興汪直陳喜郎賜屏斥俱下所司尋下廣入賂奸
黨錦衣指揮周玉樂工劉實等四人於錦衣衛獄
十一月給事中吳仕偉請悉罷鎭守內臣不報
給事中葉紳上言二事二日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
略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
臣之財多聚於內臣內臣之惡莫甚於李廣雖云自殺
實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據於中外里巷傳誦士人閧
議凡有欲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資援剝削

已不容誅况又結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
不至耶願亟發李廣私籍盡收李廣私人合其數十百
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
民力非止弭災一端也　上命內侍搜索李家得一納
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
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
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　上悟廣贓濫遂籍沒
之
時言官劾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簿籍　上因東宮午
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出袖中諸大臣藉敵問處

分云何內閣請治其罪　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
劾奈何對曰第查簿籍治其有實蹟者　上曰本無簿
籍究之恐濫及耳對曰請付臣等擬上必不太濫　上
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之疏中所謂奸佞元惡皆指
廣也
十三年九月中官何文鼎掌乾清宮門屢諫壽寧侯往來
非制不從欲手刃之　上與后大怒親杖之文鼎惟以
不敢犯　太祖家法爲對給事中叢蘭率臺諫申救下
獄尋釋之
十四年四月內使劉雄過儀眞知縣徐淮不以時供應雄

怒棄關文渡江愬諸守備太監傅容奏其事命械繫付
錦衣衞拷鞫給事中許天賜御史馮允中皆疏請宥淮
而六科十三道亦繼以爲言皆不允刑部議准贖杖還
職命免贖對品調邊方
十五年七月御用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命送涇王之國
有罪命司禮監處置詳宗藩
十七年六月中官苗逵謀出兵襲虜召兵部尚書劉大夏
面論止之
十八年正月時內官奉命勘計寧晉新河諸縣土田吏稍
侵忤遂奏遣官校捕捉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驚擾保定

巡撫王璟備疏其害乞罷諸內璫田盡歸之民報聞
二月內官齊放奉使武當山欲截激淮揚清便宜行事於
勑中大學士謝遷執不可止之
五月司設太監張瑜下獄論死詳太醫院
六月　武宗初即位兵部奏湖廣均州太監齊玄原非額
設近又改爲鎮守復增於舊而西北沿邊凡有兵馬處
皆添設監鎗分守守備內臣此邊方之極弊也乞悉遵
詔旨取回一應邊事責之鎮巡等官庶少紓邊方之困
得旨齊玄旣非額設取回京其餘應裁減者仍通查議
以聞

十月御史高良弼言太監苗逵受命監督戎務輒肆欺罔
奏與御史劉淮親冒矢石斬獲首級是何異指鹿爲馬
朋邊民被虜哭聲震天僵屍蔽野不能發一矢以雪憤
徒閉城自守損國威甚矣乞梟逵首於邊以快將士之
心以示欺罔之戒　上以其言狂悖宜執問姑宥之
更易各處鎮守內臣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
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　上同臥起宴
遊議論時稱爲八黨劉瑾通文墨欵世故而性剛狠屢
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
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

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
抄了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
一番人令彼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於司禮監
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
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
庫莫敢不從者
部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南科給事汪循疏曰近
月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鞍轡二
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蒙奉行部書內事理也
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間來看臣

愚以爲　陛下欲裁減內官既以形諸明詔必以內官
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查當裁即裁何必復
看　陛下即位發令頒示天下未踰三月即有二命何
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群臣又
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　陛
下側聞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
不小非但各衙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
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與
兵柄分倉場錢穀之司害爲尤大百姓不堪怨言生於
下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　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

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今　陛下欲成　先帝未行
之志則有　祖宗之法度在內監官有定員職有常事
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　祖訓昭昭
也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事例誤矣　英
宗皇帝英睿之主但沿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　祖宗
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姦吉祥不軌聖
躬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
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法也臣願　陛下毅然行之不
沮浮言不惑讒說不昵近暱成一代有爲之名垂萬世
無疆之緒

十一月命太監韋興往太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科道官周璽曹來旬等各疏言初革天下守備內官非舊額者今詔墨未乾弊端復作何以全大信於天下因疏興罪惡乞賜斥逐併劾取回太監齊玄指以練丹爲名糜費帑藏乞寘於法興即成化末與梁芳等亂政者也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興於成化年間引用憸邪進用奇巧大壞朝廷之法 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快今泰陵之土未乾而姦邪之黨復進恐於聖孝不爲無損乞如給事御史言將興斥退俱不聽

中官考下

正德元年太監陳寬傳旨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官太監劉瑾管五千營御用太監張永管神機營并顯武營神機營右掖御馬監徐智調中軍頭司管奮武營而以司設太監馬永成代智御馬太監王潤代瑾五月以御馬太監魏彬管神機營中軍頭司并奮武營（按此八虎之初見）

二月御用太監王瑞以大婚禮缺儒士書篆營內旨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初吏部尚書馬文升已奉旨考選而旨從中出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慚憤奏誣文升抗拒賴諸大臣力爲之辯其寃始白

內官李興督造 孝宗陵擅侵收柴銀盜伐皇陵松木事下法司興恃寵不服擧新寧伯譚佑工部侍郎李鐩同鞫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叱之曰柴銀是汝侵欺陵木是汝盜伐佑鐩二人止坐不行救正之罪惡得比而同之興語塞遂按其辟而內官益憾

九月大學士劉健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旨裁革者不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二百人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韋興齊玄蠱惑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負纍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

典刑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
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
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不與皆陷內臣者又科道張文
李錢等劾太監高鳳侍寵專權交通李榮引進商人譚
景清問欲買補革退殘鹽李興歲與工役寧璀虛費錢
糧苗逵占恡地土覬幸邊功宜究治以彰厥罪俱報聞
給事中胡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瓦拔木 陛下當
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爲泛常傾耳於
太監丘聚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子則憚於覿面
恣意於馳射釣獵之樂而國政聖學則怠於究心乞竟

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告於 先帝棄之
勿赦其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等受 先帝重托而高鳳
黃偉尤青宮舊臣坐視顛危宜通加罷黜報聞
主事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
稱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夷竊笑況未
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槍諸內臣托以腹心而其
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禍役占健卒置於標下縱之生
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弓絃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抑轉倉
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奪占耕
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斂侵剝勢告虎

狼武職藉以賞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
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鬬决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
報則皆附勢挾貴者拔之而又甚者跡未離於京師名
已登於奏牘使殞者銜冤被創者抱病欲兵威之震邊
鄙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盡行革
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司及宣
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甘寧廣寧之監鎗山海龍門
永寧大同荊州之守備皆所當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
禁不許踰數旨不許
六科十三道言太監崔杲等以織造奏討引鹽假公售私

貪求無厭利歸於己害歸於上乞賜裁革有旨切責奏
擾大學士劉健等言 皇上首頒明詔分布大臣清理
天下弊端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
源既塞蠹財之孔復生臣等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
負 先帝顧托之重亦且虧 皇上新政之明前勑决
不敢撰寫況崔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
與價銀尤爲省徑若仍給鹽上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
弊射利之人因而附益則鹽法之壞尤甚於前清理之
官殆爲虛設東南困敝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憂
何以塞之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

造則供應不乏鹽法可行於是五府九卿及科道皆言
之　上猶持全予意於日講罷召健等至煖閣問曰昨
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乞蘆鹽一
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健等
曰如是已足用矣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
等曰戶部亦爲朝廷節用耳　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
不留此半價以引鹽與之兩便健等曰鹽引費多　上
曰何故李東陽曰鹽引有夾帶如一引便夾帶數十引
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　上曰夾帶事務朝廷自有
法度東陽曰此輩得明旨舩首揭黃旗書欽賜皇鹽字

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關應稍慢即行箠辱至於鹽
商竈戶雖受累不敢言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
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文官
十人中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的人先
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
矣健等至閣復具揭力爭明日內批出止與鹽六千引
如部議行
十月命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先是大學士劉健
謝遷與李東陽以劉瑾等八人蠱惑　上心連章請誅
之皆留中不出尚書韓文亦合九卿上言人主以辨姦

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聖容
日漸清癯皆太監馬永成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擊
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褻萬乘之尊與
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
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
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兆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
上以行私而不知　皇天眷命　祖宗大業皆在　陛
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
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乞將馬永成等明正
典刑消消禍亂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姦　上命司禮

監至內閣傳諭已悟當痛加修改馬永成等姑示涵容
健等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　上不允司禮太監陳寬李
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閑住之意
健等以爲處之未盡皆厲聲曰　先帝臨崩執老臣手
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變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
先帝地下寬等辭去意尚未決而王岳素忠直且提督
東廠與太監范亨徐智皆恨瑾等姦將請於　上有所
處健等方約文與九卿伏闕面諍而岳從中應會尚書
焦芳泄其謀八人者以瑾尤巧佞狠戾敢爲惡環　上

而謐　上心動而瑾遂入司禮矣是夜傳旨榜笞岳亨
智於南門遣之南行賀明遷及文等方伏闕聞之健東
陽遷即日疏辭皆報可而東陽獨留史謂請誅瑾等疏
實出東陽筆茀陳寬等至閣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
以為事不由之故獨留而人亦幸其留也瑾入司禮丘
聚領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把總神機營兼提十
二營魏彬總三千營遣人追王岳范亨至臨清殺之惟
徐智幸免焦芳遂入內閣
初衆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尚書許
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

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至十六年
世廟念岳亨以忠死特命復原官仍各廕弟侄一人錦
衣百戶世襲
李夢陽秘錄云初　上即位青宮舊閹日導　上犬馬
鷹兔舞唱角觝漸棄故舊罔親萬機時號八虎而段敘
王偉雖舊閹以端愨斥不信用會敘坐病免死於是戶
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與屬吏言輒泣數行下郎中李夢
陽閒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
何曰比諫官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
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
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之更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
文於是捋鬚昂首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勿濟吾年足老
矣不死不足以報國即屬夢陽令具草草具文讀而芟
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勿竟也王
岳者亦青宮閹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閹儕初閣議持
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入
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
卒不肯下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
旨召諸大臣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門兵部尚書許進
首咎韓文曰公疏言何文於是故曳履徐行而使吏部

侍郎王鏊趨詣探動靜閣老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
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閹首李榮手諸大臣疏
曰有旨問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震懼莫
敢出一語李榮面詰文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文曰
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
靡所匡救而　上始踐祚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
小文等何得無言文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
是榮哂而言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直第欲寬之耳諸
大臣遂退蓋是時諸閹者窘業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

持不從諸大臣乃竟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　上
不慮如何榮曰榮頸有鐵裹之耶敢壞國事榮入而事
變矣是夜立召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亨詔寘南京尋
殺二人於途又逮斥劉謝二臣顧獨懸留李而韓文輩
掬淘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
大臣退而瑾儕繞　上前號伏哭搶首觸地曰微　上
恩奴儕磔餧狗矣　上爲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
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厰謂諫官諸先生有
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　上
狗馬鷹犬岳嘗買獻之否今獨咎奴儕既而益伏地痛

哭　上於是怒而收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萬幾
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
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召瑾入司禮
御史劉玉極論寵劉瑾儔侔小人棄逐顧命大臣劉健謝
遷乞將瑾等明正典刑免留健遷責成輔導下獄爲民
十一月五官監候楊源奏占天象言小人擅權爲下叛上
瑾怒矯詔廷杖三十（詳欽天監）
劉瑾矯詔勒罷戶部尚書韓文（詳戶部）且知文等奏疏實李
夢陽贊成降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尋罷之
劉健等之致仕也給事中李辯劉蒞上疏留之南京守備

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珩復傳示諸司
兵部尚書林瀚閱而歎息於是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御
史薄彥徽等具奏言健遷　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
上晏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新進儔侔遊宴馳騁射獵等
事　上大怒逮銑等二十人繫獄并李辯劉蒞各杖三
十發爲民事連承慶停半祿閒住瀚珩俱降三級致仕
十二月南京都御史陳壽獨疏申救南京科道劉瑾矯詔
除名
時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南京兵部尚
書林瀚獨往送餽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

恨勅科道糾瀚爲黨矯詔降浙江參政致仕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等劉瑾大怒謫龍場驛丞
瑾既入司禮　上悉以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後瑾
於私宅票旨批出用松江張文冕紀錄膳寫府部等官
禀公事日候其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
一日審錄重囚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
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御史謝罪跪堦下瑾數其罪斥責
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
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李
東陽輩必爲溫旨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獘等語又

嘗構雜藝於　上前候其玩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
省決　上曰吾用爾何爲而一一煩朕耶宜亟去如是
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不復奏即詔旨亦不令
之知矣
二年正月瑾矯旨枷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
門外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轎爲東廠所發
也枷御史隆慶王時中於都察院門外以贓刻亦爲東
廠發也瑾等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特中以都御史劉
宇疏瀕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
閏正月瑾矯詔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議

允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微薄明日黜退或
令致仕賄賂一通行即起用
三月勅諭百官羣臣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匡其
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
非私與內閣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
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
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蒨艾洪呂翀任惠
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
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
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
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遞相交結彼
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黨比或傷殘善類以變上心或
變亂黑白以駭衆聽煽動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尚
務優容後漸迹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遂其休
致之情若自僨則公議誚之典其勅內未罪者吏部查
令致仕毋使惡稔追悔難及
史謂是日朝罷傳宣羣臣跪於金水橋南瑾以勅揭鴻
臚宣讀之其文乃瑾私人屬筆或曰焦芳爲之
瑾矯詔諭都察院各道有奏章必先呈稟仍行南京都察
院一體遵行

瑾矯詔令查盤天下軍民府庫科道將銀兩盡數解京
四月瑾誣逮給事中陶諧廷杖爲民諧前後疏上若戒逸
遊以保治安遠讒佞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
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直指
羣奸欺蔽之罪無所顧慮瑾等大憾之
寧王宸濠賚金銀二萬兩通瑾賄賂奏復護衛
時新更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
名諸事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
憲臣不能禁矣有太監畢眞者初差天津取海鮮至是
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州浙江兩淮所至掊民財變

辱官吏莫敢言者

太監李榮傳旨邊關隘口等處切近京師舊設守備內官仍舊添補凡十二處是時諸邊無餘地矣（此內臣遍播邊關之始見）

遣巡撫南畿副都御史艾璞下獄先是勳戚徐備受無錫奸徒投獻田地民訟之朝璞承勘悉以還民備賂瑾別差官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備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瓊州

晉府鎮國將軍表㰻賂瑾求封郡王禮部尚書李傑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

五月陞楊廷和南戶部尚書劉忠南禮部尚書時楊廷儀因朱瀛通情於瑾瑾傳旨罷南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以忠與廷和同時徙南故亦陞忠禮部

六月瑾逢例報私忿將弘治元年以後守正職官封贈恩典一槩行令追奪

太監李榮傳旨御馬太監谷大用父奉御用太監張永父友俱陞錦衣衛指揮使（此內臣父兄在任官之始）後三年瑾復傳旨奉友俱都督同知

贈御馬太監丘聚司設太監馬永成御馬太監魏彬父俱錦衣衛指揮使母淑人各與祭一壇（此內臣贈父母之始）後三年瑾傳旨贈其父祖三代俱都督同知

命致仕禮部司務孫聰改注贊畫鎮守大同太監侯能軍務聰瑾之妹夫也能及巡撫崔巖嘗薦之得起用

八月五官監候楊源復奏自今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將源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爾何官要學做忠臣遂矯詔械送錦衣衛杖三十遣戍差官監押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馬妻麂氏斬蘆荻覆瘞於驛後

九月太監王瑤於御馬監建新宅瑤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於內瑤自爲旨送戶部尚書顧佐白於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 上以爲不知瑾遂枷攬納戶於戶部門外皆死

瑾矯詔令南京戶部尚書雍泰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馬文升劉大夏并劉鋅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泰不謝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怨遂有是舉

十一月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

史俱取囘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
官員悉裁革不用
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
年一次查盤囘奏內有糧粗粃草浥爛者票旨逮繫各
邊巡撫及各管糧郎中下獄既而鎖杻差人押至所在
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
給由是商賈困獘邊儲愈乏
十二月瑾誣湖廣巡撫都御史劉瀔掯闊荊襄道路不先
奏請下詔獄賴羣臣論救釋之
瑾羅織浙江副使邊憲以覈遼東邊儲不清罰米二千石

初瑾銜憲按宜大忤其意故追罰之
三年太監李榮傳旨御馬監官勇士旗軍係禁兵重務其
令太監谷大用提督太監楊春坐勇士營李堂坐四衛
軍營此內教場之新也
下李夢陽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讁出之猶不快
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脩撰康海與
夢陽同負才名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海終不
往至是夢陽所親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
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
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
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强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
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對山者海
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
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爇香迎海延置上
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
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
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
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爲先生脫之海
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
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柰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眷衣

起瑾固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
遂解帶痛飲天明始別夢陽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
復遂罹淸議矣
二月瑾奏太監丘聚交通外臣謫司南京　孝陵
瑾械劉諧未已以在科時嘗巡視十庫遂駕言缺乏布疋
差人解詣京下詔獄摑擻百端誓死不爲動乃復杖之
謫戍肅州衛
三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淸至京下獄瑾惡其築
邊太費王鏊言於瑾曰一淸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
可以爲罪乎李東陽救之乃得釋還

瑾矯詔丈致仕尚書楊守隨舊事罰米二千石宣府上納
瑾因修理庄田擅掘天地壇後土堆侵佔葦竹園等處官
地五十餘項拆毀官民房屋三千九百餘間發掘民間
墳二千七百餘塚
四月逮御史王時中下獄瑾初專政時中郎抗疏極論瑾
術之議名於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墮廢上下
玩愒日甚則極意振厲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嘗以賄吏
新於府中不從瑾既憾又承宇言之矯詔逮繫命荷重
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月數踣且殆李東陽力救之乃
釋謫戍鐵嶺衛

瑾矯詔羅織孫需巡撫河南事罰米一百石輸邊
瑾矯詔封內臣馬永成谷大用八黨父皆爲都督
五月瑾挾私忿將故尚書秦紘通政强珍籍沒財產家屬
發遣充軍
瑾矯詔羅織都御史熊繡先撫大同浥爛布豆罰米五百
石責親往輸
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南康民吳登顯等三家
以端午競渡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
華衣怒馬京師語音輙相驚告官司密賂之冀免禍人
不貼席矣大用又請訪求西番兒騍馬實監兵部罷其請
差官至其地論之
六月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枷於吏部門外時瑾益務嚴
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暑雨晝夜不解文
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時蚤朝拜伏既起御史階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瑾事
上命錦衣衛查既而瑾傳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
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巳刻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
跪訴內監事侍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
常累訴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
進士所爲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你每把朝廷事

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　太祖法度你每不曾
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
何官太監黃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下皆雜
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處訪了人瑾復令跪又點
武士令各官家搜稿偉又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
知豈肯留稿時天暑日烈無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
出偉忿曰你帖子說的都爲國爲民事挺身出來死了
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
罪御前如此是何爲國爲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
皆入罵太監李榮監之榮曰你們倒一倒衆內侍跪下

氷瓜甚多衆命各官取食之瑾出衆曰你們都跪著來
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旣而傳出衆私宅鬧住偉南京
鬧住申刻旨出朝官三百人俱執送錦衣衛追究進士
陸伸昏迷搶至錦衣獄不能容置放院內身死都人洶
洶皆罷市初各官逮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飯各
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為乃命各堂上
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奏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且擬陞調
某職吏部多所覆送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 上是
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保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

前戶部尚書韓文已落職瑾猶銜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
司遺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拷訊欲置
之死禁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
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瑾命知府及內外官五品皆推二員聽點用又奏各邊開
中商人必驗股實之家方許報納批爛者照數追償仍
枷號治罪及經收之人州縣解納者如之其攬權者謫
戍極邊至於馬匹不許濫收不堪以致羸損鎮巡官帶
加逖視諸鎮年終扣算造冊解部照例每年春夏復著
科道官查盤點視若互相容隱一體重治仍差人緝訪

及先行榜諭禁約事下兵部議覆報可
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周鑰自刎死於淮安舟中借貸於
淮安知府趙俊賂瑾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又給事中
郗夔奉覈榆林功自經於公署
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彧劉子厲以查盤錢糧先後
忤瑾意下獄奎彧枷項帶衆且死李東陽等疏救之始
釋為民希曾子厲杖三十亦為民
八月瑾矯詔勒致仕尚書雍泰為民初保國公家人朱瀛
謀傾許進以劉宇代之因進薦泰南京戶部尚書乘間
言於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日

剛暴為按察使辱打知府為延撫辱打參將朝廷累貶
不用今欺公舉用邪又揚言於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
非同鄉本意瑾大怒立召文選郎中張綵入內詰問泰
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
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為詐直票旨以屢欺
罔斥之於是吏部致仕尚書馬文升吏部尚書許進兵
部致仕尚書劉大夏給事中趙賢御史張津俱為民給
事中任良弼等御史陳順等五十六人編修趙瑞俱輸
米三百石於邊先至者減三之一死戍者免之以嘗薦
泰故也進子詩讃俱謫外

逮前尚書劉大夏潘蕃下錦衣衛獄讁戍大夏爲兵部時
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　孝
宗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
太監李榮爲解得免宇恨大夏言於瑾曰籍劉尚書家
可得幾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國還田州納賂瑾瑾
檄蕃原奏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部以猛爲田
州同知逮大夏蕃至京下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
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
屠滽亦曰大夏無死罪瑾怒惡語罵滽乃與宇謀署大
夏輕議夷人遷徙與蕃俱發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芳

曰是送二人歸也乃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買驢
僱車以行出都門觀者如堵所在父老涕泣士女攜筐
饋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
十月學士張芮見瑾長揖不拜坐事謫鎮江同知
陝西故戶部侍郎郝志義子郝序援例乞父祭葬瑾以爲
無此例下錦衣獄問發充軍
十二月瑾構前巡撫延綏都御史陳壽罪罰米三百石輸
居庸
廣東僉事方良永服闋赴部違限僅三月吏部請補信陽
兵備缺是缺弘治間所添設者也瑾矯部責吏部貪祿
作弊且謂新添官職既議革矣而良永何乃營幹選補
勒令致仕
瑾傳旨改惜薪司外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
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立內廠自領之京
師謂之內行廠比東西二廠尤爲酷烈中人以微法往
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
皆逐之四出千餘人集於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
自分必死欲甘心剌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嫁
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閧然瑾恐有變乃罪其
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廠後事也

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查盤錢糧巡撫等官止是
督理不嚴請寬追賠或罷斥不用瑾矯　旨謂糧草國
家重務巡撫總理等官委托非輕既治邊無方以致浥
爛損耗百有餘萬及事發坐罪倉官小民監追至無以
賠償且巡撫加以參贊總督等名尤難辭責如錢鉞之
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等之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
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抑叫閽尤有不能盡
舉者不治何爲史謂東陽等所奏及糧餉而乃槩責健
等以洩其怨可駭也
四年正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寶致仕時瑾秉權寶緜

所通瑾衙之姦擬以危言不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滑
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寶乃得
致仕去
興化知府張嵿先任刑部郎時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任
爭襲賂瑾嵿之不阿徇彼出守興化瑾又嗾興香不報
郡人戴大賓弱冠及第瑾欲奪其舊聘以弟女妻之以
嗾嵿亦峻拒不許瑾怒遂擬隆平侯奪爵事誣令罷爲
民
時天下鎮守恣橫廣東僉事吳廷舉劾鎮守太監潘忠二
十罪忠亦列上廷舉罪逮鞫之無狀止以枉道囘御於

吏部門外十有二日尚書張綵心服廷舉言於瑾釋之
發雁門充軍
二月瑾追論都御史戈瑄在浙江布政司時事罰米七百
五十石
瑾遣計處湖廣邊儲給事中潘希曾杖闕下削職爲民
三月瑾矯詔罰致仕南戶部尚書林泮米百石輸口外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大學士李東陽奏言
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承集以後差都御
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
內臣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

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夫有
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
理夫以親藩之隆壁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
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關
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總兵任其進止非
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
未有者豈可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
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其餘如所議
五月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修　孝廟實錄成進秩遺
調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十餘人遂改侍讀徐穆編修

汪俊等爲南京部屬
瑾矯詔罰致仕戶部尚書顧佐米一千二百五十石時命
官核三邊儲蓄有紅腐則以爲佐罪時去邊三年餘矣
詔罰輸米八百石於邊遼東邊糧以菽易米弘治中有
旨准行又以爲佐罪罰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爲佐罪
罰輸一百五十石
太監谷大用傳旨令臨清鎮守開皇店瑾捕獻計者罪之
六月掌都察院吏部尚書屠滽因瑾欲誣商人入宣府爲
者以盜罪不從奪俸遂致仕
八月瑾矯詔羅鐩尚書何鑑巡撫江南事罰米七百石原

籍上納瑾票本張文冕以詐僞事鑑捕置於法後坐匿
附瑾朝夕扇禍無所不至竟誣松江布事於瑾罰米困
乏繼又捏闕里修造事罰米二千石寧夏上納鑑計無
所克戶部爲乞恩寬宥　上特命蠲之
九月瑾分遣御史周東等在邊嚴刑比較屯糧人心憤怨
指揮何錦等與安化王謀起兵誅瑾
十一月瑾傳旨降徐淮捕盜御史薛鳳鳴爲徐州弓手鳳
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邏卒
緝知之遂傳旨謫之
給事中曾大顯降布政司照磨御史劉金降縣丞仍各杖

二十以查盤忤瑾意也
瑾請於陜西與平縣馬嵬鎮建義勇武安王廟賜額忠義
命有司歲供祀事仍乞頒勅防護立碑鑄祭器房屋之
數以禁侵盜　制可瑾積權得志納賂既多於京師朝
陽門外斥地數百頃創建玄明宮土木之費至以數十
鉅萬計而馬嵬鎮則其家所在又立此廟蓋欲侈大鄉
閭誇詡榮寵也
命給事中張僖段豸胡玥王翊御史房瀛汲鵬政郎中胡
文璧張諾馮顒朱塗張翰劉祥陸棟員外詹奎爲御史
查盤直隸各省錢糧府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

罹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餘往往貸於京師富豪
復任取官庫所貯償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爲異
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欲掩其蹟也
御史歐陽雲給事中貝儀以出差多斂金帛賂瑾瑾發之
照貪例爲民
初瑾奏請作玄明宮奉玄帝祝延聖壽　上旣賜額而瑾
復請朝陽門外摘行廠空地供奉香火　上復許之仍
命工部履畝定價以聞卽請咨戶部蠲其常稅民間墳
墓責令遷改蓋所謂摘行廠者止據傳聞工部亦無冊
籍可考軍民廬於內久已爲業從便營葬者亦坐處千

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塋骸骨力能徙葬者坐幾餘皆
發毀暴露寃號之聲滿於郊外
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奏巡按御史史鑑期滿當代願更留
一年不許　史謂鑑出入由璟後門及鑑歸璟又厚有
所贈士論鄙之
實錄成以擴克政務擬陞調翰林侍講吳一鵬於刑部侍
讀徐穆於禮部編修顧修於兵部汪俊於工部俱南京
員外編修賈詠李廷相於兵部溫仁和於戶部劉龍於
禮部翟鑾於刑部崔銑於南京吏部陸深於南京禮部
檢討王九思於吏部汪偉穆孔暉於南京禮部易舒誥

於南京戶部俱主事始瑾惡翰林之慢已毋與張綵謀欲謫之外任綵不可至是瑾復持之綵爲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段炅輩詞可乘此攄其素有讐隙者乃以名投瑾從曳成之及瑾敗俱復原職

瑾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廢事蘇州知府鮑瓌同知王卺賍貪無厭命福致仕瓌卺俱爲民卺仍令查盤御史提問又訪江西左布政馬龍貪濫僉事阮賓輕浮龍爲民賓閑住

江西勘事郎殺少監李宣錦衣指揮趙良還朝賂瑾宣萬兩良二千兩瑾方信綵言乃降宣爲奉御良百戶俱南京閑住勒同勒侍郎張鸞致仕巡撫林俊等三十一員各罰米三百石罷鎮守太監姚舉還京銀輸內承運庫

瑾矯詔逮李爲民克幹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勅其健遷被賜玉帶服色悉入官

五年二月瑾極令內使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內出入禁闥

瑾專政欲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間言於 上謫張永於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禁諸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己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置酒和解

禮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劉本江西萬安人籍瑾矯旨謂江西土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孜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許選除京職益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

給事中屈銓奏請刑定正德元年以後見行事例以六部爲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得旨朝廷因事制法見行條例內外官民多有不遵者具議擬刑行永爲遵守

太監張永提督三千神機二營兼掌十二團營掌乾清宮事兼掌御用監提督尚膳尚衣司設內官諸監整容禮儀冊食諸房并豹房浣衣局混堂司南海子事此內臣兼職之多者

給事中邵天和曾巡按山西御史馬昊及參政臧麟僉事蕭淵查盤河東鹽課將還畏瑾索賂謀於運使李德仁德仁遂斂所屬銀一萬八千三伯有奇天和昊麟淵及巡鹽御史周廷徵魏彥昭分取各數千潛至京寄於給事中白思誠家而德仁自入者亦數千爲瑾緝事者所發瑾矯天和已坐事爲民乃遣給事中田汝耔往核之具得其實還奏有 旨陞汝耔俸一級德仁罰米八百天和二百彥昭三百昊廷徵麟淵一百思誠五十各宥其罪德仁彥昭仍降二級昊麟淵一級廷徵以巡按陝西

矣浙日治之

五月命御用太監張永總督寧夏等處軍務御馬太監陸誾管領神銃選京營精兵三萬人討安化王寘鐇兵部言舊總督軍務太監關防特造給之　按楊一清爲永墓誌云特給金關防金瓜鋼斧楊與永同事所見必真故見於此永西征及還師　上皆幸東安門戎服送迎

六月瑾閱寧夏平捷旨誇已功加添祿米超陞兄景祥爲都督七月景祥卒賜塋祭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幣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竊　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於路既而

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藉藉謂八月十五俑朝送葬瑾密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靜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八月劉瑾謀不軌伏誅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旣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回京獻俘　上置酒勞永時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與所厚內侍張鋭張忠等乘間共訴於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蚤捡之因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有酒佗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少遲我輩皆虀粉矣　陛下安所之乎永成等因共詆瑾　上意遂决命長隨四人往執之　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宿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旣見上上罵曰奴欲反耶掌之藏之永成等佯勸解遂縛之乃夜啟東華門繫於菜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初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於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愕然以　上方寵永未有以中之永爲計亦甚秘故瑾遂爲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

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今鳳陽閑住文武官員顧從被黜多非得已今皆復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節令撫按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礙國體者法司卽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公擬議以聞是時事猝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於道黃紙墨索繫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譁如沸浹日乃定瑾旣

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其家見金銀累數
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僞寧官牙牌五百扇所
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　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
一獄於是給事中謝訥御史賀泰等奏列瑾十九罪請亟
賜誅戮以慰　祖宗之靈雪臣民之憤　上是之命法
司錦衣衛執瑾於午門外會多官鞫訊適撫兵備官裁
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如舊
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
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追者仍給之追賠浥爛糧米
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還其田宅

韓福出爲民劉倖曾謚革職閑住神英革伯爵仍爲都
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
以聞既而鞫瑾於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
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郤獨駙馬蔡震折斥之
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於汝呼官
校前拷掠之遂成獄籍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
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寶石金甲蟒衣袞龍袍金龍盔甲玉印玉琴玉
帶數多皆藉內帑坐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
肉嚼之須臾而盡

初楊一清與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
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
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
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　上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
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
瑾瑾誅柄用公益專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
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

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
信公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卽退瑾殺奴猴猢又涕哭
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
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遂永入京請見如一清策
竟誅瑾
按楊一清西征錄云初張永總督命下西人震懾然永
雅性愼重所過秋毫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暑
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餘雞片楮莖蔬無所取用恒以
已資散給麾下從隸厮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
浹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

無敢諫者居人若罔聞知永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
天下事被伊壞得如此時瑾談方烈永與一清初領春
又左右多腹心爪牙一清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
者數十永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及供馬匹食用曰此
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軍法從事瑾姪劉奎等二
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一清曰彼亦參隨之
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
欲將瑾盤攫掊尅諸事有所論列一清恐嫌隙遂成密
告之曰二公皆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不宜輕起釁
端永厲聲曰吾何畏彼哉一清曰彼方在帝左右有言

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
高之手不可不慮也永首肯久之後乃知瑾亦頗問永
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能有所爲卒除奸宄於呼吸
閒然亦危矣
初逆瑾旣縛有旨降南京奉御李東陽謂諸大璫曰如此
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何張永曰有我輩在無慮已
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絮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一
二敝衣蓋體 上見帖憐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始
懼謀之東陽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武大臣
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
況爾兩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可偕此去易疏急進勿動
搖人止疏入坐瑾奸黨律永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
乃連及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詞具上綵
疏稱寃盡發東陽阿依瑾事東陽大怒與永輩謀不重
法誅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
斬張文冕於市文冕初爲縣學生被黜潛至京師投瑾門
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衣衛千戶瑾傳旨意多出其手
交通賄賂氣燄傾一時瑾敗併誅妻妾送浣衣局
斬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并劉二漢於市奸黨左堂等發
廣東海南衛永遠充軍婦女送浣衣局二漢甫十歲衛

士兪倫兪日明併收繫論死仍籍其家
科道等官自劾不職因劾內外官爲瑾奸黨者二十六人
大學士曹元尚書張綵劉璣侍郎陳震南京尚書朱恩
都御史魏訥楊武劉聰徐以貞修撰康海侍郎焦黃中
編修劉仁少卿董恬南京少卿劉介司務孫聰都給事
中李憲捕盜御史薛鳳鳴員外郎段御史朱袞僉事白
思誠參議王欽學眞定府事參政楊儀知府莊釋何英
楊孟英郎中王九思王納誨請明正其罪或賜罷斥得
旨瑾引用儉邪布列中外交通賄賂憑藉權勢阿意奉
行盜竊名器罔利害人致傷國體法當重治但以連及

者衆始分別等第處之繇巳逮問璵巳致仕巳之元震
恩訥武海黃中仁悟介憲鳳鳴思誠欽儀釋英二聰俱
爲民以貞袞九思訥海降二級調外任各科道官以言
爲職乃不能預發瑾奸既引咎姑宥之
張綵石文義坐瑾黨伏誅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亂政害
人事海內快之
張綵性黠辯淫恣不修行檢初爲文選郎中被劾家居
焦芳以其與瑾同鄉力薦之得復職蓋媚瑾也不數月
超擢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日出入瑾家與朝士言輒
稱瑾才略過人嘗呼瑾爲老者進退人才一惟瑾意是

詢其有所言瑾亦無不從之因不時考察內外官員諸
所選補不循舊格率意變亂賄賂肆行後與瑾姪結婚
往來益稔瑾陰懷不軌常屏左右與綵謀瑾敗綵收拷
死獄中仍剉其屍於市籍其家左右流之海南
石文義者內官石巖養子以璫儕瑾酉爲爪牙累陞錦
衣衛指揮理北鎭撫事官員以事繫獄者納賄非濫瑾
意不與問理又錦衣百戶沈彬者因賄楊玉入東司房
辦事往往詐稱訪事扇惑人心以張瑾威錦衣衛千戶
郝凱者賂瑾與文義同在鎭撫司理刑至是皆伏法文
義凌遲處死家屬戍海南彬處斬凱發衛永遠充軍

捕瑾內行廠官校彭玉等五十七人楊玉等司房旗校秦
志通等五人下獄令拷訊以聞楊玉既下獄科道等官
因劾玉先年勘事遼東誣枉人罪衆　先帝優容不即
誅戮調廣南千戶來瑾專權復緣進用陞錦衣指揮考
選軍職擅自去留貪財壞法奸惡萬狀遍差旗校多樹
爪牙密共奸謀視爲心腹瑾之惡由玉以成乞將玉肆
諸市朝以洩神人之忿奏入命都察院并問以聞
詔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諸司衆官條具奏恪工部奏瑾
亂政十三事戶部奏革變亂舊制三十餘事兵部奏瑾
變法十八事吏部奏瑾變法二十四事俱准改正

謫前侍郎韓福戍固原衛福瑾鄉人賑濟湖廣府欽銀巨
萬倚瑾致所在流起累年不靖又差往遼東丈量屯田
致錦義二賊作亂瑾敗爲言官所劾命爲民瑾獄詞復
連及福故治其罪
南京科道劾瑾黨先後得旨尚書李善侍郎崔巖張志淳
胡諒都御史屈直楊綸府尹陳良器太僕卿王彥奇各
致仕都御史文貴巳致仕免究檢討段炅都給事中段
豸御史李紀周霖大理丞蔡中孚司丞屈銓主事侯自
明各對級調外任副使閻潔郎中高選各降二級都御
史張綸通政參議張龍府丞石祿鴻臚卿趙殿丞楊察

使仲本參政尹灝各降三級五官司晨李文降天文生
寺丞紀世楘御史宇文鍾員外徐怹布政潘楷按察使
張楨參政甯杲知府王綬五官挈壺正皇甫政丁憂員
外郎伯宗子寀人并係瑾姪婿各爲民詳論劾
都督同知曹雄附瑾鎮守陝西瑾爲增置鎮西將軍印與
總制尚書才寬不協寬之死雄擁兵不救言官糾其罪
者皆被切責瑾愛其子謐復以姪之女妻之雄陞都督
謐授千戶凡雄所請瑾無不從相結益深人莫測其謀
瑾敗降指揮尋收繫獄以逆黨論斬詔竟宥之與妻子
俱永遠謫戍不赦

瑾黨韓範初以承差服役焦芳門下會瑾用事以範陝人
每私造瑾敝以範隨時令往來傳諭爲奸利範巧黠得
瑾意一時奔競者遂夤附之有所干請皆因範以通賄
雖達官亦與抗禮恣爲賤役後遷水源驛丞甫之任復
假公事詣京上官莫敢問瑾誅繫錦衣獄治辭連尚書
劉宇張綵太常少卿劉介通政參議呂元夫大理丞蔡
中孚按察使仲本參政彭栢僉事王相知府郭經羅璋
皆因範通賄者也宇銀三千介中孚相栢經璋各千元
夫本金百蓋範所招止此數人賄實不止此數如宇者
前後所得蓋數萬而範所入者亦不貲獄具範及家屬

俱發廣西馴象衛永戍諸連及者以人衆且多遷謫病
故姑宥之在任者仍奪俸兩月
詔新陞僉都御史蕭選阿奉超遷革其陞職降級併翰林
院傳奉授職者俱對品調外任於是選降知縣其與焦
黃中同傳奉爲檢討者爲胡纘宗調州判官與劉仁同
傳奉爲庶吉士者爲編修邵銳黃芳主事李志學韓守
愚芳推官志學守愚通判銳以丁憂服闋調用
九月以誅逆瑾詔天下
詔復劉瑾所害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
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

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
藩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
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
玉官查明敘用
時籍瑾書籍得泰府承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
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李東陽疏曰自古治亂
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
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日令反側子自
安當劉瑾專權亂政肆假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
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启禮意

雖於法律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
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
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
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偎懼終
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瑾罪狀明白已正典
刑伏乞聖明涵容將此詩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
叛逆事情者併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
當　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論平寘鐇及誅劉瑾功寘鐇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瑾之
誅則楊一清謀也李東陽等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

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而永亦自攘爲已有一時
黨惡如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皆冒以迎籌鉞封咸
寧伯永兄富封泰安伯弟容封安定伯大用弟大寬高
平伯大亮永清伯永成弟馬山平涼伯誾弟陸永鎮平
伯彬弟魏英鎮安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東陽
楊廷和各廕子尚寶司丞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廕子中書舍人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瑾擅權亂
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贊及他人奏誅瑾則
攘受賞不辭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時馬山雖貴衣緋圍玉爲永成汲水澆花調馬於庭他
亦往往類是
命魏彬掌司禮監事董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
禮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　旨凡朝廷大事須彬
等同議瑾所行亂政雖奉明詔令各衙門查革改正而
其流毒尚在彬永成等繼之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
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蠭起天下不勝煩擾矣時
張永欲矯瑾奢侈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索詩李
東陽楊廷和等各作長篇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析謡並
爲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
原人以爲窮苦之應

工部尚書畢亨請毀劉瑾祖墳且云內官修墳不係舊例
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修墳例
耶遂矯旨劉瑾祖墳不必拆毀畢亨着致仕
六年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言劉瑾逆謀未覺之先臣嘗
草一疏擬俟賊平隨上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
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誠爲國家大幸然細思之危亦
至矣昔風泌衛毅國楊思勗平亂前史書之謂政出閹
寺國爲無人今瑾賊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
一內臣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
文武之臣不如永也獲錄前奏備附進其略曰劉瑾在

今惡魁也　陛下視朝不時瑾率兩南向僻立鴻臚傳與
某官勅賜某酒饌皆由瑾口各官叩頭已而鴻臚唱東
向揖以給事内臣朝者之上敢受諸臣朝見之揖可乎
又言瑾對諸臣嘗詐臣忠義今又起爲巡撫臣宜以知
巴爲報而乃操戈入室不敢以一德之私忘天下公論
也得旨瑾已正典刑復乃摭奏成於瑾亂政之日未及
進呈其懷奸畏罪明矣宜從究問但以流賊未平姑令
自劾
科道王廷相等劾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先爲逆瑾造衣甲
厞函死有餘辜今復倡爲成造盔甲之請宜治和罪及

寢所請　上曰業已停矣和姑宥之
贊皇知縣王鑾疏稱張永功言今歲五月赤旱千里永奉
辭西征過眞定大雨隨注百姓稽首曰天上雨露張永
帶來也永不坐乘不張蓋不作威福眞今之皐夔伊傅
先後數千言極其諛媚　上覽奏亦襃永百餘言再賜
璽書諭意
巡撫河南都御史鄧庠奏河南盜起民窮財盡皆由先鎮
守太監廖鏜與其弟指揮使鵬括利害人擅作威福糾
用羣小朱文宗等乞正鵬典刑并籍其私宅以給公費
部議降二級南京閑住仍籍其私宅并逮捕其黨治罪

時鵬稍失權皆意故有此乃大懼欲求解於朱寧恩財
貨珍寶百無當其意者乃令後房素所寵者一人出入
寧家寧遂留之鏜復與其弟奏辯得復其職鵬拜寧爲
恩父寧每豹房休沐歸輒過鵬家止宿鵬不知恥反以
誇詡於衆罰未行而寵賂益彰矣寧敗而鏜亦遂廢
初太監陶錦差福建查盤錢糧布政常麟按察使夏景和
巡按韓廉鎮守太監梁裕斂所屬銀二萬兩饋之錦以
瑾黨被執詞連麟等俱逮問時麟已陞侍郎景和都御
史廉謫知縣裕閑住獄上麟景和俱降參政裕仍閑住
涿州男子王豸足有涅刺龍形及人王字張永以爲妖異

捕獲以聞兵部尚書何鑑因請加永恩典下廷臣議永
復疏辭不允於是鑑及吏部尚書楊一清等議以永勞
績重大不加恩典無以表忠藎不諒所請無以成其謙
德得　旨永有功固護再加祿米百二十石賜勅褒揚
指揮鄭璽等以緝捕功陞都指揮者二人指揮三人千
百戶六人永兄弟皆已封伯至是欲身自爲侯以劉馬
兒三保太監爲言輔臣辯二人非身受永意沮乃佯爲
辭免廷議因而成之方爲同類者所忌故不遂
永罷司禮監仍舊理御用監事託言欲有稽查令庫官吳
紀等竊銀七千餘兩昇入私宅造作玩好諸物御用太

監丘聚發其事執紀等付鎮撫司鞫具得情實以聞永
多方營救僅調御用監閑住紀等降調有差
命御馬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
監張忠監管神鎗統領京營官軍五千人會侍郎陸完
勦殺山東直隸等處盜賊時完以邊兵屢破賊大用忠
謂賊可卽平故謀督軍以出與其亦如寧夏論功也
七年谷大用奏副總兵許泰劉暉馮禎時源參將金輔神
周遊擊將軍郤永等屢有斬獲功都御史陸完闕於戎
務侍郎楊潭督餉不乏請亟施大賚又言軍中勞苦及
賑卹數事得 旨大用統率軍旅多效勤勞兵部會官

議以聞既而會議以四方盜賊蜂起自出師以來所向
克捷諸將親冒矢石其功居多而督軍督餉者亦與有
力陞賞宜厚但始者奏定格例謂藏滅山東河南大夥
賊盡絕者乃如寧夏例論功封拜今賊首未擒難以率
議且泰禎永源周及完近已加陞宜通候功成之日奏
請定奪若軍士首功勘籍已至者請卽如例陞賞其未
至者令紀功官以次勘報議上大用特賜勅獎勵時大
用自臨清召還慙於無功其爲此奏實欲自要爵賞廷
議不可已然不敢逆其意故勞慰如此
大學士李東陽言司禮監非宜旨京城內外近有訛言

欲命太監谷大用仍行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令臣等撰
進勅稿臣等切見大用前兩具疏欲遵 祖宗舊制辭
免西廠辦事 皇上特允所奏內外懽忭無不稱頌聖
德若數日間驟革驟復似非事體且訛言一事昨已諭
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恐愚民驚疑將謂眞
有妖物尤於事體未便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
伏乞聖明採納
尚衣太監喬忠南京織造還過淮安府南京給事中劉玆
亦以公事赴京淮安知府劉祚其族姪也發邏卒衛行
忠舟數十艘方鬧怒藏舟阻執其二卒榜笞之俄而羣

卒至皆強悍者遂擊忠舟玆不能禁忠走避而仆傷其
顱至京創猶未愈訴於 上謂玆倚言官勢不讓貴於
而擊之者實祚主使命官校執祚玆送鎮撫司拷訊祚
玆亦各奏辯錦衣指揮牟斌章星以獄上謂非祚玆罪
宜坐卒卻以斌星回護革職原所帶俸以千戶張璞張
榮代理司事仍嚴拷鞫祚等送法司擬祚玆俱贖罪還
職玆准擬祚發戍貴州以大理審擬欠當奪俸二月斌
星復降百戶調河陽衛帶俸相繼歿至十六年五月都
御史吳廷舉上疏請加優卹兵部覆奏斌星守法僅爾
忠義可嘉特命復原官祭一壇

南京尚膳内使郭敬失火焚内府廊房六十餘間所貯物料器皿七十二萬五千五百有奇及錢糧簿守衛衣甲皆盡獄具詔即斬之

太監陸闇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禮部尚書傅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方日熾以目功者多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雖唯將何待予議罷疏上明日竟遣閻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九年陝西鎮守太監廖堂誅求無厭御史劉天和王廷相

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會堂奉 旨於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宜闕白巡按天和以蘭州爲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又洛川妖民邵進祿謀爲亂事覺自首於官廷相釋之堂遂搆奏天和違命及廷相釋賊事詔繫二人至京鎮撫司拷訊獄久未釋言者多救之乃付法司擬贖杖還職内批降縣丞蓋堂厚賂結同類權倖爲助也時各鎮守罔利作威甚於虎狼而堂爲尤甚御史既連得罪官司無敢與抗民不勝其擾矣

太監劉寧劉允徵皇莊子粒於通薊河間傳帖下兵部索夫馬廪餼兵部覆請皆許之時中官廝養出無不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値銀二十萬鎮趣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編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俗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匹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 上巳登遐矣

南京給事中孫懋等言織造太監史宣奏管閘主事王鑾沛縣知縣胡守約俱下詔獄南都初聞意鑾與守約必

有稽遲御用重情繼聞宣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兇惡所過州縣縱令家丁索賂折乾多或百兩且聲言 上賜之皇杌聽撻死官吏勿問已威逼宿遷主簿孫錫杖泰州船戶孫富俱死所過邑里逃竄雞犬不寧邇者朝廷用御史王崧言定爲例曳船夫上水不過二十名下水八名違者許撫官奏聞重治此旨甫下而宣首犯之鑾守約復爲所中傷遠近聞者莫不沮氣何禁令之足行耶乞將宣寘重典鑾守約復其原任不報

十一年南京給事中徐文溥等言刑者帝王馭世之具也曩者 陛下信任逆瑾擅天威福政刑大壞四海幾危

天啟聖心與民更始數年之間政化肅清太平徧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輙乘間者舉動仍遵故轍如郡守所與共理也則以翟瑤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也則以劉璐之誣而逮王瑞芝以史宜之誣而逮王鑾甚者遂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璐于喜之誣而逮施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總畫地理圖爲名每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輙生嫌怨羅織陷獄果爾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爲國盡職耳適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繹於天下縉紳騈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是

亦瑾之爲矣向以一瑾亂政於內今以數瑾縱横於外民怨且作　陛下思之能不寒心伏惟　陛下懲目前之獘戒意外之虞割塞私愛大明政刑即如人言乞將王堂并韓邦奇下之法司叅對公問使天下謂　陛下不私於貴幸也若史宜者已蒙究治天下稱快矣其劉璐于喜翟瑤等罪惡請通行查革退閑住仍勅諭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脩飭毋得倣效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即下法司治之毋令旗校驚動天下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矣不報

南京給事中孫懋等言御史張經劾奏鎮守太監于喜而反爲喜所誣寧波知府翟唐勘部民王臣不法又爲市舶太監翟瑤所搆經堂俱奉旨逮治夫喜違旨輕舉損折官軍其罪大矣　陛下不問而獨怒經王臣爲翟瑤所用詐取民財姦淫婦女爲民害甚矣　陛下爲臣而獨責唐誠恐自今人人以經唐爲戒日事詭隨所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者　陛下何利哉乞宥經唐還其故職喜等明正其罪以爲欺罔之戒不報

十二年鎮守浙江太監王堂採辦土產解品進貢僉事韓邦奇奏言不便宜停又輕堂凡事不關白堂積忿遂奏其沮格　上供欲沽美名使歸怨朝廷不敬且僭用乘

輿用刑酷刻皆違法詔逮至錦衣獄訊拷邦奇不服令復鞫治之尋送法司擬贖杖還職有旨特黜爲民給事中王爌御史王相等言邦奇禁奸戢暴甚得憲體不宜以小過棄不聽時鎮守妄作威福每誣奏人輒賂權倖助之故凡遭搆陷無得免者

初鎮守河南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假以進貢無名之徵百出糶之者率以爲常於是巡撫都御史李元嗣言近時鎮守太監進貢有古銅器窯變盆黃鷹錦雞獵犬羔羊皮之類皆假名科斂自爲取財之計此外又有拜見銀圖本稅銀課司銀出辦椿草銀扣除驛傳銀馬價銀甲

首夫銀快手月錢銀河夫歇役銀動以數十萬計而左
右用事之人私於下屬賣馬賣布及紙鈔舖陳又於沿
河抽索客貨其弊甚多乞行禁止以甦民困　詔進貢
如舊其下人科取者禁之
鳳陽奉侍　皇陵太監郭旺監丞秦宗往白塔壽春等王
墳所怒中衛指揮霍璋不迎令家怒毆之至死事聞命
刑部郎中蕭海往會撫巡等官勘問海等還奏　皇陵
內臣與該衛素無統屬即坐以威力主使律但其事體
重大且關係內臣非臣所宜專擅宜令三法司并科道
官會議定罪給事中王爌等劾海承命爲勘官不能依

律直斷乃展轉遷就持兩可之說宜爲旺等開撓律之
路以脫已禍非忠朝廷者事下都察院議請再勘并逮
旺宗得　旨事已明不必再勘宗當重治姑從輕降二
級旺革管事俱令守皇城
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鎮守湖廣太監杜甫假郴桂流賊爲
名奏乞巡歷兵部謂不可行　陛下特允湖廣困窮已
極始以侍郎韓福之科斂繼以劇賊劉七之擾攘水旱
交作猺獞竊發採木之役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精
血已竭飲以毒藥猶恐不保況衆毒攻之乎且甫在鎮
一年第知牟利自殖無補分毫今使出巡有司饋遺僕
從騶擾倉卒生變則楚之可憂不特猺獞而已易曰履
霜堅冰至他日傭懶不軌假名托義以竊兵柄如濮唐
叔世之爲者亦將許之乎十三省皆有鎮守亦有盜賊
誠恐旬月之內皆援甫例奏牘紛至是甫不獨禍一方
又將禍天下矣　先朝雖添設鎮守未嘗巡歷惟逆瑾
擅政乃許接受民詞瑾之敗誅尊亦坐此甫可不知所
懲乎伏望念　祖宗之成憲恤百姓之困窮停罷勅書
仍治甫罪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弭盜豈知官
吏餽遺里胥供帳科斂百出適促之爲盜也昔太監廖
堂違制聽訟考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甫又欲

違制巡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　陛下姑順一人而
大咈天下俱不報
工部言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墳安葬給銀不過
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自正德以來奉
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銀五百兩本部俱於別項
料價銀內借用今已借過三萬二千四百餘兩而葬塋
劉宜兩人者尚無從措辦今後乞葬者請令司禮監會
禮工二部查歷年勤勞分別等第奏請不許一槩妄乞
其工料夫價銀亦宜分派天下得旨以後宜斟酌行既
而爲太監徐通等治塋復如前例竟無所裁

十三年先是鎮守浙江太監劉璟諷杭民爲巳請建生祠
許之王堂襲璟故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績
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
特許之賜與祠額併護勅堂旣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
興土木與璟祠相望民居古墓多罹毀掘者嘉靖初祠
皆毀官杭人快之
大學士梁儲等言各處鎮守守備內官其當行事務舊有
定規　祖宗累朝勅諭彼此不同蓋亦各有深意不當
輕改近守備鳳陽太監丘得奏欲改換勅書臣等被旨
勅守備鳳陽之設止令奉侍　皇陵兼管皇城并防護

高墻庶人及操練中都留守司八衛一所軍馬至正德
二年始令兼管廬淮揚三府徐滁和三州督捕盜賊李
寧之日具奏定奪至五年查革劉瑾奏改而有司失於
具奏未嘗改正今得輒爲此奏奉　旨凡一應事務俱
令關白守備勘酌施行且令臣等改撰勅顧事干國體
臣等不敢順旨曲從伏望特寢所奏無令各處守臣比
例奏擾以貽民患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等處切臨邊
境比之山西腹裡地方事體亦自不同太監劉祥馬錫
許金顏大金所領勅亦乞仍舊爲宜伏惟聖明鑒納得
旨俱如山西例撰勅與之

南京尚膳監奉御王敬進鮮還徐州例外折乾不得因與
知州樊準及指揮三良爭訴良發其舟中私帶疏黃諸
違禁物敬請兵備副使佘祐求解不應敬遂誣奏準良
毆擊之并祐逮至鎮撫司鞫治且命刑部從重擬罪當
贖杖還職將　旨各降二級
論捕妖賊功加太監張銳都督朱寧祿米各廕子姪一
人三級東廠錦衣衛每捕獲妖言輒蒙重賞或預設邏
卒於鄉村誘引愚民爲非尋以妖言發之文致以法法
司心知其冤不敢與辯至是廠衛旗校言賊人劉學孟
等爲妖言聚衆數百人將爲亂尋捕獲以爲謀逆法司

會鞫極刑仍命督捕未獲兵部言銳寧提督有功宜加
獎賚故有是命
工部主事任鑾以抗直忤中官史宣逮詔獄巡撫淮揚都
御史叢蘭上疏言不法鑾當亟釋不報
巡按江西御史范輅言太監畢眞先附逆瑾天津打鮮藉
瑾聲威吞噬無厭往來徐揚蘇浙科斂民財數十萬計
民皆銜入骨髓所至凌辱官吏莫敢言者瑾敗營求廣
東市舶又營山東鎮守侵牟巨萬今復起鎮守江西到
任之初擅作威福人人自危迹眞所爲視瑾尤甚及今
不爲處將來地方之變有不忍言者臣謹條具眞貪酷

不法一十五事上聞伏乞將寘取回不報
十四年謫御史范輅為龍川宣撫司經歷輅既劾寘又為
寧王宸濠所忌皆欲陷之輅乘轎過寘寘奪其轎并擒
其罪過奏之逮下錦衣獄遂以不當竄謫
命御馬太監張忠提督軍務同安邊伯朱泰都督朱暉討
宸濠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太監張永率團營壹後
及宣府北路官軍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平虜伯朱彬亦
從之
時劉琅守備南京人謂琅交通宸濠為之內應琅乃遣人
緝捕流言者治以軍法衆益驚懼給事中孫懋等具疏

請罷琅歸私第勿令與機務其姪南京錦衣指揮劉奇
亦勿令管事不報
科道並論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都指揮朱寧與
宸濠交通逮下錦衣衛獄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
掌司禮監
太監韋霦傳 旨罷鎮守浙江太監畢真以御馬太監滿
智代之時真與宸濠通謀也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計不足以謀
身兵不足以制勝實恃畢真以為應援真在江西未逾
年而遷有浙江之調正為今日計耳如御史范輅嘗劾
宸濠樂官真則擠輅以快其心浙之邏捕者嘗劾宸濠
謀者真釋之以隱其迹舉孝行以釋主疑賞軍士以行
私恩又於七月十五夜令都司發官軍具器械期三更
入候三司官期四更入省且欲收杭城之鑰遂至城中
軍民驚懼奔走哭聲動地三司擁兵自衛若非巡按御
史張縉破其姦其夜不知何為也又聞真遣人賫金帛
至寧府賀壽聯弓匠十二名畀之令隨從親信者又皆
江西之盜其初至浙出軍器堆積如山又有刷管家者
凌辱有司毒害人民勒取財物已踰十萬殘虐罪不可
言況真逆壕餘黨積習已成乞械至京師明正憲典詔

真已有 旨取回俟至日再議以聞
太監張得玉為故太監鄧敏乞恩廕授錦衣衛指揮及僧
道官八十人為兵科所駁兵部執議得 旨朕念舊臣
已皆陞用矣爾等何乃一槩奏擾本當查究姑宥之
贈司禮太監張淮父全為錦衣衛都指揮使母李為夫人
廖鑾父文應母張亦如之皆與祭葬（此內臣父母有祭葬之始）
給事中徐之鸞等言故太監馬永成尊顯用事蠱受恩於
姪姓以下皆都高爵列美官亦已過矣太監趙亨復為
陳乞陞授見任者至九十餘人永成何功而非分之恩
濫無紀極且一太監死而官者九十餘人臣恐天下聞

而解體也伏望爲天下惜名器裁倖恩不報
以營建乾清宮定錄廕總理提督太監張永張銳劉養孫
和谷大用蕭敬魏彬溫祥賴義秦文張欽韋霦張淮李
英弟姪各一人爲錦衣衛正千戶管工太監劉祥劉承
趙俊王銳班浩汪俊趙銳崔文王富溫璽固永各副千
戶世襲
十五年詔逮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
都督王獻等錦衣衛獄真初附劉瑾鎮守山東侵牟巨
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爲出
資賄緣改浙江真至郎厚賞諸衛官軍費數萬亦濠之

資也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郎倡言濠世子來取浙
矣浙中大震會進　聖節表三司各府衛衆官當集於
鎮守署真先夕收城門鑰夜半令官軍皆以甲入將
爲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爲備真不得發乃已瑯守備南
京虐殺張其欲自托於濠陰遣弟璋事之濠以南京有
瑯浙江有真下之如反掌耳瑯聞濠擧遂集家丁百餘
以棺貯火藥軍器出城欲爲濠應事洩乃已璟初鎮浙
江貪利無厭賂錢寧改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鎮
河南過江西時受濠饋遂與通鵬爲建人投附太監廖
堂冒姓爾爲弟與其子鎧銳鉞皆冒功得官錦衣堂鎮

河南時銳隨往百計朘削公私一空及廖鑾鎮陝西復
令鎧隨朘削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
貌寢如鬼諂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僭無度
公卿士夫多與還往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爲非職亦
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
請無不立應有拂其意者則用計傾之遂得禍不安其
位與之厚者爲達於寧而至台輔者有矣遂爲寧通賄
竊以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與濠通佐準皆寧婿驟
貴濠既敗分遣官校收捕真等并籍其家瑯先已被逮
尋與準俱死　世廟即位法司以獄上真坐謀反凌遲

鵬獻佐鎧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爲奴璟
堇華職既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鎧死獄中
十二月　上至揚州太監吳經矯　上意刷處女寡婦民
間洶洶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門逆匿不可禁知
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欲斫耶
瑤不爲動徐曰小官苟逆　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
朝廷之百姓儻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稍未解
揮使去經密覘知寡婦及倡戶家夜半忽遣騎卒數人
開城門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
捽諸婦以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

辭震遠近尋以諸婦分送苑寺寄住有二人忿恚不食
死塙其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得歸貧者悉
收總督府天下恨之
是月執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錦衣都指
揮薛璽指揮使陳喜御史張鰲山布政林正茂等俱下
錦衣獄先是司禮太監張雄東廠太監張銳發倖用事
宸濠欲結納爲賂伶官臧賢以通銳忠明以通雄饋各
萬計由是問遺相踰凡所求奏二人必助成之明與用
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賂以探中朝消息明又假報
訃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嗾太監張安訐奏淮王杖殺

其長史莊典璽往按之曲爲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喜
家販鬻幣貨濠使至京餽賄不足則出以貸之裕守宣
武門爲濠使出入所經亦受其賂而館之鰲山爲諸生
應舉時濠召見悅之自後每有餽問不能却正茂爲按
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滿皆與濠厚受其禮物至是爲
張永所發詔逮捕忠等付獄并收其家屬裕尋死獄中
世宗即位後法司以獄上忠用明秀璽喜皆論斬滿鰲
山革職
傳旨令司禮太監蕭敬李英閒住亦以嘗與宸濠通也
時內臣得幸豹房者張銳張雄爲首銳居東廠雄入司禮
監皆秉權納賂勢行中外宸濠前後饋送各萬計銳假
緝事傍撓諸司事稍不順者即中以禍人尤畏之張忠
性亮暴屢以提督軍務僞功受賞時談武藝誘　上遊
遊其家至霸州保歷擧盜張茂等分入所掠而劉寵劉
宸卒爲大患實忠縱之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等
處稅商權利怨聲載路每歲輒進八萬外皆爲己有潮
寺置庄動數十萬暴殄奢侈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謀管
團營挾勢取賂劉養尋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捨歛
役錢公私竊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養周昂皆
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吳經顧大經許

全馬錫張偉始賄銳雄及錢寧出爲鎮守復賄江彬扈
駕巡遊與淮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
於狼虎　上爲此輩蠱惑而莫之悟天下莫不恨之
于經得幸豹房訪　上以財利創開皇店後隨駕巡幸不
離左右　上感疾以來飲食多不當意經狎寵應對時
有觸犯　上怒曰此豎愚頑至是其寘內書館令翰林
官約束之每日自辰至夕必當在館令其知悔出言能
愼乃以聞時經年已長且不識字至則俛首與諸內豎
肩自是疎斥不復見　上矣
十六年工部言內侍巾幗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

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年至四十
六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
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
二十人唐太宗詔内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
員外至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
衣紫者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
奉官至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
二百五十人洪武定置内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
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四月都御史張綸等會議太監張銳等罪言張雄受逆濠

賄賂亂朝廷綱紀張忠以逆濠蠱惑冒功驟貴于經以
稅課逢迎取盡錙銖劉祥因江彬進幸孫和與寧瑾交
通劉養盜官物趙林奪子女蘇進馬英佛保周昂張信
馬錫吳經或傳鎮守以納賄或託進貢以行私皮德錢
安羅廂張洪或冒邊功而濫膺封爵或以將齋而冒姓
天潢皆竊天威柄變亂成法罪在大辟法不可赦宜依
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棄市疏上留中已司禮監傳旨
疏有點汙趣易疏以進御史屠僑言銳等所犯古今大
惡理官所議　祖宗公法豈可易哉今議寢不出必蕭
敬張佐等陰爲之地以點汙之言行彌天之術　陛下

一失操持則懷奸欲逞者乘間而起治亂安危之機所
係不細　上乃下疏令會官覆訊

初魏彬爲其弟英罷免伯爵仍令爲都督世襲錦衣指揮
給事中楊秉義言魏彬著名八黨流毒四方結姻江彬
罔寵怙勢罪不容誅乃掩其滔天之惡全其世襲之官
非所以示天下也乞收回成命亟治彬罪削英之職革
其世襲以昭至公給事中徐景嵩亦言魏彬谷大用始
附逆瑾繼黨江彬交相引援竊弄威福並宜寘之典刑
以謝天下給事中吳巖亦言魏彬不宜仍共職其弟英
不宜止削伯爵及言安邊伯許泰依附江彬同惡相濟

昨至江西陰嫉張忠箠辱守臣已復深夜勒兵云備倉
卒恩以動　先帝之疑畏而掩王守仁之功至其擅權
納賄殘暴險譎不能盡數宜斷自宸衷亟賜處治實社
稷蒼生之福　上命錦衣衛執泰送都察院鞫治而彬
等仍置不問及御史蕭淮等奏谷大用丘聚張永等蠱
惑　先帝黨惡爲奸放逐大臣陷害忠讜變亂成法盜
竊名器並宜誅戮以謝天下得旨谷大用丘聚降奉御
孝陵司香張銳張雄張忠于經劉祥孫和劉養佛保趙
林馬林馬英蘇普劉拳周昂吳經丘得顏大經許全馬
錫張信錢安張洪馬昂周惠疇王杲皮德朱寧臧賢劉

寶撫近御察院問治魏彬張永開住其弟姪義子人等
官爵冒濫者並依部書查革
御史王鈞劾奏魏彬與逆惡江彬結爲婚姻內外盤據張
忠于經蘇縉或爭功啟釁排陷忠良或有間皇親結怨
黎庶或薦引姦𧉡流毒四方他如宣府鎮守太監劉祥
總兵都督朱振巡撫都御史甯杲貪緣內批侵盜邊餉
甘肅鎮守太監王欣總兵都督柳涌巡撫都御史文貴
假貢獻而重開邊方引外夷以覘伺中國此數臣皆彬
之黨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致賜併處以明法紀以清
姦黨得旨魏彬已有處分張忠排陷忠良于經首開皇

店蘇縉進引巡遊本當重治姑從寬發孝陵衛充軍劉
祥罪惡深重着巡按御史提解法司會問王欣已去任
甯杲文貴冠帶閒住朱振柳涌兵部查議以聞
革都督府帶俸鎮平伯陸永伯爵太監陸誾姪也
罷都督張敷太監張忠弟也
罷鎮守湖廣太監李鎮回京以巡按御史孫元劾鎮危駕
襄陽辱知府吳華也
御史蕭淮奏太監張永前在江西擅權納賄故縱逆黨輒
以私忿械繫無辜仰今刑官雖多所辯釋而瘐死含冤
者尚不可數計宜寘之法典得旨降永奉御孝陵司香

初逆濠府典寶等官閻順劉良陳宣知濠謀不軌赴京奏
聞濠賄朱寧臧賢欲得而甘心焉會有 旨三人發充
孝陵神宮監淨軍得不死至是上疏自白 上以順等
忠義可嘉詔司禮監查奏起用
御史成英言比御馬監丞何澤應詔陳言劾修倉充既而
言近得幷二十四監局奸利事仰被榜掠寘之孝陵瘐
死竊不下又取通政司副本滅之臣謂詔書旁求直言
而澤首以言得罪非 陛下意也蓋監局任事者惡其
害已近習黨惡者嫉其彈攻備陷收蔽遂至於此澤一
內臣不足惜而治亂幾微不可不慎疏入報聞

舊制守備內臣在鳳陽者止奉侍 皇陵兼管皇城安插
庶人司門禁鎖鑰密雲者止以分守名仍聽鎮巡節制
正德中貴恣橫貪緣內批奏討符驗旗牌兼轄地方奏
改鎮守或先副總兵越分行事民甚苦之至是兵部奏
詔旨一切復舊制收給勅諭奪其符驗旗牌 制曰可
六月御史胡潔劾奏太監陳貴牛廣趙隆張奎浦智李鎮
吳進林榮陶儔稱后舅參將石璽僞充犀從結黨爲奸
交通江彬搜拾奇貨美女蠱惑萬乘毒痛四海指揮呂
俱罪大惡極乞正典刑得 旨貴廣俱降左監丞外宅
閒住智鎮俱降右監丞南京新房閒住隆奎發孝陵充

淨軍鹽旻俱克廣西衛軍
御史陳實言伏覩明詔各處守備內臣不得加添責任兼
理民事甚盛舉也乃兹兵部轉奉內降命太監楊使往
視廣東楊梅青鶯等處珠池仍兼管廉瓊二府地方是
與詔令相背何以示大信於天下因言原守雷州珠池
太監趙興擅法虐民誅求無已宜亟逮治以懲貪黷章
下戶部覆言看守珠池內臣不宜兼管事務趙興既被
糾劾宜先革回所犯贓行巡按御史勘明具奏詔從之
兵部請下御史江淵裁革各處鎮守等內官 詔命大臣及
科道官會議得旨免議令司禮監簡汰其無良者代之

於是御史楊鎰復極言內臣鎮守之害因劾奏江西燒
造太監丘得前在鳳陽奪取民間女子雜以倡優號爲
進奏熒惑萬乘請寘之法章下所司
詔司禮監裁革南京內府各監局官員初詔書裁正德年
間額外多添內臣止開內府各監局皇城京城各門不
及南京南京給事中王紀等以爲言因及張銳管東廠
時占中兩淮長蘆引鹽招引奸商王四等乘勢壞法積
歸錢數百萬討銳既正法宜於錢寧並一體抄沒兼逮
四等以洩中外之憤 上納其言故有是命併勅都察
院逮具四等罪狀以聞

巡按江西御史唐龍請革鎮守燒造太監言鎮守供應歲
費幾五萬奏帶參隨供奉又費幾二三千至於燒造應
辦物料與供應歲該二萬七千通計十萬皆取於民江
西地方被宸濠誅求殆盡況値旱災豈堪侵漁乞將鎮
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撫按二
司綜理及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州府造
解并言 太祖初定天下百僚皆備獨不設鎮守太監
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嗣後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
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
王民財耗蠹海內多事 孝宗末年與劉大夏商議罷

之不幸上賓至今天下以爲憾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
詢內閣及九卿科道會議將各處鎮守一并查革不報
巡撫山東都御史王翊奏太監張陽指揮魏璽黨附王彬
嬌 先帝命挾皇鹽百艘貿易荊襄間所至爲害璽間
彬敗與指揮李剛千戶劉政俱亡璽爲邏者所獲諸奸
利事皆有驗宜按問巡按御史范永鑾亦以爲言事下
戶部言陽所貿物皆前輸之官奉旨處分矣而璽等所
犯在有司宜詔撫按官驗問如律 上乃命徵璽下獄
吏捕未獲者並鞫之責陽黨逆擾民令自以狀聞
給事中吳巖等奏眞定稅分太監祖臣參隨魏進李雄家

人祖學等科害商民奸利不法內官邵恩倚稱舊例抗
違詔旨請下祖臣等法司議罪追贓并將邵恩革任有
旨切責祖臣邵恩令法司逮治祖學觀道等議罪以聞
巡按湖廣御史陳則劾鎮守太監李鎮太嶽太和山分守
太監呂憲滸真御史唐錡亦劾鎮憲及參隨指揮高陞
千戶李緖等并荊州抽分太監李文並請罷還以安地
方逮問陞等寘之於法得旨憲調用鎮革退前已有旨
真姑勿問文令工部勘報陞等下御史鞫之
兵科參奏鎮守陝西太監劉寶假以進貢恣行科索關中
之民恨入骨髓須御史曹珪覈其巨惡未見允行及寶

自陳乃令回京別用寶罪大法輕未足示懲乞下逮問
得旨寶已罷勿問於是兵部覆奏言曹珪劾寶事皆有
驗不宜以私昵廢法　上乃令珪覈按所劾事以聞
巡按雲南御史陳察言雲南金齒騰衝地係極邊既有總
兵巡撫鎮撫又有指揮兵備分治鎮守太監不必兼管
劾奏太監劉玉及分守都督僉事沐崧黨惡害民請俱
行裁革該部議覆從之
給事中顧濟劾司禮太監蕭敬黨謀張銳等惑亂聖明放
縱大奸得逭國法都御史張綸刑部侍郎顏頤壽尚書
張子麟舍罰斃逭不能競法除奸無大臣之節乞究治
蕭敬罷法司三臣以爲懷奸黨惡之戒　上報聞
巡按山東御史楊百之言山海關廣寧遼陽等處俱有鎮
守太監店房櫃自抽分商民困斃宜禁革命所司嚴禁
陝西巡按彭占祺奏原任鎮守甘肅太監王欣假進貢爲
名冒軍粮六千餘兩乞行提問　上以欣已革任宥之
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奏鎮守太監張賜假御監追銀十
二萬兩未審貯支李鎮假進貢科銀十五萬兩竟歸私
家乞勅法司行提查追發還布政司給充祿米軍糧以
補小民今歲准免及來年免徵之半命下所司
御史王鈞劾太監魏彬與江彬姻親居近肘腋宜查擬治

大學士楊廷和力庇之謬以王振大義滅親庇彬票旨
仍令在監管事
嘉靖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疏薦鎮守太監李景儒
老成安靜一毫不取有旨獎勉仍通行各鎮官知之
戶部上言廣東看守珠池內臣已奉詔旨不許干預地方
今安川乃復夤緣傳奉兼管地方事務欺罔乞申前令
市舶珠池各專職任不許干預地方事務　上是之
巡按浙江御史何鉞奏先任浙江鎮守太監劉璟王堂浦
智織造太監晁進恃黷貨害民雖已罷革未洩衆憤都
察院覆奏請逮問追贓智貪縱尤甚寘重典得旨四人

業已處分免逮治所坐賍物如議追沒
原任四川巡撫邠世寧奏鎮守建昌太監趙欽貪婪不法
惡黨依憑嫻虐請逮治之兵部尚書彭澤覆如世寧奏
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旨欽降奉御安置南京新房其
黨雷瓚等俱下獄鎮守官仍令司禮監推補
先是各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於是刑部
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
法司剬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
祖宗之法　上報有旨
革諸倉監督中官自宣德末京通二倉置總督中官一人

後貪緣滋多所居號中瑞館請置印記漕輓軍民橫被
索求不堪其擾籍淸徐淮諸倉亦各置監督紛擾尤甚
至是戶部尚書孫交上言取諸閹人還京別用革中瑞
館及各官署　上從之
禁中官弟姪授錦衣官從彭澤奏也著令勿得陳乞以橈
國是
黜典邸舊閹閻洪臧永等漸次黜後小豎吳良善役牟內
帑事聞　上命置之於理司禮監具幅揭以請有旨免
鞫御史江良貴抗論不報先是　詔書款開騰驤等衛
勇士替補俱開送兵部查驗方得收糧御馬監等處馬
匹牛羊俱令巡視科道官備核數目以防冒濫既而御
馬太監閻洪不遵前詔奏取中旨免核兵部尚書彭澤
言騰驤四衛勇士旗手仍宜照例驗核以杜冗食及消
各監官逮訊重治不報給事中邵錫等言御馬監及增
上十九馬房虛增馬數冒糧芻粟仍遵查核以省虛糜
併將閻洪擬職亦不報至是南京各處奏報災異　上
命群臣同加修省給事中毛玉因言前事之失後事之
戒鑒其失而不戒是蹈覆車之轍也可不懼哉往者逆
瑾擅專亂政惡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燄
薰灼播移人主威脅人心而張銳張忠于經張雄蘇縉

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馴致宸濠窺伺之
亂宗社幾危　皇上繼祀宿弊革故鼎新消數年之禍
亂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聞大用等貪
緣復用及閣從龍內臣漸以驕奢納權招賄仍蹈覆轍
如是則寒灰復然燎原可發涓流不窒滔天必至宜暴
大用等罪惡示不復用以緩小人之奸仍戒諸內臣保
身惜福用勖惟新之化　上然之降旨谷大用等蠹
上奸權張銳等朋奸僨事朕新政之初從寬發遣豈容
貪緣再亂天下其大小臣工但與大用輩交通者即係
奸黨一切追逐不貸已而給事中張原復言宜汰皇城

及各宮閹寺遇有內使出入嚴詰所自勿令諸孽厮養
襍入宮中其各宮閹侍勿令問遺以滋奬萌今中宮新
立其供奉閹寺尤宜愼擇當令張佐鮑忠遴謹厚者用
之蕭敬自涉姦黨不可委托從之仍勅司禮監嚴行禁
諭原又言蕭敬最通宸濠超拔程敬克籍出私書而姦
黨尤書指據尤明南京臺諫官數敬罪者亡慮數十疏
陛下猶置左右委以機務不知何取於敬也太監劉恭
及斷養王瑔皆納賄招權爲蠧腹心並宜殛竄以祛積
蠧不報給事中張翀亦言各處鎭守內臣起於 景皇
帝初年原非祖訓不惟冗長無名而適以爲姦宄之資

臣之所未解也今雖革面革心然縛豺奇之腹而欲其
不飡猾竊脂之喙而欲其不肉亦難矣乞盡查革以復
祖宗之舊不報
十月臨洮知府郭九皐爲蘭州民趙紀誣以前任永平府
事訐告東廠太監尚景賢奏聞命差官校逮問廷按陝
西御史劉翀言東廠之設專主緝訪在京奸僞無受理
詞狀遠差官校逮人之例趙紀細民不訴撫按而越訴
東廠實由書手尚淳通賄景賢所致也乞將趙紀尚淳
九皐同解法司問理給事中劉濟等言趙紀小人無忌
憚實定國公徐光祚主之查得國初魏國公徐達修理
山海關欽賜彼處田土洪武末年奏辭已經順天撫按
官孟春郭南來 旨查復給與軍民屯種今光祚欲隱
情奏討故嗾趙紀捏奏土豪欺占以爲之地耳法當並
究御史彭占祺等亦合疏力言並下鎭撫司
巡視光祿寺科道王珝等劾東安門內使張遷田博孟貴
及軍役蕭名等索要糧長解戶財物數多乞行提究命
逮蕭名等下鎭撫司如干得張遷等據實奏聞
十一月給事中陳時明以災異請斥太監蕭敬其略言敬
素與宸濠交通幸逃國典今又舞其才智熒惑聖明邇
者大婚之議敬入劉政重賄欲引納其女賴大臣毛澄

等力爭不果納其奸邪無忌如此 陛下縱釋不誅不
宜久留於宮掖請罷敬司禮出之外宅以洩臣民之憤
消上天之變章下所司
太監溫祥賫冊寶往安陸州還訴濟寧管閘主事陳嘉言
欺侮 上震怒命錦衣衛官校逮下詔獄
二年浙江鎭守太監劉璟坐違例任所置買田宅爲有司
所發 上罪其恭佐論戍邊者十二人而田宅與璟如故
刑部主事鄭憲執奏不允
故錢寧黨廖鵬齊佐王獻上疏稱冤刑部尚書林俊言廖
鵬齊佐王獻廖鑾皆先朝巨蠹罪惡貫盈國人皆曰可

殺天變貿其所召請亟誅冏因以快人心回天意　上
命仍禁於獄廖鎧死獄中刑部請剉屍於市傳首陝西
以泄衆憤　上命照常相埋
太監李曇往來淮揚間舟攜私鹽鬻賣廵鹽廵檢程景眥
率邏卒搜得之曇怒誣訴於東廠太監芮景賢奏差官
校逮繫景眥赴京
內官太監崔文家人李鳳陽等抵工部匠頭宋珏求賄不
獲因以他事賺文杖珏幾死事在法司問未結文爲鳳
陽訴冤得　旨改令鎮撫司訊理尚書林俊等執奏以
爲　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決自

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爲爪牙致出多門盜賊滋
起此　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以小
事誑法傷平明之治　上不納明日又奏　上怒其煩
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用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
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忠
臣愛君大抵如是夫太監崔文乃　先朝之漏奸而左
道之作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
鍛誣巧辯脅奪見囚謂法司爲無人謂　祖宗成憲爲
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
旦遂爲此輩紛亂人愚言實不敢愛死　上優容之已

而都御史公獻民給事中劉濟等御史王鈞等交章論
諫章凡十有四署名者八十人皆付所司
初御馬監額設草場若干頃正德間谷大用竊柄漸裁
武宗遣太監李璽踏勘遂侵奪民業至萬餘頃每歲約
剝民租百有餘萬皆歸大用朝廷不知也至是清覈園
莊田土凡草場諸地因并聚之畛畔既明侵冒莫掩言
官奏收璽等置於理　上難之是日進講文華殿畢召
廷和近御座諭曰草場乃　祖宗舊制踏勘亦　先帝
成命其土地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卿擬旨行
之廷和頓首承旨退而上言曰伏蒙聖諭御馬監草場

錢穀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俱已仰遵聖意擬旨施
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柄蠱惑　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
民產侵盜租賦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
怒必置諸理然後國法可彰今水旱相仍人民游饑若
追其所侵之半足以備賑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
盜孰若散於萬民以溥朝廷之恩不報
太監張欽請蔭其養子李賢從之以賢爲錦衣世襲指揮
尚書彭澤給事中許復禮安磐許相卿各上言不可不
報先是太監趙山死　上以從龍恩蔭其從子雲爲錦
衣指揮既而太監楊懋丘清死遂援山比亦蔭其從子

楊倫丘錫如雲官至是南京守備太監戴義卒御馬太
監梁恭等請廕其從子斯養戴錦等十有一人爲錦衣
官挍　上以戴錦戴俊爲副千戶餘不錄給事中夏言
力言不可且曰戴義歷事累朝被齊簡任衣蟒帶玉亦
已極矣乃者病故朝廷錫之諭祭賓鏹爲造塋域亦已
厚矣一旦官其二人實爲過濫此臣等不能已於言也
伏望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不報
十一月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　上靡費內帑無算芮景
賢任千戶陶淳集羣孩羅織諸縉紳至於巨奸大憝反
以賄免錢寧遺其廝養朱喜擕萬金來京匿其黨陳勳

家欲賂諸官戚圖復故官淳緝得之與官挍分匿其金
故之又威脅奏寃人鄒輿自縊給事中劉最上言　陛
下聰明天挺首發元惡簡任淳良天下稱頌奈何一旦
壞之於幺麼予也臣按崔文以卑微隸居近侍首導
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宮深嚴恣爲禱祀侵費帑金六七
萬兩累朝積貯視爲已藏而擅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
彰且奪法司之問折正官之氣使天下皆謂　陛下庇
抑豎挪大臣以累清明之德文實啟之不誅文不知
陛下何辭謝天下也又東厰太監芮景賢任用匪人千
戶陶淳性行險惡罔罔曾嘉素不與通則因事以文致
其罪緝獲錢寧廝養匿金而復自脫釋威脅鄒輿懷寃
致死卽此二事狡惡欺罔之罪有不容誅者而景賢不
悟任其愚弄景賢之罪難逭矣請乞查覈崔文侵盜帑
金誅之於市以爲首惡之戒景賢降勅切責陶淳置對
正刑辟　陛下清明之德有光矣不報既而崔文摭拾
自訴　上慰之曰爾端謹老成小心廉靖方切任用勿
復爲辭劉最既言侵費帑金其令覈實以聞最被命知
爲所窘也乃上言內帑不得查覈崔文不得摭陷　上
怒曰劉最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詰問又不服罪本宜
重懲姑從寬外補以稱朝廷容宥之恩於是御史衛道

給事中王思等各上章申脩以爲斥逐言官殊乖治體
上切責之已而出最爲州判官景賢復奏最在途仍用
禮科舊銜乘座船取夫役而長蘆巡鹽御史黃國用復
遣舩牌送之並屬違例　上命逮最國用下詔獄鎭撫
司具獄上得　旨最謫戍國用降遠方雜職刑部執奏
最等情罪宜下法司擬評不報
給事中孟奇言太監李宣故逆瑾黨已奉詔革職近者賄
賂皇親結爲姻好貴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　皇
上中興以來除舊布新而　先朝奸黨內臣弟姪家人
猶潛居都城布列禁地鑽刺窺伺無所不至若其謀遂

戚則其滿匪細伏望將宣取回閑住凡奸黨弟姪家人
盡逐之使肘腋之下翕然清謐勳戚之家敢有貪嗜權
利與所蓄輩結爲婚姻者即如法禁絕以警將來　上
曰李宣已有旨了一切奸黨所引宦豎人查發回南京
監局着役弟姪輩無得入禁門勳戚仍與婚者必罪
三年司禮太監扶安傳奉　上旨以內官太監張準提督
九門巡視城閘兵部尚書金獻民上言額外冗員宜爲
停止不報
南京內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給事中章僑言　先帝
初政清明可鑑　列聖之失爲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

外引寧彬樹八黨之兇釀十六年之禍遂使　先帝不
得正其終　陛下知之悉矣節奉旨則其罪狀天語凛
於鈇鉞大用死有餘辜不知何所窺伺故違詔旨而敢
於陳乞彼奉迎之勞憊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役工
進之機其詭心積慮罪不容誅不審辨而痛遏之恐乘
間伺隙尋兇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也章下所司
守備南京太監王堂請撥孝陵等衛軍三十名看守房屋
旨許之給事中安磐劾堂欺慢謂本朝事例私役軍人
至十名者以法論而堂公然自擬名數上奏其視私役
輕重又何如也宜寢前命勒堂閒住以示薄罰報聞南

京御史唐勤等合疏劾堂乞明正其罪章下所司
正德末太監黃玉鎮守潼關貪暴恣肆邑井無賴多投之
指揮彭松賓鐵王臣等倚勢爲奸橫索行旅之貲郎小
民擔負仕宦行李無得免者甚至抑勒故官欲發其襯
求藩府償遺不厭則杖殺其使者積資以鉅萬計嘉靖
初爲巡按御史丘道隆所劾詔華玉任彭松等下山西
撫按問報至是都察院據勘詞列上罪狀　上以玉罪
重仍令逮問松鐵臣等俱發邊衛永遠充軍
初　上以司禮太監張欽有贊襄功廕弟姪一人爲錦衣
指揮世襲欽無族屬以養子李賢永廕至是賢故其子

儒乞襲職兵部尚書金獻民言武職非軍功不得世襲
況李賢以他姓冒廕李儒豈容再冒乞如新詔裁革以
愼名器　上念欽勞仍命儒世襲
兵部尚書金獻民言朝廷軍職專以待有功　祖宗舊制
不許輕授屢朝禁例甚明曩太監丘聚等病故欽陛伊
弟姪丘麟趙雲等爲錦衣千百戶臣等并該科執奏以
爲不可未見俞允意成命難回於既出事幾當絕於將
來故未敢再干天聽茲尚衣監張呂又爲本監太監潘
傑援例乞陞其姪景創爲百戶欽蒙宸斷止與所鎮撫
益聖心知其不可故量裁其秩以示反正之漸耳然臣

等則以此輩授官　陛下旣知非制則當痛絕於今日
不當猶豫以爲後人之張本伏望將景釗虛官新命特
賜收回儻念傑舊勞別加優賚則恤下之恩法祖之美
兩全而無失得報有旨
勑內官太監鄭潤鎭守兩廣而以張準代潤提督九門時
兩廣鎭守韓慶故鎭巡官交薦廣西鎭守傅倫廉靜老
成可代慶疏未入而潤命業下矣兵部言各門提督官
初詔裁革今潤旣遷去例不當補不聽
四月鎭守湖廣太監李景儒侵奪府藏需求供億武昌一
府歲取金四千餘兩又倡貢鮮之端爲患地方知府王

鑾言景儒供億之病民者十貢鮮之病民者六乞比
太祖郤人參香米葡萄酒之意擺之不報
太監賴義奉迎　獻皇帝神主至順德兵備副使劉秉鑒
倉卒不及迎候及神主入城奉於都察院行署又不改
飭爲行殿狀賴義奏之逮繫秉鑒及知府羅玉詣京考
訊降秉鑒韶州通判
先是提督浙江提舉司太監賴恩比例乞換勑諭兼提督
海道遇警得調官軍有旨許之兵部執奏市舶司太監
原無提督沿海職任雖稱有成化間太監林槐例係出
一時創行尋復改正不宜復引爲比况勑調官軍係朝
廷威柄賴恩小臣豈得專擅不過欲假此以招權罔利
也乞收回成命戒恩仍守舊規詔如前　旨給之給事
中鄭自璧亦言市舶提舉司建於　太宗之初年而提
舉沿海之勑頒於　憲宗之末廣准行之後朝廷旋覺
其非郎爲釐正雖以正德年間攻體紛更百弊滋興而
市舶一勑不敢輕議請換胡乃於聖明之世而有貪饕
狡詐如恩者顧可徇其請耶乞痛加切責取回另選者
成代用章下所司
南京御史喬祺等言　孝廟司香內使谷大用名在　先
朝八黨中　陛下幸不誅斥之南京今召還康陵必左

右近習陰暴力援借口迎扈之勞以動天聽者萬一賁
緣入侍必以誤　先朝者誤　陛下宜亟賜遣竄以爲
希進之戒章下所司
六月守備鳳陽太監王德乞更換勑書兼管鳳廬淮揚徐
滁和地方事務　部許之兵部執奏　祖宗設立鳳陽
守備初無管理地方之例正德來始有貪緣兼管頃已
奉詔改正豈可復許乞收回成命戒諭王德安靜守法
得　旨鳳陽守備所管地方依成化弘治間例得南京
御史譚魯等給事中顏滯等並疏言德乞兼管地方非
舊制不宜許章下所司

十月鎮守薊州等處太監李能奏其家人李和等青山口
斬獲有功已註羽林小旗復求改註錦衣衛兵部執奏
言其詐冒軍功不可許　上許之
十二月給事中鄭自璧等疏言太監扶安病故　皇上軫
念舊人優恤其家即令李清董治喪事復以恩陞錦衣
衣者八人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授蓋謂彼此以
生命博之也然猶核實乃授無輕得者若扶安輩於國
家臣不知果有如前所云功否耶且中官傳乞之典先
朝間有唯正德爲盛　皇上登極一詔裁革殆盡邇近
相傳以爲盛事自復而自反之何也借使扶安生事

陛下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則但官其弟姪一人已足償
報胡不計親疎俾異姓厮役皆得竊盜衣冠耶伏乞守
祖宗不可輕易之法毀王者不可輕貪之言從輿論不
可回之公原臣等不能將順之愆收回成命庶予之
有節而受者亦不爲濫兵部尚書李鉞等亦疏諫不聽
五年大學士費宏言浙江鎮守太監鄭文新換勅書事涉
紛更自禮部會議修省以來各官條陳時事皆言及未
蒙俞允且當換勅時臣不能力止今外議藉藉謂臣私
交若不取回臣心事終無以自白幸　上垂聽其先年
舊稿不必再查　詔仍查成化弘治中稿以聞

甦撫山東都御史王堯封等奏稱鎮守太監王恩競之賢
宜降勅褒異兵部覆請得旨不必勅賜第令益加勉勵
鎮守地方以稱朝廷委用之意
五月御史謝汝儀言近者御史喬祺論谷大用不當召還
而　陛下不聽宥大用罪惡不假臣言幸逃法網不足
以泄神人之憤一旦與王堂先後起用誠恐此輩根據
日固威福日移　陛下他日欲毅然去之其可得乎伏
望退堂大用别選內臣謹厚者以克任使章下所司
先是內臣黃玉等守備潼關勒取軍民財物以萬計拷掠
人至死者衆各該撫按參奏委官鞫實奏　旨令南京

新房閑住又甲字庫內臣趙綱需索解戶致死無辜俱
會勘明白依律議擬竟從宥免南京科道官交章請正
其罪俱不聽於是右都御史顏頤壽言黃玉趙綱等所
犯過惡法曹按驗不爲不明言官叅劾不爲不切若竟
中其奸置之不問是黷貨殺人者得以苟營國法不彰
民心自解殆非守成致治之良圖也　上以茲事朝廷
既已處斷頤壽不諳國體抗　旨屢奏戒勿復言
六年正月南京御馬太監牛宜以需索解戶綁縶鎖披枷
宜訴稱舊規部聽分辦併宥奉御宋得常隨趙文具弗
治於是南京刑部言鋪墊之名乃正德以來積弊非舊

規也今若聽宜妄引爲解制自今內而郡縣有如昔之
科歛貧民外而邊帥有如昔之扣除糧料詰之則皆曰
此舊規也并從分論可乎此皆耗府藏而戕元氣者幸
陛下察之疏下法司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
鐇之變受命總督軍務能討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
奏發劉瑾罪狀伏誅朝野稱快宸濠之變隨 武廟南
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許泰貪猾搜求餘黨攀引善類
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 武廟還至通州江彬手握
重兵人心惶惑然卒不敢萌異志者獨畏永耳及 武

廟晏駕遂計擒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內
官若永者誠不易得臣一清嘗與同事知之爲眞 武
廟末年之事則臣璁在京所親見者今置之閒散終爲
可惜乞特賜起用量加委任 上日卿等欲起用張永
足徵忠愛至意永在先朝多立戰功勤勞茂著其令掌
御用監印提督團營管神機營操練
以 獻廟實錄成陞司禮太監張佐等各弟侄一人張佐
指揮黃英戴永俱千戶楊保百戶陳淸總旗俱錦衣衛
世襲時佐英永已用扈駕功賜廕心不自安上疏辭
上嘉其誠懇許之仍全原廕指揮使錦衣衛堂上管事

指揮同知黃錦陞指揮使僉事戴仁陞指揮同知
七年初房山民李總等以牧馬地十餘項投獻上林苑太
監韋恒爲果園避差役無何會官查勘復歸房山縣
至是佃戶馮賢等復獻之太監李秀爲疏請欲得果園
戶部侍郎王軏等執奏言賢規避秀謀占均宜逮問
上以賢等違例投獻命如律問擬秀姑宥
八年五月兵科糾劾南京守備太監卜春王堂各好利不
法事 上納其言詔春堂革任閒住以太監賴義呂憲
李璜往代之
八月詔革回陝西鎭守太監張綽四川鎭守太監蕭通皆

以貪肆爲撫按官劾奏也
十二月詔革天下鎭守內臣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各省鎭
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諸匠數千
人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令人莫
敢誰何者宜爲裁革而大學士張璁既得政柄亦慮天
下鎭守內臣大爲民害因力請 上革之於是百年大
患一旦悉除
錄故太監張永弟容爲錦衣指揮兄富爲千戶永病故遺
疏自陳內發劉瑾江彬之奸外平寧夏江西之變乞恩
追敍復所奪兄弟原官兵部覆議永之功固無足紀但

其自誅內宼劉瑾江彬功實難泯　上然之因有是命
鎮守雲南少監劉福安赴任奏以家人十五名自從給事
中張潤身以非例劾奏其罪詔降福安三級別遣人代
家人皆下法司逮問
五月詔逮問太監韋霦革錦衣百戶韋進賢等職進賢本
降虜冒霦姓恃霦恣橫以債准折平江伯產千金以上
事發刑部按進賢如律并請坐霦從之
九月逮按雲南御史毛鳳韶言鎮守太監非洪武永樂年
間舊設擾害地方不可勝言近蒙　皇上明見萬里將
太監杜唐取回夷民歡頌有若更生更乞追復　祖制

將續差太監停止以甦邊徼之民疏下兵部議覆雲南
自古羈縻之地夷性難馴近年用兵軍民困苦省官節
用正今日所急況鎮守太監原非　祖宗舊制宜如御
史議裁革便報可
給事中秦鰲上言南京內外守備三弊一曰投托二曰役
占三曰威虐并劾魏國公徐鵬舉太監賴義姦利不法
事　上以鵬舉勳戚大臣姑宥之戒令改過自新義罷
回京餘皆如議
工部尚書韋拯禮部侍郎湛若水奉　旨會勘錦衣衛軍
匠韋源所奏事言品官墳塋原有規制內官已故往往

賜塋造碑亭享堂皆出特恩或有因而盛興土木華靡
踰分又有預修越制之工以冀後來恩寵積弊既久玩
褻爲常非止一二家而已其事有實者下法司問擬諸
墳塋過度者通行禁約甕山紅石口山脊先經挖掘廣
源閘石隄水溝先經開引者即行填塞仍勅金山管事
太監嚴禁山原無致傷龍行正脈詔法司看處以聞
十年五月都察院查勘過章源所奏太監秦德張永張忠
墳墓在甕山廣源閘等處俱係山陵龍脈及環拱處所
且奢麗踰制俱宜改正其餘官軍墳墓不下數千凡有
奢侈僭分者亦行改正其山西一帶開占煤窰俱應禁

約　上曰秦德等墳塋越禮者俟行改正拆毀其餘
官民墳塋但有奢侈過分者限三月以內一體改正如
與龍脈無干並無造作奢僭者仍舊不動煤窰係民生
日用所不可缺不係緊關應禁處聽小民照舊生理
巡撫保定都御史林有孚言紫荊等關城堡險隘各有守
備分守等官防禦無虞復置鎮守內臣誠爲冗員乞將
耿忠張輔等取還永不銓補兵部尚書李承勛覆奏近
年裁革各處內臣軍民稱快忠等宜並取還從之
鎮守宜大太監王喜部下軍私乘操馬總兵官郤永杖之
喜怒相爭訴遂奏永專權自恣將爲不軌永辭任且自

辦兵部請遣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人往勘詔喜承受
命鎮守不能協心濟事乃以小忿訐奏本當重治姑免
勘喜降勑切責永調寧夏而以寧夏總兵官潘浩代之
下故中官谷大用於都察院獄　上御平臺召閣臣李時
翟鑾問大用事覆本當否時對以所擬招罪與律不合
家產入官律止三條謀反叛逆奸黨大用所犯未應籍
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先朝壞政正是奸黨鑾曰　皇上稽天春生
秋殺無所不可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產
十二年正月撫治鄖陽都御史胡東皐劾奏管太和山少

監王敏貪婪當黜　上命敏回京事下巡按覈奏
十四年正月革各倉提督內臣詳倉儲
十五年徵鎮守遼東太監王純還京命司禮監選老成安
靜者代之以巡按御史曾銑劾其老且貪也給事中王
庚請如大同薊州例停止內臣勿遣詔如前旨
十八年顯陵守備太監傅霖受校丁周鑑等訐周廷玉王
鳳鸞等隱占官地使人捕治撫臣陸杰行至承天廷玉
奔訴爲諸校阻杰使府知事李瀚相輔廷玉等送參政
方遠宜鞫言曲在校丁霖奏杰欲革庄田湖蕩房屋歸
有司遠宜聽鳳鸞之子生員王繼鷗致校丁罪詔下杰
及廵按陳豪覈核因劾霖不法霖復辦得旨庄田多爲
杰豪所占何不淸查輒遣校丁杰遠宜奪俸瀚相等鬮
住廷玉鳳鸞充邊遠軍校丁釋放
廵按直隸御史黃正色論劾太監鮑忠駙馬崔元等扈送
梓宮索受饋遺忠遂論正色擅於梓宮舟前騎馬執扇
以行涉險又不隨舟料理　上怒命錦衣衞逮至下獄
訊治以大不敬謫戍遼東
巡按直隸御史劉士逵劾奏內官監丞閻經錦衣指揮趙
俊奉命沿途督率㩦巡整理　聖母梓宮所歷一切緊
重事情又令之糾察姦弊權至重矣乃二臣者不能持

廉秉公假公濟私帖侈黷貨蓋經之險狠過於俊而俊
之貪穢甚於閻乞亟賜威斷删選賢能以終任使奏入
上曰趙俊累任用未聞若是必是同閻經背渠爲非俊
令改過任事經着鮑忠補緊解京治之
二十二年先是內官太監高忠管以事忤旨繫內獄尋被
釋無何郎有宮婢之變　上甚疑之已忠以建大享殿
請祭司土之神易定磉字以定頂　上大怒詰其包藏
惡念任意欺罔且定磉常言何礙理而諱避也令所司
論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稽忠付獄　上曰朕初因
定磉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奏

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爲安樂非也自後內外文移其仍
定稱如故
二十五年三月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巡按御史
包節至欲繩之而語泄斌懼恐有以中之候節謁陵時
故獻膳羞遠使散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縣佃民王
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誣節告斌党庇姦豪周章等諸事
節命指揮黃恩邵勛收章下同知范昕驗問意欲以此
持斌斌奏節當進膳不行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發而
節奏始列斌前事　上怒以節奏乃抵飾已罪發官校
捕繫節等下法司拷問刑部尚書聞淵等以節至陵不

即謁陵及謁又褻慢又受豪民訟處厚守臣重劇屬章
駮於杖下復停放陽春衛穢濁殿庭大不敬宜坐謫戍
范昕宜爲民黃恩邵勛亦革去管事　上以節恣肆作
威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命姑從寬永戍邊衛昕恩勛
亦戍邊衛王憲戶外安置
內使侯章之母晉殺使女章恐事露支解其屍入壅中欲
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斬　上論輔臣夏言等以章碟
屍可惡且係閹奴何得有使女改斬仍速決
二十六年初　孝陵神宮太監夏綬等奏討龍潭蘆洲三
處計二千餘畝募民開墾徵租以充修理諸費得旨下
南京勘處至是工部奏蘆洲地畝不與軍民洲地相連
亦無混佔等弊宜從其請詔可
南京給事中雷賀劾守備太監丘得以寧彬逆黨夤緣進
用貪婪殘虐不可以司根本重地　上命編伍爲淨軍
御馬太監李慶等以司禮太監鮑忠病故爲其姪鮑恩等
乞恩陞級八人收入勇士營五十人　上已許之給事
中劉體乾奏祖制武職非軍功不授　陛下登極詔已
經申明遵守忠生膺寵榮歿承卹典且官其姪恩等至
錦衣衛指揮未有寸功以藉又求陞級并乞收勇士營
若如所請將使胥徒雜遝乎青紫廝役混淆乎冠裳豈

盛世所宜有也　上曰科臣言是鮑忠後故恩悼非常
况前已准乞數名矣恩等姑准三名勇士收二十名其
餘俱除之
六月以提督東廠太監麥福緝獲功廕其弟麥祥錦衣百
戶廠衛官校各陞一級給事中李萬實言福寵榮已極
督捕乃其本職不宜以微功冒授蔭廕乞罷之不允
初兵部議取騰驤四衛官照舊輪選　上命免選既而御
馬監奏乞本監自選四衛官移名兵部銓注　上亦不
許至是太監閻洪等矯旨選之請移兵部遵行給事中
言　陛下免選之旨丁寧至再而洪在至尊

輦轂下乃敢剛愎自用抗違無忌是罔朝廷而不有奐
狎雷霆之威翳日月之明近臣如此妄爲乞　勑司禮
監查洪欺弊削賜黜罰不報時各監局收補軍匠三千
七百餘人戶部上言乞寢成命免致耗蠹國儲以彼濫
乞俱賜報罷不聽給事黄重上言力諫亦復不報
二十八年天壽山守備太監劉遠請給符驗旗牌不許
三十六年二月都督陸炳劾司禮太監李彬侵盜帝眞殿
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
黑山會起丁字大忝僭擬山陵大逆不道宜寘之法
上命錦衣衛捕送鎮撫司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

祀神御物律與其黨太監杜泰李庚王惟皆論斬餘發
遣如律沒入貲產白金四十八萬有奇玉帶金寶繇瑕
八箱餘不可勝計
四十二年直隸巡按御史黄紀劾奏黄花鎮守備太監紀
陽貪殘不法大壞邊防因言邊關守備太監之設衙
皇上洞燭邊情盡行裁革獨黄花鎮一人以保重地臣
謂本鎮旣有兵備又有忝將守備等官則訓練防守自
不乏人太監似爲虚設況此輩類多貪殘怯懦原非可
寄以兵柄者請并革之疏入詔錦衣衛逮陽赴京員缺
不必更補陽補至亦訐紀索賄不得妄奏乃命逆逮紀
送鎮撫司與陽質紀坐謫爲大理評事
隆慶元年二月加恩內臣司禮黄錦祿二十四石從龍太
監梁鋼李芳各三十六石
五月先是司禮太監黄錦嘗蔭弟姪爲錦衣指揮乃辭新
命而爲其姪黄淵乞復都督衔仍僉書錦衣衛事下兵
部議會錦死事遂寢已而太監滕祥等復爲淵奏且援
其族人黄保等六人爲錦衣爲錦守墓仍令黄斌等三
十人充御馬監勇士以示存恤　上皆許之給事中歐
用和管大勳御史陳聯芳張櫝等交章言淵等前以不
職罷不當復敍而保等欲籍口守墓冒授官職斌等以

厮卒欲借勇士之名以糜廩祿皆不宜聽許惟　陛下
爲國家愛惜名器愼重法紀悉收回成命仍予以懲得
恩詹兵部覆請從之
巡按直隸御史張啟元劾鳳陽守備太監趙芬貪殘驕僭
大壞法紀乞下芬吏罷守備官勿遣兵部覆芬近以病
免蓋自審爲公論不容請下御史繫治芬黨仍會同撫
按熟議守備宜存宜革狀以聞報可
七月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罪七
乞徵祥還并罷守備官兵部言內臣有事太和山始於
成化初然止用以提督道流於地方無與也宜如省言

罷之便　上是之詔革分守鎮群還巳而司禮監請以
御馬監丞劉進代群　上仍命提督分守溯廣行都司
等處給事中歐陽一敬言臣訪知劉進者本劉俊嘗守
顯陵訴求鎮狀　肅皇帝下之獄巳充孝陵衛淨軍今
逃籍易名復得進用代群此退餓虎而得饑虎也　上
悟遽命罷進問司禮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內官監丞柳
朝自司禮監典簿得擢用仍兼分守兵部尚書郭乾曰
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其命四時也故傳曰令重則君尊
夫一太和山內臣耳部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
革科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而旨從內降旋

復之傳播中外殊駭聽聞臣等以天事　陛下陛下以
天自處而堅四時之信天下幸甚　上是之命改給朝
提督太和山關防毋兼分守
二年正月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
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烟火進上御史詹仰庇言宮禁之
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殿
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一至於此極乞將內官監失事
人員盡行查究一切烟火燈棚悉皆禁止仍請革京師
東角門張設燈市以成朴儉之風報聞
七月內使許義坐挾刃嚇人財事發巡視中城御史李學
道不候參提執而笞之其黨不平是日朝罷內使百餘
人突出左掖門外捽學道衆中奮挺毆之蹐地百官相
顧錯愕　上聞大怒命錦衣衞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
門杖爲首者一百發烟瘴地面充軍餘各杖六十充孝
陵衞淨軍學道亦以擅笞內侍不請事體調外任
提督上林苑太監李芳奏本監官屬內自僉書而下外自
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給其跟辦皁隸冠帽習儀
等項銀兩近年增派宜悉裁革減爲定例得旨允行
十一月命錦衣衞逮問住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監錮
待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直

使死者服罪不冤且將使生者懼罪不犯耳芳供事內
廷日久一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若非所
以示天下公安天下之心疏入　上以芳在內事上無
禮第命錮之蓋芳數以直諫忤旨故也
十二月尚衣監太監崔敏以懸缺年例黃金奉旨嚴徵以
進給事中李巳言崔敏獻諛希寵萌詐懷奸假公用以
充私橐積財貨以奉私求誤國欺君速宜斥罷不報
三年二月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
十二月尚衣少監黃雄者乾清宮近侍也常以番休日私
出徵子錢與民鬨鬪市中兵馬司捕縶之明旦執送巡

視御史楊松所事未决而內監以雄不入直令校尉趣
之校尉詭言有駕帖召雄松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横
不法詐稱詔旨雄亦自辯不如松言 上以松奏事不
實不奉旨輒拘係內侍官命降三級調外任而黜兵馬
之捕雄者爲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給事中鄭大經御
史王沂各疏爭之不能得於是巡城御史俞一貫等言
松職在巡視得糾察輦轂下不法其論雄事雖激然爲
陛下執法安民非有他也今松以一言輒出則不惟臣
等脇事掣肘而風紀不振良善不安其於聖治關係不
細惟 陛下幸曲宥松以光聖德不聽

五年南京給事中王頑等御史李紹等各疏言司禮太監
陳洪弟陳挪蒙恩賜蔭復乞併陞使遂列禁衛司刑法
甚非所以惜名器而正體統宜收寢成命以後凡有援
例冒請者一切禁止仍著爲令典俾臣下知所遵守
上皆報聞

附自宮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興州左屯衛軍徐翊有子皆自宮爲
內豎乞除軍籍 仁宗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
有子不能教致自傷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
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耶命出其子使代軍役
洪熙元年二月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禁止自宮
長沙民有自宮求進者 上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絕於父
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爲卒戍邊
宣德元年有自宮求用者 上謂禮部臣曰 皇考在御
時嘗有自宮者以其毀親遺體爲不孝皆發戍交阯今

尚敢爾郎循例發遣更申明禁約
上聞山西軍民李二等九人自宮投入晉王府貽書晉王
曰 皇考下詔天下禁止自宮違者論以不孝而李二
等敢故違投入王府夫自宮以求用古人所謂非人情
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豈復有心爲王國用
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二年榜諭天下禁止自宮
三年六月金吾指揮傅廣自宮願效用內庭禮部以聞
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爲指揮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
求進其付刑部治罪

景泰七年詔禮部尚書胡濙等榜諭禁止自宮
成化元年有自宮求進者姑宥罪發原籍當差不許投托
王府勢家潛住進者論死隱匿之家發邊遠充軍
十年十一月有自宮者三百餘人先已謫戍皆逃至京師
復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嚴加禁約
十二月有自宮者五十餘人日赴禮部喧訴求進尚書鄒
幹以聞命錦衣衛執之枷於禮部前并各大市街示衆
十一年冬有自宮聚至四百人鬨擾求收用命錦衣衛執
而杖之人各五十押送戶部如例編發海戶當差仍命
禮部移文天下禁約

十八年十二月通州衛軍餘金鳳等三百九十一人自宮
求進都察院言中三百四十人俱年及十五歲法當收
贖五十九人纔十歲以下乃其父兄教令爲之者當坐
教令之人因奏近例凡自宮者本身處死全家發烟瘴
地面充軍今犯者衆并援例上請奉　旨金鳳等百九
十八人枷項示衆滿一月仍杖一百并年幼者俱如擬
發原籍原衛收管
二十年五月山東黃縣民李安逃居大興縣陳留村村民
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年十歲皆倩安閹以求進其欲自
求進者安輒爲閹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
據近例自閹者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具獄上請詔李
安違例爲人凈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
充軍田政等四人減死發遷化衛炒鐵三年其子俱發
本縣嚴督戶長收管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禮部榜諭天下嚴禁不許私自凈身
嘉靖元年原充南海子海戶凈身男子龔應哲等爲餘八
詣闕自陳先年在縣食糧今奉詔裁革貧無所歸乞恩
收召供役　上惡其瀆擾爲首四人戍嶺南其餘盡逐
還原籍仍令大索京師漏匿者
三年發凈身海戶劉用王談等還原籍初用奏乞收留

上怒逐還至是談復率衆奏擾詔錦衣衛逮其首事者
杖而遂之
七年三月凈身男子韓春等八千餘人守闕奏乞取用
上怒命所司驅逐有居停者罪之爲首韓春等十人發
邊衛充軍遂著爲令
十五年禮部奏選凈身男子胡當等三千四百五十五名
送內府供役畢廷等二千九百九十名分天下各王府
使用李經等二千一名收充上林苑海戶餘發回原籍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編輯

太子[illegible]掌府事禮部尚書[illegible] 臣 趙[illegible]訂正

吏部

洪武元年八月以滕毅為吏部尚書 宜城人由儒士九月參政江西

九月以盛元輔為吏部尚書 吳縣人由東為十一月參政山東

十月以汪河為吏部侍郎河初為大都督府都事癸卯歲奉使擴廓帖木兒被拘陝右六年至是始還故有是擢

十一月以張明善為吏部尚書 三年免

三年以吳琳王興福商暠郎本中周時中為吏部尚書

琳黄岡人三月任七月出知黄州 興福應山人七月任十一月出知西安 暠元平章也九月任十二月改侍御史 本中十一月任次年免 時中江西龍泉人以地歸附十二月任尋知鎮江

四年閏三月以陳修為吏部尚書 上饒人元末歸附本年卒

五月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諭之曰吏部者銓衡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毋徒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守道元末歸附本年免 同婺源人以文學徵

五年以館昴堅呂本李信為吏部尚書 昴堅五月任六月賑山東 本壽州人從起義八月任次年六月改太常卿 信浮山人縣吏十二月任次年正月參政山西

六年七月吏部尚書詹同加學士承旨仍兼部事 七年五月致仕

以呂熙為吏部尚書 八年六月卒

八年十二月以趙好德為吏部尚書 汝陽人歸附次年卒

九年十二月以王敏為吏部尚書 一名克己壽陽人由文學十一年免

十一年四月以陳銘為吏部尚書六月降督府判官

六月以李煥文為吏部尚書

十二年正月以陳煜為吏部尚書 煜人才八月卒

九月以張度為吏部尚書 度增城人壬子舉人本年卒於官

十三年正月以偰斯洪彝為吏部尚書並任 斯溧陽人以山西參政召二月改禮部尚書尋與彝俱致仕

四月以劉崧為吏部尚書 崧泰和人初舉明經五月致仕後起司業卒于官

六月以范敏阮畯為吏部尚書 敏閿鄉人初舉秀才肚改戶部 畯錢塘人初舉文學

十五年三月阮畯致仕以李信為吏部尚書 舟山表此李信前五年

李信無而許
氏表則兩見

十六年正月李信卒以陳敬為吏部尚書　敬洛陽人初
舉行義十二月致仕
十七年正月以余熂為吏部尚書　熂崑山人由明經
十八年四月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言為衆所
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
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熂專擅威柄并文徵
等誅之勑諭訥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
二者並世所不免雖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其道堅
而不磨彼小人所為自漸盡矣卿勿為是替威儀必竭

乃心力如故
以趙瑁為吏部尚書　瑁宜陽人初舉文學本年以禮部
事坐法
二十一年以給事中侯庸署吏部明年晉侍郎仍署部事
二十三年二月以侍郎凌漢署吏部　漢原武人由秀才
任左都降侍郎者
二十四年十二月以左都御史詹徽為吏部尚書仍兼左
都御史
詹徽詹同子也父子吏部尚書本黃岡人寓徽州同有
文行徽舉才能歷官監察御史陞左都御史洪武十九

年　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四年為吏部尚書
仍兼左都尋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為尚寶司丞有龍江
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
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
阻之何以為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撫儒學訓
導閣文為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熙為周府左
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
賜冠帶文綺襲衣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支兼俸徽素

刻薄嘗捃李善長又惡解縉為王朝用草疏申救善長
并欲中縉危法太子亦恨徽徽與　太子辯丙太子欲
開釋徽輒文附重法太子為白　上先入徽言謂太子
曰徽執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為本　上曰汝
欲遂自為皇帝耶太子懼因感疾卒詔　太孫問詹徽
殺我二十六年正月會藍玉獄上集羣臣廷議玉不肯
服徽叱玉供實無徒枝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併
逮徽太孫命先斷徽手足戮於市
二十六年二月以給事中梁煥署吏部事六月以給事張
廸署事驗封主事翟善署印

二十七年正月以翟善爲吏部尚書　善泰興人以監生次
年閏九月降宣化知縣
二十九年正月以杜澤爲吏部尚書　澤浙江人以文學薦由參事丞任
三十年十月杜澤免以侍郎張廸署吏部
三十一年以茹瑺爲吏部尚書
八月茹瑺有罪免瑺衡山人居位日久多私親識是月係
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贓跡右都御史暴昭劾奏瑺貪
鄙黍職無狀黃子澄亦議瑺有心計而無學術不宜居
宰衡統百官遂令致仕瑺以此怨二人　許氏年表云七月布政河南
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爲吏部尚書　富平人由明經靖難師入自經死

擢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義四川巴縣人初名瑢
登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　上見而問之曰得非
蹇牧之後乎瑢叩首不敢對　上喜其篤實令更名義
御書義字賜之義居吏部國子博士王紳謂其與時浮
沈以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亂安危固繫於
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
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
其才而强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雖欲爲尋常無聞
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蹤優游而與時俯上下乎
紳禕之子也

三十五年九月　太宗以蹇義爲吏部尚書　永樂朝獨一人掌銓
永樂二年四月以蹇義兼詹事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
等職專銓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
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愼之愼之又曰用人之道各
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君子小人不可
不察
洪熙元年正月以古朴爲南京吏部尚書　陳留人舉人
宣德二年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逵卒逵東阿人
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幹裁靖難後陞兵部侍
郎改吏部永樂廿二年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

文皇北巡時嘗問太子南京群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
文皇曰從默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
耳
四年四月以郭璡爲行在吏部尚書　新安人監生
十年正月吏部尚書蹇義卒義以靖難後進尚書十七年
父喪歸起復二十年九月　太宗北征逮坐東宮事繫
錦衣獄二十一年正月釋復任　仁宗即位進少保歷
少傅少師宣德四年輟部事專輔導至是卒年七十三
贈太師謚忠定義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
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包含必歸於正歷事五朝

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
語人在吏部三十三年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
九月以黄宗載為南吏部尚書豐城人洪武丁丑進士
正統七年七月吏部尚書郭璡罷御史王文疏其貪墨
故罷之璡在吏部皆值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内
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璡獨不可曰主上
冲年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
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
如此衆是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至是請老璡秉銓十
四年名不及蹇義然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誇之士

雖為内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八年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五月南吏部尚書王宗載罷
十一年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下獄以禮部侍郎錢習禮署
部事九月仍釋王直復任
十三年八月以魏驥為南吏部尚書
景泰元年九月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内閣陳
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於
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
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以曹義為南吏部尚書
二年以何文淵為吏部尚書同王直理部事廣昌人
四年正月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
奸邪實跡乞治其罪詔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
部書所云天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
對也乃令致仕人益鄙之
六月以王翺為吏部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時文淵既去朝
廷以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協助之乃召用翺翺嚴
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托一時任使最稱得人
吏部侍郎洪璵卒璵接人踈慢好褒貶人以才學自負大

言不慚自矜其高初為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
大言其設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為侍講經筵
洎吏部侍郎缺力薦璵既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
之及西楊没遂鬱鬱得病而卒
天順元年三月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卒景泰間文淵以易
儲草部嘗以告人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戚人皆
知之及　上復位鄉人因虞文淵必及禍一日訛傳陳
都御史將至人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楊
稽譎官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搆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
遏以脫禍喬新亦奏稽懲撫廣東時嘗薦黄竑及代竑

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遣至京鞫之迹涉巳往俱釋之
吏部尚書王直致仕南吏部魏驥致仕驥蕭山人永樂進士五年卒
四月吏部尚書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　上曰翺
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乃留之
二年八月吏部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李賢曰孫弘豈勝
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
里留補京官又因奉迎功陞工部侍郎復力謀得吏部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命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下
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賢曰在朝
無如鄒幹姚夔可擇用之　上復問其優賢曰幹端謹

但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
之
六年九月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直字行儉太和人
永樂戊戌進士方面修髯器宇弘偉性嚴重寡言笑居
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既秉銓
軸益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試薦舉專屬吏部直留意人
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臨陋曾不屑意時江西二
王東王謂直西王謂英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端
成化元年三月加王翺太子太保
三年七月吏部尚書王翺寢疾乞致仕從之時翺年八十

有四十一月卒贈太保謚忠肅翺字九皋直隸鹽山人
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欲方嚴質直循守禮法不尚文
藝久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自景泰至成化十五
年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惟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
居第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淸白之節
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十二月以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五年正月吏部尚書李秉罷秉曹州人正德丙辰進士素
剛介不阿人意朝士皆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庶職不
稱職者由諸監生充選乃以貌言書判四事律之有三

者爲上二者爲中一者冠帶回家人益怨焉大臣有忌
者嗾言官　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
前祭酒陳鑑爲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恤
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誦之後卒謚襄敏
以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爲左侍郎葉盛爲右侍郎秉入
吏部崔尹爲侍郎不相能會星變秉同都察院考察京
官大臣自陳馬昂罷去大臣忌之是年朝覲黜退者衆
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短秉於臺省於是給事中
蕭彥莊誣劾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三且言其暗結
年深御史附巳專權上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尚書陸

瑜會六部衙門議秉衡直沽名飾例選法部同要員任
使華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瑜結年深御史劾彦
莊指實回奏彦莊以劉璧與遠馮殺當是言推舉官當
悉歸吏部遂俱下錦衣衛獄彦莊時劾山西布政丘陵
河南布政孫遇江西提學李齡俱誣枉陵亦忽訐彦莊
而諸御史又疏言大理卿王槩謀入吏部彭時爲之內
主彦莊槩姻家彦莊劾秉之疏槩所授也乃命會官廷
鞫彦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彭時不自安稱
病商輅欲弭衆口請用崔恭爲吏部尚書尹轉左代崔
恭陞右代尹彦莊至永寧委署大寧縣事以科罰過重

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
五月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恭廣平人正統丙辰
進士
六月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
夔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既久乃用崔
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十一月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郎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爲
吏訐其受賂故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
尚書姚夔等私暱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
劾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

得以爲計　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
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鞫之既而都
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　上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
告訐吏孫慶等遣爲民
七年加姚夔太子少保
閏九月吏部尚書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書
八年正月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蕭山人由乙榜
授松江府學訓導諸生多所成就與修永樂大典陞太
常博士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吏部左侍
郎進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年不別治生端厚祗慎簡約

廉勤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權要人不悅性好吟詠
矢口適情不求雕飾自有雋味耄年事其兄敬諭驥愈
恭謹成化間御史梁坊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
禮特遣行人存問病革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
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驥身不勝衣言不
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九年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桐廬人以春秋舉鄉會試
皆第一擢給事中歷南京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吏部
尚書夔資儀山立議論河懸雄才偉度遇事立斷獎誘
後進振拔淹滯意所交識不避親故卒年六十諡文敏

三月以尹旻爲吏部尚書進葉盛左侍郎改陳俊右侍郎
初外議每擬王槩代姚夔爲吏部而內閣商輅亦喜尹
旻謗姚屬意於王旻聞之百方經營至是姚歿適商
以妻喪在告旻乃啣太監覃勃勿俟商出畢遂引東廠
刺事韋太監入奏謂外議人望皆歸旻遂諭內閣擬旨
內閣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監曰只
舉在此者彭乃擬旻陞冢宰
十年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崑山縣人正統乙丑進
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朝廷多事六科建白多盛
與林聰爲倡景泰壬申陞山西叅政協贊獨石等處鼓

法創置百廢具舉敎民耕種多所收穫天順改元擢僉
都御史巡撫兩廣成化初巡撫宣府墾田益廣以所積
餘糧糴戰馬千八百匹修屯堡七百餘所召入爲吏部
侍郎卒年五十五賜謚文莊盛留心世務在宣府多所
建置但在兩廣不能戢下官軍多殺平人報功又以洞
賊出沒不常禁有司不許擒申盜賊必俟年終彙奏求
免姑息觀望識者非之
十一年南吏部崔恭兼南兵部
十三年六月尹旻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姚璧爲廣西思明
府同知璧故尚書夔之子夔素與尹旻不協及璧又忤
旻意欲注邊郡恐致物議乃擬徽州近地知內批必不
從果得旨璧浙人何得處以近地遂有是命璧居廣西
數年以病歸卒於家
七月以耿裕爲吏部右侍郎
南吏部尚書崔恭致仕
十五年正月勅加尹旻太子太保
南吏部侍郎錢溥乞休進尚書致仕溥華亭人弘治元年卒謚文通
二十年四月以陳俊爲南吏部尚書
二十二年五月革尹旻太子太傅以尚書致仕翰林侍講
尹龍除名旻歷城人龍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

每語所親厚者凡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
做也然旻與劉珝善珝與安並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
掌銓衡每推擧時皆先擧科道官或擧部屬亦其入中
官之門者以故科道中官各無欵隙一時遂洪通敍賢
懸皆悅劉珝旣致仕去安欲引南京禮部侍郎尹直入
閣旻謂不可安遂托李孜省譖旻於 上復嗾所親科
道論劾於是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
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
兼管糧運尹旻縱子受賄狀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
怨御史陳孜等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

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瑤驟進少卿于龍素無學問之功
久著貪汚之跡于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賢否使
其知則家且不齊何以與人物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面
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綱大章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
臣倖進之戒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瑤王範
等於午門前拷訊並旻爲太子少保命致仕龍等發原
籍爲民
文選郎中黃孔昭持衡清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
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
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須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

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公退客至輙見詢訪有得
必書於冊量其才隨其地望衆之輿論爲用各當其才
人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也見其憂則知小人之
不退也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
五年陞兵部右侍郎
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吏部尚書
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於南京禮部改工部尚書李裕謚
部左侍郎徐溥於吏部溥仍兼學士
十一月南吏部尚書陳俊加太子少保致仕俊莆田人
二十三年九月　孝宗登極吏部尚書李裕以附李孜省

羅裕豐城人
十月召前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
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出居鳳陽至是召
還預政恩素知萬安決使王恕剛正力言於　上請去
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謁之曰三
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若
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於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
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
章保薦恕宜入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
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以少詹事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
弘治元年正月以王㒜爲南京吏部尚書
二年三月以張悅爲吏部侍郎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濟鄞縣人性恬
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遷權幸有重其
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謂其人曰吾猶
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喪節耶嘗被命
教內豎多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
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
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

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
者皆湮没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
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且改
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改禮部主事蔡清爲吏部稽勳主事清上時事管見二劄
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其後錄用殆盡時
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并建昌獄坐妖言極刑刑部
侍郎彭韶執不肯署刑部尚書何喬新方病在告吏部
尚書王恕上疏論救猶未允釋清以喬新與邢禁卽詣
其第强之出喬新乃亦疏救智得不死謫官海南清復

以詩送之
六年二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
階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
恕以巳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文
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訐奏
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
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
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允之命乘傳
以歸有司歲給役米文泰之奏計濬陰囑之於是言官
交章劾濬媢嫉妨賢乞疏罷黜　上不聽恕歲西三原
人正統戊辰進士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讜
剴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
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
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正德三年卒年
九十三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
六月改南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八月以周經吳寬爲吏部左右侍郎
七年四月改南吏部郎中儲巏爲吏部考功郎中巏留意
人才考注臧否無不曲當
八年五月以張悅爲南吏部尚書　致仕南吏部尚書王

倎卒倎武進人景泰辛未及第丰采嶷峻好自誇詡居
家後靡爲吏部考覈諸司官屬去取務合輿論卒謚文
肅子沂副都御史
九年正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裕河南盧氏人景
泰甲戌進士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
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
官至是諸王將出閣裕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
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爲例不可
十進士詣不選裕劾十進士　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謫
外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惜賢譽莫能搖奪

守正立身于謁斷絕帥內降斜封封章抗議社寒倖門
與文九疇世守淸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淸然無
異寒素而倖幹修身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
冕縉紳世濟其美卒於官贈太保謚文恪
二月改右都御史屠滽爲吏部尚書時推兵部尚書馬文
升及滽與三侍郎以部次年勞與望論之當爲文升竟
歸於滽滽旣得吏部當班文升之上固辭居下廷試讀
卷又恐居文升前旣先移病以侍郎異寬　代時議以
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遂制茶序也
四月以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十二年改兵部）

十二年以秦民悅爲南京吏部尚書（舒城人）
十三年五月屠滽進太子太傅乞致仕許之（鄞縣人正德七年卒贈太）
六月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以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閩縣人）
七月以王鏊爲吏部右侍郎
十四年十月吏部尚書倪岳卒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南
京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岳而夫人姚氏夢緋袍神人
入室寤而生因以岳爲名岳有文武才略爲吏部釐正
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于謁消沮或勸其
毋顯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岳
曰冢宰職固如是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仰望其丰
采卒贈少保謚文毅父謙先謚文僖國朝父子爲學士
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
以少傅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
十八年八月　武宗登極楊守阯以南京吏部侍郎乞休
進尚書致仕（鄞縣人正德七年卒）
正德元年四月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
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篆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
復有旨令華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

倖門堅執不從瑞慚憤奏文升抗拒科道皆上疏力辯
事乃寢文升素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
南人在　先帝時文升嘗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
大夏見　先帝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
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
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都御史文升薦
繡往補之繡不樂於外詣吏部辭之不允繡恨之與李
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
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
上乃允

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爲吏部尚書芳河南泌陽人時許進罷
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芳本年十一月入閣
十一月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
以李傑爲南京吏部尚書常熟人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卒元禎江西南昌人自幼聰
悟博涉羣書潛心理學探索經傳多所獨得一時相與
往復談理學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禎屹然中立所著
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
居於家者三十年天下士莫不想望其丰采晚年以纂

修再出遂爲時輩所忌言路詆其營求入閣賚恨殁於
京邸故論者以爲不若章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爲高云
二年十月以黃珣爲南京吏部尚書尋免餘姚人成化辛丑榜眼嘉靖年卒謚文僖
十二月以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詳內閣
三年八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罷尋除名爲民調兵
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進不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
多調停朱瀛者每爲宇謀欲傾進乘間言於瑾曰許尚
書佯爲恭謹而外示亢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貶謫
不用因其有虛名乃欺公衆用都又揚言於外曰公雖

與泰同鄉不阿於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瑾方怒泰不
置及聞此言大怒矯票旨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
宇代之
十月以梁儲爲吏部尚書兼內閣誥勑詳內閣
以王華爲南京吏部尚書
四年四月降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右侍郎劉瑾以儲
等在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壞祖宗制書維以新例悉
毀之儲因降爲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
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究惟李東陽如故
五月以 孝宗實錄成復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南吏部

王華降侍郎
六月吏部尚書劉宇晉少傅入閣
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綵陝西安定人弘治中
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在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
綵赴京焦芳薦於瑾復補舊任已而揚一清薦綵諳曉
韜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遂
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賄物者非
取於官庫則斂於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納其言遂禁
察餽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欽餞飲行餽送瑾
偵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指揮趙良

差往福建回欽銀二萬兩餽瑾瑾奏收其銀於承運庫
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餽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
少息綵又背言於瑾謂其左右用事者多驕財壞法瑾
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
知撒瑾諸宦者以爲瑾之黨同類皆綵敵之
九月改梁儲南京吏部
五年二月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內閣誥勅 九月入閣
六月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諡端肅
文升鈞州人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
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

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
勵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値
事變臨利害屹然不可奪
八月張綵罷以劉機爲吏部尚書孫交爲南吏部尚書 機大興人交鍾祥人
九月劉瑾誅下張綵獄病死仍暴其尸家屬流嶺南
以傅珪爲吏部右侍郎羅玘爲南吏部侍郎
吏部尚書許進卒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
史歷大同巡撫謫知兗州府尋以按察使歷都御史巡
撫甘肅陝西至兵部尚書改吏部時逆瑾專擅進持正
不可撓三年考察外官瑾得賂輙欲蔭諸貪殘吏進不
可瑾怒百方欲中傷之不可得以劉吉署員外再署郎
中爲非制又誣進薦雍泰非其人除籍瑾怒猶未解又
摭進在大同時藉士出顧役錢失勾校爲吏乾沒且籍
其家會瑾誅得解復其官致仕卒嘉靖五年贈太子太
保諡襄毅子誥南戶部尚書讚大學士綸兵部尚書
十二月吏部尚書劉機致仕
六年正月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
以張澯爲南吏部尚書 澯廣西南平人
十二月以蔣冕爲南吏部右侍郎

八年正月以南京戶部侍郎儲瓘爲吏部左侍郎未起而
卒年五十七瓘先世毘陵人元末徙泰州少貧無責勤
苦嗜學舉成化癸卯甲辰鄉會試皆第一狷介清修與
物無競推引名士振起窮阨逆瑾專權時公卿奔兢瓘
愧憤引疾去既而起用亦遂乞休至是再起卒諡文懿
九年四月以孫需爲南京吏部尚書需江西德興人原貞
之孫初任禮部尚書銓曹擬改刑部以忤逆瑾遂矯詔
令致仕瑾誅復起歷南京吏刑工三部尚書後以老疾
乞休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
十月給事中王昻論劾楊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讁昻一清

特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爲休寧縣
丞赴任朔月尋轉應天推官昂能不避權貴一淸受善
納諫天下兩賢之
十年四月少保吏部尚書楊一淸入閣調兵部尚書陸完
爲吏部尚書
十二月以王鴻儒爲吏部侍郎
十三年四月以劉春爲南京吏部尚書巴縣人
十五年十一月逮陸完下獄謫戍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完長洲人
十二月以王瓊爲吏部尚書

十六年正月以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
四月詔論吏部尚書王瓊罪減死戍邊初正德間經畧都
御史彭澤以金幣賂土魯番滿速兒易哈密城及金印
城印未獲而澤卽言事平乞歸遂召澤還京理都察院
事旣而滿速兒知我撤兵故不返城印更要索無已且
遣奸諜出入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偵知之悉捕下獄
滿速兒怒以萬騎寇肅州遊擊芮寧出禦敗績九疇恐
城中夷諜有變悉誅諸褰甲者并斃哈密都督失拜煙
答九疇潛結𠆸剌夷酋大破番落三城滿速兒遁失拜
煙答子米馬兒黑麻入貢居京聞父死哭入鳴寃兵部

尚書王瓊乃發澤欺罔及九疇激變喪師狀逮繫廷訊
幾殺澤大學士楊廷和營解得免仍削籍九疇爲民及
瓊被劾逮御史楊秉中復言瓊在兵部結納錢寧江彬
假手於寧逐左都御史彭澤副都御史范鏞御史高公
部給事中石天柱擢彬内兄楊棲子婦之父晛隆爲恭
將都指揮等官　上命法司加訊乃坐交結近侍論死
言官復請宥之以全士體乃謫戍莊浪
按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瑾黨死陸完坐宸濠黨
王瓊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減謫戍石琉代瓊有匿名書
帖吏部門云莫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以石琉爲吏部尚書掌詹事府廖紀爲南吏部尚書琉藁城人
紀東光人
八月以喬宇爲吏部尚書晉少保宇樂平人
嘉靖元年四月以羅欽順爲南吏部尚書泰和人九月致仕
六月南吏部尚書王華卒華浙江餘姚人成化辛丑狀元
忤逆瑾傳奉致仕家居十餘年卒子守仁平逆濠有功
封新建伯贈華如子爵華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賊瑾
用事士大夫爭走其門華獨不往子守仁論瑾瑾怒逐
守仁額素敬慕華不輙遷怒間以語人欲諷使就見華
不往及轉南京瑾又使人言華不久當召用冀得往謝

舉竟不往其平生大節如此
二年四月以楊旦爲南京吏部尚書
三年七月吏部尚書孫交引疾乞休　上允之已而御史
許中劉隅各疏言交忠節清望冠於一時昔守備都御
宸濠構亂有保障之功今任銓衡素風淡泊門庭生色
正清朝所倚任者不宜以一辭遂聽其去　上曰朕未
嘗不用交交自以疾求歸耳
八月以顏頤壽爲南吏部尚書巴陵人
九月以楊旦爲吏部尚書不赴旦建安人故太師榮曾孫
初授吏部主事歷南吏部尚書又改北會桂萼張璁以

傳奉陞學士旦疏其非制忤旨給事中陳洸論旦於是
乞骸歸旦秖事三朝歲歷中外幾四十年皆有表見惜
天官命下以構去不一展平章之用爲輿論所惜嘉靖十四年卒賜葬無諡
十月以廖紀爲吏部尚書
四年正月詔改胡世寧南京吏部侍郎先是召世寧爲吏
部侍郎未任外艱去服闋乞休時大禮議未決江淮饑
人相食疏乞蚤定大禮赦羣臣小過簡賢求治賑威不
果上及羣臣伏闕爭大禮得罪又疏言羣臣心欲效忠
詞乃過激乞憫然開釋圖回治安召起爲兵部侍郎御
史曹弘劾世寧奸詭遁狀大負生平乞賜罷斥不聽
世寧上京陳邊備二十五事又上太學惟仁人能好惡
洪範惟辟作威福易大傳不出戶庭君不密則失臣講
意三章疏上留中給事中徐經言世寧欲起密告之風
世寧言乞下臣章宣示因引罪求去不允又上知人官
人二十事言者益丞章至數十上乃改南京
以朱希周爲南吏部尚書
六年初廣信府同知葉釗陽生事當逮未至乃遷南戶部
員外郎　上以詰吏部侍郎董玘視部事漫資不知上
疏引罪　上特宥玘謫文選郎中鄭傑外任主事劉序

等奪俸三月
四月少保吏部尚書廖紀罷
五月兵部左侍郎張璁言近者會推吏部尚書科道官欲
舉前尚書喬宇楊旦吏部郎推宇臣謂冢宰統百僚宜
也宇與旦皆以黨附楊廷和得罪去今輒議起用是大
臣之用舍不在朝廷而在臣下也又推禮部尚書吏部
欲首舉劉龍次溫仁和乃仁和遂以歷俸年深由爭先
後臣謂大宗伯掌禮者也古者士讓大夫大夫讓卿今
乃自薦而爭先是大臣之會推不由朝廷而由己也伏
乞　聖明嚴加戒飭自今休致大臣必奉明旨起用方

許與推凡推用大臣吏部與九卿共定其論以聽宸斷
上是其言詔大臣致仕者非奉旨不得徑推吏部以用
人爲職凡推用官員必吏部先舉若輿情未愜亦要明
白商確不得紊亂資序以虧體讓亦毋得立異紛爭以
傷大體其有援引非人舉用失當者科道糾正
八月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未任以李承勛補未任（羅泰和人 李嘉魚人）
九月南吏部尚書朱希周致仕希周崑山人弘治丙辰狀
元（三十六年卒謚恭靖）
以吳一鵬爲南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長洲人）

十一月以桂萼爲吏部尚書
五月吳一鵬致仕以劉龍爲南吏部尚書
八年二月桂萼入閣以方獻夫爲吏部尚書
九年八月吏部尚書方獻夫罷先嶺東人彭澤爲吏部郎
中以不檢見黜乃緣張璁得內降酉用未幾改左諭德
士論駭之太常魏校以疾乞歸方獻夫以澤同枌榆遂
補澤太常卿又有黃芳亦廣東人獻夫以爲南太常而
彭澤之故識吳爵以吏胥入官亦出濮州判官擢延平
府通判人尤駭與獻夫又誤聞廣東僉事劉喬死遽以
員外郎吳獅代喬後知其不死乃擢喬爲副使而無其
缺令寄俸以居浙江叅政黃卿性悻直見惡於璁而副
使党以平溫州知府丁瓚皆璁所善乃調卿於陝而以
平代卿以瓚代平各得兪旨相代去都給事中夏言劾
獻夫婿悅政府蔑視名器任意行私犯議有四而璁擅
易命吏文選郎中劉序又甘心詭隨宜併切責以防其
微 上命黃卿等俱以舊官任事彭澤係朕點用璁獻
夫安心辦事勿得辭避今後用人務合公論既而給事
中孫應奎亦劾獻夫私其鄉人洗光及澤至是給事中
薛甲上言四事曰廣茹納以來忠讜正習俗以明體統
勤訪問以盡人才養和平以凝天休中多阿媚語給事

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噬舉條其日劉永昌武夫也
豈可以劾承宇張瀾罪餘也豈可以議總督欲正習俗
以明體統似矣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
臣得失者獨夏言議黃卿等之調補孫應奎議洗光等
之擢用趙漢議臣等之不職而已未聞有及璁獻夫者
甲之所言明爲二臣杜塞言路不忠爲甚章下吏部獻
夫知衆論不與乃上疏引疾乞罷許之
以侍郎董玘右吏部事
十二月以侍郎徐縉署吏部事
初御史胡明善劾吏部右侍郎董玘排陷徐縉李時頗暴

臣及聞喪延緩彌縫以圖復起　上令明哲具陳玘所
陷三臣狀令都察院覈其聞喪延緩事明善乃具以所
聞排陷對言玘聞喪父已久因吏部尚書缺匿不發喪
久之始行　上以玘忠孝大節已虧法當論治第念其
日講有年姑與冠帶閒住都察院亦言其聞喪延緩事
俱有跡　上以玘已革職姑免究吏部更不許起用
十年　上諭吏部朕惟致治以得賢為本吏部尚書古稱
冢宰表率百僚人材進退實司鑒別朕以任此重大屬
缺已久茲特訪諸廷推以協公論諸臣宜體朕心慎選
惟公與明忠誠為國練達治體者二三人以聞朕將親

擇焉毋得視為泛常以應故事既而吏部會推以禮部
尚書李時吏部左侍郎徐縉刑部左侍郎閻溯名上報
罷
七月召方獻夫還吏部未任
吏部疏文選司署郎中鄒尚義實授　上可之報曰文選
司銓衡須求不問官資否第以次補僅及一年輙陞京
堂他部郎有賢者不得與屢經建白竟不遵行以致往
往挾權用私用舍倒置俾恩不及百姓自今文選郎中
務令久任果能盡心所職者聽超陞如例不得槩陞鄒
尚義仍自策勵各司有不稱者吏部會都察院更調選

補務在得人朕朝廷體訪好惡悉出公論
十二月復以王瓊為吏部尚書
河東運使王漆疏奏三邊總制尚書王瓊昔在吏部時先
陞運使王袍聽張孚敬之囑停袍改官以漆陞補部建
治漆龍闘之上疏言袍昔為撫臣所論例該降級本部
作缺以漆陞補原無所為蓋漆前為平陽知府時與臣
有郄故以此中臣既詆曰大姦又曰張孚敬之鷹犬凡
所以汚衊臣者無遺力焉且與孚敬跡既甚疎議復多
忤負辱蒙垢誠有不甘乞退休以全名節　上曰覽奏
朕具悉已逮訊王漆卿宜安心供職不必深辨

十一年七月吏部尚書王瓊卒瓊字德華山西太原人舉
成化甲辰進士為戶部郎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　武
宗朝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改兵部加少師改吏部謫
戍起兵部尚書總督陝西諸軍事復改吏部卒贈少保
謚恭襄
命大學士方獻夫兼領吏部事
八月以汪鋐為吏部尚書
汪鋐以御史馮恩論劾乃恭其巡視上江以輜重侵藏[illegible]
賊所刼燒毀官文書匿不以聞又枉道還松江江洋賊
橫行而恩俊不戒備近有旨勒令戴罪自劾復詭避徼

州離江五百餘里又妄作威福擅刑軍職始恩聯徐縉
待遂道頃臣効縉通賄事恩遂爲報復思所以中傷臣
惟　聖明垂察得　旨馮恩已逮問疏內事情併行巡
按御史嚴實以聞鄉宜安心視事毋以小人浮言介念
詔逮繫南京御史馮恩等詣京考訊初恩等同官十人連
章劾吏部尚書王瓊　上怒命悉逮來京給事中魏良
弼論救　上以其懷怨庇黨並下鎮撫司獄具俱論贖
還職

九月罷吏部右侍郎席春先是詔吏部推舉各司堪任翰
林者春言之尚書汪鋐請召楊惟聰陳沂還職鋐不聽

二人遂有隙及再推禮部侍郎鋐不復與春議春怒詬
鋐至抵冠於地鋐於是劾春嘗議大禮時春附楊廷和
不同其兄書議又與楊慎輩抗疏跪門草疏欲論張孚
敬桂萼去楊名狂瀆春以同鄉實與其謀昨　聖嗣誕
生廷臣吉服稱賀春獨公服謝恩不賀設心無君莫此
爲甚義不與春同列乞亟罷之　上覽奏曰朕之數進
用春者徒念其爲席書弟耳春不思報稱當賀謝恩豈
無關君仰此一事他可知已其令冠帶閑住不許再用

十二年七月以嚴嵩爲南京吏部尚書

十三年七月命吏部尚書汪鋐兼兵部總督大工

十四年八月　上嘗與輔臣李時從容評騭諸臣曰王廷
相賢矣梁材甚正孫賢尚健懶秦金衰耳汪鋐無定見
考察遂多枉抑時日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辨　上曰
若爭鋐猶達時宜使韜爲尚書部事益敝他日又曰張
孚敬忠誠才畧但不惜人材耳人咸服　上深鑒

九月吏部尚書汪鋐罷侍郎霍韜署部事先是給事中薛
宗鎧孫應奎等交章論鋐奸邪誤國擅立威福口述里
巷語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鋐上疏辨謂應奎等
扶私罔上　上慰諭之既而御史曾翀等相繼劾之
上召大學士費宏李時曰鋐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

復立朝班宏等以大工未訖請留之　上曰鋐邪佞詭
隨留之無益第言鋐者不已而鋐又不肯自陳如國體
何宏等以　上意諷鋐鋐乃引疾乞休許之時文選郎
中呂希周已遷通政使尋亦罷去鋐罷　上乃出曾翀
疏責諸言官曰言官宜隨事救正乃皆旋君負主肆行
報復人君奉天豈敢私其好惡亦何敢拒言乎致鋐何
嘗猶朕拒言翀謂三年杜口是誰使之其逮訊詞連宗
鎧皆廷杖削籍孫應奎落級外補

十月詔奪給事中董進第御史王祚等官爲民時吏部尚
書缺侍郎霍韜言冢宰表率百僚非他部比惟　上命

上命推之乃推羅欽順夏言桀材唐龍王廷相　上皆
不允命科道官舉一人以聞於是進㙔及祚等惶懼言
陛下神聖諸臣甄别已稔非臣等所敢言　上怒曰命
汝推舉卽疑君懷忌不言卽汪鋐詭佞朕已知之但未
至大惡姑令策勵非私其人聞朕與輔臣有言乘機搆
害蓋猶以大禮故中傷之耳悖慢無人臣禮其視章者
皆奪職爲民
十五年四月以許讚爲吏部尚書
六月以湛若水爲南吏部尚書
七月致仕吏部尚書汪鋐卒鋐婺源人弘治壬戌進士歷

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兼兵部六卿兼二銜亦異典也卒
贈少保謚榮和
十六年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奏文選司獨用承差寫本皆
納賂充營三年坐取美官臣嘗革退令郎中楊育秀潛
復收補作奸壞法宜究事下吏部覆謂各部寫本俱有
額設監生吏部獨無當時立法蓋以本部吏承出身之
地自可擇用而文選一司最爲劇要天順中尚書王翺
始選用承差寫本謂此輩皆隨撫按在外習書非有他
也承差屬文選故卽用承差若吏典屬驗封卽用吏典
亦非有他也自翺至今七十餘年未之有改近日韜始
改用吏典而溫仁和又役用承差及臣諒乃兼用吏承
夫吏承皆胥吏之流第取習書彼此何擇卽承差滿日
選除驛丞亦與吏典同如韜所言受賄作奸並無指實且
承差開納八十金而營充乃至二千選除又復同衆事
之有無殆亦易見惟　上裁察　上以承差旣革照各
部用監生寫本責吏部黨詞回護奪堂官俸二月司官
三月育秀降一級調外任
十七年考功郎中缺部臣擬用驗封郎中李開先山東人
也是時文選郎中黃禎亦山東人　上以明年考察京
職事體甚重文選考功何俱用山東人令再推於是部

擬稽勳郎中任瀚從之
十八年正月許讚晉少保二月從幸三月還
二月吏部侍郎張潮張邦奇加太子賓客
七月以聞淵爲南京吏部尚書
御史蕭祥曜言頃　聖駕南巡吏部缺主事侍郎張潮輒
窺何輔臣意引夤趨權利之徒刑部主事吳昆用之夫
昆大學士顧鼎臣之門生親友也天曹重地豈容以匪
人濫厠其間而鼎臣身爲輔臣薦進門牆行公市私不
可以儀表百僚潮務與銓衡曲已徇人漫無可否何以
瞻服天下士乞敕吏部速罷昆而別選廉退以爲行檢

徵倖之戒如鼎臣如潮者俑以大臣優容之勒令休致
亦足以爲徇私用人之警疏入　上責祥曜指摘細微
排斥大臣狂妄不諳事體令錦衣衛逮治之近詔書不
許無故更調官員以起奔競吏部輒廢格不用令自陳
狀以聞於是潮自劾不職狀且言調用吳昆非出鼎臣
意前本部員缺兵部主事馬承學以鼎臣親昵於衆中
自謂必得吏科給事中周琉以請臣臣謂此必奔競浮
躁之士故舍承學而用昆此怨謗所由起也　上以潮
久侍講筵素謹厚令供職如故而命錦衣衛逮承學琉
等鞫之已而詔奪潮俸一月文選員外趙汝濂等俸二

月祥曜承學俱贖罪還職昆仍原職琉以別旨降遠方
雜職已鼎臣以被論乞休不允
御史洪垣劾文選郎中黃禎貪婪欺罔狀內稱知州王顯
祖等考察調簡而補臣鄉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
史并諸貪祿關節壞亂選法等所指及凡二十員且言
今當考京官之期考功郎中法當妙選才哲而禎乃以
人品鈍下之曹世盛補之原禎之意由巳以曹先任文
選郎中楊育秀樹爲考功育秀受黨護之益故復薦進
世盛冀爲巳地引用彔邪懷私誤國莫大於是且吏部
人才進退之關士習趨向所在而禎以庸汚竊位其奚

以澄清天下與起治功請加顯黜　上下其章都察院
及吏科從公參論於是左都御史王廷相等給事中薛
廷寵等覆稱御史所論關通蹤跡頗有據得旨逮禎錦
衣衛獄拷訊疏內所指王顯祖何瑚等二十員俱以賄
進有干清議并楊育秀俱令爲民曹世盛更調別用郎
中職賄如此尚書安用因責廷相廷寵回護失體之罪
而宥之令十三道公衆隱年遂道若何瑚者於是十三
道以御史王之臣彭世潮楊聯皮東山應詔調外任已
錦衣衛以禎獄成報刑部論當削籍詔黜爲民
御史劉士逵復言近者官吏貪汚紀綱漸廢推原其故厥

有由然臣見吏部尚書許讚淑愿混淆於識見之昏或
務肅莽於性資之躁紀綱頽廢於行檢之異人才壅滯
於才智之疎胥吏縱橫於聽信之偏賄賂公行於防範
之略郎中雖敗而猶黨庇之其何以表正百官也且極
言六部吏役贓濫之弊指摘甚悉并以爲讚罪　上曰
許讚朕所簡任士逵揣度上意乃假吏胥瑣事排擠大
臣不宜居憲職其調外任讚再疏乞退優詔慰留不允
十九年十二月陞文選郎中王嘉賓爲南京右通政　上
以吏部司官推陞京堂多不厭公論令自今以往文選
司郎中務久任之

二十年四月吏部尚書許讚奉勑免仍起視事時給事中
徐犢劾奏吏部主事李椋介隙不職　上詰責讚令嚴
實以對讚疏陳因求罷　上慰留之
二十一年九月巡按山西御史童漢臣論劾吏部尚書許
讚目擊山西虜患臨事依回至有經年不選正官而其
所銓補者又半不堪策勵之州佐縣承也此豈朝廷撫
養邊方之意兵部尚書張瓚素性貪濫負殃民償事之
罪嘗為首論大學士嚴嵩貪淫狡惡舉招物議委以政
本必為國禍疏入詔以嵩才望素著非所宜論讚瓚俱
留用既而讚瓚各引言求退嵩亦上疏申辨并乞罷黜
俱優詔慰荅不允

以張邦奇為南吏部尚書鄞人
二十二年四月張邦奇改南兵部以宋景為南吏部尚書
五月詔奪文選郎中王與齡官為民初內閣皆以親厚者
囑文選不以為異與齡掌文選執法不聽請托時大學
士嚴嵩囑選監生錢可教知縣不從大學士翟鑾囑調
刑部主事張惟一於吏部又不從嵩屢嗾言官劾奏與
齡又遺書御史沈越越於衆言官前裂其封遂發其圖
陷文選之奸嵩大恨與齡知為二輔臣所啣乃因尚書
許讚疏白囑托事發嵩辨介削籍

十一月以許穀為文選郎中時行取官候選日久儕輩後
任者至多反前所舉而低昂之穀曰此不肖之心也亟
白於尚書許讚行之讚曰大覲伊邇須覲後行穀曰覲
官叢至萬一有蜚語則行取者難為去留讚難其言竟
以二日畢考選事僉謂公而厚云既而擢南太常少卿
南十三道御史韓一古等劾考功郎中胡鯨稽勘郎中李
愷令懸不職乞罷黜以重覲典詔部院看議覆稱鯨愷
先任屢經薦揚在部未聞他議既經指摘難以居職宜
改別用　上曰考功郎中職司考察黜官關係非輕汝
等既不為官擇人及致人言又復委曲庇護有負委任

許讚等且不查究鯨照不謹例冠帶閑住愷依擬員缺
着於各部郎中員外內選擇才識操履為衆所推者調
用今後吏部司屬選照先年例於各部訪舉調補務在
得人不許濫將推官知縣一槩徑陞
十二月詔罷河間府通判周鈇等職為民奪吏部尚書許
讚俸謫文選郎中鄭曉外補時吏部擬陞鈇為南京吏
部主事　上曰鈇外調未滿四月何以輒陞京職詔讚
對狀仍令將今年奉旨謫降人數已未陞轉具查以聞
於是讚等上疏引罪并查已陞轉官陳叔顒等十六人
未陞轉三十九人列名具覆　上曰爾等職司銓任不

以王言爲大前所降黜皆因朝祭失誤等事朝廷薄戒
警其怠玩乃未及一年遷轉數多謟權市恩欺蔑國法
殊失人臣體讃等奪俸二月鄭曉降三級調外任缺并
陳叔願等非假營求何以速進俱革爲民尋降曉爲和
州同知

二十三年致仕吏部右侍郎歐陽鐸卒鐸江西泰和人以
天變自劾卒謚恭簡鐸有文學操履修潔時論重之

九月許讃加太子太傅入閣　以熊浹爲吏部尚書　以
唐龍爲南吏部尚書

二十四年閏正月以張潤爲南吏部尚書臨洮人

九月奪吏部尚書熊浹等俸三月該司官各半年先是文
選郎中缺擬刑部郎中翁大立調用吏科都給事楊上
林劾奏大立傾險不職宜罷有旨令吏部對狀於是浹
等謝罪　上曰爾等職司用人乃不行審察遴用失當
以致人言既認罪姑罰俸三月大立不准調用

奪吏部尚書熊浹俸半年左侍郎王學夔等各二月該司
各四月先是南京戸部員外焦希程以草場失火奉旨
降調矣時南京吏部題實授官誤以希程名上浹等因
以題覆　上疑詰之浹等具疏伏罪故有是命

十一月罷吏部尚書熊浹爲民浹白諫箕仙忤旨　上屢
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浹不自安至是稱病乞休　上
怒曰浹就孚敬之中議藉取爲進原非本心既得附用
自當感報近輒放恣無禮訕主專憐茲乃測度探問徵
以辭言本宜重治姑從寬奪職爲民仍令錦衣衛官校
押回原籍當差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拜禮
科給事中歷南北都御史禮兵吏部尚書歸田凡十年
足跡不入城府每聞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以未報國
爲恨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於身心以是臨
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識
其大矣後進贈少保謚恭肅

翟文選郎中劉㙻爲右通政提督謄黃詔於各部司屬內
選有才望者爲文選郎中務在得人毋循次調補既而
禮部尚書費宷言比者選司員缺吏部奉旨從各部推
用臣之所屬有儀制祠祭二司事任最重而郎中周現
高簡故各稱職該部方賴其用有如忌臣者出臣不意
議調現等咸命一下臣欲疏留不可得矣近評事孫學
思假以大學士嚴嵩之名索求差遣臣執不與學思爲
嵩私人最多機警第恐萋非中傷夫以臣孤危而復奪
此二臣再遭謗訕愈難獨立　上曰宷意在攻訐假以
保留屬官爲辭妄生瀆擾下其章所司

十二月以唐龍爲吏部尚書
二十五年六月考功司郎中缺擬稽勳郎中雷禮調補詔
以明春當考察該司郎中宜別賢乃更推驗封郎中李
舜臣以請報可
吏部侍郎董玘卒謚文簡玘介獨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始
爲吏部主事絶請托鄉人多怨之後落職三年始白
七月御史陳九德奏劾雲南參政高簡爲文選郎中嘗擬
陞行人李時濟爲工部虞衡主事而未有員缺蓋誤也
已有旨如擬簡乃取其疏刮改營繕司然後送科抄出
今原疏在内府可驗其欺君如此前奉詔舉廢尚書唐

龍令簡會議於學士夏言嚴嵩乃於所私者圖注欺龍
以爲此輔臣意幸而　聖明不用簡之奸計始沮簡之
欺大臣如此白晝閉户昏夜納賄如任維賢被劾未久
而撫治鄖陽副使程資未及到任而陞爲參政專任都
吏李灼通賄以私擢署丞陳詩其妄上行私如此罪宜
重治尚書唐龍衰耗不辨欺詐難勝大任亦宜罷疏入
上惡簡徇私違法并時濟灼詩俱令錦衣衛拿送撫司
拷訊已而吏科都給事中楊上林徐良傅等復論簡罪
之大有三一徇私殖貨變亂選法一恣行胸臆不恤人
言一引用私人布植黨與邪人傅卓吳鑑俱以吏員得
補王府輔導官知縣鄒守業已在逃得陞主事州同知
熊過方坐事當罷尋擬陞湖沛衣初授河間鹽課大使
尋改兩淮衛簡既除鄭府旋改伊府吏部有張斗負李
棟湖廣已二人矣乃何遷以講學故復極力引於衛曹
知縣茅坤歷俸未二年也以門生故三月兩遷吏禮主
事憎吏部員外劉汀之剛方陰爲排擠外補嗣泉邑禮
科給事李念之峭直乘其給假出爲郤守其他專擅如
是者多　上乃下鎭撫司併問詔吏科糾正弊端獄具
得旨高簡刮改御批章奏任意專擅改選官員肆行欺
弊不畏國法錦衣衛逮至午門前重杖六十充軍楊上

林徐良傅不先糾正革職爲民永不敘用李灼等俱發
充邊衛軍陳詩調外任李時濟還職唐龍等令從實置
對狀龍先以九德疏參上因陳老病求去未報會給事
中薇珊言龍誠賢大臣第衰病不任事宜令致仕　上
疑其言責以奸佞奪俸一年隨下龍疏數其耄老臣國
黜爲民比吏部引罪疏入　上曰爾官違法作奸爾等
漫不舉徇情隱蔽法當逮治唐龍已有旨徐階韓邦奇
各降俸二級久之吏部奉詔詳覈簡亂法行私及一應
積弊所當釐正者得旨吏部首百司乘措當協公論凡
簡所爲宜永行更正鄒守業熊過及傅卓吳鑑等俱削

聖爲民何選尋坤既係私黨仰調外任
吏部尚書唐龍由都門遂卒龍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授
郟城令以破流賊功擢內臺諫廷遊繫變倖由按江右
時逆濠甫平禁兵在境爲患禁不待逞西民以安陞陝
西提學副使歷陞右都御史督漕淮上歲饑奏留漕米
數千石賑之賴以全活者數十萬計擢吏部侍郎朝臣
有坐論韓政屏黜者數十人悉收用之爲所遷關中饑
邊方警特擢兵部尚書總督邊務兼理賑濟龍馳入關
躬訊疾苦條上平糶錫逋等十事虜屢犯邊累奏奇捷
在邊四年戎夏慕其威信　朝廷倚重爲改刑部九廟

成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轉吏
部持正不阿無何疾卒後以子汝楫及第上疏明父不
欺詔復原官贈少保諡文襄
以周用爲吏部尚書
二十六年正月吏部尚書周用卒用吳江人弘治壬戌進
士授行人歷陞吏部左右侍郎署掌部事者四以尚書
汪鋐舉用失當嫁罪改南刑部處之恬然既歷左右都
御史南北刑工二部尚書至今官時與都御史宋景並
端明簡諒有風節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私是月
朝覲考察甫畢相繼卒善類咸惜之用贈太子太保諡
恭肅
以聞淵爲吏部尚書由南刑部改任
四月致仕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
諡文莊欽順江西太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及第以翰林
編修歷今官以扶同辭准致仕踰月去歲夫至是卒欽
順學術純正操履端方時有爲師心頓悟之學者爲
反覆辨正其說甚具究所造詣可謂信道不惑者矣
吏部右侍郎王道卒道山東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以庶
吉士授應天學授陞歷南禮吏郎中以輔臣方獻夫薦
陞諭德歷南祭酒大常卿戸禮部侍郎尋改吏部甫閱

月卒賜祭葬如例諡文定道潛心理學持論不苟同於
俗多所著述士林重之
吏科給事戚珊言廷推大臣唯吏部尚書[illegible]有餘俱唯唯
不聞有可否非朝廷進賢如不得已之意乞今後會推
必詢謀僉同方具名上疏如有不當許與推者明言於
廷務求勝任者用之尚書毋得自執吏部覆從其言
上曰選用人才繫吏部職掌但會推時各官有見亦當
盡言今後已奉旨點用者科道官毋得輙先論列待其
不效指實具劾
八月勒禮部侍郎許成名往榆火唐王用寳冊偕致仕吏

部尚書閻淵因吏部左侍郎缺例用翰林官深者推補淵推祭酒王道補之至是卒乃擬桐及佐名上給事呂時中言該部初擬成名穆桐忿爭乃並介之而用道今復用桐是賞爭也何以抑躁競崇恬讓給事中徐霈御史艾朴又言桐成名互相詆訛成隙用寄佐復效傚覬覦惟恐先之宜俱勿用而別選雅望者　上是其言俱令致仕而以尚書淵徇私受囑推舉不公奪俸半年該司官吏令逮赴鎮撫司拷訊以聞已鎮撫司獄上郎中張舜吏張明獄辭下刑部各贖杖還職役

二十七年二月以張治爲吏部尚書茶陵人閣

二十八年二月以王學夔爲南吏部尚書安福人

九月吏部尚書聞淵致仕以夏邦謨爲吏部尚書時淵引年乞致仕許之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　上曰階方事朕左右固非先朝弘文館之直者如何擬推外遷乃推戶部尚書夏邦謨代之邦謨涪州人

十一月吏部尚書夏邦謨乞休不許時南京科道官郎維城楊順等交章劾邦謨諂附倉庚新改銓曹不恊人望邦謨上疏自理并求引退　上曰卿簡自廷推宜盡心供職不必以人言求退也

二十九年正月以李楷爲南吏部尚書臨桂人

三十年二月吏部尚書夏邦謨考察致仕以李默爲吏部尚書甌寧人時邦謨去吏部會推都御史屠僑南吏書李楷吏侍郎李默　上簡用李議者皆言冢宰必歷任正卿資久望深方得轉授未聞侍郎即正位冢宰者然李膺簡命固聖明特達之知而於先朝嘗爲故事洪武壬午　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以吏侍歷尚書秉銓二十七年峻部事留京師備顧問郭璡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正統壬戌致仕而王文端以部侍代郭天順丁丑致仕是時上能推誠下無違尸蓋五十六年吏部三尚書耳今自

弘治丙辰至嘉靖辛亥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王恭襄李爾懋皆再任羅文莊李康惠楊且皆未任銓揆數易如此他可知矣成化癸巳尹恭簡亦以吏侍爲尚書代姚文敏歷十三年致仕惟崔莊敏吏侍爲尚書代李襄敏未逾年去此五人皆能稱其職未聞有超資之議逆瑾時焦芳張綵以吏侍相繼爲尚書搢議恥之即使二人不由侍郎爲尚書亦豈得爲善類乎昔傅說起版築爲冢宰而廿盤舊學不以爲嫌此何足異觀稱弗稱耳

十月吏部尚書李默罷以刑部尚書萬鏜爲吏部尚書時

默推遼東巡撫以張臬謝存儒者上不稱旨遂罷默令削籍以鏜代之鏜進賢人

三十一年四月以潘潢爲南吏部尚書尋致仕卒潢婺源人辛巳進士

三十二年八月黜吏部尚書萬鏜爲民時提督協治鄖陽都御史員欽鏜會官推通政使趙文華可任兵科給事中朱伯辰隨劾文華邪媚奔競流路日章不宜復玷臺憲有旨令別推而以伯辰章下部文華因言通政使在朝廷之上左右將爭側不推外今鏜意在出臣又暌所親言官論劾期必去臣而後快且鏜前爲右都御史後以侍郎起用進尚書乃通計前俸考滿事涉欺罔又以

不得一品爲怨　上遂怒鏜并伯辰黜之而爾文華供職如故

復以李默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以周延爲南吏部尚書

三十四年二月謫吏部侍郎掌詹事程文德於南京工部初文德奉詔供撰玄文　上疑其所撰者有暗語相欺會南京吏部尚書缺吏部以文德名上　上疑文德欲自脫也遂命謫是職已具疏辭有瞻望闕廷彷徨踯躅欲去不忍之句　上謂其徇悵欺訕命黜爲民

以王崇慶爲南吏部尚書四月致仕以楊行中代之

三十五年二月詔逮繫吏部尚書李默於獄訊治論死初默復入吏部益有苞苴辭給事中梁孟龍論劾默陰禍倉所以名器爲網利之媒不宜久縱以傷國體默上疏訐辨　上兩舍之不問默初貢緣大學士嚴嵩進用及典武試取陸炳爲門下士炳得勢內援默日見信嚮默遂與嵩異嵩銜之趙文華自江南視師旋凌傲公卿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折之楊宜既罷嵩與文華欲用胡宗憲而默復請用王誥由是惡默益甚文華遂摘默部試選人策問中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節不終諸語指爲謗訕劾之　上、怒下禮

部參看尚書王用賓等覆言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而策問所引尤不宜言　上以其黨護切責用賓等下默錦衣拷訊法司論罪刑部尚書遂坐默比子罵父者律絞　上曰律不言臣罵君者所無也今有之其加等處斬默竟死獄中

以大學上李本攝吏部事本上言欲第九卿長貳及寺院督撫諸大臣材品上請去留　上然之本乃悉數諸臣百十有三人别爲三等其上二十有八人首工部尚書吳鵬次趙文華嚴世蕃陸炳馮天馭何鰲沈坤諸人其中七十人則鄢懋卿徐履祥趙貞吉諸人其下十有五

人宜斥免乃罷守禮艾希淳郭鋆陳邦修等多可大用
者時論非之
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免行中南通州人初令山陰歷今
官以地震考察李本攝部事承嵩風旨勒令致仕年八
十四卒行中忠貞天植始終不渝氣節才猷險夷無二
燕居不廢詩書盈篋僅蔽風雨
三月以吳鵬爲吏部尚書鵬秀水人時吏部缺會推吳鵬
鄭曉王用賓　上曰曉素望不聞用賓貪汚素著鵬亦
少風力既而復疏推鵬雖少風力但志四報效任之必
能盡職　上乃命鵬

以鄭曉爲南吏部尚書四月改右都御史以禮部尚書王
用賓代曉海鹽人用賓陝西人
三十八年十月原任吏部左侍郎程文德卒文德浙江永
康人嘉靖己丑進士及第授編修歷禮部侍郎改吏部
尋加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館撰玄文不稱旨特旨
謫南都文德疏辭勅　上享安靜和平之福　上益怒
以爲謗訕削籍爲民爲人博厚坦夷不設町畦問湛文
簡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
必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在吏部當考察京朝官
留意賢否黜有勸益既歸橐無餘金卒無以殮後贈禮
部尚書諡文恭
原任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卒學顏山東濟寧人嘉靖乙未
進士歷官吏部以病乞歸至是卒爲人淳謹內行修潔
文學氣節俱爲士論所重云
三十九年四月御史耿定向劾奏吏部尚書吳鵬言頃
陛下以四方多盜特下明詔考察守令之貪暴者臣竊
以爲本正而後末治今察守令之貪殘而不究銓司之
溷濁是搖其本而欲末治難矣今主銓衡者尚書吳鵬
以天官爲己私物凡百司例當遷陞者其始也必白白
以賄也其既也必謝謝以賄也其歲時也必有慶賀之

禮問安之禮慶賀問安以賄也姑不頊論請跡其數事
大較著者如鵬將董份主考而子紹中式羣目已自離
掩及授官之際會試首蔡茂春止得兵部而紹反得禮
部亨奪之謂何前吏部司屬李一科白璧皆班舉著聞
爲御史林鸞蛟給事中袁洪愈所發鵬蛟遂坐補外洪
愈亦淹滯者數年以此排制言官使皆垂首濡足不得
一吐憤懣文選郎中何海宴驗封員外郎宗臣各以貪
墨賣綠被斥未幾一則陞河南參政一則陞福建提學
副使又何怪夫居吏部者之貪也臣初在吏部辦事見
今文選員外郎張九一方入爲稽勳主事中外目笑之

曰此官身價數千金矣入部以來多爲姦利乞堺登壟攘臂肆行是爲天下貪殘者樹赤幟又何以禁守令使不貪也九卿重任當以德選今漫無可否任其紛然諸托惟强有力者得之如蔡克廉病夫也而擬之南司徒沈坤巨惡也而寘之北祭酒向非　聖明獨斷則計曹爲養病之所而太學是播惡之區矣私門納賄幾如闤市甚而盈篚書帕顯然投於署門者弗呵受者弗赧如此而欲移文撫按禁貪戢穢臣恐即不及答亦腹誹也凡此六者皆本源之地自爲亂首而末流從之臣謹昧死以聞章上尚書鵬及翰林學士份各疏辯求罷　上

命鵬竭忠供職份宜安心直撰不允辭既而九一海晏亦疏乞罷部皆覆其留用從之

致仕南吏部尚書湛若水卒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自少知學弘治壬子魁書經尋從陳獻章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潛心默會日有所得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舉進士高等改庶吉士由編修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滿九年考引年致仕卒年九十五諡文簡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受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

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茅瓚罷改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袁煒爲吏部左侍郎瓚以足病久不視事　上諭大學士嚴嵩曰汝知瓚足疾否或令養疾此左侍不可無官且右侍自有本等也瓚聞之懼因疏言臣所患乃股髀末疾且愈矣乞暫予告數日　上曰銓曹非養疾地其令回籍調理乃用煒代之

四十年三月命吏部尚書吳鵬致仕鵬在吏部凡百官進退一聽命於嚴世蕃即遐方小吏無敢自專者充位而已公道久壅賢否倒植中外人心無不鄙薄憤恨之時禮部尚書吳山直亮有時望旣以救護日食忤旨　上

大不悅嘗示風旨於科道諸臣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俱以不言得罪遂併鵬山劾奏之是時鵬方托於嚴氏　上亦殊無意罪鵬疏入乃與山並罷存公議也已左侍郎袁煒與右侍郎馮天馭以署印題請　上特旨陞煒禮部尚書而以印命天馭署之

以嚴訥爲吏部左侍郎時吏部以員缺請得　旨不必會推徑用訥

以歐陽必進爲吏部尚書安仁人

十一月歐陽必進罷改郭朴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先是故兵部尚書湛若水曾孫壽乞贈祖官吏部覆言若

木學行貽正士望所歸宜允其請　上怒曰若水僞學亂正乃爲誇舉其以狀對必進惶恐謝罪　上責其徇情沽譽詔奪少保兼太子太保止以尚書供職既又以戶部侍郎不堪位而不言降俸二級至是以禮部尚書缺會推郭朴上言文撰諸臣久不悛改茲以朴擬在側內何也其以狀對必進等謝罪　上以必進往國勤慎自述轉後百凡專肆大失大臣體始與致仕自效朴卽代之諭朴勿辭朴上章陳謝　上褒諭曰卿性資醇謹撰奉勤誠遵命卽任朕心加悅宜愼評庶職先於守令以副簡用至意

四十二年三月吏部尚書郭朴罷以嚴訥爲吏部尚書訥嘗推舉二人不當　上意　上謂徐階曰吏部何以此才當此任耶縱無他私亦不宜動循資格必更之階上言循資按格其來已久訥初至部未能破去積習須俟聖明特諭掄才庶訥有所遵奉耳更有二事輒敢附闕一曰尊主權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勘功罪動至經年徵錢穀寂無一字禁私餽則潛行於昏夜以售欺劾貪肆則聊及於孤寒以塞責是主權未尊也一曰定國是臣竊見士夫以虛文巧飾爲有才而誠戇者則詆以爲拙以怙恃作威爲風力而敬愼者則笑以爲懦以息安泄沓爲得體而勤勵者則鄙以爲俗流以容奸庇惡爲長厚而明作者則謗以爲生事甚至以謀國爲過計以卹民爲迂談以持法爲苛刻以秉忠爲爭辯是國是未定也夫二者平時尚能敗政況欲能建立於多事之秋以仰副安內攘外之心乎乞　諭諸司示下賞罰使賢者有所恃而爲善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爲惡庶於政治有補矣　上嘉納之命階指其主名諭之階上言當恕其已往而戒其將來倘有犯者必罪不赦又申嚴贓罪之律凡贓皆沒官枉法皆絞卽自畏懼而收圖矣從之

十一月吏部尚書聞淵卒贈少保謚莊簡淵浙江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尚書前後閱四考加太子太保乞骸骨歸年八十一而終淵爲人凝重深沉端毅有守南北敭歷凡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夷險不渝有古大臣風其爲吏部値大學士嚴嵩當國頗相狙牾雖未幾引去然功名損於初議者惜之

四十三年九月戶科左給事歐陽一敬劾奏太常少卿晉應槐前爲文選郎中專植黨與稽勳郎中唐汝迪皆貪縱不職當罷而屯田主事沈桂湖廣參政孫弘軾巡撫王崇古侍郎胡順俱因應槐以進亦當並罷事下吏部

褒言應槻勤慎鮮過崇古宏軾並以時望推拔應擢未
嘗私之汝廸誘由吏胥亦不足據預桂雖頗有徵收然
大節未虧後效可責不宜以人言棄之得旨命原回籍
聽調桂改外任崇古等及應擢等俱留用
四十四年四月吏部尚書嚴訥入閣仍署部事
六月復以郭朴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九月御史孫丕揚劾原任吏部郎中今陞太常少卿陸光
祖陰妄自肆敢以一部爵官竊朝廷之權使九卿科道
帖然聽命中指數事詔國子監助教任賢已陞鳳陽府
同知命下而私改揚州憚吏部侍郎之察其奸則詭詞

而出之南部尚書同年任惟均等雖科道交章論之竟
不能官宜顯黜光祖爲人臣竊權者戒章下吏部言光
祖銳於任事惟氣稍偏宜令策勵供職　上不允勒令
閑住
四十五年三月吏部尚書郭朴入內閣以胡松爲吏部尚
書
十月吏部尚書胡松卒松直隸滁州人嘉靖己未進士初
知東平州歷山西參政疏職家居近二十年薦起累官
南兵部尚書復改前職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莊肅松
潔己好修官於經術客貌儼然望之者知爲正人莊士

其蘊藉春容不爲崖異而[illegible]然不染於俗有大雅風焉
其任吏部也以振淹滯破[illegible]爲己任諸司事皆躬親
綜理竟以積勞致疾而卒
以兵部尚書楊博爲吏部尚書時胡松卒戶部尚書高耀
資望當改吏部大學士徐階言吏部須清潔剛毅耀於
二者似皆未足遂以博代松
十一月加南吏部尚書王用賓太子太保致仕
十二月以毛愷爲南吏部尚書愷江山人尋改刑部
隆慶元年五月以劉采爲南吏部尚書七月改南兵部以
吳嶽代之采麻城人嶽汶上人

吏部左侍郎王本固自劾乞罷不允時吏部當考　尚書
楊博屬本固命題有家人同吏胥先期竊題爲奸本固
覺之既具疏言狀因求去　上以其能自覺檢令視事
如故而命法司治其家人吏胥
直隸元氏縣典史張儀以部檄至京尋陞南京倉大使不
能平乃訐奏文選司員外郎滕伯輪營私不公及六科
御史温如璋兵備副使何東序與定知府陳奎貪緣乞
陞狀　上以儀挾私妄奏下法司逮問法司奏儀所訐
宜編置口外部奪職爲民
二年十二月少傅吏部尚書楊博致仕先是廷[illegible]

吏部先春論劾總理屯鹽右僉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乞賜罷斥吏部覆議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不查各官賢否應去應留事事掩飾殊爲欺詐於是愽上疏自訟請解職　上以愽既引罪令致仕尋該司官俸半年勒尚鵬閑住屯鹽事務行各該巡撫官從實整理不必再差

戶部尚書劉體乾等言吏部尚書楊愽係先朝耆碩歷四十餘年中外倚以爲重柰何以一疏忤旨遽賜免歸且愽久歷邊陲國有大議廷臣往往就决去留之際關國輕重不可不愼惟　上特賜留用以全國體是時給

事中鄭大經等御史郝杰等亦具疏請留愽俱下其章於所司

大學士高拱兼理吏部事

四年八月吳嶽改兵部以王本固爲南吏部尚書

十一月以潘晟爲南吏部尚書　新昌人辛丑榜眼

五年大學士高拱請解部事　上曰朕素知卿公正廉直秉銓共勿辭拱復上言頃者大學士李春芳得請致仕則閣務爲重政本之地不敢憚勞若仍攝銓衡非惟勢所不能而亦理所不可乞許臣辭免專司閣務庶於事體爲安　上曰卿元老舊臣才望忠正銓選重務不允辭拱再上疏曰我國家之事皆屬部臣題請閣臣擬票或未當則爲之駁正或未妥則爲之調停不嫌異同務在參伍是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爲姦則閣臣之與部臣不容混而一也臣昔以閣臣奉命攝銓而不敢辭既辭不得請而不敢再者實以伍若大學士春芳之次其駁正調停有在而臣可以無避耳今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添居二輔之先則自所題請自所擬票駁正調停終爲未便其不可者一也人臣操權不可太重內閣平章重事銓曹進退百官皆權所在也臣既首閣臣復總銓務權得無太重乎非惟臣難以居而國體亦非所

宜其不可者二也惟　皇上鑒臣懇悃特容辭免　上仍不允

高拱解部事

以少師楊愽爲吏部尚書仍兼兵部

國朝典彙卷三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翰林院編修臣王家楨　訂正

吏部二

官制

丙申七月　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江南行樞密院

乙巳七月設太史監以劉基爲太史令

吳元年十月改太史監爲院以劉基爲院使

洪武元年八月定中書省官制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

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　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設尚書侍郎等官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樊會瑛爲侍郎楊思義爲戶部尚書劉誠爲侍郎錢用任爲禮部尚書世家寶爲侍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郎周禎爲刑部尚書盛京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張文爲侍郎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諭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爲朕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天下不可不愼

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諭及諫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何所賴也

三年三月置秘書監秩正六品監丞一員直長一員

置磨勘司令左右丞凡諸司刑名錢穀有冤濫隱匿者稽其功過以聞

四年正月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數凡一千二百三十

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

十二月吏部奏天下府州縣官數府一百四十官八百八十州一百九十二官五百七十二縣一千三百官三千四十一

十三年詔罷中書省官陞六部尚書爲正二品不隸中書省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佐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

於衆舌朋比逞於羣邪蠹害治政謀危社稷譬堤坊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爲典要但慮 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决其餘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臣下絕奸權之

患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按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致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初壓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於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定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居之三曰誥局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者居之

十四年七月定文職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內未及初考而遷調改除陞等者考覈平常量才降等非黜降者皆得初授階初考稱職任內已及初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任內已陞授未及再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皆得陞授階凡及兩考而事跡顯著者皆得加授階

置都知監銀作局都知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門支勘合銀作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二十三年十一月置閤門使依宋制秩正六品以誠意伯劉基次子仲璟爲之

二十四年九月罷閤門使改閤門使尤良徐日莊等爲閣部等主事

二十五年十一月 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勳階陞轉俸祿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於後世乃命儒臣定其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

二十六年三月諸司職掌成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册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通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務類編爲書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

三十一年六月　建文帝議革冗員省府州縣

建文元年二月更定官制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諸司去清吏字改戸部爲民度支金部倉庾四司刑部爲詳讞比議職門都官四司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三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爲拾遺補闕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爲少卿參議爲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復大理寺改爲司又改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副爲副都評事司務

爲都典簿太常寺改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孝陵置鍾山祠祭署及司圃所增神樂觀一人光祿寺改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如太常少卿陞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太僕寺改卿爲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驌騄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賢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敎十七人鴻臚

寺改卿爲鴻臚卿少卿寺丞如光祿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一人設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舘文翰舘設侍書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舘設修撰編修檢討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特設無定員文淵閣設典籍一人六科罷左右給事中改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署京衞武學敎授一人歷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品一級

改提刑按察司爲十三肅政按察司廣東鹽課司爲都轉運鹽使司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及江北學校貢士革五府左右斷事官五軍斷事司增親王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醫正典賓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敎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儀典樂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敎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靖難後俱復洪武舊

官制惟存大理寺不設斷事官及斷事司正統中復設
京衛武學
二年正月初置後湖祗候所
三月命蘇松浙人得官戸部
七月以周禮卿大夫士之制更定品級階勳時用方孝孺
議國政請做周禮建官遂更尚書爲特進資政上卿侍
中爲資政卿侍郎爲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
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正九品爲保義士從九品
爲保義下士及定殿閣學士東宮官僚翰林等官制成
法掃然及侍讀學士改文淵博士遂以孝孺爲之

太宗　靖難後吏部奏建文時中外大小衙門有紛革
陞降官員額數有增減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合準復洪
武舊制　上曰如係軍民利害者可因時損益既於
軍民利害無所關涉何用改更況前人創立制度皆有
深意今行之既久無弊輒改何爲此其所以敗亡也
上視朝罷嘆建文多改舊制諭羣臣曰只如散官一事前
代沿襲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
紛爲此於是天顏愀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
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月乃行亦欲子孫世
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於戒督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
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只其私智小見[illegible]爲君
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爲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
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矣可不以爲戒
永樂元年二月置北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其屬六曹
清吏司吏禮兵工曹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戸刑曹
各二人以掌北平布政郭資學保定府雒僉爲行部尚
書未幾罷行部置行在六部
置北京留守行都督府以平安爲行都督僉事
二年六月　上命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

食衆則力本者困欲生息之道由於節儉朕觀吏部錄
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
朕意語吏部令諸司汰冗員庶幾省國用紓民力
十八年定都除行在字凡在南京等衙門加南京字洪熙
元年復稱行在正統六年復革行在字遂爲制云
洪熙元年二月始置公孤之官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
此　皇祖之制又曰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訓此官予
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師保卿等勉之遂命蹇義爲少保兼
原官
宣德二年四月吏部尚書蹇義奏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

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
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
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制
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
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俱宜裁革之
四年正月吏部奏選官　上因論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
臣對曰時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
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
臣對曰君心靜則事簡事簡則官省官省則民安矣若

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
煩擾難矣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正統五年勅諭文武百官言朝廷於百司設正佐官俾共
理政事凡正與佐皆當以誠相與有善相輔有過相規
彼此協和事乃有濟不可專恃己見不采眾善屬官中
賢者須禮之不及者須教之不肖者須明其罪黜之如
或悅諂諛納浸潤則賢者受抑不肖者得志孰與成功
爾大臣宜體朕心表率羣僚欽哉
（按）國初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永
樂中惟姚少師洪熙宣德間蹇忠定夏忠靖黃忠宣輩

文僖正統中三楊為三孤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
少師少保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太子
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
尚書侍郎兼詹事等官公孤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尚書
每部二員侍郎三四員都御史抑又甚焉名爵之濫未
有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諺云滿朝皆保傅一部兩尚
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
成化七年四月進士盧瑛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
注官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圖
治豈容獨缺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斟酌以立之遴選以

充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惟備我清朝之史
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欲以忠而
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下所司知之
弘治五年設提督會同館主事時館夫有盜夷人財物也
九年二月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雩都會昌信豐瑞金石
城安遠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
潮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
州府三縣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
奏行將前各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
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警

急調用責成下部議行之

嘉靖十六年吏部議覆武定侯郭勛奏言今方有事安南請於雲南廣東添設右參政副使各一員廣西貴州添設副使各一員雲貴兩廣及湖廣地方先年裁革首領佐貳官宜並緊要地方仍舊銓補俟大選以才力除授得旨兩司官依擬添設知府并復設緊要地方官屬即揀選各處有才名者更調陞補不必大選乃以雲南副使車純爲本省參政四川副使龔亨爲廣東參政蘇州知府仲選爲雲南副使廣州知府鄒守愚爲廣東副使山東僉事王世瑤爲貴州副使雲南澂江知府缺吏部議南京刑部郎中張烈陞補　上曰雲南兩廣見今用兵方面知府俱宜選素有才力者往烈不准

二十二年南京吏部尚書宋景等奏查南京各衙門堂屬見任官俱是額設各有職務且嘉靖八年曾裁革冗員一百五十餘員後以使令不敷事難兼攝復選補四十餘員今比原額所減尚多似應存留庶幹辦有人亦可行之久遠章下所司

二十九年提督兩廣侍郎歐陽必進言瓊州孤懸海外所屬十三州縣地大且遠黎蠻雜揉其間數梓吏短長爲變非一副使所能彈壓請增設分守一人於儋州參政一人於崖州而復設守備於瓊州感恩以爲聲援兵部覆增設參將當如議守備不必設第當擇指揮知兵者充感恩把總以防不虞從之尋命欽州守備署都指揮使僉大猷充參將往守瓊州其分守以吏部議已之

三十二年五月御史徐紳言國家財力困詘弊在設官太多如兩淮山東既有巡撫復於徐州添設巡撫都御史漕運河道職守相通復於濟寧州設管河都御史山東德州既有兵備分巡又有民兵僉事北直隸薊城既有民兵僉事而霸州又設兵備專司又如蘇常地方兵備管糧參政皆非額設徒滋煩擾請一切罷革惟之藩臬郡縣有司各衙者京營八衛之士及川廣之帥有可罷減者俱宜議處以省煩費疏下部覆各都御史仍舊便餘事當行各撫按酌議裁可

三十三年吏部以奉旨裁革冗員言查過各衙門官原係額設又隨事添設各有職掌者俱應存留添註者待有額設原缺奏請塡註其添設官獨戶工二部欽天監太醫院爲多但今禮匯多事廟工甫興戶工二部遽難除革欽天監太醫院當咨行禮部考選去留南京并在外應革官員行南京吏部及各省撫按會勘議擬具奏詔可仍令査各衙門添註官見在員數以聞已吏部査戶

工二部太常太僕鴻臚尚寶中書科順天府上林苑監
制勅誥勅房文華武英殿辦事各添註官員具名數疏
進　上曰各官既有添註每遇實缺何通不行填補都
往往別推以致冗食者多茲奉旨查開從濫將各衙門
帶銜官員删列掩飾罪狀甚明堂上官且不究該司郎
中參俸一月其餘三月自今內外官遇有實缺即以添
註者補之違者該科究舉
隆慶■年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行太僕苑馬寺專理
馬政鹽運司專理鹽政皆國家要務所關非閒局也近
來視之甚輕即卿與使類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充之

夫既不稱職有物議矣即從黜退可也柰何以是爲安
置之所乎遂至奸貪苟且政務廢弛殊非祖宗設官初
意今宜凡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定其
階格卿視參政使視副使一體陞遷若有卓異即當超
擢如先朝故事　上亦以馬政鹽法國家重務必重其
官乃可責以實効命如議舉行
六年南京戶部主事張振選違抗堂官尚書曹邦輔以爲
言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正政令行邇來屬
官不受堂官約束以語言相構少不快意輒排陷之於
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得恣其胸臆以違拘
爲得計自稱風裁而安意承行者鮮矣其在外巡按御
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引爲私人陰授
以廉訪之柄二司賢否悉由唇吻少有不悅遂成瑕菲
二司畏懼奉承之不暇而暇問其政事之得失乎體統
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於是革振選職仍通行
內外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如振選例上司有自降體
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
論巡按有庇護屬官引爲私人者聽吏部都察院參治
禮部覆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奏言王親不任京官會典雖
有其文然已故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國家防嫌惜

才之意初不相悖近者過抑太嚴遂至民家不樂締婚
宗室萬方規避而懷才抱德之士一涉王親無論親疎
存亡槩令沈置外僚非所以體宗室廣賢路也請勅吏
部以後陞除官員除王親同祖親枝與儀賓郡縣主未
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職其不係同祖與夫人以下之親
及係同祖而妃與儀賓郡縣主已故者一體陞除京職
其男爲郡縣鄉君儀賓者亦如之疏下吏部覆請行各
省撫按官查覈推用行之

兩京內外文武衙門官職

京官

太師　太傅　太保　少師　少傅　少保

國初置三公府後不設官不專授但爲大臣加官贈官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太子賓客

以上皆東宮官不專授但爲大臣兼官及贈官

中極殿舊爲華蓋殿　建極殿舊爲謹身殿洪熙年初設　文華殿　武英殿

文淵閣　東閣大學士

以上初專設後皆以師保尚書等官兼任

宗人府

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　以上後俱不設止以勳戚大臣掌府事　首領經歷一員

吏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　國初設主事司務各四員爲首領官有主事印洪武二十九年改主事爲司官革主事印而司務亦止設二員各部同　其屬子部四曰總部司封司勳考功設郎中員外郎各一員洪武二十九年改四部爲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四淸吏司文選掌天下官吏班秩品命凡銓綜選授之典注擬黜陟之法各參伍而分理之驗封掌百官之封爵誥勅與夫監吏謝官給符考成之事咸綜理之稽勳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及名籍喪服歸寧之事皆覈實參驗定擬考功掌文職官吏之考課及內外官之考察凡旌別訪舉及諸事故皆得稽之三十一年添設文選司主事一員正統十一年添設考功司主事一員

南京吏部尚書右侍郎司務各一員各部侍郎萬曆三年革十一年復設

四司郎中主事各一員驗封稽勳主事後革

戶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戶口田糧之政令其屬四

一曰民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水旱災傷二曰度支部掌考賞賜祿秩三曰金部掌課程市舶庫藏錢帛茶鹽四曰倉部掌漕運軍儲出納料量洪武二十三年改爲十二部曰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每部仍分民度金倉四科二十九年改十二部爲十二淸吏司各郎中員外郎一員主事二員永樂十九年革北平淸吏司增雲南貴州交阯三淸吏司宣德十年革交阯司定爲十三司正統以後添設山東司郎中一員山西司郎中三員主事一員陝西司郎中二員又因管倉關廠庫等項陸續添設雲南司

主事八員陜西司四員浙江江西湖廣三司各三員福建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貴州六司各二員廣東廣西二司各三員後革二員嘉靖三十八年添設雲南貴州司郎中各一員四十三年添設貴州司郎中一員隆慶六年添設雲南司郎中一員萬曆九年裁革各司主事二十一員十一年復設主事十員首領官司務二員照磨檢校各一員所屬衙門有寶鈔提舉司提舉一員副提舉典史各一員俱革抄紙局廣盈庫寶鈔廣惠庫廣積庫贓罰庫承運庫乙字庫戊字庫太倉銀庫各大使一員各副使俱嘉靖三十六年革甲字庫丙字庫丁字庫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長

安東安西安北安門倉副使各一員印鈔局外承運庫行用庫軍儲倉張家灣檢校批驗所大副使俱革

宣德五年添設尚書一員專督倉場後或用侍郎無定銜俱不治部事嘉靖中令兼理西苑農事隆慶初罷兼理萬曆九年裁革命本部侍郎分理之十一年復設

南京戶部尚書右侍郎各一員嘉靖二十六年革南京糧儲都御史以本部侍郎督理糧儲其屬十三司郎中各一員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司員外郎各一員其廣西山西陜西雲南司員外郎俱嘉隆間革各司主事一員江西廣西山西雲南司各二員司務照磨各一員

禮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禮樂祭祀封建朝貢宴享貢舉之政令　國初設子部四曰儀部祠部主客部膳部設郎中員外郎各一員洪武二十九年改四部爲儀制分掌禮儀宗封學校科貢舉其儀度而辨其名數祠祭分掌郊廟羣祀之典及喪禮曆日方伎之事主客分掌諸番朝貢接待給賜之事簡其譯伴明其禁令凡百官恩賚各省上貢亦隸焉精膳掌宴享牲豆酒膳之事會其品數程其出納爲四清吏司各司主事一員正統間添設儀制祠祭主客司主事各一員萬曆九年裁革

十一年復設其首領司務二員

所屬衙門行人司洪武十三年置正九品衙門設行人左右行人職專奉使後改行人爲司正左右行人爲司副更設行人三百四十五員二十七年陞正七品衙門嘉靖中存三十七員萬曆九年革五員今爲三十二員

南京止左司副一員署印

鑄印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萬曆九年革

教坊司奉鑾一員左右韶舞各一員左右司樂各一員協同官十五員

南京禮部尚書右侍郎各一員四司郎中各一員儀制

祠祭主事各一員隆慶間革萬曆十一年復設司務一
員
兵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鎮戍
廐牧郵傳輿皂之政令隆慶四年添設協理部事侍郎
二員尋罷　國初設子部四曰司馬職方駕部庫部設
郎中員外郎各一員後改爲武選分掌武官陞調襲替
優給誥勅功賞之事職方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
營操武舉巡邏關津之政車駕分掌鹵簿儀仗禁衛及
驛傳廐牧之事武庫掌軍政武學及戎器儀仗辨其出

入之數并諸雜行究務四清吏司各主事二員武選司
洪武宣德間添設主事三員正統十年添設郎中一員
(萬曆九年革)員外郎一員(後革)職方司洪武宣德間添註主事
四員正統十年添設郎中一員(萬曆九年革)嘉靖十二年添
設員外郎一員車駕司正統十四年添設主事一員(後革)
成化三年添設郎中一員點閘　皇城守衛官軍(萬曆九年
革)武庫司正統十四年添設主事一員(隆慶三年革)弘治九
年添設員外郎一員(後革)其首領司務二員所屬衙門會
同館大使一員副使二員大通關大使一員
正統十四年始設提督團營以兵部尚書或左都御史

營領之嘉靖二十年添設兵部尚書一員專督二十九
年改設兵部侍郎一員協理京營戎政萬曆九年裁革
十一年復設或尚書或侍郎或右都御史任
南京兵部尚書一員成化二十三年奉勅論參贊機務
右侍郎一員四司郎中各一員職方車駕員外郎各一
員主事司各一員車駕司二員司務一員所屬典牧所
提領一員會同館大勝關大使一員
刑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刑名及徒隷勾覆關禁之
政令其屬初曰憲部掌律令獄具盜賊鬭毆稱究曰比

部掌贓罰比犯錢糧戶婚田土茶鹽之法者曰司門部
掌門禁軍政關渡捕亾詐僞略誘曰都官部掌徒流戒
諭寄收設郎中員外郎各一員洪武二十三年改爲浙
江等十二部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二十九年改爲
十二部清吏司司各主事一員宣德間定爲十三司正
統以後各司俱添註主事二員成化元年廣西四川二
司添設主事各一員後革萬曆九年裁革十三司主事
各一員十一年復設九員其首領司務二員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所屬司獄司司獄六員
南京刑部尚書右侍郎各一員十三司郎中各一員廣

東員外郎一員舊有河南陝西司員外郎一員嘉靖三十七年革浙江江西司員外郎一員隆慶三年革司各主事一員四川雲南貴州三司主事、隆間革其首領司務照磨各一員司獄二員

工部

尚書左右侍郎各一員掌天下百工營作山澤採捕窯冶屯種榷稅河渠織造之政令其屬初曰營部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後改爲營繕分掌宮府器仗城垣壇廟經營興造之事虞衡分掌天下山澤採捕陶冶之事都水分掌川瀆陂池橋道舟車織造衡量之事屯田分掌屯

種墳塋抽分柴炭之事四清吏司司各郎中員外郎主事一員後陸續添設營繕司員外郎二員主事四員虞衡司郎中二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二員都水司郎中三員主事九員屯田司郎中一員主事一員嘉靖四十三年革虞衡司郎中一員添設主事一員四十四年革屯田司郎中一員改設主事一員隆慶間革都水司主事二員又添設主事一員萬曆五年添設都水司郎中一員革主事二員九年革虞衡司郎中一員首領司務二員所屬衙門文思院軍器局織染所雜造局柴炭司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皮作局寶源局節慎庫蘆溝橋通州抽分局各大使一員通積抽分局副使一員營繕所所正一員所副二員所丞二員巾帽局鍼工局顏料局鞍轡局廣積白河抽分局大副使大通關提舉司提舉俱革

南京工部尚書右侍郎各一員四司郎中各一員營繕司員外郎嘉靖三十七年革萬曆十一年復設都水司員外郎嘉靖間革營繕司主事三員嘉靖三十七年革一員虞衡司主事二員萬曆九年革一員十一年復設都水司主事二員屯田司主事一員嘉靖二年添設一員首領司務一員所屬衙門營繕所龍江清江提舉司文思院寶源局軍器局織染所龍江瓦屑壩抽分局

都察院

國初置御史臺從一品衙門設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等官洪武十三年改正二品衙門止設左右中丞十四年改都察院正七品衙門止設監察御史分設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道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十六年陞正三品衙門設司務十七年始定爲正二品衙門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

御史[illegible]官後不全設　經歷都事十二道監察御史二十九年置照磨所照磨檢校永樂元年改北平道爲北京道十九年北京道革添設貴州交阯雲南三道宣德十年交阯道革定爲十三道額設監察御史浙江江西山東河南四道各十員湖廣陝西山西三道各八員廣東福建四川廣西貴州五道各七員雲南道十一員所屬司獄司司獄一員舊六員續革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各一員提督操江或副或僉不並設　十三道御史三十員司務經歷照磨司獄各一員舊有都事一員隆慶四年革

通政使司

洪武三年初置察言司設司令掌受四方章奏尋革十年始置通政使司正三品衙門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參議經歷司經歷知事職專出納　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情聲息等事成化二年增設謄黃右通政列銜本司不與司事萬曆九年革右通政一員亦以是年革十一年復

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一員右參議一員隆慶四年革萬曆十一年復設經歷一員

大理寺

國初置大理司正三品衙門設卿少卿丞洪武元年革十四年復置改爲大理寺正五品衙門其屬置左右二寺設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左右評事及審刑司官十九年審刑司革二十二年陞正三品衙門二十六年設司務二十九年寺革後復置改左右寺爲司官爲都評副都評司務爲都典簿永樂初左右寺及官俱復舊左右寺職專主審錄天下刑名卿一員左右少卿二員左右寺丞二員首領司務二員所屬左右寺寺正各一員寺副各二員評事各四員右評事舊八員後革四員

南京大理寺卿一員右寺丞一員萬曆三年革十一年復設　司務一員左右寺正各一員左右評事各二員舊三員近革一員

詹事府　左右春坊　司經局

國初設　東宮官屬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已又改贊善爲贊善大夫設贊讀洪武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尋革十四年復左右司直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又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各衙門無所統屬始置詹事院二十

三年設校書二十五年改院爲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
列署府中府設詹事一員少詹事二員府丞一員主簿
一員錄事二員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各一員左右庶子
各一員左右諭德各一員左右中允各二員左右贊善
各二員左右司直郎各二員司經局設洗馬二員校書
二員正字二員二十九年添設春坊左右清紀郎各一
員左右司諫各二員通事舍人二員皆以侍從輔導
東宮爲職左右春坊則專典 東宮上奏請下啓箋講
讀之事司直郎掌彈劾糾舉清紀郎佐之司諫掌箴規
鑒戒之事以拾遺補過洗馬掌收貯經史子集刊緝圖

書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覽校書正字掌繕寫裝潢
詮其訛謬調其音切以助洗馬主簿管勾今文移檢
稽脫失錄事佐之通事舍人典 東宮朝參謁辭見之
禮與承令勞問之事而皆統之于本府以上官俊不全設亦無定員
南京止詹事府主簿一員

太常寺

國初置太常司正三品衙門設卿少卿司丞博士典簿協
律郎贊禮郎司樂大祝等官及祠祭署署令署丞職專
祭祀之事洪武三年置神牲所設廩犧令大使副使等
官四年神牲所革七年設典樂二十四年改署令爲奉

祀署丞爲祀丞三十年改司爲寺司丞爲寺丞三十五
年革大祝令卿一員少卿二員寺丞二員典簿二員隆慶
三年革一員萬曆十一年復設博士二員協律郎五員舊二員嘉靖間增隆慶二年革
萬曆六年復贊禮郎十二員舊六員嘉靖間增至三十三員隆慶三年革十五員萬曆六年
復九年革五員十一年復三員司樂三十四員舊二員嘉靖間增至三十九員隆慶三年革三
十一員萬曆六年復九年革十二員十一年復設七員天壇地壇朝日壇夕月壇
各祠祭署嘉靖九年設奉祀各一員祀丞各一員先農壇祠
祭署舊爲山川壇神祇壇祠祭署嘉靖九年改爲神祇壇萬曆四年改今名奉祀一員祀丞
二員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泰陵
顯陵　康陵　永陵　昭陵　定陵　慶陵各祠祭署

奉祀各一員祀丞各一丞犧牲所吏目革
南京太常寺卿一員少卿一員萬曆九年革十一年復設典簿博士
各一員協律郎二員贊禮郎六員司樂二員天地壇山
川壇耤田祖陵各祠祭署各奉祀一員　皇陵祠祭署
奉祀祀丞各二員　孝陵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員楊
王墳祠祭署奉祀一員徐王墳祠祭署奉祀一員祀丞
一員神樂觀提點一員

光祿寺

國初置宣徽院尚食尚醴二局設院使同知院判典簿統
之繼改光祿寺正四品衙門設卿少卿寺丞主簿等官

職專膳羞享宴等事移太常寺供需庫隸之洪武四年又置法酒庫設內酒坊大使副使八年改寺爲司隸從三品衙門改主簿爲典簿又設錄事置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每署設令丞監事又設孳牧所大使副使局庫俱革三十年復改司爲寺署令爲署正又設司牲局仍改孳牧所爲司牧局嘉靖七年司牧局革萬曆二年添設銀庫大使一員今設卿一員少卿二員寺丞二員典簿二員錄事一員所屬四署各署正一員署丞四員(掌醢署丞革一員)監事四員司牲司大使一員

南京光祿寺卿一員少卿一員隆慶四年革典籍一員

太僕寺

國初設群牧所牧養馬匹洪武六年始置太僕寺從三品衙門在滁州設卿少卿寺丞典簿等官職專馬政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改稱太僕寺洪熙元年復稱北京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今名以原置在滁州者爲南京太僕寺云今設卿一員少卿三員(舊二員正德十一年添設一員萬曆九年革十一年復設)寺丞三員(舊四員復增至十二員又裁革止存三員)主簿一員常盈庫大使一員所屬各牧監各群俱革

南京太僕寺卿一員少卿寺丞各二員隆慶間革一員

順天府

國初爲北平府永樂初改爲順天府十年陞正三品衙門定設府尹府丞治中各一員通判六員(嘉靖八年革二員萬曆九年又革二員十一年復設一員)推官一員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各一員所屬宛平大興二縣(餘縣分別在外)各知縣一員縣丞二員(舊各一員後各設三員嘉靖末各革一員萬曆九年又各革一員十一年各復設一員)主簿一員(添一革不)典史一員儒學教授一員訓導六員(內二員永樂十九年添設)餘官不備錄

應天府

國初改集慶路爲應天府設知府同知通判及經歷知事照磨等官後添設治中推官洪武三年陞正三品衙門賜銀印改知府爲府尹同知爲府丞二十七年添設檢校本府官職專親民之事惟以京府事重故品秩體貌特異云今府尹府丞治中各一員通判二員(一員萬曆九年革十一年復設)推官一員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各一員所屬上元江寧二縣(餘縣分別在外)各知縣縣丞主簿典史一員儒學教授一員訓導六員(後添設)餘官不備錄

鴻臚寺

國初置侍儀司爲從六品衙門職專朝會賓客吉凶禮儀

之事洪武九年改爲殿廷儀禮司設使副承奉鳴贊序
班十三年革承奉添設司儀十九年更使爲司正副爲
左右司副三十年始改鴻臚寺陞正四品衙門定設卿
一員左右少卿二員左右寺丞二員主簿司儀司賓各
署丞一員鳴贊五員後添至九員序班四十四員後添
至五十員
南京鴻臚寺卿一員主簿一員鳴贊四員序班九員司
儀司賓署丞各一員

國子監

國初於南京置國子學正四品衙門設博士助教學正學

錄典簿典書典膳等官所以專司風化敎育人材職任
最重後添設祭酒司業典簿改典膳爲掌饌洪武八年
置中都國子學十五年改國子學爲國子監中都國子
學爲中都國子監從四品衙門以祭酒司業爲堂上官
監丞博士助敎學正學錄典籍掌饌爲屬官典簿爲首
領官二十六年革中都國子監永樂元年置國子監于
北京設祭酒司業監丞各一員博士五員助敎一十五
員後革二員萬曆九年革四員學正十一員革四員內一員填註孔氏世襲學錄七
員後革二員萬曆九年革一員典籍掌饌典籍各一員
南京國子監祭酒司業監丞典簿各一員博士三員隆慶
四年革一員助敎六員嘉靖三十七年革二員學正五員隆慶四年革一員學
錄二員典籍一員掌饌一員嘉靖三十七年革

翰林院

國初置翰林院正三品衙門設學士承旨學士侍講學士
侍讀學士直學士典簿待制修撰應奉編修典籍檢閱
等官職專制誥史冊文翰等事洪武十四年改正五品
衙門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設孔目五經
博士侍書待詔檢討十八年定設學士侍讀學士侍講
學士爲正官孔目爲首領官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
侍書待詔爲屬官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又有祕書監

弘文館及　起居注等官後皆不設其華蓋殿今爲中極殿
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俱洪武中設職正
五品班在學士上永樂初　簡命編修等直文淵閣參
預機務謂之入閣辦事後漸陞至學士及大學士洪熙
中又添設謹身殿今爲建極殿大學士有加尚書至三少者
後又有以他官兼學士大學士入閣者後閣臣奏于本
院設公座于是內閣翰林稱同官其院事主于內閣而
掌印則以學士或侍郎詹事等官兼學士或春坊官署
侍讀侍講各二員博士五員不常設典籍侍書各二員待
詔六員不常設孔目一員修撰三員編修檢討各四員以上

定員

提督四夷館官一員永樂五年始設四夷館選國子生習譯命學士稽考課程正統九年諭寺刷上事提督弘治七年內閣題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提督嘉靖二十五年以後裁革卿止存少卿其習譯官鴻臚寺帶銜南京翰林院永樂後止設學士等官一員掌印孔目一員

尚寶司

國初設符璽郎秩正七品後置尚寶司陞正三品衙門設卿少卿丞職專寶璽符牌等事洪武元年改正五品衙門 皇太子寶不設官即以本司兼管云今設卿少卿各一員司丞三員後以恩廕添註無定員

南京尚寶司卿一員

中書舍人

國初中書省設直省舍人從八品洪武九年改中書舍人正七品後中書省革更定爲從七品職專書寫誥勅冊符鐵券等事共額設二十員無正副例推年深者一人掌印其恩廕帶俸及文華武英東西二房內閣誥勅制勅二房分直者無常員

文華殿門東房別設中書舍人分直職專奉旨書寫書

籍等項武英殿門西房別設中書舍人分直職專奉旨寫篆冊寶圖書等項

六科

國初設給事中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設給事中二員秩從七品推年長者一人掌科事等隸承勅監隸通政司十三年置諫院設左右司諫各一人左右正言各二人已改名元士又日士源武增至八十一人二十四年始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秩每科設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二人從八品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俱正九品三十三年定都給事中正七品給事中從七品而不置左右永樂間仍設左右給事中亦從七品正統七年更鑄六科印萬曆八年裁戶科給事中四員兵科五員刑科四員禮科二員十一年復戶兵刑科給事中各二員禮科一員今共爲五十員職專主封駁糾劾等事

南京六科各給事中一員戶科另一員管後湖黃冊

欽天監

國初置太史監設太史令通判太史監事僉判太史監事校事郎并五官正等官後改監爲院設院使同知院判

五官正典簿兩暘司時序郎紀候郎等官洪武元年改
太史院爲司天監設監令少監監丞主簿主事五官正
副及監候司晨漏刻博士又置回回司天監設監令少
監監丞三年始改欽天監正五品衙門四年改監令爲
正儀大夫少監分朔大夫五官正司玄大夫監丞靈臺
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靈臺郎司正郎五官挈壺
正挈壺郎等散官十四年定品級員數其散官從文職
給授二十二年改監令爲監正監丞爲監副三十一年
革回回監而其曆法亦隸之本監今設監正一員監副
二員春夏中秋冬官司各一員靈臺郎四員（舊八員）保章

正一員（舊二員）挈壺正一員（舊二員）監候二員（舊三員）司曆二
員司晨二員（舊八員）漏刻博士一員（舊六員）主簿一員
南京欽天監監正一員（監副今革）春夏中秋冬官正各一員
（內止選一員）靈臺郎二員監候司曆各一員

太醫院

國初置醫學提舉司後改太醫監洪武十四年改太醫院
定爲正五品衙門設院使院判御醫吏目等官職專診
視疾病修合藥餌之事而聖濟殿番直則擇術藝精通
者與焉其正官院使一員院判二員首領官吏目十員
（舊止一員隆慶五年定爲十員）屬官御醫十員（舊止四員後增至十八員隆慶五年定爲十員）

所屬惠民藥局生藥庫各大使副使一員
南京太醫院院判一員吏目一員惠民藥局生藥庫各
大使一員

上林苑監

洪武中議設上林苑監以妨民業遂止永樂五年開設定
爲正五品衙門設左右監正監副監丞典簿所屬良牧
蕃育嘉蔬林衡川衡氷鑑典察左右前後一十署每署設
典署署丞錄事洪熙元年止存左監丞典簿餘官不除
又以蕃育署帶管良牧川衡兩署嘉蔬帶管氷鑑林衡
兩署四署人戶并四典察署人戶俱撥二署暫管宣德

十年止存蕃育嘉蔬良牧林衡四署餘皆革近年仍設
右監丞今設左右監正監副監丞各二員（後正副俱不常設止設丞署掌印信）
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四署各典署一員（蕃育嘉蔬典署嘉隆間革）署丞一員（舊各二員）錄事一員（舊各二員林衡嘉蔬俱革良牧蕃育各革一員萬曆九年盡革十一年復設一員）典簿一員

中東南西北五城兵馬指揮司

國初置兵馬指揮使司設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
馬指揮司爲正四品衙門設指揮使副指揮知事各門
設兵馬洪武十年定正六品衙門設指揮副指揮職專
京城巡捕等事革知事二十三年定設五城兵馬指揮

司惟中城止稱中兵馬指揮司俱添設吏目今每司設
指揮一員副指揮四員舊各四員後增到六員嘉靖三十六年各革一員萬曆三年又各革一員吏目各一員
南京五城兵馬司各指揮副指揮吏目一員副指揮舊各三員萬曆九年各革二員

僧錄司

國初置善世院洪武十五年改僧錄司正六品衙門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共八員職專釋教之事屬禮部其衙門南京建於天界寺永樂後北京建于大興隆寺今大興隆寺燬徙于大隆善寺南京同

道錄司

國初置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道錄司正六品衙門設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玄義共八員職專道教之事屬禮部其衙門建于朝天宮兩京同

神樂觀

洪武十二年置神樂觀設提點一員知觀二員專管樂舞生以供祀事屬之太常云

外官

各承宣布政使司

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于外以統府州縣州縣俱隸府

縣或又隸州州或直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參知政事參政入爲尚書洪武九年改行中書省爲浙江等十二布政使司正二品十三年改正三品十五年添設雲南布政使司永樂十八年革北平布政使司爲直隸添設貴州交阯二布政使司改從二品宣德十年革交阯布政使司今各省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貴州無右 左右參政各一員山東左二員浙江江西湖廣左右二員貴州無 左右參議各一員江西廣東陝西左各二員四川山東山西貴州右各二員陝西湖廣右四員河南無以上二官役因事添革不一臨時照資敘至用無定衙 首領官經歷司經歷都事各一員萬曆九年革十二年復設 照磨所照磨一員檢校一員後添設內浙江廣東山東

山西陝西貴州俱革 理問所理問一員副理問一員廣西山東雲南貴州俱革 提控案牘一員江西湖廣山東山西貴州俱革 所屬司獄司司獄一員廣廣西山東貴州俱革 倉庫雜造織染局各大使副使一員軍器泉寶二局後大副使俱革 陝西茶馬司大使副使各一員四川茶司廣西祿民司雲南滇池魚課局後大副使俱革

各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一員副使舊各二員後添設兵備海道等項副使員數不一今福建三員貴州四員廣西五員廣東浙江江西河南各六員四川七員湖廣雲南各八員山西十員山東十三員陝西十六員 僉事員數不一今廣西貴州各二員江西陝西雲南各三員浙江廣東各四員福建河南山東山西各五員湖廣四川各六員以上二官臨時照資敘至用無定銜

首領官經歷司經歷知事各一員照磨所照磨一員檢
校一員浙江廣東山東貴州俱革所屬司獄司司獄一員

各府

知府一員同知通判各一員後因事添革無定員推官一員吉安府皆設一員後革首領官經歷司經歷知事各一員照磨所照磨檢
校各一員知事檢校事簡府分多有裁革所屬司獄司司獄一員儒學
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小府多不全設倉庫稅課司雜造織染局
稅課分司草場各大使副使一員陰陽學正術一員醫
學正科一員僧綱司都綱副都綱各一員道紀司都紀
副都紀各一員

府州縣巡檢司巡檢各一員水馬驛驛丞各一員遞運
所大使各一員河泊所所官各一員

各州

知州同知判官各一官後同知判官因事添革無定員若編戶不及二十里有所屬縣分者裁減同知無所屬縣分者裁減同知判官首領官吏目一員所屬儒學學正
一員訓導三員小州多不全設陰陽學典術一員醫學典科一
員各處稅課局茶課司大使副使各一員各處鐵冶批
驗茶引所大使各一員今革各處閘壩閘官壩官各一員
各處倉草場大使副使各一員僧正司僧正一員道正
司道正一員

各縣

知縣縣丞主簿各一員後縣丞主簿因事添設無定員若編戶不及二十里者或革丞簿
首領官典史一員所屬儒學教諭一員訓導二員後添設小縣或止一員或無設稅課局大使一員陰陽學訓術一員醫學訓
科一員僧會司僧會一員道會司道會一員

各都轉運鹽使司

運使同知副使各一員判官員數不等經歷一員知事一員

各鹽課提舉司各煎鹽提舉司今革

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隆慶二年裁革副提舉員數不等吏目一員

行太僕寺遼東寺革

卿一員少卿一員陝西二員甘肅山西各一員俱革寺丞今革主簿一員

苑馬寺

卿一員少卿二員內遼東久革寺丞今革主簿一員所屬各牧監
監正監副錄事圉長各一員遼東止設監正一員圉長二員陝西各監止設監正七員餘俱革

王府官

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員審理所審理正一員典膳所典
膳正一員奉祠所奉祠正典樂各一員典寶所典寶正
一員紀善所紀善二員良醫所良醫正一員典儀所典
儀正典儀副各一員伴讀教授各一員後添設引禮舍人

一員（舊三員）工正所工正一員（舊理典膳奉祠典寶良醫工正六所各有副一員）（嘉靖四十四年革）典簿一員各倉庫大使各一員（副使革）
郡王府教授典膳各一員（俱後添設）

武官

都督府

國初設大平諸郡翼元帥府以統諸道兵設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及都鎮撫以總禁衛續改諸翼爲親軍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各設左右都督各一員都督同知二員都督僉事二員恩功寄祿無常員府各領其都司衛所以達於

兵部惟親軍不屬其屬各經歷一員都事一員
舊有斷事司斷事官一員左右斷事官二員提控案牘二員司務二員司獄一員中左右前後五司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各一員後俱革

錦衣衛　（鎮撫司）

國初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尋改拱衛指揮使司又以拱衛司類古衛尉寺改都尉司洪武二年定爲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之十五年罷都尉府及司置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以都指揮都督領之恩功寄祿無常員經歷一員南京經歷知事各一員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南鎮撫司兼管軍匠後添設北鎮撫司專理詔獄

京營（嘉靖間定）

五軍營大將一員（總主三營）副將二員左右前後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二員佐擊將軍六員三大營將領副參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五百八十六員

留守司

洪武初置中都留守司嘉靖十八年增置興都留守司各設正留守副留守指揮同知一員其屬經歷司經歷都

事各一員斷事司斷事副斷事吏目各一員

都指揮使司

都司二十一處（舊一十七處）各都指揮使二員同知二員僉事四員其屬經歷司經歷都事斷事司斷事副斷事吏目各一員

衛

內外衛四百九十三處（舊三百二十九處）各指揮使一員同知二員僉事四員鎮撫二員其屬經歷司京衛各經歷一員（共七十三員濟寧等工衛各添設收糧經歷一員萬曆九年革）舊各有知事一員革僉副使各一員（舊有大使一員後革）各武學教授一員訓導四員（舊六）

貝南京衛各經歷一員（共四十八員）僉副使各一員武學教
授一員（舊三員嘉靖八年革一員二十七年又革一員）外衛各經歷一員（後添設）
知事一員（後止設四十八員萬曆八年以後裁四十員）

所

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處（舊止有守禦千戶所六十五處）各
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二員鎮撫二員百戶十員其屬各
吏目一員

按百戶所鎮撫各有試職試職起永樂十五年作一級
支半俸都督同知都督僉事都指揮使同知僉事指揮
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試百戶試所鎮撫各有署職署

職起景泰元年作半級不支俸　凡署職遞加本職一
級署副千戶以實授百戶署試百戶試所鎮撫俱以冠
帶總旗

儀衛司

儀衛司二十五處各儀衛正一員儀衛副二員典仗六員

宣慰使司

宣慰使司二處各宣慰使一員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首
領官經歷都事各一員

招討使司

招討使司一處招討副招討各一員首領官吏目一員

宣撫司

宣撫司六處各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首領經歷知
事各一員

安撫司

安撫司一十七處各安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首領吏
目一員（舊爲知事）

長官司

長官司六十四處（舊五十九處）各長官副長官一員吏目一員

番夷官

番夷都司衛所等四百六十三處其蠻夷官苗民官千夫

長副千夫長上官中頭目原無專職後不遜

自儀衛司以下舊無後以漸添設

文官品階勳祿之制

〔正一品〕太師　太傅　太保　宗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　〔階〕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　〔勳〕左柱國右柱國　〔祿〕月支米八十七石

〔從一品〕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階〕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　〔勳〕柱國　〔祿〕月支米七十四石

〔正二品〕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六部尚書　左右都御史　〔階〕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　〔勳〕正治上卿　〔祿〕月支米六十一石

衍聖公　真人無勳祿

〔從二品〕左右布政使　〔階〕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　〔勳〕正治卿　〔祿〕月支米四十八石

〔正三品〕太子賓客　左右侍郎　左右副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寺卿　詹事　太常寺卿　府尹　按察使　〔階〕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　〔勳〕資治尹　〔祿〕月支米三十五石

〔從三品〕光祿寺卿　太僕寺卿　行太僕寺卿　左右參政　苑馬寺卿　運使　〔階〕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　〔勳〕資治少尹　〔祿〕月支二十六石

〔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　左右通政　少詹事　大理太常太僕行太僕苑馬等寺少卿　鴻臚寺卿　府丞　副使　知府　〔階〕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　〔勳〕贊治尹　〔祿〕月支米二十四石

〔從四品〕祭酒　左右參議　運同　〔階〕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　〔勳〕贊治少尹　〔祿〕月支米二十石

〔正五品〕殿閣大學士　翰林院學士　春坊大學士庶子　通政司參議　大理寺丞　光祿寺少卿　尚寶司卿　六部郎中　京府治中　宗人府經歷　欽天監正

太醫院使　上林苑監正　僉事　府同知　長史　〔階〕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　〔勳〕修正庶尹　〔祿〕月支米十六石

〔從五品〕侍讀侍講學士　諭德　洗馬　尚寶司少卿　鴻臚寺少卿　員外郎　都督府經歷　運司副使　提舉　知州　〔階〕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　〔勳〕協正庶尹　〔祿〕月支米一十四石

〔正六品〕侍讀　侍講　詹事府丞　中允　司業　尚寶司丞　太常太僕行太僕寺丞・主事　大理寺正　欽天監副　五官正　太醫院判　都察院經歷　京

府通判　京縣知縣　兵馬司指揮　上林苑監副
留守司都司經歷　斷事　府通判　審理正　〔階〕初
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祿〕月支米十石　神樂觀提
點　善世　正一 以上無階祿
〔從六品〕修撰　贊善　司直郎　光祿寺丞署正　鴻臚
寺丞　大理寺副　京府推官　布政司經歷理問
運判　市舶副提舉　州同知　〔階〕初授承務郎陞授
儒林郎 儒士出身 宣德郎 吏才幹出身 〔祿〕月支米八石　闡教
演法 無階祿
〔正七品〕編修　六科都給事中 舊正八品 十三道監察御史

評事　五府都事　都察院都事　通政司經歷　行
人司正 舊正九品 太常寺博士　典簿　上林苑監丞典署
營繕所正　京縣縣丞　兵馬司副指揮　留守司都
司都事　副斷事　按察司經歷　審理副　推官
知縣　苑馬寺各監正　〔階〕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
儒士出身 宣議郎 吏才幹出身 〔祿〕七石五斗
〔從七品〕檢討　中書舍人　六科左右給事中 舊從八品 給事
中 舊正九品 行人司副 舊從九品 詹事府主簿　光祿寺典簿
署丞　太僕寺主簿　太常寺奉祀　京府運司錦衣
衛外衛王府護衛宣慰招討司各經歷　靈臺郎　布

政司都事副理問　鹽課副提舉　州判官　苑馬寺
主簿　〔階〕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仕郎〔祿〕月支米七石
〔正八品〕五經博士　國子監丞　行人 舊未入流 戶刑二部都
察院照磨　通政司知事　協律郎　欽天監主簿
保章正　御醫　上林苑署丞　典牧所提領　營繕
所副　京縣主簿　大通關寶鈔龍江清江提舉　煎
鹽同提舉　按察司知事　王府典寶正　典膳正
良醫正　奉祠正　紀善正　工正　府經歷　縣丞
衛知事　苑馬寺監副　宣慰招討司都事　〔階〕初授
廸功郎陞授修職郎〔祿〕月支米六石六斗　講經

至靈　元符崇真宮靈官 無階祿
〔從八品〕翰林院典籍　清紀郎　國子監典簿　博士
助教　京府知事　光祿寺錄事　監事　祠祭署祀
丞　挈壺正　布政司照磨　運司知事　王府典寶
副　奉祠副　典膳副　良醫副　宣慰司經歷
〔階〕初授廸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祿〕月支米六石
神樂知觀　覺義　玄義　副靈官 無階祿
〔正九品〕侍書　校書　國子學正　戶刑二部都察院各
檢校　贊禮郎　鴻臚寺署丞　五官司曆　監候
上林苑監典簿　錄事　營繕所丞　會同館文思院

典牧所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贓罰甲乙丙丁戊字等庫
織染皮作鞍轡寶源顏料等局各大使　大通關龍江
煎鹽各副提舉　布政司檢校　按察司照磨　府知
事　縣主簿　苑馬寺各監正　茶馬監司大使　王
府典簿　典儀正　典樂　宣撫宣慰司知事　奉鑾
〔階〕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　〔祿〕月支米五石五斗
〔從九品〕司務　舊未入流　詹事府主簿　司諫　正字　通事舍
人　待詔　國子學錄　典籍　五官司晨　漏刻博
士　鳴贊　序班　太常司樂　太醫院吏目　京府
照磨　各學教授　節慎庫都稅司宣課司稅課司司

牧局司牲司軍器局柴炭司御馬倉京府草場京府庫
廣盈軍儲倉各大使　寶鈔廣運廣積贓罰甲乙丙丁
戊字庫承運庫會同館典牧所皮作鞍轡寶源局文思
院織染局顏料局各副使　犧牲所吏目　按察司檢
校　府照磨　州吏目　府醫學正科　各牧監副
布政司倉庫局各大使　都督府草場宣慰司倉各大
使　府倉局大使　司獄　巡檢　千戶所提舉司安
撫司招討司宣撫司各吏目　茶鹽馬司副使　茶馬
司倉庫局大使　各苑圍長　王府典儀副　伴讀
〔階〕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　〔祿〕月支米五石

都綱　都紀　教坊司韶舞　司樂　[illegible]
未入流　孔目　掌供　兵馬司吏目　鑄印局印鈔局抄
紙局稅課局巾帽鍼工二局抽分竹木局生藥庫惠民
藥局銀場局宣德倉各大使副使　司竹局鐵冶所大
倉銀庫各大使　軍器局司牧局司牲司廣盈庫都稅
司宣課司稅課司御馬倉各門倉各副使　各牧監錄
事群長　廣積庫典史　京衛各府檢校　各府稅課
司大使副使　提舉司典史　閘大使副使　州學正
縣學教諭　四氏學學錄　各學訓導　都司吏目
提控案牘　布政司庫局都司倉庫軍儲倉各府倉局

各副使　州縣倉局司所各大使副使　驛丞　閘壩
官　河泊所官　王府引禮舍人　長史司倉庫大使
副使　〔祿〕月支米三石　典術　典科　訓術　訓科
副都綱　副都紀　僧正　道正　僧會　道會　祿少
武官品階勳祿之制　祿與文官同
〔正一品〕左右都督
〔從一品〕都督同知　〔階〕〔勳〕俱與文官同
〔正二品〕都督僉事正留守　都指揮使　〔階〕初授驃騎將
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　〔勳〕上護軍
〔從二品〕都指揮同知　〔階〕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

加授奉國將軍 〔勳〕護軍
〔正三品〕副留守 都指揮僉事 指揮使 〔階〕初授昭勇
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 〔勳〕上輕車都尉
〔從三品〕留守指揮同知 衛指揮同知 宣慰使 土官無祿給散
〔階〕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
〔勳〕輕騎都尉
〔正四品〕衛指揮僉事 宣慰司同知 〔階〕初授明威將軍
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 〔勳〕上騎都尉
〔從四品〕宣慰司副使 宣撫司宣撫 〔階〕初授宣武將軍
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 〔勳〕騎都尉

〔正五品〕正千戶 儀衛正 宣撫司同知 〔階〕初授武德
將軍陞授武節將軍 〔勳〕驍騎尉
〔從五品〕衛鎮撫 副千戶 儀衛副 招討司招討 宣
撫司副使 安撫司安撫 〔階〕初授武略將軍陞授武
毅將軍 〔勳〕飛騎尉
〔正六品〕百戶 長官 副招討 宣撫僉事 安撫同知
〔階〕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 〔勳〕雲騎尉
〔從六品〕安撫副使 〔階〕初授忠顯陞授忠武校尉 〔勳〕武騎尉
〔正七品〕安撫僉事 蠻夷長官 〔從七品〕蠻夷副長官
〔未入流〕蠻夷官 苗民官 千夫長 百夫長

〔俸〕官俸
洪武四年二月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 詳官制
部官官月支糜米一石
六年五月命計在京官吏俸級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
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
賜六部尚書及有司方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瑺曰布
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
所以示民或假馬部民因被浸潤不能舉職甚乖治體
其官爲市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馬一率十
戶食之歲一更

十二年正月定丞相御史大夫等官歲祿之數刻石官署
十八年令天下有司官俸折鈔每一貫五百文准米一石
二十五年八月頒醒貪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詳編
建文四年十二月靖難後戶部尚書夏原吉等進會議在
京官吏軍士俸糧支米鈔格公侯駙馬伯儀賓祿並全
支其文武官一品二品俸支米者什之四三品四品者
什之五五品六品者什之六七品八品者什之八餘折
支鈔每石折鈔五貫九品雜職吏典知印總小旗軍並
全支米奉天征討自指揮以下有家屬者亦全支家屬
在原衛者其米於京倉支什之三原衛支什之七總小

旗軍並於原衛支米在京每月則給行糧六斗　上悉
從其議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
永樂元年令各都司幷河南浙江江西山東山西布政司
按察司及王府官俸舊日全支米者米鈔中半兼支湖
廣福建廣東廣西陜西北平四川雲南布政司按察司
官俸米鈔兼支及所屬府州縣等官俸全支鈔者俱仍
舊
十六年奏准浙江等都司布政司按察司長史司中都留
守司堂上官幷各衛所官軍俸一品至五品俱二分支
米八分支鈔

洪熙元年恩州府通判檀凱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凱廉
介豈弟乞復其任吏部以聞　上歎曰貴州至北京甚
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卽遣
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
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
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
其宿德況州縣官之賢者先朝嘗加祿矣通判外官可
不優之乎
宣德初都御史顧佐以柴薪事被訐大學士楊士奇奏准
遂爲例 詳都察院

按國初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至是始有納銀免役者
名曰柴薪銀天順來始以官品隆卑定其數每歲銀解
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幷山東山西河南
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王世貞曰國朝祿數視前代差已薄而宣德以後用糧
運艱窘爲辭五品以上三分折銀七分折鈔六品以下
四分折銀六分折鈔折銀每石七錢折鈔者又改絹折
銀每二十石不能一兩於是仰事俯育且不足而不能
不假借於皂隸銀矣正統以前每兼一官則支一俸固
辭者允正統以後兼官雖三四止從高者或以勞績動

歎加夫則爲特恩苞苴之風所以日益盛也
七年大學士張瑛乞增南北兩京七品以下官俸不報
九年春掌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議文武官俸每石舊折
鈔二十五貫欲減作十貫少師蹇義言　仁宗在春宮
久諳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
可違濙乃減作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
造減省遂爲例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御史劉準由進士
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
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

欽竟負無還乞下廷議增俸不報
三年三月大學士楊士奇言北京各軍官家下人皆在北
京居住其俸米俱於南京關支近聞多係各衛差人代
關其代關之人俱花費各官十分之中僅得一二分艱
難甚多伏望命戶部會六部都察院公同計議從長設
法處置庶幾官糧不至虛費而軍官皆得實俸
四年成國公朱勇言在京文武官員俸糧每月關米一石
食用不敷乞每年運糧除正數外每軍增米二石至京
文武官按月添米一石　上以帶運艱難不欲重困軍
士止而不行

十四年兵部重定官員合用皂隸數文職一品二品十二
名三品十名四品六名五品六品四名七品至九品二
名內翰林院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俱
近侍各添一名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翰林院譯
字官每員一名武職五府管事都督錦衣衛管事指揮
鎮撫司管事鎮撫俱照文官品級則例其各府帶俸都
督各六名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各四名長陵衛官係奉
仁宗皇帝特恩指揮使指揮同知各六名指揮僉事四
名各衙門公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每處直堂
三十名鴻臚寺翰林院每處直堂十五名宗人府太常
寺國子監每處直堂十名詹事府太僕寺欽天監太醫
院每處直堂六名光祿寺尚寶司六科中書科係內府
衙門各用看朝房四名上林苑監行人司每處直廳四
名六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寺左右二寺每處直廳
四名刑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左右二寺係理刑衙
門每處把門二名都察院經歷司通政司經歷司每處
直廳四名戶部刑部都察院照磨所及各衙門司務廳
每處直廳二名通政司有奏訴冤枉人等戶部山西司
兵部職方武庫二司有軍囚人等每處看監四名宗人
府經歷司直廳二名詹事府主簿廳直廳一名鴻臚寺

司賓署司儀署主簿廳太常寺博士廳太僕寺主簿廳
各二名欽天監主簿廳二名看書五名觀星臺把門四
名國子監繩愆廳直廳三名典簿廳直廳二名刑部看
監舊有一百三十九名都察院看監舊有一百二十八
名五軍都督府直堂各舊有八名各府經歷司各舊有
四名錦衣衛直堂二十名鎮撫司直廳舊有五名看監
舊有三十二名經歷司直廳舊有四名俱各照舊在外
司府州縣官員跟用皂隸合照在京官員品職額數僉
撥　上曰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等官係教訓生徒官
每員與二名知縣係親民正官每員與四名如有仍前

多食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挨究依律懲治
天順二年詔在外官員有父母年老在家願分俸助養者
准於原籍關支
五年四月 上召閣臣李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
所出者多奈何單官俸一季賜銀四十萬餘兩賢曰自
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
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
日 上召賢同吏戶兵尚書議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
廷復命會議不然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愼密之
賢因言在京單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謫出外却以

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
行之使其不覺安土重遷人之常情若驟然行之必紛
紛勞擾徒使怨歸朝廷卒亦不可行也 上曰然
成化元年正月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曰益小吏之俸
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恥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
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勅賜在內七品以下
文職官員全俸七品以上半俸 上命議行
國初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例賜酒
米錢永樂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
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
及十之三是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閒胡濙始請
米一石折鈔十五貫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
益繁折支曠數歲僅以一支成化五年御史李塔監內
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褐綿布衣帨衾褥及書畫几案
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入腐壞將歸於無
用乃請以充俸鈔 制曰可以是藏吏檢會驗估直
按識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然日後亦
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若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按祖宗時鈔法通行故官員以鈔折俸其後新鈔一貫
時估不値十錢舊鈔纔値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

不顧以十貫折俸一石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
養廉莫甚於此
七年十一月 上召大學士彭時等見文華殿時等言京
官皂隸與俸不可減命該部照舊以安人情 詳召對
官吏折俸布舊於甲字庫折支者每闊白布一疋折米四
十石成化十六年戶部以爲言始改折三十石然布極
細者不過値銀二兩而米過貴石値銀一兩已自懸絕
後又以粗綿布値銀三四錢者支與是粗布一疋准價
銀三十兩矣從古所未有也
二十年巡撫江南總督糧儲都御史彭韶上疏曰軍國之

需出於蘇松常三府爲多遞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
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隻等項就於正米上加
收五六斗以備支撥今者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
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辛何可勝言拯救恩之須濟
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三府每歲起運南北
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
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等衙門討
約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
解銀價似亦可行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
繁稍與蘇息乞勅戶部會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

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
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
等衙門各官俸糧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
俱無耗銀解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
而官員俸糧銀亦不虧損實爲便益

弘治九年六月總理南京糧儲副都御史李善奏修官廨
以便分理所支動臣祿米從之

正德元年十月部議文職陞俸終身帶支者但照原官品
級上支如由正七品陞俸則終身止加從六品俸後復
陞官不得隨品加支

嘉靖二年戶部言在京公侯伯等祿米漸增百姓所輸糧
額有限無從徵派請自今公侯伯全支一歲祿米者遇
事故無令遞官即准襲爵子孫次年應支祿米之數
上曰可仍著爲令

十二月吏部侍郎何孟春以歲不登做漢魏相條奏八事
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愼
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皂一引范鎭奏
請裁革冗費一引蘇轍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
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州縣不許過糴一
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預免來歲稅錢蠲入 上云制

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

六年詹事霍韜言本府堂官多不滿員其輿隸乃有二十
餘名宜從裁減以寬民力因言南都司官多裁革而皂
隸之設如故宜加裁減兵部武庫及工部營繕二司財
賦淵藪官貪者與吏爲市愚者從吏爲奸宜立法稽查
三歲一考庶奸吏少阻而民困稍蘇下兵部議皆如韜
言因請減本部皂隸三分之一遇刷卷期請遣科道按
覈具籍其數以聞 上從之

八年春韜又言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
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衞所

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役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月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司農告匱有以也

按洪武年間學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單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訖今不知增幾倍算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俸所以不足也

二十五年計北京月支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千三百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監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名支二千八百二十三石一斗廚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二石三斗倉場攢斗三千三百四十五名支三千九十一石樂工四百六十四名支二百八十石五斗淨身男幷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千九百四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名支一萬三百八十三石八斗倉攢甲斗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一千一百七十石一斗　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六疋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六斤京武官一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實支折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

二十八年十二月貴州左布政郤相先任郎中知府再以工完各加俸一級既陞四川左參政乃於參政本俸外全支從四品俸又全支從三品俸兼支三俸為四川巡

按御史郤懋卿所論　上以相既屢遷而重冒過多令就貴州詳擬具奏仍令戶部查議中外官陞俸條格明著為令通行遵守戶部查覆兵部題准軍功陞俸官員遞加柴薪皁隸事例不論官職正從五品以下每級加皁隸一名八品以下免加四品以上每品一級加皁隸二名再有軍功以此遞加至十四名而止以後官雖遷轉止照原陞俸級皁隸數目帶支不許隨官加帶此雖專論柴薪緣為陞俸而設本部從來引以為例茲奉欽命臣等查議宜倣其制凡文職有軍功陞俸級者於立功原職上加俸後雖陞遷仍舊帶支如原任從九品月

俸米五石陞俸一級應支正九品俸米五石五斗後雖
陞至八品七品以上仍許帶支原加俸米五斗餘級准
此科算若非軍功以別項年勞陞俸者遷官後即行住
給不許帶支疏入得　旨今後內外官員陞俸級非係
軍功者遷陞後不許帶支者爲令其軍功陞俸并柴薪
帶支該部還將品級應加之數條具以聞戶部開　旨
逐品詳列以覆　詔載入令典內外遵守
隆慶■年總督陝西都御史王崇古御史潘民漠房楠王
君賞各上疏請裁軍官冗祿兵部覆言國家世祿以待
有功不當輕議裁減至於歷世元功正支已絕而其分

祿
姪日襲者本部宜申明條例并檄南京兵部及各省撫
按官嚴行勘實始許赴部聽選其在京在外曾經管事
陞任流官及武舉加增月米或已被論劾或緣事革任
者原衙所各查所增俸糧削去而以後來功陞實職申
呈撫按該管衙門登記憲綱冊更許支俸若係每三年
閱視一次分別騎射騎射上等而初無贓私大過居家
能自悔悟者准食全俸仍條用其次騎射多中而無大
過者亦准支俸其下庸愞無能者准支半俸衰老者勒
令替職若三年不與閱視各衛所通同支糧者事發一
體治罪如此則於清查之中寓裁抑之意　上允行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　公　稿　訂正

吏部三

銓法

甲辰十一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
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
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棋桷而爲
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
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上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

之斷石則必缺麒麟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敗
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洪武元年八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
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
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
所在官司極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
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
蒙蔽之舞文弄法　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致因
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
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慎擇

其人而用勿狥其弊

二年四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才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典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材歟卿等爲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用

三年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崕等處　上曰前代儋崕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罪人居邪

七年正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戶部　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事何由治職何由備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十一年三月　上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格今後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知府賈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才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十三年八月　上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　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十五年　上謂吏部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得盡展其才能

朕甚惜之於是凡罷免官通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擢居顯職

先是官吏獲罪者　上恐法司推鞫未精或其人因公詿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屯田俾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特取梅琏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中書省量才用之

十八年吏部選用國子生爲六品以下官　上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

言所感則方寸自明而諸蔽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
人言則窅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冤抑者無由
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縱橫則爲曠職矣古人有言人
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
人蔽歟也
二十二年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難自非
聖賢鮮有無過者若有過能改則志於善矣可以錄用
比歲受祿之人及民間子弟久居學校教養有成或因
小過罷黜者悉許自新仍錄用之
九月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驟峻非朝廷

愛重名爵之意　上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
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惜若曰起
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隴中一旦舉
之加於朝廷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
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二十三年八月給事中有薦士者　上曰宜何官對曰宜
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於敢爲
上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
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
而欲使入政可乎彼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
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
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三十一年三月　上諭吏部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才任使
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才德俱優者
上也才不及德者其次也才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
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奸作威福言是
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建文三年七月定銓選法通類覆奏附選
永樂　上初卽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上曰
今之人才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

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
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爲世用隨器任使共理天下何必
致疑
二年正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
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
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
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
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吏部尚書蹇義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
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情則

以從違爲取舍愼之愼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随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爲小人不可不察

六年六月吏部引選人奏授官旣罷　上語尚書蹇義等曰用人皆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數石者授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授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宗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

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旣不識其人又不悉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旣久不能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書成　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洪熙元年三月諭吏部擇任刑官毋使憸人得肆枉濫

七月雅州學正何源言本雲南人以監生授學正不通經學難爲師範願改他職　宣宗諭吏部尚書蹇義曰非經[illegible]不可爲人師雲南生固不通經量才授職則人皆效[illegible]官不廢事此亦初授之際失於斟量其改爲王官衙門吏目彼知土俗亦得展布

閏七月吳州左屯衛軍范濟建言鈔法等事　上欲用之禮部尚書呂震言濟故元進士洪武中嘗[illegible]知縣坐事戍興州今年已八十四矣　上曰呂望八十遇西伯何不可也國家用人正在取老成者但不可處以煩劇耳命吏部以爲訓導

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政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奸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用賢者生受惠澤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二年五月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進用監生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搆健詞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銓敘否罷爲民

七月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唐太宗嘗言用人當以德行學識爲本此語甚是今之所用多在進士監生彼讀書知古必能務德行廣知識間有人才吏胥終亦少在要職大凡用人正如工匠用木小大長短各當其宜然後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郡官吏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合至公而人莫敢不服

四年御史劉璧等言吏部之選舉雖下僚末職亦不過具實奏聞上請裁處未敢自專或薦非其人士論得以攻之臺諫得以言之朝廷得以罪之　列聖立法所以不自簡除正以此耳　陛下雖明見萬里果盡知其孰賢而可用孰非賢不可用萬一知有未盡則必詢諸一二近侍能保其果無受賂市恩而所舉非所用乎在外者以爲專主於　陛下而不敢言其失彼自以爲得計方且貪緣作弊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則其爲患也大矣且君上之與臣下不同君總其綱臣任其煩若在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悉自簡除非惟勞煩聖體毋乃以萬乘之尊而行有司之事乎竊以爲此非出　陛下本意必有不恤國體偏爲身謀之人欲假　陛下之尊以塞天下之口竊朝廷之權以濟一己之私耳

一月浙江布政司奏缺官百十員　上諭吏部侍郎郭璡等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奏除勿致廢事

五月吏部尚書郭璡引中軍都督府經歷彭璟等及進士監生二百人擬除御史主事及郡縣正佐等官　上諭璡曰古人授官必量度才德之高下與職事之煩簡而授之庶幾能稱選事方咨於爾其更勉修厥職

五年七月　上罷朝謂郭璡等曰東漢初寶融保河西以

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廉潔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士廉宜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十二月　上諭郭璡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當爲朕擇才難郡守多缺乃勞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動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

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畱意
七年三月勅吏部自洪熙元年五月以前犯罪典刑者已
履經赦宥其子弟今果有才行文學者聽保舉選用惟
犯謀反大逆典刑者其子弟不在選用之例
九年四月御史僉本等陳三事其一黜貪酷官吏以召天
和其二選諳律刑官以聽獄訟其三擇明經師儒以育
人才　上納其言因諭吏部尚書王直等曰在廷舉臣
務俾恪共乃職在外布按二司官聽巡按御史舉劾府
州縣官亦令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廉察有不職者具
名以聞貪酷病民者黜罷之刑名官選通律意者教官

選有文學者任之
成化四年十二月御史戴用言六事一勵實行二精考察
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六革宿弊　上曰勵實
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
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御史劉璧合諸道力詆戴用所言非是請歸推舉之柄於
吏部不報
九年七月吏部尚書尹旻等言本部議奏天下諸司官有
缺每五日內申所司巡按御史兩月一次具奏各司府
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期奏報者自今乞
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前奏上之違者俱論
以法詔從其議
十四年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言守令親民之職不宜以
監生序補恐任非其人適爲民害乞敕吏部取發身科
目者選授之下吏部覆奏以爲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
監生有學識者授知州知縣等官至今行之歲貢有才
識可用者固難以科目拘自今大選比舊較試之其於
府同知知州知縣有缺仍視李賢所奏爲便詔可
弘治十七年　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諭之曰戶部
覆處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

凡係本部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曰此前人不是
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
稱亦無後詞
嘉靖四年九月吏部尚書廖紀疏陳三事一正士風言正
德以來士多務虛聲假恬退爲捷徑今宜遵照舊例京
官年七十以上在外方面官年六十以上方准致仕不
准養病有不奏棄官及奏不俟命而去者治罪不敘其
言官以言事被謫者聽本部量年資漸次擢用養病者
病痊赴部仍照原官選除一重守令　祖宗朝守令率
九年任滿以爲常間有保畱亦且復再任比三年朝覲政

續卓異者或賜之宴賚章服邇來官不久任遷轉太頻人無固志政多苟且今宜遵照舊制守令必以九年爲滿其政績可嘉者知府陞布按司官知州陞副使知府等官知縣陞知府郎中知縣朝覲與吏部察院及科道官查訪賢能尤異者疏名上聞宴賚如例 一惜人材正德末逆幸不時財力殫竭天下岌岌乎危矣幸賴大小臣工或調護於內或鎮定於外當其時人皆知擒獲逆濠諸臣之功而不知保釐京師諸臣之功 皇上入繼大統大臣皆自陳歸休數年以來人材漸不足用伏望皇上思養材之難用材之急於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

釐之功有年力未衰才識可用者量加推用 一應降官查照年資漸次陞擢其遠方謫戍及爲民者量移近地或許還鄉閑住以示無終棄之人得 旨卿所奏深切治體臣子事君當務誠實自今有假托養病致仕者不准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能任事方面官六十以上者方准致仕外官不准養病不能行動者方准有不奏棄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許該部科道及撫按官糾劾各罷職不叙言官被謫者量年資漸次推用病痊赴部照舊選除不許改調別衙門守令俱以九年爲滿有政績卓異者不拘進士舉人監生依擬陞秩仍舊管事風憲

有缺於三年以上知縣行取選用方面官照舊例僉事遷陞副使參議遷陞參政即於本省及附近省分推選不必驟遷數易以致奔走廢事安得人材所司因事奏請朝廷自有斟酌

五年五月兵部主事霍韜疏辭少詹之命且言邇年流弊官翰林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人輒以二官爲清要以至翰林不畏 陛下而畏內閣中外臣工不畏 陛下而畏吏部往自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即遷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書侍郎或國子祭酒等官改除參政翰林六

品以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六部郎中員外給事御史俱補郡守僉事參議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即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而舉人歲貢亦得以擢翰林陞部不宜泥其資 上以所奏命廷臣集議以聞

吏部尚書廖紀等覆奏言韜以翰林吏部不遷外任臣謂翰林設官之意本與常調不同在史局則國典攸存經筵則君德所係或以備顧問或以代王言故累朝優異之典視他官爲重況九年考滿陞二級間遇纂修乃一轉官今欲與常調比而同非 祖宗建制之初意矣其謫編修講讀六品以下俱調外任臣觀講讀臣俱及第

人員或考選庶吉士凡儲養數年方進斯秩六品外任
則如府判州同之屬今二甲進士例爲主事知州翰苑
儲材乃欲無罪而使居州郡下僚是豈人情也哉吏部
銓衡之任亦非他曹可比必公正練達者方稱斯任若
資望既深量處京職亦不爲過然亦間多外補謂官吏
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內閣尤政本
所關故近日所用皆　先朝輔導舊臣頃欲閣臣至三
品卽選參政侍郎是豈累朝優禮老臣隆重師保之意
也又謂尚書侍郎改布政參政是爲有罪者言與有功
者言與臣所未知也願　陛下詳察焉　上曰朕以人

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爲
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
參政及提學副使者量加陞擢正欲其實歷民事以資
聞見以備他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
識內外兼用之豈可循資輕授耶我　太祖初年法制
草創者因難比擬以後定制及　列聖成憲不可不遵
但用人圖治亦當因時制宜豈能一一拘定常格況予
奪皆出朝廷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之
七年二月給事中陸粲言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專重進
士若舉人監生有賢能者宜兼取併用致職之選往將

所重比來甚輕有志者多不樂就乞於教有成績者優
加陞擢其歲貢仍復舊規府學一年二人州二年三人
縣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於中選取教官王府官終
身不遷似有厭薄宗室之意自今乞選有學行者爲之
秩滿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重今有願就遠方
之例實殉苟祿者之私又考察不及者類調遠省是薄
其民而不肯治之也宜精擇良吏優其遷擢鹽法馬政
國之大計非廉幹强力者莫勝今行太僕苑馬鹽運等
官銓曹甚輕其選夫官不擇人而望其修舉無是理也
凡此數弊乞勑吏部盡行釐革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懲

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以其言有可采下吏部施行
惟制科報罷
八年七月吏部尚書方獻夫言任用守令之法其弊有五
一曰選任太輕二曰遷轉太數三曰旌舉不嚴四曰體
貌太卑五曰職守不明必深探弊源嚴加禁制庶主恩
可以下流　上深然之
九年正月保定巡撫錢如京言京畿地重請悉銓進士爲
守令不宜濫授歲貢　上不許曰前屢詔所司隨材任
用不拘資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體擢用蓋科貢乃國
家取士正途不可偏有所重茲所議似特重進士而視

歲貢太輕令入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廣及宜申明
前旨行
十年正月先以南郊禮成詔吏部禮部考求　祖宗朝科
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例廣求人才以備任使於是
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請令
天下有司訪求地方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不干名利
素爲鄉評所重伏在巖穴者許諸撫按兩司嚴實送部
考驗奏請量才擢用徇私濫舉者罰舉人監生官才德
出衆屢經薦剡者一體擢用京堂方面得旨用賢圖治
國家急務我　祖宗朝三途用人取之至廣俾才德者

各稱其位故仁覆天下澤及生民後來事務科舉之學
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詞不脩實行蠹國害民者
在在有之今後務遵　累朝事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
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惠所奏俱允
十六年陞南京通政參議楊麒爲應天府丞閑住御史張
祿爲河南參議仍詔自今起用官必復原職無即推陞
十八年七月吏部以蘇州知府李蓁陞京秩工部主事陳
昌積改禮部給事中薛廷寵言蓁遠媚落府國令禁投
京秩者昌積亦不愜人望尚書許瓚輸罪乞恩　上命
蓁仍外補昌積守原官

二十一年吏部尚書許讚條陳明選法革奸弊十事一禁
薦舉之濫一慎牧民之選一革隱缺不報之弊一革官
員規延之弊一革冗員之弊一重恩蔭之典一嚴官員
腳色一嚴究贓污官吏一明各部職守之辨一革吏役
頂頭之弊得旨薦舉與科劾狂濫已有近年詔旨部院
全不遵行所奏俱依擬近日吏治之弊尚有大者責在
吏部更宜詳列以聞
二十四年三月　上諭吏部曰近年西北邊方防虜多事
任用要在得人爾部內須留心選用總督撫按官不時
刺舉以憑黜陟西南撫夷邊方亦用此例其別文選法

陞遷資格奏聞
吏部擬上選用陞遷資格凡邊方守令通將應選進士舉
監酌量地方遠近取年力相應者相兼除補毋專以歲
貢援例及告選遠方者槩授各兵備守巡止稽邊境者
務擇才選用毋以才力不及官改調其間有能盡心撫
綏建立奇功者不拘守令二司等俱聽撫按不時薦舉
本部參酌年勞遵照嘉靖八年明旨破格超擢仍責成
撫按官悉心甄別從實奏報每年終具奏及填冊送部
查考得旨允行
二十九年給事中楊允繩言古者立郡縣之等明銓序之

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宜斟量政務煩簡地方邊腹道
里衝僻列三等為銓除中有請托規避者當加裁抑至
於驟任後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於銓擬所不及
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於用銓擬漸趨於
平矣
三十年四月給事中徐綱言廣東之高雷瓊州廣西之桂
梧南寧俱屬遠方聽除者往往告就遠方以規善地宜
將諸府及兩廣雲貴三司首領遼東各衛經歷皆改正
選以絕覬覦事下吏部尚書李默復言數郡地非豐饒
嵐瘴可虞苟非大不得已人誰樂往宜仍舊法　上命
宜如科臣言

三十三年先是邊方乏才每春季許北方舉貢監生減年
就選既而邊吏有缺吏部拘一年之例不時得補而正
選守部者又以年次不當補邊方反致停壅公私掣肘
稱不便尚書李默等乃言　祖宗創制每歲六選其
法最精密頃年酌行遠方事例已非舊制今又加立邊
選名色門徑愈多吏道益雜非但承用不便而已　上
以為然命罷
隆慶元年四月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郡邑衝僻
繁簡不同有邊而得寧有勞而逸勞既乖懸勝之宜遂
起趨避之徑今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選補量才授任
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第以為官資之高下
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差等以盡其詳使覩殘
破則思保障之畧覩困疲則思拯救之猷盜賊則掃蕩
而撫循災傷則賑施而安輯刁頑則移風而善俗衝繁
則愛人而節用庶實政脩而成功可課　上嘉納令銓
曹奉行
吏部奏舉碟職官當遷者前給事中駱問禮楊松在舉中
上不悅曰此二人安得遽遷其俟三年後推用
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疏陳飭吏治六事一禁止陳乞二甄別

舉廢三優用邊臣四簡拔下僚五酌議久任六慎重更
調吏部覆如議從之
四年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繫牧民禦
虜之責宜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
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課最者比內地加等
陞遷或不次擢用不職者降二級別用或罷黜治罪夫
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
後庶脩職者多邊方有賴　上令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五年三月給事中韓楫言王親不任京官會典雖有其文
然已故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勅吏部以後陞除

官員除王親同祖親枝儀賓郡縣主未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職其不係同祖與夫人以下之親及係同祖而妃與儀賓郡縣主已故者一體陞除京職其男爲郡縣郡君儀賓者亦如之疏下吏部復請行各省撫按官查覈擢用從之

六月吏部言官生任宗人五府率多出爲雲貴知府不旋踵輒罷去若謂此輩不足用姑如是處之云爾是人與地皆不得其宜也按部署等官年資深者始得爲知府官生既可爲知府則亦可爲部署等官乞自今官生出身六七品以上者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等

官如果稱職則遞遷之至於遠方知府尤當與內地一體除授陞遷不得低昂從之

七月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省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閘壩等官非有民社之寄而又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地或棄官不能赴或去任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矜近例敎官係邊遠人者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令前項雜流得視此例酌量隔府近地銓補從之

高拱請以舉人才德出衆者宜與進士一體陞取又請以行太僕苑馬寺運司與布按司一體陞遷俱從之

八月吏部因戶部參罰徵賦不及格官員當降調乃疏言地方有素稱難處各官恐其爲累亦有願離地方以別就功名者於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調則本以示懲適遂私計若乃前官積逋數多後官所徵止作前數而見年之額反稱逋負俱非事理所安此後宜以見年爲正徵當年即完以前負爲帶徵陸續補足總計分數若干議定降格其當降者止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官復官之日始計俸考秩行取陞遷至於地方凋敝殊甚雖盡力催徵而亦不能完者當另行酌議

吏科給事中栗在庭疏言三事一議處部臣謂邊事稍寧

兵部增設侍郎無所事事宜改補別部或總督員缺及當閱視塞上即簡他部能者加兵部職銜以往一重簡撫臣謂各處撫臣宜擇兩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深望重者其餘年淺少卿副使等官不宜輕授一愼擇部臣謂戶工職綜錢穀其司屬差遣最貴得人苟能操持廉潔殫心職務即移資吏部破格優敘儻貪饕與愞者則如近例嚴加汰斥吏部言添設侍郎以備緩急不宜遽罷督撫在內地必擇資望既久者在邊方仍酌用副使以上充之惟戶工二部司屬宜如在庭議

報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

行取考選

洪熙元年五月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逞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臾之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

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愼選擢以清風紀

天順七年七月擢監生賈俊爲山西道御史時吏部尚書王翺選科道專取體貌爲主尤重北人俊亦居官嚴謹後至工部尚書

成化六年八月兩京御史員缺吏部請循舊選行人進士中文學俊長年貌相宜者理刑試職 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黑爲白者今可遵憲綱選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皆用之

十三年三月吏部選進士江瀾等爲御史時不中選者譏於大學士劉健曰新選江瀾等素與閣下今任言路不利閣下也健信之密奏曰瀾等皆新進浮薄不堪風憲 上震怒由是吏部認罪黜瀾等外任

弘治十五年吏部尚書馬文升題議開行人博士兼除科道之例

十七年令助教等官由舉人出身曾經薦舉者兼取考選御史

十八年令舉人出身教官歷俸六年以上有才行出衆者取選科道等官

正德元年十二月選中書舍人李憲爲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詔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中書得預科道自此始

嘉靖十年三月吏部奏請揀選舉貢監生在部需次者 上曰州縣有司係親民官職今以天下之廣進士僅一二須舉貢足其數爾等既要在得人奈何仍蹈舊弊登身進士者不必循良既得行取科道部屬舉人或間一預監生全無何由自效往數郡州兼擢用竟不遵行今次揀選務秉公道間有賢能立身爲國者一體選科道部屬著爲令該司官敢仍前欺蔽虛文搪塞都察院具

實奏恭旨下吏部遂請避舉貢監生堪科道部屬者詔
如識因選授歷事舉人孫肴爲工科給事中阮䝉爲廣
東道試御史
選授知縣曾汴周呂薛宗愷行人謝存儒俱給事中知縣
王德溢楊行中周寵行人宋邦輔諸演俱試御史　上
曰順選科道既云有國子監博士等官乃無一人得與
自後務秉公行之並開具歷年考語以聞
十一年吏部以推官知縣等官管見等三十六員職名疏
請行取選補科道且言近歲兼選辦事進士今新科進
士尚未開選得旨科道乃朝廷耳目必端謹老成斯能

稱職疏內人員如擬行取慎加考選仍查節降三途用
人詔旨如有賢能彰著實心愛民者無論舉人歲貢出
身一體取用俱進宜復　祖宗舊制儘取曾知民事積
有年勞始如例行取選用著爲令
十二年吏部擬授行取知縣高鳳鳴劉倫溫志敏王鍾靈
及學正任左俱府通判　上曰舉監俱牧民之責凡賢
能者已有旨相兼取用以風勵有位今鳳鳴等業已行
取仍授以通判朝廷法令安能信於天下其改擬以聞
仍責該司掌印官對狀於是吏部覆議倫等主事同知
報可文選郎中鄭汴自陳狀令調別部用仍詔自後文
選郎中缺當於各部中推取公正有才識者爲之毋但
於本部敘遷
十四年十月時科道乏人部議請行取內外考選　上曰
科道朝廷耳目之官近年所選多浮薄之士輕率妄言
有乖政體今次務求醇篤老成諳事體者
十五年吏部左侍郎霍韜言台諫責任匪輕項多引用浮
薄致廑聖諭則以選授不愼其始故也今甲科道內以
博士中行外以推官知縣有標榜考詞可據及選或量
才別用其法頗密獨博士等官歷俸二年以上輒得與
選夫重內輕外本人之情且優游閒局坐至華要以致

負絲纊刺無所不爲如是而求得人是不種而求穫也
臣愚謂宜於大選前期將應選進士及諸別項待次者
糊名榜閱品隲高下擇其才識老成者授以博士等官
儲臺諫之選餘則授以推官知縣俾之練習政務然後
行取考選庶授內者既用當其才授外者又益養其才
言官將濟濟稱得人矣詔如議禮部觀政進士盧楩上
書爭之曰韜之奉　聖諭數月矣博士等官選已過半
韜遲遲至今始爲此議者蓋因倣宋議其曲庇鄉里故
倡爲此議塞言者之口而不知朝廷畫一之法非飾私
文過資也且韜之議有大不可者三夫進對公車臨軒

賜策　聖明主之諸大臣贊之此　祖宗成憲何公且
重也若復別爲軒輊則是大廷之親問反不若銓曹之
覆試臣恐進士不畏　陛下而畏吏部得無如韜曩日
所言乎移甲第之權一也挨第授職原無意必內外職
名稍異行業亦非頓殊吏部既尋考授高下在心人情
趨內避外必滋請託假令秉銓者與於韜可也使皆猶
韜且不免徇私之議苟其不如則將易公舉爲恩私變
明揚爲陰庇恐不止於私鄉里已矣啟鑽刺之竇二也
治國如治身科道耳目也守令手足也世未有重耳目
而不兼重手足者如韜所言內授者爲才識老成外授

者爲練習政體是才識者反處以京職之優閑未練者
傾委以親民之要務獨不思守令何官可使不諳政體
者爲之乎且士挾一長孰不思效用於明時今百未一
試而一旦不諳政體之名壁欲展布四體其誰信之實
重科道之虛名而影輕守令之實跡三也乞勅吏部會
諸司詳議亟賜釐正以爲紊亂典章者戒　上納穆言
令吏部照舊銓除不必考選穆復上疏請自今當除吏
銓司預疏選人之甲第滿列內外之員缺請　上量裁
多寡不使銓司得有所意必於其間庶鑽刺請託之風
可熄又請凡臺諫糾劾諸駁昧風聞及惡聲醜語毋以

瀆天聽其文章之外特有論列者限以三人而止　上
謂選法已如舊行穆復瀆奏無忌下吏部參看於是侍
郎張邦奇等言穆旬月中再上封事矣議選法欲以吏
事煩人主其言限人進諫尤非政體宜罰　上命錦衣
衛執穆下鎭撫司獄尋移法司議罪論贖杖仍蒞事
十六年六科缺給事中詔量簡數人以充吏部擬授行人
劉光文戶科方任刑科中書王挺兵科知縣路天亨禮
科劉整兵科推官張鉄刑科王惟芳南工科　上不許
命光文等別用員缺不許選補
十八年左都御史王廷相以御史缺員數多疏請選補詔

以各衙門辦事進士學行老成者與行取各官相兼選
補令各處屢報災傷凡淸軍御史且俱取回改差其主
事等官不許改用
二十七年五月左都御史屠僑吏科都給事中劉學易奏
科道員缺請先於京官內選補得旨科道官言責所係
宜愼選以充於是吏部奏請改授禮部等部主事鄭廷
鵠梅守德唐禹謨大初趙釴南京評事姜良翰行人杜
汝禎劉體乾李禹實王鶴太常博士鄒從善中書馬如
松爲給事中刑部主事劉裔爾欽臬阮鶚爲御史行人
宿應參姚一元楊選徐洛中書朱有孚郭公瀾試御史

三十二年閏二月吏部請以主事等官考選科道詔以爲
啟奔競不許
三十三年初安慶推官郭來朝以給由入京撫按因使奏
進萬壽表既行忽稱疾棄表歸會開行取報仍就道御
史闕東等交章劾其棄置表文不敬并言其任內貪暴
不當濫與行取之選有旨令吏部陳狀尚書李默侍郎
王用賓葛守禮具疏引罪且請罷來朝　上令革來朝
職爲民所犯贓私行巡按驗治仍切責吏部曰行取官
員係用人重典爾等玩法行私濫用匪人默任在未行
取之後姑不究用賓等各奪俸二月該司郎中臧在革
理狀敵爲奸其降雜職外用於是文選郎中楊載鳴坐
貶爲將樂典史
四十三年七月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奏言國家選用臺諫
唯采虛聲罔稽實行郡推縣尹得列薦剡者輒謂謂以
臺諫自負比至部試以章奏沒無品騭甚者文采終篇
而擬官之疏已上矣若近時知縣熊秉元之畀部潘良
貴之棘放亂介論之貪濁皆得與選後以衆論嘖嘖乃
更置部寺部寺豈庇不肖之地耶此皆不慎其始之過
也宜及未選時預訪端正清脩之士務得其眞其所試
章奏亦必從公校閱毋濫及匪人以玷賢格臣又嘗謂

當今之俗貪風雖息虛文尚繁不惟行取之選止憑舉
薦即言官論事奉旨下之諸司有該部知道者有該部
看了來說者蓋恐言者未盡當欲部詳酌其可否也顧
往往沒無異同槩爲題覆不曰誠如言官所論則曰與
本部查訪相同安望其秉至公而濟國事乎今宜大革
舊習以稱實用部覆得旨秉元等以原職改調餘如議
隆慶四年題准取歷俸將及三年中書行人併已及三年
博士助教等官及各部員外郎主事改選科道

國朝典彙卷三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五

京官考察

永樂四年正月考察北京及天下文武官員

宣德三年十二月勑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京官以民廉介端謹也

五年正月南京都察院考送貪污官郎中黃玘等十七人懶惰不治事郎中陳懋等十四人至　上謂吏部曰官

無大小皆務廉勤況郎中尤重此輩貪污懶惰即如例降黜自今當慎擇人不可濫授

正統元年奏准兩京各衙門屬官首領官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吏部驗實具奏定奪

四年災異條省勑諭公侯伯府部院衙門官革弊事宜第一條吏部擢用官員宜精選賢才任之或罷軟無能者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謹者悉皆罷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精詳考察賢否貪污及庸懦無能并不諳行移者悉皆罷去不許徇私濫用糜廩費蓋先時皆因事因災考察也

天順八年奏准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不拘見任帶俸丁憂公差養病省祭等項俱公同本衙門堂上官考察

成化四年十月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邇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從公考黜以消天變奉旨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各堂上官當念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却乃朋姦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五被黜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蕭維者尚留工部郎中鍾威以有疾被黜而久病曠職精舉無聞如彭尚者猶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效尤乞將府部衙門堂上官曾

預考黜者明正其罪以為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令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五年正月南京吏部侍郎章綸僉都御史高明命各衙門掌印官考察庶官綸明各徇意見奏罷官九十六員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僉名事有未當宜令禮部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將今次考過官再從公體勘應否來聞時盛弘奉勑往南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而綸又訐奏　上亦命盛等併勘

閏二月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

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
執論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
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訐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
掌印官僉名同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爵考退郎
中潘孟時等三人黜見爵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
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於讓等劾論事亦皆不實俱下
吏部議擬以聞議入　上是其言綸明姑置不問
十三年令京官十年一考察
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其屬官
弘治五年二月御史吳泰奏南京五品以下官年久未經

考察宜會同考察下吏部覆從之
十七年以南京吏部尚書林瀚言京官十年一察法太濶
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例
正德四年二月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兩京及在外
方面官
十年四月南京吏部尚書孫需考察庶官需存黜衆之公
論無毫髮私狥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以太甚斥或曰
如此則彼將不服且藉口自文需曰吾期服彼之心苟
公矣他何慮也蓋所出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既
而廉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其明

嘉靖六年南京考察六科無一人去者禮部侍郎桂萼因
言他事語侵吏部尚書朱希周以為長勢盤據而不敢
去之也希周上疏自辯言考察所以黜不肖不限衙門
今科官僅七人實無可去者且五府經歷都事十人亦
無一人去者非獨六科為然也因以疾引去許之
七月桂萼又言兩京考察各官舊有科道拾遺矣其在科
道官寧獨無遺漏乎請如　憲宗朝例互相糾察以清
言路下吏部議部覆科道互糾之法乃弘治十七年事
查　憲宗朝實無之第萼疏出言官論糾之後迹涉報
復恐無以厭衆心宜俟後次考察時舉行　上不允命

趣行之萼復言前例係成化三年八月事憲綱俱存吏
部侍郎孟春詭詞欺弊宜罪　上切責吏部令科道官
互相糾劾吏科都給事王俊民等言　皇上此舉誠欲
綜核名實以重言路今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
人較諸曹不為不嚴使有遺漏安敢緘默但耳目之官
職司甚重惟　皇上財擇之御史盧瓊劉隅等言　皇
上兩衆察典御史被黜亦多今必欲臣等扶同批抵是
闢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非盛世所宜有　上以俊民
等抗令切責宥之乃趣其劾上俊民隅等復言臣等識
見淺陋恐所知未真惟吏部銓衡人物都察院糾正庶

察諸臣行蹟皆莫能逃幸　皇上俯委之考覈因黜臣
等以爲不職之戒　上復責其朋辭規避奪俊民俸
仍令吏部都察院覈考不得姑息隱護已部院考不謹
御史儲良材浮躁淺露給事中黎良御史王道曹弘當
如例降黜　上曰儲良材閑住黎良留用王道曹弘既
終養家居不必與考若給事中鄭自璧一門三舉清議
有乖孟奇被劾勘問不自引避各降二級調外任此二
人罪昭然在人耳目部院顧徇私掩覆而漫然以無所
關係者爲解殊負委任其餘再稽輿論嚴察以聞乃部
院復考上給事中余經御史任鈿爲浮躁淺露御史楊

瑞張鵬漢爲才力不及得旨俱降一級調外任
御史儲良材以罷考被黜言曩者臣嘗劾都御史聶賢不
孝楊廷和曲爲掩覆得全後爲御史鄭洛書所論賢竟
落職乃吏部侍郎孟春副都御史劉文莊素黨廷和與
賢依附以爲洛書之奏臣實主之積恨之久茲假考察
之權復同門師生之怨因訐春文莊陰罪且言二臣欲
賺言官保留王俊民程啓充托密友徐文華等縱橫遊
說營復聶賢引用廷和盡攻議禮之臣仍主大宗之論
上讓部院不持公論爲人報復私怨且良材素行非不
謹者祇以職業未修安得終身棄之令以才力不及降

補外任良材復自言素以忠讜爲楊廷和聶賢孟春劉
文莊徐文華所疾雖蒙曲全降補外任恐諸奸餘黨布
在四方臣跡遠勢危朝夕不能自保願乞骸骨得首丘
死且不恨侍郎桂萼等言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
上從萼言復良材原職
十二年　上諭吏部曰院部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遺事既
竣獨科道互相糾劾業有成命今數日未見題請顯有
畏附之私姑置不究宜遵例令兩京科道從實互舉以
聽去留於是吏部尚書汪鋐等上疏引罪因劾該司郎
中余胤緒隱匿成命蒙蔽堂官宜重治得旨宥堂上官

罷胤緒爲民餘該司官各奪俸一年
科道互相糾劾科臣劾御史張相鄭洛書汪似李循義戴
信道臣劾給事中張潤身饒秀商大節曹汴徐俊民戴
儒等各不職得旨科道官係朝廷耳目須大臣多畏避
奸邪以致考察寬縱不公茲互相舉劾亦不過苟且塞
責爲首者姑宥不治相洛書似秀儒俱令冠帶閑住信
大節汴各降一級調外任循義潤身俊民留用尚有奸
惡顯著容隱未糾者吏部再從公嚴加考察以清言路
南京科道互相糾劾以張鳳翀等三人名奏　上謂鳳翀
等皆去任者責其交相黨護仍命從公糾劾於是科臣

劾御史呂景蒙劉宗仁道臣劾給事中朱潤王希文李
士文各不職狀吏部覆言宗仁士文潤尚堪備任使擬
希文閑住景蒙降調
十三年先是修撰楊惟學以考察降安慶推官卞何推陞
工部主事　上詰吏部對狀詔惟學調外考察未久不
許輒陞京職仍命自今考察降調者皆考滿乃得推用
十八年大計京官國朝甲令每巳亥年嚴核京官皆以二
月是年以　上南巡吏部奏移八月於是右都御史王
廷相至吏部郎大言曰工部郎中費完宜首黜之大學
士夏言聞廷相言卽爲居間廷相含之益完女言子婦

也言子烈婦孀嫠之故力解完廷相亦姑從焉既而殿
最吏部諸郎廷相首黜主事史際尚書許讚難之廷相
云際奴顏于夏氏昏夜閽閽不黜何以戒庶官吾初欲
黜完正謂際爾言無再求之理矣讚大服之是時南京
奏黜者七十人屯田御史錢鏻自知見黜乃疏劾考功
郎中章袞與大計疏並上　上曰鏻既黜如何仍用御
史印法當罷理第已削籍姑免流放
十九年翊國公郭勛奏言近日風霾示異宜如先年猥免
大臣故事各令自陳詔以災異策免大臣係　祖宗舊
典九卿堂上官及各衙門四品以上俱令自陳仍聽科
道官拾遺於是大學士夏言顧鼎臣翟鑾及吏部尚書
許讚而下各疏引咎乞罷俱溫旨論留刑部尚書周期
雍准致仕
二十一年吏部都察院奉　聖諭考察科道官共七十三
人奪級調外居半詳科考
二十四年二月吏科給事中盧勲等陳慎考察四事一集
衆見以昭大公通行兩京堂上官將所屬各官用心稽
訪備書事蹟俟會考日親攜赴部以憑參酌去留一核
衆職以昭大法謂於欽天監太醫院一體考察以清冒
濫一除曖昧以全人材止據居官操行之事嚴加考覈

其未任之前及閨門曖昧之事一切弗聽一禁奔競以
正士風各官果有附勢依權貪緣鑽刺者照不謹事例
黜退毋容倖免得旨太醫院官照例考覈欽天監已之
餘令部院如議行
出南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
中王燁首劾嵩姦貪論者遂比起嵩嗛燁不已是春大
計京官嵩令所私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旂使黜燁應旂
執傑使白尚書張潤欲以奏聞潤止之釋其使先是傑
爲南兵部主事以貪聞於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
殿傑黜之又黜前兩臺御史出守常州符驗等若干人

疏上從之嵩乃嗾同鄉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illegible]
州守得旨命補外職
二十五年四月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上言大計黜陟雖
主自部院大臣而條其行能致其詳審考功郎中實司
之日者薛應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尤乃以謗譸補外恐
非所以勸忠勤也下吏部議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
如仇去姦若脫過抑官邪昭然在人宜復京秩以勸後
之當事者從之
三十年大計京官嚴嵩父子恫愒吏部中傷善類甚衆嵩
嘅徐學詩劾已削籍未紓其忿以學詩兄應豊任部勒

房大理寺副嗾吏部以不謹擬黜 上察其枉抑中旨
留用
三十五年三月掌吏部事大學士李本言大臣者小臣之
倡大臣不職則小臣靡然從之故去不肖者先大臣矣
臣頃承任使輒不忌諱欲將兩京九卿等衙門堂官及
各總督巡撫巡視之樸檄不稱者稍易之尚堪驅策者
留之庶官邪知警 上嘉其忠悃即令本分別去留上
之於是本歷疏大臣衰庸當罷者南京吏部尚書楊行
中禮部尚書葛守禮刑部尚書陶尚德戶部侍郎艾希
淳[illegible]部侍[illegible]大同工部侍郎郭鋻南通政何[illegible]

鴻臚卿王楠太僕少卿張秉壺太僕少卿陳邦政光祿
寺丞丘秉文巡撫都御史張恒都維嶽汪尚寧張鵠翼
共十五人得旨行中守禮尚德埜致仕希淳雲雁調外
任大同等間住兩京科道官亦要職其一體考察以聞
李本復考察不職科道官不謹給事中鄔從善馬汝松黃
元白黃謙張萬紀郭鎔南京給事中朱文漢御史李應
時劉應熊龐浚陳九成詹理蔡朴尹庭鄢鑰馮荐張雲
路郭文周等浮躁給事中李幼滋孫濬吳國倫夏栻南
京給事中高鶴御史李正彛馬鏞黃正色何廷鈺陰秉
暘陳覲衡曹光南京御史徐栻邊毅不及給事中王鳴

臣謝萧御史林應箕朱木段錦張守義得旨罷黜降調
如例御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是時嚴嵩父子專政趙
文華附之每欲刧排異已以懾衆志本承其旨授亦借
以行其私所黜雖多草關不稱然凡疏遠不附嚴氏及
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斥無遺公論爲之不平云
四十年五月御史唐繼祿以旱霾爲災條上修省十事其
黜罰奸庸一事欲令京堂官俱自陳其餘聽部院考察
去留疏入報可於是大學士嚴嵩徐階各上疏自陳求
退 上勉留之尋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率九卿自陳吏
部都察院奉旨考察在京諸司官黜降如例

四十三年十一月以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從言官之請大
計兩京臣工四品以上自劾聽去留
四十四年五月吏科都給事中趙灼等奏邇者科道糾拾先
期各具小帖密投匭中臨期然後開匭配議疏名以上
朝廷至公之典而乃暗昧為之跡類匿名事屬用計中
間即挾私報復孰從而辨之請於下次考察拾遺之時
備開實跡不拘名數末具本官姓名候公同論議擇其
尤者論之庶黜陟大明人無所歸怨章下吏部覆如其
言宜令兩京科道一體遵行第科道會同不無掣肘密
隱請令各自糾拾惟求精當不拘名數報可

隆慶元年 上新即位考察兩京官時吏部尚書楊博都
御史王廷司其事稍失平吏科都給事胡應嘉疏言京
官五品以下之去留付之吏部都察院但近之都御史
自周延以後率皆風紀不正雖云會同吏部不過唯唯
承命昨楊博考察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亦在浮躁
淺露之列緣二臣志向既端議論甚正有任事任怨之
誠無畏首畏尾之意如鄭欽曾條陳吏部之不公博遂
深銜之維新亦以昔按宣大彼時博任本兵建議過激
以拂本兵之心王廷亦惜其風力以臺長不能救一御
史之寃烏在其為風紀哉又謂博專務沮抑言官如曲
庇知府何東序之殘虐而處之善地給事中趙格以論
東序而抑之外補斥御史熊廻以有疾阿文選郎中晉
應槐之貪污言甚剴切有旨部院公同考察已有旨處
分胡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恣橫亂政本當重究姑
奪職為民時擬旨者大學士郭朴也若相徐階深不以
為然已而給事中辛自修等御史陳聯芳等交章請宥
應嘉罪遂謫外任
工部主事劉子延以考察閒住奏辯都察院以其違禁請
論罪如律詔編置口外為民
四年十月命考察科道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疏言頃

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詞躁妄上干聖怒以致嚴
論令因此一人遂波及諸臣并及四年以前衆心洶洶
人人自危科道諸臣其中豈無赤心報恩直言敢諫之
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臣恐考察之日
所司奉承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士氣消沮願
收回論特加寬赦 上報已有論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京官六年考察皆吏部都察院同
行惟丙辰春大學士李本掌院事考察科道奉旨專行
都察院不與焉臣愚以為耳目貴廣宜與都察院同事
上是之於是考察科道官素行不謹者給事中鄭大經

魏時亮周世選御史王漸王汝正劉思賢何其賢張檟
周希旦浮躁淺露者給事中陳瓚王禎劉東星岑用賓
御史周弘祖耿定向尹杪傳寵才力不及者給事中顧
弘瀧戴鳳翔黃才敏御史王君賞趙巖周以敬王圻顧
廷對張問明高甲得旨俱絀降如例

國朝典彙卷三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吏部六

朝覲考察

洪武元年正月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六年正月守令來朝命賜酒食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縱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於中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錮於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與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八年正月朝各省郡縣入朝　上以濟寧知府方克勤有

十一年正月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
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使
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
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𤁋官曠職病吾
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
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
即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
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十七年令天下諸司官吏來朝明年正旦各造事蹟文冊

仍畫土地人民圖本如期至京
十八年正月吏部言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朝覲官凡
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
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汚者送法司罪之闒茸者免爲民
二月國子博士高允憲請察方面郡縣官飾行卓異政事
公平者增秩賜金其闒茸不職及貪苛虐民者斥逐誅
戮使人知勸懲　詔納之
六月　上諭吏部曰天下府州縣官一歲一朝未免曠官
滋費自今定爲三年一朝齎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布
按二司官亦然著爲令

二十九年十二月　詔定外官三年一朝覲
永樂三年正月諭吏部雲南道路遙遠其布政司按察司
并所屬府州縣俱免明年應朝餘如舊制
五年十二月廣東布政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饋
廷臣選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
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
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
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
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九年正月命吏部凡官邊方當朝者皆止勿來

十年正月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
瘼已言者幾人對曰百十人　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
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令日悉上所言令六部
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勿問緘默者罪
刑部都察院六科劾奏天下朝覲官千五百餘人勘合多
未完請付法司究治　上命各部條目已完者八十餘
員賜鈔五十錠復職餘未完者亦宥復職
十一年四月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嘗命布按二司
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
安物阜爲言者及險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蟲

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
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宣德五年正月初天下朝覲官至京　上命吏部廉察其
賢否又令方面官各具所屬官貪虐及不稱職者上名
吏部至吏部奏貪汚者二十五人當充邊軍老疾及鄙
猥無能者五十五人當北京爲民　上曰老疾鄙猥無
能者皆罷歸爲民貪汚者民之害宜發戍邊
七年令吏部同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有司官昏懦不立
貪暴無厭者具奏罷黜
又令各處巡撫侍郎同巡按御史考察方面官仍同方面

官考察州縣官
八年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　上問吏部尚書郭璡曰先
所任九人爲知府亦有來者乎璡以何文淵等七名應
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語奬勞
賜溫州知府何文淵等七人宴於廷以御製招隱詩賜之
十年四月　英宗因天久雨水潦蝗蝻勅諭吏部都察院
考察在外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不才者照例發遣有
缺仍遵　宣宗勅旨舉保不許故違有犯贓罪連舉主
七月先是巡按直隸御史張清考懷寧知縣宋顯闒茸不
勝任顯訴寃狀復命巡撫侍郎等官公察其實以聞遂

復顯職論清之罪　上因諭吏部曰考察有司本欲去
貪存廉以示勸懲一或偏徇則所枉多矣鄙等戒之
正統十年正月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禮
二部詢訪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
面奬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堪爲擢用　上從
之因舉司府州縣官布政丁鉉等賜以勅諭宴於禮部
各賞衣一襲鈔百錠復任候吏部遇缺推用尋擢丁鉉
爲刑部左侍郎波寧知府李敏爲應天府尹
十月吏部侍郎趙新言近者各處巡按御史奉勅考核司
府州縣官多有任情黜陟未加精詳以故被黜官起送

到部率訴枉抑乞令本部重加審察其堪用者仍前復
職或量才改用果不稱者如例黜罰　上曰已往考黜
者不問今後各處送到老疾罷軟不勝任者吏部堂上
官從公審察果應黜者如例處置間有精力才行堪用
或素有政績者具實來聞毋容輕聽妄訴徇私廢公
十一年四月吏部言本部聽選官有奏要勅大臣與御史
考察天下方面守令緣近有旨令巡按及布按二司詢
察府州縣官其二司官從御史舉劾若再遣官未免勞
擾　上曰朝廷考課已有定制今後凡考滿官令該管
上司考察實行送吏部覆考見任者令風憲等官一照近

例考黜果有治行超異者具奏俟考滿時量加陞擢務
要黜陟公明人知懲勸若考察官任情好惡顛倒是非
俱重罪不貸
景泰三年七月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
兩直隸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諭之曰朕惟治理
以任官爲本任官以得人爲先任得其人則官使皆賢
才而政事無不理政得其理則民庶皆安養而天下無
不治近聞各處方面有司等衙門官固有持心公正操
行端潔之人雖其作爲長短不同然不失爲君子此等
之人長於作爲者當明陳其事績可旌可擢短於作爲

者當明陳其老壯可存可放所以待君子使人有所勸
亦有貪滔無恥酷暴不仁之徒雖其能否老壯不同然
不免爲小人此等之徒不必問其能否老壯當明陳其
過犯顯然證佐可罪可黜所以待小人使人有所懲然知
人之難從古以爲病固有行實貪淫而善於結交要譽
以自固者心實酷暴而巧於容悅逢迎以自掩者小人
固如是矣君子或不能然反見嗔於人者有之欲得存
舍之功未之有也今特命爾分往浙江等布政司考察
方面文職有司等衙門官務在躬親徧歷廣詢博訪果
有前項君子宜加禮待存留在任管事其有可以旌擢

及或老疾罷軟不能辦理例應致仕及革職者明白開
具實跡奏來并送吏部應放免者就彼放免果有前項
小人闒茸不才所爲太甚爲民害者明白開其過惡顯
然證佐實跡奏送來京處治當送問者送按察司并巡
按御史處問理依律照例發落夫進退人才非易事爾
須廉以立己之本明以求人之實公以正己之權度恕
以處人之用舍毋感于恩讎之屬託毋私於親故之情
好毋徇於勢要之便令毋狃於利害之報復庶副委任
七年令撫按會同按察司堂上官考察府州縣官其布按
二司官聽撫按考察

十月河南巡撫馬謹奏勒罷所屬官吏凡貪酷無狀者悉
黜之
天順四年正月天下朝覲官至京 上召大學士李賢謂
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
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讎告害 上
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 祖宗舊制也時吏部都
察院會考不職者數百人奏退之舉其才行超卓政績
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 上聞賜以衣服楮幣
宴之禮部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侍宴隨於其中召
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

成化六年九月吏部言過者兩奉詔旨以人才難得恐考
察黜退官中尚有一二可用者命臣等集議臣等詳審
得平樂知府袁爽泰安知州畢宗賢修武知縣劉珊濟
寧州判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俱被黜之數今短取長
尚有可用其餘一時雖知不敢泛舉至於伸訴奏告之
人難以准理宜照舊發遣從之
十三年十一月　上以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姦詐之
徒或緣私讐妄相告訐嚇騙財物及陰構以事中傷善
良大傷治體其朝覲官員賢否不同朝廷黜陟自有常
典亦不許與京官往來交通賄賂營求作弊命都察院

揭榜通行禁約違犯者槩治以罪
十九年十二月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
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幾千餘
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十萬餘員吏部於
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恭
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
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
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
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
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
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
公賢否無别何以示勸懲於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
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二十三年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舊例有老疾
罷軟貪酷素行不謹凡四而已第遲鈍似軟偏執似酷
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請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
通前爲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降調簡僻衙
門用　朝廷以其有愛惜人力之意從之遂爲定例
弘治元年十二月鎮國將軍揚碁奏撫按考察官員止據
布按二司考語豈無親故仇嫌以致考察不公下吏部

嚴行挾私者罪之
六年正月吏部考察天下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請
如例罷黜并調用　上曰諸考退官俱照舊例行其方
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
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
尚書王恕等各開具上請且言府州以下官有貪鄙無
用者留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若必待三年而後黜之
於彼固當感激於民未免怨嗟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
亦不可不黜也　上曰人才難得事貴得當人貴改過
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

俱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
而遂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泯然不敢伸理是豈治
世所宜有爾等皆因襲舊弊不能改正今姑從所開具
者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
行不謹在歷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軟無爲非本官訪
有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到任
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治事今後朝覲之年
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撫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
下該衙門並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
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者方許指

名糾劾

八年奏准各處撫按會同從公考察布按二司并直隸府
州縣各運司行太僕苑馬寺等官賢否如無巡撫則巡
按會同清軍或巡鹽考察其二司及守巡并府州縣司
寺正官各訪所屬賢否開揭送撫按以憑稽考

三月山東撫按奏黜老疾不謹等官 上諭吏部曰到任
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
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四月科道各疏言我朝朝覲考察最爲精盡蓋委之撫按
俾報其賢否又參之布按及直隸州郡之長俾究其實
部院又略其歲報殿最以爲去留之據如有不當科道
得以劾之不才豈容幸免才能豈致冤抑近弘治六年
奉有明詔如止委二司考合屬則恐未足以盡訪察之
公如部院將所奏立案施行復恐致泄漏疎虞之弊如
許考退者復行伸理則奪邪橫議之門何以塞之明年
考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天下幸甚部院因奏
旨會議覆奏 上曰人才固不可輕進尤不可輕退苟
不得其眞所損多矣今後考察黜退官員務從公詢訪
必得實跡不可輕信偏聽以致枉人

九年正月吏科都給事季源御史吳裕等上言近日吏部

考黜不職官員有漏網者如府尹冀綺及按察使趙鶴
齡等十人之不謹知府喬楫等二人之老疾亦宜黜退
部院因具各官歷年考語以聞 上以各官考語無不
謹貪酷俱留辦事

是年朝覲官陛辭 上賜之勑內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
官之小者責亦專凡爾有司莫非天職勿以一事不修
爲無損勿以一民不獲爲不足憂勿以一郡一邑不安
爲無害於治

十五年正月朝覲考察命有被黜奏辯者咨內旨再覈實
吏部尚書呂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考功郎中楊

旦持不可曰　祖宗來未有此例旦停[illegible]一時[illegible]請
何都御史戴珊亟是之文升亦悟竟寢止之
朝覲畢布政周孟中等六人議行各該撫按官員支給官
錢買辦緞段羊酒等物仍於公堂設宴相待用示獎勵
十七年五月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
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
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
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
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正德三年吏部考察朝覲官員浙江參政梁澤等致任江

西布政使李部等閒住都勻知府黎臣爲民得允矣劉
瑾忽附批學士吳儼帷薄不修令致仕養病御史楊南
金無疾欺詐着爲民後有托病請假及丁憂違限不起
復者通參懲治
荊州知府某貪暴無比監司考語不敢署其惡吏部尚書
許進奏爲民知府復賄劉瑾中批留用且命查其考語
來看僚屬悉懼進乃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
司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
知府復卒黜棄
八年令各處災被兵地方許無[illegible]官預先勘實具奏免

其正官朝覲若有科斂害民者仍許提問劾奏
九年朝覲畢布政陳恪等一十六人如弘治間周孟中事
例舉行特擬賜宴禮部會官寢罷災方屬修省而止
令朝覲官各陳地方利病及處置方略吏部行各該衙門
斟酌會議奏請施行
十二年正月吏部舉朝覲賢能官江西左布政張嵿等賜
宴內府
十四年令考察存留官員內有才行兼優政蹟顯著及守
己廉潔人無間言者行各撫按官買辦綵幣羊酒賚獎
仍不次擢用

十五年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天下大小庶官以　上南廵
未奉定奪
嘉靖元年十二月給事中夏言疏言三年朝覲國家重典
皇上御極之二年實惟天下朝覲之期正治道作新之
機人心趨向之會宜申飭令典賢能者宜舉祖宗賜衣
賜宴之典貪贓者宜追奪誥勅及追見任俸錢令羅穀
上倉以備賑濟使貽譏鄉里以示恥辱則貪穢知所懼
御史朱實昌亦條陳考察以裨新政四事其一謹嚴覈實
謂保薦考語須博訪精密其二表賢能謂吏有循良者
賜宴禮部不次超擢其三一制度謂考滿之後任滿當

考者出取覲供不必回任給由其四均勞逸謂京官宜
補外而以方面之賢者入補卿寺略如漢刺史入爲三
公唐宰相出領方鎭之意　上是之
二年奏准方面知府正官考才力不及者照京官不及降
調例不許止議調簡
吏部言頃言官建議來朝百官治行稱最者請如　先朝
故事賜衣賜宴以寵異之臣等推訪治行廉能聲實卓
異者得布政王藎孫祿張璉副使王廷相袁禎周廣魏
校徐文華汪玉參政顧璘鄭毅林富知府羅僑歐陽鐸
朱裳翟鵬俱可與旌獎之列但來朝者俱已回任請行

巡按遣人齎賜綵段羊酒用彰激勸報可
六年詔閑住教授王介錢子勳復用給事中解一貫等言
介等自知考察斥黜例不復敘乃假議禮以圖進用非
眞出於　陛下者也今茲復用則是壞　祖宗百年之
制且啟小人僥倖之門故尚書廖紀皆執以爲不可則
朝廷公議可見矣乞從部擬以爲罔上營私之戒吏部
亦謂考察黜者使得復用將來人相援附臣等無所據
守　上乃從之
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副使施儒楊必進皆邁衆奇才
其禮行近古人皆爲大計黜不敘或謂例不再用也夫

例非祖法而得才爲難況近來大計多權奸排擯若不
敘則忠勤解體　上納之
八月給事中史立模疏言臣聞剛正者特立而見忌諂諛
者雜進而難防以見忌之君子而當難防之小人苟其
術得試其計得行雖至於空人之國亦無及耳本廉眞
也而謂貪乃本慈祥也而謂酷暴或指以閨門曖昧或
誣以暮夜苞苴或追論其平生或旁求其近似非出鄉
官之多口則緣吏胥之銜骨非昌言於廣坐則揭貼於
幽陰而巡史監司之考覈任喜怒以爲取舍者不與焉
往往以小人一時之言遂爲君子終身之玷修之歲年

而不足壞之頃刻而有餘請一切禁治　上是其言命
部院持明秉公毋得偏聽先申禁約懸榜曉示仍令緝
事衙門巡城御史但有投匿名文書者密訪擒治體閱
革役官吏人等潛住京師大索逐之期盡一月容者與
旁舍不舉者同坐恐如立模疏行已復諭吏部立模前
有疏奏朕已施行今復思之似爲大臣拒絕人言以猜
天下之口非人臣之道且朝覲禁約事宜　祖宗俱有
明旨立模所奏多至紛擾雜居言路其調外用所行者
一切報罷乃調立模判通州
八年先是　上諭部院令來朝府州縣官各陳所見上之

二司二司擇其可用者類奏部院條議以聞於是布政
則山東鄭郜福建查約山西江曉陝西胡忠按察使則
江西胡璉等、西劉士元廣西錢宏福建副使王俊民貴
州參議周鎬僉事朱佩知府則長沙孫存太原黃卿建
昌鄭源煥寧南蔣山開封劉琛登州游璉汝陽知縣白
綱徐聞縣丞林應總各言時事部院為條上之得旨所
奏關係重大者各該衙門議處以聞其餘下各撫按官
徑自斟酌施行
令吏部將賢能官員分別等第奏聞優等官員查照舊例
奏請宴賞給與誥勅

十年十二月都御史汪鋐上言大計舉吏宜令部院考覈
去留至有當去不之去者方許南北臺諫官糾拾勿得
先事陳劾以滋煩擾南京御史馮恩上疏力辯鋐言有
不可者四因劾鋐脅杜人言圖便己私為大不忠　上
然之命遵舊例先事陳劾
十一年吏部尚書王瓊等言考察官吏裁在累朝令甲止
據三年任內事跡初非通考生平素行邇來往往苛求
有已陞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黜者有已陞尊官因前
任卑官而被黜者殊失惜才之意請今歲大計一遵舊
例其有在任緣事等官亦當據其考語去留不可輒議
罷斥部如議
十四年吏部都察院覆議御史喬英條陳考察疏　上曰
朝覲考察係國家黜陟大典被黜者既不容奏辯又終
其身不許敘用朝廷委任部院不為不專近者徒事訪
訪以致人得行私報復虧枉甚失朝廷公平正大之體
今考察伊邇卿等務秉至公唯以撫按等官考語及科
道官論劾為據其一切暧昧影響事情毋輒聽信若撫
按等官徇私賢否開具失真者卿等指奏處治
給事中戚賢以考察有拾遺未聞有論救近日大計儻有
以賢見黜者臣等請與論捄伸其冤枉　上曰賢所奏

亦是愛惜人材之意必須果有虧枉者方許已給事中
薛宗鎧具言參議王臣韋商臣運同余宗元縣丞葉洪
枉狀乞詔還原職下吏部覆言王臣等不職匪直撫按
言之即南京科道業已具劾而宗鎧輒相牴牾挾私亂
政不宜聽得旨考察係國家大典原無論捄事例今後
不許援引宗鎧以有前旨姑宥之
十七年十一月　上諭吏部曰三六年大計係黜陟重典
邇來權奸往往假借公法擯斥善類甚傷國體今後大
計黜落官員果有正直廉潔才器超卓久為公論所惜
者科道官從公薦舉吏部議請起用以伸公道

十九年　御史童漢臣言副使張意知縣汪旦按臣皆論
其贓方下有司驗問而二臣乃乘時考察詭言訐奏流
傳謗書鼓惑人聽宜禁治詔下部院從公考察今後敢
有擀誣騰謗放書布市者錦衣衛捕繫之
給事中周采奏先朝考察擇有司之賢者賜宴及服一時
吏治稱盛典禮久虛人鮮激勸宜申勅部院從公訪舉
果有政績顯著者疏名上請宴賞一如令甲報可於是
給事中陳邦修薦應朝官員可備旌賞者五人福建參
議徐樾廣東參政張岳廣西參政翁萬達四川副使高
賁亨副使蔣信　上以考察重典部院大臣自有公論

邦政敢先事妄與顯是阿私切責而宥之
七月給事中劉天直條奏朝覲六事一禁科歛一精考察
一序勞績一止餽遺一處公廨一審黜陟部覆其言俱
切時弊惟末二事未易遽舉宜從舊　詔以朝覲事宜
有旨禁約者悉務舉行餘如議給事中邢如默亦以朝
覲考察事宜條奏一公採訪一正體統一禁科求　上
悉從其言　詔今後仰非朝覲之年而以虛言挾害人
者厰衛捕治所司擅自受理扶同中傷者科道指實參
奏已而御史魏謙吉言往年考察多存寬恕或惜其科
第之高或矜其歷任之淺或取其年力之精壯或取其
辦事之材長或因請托之難拂或因根據之難動即貪
酷顯著亦皆爲庇匿雖重論不容亦止從量調在朝廷
名爲宥過之仁在小民實貽剝膚之害乞勅今部院嚴
加考覈但係貪酷者盡爲罷黜則苛刻之黨除長厚之
吏進民困自甦盜賊自息矣　上覽疏稱賞以所言有
裨民實意切中考察事情詔部院務秉至公力袪宿弊
二十年正月大計天下舉吏有河南參政王慎中吏部考
中下等官一級既而命以不謹例籍時謂愼中先爲江
西參議侵學政有言於大學士言者故特旨斥逐云
錢世賢者雲南人爲福建僉事以貶著清軍御史包節

發其事改別氣用已而大計黜之亾何包節巡按雲南
行部至郡世賢率厮養數十人突擁道側詬節與詬辱
之節上其事下都察院行雲南巡撫劉渠收繫世賢及
厮養悉少俱論戍邊
給事中邢如默等御史陶欽夔等考察拾遺言布政劉熙
等各貪汚不職乞行罷黜章下部院看議部院差次其
等得　旨言官舉實各官過惡論法不止罷黜部院考
察如何輙遺劉熙林希元陳璜毛衢曹世盛王獻王傳
莊一俊陳仲錄辛東山俱罷職馬別張國紀康河秦孟
暘俱爲民査應兆姜恩依擬調用又以黜貪酷異常惟

府尹未任又推遷方廵撫命吏部陳狀於是尚書許讚
等具疏引咎　上復切責而宥之仍停俸一月已而邢
如默等因奏劉勳之陞因先任文選郎中王嘉賓急於
遷轉次第騰缺以為巳地故於劉勳之賢不肖地方之
宜與否不暇計也況其在部之日倖門大開去後物議
僉謙宜加黜罰為人臣則速化盜美職之戒　上責如
默等不先事陳說謫嘉賓潢中府推官

二十一年吏部覆給事中沈良才奏近年考察才力不及
者例回籍候調不得赴部以故一涉瑕釁隨即淪沒名
雖調用實類罷閒非所以愛惜人才請今後撫按奏劾

及經考察宜候調者俱令赴部需選庶於使過之義明
而人才無壅也從之

二十五年吏部覆御史陳斾條奏朝覲考察八事重激勸
慎改調杜私交究規避嚴查覈禁科歛遵典禮省繁文
得旨允行

吏部尚書唐龍等以明年復當考察請如例責撫按官具
有司賢否先期奏報　上命申諭撫按官務秉耗公明
甄別淑慝毋得徇私傷善庇惡尤宜愛惜人材允令公
議如考語有滅否懸異者部院仍照舉劾不同例指實
參究

二十六年二月天下朝覲官陛辭賜之勅曰朕纘承丕基
撫御方夏二十六載於茲任大責重宵旰兢兢承惟四
方萬國豈予一人所能徧察所冀承流宣化與我共理
者其惟諸藩臬郡有司乎爾天下來朝大小官員除不
職者已令部院以法降黜外爾等仍還舊職其各仰體
朕奉天保民圖登至治之意惟仁以愛民勤以蒞事忠
以體國廉以守身斯為稱職無黷貨以肆無淫刑以逞
無阿諛以干進無欺詐以飾名有一於茲足以傷和害
治國有嚴憲將不爾貰爾等其勉之戒之既而給事中
陳棐將勅諭衍作官箴十章上之　上曰陳棐舞弄文

墨輒欲將此並勅令風示在外臣工甚為狂僭乃令陳
狀棐引罪命降調外用

二十八年七月南京給事中李萬實條上考察四事一言
優異才治行卓絕者宜賜璽書宴賚二言嚴汰黜貪酷
者宜追奪誥勅逮治贓罪不及者宜降級調用以示懲
三言信禁令禁絕餽遺令甲甚明宜嚴稽訪四言杜
倖門朝覲被黜不許奏辯疏下所司

三十一年十二月給事中何雲雁疏陳考察六事一稽考
語以防欺誤二究逃官以懲不恪三禁餽遺以警官邪
四止訐奏以端士風五旌異能以昭激勸六飭法典以

覈選人吏部覆言後四事人所常言前二事亦可採用

上命行之

三十三年正月吏部言先年方面考察才力不及者例以原職赴部調簡自回籍聽降之法立而吏有終身淪廢者矣且方面有司同一考察而一則槩從寬使猶得以拾級而升一則既絕其赴部之期又從以降級之罰使各官無階自進而本部無缺可補聖世平明之治不宜如此乞仍復舊例以廣器使之途得旨考察不及官員如議一體赴部以原職降簡

三十四年十二月吏科給事中王鶴等奏今天下奔競者

莫甚於方面而驕橫者莫甚於進士之有司今撫按初到或匿代及節旦兩司紛紛詣賀往來道路無寧時與給夫馬重困里甲乞於今歲考察每省摘其尤者一二人照不謹例閑住以示懲創項以地方多事奏請多選進士充守令初至率矯情飾詐欺誑監司而監司輒薦揚之既得薦揚貪酷並作無復顧忌茲遇考察大典乞勅該部痛懲前弊凡輿論不平奸橫有跡者雖監司所上吏計列在優品亦行罷黜得旨奔競驕橫近年積弊部院嚴加考察以正士風如或徇情隱漏科道官從實拾遺科奏毋得畏避

四十年六月吏部言舊制朝覲考察之期凡撫按論劾官員非係用兵重地暫停議覆所以重大計一法令也第各官一經指摘多甘心自棄不復砥礪罔之反爲民害是宜明開自新之條令撫按廉其省愆悔過治績可採者卽註與優考以憑一體存留庶中才有轉移之機不至播惡爲生民害報可

四十二年六月南京給事中楊銓等條奏考課四事一曰嚴考註言有一人之身舉刺互異宜覈所舉刺之人舉者賢必非比周刺者賢必非註誤因是折衷衆論參驗是非則臧否弗眩二曰嚴問詰言大計時常例得面覈

賢否宜忽舉一二事以問令對者不暇經思則欺僞無所容而情實立見三曰察卑官言府佐以下考語合欄率雜甄別槩以偉深爲年老新任爲稱職非辨官材之道宜加意綜覈分別良庸四曰減黜額言比者競爲刺核黜汰務倍往昔非愛惜人才之意宜稍從寬惟其人不惟其數吏部覆議從之

四十三年十一月給事中趙灼疏陳考察四事一定取舍二酌降調三破常格四抑浮言　詔從其議

四十四年三月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已將存留官員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猶懼㩁流冗職

尚有遺良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
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蓋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
進步之有限或自懈其作典之無由苟且廢惰無足過
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豪傑不能也故國初有以典
史擢都御史如馮堅以直隸歷布政如王興宗者臣亦
欲做此意間超擢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其斥幽也覲
典之外又施於不測其陟明也資格之外又加以非常
清明盛治裨益不小　上從之乃以潮州府同知王化
爲廣東僉事鳳陽府同知江東爲陝西僉事辰州府通
判邵元美爲四川僉事以上舉人廣安知州張澤爲雲南僉

事貢 歙浦教諭李拱爲評事貢 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爲
肇慶府同知吏員
隆慶二年給事中張鹵等請及今天下諸司入覲將按行
祖宗故事果有廉能卓異者特賜宴賚以風厲人心無
論藩臬守令及佐貳以下皆疏名上請吏部覆言洪武
永樂間官多久任政績已成故宴賚之典行而與者無
愧色不與者無異議其後官不久任名不稱實故天順
弘治中間一舉行旋復報罷以今較昔又大不侔宴賚
之舉未可輕議第擇其屢經薦舉允愜輿情者如正德
十四年例行撫按給賞綵段羊酒以示勸獎從之

陝西副使姜子羔言入覲官各有道里費及餽遺私齎宜
令進獻羨餘以佐國計　上曰進獻非事體朝廷亦不
藉此足用不許第以諸司路費皆取諸民令御史查照
原給銀數追收貯庫自後進表朝覲官更不得多給累
民
都察院覆御史張檟言近奉明旨裁革入覲官路費誠恤
民省費但官有崇卑恐俸入不足克費未免取償於民
自今宜照地遠近酌議定規通行遵守如雲貴兩廣福
建二司百五十兩府官百兩州縣官六十兩首領三十
兩江浙湖川陝二司百二十兩府官八十兩州縣官四

十兩首領二十五兩河南山東西并南北直隸二司八
十兩府官六十兩州縣官三十兩首領一十五兩進表
官住京月日比之朝覲甚少宜依省分量給其半得旨
朝覲進表官既有盤費銀不許仍前擅用科斂擾累
遞撫按官亦不得徇情給與違者聽科道官糾治
四年題准兩廣見在用兵要查某處事勢危急及各省地
方果有災傷賊情事勢重大正官必不可缺者量留該
員料理其一切零賊小災及兩廣不用兵郡縣俱要遵
令依期入覲
吏部覆南京科道王禎王嘉賓等條陳考察事宜可行者

六一集衆論以辨人才一嚴考覈以公黜陟一嚴甄觴
以服勸懲一明須知以責實政一寬黜陟以惜人才一
審聽聞以求至當一抑奔競以防私獘　命如議行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等言數十年來考察懲汰之數大較
前後不相上下以是襲爲故常其數既足雖有不肖姑
置勿論其數不足雖無其人强索以充乃其稱爲不肖
者又多苛求隱細苟應故事而所謂大奸大惡者或有
所不敢問或有所不能識縱豺狼於當道覓狐鼠以塞
責此人心所不服也又考察半歲之前撫按論劾俱不
題覆夫爲不善者方其不露猶或有儆倖之心必存顧

忌明知必去則將無所不至矣而乃留之半歲民何以
堪自今撫按官凡有糾劾疏既具卽革任聽處疏下卽
覆其去者如考察例不得復用其留者繳到乃復至於
考察懲汰必大奸惡一切隱細勿論斥去不尚徒其多
寡惟求至當毋襲故常　上是之諭拱等曰朝覲在邇
糾劾宜公自朕卽位四年科道官放肆欺亂朝綱其有
奸邪不職卿等嚴考察詳實以聞
拱又言外官才力不及者槩以不及則銓補之日尚得遷
就自今方面有才不宜於地者當移其地不易其官署
曰調簡僻有官不稱其才者雖易其官當仍其品署曰
調簡散亦有操守未壞性氣稍偏而尚有他長可錄年
勞當敍者署曰降級或才力不宜有司文學猶堪造士
者署曰改敎此四者皆屬不及之條者也至於先已調
簡再考不及者此終難策勵卽如給事中韓楫議從罷
斥直署罷軟之下奏可
五年正月賜賢能卓異按察使樂綵副使勞堪江一麟僉
事蕭大亨知府丁應璧徐學古侯必登李渭高文薦同
知章時鸞知州許希孟知縣林會春徐成位曹大埜劉
不息十五人各衣一襲鈔百錠以朝覲至者宴於禮部
下貪酷知府徐必進等二十五人御史提問追贓

是年不謹內有副使顏鯨後屢經薦剡　詔復其職
吏科韓楫等言諸臣以卓異得賜宴者宜超擢以示風勸
其遷敍未久者量加服俸及首先行取之選今大察後
州縣有缺乞毋論遠近無拘科貢盡行銓補以漸圖久
任吏部覆如其言請行各省撫按官歲薦卓異數人以
備大計有私濫者該科彈治之著爲令　上曰可

國朝典彙卷四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劉鴻訓　訂正

吏部九

薦舉

甲辰　上諭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
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
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其後小人擅權奸邪競進
舉用親舊結爲親黨中外百司貪婪無恥由是法度日
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

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
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吳元年十一月　上諭侍臣曰吾非覩輿地圖所得州縣
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
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紀綱羣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
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
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才以資任用
洪武元年　詔懷才抱德之士所在官司用心詢訪具實
申達以憑禮聘蒙古色目人果有才能一體擢用
二年九月　上諭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勑百司訪求
賢才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
曰請自今令百司薦舉必具其人所行之善庶無冒濫
之失　上曰觀人之法卽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
以見其著觀其不爲可以知其所爲但嚴舉措之法則
冒濫自革矣
六年二月命暫停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
四月　上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
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
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
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

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可稱者宜令有司
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以圖至治
十三年二月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
數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命各授以官
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
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
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
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
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
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十五年正月令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八月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
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
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
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
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
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
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
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所舉者卽可知其人賢否矣
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
聘之

十六年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薦舉失人降爲檢討
十七年令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
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
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十二月　上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
勑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岩穴眞
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耳昔常何
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
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佇之心朝
夕不怠
十八年十二月詔舉孝廉之士
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
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
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
廣達於事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
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正
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
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
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

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
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二十年　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
士至者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
忠厚豈弟廉者絜巳清修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
政矣其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
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
二十五年十二月安慶府知事周昌言臣見士人或因小
過罷斥然其才有堪用而於例不得舉宜垂寬宥令有
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示懲昌言不可

聽　上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瑕朝廷用人必拔小過倘
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吕言是其令
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
優並聽舉用
二十六年令凡各府州縣毋選拔選容止端謹無過人材
一名申送布按二司考覈堪充歲貢送部應有賢良方
正及山林岩穴隱逸之士并通曉經書儒士秀才孝廉
者各訪求送部選用如將鄙猥不堪之人一概朦朧濫
舉原舉官吏依貢舉非其人律問罪
七月左春坊大學士董倫薦摩州吏目諸葛伯衡學行擢

陜西參議
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令薦
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七月給事中徐涇御史黃凱薦王紳文學孝行授國子博士
十二月詔內外舉臣各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
應天府尹何質翰林學士董倫薦奏計入京爲龍他郡甸
長官吏目徐本立學行政事宜留中朝從之
建文元年十一月蘇州知府姚善薦處士錢芹授兵部司
務署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諮議軍事
二年十二月命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爲侍讀
以方孝孺薦也
四年七月　成祖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
永樂元年九月勅吏部曰朕以眇躬嗣成大統圖惟求賢
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
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繁劇
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毋娼嫉
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
惟爾不任欽哉
十月擢浙江舉懷才抱德之士任守禮爲戶科給事中
二年三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初朝廷令

文臣舉懷才抱德者武臣不與命千戶違例宜罪之
上曰朝廷下令求賢武臣不與令者蓋慮其不學昧於
知人今能薦士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用罪之昔馬周
因常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如試之果有才一體授
官不則罷之
九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蹇義同六部等官上言在外布
按二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
人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
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
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材

擢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闒茸貪汚舉主連坐
上是其言命所司遵行之
十八年正月擢薦舉人才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等官詳[illegible]
二十一年初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禮部郎中況鍾薦
右中允張宗璉　上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下僚鍾乃
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爲鍾所先
上喜曰鍾能知宗璉耶即日升宗璉大理寺丞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
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
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

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
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
洪熙元年八月　宣宗勅諭吏部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
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按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
各薦所知務合至公以資實用如所舉之人有犯贓罪
者連坐
十月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王
潛等十餘人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
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
古者除官削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宣德元年十二月大學士楊士奇薦行人王翱爲御史
三年正月鄭州知府張復奏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
堪任使吏部言舊無舉武人子弟例　上曰古人出貧
賤中任大事成大功者多有之安知軍伍中無才能其
召至京考察
四月　上諭吏部曰唐堯用人猶必試可乃已況於後世
吏當詳慎朕下詔求賢四方薦舉來者甚衆夠等未嘗
考察豈能知其賢否而輒授以官欲官皆得人難矣今
來授者必會官考試取其可者用之已授官者俟考滿
至日試之如例試不中者黜之

四年四月兵部尚書張本奏舉前刑部員外徐琦職方司
辦事人才陳孜乞授本部屬官　上命琦爲職方員外
孜主事諭吏部曰近來人才未便與六品京官但張本
廉謹所舉必當故從之他有舉者必會官考試然後量
授以職
五年　上與學士楊溥等語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係
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
課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
此者或不明於彼善始者或不善於終而一言薦之豈
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當厚

敎養之法敎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

六年　上勅諭吏部曰致理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不忘嘗勅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猗蘭之作庶幾羣臣咸明朕志近惟一二近臣曾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果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豈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誠心求賢望理不圖臣下玩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爾吏部即會在京三品以上官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具名來聞朕擢用之毋徇私濫舉塞責

四月吏部奏求賢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會官考試中有南試海衛餘丁難與考例　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釣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軍丁棄之命考試如例

七年三月勅諭文武羣臣曰當春時和萬物發生顧念兵民有未得所爰數懷保之政爾羣臣宜同朕志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知縣得其人則政理民安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又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選用後犯贓罪并罰舉者

八月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者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又兼以忌嫉注念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吏部怠忽至此其降勅責之

以考功員外魏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

右諭德建安縣教諭楊壽夫臨清縣教諭彭琉爲編修以京官所薦也

八年九月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官

正統元年正月楊士奇以侍講劉永清才堪繁劇薦爲廣東右布政

十一月勅吏部選舉御史曰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後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在縣令不舉外其餘爾吏部精加體覈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具名奏授如授官

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闒茸併罪舉者
又勅吏部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自
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品官及國子監翰
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
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
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
及罷軟不勝任併坐舉者
二年九月楊士奇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臬二司及府
州正官惟聽吏部所舉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
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勅令大臣保舉自茲得人遂多

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徇私不公所
致昔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
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
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仍遵　先帝勅旨
行但所舉之人籍記舉主後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
則人知謹畏不敢徇私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四年五月大學士楊溥薦江陵知縣范理爲德安知府溥
在內閣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
天台范理也溥深重之即薦擢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
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與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閩

薦辛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十一月刑部侍郎何文淵薦兵部主事孫瑺爲徽州知府
五年十月　上慮各官所薦或有浮躁之人賄緣假託而
進者令吏部廉覈務循至公尚書郭璡等言各官所舉
如御史蕭清等五人不協輿論　上曰舉當者擢用不
當者舉主罰俸兩月人臣以薦賢爲忠縱令有推延不
薦及薦而未當者爾即以聞不可有所觀望遷就以孤
朕求賢圖治之意
十二月命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十四年令下僚有才能出衆者聽風憲官及上司薦舉

六月令三品以上京朝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
九月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景泰元年二月吏部尚書王直奏罷三品以上京官各舉
所知側聽吏部自擢從之
詔司府州縣正官及風憲官舉保懷才抱德及通今博古
文章超卓名行相稱之人赴京考用不許濫舉
二年十月御史劉孜薦南大理寺卿薛瑄粹學飭躬進無
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
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　上曰內閣本朕簡任
非人所得薦不許

三年二月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傑出屈在下僚
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
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
外撫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
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七年三月御史閻鵰請令在京堂上官并給事中御史在
外責之撫按有不行推訪及舉主徇私濫舉者罪之吏
部以聞從之
天順元年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材堪經濟隱居高蹈不
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三年二月大學士李賢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
私讐之久不召對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詞且擬
侍郎賢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懷不信矣竟
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八年八月六科十三道皆言漕運總督王竑宣府巡撫李
秉可大用詔下廷議尚書王翱大學士李賢等皆以爲
然　上曰古之人君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因輿論所予
者而用之乎王竑李秉廷議皆以爲可大用朕因而用
之何必夢卜耶以竑爲兵部尚書秉左都御史
成化元年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薦張寧岳正九卿會推用
之內批二人皆知外郡竑遂以疾辭致仕
二年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者
四年　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
面照正統間保舉吏科給事中沈珤等奏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
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
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查典故以聞
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其
究治之廷臣不敢復言
六年六月詔罷會官保舉

十七年十月廣東左布政彭韶薦舉人陳獻章下部知之
二十三年詔天下有司官員有才行超卓許六部都通大
堂上官及各撫按官舉保
弘治三年閏九月禮部侍郎倪岳薦山東參政韓文才行
超陞雲南左布政
十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薦舉異才樊瑩章懋下所司
知之
十一年令府州縣正官保舉山林隱逸之士懷才抱德經
明行修衆所推服者從巡按及布按二司官覈實奏送
吏部量才擢用如所舉不當保勘官員一體參究

詔兩京科道部屬等衙門官堪任知府方面者各部都察
院堂上官各舉一二人
十六年令各處撫按及布按二司官訪察所屬廉能幹濟
者明開堪任某官具奏陞用
正德元年南京十三道言知府獻諛而薦尚書御史進諂
而保太監甚者都御史楊應辰爲太監劉瑯保留江西
參政王綸爲太監董讓旌舉上習大壞有傷國體
八年令兩京堂上官五品以上及在外撫按布按二司正
官各舉賢能出衆堪任守令之人具奏選用又奏准在
京在外堪任知府者許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各舉所知

後照所舉旌勞連坐
十六年四月給事中孫懋等言逆濠既誅而首折奸萌如
御史周廣范輅給事中陳鼎戚讜下位武列編氓非所
以彰曲突徙薪之賞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御史徐文
華主事李忠修撰舒芬郎中張衍瑞姜龍黃鞏孫鳳陸
俸員外夏良勝主事萬潮林大輅蔣山卿博士陳九川
寺正周叙行人巴思明等各以直言蒙譴宜召還擢用
以爲忠良之勸會御史郭楠亦以爲言詔下吏部行之
八月巡按江西御史唐龍言給事中劉蘧以劾奏逆璫奸
惡被杖幾死落職爲民及璫誅起任金華知府又以守
正不能事上官被廢可惜得旨下吏部酌量起用
十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奏致仕吏部尚書楊一清
明習典故諳練機宜在臺省能處大事在邊鎮能決大
機宜起赴闕廷處以使相俾之經略西北必有遠猷
上命待缺起用不必煩以邊事御史張欽言臣見言者
多薦一清　陛下綸音特允誠求舊之典但輔相不以
才識爲先而以誠實爲貴一清多知故典洞曉事情此
其美也而昔事　先帝招權納賄無至誠感動之實宜
爲酌處疏下所司
嘉靖二年刑部尚書林俊言祭酒魯鐸道足以鎮雅黜浮

學足以廉頑立儒不宜聽其養疾疏下所司
延綏巡撫姚鏌言往者逆瑾弄權尚書韓文等以諫獲罪
自後莫敢言者而給事中劉蘧評事羅僑獨昌言之及
錢寧復起禍不減瑾亦無敢嬰其鋒者而布政使方良
永給事中張原獨昌言之四臣可謂獨奮孤忠者也今
良永僅陞都御史終養而蘧等未蒙除擢非所以風厲
天下詔下吏部議
應天巡撫吳廷舉疏薦晋江知縣梁景行究心理學篤行
古道乞不次驅擢以示勸前廷舉嘗兩薦景行至是復
薦將景行服闋家居　上命吏部召用之

四年吳琠舉薦新建伯王守仁文武全才宜暫掌南京都
督府事兵部議以文臣掌府未便俟別缺推用從之
二月禮部尚書席書奏薦楊一清王守仁文武兼資堪任
將相今一清已督三邊守仁當處之內閣無爲忌者所
抑且云今諸大臣多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定亂濟
時非守仁不可　上不許曰近日邊方多事已命廷臣
集議席書身爲大臣果有識略宜即悉心數奏共濟時
艱何必自議中材有負委任
五年八月御史朱豹言近來各處知府多肆貪殘誠心愛
民者少請令兩京文職四品以上翰林五品等官各舉

所知下吏部編記成籍詢訪相符俟有知府員缺陞補
審其果賢不妨久任超擢或薦不得人連坐舉主疏下
吏部覆如豹言仍請　上籍名禁中親其賢者親擢以
鼓舞之命如議行
六年禮部侍郎方獻夫以兩京堂上及各處方面員缺數
多疏薦布政使汪鋐等六人按察司劉士元等三人參
政黃昭道三人參議王俊民等三人知府何鰲等養病
致仕降調爲民晉鐸等二十五人　上以屬吏部令更
加查訪斟酌舉用
御史陳察既陞南太僕少卿具疏辭因薦原任給事中劉

世揚等二十餘人宜亟召用　上以察久居言路職在
激揚既有所見自宜早陳今陞用不即拜命乃泛舉多
人以市恩要譽姑從寬降雜職遠方御史劾杲等進章
乞宥察不報已而給事中王俊民鄭一鵬傅良諫復論
救　上責其朋比各奪俸二月察降海陽教諭
七月吏部尚書桂萼力薦王瓊當復用御史胡松劾其舉
用非人庇黨固位　上以舉用人材朝廷自有斟酌責
松妄言而黜之未幾萼復薦瓊前以力攻楊廷和朝臣
羣起而非之卒無事實今邊方戒嚴兵疲糧乏而諸才
力無如瓊比惟其才高故忌之者衆　皇上幸察瓊無

罪而起之　上命先復瓊職令吏部遇缺推用
七年大學士楊一清舉賢才議上上曰此當今急務宜虛
心延訪公聽詳察才有可用疏名上請仍通行兩京大
臣及科道官各舉所知聽吏部參酌擬議以聞
御史馬津言新建伯王守仁忠貞濟世在在有聲功高人
忌請召置廟堂以慰民望　上以兩廣未寧守仁方有
事重寄津妄奏瀆擾切責而宥之
八年二月吏部奏原任都御史林茂達參政羅僑秦文副
使田登陳和許雲鵬張思齊知府張紱用嵩通判曾確
知縣張參皆一時人望屢經薦舉並宜錄用　上謂起

廢官員必才行卓異乃可服人令具實以聞吏部覆奏
比來士風競於功利廉恥道喪獨前數臣絜身勇退臣
等從公察舉以仰順　皇上廉貪激頑之意非有他也
上是其言命酌量起用
命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
時望者從公各舉所知吏部遇有員缺酌量舉用毋避
嫌推托亦勿徇情濫舉從給事中劉世揚請也
五月御史毛鳳韶言古者大臣求退必薦賢以自代苟所
代不如其人則寧仍其舊愼之也邇來會推之典不爲
不公而論者乃謂特循故事臣以爲有三患人才難得

之患知人甚難之患觀望顧忌之患乞自今令大臣舉
人自代下之廷議參酌可否如其未宜仍又別推庶大
臣得人而無數易之患又如侍郎何瑭郭模正大足以
厚風俗廉貞忠靜足以勵貪懦今雖在告宜賜慰留　上
納其言詔自後推用大臣必衆論共與者何瑭令病痊
即起視事
吏部遵奉勅諭條奏五事內一精選任乞令兩京文職四
品以上翰林院五品在外三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者
一人兩京文職并在外五品以上翰林科道各舉任知
州知縣者一人所舉不拘進士舉監吏員出身日後舉
能其官或舉非其人及不舉者一體旌賞連坐一嚴旌
舉京外官薦舉所知後以貪賂敗舉主降調犯在舉後
者罰俸三次者褫其官其有政蹟卓異者舉主賜璽書
褒諭或增秩賜金以賞之　上曰卿等所言無非欲愼
重守令前勅旨已開載明悉宜以實奉行以副朕知人
安民至意
吏部覆南京科道所薦舊臣如尚書羅欽順秦金趙璜皆
耆德宿望久孚士論宜及時起廢其次則副都御史王
藎張雲亦可叙用其次則尚書顏頤壽副都御史劉文
莊侍郎孟春劉玉王啓大理卿湯沐太僕卿汪玄錫俱

以大獄褫職而侍郎鄭岳則嘗招物議宜用與否皆請
上裁　上曰奏內各官皆非可用之人惟張雲謹厚准
候缺推用餘罷之
十年正月巡按雲貴御史陸粲韓疏舉原任尚書羅欽順
秦金鄒文盛趙璜王承裕侍郎鄭岳劉玉都御史何瑭
王堯[illegible]位卿相尚寶司卿呂柟郎中鄒守益布政使
邵銳參議陸釴宜居侍從僉都御史毛伯溫張九敘通
政李元吉馬理楊谷大理少卿顧佖布政使蔡潮王浚
顧應祥宜貳九卿給事中張嵩鄭一鵬御史王以旂倫
以諒朱淛馬明衡宜處臺諫副使鄭元貴裕中僉事江

曄汪應軫推官劉泉知縣李本宜補㸔泉　上以御史
薦舉止當及境內人才夢韓乃不分賢否存亡泛引三
十餘人下都察院參看院覆江暉業已物故夢韓疏亦
及之其言之無據亦可類見坐以濫舉之罪夫復何辭
第其所舉多非見任及散在四方擬以近例亦似未合
乃謫夢韓安慶府推官

十一年吏部言往歲奉有詔令群臣各訪所在有懷奇抱
異伏在岩穴者從公薦舉以備錄用迄今年餘竟無一
人至者請行各撫按嚴限促之仍令兩京五品以上文
臣及科道官各舉所知具奏報可

給事中雒昂薦原任尚書羅欽順趙璜王承裕都御史姚
鏌侍郎何瑭通政馬理祭酒崔銑皆海內名德宜及時
召用以究其蘊復言尚寶卿呂柟太僕少卿穆孔暉葦
忠信端方不宜置之散地詔責昂徇私妄舉奪俸一年

十二年吏部疏舉閒住左都御史姚鏌服闋刑部侍郎寇
天敘閒住四川巡撫馬昊聽勘副都御史陳祥致仕副
都御史林琦周金侍養參議牛鸞等宜起用從之

二十年吏部覆御史周亮奏謂令醜虜猖獗督撫之任選
擇宜豫請令兩京科道官從公論薦本部仍疏名上請
詔可於是給事中邢如默等奏薦見任尚書毛伯溫劉
天和參政於敖張邦原任尚書唐龍張潤侍郎高公韶
周用都御史張景華翟鵬萬鏜陳九疇韓邦奇翟瓚按
察使李宗樞副使陳大綱參議王沐御史程啓充王溎
段汝礪俱可用御史疏薦亦同惟瓚沐汝礪三人不與
焉吏部議覆得旨楷太綱准起用給事中劉繪因言汝
礪係大學士翟鑾姻戚沐瓚係大學士夏言親屬如默
特排群議而薦之夫內閣挾權以逅言官言官懼勢而
排公議上下扶同恐非社稷之福乞將鑾等罷黜罪默
以爲徇私植黨者之戒　上是給言詔令後吏部權用
科道薦舉須知天工人代之義一於公選不許徇私示

惠訪出重罪不宥遂出如默外任爲徽州府推官而罷
瓚等不用以翟鑾忠謹特命留之

二月巡按陝西御史張光祖疏薦致仕南京禮部侍郎呂
柟安貧力學忠信篤敬雖年踰六十精力尚强乞不循
常格仍賜擢用疏下所司

三月初臺諫交章薦用舊臣吏部議請如所奏　上命李
廷相唐龍屠僑張景華顧佖王道鄭本公王崇慶等敘
用惟呂柟何瑭不敘

二十一年九月巡按江西御史沈越疏舉遺廢如原任尚
書周期雍侍郎簡霄都御史萬鏜費善羅洪先給事中

曾忭詹洋御史曾孔化郭弘化副使江以達王棐叅議
王臣知府何融或因自陳或因詿誤各罷家居乞勅吏
部察訪錄用章下所司
御史焦璉等奏虜勢重大請錄廢棄人材以備任使　上
從其請仍令嚴加詢訪如有欺罔狥私者連坐不貸尋
給事中沈良才御史王紳等交薦原任尚書唐龍侍郎
任洛都御史劉源清張珩韓邦奇陳九疇李珏給事中
曾忭鄭自璧錢薇御史程啓充副使張庠王獻等共十
三人章下所司開奏已吏部尚書許瓚因薦原任巡撫
賈啓歐陽重劉文濉大理寺丞周鳳鳴叅政劉一正樂

頀知府夏雷及見任工部主事劉鳳池推官劉壽均當
收錄　上命再會同各衙門斟酌議擬具奏
二十五年給事中楊上林等連疏請錄用遺逸　上命吏
部擇才果堪用者詳具履歷以聞於是吏部疏奏原任
尚書章拯侍郎劉源清等三十人　上以拯等俱先黜
當其罪而無罪者又年老非才報罷
二十九年巡按山西御史陳九德奏薦遺才稱原任侍郎
張漢潘高皆才略可用　上以高考察被黜漢奉旨論
戍無錄用理因責九德違例市恩下部院叅劾黜爲民
禮部尚書徐階疏薦原任都御史何棟副使聶豹　上命
亟查取用
三十年南京科道等官奉旨會舉遺才吏部覆議原任御
史王瓆督如恩編修唐順之主事唐樞叅政周松俱堪
起用　上曰虛名浮譽罔人可乎俱報罷
三十七年七月　上從給事中徐浦議九卿科道及督撫
諸臣各舉邊材於是原任侍郎郭宗皐都御史吳椑方
涯主事唐樞鄒守益修撰羅洪先叅政周孔曹亨叅議
劉志知府黃華在舉中吏部併覆起用御史羅廷唯奏
曰臣觀徐浦之疏意以邊材爲急耳而諸臣所薦乃有
不盡然者據其所舉文臣不曰胸藏萬甲則曰籌决千

里武臣不曰身經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千劉基百徐
達並生於一時矣何遺才如此多耶况其間又有以清
修苦節實學醇者舉者即他日復起必不著之戎馬縱
橫之埸而高議於環佩雍容之地其去言官初議失之
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遺已深
而此舉反得以藉其口延遲日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
來是因明詔以開倖門有志之士方且羞與爲伍　陛
下安得而用之即如近日兩廣總督鄭孟陽以斬虜報
功矣而御史龔愷乃劾其濫殺百姓福建巡撫阮鶚以
知兵受薦矣而御史宋儀望乃劾其不諳一籌舉之者

不肯任其非劾之者竟無所庸其力此含糊隱忍之習
成而名實之淆邊方之壞終未如之何也已此臣所以
重爲國家用人惜也　上嘉納其言切責諸臣薦舉泛
濫吏部題覆依違之罪所薦諸臣亦不用
三十八年四月兵部郎中唐順之奉詔協贊浙直兵務總
督侍郎胡宗憲薦其有文武才第權輕不足展布宜超
格用之時順之已擢太僕少卿以宗憲言復陞右通政
命與宗憲共事
四十二年正月御史凌儒疏陳時事舉羅洪先等皆強年
重望乞早爲甄錄　上惡其市恩賣直無故奏擾命錦

衣衛逮至午門前杖六十黜爲民
五月給事中陳瓚疏陳黜遺奸采遺賢二事遺奸謂文選
郎中南軒奸貪著聞宜罷黜遺賢謂在告諸臣中原裴
恩許待用者宜錄用部覆軒過誤則有之若坐贓無實
跡請量調南用其采遺賢一事當如議　上不悅手批
之曰軒准調用爾等全不看詳此疏中之意縱其欺擾
陳瓚心欲行險儒言巧幻濟奸豈真忠爲國者其令錦
衣衛如旨奉行儒謂前御史凌儒也於是錦衣衛執瓚
廷杖六十發爲民
四十四年議准通行各撫按於所屬中不論舉貢進士但
有賢能一體保舉
隆慶元年令各處撫按將境內人才逐一搜訪會本具奏
以後撫按復　命及巡撫年終各舉行一次
又議准兩京九卿并各科道廣詢博訪有才略過人忠誠
任事者或堪各邊督撫或堪各邊兵備有司或堪任清
理屯鹽無分見任去任各力疏薦日後所舉之人果有
成績并舉主一體陞賞如僨事殃民將舉主重加罪罰
給事中劉伯爕疏薦原任侍郎萬恭都察院耿隨卿張景
賢曾于拱皆有絕異之材可備緩急宜及其年力未衰
破格起用部覆從之

給事中韓楫疏薦原任大學士郭樸尚書霍冀左都御史
劉濤侍郎陸樹聲吳嘉會楊巍冀鍊都御史張松李遜
溫景葵張祉御史劉存義柴祥吏部主事魯邦彥行太
僕寺蔡結叅政馮皐謨姚九功副使溫如璋張嘉孚陳
宗虞盧益黃憲卿張昇叅議常三省僉事沈淮知府婁
萬紀請錄用部覆朴係輔臣當候宸斷九功宗虞萬紀
以考察去令甲甚嚴不敢擅更他皆如擬議　上是之
三年題准舉人中如有孝友睦婣名實相孚不分已未坐
監許撫按官會薦遇有兩京博士等缺酌量推用
南祭酒姜寶薦舉人趙蒙吉詔授學正蒙吉大學士貞吉

弟也

以陜西舉人呂潛爲學正以撫按張璀等交薦其孝廉也

九月部舉邊才時諸司各以名上見任則楊巍等八十二人丁憂則都御史石茂華等七人養病則侍郎吳桂芳等八人部議俱宜以次擬用

四年三月御史周禧上言論才者先人品而後事功取才者捐細瑕而覩大致故漢高帝舍匿金之過資其奇謀文帝赦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南向何者細瑕在所略也鷹揚鼎足之業著於渭水隆中而殺妻食子者功可嘉而心不可測何者人品在當辨也故金車玉輅不以

載馭則腐聚猶積薪象尊龍瓚不以斂酌則污賤猶瓦器方今人才竊有餘慨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中國相司馬遼人相戒何者其骨鯁忠義之氣足以陰折奸萌而耆舊老成之望可以風動四海今直諒之士犯顏批鱗委頓草莽耆舊之碩非有大故亦漸相繼報罷有識者寧不寒心既舉已試之材棄如振落乃汲汲然窮搜遠採有如建大廈濟巨川舍杞梓而別求川澤之材舍騏驥而他覓舟楫之利未見其可也幸念汲黯司馬之臣爲國家輕重特賜召還下吏部知之

六科都給事中王治等言故禮部侍郎何瑭理學純臣宜

加美諡原任大學士夏言人品事業雖不可知至所論復套事未爲失策其視曾銑均屬無辜宜與雪宥大理寺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瀚鍜成夏言曾銑之獄宜追奪原職部臣覆議皆如其言詔賜瑭謚文定復言吏部尚書瀚與廷立俱追奪原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

舉劾

洪武■年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上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四年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凡歷去處但有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隨即舉聞

六年二月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有司官員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上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誤■之以禮義則知愧悚必思改為彼小人者不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恥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宣德六年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守令親民之官黜陟臧否出自朝廷邇來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以廉謹者為貪污以諂佞者為正直乞嚴加禁止庶善有所勸惡有所懲 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置

十年■月 詔府州縣官廉能公正能恤民者親臨上司宜以禮待仍具政績奏聞以憑旌擢

正統七年二月巡按廣東御史張善言 皇上嗣登大寶以來急治求賢尤重守令之選令廷臣公舉郡邑往往得人今又罷薦舉縣令之制專委吏部銓除故縣令舉職者少請自今縣令有缺仍從六部都通大科道及布按二司巡按提學薦舉銓補其授職之後有貪墨不律者連坐舉主 上覽奏召吏部諭曰比因各官保舉知縣徇私者多故專委吏部行之今不必紛更要在簡擇之精耳見在任者移文按察司巡按御史嚴加體察有貪刻害民者逮治之闒茸無為者具以聞朕自裁處

景泰三年御史練綱等言本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即奏陞福建僉事李顒為參政楊珏為按察使蓋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闒夫所舉縱皆得

人亦嘗避嫌況珏見爲副使曾𤼵其贓私且吏部推
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
爲家奴所殺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
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主事楊愈考
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
陞一級止陞參政僉事曾蒙篇未及一考以發賊功陞
一級越陞參政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
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心懷猜忌往往逞其見
任之職銷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今吏
部復爾專權鬻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復言　皇上深

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請下前吏部尚書何文淵
右侍郎項文耀於法司明正其罪文耀陰險奸邪比之
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吏部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
素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耀等所愚失於舉覺亦宜究
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擬簿
備書舉主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
贓舉主同罪　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
俱是但知人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
耀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
道毋得徇私

成化五年閏二月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
以激勸有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
必廉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爲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
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
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
庶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下吏部覆從其議
六年八月巡視浙江刑部侍郎曾翬奏罷布政張清等數
百人薦舉何宜李嗣阮勤劉喬等十餘人命吏部議之
七年奏准有司官必待三年六年政蹟卓異方許薦舉仍
令吏部先察舉主舉者廉即用其人不必覆勘舉者非

人雖有政蹟亦必覆勘
十九年十月吏科給事中王端等言今天下諸司除土官
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十
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政二司則據巡按揭
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
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傾陷
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揭
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
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許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
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

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於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弘治六年奏准各處撫按并布按二司遇府州縣官才行俱優者無分歲貢吏員出身一體保舉五品以上官員果有才德出衆者開報吏部奏請定奪

十八年奏准凡天下諸司官員才行超卓者撫按官從公訪舉待朝覲日照例旌獎以勵庶官

嘉靖元年勅撫按官凡各屬官有誠心愛民者雖雜流出身一體旌獎

五年正月給事中王科言兩司首領州縣佐貳以下率以

秩卑爲上官所輕棄甚則部民得以事傾之以故率貪冒不自顧惜宜令所在正官各舉所知擇其廉幹者稍加遷擢使得展布又今邊纜財貨之職不宜以庸下材有物議者宜擇年力精强及科目所選士使任之邊方州縣鹽運司等官有廉稱者一體擢用吏部議覆從之

八月南京給事中林士元請申明舉主連坐之法部覆得旨自今撫按官所舉有職業不修者舉主坐罰俸贓私敗露者舉主降級然亦不得以罹罪故匿不舉

七年二月左都御史李承勛等條知人四事一稽實跡以定考語一愼舉劾以昭公道一專職守以考人材一藏

拾遺以定國是得旨覽奏深切治體考語照舊要據實開註無致混淆朝覲考察近南京科道論劾太泛今後務訪實料舉愼舉劾專職守二事依擬行

九年二月吏科給事中夏言言頃者應天巡撫陳祥劾蘇州同知徐州貪殘險詖具有實跡吏部已覆罷而巡按魏有本乃薦以爲賢及有本劾祥不職而吏部盛稱其才遂得調一徐州而撫按之臧否懸殊一陳祥而御史吏部之毀譽逈別何所憑以爲黜陟哉臣竊謂州之賢否宜覈其實有本之薦劾宜求其故吏部之可否宜致其確請下部院覈實以聞於是部院覆言祥撫吳有聲

有本與之有隙相據參奏部擬改調益以昭全言官之體至於徐州贓污狼籍撫臣特疏糾論有本豈獨未聞實欲自異於祥以致是非倒置誠當毅治請各解任聽勘併請申飭天下撫按自今敢有私任彈劾者抵罪不宥 上以吏部右祥責其不公能祥有本俱回籍聽勘

山西巡鹽御史王宜薦舉所屬官至五十二人爲都御史汪鋐所劾 詔宜革職間住所舉官仍行巡按覈實

題准撫按薦舉官員須歷任年深政蹟卓異方許舉奏若有不公及所舉之人或以貪酷等項問革吏部舉奏連坐

都御史汪鋐叅巡茶御史陳情薦舉充濫背違明旨且陝
西按察使姚文淵贓跡著聞亦復褒舉請如近日王宣
例罷免爲戒　上是之革情職文淵令吏部訪實奏聞
尋亦黜之
十一年七月都御史汪鋐奏御史王宣譚續沈奎陳大器
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言輔等各先後保薦官屬大計
之日多以貪酷落職法宜連坐請勅吏部視其多寡議
罰部覆巡按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閒住二人以上者
降一級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詔從之著爲令於是
宣續閒住大器夢麟世輔降調奎美體乾罰俸

十七年詔撫按官有濫舉市恩及賢否倒置舉劾異同與
該科不行糾奏一體究治
二十年河南巡按御史陳蕙劾奏原任開封知府今陞陝
西副使賈應春等貪濫不職宜罷吏部仍擬留用得旨
應春據劾並可仍居憲職還閒具歷年考語從公叅酌
以聞於是吏部備查撫按考語俱優及蕙前考亦有勤
慎方廉等語且蕙以一人之口而褒貶頓殊疑有誣枉
令應春回籍仍下河南撫按官會勘奏奪詔依擬行所
司違勘不許黨護遲延蕙應春俱回籍聽候
二十一年閏五月都察院毛伯溫言撫按所屬官員六品

以下罪狀顯著者即自問黜不許槩劾　上允其議既
而廣西巡按何贊疏論經歷縣丞等官吏部言贊所劾
有違前旨　上令此後有違例糾劾者罪之已吏科沈
良才奏六品以下罪惡顯著者撫按官例得徑問但通
判推官知縣等官職任親民與州佐縣貳不同若概稱
六品例不得劾其中或有怙勢飾非善自解脫亦有庸
常巽懦老耄無爲者欲問黜則罪惡未顯欲指劾則於
例有違待其報政之後徐議能黜而百姓之受害者已
不支矣宜令撫按於府佐縣正一體舉劾以俟部議處
分其有罪狀深重者仍照例問黜不必劾奏部覆從之

通准撫按官不許將陞遷任淺及去任久者一槩薦舉仍
通行直隸各府浙江等按察司每年終將撫按及別差
御史獎勸過官員批詞造冊送部查所薦劾并開報考
語或人自相牴牾或彼此薦劾不同考語賢否各異題
請勘實罪其誣者
二十五年廣西巡按陳宗夔奏叅政陳茂義副使劉寀才
俱有爲但性稍偏執宜薄示罰治得旨茂義等行巡按
戒飭今後舉劾務定臧否列名該部定擬黜陟俱不得
兩可奏聞
先是吏部尚書熊浹議令撫按官專舉劾所屬官而總督

都御史及清軍巡鹽等差御史止得論列專職所屬復
候撫按奏論僉同始與議覆已復從言者令各官俱得
舉劾而部覆止及專屬餘仍案候會操江都御史胡彥
等論劾所屬不職等官既而撫按奏報未至尚書聞淵
因言各官既被指摘心不自安未免廢閣政事或愈肆
貪瀆宜速行甄別得旨各總督都御史并中差御史俱
屬憲職例得糾劾吏部查訪相同宜即與覆不必候撫
按奏到內被劾官便從公別臧否定擬去留以聞
吏科鄭大同等劾奏雲南巡撫應大猷於所屬藩臬有司
有舉無劾避怨長奸請特加罰治并勅吏部行所在巡

撫官務遵勅書行事從公舉劾毋懷恩怨私情章下吏
部將大猷量加罰治　上曰撫按舉劾所屬係憲綱舊
例邇因舉官太濫嘗下部論部院責令該科劾奏雲南
遠在萬里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巡撫日久豈無
一人堪劾乃敢違例專行薦舉徇私廢法大傷憲體其
褫職閑住不許再用乃以吏部繁詞回護姑貫尚書聞
淵等而謫考功郎中雷禮為大名府通判
二十七年河南巡按張坪疏舉地方人才前為民御史張
光祖在舉中吏部覆光祖貪污著名不宜得薦坪徇私
市恩當治得旨謫坪外任自今光為民閑住素行不檢

者撫按不許濫舉違者部院並科臣一體參奏
二十七年巡按湖廣御史賈大亨奏荊州知府周世雍及
竹山知縣雍通皆貪污不職當為民吏部覆擬閑住
上竟從大亨言黜世雍通俱為民仍戒吏部於貪墨官
毋得徇情曲護
二十八年吏部言巡鹽御史劉時進濫薦多至四十餘人
違詔宜懲　上以時進市恩玩法降二級調外仍論今
後中差御史遵照先年明旨止許舉劾差內官員違者
部科參奏治罪已吏科劉學易等復言時進論山東副
使趙廷松姦險貪污而巡按傳鎮又亟稱其賢能臧否

盈異乞行查勘詔以撫按親臨一方舉劾乃其專職近
擧差御史濫肆論列情弊顯然部院便從公考察以聞
本必行勘尋議上廷松居官性稍偏執才守可觀屢經
撫按薦揚時進之言未必皆實宜令策勵供職從之
三十六年九月給事中彭範等言律開官吏受贓枉法滿
貫者及故禁故勘平人致死者皆罪死其為禁甚嚴邇
因法紀縱弛有司恬不知畏飾擬令該撫按參奏若遵
化知縣劉鳴陽新淦知縣黃仁惠崑山知縣曾梅蕪湖
知縣潘銓皆貪酷異常大為民害如近日事例止以存
罷不敘為罰是適遂彼貪淫之私富厚之計不足為戒

宜勅所司據律嚴斷務盡本法以爲貪酷之戒仍通行
撫按糸劾糾舉不得徇情廢法違者事發連坐以罪疏
下刑部都察院會覆得旨近年有司任意貪酷多不從
實糾舉以致人心玩愒民受殃害劉鳴陽等各令巡按
御史嚴鞫以聞今後貪酷有司巡按官即時糸問吏部
不許槩擬閒住
三十八年令中差御史止舉劾本差事內官員如違糸治
三十九年六月吏部覆順天撫按官劾慶都知縣張弛不
職請革任逮問　上以弛貪酷甚御史遠問不足示懲
令繫至京鞫治之尋黜爲民

四十一年題准如有被劾考察革任致仕聽勘聽調等項
撫按官不許更行舉劾如違糸究仍將奏詞立案
五月御史王納諫以論劾副使姜廷願失實稱外僉而有
言納諫嘗索賄廷願不得因而論之者給事中沈淳等
以聞且言比者人情不一公論混淆如河南糸議谷鍾
秀都御史翁時薦之御史麗尚鵬劾之工部侍郎黃廷
用科臣李瑜劾之巡撫劉燾薦之一人之身乍賢乍愚
必有可否歸一之論又如撫按官薦疏明犯禁條將任
淺陞遷者一概列名謂之提保不日政績有成則曰聲
華適播相沿日復一日如此而望真才効用吏職循良
不可得也部院覆議鍾秀廷用皆公論所不與當以薦
者爲非納諫雖外補更宜重罰其撫按薦疏當申明十
七年部例有犯禁者罪之得旨近年各撫按官舉薦太
濫市恩徇私致賢否失實今後再有違犯濫薦者該科
糸治之時燾各罰俸三月鍾秀調用納諫仍以御史降
二級調外任
四十三年議准養病丁憂陞遷去任官員撫按若有舉無
劾聽吏部一體查究
五月總河都御史王士翹疏舉方面官至四十五人而考
察閒住副使雷夢麟亦以賢能陞任薦給事中趙灼劾

其違例市恩　詔令士翹致仕
四十四年十二月華臨安府同知何啓裳河陽知縣令陞
知州嚴傑職勒爲民傑仍令巡按御史逮問具奏啟裳
等俱以貪酷爲按臣所劾　上因諭吏部都察院臣曰
官不治百姓不安今後犯贓數多者俱照此例不許貸
縱都察院通查先今奉旨逮問文武官催行各御史刻
期問結於間道考察日明開完未件數奏請毋得隱護
仍命該科記之
四十五年議准撫按官在地方未及半年丁憂養病者俱
不許一概舉劾

初長蘆巡鹽御史王乾章以差滿論劾徐州兵備副使徐
節玩愒曠職湮塞河道之罪吏科劉應節言徐州兵長
蘆原不相屬乾章乃於例外論及且淤塞在節未至之
先不當歸罪於節乾章挾先年巡鹽馬斯臧舉徐
州副使於德昌例劾應嘉爲節營救失言官禮部覆斯
臧越境薦舉不可爲例況乾章所論又不實科臣駁之
是也　上亦以爲然命留節用而貰乾章勿問
十月先是給事中趙格劾徽州知府何東序酷虐詔赴部
聽調至是巡按御史宋纁亟稱其賢且言東序不畏强
禦爲奸幹所中如此不雪是使節士吞聲後來無爲公

家効力者也宜留東序供職疏下吏部尚書楊博覆纁
言是量調東序衡州府有後劾仍不次超擢以爲任事
任怨者勸詔從之
隆慶元年都察院覆大學士陳以勤條陳處贓吏一事請
令各撫按官精覈司府以下嚴禁貪墨犯者即遴問參
奏如法吏部於見劾貪官更加裁酌贓係入己者追出
滌遣受賕枉法者依律例問遣毋輙庇護　上曰禁貪
屢有明旨各撫按官未見遵奉縱息殊甚茲所議俱如
擬務從實舉行有徇情庇護者部院劾治
二年正月直隸巡按御史顧廷對條陳六事一治貪墨言

近來貪墨有司雖有提問追贓之例而罰止納贖所追
不及什二俾得饜飽以去故貪者不止宜及諸司朝覲
時申明國初貪吏之律察其贓跡尤著者一二輩執赴
法司從重究治　上覽之曰貪官止於罷黜誠不足示
懲今考察諸司贓多跡著者都院列其罪狀奏請處治
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言志安知縣蕭繼美久竊虛名報
政輙居高等項乃使人行千金輦轂之下幸而敗露監
司者不能覺察且有司貪肆者恐不止一繼美而已請
通行天下撫按官嚴禁詐訪有如繼美者亟逮治之或
徇情失實考注不當事覺併坐吏部覆議報可

令各撫按官都着嚴察奸貪詐有實跡者不論官職崇卑
遵依律例追贓治罪虧枉者亦許從實辯雪但有容奸
撓法者科道官指實參究
吏部言各處撫按參劾故事止施於州縣正官而不及佐
貳教職中間雖有不肖彰聞遠則必待三年黜落近則
改陞王官假爲寬縱不足以示懲請下都察院行各撫
按所屬佐貳以下罪過顯著者遵旨逮問差薄者革任
閒住毋俟具題以備覆奏報可
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疏薦所部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光
懋等劾其濫舉市恩命調外任

六年題准今後各撫按衙門糾劾庶官擬爲民者必述其貪酷之實擬閒住者必述其不謹罷軟之實擬致仕者必述其老疾之實擬調降改敍者必述其行止未虧不宜繁劇之實應提問者不得止擬罷官已經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如有仍前擬議失當者聽本部糸究

吏部言今外官賢否必據撫按舉劾而邇來撫按諸臣往往任意重輕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性氣之乖方乃擬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則安得致仕乎或論其贓私狼籍或有證據或論其掏掠殺人數參各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貪既酷則安得降調已乎或

論其行止不端或論其昏庸特甚乃擬曰改敍夫既不謹罷軟安得改敍已乎求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遷其人以爲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爲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之撫按既以依違本部益難憑據殊非蕩蕩平平之治也宜令都察院行各巡按糾劾凡如前所擬必直列其狀得旨今後各撫按官糾劾務遵近例據實分別吏部再加裁酌定擬去留有不合格例輕重失論者治罪

勳遣總督劉應節順天巡撫楊兆山西巡按饒仁侃河南巡按楊家相等疏薦有司多任淺及去任者吏科宋之韓等劾其不合近例得旨濫舉市恩屢有禁約應節等乃敢故違本當重究姑各奪俸二月後犯降調如例

陝西巡撫張瀚奏報修治省城及涇陽等四縣洪堰工完歷叙總督撫按及司道府州縣官勞績請分別賞賚

上曰內地修城開堰自有司常職何得輒行報功且叙及先後督撫並查茶馬巡鹽御史是何政體張瀚姑奪俸二月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十

論劾

洪武九年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永樂三年二月左都御史陳瑛劾奏行部尚書雒僉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妻於所部郡縣逼索財物遂並處死

二十二年八月六科給事中梁盛等劾公朱勇徐景昌侯

李茂芳伯劉瑞譚忠高爾張安徐寧都督梁銘沈清尚書郭資侍郎郭敦李友直少卿王勉通政李至剛朱紹祖寺丞唐禮傳霞岫馮仲彝居　大行皇帝喪違命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身為大臣無禮無義宜付法司明正國典　仁宗命廷臣議公侯伯都督所犯尋宥之郭資以疾免餘付法司論罪

洪熙元年正月都察院劾兵部侍郎曹木前為雲南副使嘗犯贓罪今雖遇赦當罷為民不宜居六卿之貳　上以本於靖難時常侍居守多歷艱難不忍去之令削半俸以示懲

宣德元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前日御史奏通政泰川往湖廣督賦受贓川大臣何得全無知識漢大司農田延年貪求贓賄一旦敗露自殺身命為重財賄為輕此乃以至重博至輕況贓物法當入官於己何益太祖皇帝嘗言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川俸亦不薄若清廉公正盡心為國豈不長享富貴今至此罪豈可容古人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凡在官者當以此人為戒羣臣皆頓首受命

四年七月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　上謂夏原吉等曰

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傚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爾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景泰中刑部郎中陳金戶部郎中陳汝言為御史所劾金等訴辯詔該衙門查究於是十三道御史糾金妄辯請置於法　上曰言者朝廷固所不禁然人有枉豈可偏狥不為辯耶既而吏部覆十三道所劾俱無驗遂勅今後言官劾奏必究實無妄

年十月少保王文訟十三道劾戶部尚書金濂隱匿濂

以袁旭事劾文降旨落太子太保
七年六月兵部侍郎王偉密奏少保于謙過誤　上以偉
奏示謙謙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謙既
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曰姑入語之既入
復請乃笑曰老夫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
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無地
天順三年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御史言其過惡欲
箝制言路共譖御史給事中之短　上命吏部尚書王
翺查御史給事中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任三十五以下
者調用遂調給事中何玘等十三員爲判官御史吳禎
等二十三員爲知縣命既下會有風雷雨雹之變　上
悟召翺等諭之曰給事中御史朝廷耳目近侍之官何
乃聽人主使妄劾人論法難容但念職當言路俱留任
事自後言事務須從實否則治以重罪
二月刑部員外彭韶論張岐自外臺擢僉都御史協院其
人非才力不可用請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繫
入下詔獄都給事中毛弘等言韶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
宥復職
成化四年御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彗星昭示警戒
皇上兢惕不寧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

修省亦徒爲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　皇上總
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寄以市
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　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
皇上正位青宮郕邸覬謀廢立彼以內閣大臣畧無一
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兵
部尚書程信預承朝命督師四川聽囑權豪之子弟多
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滅公貪財黷貨比
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賊官姚萬兩
之謠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饋送之女
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策
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天意　上曰如今
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允翌日蚤朝給事中
董旻等三人具疏於御前面進　上曰進疏自有舊規
旻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姑宥之
商輅姚夔程信等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訐言者於是董旻
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強辯決當
罷黜而攻夔尤切　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
鞫之會御史林誠言臣近劾商輅當郕邸易儲之際不
能正救今復起用不合人心　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
徵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鞫之各問擬

贖杖還職都力請宥言官　上曰都眞大臣誠得不問
姚夔奏項者御史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
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
歸田里以謝言路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夔
也不允既而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
誠爲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
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
謝文祥既下獄言者論救不已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
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
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狗私植黨姑從

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降文祥南陵縣丞
是年十一月南京十三道楊智等言妖彗示譴災異迭至
自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之實大
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俱以猥瑣
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侍郎章綸從事先朝雖有可
取及任吏部功名大損如以子玄應冒京衛軍餘倖
薦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
郎中黃紱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偶
失節之婦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貪大理少
卿金坤背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答

天戒安人心南京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禮部侍
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五年二月葉盛毛弘奏報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下刑
部議尚書陸瑜覆奏章綸縱子冒籍事在赦前宜行禮
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稱駁失當
乞宸斷調用罷黜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赦前
并宥之
八年四月給事中梁璟等言項荊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
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
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

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
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累無紀律
寃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彗
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
惟便身圖潔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　陛
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寃　上曰荊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
慮忠等奉命袪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九年九月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
釁列其罪狀薦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語頗

涉兩宮　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
愚戇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尋釋之
十五年九月六科十三道張海等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
遠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賢失
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
京乞罷有旨慰留既而言道又欲求缺處知之乃謀於
汪直復嗾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嘗罷
直從中主之傳旨並賜歸
弘治元年七月總督漕運都御史秦紘奏廵按湖廣御史
姜洪犯分下禮部會議謂洪知縣給事中陳璚等駁論

紘恕已不明十三道御史論紘剛愎　上以事干大體
俱罰俸一月
十一月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奉旨疏上交結李廣
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侯吳鑑豐城侯李璽遂
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都督孫貴副總兵
朱瑾文臣如尚書屠滽周經徐瓊白昂徐貫侍郎程敏
政王宗彝史琳林鳳都御史王越李蕙彭禮通政參議
姜清太常卿崔志端李溫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太僕
少卿楊瑛參政張珽李贊謝文按察使趙鶴齡副使田
灝鄧光輔雖賄賂有多寡交納有淺深然皆心術奸邪

蹤跡詭秘乞賜罷斥仍乞勅司禮監發下賄簿容法司
逐一查究得旨干礙人衆且無指陳實跡命仍舊供職
簿籍亦不必追究周經言廣已死故科道敢於肆擊死
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競彼亦退縮如犬畏虎
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鞫及查簿籍曾有
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係交結將臣斬首市朝以爲
奔競無恥之戒屠滽亦乞查簿籍有臣姓名即凌遲處
死以謝言官俱下所司
給事中涂旦王鎮等檢討劉瑞復論王越黨李廣乞特罷
用御史胡獻謂李廣雖死簿籍猶存越及屠滽李蕙皆

以賄廣得用身爲大臣率衆爲奸宜先正其罪然後次
第行罰不聽
編修羅玘言近者科道劾奏內外文武臣僚賄結李廣以
求榮進極其醜惡但其間有部寺之尊將相之寄自天
下四夷望之必以爲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凜然有畏懼
心而不敢輕易窺發者以此而已一旦指其名而暴其
惡則將朝堂堂天朝且然雖有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彼
亦不復信矣此大可憂也又凡人遇窘迫窮急苟可以
免一時之禍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所
不至將有甚於前日求李廣者是開一門又開一門死

一李廣又生數李廣此亦可慮也欲望曲全免言官指
名惟降旨密諭使各稱疾引退限二三月內或因考察
兩京大臣而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十人陽若不知陰
實加譴如其頑然不動遂以正典刑此內消之說也
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奏李廣賊物鉅萬簿籍尚
存姓名可考欲究竟其事明正其罪伏聞陛下初欲行
之既而中止豈因羅玘有不必查究之說而左右之人
又從而傳會之與還來奉奸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
欲發而未得其路以爲無左驗恐不足取信陛下也今
幸李廣自死又有簿籍可證蓋 祖宗在天之靈特此

而告陛下也若縱而不治豈不坐失事機況白米黃米
之隱語已諱然於中外而某官某人之饋送亦昭然於
聖心國法既所難容事體亦豈可已但其倡爲不必查
究冀存大體之說乃諂諛側媚之徒以此爲邀結姦邪
之地耳因乞罷玘官并劾屠滽白昂爲奸邪魁首部已
下處分勿論又言玘嘗爲太監蕭敬門館敬庇之未可
知也都察院覆府部會疏言故李廣招權納賄賊物果
鉅萬許莊田塩貨宄多乞籍其所有盡沒於官不聽
十六年十月御史楊儀之子從禮曾閑遊偶遇禮部尚書
張昇朴之儀遂挾私上劾衆多詆儀不能責其子反咎

大臣蔽不報
正德元年令凡不公不法之事奉有明旨令科道官記著
者務要即時糾舉不許隱匿遺漏
五年御史舒晟等劾奏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阿附權奸
貪緣入相黨惡之罪同於張綵去任侍郎韓福險詐罔
邪諂諛權奸兵部尚書王敞交結權貴游勝崇階通政
吳鉞小道取容擅權納賄南京工部尚書李善都御史
屈直貪婪桀驁刑部侍郎張子麟南京太僕卿王彥奇
清議不齒工部侍郎胡諒處脂膏而大肆奸貪都御史
馬炳然司郡牧而首先納賄南京戶部尚書張縈催科

急而常懷媚寵南京禮部侍郎常麟素行虧而叨濫春
卿秦昂出按西藩而爲營私第趙松違限賂免而反得
美官左布政潘楷按察使張禎貪濫倖進府丞石祿按
察使仲本奔競取容檢討段炅之陰險主事侯自明之
輕浮員外徐聰寺丞紀世梁貪財怙勢御史宇文鍾陷
害忠良皆劉瑾之黨必重治乃快人心會給事中李貫
等亦以爲言且及副使閻潔郎中高選貪緣陞遷並乞
罷黜 上俱納其言謂芳宇既致仕巳之福巳有旨敞
鉞子麟炳然縈麟仍留用著直彥奇諒致仕昂松聰世
梁閻佳楷禎鍾爲民祿本降三級潔選降二級自明炅

對品調外任昊爲焦芳門客摟致翰林又以陝人與劉
瑾張綵皆厚善後瑾必厭芳昊綵因共傾之至是被薦
衆稱快焉
給事中刮玥等御史趙應龍等劾副都御史楊綸因瑾進
用又不自陳引避得旨勒令致仕綸方與段炅爭買居
第不廣皆敗士論嚘之
南京御史張球等劾奏僉都御史張綸通政司參議張龍
尚寶司丞屈銓南京鴻臚卿趙履祥大理少卿王彥奇
布政司潘楷參政尹灝寗杲知府王綬俱結交劉瑾納
賄轉遷者而大學士焦芳劉宇首爲阿附同惡相濟其

罪尤者乞將綸等罷黜芳宇仍加重罪追奪封誥以爲
朋黨不忠之戒　詔黜綬爲民履祥灝降三級其餘已
處者置之灝降嚴州知府履祥瀘州知州
給事中張潤御史房瀛等言逆瑾已誅羣黨罷黜其遺奸
尚存者如尚書畢亨洪鍾柴昇劉纓侍郎李瀚夏昂陸
完崔巖張志淳都御史文貴大理卿張綸府尹陳良器
御史崔哲李紀皆賂瑾求進者也亨附瑾敗威念私恩
爲之泣下鍾掌憲議法惟事迎合至旌爵官以張綵及
總制軍務復湛樂玩寇昇巡撫陝西爲瑾治第修墳極
其華侈民受其殃纓志淳當瑾初熾摟督網賂一時小
人靡然爭趨瀚總督漕運貽毒江淮昂行污完心險而
巧於貪緣巖督河渠貨事尤甚貴借修墩臺盜國財幾
數十萬而大半輸之權門綸側媚小人與瑾舊識良器
先任藩司黷貨無厭紀以親故哲以府同知而皆營任
風憲都御史張綸大理丞張翀給事中段豸尚寶卿吳
世忠司丞屈銓御史周霖皆助瑾爲虐者也綸翀豸查
盤苛察世忠請查屯田銓請刑行新法霖特同鄉大壞
風紀他如都御史林廷選一歲屢遷功名實損於憲副
通政王雲鳳五經掃地行檢有玷於司成太常少卿楊
廷儀力致要地侍郎李遜學陞越常資通政參議張龍

行類俳優大理寺丞蔡中孚進招物議乞量情罪重輕
黜用罷黜或寘之於法得　旨亨冠帶閒住良器纓志
淳哲致仕貴已致仕免究銓中孚豸紀霖各對品調綸
龍各降三級俱調外任餘留供職
十六年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奏大學士梁儲結附權奸持
祿固寵吏部尚書王瓊盜鬻將官依阿權倖巡撫都御
史劉達甯杲憑藉奸黨貪財害民及戶部尚書楊潭兵
部尚書王憲工部尚書李燧左都御史陳金王璟工部
侍郎劉永馮蘭兵部侍郎馮清巡撫都御史文貴伍符
薦稱掌太常寺禮部尚書劉愷禮部侍郎張昱俱庸陋

不職御史李獻等亦上疏論劾儲等而及禮部侍郎顧清巡撫都御史馬昊毛埕陳璘得旨王瓊劉瑾下都察院鞫治儲杲命巡按御史執送京師顧清劉愷馬關為清馬昊蕭翀張昱陳璘並致仕梁儲方乞休勉留輒政楊潭王憲李燧陳金王璟伍符劉永毛埕文貴先已自陳解官及論勳不復究是日王瓊上疏言大學士楊廷和竊擅乾綱事多專擅擢其子愼及第第一改其弟廷儀吏部侍郎曾不引退又私其鄉人每每越陟美官庇其所私厚原任都御史彭澤遷按御史趙春罰不當罪廷和不宜久居密勿請罷之以清政本　上曰廷和秉

忠碩德朕素所簡知王瓊既被論劾乃不畏公議摭拾妄奏非人臣禮下所司知之

兵部侍郎吳廷舉自劾不職言　先帝末年逆臣錢寧江彬相繼竊柄欺君誤國臣時為都御史職掌糾彈曾無一言及之其視埋輪都亭劾奏大將軍梁冀者臣於漢張綱誠有愧也陸完在吏部傾心張駮王瓊在兵部諂事錢寧文武官陞遷通同納賄臣亦聞之乃無一言以攻之其視濮王尊劾奏丞相匡衡宋唐介面質宰相文彥博臣於二人又有愧也少師梁儲臣微時舊交也聞先帝南巡遠欲請御寶而行自北抵南終未見回鑾之請少傅蔣冕臣同榜好友也自南事日非旣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肯掛冠解綬而歸諒古人道之敎訓傳其德義不如是也載思古人在唐則韓愈於陽城在宋則歐陽修於范仲淹陳瓘於曾布朱熹於史浩皆嘗移書論責之臣也袖手旁觀括囊自保無忠言諫論以寓箴規其不如前四臣也明矣處君臣之際旣有愧於前三臣處朋友之間又不能如後四臣臣所謂不職非飾詞也乞賜罷歸無徒俸位　上不允

大學士蔣冕自言奉職無狀乞罷歸　上曰　先帝初欲南巡卿屢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數上疏請

回朕在藩服已知卿名邇來翊戴匡扶功在社稷新政之初方隆委托豈可求去冕復言昨侍郎吳廷舉自劾謂有愧古人者數端其一則指臣隨侍　先帝南巡之事但念廷舉與臣自布衣交好迄今四十年同第進士列官中外亦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凡數次前臣扈從南巡廷舉亦有數書及臣矣其間多獎借之辭無片言及時事今乃追論前事蓋謂臣旣失職於先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大義當然使臣不亟掛冠而歸又何以謝廷舉　上曰吳廷舉一時過激之言何足介意因命吏部趣冕亟出視事

四月給事中史道劾兵部尚書王憲巡撫順天都御史劉
達諂媚權奸亟宜罷斥　上命奪達職憲留用
給事中劉褒劾刑部侍郎胡韶依阿詭隨衰暮不知止足
太常少卿張道榮兪九疇並以道流謬典三禮宜亟罷
斥得旨韶致仕九疇削職道榮留用
五月御史周宣言國家治安在培養士氣辨別忠邪江西
副使李夢陽深情厚貌陰比宸濠忌布政鄭岳之秉正
不回則假其勢而設傾危之穽鍛御史江萬實之豫防
奸孽則翦其黨而開羣喙之端致使大獄株連累歲不
決其罪不減於劉養正李仕實戶部侍郎韓福大奸極

貪甘附逆瓊徵糧糊廣剝膏血以饜谿壑之求清屯遣
東激良民而起肘腋之變近尤恣橫無忌播惡於鄉其
罪不減於張綵楊玉請並逮治以懲不忠至如大學士
謝遷劉忠尚書孫交邵寶都御史彭澤陶琰張鼐先朝
舊臣素協時望宜亟賜召用使天下知守道不回之士
雖遭廢斥尚有登用之期尚書韓文祭酒章懋年力雖
衰儀刑足尚宜徵備顧問使天下知廉靖恬退之士雖
當遲莫尚蒙優老之恩已故尚書馬文升許進劉大夏
秦紘都御史錢鉞強珍皆得罪權奸橫罹禍患宜特加
優恤使天下知守己冤抑之士沒世既遠尚有昭雪之
日則忠邪辨而勸戒明士氣日振而治安不足慮矣
六月御史張鵬疏評大臣賢否謂大學士蔣冕當罷
而御史趙永亨亦抵吏部尚書石瑤不可典銓衡　上
以其妄言詰責之冕瑤遂合上章求去於是科道交章
論辯謂二臣不宜去朝廷御史言非是　上乃命鴻臚
寺宣以公論諭二臣供職冕猶不出
嘉靖元年二月史道初爲給事中王瓊之戍也道疏攫之
兵部尚書彭澤及大學士楊廷和俱銜道久之出道爲
山西僉事道怨廷和乃上疏劾廷和貪定策功要封拜
而　壽安皇太后崩禮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

無所忌憚　武廟自稱大將軍廷和爲草勑不關匡救
乃爭　興獻帝一皇字且交通錢寧主復宸濠護衛助
成逆謀及　武廟南征凱旋乃爲錦文逕賀無人臣禮
其子修撰愼中舍恒前後旋里攜槖中裝甚盛貪聲大
著從子進士侚以吾家卓槍目之輿論可知宜加罷斥
以快人心廷和亦上疏自理因訐道即救王瓊陸完許
泰等爲通賄市權俱下吏部參看尚書喬宇覆奏宜罷
於理既而彭澤言道等懷私市恩宜械繫收訊有旨命
錦衣衛收道下詔獄久之付刑部論贖出爲滁州判官
給事中章僑上言兵部奏擬平濠功次中多冒濫彭澤舊

之巳而給事中徐景嵩陳江疏論工部侍郎趙璜不報
咎引疾去璜乃進拜尚書僑復論之彭澤遂目僑等爲
邪佞欲以報僑及史道與楊廷和相訐也澤遂上言宜
懲奸黨以重國體謂廷和輔養聖德贊理萬幾忘身家
之禍福辯定策之封拜且與向書喬宇等同心協德仰
承恩命日夜憂勞勤答聖眷而奸佞小人假言責而横
行使密勿大臣避嫌疑而求退不可也乞勅臺諫官科
劾大臣必其奸貪不職負國殃民者尤必會章交彈不
許懷私復怨及風聞妄詆以傷國體至於掄揀臺諫官
必諮訪老成諳治體者爲之尤必聽堂官及掌事者參

奏約束　上以爲然遂禁言官彈劾大臣
二年正月御史汪珊上言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塞則
人情鬱而國危王氏直言者之罪而新莽勢成李林甫
不欲人言而祿山禍起臣等竊謂澤滇　陛下以三代
之盛不意塡以拒諫之討也夫史道論奏廷和就使其
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懲羹者不必吹虀畏噎者不
可廢食澤欲以此壅塞言路阻壞祖宗之法可乎因條
析澤言不可知者有四奏之不報御史曹嘉復上言我
太祖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卿故敢言
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迹故敢有上言大臣
德政者誅政在朝廷權在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
成法者誅此防微杜漸之深慮也　皇上嗣守洪基固
當遠稽祖武以成大順之道然勵精之心雖切而輔導
之事罔聞宜速允廷和歸罷以曲全其身仍將史道薄
示懲創以少舒其憤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之
風臺諫遠追薛瑄鍾同之議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美意始復矣亦不報給事中李
學曾復上言　太祖設六科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舉
正欺弊以警百官列十三道御史彈壓百僚事得專達
此　聖祖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廣聰明非細

故也澤何所見而欲紊亂紛更以重大臣之威以奪天
子之柄此其罪之大者必如澤言事須會章交彈萬一
有邪憸之黨蠱惑衆聽暗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
舉矣且澤言掄揀臺諫官宜得老成則臣等當奪官不
言可知乞盡罷免以舒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風態
上乃命臺諫官照舊彈劾毋自疑阻
彭澤以科道交章劾其沮塞言路上疏乞休得旨卿所論
關係國體非有沮塞言路之意其安心供職以付委任
澤又言章僑前劾趙璜欲伸徐景嵩私怨耳璜實無罪
僑亦上疏自劾乞休且曰公論在天下揚之不能高抑

之不能下非臣與澤所得私也澤所誣不足辯顧澤倡禁言之說得罪天下貽禍不淺 上曰言官論事或各陳所見或公同舉奏朝廷未嘗有禁澤亦未嘗沮塞令備職如舊澤再疏請去不允

二月御史曹嘉疏劾吏部尚書喬宇其略曰日者楊一清結張永助錢寧以圖柄用席夫部之宇感其汲引之私公要彭澤連疏推舉周金乃錢寧狎客也宇因納交而擢為都御史劉縡乃內閣書役也宇為朦朧奏陞其子何喬宗以尚寶卿乞休竟進三品蹈先朝傳乞之弊風至若宸濠犯順安慶挫其鋒新建邀而擒之宇無匹鏃

之勞也而靦列三孤之命將誰欺乎不報嘉又倣范仲淹上百官圖一曰賢望頗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珤孫交汪俊劉玉陶琰李時董玘二曰斂衆寡過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李鉞鄒文盛臧鳳張濬姚繼巖張雲張衍瑞劉麟張九敘溫仁和豐熙三曰人品庸衆尚堪策勵者趙璜十四人四曰行檢卑污速宜削出者張子麟十四人此四者進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所係也給事中毛玉因劾嘉不當品第大臣宜賜罷斥從之時有謂嘉疏出僉事閻閎手御史向信又言史道倡為異說以惑人心曹嘉衍為評品以犯公議皆閻閎鼓之也宜速黜以快人心劉廷簠劾閎道嘉三人結為黨友立異邀名放言誹詆危閎史良宜重論以法乃謫史道為金縣丞嘉為茂州判官閎為蒙自縣丞御史盧煥馬錄胡効才給事中趙廷瑞言茂州金縣皆屬荒裔而蒙自尤非人所居人皆云閎等至彼不死瘴毒必有覬望小人承旨而殺之者一時逐三言官已非美政況有不可言者乎不報

三月給事中安磐言項曹嘉陳公議辨邪正至以廷和五十人列為四等過矣夫以一人議衆人如唐王珪之論房玄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

未有無上事而舉朝縉紳在其口吻者也且上有體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上有信任大臣之意而小臣啟其猜疑恐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 上曰人才難得知人尤難諸臣公議推舉試有勞效鑒在朕心曹嘉以一已之見妄加評品殊昧大體其各安職守增忠圖報無相詆訐乖雍睦之風

御史許宗魯言項者曹嘉列廷臣為四等而毛玉劾其背違成憲暗邀人心遂使聖明誤聽謫嘉外任方嘉為吉士時與同館生諫止 先帝巡遊廷杖幾死 陛下憫其忠言見放召還臺中夫賞其言而召用又惡其言而

去之天下後世謂何玉往論江西事令置元奸而擠陷
王守仁今又極力排擠曹嘉此人在側非社稷之福也
乞用嘉黜玉以彰聖明容言去佞之美章下所司
御史張鉞論尚書張子麟交通逆濠不丁憂下兩京兵部
看覆尚書王守仁言子麟啟本誠於濠所見之當即燒
燬但當時奸黨爲濠經營布置於外容有詐爲貴人書
啟以欺濠而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詔下都察院知之
先是崔文久以禱祀惑上侵盜內帑而芮景賢任千戶陶
淳羅織縉紳賂縱邪宄給事中劉最因劾奏文撫拾以
辯 上以最執奏無據出爲廣德判官御史黃德用假

以符徵乘傳行時有顏如環同行以貲救最費景賢偵
伺即奏遣逮繫下獄所司具獄上降旨最編戍如環除
名國用遠謫給事中劉濟言罪至戍遣亦重矣最等罪
不至此故爲苛法何以示天下且緝執於羅織之門鍛
鍊出武夫之手而裁決於內降之旨所失不小不報
三年十月六科十三道趙漢朱衣等交章論給事中陳洸
之奸因摘發其居鄉穢惡數事有廣東道文案宋元翰
辯冤錄可証御史戴金又特論之 上謂洸陞用出自
朕兪屢經覆實漢等挾私奏擾是日御史藍田亦上疏
言洸本尚書席書之黨書自以望輕驟顯非據因結交
洸等爲之羽翼植私市權罪惡暴著書又嘗疏陳時政
至比 陛下於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而復高自標榜
大不敬當治 上曰書所陳朕自有處分陳洸及宋元
翰奉情下都察院從公驗問不許偏私曲法田小臣輒
以曖昧恣意攙瀆且不究 詳後事
四年三月陳洸劾尚書楊旦侍郎汪偉朋邪亂正俱罷之
五年南京給事中林士元御史梁世驃等奏稱累劾不退
如尚書席書詹事桂萼張璁俱不足齒錄以煩聖聽故
以所聞見者言之如工部侍郎童瑞都御史李鐸陳鳳
梧章拯蔣曙周金熊一瀵府尹王續府丞張仲賢南京

通政黎奭鴻臚卿劉乾太僕少卿鄭棨侍讀葉桂章洗
馬劉朴俱貪污不職宜罷 上曰人才雖得未可責備
鐸等俱留用勉圖後効李鐸葉桂章所劾事情行各該
撫按官查勘奏聞
林士元等又劾奏學士桂萼與刑部尚書趙鑑爭論陳洸
罪犯至攘臂相加輕蔑禮法莫此爲甚夫君道友逆則
順君以誅友今洸負不赦之罪而萼乃欲撓法以違君
殊失大臣之度章下所司
六年八月侍郎桂萼力薦王瓊當復用御史胡松上疏劾
瓊險邪因及萼引用非人 上怒出松廉州推官王瓊

罷起御史周在程啓充各抗疏留松　上怒杖之闕下

九月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逵程輅王科沈漢秦祐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等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皆抗疏劾武定侯郭勛　上以其朋奸害正俱命逮獄死於箠楚從往者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有差

七年十一月　上諭輔臣曰吏部劾奏熊一渶本卿等票來止說戒其後來往者不究恐無以戒後者今可批示熊一渶既屢被論劾却不廻避今又該巡按御史劾有貪婪實跡革了職所犯贓私行巡按官勘問明白着實盡追入官奏來處治近年犯贓官員雖經叅勘皆止去

官贓私多以罷之不究終身受用無忌憚所以往往不知警戒爾部裡會同都察院從實查究叅來說如此方可懲戒將來徒以虛文須貪愈無忌憚勿故姑息

八年南京給事中何祉等御史朱叙劾奏侍讀學士席春太常少卿謝丕光祿少卿史道周及與南京刑部主事黃春蘭西副使伍貞兩淮運使史紳庶子廖道南順天府尹黎奭南京禮部侍郎黃綰總督糧儲都御史陳祥工部郎中丁洪南京太常卿方鵬大理少卿曾直皆大學士張璁桂萼私黨乞行罷斥　上詔春等各供職如故責祉等既知何不發論乃待今日所供者皆贊成大禮之人不過蹈襲前非徇私報復各罰俸半年都察院仍申明勅諭曉示中外既而春等各自陳乞罷不允

七月都給事中夏言劾奏吏部尚書方獻夫詳吏部疏未復有叅照尚書方獻夫引用鄉曲布列兩京大開私門顛彰黯迹再照少傅張璁專怒任己好惡拂人擅易天子之命吏除劾力於私家等語且言　陛下萬一以臣爲詆斥廟堂亦乞放歸田里以消衆怨於是璁疏言臣與夏言素有嫌隙今日咎臣亦有所自曩吏部推言爲僉都御史言因人言辭免李時語臣曰夏給事朝廷今日雖聽其辭待郊壇禮成將大用之朝廷稱其才不但可

爲僉都而已此夏給事自傳與人臣聞之愕然近者霍韜以憂去時復語臣曰夏給事今欲乘此机推補詹事已託嚴侍郎來致其說及臣等推顧鼎臣而不及言言咎臣罪矣叅攻黃卿用刑過當臣卿多寃之臣嘗以語獻夫至於党以平丁憤之推吏部自有常格簡用出自朝廷非臣所當與也且　陛下處臣輔弼凡有才賢皆當與聞况官於臣之本鄉者乎如言所奏必將使臣如瘖如聵一無臧否自此內閣吏部職守當盡歸言矣則將焉用臣等哉　上曰卿竭誠盡忠以輔國家夏言偶以郊禮議合正論及勘山西事情多所陳奏故朕因此

特諭其才不止爲僉都御史耳昨言論卿等疏末云云
夫言言官也職在論列豈可又懷疑忌其情僞朕皆具
知故朕昨諭卿云若我君臣生疑各自深辯是動中人
之計也至於報復大禮之恨亦任彼爲明則天下後世
自有公論幽則鬼神察之朕與卿等當益思勉修職業
以付　皇天所命不必介意黃卿待朝廷再訪裁處獻
夫疏言黃卿之調誠得之璁言然璁爲地方計非私也
究以平丁璜之擢乃循資格謂璁指揮以爲臣私尤非
也亦請乞歸　上曰卿昨以孫應奎言求去已有旨矣
不必深辯獻夫復言言官論列止宜就事論事法曹書

獄乃有參照等語謂之斷案且大臣予奪出自朝廷非
奉詔逮問不得具參語而言疏輒參照臣罪且照及輔
臣辱又甚矣　上復賜詔慰留已而夏言言璁誣臣囑
李時求升詹事復囑嚴嵩轉請昨息從南郊得與時面
詰時白臣未嘗有此言及嵩亦無所囑都御史汪鋐侍
郎蔣瑤及中貴武臣皆預聞者郎最者臣薦僉都御史
李如圭　陛下命以臣代臣援包拯劾宋祁故事以避
蹊田奪牛之譏詹事乃韜舊官臣嘗劾韜顧可軒輊臣
何故於已得者辭之而求其不可者乎今時與嵩同在
陛下試訊之又揭臣辭職論璁之旨以爲臣傳於人蓋

欲曲致臣罪謂不當露洩　陛下密諭於外耳然嘗時
璁自錄御劄一道諭臣臣因時之問而直告之意此非
不可對人言者至獻夫論臣疏不當用參照二字夫糾
劾大臣參駁章奏皆臣等所司故劾曰參劾論曰參論
奏曰參奏駁曰參駁勘曰參勘行曰參行至舉正各司
欺蔽惟曰參照爲照再照獻夫昧於事體以臣爲不當
言不知何所據也　上報聞且曰爾宜用心供事副朕
任用至意彭澤疏乞解職不允後　上復諭獻夫曰夏
言妄言奏擾輒行參照大臣本當究治但念言官亦其
職分姑已之今後務宜愼於事體以付朕任用

八月御史王化劾兵部尚書李承勛王瓊工部侍郎何詔
劉思賢南京禮部侍郎黃綰順天府尹黎奭太常卿陳
道瀛大理少卿曾直寺丞葉忠武選郎中劉景雲南按
察使張佑僉事樊準皆阿黨璁萼助報私讎納賄還官
假作威福延撫都御史汪玉陳祥歐陽重蕭淮論德彭
澤編修張袞皆反覆小人傾陷善類變亂黑白顛倒是
非俱宜罷斥仍自乞誅譴以爲言官不盡言之戒　上
命李承勳王瓊曾直陳祥張袞視事如故彭澤葉忠調
外任其餘吏部酌議奏請王化既言事姑置不問
御史吳仲等言總制兩廣都御史林富通賄躁遷禮部侍

郞嚴嵩卑污諛佞黃綰柔媚奸貪總制蘇松糧儲都御
史陳祥險惡爭辯逞擾延綏都御史蕭淮役猾卑污趨
撫順天都御史汪玉淬邊酷政順天府尹黎奭諂媚狡
猾大理少卿曾直險詖反覆寺丞葉忠阿附伎害南京
太常卿方鵬庸陋猥瑣尚寶少卿姜淸守制預陞諭德
彭澤行檢掃地中允廖道南奸讒貪墨編修金璐趨權
通賄得旨王瓊令致仕嚴嵩陳祥曾直葉忠彭澤如前
旨并林富方鵬俱留其餘吏部酌議去留具奏
九月太學生樊孟春上言乞勅言官公糾劾以淸聖聽下
吏部議覆從之乃命兩京科道官及各撫按凡糾劾官

員必須覈實指陳勿得假以風聞造生讒謗
九年五月羽林衛指揮劉永昌劾奏都督桂勇兵柄太重
人心生疑勢之不安者有八願 皇上少裁抑之以善
其終又以勇由尚書李承勛推用並詆承勛勇亦言永
昌求掌印不得故挾私誣奏並求去 上屢降旨慰留
之勇亦內不自安乞解兵柄 上聽勇辭東廳提督操
練餘如故永昌又劾奏御史廖自顯擅笞指揮胡麟等
非制自顯自以職在巡視禁軍多缺伍法宜責問因摭
制奏辯事並下刑部部臣請宥自顯 上以軍職官非
奏請不得擅自加刑自顯雖奉例行事而用法酷虐又

先事奏擾罪不可宥詔逮問之永昌又訐奏武選郞中
盧襄大理評事龔沿中書薛貫刑部郞中張經陰事因
指科道懷私不言爲曠職吏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國家
進退人才糾劾屬察付之部院科道 祖宗以來無敢
出位妄言干權亂政者且五品以下司屬例不糾劾永
昌又武弁非有言責乃假建言陰圖報怨紊亂朝綱侵
凌官守此風不禁則邪黨效尤動爲飛語以中傷善類
臣工憂讒畏謗孰肯爲 陛下當事任怨哉臣請下永
昌法司以戒將來 上曰此事待問明朝廷自有審處
獻夫遂因此引疾求退 上慰留之

九月南京御史張寅疏論南京禮部侍郞黃綰十事一私
役優人以供使令二公撥優戶以供茶食三泒市工科
以規利四濫遣夫役以病民五占恡優人六濫受詞訟
七撓法司之權八恣追攝之擾九縵罵郞官十欺罔君
上下南京都察院勘覆以聞
十月給事中陳鰲疏陳南京三積弊一曰投托衛所官舍
貪緣守備衙門動以百計營求衛總把總等官貽害軍
卒二曰役占如守備衙門博壯卒用充軍伴至於煩遣
重役偏病貧卒三曰威虐守備恣肆務爲苛責非法用
刑往往致死此三者宜速釐正禁革以爲根本之計時

守備魏國公鵬舉也兵部覆議乞加滲懲　上曰徐鵬
舉勳戚大臣輙肆專横姑令改圖自新怙終不貸
十年五月都御史汪鋐奏劾浙江巡按李佶酷行苛察失
憲臣體詔下南直隷巡撫逮問鋐又言南京戶部尚書
邊貢嗜酒曠職月視事無三日南京戶部錢穀出納案
牘鉤覆視他署最煩而貢荒廢職事公牒委積守候留
難妨政病民亦已太甚且俗習之壞倡自一人南都素
尚便安而貢有時名且任六官之長以若所爲誠恐諸
司因而觀風爲害不細請罷貢以爲不供職者戒　上
以爲然詔貢致仕仍諭南京各堂上官愼職率屬勿怠

十一年御史傅漢臣言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大用才小行
隙令掌院總法紀不稱兵部尚書唐龍才能不過凡庸
總制三邊卒有緩急不可賴俱乞改用得旨大用已令
回籍聽用龍才望素聞盡心經略須又屢報邊功漢臣
輙肆意妄言從寬奪俸五月龍尋自陳求退不允
七月廣東僉事龔大稔劾吏部尚書方獻夫詹事霍韜言
獻夫以陰鷙之資縱豨突之欲而韜又以剛狠濟之各
任親族盤結黨與侵奪鹽利籠絡貨權分據要津並爲
壟斷毀官署移巡司以便其私奪禪林據寺產而擅其
利在二臣尤爲細事甚者若仁王寺基宋熹書院而獻
夫奪之以廣其居又受姦僧栗熬投獻田土奴畜之類
贊有罪當逮匿護不以就鞫獻夫夙以氣岸自高每三
司禮謁輙稱疾不拜今春應召北上時因庭謁再拜臣
獨免逮奴畜保養姦回沮撓法守其無大臣之節明矣
韜居南海乃受高安縣民投獻沙塘致傷人命臣聖官
也據法以塘歸主以殺人者抵罪韜乃取獄詞標名曰
俗毒牘解送臣衙使郡案夫韜居喪請禮之時顧乃縱
奴闞利臣非大臣體而又註解刑書飾姦掩詐仁人孝
子忍爲之耶韜又嘗以書致撫臣林富謂獻夫直欲上
閒韜曰若然恐再起大獄延衣冠禍夫大獄出自朝廷

非大臣可以行威禍誠如韜言是天下衣冠死生禍福
皆懸二臣手臣爲　陛下守法一死何憾誠不忍以朝
廷之法資姦人口獻夫郎上章自辨言臣自病告歸家
杜門謝事三司接見不能爲禮大稔以臣爲簡臣又嘗
諷其行事乖方用刑酷暴遂益恨臣陰求所以中臣頃
因臣被召自生疑忌又欲承望風旨奏劾霍韜恐臣爲
地遂併詆臣且大稔以海洋失事被論擬職乃欲藉此
立爲後階其姦謀可見　上優詔慰之翌日大稔臨下
令巡按御史逮赴京問大稔尋自詣京投獄法司議罪
當大稔納贖閑住詔特黜爲民

八月御史爲恩上言項者彗星再見東井　陛下詔諭羣
臣條列時政得失臣惟舉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
臣工之邪正以進退輔臣張孚敬剛惡克削媢嫉反側
陛下知之已罷魏良弼論之已悉臣不敢贅李時小心
謙抑資性純良此輔臣中之巨擘然濟時撥亂非其所
長可謂太平宰相耳翟鑾附勢依權持祿保位竊任有
京油之號入閣者摸稜之譏古有伴食中書此其人也
方獻夫外飾謹厚內實奸宄前在吏部酬恩報怨無所
不至昨在籍召用方且倨傲偃蹇不即奉詔繼有赴京
別用之命然後忻然就道此登壟賤丈夫之所爲耳今

日所當急黜者也戶部尚書許讚謹厚謙恭平易和時調度
之才雖其略短不經之費保其必無此亦守成尚書也
禮部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尤可嘉者不立黨
與能持正論　陛下任之將來緩急得力亦一救時宰
相也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邊情習於見
聞典刑熟於耆舊用掌邦政優爲之矣刑部尚書王時
中進退昧幾委靡不振操持不能中立權貴得以私干
其人無足去取可謂具臣也已工部尚書趙璜剛方不
阿廉介自持久在工曹制節謹度不畏強禦　陛下復
起用之人惟求舊也吏部左侍郎周用才猷通敏學識

老成直諒未見過人雅度頗能容衆贊理邦治庶幾也
右侍郎許誥講論便捷學術迂闊大急功名全無廉恥
不識聖賢二字徒能讀父之書妄約道統正傳冒取無
知之作宜兩處別用禮部左侍郎湛若水乃無用道學
也然任以禮部亦可勉焉右侍郎顧鼎臣警悟疏通和
平坦易文學底於深造材藝不局儒長儒臣有此任重
器也兵部左侍郎錢如宗安靜爲人操守無議右侍郎
黃宗明文學通儒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正
大處事精詳公明久著於銓曹質直尤乎乎士論寄以
股肱不尸位也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浮謙約有守工

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淺近才亦有爲右侍郎林廷棉才
器可取通達不執右都御史汪鋐鄙夫壬人敢於爲惡
巧排正士叨報私讐此方今天下第一惡毒小人也臣
待罪留都每讀其辯訐章疏聞其行事奇桅如鬼如蜮
不可測度每欲求面　陛下一辨其奸但臣嘗將疏論
劾指其阿附權門繼子納賄之狀矣以小人疾之已甚
恐生厲階而止今鋐之奸愈肆臣亦何惜一死而負
陛下也左右大臣邪正得失大略如此又謂孚敬爲根
本之彗鋐爲腹心之彗獻夫爲門庭之彗三彗不去百
官不和又謂孚敬獻夫鋐適子也臣肇子也爲有適子

[illegible]子猶侍敬兄之理者乞斬三奸以正不孝
父之罪然後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以一甲賤傳去三
職以清士路新政治亦除舊更新之意也　上怒命官
校收繫來京下錦衣衛鞫問汪鋐因上疏誣恩不法事
且摘恩疏中李時夏言等語謂爲陳言大臣不報旣而
逮至京下詔獄榜掠無完膚每訊輒撲至死錦衣指揮
陸松每下藥餌獲蘇焉後以爰書奏發刑部論罪尚書
王時中言恩毀辱相臣似非專須大臣宜減死充戍
上怒時中遂革其職恩竟論斬長繫待決
初給事中王準以論劾大學士張孚敬桂萼謫雲南典史

至是考察閒住給事中孫應奎爲不平遂劾奏都御史
汪鋐陰爲孚敬萼報怨黜準乞復準原官仍切責鋐爲
大臣黨比擅立威福者戒詔吏部查準歷年考語以聞
尚書王瓊言準托疾不至據法當黜非敢有他鋐亦上
章自理　上逐謫應奎高平縣丞而斥準爲戍
九月給事中葉洪劾吏部尚書汪鋐姦暴不宜居冢宰
上怒其狂率奪俸三月
十四年六月詔釋薛恩於獄免死戍邊初恩論死繫獄汪
鋐欲殺恩時會審闕下刑部械恩至鋐張目視之鋐以
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伏鋐令番卒楔之西向乃僵
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鋐復臂曰汝謂死
爲厲鬼殺我我且先殺汝汝白上帝殺我耳恩曰吾就
磔死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我鋐大怒曰汝自謂
氣節獄中受諸饋遺豈一介不取之節乎恩曰患難相
恤義固當爾吾豈有好官爵與人人豈與我買爵耶爾
受某金權布政權都憲受某玉帶金珠起廢權用攜亂
國是罪不容誅反欲汚我清修乎鋐起欲以手批之爲
同寮所格遂書曰情眞應決謂泉日任先生開釋吾自
定矣都御史王廷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
言官難自今日始　上微聞其語是歲遂免行刑久之

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行
可於長安街刺血書奏自縛闕下通政使陳經見而憐
之爲引奏　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下刑部覆鞫
至是署審尚書聶賢都御史王廷相各上言恩應詔陳
言伸此抑彼不當上言大臣德政律且子代父死情亦
可矜乞從末減遂得免死編戍雷州
七月御史曾翀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
聶賢戶部侍郎張雲刑部侍郎陳璋工部侍郎甘爲霖
大理卿掌國子監吳惠南京太常卿洗光巡撫甘肅都
御史趙載各庸劣猥鄙宜罷詔吏部秉公議覆尚書汪

鋐等言龍等無大過不可遽棄須奉詔起用十二人願
起廢之旨方出而攻擊之疏隨上非所以爲國惜才也
鋐於諸臣各疏稱其賢俱擬留用　上覽之不悅謂大
學士李時曰近年言路不開外廷咸歸罪張孚敬殊不
知科道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此疏亦是私意時曰
吏部是愛惜人材　上曰人材固當愛惜須有分辨安
得盡舉所劾而褒譽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篤　上
曰弟遲鈍耳南京叅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事府
又問聶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
俱覺衰耄宜令致仕聶賢須令自陳以全體貌又問王

綖如何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綖
昔任湖廣朕自藩邸知之蓋亦何塘趙永之流留之無
用時曰恐公議未允　上曰如此則外調之　上復論
及張雲誠懿甘爲霖有材問趙載時言無過　上曰此
三人悉留用又云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叅厥
職此可謂南京翰林中用之翌日遂詔璋光致仕賢自
陳綖降一級調外惠改南京龍取回京用雲等供事如
舊乃責鋐等職司品隲何輙加稱譽一無貶辭非直拒
諫亦負重任叅堂官俸一月考功郎中李邦直等俸四
月賢尋上疏乞休許之賜馳驛歸降綖山東叅政

十五年南京御史龔湜疏劾南京戶部尚書王軏工部尚
書林瑤並老耄庸鄙不堪大任章下吏部覆軏之儉素
瑤之持正雅爲時論所推湜言無據得旨軏瑤俱照舊
供職湜妄言姑貰之
十六年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奏御史龔湜郭本倚勢和買
絹布價值減少湜本各疏辯因論韜凡遇慶賀進表容
令阜隸樂工交錯龍亭前後擅受民詞詩慢不職且欲
假此以箝言官之口俱下南京法司勘實覆稱韜不宜
擅受詞狀侵有司職而本湜語亦過當厥罪惟均得旨
韜本湜姑貸之諸司各宜安職守毋輙生擾

先是巡撫保定都御史劉夔回院管事御史郭宗皐言夔
邪佞不忠貪虐無行頃論荐人才亟稱養病少卿李琪
之賢謂其病痊乃月無何坦之計至蓋大學士李時子
也其邪媚罔上如此今位卑雖同而人品過之者尚有
其人進夔而遺彼鮮不解體請亟罷夔　上怒謂夔召
出自會推已有成命宗皐輙先論劾且謂官與夔同爲
有所指下吏部叅看言宗皐論事乖謬不能無罪惟聖
明優容得旨夔照舊巡撫宗皐言多不實停俸兩月
御史桑喬等上言頃以殿庭被災　皇上肆頒明論引咎
求言臣愚謂修省不外人事人事惟在擇官今如尚書

嚴嵩林庭㭿張瓚張雲四臣上負知遇下忝丞弼九卿
不職之尤者也今日之災皆彼所致宜速爲罷黜以盡
應天之實　上嘉納之
七月南禮部尚書霍韜劾文選郎中楊育秀賄賂公行以
旨奏承舍關通請托每承舍求旨奏牘先餽白金二千
兩方得收用下吏部覆覈吏部尚書許讚謂吏部嚴重
淸議俱存願承舍之役開納止八十金而乃以二千金
求入書奏事之有無亦易見矣　上謂讚繁辭曲護奪
俸二月育秀降級補外任革去承舍旨奏止用國子生
十七年御史黃正色劾奏南京兵部尚書張瓚內有守備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八　論劾　手七
梟殊無善狀等語瓚具疏乞罷云臣實未任濟梟但司
馬重任非庸劣所堪　上令瓚照舊供職下正色所奏
於吏部參看坐奏事不實奪俸兩月
十八年十一月黃正色劾工部尚書溫仁和及諸內臣護
送慈宮沿途需求大爲民害仁和亦訐正色乘馬過慈
宮舟前爲大不敬　上怒逮繫正色下鎭撫司考訊已
而獄具編戍遼東
二十年四月御史党承賜等上言嚴交修以答天戒乞勅
兩京文武大臣及四品以上官各自投劾以聽去留從
之於是給事中戚賢劉大直陳邦修張堯年李文進王

嘉元等上言審進退以回天變劾郭勛張瓚樊繼祖李
廷相胡守中李開先胡經夏浚戴儒王廷相王同祖曾
經大計罷黜不宜夤緣復進間漏態決劉天和呂柟魏
校程啟充程文德徐樾王畿魏良弼葉洪馬明衡王臣
等亦以大計黜退宜引戴儒王同祖例錄用　上曰宗
廟災變朕方祗懼戚賢等乃肆意妄言顚倒是非王畿
詐僞小人亦擅引薦懷姦植黨一至於斯其從實覆疏
以聞戚賢等懼因輸罪乞恩得旨戚賢降調餘各奪俸
半年
十月南京給事中王煒劾奏尚書張瓚嚴嵩侍郎胡守中
國朝典彙卷四十二　八　論劾　手八
與郭勛陰相結納大肆奸欺互分賄賂共尅軍資大壞
兵政嵩則以勛之私人代修第宅致騰論列守中則日
造勛第縱妻赴飲且近又具疏劾以掩罪貴除莫甚爲
乞將瓚等亟賜罷黜以爲人臣忘公徇私者戒詔下其
章於所司
二十五年南京給事中萬虞愷等劾奏南京戶部尚書閔
楷總督糧儲都御史劉渠先撫雲南時厚結黔國公沐
朝輔要致寶玩而陰托詩章以謝之茲二臣者俱不宜
處錢穀之地朝輔恃渠易與遂狎天威權妄行請乞欲
以節制二司跡涉驕慢併宜戒飭以懲其漸詔罷楷渠

論朝輔安靜行事
給事中羅崇奎言近年以來諸臣被論恣肆强愎嘵嘵然
巧飾已罪反力詆言者而傾排之廉恥道微漸不可長
即如尚書閔楷僉都有聲給事中萬虞愷游振得論之
當也乃反謷兩臣以爲氣焰熏天陰設陷穽亟圖反害
至借後湖銀兩之事公爲中傷之術夫朝廷設耳目諫
諍之司以糾用人行計之失今也論人既遭其詆訶論
政多在於廢閣其流之弊將致言路不通漸成壅蔽伏
乞 皇上嚴加勅諭以後諸臣被論俱宜杜門省愆伏
闕待罪不得有所論辯即論辯亦無得攻擊言者科道

諸所建白無論當否須明白題覆行止請自 上裁不
宜輙自所司停寢 上曰然言官職在糾彈自後被劾
者毋得妄辯誣搆諸有建白事體即明具可否題覆不
得阻匿言官論事亦毋得狥私誣罔
二十六年二月山東布政使胡宗明已陞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給事中胡宥又劾其詭隨貪得漏網考察不堪重
任 上曰朝廷選用大臣委重廷推胡宥見任吏科昨
科道拾遺多官會推如何不言及有旨陞用方稱漏綱
顯是挾私況今邊方有事用人之際乃敢沮誤事機著
調外任用今後成命已下再有抗拒者必罪不宥

十月御史陳其學論劾錦衣都督陸炳蠹亂鹺政及搉禁
小錢諸不法又論駙馬京山侯崔元容婿養徐二權取
官鹽諸貪肆狀大學士夏言欲從中下捕治炳炳泣丐
言乃已於是下旨收捕徐二等 上令炳元自言狀乃
俱輸罪乞恩釋之不問
南京御史吉來獻論劾南京光祿卿項錫貪濫不職原任
操江都御史今陞戶部侍郎及宦舉劾狥私及寧國知
府尹宇贓汙姦詭疏下吏部謂錫素望不孚宜罷宦心
跡無議宜免究宇見擢邊方宜權令任事行所司勘實
詔錫閒住宦供職如故宇令劾力邊事不必行勘

給事中張汝棟劾奏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楊宜大理卿
虞守愚俱不職宜罷吏部覆言宜資望已深簡用前職
未聞不稱守愚事涉贓私必須覈實乃無枉縱詔守愚
回籍候勘宜調外任用
二十七年給事中程時思劾新陞南京刑部侍郎魏有本
庸劣貪鄙嘗爲給事中胡宥主事李時春所指摘不宜
復推吏部覆言時思所論無實證但掇拾胡宥之言爲
之報復耳宥河南人以鄉官而論其巡撫人已不服時
春又以同鄉故和之若有本坐此廢黜是使鄉官得以
威制有司甚非法紀詔有本留用以後凡鄉官論劾本

處有司者不許行著爲令
二十八年給事中厲汝進疏劾嚴嵩及其子世蕃奸惡上
怒謫爲典史
南京給事中雷賀御史張詔等論劾禮部尚書孫承恩及
兵部尚書趙廷瑞各貪鄙不職狀承恩廷瑞各疏乞休
上諭廷瑞勉修職業承恩許致仕
湖廣巡撫林雲同列御史李遷善先知石首縣姦貪狀遷
善亦列雲同鄙汚俱奪職聽勘
三十一年給事中袁洪愈劾奏檢討梁紹儒自爲庶吉士
奔走權要交通賄遺時人有不讀書管事之笑文選郎

中白璧招權黨官其門如市所得四方金錢至令姑婦
爭攫惡言碎語聲聞於外俱宜罷黜吏部尚書萬鏜侍
郎葛守禮不能秉公執法表正屬官併論鏜衰老貪得
及守禮督餉宣大剋削軍餉　上初責鏜守禮令自陳
狀下璧於鎮撫司拷問有贓乃罷爲民謫紹儒外任既
而鏜等各上疏引罪俱留用紹儒乞致仕許之
三十二年給事中王國楨論劾薊遼總督何棟衰頹巧僞
總兵鄭堅暴戾成勳貪庸山西巡撫趙時春誇詡僨佻
俱宜罷斥更置　上令勳閑住堅調用國楨仍疏堅以
千金賄嵩因訐兵部尚書聶豹迂疏狠愎不畏公議

上仍令堅閑住棟亦乞罷許之
三十六年初錦衣衛經歷沈鍊以劾大學士嚴嵩謫佃保
安州鍊至安里中人爭館穀之使弟子從學愛甚父老
聞知其故則相詈嵩父子鍊亦大詈之因束芻爲偶人
三目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以泄忿嵩父子聞之益銜
鍊而前後總督多殺避虜人爲首功以掩敗鍊復忿遺
貽書誚讓既而總督宣大侍郎楊順至掩敗益甚鍊譏
之語益峻且爲詩及樂府歌之順大恚恨陰嗾經歷金
紹魯指揮羅鎧走白世蕃誣鍊結客爲復讐計蕃以問
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曰似有之然予已解散其黨矣

尋遷鳳毛光祿卿以路楷代鳳毛世蕃又以鍊爲囑楷
至則與順共爲計適有白蓮社妖人通虜者順亟捕之
乃竄鍊名於其籍中以謀叛聞下兵部議舉朝皆知其
枉而尚書許論竟不爲雪理悉如順楷議嵩擬旨殺之
籍其家乃任順一子錦衣千戶楷擢太常少卿順疑嵩
償我薄意其毒鍊未足復取鍊二子箠死又逮其長子
生員襄日考掠之幾不免及順楷敗乃得脫於禍
三十七年三月御史萬民英劾兵部侍郎吳嘉會巡撫薊
州時侵牟築塞帑金　上命逮繫之獄具削籍爲民
先是戶部侍郎馬森巡撫江西府爲布政使宋淳才可大

用淳尋陞巡撫以賍論罷至是南京御史黃希憲給事
中金燕交章論森與淳相繼爲布政森去任將罹淳發
其陰事又所遺賄鏝數千金力不能自取而託淳致之
爲此極力引薦以報淳德且塞其口森坐調爲大理卿
三十八年正月給事中劉一麟等劾原任山東巡撫王崇
尅取軍需冒報功次賍門副使路可由索受賄賂姦淫
詭惡乞亟罷斥章下部覆回籍閒住詔褫職爲民
七月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瀚各奏劾總督
浙直都御史胡宗憲黨嚴嵩養寇溫台失事掩敗飾功之
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龐尚鵬從實覈報至是嘉

賓等奏覆浙直軍興以來督撫諸臣侵盜軍需無慮數
千萬臣等奉詔通查出入之數其間侵欺有術文飾多
端冊籍沈埋條貫淆亂者姑無論已即其文牘具存出
入可考事蹟章灼可得而陳其數者如督察尚書趙文
華所侵盜以十萬四千計總督周珫以二萬七千計總
督胡宗憲以三萬三千計原任浙江巡撫阮鶚以五萬
八千計操江史褒善以萬一千計應天巡撫趙忻以四
千七百計至於操江高捷則明以江防銀二千擻送趙
文華應天巡撫陳錠則擻取軍餉銀四千兩餽餘無所
支費乞通行追究明正法典以懲貪冒至於文華所任

郎中郭仁及宗憲所任指揮戴冲霄楊永昌譚光祖並
宜逮問追賍疏下戶部會吏部都察院議覆請罷忻捷
官同文華等所劾賍罪候勘議處仁黜爲民冲霄等下
御史問惟宗憲功多當留用從之既而宗憲上疏自訟
臣爲國除宄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
者遂緣此生奸指爲侵尅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
於讒謗之口乞且賜罷以待公論少明然後東西南北
惟　上所用　上復詔慰留之
四十年四月給事中胡應嘉劾奏文選郎中周良寅提學
御史王業貪黷異常廉恥掃地冒居要秩有玷清班請

並從黜　上命錦衣衛捕良寅業考訊尋俱降外任
八月南京御史林潤劾總理鹽法都御史鄢懋卿貪冒五
罪需索屬官餽遺巨萬罪一受狀取富民財罪二宴會
日費千金罪三虐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數至激
變罪五懋卿疏辯得旨照舊供職
四十一年六月御史鄭洛劾大理卿萬寀刑部侍郎鄢懋
卿太常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賍不職得旨寀懋卿屢
被人言納賄有跡令閒住降虞龍四川僉事
令慈谿知縣霍與瑕閒住淳安知縣海瑞調簡與瑕瑞俱
抗直不阿上官而瑞尤甚初鄢懋卿以鹽法都御史巡

行所至招權納賄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裝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見懋卿皆膝行蒲伏跪上食惟謹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千里傳送絡繹道途懋卿顧之而已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客車馬懋卿雖甚怒然知其不可屈斂威去之而密諷御史袁淳媒孽其短至是遂與瑞俱得譴其後懋卿淳俱以貪罷與瑞乃得仰白敘用云

九月給事中張益言禮部主事潘允端自登第後備踏公卿之門乞哀干進無所不至故尚書郭朴爲擇善地以處之其父左都御史潘恩爲法紀首臣朴秉銓衡重寄

乃一則爲子擇官一則爲官擇地以開奔競之門如士風政體何得旨朴因恩父子同任法司而調允端非徇私者其安心供職恩年老令致仕允端調南工部

給事中趙灼劾工部侍郎劉伯躍女適嚴嵩之甥刑部侍郎何遷躁進好名其撫江西時厚斂以賂嵩父子秩致崇膴光祿少卿白啓常歷媚遷光祿爲嵩子世蕃狎客至以粉墨塗面供其懽笑及通政胡汝霖皆嵩親黨給事中沈淳劾湖廣巡撫張雨貪肆不檢廣西副使袁應樞爲嵩之壻給事中陳瓚劾諭德唐汝楫祭酒王材與嵩交通請託詔俱革職閑住

十月給事中丘櫕劾檢討吳可行不諳累聲吏部主事劉應峰巡撫順天都御史徐紳南京太僕少卿鄭本立大理寺丞吳遵顯驕華要乞加寬斥吏部以可行紳才識可用覆請留之而擬應峰本立遵降調得旨可行准留用紳降俸二級令策勵供職應峰遵調別任用本立降一級調外任用

十二月湖廣巡撫方廉私餽給事中丘櫕銀五兩櫕奏之因并論南京兵部尚書李燧兩廣總兵陳王謨錦衣衛指揮聶大經先後進用俱以重賄得之乞并罷斥　上曰朕禁私餽方廉乃敢故違其冠帶閒住後有再犯者

罪之燧令吏兵二部參看以聞部覆燧功多其過可原王謨等果不職當罷得旨燧令盡心營務居職如故王謨革任大經下法司逮訊之

御史尹校劾掌詹事吏部侍郎董份主戊午順天鄉試私其妻弟尚書吳鵬之子詔罷前列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擅借庫銀助工俱宜罷　上曰董份前秋事今日方劾果爲公乎命視事如故而下光昇事於吏部部覆光昇操履素嚴前事出吏皁之口未必得實得旨光昇准留用言官論人當槪其大節尹校指摘苛細姑不究今後有類此者罪之

勅應天府尹孟淮南京太僕寺丞張春閒住淮先任巡撫
有貪聲春以侍讀坐論旼宮至是給事中楊銓追劾之二
臣名行久汚不宜復玷班行因有是命
給事中韓楫等論南京禮部尚書吳山刑部尚書黃光昇
起用屢辭不卽之官遷延不敬請令山致仕而斥光昇
吏部覆議山等如其無病則事屬欺罔所當懲如其
果病則人已廢殘亦難適用故并罷之時謂楫專承望
風旨以擊搏立威不復知朝廷進退大臣之體矣
四十五年二月黜原任通政呂希周御史嚴杰副使茅坤
知府潘仲驂冠帶黜爲民希周等皆浙嘉湖人罷官家

居橫甚仲驂尤淫縱鄉人苦之巡按御史龐尚鵬行部
至其地廉得諸人不法狀悉收捕家人子弟置之法乃
上言仲驂等既解位去勢與齊民等而敢肆虐里中此
徒挾冠帶爲重得以出入公庭故細民莫敢誰何耳非
痛抑之恐一方之害無已章下吏部覆議因有是命
九月初四川妖賊蔡伯貫等既擒巡撫劉自強按捕其黨
與數百人悉按殺之時臨清兵備副使吳遵晦徽州知
府何東序歸安知縣李松並著酷聲遵晦爲給事中張
憲臣所劾東序松爲給事中趙格所劾自強皆與焉章
下吏部覆自强爲國誅妖不當錄其小過東序廉吏特

用法太嚴遵晦松峻急過之而廉不如當分別議處得
旨自强留用東序改調而下遵晦松於巡按御史問奏
降檢討吳可行二級調外任調修撰范應期南京別用以
給事中辛自修魏時亮李輔劉[illegible]劾可行險憤當罷斥
剌并劾應期居鄉爲人請托事故有是命
隆慶元年十月給事中陳瓚追論原任總督楊順侵匿賑
恤銀及盜邊儲銀七千兩御史路楷與共殺沈鍊請戍
未盡其辜鍊子襄亦爲其父訟冤乃命逮順楷下法司
及錦衣衛議治俱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並
追其所盜贓銀

河東巡鹽御史郝永春言鹽法之壞在大商專利勢要根
據以故不行因指總督尚書王崇古弟吏部侍郎張四
維父爲大商崇古及四維爲勢要請罰治崇古而罷四
維四維自辯其父未嘗爲河東運司商人亦無他子弟
永春奏不實因乞避位候勘以自明　上令供職如故
崇古疏辯永春所劾事并發永春贓跡給事中宋良佐
等謂二臣因憤互訐重傷國體宜加懲飭以杜私競吏
部覆請行都察院戒諭永春令其痛自省改仍移文崇
古當以邊事爲重勿以人言失大臣之體以後言官論
事者務虛心平氣據事直陳毋挾私妄奏以亂國是大

臣被論者務祗候處分或自明心迹毋指摘言官以圖
報復　上是之旣而御史周充等各言崇古懷忿肆辨
汚衊言官驕悍無大臣體乞重加罰治皆寢不行
六年四月御史姚光泮劾奏原任編修曹大章苑馬卿韓
子允詐取平民財物萬餘應天府丞丘有嵒亦入其重
賄贓迹頗著吏部請罷有嵒共大章子允行南京法司
逮問具奏從之
先是福建巡按陳萬言劾奏原任福建巡撫阮鶚王詢南
贛巡撫范欽楊伊志陸穩周滿各冒支邊餉賄遺權姦
事下御史勘覈至是巡按王宗載以狀聞戶部請行宗

載遣治詢等及鶚伊志家屬其周滿事行江西巡按勘
報從之
給事中李用敬等追論尚書趙文華都御史阮鶚周現史
褒善侵盜公帑之罪乞申飭有司立限責補　上是之
命各巡按御史嚴行提問有隱縱者部院該科以名聞
勅刑部侍郎游居敬順天府尹姚一元致任應天府尹周
徵原任操江都御史調雲南副使吳時來冠帶閒住時
給事中韓楫劾居敬一元年老徵時來不職吏部覆請
如楫言故有是命

國朝典彙卷四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山西太原府知府臣宋鴻儒　訂正

吏部十二

徵召

戊戌十一月　太祖辟儒士范祖幹葉儀（詳講道）
己亥正月召儒士許瑗王冕訪治道奏對稱旨留置幕府
以冕爲諮議參軍冕紹興人慷慨有志通術數之學著
周禮曰吾未即死將持此以獻明主可致太平及爲參
軍自以爲得行其志未幾病卒

庚子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　上於金華曰閣下欲掃除
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喜授博士
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殷賑郡命瑗爲知府
六月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曰我
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
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　上問左司郎中陶
安以四人才如何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
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爲江
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營
田司僉事共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十一月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添府務訪治道問民疾苦
闕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命預密議
甲辰三月　上勅中書省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
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
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
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
上書陳言敷宜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
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
事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

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
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參用之十年之
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
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宜布此意悉令知之
洪武元年　上取婺州路徵王褘爲省掾商略機務
七月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　上親迎之訪以時事事
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添簡問答甚
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
九月詔起懷才抱德隱於巖穴之士
命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三年二月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以禮遣之
四年閏三月召秉豐劉于至初于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
及是復召至便殿諭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朕將官
之于曰臣在前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
道之朝凡有血氣者咸思效用但臣年齒已衰恐負天
恩敢辭特賜還山
七年八月召郭傳爲翰林應奉時翰林
九年五月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
資賢才以共理秦之將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
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

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
官莫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十年九月勅諭溫州府訪求師儒
十二年十二月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
部曰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
得賢才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隱德藏光甘於窮
身不宦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
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
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不赴死子中西域人祖父任
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歷建

昌路儒学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贑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變姓名浪跡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有弔之者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皆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元也嘗懷鴆自隨口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尋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

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詔徵寧國府訓導陳璉爲翰林編修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十三年九月徵儒士王本杜佑龔斅杜斅趙民望吳源至京 上以勅諭之既而 上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爲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於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謬蒙 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命爲四輔官詳輔臣

十五年八月監察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爲本宣教化以治民爲先欽惟聖心拳拳以天下之廣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蓋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刑而已曩者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教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一考矣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爲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

代彼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政司按察司考覈既爲稱職既爲不稱職既爲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 上覽其言詔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以職爾等定議以聞於是濟等定爲七條議上從之

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求賢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

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
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薦寧單縣儒士張以寧
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鞋等鈔人一錠
十一月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
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 上見之甚喜賜坐顧
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 上諭之曰
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蚤朝日宴而入
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朕不負卿等平生所學
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十七年徵金陵處士陳遇以御史秦元之薦 上召語大

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
辭既而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固辭尋命爲禮部侍郎
進尚書皆固辭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眷
待之厚隆於勳戚尋卒
二十二年十二月徵士梁寅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學通
六經累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爲集
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
至是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
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
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
從之學者稱爲梁五經卒年八十二所註有周易書詩春秋
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二十五年九月徵方孝孺至初孝孺以學士吳沈薦詔徵
至京試以靈芝甘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
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
輔太平足矣遣還至是復徵至 上方重文實以其志
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
許水陸給舟車赴任
二十六年八月詔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選用
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編纂官

尋授齊府審理副仍留編纂
召雲南學官董倫還爲學士 上爲皇太孫時倫爲春坊
大學士以註誤謫至是召還
永樂三年四月召西安府儒士馬巨江至京以年老授翰
林五經博士致仕
四年召北京儒士武周文 辞翰林
五年六月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送至京擢用
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
府同知賜勅慰勉
宣德元年三月吏部言徵至從戶人材多有言老病欲循

例令子姪代者　上曰古人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巴
家用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以子姪代但須考
驗而後用之
四年二月　上與侍臣論夢卜求賢事歎曰君臣相遇豈
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
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
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
君臣乎蓋天佑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
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告有傅說之賢

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
豈不謬哉
天順元年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與弼字
子傳崇仁人八九歲讀書鄉塾郎嶷然不凡年十九見
伊雒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寗如
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
四書五經雒閩諸錄收斂身心沈潛義理足不下樓者
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
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盛石亨覺　上
厭疑又知衆不容已欲免無討有門客謝昭者倣張覺
令蔡京招楊龜山故事致以徵與弼敢士望亨論與弼
之高於李賢賢爲草疏薦留中數日　上問賢曰與弼
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　上曰聘草勅加束帛遣使
聘之比至　上問賢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
子講學　上曰與論德賢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
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帳　上曰然已而見　上
文華殿與弼辭官　上曰前與弼前　上曰久聞高義
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必時多病
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

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
今年六十實不能供職　上曰宮寮優閑不必辭與弼
辭益力　上賜文幣八酒牢稟遣內臣牛玉送館次
上起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
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即
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爾爲朕
諭此意與弼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賢爲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弟老且病進退
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曰果爾亦
難留矣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

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輿里青命有司繼粟終其身

國朝典彙卷四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一

優老

洪武初　上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謠以見志或勸　上殺之　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不僇而遣之

□年　上幸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念　上曰濠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所抄掠父老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濟等皆歡醉而去

十九年五月詔天下有司存問高年禮致隱士賑恤鰥寡孤獨

六月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鳳陽民年八十以上天下
民年九十以上賜爵社士應天鳳陽民九十以上賜爵
鄉士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皆與縣官平禮免
雜役冠帶服色另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
二十年　上嘗謂禮部臣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
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
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詔天下行養
老之禮凡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
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
若有田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

二十三年六月選用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
建文元年正月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
永樂七年正月命禮部遣使於所經郡縣存問高年
十四年九月命御史存問高年循例給賜
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以上有司給與絹二疋布二疋酒一
斗肉十斤時加存卹
二十二年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文武官有年七十者請遵
洪武舊制令致仕如其鄙猥闒茸者或有疾而年未七
十者請罷爲民　上從之著爲令
令民年七十以上及篤癈殘疾者許一丁侍養不能自存
者有司賑給八十以上者仍給絹二疋綿二斤酒一斗
時加存問
九月　仁宗命左春坊清紀郎張根司經局校書彭敏致
仕時舊宮臣皆有陞轉獨二人年老賜勅及白金鈔幣
命還鄉
十一月以戶部尚書郭資爲太子太師致仕　上諭侍臣
曰資歷仕四十餘年　先帝舉義之際從朕守城備極
艱難事苟有利於國毅然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圖任舊
人而資老病朕不欲更煩以政故優之賜資白金百兩
鈔二萬緡綵幣二十表裡命戶部復其家月給支半俸

終其身復賜之勅
洪熙元年三月開平備禦都指揮使彝安從　成祖靖難
至是年踰八十勅還京優待
七月巡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言　太祖令天下州縣設立
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
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此誠良法
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僕隸或規避差科縣官不
問年德如何輒令充役使得憑藉官府肆虐閭閻或因
民訟大肆貪饕或假公文橫加騷擾妄張威福顛倒是
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置賢否變亂黑白挾制

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律切慮天下州縣類有此
等請加禁約　宣宗諭戶部曰必申明洪武舊制選年
高有德者充之違者併有司皆寘法云
宣德三年九月山東新城知縣董諒奏老人岳景賢等四
十一人陷前知縣令愈肆志欺凌官府把持公事不納
稅糧貽累鄉民乞懲治之　上謂戶部曰　祖宗之世
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敎小民決小訟必須年高
有德者為之近聞此輩多不出於推擇悉是以賄求充
挨許上官侵害下民以私滅公無所不至誠如知縣所
奏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餘

十月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從　上廵邊還　上念二人
老不欲煩以事賜之勑曰卿事　祖宗積効勤誠朕嗣
統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
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况師保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
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
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
四年八月翰林學士沈度乞致事　上諭吏部尚書郭璡
曰度誠謹　皇祖眷之彌厚今雖老精神未衰亦不可
煩以事但令京居食祿免朝參有召則入
五年閏十二月　上諭兵部尚書張本前者詔書凡民年
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恩念各處取軍
其中豈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遠役則父母不免
失所令有司勘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
篤廢殘疾者許其附近衛所充軍
天順元年二月詔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
京師民有茹文中者年百有四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
御便殿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
設燕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至七年文
中始卒年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永樂初隨其父徙燕性
坦易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其壽固有所自云

二年詔軍民有年八十以上者不分男婦有司給絹一疋
綿二斤米一石肉十斤年九十以上者倍之男子百歲
加與冠帶榮身　又詔四品以上官年七十以禮致仕
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五石
八年詔凡民七十以上者免一丁差役有司每歲給酒十
瓶肉十斤八十以上者加與綿二斤布二疋九十以上
者給與冠帶每歲設宴待一次百歲以上者給與棺具
成化元年九月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請行養老之令
上嘉納之
二十一年八月韓王偕濤奏羣牧所千戶朱致曾祖信年

一百八歲而終祖仝一百二歲俱千户致仕誠世之上瑞國朝之休徵乞賜褒嘉以敦養老之禮以表氣化之盛上曰老壽之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進仝階爲宜武將軍賜米十石絹二疋

正德元年正月河南巡撫韓邦問奏致仕工部侍郎潘禮草廬疏食不事干請年過八十宜有所賜給以贍終身命有司月給俸米三石

嘉靖元年詔内外大小文武官員人等死於忠諫老親寡妻無人侍養者有司量加優恤

二年五月改致仕太僕寺少卿潘府爲太常寺少卿仍舊致仕時有薦府學行可任祭酒者吏部謂府年老不願仕進宜量改清秩以遂其高尚故有是命

隆慶■年陞原任都給事中尹相魏良弼爲太常少卿給事中張選爲通政叅議南京御史馮恩爲大理寺丞寺正母德隆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隆爲尚寶少卿各致仕吏部言相等先朝遺直宜以次叙用而年皆七十已上例得引年宜陞秩致仕以示優厚故有是命

陞原任修撰余承勛給事中柳埰俱爲太常少卿致仕二臣在　世宗朝以建言落職至是七十歲矣撫按官薦之吏部覆如引年例令進階致仕故有是命

按舊例文臣京職七十方而以下六十五致仕其過期而留任者永樂中少宗伯儀智滿八十致仕正統中楊士奇八十以首揆終天順初胡濙八十二始以大宗伯得請王驥八十二復爲大司馬成化初王翺八十四猶爲太宰正德初馬文升八十一始以太宰得請嘉靖初謝遷以八十復相明年致仕嘉靖末嚴嵩八十三始以首揆斥免他若桊竑總三邊年七十九黄紱叅贊機務黄宗載太宰俱以七十八在任李善長以太師得罪王恕以太宰致仕俱七十七萬安以少師罷楊溥以少保卒時俱七十五屠僑以太保卒楊一清以少師罷時年

七十六楊善封伯蹇義呉中爲少師陳循在首揆王越爲大帥俱七十三他不可悉數也隆萬中起僉都御史海瑞年七十三按察司丁湛七十九南京工部尚書孫植七十八宗伯姜寶■十■太宰楊巍八十一司馬傳希摯■十太僕卿崔文奎初爲寺丞滿九歲年七十三例當退自陳守城功特陞少卿至八十三復自陳陞本寺卿八十六始致仕而蒯祥年八十餘猶爲工部侍郎徐逕八十爲尚書至欽天監例不引年又所不論也

按大臣得壽至九十者魏驥九十八劉健九十四王恕九十三尚書胡拱辰陳雍大理卿薛浩俱九十二嘉靖

以來致仕尚書湛若水年九十五夫年尚書徐茂塋萬曆初尚書王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尚書應大猷以九十五卒凡四遇優詔存問南兵部郭宗皋九十刑部尚書錢邦彥九十一存問加夫米其尚書以上至八十餘者胡濙韓邦問蔣瑤方鈍俱八十九鄒幹殷從儉李裕張子麟馮岳俱八十八王璟潘恩俱八十七馬文升林瀚韓文章懋高友璣劉麟嚴嵩俱八十六單安仁楊翥王雞孫原貞王宗彝陶琰趙鑑李浩朱恩儲芳俱八十五王直王翺崔文奎賈詠朱希周孫應奎何棟呂本俱八十四黃淮胡儼劉璋薛遠尹直陳金謝遷毛紀

羅欽順顧應祥張潤胡松俱八十三陸瑜尹旻李秉聞珪李鐩劉綎李善王續王崇慶俱八十二徐瓊侯瓚洪鍾林泮李瀚周倫鄭紳徐階俱八十一俞士悅苗衷何鑑雍泰王鑑之鄧璋孫交楊潭聞淵孫承恩吳鵬黃中張瀚陸樹聲俱八十二董份八十一王廷八十五若三品京堂則禮部侍郎錢習禮八十九戶部王儼萬虞愷副都御史朱鑑大理卿夏時正八十八禮部侍郎王士嘉副都御史孫曰良八十七都御史吳訥刑部侍郎曾脊南京工部侍郎范嵩八十六禮部侍郎陳璉太常卿兼學士吳節工部侍郎龔輝八十五兵部侍郎吳寧工部侍郎蒯祥副都御史王嵩八十四工部侍郎潘禮太常寺卿夏杲順天府尹王賢八十三兵部侍郎陳阜謨禮部侍郎韓福八十一工部侍郎鄒璵兵部侍郎范欽府尹王弼八十戶部侍郎林應亮八十九正統丙辰進士古鏞天順丁丑以大理少卿謝成敕還至正德己巳猶在能躍馬豪飲時人謂之古進士考登科錄以二十四登第至己巳又七十三年蓋得文王之歲矣

高皇帝詔諸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文中入見成化中濟寧人王士能以百十六歲徵又七年終又韓

王泰千戶朱政三代皆壽弘治中吳中毛弼年百歲而澄狀元及第有司為蓋人瑞狀元坊福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為蓋百歲坊而子侍郎應亮年七十三孫學憲加楚乞歸侍又四年而春澤始卒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二

存問

成化七年八月御史梁昉奏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　詔特遣行人賜勅存問勅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届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豫緬惟風采嘉歎不忘特遣行人存問并賜羊酒仍有司月給米三石優贍終身

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藹論用慰渴思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遣行人存問致仕吏部尚書王恕賜羊酒月加食米二石歲加役夫二名時年九十也

正德元年三月遣行人存問致仕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賜羊酒夫米如例時年六十九

十一年五月南京給事中徐文溥奏致仕侍郎章懋造詣精深涵養醇熟不立異以駭俗不矯飾以求名誠心正學庶幾乎道海內學者翕然宗之臣願舉先朝崇儒之典做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不惟儒道增重聖德有光且使人心知所向慕轉移風化莫大於此會浙江巡按御史亦以爲請吏部覆議　上曰懋學行純正齒高望重有司可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

正德十六年五月　世宗召前戸部尚書韓文文時年八十有一以老疾力辭　上復遣行人齎璽書存問特加宮保柱國月給廩米役夫贈先世悉如其官廕其孫爲光祿丞且望以嘉謨嘉猷入告云

嘉靖元年詔存問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賜之勅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恬於進取起敎國學未久卽歸身在山林望隆朝著　先帝嘉重進秩亞卿

朕嗣統之初緬惟風采載進今官仍聽里居不煩以政茲聞壽近九袠體履康豫特遣行人王懋齎勅存問并賜羊酒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稱朕優禮耆碩至意

詔遣官存問致仕大學士謝遷賜羊酒官廩輿隸遷因勸上學古訓監成憲以廣聰明　上深嘉之曰卿輔佐先朝直節忠言天下傳誦朕知名久矣方將起用特先存問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頤養以副眷選廕其子正爲中書舍人

十二月　上降特勅遣行人柯維熊存問前大學士王鏊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大要欲復　高皇禮賢館

仁宗弘文館及古內朝之法　上覽疏答云卿輔佐先
朝志存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
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廕一子中書舍人

遣行人齎勅存問前大學士劉忠從巡撫李充嗣奏也

二年七月前大學士劉忠疏謝存問因陳正身致治之道
其要在於畏天命尊祖訓正聖心勤聖學進君子退小
人無以逸遊而啓荒縱之源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念
無溺聲色以蔽精神無嗜飲酒以昏心志無以任直觸
忌而爲言路之罪無以諂諛阿詐而致號令之中止
無聽甘言以絕邪佞之誘無納讒口以防深厚之欺惜

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仍望　皇上特御文
華召輔臣各授筆札令其疏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
省撫按藩臬之卓異且於九卿長貳及撫按藩臬之來
朝者不時宣問其僚屬賢否軍民利病如輔臣例亦堅
王清問下民意也奏入褒其忠愛恩廕如例

十年勅存問前大學士劉健曰當　孝廟特簡之後裨益
良多及　武宗改元之初忠勤尤著中遭讒口旋復昭
雪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即司馬光文彥博不多讓焉
賜羊酒月給官廩八石輿皁十名用昭興敷後九十河
南布政使閔楷以聞詔撫按備羊酒綵幣親詣宣諭

勅諭前大學士謝遷文魁天下聲振容臺簡注　孝皇臣
鄰　武廟告老南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賜羊酒月給
廩八石輿皁十名行將起卿以匡不逮

二十一年五月遣官存問大學士毛紀紀家居二十年時
年八十六上以紀輔弼舊臣德壽並茂賜以羊酒仍月
給廩米輿夫以示優眷

二十二年六月致仕大學士賈詠初以迎　駕失誤落職
官家居至是年八十守臣以聞　上曰詠耆舊重臣年
躋八十尚德並茂其賜之羊酒令河南撫按官及門存
問仍賜月米輿夫以示優眷尋又以守臣言詔復原官

三十二年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年九十廣東撫按
官以聞禮部請如例存問報寢

隆慶■年詔存問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孫應奎時年八十

時以冊立　東宮恩例存問致仕戶部尚書方鈍具疏陳
謝　上謂覃恩詔下已久所在有司延緩至是始舉行
奪岳州知府李時漸俸三月

詔有司存問南京吏部尚書王學夔刑部尚書陶尚德以
江西巡撫劉光濟奏二臣年踰八十齒德俱尊也

遣官存問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羅欽順并建坊以示優異

四年詔有司存問原任戶部尚書馬坤時年八十餘矣　許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三

給驛

洪武十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任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貿朝廷待之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時除郡縣官皆給道里費知府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州判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半之典史十兩著為令又予文綺羅絹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蓋謂初授官不免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養其廉如此

永樂二年十一月廣東右布政徐奇奏府州縣官有到任之後不服水土疾病而歿遺下家屬貧難不能還鄉乞准行有司應付脚力給與行糧遞送還鄉從之

成化十五年十月戸部尚書楊鼎乞休致詔允所請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先是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自鼎始

十六年　七月先是衍聖公各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廩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眞人往回水陸起上馬船廩給且有馬快船從之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及郎中陸容言於兵部尚書余子俊欲優厚之子俊慨然曰是義舉也即日題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騎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

嘉靖元年文華殿辦事序班袁讚奏回籍養病有旨許給

驛吏部尚書喬宇及御史沈灼俱奏劾讚交結內侍夤緣僭冒乞正其罪得旨罷其馳驛

國朝典彙卷四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四

歸省告病

乙巳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　太祖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書喜復遣使至金華賜書奬濂賜以綺帛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

章溢以疾久在告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溢

詢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健否來碩對曰溢每念母不置而以　上遇之厚不敢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令溢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

洪武三年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勞如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命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上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對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所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七年十一月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賛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親面諭之有云玆聞爾諸臣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矣今冬氣向深草木揺落寧不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　上宜各旋歸毋久淹爲也因出內府

綾物以爲道路費

上親勅修撰劉恭曰朕聞孔子之論孝也遊必有方斯可爲孝矣朕昨與卿遊東苑詢及卿家事卿對以宗族甚蕃遭兵漸減獨老母在別無侍養卿言至此朕心惕然吁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今朕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今於朕有戚戚焉若欲迎親就養或棄職往侍朕勿拘焉

十八年福建按察司陶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有成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

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詔許之
二十三年十二月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
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
憐其志從之
二十六年詔定凡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許令移親就祿
侍養如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别無次丁者許赴
京面奏揭籍定奪俱親終服滿起復赴部聽用
建文元年七月勅令京朝官請告歸省給勘合於內府
永樂四年三月進士陳紀等乞假還鄉陛辭　上諭之曰
爲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人至

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一得卽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
汝等年富力强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己之德將
來國家亦得實才之用紀等皆叩首謝復諭之曰鄉里
父老所在不可以一得輙生驕慢驕慢凶德孔子於鄉
黨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爲道里費
洪熙元年正月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凡廷臣在任久
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其得誥勅者足爲家鄉之榮然到
家有養祭賓客之費往還有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祿
給日用外有儲蓄者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侯伯一
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

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若爲令
部百官有違親三年以上者聽給假歸省於是大學士金
幼孜首奏省母王英亦乞歸省命馳驛往還賜賚甚厚
三月命吏部凡在外官滿三考者聽給假省親祭祖
七月先是故通政使賀銀之子澄授鴻臚署丞俾讀書太
學至是自陳母老病乞放回養母　宣宗曰學者學爲
忠與孝也母老可使違養乎命禮部從之
宣德元年特詔翰林諸詞臣還鄉焚黃
三月學士楊溥得告歸省母於時不得見者十有八年矣
六月蘇州衛指揮使何濟坐罪謫作戍當調衛自陳有母

年八十餘無他兄弟乞復原衛養母　上問兵部尚書
張本曰濟以何事當調本曰以市薪不如價　上曰市
薪小過養母至情姑從之
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還鄉展墓甫數旬而還
二年十二月諭德黎恬在任甫五年謁告歸展先墓賜道
里費給驛舟
四年三月大學士楊士奇乞歸省墓遣中官阮濬護送且
促還京師
五年二月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
六年二月大學士楊溥乞歸省墓尋還朝

七年四月南京禮部侍郎趙新給由在京上言父母在家
年九十一歲給假歸省許之
十二年學士馬愉以父病乞歸省允之賜驛騎并藥餌費
景泰七年七月提督遼東都御史寇深乞歸省其母許之
時深母年九十有四已感風疾曰吾待見吾兒卽瞑目
矣深悲泣懇求歸省至家母一視而逝深哀毀踰禮
成化二年正月大學士彭時歸省給驛往還命太監許安
致道里費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促還朝明年二
月至　上慰勞之
二十年八月考功主事儲瓘以父老懇求南京便養從之

正德八年八月吏部以終養御史陳茂烈養母淸苦奏改
爲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
奏給月米　上曰陳茂烈淸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
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　上曰朝廷以孝治天下茂烈
既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
九年二月行人傅楫有事德府聞母病京師以事且緩乞
囘京省母疏下吏部以差遣繫禮部尚書劉春曰苟可
勸孝而無病於公何成案之拘耶與題覆從之
十六年五月先是南贛巡撫都御史王守仁以父老祖母
上疏乞暫歸省竟未報至是得旨王守仁擒斬亂賊平
定地方厥蹟攸之初方將論功行賞所請不允其劾守
仁亟來京守仁復疏乞便道歸省　上嘉其孝誠特令
省親事畢日卽供原職且命有司以羊酒存問其父
九月改陝西參議于湛於江西湛爲兵部侍郎時上疏移
疾及聞陝西命以母老進疏乞改近地便養部臣劾其
違命擇官欲寘之理　上憫其情特允之
十一月刑部尚書張子麟在告上疏乞終養　上溫旨慰
答復賜告一月俟親愈卽令有司促就道時言官論張
銳張雄張忠廖鵬等罪惡請亟誅之因劾子麟兩獄未
竟避難而歸非人臣之義請罷其職　上曰銳等俱有

處分子麟勿罪
嘉靖二年二月進士曾梧辦事都察院以母病乞歸未允
聞母疾革遂私囘未抵家母故都御史王■論梧於法
有礙情實可原詔宥之
四月命有司給終養巡撫都御史方良永月米三石仍著
令凡致仕終養節行可稱者優禮皆如之以都御史姚
鏌之言也
四年吏部尚書廖紀言　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
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僞巧勉修職業不務虛名故
事治民安國家賴之正德以來士多負虛譽而希美官

假恬退而爲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
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託養病致仕甚有出位
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避禍掩過爲異日拔
擢地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於修職巧於取名
相效成風士習大壞　上是其言令自今有假託養病
致仕者俱不准京官衰朽方准致仕真病者方准養病
有不奏棄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許該部科道及撫按
官糾舉罷職不敘
給事中楊言言人臣給假養病良非得已頃或借以徇私
遂令此例槩寢不行有致損親以身者非所以體羣臣

通下悃也請自今得覈實放歸而察其居鄉不謹者與
在位一體罷斥則私情公法並行詔可
六月提督雁門都御史畢昭請乞歸養許之昭因言臣以
母病懇乞歸已蒙俞允第新任都御史江潮遠在萬里
若候交代恐母旦夕不保終孤烏鳥乞特許放歸以伸
烏鳥之私吏部謂其情詞懇切議令巡撫大同都御史
蔡天佑暫理其事以竢潮至　上憐其意詔如部議
詔京官出差及養病省親丁憂者許差人具奏給領勘合
從御史葉忠言也
五年江西僉事汪應軫以疾解職不候命而歸撫按官論
其擅離職守詔下所司逮問已應軫自陳親老無人侍
養願乞休吏部言其情可憫詔免逮問特准致仕
六年通政司參議葛檜本孫姓少育於外叔祖葛華因從
其姓至是奏乞復姓而華妻張氏具言所以養育狀乞
勿許　上亦憫之下吏部議吏部言檜既孫氏子不得
背天經以犯人子之戒復姓爲宜但張氏有恩則聽同
居以母事之沒後乃歸宗於情義皆得詔可
八年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羅欽忠以病乞休者再　上
責其違命欺慢令冠帶閑住永不敘用
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堯封以病請告　上責其公事未一

經理輒以私情奏瀆有負簡任令革職閒住
十二月南京給事中鄭慶雲以養病遭父喪起復違限詔
下法司問因并查各官養病三年以上俱令革職閒住
即著爲令至是吏部查勘鄭慶雲養病遭喪年月尚未
違例其兩京若光祿少卿胡潔寺丞劉玹尚寶司丞王
坊太僕寺丞何宇給事中許相卿李學陳江御史鍾善
繼倫以諒李繼宗林若周郎中許廷弼劉寅林達林炫
周尚賓員外曹勅林遷彭發主事應典陳器張治道王
漸劉希柯維騏等四十九員及進士駱士弘石文器楊
過三員俱養病三年之外至部因言諸臣養病雖同而

情有三等其詐疾歸家倚勢規利挾制有司不顧名撿者此情罪俱重法宜罷斥或因親老無子或實病不能仕者其情可原宜令休致亦有杜門埽軌敦尚名節者此其身雖去朝廷行實有裨風俗仍聽舉用進士未授官者難以槩論當移文趣之得旨各養病官員往往託故營私既覈實俱照前旨行其間有真病竟成廢疾者令有司查奏准與致仕有行誼重於鄉閭許撫按察舉吏部訪奏量加錄用狥私濫舉者坐之鄭慶雲再查其丁憂以前在家養病年月奏聞餘俱如擬

九年叅議顧璘養親致仕矣後起家為浙江叅政山西按

察使俱未之官仍乞養親數歲復起浙江左布政未之任復推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復乞養親　上曰顧璘原係致仕養親官吏部如何連陞叅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又推陞布政未幾又推巡撫乃復以親老為請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職銜致仕內外大小官員凡有託故養親養病在家安坐超陞不復供職者皆冒濫君恩全無臣子之義並革去新銜閑住不許起用

戶部主事梁喬陞以母老疏請終養吏部覆其情詞懇切宜聽其請候親終服闋起用　上許之且諭吏部令候親終起復并敎人子愛親之道

十年應天府推官陳廷璉以痼疾乞休吏部擬加太僕寺丞以乘恬退　上曰陞職之典所以勸功廷璉既痼疾不能任事自應乞休何為輒擬陞職此例起何年本非公道其具實以聞吏部引弘治中例累年奉行未及改正請自今乞休者廉其實內考稱職外經旌異本非怠棄規避者乃得陞職或僅係無過意有所托者雖滿三年亦止以原官致仕

兩淮運使劉弘舒遼東苑馬卿王崇慶俱遷官未任疏乞休致部弘舒以原任楚雄知府崇慶以原任河南副使各致仕復諭吏部今後大小官員凡陞遷未復任告休

致者俱以原職致仕著為令

十一年二月裭原任給事中鄭慶雲職閑住坐請告不候命輒歸及守制復不赴京闕類勘合故也

十三年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引疾乞歸行南京禮部覈實時尚書嚴嵩尚未抵任侍郎黃綰攝部篆久之未報而守益已回籍年餘矣吏部尚書汪鋐發其事詔革守益職命吏部查叅以聞鋐因劾綰不能糾正所屬敢為欺蔽儀制司郎中季本職在承行虛文掩護並宜加罪尚書嵩抵任承謝情猶可原疏入得旨調綰外任嵩奪俸二月本降二級調外時綰已轉北會太常寺先期請

祈穀導引官　上念紹賞贊大禮有勞命復原職允之
緣意不愜乃再疏攻紹且叔及他事詔如前旨仍調外
而導引官以戶部侍郎張雲代之
是年奏准親老而兄弟俱仕在外無人侍養者及有兄弟
篤疾不能服事者與母老而兄弟同父異母者俱准令
行終養
十四年編修唐順之疏請養病　上曰順之方改史職又
屬校對訓錄何輒以疾請令以原職致仕永不起用
十六年刑部主事王漸逵在告十餘年起官未久復以母
老乞歸　上以其欺詐推避勒冠帶閑住不許起用

十七年雲南撫按奏原任御史陳表有行誼病痊請賜錄
用詔吏部凡養病官會經舉薦才行年力可用者備查
履歷不拘年限開具奏聞通令起送聽用不許私濫
十八年刑部主事王惟賢以疾乞歸不許有旨京官例患
病三月之上住支俸糧限外日久勘實方令回籍調治
近皆朦朧題覆絡繹放回苟便私情廢缺官守以後議
覆務如例開具明白其詐託者仍參奏罪之
二十年十二月進士彝準等九十三名乞回籍依親許之
飭令廉節自重毋騷擾驛遞及干謁有司
二十四年五月原任南京侍讀學士華察以考察被論奏
旨降用因疏親老乞以原職致仕許之
二十七年給事中馬錫以病乞歸無同僚同部官勘降一
級調外
二十八年兵部左侍郎詹榮以尚書翁萬達父喪去任當
署部事引疾乞假　上怒其無致身之忠罷職閑住
三十年三月中軍都督府都事張子中以祖母百歲乞假
歸省許之仍令有司給米二石絹二疋
三十一年湖廣參政沈愷進表歸以病不能赴官撫按以
同知稱其才尚可用乞賜病痊奏赴　上以愷曠職日
久勒令致仕仍詔今後有托疾避事者所司以實奏

隆慶■年御史燕儒宦劾奏原任巡撫大同都御史劉庥
托疾避事欺罔不忠得旨褫冠帶閑住人臣之義當委
身殉國此後遇鉅重臣如有托疾避難者科道官參奏
治之其兩京部院大臣告病該部仍覈實以聞不得槩
爲題覆致乖大義
吏部覆吏科周良臣奏自今兩京官陞遷外任以疾乞休
者俱予致仕毋許病痊起用若有規避希借京銜即降
級改用敢抗違不赴者除名閑住至於外官稱病乞休
必其事情迫切始爲代請其奏荐起用病痊官員務考
平日居官善狀居鄉謹飭及病愈情由方爲具奏府州

縣官止宜具實申報撫按裁酌毋得擅自起送如有徇
私市恩濫舉者本部該科劾治報可
三年山東參議喬應元石州人也聞城陷憂怖成疾以外
官無歸省例上疏乞致仕辭甚哀切　上憐之特予給
假不爲例

附丁憂起復

洪武十七年二月命吏部凡文武憂制已在職[illegible]年廉勤
無過者照品給半祿終制在三年者給全祿三年
二十三年正月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
止期年願終三年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
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論定
制詔從其議
二十六年部定凡內外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務要經由
本部京官具奏關給內府孝字號勘合吏典人等劄付
應天府給引照回在外官吏人等移文知會所在官司

給引回還除祖父母父母承重丁憂外期年喪服不許
守制及移文原籍體勘明白開寫是否承重祖父母及
嫡親父母取具官吏里鄰人等結罪文狀回報如有詐
冒就便解部仍以聞喪月日爲始不計閏二十七月服
滿起復者有過期不行移文催取到部果無事故在家
遷延者咨送法司問罪
二十七年十一月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
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
復遣使齎勅旌勞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
部陛辭請歸葬母而後復任詔從之

永樂六年學士楊榮居父喪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復居母喪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北京不許九年春奉命治葬奔喪遣中使宋成馳驛送還且勅榮速來

七年七月南京御史方恢父喪不丁憂事覺　監國曰御史朝廷紀綱之職彼既不孝何以糾正百僚令錦衣衛執送行在奏請罪之

九年洗馬楊溥丁父憂詔奪情起爲侍讀

十七年正月吏部尚書蹇義丁父憂詔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師

二十二年大學士黃淮丁母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

起復內閣視事

戶部尚書夏原吉乞終母喪　上慰留之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服朕無喪乎遂留贊輔

十二月吏部奏興州左屯衛經歷李能詐丁憂事　上曰孝子事親惟日不足不幸已歿初猶以生事之不忍遽歿其親今親在乃詐言歿以誑朝廷不孝不忠孰大於此命付法司治之

洪熙元年六月吏部尚書蹇義奏內外官吏有坐歿遇赦卽以親喪告丁憂者恐或挾詐難聽其去　上曰父母之恩莫大焉君子不逆詐宜悉聽其去若果懷奸事發治之未晚

七月進士蔡子宜永樂六年以親老歸親終服闋七年不起至是遇赦始起吏部劾其顧私忘公難以任用　上曰懷土人情之常非有大過且辛苦學問得成進士不得終棄其授以訓導

宣德元年正月大學士金幼孜憂去尋起復修兩朝實錄總裁

四年八月大學士楊溥以內艱去遣中官護行賜葬其母以一品夫人禮尋召起復入弘文閣

正統六年五月杭州知府陳復以母喪去職耆老千餘人詣乞留之其鄰按御史及布按二司亦連章奏請　上問吏部尚書郭璡曰復爲民牧果何如璡曰浙東西未有過之者　上曰如此誠循吏也其令起復以康吾民

十年十一月陝西副使陳鎰先奉勅赴陝西提督水利行至臨清聞喪以敕付縣官奏繳徑回原籍守制至是通政司奏鎰不面白取旨擅自奔喪宜治罪　上曰鎰誠有罪然子聞母喪情迫於內觀過知仁其宥之

十二年巡撫河南山東少卿于謙丁父憂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瑛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以

爲兵部右侍郎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
仍命起復
十四年八月修撰彭時居母憂遣挍尉至門宣時入朝與
商輅及陳循等辦事時具啓辭不允奪情辦事
景泰元年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仵旨去
御史周文勍奏學士倪謙母亦不丁憂營求奪情吏部侍
郎江淵謬爲謙充經筵講官彼豈不知有乖世道特以
一則受其乞憐之切一則自爲奪情張本耳今淵果遭
遭母喪方其詔許奪情時正當懇求終制乃自以爲得
計欣然就道夫人之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今二人居

朝夕納誨之職何道以將順君德充經筵之日必衣錦
綺必賜酒饌皆難樂受得　旨江淵倪謙既已處分今
後凡遇喪除特恩外其餘皆令依例守制不許夤緣保
四年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等言　高帝創制立法父母之
喪皆斬衰三年冒喪有禁匿喪有罰所以扶植綱常維
持世教至矣近年虜事寧謐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
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或有夤情者恐遂成故事其流
弊將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喜事視父
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乞行改正　上嘉納之
五月大學士王文以憂去九月起復

六年十二月鎮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丁父憂懇乞終制
不允
七年少詹事劉鉉丁母憂欲奪情起之力求終制
天順元年刑科都給事中喬毅右給事中尹旻言比來臣
下多奔競無廉恥目奪情起復者爲能官笑終制者爲
不識子道既虧臣節安保綱常所關非細宜查景泰時
奪情起復者俱勒歸終制仍著爲令與　上從之
二年令官吏以舊喪詐作新喪者發順天府昌平遵化薊
州等處爲民係順天者發口外爲民若父母見在詐稱
亦亾者發口外獨石等處充軍其聞父母喪匿不舉哀

不離職役者原籍三千里之上限一年不及者限半年
違限者發口外隆慶（今改延慶）永寧等處爲民（近例並革大[illegible]役）
四月召守制山西參政葉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
乞終制不允
三年命吏部行取丁憂右副都御史林聰復職疏辭不允
四年陝西按察使項忠有繼母憂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
還任
十月起守制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宣大
五年正月起守制大理寺卿李賓復視寺事
六年七月起守制副都御史王宇爲大理寺卿

七年行取丁憂吏部右侍郎尹旻復職

成化元年二月修撰陳鑑居憂召修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允命太監林與護送還鄉視葬

二月修撰羅倫疏言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昔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二宗卒允其辭史筆書之以為盛事自是而後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

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如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則仁宗孝宗之時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戶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雖不起復猶起復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夫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願陛下取回內臣許命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縗之制在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國勢由是而一矣疏入倫又詣賢私宅告以不可弗始以其言為然已有旨責倫狂妄謫福建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為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之以勵言者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既而御史

楊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為流通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 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為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為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況從而沮抑之將諛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得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三年九月起復丁憂修撰王獻乞終制許之

五年十一月總制兩廣都御史韓雍以憂去 上命兵部

誥舉代者仍起復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具疏乞終制
并辭免陞秩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
允辭
七年四月起復學士柯潛爲祭酒具疏乞終制許之
八年四月命詹事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爲
父不爲所生母終喪士論恥之
十六年正月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
而託萬喜言於　上諭留之侍講陳音勸使終制且與
之書云陳升之起復爲相制曰閔子經而服攻先賢稱
得事君之宜晉侯墨而即戎前志謂達變禮之用嗚呼

升之果何人哉吉不答
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上言三年之喪所以報本古先
聖人緣情制禮萬世行之而不易我　高皇帝斟酌古
禮定爲時制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喪者悉令丁憂
定制所以教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有終
也今潘浚等雖守藝之人已居官食祿亦係應守制人
員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有違前項事
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望陛下著爲定例
今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
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
道糾劾本人以匿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詔曰可
十一月起守制刑部尚書張鎣於南京兵部
正德十六年七月吏部覆給事中邢寰言丁憂之例載諸
職掌奪情之禁申於　累朝所以示敎而懲不孝也今
序班海宗道貪緣奪情傳陞寺丞故太醫院使李宗周
從而效尤且獲蔭子皆不孝之大者宗道宜逮問宗周
官及蔭皆宜削奪
嘉靖九年十二月吏部侍郎董玘聞母訃不爲亟去御史
胡明善劾之下都察院行勘不矣都御史王廷相覆奏
削籍永不叙復

十六年御史蘇术疏言三年之喪通於上下　高皇帝當
干戈倥傯武臣不許守制蓋一時權宜之術未必爲萬
世法也今世士大夫奪情起復即爲公論所不容何獨
於武臣而限之乞罷爲令甲俾持服如文臣例若有緩
急在行間亦當以墨縗從事得　旨奪情起復律有明
文武職無守制例皆係　祖宗成憲术不諳法制輒欲
變更本宜遠治姑降調外任乃謫灤州判官
巡撫遼東僉都御史毛綱以奔喪不候代爲巡按御史向
程所劾有　旨俟服滿日降一級調外任
八年起復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征安南御史何維柏上

言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望所係不可不愼昗
皇上以安南之役起毛伯溫於衰絰之中而伯溫亦感
激被命不敢再辭者蓋不忍負陛下知遇之隆也今幸
賴聖明感格安南悔過征討罷役六省生靈既各遂安
居之願獨伯溫一人未遂孝思之情願陛下保全伯溫
之節廣錫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禮制使天下皆知陛
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爲後世譏誚
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公卒不可奪
仁宗竟從其請天下後世至今傳爲美談如使伯溫今
日果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爲非小臣不以爲言

使異日國史書之曰大臣起復自陛下始豈不可深惜
哉疏入　上曰毛伯溫朝廷以征討起復已有旨令涖
任治事維柏輒來奏瀆且不究至是伯溫引疾請終制
上令在京調理痊可即出供職勿以終制問辭
二十六年吏部奏舊例起復官除例限外違限兩月者問
罪辦事官吏在部丁憂同籍十年之上起送到部者行
查人情多不便請於起復官照九年考滿官例違限一
年者送問二年之上告有事故者行原籍查問定奪其
辦事未滿丁憂官照省祭官例服滿不必起送補辦各
就引在籍候取逕勘合至日本處官司勘明送部免其

行查就令補辦滿收選認如議
二十九年六月召守制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宣大
三十四年八月太倉兵備參政任環有親喪巡按御史周
如斗以倭寇未平請留之詔奪情任事
三十五年十月會稽縣典史吳成器以倭功陞布政司經
歷聞父喪當去總督胡宗憲稱其敢攻善戰撫士卒有
恩請量改鄰職使仍舊練兵詔陞紹興府判奪情視事

（按）王世貞曰三年通喪惟兵革無避自漢文以日易月而臣下亦因之如鼂錯父喪旬日而尚以御史大夫謁兵食翟方進後母喪三十六日而復起治丞相事唐之右僕射房玄齡中書侍郎蘇頲張九齡宋璟知政事寇準皆奪情起復此外亦不多見我　高皇極重此制以劉基宋濂章溢當帷幄方面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而聽其終喪了不之强　文皇急於事爲中外臣僚始有奪情不丁憂者或有於制中起用者漸以奪情爲能而不奪情爲不稱成化羅倫有扶植綱常一疏於是奪情之風稍息雖不能盡然而靦顏在位者寡矣

內閣奪情者楊榮金幼孜張瑛江淵王文李賢劉珝張居正　尚書則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兵部趙羾戶部年富陳金工部吳中兵部白圭馬文升翁萬達楊博左都御史蕭維禎右都御史毛伯溫　侍郎則戶部張春薛遠禮部許懋薩琦萬祺萬翼兵部于謙程信杜寧僉綱原傑李震工部魏廣沈義制敕房辦事談相王槐右僉都御史韓雍詹事陳文少詹王英學士倪謙大理卿陳勉太常卿趙玉芝陳敎光祿少卿高寅左通政王復府尹王福李敏修撰劉吉編修劉健檢討邢讓張顯都給事胡濙御史黃宗載魏源羅亨信孔文英何琛吏部員外鄭誠戶部郎中陳翼兵部郎中原傑柴車向寶

督撫鎮守奪情者交阯尚書黃福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俱不奪）巡撫河南山東少卿于謙鎮守浙江侍郎孫原貞參贊延綏少卿曹璉巡撫都御史則平涼羅亨信居庸薊啟大同年富遼東王翺寇深宣府葉盛延綏徐瑄甘肅芮釗南直隸劉孜陝西王概馬文升大同王宇王越廣西吳禎河間張[illegible]荊襄王恕遼東滕昭宣府鄭寧陳廉四川張瓚福建譚綸　布政則雲南陳文廣西孫曰良陝西郭堅廣東戴弁按察使則陝西王文參政則福建顏澤江西郝琦譚綸雲南張鉞山東洪豫備石葉

盛蘇松任環副使則山東王寵王克貴州李春僉事則山西何自學貴州屈伸運使則兩淮耿九疇知府則蘇州況鍾鳳翔韓福邑邏荊州劉永杭州陳復漳州甘瑛徽州孫遇臨安徐文振處州石瑁西安郭晟葛文名慶遠周一清同知則保定錢寧荊州陳科通判則潯州麗本厚推官則開封李鉉知州則蒲州張庸茂州陳敏定州王約知縣則盱眙方素易邵陽孫浩醴泉胡璉清苑屈義嘉定泉昭宛平馬俊咸陽王瓘上元姜愨政平山張瓘石阡府經歷楊彬貴州長官司吏目張順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五

給由考滿

洪武五年六月定六部職掌歲終考績以行黜陟

八年三月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怠於教學者論如律

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

額外刻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九年六月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朝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弟之政也爲令而無豈弟之心民受其患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十一年三月河間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七月吏部奏考滿官二百員績最當遷　上曰任官之法考課爲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爲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八月吏部尚書余熂定考績法

九月以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斷事高翼靜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東昌府教授馮敵爲左贊善皆以秩滿考績課最故超擢之

二十年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

靖難後吏部奏建文中改在外文職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并教職雜官考滿例悉宜復洪武舊制從之

永樂元年七月吏部奏通政司大理太常光祿太僕鴻臚等寺國子監翰林院正佐官考滿舊例四品以上本部不考所考五品以下今准四品以上之例從之

十一月初　上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
縣官考滿至京遣其識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辦事俾
各言所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　上諭給事中朱
原貞等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
右尚循默默況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
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勿隱於今不言
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五年三月吏部言詹事府六品以上正佐官三年考滿宜
如太常等衙門堂上官例不考候九年奏請黜陟從之
十四年十二月貴州布政蔣廷瓚言本司及郡縣俱係新

設大小官員同日之任今三年例該給由而蠻夷之人
難服易變若皆依例赴京水陸往復動輒經年況今土
貢賦正賫清理金銀坑冶亦須提督缺官撫字必致乖
違請俟六年滿日通具功績赴京考覈從之
洪熙元年初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謹滿三載戶部尚書
古朴考其績下良即朴左右求最考朴曰貪佞之人幸
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良遂誣朴他事既就逮繫　成
祖燭其奸竟釋朴至是吏部奏授良誥命封贈其父母
上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大臣罪者其得為君
子乎不與

六月巽昌知府孫璽九年滿當去軍民樂其仁恕共奏乞
留從之
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凱九年考滿當陞其民詣闕言凱豈
弟乞留復任　上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
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
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況
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六官可不優之乎
命吏部與正五品俸以優之
宣德十年十月　英宗諭吏部尚書郭璡曰方面郡守九
年考滿例當陞用者卿等與大臣會議才果優者循例

陞用不然只令復職庶常流不得以倖政
成化五年閏二月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
有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未必廉能如
紹興知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
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
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庶幾吏稱
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議從之
十三年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御史張慧掌河南道因
私忿考容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亦奏
慧心術險險倫理有虧下吏部容竟從考稱

十七年十二月福建僉事兪懋考績至部懇求給事吏部
尚書尹旻特為具奏從之
弘治三年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預
備賑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吏部尚書王
恕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
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嘉靖六年吏部尚書桂萼請詔天下守令凡秩滿三年或
六年者不必給由赴闕第從所司考其奏臣等即定
其殿最而黜陟之　上以考滿給由乃成法令如舊行
若地方有事聽所司奏留禁給由官不許科取路費

九年給事中夏言言靖江知縣鄭翹山陰知縣楊行中以
考滿赴部未見引奏而輒先考覈兵部尚書李承勛薦
在告都御史楊志學未及覆請而輒先推舉先後失倫
關係甚大非所以尊朝廷而示中外也疏下吏部尚書
方獻夫言翹行中既聽臣考乃國類引復職以適巳便
而不知期候禮科引奏是當罪翹等若推用志學則博
采輿議非臣巳私且一時因地方用人之急以致偶誤
臣罪不可辭　上以獻夫自劾宥之奪該司郎中俸一
月翹行中下法司問嗣後有在告者候奏請方得推舉
十年初建陽知縣薛宗鎧考滿給由會行取授禮科給事
中戶部以宗鎧任內錢粮未完疏請　上曰此疏具見
留心國計詔責吏部且令宗鎧回任聽巡按覈報自今
行取及給由官俱送戶部查對既完方聽收選復任毋
得因循廢法
十二年南京吏部尚書劉龍以部院五品以下官考滿赴
京往來勞費且曠職業奏請停免從之既而吏部言往
年題奉　憲宗聖旨三年照例考滿六年免其赴京情
法兼備遵行巳久今併廢其三年赴京之典則各官年
觀精力本部何從考見躬係　祖宗舊例尤不宜輕變
上從部議令仍舊例行而切責龍市恩廢法非大臣之

道姑罰俸四月
十四年御史王廷三年考績廷原以主事改任欲准通算
吏部言節年主事改御史俱准通理因奉欽依柴新俸
給照原職官支故考滿得准通理今王廷止改官係給
事體似有不同得旨今後京官係推選改授准與通理
十六年吏部言官員入覲回任值三六年考滿者悉令關
白本部行該上司考覈具奏准其考滿庶不往返道途
曠違職業從之
四十二年吏部覆議給事中邢守廷言考課之法我朝稽
古定制三六年之外必九年通論以重久任必四方述

嚴以受成其法善矣但行之既久漸失其初蓋由內外
遇缺即行推補塡註考語率多溢辭久任既不能行評
騭又無核名雖考課徒具虛文請自後京官考滿自五
品以下者不俟九年通理如三六年給由無論官職崇
卑所註考語送部院覈考賢者則以備他日擢用不肖
者即降出一二人以警官邪其在外府州縣正官給由
免其赴京令撫按從公具賢否以聞九年通考不在此
限如撫按優容正官而以餘者塞責或泛無可否曲爲
掩護者仍聽部院科道參從之

四十三年更定邊方督撫官考績之例僉都三年考滿陞

侍郎俱如舊其陞廕在常數之外者如僉都廕子副都
給二品服俸詔命止許行之極邊仍候臨期奏處其山
西保定陝西近邊之地不得槩給或雖係極邊而任內
功少亦不得給以上考滿應與恩典雖曾以別項軍功
蒙恩相等亦准重加若三年之內帶有別俸通理者必
邊俸居三分之二方得照例道請將巡撫山西僉都御
史楊宗氣考滿吏部擬陞副都而不及廕子因請稍更
舊法使邊臣不得援特恩以爲例從之

隆慶■年給事中維遴劾雲南巡撫曹三暘給由不候滿
期先一月發疏詔致仕

吏部言令甲百官考滿俱計歷俸其京官以命下日爲始
者謂其身未出京原無曠日云爾若乃自內而外如部
寺之爲督撫自外而內如督撫之回部院自此而彼如
某處督撫陞調某處督撫雖係京官實未歷俸遂亦藉
口命下朦朧考滿非惟以無爲有事屬欺罔亦且遷延
委悴曠廢職業此後如前數者宜俱以抵任視事之日
爲始已陞候代者猶在地方得准實歷已離任者勿論
上然之命查議公差陞授官員給由事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八

久任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改戶部尚書楊靖於刑部詔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

宣德四年六月　上御奉天門諭吏部刑部都察院曰文官久任有政蹟者給誥勅以示奬勸勸懲有道則人勉於善而恥於不善爾等其循舊例但受誥勅之後有犯贓者追奪未授而犯者勿給

陝西鞏昌知府孫豊昌黎知縣楊傳俱九年考滿耆老乞留　命各加俸二級復任

正德十年四月戶科給事中黃重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任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成功不肖者難以掩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奸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報

十六年吏部左侍郎羅欽順上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謂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特不能用

嘉靖五年吏部奏請行久任法凡府州縣官治績卓異者名撫按以聞令其加俸管事俟九年滿不次陞遷報可

二十八年正月直隸巡按御史陳其學奏漕運河道二臣皆國計所係非久任無以底績前年秋冬間胡松推河道韓士英推漕運去年春初士英始涖任不踰年陞南京戶部尚書仍以松代松至淮亦不踰月陞戶部右侍郎彼此更代視如傳舍宜行久任以專責成待其年資積深勞勣茂著然後不次擢用庶於國計有裨報可

三十年給事中張承憲奏邇者巡撫轉遷太速以致政務廢弛百姓受弊請自今遇有盡心職守效勞著聞者二三年間第宜加秩增俸俟其資深功懋待爲破格超遷仍須推補之初擇才品相應而資歷稍淺者充之庶得安心効職異日可以久任責成部覆如議

三十一年正月詔更定邊方久任陞除降調例巡撫僉都三年滿陞副都給誥命廕一子副都三年滿陞侍郎恩廕亦如之其以侍郎等官總督者三年侍郎陞右都右都陞尚書量加宮保俱留在地方必六年以上始得內轉方面知府三年者陞二級稍淺者陞一級此之腹裏

俱量減年資而不易其地府州縣官仝衆人止選二年
歲貢三年援例監生六年者比願就散遠方例赴部選
補有治效者一體久任超擢其才力不及官原任邊官
降調者量於地內降級劣處如布政則降叅政運使則
降運同餘倣此例不必更擬邊方

四十五年五月吏部覆給事中張士純奏請行久任之法
郡縣非三年考滿者不得推陞行取督撫考滿仍加秩
留任不得一概序遷從之

按文臣在任之久者李善長實掌中書省十年爲太師
二十三年蹇義在吏部胡濙在禮部楊榮在內閣俱三
十餘年黃福爲尚書四十年而在安南十九年楊士奇
在內閣四十三年中間輔東宮十八年爲首揆二十年
夏原吉郭資在戶部金幼孜在內閣俱二十五年彭時
萬安劉健嚴嵩在內閣俱二十年商輅兩任及劉吉李
東陽俱十八年徐階十七年張居正十六年楊溥陳循
高穀李賢徐溥楊廷和梁儲李本申時行在內閣俱十
餘年王直王翺尹旻在吏部俱十餘年王驥馬文升許
讚爲尚書俱二十餘年

巡撫之久無過於于謙周忱于十八年周二十一年鳳
翔知府扈暹任二十五年再以九年滿加從二品服色
俸級陝西寧州知州劉綱任三十三年三以九年滿亦
加至從二品服色俸級兵科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
八年使西域留滯者十二年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
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爲王見羈北虜留滯者復九年宣
德元年始歸給勑命賜老而已前後爲給事中三十二
年留虜二十一年白首生還夫蘇卿不過也

（附）赴任違限

成化五年吏部尚書姚夔言舊例選授外官隨即領憑赴任近多潛住京城揭借財物置辦衣裝娶妻買妾枉道回家自今限五日赴科畫字領憑有延過半月不辭朝出城者送法司治罪有已出城復入潛住者降用違憑一年以上者革職為民

十五年十一月廣西按察使張黼朝覲後歸家久不赴任為巡按御史所劾　上曰按察使之設所以司一方風紀當以身率先勤慎其下猶有不事者況以怠慢導之乎張黼以朝覲至京黜幽之典非不親見不以自懲乃

復歸家眷戀私事久不赴事所謂荒廢職務誠如御史所論其令致仕勿復用

正德二年三月劉瑾矯詔京官養病三年不赴部者革為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

嘉靖三年江西布政陳洪謨言有司玩愒不遵例限宜治其罪吏部覆議請盡按諸違玩者半年以上送部別用一年以上罷職為民其諸考滿公差復任者皆如令

二十五年廣西左布政劉可以給由久不赴部違限將二年為御史陳朱夔所論下原籍驗狀以疾聞部覆其罪令致仕

二十七年吏部尚書聞淵奉詔陳言七事一重差遣謂在京官員并辦事進士往往私營使差枉道回籍宜嚴加禁約部俱允行仍以差遣將各差官員有無違限及不係應差而營求者分別奏聞既而吏部查奏各差官員共七十人其不當差而借差者禮部員外涂鉉鴻臚寺通事吳一鸞等二十四人自有職業而營求差遣者尚寶司卿汪宗觀等七人雖當差而違限者戶部司務周載漏刻博士廖文政等三十一人差已竣事而日久未回任者兵部主事唐穆等三人疏入　上以文政違限最久與一鸞黜為民涂鉉等降調外任宗觀等調別衙

門用周載張敦仁居穆等并曾于弘俱下法司逮問各部違例差遣司官奪俸一月堂官免究

二十九年新陞兵部侍郎聶豹詣闕陳謝　上命吏部查各赴任及期方許視事時尚書翁萬達亦以奪情召至因違限日久具疏自明　上曰萬達背君欺慢本當逮問念係守制姑奪職聽別用

三十三年十月下陝西參議呂時中副使謝淮巡按御史提問奪巡按御史吉澄俸一月以時中淮進表還任違限澄以道病為之回護故也吏部因言疆圉多事自後邊方官違限者不問時日遠近一體擬罪報可

十一月應天府尹扈永通陞任至京吏部劾其赴任違限
請罰治得　旨近年陞官肆意回籍曠職廢業永通姑
降二級調外任用今後兩京大臣凡到任遲延者從實
參究永通降河南副使
三十四年二月福建備倭都指揮張輝受命年餘始赴任
廵撫王忬劾其畏避詔械輝至京問黜爲民
吏部奏京官給假者例不作缺回籍兩月回任但遷墳營
葬與送親送子者不同若任其遷延曠職殊非政體宜
如京官養病例勘明准放員缺銓補待事畢原籍官司
具實起送赴部如過違三年之外者照例革職從之

閏十一月山東左布政孫應奎請寬屬官赴任違限之罪
吏部駁其言非是　詔奪應奎俸三月
三十九年九月湖廣布政使谷嶠陞撫治鄖陽都御史聞
報乃由應城出境迂五千餘里抵其家又遷延月餘始
行爲給事中何楙所劾部覆嶠違慢不敬失人臣禮宜
罷職　上特命逮下錦衣衛鞫之尋黜爲民
四十一年九月陜西叅議姚九功以迂道過謁督撫官到
任違限爲御史董䶵所劾詔以九功付䶵問今後諸司
有以叅謁爲事勞民妨政者各撫按官以名聞
十一月詔申嚴內外官給憑到任舊例在南京者發南京
吏部在各省者發各廵按御史轉給其方面官俱送兵
部速發不得聽人告領私相貿易以致耽延
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王嘉言韓瑞承委監兌年餘尚
未至水次尚書高燿劾其怠玩曠職因發言管銀庫時
受商人賄賂擅發金價三千　詔嘉言奪職閒住瑞降
調外任
隆慶■年詔自今公差官各依限赴京若違限日久當送
問者如例送問其未及送問者停俸在差陞遷者必以
抵任之日積俸三年方准考滿其各府縣官推陞行取
亦以歷俸久近爲差不必論其選之前後從吏部奏也

吏科都給事中光懋劾奏南禮部郎中蔡茂春進表留家
八月趙州知州張求可以知府降補十有七月不之任
仍指摘茂春素行不檢狀請並加黜罰因言自後兩京
官赴任還任者違限與否所司按季核報各省陞調官
量加水程以省告改憑限之援吏部覆茂春閒住求可
改任他皆如懋言報可

按問刑條例在外赴任官員過期違限除水程憑限外河南山東陝西南北直隸違限兩個月之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違限三個月之上雲貴四川兩廣違限四個月之上應提問者提問應參奏者奏　請提問仍將問過緣由繳吏部查考中間若果有患病三個月之上不愈者許告所在官司具奏行勘明白方免提問所在官司朦朧出給患帖結狀事發一體參提究問有贓者以枉法科斷若違限一年之上起送赴部革職爲民其布按二司齎進慶賀表箋并給由官員復任違限者一體參問

國朝典彙卷五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冒濫官賞

洪武十三年八月　上諭禮部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雖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毋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天順四年二月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各查究　上召輔臣李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不能自安欲自首猶豫不决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下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

八年給事中李森疏言名爵者天下之公器近乃有無軍功而陞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陞大臣重任者有因

琴棋繪巧而陞文職者有因醫卜技能而陞軍職者爵
祿日輕廪祿日費請今後陞侯伯都督者必考其有何
軍功大臣重任者必察其有何才德至於各處方面既
公同推舉有不當者許科道指實糾劾治以重罪如此
則爵祿日重而廪祿不費矣

成化八年七月修隆善寺畢工命陞工匠張定住等三十
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少卿給事中王詔等
言頻年星妖示見江海泛濫或炎夏霜降或平地阜出
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
旱相仍瘟疫流行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

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
官爵彼西征北伐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伏望斷
自宸衷追寢前命不允

二十一年三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上言洪武永樂
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在職食之者寡近年
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日他如工藝之人
逋逃之徒邪術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
滿朝市實是虛糜廪祿汚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
有功也乞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
武職非有軍功者勿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

國家待有闕之日聽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
藝出身者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米一石其餘俸錢
皂隸俱各革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錦衣衛者俱改
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與米
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俱不許管軍管事兩京
一例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循例而
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員內樂舞生出身
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醫生出
身者止於太醫院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所屬文思院
營繕所等官叙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等衙門堂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名器

正德元年三月給事中安奎言尚書馬文升遵明詔裁革
冗濫七百餘員今太監王瑞題稱書篆缺人誤蒙遷用
又將革去李鼎等六名通令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
陛下終未俞允且中間如雙線匠之類亦得傳官其於
竊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何殊使李鼎等奸計得
行後卽爲例不知陛下何以處之宜聽文升所執若瑞
其奸計則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
事乃寢

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工部匠作官郭文英積勞陞至工部

右侍郎蔭其子爲文思院副使至是以廟工加恩再陞俸級因上疏辭俸乞陞蔭其子得旨俸級不准辭伊子准授序班鴻臚寺辦事於是給事中張元冲劾奏文英徒以繩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旣帶俸竊銜叨恩蔭叙乃復冒瀆求改此於國體名器所關不少宜明諭懲戒使知安分圖報　上不悅曰名器不可不重工役亦須得人文英一人何至遽壞體例再論者斥

隆慶元年先是匠役徐杲以營建宮殿冒叨冬卿之銜而一時工役爲太僕苑馬少卿者二人爲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名器輕濫已極

上心惡之至是因太監李芳言下吏部議革

六年司禮太監孟冲奏補六科廊寫字官匠呂大章等八十六人　上許之工部言先年太監滕祥會同各監局清查處目已有定數行之未久遂復增加非所以信法守且開各監局紛紛之端乞寢其奏不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十八

請乞傳陞

宣德元年教坊司部舞劉安等請給勅命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舊典如何對曰無之曰朕與卿等宜恪遵成憲舊典無不可與

正統十年八月錦衣衛校尉王子進等十二人奏臣等俱蒙選於御馬監柲馬年深乞照例授職　上曰此輩希

求陞用兵部遣人押往大同備邊待有功陞用之

十二年閏四月順天府帶俸經歷張忠自以修城有勞乞陞官　上曰陞賞出自朝廷豈臣下可干耶命收忠治之旣而法司論贖杖還職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傳旨陞南禮部侍郎倪謙爲尚書侍講學士錢溥爲南吏部侍郎祭酒周洪謨爲禮部侍郎仍掌監事

十六年二月千戶張瓊以賞不求進鎮撫司　上命太監懷恩傳旨用張瓊於鎮撫懷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瓊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懷

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太監覃昌傳之
懷恩曰僞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將令子俊爲兵
部尚書懷恩諷之曰弟號奏吾爲汝從中贊之子俊謝
不敢懷恩曰吾固知外庭之無人也子俊竟題張瓘掌
鎮撫司
十九年九月太監覃昌傳旨部州府巡檢劉璋陞錦衣衛
鎮撫著仁智殿辦事儒士湯瑾陞鴻臚序班着文華殿
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管事江南巡
撫王恕上言臣查得蘇州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
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皆見任無缺今又陞邵義

是爲冗員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矣邵義原任錄事
正九品也依例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六品無乃
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矣且邵
義不由吏部銓選而傳奉聖旨陞授是官則輿情不能
無疑二三年前傳奉聖旨或陞一司務或陞一序班或
陞一匠官或陞一千百戶鎮撫方是時議者皆以爲開
此蹊徑後將難止今工部所屬額外匠官將及千員各
衙門司務序班千百戶鎮撫等官難以數計不無耗國
用損民力而輕名器今又傳奉　聖旨陞除在外府縣
官臣備員巡撫久處於外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言將

恐奔競之徒遞相效尤各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擁天下
之要地倖寵妄爲正路蓁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
益非田里之民日益困而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豈特耗
國用損民力輕名器而已哉乞勅令該部仍將邵義止
照資格陞授內外官員有缺悉從吏部推舉請旨點用
俱不必傳奉其千百戶鎮撫非有軍功不許濫陞如此
則奔競自息賢能在職輿情安天下治矣
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繼曉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二月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
以鼓舞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　祖宗列聖法古爲治

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
之路今恩典內降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貪緣而
進名器之濫一至於此伏覩　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
間倖用者多率皆罷黜　皇上臨馭之日察天順初冒
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談伏乞
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奬端御史張稷等亦言比年
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
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奬不可勝言伏望命內
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遂罷傳奉官

二十二年十一月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太子
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
二十三年御馬太監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傾貲
上獻乞侍郎　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之佐不
可可授南京正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通政使
十二月先是都御史鄭時論太監梁芳被謫陜西人皆哭
送傳聞至京　上知之頗厭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禱不
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
奉除官不論有無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卽日詔吏部
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於獄其下獄者皆逃自畢冈者

四·二十

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厭明大雪
弘治元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恕言　陛下初登寶位進逐
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華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庄
田蟒衣等項中外誦之今未久而陛一起內官人數頗
多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可不愼與不報
二年王恕復言掌太常寺尚書劉岌等題稱本寺供官供
祀要將徐啓端仍復司樂王福廣等食糧候差祭祀先
因內外奔競無恥之徒貪祿梁芳等傳陞京職日積月
累遂至于數百員費耗錢糧不可勝紀互相交結以邪
妨正又不可言三年來名器大壞物議不平惟　陛下
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爲之改觀人心無不痛
快迄今一年有餘事體方定奔競稍息今劉岌却要將
徐啓端等復職食糧是爲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復用
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率而來豈勝煩擾所言難准且
致祭嶽鎭海瀆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祭祀
官少不敷差遣照例差樂舞生行禮亦無不可何必開
巳閉之倖門引旣退之小人非惟起此弊端抑亦故違
詔旨俱令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傳陞降革再求進
用者之戒
四年二月吏部侍郎彭韶言比多有無功之人貪祿請謁

三八六

授以千百戶等官甚至冇乞恩承襲都指揮者不特武
職文職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罷
華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伏望　陛下
重視名器愛惜廩祿嚴加杜絶痛與釐正庶幾少救其
弊　上曰爵位名器國家所重誠不宜太濫今爾所言
朕已知之矣
五年傳陞通政司經歷高祿爲太司叅議詳廣
七年十月吏部尚書耿裕力言舊緣傳奉貶謫者不可復
以開倖門下所司知之
八年二月內旨起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復職大學士徐

濬等言華係傳奉官禮部衆奏行事乖謬致仕況年已
老今忽傳復職未免驚駭衆聽若以月國公葬地有勞
量與賞賜爲宜況本監見有監正吳昊掌印似難設兩
正官臣等不敢阿從事遂寢
十五年正月內旨傳陞盧龍衛指揮使胡震分守通州御
史劉玉言 陛下即位之初革傳奉以清仕途近年以
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以傳奉
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乞備倭登州
今則胡震又以之分守通州矣且王寧貪緣之初兵部
科道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

爭者遂不復爭可見聖志稍移將讜言不復聞而百職
廢矣不報
吏部尚書馬文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
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
請因災汰罷 上從之
十七年三月宣大缺總兵李傑求近成于 上欲得傳奉
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
請 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說知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
書劉大夏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
不已 上一日奉天門蚤朝罷獨召大夏授一帖子啟
視乃朱書李傑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 上旣下六
部推舉只以當堪任者以聞如傑才望非帥臣選終不
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內批出用李傑其人
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大夏獨對 上乃曰向用李傑
蓋不得已今敗事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
十八年十二月故太監汪直義男汪鐘乞錦衣衛鎭撫帶
俸守塋給事中潘希曾言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
類內臣本無後而强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
他官之蔭不報
正德二年六月劉瑾傳旨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由
光祿卿陞禮部尚書周惠疇由尚寶丞陞光祿卿楊立
由大理評事陞太僕卿高岱全泰由評事陞鴻臚少卿
華莫由鴻臚丞陞光祿少卿朱天麟由中書舍人陞太
常丞高榮由舍人陞尚寶丞王杲等十一人由序班陞
中書舍人黃璽等三人由書辦官陞序班先是通鑑纂
要成瑾欲裁抑纂修官以謄寫不謹得譴命少監陶錦
提督駿等改謄至是謄畢進呈乃皆超進官秩裴瓚匠
役費瑁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若張驥之陞光祿少
卿儒士姚鏞之授序班又不與謄寫者也
十六年六月裁革僧錄司左善世文明等一百八十二員

道録司真人高士柏尚寛等左正一周德安等七十七員教坊司俳鳳鑾等官蘇祥等一百六員皆傳乞陞授者

嘉靖元年初陝西總兵馬昻以事革任結太監張忠覬復用其姊已嫁指揮畢春有娠矣因忠獻於　武宗於是分守陽和太監許全率昻弟炅及泉吴至春家奪取進之昻大被寵幸傳陞右都督近侍皆呼爲馬舅炅兄弟並召入朝賜蟒衣昻又進其美妾杜氏炅傳陞都指揮儀真守備復買美女四人進豹房謝恩　上即位命出諸女還其家捕治炅等至是法司奏炅罪得旨免死發廣西南丹衛充軍

三年御用太監刀永潘傑等以織造上用大祀袞冕袍服皮弁等成爲各匠陞宜張鴻等五十二人乞恩陞職科臣參駁以爲不可下工部議言匠以藝食於官織造其分耳安得濫覬恩澤且陳乞之弊新詔嚴革誠念其勞量賜金帛足矣詔授皮作局副使者二十五人餘悉賞銀二兩絹二疋

錦衣百戶俞賢太監俞泰義子傳陞管事兵科參論謂事宜裁革兵部覆奏、祖宗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貪祿乞陞則　孝廟之禁例而查革冒濫又　陛下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分無公家之勞又非太監子姪遽以錦衣管事之銜而加之僕隸厮養之卒輕褻名器紊亂典章誠如科臣所言者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端得報有旨

司禮監傳旨鴻臚寺丞郝棠調光祿寺丞吏部疏奏傳陞弊政明詔所懲棠叙遷宜給由銓部得旨允行、

八年六月御史傅鶚言頃者簡用太僕寺卿旨但云有點者用恐非所以揚休命杜欺罔也仍乞揭姓名職銜以示慎重　上曰御史言亦是但推用官員皆由朕親點與揭名無異若文武大臣必待揭名

國朝典彙卷五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臣薛鳳翔　訂正

吏部十九

宗人府

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秩正一品

二十二年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設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掌　皇九族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宗室子女嫡庶名封生卒婚嫁諡葬之事凡宗室有所陳請即爲　上聞聽　天子命

以秦王爲宗人令　按宗人府初以親王領之比建都北京以永春侯王寧洪熙宣德武定侯郭銃署事正統三年始建府如南京西寧侯宋瑛嘉靖中京山侯崔元署事寧瑛元皆駙馬都尉炫　仁廟貴妃爷

宣德五年四月玉牒成少傅楊士奇楊榮以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所所自實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如遠宗帝堯明峻德以親九族則將來盛福當過有唐　上然之命賜宴文華殿

天順二年閏二月勑宗人府曰朕惟玉牒所以紀載宗支乃朝廷重事經年久遠未必增修爾宗人府即會同禮部查照各王府自正統六年以後凡有薨逝襲封及男女新生亾故等項逐一明白開寫中間如有未備仍行各王府取勘回報以便纂修

嘉靖二十四年題奏玉牒總圖倣古史世表之法以横格分代數列書其名氏而各派所出之子孫則遞書於各派之下仍條下方以俟續書其圖以　帝系爲統有雖係長出而在藩封及國初追封爲王者俱不以加於　帝系之前有長出而殤追　封號者惟冊內載之不以列於圖

國朝典彙卷五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二十

都察院

吳元年置御史臺以湯和鄧愈爲左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爲監察御史　上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

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

洪武元年八月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十二月以楊憲汪廣洋爲御史中丞憲尋出參山西廣洋參陝西

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章溢卒年五十六溢浙龍泉人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寇亂日起知不可爲乃退處匡山遁入閩中　上遣使徵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授營田僉事歷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溢雖儒者而矢謀宜力不在諸將之後　上甚倚之居官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貞恃搏擊爲哉至是卒　上悲悼特甚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三年九月以周楨爲御史中丞江寧人

十一月復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尋致仕

四年正月御史臺進擬憲綱凡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頒給羣臣

閏三月以陳寧爲御史中丞茶陵人初名亮

六年七月以陳寧爲右御史大夫商暠爲御史中丞

七年四月以汪廣洋爲左御史大夫

十年九月以陳寧丁玉爲左右御史大夫

十二年二月以凃節爲御史中丞進賢人省吏

九月以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御史中丞然祥符人歸附

十三年正月陳寧罪誅寧先爲浙江按察司無正行皂隸小毛赴京訟之　上提取自關伏罪　上曰此獸行豈讀書人所爲下應天府獄年終押至聚寶山聽決　上

坐止上令百官地坐數其罪而宥之除太倉市船提舉
上曰若盜我船貨即時處死後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
爲黨死於極刑
五月賜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十四年十月罷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
才李原明詹徽等爲之設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
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監察御史正
九品其文移則都察院故牒各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
呈都察院 徽見吏部原明各表不載
六月以詹徽茹太素試左右僉都御史 太素澤州人舉人

十六年八月諭詹徽等令御史及按察司遍歷郡縣凡官
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
十月降茹太素爲翰林檢討
十七年正月更定都察院官制 詳官制 都御史職掌風紀副僉
都御史爲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政
則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
亂成憲希求進用武才德無聞挺身自核則劾以憲綱
督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覈其稱職不稱聞
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獄
罪囚鞫大獄會於外朝或京畿道凡有冤抑與雪理凡
鞫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恤刑讞平之奏上以
詹徽爲左都御史
八月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
九月以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斷事高翼靜寧州
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
二十一年正月以御史凌漢爲右副都御史漢鞫獄平恕
人有德漢者過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
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
故陞用之
二十四年以戴珝爲左僉都御史珝海陽人以薦辟授南

豐令有德政至是建言九事 上覽之大喜曰珝言甚
合時務通達事變大有關于政體溫旨褒嘉召拜中臺
十二月以袁泰爲右都御史
二十五年七月吏部尚書兼掌院事詹徽解院務以僉事
解敏署尋以觀察張昇德張希仁並署
八月右都御史袁泰卒泰萬全人洪武四年進士授鄢縣
丞累官右都御史處心廉直執法不移理枉伸冤袪除
民害一時良善獲安奸邪不得肆志
二十六年六月復以贊善凌漢爲右僉都御史漢原武人
洪武十七年以秀才舉至京獻烏鵲論 上喜之擢司

經居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繫浙江按察司獄久
不決會按察使陶晟在京　上知漢無罪獄爲晟所淹
命械晟還釋漢與偕來至即拜監察御史廵按廣西奏
陝西民病數事具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
利社稷者專之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
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啟大臣擅權之漸　上嘉
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尋陞右副都御史時
詹徽爲左都御史議論數不合殺面折徽徽銜之奏遣
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爲御史桂滿所劾左遷刑部侍
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　上以漢年老命歸田里漢叩

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　上許之命居于私第
歲餘起爲左賛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致仕還
河南陛辭　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漢對曰先是詹
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頗長于
政事然出言不檢人亦以此少之
二十七年九月以曹銘爲右都御史（會寧人乙丑進士）
二十八年正月以吳斌王平爲左右都御史（斌霍丘人監生　平新繁人人才）
二十九年以來恭爲都御史尋降侍郎
以御史辛彥博爲左僉都御史尋改少詹事明年復除右
僉都御史未幾降御史未幾陞按察使復降御史又

陞參議至布政辛彥博汾州人爲人坦夷厚直至臨事
侃侃無所避所至咸著顯績
三十年正月命監察御史劉光耿清司中署左僉都御史
刑部主事鄧文鑑署右僉都御史（鑑一作欽）
四月以楊靖嚴震直爲左右都御史
七月嚴震直以御史李斌贓事覺罪不及其全家　上
怒治故出官吏罪初不及震直以身居憲端乃委罪所
屬再三叩頭請乃降官御史尋復拜工部尚書
楊靖爲繫獄鄉人改狀草增飾浮詞擊登聞鼓爲御史所
劾賜死以御史張亨等同署院事

靖山陽人乙丑進士資性明敏有識生平自負忠赤爽
書入京不十年位崇台輔以布衣奉使海外發箱散信
則其才可知卒年三十八
三十一年四月以暴昭爲左都御史（浮山人　薦舉）
十二月以景清爲左都御史韓宜可爲左副都御史程本
立爲左僉都御史
宜可山陰人國初以貢授本縣學諭尋拜御史一日陳
寧胡惟庸涂節侍坐　上從容與語宜可直前長跪出
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擢至臺端擅作
威福乞斬首以謝天下　上怒曰快口御史排陷大臣

錦衣衛監問尋出爲陝西僉事十三年來朝　上以
沒官男女賜諸司爲奴僕宜可不受後坐事將辟忽雷
火逮殿　上驚曰得非枉此人乎雷乃息宜可獲免隨
封上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尋召爲山西布政又
以爭安置雲南囚檢討陳性善薦再起雲南參政遷副
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爲已任百寮慄慄不敢犯未
幾卒於官宜可雖以文學名然明習法令世稱老吏云
建文元年十二月以泰府長史茅大芳爲左副都御史
二年二月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詔曰頃
以治獄煩與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

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
二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宜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
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改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
夫練安爲右御史大夫 詳靖難安 一名子寧
改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實於新署監察御史衣
人一襲
四年七月以陳瑛爲副都御史 滁州人 人才
永樂元年復都察院以陳瑛爲左都御史史仲成右僉都
御史
四月右副都御史王信伏誅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
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於　上上曰法司鞫獄
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王信與臣言　上命
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二年九月以吳中並任左都御史 武城人 監生
七年六月陳瑛劾兵部主事李貞受皂隸葉轉等四人銀
四兩　監國令逮治貞妻擊登聞鼓訴御史傳言令以
首飾爲夫納贓夫實無受贓亦無首飾可納　監國令
由貞詢之則貞與皂隸三人榜掠死矣葉轉不勝苦亦
且死乃命吏部尚書蹇義等諸大臣於詹事府逮原問
御史袁綱覃珩鞫之則綱等索皂隸之銀枚李貞不時

得鞫之因誣貞且煅煉成獄至死乃繫綱珩并令義等
參奏陳瑛等於行在　上還京下綱珩獄抵死
九年三月陳瑛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初瑛有寵恣意羅織
逢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實贊之既而給事中耿
通等劾其誣陷李貞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　皇
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遂下獄死
復以工部尚書吳中爲左都御史
十一年吳中復改工部以副都御史李慶署院事
十三年六月以劉觀爲左都御史 雄縣人 乙丑進士
十八年十二月以王彰爲右都御史 鄭州人 監生

二十二年十月以向寶爲左都御史明年致南（進賢人乙丑進士）
十二月以杜智爲南京都御史（蕪湖人文學）
洪熙元年以李素爲右副都御史素平谷人永樂初以國
子生擢御史朴實簡靜不炫風跡歷陞湖廣參政在楚
歲久行守廉介楚人多宜之至是召用明年以事謫福
建按察使秩滿致仕
宣德元年　上勅王彰曰朕爲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
恐一夫不獲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經耳目
所及軍民利病豈無可言而泯焉不聞豈朕之望哉爾
國之大臣實總憲紀可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一切

休戚具以實聞毋有所隱庶副朕憂恤元元之意
三年　上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今之
貪者孰爲甚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
肅百寮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
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掌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
公有威榮曰佐嘗爲京兆尹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
乃能如此彼劉觀者成何人哉七月命治觀罪以佐爲
右副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
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寮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横
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
[illegible]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
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毋避權要毋
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
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曾犯贓罪者送
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
選不得濫授欽哉佐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暟等二
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宜等九人降典史老疾
馮樾等三人爲民後暟潛入京造詞脅人佐又劾暟蹤
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暟西市陞佐右都御史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右副都御史玘蘭谿人永樂

丙戌進士時南京諸司縱弛御史尤多貪縱效尤成風
贓穢狼籍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
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憲臺爲之一清
八月南京右都御史致仕向寶卒寶江西進賢人洪武乙
丑進士歷仕途清譽著稱累官都御史兼詹事　上
即位條陳八事言論剴切有裨治道歷官四十餘年卒
之日家具蕭然
四年三月以熊概爲南京右都御史
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　上大怒
逮觀父子俱至命左右以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一太

祖　太宗　仁宗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
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
今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
妄指臣受賍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辯庶免冤枉
上曰臣下寄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舊臣未忍罪之今
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寄察示觀蓋言其前後賢獄得
白金數千子輻脅制諸道驕私臧公皆明著實跡觀不
能隱乃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輻應流
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與子輻
及其黨御史嚴暟李給郎中許性等皆戍遼東

初　上召楊榮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
遇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
法以全其生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榮
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
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上因言者言近來風憲多懷顧忌少有敢言詔降勅勉勵
以開言路因謂顧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
工技藝之人皆許言事況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
豈可有所顧忌宜以其職喻之若當言不言以失職論
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吏卒凜然吏有遺

徒者捃摭其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訴　上
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事誠有非
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皁不
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皁亦樂得歸耕實官皁兩便自
永樂以來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　仁宗皇帝知之所
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
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
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
奇退　上命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皁歸耕使積
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

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
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
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
理　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小人排
陷正人不可不治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
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
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五年南京副都御史吳訥請老許之訥常熟人篤學好古
兼善醫術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侍太子監國
知訥命教大臣子弟于禮部洪熙元年除御史歷南院

僉副都御史敬愼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
嘗巡按浙江以扶綱紀在臺十餘年剛介有為憲度振
舉既引年家居益留心性理之學年八十六卒諡文恪
八年閏八月顧佐以疾致仕以熊槪掌院事
九年十月右都御史熊槪卒槪豐城人初冒胡姓永樂辛
卯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杭諸處所至
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以南院召掌院事在官
不以仕優而廢學為詩文豪偉健麗似其為人
十年正月復以顧佐為右都御史明年致仕
勅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

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糾舉邪慝伸理冤抑
皆所當務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
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迂小才
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
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
今監察御史有贓濫及失職者及都察院及各道御史
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贓濫及不稱職者令按察使及
其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
憲凡監察御史有闕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
要開具實行聞奏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
贓濫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正統元年六月以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掌院
事智成寧人永樂丙戌進士性褊急躁暴撻左右無虛
日或諫以暴怒為戒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懸目前
以示警已而怒其人從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
已悔之弗及也
二年六月僉都御史魯穆卒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由
御史陞福建僉事理冤濫懲貪墨抑豪強直介孤立不
可干以私人目為魯鐵面超拜僉都御史穆自幼舉動
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

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毅色正詞
清心寡慾涖政臨民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
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沒不能斂公卿咸至吊賻
始克襄事　上遣禮部侍郎章敞諭祭給舟歸其喪
五年十月先是山西按察使徐永達劾奏巡按御史顏繼
酷刑擅杖軍職繼摘陳智慨永達未有以發因御史吳
昌衍孫睿續往巡按令其搜求永達之過二人俱以永
達清正無所按劾智怒考昌衍不稱職又指摘睿微過
奏調用二人不服各奏智前情　上察其實命昌衍復
職于是六科給事中劾智挾私害人作威凌下　上命

吏部會官詳議以聞尚書郭璡等僉言智器量褊淺操
行刻薄不可以掌邦憲　上曰都御史糾正百僚邪慝
而智乃以私憾枉害良善以此悖謬尚何望其振綱紀
肅憲度耶但念大臣姑屈法宥之罰俸三月俾自改悔
若仍蹈前失必不貸也
六年六月以大理寺卿王文爲右都御史
八年四月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掌院事未幾出鎮
陝西十年十月復召還院以王文代鎮
十年以鄧棨爲右副都御史棨南城人永樂辛丑進士與
陳鎰同心肅度多所裨益扈駕北征屢疏回鑾不報至

土木遇害贈右都御史諡襄敏官其子瑺爲評事
十一年九月右都御史顧佐卒贈少保諡端肅佐太康人
建文元年進士授莊浪知縣拜御史歷山西副使再歷
應天府尹改順天剛稜不撓貴戚豪動斂戢以貴州有
夷警改按察使　獻陵素知其廉召爲通政使宣德初
臣僚奔縱御史多淫貪不法特擢右副都御史命考覈
御史晉右都御史在告復起正統二年考察去御史邪
宗宗九載滿在吏部　上爲原宗詰佐佐請老家居十
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
佐且晚小憩外廬立呵蕪戶外官僚行道者輒引避入
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
十二年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
先是銓嘗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
掌院事置功過簿責諸御史詰旦一言日實不驗霖永
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徵銓詣獄銓
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未自而銓得心悸疾死于是諸
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肯建議[illegible]待重罪永念疾獄
中會郎刑霖得殘疾出獄數日亦卒
十四年八月陳鎰出撫畿內十一月召還院
以兪士悅爲右都御史同陳鎰掌院事

景泰元年七月召巡撫陝西左都御史王文回院
以陳勉爲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勉寧都人永樂丙戌進
士外和內剛通法律多吏能臨事敏捷無負其職
二年四月陳鎰出鎮陝西明年回院
十二月以張純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年二月召提督遼東左都御史王翺掌院事
以軒輗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年七月以蕭維禎羅通爲左都御史（維禎廬陵人宣德庚戌進士）
五年三月以李實爲右都御史實合州人正統壬戌進士
擢給事中　英宗北狩留虜庭也先來議和詔加禮部

侍郎先正使奉迎再使往還備嘗艱險復辟後進右都
御史巡撫湖廣入掌院事風裁凜然天順末家居被譖
逮繫詔獄　憲宗廉其無辜給還所沒家貲問住優游
田里以山水文翰自娛至成化二十一年卒
七年三月致仕左都御史陳鎰卒鎰吳縣人永樂壬辰進
士爲御史歷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
事鎰慈厚寛洪清愼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尋務安輯凡
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
濂入內臺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
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已召入爲右都御史

與王文共事屢更代出鎮已而文當代鎰入陝御史爲
文上疏言文風采乞留內臺以耿九疇由代鎰尋陞左
都御史太子太保卒贈少保謚僖敏陝人尸祝焉
天順元年二月改蕭維楨于南京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
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時石亨專權納賄文武大臣多出其門會都御史員缺
有行賄權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李賢可勝此
任者且曰耿九疇何如賢曰陛下得其人矣此人聯名
素著士林重之遂召用延見　上戒諭諄切深協輿論
以國子監學正林聰爲右僉都御史聰于易儲有太子無
罪之說故陞之
五月耿九疇進五事崇廉恥以厲士氣清刑罰以召和氣
勸農桑以厚民生節糧賞以簡軍士任臺憲以振綱紀
因勅戒憲職乃進御史告曰朝廷望治于憲職至矣各
宜深滌以副任使不然吾不汝貸衆皆竦息風紀肅清
六月逮耿九疇下獄出爲江西布政使
九月召兩廣總督左都御史馬昂掌院事 滄州人鄉擧
十二月以寇深爲左都御史深唐縣人監生覗篆剛悖自
用不由科甲不喜進士考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屢有
撻辱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甚之其偏陂如此後欲曹

石之變贈少保謚莊愍
四年十一月以兵部尚書石璞爲南京左都御史
五年八月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深歿上以此
職非輕須得其人六部共擧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
維楨居首　上命李賢擇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
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　上復
問李賢曰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
召王翺等詢之皆曰可遂用之
八年七月以李秉爲左都御史 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明爲山東按察使　上

謂李賢曰高明室內所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久弛縱明振紀綱劾罷諸貪殘吏會淫雨極言也自宮禁外至庶秩皆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回災異又劾明勳捕揚州鹽寇擒賊九百餘人中官粥私鹽傳俄眞指揮群卒大鬥明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明漾疏乞終養去

以軒輗爲南京左都御史尋卒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授御史清修苦節嚴明不苟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晉巡撫副都御史改南臺天順初首擢爲刑部尚書辭乞致仕未幾　上復思輗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

輗嚴毅過人無賢否悉峻拒不與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屬聞輗來輒避去不樂與之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輗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謚介爾

成化元年七月命李秉提督遼東軍務討董山以副都御史賈銓署院事銓廣平人純謹敦厚寡言笑博通經史在院所存發一循故額人不忍欺卒謚恭靖

三年四月林聰九年滿陞右都御史

十月李秉平董山班師還掌院事

五年閏二月南京左都御史致仕石璞卒璞臨漳人永樂辛卯舉人除御史歷陞江西左右布政召爲工部尚書嘗贊理軍務征處州賊山西督餉河南治河所在著績累加太子太保調兵部時湖廣武岡民蒙將逆璞爲撫治生擒僞王其悉平其黨論功進階光祿大夫以疾自引去天順初起左都御史尋致仕

七月南兵部尚書李賓以九年滿陞掌院事改左都御史

六年三月致仕左都御史錢琦卒琦清水人永樂壬辰進士授御史秉論言事與六科官並謫邊州正統改元爲

兵部郎從尚書王驥甘肅征阿台朶兒只伯有功守居庸關景泰初陞副都御史尋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出鎮山西督兵逐虜懷來至長安嶺又斬首有功班師還京協贊軍務陞右都御史天順初致仕適諳練兵法才畧過人嘗從北征設方畧自當一軍鼓行而前深入沙漠北虜遠遁弘治十八年隆慶父老奏巳巳之變適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

八年五月提督荊襄左都御史項忠回院時有星孛于天田言者爲荊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言爲因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　上溫詔留召還掌院事

九年十一月以董方為右都御史邯鄲人正統乙丑進士
十年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院事先是掌院者
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及聰掌院諸
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銓其屬聰日
已旣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四月召總督三邊左都御史王越同掌院事
十三年七月李賓自陳衰老及休致許之賓順義人正統
乙丑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卿擢副都御史提督永平山
海軍務天順初召為廷尉趙丁父母憂俱奪情視事嘗
欽之變躬率家人子挺身擊之於長安右門撲滅內勢

為 英廟所知遂擢中臺進太子少保致仕逾十年卒
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八月以王恕為南京右都御史兼督贊軍務
左都御史王越自陳職專院事兼提督各營操練軍馬恐
顧此失彼乞免督操一事部不允時旣用余子俊為兵
部尚書越忽忽不得志故有此奏
十二月命王越兼兵部尚書加俸一級越自陳紅鹽池獲
勝之功為故尚書白圭抑沮錄功反在諸將之後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
所無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十四年五月以尚寶少卿戴縉為右僉都御史管院事以
媚汪直超陞也
十五年五月以戴縉為右副都御史屠滽為右僉都御史
王濬為南右僉都御史先是王越言御史王濬屠滽倡
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聞內
批陞二人因及縉
九月致仕右副都御史夏塤卒塤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
意于人自為御史以至布按兩司推鞫得情所至無冤
抑然性洪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
十七年三月太監懷恩傳陞戴縉為右都御史

六月左僉都御史李綱卒于官綱長清人天順丁丑進士
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居官廉介嘗過薊州盜奪其篋問
其隸日乃李少卿邪是無錢者擲篋而去
十九年四月以李裕為右都御史掌院事明年六月改南
二十年六月以督撫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院事
二十一年七月太子少保右都御史朱英卒贈太子太保
謚恭簡英桂楊人正統乙丑進士初為御史擧賊葉宗
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參議歷巡撫甘
肅總督兩廣召入內臺英性度宏暢才通敏剛介而仁
恕所至有惠政

九月以屠滽爲右都御史掌院事明年改南
二十二年十一月以劉敷爲右都御史掌院事明年以附
李孜省罷 敷浙人景泰辛未進士
弘治元年正月以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
二年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滽回掌院事
以左副都御史章律掌南院事整肅憲度風采一新未幾
坐事免律常熟人景泰甲戌進士
四年二月以白昂爲右都御史
五年六月以南戶部尚書黃紱爲南京左都御史明年罷
紱封丘人正統戊辰進士嚴馭諸御史量能委任獎其

差辦于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時方
尚姁阿而紱類直行一意而已漸不得于時遂請老未
幾卒病革命悉毀其疏及政績時尤服其闇然質行云
以張悅爲南京右都御史
七年二月以鄧廷瓚爲南京右都御史
九月召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理院事
九年閏三月以翟瑄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月召南刑部尚書閔珪爲左都御史
十一年以佀鍾爲右都御史
十三年三月召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廷瓚掌南院事未

行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廷瓚巴陵人景泰甲戌
進士授淳安知縣九載陞梧州知府歷官都御史廷瓚處
事求濟待人不疑較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
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
六月以戴珊爲左都御史陳道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四年十一月以總漕右都御史張敷華掌南院事敷華
振揚風紀鈐束各道毋敢縱恣務崇大體愼廉隅
又介特嶄然不輕言笑足以表正臺官
十五年以史琳爲右都御史協院事
十七年七月戴珊累以疾求退不得言于劉大夏曰珊老

病子幼爲一家累京師奈何公受知于 上獨不爲我
一言未幾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如何大
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至情伏望俯允 上曰渠
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後誠不能動聽
令臣進見時爲彼申達 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
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歸
大夏以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十八年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
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以南刑部尚書改掌院益自檢
飭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嚴 上親鞫大獄諸

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霽　上知珊清
愼每廷宜接滕面咨至移疾求退必優詔勉留
命醫賜食間有慰諭珊不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珊德
性和粹僩耿耿不苟合而洞徹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
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晨入酉出
祁寒暑不變數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以屠勳金澤爲右都御史掌南院 澤鄞人成化丙戌進士
正德元年正月右都御史史琳卒于官先是十二月火星
犯左執法而戴珊卒琳以爲未也及代掌院不踰月亦
卒贈太子太保琳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襟抱坦夷洞

達與人不求備天性孝友家素儉約清介如寒士歷官
四十年卒無餘蓄
以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敷華風采凝重恭
利介然不爲詭隨劉瑾惡之矯旨令致仕去
二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劉宇攝院事
五月以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掌南院事劉瑾勒致仕
召屠滽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八月以張鼐爲南右都御史 歷城人成化乙未進士
三年二月以張泰爲南右都御史尋改戶部尚書
六月前左都御史張敷華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敷華安
福人天順甲申進士以庶吉士歷兵部郎副都御史巡撫
山陝至掌院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
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林瀚林俊章懋云
按敷華初爲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留爲翰林敷華
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人皆以政事爲名臣云
十一月以張憲爲南京右都御史 憲掖人成化壬辰進士
四年七月召南京戶部尚書陳金爲左都御史尋丁憂
閏九月以洪鍾爲左都御史劉洪爲南京右都御史
五年御史趙應龍等劾奏副都御史楊綸行奸心險貌厚
情深以劉瑾有鄉里之親張綵有腹心之托自按察未

幾而爲巡撫又未久而入內臺二奸既敗綸豈獨存況
綸爲綵所用之人而復治綵之獄觀望遷延以希輕典
且曹元陳震以瑾黨猶知引罪自陳今二人既罷而綸
安居如故又元震之罪人也乞即罷黜以淸朝列給事
中胡珊等亦劾之得旨綸既因瑾進用又不自陳引避
令致仕綸方與段炅爭買居第不虞其猝敗士論嗤之
六年四月以馬中錫爲左都御史尋出勦流賊失機下獄
以王鼎代 中錫故城人成化乙未進士 鼎雍州人成化辛丑進士
七年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掌院事屠滽卒贈太保謚襄惠
滽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王越深加愛重薦陞

僉都御史至掌院事謙聰穎絕人精法律善折獄體貌
魁梧秀整平生無戚容慍色推賢讓能尤恐不及每自
謂手持此筆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
一人其存心如此
九月以陳完為左都御史弋瑄為南京右都御史
八年十二月以石玠為右都御史掌院事
九年以陳天祥為左副都御史協院事十一年卒贈兵部
侍郎天祥吳江人弘治丙辰進士警敏有才畧臨事能
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
四月以黃珂為南京右都御史

十年二月前南京右都御史劉洪卒贈刑部尚書洪安陸
人成化丙戌進士嘗巡撫貴州四川討平女苗及松潘
番夷總督兩廣勦平寇盜林貴等及郴桂礦賊在南臺
言路壅塞力振風紀直氣復伸
四月致仕南京右都御史熊繡卒繡寧遠人成化二年進
士為御史坐事謫清豐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
勵潔廉自甘蔬布糲廩有羨不入私室歷兵部侍郎總
督兩廣召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致仕繡屏
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恬適卒時子已夭
繼子亦夭巡撫秦金為請於朝贈太子少保南京刑部

尚書謚莊簡
五月召總督甘肅左都御史彭澤同掌院事
十月以鄧庠為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月以洪遠為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年五月彭澤為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使納
幣土魯番復增幣失信致起邊釁故也澤剛毅遇事敢
為累征流賊有功至是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
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為
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
有憾於澤內批褫職為民先是澤嘗與言官論及朱寧

輒怒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且曰吾為君
致彼來君私察之於是招澤過瓊匿寧屏後瓊激怒之
澤復大罵寧由是銜之
十三年六月起陳金同王瓊掌院事時王璟以左都張綸
以右都同掌院金貪緣再進又以少保坐院中故時人
有中都御史之誚
十四年四月以陳玉為南京左都御史
十六年七月以金獻民為左都御史
十月右都御史張綸奏惡黨秦用等當誅不可赦內連及
巨璫蕭敬等從中間之月餘不下因乞致仕許之綸宜

城人成化甲辰進士自筮仕以來所居必盡職求稱其在言路持論必存大體恥掇拾長短以爲名李東陽稱其善自樹立與世之狗世浮沉無所顧惜者不類

陳金加少保致仕金應城人成化壬辰進士知婺源拜御史歷戶部侍郎尚書再總制兩廣入掌院事虛直好善剛果有爲志在立功不問家事卒贈太保

嘉靖元年六月以王懋中爲南右都御史安福人成化甲辰進士明年卒

以俞諫爲右都御史

二年十二月以鄒文盛爲南京右副都御史

三年六月右都御史俞諫卒贈太子太保諡莊襄諫桐廬

人弘治庚戌進士經學淹貫敏達過人剛毅敢爲事不避難入總院事守法明允考覈精嚴人不敢犯

以南京刑部尚書邊憲爲左都御史尋卒憲任丘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都御史巡撫畿甸流賊入內界遣官分剿多所斬獲明年賊勢益熾師久無功與保定巡撫蕭翀俱逮詔獄賊平復起至前官資稟篤實容貌簡重孝友爲鄉邦所稱居官清慎嚴取與夙夜奉公爲世名臣

九月以張潤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月以李鉞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四年六月以顏頤壽爲左都御史巴陵人弘治庚戌進士

十一月以聶賢爲南京左都御史

五年六月召聶賢掌院事以張琮爲南京右都御史琮戒御史寡交游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託雖不假之過考核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比琮江寧人素無狎比門無雜賓雖葭莩之親有犯不敢私轉官白刑部至都察院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羅雀

六年十月以胡世寧爲左都御史尋改刑部以伍文定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七年三月伍文定出督雲貴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兼左

都御史

八年正月以熊浹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尋致仕以王寵爲左都御史

以何瑭爲南京右都御史瑭懷遠人弘治壬戌進士爲修撰以忤逆瑾罷免瑾誅還職尋以直言外補同知開州上嗣位起浙江提學副使務敦質行士風丕變歷官禮部侍郎陞南官力辭致仕瑭資稟高明孝友端潔勵志躬行剛直不阿居家讀書不問寒暑卒贈工部尚書諡文定

十二月王憲罷先是虜犯大同朔州邊臣告急兵部議做

先朝許進劉大夏故事特簡素諳邊務大臣一員宜大
及邊關等處提督軍務假以便宜詔從之兵部尚書李
承勛等會推憲憲稱病不可且曰都察院綱紀之地憲
濫任未幾何即驟之去衆固推之憲拒益力聲色俱厲
給事中夏言進曰都御史宜慨然奉命以行乃是國體
萬一事急即本兵亦宜請行承勛應曰然今莫若即令
勛去而改憲本兵憲竟不從於是夏言及趙廷瑞各劾
憲臨事避難非大臣體廷瑞并劾承勛伴應竟未請行
俱宜戒飭　上曰憲才望朕亦素聞既與首推乃假病
推避非大臣體國之道竊祿苟安用之何益本當懲戒

姑念大臣令冠帶閒住承勛不堅持前議亦同畏避姑
不究自後仍有臨事避難者從重論罪言官毋得容隱
以刑部侍郎汪鋐為左都御史
九年五月先是廷臣再推僉都御史吏科都給事中夏言
與爲　上意未決御史熊爵言言資望猶淺不當躐陞
又言薦李如圭不宜即代其處且郊祀親蠶之禮言雖
嘗建議已加服色不宜驟致尊顯以啟獻諛干進之門
又引先朝張綵事謂綵阿附逆瑾遂以吏部郎中陞僉
都御史數月至冢宰又數月冥極刑陛下不宜以綵待
言言亦豈肯以綵自待是時　上已命廷臣別推爵疏
後入　上切責爵慰諭言令勿辯言內不平乃謂爵不
宜指臣議禮為獻諛干進又不當以綵事擬臣奏辯甚
力　上慰諭言如初而以張綵事訐問爵竟以言為右
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言以郊壇閣工未畢又嫌于奪李
如圭而處其位上言臣聞宋臣包拯劾罷三司使宋祁
尋以拯代祁歐陽脩有蹊田奪牛之譏今臣薦如圭出
撫即以臣代如圭擬之拯事形迹似近惡能免乎人言
乞寢新命以避人言　上從之命仍復原官加四品服
俸仍貸熊爵罪停俸半年
以萬鏜為南京右都御史

十年七月先是給事中趙廷瑞論劾汪鋐會訊薛侃事黨
附構臣誣陷人罪　上責廷瑞宥之已而給事中饒鼎
陳守愚陳侃御史李宗樞朱廷立各疏劾鋐　上怒坐
以言官畏忌先期不即舉奏奪俸有差以廷立不與會
問特宥之已鋐以被論乞休不允
十一年八月以聶賢為左都御史王大用為右都御史協
任大用福建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以疾辭歸
十二月以王軏為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年正月致仕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璟卒贈少保諡
恭靖璟沂州人成化壬辰進士初知登封以清節聞擢

御史歷僉都御史理院事逆瑾矯詔罷官尋薦起巡撫
山西召入掌院獨持風裁朝廷倚重
四月以王廷相爲左都御史
十三年三月以周用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六年以毛伯溫爲右都御史協院事
以副都御史秦鉞協院事鉞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長身
偉貌手格標異居官整飭備明治要百務紛集移時而
判其才識過人遠甚
十七年以王㵩爲南京右都御史時舊內守備進表取御
史兩人監禮㵩曰中人行禮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

執不與㵩黃岩人弘治丙戌進士性不隨俗俛仰至于
升沉利鈍處之泊如贈工部尚書
十八年以胡訓爲南京右都御史
二十年勑左都御史王廷相曰宗廟災變上天垂戒非常
都察院風紀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係于撫按
御史近年出巡在外豈無失職害事者卿總憲有年自
入院修寮憲綱之後不聞考劾一人朕切怪之今後宜
痛加修省振舉乃職
八月毛伯溫征南還兼兵部尚書掌院事
二十一年四月毛伯溫請申明憲綱因陳八事曰禁酷刑
愼舉動革騷擾懲豪勢省繁文明職守正士風備肆造
上嘉之曰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悉令允行
十二月以熊浹爲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
二十二年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爲南京右都御史以旂以
處父母之邦持重法乃務屏騶從清廉獄出入希簡每
詔諸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爲法也後以病瘍
疏辭解任溫旨勉留尋瘍亦痊復召入爲工部尚書
二十三年十月以工部尚書周用爲左都御史
二十四年左副都御史周煦卒于官煦吉水人忠孝信友
篤母許抱節以歿在貴顯時衣食少涉甘美者流涕却

之曰吾母未嘗享此也著三窮圖備述先世孤苦以有
今日卒贈刑部侍郎
二十五年以宋景爲左都御史韓邦奇爲南京右都御史
二十六年正月左都御史宋景卒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謚莊靖景奉新人弘治乙丑進士方正狹介持大體習
典故筮仕州守以治行卓異改御史因忤逆瑾請告再
起忤時相櫂貪富歸後薦起歷藩臬累官南京兵部尚
書轉左都御史守法不撓糾覈百僚海內想望其風采
以王以旂爲左都御史尋改兵部以屠僑代
九月以劉訒爲南京右都御史

二十九年四月以歐陽必進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十年三月以端延赦爲南京右都御史當塗人正德辛巳進士

三十一年十月以周延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十二年十一月以吳鵬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十三年以王學益爲南京右都御史

二十四年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屠僑卒贈少保謚簡肅僑鄞縣人正德辛未進士端潔持正始終一節世稱名臣

以周延爲左都御史

九月以倪嵩爲南京右都御史當塗人嘉靖乙丑進士

三十六年六月以蔡雲程爲南京右都御史

三十八年四月以王舫爲南京右都御史尋改工部以盧勳代

四十年召採木左副都御史李憲卿協院事憲卿崑山人爲人美姿容談論有章居官廉潔不苟督採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爲難

二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卒贈太子太保謚簡肅延吉水人癸未進士知潛江縣清介剛毅言笑不苟人不敢犯亦不干以私好善嫉惡出于天性政令所布吏畏民懷後爲給事中以言事外謫歷官刑部尚書左都御史當嚴嵩秉政時掌院如秋霜烈日風紀肅然

三月以潘恩爲左都御史恩上海人癸未進士知祁州歷潘臬巡撫河南工刑二部尚書改前官上疏請飭臺綱刷吏弊蘇民瘼凡二十條　上皆嘉納之已偕太宰考察庶官一時凜然稱肅又明年致仕既歸閉門養威重晚更嗜書自六經子史以及國家典故稗官小說靡不手錄而彙之一室蕭然惟圖書自環而已卒年八十有七贈太子少保謚恭定二子允哲允端皆進士

七月以趙大祐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十一年九月以張永明爲左都御史

四十二年六月以張舜臣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十三年二月以孫植爲南京右都御史

四十五年九月給事中魏時亮劾奏張永明衰髦庸鄙并誣其受賄數事乞罷黜吏部以永明素稱清謹受賄事不實詔供職如故

十月張永明以疾乞休許之令馳驛歸永明清謹自持在中臺頗以振飭紀綱爲任是時文選郎中胡汝桂給事中胡應嘉等鼓煽黨與干損朝政公卿多畏避之永明不爲撓遂爲其黨所醜詆竟不安于位而去公論惜之

以禮部尚書王廷爲左都御史

隆慶元年五月以郭宗皐爲南京右都御史

二年四月左都御史張永明卒贈太子少保謚莊僖永明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天性峭直正色不阿居鄉立朝如繩斯直一切回互機巧之事生平所不解故雖以方嚴見忤然終無所得而瑕指者

以林雲同為南京右都御史

三年三月起兵部尚書趙炳然為南京右都御史未任卒

以曹邦輔為南京右都御史

四年二月以大學士趙貞吉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以劉自強為南京右都御史尋改刑部以潮登之代

十一月以刑部尚書葛守禮為左都御史

五年五月王廷以發給事中張齊奸利事為科道周芸李純朴所劾罷削秩為民

六年以張瀚為南京右都御史

國朝典彙卷五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二十二

御史

吳元年十月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御史

洪武元年八月有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者 上曰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此為盡職乎植嘉木者必去稂莠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遠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害滋大矣乃命中書省黜之

二年七月御史門怨迎按松江以欺隱官租逮繫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冤者治書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聞 上命召數人親問之悉得其情乃責怒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辯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為稱職今爾為御史不能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於無辜朝廷耳目將何賴耶於是盡釋其人以怨下吏原吉等能不蔽聰明賞銀幣有差

四年正月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
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
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
間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殷中
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
四方驚動及至略無所爲而去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
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陛
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惟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
姓與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聖意
閏三月改兵部尚書劉眞爲治書侍御史諭曰臺憲之官

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
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
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
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
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盡矣
五年命御史察舉天下有司諭之曰古人有言禮義以待
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
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貽
民患君子過誤責以禮義自知愧悚改爲彼小人者不
知廉恥終無忌憚不得不去之也故朕於廉能之官雖

或有過當加宥免若貪官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六年正月　上嘗謂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
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往見貪饕之徒當執諫下不
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擧劾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
人善其媚已以爲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
守廉潔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强人
惡其拂已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
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長佞之態
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
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

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
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
明敎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允
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
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愼之
十六年八月　上諭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
之賢否激濁揚淸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及按察
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
病悉宜究心若狗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姿與大
獄遺奸不究見善不擧皆爲失職卿等其宜布朕意

二十一年十月以庶吉士解縉爲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舉其過　上慮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爾歸益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晩也及　上崩縉趨赴臨時縉母喪未塟父年九十矣大臣訐赴臨非詔旨謫河州衛吏或言其爲左右所中云

二十三年八月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印二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

其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二十五年正月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於國政何補　上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光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容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腹誹之法

永樂元年遣御史分詣郡國巡視民瘼諭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二年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往慮守令未必得人故命御史監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爲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

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跡以聞

四年四月都御史陳瑛言御史車舒怠惰不事事　上諭舒戌邊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悉黜之

七年六月　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

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
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生洪秉德
士安四人由吏　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於一途然御
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問識達治體者安可用吏
此選司之弊遂命黜秉等爲序班御史再勿用吏
八年六月北京御史周師顏敢劾御史白春巡視驛傳貪
受賄賂宜付法司論師顏又劾御史李公敏娶見監罪
囚親屬爲妻或挾其妻就於家人通宵不返致同僚御
史劉先劉兌張睿郭衡商忠皆娶離異不明之婦乞黜
免以清憲紀　皇長孫俱令都察院鞫之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
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
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
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十年四月擢進士胡槩蕭常弋謙鄧直李日良金庠二十
三名監生張勤等十六名爲監察御史
十三年正月遣御史與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
民間疾苦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
爾等受耳目之寄宜悉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
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郡縣官有闒茸不職及老病者悉
送京師惟布按司堂上官以狀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
軍民利病一一奏來汝不共命汝則有罪
二十二年十一月遣御史湯溭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
官吏　上諭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
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
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尊爲脂韋諂媚而
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爲政
簡易民悅服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
有廉潔無私謙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具實
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以衆

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爲道里費又諭之曰御
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秉廉
耻遵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洪熙元年四月擢儒士吳訥爲御史　上諭少師蹇義曰
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
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
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
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
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
吏部自今須精選擢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

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嘗糾畏
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十一月擢庶吉士王璡等爲御史諭之曰爾在翰林久故
擢爾爲御史爾亦知御史之職乎正其身端其志振肅
憲綱糾擧奸宄平反冤獄庶幾其可或尸位素餐或擅
威虐下或貪黷賄有玷風紀必罰必黜不爾貸也
宣德元年三月都察院奏引御史唐舟等二十一人分往
各布政司直隸諸府州照刷文卷
十一月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詳清軍
十二月以陳祚爲御史祚吳縣人永樂中進士由庶吉士

爲河南叅議以與分巡官交章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
自耕作勞役者且十年至是召用之
二年二月都察院奏遣御史往巡江西浙江　上諭都御
史王彰曰巡按當務大體先須清心寡慾然後能明察
庶事伸理冤抑興利除害若逞小才作威福豈朝廷委
任之意卿須戒飭之
三年八月都御史顧佐奏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
降　上命貪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軍不達政體者
降典史重疾者罷爲民
顧佐又奏御史多缺訪求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

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
史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識方稱求可
遣按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否
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勅十三道御史自今宜秉公心行公道毋欺虐長官毋徇
私意毋枉平民
十二月御史陳憲巡按江西持風紀三司畏憚廉得吉安
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械送京師時施禮署部事
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奸蠹縱清在獄憲因同官相訐引
憲爲證亦繫刑部被清挾讐擊辱抱憤卒公論皆望禮

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
以實對　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清以教囚誣都御
史顧佐磔於市
四年五月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被逮其二司等官俱有
餽贐或請治送贐者罪　上曰被逮而致餽人之厚也
非有所求不必究
十月御史李叙以事下獄會八百車里二蕃讐殺降行人
使往諭還復爲御史已爲尚書魏源所糾充威遠衛軍
天順初復職
五年五月都察院請差御史巡按福建廣東　上命章杲

閱仍諭曰御史出巡先須考察官吏守法然後百
姓受禍凡為惡有跡者易於懲治其有貪暴虐民而强
辯飾詐及外示善柔心實險惡者最要明白究實若徇
私廢公媕婀姑息容惡長奸使百姓受苦則爾罪均是
等頓首受命

八月都察院奏巡按江西御史劉伯大以同行監生買布
虧價罪之監生告伯大枉道還家受人餽遺請罪伯大
從之因諭都御史顧佐等曰無諸己然後非諸人身不
正而欲正人得乎凡在風憲必以潔己為先

六年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

僚肅清庶政巡按一方則以朝廷所差序三司官上或
同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
今請乘驛馬為宜　上謂兵部曰御史所言亦合大體
從之

二月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上疏勸　上務實學講說大學
衍義　上怒曰蠻唖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
帝乎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獄禁錮
者五年時　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
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祚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
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五月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俱率官屬出郭
迎候又陪朝王寧府官奏其違法　上命吉等自陳皆
服罪　上宥之諭都御史顧佐等曰風紀官先須守法
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輕薄少年不以禮法自治喜
人諛佞苟失迎送輒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執禮
法諂佞成風其榜示禁約違者悉罪之

十月　上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朝廷置御史託之耳目
凡政務闕失民生利病百官賢否皆得奏舉豈可以任
匪人比來有相朋比同流合污者有依勢作威凌虐良
善者甚至貪淫穢濁不可言者如此望其能舉職自今

必擇老成謹厚識達治體者以聞朕將試用之又曰在
外按察司掌一道風紀亦宜慎選毋任非才

七年七月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
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威之
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
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體制比來各處公差
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鄙畏其
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
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
以苟全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九年十二月差御史一員巡視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
員巡視各處收草場一員巡視甲乙字等庫一員提督
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
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
方運糧至人丁人力甚艱而倉廪無關防奸人盜竊動
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驚畏請命風憲關防
巡察遂命御史分投巡視至今一年一代云
正統元年四月詔都察院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大同從巡
撫于謙請以爲例
五月都御史顧佐等奏考得御史傅誠毛宗魯邵嵩王濬

胡正陳懋陶鏞俱素行不立泰璥邵宗章杲李綸俱法
律不通張璘盧琓張慶邵新俱老疾不任事　上命素
行不立者爲民法律不通者降黜老疾者致仕
六月吏部尚書郭璡等言御史邵宗歷任九年已經本院
考稱送部今都御史顧佐等又作見任考宗法律不通
宗不服乞辯　上以佐等顛倒是非責戒之御史張鵬
等又摭撫宗微過劾之　上曰佐等不循公道梟將不
在任官員考退塞責今各道御史又附會佐等其朋欺
奸罔明矣姑記其罪再犯不宥
七年　十一月御史時紀往陝西枉道回家娶妾事聞

詔逮紀下獄仍諭三司曰朝廷以紀綱爲首御史職紀
綱之任不可不慎擇也如時紀因差枉道回家與長垣
縣丞蕭節之交結挾勢娶民間女子爲妾背違禮法有
玷風紀已付法司問罪自今差官出外必精選知禮義
廉耻明達大體無貪污淫檝之行然後遣之仍嚴加戒
飭庶幾紀綱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敢有不遵戒飭違
禮犯法者到堂上官即具實舉奏以憑降黜若徇情黨
比以致賢否混淆曠職廢事并罪不宥
十二年六月　上諭吏部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所以糾
正群工肅清百度責任匪輕近聞有以夷人任是職者

非遴選風紀之意自今毋得濫授有乖治體
景泰元年舊制歲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
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給事中李瓚以爲言
都察院遂請罷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
五年十二月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再徙甘
州前衛經歷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
魁而釋其脅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
盜當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遂不復出
天順元年二月勅掌院事右都御史耿九疇考察諸御史
七年六月勅御史遵行憲綱曰朝廷設置監察御史爲執

法之官以糾正百僚肅清內外而賴爲耳目者也近年
以來爲御史者多有輕薄恣肆不遵憲綱行事惟務恃
勢凌人且如御史李蕃楊璡巡按宣府遼東擅作威福
虛張聲勢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吹手私用馬步官
軍遠出迎送稍有遲慢輒加箠楚似此所行既自違法
何以正人除將李蕃楊璡拏問懲治外今後御史出巡
務要恭遵憲綱內行事凡軍民職官但有不公不法奸
貪等事即便從實糾舉拏問不許畏避推托出入往來
尤須循理守法不許擺列吹手私用馬匹官軍迎送擅
打軍職如違輕則降調重則發邊衛充軍其軍衛有司

敢有畏勢奉行出郭迎送者一體治罪不饒爾都察院
即便通行禁約毋得稽遲故諭
成化四年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時僉都御史張岐有罪
除名文祥以岐乃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
文祥於獄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
臣歸田里以謝言路　上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
爲卿也不允給事中白昂等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
爲狂妄若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解體乞
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文祥竟降用御史楊琅等復
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

威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
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十二月謫御史邵有良爲滿江知縣時有良巡視光祿寺
以費出無經論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杖之中
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素報各宮日用之數
事涉不敬　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十五年十一月命御史樊瑩巡按雲南瑩至以檄諭交人
中其要害交人懼而納款中貴人左右撓法衆爲瑩難
之瑩至開誠與語爲定要束有犯者痛繩之曰吾爲爾
息言也中貴慚而自戢後卒以憂去

十八年十二月杖御史于璧劉規於朝時一男子行東闕
門號呼璧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當糾奏令
守衛官軍拘執何爲輕率自執姑杖而釋之
御史倪進賢按四川贓穢狼藉過天津微服爲群卒所毆
再按宣府繼妻兄序班錢金以私事往囑引進賢生平
汚行挾之進賢不聽大失望遂前罷進賢手指嚙食之
以泄其忿事發錢金杖一百編發大同爲民進賢致仕
按進賢微人也因媚安以進時人呼爲洗鳥御史
十九年四月都察院奏試御史陸淵等理刑勤能堪任風
憲其刑名生疎者二人並調外任　上曰御史所以肅

百僚而貞百度也責任甚重所職不止刑名自今宜慎
選老成有學行者勿徒取其諳練刑名而已
弘治元年十二月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
史劾之曰朝廷設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
故慶成賜宴科道坐郎中上翰林坐科道前若槩以品
秩則諸學士當列少卿之下京縣知縣兵馬當列御史
給事中之上矣　上以沂故違成憲下錦衣獄治之
正德三年三月下御史涂禎獄謫戍邊未行死於獄禎江
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治
行第一徵為御史巡長蘆鹽課劉瑾令劉送該年餘鹽

銀兩禎弗從深晰之禎復命俟於朝門遇瑾不行跪禮
矯詔送錦衣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傷
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禎男涂朴解補伍瑾敗始釋
四年郎中劉繹以公事罰運遼東米千石又賠補浥爛草
束舉家囚繫本身杖比百日不能償上疏哀懇乞充齊
膂徒夫或炒鐵煎鹽下都察院查釋前罪降級外任選
吏部尚書張綵言其素有才守改降御史清理兩浙鹽
法亦一時極異之典也
嘉靖元年六月召南京御史李熙為饒州知府初劉瑾擅
政熙以言事械繫於京被重刑落職又以劾二府貪吏
瑾復行南京廷杖三十南京禁衛久不行刑爲熙選卒
習杖數日杖之幾死至是詔起之轉浙江副使卒於官
六年署都察院大學士張璁考察各道不職御史十二人
酷暴爲民江浙巡按王璜不謹閒任南北直隸提學盧
煥朱衣丁憂藍田劉景宇劉聯王完養病陝西巡按張
濂四川巡按李東久疾致仕福建巡按劉廷簠　上既
黜璜等因命自今巡按員缺須選老成風力者代之不
許枉道還鄉及過家延住其見任巡按仍加戒諭
十月張璁請申明憲綱令巡按御史有所遵守一言巡按
御史及按察司得互相糾舉其巡歷所至無得出郭迎

接方面官得與御史均禮左右對拜分坐不許伺候作
揖一言御史當過歷郡國交代不得過期違限怠事者
定行參究一言御史不當訪察濫及無辜斷獄自下而
上情重者乃自臨決一言有司殊績者得舉五品以上
貪污著者得劾薦舉毋濫加於庸流彈劾勿下及於丞
尉一言風憲之官存心貴厚用法貴寬不得輒用酷刑
大犯重辟者須親審無冤以體　聖明欽恤之意一言
按部所至無多用道從飲食供帳宜從儉約凡設彩鋪
氈無名供饋之屬皆不許用庶免小民供億之繁　上
深善其言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遵行犯者必罪

勅張璁論事御史不知大體責人不究虛實望風捕影一
唱百和巡按在外又不能正己律下惟以聲勢加人激
揚官屬以喜怒爲用舍鞫問刑獄任己情爲出入如山
西馬錄惑於朋言陷一家無罪於死地勘官轉相附會
釀成大禍一省如此他處可知爾宜宣揚朕意昭示百
官痛自懲創事君以不欺爲主御下以正己爲先論事
必明大體而抑細故論人必伸君子而抑小人仍行南
京都察院一體施行
都御史臧鳳劾御史陳邦邦坐外謫巡按御史馬錄奏受
代江西訪邦被劾事皆無實鳳素貪鄙自知公論不容

恐邦奏之故先誣邦令邦坐謫鳳　處位故鳳引咎
求去　上以鳳素有才望留之
十二月起邵清爲御史初清以教職擢御史正德初張延
齡恃恩奏人負錢若干緡有旨與追清曰御史朝廷耳
目之官可爲人索私債耶會逆瑾擅政索賄不入矯旨
補清榜掠數十罷歸瑾誅廷臣追訟其冤特召之
七年初御史王朝用巡鹽浙江過家與鄉人柳璜有隙璜
遂誣奏其居鄉淫縱黷貨等事　上命逮至京鞫問因
戒御史差遣不許枉道還家違者聽所在官司舉發隱
匿者罪同既而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言宜存大體乃遣
錦衣千戶張恩往會巡撫勘之始盡白璜誣狀具治以
罪都察院謂朝用奉差枉道回籍及夾帶乳母越關累
及有司科取里甲不善居鄉致生疑謗亦屬有罪請本
院逮問處分如例報可
八年左都御史王憲等言御史舊額一百十員分布中外
綱維化理不可有缺近日養病終養丁憂御史共十六
員皆過期不肯復任請將移文催取詔御史養病二年
以上者削籍閑住他官照此例
九年正月右都御史汪鋐言一宣德意一勤巡歷一精考
察一愼舉劾一謹關防一禁逢迎一覈聽斷一稽儲蓄

一嚴督率一戒奢侈一謹禮度一愼請差　上曰御史
巡歷地方振揚風紀關係甚重舊章成法具載憲綱朕
已屢諭舉行而人心怠玩如故覽疏深切時弊俱准行
初巡按山西御史趙鏜與巡撫張翰爭禮生隙翰奏鏜狂
悖不諳憲體軍馬錢糧皆巡撫之職而調遣出納鏜每
事皆行攙越鏜亦奏翰坐視失機朦朧隱匿及假以公
事竊取餘銀諸不法事都察院以事情俱重必須覈狀
明實然後可行處分　上命給事中董進第往山西體
勘是時翰先已奉旨解任并令鏜回籍聽候
御史胡效才以父逮任都御史奏當迴避吏部議請且調

科道無改翰林事例改自取裕許詰始　上曰大臣子
弟任科道官者以廻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陰厚私弊效
才准於在京別衙門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
應天巡按御史葉奇差滿回京違限以毋老過家爲詞詔
姑貸令都察院嚴禁以後差回御史枉道過家者罪之
十二年左都御史王廷相考察御史因言御史職在激揚
近不問人品高下心術邪正惟取供應趨承之辯給者
至論劾惟舉一二貧訥少文者塞責奸暴姑耗者反以
私庇之今宜核實舉劾務合公議
八月王廷相又疏陳考察差回御史六事言御史職在除

奸革弊伸冤理枉激濁揚清及所奏勘合公文宜如期
報按部宜省槩從供億撫按貴和按臣宜遜撫臣違者
奏請降調　上嘉之
十六年降御史王杏爲廣德州判官杏先巡按貴州其監
生書吏受賍接管御史楊春芳發其事下巡撫查勘具
實第遇赦宜宥免得旨杏以憲臣閑防不謹致監生書
吏受賍殊爲失職既遇宥姑降調之
巡按直隸御史石永疏乞養疾許之詔近來御史往往告
病不終事自今該部務查明白不得朦朧奏請
御史蔣賜於嘉靖九年巡按真定恣爲威虐好行私祭楊

炎真定知縣叢芝諸無賴子假聲勢稱訪察者旁午郡
邑爲都御史汪鋐所參革職聽勘至是巡撫劉隅勘稱
芝以賍罪被旨自愧炎諸無賴借訪察名擾郡邑非賜
所遣都察院覆請用浮躁例降用從之
二十年四月勅諭左都御史王廷相曰宗廟災變　上天
垂戒非常都察院風紀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
係於巡按御史近來出巡在外豈無失職害事者卿總
憲有年自入院修憲綱之後不聞考劾一人朕切惟之
今後宜痛加修省振舉乃職
二十一年御史胡文舉巡按廣東以定邊衛指揮使王詔

行部詔因緣作奸索官軍財物以千計爲巡撫孫禬所
劾章下都察院毛伯溫等謂文舉廉隅不飭宜重罪以
示懲　上曰御史巡按職在激揚何至從人所在受賍
文舉先革職爲民仍候勘明更處
掌都察院事毛伯溫等申明憲綱八事一禁酷刑謂今御
史不知詳慎刑獄動憑棰楚立威使無辜之民斃於杖
下傷天地之和失好生之德非盛世所有也宜禁之二
慎舉劾御史舉劾憑以黜陟乃舉者至多十數劾者下
及丞尉假公借私毛舉塞責甚不稱風紀之職宜著爲
令舉必以上賢而劾不下五品毋令枉濫以滋奸弊三

革職援御史以廉察爲職所在務宜荒歷項或劾委屬
官多行州縣延迻旁午倚勢作威或計賍既以中傷善
類望風旨而徵文出入甚至勒肥鈞賄爲害不可勝言
宜痛革之以懲勢豪今鄉官清修苦節者固多而恣倚
恣睢者亦有若縱而不問非所以著風裁明憲紀也宜
少加懲創五省繁文凡御史出巡類有造繳文冊費逾
千金不過文具今除憲綱考語外一切虛文通行釐革
以敦實政六明職守巡撫巡按及中差御史各有職掌
載風憲事宜宜各遵守不許侵越違異七正士風學校
士生倚藉衣巾臧否人物甚或見事風生挾制官府宜

嚴督學官令其遵守臥碑以敦習尚八備兩造夫兩造
不備而欲民無冤不可得也民有屈抑宜聽其訴毋主
先入偏執幽斷　上曰朕恆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祗
因有司官貪酷肆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祗因巡按御
史不能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由都察院
不嚴考覈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
無難覩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設官初意國家何賴
爲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慰所陳悉允
行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
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

都御史周爵等以缺人差用請授理刑試御史吟時等
上曰御史試職一年滿日考選欲其諳練憲體是定制
今四月輒請調何其以狀對詔等惶恐引罪　上責其
職司風紀不能貞肅憲度輕慢成法各奪俸二月時等
躁進營求令吏部移咨部議時等當令革俸理刑候及
一年然後考授仍著爲例不許變更詔可
四十四年十一月御史黄廷聘自浙江巡按代歸道出衡
山不禮知縣陳安志怒發其行裝得所攜金銀貨物廷
聘惶恐遜謝乃復還之事聞左都御史張永明劾其骫
法黷貨大壞憲體坐革職閒住

四十五年三月給事中岑用賓劾都御史陳志先任巡撫
鄖陽貪污不職御史劉以節按應天張科按浙江各徇
私納賄舉劾失實通乞罷斥時志已革職詔罷科以節
閒任勅都察院自後御史差回務嚴加考察以肅風紀
隆慶二年八月清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劾淮揚巡鹽御
史孫以仁侵匿鹽銀千餘兩得旨風憲官身自犯贓何
以糾正官邪禁革奸弊以仁姑先褫職聽勘自今御史
差滿當嚴加考察毋得槩令回道管事
都御史王廷等從大學士張居正陳振紀綱重詔令二事
析爲八議一愼政令凡朝廷舉動事疑則當謀謀定則

則當守凡遇大政大疑先行九卿科道會議仍召閣臣
令其參酌衆人見聞稽之本朝故事應否舉行明白具
奏更望凝神詳覽虛心裁度如事果當舉奮然即行倘
勢或少難毅然即罷行止决於一人用舍公乎天下則
王勢自孚而紀綱可振一專責成十三道掌道御史近
多新進攝管旋出旋入甚非事體以中差大差回道御
史內揀用限以一年不得更差使之肴詳刑名檢閱章
奏練習故事如有隨事浮沉玩時愒日者指名參罰上
振士氣科察之任風紀所關今畏懦者含豺狼而問狐
狸偏私者朝夷由而暮盜跖士習日玩職此之由宜試

事考言察微鞫著慎其始進責其後效倡直言敢諫之
風抑貪昧澳涊之陋一銷勘令近年巡按御史勘報事
情多至經年沉閣而官吏提問者尤任意遷延習爲故
套今後凡奉有欽依勘合務要刻期完報若係司道延
遲者撫按參究巡撫不依期完報者科道參究巡按不
依期完報者都察院參究一公激揚在外方面官員舉
多糾少非所以肅憲體昭公道也今後御史復命薦舉
方面多不過六七員或三四員有司多不過七八員或
五六員薦舉詞止以四五句爲率不必長篇累牘以失
章奏之體應劾之人尤須先其大姦毋徒以州縣府佐

等官充數仍定其爲貪爲酷以憑議處如有薦舉方行
而旋以事敗故爲容隱考察回道之日奏請斥退一似
防檢御史出巡在外舉動稍輕輒招嫌謗宜嚴行申飭
凡批苔刑名止憑律例參詳不得任意輕重動罹贓罰
止憑司府申呈不得徇情支用原來卷槓須令有司檢
點不得多增行李鄉官往來止將喫米分送不得濫行
饋遺官員賢否多方查訪不得信憑委官出巡迎送悉
避儉約不得聽從奉承一懲貪酷凡遠方有司以朝廷
耳目所不及多肆爲貪虐宜令巡按御史嚴行禁約於
參奏係酷者照新例處治係貪者即非枉法亦嚴行追

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爲民一端風化邇來習競
澆漓人多薄惡以童生而叢毆郡守以生員而攻訐有
司非毀師長連珠徧布街衢報復讐嫌歌謠遂鐫梓木
宜行提學官嚴加飭治故縱者學政雖優仍以罷軟論
考　上命務實舉行
都察院覆給事中鄭大經條陳二事一將北直隸屯田御
史併作印馬而令巡按官不得侵兩關閱視之職提問
官員刻期勘結使法在必行毋容倪倖從之
雲南僉事譚啟先爲御史清稅浙直劾揚州知府衛東楚
侵匿稅銀當罷下巡按御史王友賢勘報不如啟言東

楚得降調啟聞不服乃自雲南上疏爭之友賢亦自已
所勘已詳而啟偏執求勝失憲臣體給事中光懋請罪
啟部議亦以爲然部以前御史秩降調
五年三月掌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一正體統謂監
司於守令上下相維按臣不當假手屬官考註薦舉以
致政弛民玩權柄倒持二修本務御史職在肅官僚振
綱紀摘奸伏理冤滯宜力舉其職諸細故各有司存毋
得侵官三慎訪察謂官以察名毋徒寄耳目宜虛心咨
訪酌用僉言則摘發所及無不讐服四簡受詞謂訟必
興於險健聽受稍輕則告訐蜂起奉行過當所傷必多

自非有司所不能治監司所不能決不宜輕受五完勘合謂
本院考察例以完結分數爲較每以文移細故塞責考
課時必核其實六公舉劾言撫按於所屬毋恕甲科而
嚴舉監令 當核名實舉刺之疏無徇出境以
啟他議七嚴查 爲宜在得人一人無過三處則
磨勘精核而弊端可覆八倡節儉謂裁騶從薄供億戒
承奉以身率物則其下不偷 上嘉其議令所在巡按
御史從實舉行迴道之日仍嚴行考覈毋事姑息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南京兵部左侍郎　臣謝啓光　訂正

吏部二十一

總督巡撫

建文元年三月遣採訪使都御史暴昭侍郎夏原吉給事
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與廉黜貪
得便宜行事
永樂五年五月巡視浙江右僉都御史李士吉還京上聖
孝瑞應頌 上曰諭以大臣出視民瘼既歸其民情如

如何年穀如何水患如何未聞有一語汲汲進諫詞都
御史行事固如此乎命擯遠之
十年十一月命右庶子楊榮經畧甘肅軍務甘肅守臣宋
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 上以榮曉暢
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
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偏道弗能通又冱寒士馬
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 上從之
未幾老的罕復降
十九年四月勅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
撫軍民應天則蹇義四川則禮部尚書金純陝西則左

都御史劉觀河南則右都御史王彰湖廣則吏部侍郎
師逵畿甸則禮部侍郎郭璡福建則刑部侍郎楊勉江
西則工部侍郎郭進山東則工部侍郎鄭辰浙江則副
都御史虞謙廣西則通政參議朱侃山西廣西則大理
寺丞孫時鄒瑄并給事中馬俊艾廣陶衎等十三人比
還京甕義言國家多事時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太甚
者數人衆皆服其得體
命右都御史王彰巡撫河南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

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
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於是彰奉勅往
巡撫既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延彰别室問所以來
者曰人告王謀叛故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
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諭王王擧家環
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但速求所以釋　上疑者王曰
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
事王從其言彰乃馳驛以聞　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
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軍散果不煩兵也
洪熙間嘗命廣西布政司周幹巡視直隸浙江宣德初幹

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
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吏部會戸部工部議遂命廣西
按察使胡槩爲大理寺卿同四川參政葉春巡撫直隸
及浙江諸郡此巡撫之始
(按)巡撫之名實始於洪武辛未是年勅遣　皇太子巡
撫陝西也建文永樂巡行大臣竝以給事中佐之
宣德五年九月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兵部郎中趙倫
爲戸部禮部員外吳政爲禮部御史于謙爲兵部刑部
員外曹弘爲刑部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各右侍郎巡
撫各省兩畿總督稅糧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

山西弘北直隸及山東忱南直隸
于謙巡撫二省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獘瀕剔馬政河
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凡歷十八年每議事
入京不持一物兩京人皆尸祝之
周忱以長史廷薦巡撫既而陞戸部尚書改工部尚書
仍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
祝至今思周尚書也
時吉水羅汝敬以工部侍郎兼修撰奉使交阯回道過吳
中適熊槩巡撫玆地盛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者隨
至籍沒寃號之聲不可聞汝敬與槩有鄉里之好因以

陰騭之說論之槩不省汝敬至京謁見陳奉使事畢遂以槩事具奏　上覽之惻然即日召槩回京而以周忱代之自是東南之民得安

正統元年正月以僉都御史王翺鎮守江西翺以楊士奇薦抵任植良善抑奸貪風裁凜然

三月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illegible][illegible]後遇虜而退虜隨過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illegible][illegible]功徵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請治之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邊務從便宜行事先是鎮守平涼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聰都指揮安敬議逗留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而解亨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故有是命

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卑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晏樂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殺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其祿

二年以僉都御史盧睿參贊寧夏軍務睿贊畫戎機行視險要增築鳴沙州興武二城列置烽堠十餘所益廣屯種繕甲兵較士馬以固邊備而於軍民利病尤悉心焉

睿東陽人永樂辛丑進士

三年正月命僉都御史金濂參贊寧夏軍務濂在任舉賢

用能人服其公置預備倉勸民出粟以賑鹵荒軍民賴之又奏准靈州鹽課照例招商納馬每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給軍騎征候馬勻用照依馬價折糧而邊馬亦足

以丁璿為僉都御史督運宣大時麓川蠻叛令馳驛往視事平錄功晉副都尋卒璿上元人為人寬厚簡重初為工部主事謫戍盧龍十餘年薦為御史歷任[illegible]有功績自幼嗜學篤於踐履及入官公餘猶手不釋卷

四年二月戶部奏山東湖廣并直隷淮安等府俱差侍郎巡撫總督稅糧近以事去乞仍命侍郎巡撫　上曰巡

皆為民而設苟非其人適以擾之今朝廷既無科差採
辦之事稅糧自有增置官員不必侍郎巡撫
十二月巡撫江西吏部侍郎趙新以九年還朝命幷事南
京掌部
五年十二月鎮守[illegible]副都御史程富上言五事一取京
州等衛被占空地置房屋安軍一賣淺官田土買米上
倉一精選勇敢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一令操練空閑軍
餘可相救援一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從之
六年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翺整飭關隘操練
兵馬舉用將帥三邊晏然關中以治明年以遼東守將

屢失機勅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詰責玩寇失機
故將初欲斬之因其叩頭祈免且未受已約束姑令戴
罪立功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墻垣濬
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閱
戍卒措置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於戰守
八年七月命刑部侍郎郭希璉清理鳳陽等府軍民
十年九月命刑部侍郎馬昂參贊甘肅軍務時都督王喜
玩寇失機郎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
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強劫總兵進貢馬駝昂受
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首示及擒其酋初王鎮南
奔并妻子解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三月河南山西巡撫兵部侍郎于謙降大理少卿仍巡撫謙在
梁晉閒年久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言官劾
其擅舉自代降職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赴闕乞留復
命巡撫
十三年六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時閩浙廣東草
寇生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
寧巡撫至則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
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有侵軼者輒擊斬之賊聞
風畏避不敢犯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徧歷諸郡宣

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
十四年三月以御史韓雍為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先巡按
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
九月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守
居庸紫荊等關通政司參議鄒來學為僉都御史提督
永平山海
十月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隷
按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告訐
輒不省或詰其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
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

任自興耳
十一月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鎮守宣府時土木既敗
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
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亨信
不可仗劍坐營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斬衆始定
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
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力也
命以王暹爲副都御史守正陽門勅撫順天等府及鎮守
山陵暹築立城堡奏能蠲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暹
山陰人永樂戊戌進士官至巡撫河南右都御史●

景泰元年六月巡撫雲南侯璡進兵部尚書先是貴州苗
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時普定
圍尤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
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
會克隆里甕城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堡長官司時暑雨方
盛疫癘大作得疾舁歸普定卒 璡澤州人宣德丁未進士
十一月以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信民新昌人宣德
間以鄉舉擢給事中歷廣東叅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
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其公勤廉能乞留以
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命巡撫其地宣布恩威賊
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卒於官廣人手香燈弔
哭者幾萬人成化中謚恭惠
給事中李實等奏近年各處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七
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逮
遲過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尚遺此慮無子者誠有
可矜乞勅各官議許其妻子完任量給本處官倉俸米
以贍其家從之巡撫攜家始此
命副都御史劉廣衡巡撫陝西廣衡至彼陳安邊禦寇利
國安民急務十事多見施行督修城堡七十餘處

二年正月命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
民死相枕藉竑至畫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
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
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鬻子女者贖還
之共用米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
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爲叢
塚甃之竑晝夜竭精慮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
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云
五月命直內閣侍郎江淵巡視淮徐諸郡淵條陳三事一
淮之常盈徐之廣運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

一天津爲河北之會鳳陽爲中都之會宜放撫軍以守之一河南爲中原要地北平爲京師巨甸宜選民兵以守命所司議行之

八月廵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以戶部侍郎李敏代之忱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被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屑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

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先是陳鎰鎮陝西慈厚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事各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及歪數程久旱鎰至即雨雨久鎰至必霽人益愛戴之初薦按察使王文入內臺正統景泰間文與鎰更出鎮至是文當出陝代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言已風采乞留內臺乃以九疇出鎮陝西九疇至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又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九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蓄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

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廵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窒礙難於行事改爲廵撫都御史國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廵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廵撫迄事而止無定員也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更命官更代廵撫不復能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廵撫官矣

三年以僉都御史李秉叅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

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一石或以爲得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上以秉爲是

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時南蠻寇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廵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川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翺乞用一人 上命翺往變尋平

按兩廣地勢接連休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黃蕭養之變廣西會勳調官軍一萬之上前來策應及景泰三

年廣西有韋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副
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擾
擾而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卽勦捕朝廷更置其將僃翔
總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
於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爲東南總鎮矣
四年正月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以左
布政使許資言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故也
十月以王竑爲副都御史仍巡撫督漕理鹽竑在淮上有
巡河御史王琇貪淫疏劾之謫戍連歲災傷竑上疏乞
能　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被災郡邑賑濟

五年十月巡撫四川副都御史羅綺以鄉人奏受番金罷
官籍其家
天順元年正月　上諭戶兵二部各處巡撫提督等官是
一時權宜添設今天下已定邊境無事宜卽將各官取
回其各處邊備并軍民事務令總兵等官理之事有不
便及官有不法者從巡按御史究治
四月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獄尋致仕富在
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爵賞必覈無
濫先爲卒吳淮所誣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識
日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
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請大帥李蔡
我朝近日都御史王翺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
翺等淮安言沮軍法宜究王者事雖寢富又嘗按山西
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富坐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
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
言辱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
亦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已是時石彪倚亨
勢中富危法逮詔獄　上問輔臣李賢曰年富何如賢
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憚富
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眞得其情遣官體勘

無實狀富遂致仕歸亨因此與張軏等同請盡罷各邊
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
調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爲山西副使雍撫江西有聲
時有除舊補新之議故調之
二年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各邊
軍務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　上召
李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官軍縱肆貪暴士
卒罷敝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今
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
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須人最急　上曰卿與

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人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任大同御史徐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懲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遣使召還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遴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大僕卿程信巡撫遼東

召守制山西叅政葉盛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於

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以江西左布政崔恭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恭至郡縣進諭耆老令人得盡言周知利病時米價貴乃出倉米而取其直以充義役賤米價遂平

三年正月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秉坐除名秉在鎮痛革諸弊凡剝削軍士者必置於法羣情洶洶度不能容乃以事中之

四月以河南按察使王槩爲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歲荒老弱流移槩撫所司設法賑貸定民情無恐

四年甘肅巡撫副都御史芮釗丁艱特給奔喪還營葬釗襄事還鎮已虜衆寇涼州甚急釗率輕騎馳赴分兵追勦所向克捷虜情遁去　釗寶坻人正統壬戌進士觀政都察院掌院者器重之奏請選進士爲御史得二十四人釗其首也未幾掌河南道激揚有方考察明允嘗按遼東河南江西所至持風裁劾强擊貪不少假縱吏民畏服歷副使至督撫於練士卒謹斥堠精器械廣儲蓄尤盡心焉尋卒於官

三月召軒輗爲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初輗致仕　上

復思之遂召用輗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諸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輗來輒避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輗及魏驥廉平儉偉不務文飾云

十月調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爲南京太僕少卿信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副使信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　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及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曹吉祥姻又昵都

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
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
霖左都御史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信不
肯引咎徵下詔獄謫南用
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
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雍精悍倜達有智略時出
己意經晝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
年戎政大修虜不近塞
五年八月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凉軍務時西師未解
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

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
六年九月以項忠爲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
按察使適陝饑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
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至是徵爲大理卿
陝人復赴闕借留乃有是命
七年八月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
吏部舉大同巡撫　上諭李賢曰須得似韓雍者方稱
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　上曰王越丰姿是武臣之英
邁者遂用之
八年十月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巡撫兩廣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盛在廣
東時或譏於李賢曰盛自負能文嘗公文不善賢啣之
至是沮其進調盛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
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
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人謂邊臣留
心屯種者無如盛云
成化元年三月以河南布政使王恕爲副都御史撫治南
陽荊襄三府流民時南陽豪民爭殭殺人恕至獲其巨
魁散其餘黨俄內艱去會襄陽盜起旋起復勦盜
以宋傑爲巡撫蘇松都御史尋致仕傑定興人性和厚質

實而量有容居官能行所無事人皆以鎮靜稱之
四年四月總督兩廣副都御史韓雍請廣東廣西各設巡
撫從之
五年十一月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
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
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人寇掠無任其責
者乞勑大臣總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
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
兩廣則事統於一而責有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脣齒
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

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鏊等所請 上從
兵部會官議舉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
六年二月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
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
按察使趙敔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
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爲巡
撫者 上命刑部侍郎曾翬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
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今召趙敔還京待缺
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箎掌南京都察院事以
吳琛代之

七年四月僉都御史徐廷章以巡撫甘肅歲久讐怨者多
乞別調 上曰巡撫官但行事公正何必論久近廷章
所言乃適已自便不允令盡心所事不許推避
八年九月給事中梁璟言畿內八府境土廣遠巡撫一人
兼理邊備卒遇有警恐悞事機乞以河間保定以南六
府專委都御史陳濂巡撫其薊州密雲一帶邊關及
順天永平二府屬另擇重臣一人專督兼理巡撫之任
部覆從其言乃以命都御史張綱二巡撫之設自此始
九年命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搜虜於河套搜套偽巢斬虜
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十二月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
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
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
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
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又言固原平涼
乃三邊總會之所虜寇侵犯累從此入宜置立總府諸
臣會議乃命左都御史王越駐劄固原總督諸路軍馬
陝西總制始此
十年以張瓚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播州大壩灣溪等

所累朝未服瓚督師進攻拔十六寨諸苗望風納款降
其衆萬三千人置官司控制之已聞母喪行會播茂四
寇邊詔奪情征勦下任昌等四十五族惟西坡等處負
固如故進兵破其七寨增設墩堡數十處事竣拜戶部
侍郎懇辭終制瓚孝感人
二月免各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三月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訐奏總督韓雍坐視猺賊出沒
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 上
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
政何宜迂而固副使張敩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

攻許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官散行勘竟成其罪
八月起都御史張鎣巡撫保定時值久旱給民牛種俾不
廢業復承勑勾稽戎籍王師出督軍餉不乏
十一月致仕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原貞本名瑀
以字行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慎自守多著勞
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一年七月改張鎣巡撫大同鎣至新首虜奪兵械築城
濬濠清理屯種役被勑褒諭虜酋乱加恩附知有備請
入貢具奏許之
十二年三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兼巡撫兩廣用

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
成其私英深知其弊下令撫綏猺獞各安生業約束將
士寇來在守不許輒進兵諸峒岷有猖亂者購首惡誅
之而釋其黨
六月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彭誼乞致仕從之誼東莞人在
遼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小黑山之捷虜後
遠遁不敢犯邊東方無事時總鎮太監橫徵諸屬衛誼
乃令所屬衛凡移文不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違者
以軍法從事虐焰頓息邊人德之
九月雲南巡撫左都御史王恕奏帶男王承祿隨侍從之

十一月撫治荊襄左副都御史原傑處新設郡縣漫無統
紀薦御史吳道宏代任　上以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
三省八府州縣尋改僉都御史
十二月巡撫遼東陳鉞奏乞賜勑許問都指揮以下官
上曰人臣不得專擅威柄雖有一時假以權宜者非
祖宗舊法也陳鉞欲請勑自都指揮以下徑行執治是
欲專擅威柄邪所請不允
十四年以王沂為副都御史巡撫眞定等處沂武進人吏
部尚書與子嚴毅謹恪天性孝友生平自處儉約家雖
富無貴侈態人謂有父風云

起僉都御史高明討上杭賊事平即上疏乞休去嘗曰孔
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
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宜起賊平疾作宜再退
自稱五宜居士明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天性孝直俊
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十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兩廣夷民雜處叛服不常往
隸鎮守巡撫等官頡頏不一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
協和易於控制比因朱英與總兵官平鄉伯陳政爭坐
遂革去總督之稱竊見英自受任以來悉心所事招撫
安靜大有成功今忽解去總督之柄恐諸夷輕視反側

復生且太監顧恒總兵官陳政亦皆有功俱請裁處
上曰國家懸爵賞以待有功誠所不吝但不可以冒濫
朱英顧恒陳政既有招撫勞劾邊徼靖安英陞右都御
史仍總督兩廣軍務恒政各賜金幣降勅獎勵
十五年四月致仕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卒謚襄毅雍
吳人自幼英邁不群爲御史時年甫二十一出按江西
刁豪斂迹其所規畫多合事宜歷陞僉都御史巡撫江
西年未三十練達吏治曉習人情黜奸貪疏寃滯均徭
役平市價恩威大著凡所注措後援爲格例他巡撫不
能改天順初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尋復起巡撫大同

七年還議事　上喜雍狀貌陞兵部侍郎巳左遷浙江
參政成化元年以王竑薦陞僉都御史贊理兩廣軍務
晉右都御史致仕歸家居四年卒年五十二雍明經諳
律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崕谷廉戎
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每有惠澤江
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搆詞羅翰風生泉湧
天才逸發
十月命都御史陳鉞參贊東征軍務初建州之役其謀實
起自鉞而王越亦有逐涎之意余子俊以越開邊啟釁
惡之　上命汪直朱永將兵而不及越越疑子俊所沮
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征討重務
並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子俊言前命出於聖斷不
可復移令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爲阻撓空勅
其協濟同謀無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計沮王越竟
得參贊之命時稱越鉞相競云
十七年六月逮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
巡撫河南紘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薦知雄
縣又禁中官捕獵被誣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
訟寃得調歷陞巡撫宣府再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
苦軍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凌親王　上

怒逮紘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
事亨還言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紘且
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
紘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　上問各省撫
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
益稱紘賢不置　上乃釋直
十九年正月命刑部侍郎何喬新巡邊將馬亦思因擁衆
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何喬新巡邊道諜覘
虜營聲言遣兵擣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時山西饑人相
食即命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內帑淮鹽銀及

帑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又[illegible]饑人[illegible]
濬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千萬
九月巡撫甘肅僉都御史王翺遠累乞致仕許之翺遂在
鎮常輕騎巡邊考卒精壯者千餘補各屯增修屯堡擇
廉吏主市平其物價彼此獲利夷人大悅
十月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文升爲汪直
陳鉞所陷逮獄謫戍（許中官）至是直鉞既敗文升冤得雪
詔復其官致仕尋起用之
二十年四月起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僉都御史整飭永
平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永二府時外戚宦官庄田

多占民間地土繼宗奪而還之權貴斂迹
以大理卿宋旻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旻淳安人爲
人厚重接物詳慎謙抑在棘寺年久以仁恕稱及在兩
廣承韓雍平定後號稱無事旻亦以靜謐鎮定之
七月以貴州左布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
等處韶繼王恕後鎮之以靜吏自不敢犯科而民益樂
其豈弟
二十一年二月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
府大同等處總督軍務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
俊還日各仍舊時宣府巡撫李岳等奏連歲兵荒軍民
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修邊爲事未免動衆妨
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爲差
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九月調撫治南贛僉都御史閔珪爲廣西按察使珪疏盜
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捕坐之仍并參右職取之弊京
官多不悅會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之
改撫治鄖陽都御史劉璋巡撫四川泗川乏糴儲時有例
許農民入粟補吏璋命有司聽其納銀且減其數旬日
間得銀數萬兩而至者亦多隨給以平糴歲足軍需仍
餘米八萬餘石

二十二年給事中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
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
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之不充急挖運而京民
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雖
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明正其罪以爲妄
費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
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遂獲時譽遂蒙拔自疎遠置諸六
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捐獘
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
致邊備空虛群情嗟怨此而不懲何以警後　上命該

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遂奏以
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
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
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
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
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華太子太保令
致仕去
十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鄭時上言利國保民五事一盡誠
敬以回天意二明理義以杜妖妄三減進貢以蘇民困
四息傳奉以抑僥倖五重名器以待有功專爲梁芳發

也謫貴州參政弘治改元起原官撫治鄖陽
二十三年五月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福建自成化
十五年上杭盜起停巡撫至是因海寇發故用之
七月巡撫甘肅副都御史唐瑜被劾免甘肅兵政久弛瑜
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參將田廣奏起才將許寧李
璵勞邊軍恤陣亡邊人頌然曾中貴人以事諷瑜不從
廣等媒孽之竟坐事去弘治五年詔復故官致仕
以羅明爲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奏能貢獻以息横斂復
奏奪勢家所擅草湖之利以還軍士他如均水利清兵
馬踼道頁多所建明弘治二年卒于官已以區畫哈密

功陞爲工部侍郎已不及矣明南平人成化丙戌進士
弘治元年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滽總督兩廣滽以親老乞
終養不允留廣東一年斬獲猺獞數百賜綵段銀兩柳
州諸戍軍借番調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乃爲區處
分守多所全活
二月以廣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先是北
虜小王子擁衆深入欲爲寇既又以人一千五百入貢
進於初至請發內帑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邊人不擾
及虜使入進防範嚴待遇厚而所以臨視之甚整肅人
以爲得體

八月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
繼宗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爲嘉興知府止
携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道留之不
恐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咸
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革去之巡撫順
天爲權貴所忌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既
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
子皆知其名云
以陳金爲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孟養爲邊患數十年金
遣人省諭即輸服歸侵地十三處又令貴州兵勦平夷

賊米魯等修復滇池水利灌田數千頃以至屯田馬政
軍器多積弊盡搜剔之
二年十一月巡撫宣府僉都御史孫珍卒於官珍有直節
不究其用人多惜之
以王詔爲巡撫雲南副都御史飭守禦嚴斥堠復以孟密
、思招集有功再荷褒諭卒詔録因躬冒危險觸炎瘴乎
反甚衆四年赴任南京病卒詔植州人天順八年進士
儀觀魁岸坦衷爽節自處不苟歷官顯要清約如寒生
卒時無子弟在側官屬爲治後事襲無長物
四年正月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貪恭不法總督都御史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二十八
秦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禮
其爵景求援於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以
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
詔免其餘刑部尚書彭韶爭之不聽
以徐恪爲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旱澇交沴請減秋稅省
織造折鹽課有藩府據奪山民業承命會勘議歸之民
戸部督積逋急以災變請緩其事民德之終工部侍郎
七月巡撫大同副都御史許進劾太監石巖貪暴巖摭拾
中傷凡二次差官勘問無實竟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絹
旗諭知兗州府

五年以鄧廷瓚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廷瓚初爲淳安知
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
部尚書張鵬時巡撫廣西知之薦知梧州府曾母憂去
起知程番府悉心規畫政令公平四境晏然尋知中州
尋擢巡撫適黑夷久叛勅廷瓚討平之詳苗
七年七月以陝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用
馬文升薦也
八年三月以副都御史韓文巡撫河南值懷孟以北旱饑
令所司發銀賑貧復竭誠雩禱致雨歲乃大熟
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二十九
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
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六月巡撫湖廣都御史樊瑩疏奏地方利病下部議行之
時錦田賊與兩廣猺獞爲寇聚衆幾三萬人瑩謂賊如
此理不可盡殺使不開其生路將致死於我乃下令除
首惡必擒餘悉貸不問賊聞之稍各散去遂得倡亂者
十八人置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
於時巡屬水旱連二十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
獘衡州等處且乏鹽瑩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
給賑濟又奏停綾紗紙銀數十萬兩

七月以朱瑄為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瑄出資財糴穀萬
斛以備賑應天蘇松等郡旱潦艱食奏減蘆課淘三江
下流殺湖水濬孟瀆等河通漕舟自蘇州至崑山太倉
多作長堤樹以柳木甃石通舟避風濤盜賊之患乃息
議建太倉州請割崑山常熟嘉定附近鄉都隸之疏罷
州郡增派物料蘇上元江寧應直發省內府各衙門供
給及運送人夫等項凡累鉅萬又除各縣無徵糧若干
議處葉湖權謀清江北驛站奏減蘇松常杭嘉湖六府
稅額寬恤民力民皆誦之瑄鄞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少
孤力學辨義利最析齒及賄賂則咈然見顏色故剔歷

中外幾四十年家無餘蓄歲凶缺食郡大夫以米四十
斛為餽一無所受其卒也市人斂錢襯之清介重當世
八月詔設巡撫於南贛自弘治甲寅汀漳奸民合為寇其
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畧不急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
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帑
藏殺官軍閧然為東南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
發於西剿其南則竄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原暨撫
按三司議謂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不肯
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
近郡縣隸焉則盜易平具奏其事　上從之

十月以副都御史徐廣巡撫湖廣時親藩之國官豎恃
勢載鹽百餘艘抑市於民恪立捕其首寘於法禁其鹽
境外凡小人不得行其私者百計譖毀之　上不行
八年以唐珣為右都御史巡撫兩廣時南蠻弗靖珣督兵
進勦破村寨巖洞百餘斬獲萬計捷聞賜勅獎勞未幾
卒珣華亭人
九年九月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勳以近畿役重民貧京邑
尤甚疏請裁省夫役昌平密雲山陵供億浩繁疏停敘
馬以示優恤其經畧邊備奏分薊州三路屯兵緩急相
援於潮河川築城設險居守及增置黃花鎮營堡戍兵

聲勢聯絡虜不敢輕犯至今賴焉又奏徙熊兒峪馬營
於便地就水泉人免病渴豬圈頭關沮洳多水患歲苦
修築亦奏從之
十年以張玉為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玉謹斥堠嚴烽燧敎
信義軍士以守備為本而不言攻戰有徼求以希爵者
正色厲言拒之中外方倚重堅乞致仕歸
三月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
三邊軍務經畧哈密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
詔放還鄉尋以貢祿壽寧侯復職致仕至是起用之
五月起丁憂副都御史何鑑巡撫山東山東南北要衝接

遞夫水馬夫閘夫溜夫驛遞夫壩夫泉夫守堤守橋等
役歲計四五萬人官府濫增吏緣為弊民不堪命乃度
州縣繁簡酌里分多寡分派夫役立為定規臨清德州
倉場權貴攬納充巡捕官兵倚勢害民悉擒治隸戎
籍者數十人
八月召陝西巡撫都御史許進為戶部右侍郎進在陝西
因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苦於科罰留難進
至閣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
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著令凡巡歷所部期十
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籍稽其勤

惰至是守巡多留心民隱進繼張敷華後關中有張明
鏡許重磨之謠
十一年十一月以王越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十二月加少
保尋卒越濬縣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御史有名超陞
山東按察歷官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以功封威寧伯贈
太傅謚襄敏越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
生久膺師寄身經十餘戰出奇取捷遠成敗中顛倒才
智柔馴辯強皆樂為之用效之者皆以自為不及
巡撫寧夏副都御史韓文卒文保定新城人器宇宏潤以
平易為政未嘗肆苛猛克聲譽時人稱之

十二年八月以副都御史雍泰巡撫宣府泰剛明正直不
附權勢先任浙江布政民多販私鹽泰先收勢家治之
衆遂息故推任之至宣府有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
惡泰具草將聞於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
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譖泰於時相而
言官遂劾其捶辱將官罷退居其曲別墅不涉城市
十三年三月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廷瓚卒兩廣自成化
初韓雍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
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思安靜為治屬吏有
賢者甄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日

祿俸出於民徒費顧群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
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
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
衡州設兵備憲臣還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
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
久計廷瓚以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必成功若鬱
林川雲爐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
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瓚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
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
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

人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五月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勅
使臨門即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饑兒之待
乳母至則進賢才斥貪穢裁冗費便役法凡上下不便
者一切正之
六月總制三邊戶部尚書秦紘在三邊整花池鹽課買馬
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寨一萬四千
所劃山崖三千里是年乞休不允加太子少保尋華總
制召還部辭得致仕
十月巡撫大同副都御史洪漢以邊師失利被劾閒住

十一月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僉都御史經畧邊關琳首
陳謹邊關以防衝突五事九載秩滿擢右都御史時虜
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衆遂舉提督軍務已而報稍
緩命先赴宣大會計兵馬芻糧虜退還京命蒞院事
十四年二月以南京鴻臚卿陳壽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
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
有備遂渡河北遁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
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賢之
六月以副都御史王鑑之撫治鄖陽鑑之蒞任力除貪酷
時有不堪者乃自草疏投於所厚近侍者謂撫治之官
古之所無今之暫設者也欲取回京時有待選士效借
寇故事并疏政事謂一日不可無比官奏聞寢其事
十月起戶部尚書秦紘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
軍務初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溥特疏紘可當邊閫重寄
直北虜犯固原等處特起紘總制明年特命照王越例
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軍務巡撫而下咸聽約束遂爲
定制
以汪奎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奎婺源人性簡靜尚氣
節不妄取與居官以篤實從事恥務奔競雖無時譽其

自守有足稱者
十五年五月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
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幸
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改巡撫庶務一
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去
七月以副都御史孫需巡撫河南時河溢且嚙汴城民流
移載道乃議使役以築堤而予傭錢令出趨者萬計既
成而饑復濟公私便之羣盜橫行令督兵巡捕先後獲
數十人復取其贓散州縣以充給濟之費他若讞獄平
賦斂强植弱孳孳在念民所便不便皆以次行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畢亨巡撫甘肅濟出歷占軍士三千
人又簡餘丁爲選卒莊浪有警踰時城晝閉乃率師直
抵城下開屯於郊令七卒樵牧有餘芻官給價以充備
峙軍威大振虜遁去
十六年二月命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雲貴二省時年
幾七十矣單車屛從躬詣利獘雖險阻瘴癘人跡所不
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鎭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
武吏數十員修城池斷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
有爲奪其牛不還者聞瑩至丞想之瑩還其狀曰汝弟
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詰瑩服罪慰而遣之他

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
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擣其巢穴舉其族殲之聲聞即歛
兵退其爲發夷畏服如此
十二月以副都御史張本巡撫江西時袁瑞間盜發特敕
示之論以生殺利害盜遂逃散地方以寧凡百設施一
從寬厚而周窮濟急伸寃理枉惟恐不及蓋本守吉時
咸名素著故民懾服自不敢犯本錢塘人性剛介遇事
敢爲無所顧忌而清操苦節始終一致
巡撫貴州僉都御史劉洪奏平黨惡普安阿方車等初王
軏既平女酋米魯而阿方車等竄逸山寨拒命洪追劾
先守臣邀功啟釁之罪削奪恩廕遂練兵誓衆檄宜慰
司世榮父子指授方畧協力効命草薙而禽獮之一境
始平又議增築新興平夷所諸要害城郭定夷民姓氏
黜官吏貪鄙凡興利除害事宜悉次第行之功上　上
賜敕褒諭尚書劉大夏曰劉洪曾幹事蓋　上以大夏
薦之也尋改巡撫四川討平松茂番夷
十七年改陝西巡撫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順天　上以
御馬監及京營草場地土之在薊州者與民産錯置屢
屢互爭密諭內閣擇大臣勘處必得其人廷推季麟素
有才聞遂特召還巡撫官劾其移鎭有貪緣意累辯

求去不允尋以發病歸逾十四年卒贈都御史謚傳敏
改河南巡撫孫需撫陝西鎭守中官劉琊與需水火剝民
自殖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琊投牒者必據法
配之荒裔琊嘗跽請於需曰琊不能學公廉盍稍縱縱
臺使琊得飮勺水以相安於此耶需心知琊必害已亦
不爲動日夜圖陰中需大臣之子有怙勢橫於其鄉者
需亦裁以法於是琊計得行會陝西缺撫遂移之蓋大
臣亦不欲其久于汴也
五月加總制三邊秦紘太子少保紘在鎭修三邊與其屬
裏城堡關隘爲四千一百九處剗崖設險三千七百餘

里自是北虜不敢窺伺時固原城市荒稀民貧乃據其
外城奏移批驗所于此由是商賈流通公私兩利又創
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才彬彬相繼出矣在任三
年邊功孔多
正德元年正月以僉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奉官屬沿
邊巡視計處方畧與築邊墻明年以忤劉瑾罷
八月起副都御史林俊再撫江西時各府地方盜賊蜂起
肆行劫掠從人望起俊
二年巡撫鄖陽副都御史汪舜民卒舜民婺源人有才畧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三十八
平生矯矯以風節自勵至老猶不改其操云
四月逮巡撫南畿副都御史艾璞下獄
八月以副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時馬平猺賊猖獗親統
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省諭古田賊酋歸俘贖輸賦
如他州縣又斷藤峽賊積久爲梗金諭服之俾通江路
無過往來上其事賜名永通峽
十一月取回天下巡撫官 詳中官
三年二月起前都御史雍泰提督南京操江先是馬文升
對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潘鐸等復疏泰有敢必之節
克亂之才許進薦於瑾瑾以同鄉故起之鄉人諭泰謝
瑾泰曰進退在天君奈我何
四年十月虜殺總制三邊工部尚書才寬陝西三邊自楊
一清罷遂革總制比北虜猖獗復用寬寬好野戰不拘
戰陣略一切裁決自將值大虜在套率師由興武營擊
之斬首數十級狃勝深入忽伏兵起中流矢死於陣事
聞廕子錦衣百戶世襲
十一月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浙閩廣軍務討平江西諸
盜加太子少保
五年八月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
（按都御史總督軍務自正統四年麓川之役王驥始也
國朝典彙卷五十五 總督巡撫 三十九
總兵官悉聽節制驥以兵部尚書帥師嘗王振好大之
心遂擬糧儲故事糧儲稱總督宣德中始也繼是而已
巳之變虜薄都城石亨督城北于謙督之孫鏜營城西
則江淵參之而已繼是而四方多警類率如例如馬昂
於兩廣石璞於關外王來於湖廣侯璡於雲南然事平
則罷又繼是景泰天順及成化初白圭葉盛韓雍等皆
稱提督意屬協同勅名贊理又繼是則爲任官矣成化
六年開總府於梧州此任官之所由始也三邊總制自
弘治末年秦紘楊一清張泰始又繼是而陳金華陽之
役陸完劉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故近平海之役亦援

以爲例云
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然丁憂不補其缺令總制楊一淸
專在寧夏居住撫馭甚陰奪總制之權也　炳然內江
人巳以督南京儲至武昌青山江中遇流賊劉六爲所
挾令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死贈右都御史謚
毅愍
七月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官用事爭各邊在
勤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功次陞賞俊一切拒
絕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歸內批允
之時蜀賊尚有餘黨科道保留不從俊歸蜀人號哭追

送未幾而兩川適寇復熾㦯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矣
以馬中錫爲右都御史督軍務討劉七楊虎等戰於彰德
鎮斬馘甚衆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寇奔入山西數月後
還有軍數萬我軍不能遏以老師玩寇被劾徵下獄明
年卒中錫故城人初爲給事中時　憲廟萬妃之弟恃
寵驕恣上疏發其奸被杖幾死再疏再杖不爲阻悔歷
官遼東巡撫兵部侍郎以忤逆瑾罷官復以遼糧腐損
過多逮下詔獄褫職爲民竟卒於獄後御史盧雍追訟
其寃詔予一祭
十月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眞定都御史蕭翀以遇流賊

失機逮下獄除名爲民
六年以劉琬爲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琬宜春人器貌端重
爲政矜嚴持大體曉達民事愼飭名檢所至舉其職
七年二月巡撫山東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各令自買馬
圖操挑乞坑塹督責布政二司官尅期完辦巡撫眞定
都御史甯杲召募無賴數千衣甲器具取給州縣事煩
民擾之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璿眞定人憤不
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功鳳等募兵地方受
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尚
書何鑑議寢不行

十月命都御史陶琰總諸軍務事巡視兩浙初廷議以兩
北賊并桃源諸賊未平故復勅琰總諸軍務事至則劉
六巳殄滅王浩八巳聽招撫人心甫安而寧紹瀕海屬
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居民漂溺者以萬數琰
聞之憂甚乃親按其地亟出帑銀多方賑救遂生萬餘
人仍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餘姚凡五萬餘丈琰憂
桃源賊譎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簡拔郡寨之有才者
分守要害處置周悉
十二月四川麻六兒等賊久不能平巡按御史王綸劾總
制洪鍾縱賊殃民以不職能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

川軍務
致仕巡撫應天副都御史艾璞卒璞南昌人居家孝友立
朝持正晩値逆瑾庭勢家中禍瀕亦播遷及瑾誅且復
用之而遽以訃聞君子惜之
八年二月巡撫四川都御史高崇熙以盜不盡滅逮詔獄
四月起副都御史陳壽巡撫陝西時科道交章薦壽以守
正忤逆瑾受害貧不能給朝夕吏部尚書楊一清素知
其賢乃起用之
九月以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密
十年以張津爲副都御史巡撫應天以征表豐賊有功加

戸部侍郎巡撫如故尋卒於官贈尚書津博羅人歷官
清謹練達吏事而自守嚴正所至有聲望云
九月巡撫江西右都御史俞諫因搆怨宸濠具疏乞休濠
營內旨奪其官閑住
十月以河南布政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潛
謀不軌燧日謀所以制之於是均征賦飭戎備實倉儲
徼鹽利諸凡椎剝黎萌者漸次剗削偵姦黨罥之法以
剪其羽翼
以右都御史陳金加太子太保總督兩廣軍務金念兩廣
久用兵民困瘁不忍更以兵事累地方疏復鹽利開鐵
冶佛山堡收稅以充軍興南雄民遺虛糧七千餘石征
逋方急金別設橋稅以代供潮州所轄多逃移逋賦亦
五千石則撤餘鹽補之歲省供費一意措辦
十一年九月以南鴻臚寺卿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宄民初爲
偸竊擄奪至聚徒爲盜漸至攻劫鄉村焚掠州縣肆無
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無非賊巢有司
束手無策兵部尚書王瓊獨知守仁特薦用之
十月總制都御史彭澤削籍爲民時兵備副使陳九疇敗
土魯番於肅州土魯番陰遣使寫亦虎僊以秘術干進

得預養子之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有隙即誣奏
澤九疇激變番夷瓊爲嚴奏遣命遣使納幣土魯番復
許增幣失信致起邊釁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
下多官會議尚書石玠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於外
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曾有憾於澤內批
褫職爲民都御史李昆叅改陳九疇亦爲民
十二年七月巡撫南贛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是時江
西上流山谿中剽盜四出劫掠焚官府毀獄囚廣東湖
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
通曲護賊守仁微知濠有逆意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

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
亦防濠也兵部尚書王瓊覆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
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
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十月改都御史王縝撫治鄖陽先巡撫南畿諸郡上疏
乞省內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鄖陽
巡撫雲南副都御史范鏓與王瓊左謫湖廣參議瀟鏜昌
人生平大節不與時俗浮沉爲御史以直言忤旨逮獄
秉直嫉邪竟終謫籍後以中外表章復官蔭子謚恭惠
十四年正月總理淮淛鹽法副都御史王雲鳳卒雲鳳和

順人尚書佐子爲祠祭郎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
倖進者坐事謫知陝州歷提學僉事副使祭酒晉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其威逾
年憂去起副都御史未任　休雲鳳樂於從善勇於聞
過居常言動儼然終日立無正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
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陷稱貸
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凍餒
十五年二月巡按廣西御史蕭琏劾都御史楊旦時岑猛
賂本兵及當國者圖以功贖罪復原職璋圖目趙宗奪
龍州請託於旦執不可當國廣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
而本兵司馬擅作威福凡巡撫歲有厚餽旦獨無二人
交怒嗾琏劾之吏部爲之駁白誣竟不行尋以母憂去
時廷臣缺巡撫吏部擬推布政姚鏌　上覽奏以問兵部
侍郎王憲且曰姚鏌南人恐不耐西北風土憲曰鏌有
文武材略用之足辦　上然其言時南幸未報　上嘗
奇鏌狀貌一日鏌舟誤觸黑龍舟　上所御也　上命
執鷙駕者問舟爲誰鏌驛宿不知也舟人以姚布政對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即命釋之翌日諸中官以告始驚
謝是年冬未得命仍朝京師久之復還山東迎駕北上
十月　上還京巡撫之命始行

十六年六月召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　上降璽書慰
勞行取馳驛赴闕宴賞於是月十六日奉勅旨云爾能
勦平逆亂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爾可馳
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
諷科道建言以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
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
歸省　上允之
給事中田賦言舊制提督漕運都御史兼巡撫鳳陽因
地方多盜暫議分官專理今盜賊既平宜兼職如故時
鳳陽巡撫臧鳳業已陞任而總督漕運許庭光又頗不

厭時望於是部議庭光回籍聽用別舉以代之云
七月兵部上言邇者權奸蠱惑　先帝妄自貶損號總督
軍務威武大將軍凡詔旨皆稱軍門軍令臣下奉行間
有形於文移章奏者請令內外諸司悉除之其巡撫等
官避總督軍務之號改稱提督者宜復舊名報可
十一月逮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馬昊下獄詳苗變
十二月甘州戍卒殺巡撫都御史許銘詳兵變
嘉靖元年正月起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九疇
爲王瓊所構論劾繫獄久之得釋及瓊謫戍彭澤起入
兵部久欲理九疇之冤未之及至是甘肅事鬨廷舉代

許銘者衆以九疇名上從之
三年七月大同叛卒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詳兵變
十二月　上命陝西三邊設總督軍務大臣一員該部擬
推才優望重者往吏部言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兵部尚
書彭澤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俱堪任　上命一清以
原官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命各巡撫都御史無論邊方內地有遷職或以發當去者
必候代者到始得離任其新代者亦宜亟往不得延緩
以致僨事違者聽言官劾奏
四年十二月楊一清召還廷臣首推原任兵部尚書彭澤
王守仁可代　上不允乃更推原任戶部尚書鄧璋兵
部尚書王憲會給事中鄭一鵬劾憲夤緣權倖任甘肅
壞事不可用請更擇有才望者乃又推兵部侍郎王時
中南大理卿王翊合數人疏名以上　上竟用憲趣令
赴代時科道諸臣楊言等咸請留一清於邊御史馬錄
請舍憲而用彭澤皆不聽
總理河道都御史章拯以南京給事中林士元等劾其治
軍妄殺平民處家容縱悍妻因自陳乞歸且言臣入仕
二十年惟思直道而行不務毎人而悅致招怨謗罪實
在臣若謂臣治軍以酷則臣未嘗妄殺人若謂臣御家

或疎則臣實無愧妻子有旨令用心總理如故不允辭
六年五月總制兩廣都御史姚鏌罷召起新建伯王守仁
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守仁疏辭乞
留鏌任并薦胡世寧李承勛得　旨兩廣多事方藉卿
撫定紓朕南顧之懷鏌已致政卿宜亟往節制諸調度
軍馬勦賊安民其毋再讓以負朕望仍遣官馳傳趣之
十二月吏部尚書桂萼言足食足兵安民大計全賴各巡
撫兵備官整理近年撫按兵備類不得人且遞遷太速
故事多廢弛民不蒙利邇兵部侍郎胡世寧刑部尚書
李承勛建議言各巡撫兵備宜嚴加選擇務在得人又

令久任以圖成功如周忱在蘇松二十二年王翺在遼
東十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十八年陳鎰在陝西亦十
餘年功績著者以次加秩勿易其地所言甚於治理有
裨惟陛下採而行之　上曰世寧承勛所議良是巡撫
及兵備官安民弭盜尤爲緊要不久任何以責成近來
遞遷太速多不得人巡撫官已有旨令久任何不遵行
人才難得知人亦難吏部便會戶兵二部并承勛世寧
等將巡撫兵備官從公選擇量地險要因才授任果積
有年勞如議加陞毋得仍前數爲變易負朕責成至意
七年二月　上既命吏部會戶兵二部與胡世寧李承勛

考覈各撫臣宜去留者以聞於是桂萼等言湖廣巡撫
孫修寧夏巡撫孟津才宜簡僻河南巡撫將瑤清操可
稱風采不足總理南京糧儲杭淮保定巡撫林庭棉文
名頗著政譽未孚遼東巡撫張云貴州巡撫袁宗儒鄖
陽巡撫夏從壽提督操江張九叙或才不逾人或病多
廢事議以修津調任瑤等回籍聽別用　上皆從之仍
諭諸臣秉公推補務求可久任者毋襲往時遞遷之弊
召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瓊
謫戍榆林楊廷和王之瑰萼等欲傾彭澤以及廷和乃
上言哈密不靖禍起於彭澤陳九疇澤之復起廷和黨

之也乞亟用瓊以寧西鄙　上從之故有是命　上
王瓊既被用卽上書論九疇誣罔謂滿速兒實不死
命逮九疇於鎮撫司孫能遷王獄事阿璁萼意榜掠備
王論九疇誣罔坐斬詞連彭澤廷和請併逮治刑部尚
書胡世寧力言九疇忠勇有功河西不可殺之以快奸
回輕中國得不死戍邊彭澤金獻民俱奪官廷和獲免
十一月以巡撫鄖陽副都御史林富爲兵部右侍郎代王
守仁巡撫兩廣時守仁以病篤乞骸骨因舉富自代不
候命卽歸　上怒其專擅且疑有詐諭吏部曰守仁受
國重託故設漫辭求去不候進止非大臣事君之道卿

等不言恐人皆效尤有悞國事其亟具狀以聞無何而
守仁卒於南安
八年七月給事中夏言以溫州巡卒之變請設都御史巡
視浙江福建海道　上從其言命副都御史王堯封往
巡撫南贛都御史周南卒贈太子太保南續雲人初大帽
山賊流劫三省朝議用重臣督勦南往破之因移兵攻
桃源賊黨及汀漳山巢賊悉平遂留撫其地南贛巡撫
之設自南始
十月雲南衛卒圍巡撫都御史歐陽重詳兵變　巡按御史劉
臬劾重　上命致仕後以臬糾劾過當謫補外任給事

中夏言言都御史御史皆銜命萬里之遠托身士庶之
上操縱舒慘而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
今以軍卒一喧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賈
生尾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鎭跋扈之患大抵由斯漸長
之計所當熟慮而不可忽焉者也　上切責之
十二月北虜寇大同偏頭關諸處兵部會推以左都御史
王憲提督宣大軍務憲抗言拒之夏言劾憲臨事畏避
失色闕庭　上怒其竊祿苟安罷之
九年八月革甘肅督儲重臣時甘肅一鎭有巡撫都御史
一人督理糧儲都御史一人巡撫唐澤時引疾乞休未

有俞旨而寧夏巡撫報缺無人攝理吏部欲以督儲都
御史趙載總攝其事夏言上言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
日缺人而災傷疊見加以兩都御史供億實難寧夏相
去二千餘里兵食調發動關機宜兼攝之事從前未有
唐澤病劇宜准回籍即以趙載代澤革去督儲之任以
節邊費至於寧夏缺人速宜遴補　上皆從之
總制陝西都御史王瓊攻破諸番　上嘉其功降勅褒獎
瓊至陝二年西服七番率十國來約束入貢及是諸
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侵暴恐一旦
瓊去夷虜復作議諸撫按鎭守交爲奏留甘肅巡撫唐
澤巡按胡明善疏其事言乞留瓊以慰民心　上從之
十月致仕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伍文定卒文定松滋人
弘治二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以事忤逆瑾已陞成都
府同知道逮詔獄爲民瑾誅補嘉興平姚源賊有功都
御史俞諫以異材薦于朝陞河南知府時吉安多盜乃
調吉安至即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于桶岡
擒賊斬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文定同王
守仁倡義討賊身親矢石炮火燎其鬚不爲動濠擒陞
按察使尋陞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尋起
爲兵部侍郎晉尚書提督雲南川湖軍務時苗部屢不

靖文定欲動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乃四川按臣戴金
力言其非　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文定因
乞休許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而不能與時俯仰
故功名甚著乃以牴牾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云
十一年三月兩廣總督林富再上疏求去是時廣寇未靖
上疑富規避下巡按覈狀吏部言富既候勘必俟至遣
代恐悞機宜請如成文葉相例預遣官代之乃以提督
南贛都御史陶諧爲兵部侍郎總督兩廣
原任南京總督糧儲右僉都御史林有孚先爲御史傅漢
臣劾其私屬故吏臨清知州劉守臣強買民間女爲妾

逮下部獄至是自獄中上書自白并論漢臣挾私彈劾
之故　上謂有孚不俟問理輒敢濟辯令鎮撫司亟加
拷訊毋得回護

十二年以朱裳爲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丁憂復起前任尋
卒裳沙河人性醇篤朴直目所見必行言雖久可復在
官鑰戶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菲惡士頌其廉謹端肅

十三年巡撫雲南副都御史顧應祥聞母病輒回籍及聞
例當候代復馳還任因上章自劾命巡按御史楊東論
其往來輕率宜加罪　上謂巡撫以地方爲重邇來多
違制輒歸應祥革職閒住仍著爲令應祥亦上章劾東

詭誦乖張無憲臣體且與參政楊廉祝壽副使王鎔僉
事孫璽林士鳳等置酒高會而按察使蔣彬趨承黨惡
畢韶尤甚參議華金副使初杲鄒睨僉事王閣杜朝坤
等俱遠事扮謁騷擾道路並宜罪得旨東彬革職閒住
濂壽鎔璽士鳳各降一級金杲睨閣朝坤下御史逮問

以藏書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叛苗阿向與土官王仲
武數構殺書方具疏征討移駐龍里書戎事遽卒書湖
廣崇陽人歷事三朝清如寒士輿論高之

以陳克宅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尋以討平都勻部苗阿
向功晉三品俸已調巡撫應天力代去向復構亂　詔
削克宅官聽勘蠻詳苗　歸家四年卒巳事白詔復官賜祭
葬蔭子克宅餘姚人爲御史伉直敢言在鎮屢捷軍功
居家有風節敕子孫凜凜有家範子有年官吏部尚書

巡撫湖廣都御史林大輅以地方水災自劾乞罷　上以
大輅受命巡撫見災求退避事沽名勒令冠帶閒住

十四年四月遼陽戍卒亂詳兵變兵部尚書張瓚論巡撫都
御史呂經激變謫戍邊御史曾汴論救不報

八月召起姚鏌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尋罷

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潘旦總督兩廣旦婺源人愷悌寬厚
喜怒不形居官持大體而操履方正卒贈工部尚書

十七年五月總制三邊兵部尚書姚鏌卒鏌慈谿人端毅
博大所至以公廉見稱子淶狀元及第

二十年正月給事中彝蕃論劾巡撫大同兵部侍郎史道
措畫自豐備禦無策復妄意遷徙與脫禍機乞賜罷黜
道乃歷叙年勞并乞以奏內事情復勘　上念其年勞
優詔留之

八月給事中馮亮御史王繼宗張光祖言三衛不庭北虜
猖獗京師百里之外即爲賊巢宜遣大臣總督薊州軍
務兼理糧儲　上納其言兵部議遣大臣以張漢陳經
名上請　上不許特命副都御史胡守中爲兵部侍郎

兼原官給符勅以往
時北虜孔棘兵部尚書張璁恐統兵出禦乃於乞會推總
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
部文選郎中日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
部都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渠負國
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出
乎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馬昂統兵麓川之役王驥嘉
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謙自請行
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謙亦自請
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

三人皆兵部尚書又次趙用翟鵬內批用鵬總督京城
南畿山東河南軍務
九月兵部會題先年賊犯山西或至陽曲灣或至黃土寨
或至寧武關或至西鎮嶺猶皆在省城之北故邊東壽
陽平定邊西交城汾州邊南和順遼州等處特有省城
晏然無事今則東幾至井陘西幾至冷泉南幾至潞安
犬羊之跡殆遍山西雖山東河南畿內等處俱當震搖
度勢審時誠可疚心合無吏部推知兵文職大臣一員
前去山西專一提督鴈門寧武偏頭等三關贊理軍務
兼理糧餉制可

十二月逮繫薊州總督侍郎胡守中下詔獄初守中爲御
史貪緣宰執與薛僑等俱改宮僚已而被劾僑等仍守
原官獨守中進僉都御史兼詹事府丞見郭勛被寵結
勛爲援有勛親信奴孫淮者守中與連袂日夜飲徵延
娼家姬侑之既而勛事敗守中恐人尾已乃先尾勛事
抗疏列勛適　上命守中督薊遼至鎮多乾沒內帑金
又出塞伐古松數萬株以去蔽翳俾虜不得潛伏復遍
索富人宿將金錢邊士怨之巡按御史洪垣上疏劾之
宰執匿不以聞既而諸臺諫各會疏繼上給事中章允
賢亦言日者會官慮囚鞫勛諸疏所列狀勛俛無一語

至守中疏憤日日守中恩以仇報衆官聞之不勝駭愕
蓋勛方盛時守中委心結納親爲慈父及其敗露覬望
揣摩又疏論之冀以自免守中昔爲御史發楊氏夜饋
之金舉承天路遺之賄皆得倖以無事今日附勛而
復攻之亦踵其故智而已今武弁一與勛連者皆不輕
原而文班如守中使得以詭計倖免臣恐國法輿情有
遺恨矣且如守中守薊貪貨多端又令其子狼從往來
交通關節浮誇欺罔取坑四夷區區來遠樓之建何足
爲塞外之大觀而日勞夫匠絡繹騷然又遣昌黎李知
縣遠投賄金賂結貴近窺伺向背倏忽去來蓋小人之

無忌憚者也向使神不降罰助得遂其所爲守中輕則
爲奸黨重則爲逆黨矣尚可寬恕乎哉　上怒命收執
守中及其子併昌黎知縣俱送法司鞫問已刑部尚書
吳山等會鞫守中結納權貴以徼顯榮怠選軍政擅開
武科侵盜帑金横索部將又造連屏而濟獻動金鼓以
入都擅伐邊木自撤藩籬啟夷虜奔突之患毁邊疆制
禦之防法當斬首密雲副使段續張晃李文芝薊州參
政李允升參將周楫等畏威阿勢甘心聽從俱宜置罪
從之守中竟死西市
以太僕寺少卿劉渠爲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吏部會推

擬渠量陞憲職而御批加前官渠以非次辭詔改僉都
御史給事中安宅言副都御史職崇任重雲南控制華
夷渠未歷民事居太僕又係添註才望未稱請下吏部
及將額外擴員不得陞用以抑昌濫詔添註官未經實
歷吏部毋得擬陞劉渠令遵成命供職
二十一年正月給事中徐擴奏邊務舉廢皆由撫臣今山
西巡撫陳講素至閒關一籌莫展大同巡撫史道擅放
奸細獲覩明旨龍大有濡滯就任罔遵嚴命薊州巡撫
徐嵩遼東巡撫孫禬才行無聞躐陞闒職宜以都御史
曾銑任大同張景華任薊州韓邦奇任山西參政于敖
任大同而罷黜道講大有以爲失事欺罔者戒量移嵩
禬內地以便其才力部議謂人才難得亦甚難知必試
久乃見激勸始成今龍大有徐嵩到任未久孫禬尚未
到任宜令勉修職業以付簡命俟不勝任方如擴所論
量與改調其曾銑見撫山東張景華見任副都御史難
遽更改韓邦奇曾經言官論薦未奉命旨宜如擴所舉
特賜取用于敖候有相應員缺另行推舉詔如議
巡撫順天都御史徐嵩因胡守中被罪上疏自劾不能舉
正且云守中動稱便宜行事已不得鬪若抗違節制恐
被誣陷　上怒其支詞推諉扶同欺蔽詔黜爲民

二月詔罷總督大同尚書樊繼祖奪山西巡撫陳講前大
同巡撫史道官爲民言官交章劾繼祖縱虜深入殺戮
喪師宜加罪謫故有是命
三月邊臣奏報虜衆復至復以翟鵬爲兵部侍郎總督宣
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鵬將行候辭輔臣夏言未面即
去言啣之鵬至鎭奏乞邊餉言謂樊繼祖買積芻粟尚
未動支如何在在空虛　上命嚴之至是鵬又言據降
虜言賊已會衆三十萬將入犯乞亟調陝西薊遼各兵
赴鎭并令多發鹽銀以備軍需　上曰鵬受新命首索
帑銀舉措已乖况出京日久尚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

委托姑革職閒任因併革總制官專責大同龍大有宜
府楚書山西劉臬保定劉隅四巡撫防虜
七月復召翟鵬爲兵部侍郎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
務時部議言虜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巡官軍因無
總制未免各分彼此乞會同推舉忠誠將畧者　上命
嚮往任給事中劉繪言頃者北虜南侵　陛下勅鵬往
督軍務臣謂虜遁總督輒罷虜至濟始增設事出倉猝
機不素定非所以專責成而圖成功臣今請專任翟鵬
凡兵馬錢糧悉得便宜從事　上是之因詔鵬先發後
聞紀功科道官其做古監軍之制擇廉能任事者往

兵部條上備虜要務一謂各邊省撫臣才力地方或不相
宜者宜量移而不稱者宜別簡勿限資格非大故不去
任非十年不遷官政績卓茂者晉陝六卿以示優異得
旨撫臣任事一方關係甚重卽令吏部會都察院將見
任各撫臣酌量才相應存留更調
給事中馮良知等劾大同巡撫龍大有以揑一奸細及叅
政胡松以獻一短疏郎冒軍賞遷秩督撫防邊禦虜之
能給事中劉繪劾山西巡撫劉臬緣結大學士夏言吏
部尚書許讚納賄黨奸一籌莫展冒破銀修築邊墻且
掩敗稱功專務欺罔宣府巡撫楚書沉酣高臥將士離
心久提重鎮邊備日弛俱宜罷黜因薦知府孫豹叅政
王儀于敖其才猷可當一面乞亟賜推用俱下所司看
議尚書許讚等奉旨議處巡撫最才改調因言大有臬
失事應革職聽勘楚書雖乏振揚亦無過失應回籍聽
調延綏巡撫萬潮風土不宜邊事不諳應改調他如提
督巡撫等官蔡經等十八人俱堪留用詔如擬
御史金燦等亦言龍大有劉臬債軍誤國楚書及保定劉
隅陝西趙廷瑞湖廣陸杰南京糧餉李中鄖陽詹瀚延
綏萬潮河南魏有本俱不職均宜罷斥詔吏部都察院
看詳部院覆言大有臬書潮先已奉旨處分廷瑞才識

可用杰屢經勤勞有年連年備虜俱宜留任惟隅瀚中
才力各不及乞勅隅調用瀚中回籍候調詔如所擬已
給事中李綸又言劉隅貪殘尤著其罪浮于瀚中瀚中
回籍候調而隅得遇缺調用非所以服人心事下吏部
覆言隅在保定任事太劇騰謗比之瀚中推諉廢事者
不同今據綸所劾贓私狠籍則其罪且有不止于罷斥
者宜令直隸撫按官覈實以聞從之於是起原任巡撫
趙錦李珏陞山西叅政王儀爲僉都御史陝西布政任
惟賢爲副都御史各巡撫錦大同珏山西儀宣府惟賢
延綏無何惟賢又爲給事中馮良知所劾吏部覆令回

禁恥拗而椎河南布政張𢥞陞副都御史代之自是更
調紛紛而邊臣益務爲欺蔽以避罪矣
二十二年四月兵部尚書毛伯溫疏言關者並置總督大
臣是望允濟而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閫外之臣彼此
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嫌隙易生一可慮自古命
將出師最忌中制若往復奏請必至坐失機宜二可慮
近年邊務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言者隨議其後
三可慮總督大臣得專生殺諸將不遵約束即加以罪
四可慮臣請文武同心決策共濟時艱軍中一切機宜
不從中制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邊臣亦當盡心展

布郎有人言宜自省待命不當槩求引避所轄自總兵
以下有所抗撓即許論斷如法　上俱嘉納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楊守禮乞致仕吏部言守禮動勞素
著年力尚強且當邊事孔棘之時宜留使盡心供職
上以疆圉敎警守禮不念人臣效事之義乃頁恩求避
命降二級該部不行糸究切責而宥之
二十三年二月以兵部尚書潘鐺總督兩廣九月卒贈太
子少保諡襄毅鑑婺源人儀觀修挺性爽易不爲危言
激論而耿介壁立不可干以私治官如家恭謹潔白之
操始終一致焉

四月　上諭輔臣嚴嵩等曰邊方之事用人爲重聞山西
宜大總督蘇祐年向衰矣卿等查擇所以代之嵩等傳
示兵部遂罷祐回籍以兵部侍郎賈應春代之
十月虜破宜府塞入紫荊關　上以巡撫朱方請撤秋防
兵太早致虜深入總督翟鵬不能禦卻職方郎中韓最
不爲籌應俱逮下詔獄鵬削籍方最各杖于闕下亾何
俱效尚書毛伯溫爲民乃以翁萬達總督宣大軍務
二十四年七月逮繫總督尚書張珩巡撫都御史張子立
于詔獄論戍邊以榆林虜禍故也　珩石州人已復起
爲兵部侍郎素履修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羣籍贈工部

尚書諡襄敏
二十五年四月起用兵部尚書張經總督三邊軍務給事
中劉起宗奏經前在兩廣科尅軍糧不下數萬民夷胥
讒痛入骨髓交結之使往來京邸絡繹不絕惟知于進
罔恤官箴乞罷經新命別選忠良有才望者任之　上
以經簡自廷推朕親擢用者新命甫下何遽有此疏命
廷臣覈實以聞吏部尚書唐龍執奏經可任得旨張經
既論劾不必用令更推堪用者乃以兵部侍郎曾銑以
原職代
八月調巡撫甘肅僉都御史傅鳳翔於江西給事中楊宗

器劾奏鳳翔狡譎競進貪縱避迹始以經武等疏劾者
論于進卽由參政躐取巡撫一籌未展遽自甘罷攻撫
江西使鳳翔不安邊材何以參政而驟列僉都使果有
經畧又何數月而輒移內地計鳳翔之姦不過欲假邊
方爲進取捷徑耳況久犯清議日當營求速定罷黜以
戒奔競事下吏部覆議留用
以朱紈爲浙江巡撫兼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紈言去外盜
易去內盜難而去衣冠之盜爲尤難奏長嶼諸澳大俠
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貲官通番一二渠魁牟利鄉導
宜正典刑課兵嚴紏數尋船盜擒戮破誅之又嚴根株

過海者豪右重足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
亂視聽矣
二十六年給事中張鋐論巡撫山東都御史今推提督兩
廣何鰲當巡撫時值單縣妖賊竊發不能防遏於初以
致蔓延成亂雖漸底削平而勞師匱餉焚劫殺戮已無
筭矣比奏捷詔巡按御史查勘而不及鰲乃敢違旨會
勘未有債事于山東而能成功於兩廣者也仍乞以鰲
下吏部詰問申飭巡按官查覈功罪以聞　上命錦衣
衛械鰲至京詰問又以吏部堂上官聞淵等推舉不公
各奪俸三月司官二月與推者一月降鰲福建參議

三月南京科道張思誠陳私等劾奏巡撫四川都御史張
時徹丁憂副都御史端廷赦各貪肆有跡且濫京堂宜
罷章下吏部以三臣事涉曖昧宜令各回籍聽勘從之
初以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
至是提督僉都楊宜以京儲事物議沸騰給事中張汝
棟論劾宜因請裁去提督下廷臣集議從之遂革都御
史并於南京戶部侍郎總督事著爲令
逮巡撫貴州都御史王學孟下詔獄　詳苗蠻
逮巡撫山西都御史孫繼魯下詔獄死　詳邊臣功罪
二十七年二月逮繫總制三邊侍郎曾銑棄市　詳河套

六月命右都御史張岳總督湖川貴軍務先是萬鏜班師
後苗復倡亂貴州巡撫李義壯請添總督節制三省令
其得以軍法從師乃命岳勦撫仍開府駐師辰州
七月初浙江既設巡撫兼管福建河道以朱紈爲之御史
周亮給事中葉鏜俱言不便亮謂紈原係浙江巡撫所
兼轄者止於福建海防今每事遙制諸司往來奔命大
爲民擾鏜謂紈以一人兼轄二省非獨閩中供應不便
卽如近日倭夷入貢艤舟浙江海口而紈方在福建督
捕惠安等縣流賊彼此交急簡書獨至紈一身奔命已
不能及今閩既設有海道自不必用都御史若不得已

不如兩省各設一員吏部覆言浙江舊無巡撫或遇有
警遣重臣巡視事寧即令止宜裁革巡撫而復巡視舊
制　上曰浙江巡撫去歲無故添設一時諸臣仍建議
覆以致政體紛更今依擬朱紈仍改巡視事寧回京凡
一切政務巡按御史如舊規行
二十八年七月都御史朱紈以詔安擒獲海賊奏捷因言
閩賊蟠結已深成擒之後奸宄切齒變且不測臣訊得
所俘僞千總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便宜
檄都指揮盧鏜海道副使柯喬斬之部臣請下巡按勘
劾既而御史陳九德劾紈不俟奏覆擅專刑戮請治其

罪並坐鏜及喬等詔兵部會三法司雜議言紈原奉勅
許以便宜行事顧賊擒於一月奏發於三月似非臨陣
者比宜俟得旨行刑鏜喬皆不得無過然事難遙度請
遣風力憲臣往驗其事乃遣給事中杜汝禎往勘命罷
紈官待勘喬鏜等下所遣官訊之部以紈罷去其巡視
員缺更請上裁詔巡按御史熱計巡視廢置以聞既而
汝禎與按臣陳宗夔劾紈復急周章聽信姦回顓擅刑
殺喬鏜黨比當論如兵部尚書丁汝夔覆如議喬鏜長
繫待刑紈聞命憤懣適有官校至吳江逮故天津副使
朱鴻漸偵者妄言逮紈紈聞飲酖卒紈得罪後總督亦
罷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矣紈長洲人爲人清廉勇
于任事讒人深入其罪竟坐憂恐以公論惜之沒之日
家無餘貲喬鏜後以王忬論解得釋
十一月巡撫河南都御史胡纘宗初以事按湯武知縣王
聯削籍聯歸家殺人事覺坐絞待報聯子朝鸞走京師
以長至日假衣朝衣隨百官入奉天門稱父冤及奏纘
宗賦詩訕上有穆 天入駿英皇淚竹句乃以私郤故入
人罪其巡按藩臬諸官阿附纘宗扶同羅織　上信之
命逮繫纘宗巡按藩臬諸官二十餘人詣京考訊既而
刑部尚書劉訒與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少卿沈良才會

奏王聯以重囚誣訐纘宗詩寓頌美無訕謗意其餘情
犯尤在可原下內閣擬旨嚴嵩謂訒河南人黨纘宗
上怒曰既云頌美何以有湘竹英皇句其爲比護明甚
纘宗廷杖四十與訒俱削籍爲民僑良才奪俸半年承
問司及吏俱下鎭撫司刑鞫嚴嵩對制平獄公忠可嘉
命兼支大學士祿俸
二十九年薊州督糧都御史李遂應召至涿州請符驗關
防　上怒曰遂未經謝恩輒用新銜又九月中聞命至
今始至其下吏部該科查究以聞於是尚書夏邦謨都
給事中張秉壺等覆言南都去京陸路僅三千里遂候

[illegible]月郎未規避亦宜量罰　上謂國事方急遂聞召
遷延非人臣禮令革職為民以科部臣回護奪俸誤等
俸三月該司官及秉臺各半年
五月以魏有本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尋致仕有本餘姚
人悃愊無華平居寡言笑至談當世務切中肯綮遇大
事毅然肩之卒贈工部尚書
六月總督宣大侍郎郭宗皐與巡撫大同都御史陳耀言
大同之役張達林椿雖沒于陣而虜亦潛遁官軍被傷
者少　上命奪俸既而給事中唐禹追論達勿坎先登
全軍陷沒屬其二子張世祿世後以血戰潰圍得全此

數十年未有之大衂而宗皐等不自席藁軍幕暴陳甚
敗乃蔓語彌縫苟逃罪譴則亦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
以謝二子宜明示賞罰以昭勸戒　上悅禹奏公正詔
逮二子同廕與椿子鳳鵬俱指揮僉事世襲命錦衣械
繫宗皐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皐謫戍遼東邊諸
部將戴綸徐仁歐陽安等俱論死長繫刑部獄
九月初設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工部
侍郎孫禬為兵部任之禬因言朶顏三衛部落日蕃屢次
侵噬花當臈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挾北虜以恐
喝中國自胡守中撫賞過盛益驕戎心今北虜出古北
口道由朶顏而佯為不知縱使深入覔朝廷厚恩宜及
其貢使宣示恩威俾知悔罪從之
十一月置三輔經畧都御史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為三
輔各設經畧以翁萬達至徵期謫駐易州召許宗魯駐
昌平州及通州王忬為三輔經畧使
三十一年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及與漳泉
地方時倭寇猖獗日甚廷議復設巡視重臣忬時巡撫
山東聞命即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
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
誅賞得便宜且欲嚴應援之律寬損傷之條且勦且撫

勿拘從之忬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膂徵狼土諸
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梟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
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
三十二年二月王忬以巡視權輕不足督率吏士請改勑
文及印記從之乃改巡視為巡撫
閏三月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以旂江寧人為總
督在鎮六年開誠布信虜無原入前後禦虜斬首以千
計其所締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至是疾作許致
仕卒于固原鎮邊民號泣罷市詔贈太保謚襄敏
四月先是科道建議增置營田鹽法屯牧三都御史乃以

王達整理屯牧王璣招撫營田王申清理鹽法至是御
史霍冀言屯牧宜責之山西等處巡撫營田宜責之鳳
陽山東巡撫鹽法宜責之巡鹽各御史庶幾省費寬民
云下吏部覆議從之王達等各還里聽用　上曰天下
大政屬之六部言官意見或有異同部臣當執可否以
爲行止如何輒便題覆以致方行遽改甚非國體頃事
依違前無定執姑宥不究王達等俱准裁革仍行巡按
御史勘覈各官有無成效具奏
七月部以兵部左侍郎賈應春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應春
因言總兵以鎮守爲職而巡撫則贊理軍務至統攝調

遣又總督任之防守疎虞軍餉不繼奸弊不覺責在巡
撫若訓練不精兵革不利士馬不强至于畏縮殘害罪
在將官其有摧鋒破敵奮勇血戰之功撫臣不得同其
賞如撫臣身督戰陣躬冒矢石及設策出奇指授方畧
者則議賞以爲任事者之勸　上從之
三十三年二月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劾應天巡撫新陞南
京工部尚書彭黯身居重任不能出死力以扞地方賊
盤據南沙柱門高臥臣屢趣之進兵黯不得已一至太
倉散千金以募勇士日給廩餼所糜又以千計曾一矢
未發俄已退還南京矣未幾而工部尚書命下黯遂封
其印緘寄之應天府一切軍務俱置不理不念職守不
候交代棄于脫一己之患害而忍於視百姓之魚肉乞
重治以懲大臣偷安避事者　上怒命錦衣衛械繫至
京鞫問黜爲民
吏部請以江西右布政方任代彭黯未任以憂去復以左
布政使陳洙代之會黯被劾得罪　上命再推忠謹堪
任者以聞大學士嚴嵩言洙已陞任　上曰卿謂代黯
有人不知其人才猷能勝黯否且今地方危急一日不
容缺賊又恐其人遠不能卒至奈何卿可同吏部尚書
默詳議之默因言蘇松巡撫所轄十二府州地方不便

兼轄況當軍興之際調兵轉餉難責一人請添設提督
軍務大臣一員責之勦賊而令巡撫洙專督糧餉　上
曰總督與撫臣並設未知當否其再會同兵部詳議以
聞於是默等復與兵部計皆言兵糧兩分行事未便不
若依近年浙江例令提督巡撫合爲一人庶責任專而
績效可勉洙暫令回籍候補　上以爲然因改南兵部
侍郎居大山於應天巡撫兼提督自大山始　大山鄞
人已以倭寇失事逮繫詔獄事白釋歸家居二十年卒
清約如寒士終其世未嘗以一言干有司晚年尤習黃
老朗然寧照而已

五月給事中王國禎賀涇御史溫景葵等以倭寇倡獗邇
近留都各上疏乞調兵給餉及推選總督大臣重其事
權如往年征勦華林㵲陽諸寇故事下兵部集廷臣議
俱稱便因薦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堪任總督乃命經不
妨原務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一
應兵食俱聽便宜處分臨陣之際不用命者武官都指
揮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許以軍法行事
詔復以侍郎賈應春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命侍郎許論總
督宣大山西軍務初應春自三邊召佐本兵尋又移鎮
宣大以代者江東未至久留不發御史胡宗憲等言東

患病㽖任無期而三邊去宣大久遠今時已入夏防秋
伊邇宜留應春仍總督三邊別于近地推補宣大應彼
此調度有人而邊方有賴故有是命
七月時虜日屯聚大同等衛聲言大舉總督許論上疏告
急兵部言宣大芻糧數月不給士馬物故者枕藉於道
乃先任督撫漫不省憂致貽今日之患罪不容辭　上
怒遂命錦衣獄械逮總督尚書蘇祐巡撫都御史侯鉞
至京命戶部發太倉銀十五萬兩委大臣實心能任事
者賑之吏部推刑部侍郎陳儒忠實可用遂命兼僉都
御史往大同賑恤軍士已而祐等逮至各上疏自辯法

詢驗問其前後章疏皆虛塞責無裨濟實心俱黜爲民
上問大學士嚴嵩可撫大同者嵩倉卒不知所對　上曰
朕知王忬可乃手勅吏部曰朕思大同撫臣須得人乃
可其以王忬爲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趣今之任初忬在
浙薦盧鏜釋柯喬激厲諸將鄧城劉堂孫敖夏光等爭
奮逐北或以火殺著節復廣爲偵刺凡沿海大猾稱倭
內主者悉繫捕覆其家破解黨與自是倭奴不復知我
虛實與所從嚮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接濟通火
藥矣往往食盡自遁散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所
由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

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夙夜怨苦忬令罷之曰吾斥堠明
無慮弗及奈何先敵而逆受困敝耶一郡大喜至是往
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爲僉都御史代忬忬
去而浙中之禍始慘矣
十月給事中李用敬論劾總督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縱賊
誤國四事　上是其議命改經爲右都御史兼兵部侍
郎專一總督軍務剋期平賊不許怠慢
三十四年三月詔進王忬兵部左侍郎總督薊遼忬撫大
同方半歲而薊遼總督楊博入爲本兵廷舉忬　上手
署用忬代博令速赴鎮不必候代

以提督南京操江都御史史褒善爲南京大理寺卿給事
中楊巍言東南倭夷方熾叅贊延擱俱以失事黜褒善
幸脫罪譴乃得美遷以釋重負因循規避若此寇患何
時已乎乞還褒善原職仍併將銓部罰治　上是巍言
令褒善仍督操江奪選郎俸一月尚書李默等姑貸之
初總督尚書張經至浙中有府同知張任者先爲郎嗤經
經啣之經行部至其府夜令人踰城出質明詰責任司
兵防不嚴城守疏衣冠縛而縶之藩臬府官俱不敢一
營解得監織內臣馳入止之任因首俱跣出不勝辱欲
自縊知府夜伴之乃免　國朝府貳無受笞者遠近駭

異人心稍不予經其所用諸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
已抗驕不爲用而新拔士又慓猾不任兵所徵田州兵
瓦氏山東鎗手又不受律以故連戰敗衄名實頓損時
侍郎趙文華挾嚴嵩諛頤指凌經經自以爲大臣儼然
其上不爲屈文華恚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平賊第以
家在閩避賊佯故趑趄縱舍賊耳會臺諫亦有言者
上大怒遣官校逮捕經未至經已大集兵破倭於嘉興
王江涇斬首二千餘級被溺死者稱是事聞兵科奏乞
宥經自效乎餘倭不聽併巡撫李天寵俱逮至京下獄
考訊論以縱寇罪死文華復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爲
僉都御史代天寵巡撫而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經
總督經天寵俱論斬竟死西市
十二月總督三邊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楊守禮卒守禮蒲
州人爽朗有大度才具敏達所至著聲績其襟宇冲曠
不屑爲世俗態晚年見時事乖異放情山水間以詩酒
自娛鄉人殊敬慕之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王誥卒誥臨城人體貌魁偉丰神俊
整天性孝友倜儻有大討遇事敢爲不喜矜伐久歷邊
鎮威望赫然至今人想望其風采
三十五年二月總督楊宜以近日福建被倭浙江督臣遙

制不便請專設一巡撫即其地經畧之兵部覆設巡撫
事體未便宜暫設巡視都御史俟事畢議革　上從之
乃命光祿寺卿張煥爲僉都御史以往煥辭以權輕乞
假督撫銜得節制全省調度兵食爲便部覆請更銜爲
巡視福建地方　上竟寢前命仍以巡視福建海道屬
浙一巡撫留煥別用
詔罷直隸浙福總督楊宜時趙文華與巡撫胡宗憲私厚
亟欲以宗憲易宜文華正月中入京　上諭大學士嚴
嵩問文華南寇始末文華即昌言寇起時苦無兵今兵
集苦督撫非人不能調度請以宗憲代宜故特詔罷之

三十七年三月逮繫總督宣大兵部侍郎楊順于詔獄詳劾罪
給事中劉祐御史宋儀望劾提督福建都御史阮鶚命逮
官校逮繫下鎮撫司拷訊罷為民
黜巡撫遼東都御史賴志卑為民以去年虜入遼陽不發
兵救援而妄報首功尅減軍餉為給事中張益所劾也
四月命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大同右衛圍久
不解議者以為非博往不可　上遂命博出督宣大虛
部中位以待之
五月右衛圍解議召還楊博給事中張學顏言宜改博事
權令其專意綜理不必還部　上以為然乃命博留鎮

視事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于右衛東路牛心山諸處
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高山站以
達鎮城濬大河二道各長十八里五旬訖工詔命御史
視之　上嘉其功大速降勅加獎賚以銀幣
九月科臣劾奏宣府巡撫張鎬庸劣寡謀薊鎮巡撫馬珮
貪污有跡宜罷黜寧夏巡撫王鎬才之振揚總督三邊
王夢弼守多疵議且言近年巡撫員缺每于參政副使
內不次擢用法固善也但人臣多巧於進取而臣節難
保其有終方其遷轉時勉效馳驅求釣聲譽及已在位
志氣盈滿因以貪漁寵賂肥潤身家未聞有為邊陲建
久遠之業者也自今巡撫之選尤宜循用資格即未必
得人猶可以杜倖門之進也部議張鎬馬珮俱革職閒住
王夢弼致仕王鎬調南京別用仍命今後巡撫選擇資
望相應者推補不得徒以虛名驟遷致誤地方
三十八年五月直隸巡按御史方輅劾奏總督薊遼保定
右都御史王忬調度無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
南下則潘家口最當衝要乃漫不設備致虜乘虛而入
失策一虜前犯灤東意在西入忬擁衆東援北虜已西
而我反東阻失策二總督重臣止應居中調度以便策
應忬一聞虜東即倉皇馳逐致喜峰以西全無寸備失

策三縱中軍張倫擅調將官更易主令一可罪與虜對
壘務於將領遂束手坐視二可罪張倫怙勢凌衆忬寵
任之致令僨事三可罪入衛官軍假稱虜衆乘機鹵掠
忬不能制四可罪宜亟黜為民別選才望代　上謂忬
官久志怠調度失宜致賊深入畿輔生靈被慘命錦衣
衛差官校并張倫逮赴京鞫治初楊繼盛劾嚴嵩為所
陷死忬聞悼甚而其子世貞嘗從繼盛游又為經紀其
喪嵩啣之常欲有以中忬及職方郎中唐順之出覈薊
卒以枌榆故頗露嵩意于忬要之謝嵩忬唯唯不欲以
汙請順之還奏薊鎮額卒減少三萬餘人且云一卒未

練仍以徵發疲各邊嵩擬旨當重致罪姑奪祿責後效
上從之初忭實以鎮卒巽愞不任戰雖練無益而諸路
遊虜不得不徵發以爲固然不敢辯而疏上練兵十三
事日請以三年爲期嵩噂曰何昔畧而今詳也且渠尚
欲三年耶及灤河之役嵩嗾言官劾總兵等官置之辟
欲以搖忭而都御史鄢懋卿復紿忭曰政府以邊事重
不欲困若行且綬若歸矣盍自投劾去忭信之果請放
歸懋卿復爲草授方幹日政府欲逐王忭而忭復請歸
若盍劾忭兩遂之幹亦信懋卿乃疏忭當罷嵩得疏郎
擬旨逮忭　上從之乃遣官校械忭至京下錦衣獄考

訊爰書既具世蕃復削去所叙功次上之下刑部論罪
尚書鄭曉惜忭持不從重擬諭戍奏上　上降旨曰軍
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令從重擬坐乃比守邊將帥儀
不嚴失陷城塞律斬長繫待報竟殺西市
六月詔改宣大總督兵部尚書楊博總督薊遼軍務初博
在宣大有箇孛素雄塞外屢肆侵擾博計擒之斬其黨
十有五人時出奇兵襲虜虜徙帳去乃列上修邊四事
費半功倍　上嘉之至是王忭罪繫乃移博總督薊遼
時方盛夏博聞命即赴鎮區畫戰守事宜虜聞楊總督
至悉引去博以朶顏等屬夷每通虜不爲我用乃約束
諸帥同時舉燧遂揚旄纛自居庸至山海瀰漫千餘里
旌旗連天鼓聲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諜報虜虜大震
咸以爲我兵頓增益連堠爲堅終歲不敢近塞下
巡撫淮揚僉都御史唐順之卒于官順之武進人舉己丑
會試第一授兵部主事尋調吏部改翰林以請朝東宮
落職已以倭寇薦起兵部郎視師浙直胡宗憲薦其有
文武材究超格用之乃以爲通政仍同宗憲經畫軍政
擢前官順之文行爲學者所宗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
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無所不盡
三十八年以石永爲兵部左侍郎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永

一崇寬大宰屬以廉凡事務責實效不爲文具蘇賊沈
雅等勢猖獗督率將士直擣其巢於溆浦龍潭諸洞捷
聞賜銀幣方隅晏然明年召入戶部須行卒
三十九年四月命總督宣大都御史張松回籍聽用先是
上諭戶兵二部曰朕聞自博入朝奴守墻外候犯恐總
督非松才也卿等議處以聞部覆松雅稱謹飭但非經
畧才誠如聖諭因薦大同巡撫李文進及保定巡撫葛
縉可代松　上初欲用文進既而謂巡撫未久乃用縉
給事中曾康劾應天巡撫翁大立不職吏部覆奏大立宰
以道張有失衆心命還里聽用

五月南京御史李瑚劾胡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 上
不問已而閩廣浙直倭寇月熾福建巡按樊獻科請趣
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兵部趣宗憲督
師勦寇宗憲聞命泄泄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兵部
尚書又特疏請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體統如三
邊而勳臣總兵者亦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矣
十一月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章煥自淮安改任會城工
未完且漕運總兵叅將俱赴京會議因留數月督漕運
過淮乃發仍假道過家於是南京給事中馬出圖等劾
之 上以煥專事誑諂意本欺蔽特命逮送法司擬罪

刑部尚書潘恩奏煥繁言瀆聽當坐突儀仗姦奏訴律
得旨發邊衞充軍煥有文學其上經畧中原疏且言妖
盜並興瘡成大患頗抱憂時之志第其中處畫空疎又
當一統全盛之時而為經畧中原之語亦非所宜言故
上心厭之遂得罪竟戍戍所
四十年正月逮雲南巡撫都御史游居敬充邊衞軍 詳土官
給事中曾廷芝論劾遲撫宣府都御史遲鳳翔貪污殘酷
有旨逮京下獄訊治以事多誣調外任起原任操江僉
都御史趙孔昭代之
原任總督漕運右都御史陳儒卒儒世出交南祖復宗以

戰功授錦衣千戶謫世補京學儒登進士始以文著稱
官盡心職務歷官山東布政以鄉試提調忤 上怒詔
獄謫宜君典史歷陞戶部侍郎至今官條陳漕政事宜
無不切當擒斬倭寇三獻捷于京師致政歸杜門謝客
絕口不道時事
四十一年四月命兵部左侍郎葛縉督視遼東軍情時虜
酋土蠻等大舉寇遼東巡撫都御史吉澄請如大同往
年故事特命重臣調發兵糧救援且促新任總兵吳瑛
到任 上諭兵部曰吉澄所奏地方危甚吳瑛果勝任
否因令更推才望大臣一人督視軍情乃舉縉代之

九月給事中張鳴瑞疏論已故三邊總督魏謙吉以貪暴
失士心原任福建巡撫王詢以佞諂得進用數年以來
倡虜驛騷入關殘破咎各有歸事雖既往仍當追論詔
追奪謙吉贈廕祭葬詢削籍為民不許朦朧奏起仍令
兵部申飭各邊臣悉心經理兵務毋復效尤
十一月南京給事中陸鳳儀等上言胡宗憲十大罪潛結
海寇汪直欺天冒功大罪一奉旨會勦江閩糾盜偷安
不行違旨玩寇大罪二虛張兵數侵餉軍需大罪三延
納群盧嚴中茅坤蔣孝呂希周卬汝成等競為奢僭糜
費無紀大罪四扣減織造價值侵盜誤國大罪五遍府

驛派解康給銀兩縱吏含騙索塡馬匹流毒驛傳大
罪六私出把總僉總告身責官通賄大罪七以杭州衛
官厰私䰟鄉官茅坤御私滅公大罪八私役官兵以之
送子守家爲門子報怨大罪九娶杭州部民洪梗女爲
妻留卒役來任徐子明之妻干督府宣淫敗度大罪十
乞將宗憲罷斥別選才良以紓南顧之懷章下吏部覆
奏宜置于理　上然之命逮宗憲赴京考訊獄具削籍
爲民
十二月　上諭大學士徐階浙閩總督似不必設階言地
方已就平寧百姓遭宗憲擾害之後有資綏緝止宜設

巡撫重臣予勅內開載浙直有警互相應援之語似爲
便益從之乃以趙炳然爲右都御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九月令總督閩廣都御史張臬致仕陞總理河
道副都御史吳桂芳爲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兼
理巡撫時和平賊李文彪作亂臬以其地險難用兵倡
議撫之給事中陳慭親劾其縱寇殃民部議亦以臬非
軍旅才乃薦桂芳代之且言閩廣道里隔遠不便兼轄
請罷總督止以提督兼巡撫　上從之因有是命
逮薊總督薊遼侍郎楊選及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徐紳
下部獄　上以虜由薊鎮出入怒選等失職命逮選及

紳下鎮撫司考訊而以兵部侍郎劉燾代選以僉都御
史溫景葵代紳已而獄具選論死斬于都市紳削籍爲
民初言官李瑜劾選及江東等請同加罪　上以爲過
詭於徐階階言江東不宜與選同論故東得免
四十三年四月詔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張鑑回籍聽用以
太僕卿鮑象賢爲戶部侍郎代之鑑易于任事在山東
行均田保甲之法又募民開墾荒田民多不便者於是
給事中趙灼等交章言其舉動煩苛更張無漸羣情惶
駭恐生亂階乞亟罷鑑而別選老成持重者往代之故
有是命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毛鵬卒鵬棗强人體貌魁梧丰神爽
朗賦性剛介持身端嚴博典籍工詩文孝友孚于里閈
至其經濟醞藉尤爲時所推重卒年四十四
四十四年九月總督宣大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副都御
史江東卒東朝城人嘉靖乙酉進士累官戶部尚書改
南京兵部召還以本兵協理戎政已復總督宣大在鎮
四年　上嘗遣中使慰勞璽書褒奬命兼督宣大薊遼
等六鎮卒于懷來賜祭葬如例贈少保謚恭襄
十月先是浙江總督胡宗憲以倭姦軍餉爲言官所劾宗
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釋罪書未達仍匿

龍文所及龍文伏誅巡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
宗憲所與世蕃書上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舜精
龍文爲內援相與諂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
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横鄉里其罪不臧于
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倖免何以服天
下心又聞龍文長子六一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
憲家今不識受指何嚮矣使六一得亾南巫倭恐江南
之事其大可慮者又將在此疏下都察院參覆得旨錦
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其子錦衣千戶松奇職爲民
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辯叙平賊功并節年獻

瑞蒙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訐汝正私受所屬賍　上心
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互訐事情
行巡撫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尋死于獄詔免勘

四十五年三月革撫治鄖陽僉都御史陳志聞任志先爲
御史按江西代歸至崇安遇盜亾其四篋署縣推官吳
維京爲捕獲而還之志猶有恚色維京入官吏部屬言
志前所失篋爲盜發悉金寶所有賂籍二扇計不啻數
萬金志故無潔稱遂爲給事中何起鳴所追劾故能

九月以李佑爲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先是兩廣自成化間
設總督兼巡撫至是言官建議宜復設廣東巡撫故有
是命

隆慶元年以趙孔昭爲兵部右侍郎提督山西鴈門關時
順義雖稱欵塞事實叵測孔昭日修邊事增堡峻險虜
避不敢入報賜金帛

原任山西巡撫僉都御史趙時春卒時春平凉人以庶吉
士授兵部主事以建言革職起編修復以建言革職復
起兵部主事歷都御史爲人沉毅慷慨敢於任事及習
騎射有將畧時重其才

以兵部左侍郎劉燾總督兩廣軍務時海寇曾一本倡亂
廣閩廷推燾總督給事中鄭大經疏言頃　皇上以兩

廣用兵特簡劉燾爲總督顧今所慮不在無燾而在任
燾之未至耳臣謹條上六事曰重事權久信任寛文法
聽委用廣招徠厚賞格此皆所以委任將帥而責成功
也吏部覆謂兩廣經畧事宜悉如大經言而廣福接壤
爲唇齒之地宜令燾兼督福建軍務庶事權歸一易於
成功得旨允行

給事中張鹵疏言總督陳其學平生清謹殊乏揮霍之才
巡撫王遴不近人情太鮮含弘之度宜處又言宜大總
督原駐陽和居兩鎮適中之地便于經畧已而移駐懷
來專備南山夫虜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則南山不宜

株守明矣請如故事令總督駐陽和兵部覆議得旨令
陳其學回籍聽用王遴策勵供職今後總督每遇春秋
兩防照舊駐劄陽和有警相機調度餘俱如議
三年十一月以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爲僉都御史廵撫廣
西先是廣西以總督兼廵撫後以廣東未寧而廣西古
田之變尋起勢不能專制於是議者皆言宜設專官督
理軍餉兵部以爲請詔吏部舉堪任者以正茂爲之
以劉應節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應節大修
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開原葺墻八百里建堡二十
有三墩臺六百二十有奇是歲再犯遼東清河堡上

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餘捷聞陞俸一級
命調江西廵撫兵部右侍郎任士憑撫治鄖陽僉都御史
劉秉仁于南京別衙門用以御史凌儒等劾其不職也
已而給事中吳時來等又言秉仁前議裁革分守太和
山内臣首鼠畏禍乃疏薦太監李芳暗結其心無大臣
節不得槩從輕貶秉仁坐罷
四年正月給事中舒化言廵撫應天都御史海瑞著節先
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科條約束切切於片
紙尺幅間以難過客恐非人情如瑞第宜與兩京清秩
以風激天下之士蓋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得旨
海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晉撫地方如故
二月總督南京糧儲僉都御史張鑑以病乞歸許之未行
而卒鑑爲人貌類朴野而飭行高潔士論稱之
給事中戴鳳翔論海瑞每日開門受訟動盈千紙民間有
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謠至於散兵激變則糧餉不敷
而取諸民壯之工食議處驛遞則供視過客將一應正
支盡行革免禁佃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
顛倒之甚吏部覆言瑞志大才疏宜改授兩京他秩命
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以朱大器爲副都御史代之
五月裁革廣東廵撫改兩廣總督李遷爲提督兼廣東廵

撫先是給事中光懋言兩廣總督建置已開府蒼梧坐
鎮東西兩省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適滋紛擾
而於人情馳騖事勢牽挽尤爲多端宜革撫臣復提督
便御史蘇士潤亦言二臣勢如輔車總督居中控制不
惟聲援聯絡且事體歸一章並下吏部覆可故有是命

督撫建置

國初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撫各處地方事畢復　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定為都御史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贊理管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邊關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項皆因事特設其邊境以尚書侍郎任總督軍務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按參贊軍務始於洪熙元年以武臣疏于文墨遴方面部屬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於是有參贊

參謀軍務總督邊儲景泰中大同參政沈固宣府參政劉璉山東參議周廟廣西副使劉紹如劉濟輩又以郎中給事中稱參贊軍務也

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道一員

太祖大定天下漕東南粟於海以餉遼東五年屬靖海侯吳禎後卒乃遣都督朱壽張赫領之二十年冬十月享　太廟封壽舳艫侯赫航海侯又嘗建漕運使尋罷成祖始命平江伯陳瑄治漕河內地抵北京景泰二年特命都御史王竑總督與總兵參將同理其事尋令淮揚廬鳳四府徐和滁三州屬竑巡撫監督常盈倉以淮為治所至成化八年分巡撫總漕各設一員明年復舊正德十三年又各設一員十六年復舊嘉靖三十六年以倭警添設提軍務巡撫鳳陽都御史四十年會議歸併改總督漕運兼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萬曆七年加兼管河道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一員先年薊遼有警間遣重臣巡視或稱提督嘉靖廿年因虜警命胡守中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駐劄薊鎮二十九年孫禬以兵部左侍郎提督未久俱勤歸最後始創設總督開府密雲總轄順天保定遼東三巡撫總兵以下悉歸節制仍兼

理糧餉萬曆九年加兼巡撫順天等處地方十一年除巡撫如舊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一員宣大始皆理鎮朔征西二將軍兼理巡撫正統元年始遣都御史巡撫宣大景泰二年宣大各設巡撫而遣尚書石璞總理之則總督昉也成化弘治間有警則遣無警則止正德八年設總制嘉靖間命總督官兼督偏保及理糧餉時設時革至二十九年始定設去偏保改山西

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　高皇帝初中山武寧王達等下陝西遂悉平甘肅寧夏諸鎮秦慶肅三公填之而侯伯

都督耿秉文等理兵政開命宋穎諸國公一按閱操練
而已永樂始命寧陽侯陳懋西寧侯宋晟填寧夏寧遠
侯何福等塡甘肅而文臣不過分理文移治糧餉而已
正統初西虜弗靖始命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諸軍據總
兵官任禮將貴上討平之而陝西令右都御史王文陳
鎰分歲鎮守然實未嘗合三鎮而歸一總督也成化初
滿四據石城叛詔左副都御史項忠全陝三邊兵討之
已詔右都御史王越右副都御史馬文升總兵如之然
有事而置事已則革不爲恆也弘治十年始起王越以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總火篩十一年平十五年秦

紘以戶部尚書起寄如越自是定矣嘉靖十九年避制
字改總督

總督兩廣軍務　洪武元年王師未下廣東西命永嘉侯
朱亮祖出鎮廣東永樂中廣西則都督韓觀山雲侯栁
溥相繼爲大帥得專征及誅賞獨有文臣督儹之寄至
正統十四年以苗寇竊起廣東廣西各設巡撫然二廣
地勢犬牙賊東西豕突來往巨測而武臣自守便利不
相策應　天子用兵部尚書于謙言命左都御史王翺
總督兩廣軍務然事已即歸不恃設馬昂再以提督至
棊盛以巡撫至成化元年復命都督趙輔率大兵討之
陞浙江參政韓雍爲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然于制書特
重雍旣平寇遂命總督軍務兼理巡撫久之雍以兩廣
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請於朝願得文武大
臣分理其事　上命副都陳濂撫廣東僉都張鵬撫廣
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五年復起雍以右都御史總
督兼巡撫于梧州開設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
將而下悉聽節制而兩廣巡撫復不設仍統於總督正
德十一年改總督爲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因廣東寇發
遠剎不便兵部題准總督軍務止撫廣西於廣東另設
巡撫至隆慶四年又改總督兩廣兼理糧餉巡撫廣東

於廣西另設巡撫萬曆九年仍改總督帶管鹽法
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一員永樂初
遣尚書往江南治水患兼理農務十九年勅尚書巡撫
幾甸然未有專設宣德元年命侍郎總督稅糧兼巡撫
應天等府始有專職至景泰四年定遣都御史嘉靖三
十三年命應天巡撫都御史提督軍務
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一員永樂初遣尚書治兩
浙農事以後或巡視或督齔有事則遣無定設至嘉靖
二十六年以海警始命都御史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
興建寧漳泉海道地方提督軍務二十七年改巡撫爲

巡視二十八年停遣三十一年復遣僉都提督軍務巡
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三十二年倭寇入犯杭州
特命尚書提督福建浙江南直隸軍務又專設都御史
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福興泉漳地方其提督三省者
改總督至兼節制江西後罷至四十一年止設提督軍
務巡撫浙江都御史
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一員永樂間遣侍郎巡視以
後或鎮守或督軍以事間遣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都
御史巡撫浙江兼管福興建寧漳泉等處三十五年以
閩浙道遠專設提督軍務兼巡視福興泉漳福寧海道

都御史後改巡撫福建地方統轄全省
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一員永樂十九年勅工部侍郎
巡視以後間遣鎮守巡撫成化以後始定爲巡撫然或
時革嘉靖六年始定設四十年定今銜
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一員弘治十年始設
巡撫正德十一年改提督軍務嘉靖四十五年定今名
轄南安贛州南雄韶州汀州并郴州地方
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一員正統三年命都御
史鎮守以後或以侍郎大理卿出撫至景泰元年定設
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萬曆八年改贊理

爲提督十二年復爲贊理
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一員成化十二年以鄖
襄流民遣都御史安撫因奏設都御史提督撫治之至
萬曆二年以撫治事權不專添提督軍務兼撫治職銜
九年裁革命湖廣巡撫兼理十一年復設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兼管河道兼提督軍務一員宣德五
年遣侍郎巡撫山西河南正統十四年命都御史巡撫
河南湖廣至景泰元年始專設河南巡撫萬曆七年加
兼管河道八年加提督軍務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管河道提督軍務一員

正統五年遣大理少卿巡撫山東地方十三年始定設
都御史嘉靖四十二年加督理營田萬曆七年加兼管
河道八年加提督軍務
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一員永樂十
九年命侍郎等官巡行畿甸正統十四年命都御史提
督軍務總督糧儲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紫荆倒馬二
關然未有專設成化二年始設都御史贊理軍務巡撫
順永二府後兼撫河間眞保定凡五府七年兼理八府
八年以畿輔地廣從居庸關中分爲二巡撫其東爲今
銜巡撫順永二府遂定設嘉靖二十九年增設通州昌

平易州三都御史旋議革惟薊州仍舊萬曆九年革十
一年復設
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關兼管河道一員正統十年
命侍郎巡撫未有專設成化八年始從居庸關中分爲
二巡撫遂專設都御史巡撫保定眞定河間順德大名
廣平六府提督倒馬紫荆龍泉等關萬曆七年管河道
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一員正統元年遣都御史巡撫
遂爲定制復加贊理
巡撫宣府地方贊理軍務一員正統元年命都御史出巡
塞北巡撫之設自此始然或兼理大同不專一鎮至成

化十四年始定設復加贊理
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一員永樂六年命都御史出鎮
大同旋罷正統元年始與宣府共設巡撫至景泰三年
大同始專設後復兼理至成化十年復專設加贊理
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一員宣德五年命兵部
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至正德十三年始命都御史專撫
山西鎮守鴈門天順成化間暫革尋復置
巡撫延綏等處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遣都御史出鎮
而無專設景泰元年以都御史贊理軍務遂爲定制隆
慶六年加贊理

巡撫寧夏地方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六年命侍郎理陝西
甘肅寧夏屯政十年命都御史鎮守陝西延綏寧夏等
處未有專職正統元年以都御史鎮撫寧夏地方參贊
軍務整飭邊備遂爲定制天順元年革二年復設去參
贊隆慶六年加贊理
巡撫陝西地方贊理軍務一員宣德間命尚書侍郎出鎮
正統間命右都御史出入更代鎮守景泰三年改都御
史巡撫遂爲定制成化二年加提督後改贊理
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命侍郎鎮
守正統元年命侍郎參贊軍務出鎮景泰元年定爲巡

撫都御史至隆慶六年改贊理
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一員宣德五年命都御史
撫鎮事寧停遣正統十四年遣都御史巡撫遂定設萬
曆十一年加提督
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糧
餉一員正統九年命侍郎參贊軍務一年始命侍郎鎮
撫天順元年革成化十二年復設嘉靖三十年加兼理
軍務四十三年改贊理隆慶二年兼建昌等處地方
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一員正
統四年命都御史出鎮十四年以土苗亂命侍郎總督

軍務鎮守其地景泰元年命大理寺丞巡撫始有專職
成化八年革十一年復設正德二年革五年復設嘉靖
七年設雲貴川湖等處總制撫剿苗夷事平革二十七
年復設四十二年復革令貴州巡撫兼督湖北川東

巡撫廣西地方一員廣西舊有巡撫沿革不常隆慶元年
改總督兩廣兼巡撫廣西地方三年復設巡撫

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一員永樂九年遣尚書治河自後
間遣侍郎或都御史成化間始稱總督河道正德四年
始定設都御史提督嘉靖二十年以都御史加工部職
銜提督河南山東直隸三省河患隆慶四年加提督軍

務萬曆五年改總理河漕八年革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翰林院檢討臣胡尚英　訂正

吏部二十二

通政司

洪武三年三月置察言司設司令二人吏二人掌受四方
奏章以王文卿原本為司令

十年七月設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公文敷奏封駁之事
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
未行遂命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之
日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

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
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
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
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
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
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
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十二年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紞修撰造原霖為通政司
左右參議

十五年以蔡瑄爲通政使瑄滎河人爲人警敏善奏對勤
於職事故爲　上所眷厚二十年以疾賜還里卒於途
上親製文遣祭賜鈔復其家
二十三年四月以右都御史詹徽兼掌通政司
二十八年六月命編修馬京署通政司事
二十九年以給事中周彧爲通政使彧朝邑人以上書錄
用剛直敢言有論劾必著緋衣諸大臣每早使人候彧
長安門外見彧緋衣各令取素衣角帶爲待罪具當視
朝果有論糾糾者必得罪久之貴近多忌彧有譖彧貪
者　上怒下彧獄死籍其家惟襲布斗粟召彧妻問曰

縱彧廉無餘金耶妻曰彧俸寄通政司庫　上得其實
立誅譖者命瘞所過致祭復其官
永樂元年省湖廣參議李至剛爲右通政
四年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務悉不以聞徑送六
科　上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
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
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細微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
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爾欲
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
事必聞朕千聽受不厭倦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太常寺御史劾通政使尹必用嘗省牲
郊壇而令參議顧謙代行皆屬不恭命皆逮下獄已必
用降本司經歷以李嘉代
景泰三年通政使李錫加太子少保致仕 咸寧人乙榜
成化十年以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孜省時受
密命齋祭百官賢否得書小帖以所賜閣書封進
十一年二月以張文質爲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
十三年八月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張文
質錦衣衛遂併執文質繫獄本司以掌印請　上始知
之即命釋文質而責問錦衣衛官指揮使朱驥自陳伏

罪　上曰驥不諳事體擅繫大臣當寘之法今既伏罪
姑奪俸三月
弘治五年掌通政司事禮部尚書張文質卒文質昌黎人
正統七年進士授給事中以音吐鴻亮改通政參議歷
陞尚書蔭勅致仕文質爲人重厚有容居官以孝稱歷
官四十年無過舉
六年三月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吏部尚
書王恕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升恐非所
以愛之惟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
事乃止

十三年三月以元守直爲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

正德五年九月以祭酒王雲鳳爲南京右通政

十一年十月以李浩爲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明年六月加太子少保致仕嘉靖十九年五月卒諡莊簡浩曲沃人器宇魁梧議論英發剛明不撓爲時所重

十六年十一月以俞琳爲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琳臨安人成化丁未進士以御史進鴻臚少卿儀度安整英吐宏暢擢通政司加宮保天性醇朴無巧僞習慷慨尚義以忠孝自許嘗以塞北有警命兼僉都御史往視師既戡定邊患戢兵歸朝口不言功士論多之

嘉靖元年前右通政張龍論斬龍交通錢寧譁取財物寧誅御史發龍罪狀下法司比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詔如擬

五年　上親擢柴義爲通政使傳命通政司官奏事一如柴義義順天人弘治乙丑進士孝友謙和人樂親之家居儉朴如未仕時

七年右參議裴騫自赴稱疾通奏對聲音不揚乞量爲別用得旨准改尚寶司丞

八年左通政宋滄等條奏職業六事一言大明律雖附載臣民題奏本式而官尺民尺長短廣狹尚未分明宜如法刊示天下使不得以意增損一奏本多小字不便閱覽宜令明整與題本大畧相似一凡各衙門章奏事干私情徑赴左順門投進者聽科臣及本司參奏治罪一凡題奏大事別具御覽畧節至於民間本詞務從簡實不得浮冗繁及他事一差錯章奏如例參奏行罰其民本仍發本司自行駁出改正一嚴訪積年作狀代書頂名打點等項奸徒處之重罪以清宿弊　上曰祖宗設立通政司出納命令通達下情所係甚重今是職久廢爾等建議修明朕已具悉俱如議行

二十四年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鄭紳乞老許之紳洮水

人錦衣籍正德甲戌進士自入官三紀凡九遷不出都門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生居官門無私謁而亦未嘗干人以私

二十五年二月以陳經爲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

三十二年通政使趙文華少有文學爲大學士嚴嵩所愛及爲主事不檢出爲鹽運判官後賄緣嵩復入爲郎亡何改通政參議尋擢通政使日與嵩子世蕃比周嵩目爲義子至是鄢陟巡撫缺人嵩厥指會舉文華吏部尚書萬鏜遂以文華名上給事中朱伯辰上疏數其不可且曰憑聲援而寵賂日章恣貪婪而廉恥盡喪鄉黨差

稱縉紳共鄙閒散循玷班行臺憲何堪任使文華奏辯
言通政使在朝廷之上左右辭事例不外補今吏部以
處臣而又嗾所親伯辰論列是必去臣而後快也且鐘
前爲都御史後以侍郎致尚書乃通計前條考滿事洩
欺罔循以不得一品怨望　上乃黜鐘削伯辰籍以留
文華
三十八年四月以唐順之爲右通政初順之久廢家居十
餘年從趙文華參畫破倭有功起南車駕司主事遷職
方司郎中至是以右通政仍同胡宗憲經畫軍政

國朝典彙卷五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二十三

大理寺

洪武十四年以李仕魯爲大理寺卿仕魯濮州人律比精
嚴守不撓特有賜金碧峯以
仕魯疏諫至三十章　上崇浮屠求爲僧建職司
里　上震怒命武士捽縛之立死階下
十九年與沈言刑寃濫詔增置審獄官詔設審刑司凡刑
部十三道五軍斷事獄成移審刑司評駁
歷大理寺丞周志清爲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
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
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寃故流芳後世今
命爾爲大理寺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
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建文二年十二月大理卿馬京坐事謫霸政按察司副使
三年二月大理左右少卿汪善鄧良輔坐事謫河南副使
以鎭江知府薛巖補闕胡閏爲大理左右少卿
成祖七月靖難後大理寺奏本寺原設左寺評事五員右

寺所事八員煩簡不均今依刑部都察院十二司道均
分六員各帶管直隸地方審錄下府部議從之
永樂三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陳洽為大理寺卿
八年八月大理寺丞[illegible]志有罪謫北京苑馬寺充軍
二十二年十一月復大理寺卿虞謙官先是謙奏事侍臣
有言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為賣恩
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漏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
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為卿輔臣楊士奇獨進奏
事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導之言今自居卿位悲懼不
安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

過 上曰吾悔亦念及此因問時習人若何對曰雖起
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諭尚書蹇義曰左
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交阯憲使
召前峽山縣知縣弋謙為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為御史巡
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宣德五年以徐初為大理卿時中官阮姓者守遼東失利
侍郎柴車按其當死者三十餘人初奏當誅首惡勿濫
及非辜侍郎羅汝承巡撫陝西坐事繫官過赦吏部輒
復其官言官劾以為黨罪應死初曰是特失覆奏耳吏
部因得釋初為寺丞與楊復論事不合被劾俱下獄太
史奏大理不見 上特宥之復其官星乃見初會稽人
由鄉舉孝友寬平出言未嘗忤人至於論事決疑侃侃
形於色調南太常卒
正統六年八月召薛瑄為大理左少卿
七年四月薛瑄下詔獄瑄為山東提學僉事太監王振問
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瑄召為大理少卿三楊
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
而拜恩私門乎振銜恨瑄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
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
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辯其冤三駁臺官諂事振又曲

庇御史劾瑄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
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讀易不輟大臣伸救又家人
乞代死得免歸田里
景泰五年召薛瑄為大理寺卿瑄落職家居己巳之變以
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
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
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饑民貸粟
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
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
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

天順元年正月召定羌驛丞廖莊爲大理少卿莊在景泰
時請問安　上皇并伶　上皇之子親近儒臣忤旨謫
四年八月以御史高明爲大理寺丞初庚辰劾天下巡撫
官御史趙明爲疏首實出明筆辭頗激　上詰主筆者
明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深素重明從容言曰累
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爲罪　上曰是
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明爲山東按察使　上謂李
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爲都御史未幾遷
大理寺丞
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召李賢曰大理寺是審

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爲緊要今雖有寺丞二
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辯須得職稍重者一人
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翺議　上曰然於是議
以眘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於文華殿　上
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翺以賓對遂用之
七年四月大理寺卿王宇卒宇祥符人正統己未進士在
任以洗冤澤物爲先平反甚多卒之日囊篋蕭然無以
殮李賢倡衆爲之賻
十二月以副都御史王槩爲大理卿先是刑部都察院獄
囚要結多罔成屬從爲文具不問駁繳槩至則測情比
律指摘其過誤疵謬不少假借以故諸法吏相率爲明
慎而民不聞枉死其所爲斷案繳駁諸法吏亦轉相抄
寫成編傳以爲式
成化元年大理卿龔永吉致仕永吉義烏人舉鄉薦初以
武選郎坐譴戍已從尚書王驥討北虜麓川緬甸諸處
還陞大理少卿歷兵部侍郎改前職決獄多平反至是
乞休歸七年卒於家
七年以歲大祲命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斥貪
墨吏二百二十人革冗從理庾賦放無名之稅十餘萬
勸民粟七十萬石賑飢民三十三萬修南昌城堤長河

洞人叛單車撫定疏時奏二十事當路人不悅謂其好
名遂致仕歸　時正慈谿人正統十年進士
十四年以宋欽爲南京大理寺卿欽乾州人居官以廉慎
稱精於法比乞休疏凡十餘上始終之際有可觀者弘
治三年卒贈刑部尚書
二十一年大理卿田景暘致仕景暘高陽人景泰甲戌進
士爲人峭直精敏有幹局爲御史甚著風裁所至貪墨
斂迹推掌三法司事彈劾無所避在大理持法不撓詳
讞平允家居二十年吟咏自適絕世故進階禮部尚書
正統元年卒謚文懿

以杜銘為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

弘治十六年五月大理寺副李承芳卒承芳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進寺副以講學明道為務嘗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奥聞者莫察其意指為狂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於黃公山蔬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早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著聞

十七年九月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為功大理寺少卿吳一貫按其罪死會天祥死於獄　上大怒親鞫於廷欲置一貫重辟刑部尚書閔珪左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　上怒不解又力爭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

十八年十二月大理寺卿楊守隨以九年滿陞工部尚書仍掌寺事

正德二年二月以刑部郎中孫燧為大理寺丞時吏部尚書許進知燧持正故推用之

七年以燕忠為大理寺卿忠薊州人成化甲辰進士由推官歷巡撫宣府副都御史遷今官執三尺惟謹不肯少有推移貴近有所請託必正色拒之吏部擬薦忠為吏兵二部皆不報卒於官贈刑部尚書

八年以于鳳喈為南京大理卿鳳喈萊陽人勤敏有治才為嘉興守歲歉賑濟多所全活人戴誦之

十年以陳珂為大理寺卿珂錢塘人弘治庚戌進士朔歷中外三紀章疏十餘大畧皆經世大猷

十一年以任漢為南京大理卿漢溫江人為御史疏抗論列權貴歛避歷撫治鄖陽經畧三省多所建白居大理五載浩然還蜀平生孝友容止矜莊

十三年大理寺陳恪卒恪歸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性篤實和易而中有確守居官不矯為名務盡其職

十四年六月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卒贈太子少保

謚康簡守隨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歷前官正德初以請誅逆瑾傳旨致仕瑾怨未解乃文致舊事罰米二千石復矯詔削奪官爵再罰米瑾誅科道交章薦其名重望隆才識優卓守正秉直堪以起用不報以餘黨尚在也得復職致仕

嘉靖元年八月南京大理寺丞黃鞏以入賀卒於京邸鞏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為車駕司郎中諫止　武宗南巡廷杖百餘繫詔獄除名歸杜門著述家素貧或至日中未舉火食米隣家恬不屑意贈少卿

二年十一月大理寺正林希元以議獄忤卿陳琳降調寺

副使雲端奏希元據理守法自雖譴訶臣與其事批駁
實同豈可獨坐希元所駁獄情既經奏請久緊不宜乞
勅法司早賜會勘刑部覆議請下南京法司并勘以聞
從之
二年以湯沐爲大理寺卿沐江陰人以崇德知縣擢御史
歷官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四川遷前官性坦率不爲鉤
距尤善汲引後進居常慕晉點洛沂之風故號沂樂以
見志
三年十二月大理寺評事韋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
請得以獄之大者爲　陛下評之舉臣以議大禮忤旨

調任者侍郎何孟春爲首謫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杖
死者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拂中使而逮訊者副使劉
秉監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如千人以失儀就
繫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五人以京堂憲臺官爲
所屬小民訐奏下獄者少卿樂護華相御史任洛副使
任忠凡四人此皆國家大獄關係匪輕臣妄議以爲諸
臣皆所當宥者也　陛下大奮明斷當復戍者之罪
上以商臣賣直沽名率意瀆奏令降二級調外任
六年十月以黃綰爲大理少卿綰初爲南都察院經歷與
璁萼同議大禮遂薦[illegible]召綰至京上言臣幸沐遭逢丕

司平反以爲照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
庶獄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恤獄囚查革
淹滯節省煩擾體恤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遂修舊章
上稗聖政之萬一也乞　皇上俯察特勅法司凡問刑
有擬坐未當者容臣等照駁再鞫三次不當官吏具奏
下吏若問有冤抑移獄別曹再鞫二次不服會三法司
錦衣堂官會審情重者會九卿圓審其原鞫改鞫官若
有容私偏護者一體參問　上從之
二十二年五月大理寺卿汪文盛卒文盛崇陽人才猷敏
贍以功名自喜初　武廟遊幸文盛疏諫廷杖有直聲

後撫雲南屬有安南之役屢上方畧鑿鑿可稱
二十九年復聽勘大理寺卿虞守愚官命吏部遇缺推用
守愚初坐讞獄失實被劾罷歸至是勘明故有是命
隆慶■年革大理寺丞孫丕揚職先是浦城知縣呂宗儒
坐贓免疑丕揚受鄉官王表昕賕御史王君賞論之詣
闕自言給事中程文以丕揚牴劾大學士高拱乘機白
發其事丕揚遂坐黜

國朝典彙卷五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二十五

詹事府附春坊司經局

洪武元年正月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宗異兼詹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同知詹事趙榮王溥同知副詹事楊憲傅瓛兼摠府丞康茂才張興祖兼左右率府顧時孫興祖同知左右率府吳禎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鄧愈湯和兼諭德劉基章溢兼贊善大夫文原

吉范顯祖兼太子賓客　上諭善長等曰朕今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　太子監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啟聞或有聰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寮導之嫌隙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等官以輔成太子之德惟選名儒爲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多忽而不講一有緩急罔知攸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三月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

三年九月放太子賓客梁貞還田里

五年十二月　以宋濂爲太子贊善

六年七月以儒士桂彥良爲太子正字

十五年十月以耆儒劉踔關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顯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

十七年八月以儒士汪仲魯講西伯戡黎篇詞旨明暢擢左春坊左司直郎

九月以東昌府學教授馮濬爲左贊善

十八年正月以儒士劉三吾爲左贊善三吾名昆孫以字行茶陵人三吾少習舉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

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瑺薦之三吾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承顧問多稱旨　上甚重之遂有是擢尋陞翰林學士

十九年左春坊司直郎汪仲魯以肺疾乞還鄉許之詳陞遷仲魯名叡以字行婺源人爲人敦實簡靜不妄言笑進講兩宮歷三載遇事敢言明白簡直　上嘗以善人稱之故始終備禮遇云

二十二年四月　上以東宮官屬詹事衆務無所統領諭吏部侍郎侯庸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謂吏部曰輔導　太子必擇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嚴

尊唐宗爲子擇師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存𫝊今學
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
以親春李文吉爲少詹事董倫爲春坊大學士
二十三年六月命定東宮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
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
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
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二十五年七月以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仍兼詹事食尚書
之祿以左通政親春右僉都御史李文吉爲少詹事
二十六年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

入直華蓋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
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九月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友節行之士廷
臣以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所素知問其里人王
氏亦做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
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
舉懃詔以爲左右庶子其餘給道里費遣還
二十八年以唐鐸爲太子賓客尋陞太子少保鐸重厚愼
密靖廉不妄取予　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每以故舊
遇之宗爲罪數迎鐸　上念鐸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
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脩理人咸
愛之　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
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
蓬面垢容愁飢瘦不與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
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
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
其德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
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愚鐸賄賂
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
者以爲愚人之心不古若此邪

永樂初李季琮以國子生拜春坊贊善講授經書深見禮
待爲人博學強記當時號爲書庫及致仕猶訪以時政
二年以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至剛名鋼以
字行寧海人洪武初以明經舉侍　懿文太子初授祠
部郎中坐事戍邊未幾召還爲虞部郎歷湖廣參政
上登極至剛來朝擢通政預修　高廟實錄陟禮部尚
書至是冊立　皇太子遂兼今官後被劾降儀制郎復
以解縉詞連詔獄　仁宗復爲通政改守典化卒
以刑部左侍郎許思溫兼左贊善思溫吳縣人以胄監選
入六堂擢刑部郎歷侍郎質雅樸直不能與物低昂故

鮮不詣於俗幸逢聖明之世竟以自全而不究其大用
人咸惜之
五年以陳濟爲右賛善濟武進人博記廣覽薦召大典總
裁書成擢今官輔導十五年隨侍五皇孫授經小心謹
慎卒於官生平重厚修謹孝友天至爲文章根據經史
必務理勝
六年十一月以御史於敬李賢劉子春龔守益爲左中允
宛平縣丞梁斂爲左賛善
九年二月詹事府丞陸中善坐不能輔導降交阯丘溫知
縣

十四年　上命吏部翰林院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
孫講讀蹇義楊士奇共舉禮部侍郎儀智　上曰此得
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
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朕從之儀智
可用侍從
十五年以鄒濟爲少詹事時以　皇太子留守南京簡擇
宮寮後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
獄死濟幾陷死地者數矣竟積憂懼成疾　太子憐之
書問曰卿善自攝卽不諱卿茁齊亦爲挺攜不使墜入
蓬蒿濟卒後　仁宗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諡文敏濟餘杭人

十九年正月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二十二年以刑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兼詹事會除
　王英左右春坊大學士黃宗載詹事府丞
宣德二年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誌福州人鄉會試
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修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
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卒年五十
三年以鄒緝爲左庶子兼侍講緝吉水人以薦授助教至
前官居官勤慎小心務持正議與衆辨論不苟爲異同
性澹泊祿食三十年儉素不改布衣常患背疽　上特
命醫往療仍賜名藥

四年五月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
七年正月少詹事曾棨卒棨吉安永豐人性孝友善獎拔
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洒落能飲酒善談論
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
以文學自見贈禮部侍郎諡襄敏
八月以京官所薦交阯南靈州黎恬爲右諭德
景泰六年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章文言諸司職掌內東
宮官從本衙門以事蹟備送吏部考覈景泰三年九月
間左庶子周旋等又奉　聖諭東宮官皆不必考近本
府主簿趙以守考滿吏部又移文本府及送河南道考

殿且諸司職掌實國家彝典萬世不可改易況綸音在耳未及再期而吏部輙反覆不常難於遵守　上命以諸司職掌行

天順元年七月諭贊善岳正欽州同知 詳内閣

以劉鉉爲少詹事侍東宮講讀鉉長洲人以楷書選翰林秀才中順天鄉試授中書歷侍講祭酒至今官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恭鉉性介特絕輭媚之態立身以不欺爲主未嘗疾言遽色尚儉約巳貴而僦居隘陋裕如也

二年三月以陳文爲詹事先是文以雲南右布政入覲至京會　上復位問文何在近臣以實對遂陞文廣東左

布政以丁艱不果至是驛召至京特拜詹事兼學士仍食從二品俸懇辭終制弗允

七年二月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 公恂詳聖哲裔

成化二年以李泰爲詹事兼侍讀學士太監永昌之姪也

三年左庶子黎淳等奏　祖宗東宮官寮俱係兼領今臣等獨專職任於舊制似有未合伏惟命臣等仍兼翰林之職庶上合　祖宗之制下免素餐之譏詔不允

九年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潛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修撰歷陞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値祭酒員缺　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也上覽疏許之因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憲廟實錄乃謂守制家居頗爲鄉人所議不知此何以云

十八年十月詹事府彭華爲鄉人所訐詔宥罪停俸半年

二十年十月贊善陳濟卒濟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游鄉先生謝應芳之門既長貫穿經史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修大典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二十二年九月調洗馬羅璟爲南京禮部員外郎以璟與尹旻子侍講尹龍有舊故責及之然亦由其鄉人欲謀侍東宮講讀而璟適至屬李孜省爲之也

二十三年十月以丘濬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弘治二年三月以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初守陳上疏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王恕尚招人言況臣迂疎豈勝此任　上不許始命以本官兼詹事供職史館如故未幾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守陳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孝友方正博學多識文詞藻雅惜未竟用

七年以陸簡爲詹事兼侍讀學士踰年卒簡武進人姿貌
秀偉少有俊才頗不自檢晩益矜誇自負當遠到既久
滯不顯多鬱抑齎志以歿
十一年三月以程敏政爲禮部侍郎掌詹事府
十二年六月以禮部侍郎傅瀚掌詹事府
十三年五月以右都御史侶鍾爲戶部尚書掌詹事府
十六年二月以吳寬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明年卒寬長
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郎負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
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
柄用而忌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上疏請觀太極圖
西銘諸書　上亟命內閣取觀之未幾擢吏部左侍郎
兼職如故
正德五年二月以劉忠爲吏部尚書掌詹事府
九月以禮部尚書白鉞掌詹事府管內閣誥敕加太子少
保卒謚文裕鉞南宮人爲人厚重政尚寬簡不爲骯髒
之行瑣屑之節值事所難處多所遜避未嘗遂失乎正
八年右春坊右諭德倫文敘卒文敘南海人弘治己未會
試殿試皆第一其天性純厚篤于孝友仗義卹孤室無
私財且器量甚弘人皆期爲台輔及卒天下惜之三子
以諒以訓以詵皆成進士而以諒解元以訓會元榜眼
海內科名無兩云
十二年以禮部尚書李遜學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
十六年正月以石珤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劉春卒春巴縣人成化丁未及第歷
官南吏部尚書改前職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簡春忠清
嚴重不苟門無雜賓待物寬簡雖未見其矯矯之節而
光明俊偉不可奪志
嘉靖六年九月以少詹事霍韜爲詹事兼學士韜上疏辭
以新命由內閣推用而資望出徐縉之下且言自楊榮

楊士奇楊溥及李東陽楊廷和顓權植黨籠絡翰林爲
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關吏部而中書至有
負緣進秩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官遷
擢去留盡歸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內閣大臣不
陰結翰林爲朋比且欲令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即
行躬自冒之而又且躐居學士徐縉之上顏之厚可
以居此疏入　上以其有功典禮諭令就職不允辭韜
復疏言臣昨奏內外官員遷轉資格吏部未見會議奏
翰林中書兩房積弊閣內未見酌處奏嚴禁贓吏事例
都察院未見申明奏賦稅出入會計大數戶部未見奏

行若循默取官則翰林遷擢之獎又自臣始如前言何
如天下後世詬責何　上復優詔不允
七年給事中劉世揚李仁劾奏詹事顧鼎臣汙庸貪佞慶
經論劾不足以當恭注居啓沃之任疏有今日詹事他
日輔臣之語　上曰言官既知賢才便當舉薦以聞詹
事進輔臣例出何言併查奏來鼎臣安心辦事世揚等
言臣等恐昧知人實難不敢妄有所爲引至於輔弼大
臣多因儒臣進用臣恐鼎臣驟致大位付托不效謬爲
今日詹事他日輔臣之說非敢謂有成例　上怒世揚
等狂妄奏擾且對不以實責令對狀時鼎臣亦上疏求

退　上褒諭留之世揚等惶懼引罪　上怒不解竟杖
世揚等逮繫詔獄鼎臣內不自安具疏救之不許
六月以霍韜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十四年四月以顧鼎臣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十七年八月以溫仁和霍韜俱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十八年二月大學士夏言等選補東宮輔導官僚給事中
周珫奏劾僚選送察胡經薛僑史際各不職　上令
僑際察各還原職員缺推補南京御史楊逢春又論劾
溫仁和李廷相費寀張衍慶各人品庸下居應墍學察
胡經黃易白悅皐蒔涍薛僑胡守中史際等各人品邪
佞是時衍慶已以行宮災爲民矣得旨胡守中簡用自
朝廷居應墍等已有旨溫仁和李廷相費寀胡經俱以
原職供事黃易以原職致仕廷相尋上疏乞罷仍具宮
階　上以其違旨令致仕已而御史洪垣又言項　陛
下延幸承天冊立　皇太子監國推選宮僚慎重再三
及所擬則皆庸流如溫仁和輩　祖宗朝設立此官慎
重愛惜不敢取備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當時言者猶有
論執況今十數臣者俱以庸邪之資並進於一時而欲
望其涵養德性薰陶氣質得乎臣以　東宮師保是寄
邪正所關國祚攸繫遣人齎奏行在今及二月人與疏

俱無聞中間不無從故臣欲候訪實別行奏處乃仁和
僑等恨臣入骨計令守中巧捨虛偽賚奏害臣以箝言
官之口伏惟聖明勿惑羣議蚤賜裁决　上曰胡守中
已有成命溫仁和等亦各處分矣御史原疏令都察院
移文挨訪并獲其人以聞不許隱匿後給事中呂應祥
錢薇任萬里言邇者選擬宮僚非人言官論列陛下各
有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其員缺勅吏部選補萬一
選補不當再致人言臣等竊以清明之朝師保之選致
使人以疑惑指摘形於章奏傳之四方未免有礙觀聽
乞勅吏部如會推之例集各官於朝會內閣輔臣一一

根究有實行顯著方許名上請其諸奔競之徒俱宜斥
去　上怒曰茲疏既云所選宮僚非人又云指摘醜跡
不欲形於奏牘又云奔競之徒不宜用又不欲吏部司
其事何奸佞如是應祥等俱奪職爲民
初夏言選擬三十七人內崔銑黃佐羅洪先唐順之皆起
廢自家人無與議其華察等八人旣爲琉等所劾黎等
仍守原官別遴選堪爲宮寮者言官又謂南京吏部侍郎
費寀給事中呂懷黃易皆夏言私親　上亦命寀等各
守原官于是言等乃舉江西副使徐階爲洗馬兼侍讀
考功郎中任瀚爲左司直兼檢討文選主事周鈇爲右

清紀兼侍書復趙時春編修兼校書仍以胡守中爲右
都御史兼詹事府丞趙故編修王同祖爲司業兼校書
宮僚始定
十九年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以選補宮僚加太子少保同
掌詹事府事上疏辭免加秩言臣非不知清秩可榮崇
階漸陟可勿辭以同俗也竊念今日民生不寧災變屢
見由貪酷有司所致而大臣陰爲黨護也大臣受祿不
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餌結陰固寵權呼叱去來如奴
婢乞丐彼豈原無良心哉蓋謂職秩不峻則權不大賄
不來無以罟致有司之饋遺也大臣納有司重賄有司
貪虐小民怨氣召災實有所自臣若受祿不讓晉秩不
辭是臣亦幸此濫遷自貶素履何以沮遏貪風化道有
司是茲加秩臣不得不辭也疏下所司知之
十月掌詹事府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太
保謚文敏韜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兵部主事以議
大禮稱旨陞少詹歷陞尚書會簡宮僚召掌詹事府卒
于官韜質直好古行誼高潔嘗張桂始倡繼統之議舉
朝皆非之獨韜以其言爲是屢獻議助之卒正定大禮
上以其才可任公卿不次擢用數歲中超拜八座韜亦
自以蒙被知遇知無不言每朝廷有大政韜輒建論累

數千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議論好高不達
時宜初與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忤夏言以論事不
合遂相訐如仇讎久之　上亦頗厭之矣才有餘而
器不足其不得當塗柄用有以也
十二月左贊善羅洪先請預定　東宮朝儀罷爲民洪先
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十五聞王守仁講學虔
臺心師嚮往遂卑視舉子業登進士第一人旣歸田攻
淡苦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
禮典章漕輓邊防戰陣車介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
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得其職皆吾

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絶意仕進然饑渴出已揵市引率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少卿諡文恭

二十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黄佐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佐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平生服膺博約之訓愼獨而力於行其操觚命詞爾雅名家理學之士率墮理窟萎薾腐迂而獨不然蓋理學而兼辭藻者本朝如佐不幾見也

二十一年以張潮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潮內江人正德辛未進士器度凝重與物無忤而有介然不可拔之槩

四月以張邦奇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二十九年七月以孫承恩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明年加太子少保

隆慶二年正月以殷士儋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二月詔起禮部尚書趙貞吉掌詹事府貞吉時年六十餘而甚壯議論侃侃　上謂意焉未幾遷南京禮部以吏部侍郎林燫代之　上一日手詔諭輔臣調燫南京召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與殷士儋協管府事已而士儋以府事讓貞吉不允

五年以高儀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終

國朝典彙卷五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二十六

太常寺

洪武元年以杜環爲太常贊禮郎後爲晉王府錄事終太常寺丞環金陵人博通經史長於書法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其事父常允恭母尤竒學士宋濂傳其事

七年四月以刑部尚書唐鐸爲太常卿

二十六年二月太常卿丘玄清卒玄清陝西人幼爲武當

山道士有司薦其有治才授監察御史超擢今官爲人持重有守　上嘗賜以媛女固辭不受　上益重之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黜太常少卿周訥爲交阯升華知府訥永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後以方賓薦人太常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洪熙元年四月太常寺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遣官於出產之處市買　上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準洪武中價值凡物直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

問諸物祝洪武時直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
直民怨於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准在京時直
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直不足則就所在有司不
係贓罰鈔內補給幾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
監市毋致擾民
宣德元年正月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
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卿等佐朕事　天地
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蓋有
賴然必誠敬之心素有精養粢盛之薦極於精潔庶幾
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八年春祭社稷請祝神太常寺所進祝版誤書月日　上
覽之促命改書召太常卿姚友直等責之曰一歲之間
兩祭社稷而於　祖宗前怠忽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
授職有年正是官怠於宦成自今宜常加敬慎宗廟以
有事爲榮若再陷前失理無再宥
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林聰等劾南京太常寺卿俺
必政邪佞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吏部奏必政當
從六科言削職爲民從之〔按〕必政係妖婦焦奉真之
姪輕佻矯佞士論恥之至是太常卿徐初致仕以羽流
鋑身在任故劾之

景泰三年以蔣守約爲禮部尚書掌太常寺宜興人進士
天順元年以夏㬚爲太常卿㬚崑山人初姓朱名昶舉進
士爲庶吉士　太宗嘗召見之謂曰太陽麗天日宜加
於永上昶宜作㬚書有㬚字始此既又奏復姓夏以善
書供事內省授中書歷正卿㬚能詩精繪事尤工墨竹
以此名於世爲人坦率樂易不拘小節時出入禮法間
人亦不甚非之
五年八月以萬祺爲太常寺卿詳典衛
成化四年陞掌太常寺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爲尚書希安
起樂舞生至是用蔣守約例進尚書

十八年十一月以劉岌爲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二十年加
太子少保岌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久典秩祀陳習儀
肯且容貌魁傑音吐鴻暢甚爲　上所眷注
弘治三年以齊章爲太常卿章滁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在
太常六載寅恭匪懈翊贊國家禮樂之功居多
六年以陳音爲南太常卿明年卒音莆田人天順甲申進
士以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太常爲人古貌古心居
官三十餘年外若渾爽胷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遇大
事有不可必如其志
十年七月禮部尚書徐瓊等因太常寺卿崔志端謂本寺

與光祿太僕不同不係禮部統屬具奏　朝廷每大事
會議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未聞有太常寺也
今欲與九卿衙門齊得乎況本寺乃禮部之一事與光
祿爲膳部之一事太僕爲駕部之一事相同但以此三
事乃事之大者所以又設此三等衙門專之且今太僕
既屬兵部光祿既屬禮部矣獨太常與禮部齊可乎止
以志端發身道流穢行彰聞累經彈劾亦蒙黜退乃敢
愈無忌憚恐爲欺罔通應究問　上亦諭之
十四年七月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原任太常寺少卿王佐
太僕少卿儲瓘通政參議陳昜營繕郎中李堂俱堪任

奉旨令堂上官內推兩員來看甚侫幸主用道士出身
欲陞寺丞趙繼宗等給事中王蒲請簡用儒臣以扶持
正道不報
十七年二月以崔志端爲禮部尚書掌太常寺志端發身
樂舞生以吐音洪暢儀度閑雅擢寺禮郎至今官追贈
父祖皆如其官廕姪承祖爲鴻臚序班
正德二年南太常卿呂㦖致仕㦖嘉興人以文學上原廕
補中書歷前官㦖秀頴博洽閎爽雄辯開口論天下事
侃侃無所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烈衆莫能屈
三年九月以田景賢爲禮部尚書掌太常寺景賢涿州人
成化乙未進士授給事中慶雲伯周壽用事景賢首倡
劾之廷杖幾斃未幾擢通政參議累奉命查理邊儲經
畧戎務繼陞太常少卿加侍郎尚書仍掌寺進太子少
保賜玉帶蟒服當逆瑾擅國時如視諸大臣景賢長身
玉立簡靜自持終瑾之身竟不能中傷上疏懇辭乃進
太子太保賜寶鏹馳驛歸仍給月廩
十一年以劉愷爲禮部尚書掌太常寺
嘉靖二年禮部郎中徐才奏太常卿汪舉先因陳請十二
籩豆有乖典禮爲言官指摘不自引罪乃曰此係尚書
毛澄所議見在諸臣未與故有異同臣惟大議在廷之

臣無不據程子之正論遵　國朝之服制而毛澄主議
無力何嘗有十二籩豆之請也且今日府部即前日會
議之官而侍郎賈詠見在安得謂之未與即今澄已故
舉乃諉之藉以自解不獨使澄之心不白且誤　陛下
於非禮宜按其罪不從
太常少卿張衍端卒吏部言衍端諫止　武宗巡幸忠義
與黃鞏同科宜贈官以示優崇贈太僕卿予祭塟廕子
六年四月時享　太廟　世廟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擬太
僕寺佘瓚堪任有旨更推本寺堂上官尋以寺丞陳道
瀛陞補給事中楊秉義等言太常少卿詔相大禮協供

祀事宜用科甲文臣以重典禮　上以道瀛禮儀習熟
可用詔如前
七年十月南太常卿牛鳳以勾補廚役事與南京禮部爭
辯言本寺非部所屬文移往來不應自大遂封還其劄
曰改正施行侍郎顧清具奏其事下禮部議言太常隸
於禮部制也弘治年太常卿崔志端奏收廚役不由禮
部參奏命多官會議稱該寺原屬禮部而給事中叢蘭
劾奏要將志端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爲將來變亂成
法者之戒今牛鳳始因文詞參駁而務欲求勝終以乘
忿爭辯而肆加侵侮乖戾之風漸不可長且廚役節奉

部旨停勾而擅復紛更尤屬恣肆得旨　祖宗舊制六
卿分職不相統屬其他寺監各有分隸太常統於禮部
凡事俱宜關白此係舊規豈得紊亂牛鳳逞忿爭辯文
移繁擾體統有乖姑從輕罰俸三月典簿聰署事官行
南京法司逮問以後務遵舊制行違者不宥
八年以陳道瀛爲工部尚書掌太常寺
九年先是有旨太常寺官以次讀祝特禮時卿王學夔以
郊祀司祝不當　上意因自請辭避吏部謂其聲望素
著而稟賦頗弱宜祝恐非所宜請改用之　上曰讀祝
奏禮舊制俱太常堂官供事而學夔循習怠惰違命辭
肆姑降級調用少卿等官會同禮部考選用副朕法祖
慎祀之意已而調學夔福建參議少卿劉穆寺丞黃嘉
賓姚士宏俱不稱改穆太僕少卿嘉賓尚寶司丞士宏
致仕
十年四月給事中王納言參太常少卿金贊仁寺丞桑友
蘭徐可成俱以黃冠異流濫叨清秩若卿陳道瀛尤甚
宜能斥以杜僥倖　上以納言煩言褻瀆下錦衣獄拷
訊隨謫湖廣布政司照磨道瀛尋乞休不允
十八年賜故南太常卿穆孔暉祭葬謚文簡孔暉堂邑人
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正德初逆瑾矯詔

謫南禮部主事瑾誅部選職歷陞庶子改南尚寶卿歷
陞太常卿卒　上念其講讀勞故卹典從厚孔暉夙有
俊才好古文辭行已端雅士論甚重之晚乃好佛學其
卒棺斂如西竺法云
二十四年太常寺卿魏校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恭簡校崑
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歷仕祭酒充經筵講官以進講不
稱旨改太常少卿遷本寺卿致仕校幼有異質能通諸
家言折衷於六經辭如也貌朴訥簡重言動以禮近臣
稱爲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經精蘊等書行於世
二十九年閏六月詔裁革太常寺廚役樂舞生冒濫之數

樂舞生量存一千五十三人厨役量存一千三百名

隆慶元年降掌太常寺事禮部侍郎師宗紀爲本寺少卿魏承詔袁好禮爲寺丞宗紀等皆以道流致列卿御史王得春劾其冒濫宜罷下吏部議謂宗紀等素習祝贊之事請姑降級叙用自今卿及少卿有缺皆於科目中推舉從之

初師宗紀締寺印盜出庫銀二百兩錢三千萬文令典簿蔡本高贊禮郎包義傑入其半於已而以其半予寺丞魏承詔袁好禮楊自和王承業者四人分之及鄭應龍爲太常寺卿具得其事言之刑部刑部并發宗紀自嘉

靖三十六年以來侵盜四郊租稅銀千有餘兩及索屬官賄賂諸事給事中岑大勳亦以爲言於是坐宗紀監守自盜侯追贓完日發遣承詔好禮自和承業以首故減二等本高承傑俱黜爲民

三年七月先是吏部議革太常寺協律郎等官四十八員存二十九員行該寺定擬執事或兼攝或添用樂舞生不得守師宗紀所奏事例濫設冗員寺卿陳慶以禮部疏引宗紀爲喩疑有刺譏又以祠司移文不署名謂爲輕已乃上疏因爭以爲郊壇典禮繁重今槩議裁革未免缺人廢事請下禮部熟計部議復持前說 上報可

於是吏部奏革協律郎等官悉如禮部奏慶既議格內益不能平乃上疏請申明部寺職掌謂本寺非部所屬何得擅主裁革司官公移安得不署名因指禮部護短飾說禮部亦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天下諸務今以本部理太常之事爲侵援則戶部之於錢糧兵部之於士馬皆爲侵援矣此說紊亂綱紀爲害不細疏並下吏部部覆太常所掌乃祠部中一事固不可槩謂部屬亦難謂全無統屬其公移往來宜各仍舊 上從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二十七

四夷館

洪武十五年正月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名華夷譯語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永樂五年三月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遇開科仍令就試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

十年六月增建習譯書館二十楹

十九年八月　上諭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諸生多不悅輒生誚議　上怒將罪之學士楊榮救免遂命寬之榮訓廸得宜自是帖服率皆有成有官至五六品者

天順間禮部左侍郎鄒幹等奏永樂間翰林院譯寫番字俱於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年以來官員軍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師私自習學濫求進用況番字文書多關邊務教習既濫不免透漏夷情乞勑翰林院今後各館有缺仍照永樂間例選取年幼俊秀監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家子弟私習及徇私舉保　上命今後敢有私自教習走漏夷情者皆重罪不宥

時詔求通夷字者太學士李賢以太僕寺卿韓定應詔入奏夷音譯字之說　上悅賜寶鈔錦綺定家京師正統初以儒生選入翰林習學夷字精於業授鴻臚序班景泰初選入內閣辦事以精楷書陞中書舍人歷吏部員外郎中提督四夷館事至太僕卿定事親孝處兄弟友愛天性儉約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勅誥朝入暮出無或少怠處僚寀以義待生徒以禮一時入館習夷字者無不諳曉

三年四月禮部奏四夷館譯字官生見有一百五十四員名而教師馬銘又違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以希進用　上命禮部會官考選精通者量留餘送吏部收用子弟俱遣寧家後有私自教習者必罪不赦

弘治八年奏准各國世業并土官土人子孫情願告充餧

缺通事或邊方訪保生儒人等該本部考得夷語精通
勘無詐冒者劄送鴻臚寺收充候缺通事土官土人子
孫給與養贍食米一石極邊訪保者給食米五斗通候
有缺之日再考題補其出身資格仍照舊例

正德六年增設八百館

十六年十二月禮部尚書毛澄等奏請考選精通夷語熟
諳夷情者二員爲大通事隸本部并兵部其譯審夷人
屬之提督主事并本等通事訪保通事屬之鎮遮官并
鴻臚寺掌印官遇奉旨宣諭夷人該部各差屬官公同
宣諭事畢即回以防賄囑得旨大通事俱停補餘如議
行於是禮部復議其職事令鴻臚寺官令本等通事掌

管從之

嘉靖元年鴻臚寺卿魏瀧疏言凡選補各國通事除丁憂
緣事俱不作缺其見缺十人以上及一國全缺者在外
行各邊鎮鄉每缺精選一人送部在京不必通行通事
訪保禮部劄鴻臚寺召選真正籍貫子弟取具印信保
結粘送部覆審相同再試每缺精選一人奏送該寺分
派各國年深老成通事教習如本國無人許其自從師
受業或譯邪通曉者教之一年之後同邊方訪保到部
二人再行試以夷語上者收補次者候下者黜退不得

捱守候多年以濫收選時勘結人員不得以過犯頂冒
之人竄入著爲令禮部覆議　詔從之

二十五年禮部覆給事中厲汝進奏准將譯字通事官生會
同大臣從公考校甄別去留照得前項官生在館人數
甚少若復重加查革未免一時乏人況翻譯欠通係該
館教師宜聽內閣裁酌去取精選得人其各官生俱要
嚴立期限勤督課業月有試季有考譯業精曉者方准
留用不通者黜其通事序班人員收取太濫宜嚴加精
選分別去留俱照譯字生事例每日進館習熟夷語以
後通事食糧冠帶授職等項俱以三六九年爲期通將

在館官員人等一併考試不通者黜爲民得旨譯學不
精本於選收多弊教法不嚴在館通事人員即會同吏
部通行考試有旨罰治罷黜有差

二十八年題准各館中揀選年深通事曉夷語者一人立
爲教師不分有無夷人每日黎明時進館督率各該通
事人等演說夷語中有未能盡曉者遇有該邊原來伴
送通事許令教師詢訪務求通曉音字如三年之中教
習有效候類考之時具名奏請擢用

國朝典彙卷六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二十八

太僕寺

洪武六年二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以監令唐元亨爲太僕寺卿監丞孫瑛爲少卿始定養馬之法命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州民養江北使水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爲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毎一百匹爲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駒馬一駒牧飼不如法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夏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群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生息多寡以爲殿最焉

永樂十八年改北京行太僕寺爲太僕寺

二十二年十一月擢德州同知陳鎮爲太僕寺少卿鎮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始由中書宜使校德州同知至是坐事當戍邊　上念其父死節特宥而擢之仍賜以鈔錠

洪熙元年復以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

正統六年復以北京行太僕寺爲太僕寺

景泰元年命太僕少卿王榮持節充奉迎使詣虜庭見上皇　上皇諭令還報命進太僕卿榮錢塘人天才快敏爲文不屬思數千言立就有西漢氣骨立朝五十餘年聲實茂著

成化三年九月給事中侯祥等奏各府縣管馬官既多非其人其太僕寺官有經年不至所隷者馬政日益廢弛上曰馬政務在得人令太僕寺丞員缺吏部直塡選有司廉能者授之

弘治十八年二月以太僕寺少卿儲瓘爲本寺卿瓘疏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

正德十年以鄭緒爲太僕寺卿時南陵丞韓思義貪殘日著緒按以法權官張雄爲居間不聽會思義以病死雄以故勸誣緒乃繫御史臺謫爲民緒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生而美丰神重交游愼然諾與人語必倒衷曲至於嫉邪惡佞則毫髮其之假借又博極群書爲文馨擬漢魏詩則凌凌逼大雅矣

隆慶二年十月革南京太僕寺少卿一員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二十九

兩京尹

洪武三年改應天知府爲府尹同知爲府丞

建文二年十二月署應天府事兵部郎中方賓謫戍廣東

永樂二年十二月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宫禁使令之人汝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爲京尹朝夕在

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私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八年二月都察院劾應天府尹姚恕非京尹才 皇太子監國令降浙江叅議

十年三月以順天府知府張貫爲府尹同知嚴衎爲府丞

十五年六月以吏科都給事中陳誥爲順天府尹

正統十一年二月以光祿寺少卿王賢爲順天府尹輦轂之下兵民雜處賢不剛不柔薙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其嚴重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爲民病走詣工部尚書石璞曰京民勞瘁極矣今採運夫役與吏胥諸郡等無所不可乎璞默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隸叱跪於庭爇火圍之賢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温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索板廊若干賢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於法其處事多類如此

景泰六年十月王賢以九年考滿乞致仕不許陞正二品俸復任天順五年致仕賢寧陽人 詳異術

成化六年順天府尹閻鐸以歲饑坐視民患不能賑濟爲戶部所劾遞降衢州知府其府丞而下并巡城御史俱加罰有差

七年以順天府丞彭信爲應天府尹明年卒信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爲人性度坦夷有納汙藏垢之量至於遇事敢爲果斷立發則又不茹柔吐剛故所在咸著聲績

八年十月順天府尹李裕言本府所屬宛大二縣多玩法之徒往往詐稱奉各衙門差遣挾勢囑託又有詐稱內府催辦公務往各處司府州縣需索財物乞勅都察院懸榜禁約有若是者無問真僞械送法司明正其罪庶使人知警懼奏下都察院如議行之

十七年八月順天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 上從之

十八年應天府尹魯崇志以九載秩滿加正二品祿仍掌
府事明年卒崇志天台人愷悌詳雅以公廉自持怨有
不讐而德無不報一介不苟取予尤不畏強禦慨然有
烈丈夫風
二十三年正月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南寧知府初守隨
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illegible]敏政孜省銜之及守隨來
朝乃謫於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
以御史陞府丞閏母憂起復無缺添註管事　上曰守
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嘉靖二年十二月以王爌爲應天府尹初應天列郡留都

府監部寺歲所倚辦歲役冗濫不可勝計爌至悉心經
理以息繁解苛爲務盡奏開裁革不避怨咎既而因災
變陳言七事一論兩縣殷實人戶冒入神帛堂者乞查
復原籍當差一乞查革九庫倩撥人夫一論內官監自
有各色軍民人匠其役借撥篩簸銅絲勝盆等匠俱不
應役止納銀兩已是額外之征今復加增民何以堪竊
謂借撥者宜照舊裁革新添者宜亟從停止一論龍江
水馬驛額設紅站船隻原奉欽依不許常川占用今內
府巾帽局監仍要應付常川夫船乞旨取斷一論神帛
匠及陵戶園戶不應全戶優免又論絲綿戶給綾不便
齊庶人府額外支請及罷種馬里甲賦輕其役皆切時
病每一奏下民歡呼若更生百餘年積弊滌洗殆盡明
興言治應天者以爌爲首
十五年七月逮繫順天府尹劉淑相於詔獄有費完者夏
言竭家也爲順天通判以言故縱肆數凌淑相淑相疏
完橫因及言惡狀上之言奏辨　上怒淑相收置詔獄
鞫問已而言官劾言以十數上言具疏乞歸　上留之
十八年七月給事中楊上林疏論應天府尹王道中係京
師人桑梓故鄉例應迴避而偃然受命非所以遠嫌疑
一政體也既而考察自陳詔致仕

四十五年二月命應天府尹王鶚回籍聽調華治中潘鶴
元職閒住德元蘇州人家有重徭訴有司不得脫乃求
鶴移文蘇松巡按孫夢豸怒其不遜因奏之并鶴同罷
詭隨無表率從[illegible]體因有是命
隆慶元年吏部覆太常少卿武金奏京師天下根本而京
府尹京縣又守令之最重且要者故府尹等官宜慎選
人俟積有年勞徑陞戶部侍郎職銜仍攝府事三年以
上仍斟酌舊例施行其宛平大興江寧上元於進士舉
人內相兼選補如登塹顯著一體行取選授科道得旨
如議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三十

光祿寺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光祿寺卿井泉奏歲例請遣正官往南京採用玉面貍　仁宗曰爾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悉罷不急之務以休息百姓爾乃欲以飲食細故失人信耶御史遂劾奏泉與寺丞蔣成若丞王鼎被後盜內府物法當斬方擬請罪之而泉預謀引避　上曰其罪當斬者非止於盜內府物其在　先帝時欺天罔上造偽旨間吾父子構禍無辜立命斬成鼎免泉死爲民

宣德二年戶部奏光祿寺明年所用廚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祿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於民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撙節不可過中

五年二月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姚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正統二年光祿卿郝鄉卒鄉世家撫寧初主簿附靖難後論守城功授成寧縣丞尋改光祿典簿持躬勤慎蓋務周悉歷寺丞超拜正卿愈篤匪懈恭事四朝始終一心

八月敕諭尚膳監及光祿寺曰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祿寺不以奏尚膳監不以言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即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復敕宮內六尚司知之

七年尚膳監內使王彰章參等盜用椒果等物事覺枷號於光祿寺門示衆

十一年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

成化初命光祿寺今後一切祭祀筵宴等項買辦牲口每年不許過十萬果品不許粘砌

二年八月禮部侍郎蔚能爲南光祿寺卿能朔邑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侍郎以忤旨調能在光祿二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臠還家其尤爲人所稱

者能借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
問所由能私謂少卿翬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
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謫南京未嘗有後言
是年九月光祿寺以供應不足奏添歲費禮部尚書姚夔
等言正統間本寺雞鵞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
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縣殄天物莫此為甚
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
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四年七月給事中陳鉞等奏近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
不復計直槩以勢取負販者不幸遇之輙號呼痛哭如

被刼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有
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昔皆足
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宮掖間宜崇過額必是供應者
侵漁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販之難自
今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嚴飭供應之人不許侵漁遇有
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强奪許巡城御史訪
察治罪　上納其言命戶部議行
十二年禮部覆兵部侍郎馬文升奏光祿寺筵宴夷人酒
飯菲薄　上曰宴待諸夷本柔遠之道所以尊隆國體
起其瞻仰非但飯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齊品物豐潔始

稱今後筵宴并酒飯處令光祿寺堂上官視之仍以禮
部官一員督察有不遵者併治以罪
十九年以光祿卿艾福為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福襄陽
人為人通儒習於世故晚在光祿為近倖所傷累乞退
避得致仕
弘治十一年有旨命光祿寺置簿籍凡進上供物於宮中
其餚金碟紅等器皿俱附寫給人尚膳監并各宮直日
太監照數發出如有損少聽提督太監參奏該寺每季
具損失之數以聞至十七年卿李鐩言本年春季進膳
并修齋等項器皿共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命

尚膳監將未出器皿查還本寺
十四年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
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
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
京師鋪戶買辦官價不給市井賠借負累府都御史劉
大夏因天下所在民飢盜起乃以前事為奏曰光祿日
辦桌面不勝枚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
尤虧愛物之仁　上為惻然即下令裁減官吏乃甦後
光祿卿艾璞曰劉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
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南京光祿卿楊峻以歲進酒以軍民轉運後期多敗者屬
吏往往獲罪乃請命巡倉者監之始無宿累遂著爲令
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
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給事徐昂等因言今
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旨惟光祿
寺知之在京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今後凡
遇禁屠日期自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齋戒事例悉
用素食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有 兩宮之奉
養下有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從
事揆諸事體殊爲未便且進素在 祖宗朝無故事惟

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至於如此但其
間未有不容已者還復聞有旨令進素之日所用膳內
豬羊雞鵞時價銀數各封記藏庫臣等未敢仰窺 聖
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助缺乏
令後一切供應俱令隨事樽節則仁心益廣而 聖德
益崇矣 上納之
正德六年改太僕卿鄭宗仁爲光祿卿時權奸用事費出
無經宗仁據弘治初元供應例日省百金 上偶幸光
祿寺樓宗仁承命進茅茶等物慭屬少之且虞得罪宗
仁曰有罪在我咸傳 上且夫笑爲節儉管家云

十六年十二月光祿少卿宋鍠等奏本寺上供器皿多留
中不發以致供應不敷請嚴行查覈 上曰光祿寺供
應器皿俱係小民脂膏造辦甚爲可惜見在宮者令盡
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廚收領仍令
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缺少指實參奏
嘉靖三年禮部覆給事中鄭一鵬議各宮日進月進數倍
於天順時今歲災請用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宮仁壽
宮永央宮每月多餘分饋戚里徒絕富畚奢不若留寺
供應以彰母后之德其乾清坤寧二宮豬羊點心廚料
油麪請勅監守量免所謂寬一分則受賜一分者也

上曰祖宗朝嘗因天變減膳他宮勿動乾清坤寧二宮
月料暫減十分之一歲豐如故
七年給事中陸粲覈實壩上等牛馬羊房見在頭畜共三
千九百七十七歲應用料豆三萬九千三百十五石有
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減料十四
萬二千餘草四百六萬一千餘蓋自有馬房以來糜費
侵漁不知有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 上曰各馬牛房
宿弊非止一端蠹國害民長奸惠惡莫此爲甚自今敢
有復蹈前弊科道官及緝事衙門即指實參奏重罪
九年應天巡撫陳祥言南京光祿寺司牲司羊戶凡一十

六人皆徵銀上元等縣不下三百餘金而歲辦不過奉
先殿薦新羊羔一隻司設監羊毛百斤且宜存何容深
賜牛戶各二人應役餘悉罷免從之
十九年六月巡視光祿御史商承學奏寺屬官員添設太
濫珍羞署丞張術祚等差委驛傳宜汰黜之疏下
吏部覆言寺官舊有定額比因上完乞陞者多無缺填
補假以職銜遂得夤緣任事康懷儆謀求欽娶誠如
御史所言詔以術祚等付法司治罪
二十二年南京光祿寺卿馬理致仕理三原人初試禮闈
遊太學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成進士爲吏部郎中與黃

鞏等諫止南巡被杖已復官歷南北光祿卿引年歸隱
商山書院問道者遠近踵集十餘年而終每出不一二
年即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於進退之間雖欲磨
涅者亦末如之何也
二十八年禮部奏光祿寺廚役以四千一百名爲額今總
數尚盈而該寺動稱闕乏必各署繁簡不齊代有消長
或此署事簡而存數反多彼署事煩而存數反少今誼
務以定業有專守固難更易請自今立法以四千一百
名酌量繁簡派爲定數視其盈虛以爲消補如彼署當
用五百名而見存止四百名則本部爲處補一百某署
當用五百名而見存乃有六百則必待其消至五百以
下乃始照名議補如此調停庶不至有誤供應其或役
占過多老疾充數強猾包攬富奸買閙致使食糧有名
供應無實並聽巡視科道官禁革收論報可
二十九年詔發太倉銀六萬兩給光祿寺備用以本寺卿
高燿奏供應不允故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內官監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貪甚所
乾沒內帑銀以巨萬計少卿馬從謙參發其奸泰亦奏
從謙盜用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巡視給事中孫允
中御史狄斯彬亦交章劾泰如從謙言劾寺卿高燿不

能覺察寺署通同爲奸乞併治　上命逮從謙泰於鎮
撫司鞫訊科道侍問明議處既而鎮撫司訊上泰因公
侵冒從謙挾私奏訐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曖昧語涉
無證佐不足深誅　上竟怒從謙誹謗下法司令與泰
各候進贓完日擬罪以允中等黨護降遐方雜職鎮撫
官不用子罵父條奪俸五月於是法司議從謙當坐盜
內府財物者律雜犯死罪泰應贖徒爲民第所指誹謗
雖無明據然述其狂悖不恭雖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充
軍泰送司禮監奏處　上怒未已詔批從謙廷杖八十
發烟瘴充軍泰革任以能發謗免罪從謙遂死杖下

三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楊允繩御史張巽言廵視光祿
錢穀疏論寺丞胡膏混報子鵞僞增物價乾沒帑銀宜
正侵冒之罪膏上疏辯訐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
徒取充數允繩愎臣揀選太精斥言不過齋事之用取
其可耳何必精擇訕謗 皇上齋祀雖費駕言劾臣
皇上爲國爲民精誠格天臣有欺謗如允繩者何以爲
百官勸臣一身不足惜如朝廷大體何 上大怒詔錦
衣逮治付刑部論罪尚書何鰲坐允繩誹君比子罵父
律論絞 上令仍同巽言廷杖八十繫獄待決巽言及
膏俱謫補外膏謫重慶通判

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奪少卿李鳳毛等俸下大官署
正孫炤等於法司問黜爲民 上諭司禮監曰寺火非
天災自馬從謙以來邪黨日多故示異耳
十二月時光祿寺歲用以三十六萬計 上以爲多疑有
乾沒仍諭內閣曰即今兩宮大分盡省妃嬪僅十餘宮
中罷宴二十年餘朕所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
供器不當一次茶飯費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
大學士嚴嵩曰臣聞祖宗時每歲額銀二十四萬兩彼
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有餘銀今乃三十
六萬其侵欺情弊可知臣查會典光祿寺內一款凡本
寺供應物件月差御史照刷具奏若復會典舊規則諸
弊可革 上從之命遣御史一員月稽該寺諸費進覽
自是歲以爲常而經費亦爲稍損
三十八年二月嚴嵩等言昨詔遣御史月覈光祿寺錢糧
二月之間省銀二萬一千二百餘兩若每月遞減歲可
省十七八萬然在直諸臣日賜酒饌三桌計銀二兩餘
臣等各有常祿本寺又有供給豈可復加在直之費請
悉停罷 上曰卿等辭省自近始准日支一桌
隆慶二年正月內官監太監李芳等請停徵近年加增白
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斤隆慶二年以後

歲派止照成化弘治間事例米一萬一千五百石鹽十
三萬斤令所司辦納 上嘉其節費惠民從之
初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在韓家川冷泉至景泰間移於
西琉璃窑廠凡牧地一十三項四十一畝及置司牲司
官吏及軍士護守歲費數千金至是光祿卿趙錦請以
羊供有司之用其官吏軍士皆宜罷設太監孟冲等疏
爭之 上從冲言
五月給事中李用敬追論前光祿寺丞胡膏詔下御史逮
問論斬前所侵冒銀還官沒入其田宅服器
光祿少卿李鍵條陳議處供應十事一傳帖用印信以防

好欺一申明宴享規制一服制未及大祥乞罷張飲設
樂一寶坻縣魚鮮每年止辦一次爲新一清理器皿一
查革冒支工食一畜飼御羊廡費無益宜停止一革回
内差常數之外隸籍本寺者一夷人朝貢專爭趣令出
境一庫銀見存不及二十萬乞加意撙節下禮部覆議
皆如其言得旨獅子除已貢者今後勿令再進壽羊除
隆慶元年以前盡數發出餘俱依擬
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爲新上供俱令光祿寺
備辦毋得奏遣内官著爲令
光祿卿趙錦言江陰歲進新子鱭魚萬斤路遠數多不堪

上用徒以累民請自今止貢五千斤餘皆折色便從之
先是詔取光祿寺銀二十萬兩進用該寺以見貯庫銀止
十五萬無以奉詔　上乃減其半禮部復言光祿錢糧
以供膳羞奉祭祀充宴享其費甚鉅徵派者府其辦甚
難初年奉旨取三十萬次年取二十萬非原額有餘蓋
由　先帝留心稽査　皇上加意節省積有此數今曾
審已盡所派未完總計所儲不足以支半歲若乃不時
宣索將來何所倚辦且内府不足取之該寺該寺不足
亦必別爲處分益重徵求之擾乞追寢成命於是給事
中王之垣劉繼文傅鎔等俱以爲言俱報有旨
終

國朝典彙卷六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三十一

國子監

乙巳九月　太祖置國子學於應天府以故集慶路學爲
之以許存仁爲博士
洪武元年勅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
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
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

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
之道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
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
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
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
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於堯舜躋民於雍熙
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
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修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
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
毋忽

二月命選國子生侍　太子講書時選周琦王璞張傑等十人入對謹身殿皆姿狀明秀應對詳雅　上喜謂殿中御史安慶儒士郭友淵等曰吾觀諸生於文義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當有助也因厚賜之

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崇德貝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六月命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掌監事倣周制以六德六藝從容訓迪務底於成有與才出類者即奏聞擢用之

初國學既建諸博士皆就職胄子在內府者令布衣高啓謝徽教之至是諸生方序立右順門內貞傳旨下勅諸生出受業太學歲賜衣以為常貞初門人元國子生授太平路教授　上克太平貞與諸儒迎見所言輒援詩書有根據　上悅之命為江南行省都事歷前官三年坐事放歸卒

二年　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不知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三月　上以國子學規制未廣諭中書省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所自出古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凋弊之餘首建太學招徠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三年十二月以侍講魏觀為祭酒編修宋濂為司業

四年七月魏觀宋濂坐考祭禮遲滯謫

六年正月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

師得其人則教育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今祭酒之人卿等宜為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聞

山陰趙俶以薦至除國子博士　上一日御奉天殿俶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俶顓教之且令修詞以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蘇軾為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樹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

八年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

於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肆閭閻可使爲善矣教化廢
卽中材或陞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
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宜選
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於是選國子生林伯恭等三百
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召致仕參政陶凱爲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凱自稱耐
久道人　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竟坐罪凱臨海人國
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陞禮部尚
書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
遠千言立就文章盛傳於世

九年十一月趙俶陳情乞骸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復爲
請　上加俶翰林待制勅吏部給誥命致仕俶詣闕謝
上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曰何爲兵部侍郎知
萊州卿之子耶對曰是也　上因諦視之曰卿誠耄矣
歸養爲宜俶頓首退初俶下圭玉官法從時俶作訓忠
之書敎之圭玉由是服政有盛名世以俶爲愛而能誨
巴部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俶拜謝遂行
召樂部鳳爲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韶鳳全椒人從
上起義歷官兵部尚書改翰林爲人和易簡諒在翰林
參定禮樂考據精詳

十一年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九月賜貝瓊致仕瓊篤志好學博通經史年四十八始領
元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修元史
六年擢助敎九年遷中都助敎至是致仕明年卒於家
所著有清江文集
十二年三月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
道時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勅諭
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
愧於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
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廸馬懿

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
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
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
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
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
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
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發身草
野一旦與人君同遊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
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
口曰此古愼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

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毋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一名溤漸爲祭酒吏部尚書劉崧爲司業崧至未旬日卒崧泰和人七歲能賦詩洪武三年以才學舉職方郎中歷吏部尚書致仕未幾召至　上喜賜鞍馬遽得疾猶强坐訓諸生疾革敬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敎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家事年六十一　上爲文祭之

四月　上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爲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

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耶然於方册之間朕嘗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

十五年四月以儒士吳顒爲祭酒　上諭顒曰國學者天下賢才所萃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敎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德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以爲敎矣爾其愼之

五月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敎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

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

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退

六月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教渫爲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之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長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

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
其可得哉
十五年以檢討王嘉會爲右司業時太學生常數千人嘉
會與祭酒宋訥及左司業龔斆嚴立楷範二人者春秋
已高鬚髮皓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
然望而畏之士類率教多所造就　上知其勞眷待殊
厚十七年以老疾乞歸特賜致仕未行卒年八十餘
上深嗟悼給舟車還其喪命所在官司祭之（嘉會嘉興人）
十六年正月免祭酒吳顒還鄉時武臣子弟有怠於國學
者顒以寬縱不能檢束故免之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

祭酒勅諭之曰太學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
户　延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繼其效蓋士
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愼
擇老成師師之惟卿宿學者德可以任此故命爲祭酒
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其有賴
焉卿勉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
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
威望重臣以涖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涖其事
必時加勸勵　[illegible]成就

十月貶助教吳伯宗爲金縣教諭初遷伯宗爲太常丞辭
至是進司業又辭故貶行至淮召還擢爲檢討
二十一年命禮部給賜國子生鈔北平陝西山東山西廣
東廣西四川福建人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
二錠俾製冬衣復命工部於監前造室一區凡百餘間
具竈釜牀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
二十三年二月祭酒宋訥卒訥滑縣人舉元進士知鹽山
縣國初徵爲助教歷學士入文淵閣轉祭酒會初開太
學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化不行　上簡用訥特與勅
訥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鏗硤不遺餘力寢食學廂

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親爲制詞褒之又嘗言
宋祭酒骨格必壽命畫工繪其像甚肖　上喜吏部余
熂不喜訥以事逐之去　上怒誅熂已念訥老召其子
主簿麟侍養卒年八十　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
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此始又遣行人祭於家爲治墳
塋官其子訓導復祖爲司業
二十四年二月擢景州學正胡季安爲試祭酒
二十七年正月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
二十八年七月詔國子生日孔子作春秋明三綱敘九法
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教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

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
之繼今宜督讀之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
庶乎有本
二十九年署國子監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例以太學優
劣分隸六堂遡來皆無顯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
第如例　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
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錄用
三十年七月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　上因思
前祭酒宋訥坐春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
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

朕禮送回鄉葬又令沿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
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年少秀才署學
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溲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
犯者凌遲沒產
建文元年三月　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
差
七月以王紳爲博士紳先翰林待制褘之子也褘使雲南
爲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卒母盡孝母卒哀
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煢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倜儻
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

曰子克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
遺骸未返丘壟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
訪求不獲卽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
中徐誠等薦之故有是擢
四年六月復以工部侍郎張顯宗爲祭酒　太宗卽位顯
宗與司業張智同歸附已以軍卒執告　建文帝嘗募
兵江西籥戍興州尋起交阯布政使卒於官顯宗寧化
人洪武辛未及第有孝行從政通敏在交阯民懷其德
永樂二年五月禮科言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　上問
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

於人寡合　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
而不能脂韋依阿於外況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
爲翰林修撰（旭樂平人洪武乙丑進士）
三年正月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　上曰此
其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摩以養
其志淑其身此爲切要法勉之
八月諭禮部申明國子監洪武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
成庶幾國家得賢才之用
四年三月　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
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

禮退御彝倫堂祭酒胡儼講經賜宴及襲衣
五年六月助教王達卒達無錫人自縣學訓導以薦陞助
教　上即位用姚廣孝言陞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
和恭慎爲文章以詩名　上問建文君過失事達對曰
可與爲善但輔導者非人故誤之耳卒年六十五命有
司歸其喪
修國子監　上謂工部曰太學於國體甚重者蓋成就賢
才之地視他官府須堅緻弘麗有加爾尚書侍郎亦頻
往督視
二十二年九月詔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

俾由科舉進
十二月諭吏部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
德古以模範稱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比來國
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
出身固是學者志甚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卿等每
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陞之不問舉一道德老成之
士如何望太學之士師皆得人自今宜慎重選
宣德元年七月召四川按察使陳璉至改南通政使專掌
國子監事璉儒者持憲非所長是以吏部請改用之
上既命之顧尚書蹇義等曰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職

易舉向所用非所長矣今其庶幾乎然爲天下賢士師
表尤不易也
十二月禮部奏兩京國子生多給假還鄉年久托故不來
請遣人提問　上曰古云才難諸生未及仕先負罪名
即爲終身之玷宜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如再於限外
不來者皆發充吏
五年三月都察院奏北京國子生許節等三人公差往應
天受民白金於律當徙　上曰爲士當識義利之辨諸
生尚未受官便汲汲求利若使得位豈能卓然有立今
太學諸生不少宜如律治之以警示

七年三月南京國子監奏請給學官阜隸克使令　上曰
舊不與阜隸者以其非常參官然貴賤相承禮之常分
遂命兵部如例與之
正統三年四月助教翁瑛男世賚乞入監讀書禮部尚書
胡濙等以聞　上命從之既而謂濙等曰國學育賢之
地豈宜濫進前此乞恩入監者務俾利日出身勿容諸
司歷事以杜僥倖後有請者令入原籍儒學科貢於是
京官子弟入監已歷事者皆復監肄業
十一月以南司業陳敬宗爲祭酒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
時六館士凡千人凡升堂聽講肄儀矩整嚴雖　朝廷

之上不能過也時豐城侯李[illegible]居守於敬宗最所敬重
過其第必留宴之或以家妓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
之常以拇指掐中指自持翌旦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
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
七年七月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其名欲致之門下
適南畿巡撫周忱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
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
求謁中官忱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
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
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

八年七月枷祭酒李時勉於監前既而釋之時勉崇廉恥
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倣胡安定教條隨其材器而造
就之待諸生恩義兼盡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衣衾
爲文以祭諸生咸之先是議改建太學　上命王振視
之時勉待之不能加禮振銜之命人廉其事無所得彝
倫堂前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
伐去傍枝振遂聲聞以爲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并
司業趙琬皆枷於監前諸生皆伏闕請有蘇州石大用
者獨上疏請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時勉擅伐官
樹薄示枷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疾況値炎熱

死亾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疏上并釋之大
用由此知名是秋中京闈就銓得戶部主事
八月致仕祭酒胡儼卒儼南昌人以乙榜授華亭教諭時
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闋改長垣薦
知桐城入爲檢討直內閣侍論少憩同事不能容因薦
其學行堪爲師表出爲祭酒儼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
慕　上北征以祭酒掌翰林院事輔淇時太孫監國加
太子賓客致仕卒年八十三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
岳重臣俱待以師禮由然終日言不及私晚年沈潛性
理克養益粹言行慥慥稱者俊焉

九年正月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
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
修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
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學成　上臨祀祗
謁先聖行釋奠禮退御彝倫堂祭酒李時勉講堯典克
明德一章　上喜甚京師翕然快覩
十一年三月英國公張輔等偕侯伯二十餘人蚤朝畢奏
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
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
一章講畢設燕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命諸

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十二年二月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命給驛舟賜資鈔爲道里費諸生洮酒送者數千人用旗幟鼓樂擁送出崇文門至城東門而别彭時等十餘人送至通州候舟發後歸無不下泣者

景泰元年四月祭酒李時勉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召修書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以言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職洪熙宣德初累上疏觸王振怒幾不免乞致仕平生操行修潔嚴以持己恕以待人蓋剛方正大之士云

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原在大成門下正統間移於太學門外景泰中司業趙琬言風雨飄淋易於損壞始命工部造屋覆蓋

十一月祭酒蕭鎡乞致仕監丞鮑相令國子生三千人請留 上可之尋命經筵講官

十二月陳敬宗引年致仕敬宗在南京十八年未嘗兼階士大夫高其風節

二年以吳節爲南京祭酒先是陳敬宗以嚴主教節濟之以寬諸士感化

八月 上幸太學釋奠孔子祭酒蕭鎡講皐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

三年以劉鉉爲祭酒時楊翥以鄭府長史來朝主於鉉家翥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上以授太監宋某曰璞缺言之久之莫問也會宋病召醫盛叔太治之病愈問醫何許人也曰蘇之長洲人也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今爲何官曰翰林學士且曰劉學士古之人也宋曰 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鉉怒曰 上奚從知我必翥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哉時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

議必得有力量者爲之宋乃出手疏於 上上命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爲之時大學士陳循等乃擬鉉以進江淵不悅鉉乃退與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薛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爲祭酒一日報易儲諸司俱勸進司業言於鉉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 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 上曰卿可遂傅東宮乃擢少詹事

六月劉鉉奏監生多潛住在京奔競成風有家近京者當

依親之時雖給文引仍在京潛住一闕行取不待勘合
到原籍官司輒詣部告病不曾還提先復監亟求出身
又有聞父母之喪托故在京守制及由未滿郎行起復
速求利祿有傷風化　上命犯此到部者送法司懲之
六年祭酒王恂卒恂公安人初名振以同中官名易之以
修撰擢大理丞巡撫貴州克舉邊務改庶子擢祭酒謹
厚善誘迪諸生循循不倦
九月以太常少卿兼學士陳詢爲祭酒時祭酒監丞安貴
言太子少師學士蕭鎡任祭酒諸生悅服乞照胡儼例
不妨內閣職務時來提督儀刑後學　上不許竟用詢

永樂中儼實出爲祭酒不復入內閣也
詢華亭人正統間爲侍讀學士以忤王振謫知安陸州
景泰初召起至今官性峭直寡言笑平居儼然秉道緤
耶蕃出天授爲文章清勁有氣骨類其爲人
御史程璣言國子監爲天下學校之首偏在京城東北隅
乞勅工部於今年秋成之後遷於東長安街之南改創
基圖華胡元之舊址增輝丹陛立當代之新規時議者
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時遂不果行
六年十一月南京祭酒吳節奏成賢街舊有號舍六十六
間年久荒廢乞行南京工部體勘改建復字號以居監
生從之
天順三年五月致仕南京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
慈谿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德業文章名聞朝野官太
學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
亦以師道自立稱南陳北李云
祖宗朝以國子監錢穀爲養賢之用例不鉤考天順己卯
祭酒劉益爲監丞閻禹錫所訐言曾侵久廢而椒豐等
物折錢鈔者不以時給諸生爲他用戶部以聞遂下益
與典簿徐敬於獄鞫問敬誣成益從末減而國學錢穀
自此遂鉤考矣

成化元年三月　上視國子監謁先師孔子行四拜禮
幸彝倫堂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
皆賜坐祭酒司業坐講賜茶明日賜祭酒司業等官及
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諸生寶鈔
三年三月祭酒邢讓等奏　祖宗以來欽降監規周備歲
久恐致遺失乞鐫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
遠遵守從之
六年七月南京祭酒周弘謨奏本監紅板倉二十座係
孝慈高皇后積糧以惠養監生妻室乞爲修理庶以表
著　高皇后良法美意於億萬年也從之

七年正月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歛輸納者多後坳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逮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劾教事檢討業時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時所奏交章劾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嚴實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著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贖爲民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抜讓爲萬安構害延蔓及於鑑會廷鞫讓辯不已鑑曰吾爲國師安能喋喋對刀筆吏哉遂自誣服除名楊守阯上書訟其寃廷議壯之鑑長洲人正統戊辰一甲第二人

三月時祭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書姚夔舉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偵可任祭酒修撰耿裕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　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爲祭酒劉鉉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尊近年人不以此官爲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賴詔吏部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旣用裕爲司業而驛召紹於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紹安福人宣德癸丑進士官翰林歷禮部侍郎體貌豐偉識見明敏刻苦問學爲文規矩嚴謹力追古作平居以經濟自任居史館二十五六年纂述考校盡心不苟典禮八年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不讓能焉

十年九月勅公侯駙馬伯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

祭酒一依學規敎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十二年十二月以司業耿裕爲祭酒時勳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敎取其所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持去　上閱之嘉歎

十三年六月命南京工部修理南京國子監文廟兩廡廚庫共八十六間從祭酒王偵請也

十六年八月以祭酒丘濬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二十二年八月以徐瓊爲太常卿掌祭酒事

二十三年十月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臣鳳翔人慷慨有氣節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

架棕棚以備登眺乃上疏諫止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
買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俟有官校宣
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
御矢命吏部銓選特與七品官閒閑而大懋臣名遂播
天下後授碍加知縣卒
弘治元年二月　上視太學行釋奠禮御彝倫堂賜祭酒
司業坐講明日祭酒費誾率學官監生上表謝恩　上
御奉天殿受之賜祭酒司業并三氏子孫及學官監生
襲衣寶鈔等物有差
三年七月以謝鐸爲南京祭酒鐸上修明教化六事一曰

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
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
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
弊鐸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阜役錢以
沛條屬籍膳夫錢於官搆東西二書樓以皮鏤板
六年十二月召福建提學副使羅璟爲南京祭酒璟泰和
人坦夷率直議論持正與人交不設城府督學司雍時
傷寬緩然亦無大過云
九年閏三月以林瀚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瀚在
監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條規雖勢

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以百數計悉
貯之官購祭酒公署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瀚創始也
十二年正月以致仕祭酒謝鐸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
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兩具疏辭疾不允行次越得疾徑
歸以狀投紹興府繳進力求致仕不許又疏求台州府
轉奏知府不敢上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潘府言當速起
以盡正人之用使者再至有司勸駕益急遂行至京以
求退而得遷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始受命
十四年三月謝鐸上言四事一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二
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三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四塞

捷徑以澄國學之源疏入命所司知之時禮部尚書傅
瀚力詆其謬議皆寢
八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
事貝欽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十六年八月章懋服闋到任謹矩度尚德行厲廉恥諸生
翕然向風
正德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具皮弁服躬詣先師孔子行
四拜禮御彝倫堂祭酒司業講書明日賜衍聖公孔聞
韶并三氏子孫祭酒司業學官襲衣及諸生寶鈔
八月章懋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

重認令致天戒再疏乞休未允復以任滿三載年踰七
十上疏不待報而歸歸復三疏明年二月始獲允命
三年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祭酒未至卒清
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明經博學行潔心淳氣清色和
外簡內辨與之論天下事治亂污隆文章高下學術邪
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
斷蓋學識操履如清者不多見也
四年正月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祭酒鴻儒在山西
有聲劉大夏嘗對　孝宗稱其可大用吏部從人望用
之未幾以守正忤劉瑾回籍

六月起■■提學副使王雲鳳爲祭酒時張綵以人望用
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諭　太祖寰中
士夫不爲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父佐懼強之出泣而
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
廢雲鳳以十有七約示諸生約束太嚴誹謗四出不爲
動六館士子卒感服
五年二月前禮部侍郎兼祭酒謝鐸卒鐸黄巖人狷介廉
直取與進退一斷於義凡所建白務切理要無一毫徇
俗希人之意致仕後遂無意仕進居常疏食水飲泊如
也贈尚書謚文肅

七月召石珤爲祭酒珤在南監立法嚴整濟之以恕時劉
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南京禮
科因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珤力主准假南
京戶科因晒晾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
每夕畫酉珤以　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
會廷臣議令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
情洶洶珤拘集至班惟令遞增一歲緻冊至部亦竟無
他人益服其有見
嘉靖元年三月　上幸太學祭酒趙永講書帝曰俞允若
茲一章司業吳惠講易時乘六龍一章宣諭賞賚有差

六年禮部侍郎桂萼言國學諸生幾二千人宜令入監
半年以上有祖父母及父母者各予假歸省視地遠近
限月日准爲實在過限者作曠從之
祭酒嚴嵩請復舊規以膳銀分給師生伙稞之資而會其
餘羨以資公費監生老疾部餉不堪作養者給冠帶回
籍以省冗食諸生廩餼仰以時給與米勿待三月禮部
善其議第以爲監生老疾者不堪由克貢時去取不嚴
宜令提學官立考貢法每正貢一人陪考九人拔十得
一不計資序凡三爲正貢不入選而年過六十者許以
冠帶榮身　上命考貢以次取四人餘皆如部議

七年十一月南京祭酒魯鐸卒謚文恪鐸景陵人以庶吉
士授編修陞司業進祭酒仰移籍歸鐸嘗奉使四夷却
金珠之饋及在告絕迹公門日集後進之士講授經義
臺臣交章薦之不起卒之日貧不能塟巡撫湖廣都御
史朱廷聲爲請恤典　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有司治
塟仍賜之謚不爲例
九年十二月給事中張袶陳言數事內及祭酒許誥有朝
臣共鄙太學生羞出其門又有視欽明之比　上曰祭
酒有師道此官誠不可不重許誥歷任已踰年未聞有
此說誥令指實袶乃引罪言實無所指　上曰袶假建

言實直專攻正人誣害許誥本議祀典却援引他事爲
詞況有詔旨乃先故犯及令指名具奏又不以實問錦
衣衛逮送鎮撫司拷訊之
十年二月是時國子生在班者不及四百人而各衙門歷
事歲額幾千數該監一撥歷不敷疏請預處部禮部詳
查舊規擬奏於是尚書李時等覆稱國初監生俱由廣
業堂肄業積漸升率性堂始得積分行故天順以前監
生必作養十餘年然後撥歷後積滯人多節將撥歷歲
量減至弘治八年國子監有班坐人少不敷撥歷之請
本部尚書倪岳題稱權宜採獎之法有二增貢額以足

坐班生徒議差歷以久坐班歲月撥將府歲二貢州學
二歲三貢縣學歲一貢行四歲而止其各衙門歷事三
月考勤之後仍歷一年其餘寫本一年清黃寫誥清軍
清匠三年以至出巡等項俱如舊例日月爲滿今國學
缺人視弘治時爲甚所有前項事例似應參酌舉行得
旨在監坐班人少皆因近來將歷事月日減少而雜歷
長差等項增多既天順年間十年以上方得撥歷今乃
未及一年已循緣撥出大壞　祖宗撥養之法吏部查
各衙門歷事舊額人數明白開奏著爲定例不許仍前
濫撥及今出限寫本無名差用各項歷事月日俱照倪

岳題准事例滿日方許更替凡歷事及出巡奏內既該
監生僉名一應事務許其公平議論舉察所司奸弊以
稱　祖宗設立歷事深意以後考選歲貢入監務遵舊
規由廣業堂漸升率性堂然後積分出身果有才學超
越奏聞擢用貢額不必增恐致與日選法壅滯其監生
給假者越班
十二年　上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以大學士李時等分
獻遺侍郎周用祭啓聖公禮成　上御彝倫堂祭酒林
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順卦賜坐　上
宣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

贊治化翌日衍聖公孔聞韶率三氏子孫文俊率學官
諸生表謝乃賜聞韶以下衣帶文俊以下襲衣寶鈔仍
賜宴於禮部侍講學士廖道南上聖主臨雍崇教頌優
詔褒答之夏言請紀錄幸學事宜頒布天下學校使知
除師重道之意令依擬行
十四年先是　上諭吏部改南京祭酒費寀於北將大學
士費宏方應召至京疏辭曰寀本臣弟不知者將謂臣
始入朝遽引用親黨脫致物議將無以自明乞罷其調
上嘉宏謹飭特允其請而以南太常少卿呂柟爲祭酒
十五年三月祭酒呂柟條陳監規五事一言舉人在監一

言歲貢入監一言納銀例貢一言公侯伯子孫在監習
禮一言儀禮一書當令士子習行部議宜如所言行之
十六年御史張錦論劾祭酒許成名司業童承敘各不職
且言前祭酒呂柟造士有方宜召用成名承敘等上章
自辯吏部覆議二臣侍從講讀有年其才行皆聖明鑒
照去留請自上裁　上曰吏部權衡所在是非臧否宜
有定論其更詳核以聞於是部奏二臣學行俱有可取
宜令仍舊供職成名差必振作或量改別用得旨成名
既涖任未久與承敘俱令策勵供職
吏部覆司業童承敘條陳學政言掌士助教等官職專教

士[illegible]宜訓迪勤懇者先年率多假以翰林檢討
職銜仍管教事比來遷轉不一訓迪不專自今各官給
由到部果係才堪政務者即與序遷才堪風憲者行取
考選才堪別用者聞准部屬及府佐等官若有志甘恬
淡學稱師模仍令再歷九年滿日照例加以清階貴其
成效庶教有專功而才無枉用從之
禮部覆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奏南監監生已踰二千而來
者未已積擬壅塞恐至數年不得撥歷數十年不得入
選者請照北監事例各遞減三月正歷九月雜歷六月
以疏壅滯詔從之

十九年三月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如教之
不豫則紈袴之子何望干城請令兩京公侯伯子弟未
任者悉送監讀書如嘉靖八年例自今歲以二月舉行
學有可觀則奏聞敘除不率教者並聽糾治兵部覆請
上從之已乃部襄城伯李應臣與安伯徐夢暘惠安伯
張鑭崇信伯費偉清平伯吳家彥俱赴監讀書觀禮
二十一年十月朔欽天監進大統曆頒賜百官監生方越
御階爭曆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張袞司業王同祖具疏
引罪詔各奪俸一月序班湯教薛恩等逮問已而給事
中王夢弼劾奏袞師道不嚴教訓無素不宜仍處國學

詔降充二級調南京太常少卿敬恩亦以不能整肅朝
儀調外任監生王廷瑞等十三人黜爲民
十二月王同祖上禦虜策請因朶顏三衛賂結黃毛虜又
糾兀良哈亦不剌等衆共破北虜御史賈大亨劾其狂
悖至是又請改元以延聖曆　上惡其佞斥之削籍爲
民
二十二年南京給事中張永明等劾南京祭酒龔用卿闒
茸汙濫乞罷斥下吏部議太學風教所關稍涉瑕玷卽
難居師席用卿當罷詔改別衙門用
二十六年祭酒程文德給事中陳棐等奏欲將就教生員
守部候選者令坐監就業以實國學未經廷試者俱發
回送監以後貢生到部量准數十名送部就教餘五十
以下者俱分送兩監肄業其博士助敎等官於三甲進
士內選除吏部議覆候選生員復令入監人情不堪宜
酌部選用其後續至者當如議至博士等官於進士內
選授其非　太祖欽定資格且於選法有礙今後兩監
員缺照例於舉人出身教官俊等及進士願降除國學
者酌議陞補待任滿考績與行人一體考選風憲詔可
二十七年九月歲貢生員張仕良等因程文德前議疏言
年老家貧不願入監給事中劉學易等亦上疏稱其不

便禮部覆言文德本意在以近年選法壅滯令生守候
艱難不若令其入監就廩餼以實國學其意原以便之
非苦之也諸生不樂從者則亦有說蓋往年貢有常數
選途不壅卽在監生儒例得告就選不以入監爲憚煩
而監亦充實自選貢增貢之例開而老成格於少壯人
數倍於往昔仕祿之念彌急銓選之法益滯是以在部
日多而在監日少一聞送監則怫然不樂寧願留部候
選以途祿養之計而不願入監需選以僥倖不可必得
之官乞令今歲貢生員年力精壯者送監肄業其有自
願守部就敎者亦各從其便至於下第舉人則多係年
少氣高不屑就監與貢生不同宜盡發兩監肄業不許
托故回籍其有以送監而遷延不至及到監而無故潛
回者該監治之有全不赴監輒持原引及原籍起送入
監文書投試者有回籍之後陞續投告送監以覬赴試
者本部治之仍不聽會試如此則不必假歲貢而國學
自實矣議入報可
三十八年四月禮部覆南京祭酒潘晟議節年下第舉人
本部俱限定水程分送南北監肄業但各生往往不依
期赴監其歲貢援例生員雖或入監又多捏告依親患
病給假等項回籍不行依期循班以故在監人少不敷

搖扉今宜申明舊典凡舉貢援例生員告南監者通查
本部原定水程如違半年以上者作曠三月計月加曠
一年以上送問其依親養病者除水程外亦三月復班
如仍前故違期限者定行查革仍咨都察院轉行各巡
按御史將前項生徒下有司嚴限起送限三月以內赴
監如違半年以上罪承行吏一年以上罪首領官舉人
遷延及迫試期方赴監或不赴監而赴試者本部送問
如例不許入試歲貢生非年老者不許就教如此則法
制嚴明而國學克實報可
三十九年三月南京御史林潤等劾奏新改祭酒沈坤居

鄉橫暴擅用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鑾剁其兩手斜眾防
倭指不知名人爲敗卒梟首示眾關開官店將鹽院引
皮私用關防印子勒抽稅銀舉放私債將監生生員嚴
刑拷打逼取准折妻孥以私忿囑官監禁母舅占家貲
逐弟質住民房并及其任南監折毀饌堂爲私宅器皿
等事　上覽其疏而惡之詔褫坤職爲民仍令巡按御
史逮來京訊治坤素斷跑負氣不能諧俗鄉里人多不
悅之初以南祭酒守制家居會倭犯江北諸文武吏望
風奔遺坤督率鄉里保所居淮安新城遠近依附者眾
坤以軍法部署防禦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雖賴
以保全而被其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給事中胡應
嘉宗黨及府縣儒學生一二人應嘉素與坤有郤又性
險狠遂與諸生撰爲謠言構之於林潤疏劾之應嘉復
從旁力證然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斷手胡鑾者固無
恙也他皆類此及坤逮至竟拷死獄中士論冤之
四十一年吏部言國初設國子監官專取問學優長德器
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觀法以爲成材之地邇來進
士外選者輒求改監職苟歷年資遂得內補以賢關爲
捷徑非　祖宗立法養士之意且令進士之科皆若此
輩則民社之責屬之何人自今宜著爲例有稱外而求

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擅改京職以
長奔競　上深然其言命如議禁革著爲例
九月前南京祭酒鄒守益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守益
安福人正德辛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以議禮
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累陞祭酒平居與學者接不
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
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
四十五年六月禮部言國家內設太學以教育天下之英
才外設儒學以作養民間之俊秀二百年來名臣多從
此出邇者國子監學舍傾圯生徒止二百人又四方讀

書綴文之士爭務剽竊以圖捷徑於是教化學術蠧爲虛文而朝廷不得真才之用故給事中張士純周世選御史張士佩前後論列如請勅工部修理令監請復下第舉人及歲貢年未五十者入監舉人毋得槩就刷歷歲貢不必專泥正歷而援例一途則俟財用稍充即議停止此太學所當議處者也乙榜舉人年四十以上者俱投教職不妨會試其有異等者一體行取各提學官必身先化導以德行督課諸生毋專事文藝此儒學所當議處者也至於文體敝壞內而兩都外而列郡靡然同風其弊皆由書肆刊文盛行便於採擇請悉搜天下

私篇冗書無當實用者一切劃毀時吏部亦覆世選議處教職一事自今提學員缺必慎選文行兼優者以充仍限六年教成方議超擢歲貢衰老者不得收選有司不職者不得更改文學官俱報可

隆慶元年八月 上幸太學命大學士陳以勤釋奠先師賜輔臣羊酒鈔幣有差

起周怡爲司業兼太常少卿怡初任給事中以論劾嚴嵩罹譴廷杖錮繫家居二十年至是起用疏陳定君志以修德業語多譏切內豎 上怒其抗違落級外調告歸

三年二月南京祭酒姜寶疏陳飭監規以廣聖教八事一修理傾毀舍宇二督徵各處膳銀三請罷納粟事例四催取舉人入監五請復國初積分之法六儲養公侯伯子孫七處補分教屬官八查復本監見部舊例及恤助監生部議覆從之

祭酒馬自強等奏請於諸司歷事監生以三名爲率量增一名共在歷歲月減舊四之一仍存其餘廩以待增者令候歷諸生不至壅滯行二年復舊從之

御史方新追論祭酒胡杰往典試南京與論德吳情罪同罰異乞并斥 上詔事已前決令杰視事如故新攻之不已給事中王治等言 皇上臨雍伊邇杰卽無他業

已爲人指數恐其慙於講席非所以肅觀瞻重風敎也有 旨改杰別衙門用而以侍郎趙貞吉暫攝祭酒事杰不自安再上疏稱疾求去許之

黜原任南京祭酒姜寶爲民復原任南京助教鄭如瑾官給事中王禎論寶猶止言其狗情亂法而不及受賍及是南京法司希大學士高拱指坐寶賍千金而爲如瑾辨雪故有是命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三十二

翰林院 附庶吉士

吳元年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翰林院以朱升為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以潘廷堅為侍講學士廷堅當塗人性資穎拔博學強記元末薦授富陽教諭王師渡江駐蹕采石廷堅同李習陶安謁見遂命為太平教授明年定金陵召為中書博士補金華同知壬寅入拜學士以年老致仕廷堅為人

慎密謙約每參謀議為　上所重

初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以陶安為學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制命安總之

洪武元年以羅復仁為編修齎詔諭安南既歸改檢閱未幾拜弘文館學士復仁吉水人屢召論多土音質俚　上以其率直多見聽納尋乞休賜大布之衣書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嘉賜關布衣放歸田里仍賜玉帶名馬鐵拄杖坐墩諸物　上嘗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急呼其妻取杌故　上每呼為老實羅云

四月以范常為直學士尋兼太常卿常滁州人　上克滁以文學召見預典兵餉授總管府知事歷知太平府事恤民興學　上嘉其績召入尋以疾免未幾起為起居注乞歸　上念其老許之御製詩四章寵之賜宅一區於太平因家焉

九月學士陶安卒安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肆力問學博群書尤精於易元末避亂家居　上渡江取太平安謁見期以王道決計趨金陵居帷幄預密議在翰苑為議律官定郊祀宗廟議復奏議冕服制凡國家制度禮文多安所定　上嘗賜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置行省以安為江西行省參政卒年五十七

進封姑孰郡公

二年正月以朱升為學士陳桱詹同為直學士

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修雷燧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主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為侍講學士以寧為侍讀學士堅為禮部員外郎儒為刑部侍郎肅為工部主事

二月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為侍制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冑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

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匹衰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辭說　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侍制

三月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許之升休寧人博洽群書多發明南北學者咸師爲王師下婺州召見陳天下大計命參密議已授侍講學士定宗廟時享禮致仕之明

年以疾終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

三年四月置弘文館以胡鉉爲學士命劉基危素王本中睢稼皆兼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　上御東閣聞履聲　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吾以爲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

上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當直對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　上默然翌日傳旨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死元爲節蓋諷其自稱老臣以故愧之

七月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明年請老賜歸

以高啟爲編修命敎勳臣子弟後　上御闕樓召啟與謝徽敎對詳明稚稱簡注命啟爲戶部侍郎徽爲吏部郎中啟辭以少未更事遂與徽俱歸賜金帛有差先是魏觀署吏局啟與交懽及觀守蘇聘啟至學宮延訪郡中利病多所禆益觀罹於禍遂連坐啟

以朱濂爲編修濂義烏人幼嗜考亭之學其見於辭章貫爲講辭悉祖述之既而引年歸浦陽察陰陽鬼神之奧驗性命心情之蘊乃即朱子精語編爲理學纂言宋濂爲之序仕終楚府長史

五年徵敎諭傅藻爲編修尋改應奉爲東宮文學藻義烏人後出知武昌府終河南按察使

學士危素卒素金谿人元時侍講經筵累官行中書右丞及徐達取元命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修黃礙皆死節礙覓死而素爲報國寺僧沮之達乃以素歸授侍講兼弘文館學士時備顧問後謫居含山至是疾卒

六年開文華堂於禁中以爲儲材地　詔擇鄉貢舉人年少俊異者俾肄業其中正月選河南第一人張唯　上召見便殿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及王輝李端張翀皆擢編修尋韶爲秘書監直長賜冠帶衣服又明日山東

第三人王璉等見召試如之璉及張鳳任敬馬亮陳敏皆擢編修賜予亦如之受命入堂讀書詔賚善大夫宋濂正字桂彥良等分教之　上謂曰答許啓爵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中堂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金牙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啟廸顧諸生皆　上所親敎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詢及肄業進益濂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儁才請錄爲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方徵彭通

宋善王惟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不及唯等然侍從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至執政有聲云

六月改兵部尚書樂韶鳳爲侍講學士

七月編修孫作辭不拜乃乞外改太平府學教授後起爲司業

七年五月賜學士承旨詹同致仕同新安人初名書元舉茂材爲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六月復以爲學士能兼尚書

八月　上御武樓召宋濂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旣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獻替者咸無隱擢爲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八年三月以廣西僉事答祿與權爲修撰與權其先胡人後居河南永寧仕元爲河南北道僉事以故官入朝授秦府紀善改御史出爲僉事旋召爲修撰以不修職降典籍轉應奉致仕自稱洛上翁　上親爲說辯之又有馬沙亦黑馬哈麻者亦西域人也能通華夷譯語善測

天人　上命爲編修

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班其上

罷弘文館

十一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上命擧可以自代者濂以蘇伯衡對先是伯衡嘗爲編修以耳聵辭至是召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

十一年十二月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十二年十月以儒士吳沉爲待制明年四月降編修

十三年四月賜編修張美和應奉陳鴻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

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籍悉翰林院典籍掌之
學士宋濂以孫慎坐法安置茂州明年五月行至夔卒年
七十三濂浦江人妊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
益著　上定鼎金陵禮聘濂濂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
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
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賚諸
禮文大政皆濂裁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濂
安否基初在夔永樂間孫恪以蜀獻王命還葬華陽正
德中謚文憲
十四年十二月令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正字

贊讀考駁諸司奏啟平允則列名封上署曰翰林院兼
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
十五年召山西布政趙新為修撰
十一月以典簿李翀為侍講學士
十六年十月增本院尚書博士二人以儒士饒仲恭張庸
為之令仲恭於潭王府說書庸於魯王府說書
二十年十一月以河南府訓導劉三吾為侍講學士時劉三
吾以耆儒掌院鈞與相得甚懽凡草創禮儀稽考經籍
享祀神祇較閱文卷罔不事事已命授秦晉諸王經銓
曾斜其怠惰　上謂儒者不任劇職俱降國子助教未
幾復職
二十三年十一月以永川知縣王佐為侍讀賜之鞋襪
二十五年十二月學士劉三吾以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
坐贓自陳免官未幾復召用
三十年劉三吾以主考會試獲罪下獄尋卒詳科目三吾為
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於大節則屹
乎其不可奪
三十年正月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彝為侍講　上
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
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陸

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
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三十一年六月　建文[illegible]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侍講
學士
十二月召宋懌還京師懌故學士濂之孫濂嘗授　懿文
太子經　上念之召懌復官侍書
建文元年六月召河州衛吏解縉為待詔以學士董倫薦
其文學也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為修撰
以王景為侍講景浙松陽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懷遠教

諭歷山西叅政坐事謫雲南以知縣召入纂修　高廟
實錄吏部尚書張紞薦故擢用之
三年十二月吏部試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復留士奇
於翰林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太宗卽位首詔吏部及本院舉文
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闕待詔解縉名擢居近侍召對
喜其奇傑敢言益見信用七月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
入見　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特命與縉立於御榻左
以備顧問一日以萬幾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
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論議政事同列不得

與聞是時吳府審理副楊士奇在翰林充修史官亦有
譽望親擢爲編修已而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
儼爲檢討尋陞縉爲侍讀胡靖爲侍講編修楊子榮爲
修撰而改子榮名榮繼又陞淮爲編修
以王達爲編修達無錫人初以明經授邑庠訓入補國子
助教姚廣孝薦擢編修侍太子於東宮尋進侍讀學士
七月擢儒士曾日章爲侍讀助教鄒緝爲侍講
十一月以解縉爲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爲侍讀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並爲侍講
按永樂初擢解縉等七人入內閣預機密典綸綍然自
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猶相繼領院篆洪熙時
楊士奇等驟遷至三孤踞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
淵內署與諸曹與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
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成焚草中貴傳　旨猶傳
大學士爲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猶設大學士三座學
士一座而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
永樂初擢舉人王偁爲檢討　上因問檢討之下有何官
左右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問已除人未對曰已
除又問其賢比偁何如對曰偁初除未知其爲人如舊
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因歎曰古謂用人如積薪此類

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偁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
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博士
以下皆陞職與偁同
三年四月以儒士馬巨江爲博士巨江以老回辭賜璽書
褒諭令致仕
四年閏七月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侍讀學士以老
賜勑致仕陛辭　上賜坐與語慰諭良久又賜酒饌楮
幣給驛傳送侍讀胡廣曰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
具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
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各資其用耳

以王洪爲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時胡廣秉筆修
史位在洪右每事輒咨之及靖有所請洪慨不聽至欲
裁其家乘瑞應之徵洪力言　上前以爲不可取信天
下來世靖深怨之左遷禮部主事無何卒洪仁和人少
英儁有軼才與解縉王璉王偁王達善號東南五才子
名重一時居官耿介忠亮文章氣節表表時輩
六年七月學士王景卒　上郎位擢用景時　建文帝未
塟　上詢塟禮景對宜塟以天子之禮雖隱忍終身猶
不忘故主云
十五年六月以儒士郭張善爲檢討

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外命學士楊溥掌閣
事其同事則侍講王璉五經博士陳繼編修楊敬禮給
事何澄閏七月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五月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以條上時政改御史（時勉事詳建言）
宣德元年十月復以李時勉爲侍讀
以儒士楊翥爲檢討
九年十月學士沈度卒度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林
累進學士貞靜不苟初入翰林鄉人李至剛爲禮部尚
書得君氣勢赫赫希附者日奔走其門度未嘗造謁閉
戶鳴琴賦詩以自樂弟粲亦以善書徵官侍讀時稱大
小學士後至大理少卿
十年以金問爲太常少卿兼學士問永樂初以善書薦授
正字侍　皇太子於南京因進賀表文稽滯下獄　仁
宗登極釋之轉修撰至今職
正統八年六月侍講劉球下獄（詳中官）
十二年正月詔選翰林院侍讀以下十人入東閣習制誥
讀中秘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
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十四年戶部尚書兼學士陳循等言翰林官屬雖有額員
然自永樂宣德以來往往額外多除皆出　上命吏部

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稱者請旨照例陞授本院之
職不拘多餘已是舊例今本院自講讀以至五經博士
等官俱多缺員欽惟　皇上嗣登大寶正用人之際況
文學侍從之臣尤當精選以備顧問資益聖學乞勅吏
部於本院見任官及庶吉士內推選陞補講讀等官員
缺其五經博士及典籍侍書待詔之缺俱於教官推舉
送院考補如此庶幾官不曠職近侍得人從之
九月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
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
景泰時侍講邢寬以服闋復除南京署掌院事大學士陳

循等以侍講係屬官於掌印不便遂陞爲侍講學士寬
無爲州人永樂甲辰進士第一居家孝友與人交終始
不渝處已坦夷於物無所忤以足疾不良於行故不得
久於內朝云
時倪謙呂原初教小內侍黃賜等七人書於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廡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　上悅問
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侍讀原對右中允兼侍講
上又問以官品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
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
兼中允二人叩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遜坐旁壁　上

曰何跼蹐乃留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
當　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天順元年以景泰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皆
改別職用於是改李紹林文黃諫俱尚寶卿劉定之倪
謙呂原俱通政司參議錢溥尚寶少卿俱兼講讀以下
官仍舊供職蓋出徐有貞意且曰若改以翰林之職則
是陞非改矣未幾呂遂帶參議銜同彭時入閣是冬陳
汝言用事言於　上曰翰林官皆帶別銜而本院學士
無一人事體自不便　上召冢宰王翺承旨翺對曰學
士職不輕今似太多汝言折之曰唐有十八學士今何

多於是俱改學士錢溥侍讀學士而彭時以少太常兼
侍讀改兼學士明年黃諫使安南還亦援例改
九月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劉儼卒儼吉水人正
統壬戌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學士與修君鑑宋元通鑑
綱目以總修寰宇通志成進太常錫賚甚厚尋主考京
闈大學士陳循王文之子欲倖科名儼不從遂誣以
重罪賴高穀救之獲免　上復位命掌院將寵任之尋
卒贈禮部侍郎謚文介儼爲人端介性孝友在朝言論
侃侃所交必正人回邪者必折之不少假直聲大振
十月編修岳正以草詔切直曹石譖於　上命杖正百謫

戍肅州室廬田產盡賜指揮季鐸鐸得旨自往檢括凈
盡無幾　上宥正還適鐸得罪　上以鐸家屬盡是正
物悉取還之正亦往搜括如鐸以復昔怨初正爲儒臣
貲無幾何鐸素積不貲皆歸於正
謫侍講學士黃諫爲廣東同知尋復逮卒於淮諫初爲石
亨所薦亨敗故有是謫
二年正月大學士李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雜
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
四五率皆委靡孱懦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　上欲
重修通志惟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類

補外職賢乃言於　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
三年以林文爲翰林學士兼東宮講讀　憲宗登極進太
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告老卒贈禮部左侍郎文莆田人
神清志定充養有道燕居端處終日欽欽其經幄論說
史館紀撰勞益貴多
六月編修彭華與修大明一統志多支廩餼坐除名李賢
申救復其官
八年正月下侍讀學士錢溥獄溥浮躁嗜進時太監王振
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藁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
檢討[illegible]遷侍讀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

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太
監王倫者嘗受業溥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
已免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　上不豫東宮納妃如
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
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
逐賢以溥代之逐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
聞乃下溥獄謫順德知縣
成化元年五月爲民學士倪謙上言天順三年奉命充順
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逯杲摘撫臣罪
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爲民乞置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閒住
二年六月倪謙詣闕謝恩特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冒
無耻命改南院
三年六月以吳節爲太常卿兼學士節安福人宣德庚戌
進士爲人平易質直信人不疑爲文如其人初治春秋
與同學劉球齊名後進宗之安福春秋遂擅於天下致
仕家居十餘年卒
四年正月以孫賢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上疏請立　太
子且引疾乞休以示無希覬意章並上　上皆允之
皇子立是爲　悼恭太子賢憤憤不樂而卒

十四年三月修撰羅倫卒倫吉安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
第一人慷慨樂善遇事無所避以犯顏敢諫被時行道
爲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致政歸結茅居於金牛山敗
給於饘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
罄矣之傷舍乎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
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八正德中謚文毅
以王獻爲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獻仁和人美風儀性穎
敏書一過目即强記才思飄逸與大學士商輅有隙或
遣爲曖昧不根之語以揚於內坐是不得致大位掌院
者十六年奄奄不得志而卒

十六年七月侍講彭敎卒敎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性刻
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因鬱鬱成疾遂不起年四
十二
二十三年以吳希賢爲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希賢莆田人
爲文章有奇氣尤工詩每倏友安肯累數百言立就人
多服其敏然負氣豪俠人以是少之
正德三年時大學士焦芳子焦黄中會試中式芳意欲爲
殿魁既而黄中居二甲首芳詞諸執事者抑之遂入言
於劉瑾改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
十月學士張芮見劉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爲鎭江同知

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修 孝廟實錄成例進
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者侍讀徐穆編修汪俊
等十餘人陞調南京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十四年三月修撰舒芬以諫南巡廷杖謫福建市舶副提
擧嘉靖二年復原官未幾復以議禮廷杖芬進賢人生
而穎異七歲能詩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催數語志意
溢發多所自得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纔謫閩舶了無慍
容侃立敢言不撓不懼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
失尺寸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人稱
忠孝狀元

嘉靖四年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夔皆當路子弟請改
別官 上命俱授僉事然席春書弟也書見弟外補心
懷觖望邀張璁桂蕚連章排大學士費宏等留中不下
書乃上疏爲弟乞恩改授館職 上遂命春爲修撰夔
爲編修給事中鄭一鵬言爵賞利器不可以假人威福
大權不可以下移命令大信不可以反汗三者失一不
可以爲政正德間傳乞雖多文臣猶俠無有也且 先
朝子弟爲臺諫者多改入行人司職銜其有一二改入
翰林俱夤緣所得當時羞稱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
書胡不引行人司例顧援纂修可乎書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遂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
怨望合璁蕚以誣構大臣既而其疏留中復爲弟乞憐
改求館職向使春不外補璁蕚之疏必不上矣是書挾
私誣構專恣詐欺璁蕚甘爲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僞
洞見眞情矣乞將書罷斥春削籍璁蕚按奏事理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庶仕路永淸 上切責之
劉夔改官既謝恩而復疏辭 上怒降二級調外
六年十一月初侍讀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旨 上親
講解其意謂輔臣曰人君能盡倫理以立於上爲姓化
於下倫敘明而人道備福將自至以佃講讀遲鈍令吏

部改除調外任因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留用不稱者量材除他官於是大學士楊一淸等言翰林淸要之地誠不可以匪人處之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終無成績宋兩制儒臣皆嘗敭歷州郡遂多名臣內外均勞自昔已然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原文能華國及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講筵史局之選卽文學未稱而才識疏通堪理政事者請下吏部量才外補其丁憂在告者並加選擇以爲去留自後經筵日講皆精選以充其任庶不負聖世崇儒右文之意報可尋調佃爲寧國府推官一淸等因言中允劉棟楊惟聰侍講陳沂鄭顒修撰蕭與成李方編修劉泉皆政務疏通可外補編修王同祖黃易宜罷因請下部院諮訪有才識文學者量爲推擧改官僚翰林以廣用人之路 上猶以外補數少命更加選擇勿泥常格內外官選補務合公議因言前歲所選庶吉士大半徇私命內閣考選量留三五人餘皆授科道部屬以後選留皆如故事一淸等奉命復簡侍讀崔桐修撰張衍慶陸釴江暉編修黃佐應良宜外補中允邊憲任深宜處以兩京他秩計前後黜考遷轉二十二人員缺乞掄取以充

上命桐及憲等皆外補中外臣工有堪翰林者部院公

選以請期於衆議協服無取備員遂改大理少卿黃綰爲少詹事南通政司參議許誥爲侍讀學士南尚寶司卿盛端明副使張邦奇俱左庶子副使韓邦奇方鵬爲右庶子文選司郎中彭澤爲諭德刑部員外歐陽德吏部主事金璐御史張袞爲編修已而詹事霍韜又言大學士之選宜於巡撫方面部院等官通融推用 上以其疏下吏部命集九卿科道議上裁定

修撰陳沂初以 武宗實錄成進侍講每經筵多寓規諷

上問宰輔知其名先與楊愼等再議大禮補江西參議

十二年 上以翰林侍從人少詔吏部博采方正有學術爲衆望所歸者充其選於是部上主事唐順之等十人詔改順之及員外陳東主事楊掄盧淮陳節之御史胡經周文燭等七人俱爲編修其報罷者三人任翰王愼中曾忭也仍命便推擇老成端愼者數人以備簡用

順之旣授編修 上命較閱實訓實錄順之以疾請歸

上曰順之方改史職見較訓錄輒稱疾令以原官罷不敍

三十一年編修王同祖先上禦虜策請因朶顏三衛賂結黃毛虜又科兀良罕亦不剌等與共破北虜御史賈大亨劾其狂悖至是又請改元以延聖曆 上惡其佞斥

之制籍爲民
三十五年二月以修撰全元立爲侍讀學士掌南院事時
南京掌院缺侍講袁煒資次當補閣臣以其方正文撰
乃改擬元立 上謂煒列名在先特旨用煒煒辭乞以
原官供奉不願行 上因稱其供事勤敏令陞侍講學
士留用而命元立行
四月 上以侍讀嚴訥修撰李春芳等供撰効勞特諭輔
臣曰今大小官以私情乘空銓除無數侍上者乃千百
人中之一二耳訥春芳各陞學士以重玄場供事中允
董份補撰文然自是官詞林者多舍其本職往往騖爲
玄撰以希進用矣

附庶吉士

洪武十八年 上以諸進士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
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
二十一年四月 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與爾義則君
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退上封事大略謂願陛下
推愛臣之心愛天下推待臣之心待萬物以天地爲一
體以天下爲一人令不宜於數改刑寧失於不經凡萬
餘言皆人所不敢言者 上嘉奬之 上嘗好觀說苑
韻府道德經心經縉言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所
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韻府出於元之
陰氏鄙猥蕪穢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願命
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今
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蠢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更
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以承唐虞以惠萬世縉又獻太
平十策一曰稀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
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
校之政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
條陳以上 上嘉之而未及行
永樂二年五月擢庶吉士杜欽黃惟正鄭慶周玉羅亨信
張侗爲給事中

三年正月　上命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其英俊者
俾就文淵閣進學乃選修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
吉士楊相王訓王直吳紳彭汝器劉子欽余學夔章朴
盧翰熊直王道羅汝敬沈升柴廣敬王英余鼎湯流洪
順段民楊勉章敞李時勉倪維哲陳敬宗袁添祿二十
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
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于千
百人中爲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同皆今之英俊
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
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

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
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
萃爾等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得實於已庶
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
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
增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膳禮
部月給膏燭并鈔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且命縉領其事
數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五日
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尉備騶從人莫不榮之　上時
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棨等多對誦如流　上甚喜多

所獎賚恒顧羣臣曰秀才輩性子直可親近縉嘗以鍾
山龍蟠詩試諸人甚稱彭汝器所作一日　上問捕蛇
者說汝器即朗誦於前甚奇其才王訓以大江遶金陵
賦進　上最稱之且程試課業大嚴賞罰而王英王直
尤爲儕輩所推讓

上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視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
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腹席地酣睡　上命
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工部
爲辦事吏子欽畧不分疏遽謝恩起而出至外即買吏
巾絛服之步入工部既於庭尚書見之驚起迎之子欽

曰奉　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
登堂侍立於旁與羣胥偶火項　上又命一豎入部覘
之還報云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令召來子
欽至猶吏服　上顧左右還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
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返閣中即一日間也

先是禁收藏方孝孺詩文時庶吉士章朴偶詿誤與序班
楊善同坐事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
聞　上怒逮朴戮於市而復善官

四年選進士江殷胡啓光孫廸張叔豫李岳潤陳孟潔張
士遜鄭復言曾恭齡蕭福曹閒盧永黃獻爲庶吉士

七年選進士楊慈劉永清陳璲錢習禮黃壽生陳用鍾瑛
張習張式馬信邵聰爲庶吉士皆原在翰林習譯書者
初爲國子生選入翰林院習譯書至是登第云
十年選進士蔣禮趙勗徐俊何賢潘勤黃裳羅輿楊榮張
觀馬馴王璜劉濬胡讓邵進宋顯方復爲庶吉士皆原
習譯書者
十三年選進士洪英王翺林文秸宋魁陳鏞曾弘林道節
胡槪章文耶嚴珊金闕王英鄭珞袁璞周崇厚習儼鄭
雍言牟倫吳裳張益黃仲芳廖謨宋琰朱杲范宗黃獄
陳文璧高穀張堅沈暘王懋姚昇吳清方勉林超尊義

龔英時永彭麟應陳坤奇李芳葉禎王士華吳紹生丁
毅石玉黎民張遜萬完周貴進智王諭樊敬王麟戴觀
許彬徐景安石慶鄭獻李冠蘇周安謝驛六十二人爲
庶吉士王懋以下皆習譯書者
十六年選進士周敘董璘楊瑛衛思敬尹鳳岐陳詢徐律
習嘉言王賓胡文善周懋耶王湛雷遂莫珏孔友諒秦
初十六人爲庶吉士
十九年選進士衛恕陳融溫良張恕萬碩黃洞楊鼎王璉
蔣謙韋耶爲庶吉士皆原習譯書者
二十二年選進士徐賢何志薛理李芳蔡英葛陵六人爲

庶吉士
宣德二年取原習譯書進士邢恭爲庶吉士
五年三月命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選進士薩琦逯
端葉錫陳璣林補王振許南傑江淵八人爲庶吉士送
翰林進學給酒饌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例復
命兵部各與皁隸　上顧士奇等曰後生進學必得前
輩老成開導之卿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命學士王直
爲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爲開諭改竄卿等或
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進益如一二年怠惰無成
則黜之

徵庶吉士三十人分隸近侍諸衙門如洪武乙丑之制次
日引入齊宮御試止用八人仍擇進士有文望者預試
命題出取士何以得眞才論吳節爲首范理第二皆
上所親裁在前列者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餘有差
楊寧等歸讀書
八年命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尹
昌黃瓚趙智傅綱黃回祖黃雲爲庶吉士命王直教習
十一月復選庚戌癸丑科進士徐珵賴世隆吳節李紹姜
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鄭建方熙何瑄爲庶吉士
亦命王直教之復詔令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

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
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文
淵閣其俊禮給賜如永樂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
上謂楊士奇等曰朕昨命卿等簡庶吉士俾進學因思賢
才必自國家教養以成之教之不豫安能得其用因作
詩述意卿當以朕意諭之俾知自勵詩曰國家用賢良
豈但務精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茂延致元士周
家重俊宅 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用
之著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恒側席是科凡百人中登
之卓識爰拔俊茂資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
載籍摘辭務淳麗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輔
德勗哉副予望奮志毋自畫

上謂吏部尚書郭璡等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
卿其為朕選擇之明日進引六十八人入奏 上命楊
士奇楊榮出題試於廷中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
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升七人以
聞令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授俱歷事六科
正統六年選進士王鑑劉越余忭王尚文伊侃李震王忠
王偉徐瑛徐珪古鏞顏瞻雷復為庶吉士命少詹事王
直王英教習

十三年命內閣選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四川人得
二十九人萬安曹偁熊瑣劉吉孫茂劉琊王勤謝瓚白
行順李泰宋琰邢讓劉清喬毅李鏞王恕孫昱孟祥曹
輔韓敏尹旻張斐李瓚李寬華顯霍榮郭安李堅成章
以侍讀習嘉言侍講王一寧編修趙恢教習後補命侍
講劉鉉修撰王■時權監王振嫉南人故置不選
景泰二年選進士吳滙周與成彌張永呂顯王獻劉宣俞
欽相傑楊守陳章緣張業金文鍾清田斌章表楊業彭
信劉泰江朝宗二十人為庶吉士於東閣讀書
五年選進士丘濬耿裕彭華劉釪陳龍牛綸孟勳何琮吳
禎嚴金尹直陳政甯珍馮定金紳黃甄王寬夏時十八
人為庶吉士命春坊大學士劉儼教習

天順四年選進士劉健張賑李溫張謹張顯周經王範蔡
霖張浦楊瑛鄭紀童璲汪諧張元禎十四人為庶吉士
命學士劉定之侍讀學士錢溥教習
八年選進士李東陽倪岳謝鐸張敷華陳音焦芳汪鉉郭
鏜許禮劉大夏劉道王璉傅瀚張泰吳希賢董齡杜懋
史為庶吉士命學士劉定之柯潛教習
成化元年八月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為
編修吳希賢檢討張敷華等九人為各部主事

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統以來所選
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
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
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遞求散館不復以進修爲
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大學士李賢謂曰
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
來賢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郝一年矣
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
禮南京刑部主事
二年選進士林翰劉釪章懋李傑翟瑛陸淵之黃仲昭謝

文祥李璿張詰畢瑜宋應魁邢有良商良民鄭巳張鈍
章鎰何純莊杲鍾晟王俊石淮施純王偉二十四人爲
庶吉士命學士劉定之柯潛教習
五年選進士張崧費誾陳斌蕭稹梁澤尹龍馮蘭喬維翰
陳紀張晟李介王臣尹仁王錦徐濂方珪謝顯吳祚十
八人爲庶吉士命講讀學士陳鑑丘濬教習
十四年選進士梁儲張潔徐鵬江泰鄧檢林霄江瀾張九
功陳邦瑞馮廷用荊茂劉機李經謝文張芮倪進賢楊
廷和楊時暢武衛十九人爲庶吉士命學士王獻謝一
夔教習

二十三年選進士程楷蔣冕屈伸袁達黃穆傅珪葛弘璧
倪阜華磐吳儼李漢仲棐羅玘蘇葵鄭紹歐陽鵬伍符
翁健之李遜鄒智石瑤李克嗣唐希介蔡杲毛紀劉丙
任儀閻价楊廉潘楷三十八人爲庶吉士命庶子汪諧諭
德傅瀚教習
弘治六年四月大學士徐溥等言比給事中徐旦建議欲
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
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
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
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卷中查

出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
未必皆選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更拘於地方年歲則
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請
自今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每科不必多
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
如此則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　上納之命今後內閣
仍同吏禮二部考選
選進士顧清趙士賢蕭柯沈燾曹琚吳一鵬汪俊周玉黃
瀾胡爟王縝任良弼吳舜許天錫薛格陳玉陳賜王崇
文十八人爲庶吉士命學士傅瀚李東陽教習

九年選進士顧潛陳鳳梧濮韶胡獻張紹餘陳霽楊疏華
德貫詠汪偉王宗獻王九思張弘至徐沆陳琳戴銑閔
誥劉瑞十八人為庶吉士命少詹張昇侍讀王鏊教習
十五年選進士周煜魯鐸薛金溫仁和滕霄李時趙永李
貫畢濟川何塘張禴李元吉周頑王廷相顧煒潘希曾
盛端明朱袞王萱十九人為庶吉士學士梁儲王華教
習
十八年選進士崔銑嚴嵩湛若水倪宗正陸深翟鑾邢天
和徐縉張九敘蔡潮林文迪安邦殷昊蔡天祐胡鐸高
方馬卿劉寓生安磐穆孔暉李艾王韋趙中道黃如金

閔楷傅元孫紹先易舒誥方獻夫張邦奇三十人為庶
吉士命張元禎劉機教習
正德六年選進士許承名劉棟張璧應良黃臣尹襄劉朴
許復禮費宷王道張潮祝續王思孫承恩徐之鸞劉泉
林文俊孫紹祖戴顒吳惠金臯劉夔郭維藩田樹張翀
王元正陳寰劉濟張衍慶先尚文邊憲張鰲山俞敎二
十三人為庶吉士以詹事靳貴侍讀學士蔣冕教習
十二年選進士汪佃余承勛黃易江暉王廷陳江應軫劉
世盛曹懷儲昱葉桂章葉式馬汝驥汪思王三錫史于
光陳沂鄭曒史道劉穆楊士雲張星廖得蕭與成林時

鄒守益劉世揚曹嘉聞闕季方湯惟學黎貫席春王邦
瑞許宗魯三十四人為庶吉士命禮部尚書毛紀詹事
顧清教習
十六年選進士廖道南江汝璧詹泮鄭一鵬童承敘黃佐
趙廷瑞張逵杜桐葛鳴張治張袞王同祖李裕倫以諒
盧煥王用賓陳講李默李春芳吳文之董中言丁汝夔
二十三人為庶吉士以禮部尚書劉春侍講學士劉龍
教習　時大學士楊廷和主選遂以濮議試題希旨者
多入選
嘉靖五年禮部尚書席書言國朝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始

自永樂初後掄取無定科考校亦無定制弘治間大學
士徐溥丘濬始議每科一選不限地方歲年以為定式
追選取第勿逾二十人可也　上從其言
選進士陸粲袁袞趙時春林雲同金璐張鰲連鑛詹滎華
察曆應峻毛渠王宣王嘉賓鄺汴郭秉聰張渠余棐江
以潮楊偷李元陽王格張鐸二十二人為庶吉士
六年十一月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須教養並除遣之大
學士楊一清請照常例留三五輩在翰林及選科道等
官張璁奏言臣觀此輩心切奔競戶尚乳臭固不應處
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少不更事者宜居之況舊例

教養三年成畢方得改授　皇上既以此輩不堪教養
蚤為除遣是欲退之矣而內閣反進之何歟宜查照甲
第除授部屬知縣等官如此則將來心無營求俾徼者
矣　上日一清循泥事例待從容諭伊省悟朕於輔臣
之言難便拒違況彼云不可改祖宗之法若有旨將庶
吉士栽革便可說朕擅改嗚呼差矣已吏部奏陸粲給
事中王宣御史王加賓嚴沂李察林雲同張嵏屠應峻
袁袠趙時春郭秉聰張渠俱主事余棐江以潮楊愉俱
評事李元陽王格張鐸連鄺俱知縣
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奉旨考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任瀚

陳束三人廷試策為　上所批獎即以為冠而續取胡
經等二十人上請　上留順之等一體除用因曰庶吉
士乃　太宗之制在當時良善選求大臣狥私市恩無
益國用此後不必選留但有學行卓異者吏部奏訪以
備擢用尚書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
多出其間邇年留選不能盡公誠如　聖諭所云吏部
訪收信得其要但翰林院原設侍讀侍講各二員修撰
三員編修檢討各四員邇年太濫講讀修撰至十五六
人編修檢討至二三十人或一官全缺亦非經制宜于
原設額數量增數員除一甲三人銓補外聽吏部照缺

推補編修檢討於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舍行人博
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士內訪補講讀修撰於郎中
員外都左右給事中寺正寺副大僕光祿丞同知知州
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
序遷勿分內外庶事體畫一經久可行上從之自是盡
逐舊官而多留除厚矣
十一年九月大學士方獻夫奏稱翰林春坊員缺欲令吏
部訪補而李時亦請部院各薦僚屬禮部尚書夏言因
言近年以來以翰林而改他官以他官而改翰林出者
不厭其多而且一往不復入者每病其少而又且以不

稱斥去甚至以一甲例當銓授者亦復出之又有不時
考察之法以盡出之蓄養未聞摧折太過而庶吉士之
選遂格而不舉者今兩科矣翰苑乏人患正坐此宜煩
聖慮求之薦舉也若為國遠圖求賢良法則莫若仍遵
文皇帝成憲復庶吉士之選而已今年進士未選授者
尚不下二百人乞勅考選仍着為令庶材館可充而將
來輔相之賢將有人以副皇上之望矣　上嘉而行之
十月　上命李時等於新進士未選者年三十而下悉令
就試取二十一人時等選取錢亮許樾閔如霖衛元確
段承恩韓最屈永遍呂光詢謝九儀劉光文黃猷可劉

士逵劉君唐闇樸胡守中錢穡王梅雷禮邊湰李大魁
郭希顏等以聞　上閱卷見彌封姓名疑有私遂報罷
編修程文德請　上親試文華殿閱卷大臣校畢惟
上長定得旨朕既委輔臣及吏部禮部大臣又何以親
臨於是時等復奉旨覆考進士呂懷范瑟錢亮黃應中
秦鳴夏邊侃閔如霖王珩翁元雍浦應麟游居敬趙汝
濂劉思唐闇樸胡守中李本趙維垣何城王梅李大魁
郭希賢等奏改庶吉士　上從之以吏部侍郎顧鼎臣教習
十四年四月　上召見輔臣曰今年選庶吉士止用一人
教習李時曰此須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字　上曰

有德行者方可為人師範文章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
昂　上問前顧鼎臣教習何如曰老成停當及請選庶
吉士　上御文華殿親試之取李璣趙貞吉敖銑郭朴
駱文盛尹臺康太和沈翰歐陽暸王立道嵇世臣鄭一
統胡汝霖林廷機高時黃廷用吳良輔汪集郭鋻沈良
才陳東光王維楨張緒李永何維柏盧宗哲全元立趙
繼本任瀛彭鳳三十人陞顧鼎臣禮部尚書同吏部侍
郎張邦奇教習
二十年選進士高儀董份嚴訥高拱梁銘儒熊鼎臣晁瑮
林樹聲陳陞裴宇陳以勤王才徐養正潘仲驂楊宗氣
壬顒忠何雲鳳張鐸王交徐南金曹汴林懋和王三聘
王言何光裕萬士和葉鏜夏子開吳三樂呂時中王應
鍾彭世爵三十二人為庶吉士以禮部尚書溫仁和吏
部侍郎張潮教習
二十六年命選庶吉士於東閣　上親題文曰原心詩曰
吾為寶取孫世芳張思靜汪鏜朱大韶元思謙胡杰毛
起張居正殷士儋林燫馬一龍熊勉學謝登之藍璧黎
澄李敏劉涇趙鏜劉錫任士憑任有齡蔡文陳一松馬
三才孫湮莫如士二十六人為庶吉士命吏部侍郎張
治徐階教習續命吏部侍郎歐陽德林[illegible]

三十二年選進士張四維王希烈姜寶萬浩南孫鋌吳可
行梁夢龍孫應鰲晁東吳張九功馮葉陸泰馬自強李
貴趙祖鵬呂旻方萬有吳汝嘉徐思曾王文炳姚弘謨
張巽言王學顏郭敬言李蓑蔣惇王詠二十八人為庶
吉士命吏部侍郎程文德禮部侍郎閔如霖教習
四十一年詔罷今年考選庶吉士是時仕路混濁賄賂公
行庶吉士素號清選至是亦競以賄營求貧者稱貸為
資有持券入貸於司禮太監黃錦者錦密以聞　上聞
而惡之時閣臣已取定進士百五十餘人赴東閣考選
方立陛前候題忽傳旨報罷雖閣臣亦不知焉

四十三年十月御史李文續言翰林職親禁地大用所儲今選館報罷者再矣明年會試乞下輔臣舉行仍望特選而廣收之如考中入館者有不稱不妨外補在外者有真才不妨改用期於得人而已吏部言翰林院從別衙門改補事體未便不若就新進士從公考選從之

四十四年五月給事中張岳奏庶吉士之選所以儲養人材而備他日重大之任歷科來覬覦者多故 皇上臨選報罷者再矣今倖門既塞賢路方開宜議為定制每科取選每選不過三十人每館不過四五輩限年四十之內臧年冒進者黜之所試文字以純正典雅尚鉤棘

靡麗者去之又諮訪以求其德行過堂以驗其容止慎飭關防以嚴考試精選賢良以端師範隨材授任以稱器使庶諸士有砥礪之益而國家收得人之效也從之選進士許國陳懿德戴洵沈淵周子義嚴用和韓楫楊允中吳學詩李存文王湘沈鯉張秩高啓愚何洛文陳思育陳行健林偕春陳經邦王嘉言鍾繼英李良臣管大勳成憲王弘誨蘇永吉王璽楊一桂二十人為庶吉士以吏部侍郎高儀教習尋遷官命禮部侍郎陳以勤代

隆慶二年選進士徐顯卿陳于陛張一桂沈一貫李長春韓世能曹三近王家屏沈位田一儁朱賡沈懋孝張位李熙林景暘徐秋鶚張道明邵陛何維椅李維楨郭莊王喬桂劉東星于慎行范謙張書李學一習孔教劉應麒鄭國仕三十人為庶吉士命吏部侍郎陸樹聲教習

五年選進士趙用賢王祖嫡史鈳趙崡程何汝成黃洪憲劉虞夔蕭崇業趙參魯涞彬張應元吳中行孫訓石應岳張程蔡燿公家臣王懋德劉楚先劉克正劉元震趙燿李盛春王守誠宋范宋儒孫成名劉諧熊敦朴盛訥三十人為庶吉士同修撰張元忭編修劉瑊鄧以讚送翰林院讀書自嘉靖壬戌後進士及第者不復入館肄業至是始復故事云命侍郎呂調陽高儀教習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三十三

鴻臚寺

洪武三十年正月改儀禮司爲鴻臚寺以儀禮司正房顯爲寺卿吏工二科都給事中仲牧劉繼宗爲少卿翰林典籍爲寺丞

建文四年九月靖難後以前任湖廣左參議楊砥爲鴻臚寺卿以砥在建文中請敦親恩罷兵息民故用之

永樂十年四月以鴻臚寺丞許鄜爲工部右侍郎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以鴻臚寺丞楊善爲本寺卿諭之曰朕初即位凡吏部賢否民情休戚皆欲聞之而四方之遠無由進達自今方岳大臣來朝引見朕親問之庶幾以悉下情

正統十四年以楊善爲都御史掌鴻臚寺事

成化八年以施純爲禮部尚書掌鴻臚寺事時　上病舌澁朝臣讀奏苔旨多以是字而猶弗便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尚書二十年加太子少保

年以楊宣爲禮部左侍郎掌鴻臚寺事宣新城人景泰甲戌進士立朝有救劉千斤餘黨誣陷疏劾曹石橫逆疏　上僉嘉之朝野赫赫有聲

二十三年七月鴻臚寺丞孫繩宣請有誤爲御史所劾上宥之且曰鴻臚寺官宣讀無大失者後勿劾

弘治十二年三月以賈斌爲禮部尚書掌鴻臚寺監生薊州人

嘉靖三年五月鴻臚寺少卿胡侍謫潞州判官詳大禮

十六年鴻臚寺卿周文興致仕文興江山人登進士即疏疾乞歸讀書於江郎山中者八年部檄起爲刑部主事屢起屢退廟堂重其恬泊臨欠遷列卿文興夙講理學

而通攝養能百日不食試以木椎擊顱骨不作痛是預知死期以刺徧別所知而後屬纊壽八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三十四

尚寶司

國初置尚寶司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
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
按御寶舊製十七顆曰 皇帝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
天地用之曰 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用之曰 皇帝
行寶以[illegible]用之曰 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用

之曰 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用之曰 大子行寶以
封賜夷狄用之曰 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用之曰制
誥之寶以識誥命用之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用之曰
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用之曰御[illegible]之寶以進御座
從車駕用之曰 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用之曰
皇帝親親之寶永樂四年製以[illegible]用之曰敬天勤民
之寶以訓廸有司用之曰表章經史之寶以[illegible]
用之曰欽文之璽以[illegible]用之凡用寶捧寶從實
洗寶尚寶司官與印綬監內官俱
尚寶司所掌凡巡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曰木曰火
曰土曰金曰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曰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曰東曰
西曰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
號一曰勇以稽衛卒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
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曰水曰達曰通
曰信以給傳郵通制命牙牌之號五曰勳曰親曰文曰
武曰樂以察朝參祭牌之號三曰陪曰供曰執以謹祀
事凡陪郊廟者帶之
洪武元年有賈胡浮海以美玉至製大明傳國之寶并置
玉圭一

二年置一小玉璽曰奉天執中
四年正月製玉圖記俱蟠龍爲紐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
廣運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其
一方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
六月詔定武臣金銀牌制 上親制文給之曰上天祐民
朕乃率撫威加華夷賓恣虎臣錫爾金符永傳後嗣
八月改製用寶金牌二副詳本事
十一年三月始製牙牌給文武朝臣
十五年四月以散騎散人耿瑄爲尚寶司卿
十六年九月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詔從之

二十五年九月山東監生周敬心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戶一詞皆知爲恥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以卞和所得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時趙先有是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

之小寶也 上頗納其言北征之議稍息

二十八年八月詔更定 皇太子親王封冊寶之制

建文二年二月以黃觀爲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

三年正月凝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 上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上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正月上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退御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永樂十一年三月命庶子楊榮兼掌尚寶司事凡號令與傳宣之事勅旨旗牌非榮奏允不敢發

正統元年九月尚書胡濙自劾不謹失行在禮部之印上不問爲更造之改其文曰行禮部印

天順勅匠人錢善等六人於內府鑄印盜銀十兩分之事覺俱命斬於市

成化三年三月廣西陸川縣印爲流賊所刼知縣謝堅以聞禮部請給舊文曰陸川縣之印鑄給從之

九年八月尚寶司卿楊導言本司官雖經考績止陞本司吏部拘於近侍一槩循例不復舉用人材淹滯無以自

劾乞令所司照諸近侍循例推舉吏部覆奏以爲難從上曰古之王者立賢無方尚寶司官果有才堪政事者不宜使之終老是職吏部其視諸司例舉用之

二十一年尚寶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鄧才護不之避爲其從人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錦衣衛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

弘治十三年七月陝西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軍人毛志學等狀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倫村泥河水邊瀠洑得一玉璽篆文繫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背有螭紐其色鮮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

高二寸方闊一尺四寸角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純

無瑕玷趣撫熊琥會驗此卽歷代傳國璽也差官賫進

禮部尚書傅瀚言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

爲贋作無疑卽使非贋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

以秦璽爲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

受命剏一代之璽傳之聖子神孫壽昌之緜萬世無極

何藉於彼哉　上乃以其璽歸庫藏之

十六年河南府大雨衝壞墻垣下有甕池內藏古銅印三

百顆本府官以聞事下禮部令鑄印官辨驗有識與定

二年者至順至元至正年者因言至順至元至正俱元

文宗以後年號龍鳳典定又元末僞主宋年號蓋元政

不綱羣雄角逐或掠得元時有司之印或僭竊之徒假

元年號而私造之僞相署以號令其黨事敗而遁潛瘞

於此者命悉毀之以備別用

正德六年九月禮部尚書費宏奏鑄印局於食糧二名之

外預處聽缺四人習字四人著爲令　按鑄印局額設

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

下數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故宏奏此擬

數十年內凡投考及請托者皆絕

十二月優人臧賢者有寵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

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吏部侍郞傅珪不可召

老優吏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

爾禍無旣矣優乃戢而聽命

十六年九月禮科都給事中邢寰奏牙牌惟常朝職官得

以懸帶正德以來權奸竊柄官以傳乞而陞牌以貪緣

而得乞賜清查以重名器得旨文職不朝參者不得濫

給牙牌武官進御侍班佩刀執金爐者照舊給與。

嘉靖八年鑄印局儒士諸應瑞奏天下文移印篆多舛如

沔陽州沔字差訛篆爲泛字如此類者未可枚舉乞勅

禮部擇委屬官精通六書者提督考正　上嘉應瑞能

查擧差訛留心本業命禮部專委主事一員提督本局

十八年新製御寶七顆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大明

受命之寶曰巡狩天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之寶

曰討罪安民之寶曰勅正萬民之寶

二十六年正月中城兵馬指揮地方掘得牙牌四面一東寧

伯一彰武伯一永順伯一燕山左衛指揮僉事至是都

察院參論尚寶卿席中等防範不嚴以致盜遺在外請

量加罰治部各奪俸一月仍令查明開奏

四十五年七月　上諭內閣曰　皇祖初制御寶曰天子

之信皇帝之信行止存一其五正德甲戌火失之茲西

夷有玉可示戶部賈盈尺之料補製戶部奉詔索之賈
胡得及格者三以進詔姑酌用價於官用俱內支給仍
罪玉行收買兼移文禮部令宣諭西夷再至携巨材以
入當以高價酬之
十月戶禮二部進綠玉盈尺者三 上發價銀七千兩給
之仍命購自凝色碧二色玉以進初戶部既進三玉
上以示輔臣徐階謂不中作寶用令召禮部尚書高儀
觀之别覓佳者儀請戶部多方訪買至是復進
戶禮部既進玉 上意未慊召戶部尚書高燿諭曰 祖
制五寶用料三塊玉皆不堪全無光澤須得美料西夷

貢玉以無價爲多非其美者今若以重價訪購其上品
當可得聞復以大小珠式一函及甘黃玉刀鈌一具示
燿令求珠玉如式至是且兩月 上意遲之復諭燿曰
金玉珠寶古今常有王侯往爲非不從之爾職當思自
盡無徒遠嫉怨爲避害計 祖宗時內藏之積至弘治
年盡矣然非 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搜覓并買
黃金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給之燿懼乃以
先覓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餘粒以進 上以未
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疑司帑慢貴不以時給
值故民間鮮有售者仍命燿亟如數購進毋緩縱

國朝典彙卷六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三十五

六科

甲辰三月置起居注給事中
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論及
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
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糾察之司數者朝廷
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

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儒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
家公爾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也
洪武六年九月設六科給事凡八十一人從七品
十三年七月置諫院官以唐鐸爲諫議大夫
二十二年三月初 上以給事中敷符元士改爲元士至
是又曰六科政事本源又改爲士源以給事中魏敏卓
敬等八十一人爲之未幾復爲給事中
二十三年二月 上以六科給事中記旨意增減失實稷
單籍奏對不明俱繫獄適給事中彭與民父九霄來朝
陳情乞貸以肆赦爲法伸恩俾磨礪歲年萬一 上憫

其情宥之於是同犯者十七人皆獲免

二十四年四月更定六科官制（詳官制）

三十年四月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　上善其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之

建文中清遠衛軍羅義上疏請　燕王罷兵下獄　太宗下京師即日破械出之拜戶科給事中明年遷左參議

永樂元年九月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刑科給事中以長史司吏楊勉爲給事中後遷都給事中

十一月先是　上欲聞民間疾苦諭吏部尚書蹇義等凡

郡縣官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於六科辦事介各言所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乃召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諭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隨六科爾等在朕左右如朕所欲問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二年四月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故爲者強於已敢言者强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怍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吏科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

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爾適爾所言愼勿泄也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君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三年七月以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爲工科給事中既又改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七年禮科給事中張益若　上臨朝羣臣奏對多失序益代陳奏事明辨稱旨特呼爲響張以示寵渥後刑部都

察院凡有所逮罪囚皆令該科引奏葢自益始
八年五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尚璋奏其鄉一工匠不赴公
役而私買於外　監國曰爾以是爲忠耶朝廷置六科
雖以考察奏請防閑欺蔽亦欲聞政事之闕失下人之
休戚今朝廷政事兵民休戚豈無當言者皆未聞汝言
而瑣瑣及此豈汝嘗有私憾乎命刑部召匠訊之刑部
還言匠已役滿將歸暫買以給路費其家居與璋鄰素
有私忿葢誣之遂下璋獄
九年三月給事中張昭鄭傑周岐俊坐事俱謫交阯充吏
十年十二月擢監生劉端爲戶科給事中專掌北京皇城

門勘合
擢庶吉士劉翀爲禮科給事中同吏科給事中張瑛國子
監學錄侍　皇太子讀書
十四年御史僉位等劾給事中丁珏不敬等罪　上曰朕
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
玷朝行遂謫戍邊　按珏山陽人素無行不爲鄉里所
齒珏積不平值里社賽遂誣告里人聚衆爲妖言坐死
者數十人法司言珏忠直有才以爲給事中恒伺察人
小過輒以　上聞人皆側目因肆介黷放濫無恥及母
喪未期起復輒同衆人大祀齋宮復與慶成宴爲御史
所劾逮至行在法司論以大不敬謫戍中外快之
十六年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誥爲順天府尹誥廣東番禺
人舉於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
奏事聲彝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
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
上大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頂數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
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使修葺象
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誥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爲之
値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誥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誥戇
且憫其貧命復官癸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

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移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
署工部所至具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
漢張趙風無何竟坐事出爲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
縣終鎭江府同知誥爲人剛介然賦性愎諫當被瘞時
歎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爲火甕所苦問其故則罵之
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
其言遂得稍仰不死云
二十六年八月黜兵科給事中劉穆李文殊劉秉李實張
敏林道安等俱爲縣丞初穆等以戢事不謹皆得罪至
是遇赦　上以六科密邇之地所係非輕悉黜以示懲

九月復吳㢆工科都給事中初　仁宗爲世子數奉命監
閱皇城守衛軍士皆㢆侍從敬謹備勞後陞河南僉
事坐累謫屯戍　上恒念之至是復其初職
以吏科等科給事中李謙吳廷用胡廣爲山西等處僉事
蕭奇商賓鄭果等三十五人爲各處知州知縣時有上
言在外之職宜以風憲官爲之庶幾得人故有是命既
而廷用陛辭奏乞歸省親　上曰爾居侍從幾二十年
謹厚小心且宜在朕左右命爲刑部右侍郎而令歸省
因命胡廣李謙亦留隨朝
十月命國子監簡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生有文學者六十

人於翰林院考得劉瑄等二十人分置六科日隨給事
中朝參歷事
十二月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
洪熙元年二月兵科給事中劉炳奉命鎮交趾不俟代請
克交趾吏
九月初溥中訓導李蕃上端本策　上嘉之命召至至是
始至以爲行在兵科給事中　宣宗諭之曰古之人用
其言則顯其身朕嘉爾故擢此職夙夜匪懈進思盡忠
爾尚益加勉
宣德元年七月時中宮奏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上聞之即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紀
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内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
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
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四年八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
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
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於庶政脩和爾等尚思委任之
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
爾亦有聞於後矣其懋勉之
六年十一月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海鹽縣丞　上每退

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
大臣奏事必給事中二人與俱所以防弊　上顧謂侍臣
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即
詣　上前言之衆皆側目　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正統二年八月兵科給事中余昭伯戶科給事中吳繪俱
以廷試明經儒士昭伯爲所親厚給得儒士金關入午
門代爲文昭伯未屬藁而發法司擬杖贖罷爲民繪已
屬藁法司擬絞贖特用大枷枷示於長安門外一月謫
遼東充軍
十年　上謂吏部尚書王直等曰給事中以封駁糾劾爲

職不徒侍從而已故居是職非得行檢飭才識優長
儀貌豐偉語言端正者其曷克稱今後務慎其選毋靦
常轄昇然言職得人有裨於治
十二年五月吏科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多
缺員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　上謂吏部曰給事
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應
舉得言之況都左右給事中爲之領袖非識達大體者
不可昇也固乃欲循資而用之不亦泛乎
景泰三年令都給事中坐都御史上
四年五月左遷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爲國子學正先是延

議迎駕惟一車二馬足矣聰爲刑科言　上皇北狩與
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及議易儲
聰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雖竟不
能沮而人韙其忠改右司直郎商輅薦爲吏科都給事
中凡吏部選法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
必置諸理而後已又屢糾劾諸當事大臣益多衆忌遂
嗾御史王謝劾聰挾持吏部撈選救官得善近地下廷
議文致其罪坐比徑選法死　禮部尚書胡濙稱病不
肯署連名奏牘　上遣中使問濙對曰老臣本無病聞
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　上立解聰左遷國子學正

矣是時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聰獨上章劾之文銜
之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應留聰爲囑
文選郎中郤中出其手書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比擬
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畏文無敢違者胡濙曰給事七
品官而擬大臣囑微事而擬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
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曰此疏
吾不預公等自爲之於是議遂罷濙歸遂臥病云云
天順元年四月右都御史耿九疇奏子裕爲給事中同居
要地非宜命改裕爲翰林檢討
成化五年正月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奏不實降四川永

寧驛丞未幾署大寧縣事科罰過重爲怨家所殺
十五年五月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爾僚職居風
紀大肆貪婪爲文升撫按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
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
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
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贓跡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
責而又不敢辨明冀以巽辭獲免竟被杖云
舊制給事中外陞必方面知府無府州佐貳者十七年五
月禮科都給事中張鐸兵科給事中蕭顯因言事忤旨
吏部希意陞鐸爲澳陽府通判顯爲鎮寧州同知時鎮

寧州無同知特添設以授之
二十年十二月命耀州判官張善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初
爲給事中謫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
聞於　上因得召見且訴被累屈滯之狀甚哀遂有是
命士人恥之
弘治元年九月以戶科都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壽在
戶科奏　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鎭守中官之不法者
巡牧馬草場中貴有恃內庇侵尅者壽請置之法時貴
妃萬氏專寵後宮兄弟勢撼京師中官梁芳輩結妖僧
繼曉干撓國是壽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　上登

極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避忌及遷大理爲忌者所指
擿王恕嘗疏辯之稱其正色敢言大學士劉吉擬旨調
南京光祿少卿
按壽爲諫官直論時政得失無隱不啻彈劾人曰吾父
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舊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時南通政徐說
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繼說者爲通叅夏崇文欲復舊制
南科譁然劾之而北科亦爲助駁　上洞知其情竟不
究其事
正德元年十一月　詔逮南京六科下錦衣獄

嘉靖元年命戶科給事中汪應軫復原職初應軫爲庶吉
士諫止南巡罰跪午門外奪俸半年比受官吏部擬給
事中仍以前事出知泗州至是奉詔取還故有是命
三年給事中張原言　祖宗寄耳目於言官風聞有論擿
拾有禁所以防壅蔽之患開忠益之門今被劾者率具
詞奏辯審究窮追甚乃造捏排毀輒肆反噬庶僚同於
聚訟朝廷爲之多事損傷國體非所以示法遵下也臣
實不職甘受人言請先罷黜　上曰朝廷設置言官正
欲扶善抑惡糾枉表忠今後諸臣務公平正大協和趣
事以敦雍睦之風原供職如故

六年給事中杜桐自以久疾疏乞改南京吏部擬改南京
刑科　上曰南科亦要職也桐亦病久何得擬改除姑
不究會桐考察以有疾致仕
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實嘗應詔舉貢士高任說王表自
代因乞改近地教職以便養親不報至是考滿復申前
請吏部言汝實僣言鼓衆撓亂大體且與御史方鳳程
啟充朋黨通賄贓至累千自知考察不容乃復辭尊居
甲不當聽其巧詞幸免得旨汝實革職閑住
九年給事中薛甲言事中多阿媚請給事中饒秀劾甲阿
附大臣反噬舉條其曰劉永昌武夫也豈可以劾冢宰

張凋軍餘也豈可以議總督而欲正習俗以明體統似
矣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獨
夏言議黃卿等之調補孫應奎議洗光等之擢用趙漢
議臣等之不職而已未有及聰獻夫者甲之所言明爲
二臣杜塞言路不忠爲甚章下吏部
十二年吏部以六科缺請得旨給事中乃朝廷耳目務在
得人邇來不辨賢否止以年月序遷殊非朝廷用人之
道各缺其從公推擇賢能年資當用者陞補仍著爲令
十八年陞刑科左給事中沈伯咸爲寧國知府伯咸不樂
外任乃疏訐文選郎中黃禎前爲考功郎中時朝覲考

察諸不公不法事且連及太僕少卿李邦直詔都察院
參看不許隱護院覆伯咸所指悉無據刻當昨歲考察
時伯咸居言職寂無一語今已奉旨陞任景且復冒科
銜且彈文事屬面謾當罪得旨伯咸在職不言陞官後
乃挾私妄奏以原職降一級用遂降南國子監丞
三十二年逮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於午門外杖之百罷
爲民六科官各奪俸一月初思忠議　孝烈后不宜祔
廟　上心銜之後吏部屢以資序擬陞悉不允至是科
臣表賀正旦首署思忠名　上摘表中玄穉申錫一語
詰之曰是何文體思忠懷欺及不臣逆理久矣遂杖而
斥之科臣悉奪俸云
四十三年兵科都給事中丘橓條上蘇州防守事宜　上
怒兵科以科論兵機爲職楊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
只以泛陳事宜塞責著錦衣衛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隆慶六年二月刑科左給事中館東光以言事狂悖不爲
公論所容所論亦竟報罷東光益怏怏遂發狂疾走入
會極門大呼同官奏東光疾作請令同籍調治　上特
命冠帶閒住
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奏六科封駁所關其任用貴久而考
覈當嚴自今都給事中員缺當以年深給事中左右給

事中歷俸三年者爲之其未及三年而遇缺推用者已
後給由請自入科之日爲始不拘品級通將前後實歷
考定去留章下所司知之時科臣多不滿一考報遷以
不得恩典爲慊將意欲爲科臣陳乞者地乃託久任嚴
覈之名特請改例通考以遂其私

國朝典彙卷六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三十六

中書科

國初置中書舍人建文中改侍書入文翰館靖難後復故
按中書舍人書誥勅冊符鐵券凡草詔翰林院寶講諸
內府左券實籍歸諸古今通集庫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陞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
洪熙元年擢解禎期爲中書舍人禎期前翰林學士縉之

從子縉坐事下獄籍其家產徙邊至是召還以禎期嘗
上書故擢用之
景泰二年十月調中書舍人何觀於外任 詳建言
天順■年以夏衡爲太常卿仍掌中書科衡華亭人以善
楷書薦入中書　太宗北征　宣宗討武定皆預扈從
涖事內閣最久謙厚縝密未嘗泄禁中語公退閉門獨
坐泊如也
成化四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黃瑆等奏本朝置中書舍人
紀錄綸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
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勳舊錄用
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俱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
濫莫此爲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
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
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署爲令
五年九月中書舍人解禎亮九年考滿時年已六十八矣
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縉在永樂間擢居內閣頗効忠
勤乞仍舊職　上特許之
七年五月故翰林學士呂原子中書舍人常乞應順天鄉
試給事中芮畿謂常以蔭授官欲屈身就試不過爲他
日陞遷之地耳不宜許　上曰朕念憲儒臣之子有志

科目特允所請不爲例
弘治二年二月中書舍人吉人言事下獄削秩爲民
四年以馬紹榮爲太常少卿仍掌中書科紹榮常熟人以
鄉舉選授中書歷官三十年以清謹聞雖屢遷外階仍
居內閣　憲宗朝嘗有急勅夜宣館中人皆醉惟紹榮
得奉詔幹筆上殿書麻稱旨同官得無罪
正德二年以張駿爲禮部尚書掌中書科
嘉靖二十六年署掌中書科事禮部郎中郭俊劉廷年以
爭印相訐奏詔俱降一級調外任
二十四年殺工部侍郎談相相以中書帶銜工部賜飛魚

服以母喪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上又恃寵凌蠛有司爲御史所奏　上怒逮至京斬之按相之初歸賜馳驛給半歲假相歸驕倨宴佚挾持郡邑然頗漏嚴嵩父子納賄事嵩聞而怒之假將滿北上至吳門而傳有倭警徘徊月餘始發其舟尾供一小神像時呼談侍郎與語相怪之抵淮倏於清寓歸入舟而跌傷左臂乃具實上聞請移假　上怒切責倏至京聽該科參究相馳之京自意當降秩供事而已參疏上逮付刑部無以罪也使郎探之世蕃答曰　上怒甚必擬死而後愜乃坐以比附棄毀制書律斬報可遂

同張經等棄市

三十九年十月黜中書舍人劉芬爲民初吏部議以進士克景府長史芬清狂不慧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即馳往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詈而去鵬以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按楊一清曰此官存古制也所典司天子辭命親王郡王并妃初冊封號令受金銀冊則書之自郡王以下至奉國中尉自王夫人以下鄉君令給誥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受封爵令給鐵券凡勳戚內外文武官應給誥命敕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擬四員與翰林史官上殿東西班對立凡東宮節令朝賀定擬二員文華殿導駕侍班凡會試一員入場收掌試卷日給大官酒饌與翰林宮坊尚寶司六科同爲侍從之臣諸司無相軋者其地勢至清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某修書成被恩典者乃補之監生生儒惟有勤勞大臣

暨宮僚講官有子孫宜承蔭敘奉特旨者乃得之用之亦非輕矣

附誥勅

國朝王府誥軸舊制王雲龍王夫人雲鳳軸嵌七寶後親郡王俱用冊惟親郡王生母封夫人者仍給誥命如舊製鎮國將軍及夫人用玉軸輔國將軍及夫人犀軸奉國將軍及淑人鎮國中尉及恭人俱金軸輔國中尉及宜人奉國中尉及安人俱角軸郡主及郡主儀賓犀軸縣主及縣主儀賓郡君及郡君儀賓俱金軸縣君及縣君儀賓鄉君及鄉君儀賓俱角軸　文武官誥勅軸舊製官一品雲鶴錦夫人雲鸞錦俱玉軸二品獅子夫人灘鵝俱犀軸三品四品瑞荷淑人恭人芙蓉俱金軸五

品瑞草宜人四季花俱角軸六品七品安人孺人俱葵花烏木軸及八品九品官同文用玉箸篆武用柳葉篆品級花様引首同新製武官誥軸一品至九品俱鎖甲葵花引首抹金軸仍用柳葉篆文今兼用之

洪武四年閏三月　上閱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即改作輔朕戒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卿此言太過堯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

六年九月詔定文武誥勅制度公侯一品至五品誥命六品至九品勅命　凡誥勅勘合籍以急就章爲號凡誥勅之號四曰仁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曰千字文字以千號爲滿滿則續

九年以學士宋濂知制誥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膳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輒出宣德間三楊始置尉僚於閣之東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勅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管誥勅具稿定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勅房而帶知制誥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登與閣老會食乃退正統

九年陳循入閣後學士惟劉鉉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不復會食視誥勅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勅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依様畫葫蘆矣

洪熙元年　上閱京官誥詞頗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肎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

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
圖利安逸取五人誥詞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
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嘉靖六年十月東閣掌誥勅員缺　上諭輔臣曰朕思近
年以來有東閣掌誥勅官一員雖　太祖時設有東閣
大學士未有掌誥之命後來或設或革又近來此官之
設多爲倖進之人前後附和無益於事以朕論之此官
革去不必仍復制誥之文翰林本等職業今後一應制
誥誥勅看翰林撰卿等看潤而行又翰林官似多可選
文學淵深的五員一陞本院學士二侍讀學士二侍講

學士專管撰稿不必在誥勅房本房見在內閣禁地恐
泄事機未知可否又諭張璁曰　祖宗舊制無東閣官
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年不如革之便璁奏按會典凡
內閣所掌文官誥勅正統間以學士專官後久不設弘
治七年復設如石瑤以吏部尚書兼學士管誥勅賈詠
以吏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俱得挨次入閣所以求此
官者多近因吳一鵬不用入閣人心稍疑而溫仁和又
求爲之仁和歸省又有求爲之者矣臣謂此實內閣私
人況誥勅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幸進　聖諭
欲革去此官誠爲至重遂罷不設

按內閣臣職在司內外制而已未有予語調旨也自宣
德中二楊與蹇夏始有調旨之說而二楊後以位尊望
煩特奏以少詹事兼講讀學士曾棨王直王英專知誥
勅然內閣實總之後棨卒直英遷禮部侍郎仍司內制
直出理部事遷吏部尚書英出理部事而以侍講學士
陳循馬愉侍講曹鼐代之尋革併入內閣弘治甲寅復
以學士李東陽兼禮部侍郎掌誥勅說者以爲代東陽
入閣地也東陽入閣太常卿程敏政代敏政以禮部侍
郎致仕禮部侍郎傅瀚代瀚遷尚書吏部侍郎吳寬代
以尚書卒太常卿張元禎代元禎以吏部侍郎卒詹事

楊廷和代廷和改南戶部侍郎吏部尚書梁儲代儲改
南吏部尚書劉忠代忠入閣禮部尚書白鉞代鉞卒吏
部尚書靳貴代貴以禮部尚書入閣吏部侍郎蔣冕代
冕遷禮部尚書入閣禮部尚書毛紀代紀入閣禮部尚
書劉春代春卒禮部尚書李遜學代遜學卒吏部尚書
石瑤代瑤入閣吏部侍郎賈詠代詠入閣禮部尚書吳
一鵬代鵬出理部事吏部侍郎溫仁和代以憂歸自是
張桂等密疏不宜設而　旨罷矣按東閣在左順門廊
接史館雖有大學士官其職在文淵閣而司誥勅官多
坐東閣爲侍從之長故總謂之閣老然非參預政務非

真相也嘉靖內閣以其兩制官不文始奏設翰林諸讀
史官分掌外制而武官誥勅仍用其屬之能文者理之
若詔赦勅草之類仍用閣臣翰林諸臣不得與
七年大學士張璁言成化以前誥勅之體猶爲近古其於
本身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并妻不過六十字言之
者無贅詞受之者無愧色近來濫情飾僞張百成千以
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政體宜加釐正詔
自今誥勅務從簡實不許競飾浮辭致褻體制
十二年制勅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私撰故南京兵部
尚書陶琰贈官制誥詞涉浮誇大學士張孚敬等上其

事請示懲戒以重王言　上曰誥命卿等別撰以進岳
梁聘耽浮詞蔑視制命下法司治罪
二十年大學士嚴嵩以制誥兩房缺官辦理奏改禮部主
事張天復兵部主事徐學詩爲吏部主事戶部主事吳
蘭郭東藩大理寺評事陸從大爲禮部主事進士吳國
倫嚴杰爲中書舍人分送西房辦事
四十四年大學士徐階奏制勅誥勅兩房缺人供事且能
書者或不諳文理乞於吏部告選舉人內考選文學頗
通字畫端楷者三四員授以試中書舍人職銜令赴辦
理從之

終

國朝典彙卷之七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三十七

行人司

洪武間行人高積陝西巡察私茶回備言道路人民疾苦
上喜曰古之使者以覽觀風俗咨詢民情爲務今積亦
可謂能利國富民矣擢鴻臚寺丞
十四年七月　上謂諸行人曰凡爲使臣受命而出四方
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
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爲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
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
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也
二十七年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其將命四
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詔敕
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飢荒整點軍
馬等事則遣飭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永樂元年徵靖江王教授張洪爲行人使日本復使吐番
餽送一無所受冬往夏歸裘葛不更人服其介久之[illegible]

何那羅嗒殺孟養宣慰而據其地奉詔責羅嗒歸所侵
地六往諭始如詔竣事晉行人司副　仁宗朝擢修撰
洪常熟人
嘉靖六年行人潘銳素病狂將選科道銳不與意不無失
望會病發詣禮部尚書桂萼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
因及所試文字語多悖謬萼謂銳意不平語之曰子苟
有志勉之不患朝廷不用銳曰今知縣及翰林俸太薄
宜加其俸乃可責其貪萼乃盛氣咎之曰豈有餓死知
縣耶銳艴然出愈益病明日具疏言萼欲多殺貪吏去
內竪且許以臣爲御史擅朝廷之柄欲奏之從中躍出

上怒下錦衣衛驗治萼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
以明不欺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鞫問卿
等勿得介意及訊銳果病中語然竟坐不得科道懷忿
[illegible]令冠帶閒住

冊使

洪武元年十二月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
二年二月遣顏魯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
十二月遣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齎詔諭安南占城
國各聽命罷兵
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占城國王
四年八月遣佛林國故民捏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
明平定四海之意
五年正月遣翰林待制王禕齎詔諭雲南朕起布衣提義
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

閩粵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舊疆遂爲臣民推
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
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不稱臣入貢
惟爾梁王把都平章守光祁元帥段勝鎮段雲南尚恐
未達故復遣齎詔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聖
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
悉之至雲南梁王久留不遣
六年遣田儼程斗南等使緬國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
百占城接境謂之緬甸元時最強盛麓川平緬皆服屬
之　上聞其嘗通貢於元因遣儼等齎詔往諭之值安

南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二年餘不得進召還

十二月王褘遇害於雲南褘秀爽奇叙初徵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　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歷官漳州通判召修元史拜翰林待制知制誥兼國史編修五年往諭雲南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敎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

爾恃險遠負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褘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梁王不得已出褘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褘褘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耶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旦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褘始後改謚忠文

七年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

八年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上謂雲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敎臣奉陛下威德往告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負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

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後雲南旣入版圖朝廷始知其死官其子獻爲國子生弘治中諡忠節

二十四年九月遣禮部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政使西域以書諭別失八里王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以保封國

二十八年十二月命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二十九年二月遣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詔緬國王罷兵解爭緬人遂聽命後詔思倫發思倫發聞詔恐

懼倂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刁幹孟叛思聰等以朝
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
下强酋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爲餽思聰爲書諭邦之
以爲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强兵
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爲侵擾斯可以
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爲樂率其部
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
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上以其奉使不失職
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私市蠻人爲僕降御史

陳亢宗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國人無以
狎之因請造其殿記亢宗不允君臣懇禮數四乃爲援
筆王燕謝獻紫金瓶一枚亢宗拂去王强之便索文欲
毀裂王乃收瓶謹謝焉歸朝或謂既已爲文受瓶可已
亢宗言造文潤筆固亦有名吾以天朝儒臣爲彼記殿
體勢重矣受瓶則是有價且吾行爲賣文也豈可忽諸
三十年正月遣使諭别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先是寬徹
至别失八里而黑的兒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還至
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使知朝廷恩義毋起兵端
建文元年三月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給事中
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與
廉黜貪得便宜行事
永樂元年九月遣內官李興等齎勑勞暹羅國王昭祿羣
膺哆囉諦剌并賜王文綺帛及銅錢麝香諸物與其貢
使偕行
三年四月僉都御史俞士吉冊封日本國王
七月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眞臘國王長子參烈
昭平牙爲王
五年十二月撒馬兒罕頭目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
驥還安等使西域留撒馬罕兒者十有三年至是頭目

哈里令虎歹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改安等禮
科賜衣巳而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至洪熙元年始
還因請勑命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考覈例不得授
景陵曰安使遠夷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爲與勑
十年五月原任四川會[illegible]知縣張邦達坐累戍邊以薦出
使榜葛剌還奏稱旨擢御史
十一年八月遣吏部員外郞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
十三年十月陳誠還上西域記部付史館　誠吉水人奉
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
干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誠迭里迷渴石

養夷塞藍連藍失於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徧歷宣
布國家威德旣而諸國各遣使隨誠詣闕後出使往還
凡三歷寒暑備錄其所悉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
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
二十二年九月遣行人周彜齎勅使琉球國
洪熙元年二月遣中官柴山賫勅琉球國故中山王思紹
子尚巴嗣王
十一月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政
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賫詔撫諭安南冊封朝貢

仍遵洪武舊制　上將赦交趾命擇人充使蹇義薦伏
伯安楊士奇語夏原吉伯安不可使義當榻前力爭當
是時　上尤信任原吉比召諸大臣入議義薦伯安
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
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
辱國　上曰義不尤爾否對曰義和厚無人已心况於
國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使義亦
不以二人爲異已也
天順三年　上致書天下宗室諸王曰先於正統十三年
因內外官員人等差去王府多有不遵禮法求索財物
以致王府措辦艱難甚失親親之義已勅該部遍行各
處三司巡按御史等官許令體察具奏拏問治以重罪
及致書各處王府知會以此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差去
官員視爲泛常略無忌憚且如修武伯沈煜給事中王
徽遣往藩府冊封行禮接受王府銀兩數以百計其餘
表裏財物等項甚多况王府財物有限豈堪如此費用
其沈煜等已置於法令後但有遣去內外人員到府除
飲饌之外一毫財物不可與之若有無知之徒不顧廉
恥求索財物者事發仍照正統年間事例正犯處死全
家邊遠充軍庶人知守法親族不至勞費

四年成山伯王琮給事中鄭瑞往楚府冊封沿途受軍衛
有司米肉且受崇陽王府羊酒爲科道所劾下獄琮詔
祿一年瑞罷爲民
七年侍讀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使安南其王各餽以金
銀及鑲帶溥等固辭不受王命陪臣賫至京溥等猶未
敢受　上曰旣已賫至令溥等受之
成化四年十二月遣太監鄭同翟安冊封朝鮮世子李晄
爲王太監沈繪致故王祭旣行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
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於其
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託殊虧中國之體禮部

以聞　旨謂英所言是今後齎賞遣內臣冊封等禮仍
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
七年三月遣都給事中丘弘行人韓文爲正副使往琉球封
其世子尚圓爲中山王
十年給事中陳峻等封占城國王槃羅茶悅至其國新州
港口守者拒不容進詢知其地爲安南所據占城王避
之靈山旣而之靈山則知槃羅茶悅舉家爲安南所虜
而占城之地已爲交南州峻等不敢入然所齎載私貨
及挾帶商數多遂假以風汛至滿剌加國互市誘其王
遣使入貢還奏部責安南貢使俾返占城侵地後封占

城王子齋亞麻勿庵爲王給事中馮義爲正使行人司
副張瑾爲副使義等仍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則聞
齋亞林勿庵已死其弟古來遣官請封義等慮避失
利亟取占城至而古來者復見逐安南矣以僞勅立其
國人曰提婆苦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
授提婆苦封之爲王各得其黃金百餘兩又經滿剌加
國盡貨所齎以歸義至海峽病死瑾具其事且納其僞
勅於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下錦衣衛鞫治始得其狀
法司比依大臣專擅選官律坐斬後至秋審獄成
十二年九月按察司彭韶奏各王府祭喪旨差內官及行

人等官乃免勞費從之
十九年十二月給事中林榮充正使行人黃乾亨充副使
往滿剌加國封王舡遇風溺死兩廣巡撫朱英奏聞
乞加恩典命賜祭蔭子贈榮都給事乾亨司副其官軍
人等同行溺死者命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二十年二月命給事中李孟暘使占城封其王之弟古來
比行孟暘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搆兵未靖而提婆苦又
嘗竊據萬一不順損中國威宜縱其來使傳命古來仍
勅安南悔過　上悉從之明年遂擢都給事中留廣中
數年卒致古來歷州而定其封

弘治元年給事中王綖出使安南其國王㶊迎席拜以瑄
卓叱去之所餽金寶一無所受
正德十一年十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
臣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
偃臥呻吟死者枕籍盖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徵部使
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
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徵使臣暫取回京
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
惠困窮不報
十六年八月巡按山東御史楊百之言太監、金義陳浩奉

使朝鮮沿途需索逾東一處贓私已千餘他處可知今
朝廷於諸番國如占城安南及滿剌加等處遇有遣使
皆用翰林官或給事中行人銜命以往況朝鮮比之諸
國尤爲秉禮之邦乃獨遣內臣奉使其辱國損威甚矣
聞朝鮮國王久欲請封畏使臣之婪索濡遲至此故其
國中有一次授封五年告乏之語非所以尊中國服遠
人也乞今後遣使朝鮮皆於文職中擇進士出身者充
之不宜使內臣辱國命命所司知之

嘉靖二年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奉詔勅彩幣諭賜安
南國王黎䓪行至龍州聞其國多亂道不通使臣不得

入還至梧州敦病瘁卒承恩上疏言狀兩廣總督張嶺
等疏亦至禮部覆議　上命承恩回京夷方事情令鎮
巡查勘以聞

三年忻成伯趙武奉命冊封楚府還至南京以奸占樂婦
事覺刑部尚書趙鑑請逮問之得旨武奉使辱國姑奪
祿一年

十一年十二月遣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封琉球世子
尚清爲中山王侃往來海中時遭風險幾至顛覆至十
四年還乃上言初去開洋逆風大作舟遂發漏舉呼踴
號設誓求神祇而風息尋塞罅漏此其功一舟回時遇
颶風折桅壞柁舟人震哭大呼神救忽有紅光自空舟
人驚報神降遂得無事此其功二時當易柁風濤甚急
衆不敢任請命於神得吉兆遂易得安此其功三又有
一蝶繞舟雀立桅上人以爲神想來救雖是夜果疾風
迅發白浪拍天臣等懼甚因言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
百神效職海神獨不救我輩乎當此風濤能保我數百
民命真爲奇功當爲奏聞立碑言訖風緩舟行如飛徹
曉已見閩山此其功四因請令福建布政司與祭一壇
以答神休部議從之

十八年以禮部尚書黃綰使安南

二十三年十二月禮部言國家冊封宗藩所以惇敍九族
乃正使武臣多從人役需擾驛傳既又遲回不發以要
厚餽王府苦之今宜勅戒諸使臣各奉法將命　上曰
冊封大禮各宜仰體朝廷親親至意遵守禮法約束從
人所過不得騷擾驛傳事畢還報不得遷延違者聽巡
按御史舉奏

二十八年九月禮部言冊封之典歲一舉而持節行首以
勳臣充之所以尊命使重藩封也近歲慣習營差之輩
與夫新襲封爵不更事者類皆以此爲殖貨之門奉
使而出恣肆驛騷需索饋遺致損國體請以後冊封之

期本部移文中府等府掌印官會同公舉其鑛求索取
及連年奉使三次以上者不得濫與如帶俸勳爵不敷
卽與僉書叅用違者聽部科糾奏報可
三十一年遣官冊封修撰陳謹給事中徐應郭立彥俱後
至部下鎮撫司逮問謹謫爲惠州推官應立彥俱按察
司知事而以編修呂旻給事中湯日新紀公巡代之
三十九年三月初遣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往琉球
冊封至福建風阻未往會其國遣陪臣正議大夫蔡廷
會以謝恩入貢至因稱受其世子命以海濤叵測倭夷
不時出沒恐使者有他虞獲罪上國請如正德中封占

城國故事遣人代進表文方物而身自同本國長史梁
炫等賫回詔冊不煩遣使詔按福建御史樊獻科以聞
上下禮部議言琉球在海中諸國頗稱守禮故累朝以
來待之優異每國王嗣立必遣侍從大臣奉命服節冊
以往今使者未至乃欲遙受冊命則是委君貺於草莽
其不可一也廷命奉表入貢乃求遣官代進昧小國事
大之禮而棄世子專遣之命其不可二也昔正德中流
賊爲梗使臣至淮安撫按官暫爲留住館伴候事寧卽
遣貢闕下占城國王爲安南所侵竄居他所故令遣使
者賫回勅命乃一時權宜且比失國之君造無稱之辭
以欺　天朝援失國之君以擬其主其不可三也梯航
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特倭夷之警風濤之險耳
不知琛賓之輸納夷使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也其
不可四也當時占城雖領回詔勅然其王沙古卜洛猶
懇請遣使爲蠻夷光重且廷命非世子面命又無印信
文移若據輕信其言萬一世子以遣使爲至榮謂蹉拜
爲非禮不肯受封復上書請使如占城將誰任其咎其
不可五也乞令福建守臣以前詔從事使至於未受封
而先謝恩亦非故典宜止聽其入貢方物其謝恩表文
俟世子受封之後然後遣使上進庶中國大體以全而
四夷觀望可肅　上從部議

四十一年六月郭汝霖李際春自琉球國使還詔陞汝霖
爲光祿少卿際春爲尚寶司丞汝霖等至琉球其王尚
元餽送黃金爲謝汝霖等却之及是尚元遣使謝恩因
賫所餽金請　上命領賜二臣　上謂朝廷命使無受
金義詔聽汝霖等辭尋以二臣遠行效勞各賜銀幣
四十三年十月烏思藏闡化王請封　上以故事遣番僧
遠丹班麻等二十二人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
監之比至中途班麻等肆爲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
還白其狀禮部因請自後諸藏請封卽以誥勅付來人

齋還罷番僧勿遣無已則下附近滿可選近邊僧人賞
賜之 上以爲然命著爲例封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
自此始也
四十四年九月禮部覆議御史顏鯨奏請自今冊封新王
及親王妃擬勳戚中老成端謹者一人爲正使以翰林
院坊局六科尚寶及卿寺五品以上官爲正使以部寺
屬官中書行人等官副之其致祭親王改差卿寺五品
以上或本部司官仍如舊例以四月初旬傳制遣官而
封正副使以體定限違者參究著爲例奏可
四十五年三月詔更定冊封遣使除親王正使仍用勳爵

外其世子郡王正使止用翰林坊局六科尚寶司官副
使止用行人行人不足則以中書充之若差多人少就
近併差不得槩用各卿寺與部屬官其致祭親王亦止
用尚寶等官部寺各屬毋有所與時冊封 新例多用
文臣充使各衙門爭欲得之禮部以其人求自便恐妨
職守乃建議更正從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三十八

觀政進士

洪武十八年三月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
照出身次第資格月給俸米
八月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
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
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用房

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玄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衆
塵播遷此可鑒矣
十九年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
蓋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
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僨則終身喪志雖欲
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
二十一年三月遣進士分巡郡邑時廷議新進士未經事
宜令行監察御史事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厚賜遣之
永樂二年四月新進士李衡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
臣不當進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

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
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
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六月吏部雲南寧晉進士張爲禮自陳不閑吏事願爲教
官　上喜雲南人能舉進士授雲南府學教授以勸其
鄉人
四年三月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上諭曰爲學至以進
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
今人苟進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
强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己之德將來國家亦得

實才之用進士皆叩首謝復諭之曰鄉黨父兄所在不
可以一得輒生驕慢凶德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
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爲道里費
九年五月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
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
上諭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且有
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舊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僉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
史顧佐言始令照永樂年例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
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諳錄政務

景泰五年五月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上書于謙救章
綸鍾同言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脫章綸
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忝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
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
出集爲六安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
成化四年八月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見任官一
體僉書問刑候選缺選用從之
二十年八月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瓘爲吏部主
事瓘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陞郎中考察南
京官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

二十三年除進士李文祥爲咸寧縣丞文祥麻城人有才
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爲己附使弘璧延款於
家屬題畫鴆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
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沈世事者輙斥且
言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
來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謂一權立法進賢黜奸
廣開言路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　旨詰疏中
與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稟
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
弘治八年三月吏部尚書耿裕選進士十人爲親王講讀

官相率詰吏部請照例九年考滿别歷裕曰汝輩欲做大官乎衆曰大官亦是進士做裕詈曰小畜生輕薄衆亦以老畜生役之譁然相訐裕怒奏爲首者革職餘皆降調外任

正德三年四月進士陳璋初疏歸終養母讓之曰不聞令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抵京值逆瑾竊政搆罪遂矯詔令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宜言於朝曰古今曾有進士致仕者乎欲爲周旋而力不可同事者咸側睇之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爲也卽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終後瑾誅應詔起用

嘉靖五年辦事進士應槓等九十餘人自以銓次尚遠乞如舊例放歸疏三四上詔切責槓等發身科甲不思以勤自勵練習政體乃屢欲乞回自便已私大學士費宏代請終不允

國朝典彙卷七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部左侍郎臣張鳳翔　訂正

吏部三十九

欽天監

吳元年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等以所定戊申曆進　上命頒行之初　上在滁陽問李善長今世之士孰可擬張良者對曰臣聞浙東宋濂能知象緯　上曰以吾所聞濂不如青田劉基　上定括蒼孫炎以上命聘基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以爲太史

監太史令尋改太史院使

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闕至日　上御正殿受曆訖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既而　上召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辦入梓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　上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上曰曆數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裨諶草創世叔

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不有關失辭命
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
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洪武元年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
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
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
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十四人
二年四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
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三年定欽天監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監正率其
屬而占候密疏上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褻凡習業

者分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自五官正下
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習之凡觀象登臺四面面
四人凡歲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
曆並先期奏行下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
壬遁曆六十七事凡歲祭日先一歲會選奏上立春先
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雞唱
擊鼓各供其事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秒時刻起復
方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護按占書條奏食不
及一分回回曆雖一分以上奏而不救凡四季天象占

驗曆御覽天象錄以時奏上五官止專理曆法造曆司
曆監候佐之靈臺郎辯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
天文之變凡瑞星妖星瑞氣妖氣考諸雜占保章正專
志天文之變辯其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刻孔壺為漏
浮箭為刻以考中星分明之候漏刻博士凡定時以漏
更時以牌報更以鼓警晨昏以鐘鼓司佐之
十年三月　上與羣臣論天地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
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
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
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

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
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
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
之蔡氏謂為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
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十七年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
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曆
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況授時曆法以至
元辛巳為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
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

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
大統曆元而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
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
九數之理甚得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
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
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
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
下郡縣凡郡縣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
二十卷成詔頒賜秦晉諸王

十八年十一月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
二十五年先是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
者封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
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有定
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
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
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宗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
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
皇之酷虐煬帝之荒暴五代之篡兇是皆人事所致豈
在曆數欽惟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
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
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
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忠厚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
之祚可傳萬古又何問諸小技之人耶
二十六年七月欽天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
爲曆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
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
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
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
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

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
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
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
疏奏統言臣所推甲子曆實與舊法相同畧無差繆故
敢上聞 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
者爲是
二十七年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
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
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二十九年十一月詔鑄渾天儀

永樂元年欽天監副徐伯陽考滿吏部言監副非四品以
上官宜加考覈　上以欽天監職專占候非常調官自
今正佐官歲滿不考覈著為令
洪熙元年作觀天臺於禁中　上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
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覽竊諱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
災氛深自省咎
上一日謂輔臣楊士奇等曰見夜來玄象否對曰不見
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曉　上曰大臣
與國同休戚豈可論此朕夜中觀之紫微垣有事甚急
不可解矣沉思久之長嘆拊髀而起明日遂晏駕

正統四年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
十四年正月朔頒己巳大統曆於百官
按岳正曰己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
之文予惟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
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
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至閏以定分至然
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
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
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
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古以曆
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適而
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
末與夫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撓之能無差
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按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
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
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
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
刻入戌初一刻晝刻六十二共不同如此

欽天監正彭德清扈從　上北征初出師金犯亢明日黑
氣四塞又越二日火星犯土彭厲聲斥振曰象緯示警
不可復前若有疎虞誰執其咎振怒罵之曰儻有此亦
天命也尋被害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禮部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下獄時
望後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
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
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
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解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
文吉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

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爲臣盡忠之道貿曰
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貿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
也於是下序及監正谷濱監副倪忠春官正郭貴等於
詔獄序降少卿濱等罰治有差序後以附晉吉祥誅
成化十年十月以童軒爲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
十一年四月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
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
德淸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繫專門
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專候今童軒由自科目以
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　上若

之命所占天象乃會本封進
舊制頒曆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値冬至禮部請
以爲請命改頒曆於十月朔日
十七年八月與定敎諭俞正巳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
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
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
載日月行天下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
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
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
宿七度至二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

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
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
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
勅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
以曆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
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巳
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巳止據邵子皇
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術前代術家
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
雖差而可今正巳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

詔以正巳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衞其執治之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周洪謨奏書載璇璣玉衡蔡傳不
得其志乞改造以備占候旣成有羊酒寶鈔之賜其手
製圖以木代之規制工巧識者服其精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節改望日頒曆
八年二月內旨起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復職詳諸乞傳匿
十年十二月南京欽天監主簿諸昇奏曆法有差乞命大
臣爲總裁選通曉天文曆理之人改定曆法禮部覆奏
國初更定大統曆頒行天下其法至精至密百餘年來
凡以推步測候頒朔授時鮮聞有失若必欲更改歲差

求合天度事體重大有非臣下所致議者況私習天文
律有明禁以故通曉曆法者亦未易見又昇所奏亦自
有錯舛請治其罪　上曰曆法事重不必輕易更改諸
昇姑宥之
十二年四月內臺官奏撥錦衣衛餘丁百人執灑掃役人
月給糧一石光祿寺仍日給值米八合戶部尚書周經
等執奏以爲不可　上曰內臺禁密之地誠不宜外人
[illegible]人衛當差
正德元年七月五官監候楊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
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　上居深宮絕嬉戲

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十一月復奏言十
月末占候連日霜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冐於陽臣欺
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詔杖楊源
假以天象妄言禍福廷杖三十
二年八月楊源復言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
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劉瑾矯詔杖三十謫戍肅
州死於道中　源豐城人御史瑄之子瑄以劾曹石謫
戍嶺外猶幸生還源累疏獻忠不媿其父而身遂不免
朝野悲之
六年御史平世[illegible]用等奏五官挈壺正皇甫政爲瑾相看塋
宅五官司晨李文及其父監正源敎瑾私習天文　詔
政華職爲民文降天文生源姑宥之停俸六月
十三年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本年十月至明年十月凡三
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
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竊以
經綸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
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士
鮮克能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
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
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

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
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詩衡
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
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敎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
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
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
部考校數歲假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
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
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
天　邃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

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六年五月刻漏博士杜鉞言正德以來逆瑾擅專塞惑
主聽時五官監候楊源夏祚並以奏報天象被杖有致
死者自後臺官多爲全官保妻子之計匿不聞今　皇
上聖明克謹天戒宜勅本監諸臣敬乃有事凡遇天象
示異如頃者雷發遲延冰雹率變五星休聖風不應時
之類一一占奏無隱天象錄無拘年終之類每季類進
一帙置之丹扆以便省覽其與祈天永命之道不無少
補疏入下禮部看詳
嘉靖元年欽天監副畿昂奏乞令如順天開例應科舉補

部議　太祖著令欽天監人員別習他業不學天文曆
數者俱發海南充軍明律不可違　上是之
二年八月光祿寺少卿管欽天監事華湘言曆之來由黃
帝迄秦末凡六改漢高帝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
隋凡十三改由漢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迄
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然歷代長於
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
不已遂與曆錯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
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
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

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枵之子也
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
行東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
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
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
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
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言我朝承運以
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
差天度以元辛巳距元統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
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

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
數愈盈治曆者當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否則曆必差
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
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夫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太
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蓍策起三曰元授時
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纖渺不可得而遁者元
史所謂自古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今欲正曆
而不登臺測驗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宜及今冬至
之前選諳曉本業善於書算者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
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二冬至以驗二

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黄赤
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㬋計都之類
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備錄上覽乞勅禮部延訪四
方有能知曆理如楊繼善立差法如鄧雍以潛智巧如
許衡許守敬者令其詳定歳差以成一代之懿制不報
初祠祭司郎中汪必東等及掌欽天監光祿少卿樂護等
以文移體統相奏訐禮部侍郎吳一鵬因參護妄自尊
大欲詆頑九卿誣設訴辯俱下吏部議欽天監統於禮
部事相關轄而護自稱五品京堂不屬吏部謬妄無據
當逮問詔姑勿問奪護等俸兩月必東等一月其曆紙

禮部委官監收如舊例行
六年十月天文生金鍾奏治曆明時國家重務欽天監專
一推算經度數五星淩犯日月交食四季天象占驗國
家大事莫過於此近來推算日月交食分秒時刻不合
五星淩犯伏見不對若官生不加考較必致廢業宜每
年按季考試列其等第以定去留歳當大計一體考察
黜陟部覆從之
七年十一月頒明年大統曆禮部侍郎李時言頒曆必於
十一月朔今值冬至百官行慶賀禮乞於十五頒給
上曰頒曆須在月初方合古天子頒朔之義望日非所
宜嘗於冬至次日行之
十一年四月禮部議上考補欽天監官生事例一遇有官
生缺役許於嫡派子孫年終類考果藝術精通收役食
糧若頑鈍無成即將本戶子佾者存役等者以次收補
或無以次人丁候本生習學候考一擇官生子弟性質
聰慧者分派各科嚴立教條按季考試本部委官會同
提督岌終送部類考一今後天文等科遇有八品九品
官員缺以本科人役食糧十年以上者送部考選一遇
者天文陰陽分為兩途而漏刻子弟不能推補掌官請
以後監副員缺不分天文漏刻科分但有歷俸年深者

皆得奏請簡用其六品七品以八品考補保章靈臺以
司晨司歷博士考補司晨司歷博士以各科專業人役
考補一闕者添註之官等於舊額又皆作爲定員[illegible]仍
銓補故漏刻博士二人靈臺郎一人皆當裁罷詔可
二十八年十二月禮部言欽天授時實惟首務推測考候
貴在得人而推拘嫡派勢至乏人倘習學盡收恐成冗濫
請今後將本監報冊丁男願習本業者量為揀取分派
各科教習本戶有缺盡得送考就通擇其精通者照例
頂補如二人俱通先補嫡派餘者候缺送考報可

國朝典彙卷七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 四十

太醫院

洪武六年四月置御藥奉御一人直長二人藥章十人俱以內官內使充之設太醫院御醫四人以太醫院醫士充之凡收受四方貢獻名藥及儲蓄藥品奉御一人掌之凡貢御藥餌醫官就內局修製太醫院官診視御脈御醫參看較同約會奉御就內局合藥將藥貼連名封

記具本開寫本方藥性治証之法於日月之下醫官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曆中書省印其縫凡進藥奏本既具隨即附簿年月下書名奏御收掌以憑稽考烹調御藥太醫院官與奉御監視每二服合為一服使煎熟分為二器其一器御醫先嘗次院官次奉御其一器進御

三十一年十月建文以戴元禮為太醫院使元禮金華人學於朱彥修以御醫事　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　上記憶之故有是命

永樂四年七月　上與侍臣語如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府貯藥材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為令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為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此凡不能濟何況遠外乎遂命禮部申明惠使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為文具而已

八年以御醫蔣用文為院判專侍文華殿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儀真人能視病製方性謹愿恭恪有行義遂世務事東宮每効規甚卒之明年　仁宗贈太醫院使謚恭靖官其長子主善為院判

太醫院醫士舊無月糧貧無以贍比照天文生例請給月糧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無者月三斗

景泰初御醫徐樞有名　上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不足惡者一日有餘人以為藥諫云

弘治十八年五月逮掌太醫院事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獄初　上以禱雨齋戒偶感風寒命司設監太監張瑜與太醫院議方藥瑜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輒用藥以進繼與欽及院判方叔和醫士徐昊等進藥皆與證乖　上崩中外痛恨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并科道等官上疏請正其罪　令旨命錦衣衛執瑜等送都察院會官鞫之都御史戴珊等會同張懋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以獄上謂瑜背恭命修理藥料與
劉文泰及高廷和同事並緣爲奸　先帝不豫瑜欲援
引文泰等傲幸成功施欽及叔和等相繼診視俱醫不
對症擬瑜及文泰廷和諸司官與內官交結作弊而扶
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　旨瑜等論決欽叔
和革職閒住鈺追贓五百兩并吳錢爲民史謂大臣有
陰私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依交
結內官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爲解脫之地識者恨之
時命太監李榮審錄瑜等俱以誤用御藥繫獄榮承內
意請可矜疑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泣曰　先帝

梓官在殯臣子哀慎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
秋許世子之律豈宜輕宥榮亦默然泣下衆皆畏服
正德十六年九月先是給事中邢寰等劾奏御藥房供事
通政使鄭宏太醫院使吳欽鄭通任好古沈邪治吳傑
朱祐院判吳英盧志等皆以提督太監陳敬傳陞得官
至　武宗南幸駕回不豫敬與宏等妄進藥餌遂大漸
宜寘刑典　上命析之後敬等累奏乞宥下刑部分別
情罪輕重奏上得旨敬發充南京淨軍宏發廣寧衛欽
附近衛各充軍通好古邦治志傑祐英俱革職爲民
嘉靖三年閏四月以用藥有效命給太醫院使楊立陳寵

金帶院判鄭琇徐鎮銀花銀帶吏目曹鼎并冠帶醫士
許紳等俱陞御醫禮部執奏不允
六年十月禮部尚書桂萼等言古者醫師歲終有數故術
業久而益精今拘於世業按籍收人一入供事永無考
較所謂蠱工尨治何有以濟且獨用此一途則天下雖
有盧扁倉公無由自進而國家太醫院永爲此輩巢窟
臣請擇醫士可教者設程限使誦習其業一歲四試約
有成材則會太醫院官列爲三等考試上者入御藥房
已入者准與授職中者授冠帶辦事本院以冠帶者與
之俸給下者應役本院如故或良醫大使有缺中下者

得復吏部銓補其不係世醫精通醫術者聽其應試試
高者得入籍而復其世業不通者無令冗食至於見在
各官考滿及考察皆聽臣等課其醫業送部斟酌黜陟
上以爲醫道人命所關命醫士考選去留及收考見在
人役皆如部議餘仍舊規行於是萼等復言有考試而
無教習則業無傳授竟因循見在各官冗濫尤甚宜併
加考選奏請去留且考滿考察之議無非欲其有所警
惕以圖後效　上悉從之
十年三月召鄭府良醫副夏儘入御藥房署御醫事修合
藥餌初儘上保養天和方既蒙進用又恐太醫院修治

不精疏乞禮部遣官督之　上嘉其忠詔罷遣官而專
屬愷云
十九年部歷掌太醫院事禮部侍郎許紳爲尚書紳南京
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得紳
藥始蘇紳語人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輩事切念
受　聖主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
血藥藥進自分不效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
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
活血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宮保後數
月紳病謂人曰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

神魂不寧百藥不效卽死　主上萬壽死無憾竟以此
病卒　上憐之郵典甚厚
二十一年五月禮部侍郎孫承恩言邇者盛夏炎蒸爲
疾癘都城內外之民僵仆相繼臣考周禮醫師之屬有
疾醫以長養萬民之疾病凡以惠元元重民命也乞命
太醫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依按方術預備藥餌於都
門居民輻輳之處袷論散給庶阽危貧困之人得以有
濟　上曰頃聞疫氣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憫焉其令太
醫院差官順天府措置藥物設法給惠
二十二年先是禮部奏太醫院官自御醫吏目以下考滿

丁憂俱由本部查明轉送吏部如欽天監例報可已太
醫院爭非舊制下禮部議御醫吏目等官額不滿三
十近年因事歷授增浮數倍率皆不諳方書虛糜官廩
良由考覈之法不嚴以致賢否莫辨僥倖滋甚耳必由
本部查送庶可以杜倖階一法制請如前命從之
二十四年正月　上諭吏部左侍郎孫承恩錦衣衛指揮
使陸炳曰方此春時民多疾疫朕體　上天好生之命
命爾等以是月十五日施藥於朝天門外以溥濟羣生
如往年例行
二十八年七月禮部尚書徐階叅奏內殿供事醫士吳夢

龍等不由本部考選賄緣收用輒又曠職役私回原籍
請究治因言聖濟殿供事人役本部先題准三年一次
考選送入自十八年以後考試之法不行而內殿供奉
之醫間有乞恩傳補而入者夫乞補醫士猶恐不稱況
供奉內殿可徒拘其陳乞而不論其術業乎請自今爲
始本部年終通將槩院醫士醫生嚴加考試分爲三等
一等者留候聖濟殿缺人送入供事其餘悉遵舊制仍
令太醫院堂上官協心鈐束官醫不許違曠職業其有
逃回患病日久不能供役者每季呈報查處得旨夢龍
等悉革役爲民近年禮部盡例濫收各項人役大壞政

體耐即將醫士并儒士通事供係未經題請考試假以
訪保習學爲名及有罪過目收者通覈具奏巳附查叅
太醫院未經考試醫士侯時泰等二十四人及鑄印局
各項詔革役問罪有差
四十三年禮部奏上清查太醫院冒濫官生應除名者四
十二人應除戶者一百六十二人因言令甲醫士供以
父祖世業代補或在外訪保醫官醫士以充其巳收在
院者仍有教習考選陞黜之例葢　祖宗慎重醫學如
此後因貪緣干進者多舉保收充日濫遂將前例一切
停止自今清查之後請將本院醫籍新生幼丁每三年

保結報册其餘並不得私收一人其見在子弟及寄籍
候補醫丁見有父祖收充年月世次可憑者悉聽本部
委官教習仍按月按季考試一次不到者量責二次除
名三次除戶年終同堂院醫士醫生送部考試量加賞
罰三年大考分三等一等補醫士二等補醫生三等發
院習學六年司禮監三大嘗及刑部會同館當差九年
者送部再考給補良醫大使員缺於二等內考補如年
資未及或術業平常則寧缺不補荒踈太甚者叅奏革
除及起補差回補考等項俱照節年事業以實舉行其
承行官吏有玩法作獘者從重究治得旨允行

國朝典彙卷七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十一

上林苑監

宣德元年二月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葦稭三千束蘆
葦蒲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
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其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
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財朕安可以園蔬重
勞百姓

嘉靖元年戶部奏上林苑監嘉蔬等署添設內官虐使菜
戶奸利不法請復舊制以文職提調便　上切責僉書
監工等官數其蠧政害民罪狀姑令改圖再犯不宥且
命有缺勿補
五月命上林苑監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土
草場悉令改正養牲種菜蔬人戶除供應正役外一切
科擾通行查革從戶部請也永樂初設上林苑監於京
師取山西平陽澤潞之民充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
品物特止設文官職專進送於民無擾後增設內臣九
員至弘治間暫增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督僉書監工

等各至九十九員於是利擾百山擸將牲地草場徵派
二粒占用佯當御牢名目過索月錢節年通計誅求至
銀三十五萬餘兩逼死人命數多　上登極詔汰革之
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
員弊復滋甚至是戶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并占種場
地項畝開奏請如舊額釐革　上是之
二年巡按御史王爟等言山後地多產榛子而　長陵等
監占爲榛廠請罷之以資官軍又薊州關營赴倉支糧
道里迴遠官軍或假以自脫有失守之虞請量以遠者
改折色令有司就給之便戶部議皆可行　上命關支

糧銀如議行山後地姑仍舊勅管理榛廠官勿侵民利
隆慶元年三月太監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而
祇候阜隸近年妄增者宜裁之以節費從之著爲令
三年八月上林苑監海戶王印訐奏積書劉儒交通苑官
大肆侵盜提督太監孟冲亦奏王印誆金賍役中旨下
鎭撫司訊之遣印戍邊戶部尚書劉體乾給事中李已
等皆請以事付法司不聽
五年三月林衡署初永樂時有果戶三千餘漸多逃竄存
者僅七百餘戶嘉靖間復徵其　房號至是果戶高稅
等奏愬貧難　上亦憐之詔免其稅

附內府禽獸

洪武五年十二月內史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
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
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何容有虎爲民害者　上遣人捕獲之介養於民間飼以
犬宋思顏以爲擾民無益　上欣然即命取二虎一熊
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十九年八月命柴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於廣
西左江之十萬山
永樂元年十月諭六科給事中日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

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鷄牲靡費食
米今四方雖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爲憂此輩坐享
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
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
二年十月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
日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
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汝輩坐食膏粱
身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
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
爲此事欲朕失天下心如後敢爾必誅不宥

宣德二年戶部以宣德三年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
太常光祿寺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陝
西諸府州於今年地畝穀草內徵納　上曰古者納總
納銍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天順二年十月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
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旣出外不
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欲之於民聚鹿獐兎雉而獻之
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遣人預進　上令人密訪某州若
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俟其至各杖而黜之
成化元年二月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

日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卽却之
六年十二月給事中丘弘等言卽今百姓艱食而內苑育
養禽獸支費糧肉自如請釋放以省虛費　上曰蟲蟻
已減省矣其餘悉依擬行
八年正月初永樂間親征北虜獲羊萬餘令順天府所屬
州縣分牧歲辦羊毛價銀九百六十餘兩輸司設監供
用謂之長生羊毛弘治初府尹黃傑言歲久羊已無存
牧養人戶坐是亦多逃絕其價皆見存戶陪納民甚苦
之已得旨除豁不復追徵至是司設監復以前令爲言
事下所司看詳工部具前旨以請　上曰羊亡毛存是

無名之徵也況已有前旨其悉除之
十五年九月光祿寺具內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
門等處所畜鳥獸料食數目以聞　上卽其疏逐節御
批其上凡一百二十餘事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
者有減十之三四者有事完停止者有事完仍舊者西
華門鷹犬不堪者縱放之御馬監山猴食減半乾明門
虎去之雞鴿等食減三之二山羊及綿羯羊減半從外
羊房雞兎盡放之南海子中猫之不堪者亦縱放之西
安門大鴿從雞鴿房食亦減三之一其仍舊存養者食
亦量減之

正德十六年六月嗣上壩東壩北三馬房領豹房發下牛
騾無慮數十百戶部以芻牧不及請以馬給操軍牛騾
付順天府估價已得旨允行太監戴永稱前項馬牛騾
俱已經印烙固留不發且奏傳例並無以御馬兒軍者
戶部覆請　上曰馬已騐收免發馬房旣無俟養牛騾
事例豈可創啟與端仍依前旨行
嘉靖三年四月魯迷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甘肅撫臣以
聞給事中鄭一鵬言西旅貢獒召公作戒越裳獻雉周
公致辭下逮漢唐有却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珠如
太宗今魯迷所貢顧可受之以累聖德乎洪武中內臣

叅雜虎肉　太祖命以虎送光祿而縱他禽今乾明門
諸所禽獸尚多仰給大官日費豆粟而鳥迷所蓄皆非
土性受之奚益乞就彼縮還以光聖德杜窺伺不報
五年二月御史雷應龍言光祿寺歲供鷹犬肉萬六千五
百餘斤蟲鳥食菉豆稻粟五千二百餘石此禽獸費民
財恐累聖德請悉罷之　上曰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
不經耳目惟欲愼德圖治以安民生是鷹犬蟲蟻一無
所益每歲蓄養乃耗費以萬千計該管官查數以聞
啓迷復貢獅子二西牛一　禮部上請　上命收置內府留
熟夷五人飼之御史張錄力諫不報

國朝典彙卷七十四　內府禽獸　未　終

八年詔籍故鷹房養鷹地土九十八項有奇悉照草場事
召佃種徵銀輸之太倉出養鷹官馬陳璋等六百二十
五人悉罷還原伍內有寄籍淳溢者仍令驗軍主事照
例查革其鷹房在內者封閉別用在外者變賣入官
時言官請放乾明門諸處鳥獸從之已復命奉先奉慈崇
先各殿薦食品止依會典所載用鹿兎雉鵝諸物鷹隼
田犬既已縱放其鵓鴿鴉鶩野兎等肉俱不復用戶部
尚書梁材因言從前鷹犬既放其保定府安州等處牧
馬草場一百二十項按鷹地土九十九項宜遣科道閱
視丈量招民佃種每畝歲徵租銀三分解納太倉從之

國朝典彙卷七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兵馬司　四十二

洪武二十三年定爲兵馬指揮司正六品
永樂元年定爲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
八年二月　皇太子監國南京謂左都御史陳瑛曰五城
兵馬專以邏警京城若畏避權勢縱惡長奸將小人得
志善良受害爾其戒勵之使各修厥職
正德五年令兵馬司凡犯夜者照舊例禁行時候方許呵

國朝典彙卷七十五　兵馬司　一

問擒拏不得非時驚擾
嘉靖四十一年閏五月詔巡視五城御史每年終將各城
兵馬會本衆劾時南京兵馬周于詩以侵盜車輛工費
事覺爲營工給事中劉鱵所糾因有是命
隆慶間御史趙可懷言五城掌印兵馬宜取科貢正途年
壯有志行者任之職檢驗死傷理盜賊刑名而一切奔
走項務則嚴諭兵馬各上官接遇之禮及歷轉之格視
兩京知縣如不職者聽巡城御史不時糾劾仍俟五年
大察各城御史交代時第其考語送部以備查考
四年六月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負一屍棄門外兵馬指

揮孫承芳見之疑有奸使收繫鞫問辭連內臣李陽春
陽春恐罪及已先奏言死者初入內時偶臥無恙因急
禁中非外人臥所故遣軍校扶出而承芳妄生事端捏
加刑校尉當治　上信之命錦衣衛逮承芳杖之出爲
民而釋繫者勿問給事中查鐸舒化等俱請以陽春所
奏下法司噞問不聽

國朝典彙卷七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十三

布政司

辛丑六月　太祖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參政分省于婺
以王愷爲左司郎中分治省事
甲辰立湖廣行中書省以院判楊璟爲參政
洪武元年四月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
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閏七月廣東[illegible]何真率官屬入朝　上諭之曰天下分

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
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殞不悔斯不足論矣頃
者師臨閩越卿即輸城來降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
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眞叩頭謝曰昔武王
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
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
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
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夫能不貫禍於生
民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授江西行省參政以表
卞跡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今名已著尚懋修厥

德以輔我國家
十二月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於杭州以右丞朱文忠爲
平章政事文忠帝甥也自幼育之賜以國姓至是命復姓李
二年三月置北平廣西二行省初眞定等府隸山東河南
廣西隸湖廣至是各置行省以盛元輔爲北平參政劉
惟敬爲廣西參政
四月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爲陝西參
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參政遷治書侍御史周禎爲
廣東行省參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
五月置福建行省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爲行省參政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黄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爲廣西行
省參政刑部郎中髙聯磨勘司令呂宗藝爲福建參政
七年三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
省參政陛辭 上諭之日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
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
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
制一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
傷于刻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傚而民生自
遂雖嶺海之遠朝廷可無憂矣仁等頓首受命
九年六月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九月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姦吏至死 上賜
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
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
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
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
縱之以歘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
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
政致姦吏于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
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十月 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昔陶殷爲宗思

治而賢人入夢得傅說于版築殷籍以興周文王起磻
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
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益鮮昨天厭元德群雄並起朕
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
有不廸于教而罹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
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斯於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
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而陳國計
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得盡心于
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四年六月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右參議聰明正

並金思存爲北平右參議以孝弟力田舉士舉爲四川
左參政賢良方正蔣安素爲右參政
十五年正月置雲南承宣布政使司諭曰比得報知雲南
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
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于雲南以
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
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
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於藹翠輩不盡服之雖
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羸弱者毋衞限
十人百人可先遣還

十八年六月詔禁諸司納賄布政司無得送贓六部等衙
門若六部等有犯必稽贓自何來司府州縣有犯必遣
相窮究
二十三年　上親製責任條例一篇頒行各司府州縣令
刻而懸之永爲遵守勅曰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按
察司多係民間起取秀才人材孝廉各人授職到任之
後畧不以到任須知爲重公事不諳體統不行終日聽
信小人浸潤謀取贓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之心淪沒
殺身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神魂俞皇至于哀告懇
切奈何虐民在先當此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矣如此
者往往相繼而犯上累朝廷下辱鄉閭悲哀父母妻子
執曾有鑒其非而改過者哉條例七欵見會典
九月以福建參政王鈍爲浙江左布政使鈍故元進士入
國朝歷官右參政嘗持節撫諭龐川予緬宣慰司贈遺
金貝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不
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還至
是陞今官
二十四年八月以侍請陳廸爲山東左參政廸在任補糶
弭盜民甚德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建文以吏部尚書茹瑺掌河南布政司
事尚書如舊

建文元年三月勅布按二司糾察屬吏
永樂元年二月革北平布按二司
十二月以江西應詔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右參議
十一年二月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
布政使
十四年河南參議王徵有罪下獄時令方面官巡視民瘼
徵恣肆貪酷杖死新鄭等縣吏民數人給事中李能啟
劾徵貪饕如對虎怨民命如草芥宜罪　皇太子曰巡
視民瘼長以生人而乃殺人奚可容命都察院遣鞫之

十八年閏正月擢薦舉人才馬麟盛顒俞昇周克敬爲湖廣江西山東廣西各左布政使孫預江淵艾璵山東河南浙江各右布政使陸勉吳衡四川陝西左參政楊徽李泰福建廣東右參政趙璜金恕江西山西右參議

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宗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時一觀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

易忘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洪熙元年正月遣布政使周翰按察使胡槩參政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

四月　上以武臣疏于文墨乃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政周熙廣西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佈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

六月　宣宗罷浙江參議王和袁昱陝西僉事斡善爲民和等時皆坐贓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貪污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宣德二年以李敬爲四川右布政使敬涿州人永樂癸未經魁入國子監因言事切直受知　仁宗命有司給以廩力每朔望率諸生朝見後授京衛經歷陞主事員外持已嚴厲臨事剛決銳于建立歷今官益勵廉隅官中物不私一毫志鋤奸豪有犯法者繩之不少貸蜀人稱爲鐵面李在川中十六年威惠並行治體用張召入爲吏部侍郎卒于官

三年五月遣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槩奏浙江嘉湖杭三

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務以時糧稅不欠　上謂吏部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斂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四年八月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卒省身泰和人永樂初進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進郎中參蒞勤勞廉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超遷河南右布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自容已過每有小失輒赧然而赤即改圖焉卒年五十君子惜之

正統二年三月原任山西參議劉宗孔律已甚嚴頗與流
輩寡合衆構贓罪汚之巡撫于謙知其誣奏白其事得
復官
景泰元年四月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
二年九月以侍講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文與商輅二人
係學士曹鼐選侍　英宗經筵展書侍講至是大學士
高穀薦文爲吏部侍郎王直格不行出陞外省
成化六年八月巡視浙江刑部侍郎曾翚奏罷布政張清
清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政奉職
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爲青菜張以其執法太嚴

又謂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敎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
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十七年十二月湖廣巡撫吳誠薦提督太和山右參議韓
文改理司事從之文以直言爲尹旻所忌久不敘會九
溪酋長白嘴與鄰境爭地相攻撫按屬文往視其爭
遂息歷七年以右轉左聞者駭然
十九年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大夏居
職方久賢聲甚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
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
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與辭
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虛之大夏私語所知
日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
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
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
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
乃出爲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
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鎭守內臣顧恆
歲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
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彫

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
戶隸舶司爲造辦之需韶又疏其矯稱進奉私庇富豪
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贍丁籍上均徭萱
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
太監梁芳弟錦衣鎭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販稱
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調貴州
二十二年五月遣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
韋眷因選劾奏勘問未結乃誣撫選黨比高瑤　上怒
遣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
畏眷不敢反與復勝選所黜吏張褧令誣執選褧不從

行等阿眷執裴楮掠裴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奬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裴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疑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孑

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惽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覰以致韋眷横行胸臆穢巇清節熒惑聖明劾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能黜貪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賂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詆夷齊爲盜蹠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劾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餐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憤小人依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變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横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

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尋以他事罷眷鎮守選浙江海寧人自少沉靜端愨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八月擢浙江參政夏寅爲山東右布政使寅華亭人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弘治元年十月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容崑山

人張完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於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暢舉進士累官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綮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歷數事尤偉時劉吉柄國忌容出爲浙江參政容溢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君子惜之

四川右布政周瑛致仕瑛莆田人爲學先以敬收斂此心然後博物以窮理而反約以施博造詣篤至登成化巳丑進士知廣德州歷今官

陝西參議賀欽疏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典禮樂以化天下疏入斥以浮躁罷欽定海人不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辭官游于陳獻章之門反身實踐薦拔參議歸晚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既卒鄉人祀之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十年四月湖廣左布政使撫治兩廣劉魯卒魯爵林人以父成歿事蔭授新會縣丞適廣西猺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城置堡相聯絡皆歿以守賊毛不能克迺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再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薦進副使嘗平山猺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藤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勑撫治兩廣民稱爲三廣公云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正德八年十二月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卒子器慈谿人初舉進士歷知崑山常熟二縣卽稱循良有異政歷官所至以賢能著聞

九年八月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

陽閑住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恨遂執岳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贓私數多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爲民

嘉靖十八年吏部覆行邊使兵部尚書翟鑾奏宣府內撫京畿外鄣夷虜其衞所錢糧軍民詞訟至爲浩繁今止一僉事巡歷不周宜如遼東甘肅等鎮例增設參議一員分守口北道于宣府鎮城任劄共事宜仍行所司酌議以聞得旨准增設不必行查

十九年分湖廣武昌道之德安府荆南道之承天府爲荆西道設分守官駐承天分巡官駐沔陽州以護陵寢

二十八年四月給事中羅崇奎言貨利所在最易滑人今
各省錢穀主于左布政一人不無專便之私請自今査
盤必巡按親臨如巡按勢有不及則同右布政監視凡
封鑰出入必相關白都御史屠僑議如所請
四十五年三月給事中胡應嘉論劾浙江左布政李磐江
西左布政侯一元因請令吏部不待考察之期將各省
布政通行簡汰以重方岳之選吏部乃會都察院以貴
州右布政丘預達廣東右布政陳暹福建左布政王遵
廣西右布政林懋舉四人應詔乃令磐等俱致仕調遊
懋舉于簡僻用之

隆慶元年始註選河南山東二省京糧道參議先是總部
京糧道有欽降關防行文書而無註選官歲屬奉表官
遞管又遷代不常視如傳舍至是河南撫臣李邦珍請
註選專官吏部覆可乃調湖廣左參議吳兌于河南及
山東部糧左參議馮謙註選管理自是以爲常
陝西左布政使曹金言關中司務繁劇勢難兼攝別選轉
不一多至曠廢乞于布政司添設左參議一員分守關
內道其督糧驛傳事務更令左參政管理按察司復設
僉事一員管理屯田水利其糧斛事務令清軍副使攝
理吏部覆如金言從之

（按）布政遷尚書　高帝之時藩司與六部均重以故少
遷入者建文時雲南左布政使張紞入爲禮部尚書右
布政使陳廸入爲禮部尚書山東左布政使鐵鉉進兵
部尚書其時尚書秩正一品永樂時北平布政使郭資
爲刑部尚書正統時陝西按察使陳智爲掌院右都御
史布政使劉中敷爲戶部尚書石璞爲工部尚書蕭晅
石瑁爲禮部尚書張惠爲南京禮部尚書陸瑜爲刑部
尚書陸之後絕響矣永樂宣德閒左右侍郎副都御史
轉布政使如魏源弋謙之類而布政使兼侍郎都御史
必食從二品祿

（按）本朝景泰天順閒參政葉順大同參政沈固宜府參
政劉璉山東參議周顒廣西副使劉紹皆參贊軍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十四

按察司

丙申七月　太祖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爲僉事

乙巳十一月置湖廣按察司以韓蓰爲僉事

丙午正月命按察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卽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也

吳元年置各道按察司

洪武元年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凡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必令修潔祭祀以時忠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未旌表者必詢訪具實以聞興舉學校察吏治得失戢豪强均賦役存問鰥寡孤獨廢疾無以自振者伸理獄囚冤滯稽考諸司案牘官吏廉能者舉之貪鄙者黜之徵求遺逸以進諸軍賑贍流民以復其業倉穀錢糧必會其贏縮山川道里風俗物產必知其所宜來朝之日則條例以聞著爲令

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副使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獄等任修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墨之末處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惡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慝可不慎哉

三年三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因召御史臺臣併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

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爲臺諫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爲心揚善遏惡辨別邪正不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失其職守矣

九年浙江江西湖廣三省按察使李祥潘黼滕毅充議律官上大明令

十三年罷各道按察司明年復

十五年定各道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忠等五百三十一

人爲試僉事人按二縣諭之曰治吏之弊莫甚于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于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

陶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雅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滞獄吏胥緣爲奸垕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訶連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

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二十年改按察分司爲四十一道

二十五年十二月河南按察司言王府長史與僉事俱五品然僉事爲風紀之職今王府筵宴長史上殿僉事乃坐于殿外廡下公聚序坐長史復居僉事之上禮有未當詔下廷臣議以爲公宴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王命長史上殿則不拘此例　上曰按察司僉事方面官也王府筵宴亦宜入殿坐于長史之上

二十六年九月河南僉事王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械其人幷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三十年正月初置雲南按察司先是以雲南地荒服未設按察司命布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其軍民重事仍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　上御承天門召都御史陳瑛等諭曰國家重祿任官一以爲民慮牧守不職又設按察司詢察糾正之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之寄于事無不得問無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今聞河南數歲蝗旱水災爲民患牧民者多失撫字甚者又侵漁剝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嘗有一人言

者坐視民病而不留意徒費重祿何補於用爾移檄切責之俾采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又命檄浙江等處十二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體采察上聞

五年十月陝西僉事王士嘉奏軍衛屯糧往往差委屬官所至欺公作弊乞勅該部徵收之時差監生一名查盤　上以遣監生非便命浙江江西廣東廣西湖廣河南雲南四川增僉事一員陝西福建山東山西增僉事二員專督屯糧

九年四月都御史仲成劾陝西按察使辛耀副使徐道正

張大僉事江榮馬驥黃禎挾妓飲酒有玷風憲　上命
都察院械置耀等於陝西按察司前梏示警衆
閏十二月　上御右順門諭都御史李慶曰爲朕養民其
先在于守令得人然守令賢否在按察司考察懲勸考
察按察司又係于都御史卿等豈可不愼如卿等不能
舉職卽按察司之職亦廢何望守令能盡職哉其勉之
益廉則無私無私則舉措當而人心服矣更審察各按
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者皆罪黜之
十年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南海人由鄉舉爲御
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屢有異政名

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
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至
陛前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
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　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
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　上尋悟其寃而惜之
十八年四月湖廣副使靳義卒義洪縣人洪武中以太學
生任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
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惟蔬食毫髮無取于下時　皇太
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靳義可謂眞
御史也未幾陞湖廣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

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入覲卒于京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降山西按察使梁誇爲海鹽知縣
誇初爲湖廣按察使譖撫楚王細故　上素厭之後改
山西坐事落職至是遇赦應復　上曰誇小人也不宜
以玷方面故降之
十一月降浙江副使趙緯爲嘉興典史初緯爲給事中務
掇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來朝　上曰此人尚在耶
懷蛇蝎之心豈可復置當道故有是命
洪熙時禮部考山西僉事[illegible]不稱職例降邊遠雜職
上曰退人以禮彼嘗爲方面官矣遽降雜職太過可令

爲縣正不稱則如例降之者爲令遂降應山知縣
宣德元年十月以御史張政爲山西按察使　上諭之曰
今以一道憲綱付爾當謹守禮法以肅衆僚正庶官事
有當爲者卽爲之務令至公勿有所徇
十二月以御史林碩爲浙江按察使　上諭之曰浙江地
大人衆有司未必皆賢軍民之中亦有豪橫非理者必
須紀綱修明法度整飭然後奸豪斂戢善柔得安然治
人必先自治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爾其勉之
二年四月廣東按察司初分四道後以所轄州縣多增設
廣州道而僉事仍舊至是按察司請增置僉事　上從

之日按察僉事分巡一道官吏廉汚民生休戚係爲宏
慎擇人不可濫授
四年九月山東僉事李涵抑買民貨爲副使童貞所劾
上日風憲不務操守是不知耻無耻之人豈可用黜之
九年五月河南按察使朱仲安卒仲安蕭山人由學官歷
武進主簿又陞本縣知縣坐累降定興縣丞以薦授御
史歷湖廣副使調交阯復坐累降御史秩滿陞河南按
察使以學行見知於 仁宗一日顧侍臣曰朱仲安今
御史之翹楚也蓋有意進用之而宮車上賓矣仲安居
官廉謹事必存大體云

正統元年勅諭都察院及各處按察司曰朝廷設風憲所
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之
所當言糾舉邪惡伸理冤枉亦宜所當爲比之庶官所
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
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暹小人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
陷良善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
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黷贓及
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
濫贓及不稱職者令按察司及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
部今後初任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
察院堂上官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跡奏聞吏部
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贓濫及不稱職者舉者
同罪爾等其欽承勿怠
天順元年四月河南按察使王槩以被誣下詔獄至是裹
王來朝 上問官吏賢否王首稱其賢即日宥還
成化初毛吉餘姚人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執法不避權貴
偶以失朝下錦衣衛獄指揮門達選健卒撻之幾死既
得釋操法愈厲後陞僉事屢擒巨盜陞副使追賊至甯
岫山泉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
兩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死而

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
僕之婦忽據中堂擧止如吉狀顧左右請夏憲長來擧
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瞪目視曰非也須之夏至
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罔無餘恨但余
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汙我于地
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
二年四月以廣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僉事魯初以父死
事廕爲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
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
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七八臣御史趙敔爲江西按察使敔巡按江西將代値歲
旱荒戶部請勑敔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
懇留遂有是命
十四年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瑄豐城人初舉進士爲
御史極論石亨曹吉祥被譖下獄幾死謫戍二凶敗復
御史歷陞浙使力振憲度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年五
十四卒于官人皆惜之
九月以嘉興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繼宗在嘉興止
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琅奏聞旌異滿九載民
不忍舍去遮道留之弗得立去思碑陞按察使下車之

初憲度振擧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于下鎮守中官供
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
悉以解舍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
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
二十年十一月廣東副使陶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
等官各爲具奏陞湖廣按察使仍奉勑兼管嶺西道兩
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二十三年十二月　孝宗擢南京刑部員外林俊爲雲南
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
會聚動以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
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撤
其材修之弘治間俊任湖廣按察使上疏陳時政且引
疾乞致仕不待報徑歸
弘治二年三月刑部侍郎彭韶劾浙江按察使毛鷄僉事
王輔鬪于公堂失憲體詔各降一級改調
七年二月山東副使楊茂仁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
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
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
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
繫錦衣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府同知（茂仁守陳子）

正德四年正月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擧廷擧以成都同
知起復改松江値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
池水盜正德二年陞廣東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
使適逆瑾專權廷擧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
旨取省祭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
點錢路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訐廷擧瑾遂矯旨坐廷
擧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
兵備副使
六年十月擢欒陵知縣許逵爲山東僉事備兵武定州逵
問始人令欒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

湊陞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高過屋簷仍
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俟于竇內
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
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
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戮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
嘉靖元年復設九江兵備副使先是九江兵備曹雷爲宸
濠所破兵部尚書王瓊言兵備無益停革以守備指揮
楊銳能保安慶陞副總兵移鎭九江至是楊銳陞都督
僉事赴京巡按御史石金言九江地衝多盜復請兵備

因薦僉事周廣才猷堪任吏兵二部覆議宜如石金言
從之仍陞廣副使整飭九江安慶兵備
更定山東四兵備道所屬州縣改濟寧兵備爲沂州兵備
以沂州十六州縣屬沂州道以東平十六州縣屬曹州
道以武定二十州縣屬武定道惟臨淸道所屬如故以
曹州兵備舊轄東明長垣二縣歸大明道河南考城歸
睢東道時山東撫按官言諸道所屬州縣參錯交互遠
近不一或一縣而三道兼屬或無所屬非大更無以一
事權兵部請從其議可
復置密雲兵備初永樂間遷大寧都司于保定設朶顏等
三衛覊縻夷衆復設密雲兵備官以副使爲之以防不
虞正德中鎭守閹人惡其不便已也諷詞奏革至是巡
按御史王釣疏言宜復下兵部復議從之
十一月御史唐鳳儀請諭令各省分巡分守官務遍歷郡
縣察民寃抑興革利弊歲終還司不如令者撫按恭奏
廉按狗情聽科道糾劾 上從之
三年裁革整飭大名廣平兵備副使先是兵備缺吏部擬
復除河南副使盛儀 上問此官起于何時今應復設
否於是吏兵二部咸對言兵備以正德七年流賊起時
設十一年賊平裁革尋復設今二府饑且地曠多盜仍

設之便詔毋設第令巡撫加意安集地方
尚書彭澤御史張景華皆請愼選兵備官吏部覆議頃者
兵備官固有用非其才亦有才不盡用者蓋撫按制以
文法有司忽其事權動相掣肘何以責效請假以便宜
稍重其權使得展布報可
陝西僉事李獻先以御史按山東杖死知縣沃潮潮母私
上其事會獻已遷陝西詔遣刑部郎中詹潮往勘之擬
決人不如法因而致死獻妄訴不服下陝西巡撫王珝
提問改獻奏事許不以實法司奏律應贖 上以其情
重特斥之仍戒風憲官務服憲綱詳審刑獄無致枉濫

九年正月兵部覆巡視浙江都御史王竞封巡按御史端
廷赦言浙江海道兵備等官以勑內未開駐劄之地往
往專駐省城或出巡歷隨去卽來宜照舊例以海道專
在台州溫處兵備專在溫州備倭專在定海守備專在
處州各定地方巡歷具載勑內庶便責成詔如議
十二年九月詔申命按察官得糾巡按御史初張孚敬擣
都察院申明憲綱巡按御史糾彈諸司御史不法亦聽
按察司糾彈但不許挾私報復至是王廷相掌院事請
如孚敬議　上曰此祖制也掌院多事姑息致令巡按
放縱抗違按察司因循畏怯殊非政體令通諭行之

十三年先有旨令各省守巡官皆分駐所轄各道以時巡
行郡邑至是山東撫按官奏言守巡官分駐各府欲以
家從卽須增建公署未免勞民傷財請仍留家省城若
令每歲二月初出巡至五月終而返七月終出巡至十
一月終而返　上不許令如前旨各駐所轄地方違者
撫按指名參究
十四年復設太倉兵備副使正德七年設兵備駐劄太倉
以備防禦旣而裁革嘉靖初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
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爲莊衢據沙洲爲
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與販私鹽流劫商賈而
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
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蹤跡若非覺察于巢
穴之所計處于根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者誠
爲不可必得宜復設兵備專在太倉駐劄行事
十六年陞湖廣參政吳允祿爲本省按察使詔各按察使
自今用歷官刑名者爲之
十七年雲南缺參政吏部以貴州僉事惟章名上奉　旨
令後有僉事風力才能者還令久任就按察司推轉吏
部言各處僉事弁副使內歷俸年深者少請俟命下凡
遇臬司官缺先儘本司資深望重者如各官俸淺許於

各布政司內量才推補其京職照舊敘推陞者不拘進
退旣定力行久任爲便　上曰令二司官才不能副旣
用令其久任者自有成効遇缺無俸深者以京官推補
十九年三月時湖廣江華羅田竹谿諸寇各劫掠鄉鎭拒
殺巡捕主簿及巡檢等官　上下命督過撫臣陸杰因
請分武昌道之德安府荊南道之承天府置荊西道設
分守臣官駐承天分巡官駐沔陽州以護陵寢
二十一年先是保定巡撫劉隅奏添設井陘兵備一員專
練習民兵以防虜寇卽以大名兵備副使張素調任至
隅及巡按御史殷學言素生長滇南不習軍旅請將素

改用吏選西北諳練邊務者代之吏部覆請得旨朝廷
用人務求眞才豈宜限定西北若得至井陘亦豈民
兵所能禦兵備官不必添設徒擾民耳素准調用
二十二年命山東分巡濟南道兼兵備以德州七州縣兵
馬錢糧俱屬整理有警移駐德州專事防禦從宜大總
督侍郎翟鵬奏也
二十三年都察院覆給事中何光裕奏各省守巡官均有
地方之責宜遍歷所部雖偏州下邑亦必躬至察吏治
閱城池查錢糧理罪囚姦豪恤孤獨督稅糧審徭役
諸所應舉職務俱遵照憲綱事理各職掌施行仍以所

行事務具申撫按稽考有仍前曠廢者聽撫按劾奏部
如議行
三十一年四月改河間知府尹耕為河南僉事仍與正四
品服俸令其管民兵耕自知州起廢歲月中遷兵部員
外知府嘗為給事中李幼滋所劾至是吏部希大學士
嚴嵩破格改用士論譁然給事中張萬紀遂歷數其狂
狡不法及守河間諸貪婪狀劾奏之一且四品方面敗
五品有乖選法請嚴飭吏部以後毋紊舊章　上大怒
令械耕至京問該部官候審鞫後併治之
三十三年五月總督漕運侍郎鄭曉及巡按御史李逢時

以海寇未靖合疏請添設淮揚兵備一員專任泰州以
防泰通海州海賊出入之路吏部覆從其請因調湖廣
副使張景賢為之仍列銜于湖廣
三十九年二月詔更定浙東守巡官信地以台金嚴為一
道改分巡寧紹僉事為台州分巡兼管三府兵備添設
參將一員守之以寧紹為一道其原設寧紹台兵備副
使及參將俱令止領寧紹二府以溫處衢為一道其原
設溫處兵備分巡副使令兼領衢州一府仍以寧紹分
巡事併于兵備道從總督胡宗憲議也
四十二年十月謫任四川僉事趙祖鵬以罪論死祖鵬初

為編修既而外補尋以考察罷居鄉縱肆不檢與族弟
馴有郤馴因詣闕告祖鵬怨望誹謗并其他不法事有
旨械繫至京下法司行浙江按臣勘報鵬自獄中上書
奏辯謂馴實其家人以負債逋逃仇家因而嗾之妄奏
所引東華集中有誹謗語乃嘉興王所著仇家私竄其
名欲以陷臣奏入　上怒復令移覈詔獄以按臣勘至
言祖鵬兄熙及熙子賢造賢選皆怙勢作威暴橫鄉曲
抑勒平民為奴或箠之致死祖鵬嘗得宋朝遺牒謂宋
魏悼王之裔因修譜以續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
莊曰護陵既復蓄亡妾于宋妃嬪宮之側繼弟鶚昌報

軍功及事覺被逮輒匿祖鵬所不出又私刱八角亭蹕
衣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地宅皆僭侈不道至怨訕尤
非人臣禮因論熙坐爽賢選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
法司論祖鵬當斬　詔可仍錮之錦衣衛獄候決至隆
慶初以刑部言釋爲民
隆慶元年江西僉事陳成甫奉表行過家貲裝甚盛至蕭
山以事怒驛吏輒榜之知縣許承周大恨搜其裝狼籍
道上拘留數日乃得去於是江西巡按御史劉思問廉
得成甫貪狀劾之并請治承周侵辱憲臣罪吏部覆議
當勘從之

按兵備憲員之設此弘治開例馬文昇居本兵慮武職
不修欲增一臬司飭之時內閣劉健力阻不欲行後因
奏設九江兵備夏給事疏論不可旨着馬回話劉馬皆
秉正才克濟時而議見適不協劉欲修戎制　祖宗之
舊以振武職馬則極倉卒之急以疏時滯自後卒以馬
勝兵臬盈天下然兵臬項下未多見有精練而得效者
是以創業之本世遠愈不明于天下故日冗世費不能
的濟所用惟增名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十五

行太僕寺 苑馬寺

洪武三十年置山西北平陝西遼東行太僕寺凡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印烙課較孳收以時督察之凡馬種牡十二牝十八馬金地畝十七椿朋十三凡馬瘠耗罰俸罰馬降級出帑懲董之藩臬不得預馬事考馬官苑馬寺亦如之

永樂四年二月左右軍都督府官早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如今陝西等都司開設行太僕寺恁都府行文去說與都司衛所知道這箇衙門職專提調馬匹比較孳生但有作弊虧欠馬匹許令本寺舉問品職雖小所掌事重如同御史出巡按治該管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首領官吏務要將所養一應馬騾盡數開報聽從點視提督敢有非理抗拒許令本寺官開奏拿問

九月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掌馬牧之事而聽於兵部凡馬種上苑萬匹中苑七千下苑四千不及則銀市而荼易焉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之軍曰克發之軍曰抽選之軍皆籍而食之凡馬駒二年一科十八年而免定駒頭駒重駒籍而報之有常期凡虧駒有罰

五年十月增設北京苑馬寺六監二十四苑順義長春咸和騶良四苑隸清河監水州隆萃大牧遂寧四苑隸金臺監汧池鹿鳴龍河長興四苑隸涿鹿監遼陽龍山萬安蕃昌四苑隸盧龍監清流廣蕃龍泉松林四苑隸香山監河陽崇義興寧永成四苑隸通州監

宣德四年七月兵部尚書張本奏北京操備官軍請置勘合發北京行太僕寺收掌每官馬一匹給勘合一道填寫齒色年月日轉發五軍各衛并晉隊者付領馬之人執以爲憑遇倒馬等項備由陳告就勘合註寫明白限十日內親送北京行太僕寺比較應償者追覩齒色附簿開註勘合與馬如前收領再有事故償給如例如領馬人有故馬與勘合從所管剔代人收領如此人難欺蔽馬無侵損

七年令法司及陝西布按二司雜犯死罪應充軍者發陝西行太僕寺養馬

正統二年苑馬寺少卿嚴信以官多事少奏准革少卿一寺丞二監副四圉長十三

四年裁革甘肅苑馬寺改牧恩軍於黑水口隸長樂監焉

成化二年奏准馬官三年任內孳生不虧者稱職額外多
生者量加旌擢不及額至百匹者降用分管寺丞以所
屬課額虧增通爲黜陟
弘治二年陝西巡撫蕭禎奏革苑馬寺丞一員
十四年兵部議准今後各寺監官員務選才力素優者去
待有成効一體不次擢用
十五年南京科道官奏下兵部議准今後行太僕苑馬寺
官有缺照在京太僕寺官例推素有才望者簡用待有
成績亦照太僕寺官陞擢
十七年都御史楊一清奏行太僕苑馬寺卿員缺乞於附

近年淺素有才望叅政副使內推陞兩寺少卿於叅議
僉事內陞補　詔從之
楊一清又奏兩寺卿佐等官赴京考滿朝覲一切禮儀班
序恩典或照兩京太僕寺堂上官事例或止照布按二
司官例擬議通行遵守以杜將來紊亂僭踰之弊仍乞
將各寺卿少卿寺丞賢否考語陝西止聽臣開報部院
以憑黜陟不必撫按干預山西遼東甘肅等處仍止撫
按開報不必二司干預其首領屬官賢否止憑堂上官
填註寺丞乞照京官事例凡有違犯叅奏拏問不許徑
提下吏禮兵三部尚書馬文升張昇劉大夏等會議兩

寺官皆如兩司官體統於叅如擬覆奏　詔曰是兩寺
官員體統都准如議行永爲定例各官果有政務脩舉
功績顯著的你每斟酌推舉陞用不必拘定常例
十八年楊一清奏請苑馬寺不拘少卿寺丞添設一員廣
寧黒水清平萬安四苑各添設圉長一員部覆奏添寺
丞一圉長各一　詔從之
嘉靖三年巡按陝西御史陳講奏請於行太僕寺少卿之
內每添一員分管地方一在延綏一在寧夏住劄其正
卿專理堂事并巡視附近固原等衛監苑孳牧馬匹其
寺丞點閘洮河漢中潼關鳳翔等衛一應住俸罰馬降

級事宜又以苑軍頑悍不法議行脩蓋社學射圃揀選
俊秀子弟敎育其中隨資性所近敎以文舉武舉各官
課試以期於成仍量免養馬示優異
二十九年陝西巡茶御史劉崙條陳馬政內一欵令陝西
行太僕寺苑馬寺甘肅行太僕寺今後恭遇　萬壽聖
節比照南京太僕寺等衙門事例每年輪流一寺堂上
官齎進表文其餘二寺頪附下年挨次周而復始冬年
等節亦各輪差屬官
三十一年正月初苑馬寺卿原設於遼陽去本苑三百里
遼東守臣以三衛民夷事多開原兵備不便遥制奏准

以本寺卿張思移駐本苑兼轄金復蓋州三衛軍民
四十二年五月勅遼總督等官楊選等奏遼東苑馬寺卿
政事甚簡而金復蓋三衛南涉大海爲醜虜垂涎之地
宜令苑馬卿量兼僉事銜帶理兵備事官不另設而事
可兼濟甚便兵部議覆報可

國朝典彙卷八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十七

鹽運司

丙午二年　太祖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吳元年置兩浙都轉運鹽使司
洪武六年正月置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
十二月設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
五年置四川納谿白渡二鹽馬司四川茶鹽都轉運司
六年革茶鹽都轉運司

十三年定都轉運司正四品後改從三品儒學惟河東有
之制如府
建文中改廣東鹽課司爲都轉運鹽使司靖難後復故
永樂九年四月宥兩淮鹽運司副使劉季篪罪命服士服
隸翰林院修書
正統間耿九疇以禮科給事中出爲運司同知節儉嚴肅
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凛凛不敢肆丁內艱鹽場數
千人詣闕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有童子曰水清
不如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後以副都御史清
理兩淮鹽法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臣欣如杞　訂正

吏部四十八

府州縣

吳元年七月　太祖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諭中書省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時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

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

七月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遣之

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恥

九月　上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實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汚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吾言若守巳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大將軍徐達旣下山東郡縣　上卽遣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爲難及更喪亂斯民凋弊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變爲暴橫以

生亂階今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生養休息耳卽扶元氣之謂也有守令之寄者當體予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上海民錢鶴皐作亂執華亭知縣馮榮榮不屈囚置獄中及徐達遣指揮葛俊擒鶴皐榮始出獄卽爭於俊曰反者鶴皐耳餘皆良民卽有從者亦皆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爲治俊從之全活甚衆

十二月以宋冕爲開封知府　上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

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
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人物勸課農桑以求實
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以呂文燧爲嘉興知府文燧永康人元季處州盜陷永康
文燧起義復其邑　上克婺州乃籍兵甲詣轅門降
上大喜特命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已知處州府改知
嘉興松江民作亂襲嘉興規知之亟使告李文忠移兵
擒之諸將欲屠城文燧爭曰據城者賊也民何罪釋不
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闍婆國次興化疾
卒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嘗
署名公牘例籍其家　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廉
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也皆釋歸家
四年六月以方克勤知濟寧府事克勤至官榜於通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
呵禁葺廟堂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射禮屬
縣各立社學凡數百區民墾廢田者閱三載乃稅丁產
科繇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詢民便尤慎於庶獄月錄
日省不使久淹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
涸舟膠亮祖仰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
忍煩民泣禱於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十二月漢中知府費震多善政值大軍平蜀後陝西旱饑
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
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擾竊之盜與隣境
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
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上聞而嘉之已以他事被逮
至京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爲牧民者勸震初爲吉水
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五年三月以魏觀爲蘇州知府　上念姑蘇爲京輔重地
經張士誠之亂荼毒罔有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
出知蘇州府飭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
敬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
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啟
王彝張羽聞文學郡多耆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七歲
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
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
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
封部睟然課績爲天下最　上嘉之陞爲四川行省參
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留仍命觀還郡七年覲以舊治
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以資
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興既滅之基遂與高啟等俱獲罪

上悔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贈有加乃歸瘞
於蒲圻燈窩山
繁峙縣主簿于文采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
法按有驗　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
非可嘉也宜陞擢以旌興之命為大同知府
七年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
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發引平民富室為兵
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咎罪不可誣良
民為兵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
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於官三郡之民
悲思之
六月　上命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
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
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
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
縣官三百八人
九年六月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為延平知府子祺初擢御
史上書請都關中　上稱善尋陞廣西僉事克舉憲典
多平冤獄開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
改知彭州值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為聚瘞州有沿江

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
決子祺以竹木代之費省而利博民甚便焉至是知延
平善政尤多踰年卒於官
七月以御史郎敏為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闕
訴邑之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告
者素無賴以假代諸大姓不復故重誣之敏為奏辯鄙
誅無賴其被誣者釋之
十月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克勤浙寧海人弱冠徧窮濂洛
關閩遺書至正間皆入場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
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國初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知
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苫倉蘆葦下御史楊
通濂審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丈子
孝孺願以身代而克勤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十年以贊禮郎道同為番禺知縣同河間人以才幹舉性
剛毅廉潔堅執公法視民如子民賴以安永嘉侯朱亮
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為奪反借他事笞同同遂歷
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　上不
知其由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至　上特遣使宥
之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邑民甚惜之
十三年六月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恭讓為治簡而明嚴

亟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
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懇請上官蠲
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
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
規免巳責廷蘭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
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九月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
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賍蠹政以干
邦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
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

任未代者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十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命爲府州縣官 上
召至前諭其撫民盡職
十七年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
政事得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嘗命縣考於州州考於
府府考於布政司各所以臨察其考覈以憑黜陟昭示
勸戒今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
賢否府不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
惡無所懲朕今命以八事爾禮部其爲榜示天下其一
州縣之官宜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卹窮困審冤

抑禁盜賊時命里長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盡力南畝
毋作非爲以罹刑罰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
歲終察其所行善惡而旌別之其二爲官府者當平其
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
善績其有闒茸及蠹政病民者輕則治之以法重則申
聞黜罰然不得下侵其職以擾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
宣布德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
情偽奸弊甚者其聞鞫之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
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具實以聞其五
犯徒流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

六有犯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
司達刑部定擬雜犯者准工贖罪眞犯者奏聞遣官審
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
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須布
天下永爲遵守
十八年七月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
耆民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 上特命釋之仍遣
使往勞以酒
十月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遣吏科庶吉
士楊靖齎勅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

甚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營利
欲不屈節以求名其泛泛之徒弊竊名節是以生無益
於時歿無聞於後深可惜哉今茲定興縣主簿王復森
不肯朘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且其所言實爲公論方
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使齎禮以勞就陞爾奉議大
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光初志
十九年二月常熟知縣成戴奇有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
公堂戴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　上嘉其能命遣使以
酒勞之
四月陞慈谿知縣秦仲彰爲寧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

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
至闕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　上聞崇德知縣畢輝縣丞齊捫剛正能官遣行人
齎勅往勞之
常州府官范好古言行人王良在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
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
克流芳於後設使居官蒞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
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邪
遠以述朝廷黜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
見矣其以禮部即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麗水縣民有賚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
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
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
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
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綏斯民安于田
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邪即具
疏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冤　上命法司論冤
告者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六月詔天下有司敬老尊賢報功崇德恤孤賑寡
七月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筆

歿之以聞　上遣使齎勅諭之曰朕聞居官蒞政設施
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
公平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卒
焉敢侮慢朕常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知曹
恒經歷王聊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筆歿蒞下之方
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月今特遣
行人齎勅并禮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二十一年正月復前諸城知縣陳允恭官　上諭吏部曰
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
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

人時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北有言其
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
二十二年二月遣行人齎敕賜平陽知縣張礎曰朕惟郡
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
鄉衛因造軍需意在擾民衛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
從郵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爲特遣使以鈔
三十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二十四年九月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丹
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
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

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
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
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
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
縣丞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爲縣
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二十五年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耆民楊德等詣闕言
其廉勤愛民　上喜曰爲政不難得民心爲難主簿有
善政及民故民愛之卽命復其官因謂廷臣曰自古人
情所患者惟憂澤不下流情不上達今民以主簿之賢
來言於朕朕宥之仍與治其民上下之情無所壅蔽矣
二十六年二月建陽知縣郭伯泰縣丞陸鎰爲政不避權
勢　上遣使齎敕諭之勞以酒禮特命陞伯泰泉州府
同知鎰福州府通判
金增縣丞李思進坐事當逮邑民丁原德等詣闕言李在
官多善政乞留　上遣使齎酒勞之
二十七年三月有儒士初授知縣陛辭　上問之曰試言
蒞民之道何先對曰敎化爲先曰敎化何施對曰獎勸
之　上曰治民固以敎化爲本而身又敎化之本長一
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巳以爲則巳身不正民將何

法雖多爲獎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
訟爾其試之
二十九年十二月永州知府徐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
十人先後坐事逮獄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復其官賜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國初有王興宗者與葉春並爲皁隸事孝陵　上以二人
老成不貪以春爲鴻臚司副使興宗爲金華知縣李丞
相言興宗皁隸奈何爲令　上曰興宗勤而不貪又善
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歷陞南昌通判嵩州知
州懷慶知府會蘇之守　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

上曰莫如典宗改守蘇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老歸
州縣父老有詣闕上縣官善政當能任而保留者　上賜
手勅奬勵復職加賜衣幣謂侍臣曰郡縣之治自守令
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
多奸而弄法蠧政厲民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宜政事
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爲盜此守令
不得人故也今縣官能爲吾撫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
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爲政以得民心爲本
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皆受民財刑部逮問之

上曰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不能廉潔律已受汚辱之
名爲父母羞朕念年少更事未多特宥還任爾其改過
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立於將來
靖難後以保定知府雒僉守城有功陞刑部尚書掌府事
永樂三年正月諭天下牧守之官曰朕即位以來仰遵成
憲惟欲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
怠寧尚慮天下黎民之衆有未獲厥居者爾等皆牧守
之官必思所以愛養之毋殫其財毋疲其力毋爲貪墨
毋肆暴虐敎之務善以遠刑辟業之務本而棄末習如
民皆安居足食斯德行興刑罰措而天下治爾亦將有
無窮之用欽哉
七年六月以汝上知縣誠祖爲濟寧知州仍掌縣事祖解
州人洪武末以人才知汝上考成政事勤志廉公平賦
均徭勤於賦字政清訟簡境內稱安　上過縣稱爲循
吏因撫其背曰何以得民心如此降勅褒奬賜上尊一
織衣紗衣一襲鈔千貫祖遂縮御手於衣背在任四十
八年壽百有十五歲汝人立祠祀之
七月給事中黃惟正言長洲嘉定二縣政務繁冗而知縣
江浩黃儼皆由監生始任巽懦無爲請改用能者　上
顧權吏部尚書方賓曰人材當隨其高下而任之譬如

舟車任載倍其所受則必敗蘇松繁劇誠非新進庸才
可辦浩等即召回改用別選老成諳練者任之自今繁
簡郡縣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廢事
八年二月廣德州知州楊翰以公事稽程逮京耆老二百
餘人詣闕言翰善撫字乞貸罪還職　皇太子監國以
小過可恕遣行人就道宥之復職仍賜翰鈔三百貫
三月清流縣耆老赴闕陳刑部員外宋忠前知清流勤於
撫字政平訟息乞復任　皇太子陞忠汀州知府
滁州知州陳璉以治最聞　皇太子召至京州民赴闕乞
留特陞揚州知府仍掌州事賜襲衣及幣命禮部宴之

九年二月吉水知縣錢本中卒本中武進人諳書曉律洪
武中以人才舉授故城知縣改元城歷著賢聲再改吉
水豪民宿吏素爲民害者本中至捕其尤者一二流徒
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躬教諸生旌別勸率政務
清簡不任刑罰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劫掠郡守欲兵
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以禍福衆皆信服即相率稽首
賊至官會赦量免本中清操苦節門無私謁妻子布衣
蔬食僅足朝夕詿誤罷官學士胡廣力薦其守己愛民
遂復知吉水民聞本中復來空閭井老幼奔走迎拜未
幾以疾卒民哀慕之留葬吉水爭趨負土營墳

十年正月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令守郡邑之長昔
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
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
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十三年七月　上諭內外諸司官員朕祇奉天命統承
皇考鴻基即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廉謹幹濟盡
誠調處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間亦無爲貪汚壞法酷害
軍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由朕之
不明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灤州不才官吏指以官
壽爲由巧立名色以一科百以十科萬所得贓物各分

入己民人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敗露已
該凌遲處死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配今後諸州官吏
敢有仍前貪贓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民今後
有合辦差撥稅糧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猾過期
不行辦納者事發亦皆處以重罪
上諭都御史李慶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灤
州知州何敬誅求剝削已寘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損武
清知縣李潛等仍蹈覆轍饕餮貪殘無異於敵皆寘以
法爾宜備錄所犯以示牧民者俾知所警懼
十八年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於獄中素易樂平人

洪武中爲盱眙知縣陞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
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
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
罪狀悉得其實還除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
卯銘衆謂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
鋪卒訴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
日虎死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庶人槪財貨不送官
者上官併劾素易不聚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十月辰州府同知劉叔毖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
爲務勤於撫綏辰介溪洞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

赴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
心服而後遣之陞北京行部員外郎沅陵民累陳乞還
叔埜遂陞辰州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埜如得父母
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役
者皆悲慕之具殮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塟辰州
二十二年五月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齋戒率僚屬耆
民禱於八蜡祠士廉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
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
患無誠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處州知府謝子襄卒子襄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青

田知縣實心爲政上下感孚陞處州知府郡多虎及旱
蝗子襄禱於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嘗有盜竊官
鈔即投檄城隍盜方閱所竊於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
中因遂獲盜有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于子襄前
俛首若訴者遣人訪問得實追還其主軍校吳米嘯聚
山谷時出爲民患朝廷發官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子
襄適至止軍城中毋出以計掩捕之兵不勞而民賴以
安先後歷官二十年不以家累隨
九月陞靈璧縣丞田誠爲州判官仍佐縣事誠九年考滿
赴京父老詣闕言誠居官廉能撫字有方乞復職　上

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縣官親民苟得人當加秩而久
任之俾一縣蒙福今民既願留之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十月興化縣民奏知縣李遜苛刻苦民且有干貪贓不可
堪錄其贓金銀數百兩錦綺數百疋他物稱是皆赦後
所犯併鞫以聞　仁宗命付都察院鞫之諭都御史劉
觀曰朝廷擇守令使養民乃厲民如此父爲之不足又
縱其子民何以堪且赦後不可改是終不改矣必論之
如律
洪熙元年　上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即位之初
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爲京縣親民官正宜加意

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
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勅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
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
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
聞朕當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
曰朕憂憫百姓蚤寐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
此何况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五月貴池縣典史黃金蘭以考績至京邑父老詣闕言其
爲政寬厚有愛民心請復其任　上曰能致民數千里
乞留是不負朝廷任使陞本縣知縣

六月安平縣丞耿福緣累以冗員當汰民懷其惠累奏乞留　上諭吏部曰州縣官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母若貪虐無道民視之如仇讐豈肯保留至於再三不已其以福爲知縣

七月平度州同知王璟以冗員去昌邑主簿劉整以舊官代還民皆言其能恤民瘼戢吏弊請復其職　上從之

九月長淸知縣薛愼以親喪服闋縣民相率詣闕奏乞復任吏部尚書蹇義以聞且言長淸別除知縣已久仰如民所言又當易之　上曰必其不如愼故民求舊國家任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得民心雖屢易何害

宣德元年五月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先是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訴訟不作願得其復任槩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槩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問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也

二年三月　上嘗讀漢書循吏傳有感因爲序論曰班固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召信臣六人然觀其事興學校勤勞來勸課農桑修舉水利恭儉愛人而已非有奇才異能以傾駭人之觀聽然而傳之者何哉以其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於尙威嚴以爲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爲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養又有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後世郡守縣令之職所由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百里其民以千萬計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修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爲善治矣哉

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往任智術利威嚴苛刻削急於是民受其弊此趙廣漢輩所以不得爲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舜禹之道以教養斯民故于守令之選加嚴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滿天下郡邑哉

三年十月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宗璉吉水人以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嘗錄囚廣東人稱長者以其恤民改常州府同知視民如子時朝廷遣御史李立淸軍銳意得軍爲功凡軍戶絕者必取同姓人酷刑使承宗璉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必力辯理御史怒其異已數詬辱之宗

殫憤鬱疽發背死食歸屬邑民皆哭送之立祠江陰之
君山
五年五月以況鍾爲蘇州知府鍾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
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陞郎中時郡守多缺命廷臣
薦舉選擇鍾在薦選知蘇州府賜勅乘傳之任初至郡
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
行止鍾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鍾乃召諸吏
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
吏撲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
明鍾乃盡嚴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未幾

大旱既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忱講
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
三除正供及徹車船費盡爲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頭同
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之
費餘皆入濟農倉爲來年經費本是年爲草米數十萬
石及諸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
十萬石及糙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逋事下無橫科
民大悅每旱又輒發此餘米賑活輙數萬人二十餘年
積槩不殺一人而盡除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販鍾
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防運夫
侵盜又致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
抵鍾爲守專屬豪猾抑良善勢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吏
民大驚奉約束
以趙豫知松江府豫安肅人洪武間以生員督賦守城永
樂丁亥授泌陽主簿歷陞知府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因
將耄稚至者咸得盡其情滿考吏民數千人請留增秩
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正統十
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豫在上列詔
賜宴賜襲衣及致仕去吏民攀轅不得行
七月　上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以安民者若賢否混淆

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怠逸吏部以進退爲職
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
九月宥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得民心有
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
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以
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號訴於廓廓移
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
吏赴部論以違制　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
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
慰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正統二年十月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侍郎文淵
江西廣昌人初爲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命
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文淵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
任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
東守稱爲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
賜御製招隱歌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甫下而禮部
尚書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故復擢是職
三年五月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出
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
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

訟簡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
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如泉者不多
得也臣至汜泉歿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
部覈實原無過各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從之
四年陞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祿各正三品鍾
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俸令
復任又再期以疾卒於郡民競立祠祀之識者謂其剛
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清潔之操一塵不滓其執守之固
千夫莫回一時罕見其比　本深治尚寬簡未嘗任智
設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郡
民日恥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溫款和未始有急容一
郡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諸憲及
御史以聞於　上從之增俸復任在吉安前後共十八
年以老疾致仕既去民尸祝之
六年十一月饒州知府黃道理先以坐杖人至死爲怨家
所訴逮治至是遇赦當還職吏部以聞　上曰知府是
牧民官當以仁愛存心今道理杖人至死仁愛安在雖
遇原例仍處以邊郡庶暴虐者知所懲戒乃謫廣南府
八年勅大理府知府劉烈曰以爾廉平公正命長郡治爾
宜體朝廷簡拔之意益勵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屬宣

布德澤愛恤吾民審度人情因俗爲治利所當興弊所
當革盡心盡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禮教興行斯
爾之稱所屬官員果有貪淫不法蠹政害民情狀昭著
者五品以上具實奏聞其餘爾即提下差人解京其餘
罷軟老疾不勝任者亦開具奏來參佐官及所在衛所
官或倚恃豪強非分害民明指實跡奏聞一應公差之
人但有生事需索爲民患者即擧問如例
八月蒲州知府員缺巡按布政爲民保判官張廉守法愛
民宜陞用吏部言躐等難允　上曰能得民心即良有
司正當旌擢以爲民牧者勸何躐等之有

九年四月交河縣耆民劉中等伏闕奏保典史楊貴廉正
勤能堪任知縣章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貴以吏發身
難勝民社之寄　上曰既有民人奏保宜順其情若拘
以類則用人之路狹矣成湯立賢無方所以治化隆盛
卿等宜悉朕意
七月巡按浙江御史孫毓奏臨海等縣民蔡顏等千六百
餘人訴稱台州府通判周旭鑑嚴明勤愼能鋤强扶弱
民安益息鄰邑軍民亦咸愛慕乞陞知府吏部言於例
難從　上曰知府會舉政欲得人今旭鑑能息益安民
雖鄰邑亦愛慕并得人而何其陞知府毋以例拘

閏七月河間府同知康誼廉能公正撫字有方民素愛之
至是知府缺員所屬州縣連章奏保誼堪任耆民黃俊
禮等又具績狀伏闕以聞　上謂吏部曰有惠者必得
民心今一郡民心既不釋誼非有惠政何以得此其即
陞爲知府以慰民望
十二年二月下朔州知府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治民先
佐鄭州有聲洎守朔見民游食者多毎里置簿列戶各
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
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
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恆產生理日滋後
朝覲至京遂受產典尋俄內豎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
魏驥越至其郡與之下其法於諸郡人告便之有牧馬
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訴於王振捕之下獄並楚幾
死竟謫戍邊
景泰五年十二月以王恕爲楊州知府恕在府嚴辨疑獄
歲饑發粟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
郡子弟科不乏人
六年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實以進士改庶吉士乞教
陞金華府同知以廉操直節著名擢順天治中召修元
史筆削任心無所諮承屢遜見他人書不合巳意輒大

笑聲徹陛闕閒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出知南雄南
雄商稅巨萬實至存稅十一績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
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
不得輒苛辱郡人擁實出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
守且釋矣中貴愼宗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
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
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簪饑衣敝欲爲國家
愛養小民不恐勞瘁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
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八月江西巡撫韓雍薦吉安知府張瑄撫州知府王宇政

績於朝下吏部記之瑄屢辯疑獄痛革吏弊發奸摘伏如神吉民畏服守勞心民事凡漁利害心宿弊盡革罷之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

天順元年楊繼宗初以刑郎薦知嘉興府携一蒼頭書一篋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閱農賑災夙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和顏曲問盡得郡中諸豪奸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為調劑興革有孔御史者挾威凌有司杖衆人繼宗摘適衛孔見之即之旁郡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與菱藕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即出牒取庫

金云與太監市布絹即索金錢又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

九月擢御史林鶚為鎮江知府河東運判楊浩為順德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為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為道里費鶚至郡汲汲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念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春夏啟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利甚便竟停役從鶚言

六年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蘇州鶚至蘇一切簡靜即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重鶚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算圖久遠利又稱太守康濟才也

八年四月詔復衡州知府翁世資官世資初為工部侍郎以主議減段疋之半貶知衡州在郡有疑獄數十人世資悉為直之治郡汲汲以革宿弊厚風俗為務新廟學修石鼓書院立便民倉凡郡政所不可少者皆以次修舉衛師有不循理法者世資稍抑之衛帥誣世資怨望遣詔獄至是大臣辨其誣釋之俾衛帥兩階謫邊衛

十月擢束鹿知縣盛顒為邵武知府顒無錫人初為御史以論石亨謫束鹿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禮輒叩頭聽受不復辯勝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顒折以片言各心服去時人有清如冰明如鏡之謠也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目為清官店後歷為左副都御史

成化七年十月殺吉安知府許聰聰以吉安民好訟劫盜

方擮且率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於獄者
五十餘人又爲人矜傲鷙梟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
至吉安聰屢抗拒寅不堪同語按察使牟俸嗾寅奏發
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大理卿夏
時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爲民
聰不服千戶蔣慶具以其貪詐事白時正遂委俸等執
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命蓋以聰與寅有隙事當
究問亦具奏　上遣刑部員外李廷美會蓋勘問還奏
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卽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
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

比受贓枉法例充軍聰亦以俸等奸貪不法及誣害等
情訴辯不已　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
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官械聰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
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仰監決刑科都給事中白
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不從且命勿覆奏遂以是日夜
押赴市曹斬之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衡州府通判蓋
降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說者謂其兇恭致
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
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僩官賄譖以聰嘗箠辱其
徒至以死探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

十四年十二月巡按江西御史沃頖奏吉安知府黃景隆
淹禁凌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
三百八十七人都察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百戶
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鞫治問擬致死者總四百十七人
其係罪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
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繫至京下法
司議尋死於獄初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
下獄死尸腐流蛆滿地猶不及收或謂有陰報云
十五年六月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贓穢狼籍巡按御
史張銳牒副使王齊據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石阡

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紿銳留雄使不得行且撿其
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半夜斬關而出爲千戶所
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校偕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
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千戶
謝瑛押雄往覓其贓併逮銳齊鞫治福等擬雄監守自
盜齊增減官文書銳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參看
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
擬合坐者律雄發充軍齊革職爲民銳調梧州府推官
福調永州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十七年三月貴州巡撫陳儼奏程番知府鄧廷瓚治績異

等吏部薦凝以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
按程番自成化十年新設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
夷獠雜聚猝難撫治初吏部求其人得孫瑀以是薦爲
知梧州者至則悉心規畫凡城郭街道及廟宇廨舍以
次興造撫諭諸夷獠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璽
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宴然蔚如中州
六月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弼松江人讀書不治章句獨
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中數以直言忤尚書
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表章先賢拆毀淫祠鑿
梅嶺險梁橫浦崩湍而居者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

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祀之
弘治二年以孔鏞爲田州知府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
英 憲 孝三朝皆處外所至聲績裒然知田州峒獠
倉卒犯城鏞涖任纔三日郡兵盡已調發衆議閉門守
鏞度孤城中虛不能支遂單騎入賊營諭以恩威賊皆
羅拜謝罪且椎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且止宿其
營賊皆驚服明日按營出峒賊以數十騎隨進城鏞取
穀帛勞之賊泣謝去終鏞任不復出
三年十二月起樊瑩爲平陽知府瑩初知松江因賦重役
繁自周忱後法在人亡奬蠹百出乃考尋其立法初意
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之計知清水蕩以耗官
人之兼併革收糧囤戶以滯消糧長之侵漁取部行人
代糧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賠不足皆有惠利及民
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以
毋憂去在官僅二載松民懷之弘治初詔天下舉異才
南工部侍郎黄孔昭以瑩應詔稱其明慎廉潔堪任臺
憲吏部尚書王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是矣欲驟用之
而未得其所至是起知平陽府
九年十二月以吳廷舉爲成都府同知先是廷舉令順德
値暑潚以都御史提督廣東軍務檄至督府溫言問勞

廷舉曰知縣越境外命必有地方重事潚乃以順德攜
璫家蕩工程相托廷舉曰時歉民貧一夫不敢役分命
不敢用遂辭出潚爲別處巡按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
日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縱盜過誣廷舉加以嚴
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敢誣廉令廷舉因服桔手日候訟
廷事卒得白順德之政邁古循良中外久知及潚爲吏
部尚書嘯舊怨僅遷同知尋以憂回復改松江
十五年以張鎣爲慶陽知府慶陽邊郡久不治民多穴處
不知桑麻鎣至則革吏胥之奸究徵輸之獘百事一新
且給工陶瓦甓治屋廬教樹藝暇則飾公署學校民有

殺人報父讐者鎰據法當赦憲司不從後臺議卒是之
鎰府爲諸郡第一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召用原任沛縣知縣胡守約守約爲
縣時有中官吏宣過沛横索有司守約多裁之竟坐宣
誣奏逮詔獄褫職至是以言官薦召用
嘉靖四年濮州知州金幹侵官錢物千餘棄官歸京師廵
按御史劾奏之命錦衣衛百戸馮相逮幹幹懼以五百
金賄相得脫已又私往來倡家事覺收幹及相送錦衣
獄其贓下廵按御史覆驗皆實幹坐罪謫戍邊衛
五年二月南昌知府鄭𤩽上言臣前守南昌宸濠謀逆臣

首發其窩主何順之奸女擒其黨與凌進孫之屬濠深
恨臣遂中臣以危法法吏乘風煅煉成獄身幽囹圄及
濠舉兵命四臣別舟聲言用臣祭纛幸臣以微言諷賊
守者得脫械先登斬其七賊歸詣都御史王守仁具陳
城中虛實守仁以爲忠相與决策攻入南昌因委臣圖
守王宮頗効勞績而御史楊林乃誣臣投到於賊亾之
後心跡未明欲有餘恨吏部以聞 上曰𤩽抗逆遇禍
不陷非義又頗有斬獲功准復舊職不必再勘
七年陞金華知府張鉞爲廣西叅政管田州府事吏部尚
書桂蕚言王守仁區畫田寧上目先試以廵檢知州先
試以吏目知府先試以同知試三年而後實授其薦林
寛爲同知蓋試知府也朝廷既假之便宜宜遂從其議
上以爲然命寛以同知掌府事俟三年有成即陞知府
鉞仍舊職
八年正月 上諭閣臣曰卿等昨以重守令一事爲言夫
守令親民之官此官得則民安而非堪此官者則民不
安故自古重此官我 祖宗亦重之卿等吏部嚴加訪
察以爲黜陟之宜不係縣令决不得陞御史給事不爲
郡守决不許超爲卿佐每三年之期將可否分別等差
量爲勸示六年倍之九年加倍之又命都察院嚴戒廵

按令其公舉劾秉政體上親爲按歷以稽其職之修否
不許折挫凌辱如此則守令自得以重民生或可安叅
卿等其協心詳議如可卿璁即與同官擬旨來看
三十九年給事中賀廷芝條陳重守令四事一旌異能言
中人之情非激不勸昔漢宜有賜金之典先朝行增秩
之令今宜令撫按表其治行高第者以示風勵一破資
格言古者用人不問其資如潁川淮楊用治最進位公
卿不問何途出也今天下惟甲科爲重由舉貢授者即
雖黃不齒今宜一洗敝風程較功實毋得以資格軒輕
一慎銓除言人情壯多激昂老犯在得今宜察其年貌

以憑器使一驗文憑言各官坐轉非部檄至不敢離任
近有買憑奸僞非數金不授致使延遲今宜類集各省
文憑令出京回任官員順賫以便撫按轉發部議從之
四十二年七月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諸臣忠善固多邪
罔亦不少如段疋常供亦復故違明限蓋諂事上玄耳
階言段疋違限原係有司貪肆以納賄爲撓徑以織務
爲無益循習致然非由諂事上玄也　皇上惟於用舍
之際審賢否核功罪辨勤惰塞苞苴之門杜請託之路
則百事皆可幹濟不止段疋一事不至違限而已　上
曰欺謗不盡無而貪肆者爲甚國病民苦悉此等所爲

祖宗法度視爲聊耳此本要緊挐力行階以示吏部尚
書嚴訥訥因言爲國守土而於民最親者莫切於守令
請行各撫按官不待復命即將所屬貪肆有跡者以名
聞聽本部分別處治　上從之階復言祖宗法度本極
嚴明使爲臣者不以利欲蔽其良心豈至公然違犯使
國病民苦此在群臣均干天憲而大臣不能倡率百條
又不能斥去此屬其罪尤重訥在吏部殊有志守第恐
請託既絕不免怨謗仰賴聖明主持耳　上嘉納之
十一月部加荊州知府趙賢三品服色俸級蓬溪知縣張
希艷大埔知縣張孔修五品服色俸級以賢守郡有善

政而希艷孔修禦寇有功故有是命
隆慶元年祥符知縣謝萬壽數笞殺無辜撫按官惜其初
任日淺奏當改調吏部議謂酷者尚留是廢法也留而
他調彼民何罪宜依例罷黜爲酷法害民者戒從之
四年六月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
近者民窮盜多皆坐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
說有四用人者以廣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
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
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又自知其前路之
短多甘心於自棄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

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
即無復有誰何之一也廣乃財賦所出而又通番者衆
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人貪風既成其勢轉
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
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固不可以勝誅也彼見撫按亦莫
我何則亦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
者亦淪胥以溺一也以甘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
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
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盜賊也若不亟處奧將安極往
歲率皆多取進士議者謂當於此等充州縣正官之選

或問參以舉人嚴加考第毋容雜流遷謫者得肆於民
上則地方猶可爲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
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廉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在
郡能勤農弭盜治行爲廣中第一請特加優處以風勵
庶官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當視
此爲準　上答曰遐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
聊生盜賊滋蔓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悉從之

國朝典彙卷八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十九

王府官

洪武二年設參軍府參軍一人錄事二人紀善一人未幾
申定王府官制相傳如故參軍司參軍錄事儀衛正副
審理典籤典祠典膳典服典工典牧紀善並有正
副又有引禮舍人

是年定爲王相府左右相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傅各一人
從二品參軍府參軍一人錄事二人紀善一人未幾申
定王府官制王相府左右相正二品王傅府文武傅從
二品

是年定王府承奉司六年置王府典膳典珍二所以中官
流官爲之

按承奉司掌王府一應事有事呈長史司并護衛指揮
司參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承奉正正六品承奉副
從六品典寶所典寶正典寶副典膳所典膳正典膳副
典服所典服正典服副品如承奉正副內使凡十人司
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樂二人司方

矢二人各門官門正正六品門副從六品
六年九月以侍御史文原吉爲秦府右相國子助教朱復
爲燕府參軍諭之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二
三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於古何者爲
善何者爲不善采摭古人仕爲王臣孰能以正輔導孰
爲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
其不善務引王於當道爾等與王言待臣下則以謙和
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餽餉禦外侮以藩帝室
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等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
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

但謹守禮法陳善閉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
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愼之
八年改參軍爲長史
九年罷王府護軍府
九月秦王府武傅耿炳文兼陝西行省右丞郭承典僉陝
西行都督府僉事晉王府武傅汪典祇兼山西行都督
府同知燕王府左相華雲龍領北平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秦王府右相顧時領陝西行省右丞
定王相府左右相二人武相一人文相一人左右傅二人
武傅一人文傅一人長史二人錄事二人罷王傅府及

典籤司諮議官伴讀四人伴講四人
十一年三月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傅彥良慈谿
人元舉於鄉爲平江教授罷歸時張士誠方國珍數聘
不就洪武初浙江參政徐本以彥良應薦奏對稱旨授
太子正字擢晉王府右傅　上親製誥文賜之彥良以
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已改左長史
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　上嘉納之
十■年以朱廉爲楚府長史廉義烏人刻苦勵志淹貫經
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溍以文章知名李文忠鎮
嚴州辟爲釣臺書院長洪武三年纂修文史擢編修已

授經楚府尋陞長史致仕歸卒
十七年以周斌爲齊王府左長史斌寧德人以鄉薦授教
授洪武十五年雲南平誠賀表稱旨賜金幣秩滿召至
便殿承顧問以質直見重明年拜司業至是陞長史輔
翼開陳一以正道丁內艱病卒
二十八年置靖江王府諮議所尋改爲長史司
三十一年十二月建文授楊士奇王府審理副
建文元年二月改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衡府紀善詳靖難
三年十二月以程通爲遼府左長史
永樂元年四月以岷王楩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命吏

部悉降其王府職官
以燕府長史康汝楫爲左侍郎汝楫武功人以明經任詡
導辟爲長史出知安岳縣拜侍郎輔　皇太子克盡其
職卒贈工部尚書
四年五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齊府教授葉垣等三人調
齊王所爲不道坦等不能輔導爲善匡救其過宜寘於
法　上謂齊府僚屬前日從王來京者已察其奸邪數
人寘之於法坦等皆先自歸朝廷陳告毋一槩論之
十年正月以國子司業趙季通董子莊爲趙府長史
十四年二月以蜀府教授鄭楷爲本府左長史致仕

二十二年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左給事中荆府長史
曹曼齡爲翰林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
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洪熙元年
以左司直金實爲衛府左長史實開化人事　上東宮講
說詳明隨事納誨簡輔衛王復召入西掖纂進先正格
言以備顧問正統四年王薨復命爲禮部會試同考官
宣德元年滕府長史姚友直事懷王王喜其恭謹　上愛
王爲陞友直雲南左參議掌長史司事王薨因事至京
上念舊勞擢太常卿友直名益以字行蕭山人洪武甲
戌進士
三年十月宣諭各王府長史戒戢下人勿爲罪
四年二月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爲高安縣典史彥昌在府
先以丁憂去後高煦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
至侍郎郭璡奏彥昌在任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
之罪　上曰一時同謀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
去乎不問漢窮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
不起降一等
五年三月寧化王濟煥奏本府舊除教授一員復起送吏
部今有子五人皆堪入學請除教授俾專訓誨　上命

吏部凡宗室子弟其教讀官有闕宜速選授不可稽誤
八月陞給事中方祖爲楚府左長史尤月陞趙府長史周
恍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改鄭府長史王瀹爲行在戶部郎中
正統十四年九月　景帝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
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
卿審理副余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
[illegible]爲戶部郎中
成化二年八月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　遣爲民時崇
王將出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

覲免尚書王翺奏鎰懷奸不忠遂坐除名
六年三月改趙府左長史雷霖為金華同知
弘治十六年正月吏部尚書馬文升奏各王府蕩制踰軌
非禮之為靡所不至必選國學鄉學師儒以備講讀使
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為善之路誦祖宗之訓以啟持正
之心若藩王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得從容諫正不聽者
密具奏聞郡王所為未善教授藩王得因時戒勉不聽
者亦密具奏聞若干宮闈重事仍差內事并法司官前
去勘問 上從之
正德十六年五月以興府左長史袁宗皐為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詳輔臣考
十一月贈興府右長史張景明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景明山陰人弘治庚戌進士事 獻皇
有輔導功
嘉靖元年以興府紀善周詔為少詹事兼侍讀詔長洲人
以鄉薦授敎諭選為興府伴讀遷紀善以國事草創宜
有典則以垂後世乃本祖訓及中庸九經之目為書數
千言以獻 獻皇嘉之已加長史俸至是以扈駕入京
晉前官居數月疾辭轉太常卿卒贈禮部侍郎
詔郡王府教授典膳由吏部除授者歲給柴薪銀如親王

府官例其生員子弟納銀及保歷者止給本俸不給柴
薪
左都御史金獻民言各王府承奉以下不職官許各撫按
糾劾從之
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言楊士奇以審理副選編修周忱亦
自長史累陞尚書成化年雷霖以德府長史為山西提
學副使又言布政使雍泰秦府有姻亦陞巡撫都御史
乞容王官與別官一體陞用王親亦選京官吏部議此
祖宗微意如近年江西婁性足為監戒況王親縱不得
京任得仕至左右布政使官與尚書等使區區自懷重

內輕外之心則展布才猷亦足自見一清請再議吏部
執不可
十二年楚王榮𣚞為其左長史楊天茂奏乞進散官致仕
詔從王請仍命吏部覆加職例以聞部臣言朝廷名器
所以示風勸此後長史等官由進士出身者歷俸三年
舉人監生而下倍之果輔導有功賢能彰著者始得保
陞俸級若徒苟且充位雖年久止以原職及衰老當能
即用本官致仕毋得濫請 上從之仍著為令
二十二年吏部言王府官員原無考滿敘遷事例今蜀府
左長史高鵬以九年考滿事例起送宜斟酌令致仕吏

部因請王府官凡稱病乞改用者並勑致仕輔導失職

調者不得授府州縣親民官

三十九年十月以禮部郎中李緻刑部郎中高岱爲景府

左右長史初吏部議以進士充景府長史中書舍人劉

芬素性不慧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卽馳

往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捽臂大詈而去鵬以聞詔逮

繫拷問黜爲民

四十四年十月吏部擬奏景府長史等官改授事例長史

李緻等初係吏部改除宜對品改在京諸司職事典寶

正李時臣等及工正倉庫等原係常選宜改在外諸司

職事典樂良醫等官仍除補各王府員缺候缺典儀正

等官仍改註各王府候缺其副儀已革者准改正職仍

支原俸詔從之於是改緻爲鴻臚寺左少卿右長史潘

進深爲順天府治中審理正李秀爲戶部主事紀善賈

論張天鴻俱大理寺副中書舍人原職餘如各例除授

有差

國朝典彙卷之八十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四十九

恩廕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一子以

世其祿後乃漸爲限制在京三品以上考滿著績方得

請廕謂之官生出自　特恩者不限官品謂之恩生或

卽與職事或送監讀書

洪武二十六年定廕敘之例一用廕以嫡長子殘廢則嫡

長子之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

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廕其親兄弟子孫

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一用廕者孫降子曾孫降孫

傍廕者皆於應敘品第降一級一正一品官廕其子於

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

用從二品子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從七品用從四

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

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敘用如行

人遞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敘

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

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敘用如遞運所驛丞閘壩
官之類一凡職官子孫許廕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
本經四書大義者敘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一應敘之
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法詔從之
永樂十七年十月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穜為檢討俾在
院進學
洪熙初故兵部尚書金忠子達來朝將甫十餘歲　上召
至前撫問之命左右賜食及衣顧侍臣曰忠事　先帝
於兵戈艱難之際又輔朕於青宮篤學誠謹良有裨益
今朕即位而忠獨蚤歿因慨歎久之遂命吏部授達翰

林檢討月食其祿俾歸進學俟年長召用是日召故吏
部侍郎許思溫之子俊亦至授太常贊禮郎俾進學翰
林以待用思溫初為北平副使從　上効守城之勞者
天順元年八月胡濙致仕歸嘗遣子長寧謝自敘由洪武
三十三年進士任尚書歷仕五十八年中更迎駕復辟
之勞及盧忠阮浪之獄乞將臣男量為錄用得　旨胡
長寧陞世襲所鎮撫錦衣衛帶俸
九月故山東參政劉琪妻宋氏奏靖難時琪守北平城有
功乞令其孫繼宗入監讀書　上曰賞延於世此帝王
仁政之一端也琪効勞先朝而繼宗復有志於學宜允

所請但出身務在科目不許援入監先後例以倖進取
十二月初國子監官生例在監十年然後許令歷事出身
及是吏部奏請選監生能書者不限年月深淺送部寫
本日滿選用於是祭酒陳詢言官生在監者多善書乞
通選之　上曰官生數多年幼必須作養而成今遽令
出身非所以成之也不聽
成化元年正月國子助教李伸陳五事四言大臣非有過
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書習禮考其知所
嚮往然後如例廕補　上命識行
三年三月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

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勤勞於國出
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四年二月改府軍前衛千戶于晃為兵部員外郎晃故少
保謙之子以武功廕武職天順初謙殺晃戍邊遇赦得
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晃生平聰明特達好學知
禮小心勤恪善處興廢成敗之間歷官應天府尹所在
以修謹廉介著稱無愧名臣子云
四月尚寶卿朱奎乞以子賓入國子監讀書科道交章劾
奎違例罔上乞寘於法　上姑宥之聽其子入監
十八年五月故刑部侍郎林鶚子薇乞為國子監生　上

不允仍諭禮部曰廕敘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
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
今後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廕一子亦必能
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授
二十一年十月南京刑部侍郎陳儼子杲乞恩爲國子監
生不許再勅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
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弘治十年命廕子未仕而故准補廕無子者許廕繼嗣子
正德元年正月故南京工部尚書董越妻温氏奏謂臣夫
嘗侍　先帝講讀於東宮者三年乞念舊學之勞如例

錄臣孫韓爲中書舍人吏部言越講讀年勞頗淺可如
侍讀學士江朝宗之子寧例送國子監讀書有旨令再
查朝宗講讀年勞蓋朝宗侍東宮甫踰年與越殊　上
曰越講讀既三年韓准送中書舍人習字出身其未及
三年者如寧例
五月故禮部侍郎薛瑄孫莪援大學士李賢商輅徐溥例
請廕吏部言賢等官至師保瑄止亞卿加恩似宜有差
上曰延賞世祿皆帝王盛德仁政也況瑄名臣廕敘宜
厚其令於中書舍人習字出身
正德三年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不爲子孫求恩澤及致
仕後大臣有子不當廕而自乞澤者言官恭懲不允因
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得恩典大夏恥陳乞今
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勘合到大夏亦不以屑意
事竟不行
八年命補廕止許一人已補而又故者不許再補先由錄
廕後中科目者亦許補廕一人
詔凡文武官死於忠諫者廕一子送監讀書
九月故刑部侍郎楊茂元二子爭廕　上兩斥之廕其孫
成立爲國子生
十月戶部侍郎秦金先任湖廣巡撫以勦賊有功陞俸廕

子世襲百戶至是以新詔查革濫恩上疏辭免俸廕
上嘉其廉退許之
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辭免俸廕　上諭部臣曰孟春
先以殺賊有功加俸廕子今懇辭可謂克讓其從之
十二月錄故左都御史張敷華孫南山爲國子生先是敷
華父洪以御史死土木之難　英廟追錄死事廕敷華
送監讀書後敷華由身進士未受錄廕故南山以爲請
上以洪死事敷華素有風節特允之不爲例
嘉靖元年八月御史趙允請加故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
廕秩以示殊恩得　旨二臣忠節可嘉其子各加正千

四年故工部左侍郎楊理先廕子盤爲國子生中順天鄉
試至是盤弟彌爲其子懋陳乞吏部覆恩廕後中科目
先年嘗有　旨准補楊懋准送監讀書
命塡註錦衣衛千戶孫堪許瑒俱見任管事故事廕敘軍
職不得管事　上念其先臣孫燧許逵臨難死忠大節
表著故特從兵部之請云
六年七月命廕故興府長史贈大學士張景明次子元藩
爲國子生吏部言景明以長史贈官恩逾例外前已廕
其子元恕例難再與　上以景明潛邸舊學特許之

七年八月改廕大學士李時次孫總南京大理寺卿宋欽
孫鶴年國子生以時長孫續授中書舍人欽子廷佐中
式故也
九年初詔廕尚書屠勳子應塤爲國子生應塤登進士補
廕次子應埈亦登進士　上許以應塤子鈳補廕已而
復有恩廕不許再補之例鈳投牒吏部以爲請言鈳補
廕在例前　上曰大臣子弟冒濫補廕俱出因仍私弊
原非國典節有　旨查革著爲定例一應受廕之人後
因別途出身并例後人文到部者一體改正不許再補
十四年詔復大臣子補廕例先是黃澍以父尚書綰錄廕
中鄉試乞以子梓補廕已得請將梓幼未入監尋有旨
議革例不許補至是澍以例前爲請吏部因言補廕之
例頃奉　明旨報罷但臣等考國初廕子之制定注品
級令弟送監讀書與歲貢援例諸生挨次取選蓋不過
存世祿之意而已若求廕未經授官或登第及中式者
仍宜補廕以彰國家賞延之典得　旨報可例前有旨
補廕者送監如例後止許補一次毋得紊爲陳乞
故大學士張孚敬子中書舍人遜業乞以尚寶司丞改授
其弟遜膚吏部議遜膚非長子倫序有礙得　旨遜業
改司丞遜膚補廕中書舍人

二十年七月掌太常寺禮部侍郎金贇仁以三載績滿請
廕其徒協律郎陳自還科臣言廕未有及異姓者禮部
覆議量加一職詔與添註典簿不爲例
二十二年詔改順天府治中嚴世蕃爲尚寶少卿世蕃大
學士嵩子也嵩以治中臨民尚寶簡僻請於　上改之
掌太醫院事禮部尚書許紳歷任未及三年自以年老求
賜誥命恩廕　上念紳久効勞勩特許之
二十三年四月吏部尚書許讚之子中府經歷僎以歷俸
年深陞辰州知府讚自疏衰老其子遠宦不便乞改京
職以便省侍詔改授主客員外中書科帶俸辦事仍與

原陞服色
六月致仕大學士賈詠請以其孫恩生瑞改授中書舍人
因援累朝講讀例乞恩廕其子為中書舍人詔俱許之
補廕贈光祿卿戴德孺孫希亮為國子生德孺任臨江知
府時以宸濠之變邀擊有功陞雲南布政使未任溺水
卒隨任幼男戚濟亦故至是以希亮補廕
故制勅房辦事太常寺卿劉棨孫璃比例乞送翰林院習
字吏部言棨先已廕孫璋矣　上以璋錄廕係滿考其
春宮正字年老照例給與
二十四年八月廕秉一真人陶仲文孫倣為國子生

二十六年初大學士夏言一品再考廕一子中書舍人以
無子未承恩命至是請以繼孫朝慶承廕　上以言輔
政多年忠勤懋著考滿恩廕爾俟有子時授朝慶為尚
寶司丞
二十七年吏部尚書聞淵子宗人府經歷思學以久當遷
淵引嫌乞令在左右侍郎定擬　上許之乃改思學主
客郎中於中書科辦事不為例
黜中書舍人方芷為民芷大學士獻夫姪也以獻夫得廕
比獻夫沒二子紫蕖方幼芷代為行喪以乾沒家財為
叔母夫人馬氏所訟故黜之

廕制勅房辦事光祿寺卿談相子文明為國子生故事在
京三品以上官係雜流出身者仰考滿不得議廕相再
三陳乞特許之
二十年奏准大臣應廕子送監而未有子者許親弟改廕
三十三年正月掌太常寺事禮部侍郎徐可成疏言供事
年勞兼歷三品十有五年乞恩廕其徒協律郎昝義金
禮部以為非例　上特許為典簿
六月廕故禮部尚書歐陽德弟昱為國子生故事身後錄
廕惟閣臣有之至是以德子紹慶請錄其侍直勞特准
加廕不為例

八月改廕秉一真人恭誠伯陶仲文子世昌為錦衣衛百
戶先是世昌已廕為國子生至是仲文疏乞改廕百戶
而以姪孫陶仰代廕入監從之
四十一年十一月總掌工事工部尚書徐杲疏言三次工
完俱叨廕子一錦衣百戶一文思院副使一鴻臚寺序
班臣止有一子文燦已授百戶獨文廕未有所屬乞令
文燦得併授武階兵部以為非例
四十三年九月改思州知府袁大輪為尚寶司丞大輪大
學士煒之姪也煒無子以大輪承廕至是外補援例乞
量改京秩許之

四十四年四月故太常寺卿兼侍讀岡詔孫傳進　睿宗
皇帝所賜詔及御書與物同六等字兼授两朝講讀事
例奏乞補廕詔以　皇考御平留藏天府賜傳銀幣仍
命吏部查其應否補廕以聞吏部言詔没後已兩承恩
廕傳兄儒授官身故與未仕不同於例不合已之
命徐杲子錦衣指揮僉事文燦世襲杲起自工匠累廕子
文燦光祿寺典簿文燦錦衣衛指揮僉事至是復以洪
應殿成廕一子錦衣百戶杲辭因爲文燦求世襲下兵
部議部臣言杲效勞年久宜從其請遂有是命
隆慶　年吏部奏恩廕官員故例任至宗人府經歷治中

俱得轉遠方知府間有事體不堪民牧者旋被罷黜非
器使之道今宜度才而授如其才識卓犖能勝民社之
寄當照舊陞遷其次者亦宜量陞閒散衙門如五府都
事得陞太僕寺丞如宗人府經歷及治中得陞運同既
陞之後如在任無過寺丞一考得陞部屬職填註中書
科辦事再考三考得加俸服運同得爲陞至運使及行
太僕苑馬少卿間亦得陞參政如此庶世祿之家人人
淬勵以効器使於民牧亦有裨矣得旨依議行
補廕故大學士梁儲孫敍爲中書舍人初儲以一品滿九
年廕次子挹痾疾未任卒及敍請補廕　上以其年久

[illegible]之并禁諸陳乞者至是大學士高拱爲言改元以
來當事者濫市私恩惟意所以致瀆乞紛紛　上所報
罷乃慎惜名器至意但敍所請合例與濫乞者不同請
許補廕自後陳乞聽臣等稽制覆行濫者叅治從之

國朝重科目一途任子多不得大位獨燕府左長史朱復子脩爲北京刑部尚書禮部侍郎儀智子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學士呂原子常至南京太常寺卿少詹事劉文恭鉉子瑈至太常寺卿掌尚寶司浙江副使陶成子魯至廣東右布政使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子綰至禮部尚書江西副使許逵子瑒至錦衣衛指揮使副都御史孫燧子堪至都督僉事堪子鈺至都督同知品秩皆過於所自一奇也儀銘累任翰林又以尚書掌府黃綰爲詹事學士成極清華之選二奇也儀贈官至特進左柱國太師階勛位秩遂冠人臣三奇也陶復蔭子

孫至錦衣千戶世襲四奇也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五十 一

貢士

洪武六年二月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十八年三月詔令凡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式者提調官吏論以貢舉非其人律教官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

者以違制論

二十一年九月詔更定歲貢生員府學歲一人州二歲一人縣三歲一人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宜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例必資性醇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部其申明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建文罷北平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及淮安徐州學校貢士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

歷考試　上召學士楊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林不嚴試所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朝夕之故今不可復循舊弊必嚴試之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無可取亦不妨但須得實才

二年二月禮部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　上謂北方近年兵戈搶攘豈暇於學今考不中式者可發回原學補其廩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四年四月禮部言廣西歲貢生員考不中式者二人於法學官罰俸一年提學官當杖　上曰姑宥之侍郎楊砥

等復言此定法也宥之無以示懲　上曰遠方之人漸化者淺教道未易行不可槩論夫立法雖有定論行法當量人情有定論則民知所守量人情則民用不冤姑宥之生員遣歸進學再貢不中式一論如法

八年七月興山知縣孫鳳言天下郡邑民數不同多者不下萬戶寡者僅一二百戶歲貢生員宜有差等禮部議凡州縣戶不及五百者州一年縣二年各貢生徒一人

皇太子監國從之

二十二年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仁宗召楊士奇等諭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學者不萌僥倖之望而有勵進之志矣

宣德中禮部尚書胡濙奏取四十歲廩生入監依次出身濙初與鄉人王守正同學濙至宗伯守正貢期尚遠因創此例不欲私一人故通行天下守正後官禮部主事

八年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行之

正統三年四月以監試歲貢生員不嚴致有商謙及易奎

之弊下編修謝璉及御史趙全等於錦衣衛獄

天順初給事中何琮言歲貢之設始者有司考其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貢至京翰林復考其中式者送監肄業不中者有司教官皆受決罰其嚴如此近來視爲虛文不察學行之端莊不顧文理之通否但取食廩年深者貢之苟資次該貢雖殘疾衰老昏眊鄙猥者一槩濫送及其到部執政者惟出易題以順其情應貢者惟記舊文以幸其中不能記者則又私相傳遞考試官一槩濫取及送入監須十餘年方得取用或授以郡縣之職其動帶舉止已無所措其手足又焉能立政事革吏弊而

子庶民哉惟貪其刻削以爲還家養老之計而已臣惟歲貢者國家求賢之路學校者國家育才之具郡縣者國家牧民之所以求賢之路爲有司市恩之私以育才之具養朽腐無用之物以牧民之所授衰朽貪婪之流思念至此寧不爲之痛心哉乞勅禮部都察院嚴加考選仍行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官將府州縣學生員不通文理人物鄙猥殘疾年五十以上者不許充貢五十以下曾經鄉試未中者考試中式方許起送則非惟上有所畏盡其教養之心抑士知所重奮其向學之志矣

五年十月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選送國子監肄業

成化四年五月給事中成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十二年四月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員考中者例送南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數少暫留今宜仍舊例從之

十一年十一月程番知府鄧廷瓚奏本府新立學校土人子弟在學者乞歲貢一人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既建學置徒北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弘治四年九月祭酒林瀚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嘆禮部議擬詔令開貢

十七年三月南京祭酒章懋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永間太學生徒動數千計類多少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爲多近年生徒漸少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

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坐監罰雖嚴於違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由挨次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之名無得人之實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六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

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
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
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惧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
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彷積分之意
用申激勸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靡舉成材有望俯
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國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
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嘉靖八年詔定凡正貢遇有事故即於次年正月以前具
由申提學道考選一名補貢過期者不許
十年正月禮部尚書李時等言仰承明詔備考　祖宗時

往往得人於貢途而今之歲貢以悶老恤窮爲舊規以
選賢黜耄爲苛法俗弊既深何以得賢自今宜依宣德
正統天順年間例行兩京及各省提學官於各學廩膳
內通試及多方體訪果有學行出群年三十以上者府
學許貢二人縣衛學一人以後各學如期起送如廩膳
無人增廣內考取增廣無人附學內考取務求真才以
應明詔如有名實不稱及夤緣干進之弊聽撫按糾舉
廷試如有不中式者一名以上提學官參究五名以上
降級改用仍行國子監依　祖宗監規通送廣業堂月
餘考試學業進修者方許以次升至率性堂撥送諸司
辦事間有考試累優行誼著聞堪以任用者年終具奏
本部會同吏部覆考得實奏請選用廷試不如式者仍
常撥歷如此則選擇既清而歲貢不患不得人矣其廩
膳中有年老不堪者國學中有年老不堪選者予以
衣巾終身俱量蠲雜徭則獲選者既自盡其才而被黜
者亦不至失所　上曰朕惟　祖宗設立歲貢之法實
萬古呈選之制期得真才以資國用邇來生員苟得幫
廩即討充貢有日往往有不修行檢挾制官司欺凌鄉
里甚至虧缺倫理玷辱衣冠及有學問荒疎年力衰邁
有司不問賢否止計食糧淺深一槩循資充貢却又多

選任教官以爲人師欲求人材長進誠不可得自今歲
貢生員令府州縣提調官選舉有學行者方許起送巡
按御史處會提學并布按兩司從公查覆照常數貢舉
先儘廩膳如果無人許於增廣附學內考取不許顧論
食糧淺深以襲舊弊即有年老不堪教養者令提學嚴
加考選無行者黜退爲民其餘量予衣巾終身廩膳有
缺者提學毋得輒聽權要子弟濫與收補如未得人寧
令空缺其歲貢入京廷試再有衰老無學及檢行不修
者所貢舉官一體坐罪不貸
十一月先是直隸巡按胡明善申明學政議處歲貢大學

士張孚敬議行選貢法將歷學通考廩膳無人准貢增
附定擬一等二等三等之說考居四等㮣行黜退以寓
沙汰之意至是都御史史道請復舊法禮部尙書夏言
復言　祖宗令甲歲貢必食糧年深者近欲痛加沙汰
大非特意乞遵舊制正副各一人選考不必增四五人
以滋奔競　上從所議令頒示天下不得紛更奏擾
十一年六月禮部奏今天下歲貢廷試不中式者五十九
卷近本部遵奉詔書議處生徒內開廷試有不中式一
名以上提學官提問五名以上降用奉　旨令巡按御
史會同提學及布按二司官員從公考選起貢夫考退　四十二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八

之罰提學官旣以專職獨坐則考選之事亦須專任責
成請自今止令提學遵奉勅諭悉心從事其歲貢照例
食糧年深者取考果有不堪方以其次考充御史及二
司各官毋得侵越庶責任旣專可以自効旣彼譴罰當
亦無辭其廷試不中生員故事有願告冠帶衣巾終身
者聽其邊地遠方本與中土不同是以累朝有免考送
監之例有從優衆貢之例有選取身材不限文字之例
發回難苦特甚如貴州廣西北邊或稍寬以覆試之條
以無失　祖宗曲成人材之意　上曰歲貢會選事宜
俱係　祖宗舊制已有明旨巡按及二司雖係會考而

提學職專提調貢非其人責實難辭五名以上降級遵
前旨行三名以上提問俱自十一年爲始南北直隸提
學並遼東帶考御史令南京都察院逮問黜退生員願
告冠帶衣巾者聽之已生員被黜五名以上降提學官
湖廣副使龍同四川副使張䚬河南副使敖英陜西僉
事王邦瑞各一級
先是有詔精選天下歲貢生員無專論食糧深淺尋以胡
明善史道言寢格而有司奉文遵守先後各異至是歲
貢至京有用四人陪考例者有用通學會考例者有用
考居一等年深廩膳例者有用正貢陪貢二人考取例　四十三

國朝典彙卷八十四　貢士　九

者禮部上其狀因請廷試得旨祖宗設立貢法務得人
物厚重通經能文者例選入貢後却以食糧淺深爲資
致年老闒茸充塞正途昨已有明旨今次各項貢到生
徒姑准收考後只宜照前旨施行
十三年下福建提學副史潘潢巡按御史逮問降陜西提
學僉事孔天徹爲沂州知州以廷試歲貢生員潢所考
上者黜落三人天徹考上者黜落六人故也
十五年時歲貢例嚴自嘉靖十一年至十四年天下郡邑
缺貢至一千一百九十餘處禮部言國初建學設貢本
以興起斯文故寬立條格開其進取之路今新例旣嚴

提學畏避降罰於各府州縣學該貢年分多不起貢且
偏方下邑佐辟科目又無歲貢其勢必至頹學學校盡
散生徒非　祖宗立法意也況考選雖各會同撫按從
於御史及廷考不中顧乃獨罪學官不特於情未協而
於先年設官專督學政初意亦似大謬臣請查復累朝
學校起貢舊例行令各提學自後惟於食糧年深者起
送二人考選正貢不堪許以陪貢考充不必會同撫按
二司亦不許縣學通考以啟貪緣倖進之路其廷試不
中准令回學肄業再試不中照例充吏止罰治提調官
敎官提學不必降級其一應提督學校事宜並遵成憲

并見奉勅書行事仍通行各提學將十一年後缺貢地
方依例考補起貢庶事體歸一易於遵守得旨允行
十六年大學士李時等言舊例監生願就教職者止授訓
導近始分上卷除學正教諭中卷除訓導但先年除授
訓導歷任六年尚不得轉陞學正教諭今遽授此官則
廷官職不免猥濫上中二等文字不甚相遠宜仍舊授
以訓導俟其三年或六年教有成績方授學正等官庶
士無不均之嘆亦可息徼倖奔競之風從之
承天府學生員王同道奏承天爲龍興根本重地已如順
天應天二府學例將鍾祥縣學生通隸府學其廪增俱

六十名則每年起貢之數亦宜入加二學例下禮部議
覆二歲起貢三人詔可
四十三年十一月更定歲貢法令天下督學官每歲嚴加
考校如正貢考不稱則起次貢次貢復不稱則起次貢
以下者必得其人乃已廷試歲貢如一省黜回五人以
上提學官降級別用
四十五年十月禮部言近者言官以貢途日輕欲稍更舊
法在御史龐尚鵬則請令郡國廪膳生員即以歲貢前
例處之就中叙其年月久近充貢在給事中張鹵則請
當貢期每學起送正陪貢四人提學遴選一人二臣言

雖不同意實相濟宜就中酌爲定規今後提學考試當
先嚴補廪之法考居下等者照例停降黜退不許姑息
每遇貢期取年次在前者四人拔其尤若皆不稱則以
次復起四人必得人乃已其至京廷試限以五月十月
合翰林院詳加考校而懷挾代試等獘命御史糾察之
本部驗其年力有餘者分送兩京國學肄業吏部以次
序用如才識超卓不群即待以優禮從之
隆慶二年二月提學御史周宏祖條陳五事其一廣恩貢
以實國學得旨開貢本爲求才各提學官其嚴選毋濫
廷試之日黜回三名以上者提學官以不職論降一級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五十一

監生

洪武十八年命禮部選用國子生爲六品以下官

二年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考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

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愼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仁宗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已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　上諭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洪熙元年閏七月中軍都督府奏監生馬聰歷事勤謹欲如近例送監讀書以俟科舉出身　宣宗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　先皇帝欲學者皆爲實材故必令科舉出身以成遠大之用然人才性有高下年有長少亦可各隨所宜今後歷事勤謹有志科舉者聽令讀書餘加永樂舊例毋得淹滯

宣德四年九月令兩京國子監生年十五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姚哲等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

景泰元年二月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入監限一千人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此納粟入監之始

四年禮部奏邇因濟寧徐州饑勅巡撫官權宜拯濟而臨清縣增廣生員王銘等四人各願輸米五百石入國子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使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七年八月南京禮部尚書張惠奏監生省祭不必拘其已經幾次但歷事期近存留聽撥從之

成化二年三月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奏勅賑濟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

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於陋乞㓨爲處置　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寗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四年十月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柰監生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

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考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旨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從之

六年放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時給事中程萬言言饑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及監生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

九年四月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奏南京監生紀遊於南吏部從之初南雍監生歷事滿必抵北紀選而遠卒業其中貧乏者病於往復率多淹滯乃疏其不便南士得紀選於南部者自此始

十一年十月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貢近有納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爲廪膳者方可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

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原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勑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　上從之

二十一年二月禮部議覆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弘治五年十一月吏部尚書王恕奏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甯時未嘗舉行納糧草

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問不足軍民不
闕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
官輙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糧草納銀兩等項事例
遂爲長策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弟捏
作生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
將來入仕豈不誤事殃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
書不分市民與農民一槩聽鉄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
書辦文案且有遺舊例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
照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先年監生只由科貢吏
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人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法

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雜進者多以致正
途監生吏典壅滯不得出身纔得選用年已向衰誰肯
用心幹事不謀歸計甚至聽選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
帶閑住況此等雜途所進中間多有負債破家頑鈍無
耻之輩今日既知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
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糧草等項
事例限本年四月以裏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及邊
方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事例貽患將來從之
十四年七月掌國子監禮部侍郎謝鐸言四事其四曰塞
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其賢百不一
二而不肖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他日若
此策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必嚴塞其
途勿令再開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區處下所司知之
嘉靖十年府納銀入監例停止且四年而各處間有以勸
令人數未足籍戶起送者至是蘇州府復起送生員方
世儒等七人至部且溢於原額矣戶部以爲言得旨納
粟係一時權宜本非正途特令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銀
告納是導之貪也剝民害國將靡有止極殊乖政典久
已停寢又何得借言勸額未足遽例起送世儒等俱遣
歸給還原納銀兩諸承行官吏悉令巡撫官逮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吏部五十二

雜途

洪武八年九月照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十五年定歲課米五千石上河泊所官三人千石上一人
後並一人
三十年四月令軍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
三十一年二月定吏員出身事例皆以九年考滿出身

壁容匠杜安道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月　上見其以手
足甲用佳紙裝而懷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聖體
之遺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
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　上遣其命人往取其家
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
大喜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葬於某山及宋
西寧之役下地其勞欲并瘞其壤以致於剝不可令西
寧坐側一路山即是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宣德元年吏部言役至稅戶人材多有言老疾欲循例令
子姪代者　上曰古人言有恆產者有恆心今國家用
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以子姪代但須考驗而
後用之
三年三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引奏擇遣吏典入品部役及
曾犯贓私并不諳文移者二百餘人當罷為民　上曰
甄別賢否為治之要此輩無益於用汰去誠是但慮今
次所當汰者未必止此頗聞外間言古人戒用吏今日
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於此卿等不可不慎擇
四年三月　上謂蹇義曰今日都察院奏雲南按察司吏
受賂洗改文案脫免有罪法當絞朕聞　太祖嘗言吏
心術不正不可任用聖見深遠今六部都察院政本之

地所用之吏猶須擇人苟有贓私必寘之法若九年考
滿應授官者尤當考察庶不濫用以病百姓
嘉興葉某嘗為府掾後官通政參議與大理少卿熊槩巡
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槩痛詈郡吏尤辱罵不已
葉從容謂郡吏曰諸兄當憶某在此喫了多少打罵今
日至是槩大報甚忘葉之為吏也後官至侍郎
十年以孫輔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輔江陰人吏員出
身小廉曲謹阿附權勢驟致顯擢
成化八年御史楊守隨言爵賞不可以無律名器不可以
假人頃因山東災傷許辦事及寄名吏納銀免考悉依

資格選用倖門一闢越次授職爲無紀極爭相黷貨以
規驟進其於害政莫此爲甚　上批荅曰朕患吏道不
清嚴考試以爲進退今若募吏人貲賑饑免考登仕
是敎吏貪也御史言是其亟停此例
二十三年授雜流老人張禮爲繁昌縣荻港巡檢禮先後
捕獲鹽徒強盜二百餘應得九品散官操江都御史白
昂奏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國朝文臣入仕正途惟有進士鄉科歲貢選貢而已其任
子及　國初賢良方正人材衆爲亦次之其有不由是
途登大位者少師榮國公姚廣孝布政使吳印華克勤
俱以僧其翰林應奉李顧謚龍亦然禮部尚書蔣守約
李希安崔志端工部尚書陳道瀛徐可成禮部左侍郎
丁永中金贊仁師宗記以太常神樂觀道士然皆不繇
太常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許紳禮部左侍郎蔣宗武
通政使掌太醫院事施欽仵閣李宗周張鑾徐偉俱以
醫兵部尚書金忠以卜太常寺丞袁珙子尚寶少卿忠
徹以相太常卿丘玄清以金眞道人玄清嘗爲御史以

二宮人賜之遂自宮禮部侍郎湯序康永韶以天文生
禮部尚書邵元節少師少傅少保尚書陶仲文禮部左
侍郎掌通政司事李孜省太常寺卿鄧常恩趙玉芝凌
中以方術工部尚書蒯祥以推命太常卿顧珏以巫師
兵部尚書畢安仁左布政使張眞等以武弁工部尚書
徐杲蔭一子至錦衣衛指揮一子營繕所正及官生賜
玉帶食正一品俸　上有密旨及少師徐階欲以崔志
端例加太子太保階雖力止之然不知志端原無加太
保也又工部侍郎蒯義蒯鋼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工
部侍郎陸祥以石工吳復以知印正統末由倉官主簿

累遷也陶文仲亦以知印授官後不復由資歷矣吏
部尚書張度戶部徐輝刑部李友直兵部滕德懋徐晞
工部李質萬祺吏部侍郎李信王春戶部侍郎掌
光祿寺事李亨禮部侍郎掌光祿寺事鄒能刑部侍郎劉敏
王詔大理卿汪懋楊時習陝西參政平思忠俱以吏又
蘇州知府況鍾泉州熊尚初西安賈信亦吏也俱有政
聲加正三品俸都御史中丞涂節吏部尚書郎本忠侍
郎汪河以省掾南京通政使張苗以承差係太監張縱從子工
部尚書嚴震直禮部尚書鄭沂以稅戶人材通政使欒
恒以輸粟貢禮部侍郎李嘉以奉祠所禮生張俊以書

寫太常卿杜安道洪尚觀以鄉工光祿卿徐興祖井泉
以廚役布政使蔡春王興中以皁隸左都御史楊善戶
部尚書劉中敷太僕卿崔文奎以守城諸生太理卿朱
奎太常卿任道遜林章工部侍郎蒯祥俱以幼童薦直
內閣林散官至從一品工部尚書蔡榮兵部侍郎俞綱
禮部尚書張天駿工部尚書周禮禮部侍郎張電工
部侍郎譚相王概學士沈度大理少卿沈粲僉都御史
凌晏如皆以習字選榮綱晏如皆直拜而綱嘗奉　旨
入內閣度實爲學士晏如掌風憲又嘗爲吏科都給事
中尤奇刑部尚書安童工部侍郎也先帖木兒忽哥赤
左書侍御史頊紹兒加右副都御史陞任回用左參政
闊乃馬反以番虜按察副使裴叔春者季節太僕卿趙
煜以安南國歸順人季佑爲太保也後以參政掌又安
府事工部尚書黎澄子侍郎叔林以俘虜澄卽爲虞太
皇黎蒼弟在本國官爲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臣雲屯
鎮兼歸化等鎮諸軍節度大使姚江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雲屯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等路大都督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事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衛國大王澄幸免於僇而以善造神鎗
父子至八座祿食者近五十年年八十餘子亦近八十

可謂遇矣

太祖自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勳舊充之其所聘用如劉
誠意宋文憲輩雖禮寄優崇而頗循資序自胡陳之後
群臣鮮當意者法網嚴密誅斥相繼而學士大夫亦多
所引避於是不愛高爵越資以收天下之賢俊而有朝
徒步躋金紫者永樂中亦間行之其可紀者儒士王本
杜佑龔敩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
尚書上賢良郭允道秀才范敏曾泰爲戶部尚書稅戶
人才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儒士趙翥爲工部尚書武
英堂紀事監生黃義爲湖廣行省參政儒士張子源試

禮部右侍郎張宗德試兵部右侍郎耆儒劉埔賜賢爲
諫院左右司諫秉庶子趙巘何顯周爲左右正言衆論
德儒士藍子貞張伯益爲副都御史陳玄爲僉都御史
明經張文通阮仲志試僉都御史人才赫從道試大理
少卿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儒士吳顒爲祭酒稅戶義
門鄭濟王懃爲庶子賢良孟惟賢爲廣西參政文學宋
亮爲福建參政儒士邢浩爲河南盧友常爲山東齊鵬
爲四川金艮佐爲廣東吳昭爲山西陳宗顏爲陝西俱
布政使又鄭伯源等十一人爲參政參議又儒士張璀
爲陝西安處善爲湖廣徐子民爲山東曹岱爲浙江梁

伯與爲河南彭友信爲北平薛室可爲山西李宗之爲
江西俱布政使又國子監生劉政鄒志和爲福建顏鈍
巾蓬爲北平周振張璡爲河南王允陳嘉爲山西薛郁
董倫爲陝西楊允爲浙江楊鏞爲山東方盧爲湖廣俱
布政使龍譚爲浙江阮友章爲福建王禮爲北平李皓
爲山西曲能爲山東俱按察使蕭禮敬等二十五人爲
參政參議朱源等二十一人爲副使僉事共一時銓補
乃偶豈空印事發藩臬諸臣俱得罪耶又以留守中衛
指揮僉事陳崙子信試四川左參議鳳陽留守中衛指
揮僉事韓森子恕試右參政則官舍也驍騎右衛千戶

俞淸弟立試廣東左參政府軍左衛千戶陳亨弟貞試
右參政則軍餘也抑又異矣　永樂中人材馬麟爲湖
廣盛儀爲浙江俞景周爲山東周克敬爲廣西宗環爲
山西江潤爲河南艾英爲浙江俱布政吳衡等六人爲
參政參議自是而後始絕響矣布衣躋方面可謂奇遇
然未見以下俱無登八座者

國朝典彙卷之八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徐學聚 編輯
浙江布政司左布政臣 周延光 訂正

戶部

洪武元年正月以陳䆳爲司農卿（茶陵人吏）以歸附楊思義杭琪爲司農卿後思義出參山東琪出知陝州

二年十一月以朱昭樊思民爲戶部尚書昭尋以怠職降爲蘇州知府思民改督府參議

三年三月以滕德懋蔣思德程昱爲戶部尚書德懋吳縣

人由省掾以兵部改尋復改兵部思德九月出知岳州尋復任

八月以李廷桂宋晃爲戶部尚書晃尋晉中書參政八年復任尋參政陝西

四年以秦文繹楊訓文徐本海淵爲戶部尚書訓文尋出參河南本參浙淵參福建

六年二月以顏希哲爲戶部尚書逾年出參山西

六月以呂熙爲戶部尚書七月改吏部以俞渤代逾年出參江西

以李儼爲戶部尚書（泰典人元進士）

七年七月以馬貫爲戶部尚書尋出參浙江

八年二月以韓炸（爲舉）趙好德（歸附）爲戶部尚書好德尋參陝西

十一月以李泰何士弘周鼎（元椽寮）並戶部尚書泰尋改靖江府右相

九年六月以王博偰斯（元臣）周斌爲戶部尚書尋出斯參山西改斌刑部

十年五月以沈立本爲戶部尚書明年免

十一年三月以西安知府李煥文寶鈔提舉費震爲戶部侍郎尋以震爲尚書明年出湖廣布政（鄱陽人賢良）

十二年三月以顏禮爲戶部尚書（崑山人徵聘）九月改刑部以任彬代

十三年正月以徐鐸劉平仲爲戶部尚書

七月以吏部尚書范敏改戶部明年正月以不職免

十四年以徐恢爲試戶部尚書尋減死除名（武進人吏）

十五年以郭允道爲戶部尚書（安塞人文學）

八月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尋賜金織衣

十六年正月以王時試戶部尚書尋貶役

十七年正月以栗恕試戶部尚書尋參政福建（長子人監生）

五月以郭桓試戶部尚書明年改侍郎
十八年正月以徐鐸爲戶部尚書豐城人
四月以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尋降御史
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盜官糧凡七百萬石餘詞連天下
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賦鈔寄借滿天下
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過令桓等妄指平
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庸等凌遲
示衆以息天下之謗仍編榜天下誅桓
十九年以戶部侍郎楊靖署部事二十二年進尚書
二十三年五月遷戶部尚書楊靖於刑部刑部尚書趙勉

於戶部
二十五年十二月趙勉下獄死
二十六年以戶部侍郎郁新署部事六月進尚書秀才
三十一年六月擢戶部主事夏原吉爲右侍郎原吉湘陰
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喜慍不
形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强原吉往觀
即無所言他日鬼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
可以近舉鄉士爲戶部主事以勤敏著名遂超陞侍郎
十二月以王鈍爲戶部尚書太原人秀才
三十五年八月　太宗召王鈍諭之曰爾向輔建文誾朕

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慙謝遂命以浙江右布政致仕
以夏原吉爲戶部尚書與郁新
十一月以北平左布政使郭資爲戶部尚書仍掌北平布
政使司事
永樂元年四月以夏原吉治水蘇松
三年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新臨淮人洪武二十二年除
戶部度支主事明年陞郎中又明年超授侍郎考滿
太祖能其才陞尚書在部凡十三年綜理甚密而取民
有節　太祖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里險易計數新答
答無遺謬　上顧解縉等歎息稱之新篤實有體家素

餘財慷慨豪舉喜賓客樂施賑
夏原吉還掌部事原吉先爲主事尚書郁新奇之事毋輿
商確劉郎中忌之會勸諸司怠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
必罪　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
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原吉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
算生教臣臣愚過聽爲奴　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
奏原吉專尚書柄前事實原吉教　上曰聞原吉能佐
尚書汝顧欲害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
十八年十二月以郭資爲戶部尚書
十九年十月夏原吉以力諫征虜繫內官監籍其家

二十二年八月　上北征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　上
訃至　太子走原吉繫所哭曰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
哭不能起　太子召問國事原吉言今民力竭於東南
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　太子即位復原
吉官原吉在獄時喪母未成服乞賜歸葬終制　上曰
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共濟艱難安得遠去賜原吉
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百斤令道家屬護母喪歸葬仍
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尋進太子少傅又進少保
十一月郭資進太子太師命致仕初　仁廟御思善門選
用東宮官命資爲太子太師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

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　上意未可召學士楊士
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舉義兵一切軍需糧
餉皆出資調度朕時居守北京誠賴佐甚得資力今出危
履安乃遂棄之朕誠不忍對曰故舊無大過不棄此
皇上盛德　上問士奇資爲人果如何對曰資强毅人
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　上問其故對
曰詔赦數下鰥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
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廉介能守非衆所及　上
曰朕在此又有原吉與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不從無
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執妨事　上强從之命資以太
子太師致仕璽書褒諭賜銀鈔綵幣甚厚資歸逾月
上念之不置問諭士奇曰無使大臣悵乎不以資其謂
我何朕欲遣人視之且少加賜賚士奇對曰賜賚有時
而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仕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
減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即令戶部給資半俸
十一月以師逵爲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逵東陽人貢入
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回御史劾逵逮至闕下
四服入見狀貌偉麗　太祖目而奇之即拜御史未幾
擢按察使永樂改元召爲兵部侍郎尋改佐吏部遷尚
書修明國賦選拔人材朝廷倚重焉宣德二年卒逵爲

人器宇峻闊議論侃直天性孝友所得祿賜多分宗黨
顯貴四十餘年有子八人無以贍也　宣宗嘗與輔臣
論扈從北來大臣持廉守正者惟逵一人
宣德元年二月以古樸爲南戶部尚書
二年二月南戶部尚書古樸卒樸陳州人洪武中以舉人
除工部主事歷陞戶部尚書平生不事生產操勵清苦
几案間唯有自警編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五月以郭敦爲戶部尚書與原吉並任
四年三月命致仕戶部尚書郭資掌部事
五年二月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謚忠靖原吉洪武中

自太學生擢戶部主事經理漕務悉有條理陞侍郎薦
楊福建考察吏治咨訪民隱人咸悅服　太宗卽位陞
尚書原吉德量寬宏嘗有從吏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曰
汙可澣何懼爲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召諭之曰物
皆有壞吾未嘗惜此部吏倖精微文書抑之爲累所汙
吏懼內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自
咎不謹　上命易之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
止者再夫人問之原吉曰吾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
一下死生決矣與同列飮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
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敬愼如此

按原吉以忠純事　文廟眷遇日隆爲尚書三十年不
解戶曹恆兼二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至總掌六
部幷掌都察院大理寺凡佩八印先朝掌邦賦者原吉
及周忱皆理財盡善也忱恭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
孔王鉷輩何敢望哉

八月以黃福爲戶部尚書與郭敦郭資並任

閏十二月以李泉爲戶部尚書（濮陽人 [illegible]）

六年六月戶部尚書郭敦卒敦堂邑人洪武間鄉舉授戶
部主事歷尚書性平恕事至屹然不苟亦嘗出守陝西
出關跨一驢携一蒼頭自隨邊陲晏然

十月戶部尚書李泉卒

上年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
覽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
智慮深遠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
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
卿中鮮及之永樂中初建北京行部命綏輯凋瘵及得
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勞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
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高坐
公堂理政事出入輿馬騶從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
勞瘁不已殆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

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　先帝以儲宮監國改福
南京其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上曰然明早遂令吏部
改福南戶部尚書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福持正不
阿故以改南去云

八年十二月戶部尚書郭資卒資武安人洪武乙丑進士
爲戶科給事試主事戶部脫練錢穀陞僉都御史尚書
郁新薦改北平參議歷布政使靖難兵起轉給餽餉盡
心瘁力後陞戶部尚書　太宗嘗曰資朕蕭何也致仕
後召用益恭愼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
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佐戶部主事資受恭三

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充幾不能葬云
以禮部尚書胡濙署戶部事
九年十月復召黃福爲戶部尚書尋復改南吾步保
十年十一月以劉中敷爲戶部尚書
正統五年正月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福
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歷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大
計　太祖奇之超陞工部侍郎建文時特見信用靖難
後李景隆指爲奸黨福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
黨則臣心不服　太宗不問復其官尋進尚書出掌交
阯布按二司歷十九年還朝交阯反復以尚書兼詹事

領交阯藩臬事事平還部改戶部福秉心正大義利介
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
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
日室無乃緡贈太保諡忠宣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質鳳陽人由鄉舉
歷官四川右布政在蜀以廉稱出還不食肉惟蔬食而
巴蜀人呼爲青菜王正統初年改山東聚帑裁節浮費
清隱蔽所儲蓄大倍于前又使人問民疾恤荒平賦民
其德之遂晉刑部尚書尋復降戶部侍郎未幾卒
七年以王佐爲戶部尚書佐海豐人永樂中貢士爲給事
中正統初陞戶部侍郎進尚書兼吏部事十四年以從
征歿於土木佐狀貌魁梧器宇深厚政有體要心無苛
濫恥不若人晚皆學問贈少保諡忠簡
十四年十一月以金濂爲戶部尚書
十二月召故爲民戶部尚書劉中敷爲侍郎
景泰二年十二月以儲懋爲南京戶部尚書未任卒以張
鳳代之
十年十一月戶部左侍郎李暹卒暹長安人舉於鄉永樂
初授戶部主事諭清河監臨副營被選與吏部員外郎
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撒馬兒罕凡五往返暹姿貌

英偉言辭率正過歷諸國皆得其歡心　朝廷嘉之歷
遷至今職
三年二月金濂下獄尋釋革太子太保調工部尋復本部
加太子太保
四年三月以沈翼爲南京戶部尚書
四月戶部侍郎劉中敷卒中敷大興人靖難時爲生員以
守城功授陳留縣丞遷工部員外　仁宗嘗命署部事
正統初歷陞戶部尚書嘗坐事枷長安門尋釋之一日
被召問毛刺來朝馬駝屬養於大同者幾何合用草料
幾何不能對遂下獄論死久之宥爲民家居十餘年屢

跡不能至庭撰起侍郎尋兼太子賓客卒年七十有四
賜祭葬以其子給事中璉乞恩復尚書中敕為人謹約
食不兼味與僚友食殘殽品雖多惟食其近者一味
而已居官幾四十年家無厚貲云
五年二月戶部尚書金濂卒濂山陽人永樂中由進士任
御史有風裁陞陝西副使轉僉都御史征鎮寧夏尋以
副都御史召拜刑部尚書時閩中盜起命將討之濂參
贊機務竣事進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卒追封沭陽伯
謚榮襄濂嚴明剛果獄無淹囚善於籌策國計以充
三月以張鳳為戶部尚書又明年改南京

天順元年五月召提督大同都御史沈固為戶部尚書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卒翼山陽人宣德中舉
進士以戶部主事郎中陞侍郎晉尚書翼有心計持己
清介涖政勤慎屬官懼其威無敢廢事者
三年十二月沈固以衰老乞致仕陛辭賜寶鈔三千貫仍
賜宴以行公卿祖餞於都門
四年正月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初吏
部舉賈銓為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
稱名乃別求之遂以富薦言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為然左右不悅富者具衆讒賢曰　上不喜此
人不宜再衆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
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足見其賢也　上
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遂召用之
五年三月南京戶部尚書張鳳卒鳳安平人宣德丁未進
士為人正直平易遇事敢為人不敢干以私
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張睿為尚書仍管糧儲鄢陵人
八年四月戶部尚書年富卒富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為年
永樂中鄉貢為山東德平訓導召入為吏科給事陞陝
西參政歷戶部尚書富經理財賦涖以勤廉出納節適
時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富薦楊璿余子俊吏

部疏論富侵官富上言薦賢為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
己恐乖推讓之風自矢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富剛
正樸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
易得卒年七十諡恭定
成化元年以馬昂為戶部尚書滄州人由鄉舉授序班
三年二月戶部尚書沈固卒固丹陽人領鄉薦同知沂州
有言沂產銀鉚請置局採辦固執奏不可再遷山東參
政鎮大同累有建白皆邊防要務已已之變以城守勞
進都御史至今官
十二月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璿為戶部左侍郎

四年九月馬昂致仕時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
胡深等言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勅令多官會議陵廟
事昂以事有難處托病不朝方衆論未定則窺身旁視
及睿斷已頒則靦顏入朝似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
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州于靜餽女一人及受西僧
劄實巴賂乞下法司正其罪詔不問昂上奏自辯乞放
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已知之卿當盡職不准辭
昂力請許之昂在戶部亦欲理財裕國用頗曲算闒狹
會計非其所長功名損於兵部卒贈少保謚恭襄
十月以楊鼎為戶部尚書

以薛遠為戶部尚書總督京儲遠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
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多寡輕
重咸有品式會較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
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遠俱勿聽
五年二月以陳翼為南京戶部尚書尋改督理倉儲
閏二月以周瑄為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刑部
八年十二月督理倉儲戶部尚書陳翼卒翼虹縣人正統
丙辰進士為人魁偉立朝稜稜有風望自為郎署人已
憚其剛直及出吏潞鎮入踐臺省後進以得結納為幸
而下吏趨走聽命莫敢有仰視者

十三年四月以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
十五年七月以戶部左侍郎翁世資為尚書總督倉儲
九月楊鼎乞致仕從之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大
臣致仕給米撥夫自鼎始
十二月以右都御史陳鉞為戶部尚書
以黃鎬為南京戶部尚書
十七年二月以翁世資殷謙為戶部尚書兼督理倉儲
十八年翁世資懇疏求去加太子少保致仕
以前兵部尚書余子俊改戶部
十九年六月致仕戶部尚書翁世資卒世資莆田人正統

壬戌進士勤謹和厚豁達有為時譽歸之贈太子少傅
謚襄敏
二十年九月致仕戶部尚書黃鎬卒鎬閩縣人舉正統乙
丑進士拜御史巡按貴州剿平苗夷大著勞績累進南
戶部尚書所至有風裁多善政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十月以殷謙為戶部尚書謙涿州人正統己未進士授戶
部主事歷官巡撫宣府都御史悍將驕卒莫不馴服至
今言財賦充足國用賴焉進太子少保致仕
二十一年六月戶部尚書楊鼎卒鼎咸寧人正統己未會
試第一廷試進士及第授編修歷陞尚書廷議用兵議

欲預徵邊餉并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
可達延綏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於議不果居數年乞
致仕至是卒謚莊敏并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
肅獨請就之是爲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迥然自異
及遷戶部亦撓法不群雖不嚴關鑰一節有可疵云
以潘榮爲南京戶部尚書
二十二年九月以劉昭爲戶部尚書尋罷初昭子綺納粟
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事會緣典司鑾輿至是事覺下
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聯聞
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重究姑從寬革去太子
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

二十三年正月以李敏爲戶部尚書
九月以王俱爲南京戶部尚書
弘治二年三月以黃紱爲南京戶部尚書
四年二月戶部尚書李敏卒敏襄城人景泰甲戌進士謚
恭靖敏爲人和易明爽臨事慎重有大議草奏動輒數
千言理明詞順見者推服平生厚德士論多之
以葉琪爲戶部尚書
十二月改黃紱爲南京左都御史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
書吏部尚書王恕言給事中等官張九功等所上五章

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
然欲望朝廷召還秦紘以正賞罰以爲勸戒陛下宜從
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陛下納諫之美罪
莫大焉今柳景該追贓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
於秦紘則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
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伏望陛下從
天下之公論召還秦紘或處之都察院俾之事事未必
無補　上是之遂有是命
九年四月以吏部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經爲吏侍時諸
大臣以災異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儉費

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蹤跡此
疏出誰尚書耿裕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共草經曰疏草
本出經郎有罪罪經至是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
稅錢皆撓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引粥於
兩淮又撓不與　上說經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兵
部尚書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存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非祖訓　上是經
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會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
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
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

財盡歸京師給事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
爲燈費經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具給歷
經再疏竟不與
以王繼爲戶部尚書督理倉儲
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潘榮卒榮龍溪人以進士拜吏科給
事中多所糾駁彈劾眾官南戶部尚書致仕榮爲人寬
弘平易見義必爲嘗使琉球蹕瀆所在務存大體削弊
別奸鄉居濟如每家廟朔望及時祭無不盡禮人多化
之贈太子少保
十年七月秦紘乞致仕允之紘生平清介不群蕭然若寒

士及致仕惟衣冠二篋人人羨之
十一年閏十一月以梁璟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三年五月周經以星變乞致仕許之加太子太保仍歲
給人夫賜璽書給驛經以守正歸人多惜之
以佀鍾爲戶部尚書
六月梁璟以星變乞致仕許之
十四年八月戶部尚書葉琪卒琪山陽人景泰甲戌進士
歷官廣西僉事時南丹土官莫必勝爲寇奉勅襄定城
柳城洛容以邊流賊畜水通粟以濟饑民陞陝西副使
以邊岷州故寇擊殺桂丹阿十肉二首賊又平洮州累
陞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修築城堡罷士兵戍邊之不便
者官司農阻內臣莊田之請贈太子太保
十五年七月致仕南戶部尚書梁璟卒璟鄢陵縣人景泰甲
戌進士敦雅重厚不事矯飾隨所受任必舉其職閱歷
既久資望兼隆而又先幾勇退以令終可謂不失其正
是年十月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明年督兵討貴州
女苗平進太子少保
十七年五月佀鍾罷以秦紘代未幾紘罷以韓文代
十二月以熊翀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八年九月起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辭不赴

戶部尚書秦紘卒紘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正直剛方節
儉凜凜以劾中官屢危而屢獲免歷官四十餘年位列
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諡襄敏
正德元年十一月韓文罷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
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
職閑住瀕歸復陰遣邏卒伺察於途文乘一騾宿野店
而去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
勒停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尚唐知州士聰刑部主
事士奇皆坐爲民
以顧佐高銓爲戶部尚書銓南京尋以忤瑾罷

二年五月以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尚書

十月以張鎣為南京戶部尚書尋　詔逮之勒致仕

三年二月以王佐為南京戶部尚書

六月逮前尚書韓文下獄

七月以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尋罷泰咸寧人由進士為知縣御史按察使都御史所至紀綱肅然人不敢干按察山西時以事撻太原知府伊珍為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都御史巡撫宣府以檛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鐸等復疏泰有敢為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於劉瑾瑾

原籍陝西興平以同鄉故起為南京操江副都御史將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怒遂矯詔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泰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其鄉人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

八月逮王佐張縉下獄佐縉以失冊籍同韓文繫罰佐米一千石縉五百石

以林泮為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泮閩縣人成化壬辰進士歷今官憤瑾亂政上疏乞骸骨遂勒令致仕然稱以為名臣仍得馳驛給三代誥命既得瑾誅大釋復擢其為江西布政罪罰米二百石實塞下泮恭畏訐慎退然若不勝衣而中確有定守居守常俸外不私一錢家既遭火又為瑾所罰貧甚至假官舍以居布衣蔬食泊如也議者謂其持法太深馭下太嚴不足貶其高焉

九月張縉坐總督漕運改楊州兌二萬五千於鳳陽除名

以劉璣為戶部尚書

十月以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以陳金為南戶部尚書

十一月以吳文度為南京戶部尚書

四年十月改南京禮部尚書張瀾於戶部

五年正月戶部侍郎儲巏乞致仕許之

八月劉璣以附瑾為民以誅瑾功召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十一月南戶部尚書吳文度卒文度江寧人登成化壬辰進士居第不增廣不治產待諸姪無異己出與故舊處猶布衣居官常求情於法外

六年正月召南吏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

二月以李瀚為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

十月前戶部尚書侶鍾卒鍾鄴城人成化丙戌進士白督

長身不妄語笑剛毅諒直夙夜惟勤居家孝友晚[illegible]
容語及時事輒嚬蹙不樂屬纊時子以後事請但云天
下大可憂而已
七年正月以胡富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邵寶爲戶部尚書督理倉儲
三月前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卒民悅舒城人天順丁丑
進士由行人歷官南吏戶兵三部尚書沉靜謹恪進止
有常平居手不釋卷操觚染翰至老不倦諡莊簡
十月前戶部尚書王佐卒佐和順人成化戊戌進士性孤
介寡合居鄉善李昻一人在仕途交不過數人慈惠逮

下使人若恐傷之尤善記憶凡所涉歷終身不忘
八年六月孫交乞致仕許之交在戶部値畿內河朔流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患朝廷命將征討調度甚急四
方以災乞蠲免租糧截留運粟京師四方之儲不得時
繼交從容調停權輕重緩急務求濟事又因民貧歛急
不忍摧肌剝髓取償歲額至宦寺貂璫賜與無節非時
宴遊無藝齋醮侈靡耗財之事終不能違其所蔽因其
所明乃歎曰胡爲使民至此極也故乞休歸隱九峰
以王瓊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九年十一月南戶部尚書致仕雍泰卒年八十卒時楊有

聲若雷鳴所著有奏議五卷正誼藁詩六卷傳世
十年五月以石玠爲戶部尚書玠留心國計酌盈濟虛時
上北巡調集軍費不貲玠經營籌畫未嘗告匱會錢寧
一竊權阻壞鹽法累執奏與之忤被譴奪俸因乞致仕許
之杜門却掃意緒澹然
十一年十月前戶部尚書顧佐卒佐臨淮人成化己丑進
士授刑部主事歷戶部侍郎尚書時劉瑾括據韓文坐
以失冊撤佐上其事持不行因奪俸三月遂引疾乞歸
瑾械不釋以邊儲罰輸米者三至稱貸以應無慍色至
是卒贈太子太保

十二年二月以楊潭爲戶部尚書督倉儲潭保定新城人
成化丁未進士先是督倉中貴率憑藉專恣相見推遇
以禮而事不與議且歸併剩糧革久濫官攢以祛煩擾
平收斛面以絕通賄人咸服其剛正
十四年三月以王鴻儒爲南戶部尚書尋卒諡文莊鴻儒
南陽人成化鄉試第一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山
西提學國子祭酒吏部侍郎至尚書學有體要明習國家
故事處已待物開誠布公人亦不敢干以私
六月以楊潭理部事
以鄧璋爲南戶部尚書

以佐覲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儲覲睢州人成化戊戌進士兵部尚書晉子
十六年四月楊潭乞致仕許之潭在部逾 上親征寧藩
百官景從供應急於星火加以恩倖賞賚無紀客兵支
費益增潭量計處日不缺給隨取具足中外倚之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復任以老疾力辭允之
六月召孫交為戶部尚書
七月以鄭宗仁為戶部尚書提督倉儲
鄧璋致仕以蔣昇為南戶部尚書
嘉靖元年四月致仕戶部尚書胡富卒富績溪人成化戊
戌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歷陞順天府尹大理卿正德初

忤逆瑾勒致仕瑾誅起陞南京戶部侍郎遷尚書屢疏
裁冗食怯宿弊事涉權倖多格不行因乞休疏六上始
允仍給月米歲夫至是卒贈太子少保諡康惠富敭歷
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士論重之
九月以楊旦為南戶部尚書
戶部郎中李維督餉薊州等處持法過嚴把總王讚怨之
誣其額外求索侵盜國儲給事中田賦以聞事下都察
院行撫按覆奏無驗有旨勿問仍召還用之
二年逮戶部管糧主事羅洪載下鎮撫司獄初錦衣衛百
戶張瓚率校尉湯受等支俸糧通倉橫取狠藉洪載捕
受等按其罪事連瓚瓚懼求杖脫罪洪載卒杖之遂奏
洪載擅笞禁衛官校且以齋日拘掠人 上怒命下獄
考訊於是刑部尚書林俊戶部尚書孫交提督倉場太
監陳佑給事中劉濟張漢卿安磐沈漢葛鳴張逵等御
史沈俊楊樅楊僉秦鉞侍僑等戶部郎中張鈴鄒等辦
事進士王部等各上疏論救請改付法司削籍並下鎮
撫司知之巳鎮撫司具獄詞得旨洪載調外任瓚奪俸
三月吏部尚書喬宇等疏奏不允竟謫湖州府通判
七月以王續為南京戶部尚書尋卒續東莞人弘治癸丑
進士

九月以顏頤壽為南京戶部尚書
十一月以秦金為戶部尚書
三年九月以鄒文盛為南京戶部尚書
四年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鄧庠卒庠宜章人成化壬
辰進士謙和沖約不務矯飭時稱為長者
五年六月致仕戶部尚書韓文卒贈太傅諡忠定文洪洞
人成化二年進士為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且語及
兩宮逮問拷訊幾死出為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
南兵部尚書召為戶部時入見疏請革鹽法七弊言盡
行正德間瑾八黨專權亂政率諸大臣抗言極諫劉瑾

恨之矯詔奪官已又詔獄欲殺之會有投匿名書者事
不果坐罪罰米輸邊璉誅復官致仕　上即位賜詔存
問文爲人清修耿介識量宏遠居常抑抑至臨大事輒
毅然不可屈撓議者謂文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
武公而不怠於學　上亦素器其忠亮故卹典獨優云
十月戶部尚書致仕蔣昇卒昇全州人歷官三十餘年操
履清白始終一致與弟大學士冕友愛惇睦家庭肅然
臨終戒子勿求恩澤士論重之贈太子少保
六年三月以鄒文盛王承裕李瓚爲戶部尚書承裕南京
瓚總儲

七年五月以劉龍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二月以梁材爲戶部尚書
八年御史王鼎劾奏南京戶部侍郎胡定先巡撫淮楊嘗
娶淮安教官祝英女爲妻又買莊田十頃於寶應吏部
尚書桂萼覆言臣曩與大學士張璁道淮楊時定心恨
臣等建議故摭寫本舍人楊均親屬至瘐死數人定讐
正黨邪故殺無辜如此宜下吏并治詔免定官所劾事
情仍行彼處撫按官勘實以聞
九月以邊貢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年五月邊貢致仕時右都御史汪鋐劾貢嗜酒曠職月
視事無三日妨政病民恐因而成風爲害不淺　上然
之勑令致仕貢歷城人弘治丙辰進士丰姿凝秀饒吏
事好交與天下豪俠其所搜積金石古文幾徧廚　朝
廷清明備購秩無所見稍稍游歷西都諸山水竟日夜
而又好浮白多傾其坐人欽心忌其名以爲罪論去之
尋卒
六月召秦金爲南京戶部尚書金至部即疏陳便民六事
一浦口宜改設草場二馬草宜召商上納三水兌宜砌
磚閘四織染局絲宜於產絲地收買五湖廣額辦綿花
六湖州解額白綿俱宜徵折色　上從之

九月以許讚爲戶部尚書
十一年正月南京戶部尚書鄒璋卒贈太子太保璋涿州
人爲逆瑾搆下獄瑾誅起撫河南計勦流賊總制陝西
擊敗套虜經略哈密土魯番納款前後以功屢受勅獎
十一月以許誥爲南京戶部尚書
十二年二月戶部尚書孫交卒交鍾祥人再典戶部承正
德末公私匱乏之時裁冗食立經制及致仕二十餘年清
標奇德卓爲海內之望贈少保謚榮僖
十三年閏二月以王軏爲南京戶部尚書
五月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誥靈寶人前冢宰進之子志

氣豪邁行誼修潔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見諸書[illegible]
志好學家聲益振卒謚莊敏
九月起梁材爲戸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上念吏治廢弛
特命材行考察汰簡數百人又大獄久不决者四事
上命兼刑部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
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
皆以特旨從事以疏劾郭勛革職
十四年七月前戸部尚書李瀚卒瀚沁水人以風裁自持
不畏强禦所至以嚴正見憚而持法平恕人亦無怨言
十五年十月以張雲爲戸部尚書總督倉儲尋致仕

十一月以錢如京爲南京戸部尚書
十六年正月以李廷相爲戸部尚書總督倉儲
七月致仕戸部尚書鄒文盛卒文盛公安人弘治癸丑進
士授給事中歷官雲南布政使時貴州土酋嘯亂陞副
都御史巡撫征勦克之進右都御史掌南臺振風紀人
不忍欺進戸部尚書尋乞休卒謚莊簡贈太子少保
十七年三月以李廷相爲戸部尚書
四月以王克封爲戸部尚書總督倉儲
五月致仕戸部尚書王承裕卒承裕三原人恕子也弘治
癸丑進士潔廉好學孝友端慎卓有父風士林重之謚

康僖
十八年二月李廷相加太子賓客尋致仕以梁材代
戸部左侍郎袁宗儒卒宗儒雄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歷
中外三十餘年氷蘖之操如一日生平無私書私揭關
居則兀坐靜室不妄接人雖隆寒盛暑手不釋卷
十九年正月戸部尚書梁材致仕尋卒材金吾衛人弘治
己未進士初授德清知縣平易正直清介絕俗興利除
弊薄賦輕徭在任七年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知
嘉興撫州二府有德政官浙江按察使時宸濠作亂中
官畢真爲之内應材密謀巡按御史張縉縛之浙人恃

以爲安居恒約飭儉屬壹意奉公循潔正直出於天性
隆慶初追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六月以李如圭爲戸部尚書
十一月以劉天和爲南京戸部尚書
二十年九月以陳經爲戸部尚書總儲
二十一年二月以周金爲南京戸部尚書
九月以王杲爲戸部尚書
二十二年四月戸部侍郎張瓚卒瓚耀州人賦性剛直不
畏强禦初　武宗駐蹕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
江彬乞免彬矯詔赦之瓚曰天顏咫尺寔臣不親奉詔

旨其孰敢信竟置之法
二十三年七月致仕戶部尚書李廷相卒廷相濮州人瓚
子也弘治乙丑進士及第以編修不附劉瑾改兵部主
事瑾誅復改中允歷官翰林學士　武宗遊獵無度財
用耗費廷相經筵講五姓足章剴切詳晰　上為感動
亟稱曰真學士歷陞前官贈太子太保諡文敏
二十四年三月以徐問為南京戶部尚書
十二月以陶楷為南京戶部尚書
二十五年三月以夏邦謨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張珩為戶部尚書總理倉儲尋遣戍以王暐代

八月南京戶部尚書周金卒贈太子太保諡莊敏金武進
人豁達警敏有經制才自正德間歷諫垣九年都督馬
昂獻既娠女弟驟寵抗章請誅昂還其女久之得遣後
敭歷中外勞績甚著
二十六年九月王杲遣戍王暐為民（詳庫事）杲汶上人正德
甲戌進士素稱清謹但待屬吏稍嚴急當是時邊隅多
事財用不給杲一切取辦倉庫空虛柄臣惡其執法又
入親暱小人之言言官又妄劾杲受賄遂逮詔獄考掠
誣伏謫戍卒公論以為枉
以夏邦謨為戶部尚書

閏九月以趙廷瑞為南京戶部尚書劉儲秀為戶部尚書
總督倉儲
二十七年二月以韓士英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張潤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儲尋致仕潤臨汾人弘治壬
戌進士由宜陽令歷官工部南吏部尚書持守堅凝動
有恒則雖事變猝至處之裕如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少
保諡恭肅
二十八年十月以潘潢為戶部尚書
二十九年正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問卒問武進人弘
治壬戌進士深沉廉靖任廣東布政使以治行第一聞

宦歷官所至有聲始終無玷士論尚之
二月起原任兵部尚書陳經於戶部總督倉場督理西苑
農事尋卒經番禺人正德甲戌進士性方介立朝垂三
十年門鮮干謁卒之日囊無私遺有古人之風
七月改刑部尚書李士翱於戶部時潘潢以議處賦餉
上謂潢職司邦計偏執自用調南京以士翱代
九月李士翱罷先是士翱以乏餉奪職至是吏部復叅論
士翱及工部尚書胡松兵部侍郎謝蘭等　上命士翱
閑住調蘭南京餘各奪俸有差
十月以孫應奎為戶部尚書王崇慶為南京戶部尚書

三十年四月以張經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儲

三十一年四月以韓士英為戶部尚書尋免以侍郎方鈍代時士英自南京兵部召未至會南京科道官張承憲金豪等交論士英歷任戶兵二部庸懦闒茸利弊委吏胥軍務聽守備不宜復理制曹　上曰南京科道親見士英行事所言必真士英令冠帶閑住吏部推用不當參堂上官俸三月諸司印官一年餘半年乃改用鈍

三十二年六月以張經為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南兵部

十一月以孫應奎為南京戶部尚書

三十五年二月以屠紳為南京戶部尚書

三十六年三月以賈應春為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刑部以馬坤代

給事徐浦劾方鈍昏庸依附難司邦計如百官論列胡宗憲阮鶚提編虐民呂希周侵牢軍帑皆事有指佐而鈍題覆故為兩可以示調停不堪重任疏入不報

三十七年三月以賈應春為戶部尚書明年致仕應春負定人望未進士考覈亭程勾稽贏縮周計賴焉致仕歸二親壽皆踰耄承懽膝下愉愉如也卒贈太子少保

三十八年三月以蔡克廉為南京戶部尚書

六月以馬坤為戶部尚書明年罷

三十九年三月以江東為戶部尚書四月改南兵部以高燿代

以劉采為南京戶部尚書

七月戶部左侍郎石永卒贈右都御史永咸縣人壬辰進士鯁介廉靖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卒之日行李蕭然家無餘儲世稱貞士

四十年六月以黃光昇為南京戶部尚書

四十一年十月以鮑道明為南京戶部尚書

四十三年二月以張舜臣為南京戶部尚書

四十四年九月給事中周舜臣奏今國計日絀咎在戶部尚書高燿經畫無策專事私營所受解戶部人金錢動以數千計宜亟賜罷斥以清弊原給事中馮成能亦劾燿貪黷欺玩脂韋苟悅且言周官司徒掌天下之錢穀即今戶部尚書地要責繁並宜以匪人居之御史張振之復疏其大罪四俱下吏部議覆言燿性頗究積馭下稍疏二臣風聞之言未必無據若司徒掌建邦五典本非錢穀之官成能疏中乃誤引及之非也　上手批其牘曰高燿無關過差先亦無言止因奉旨見香買[illegible]略加恩獎遂見嫉忌諸臣所奏固言者常職然亦無論上日未聞未嘗急於貿貨不知燿所收買本以供常用之

物豈有王侯不得僭用者今之戶部即周官之司農所
學何業其令燿視事如故
四十五年閏十月以馬森爲南京戶部尚書
隆慶元年正月高燿閑住以葛守禮爲戶部尚書尋歸養
六月以馬森爲戶部尚書
三年二月以劉體乾爲戶部尚書郭乾爲南戶部尚書
四年七月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
黃金等項高燿即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佯
當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衒環取利中
貴大喜燿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科道論罷之及體

乾爲尚書先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
疏抗論財用耗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書房中官不收令
齎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齎上中官毒毆其吏匍伏而出
後兼原本送其同至 乘十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
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又令買金雲南體
乾多執奏不即奉詔雲南年例金至是過期不至有中
旨詰責體乾引罪 上以體乾數抗旨手詔勘問勒令
閑住給事中 光懋御史淩琯等交章留之不聽
以張守道爲戶部尚書
十月以曹邦輔爲南京戶部尚書

五年十二月以王光國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臣胡惟霖 訂正

戸部二

方輿

洪武三年冬儒士魏俊民黄篪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上大明志命秘書監梓行授俊民等官先是 上命俊民等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

六年 上以天下既平蕃海内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微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州郡每於閏年繪圖以進

十六年正月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地里山川關津亭堠水陸道路倉庫

十七年正月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

十八年夏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永樂十六年詔纂天下郡縣志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領其事

景泰■年修寰宇通志

嘉靖八年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十有七各有敘紀 上曰覽圖敘明白切要具見體國經濟至意圖本留覽還爲副本存留内閣

本朝兩京十三省府州縣建置沿革

北直隸

順天府古幽薊地遼金元俱於此建都遼爲南京幽都府後改爲析津府金稱燕京改號中都以析津府爲大興府元初爲燕京路後改爲大都路洪武初改爲北平布政司北平府永樂初建北京改爲順天府屬縣大興附郭宛平附郭良鄉固安洪武初改州爲縣永清東安洪武初改州爲縣香河元屬漷州通州本朝以漷縣省入屬縣三河武清元屬漷州漷本朝改州爲縣寶坻昌平州國初爲縣景泰初移治於縣東入里永安城正德九年以府尹揚縣泰陞爲州屬縣順義洪武初改順州爲順義縣密雲金元爲檀州洪武初改懷柔

元陸漷陽縣入順州洪武中分密雲昌平地復置懷柔縣從唐初舊名也涿州洪武初以范陽縣省入屬縣房山霸州國初以益津縣省入文安大城保定薊州國初以漁陽縣省入屬縣玉田豐潤遵化平谷

保定府屬縣清苑附郭滿城安肅洪武二年改州爲縣定興國初仍元屬易州洪武六年改今屬新城國初仍元屬雄州洪武六年改今屬唐博野國初屬祁州洪武六年改今屬慶都容城元屬安肅州國初改今屬完洪武二年改州爲縣蠡洪武八年改州爲縣雄國初改州爲縣省歸信入祁州國初以蒲陰縣入屬縣深澤束鹿安州洪武七年降州爲縣以葛城縣省入十四年復爲州屬縣高陽新安洪武七年省入安州後復置易州國初以易縣省入附郭屬縣淶水

河間府屬縣河間附郭獻國初改州爲縣阜城國初仍元屬景州洪武七年改今屬肅寧任丘元屬莫州洪武七年以莫州省入改今屬交河國初屬景州青元爲清州領會川縣洪武初改青縣以會川省入興濟元屬清州國初改建文初省入青縣靜海洪武初改靖海爲靜海寧津景州元治蓨縣國初省入州屬縣吳橋東光故城滄州國初以清池縣省入蒲海軍爲滄屬縣南皮鹽山慶雲

真定府屬縣真定附郭井陘元隸廣平路國初改獲鹿元氏靈壽藁城欒城無極宋金元屬中山府本朝改今屬平山阜平定州國初以中山府爲定州以安喜縣省入屬縣新樂曲陽元隸保定行唐元隸保定冀州國初以信都縣省入屬縣南宮新河棗強武邑晉州國初以鼓城縣省入屬縣安平饒陽武強趙州國初以平

棘縣省入屬縣柏鄉隆平高邑臨城贊皇寧晉深州國初以靜安縣省入屬縣衡水

順德府屬縣邢臺附郭沙河南和平鄉廣宗鉅鹿唐山內丘任

廣平府屬縣永年曲周肥鄉雞澤廣平威洪武初改州爲縣邯鄲唐以後屬磁州本朝改今屬成安元屬磁州本朝改清河國初仍元屬大名府洪武六年改今屬

大名府屬縣元城附郭大名國初省洪武中復置南樂魏國初徙治五姓店清豐金元屬開州洪武初改內黃金元屬滑州洪武初改濬洪武初改州爲縣滑洪武七年改州爲縣以白馬縣省入東明國初析置開州國初省濮陽縣入屬縣長垣

州國初改無爲州國初以無爲縣省入屬縣巢 六安州洪武中割入鳳陽府以六安縣省入後改今屬屬縣英山 霍山本六安地弘治間析置縣

安慶府元屬河南行省國初以安慶路爲寧江府後復爲安慶府

屬縣懷寧附郭 桐城 潛山 太湖 宿松 望江

太平府元屬江浙行省屬縣當塗附郭 蕪湖 繁昌

寧國府元屬江浙行省屬縣宣城附郭 寧國 涇 太平 旌德

南陵

池州府元屬江浙行省屬縣貴池附郭 青陽 銅陵 石埭

建德 東流

徽州府元屬江浙行省國初改徽州路爲興安府後改徽州府

屬縣歙附郭 休寧 婺源國初改州爲縣 祁門 黟 績溪

廣德州元隸江浙行省國初改隸京師尋以廣德縣省入屬縣建平

和州元隸廬州路領歷陽烏江含山三縣國初省歷烏二縣入洪武二年又改爲歷陽縣仍隸廬州尋復爲直

州直隸京師屬縣含山

滁州元隸揚州路國初以清流全椒來安三縣併入州隸鳳陽洪武十四年復置全來二屬縣改直隸京師

屬縣全椒 來安

徐州元隸歸德府國初隸鳳陽後直隸京師屬縣蕭 碭山元隸濟寧 豐 沛

浙江

浙江古揚州地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宋初以兩浙爲一路後分浙東西爲兩路安撫司元置江浙行中書省及浙東浙西二廉訪司本朝合兩浙置浙江布政使司

杭州府屬縣錢塘 仁和附郭 海寧國初改州爲縣 富陽 餘杭

臨安 於潛 新城 昌化

嘉興府屬縣嘉興 秀水附郭本嘉興地宣德四年析置 嘉善本嘉興東境宣德五年析置 海鹽 平湖宣德五年析海鹽東北境爲縣 崇德 桐鄉宣德五年割崇德之梧桐八鄉爲縣

湖州府屬縣烏程 歸安附郭 長興國初爲長安州尋仍元舊爲長興州洪武二年改爲縣 德清 武康 安吉州國初爲縣正德二年改州屬縣孝豐

本安吉縣地弘治元年析縣後安吉陞州因屬焉

寧波府吳元年改慶元路爲明州府洪武十四年又改爲寧波府屬縣鄞附郭 慈谿

奉化元爲州洪武二年改爲縣 定海國初以昌國縣省入 象山

紹興府屬縣山陰 會稽附郭 餘姚國初改州爲縣 上虞 蕭山

諸暨國初爲諸全州尋改今縣 新昌 嵊

台州府屬縣臨海附郭 黃巖國初改州爲縣 天台 仙居 寧海

太平本黃巖地成化五年割三鄉建爲縣十二年又析樂清下山六鄉以益之

溫州府屬縣永嘉附郭 瑞安洪武二年改州爲縣 平陽仝上 樂清

泰順國初析瑞安平陽爲縣

金華府屬縣金華附郭 蘭谿國初改州爲縣 東陽 義烏 永康

武義　浦江　湯溪成化六年析龍游金華蘭谿遂昌地爲縣

衢州府　屬縣　西安附郭　龍游　常山　江山　開化

嚴州府國初改建德路爲建安府尋改爲嚴州府　屬縣　建德附郭　淳安　桐廬

遂安　壽昌　分水

處州府　屬縣　麗水附郭　青田　縉雲　松陽　遂昌

龍泉　慶元洪武初省入龍泉十四年復置　雲和本麗水地景泰三年置縣因鄉爲名

宣平景泰三年析麗水地置縣　景寧景泰三年析青田地爲縣

江西

江西古揚州地漢領以揚州部刺史唐隸江南道開元中分爲江南西道置採訪處置使治洪州後改採訪爲觀

察治仍舊宋置江南西路安撫使以隆興守臣兼領又置江西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於隆興路置江西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國初置江西布政司

南昌府國初改隆興路爲洪都尋改爲南昌府　屬縣　南昌　新建附郭　豐城

進賢　奉新　靖安　武寧　寧州國初爲縣弘治十六年陞爲州

饒州府國初爲鄱陽府　屬縣　鄱陽附郭　餘干國初改州爲縣　樂平上仝　浮梁上仝

德興　安仁　萬年本鄱陽餘干樂平貴溪四縣之遠鄙正德七年析鄉置今縣

廣信府元隸江浙行省　屬縣　上饒附郭　玉山　弋陽　貴溪　永豐

鉛山國初改州爲縣　興安本上饒貴溪弋陽之餘鄙嘉靖中置爲縣

南康府　屬縣　星子附郭　都昌　建昌國初改州爲縣　安義正德十一年置以[illegible]建昌縣安義等鄉山賊嘯聚割安義十都南昌奉仁[illegible]鶴五都置爲縣

九江府國初改江州路爲九江府　屬縣　德化附郭　德安　瑞昌　湖口

彭澤

建昌府國初爲肇昌府尋改建昌府　屬縣　南城附郭　新城　南豐國初改州爲縣

廣昌　瀘溪南城瀘溪巡檢司萬曆七年置爲縣

撫州府　屬縣　臨川附郭　崇仁　金谿　宜黃　樂安

東鄉本臨川進賢餘干安仁之交鄙正德八年東鄉盜平置縣

臨江府　屬縣　清江附郭　新淦國初改州爲縣　新喩上仝　峽江

吉安府　屬縣　廬陵附郭　泰和國初改州爲縣　吉水上仝　安福上仝　永豐

龍泉　萬安　永新國初改州爲縣　永寧

瑞州府　屬縣　高安附郭　上高　新昌國初改州爲縣

袁州府　屬縣　宜春附郭　分宜　萍鄉國初改州爲縣　萬載

贛州府　屬縣　贛附郭　雩都　信豐　安遠　長寧本安遠會昌二縣地萬曆初葉賊嘯聚爲亂守臣討平之奏析安遠會昌堡里即馬蹄岡爲縣　寧都國初改州爲縣

瑞金　龍南　石城　定南萬曆初置　興國　會昌

南安府　屬縣　大庾附郭　南康　上猶　崇義本上猶地先是猺人嘯聚爲亂於正德御史王守仁剿平之奏析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地爲縣

湖廣

湖廣古荊州地漢置荊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領以江南道後增置十五道宋置荊湖南北二路及西京南路元置湖

廣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荊湖北道山南江北道湖廣道㠁北湖南道宣慰廉訪司本朝今置湖廣布政司

武昌府 屬縣江夏附郭 武昌 嘉魚 蒲圻 咸寧 崇陽 通城 興國州國初爲府洪武九年降爲州省永興縣入 屬縣大冶 通山

漢陽府建文二年降爲州尋復 屬縣漢陽附郭 漢川

承天府元爲安陸府隷河南行省洪武中改爲州以府郭長壽縣省入直隷布政司嘉靖初陞今府以沔陽荊門二州隷焉 屬縣鍾祥附郭嘉靖十年置十八年析荊門北境馬良望郷益焉 京山 潛江元初屬荊州府嘉靖間改 沔陽州洪武九年降府爲州併王沙縣入焉直隷布政司嘉靖十年改今屬 屬縣景陵 荊門州洪武中以長林縣省入屬荊州府嘉靖初改 屬縣當陽洪武初隷荊州府後改

襄陽府 屬縣襄陽附郭 宜城 南漳 棗陽 穀城 光化 均州國初以武當縣省入

鄖陽府元爲鄖縣屬均州國初隨州屬襄陽府成化中陞爲府 屬縣鄖 房國初改州爲縣省房陵縣入焉屬襄陽府成化中改屬 竹山國初併入房州後復置縣屬襄陽成化中改今屬 上津宋省入均州國初復道屬襄陽後改今屬 竹谿成化中析竹山地置縣 鄖西國初爲鄖縣上津地屬襄陽成化中析鄖之武陽里上津之津陽里置縣改今屬 保康初爲房地成化中析置

德安府武府初改府爲州隷黃州府十三年復爲府 屬縣安陸國初省入德安州後改州爲府仍復爲縣附郭 孝感仝 雲夢 應城國初併入雲夢後復置 隨州國初降州爲縣後復爲州以縣省入 屬縣應山國初併入隨縣後復置

黃州府元隷河南行省 屬縣黃岡附郭 黃安本麻城黃岡黃陂三縣地嘉靖末以其地多盜從撫臣請置縣 蘄水 羅田二縣元屬蘄州 麻城 黃陂 蘄州國初爲府又改爲州 屬縣廣濟 黃梅

荊州府國初改中興路爲中興府 屬縣江陵附郭 公安 石首 監利 松滋 枝江 夷陵州國初爲峽州府洪武九年改今州以夷陵縣省入 屬縣長陽 宜都 遠安 歸州洪武九年降州爲縣屬夷陵州後復爲歸州正統七年以興山縣省入 屬縣興山正統間省入巴東成化間復置尋省弘治二年復置 巴東

岳州府國初爲岳州府尋改爲州後復爲府 屬縣巴陵附郭洪武九年併入岳州後仍置 臨湘 華容 平江國初改州爲縣 澧州國初改路爲府洪武中改爲州隷常德府後改今屬 屬縣石門 慈利國初改州爲縣 安鄉

長沙府國初甲辰年改天臨路爲潭州府洪武五年改今名 屬縣長沙附郭 善化附郭國初改州爲縣 湘陰仝 瀏陽仝 醴陵仝 益陽仝 湘鄉仝 寧鄉 安化 茶陵州國初改州爲縣尋仍爲州 湘潭 攸

寶慶府 屬縣邵陽附郭 城步國初爲蠻儒林書院置城步巡檢司屬武岡州弘治中析武岡綏寧近地置縣 新化洪武初改路爲府九年降爲州以武岡縣省入 新寧 武岡州

衡州府國初改衡州路爲衡州府宜慰司湖南 屬縣衡陽附郭 衡山 耒陽國初改州爲縣 常寧仝 安仁 酃 桂陽州洪武元年改路爲府九年改爲州以平陽縣省入 屬縣臨武 藍山國初隷郴州後改

常德府 屬縣武陵附郭 桃源洪武初改州爲縣 龍陽仝 沅江洪武十一

陽尋復置

辰州府 屬縣 沅陵 附郭 盧溪 辰溪 漵浦 沅州 國初改州為府尋復為州省盧陽縣入焉 屬縣 黔陽 麻陽

永州府 屬縣 祁陽 附郭 東安 道州 洪武初改路為府九年改為州 屬縣 寧遠 永明 江華 零陵 隸府

靖州 洪武初改路為府九年復為州以附郭永平縣省入焉 屬縣 會同 通道

綏寧 元屬武岡路洪武三年改 天柱

郴州 元郴州路 以郴陽省入 屬縣 永興 宜章 興寧 桂陽 桂東

施州衛 洪武初置施州屬夔州府及置施州衛二十三年省州入衛直隸都司 屬 大田千戶所 洪武二十三年始置隸千戶所尋改今名 施南宣慰司 洪武二十三年定其地永樂三年置長官司尋改宣撫司 屬安撫司 東鄉五路 領搖把峒上愛茶峒下愛茶峒三長官司 鎮遠蠻夷 忠路 領劍南長官司 忠孝 金峒 領西洋 永樂五年置長官司 二 散毛宣撫司 元為宣慰司洪武四年改宣撫司二十三年因洞蠻作亂發兵勦捕軍民悉散後復置永樂九年置長官司十三年復陞宣撫司 屬安撫司 龍潭 永樂中置 大旺 流 元建都元帥府洪武六年改三 蠻夷官司 忠建宣撫司 元置宣撫司尋廢永樂四年復置 屬安撫司 忠峒 元置湖南鎮邊宣慰司 高羅 元廢洪武六年復置尋廢永樂四年改置 鎮南長官司 元為宣撫司後廢洪武四年復置二十三年廢永樂五年改 唐崖長官司 永樂四年置 容美宣撫司 洪武五年置隸施州衛後廢永樂四年復置 木冊長官司 五 洪武 ... 永順宣慰司 洪武 ... 屬州 南渭

施溶 上溪 屬長官司 臘惹洞 麥著黃洞 驢遲洞 施溶溪 白崖洞 田家洞 俱本朝改置

保靖州宣慰司 國初置安撫司洪武六年陞宣慰司隸都司 屬長官司 五寨 草子坪

福建

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揚州部刺史領之東漢置會稽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大曆中始置福建行中書省及福建宣慰廉訪司本朝置福建布政司

福州府 屬縣 閩 侯官 附郭 懷安 國初省 古田 閩清 長樂 連江 羅江 永福 福清 洪武二年改州為縣 羅源

泉州府 屬縣 晉江 附郭 南安 惠安 德化 安溪

同安 永春

建寧府 屬縣 建安 甌寧 附郭 建陽 崇安 浦城 政和 松溪 壽寧 本政和福安地景泰六年以其地險遠分置縣

延平府 屬縣 南平 附郭 將樂 大田 本朝新置 沙 尤溪 順昌 永安 本沙尤溪地景泰三年新置

汀州府 屬縣 長汀 附郭 寧化 上杭 武平 清流 連城 歸化 成化中新置 永定 公

興化府 屬縣 莆田 附郭 正統十三年省興化縣併莆田入焉 仙遊 正統間省興化西北郡入

邵武府 屬縣 邵武 附郭 光澤 泰寧 建寧

漳州府 屬縣 龍溪 附郭 漳浦 龍巖 南靖 長泰

漳平 本龍巖地成化初以其地險遠難治析置縣 平和 本南靖地正德間平象湖巢亂遂置縣

詔安 本漳浦南詔地弘治間置千戶所嘉靖分置縣 海澄 隆慶初置 寧洋 新置

福寧州 國初改州為縣屬福州府尋復陞為州 屬縣 福安 洪武二年改屬福州府嘉靖中改

寧德 仝

河南

河南古豫州漢置豫州刺史唐置河南道開元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宋都汴置京東東西二路元置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廉訪司本朝置河南布政司

開封府 洪武元年改汴梁路為開封府 屬縣 祥符 附郭國初以開封縣併入 陳留 杞

通許 太康 尉氏 洧川 鄢陵 扶溝 中牟

陽武 原武 舊屬鄭州 封丘 延津 蘭陽 儀封 陳州

國初以附郭宛丘縣省入 屬縣 商水 西華 項城 沈丘 新鄭

舊屬鈞州 許州 元屬河南路國朝以長社縣省入改今屬 屬縣 臨潁 襄城

郾城 長葛 禹州 舊為鈞州國初以陽翟縣省入萬曆三年避 御名改禹州

屬縣 密 鄭州 國朝以管城縣省入 屬縣 滎陽 滎澤 元屬汴梁路

河陰 汜水

歸德府 洪武初降府為州屬開封府嘉靖中復為府 屬縣 商丘 附郭洪武初省睢陽縣嘉靖二十四年置今縣 寧陵 鹿邑 舊屬亳州 夏邑 永城 虞城 元屬濟寧路

睢州 國初以附郭襄邑縣省入屬開封建文中改直隸嘉靖二十四年改今屬 屬縣 考城

柘城

彰德府 屬縣 安陽 附郭 湯陰 臨漳 林 洪武三年改州為縣 磁州

元屬廣平路國初以滏陽縣入 屬縣 武安 涉 元屬真定路

衛輝府 屬縣 汲 附郭 胙城 舊屬滑州 新鄉 獲嘉 淇 國初改州為縣

輝 仝

懷慶府 屬縣 河內 附郭 濟源 元屬孟州 修武 武陟 孟 國初改州

為縣以河陽縣省入 溫 舊屬孟州

河南府 屬縣 洛陽 附郭 偃師 鞏 孟津 宜陽 登封

永寧 新安 澠池 嵩 舊為州屬南陽府 盧氏 元屬嵩州國初屬陝州

陝州 國初以陝縣省入 屬縣 靈寶 閿鄉

南陽府 屬縣 南陽 附郭 鎮平 國初省入南陽縣尋復置 唐 國初改州為縣 泌陽

元省國初復置 桐柏 元省入唐州國初置巡檢司成化十二年置縣東有桐柏山故名 南召 本南

陽縣地國初置巡檢司成化十二年析為縣以地有南召山故名 鄧州 國初以穰縣省入 屬縣

內鄉 新野 淅川 舊省入內鄉成化初復置 裕州 國初以方城縣省入 屬縣

舞陽 葉

汝寧府 屬縣 汝陽 附郭 真陽 元省入息州弘治中復置 新蔡 仝上 上蔡

西平 右屬蔡州 遂平 信陽州 國初改州為縣成化十二年復為州 屬縣 羅山

確山 國初省入汝陽洪武十四年復置 光州 國初改屬鳳陽洪武十三年仍改今屬 屬縣

光山 固始 息 國初改州為縣初屬穎州後改今屬 商城 宋省入固始成化中復置

汝州 元屬南陽國初以梁縣省入仍省屬直隸布政司 屬縣 魯山 郟 寶豐 元省

成化十二年復置 伊陽

山東

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於青州兗州各置刺史唐宋因之東西分治元始令爲東西宣慰廉訪司本朝置山東布政司

濟南府〔屬縣〕歷城附郭 章丘 鄒平 淄川洪武初改般陽路爲淄川州以附郭淄川縣省入尋又改州爲縣隸濟南府 長山元屬般陽路 新城全上 齊河元屬德州 濟陽 禹城元屬曹州 齊東元屬河間路 臨邑全上 長清元屬太安州 肥城元屬濟寧路 青城元屬河間路洪武初省入鄒平齊東二縣十四年又置 陵元屬河間路國初改州爲縣徙治德州故城 泰安州元屬東平路後隸省部國初以奉符縣省入〔屬縣〕新泰 萊蕪 德州洪武初省安德縣入州尋廢舊治爲陵縣而徙州治陵縣城

〔屬縣〕德平 平原 武定州洪武六年改棣州爲安樂州以厭次縣省入宣德元年改爲武定州〔屬縣〕陽信 海豐元屬滄州洪武八年改無棣縣爲海豐 樂陵元屬滄州 商河 濱州洪武初以渤海縣省入〔屬縣〕利津 霑化 蒲臺

兗州府洪武中改州爲府〔屬縣〕滋陽附郭國初省入州洪武十八年復置 曲阜 鄒金元屬滕州 泗水 滕金元置滕州滕縣屬益都路洪武初州廢以縣屬濟寧府十八年改今屬 嶧洪武二年改州爲縣 寧陽 金鄉元屬濟寧路洪武十八年改 魚臺國初屬徐州尋屬濟南洪武十八年改 單舊爲州元初以單父縣附郭洪武元年省縣入州二年改州爲縣屬濟寧府十八年改今屬 城武舊屬單州洪武四年改屬濟寧府十八年改今屬 曹州洪武四年改州爲縣正統十一年復置州於古曹國〔屬縣〕曹舊爲濟陰縣國初省入州洪武四年改州爲縣正統間置州以縣屬焉 定陶國初以縣省入曹州洪武四年復置屬濟寧府正統十一年改 濟寧州洪武十八年改府爲州以任城縣省入〔屬縣〕嘉祥舊屬單州 鉅鹿 鄆城 東平州洪武八年改府爲州以須城縣省入屬濟寧府十八年改今屬〔屬縣〕汶上 東阿 平陰 陽穀 壽張洪武三年省入須城陽穀二縣十四年復置 沂州元屬益都路洪武初改屬濟寧又改屬濟南十八年改今屬〔屬縣〕郯城 費

東昌府〔屬縣〕聊城附郭 堂邑 博平 茌平 莘 清平 冠元屬東平路今朝改州爲縣 臨清州舊爲縣元屬濮州洪武二年徙治縣北八里改今屬景泰初又徙縣東北三里弘治二年陞爲州〔屬縣〕館陶洪初隸東昌弘治二年改今屬 丘全上 高唐州國初省高唐縣入州〔屬縣〕恩元直隸省部本朝改州爲縣 夏津 武城 濮州元直隸省部國初省所治鄄城縣入景泰二年以河患徙治王村〔屬縣〕范 觀城 朝城

青州府國初改益都路爲青州府〔屬縣〕益都附郭 臨淄 博興國初改州爲縣 高苑 樂安 壽光 昌樂元屬濰州 臨朐 安丘舊屬密州 諸城舊屬密州本朝省州改今屬 蒙陰元屬莒州 莒州國初以莒縣省入〔屬縣〕沂水 日照

登州府舊爲州元屬般陽路國初屬萊州府洪武九年改爲府〔屬縣〕蓬萊附郭 福山 黃 棲霞 招遠舊屬萊州 萊陽全上 寧海州元直隸省部國初以所治牟平縣省入屬萊州洪武九年改今屬〔屬縣〕文登

萊州府舊爲州元屬般陽路洪武九年陞爲府〔屬縣〕掖附郭 平度州洪武中改縣爲州〔屬縣〕濰元爲州屬益都路國初省所屬北海縣入州又改州爲縣屬本府後改今屬 昌邑國初隸府後改 膠州元屬益都路國初以所屬膠西省入〔屬縣〕高密 即墨

附遼東

遼東都指揮司 元爲遼陽路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八年改爲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置衛

屬衛 定遼中 洪武十年罷遼陽縣十七年置衛 左 右 前 以上三衛俱洪武四年置爲千戶所十年陞爲衛 後 洪武四年初置名遼東衛治得利嬴城尋徙治於北八年改爲後衛

東寧 以上六衛俱附郭洪武十三年置五千戶所曰東寧女直南京海洋草河各一所部夾人十九年置衛併五所爲左右前後四千戶所仍置中及中左二千戶所以謫戍者實之 海州 金澄州元廢洪武九年置衛 蓋州 洪武九年廢州置衛 復州 金永康縣元廢洪武十四年置衛 金州 元廢州洪武四年置衛

廣寧 元廣寧路領廣寧望平閭陽四本朝廢洪武二十三年置衛 中 左 右 以上三衛俱在廣寧城內 義州 金義州治弘政縣元省屬大寧路本朝州廢洪武二十二年置衛

廣寧後屯 洪武二十五年置 中屯 遼建錦州元屬大寧路治永樂縣洪武二十四年置衛

左屯 仝 右屯 洪武二十六年置 前屯 金瑞州附郭來賓縣元省縣入州屬大寧路洪武三十五年置衛 寧遠 本前屯中屯二衛地宣德三年置衛 瀋陽中 元瀋陽路洪武二十年置衛

鐵嶺 洪武二十一年置衛 三萬 金建都於此後遷燕改會寧所號上京元改開元路洪武二十一年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軍民府二十二年罷府置衛 遼海 在開元城內洪武十一年置

安樂州 自在州 俱永樂七年置治開元城內

山西

山西古冀州地漢分冀西境置并州部刺史唐置河東道宋置河東路元置河東山西道宣慰廉訪司本朝置山西布政司

太原府 國初改冀寧路爲太原府 屬縣 陽曲 附郭 太原 舊爲平晉縣洪武八年改 榆次

太谷 祁 徐溝 清源 交城 文水 壽陽 盂 洪武二年改州爲縣 靜樂 洪武二年省管州入 河曲 元至元省入保德州本朝復置 平定州

屬縣 樂平 忻州 國初以秀容縣省入 屬縣 定襄 代州 洪武二年改州爲縣八年復改爲州 屬縣 五臺 舊爲臺州洪武二年改縣屬太原府八年改今屬 繁峙 洪武二年改堅州爲今縣 崞 洪武二年改州爲縣屬太原府八年改今屬 岢嵐州 元省嵐州入管州洪武八年置岢嵐縣九年改爲州 屬縣 嵐 國初改州爲縣 興 仝 保德州 洪武七年改州爲縣九年復爲州 永寧州 舊爲石州本朝以離石縣省入嘉靖初以虜患殘破欽改今名 屬縣 寧鄉

平陽府 國初改晉寧路爲平陽府 屬縣 臨汾 附郭 襄陵 洪洞 浮山

趙城 元屬霍州洪武三年改今屬 太平 元屬絳州洪武二年改今屬 曲沃 仝 翼城 仝

岳陽 汾西 蒲 元屬隰州洪武二年改今屬 蒲州 洪武二年改河中府爲蒲州以河東縣省入

屬縣 臨晉 榮河 猗氏 萬泉 河津

解州 國初以解縣省入 屬縣 安邑 夏 聞喜 平陸 芮城

絳州 國初以正平縣省入 屬縣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國初以霍邑縣省入

吉州 屬縣 鄉寧 隰州 國初以隰川縣省入 屬縣 大寧

石樓 永和

大同府 屬縣 大同 附郭 懷仁 渾源州 應州 國初以金城縣省入

屬縣 山陰 朔州 國初以鄯陽縣省入 屬縣 馬邑 蔚州 元屬宣德府洪武四年改今屬 屬縣 廣靈 廣昌 舊爲飛狐縣國初改今名 靈丘

潞安府 舊爲潞州隸平陽路本朝以上黨縣省入洪武九年直隸布政司嘉靖中陞今府 屬縣

長治 附郭國初省入州嘉靖新置 長子 屯留 襄垣 潞城

壺關 平順嘉靖中析壺關潞城陵川地置 黎城
汾州府舊爲汾州元屬太原路國初以西河縣省入直隸布政司萬曆中陞爲府 屬縣 汾陽附郭
萬曆中置 孝義 平遙 介休 靈石舊屬霍州萬曆中改
遼州元屬平陽路國初以遼山縣併入直隸 屬縣 榆社 和順
沁州元隸平陽路國初以銅鞮縣併入直隸 屬縣 沁源 武鄉 臨元爲州屬冀寧
路洪武初改爲縣萬曆中改今屬
澤州舊屬平陽路國初以晉城縣併入洪武九年改隸布政司 屬縣 高平 陽城
陵川 沁水

陝西

陝西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京部刺

史唐初置關內道已而置京畿關內隴西南平等道宋
初置陝西路後置六路元置陝西行中書省及陝西漢
中道廉訪司甘肅等行中書省及河西隴北道廉訪司
本朝始合爲一置陝西布政司而設行都司於治甘肅
西安府洪武初改奉元路爲西安府 屬縣 長安 咸寧附郭 咸陽 興平
臨潼 涇陽 高陵 鄠 藍田 盩厔 三原古屬耀州
渭南古屬華州 商州國初改州爲縣尋復爲州 屬縣 鎮安元廢本朝復置 洛南
山陽本朝析置 商南仝 同州 屬縣 朝邑 郃陽 澄城
白水 韓城 華州 屬縣 華陰 蒲城 耀州 屬
縣同官 富平 乾州國初以奉天縣省入 屬縣 醴泉 武功

長武新設 永壽 邠州國初以新平宜祿二縣省入 屬縣 淳化 三水
鳳翔府 屬縣 鳳翔附郭 岐山 寶雞 扶風 郿元屬西安路
麟遊 隴州元屬鞏昌國初改今屬以汧源縣省入 屬縣 汧陽
漢中府洪武三年改興元路爲漢中府 屬縣 南鄭 褒城 城固 洋國初
改州爲縣 西鄉 鳳國初改州爲縣 寧羌州本朝析置 屬縣 沔元屬廣元路國朝改
州爲縣屬漢中府後改今屬 略陽國初屬漢中 興安州元屬興元路 屬縣 平利
元省入金州國初復置 石泉仝 洵陽仝 漢陰仝 紫陽國朝析置 白河仝
平涼府 屬縣 平涼附郭 崇信 華亭 鎮原國朝改州爲縣 固原
州國初廢州爲開城縣弘治十五年陞爲州 涇州國初以涇川縣省入 屬縣 靈臺
靜寧州元屬鞏昌路 屬縣 莊浪洪武九年改州爲縣 隆德

鞏昌府 屬縣 隴西附郭 安定本朝改州爲縣 會寧元以西寧縣省入會州本朝改
今縣 通渭 漳 寧遠 伏羌 西和元以長道縣省入西和州本朝改今
縣 成元以同谷天水二縣省入成州本朝改今縣 秦州 屬縣 秦安 清水
禮 階州 屬縣 文古爲州元屬鞏昌洪武四年改爲縣二十三年省入階州建文縣守
禦千戶所尋廢所置縣 徽州 屬縣 兩當
臨洮府 屬縣 狄道 渭源 蘭州元屬鞏昌路 屬縣 金元屬鞏昌
本朝改州爲縣 河州景泰中置
慶陽府 屬縣 安化附郭元省洪武初復置 合水 環元以通遠縣省入環州屬
鞏昌本朝改今縣 寧州元屬鞏昌本朝以安定縣省入 屬縣 眞寧
延安府 屬縣 膚施附郭 安塞 甘泉 安定 保安

宜川 延川 延長 青澗 鄜州 屬縣 洛川
中部 宜君 綏德州 屬縣 米脂 葭州 屬縣 吳堡
神木 府谷
寧夏衛 國初改路為府後罷洪武九年改置衛 後又增置前後左屯右屯中屯凡六衛
寧夏中衛 元應理州洪武初廢 二十二年建衛於此 洮州衛 洪武四年 改州為衛 岷州衛 洪武十一年 改州為衛 河州衛 洪武初改路為衛五年設府臨寧 河州一縣七年建行都司十二年立左 右二衛十二年省行都司及府縣 以左衛調洮州改右衛為河州衛 靖虜衛 正統二 年置
陝西行都司 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 衛二十六年置行都司 屬衛 甘州左 國初為 甘肅衛 尋分置 今衛 甘州右 甘州中 甘州前 甘州後 以上俱 府郭洪 武二十 八年建 肅州 山丹 永昌 涼州 鎮番 莊浪

西寧 屬千戶所 鎮夷 洪武間置尋省 永樂初復置 古浪 正統 間置

四川

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劍南道後置劍南并山南東南道宋為西川路後分東西兩路又分益慶利夔四路元置四川行中書省及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國朝置四川布政司

成都府 屬縣 成都 附郭 華陽 雙流 溫江 新繁
新都 金堂 仁壽 井研 元屬隆州國初州廢縣存 洪武十年省入仁壽後復置 郫 內江 資 本朝改 州為縣 灌 仝 安 仝 彭 今省濛陽 縣入焉 崇寧
簡州 洪武六年改州 為縣尋後為州 屬縣 資陽 本資縣 [illegible]新置 崇慶州 國初省 晉原永康縣 入焉 屬縣 新津 漢州 屬縣 什邡 綿竹 德陽
綿州 元屬潼 川路 屬縣 彰明 羅江 茂州 國初以汶 山縣省入 屬縣 汶川 威州 屬縣 保
保寧府 屬縣 閬中 附郭 蒼溪 南部 廣元 洪武九年改 路為州以綿 谷縣省入 後改為縣 昭化 巴州 洪武九年改州為縣以 化成縣省入尋復為州 屬縣
通江 南江 新 建 劍州 國初以附郭 普安縣省入 屬縣 梓潼
順慶府 屬縣 南充 附郭 西充 蓬州 國初以相 如縣省入 屬縣 營山
儀隴 廣安州 元為府國初改為 路以渠江縣省入 屬縣 渠 國初改州為 縣以流江縣 省 入 大竹 岳池 鄰水 元併入大竹 本朝復置
敘州府 屬縣 宜賓 附郭 慶符 富順 國初改 州為縣 高 仝 筠連 仝

珙 仝 南溪 長寧 國初改 軍為縣 興文 元戎州國初改戎縣萬 曆二年以平蠻後改
隆昌 新 置
重慶府 屬縣 巴 附郭 江津 長壽 元省樂溫縣入涪州本 朝置今縣屬涪州洪武 六年改 今屬 大足 元屬 合州 永川 元併入大足 本朝復分置 榮昌 元名 昌寧 綦江 元 爲 長官司屬播州本 朝改縣改今屬 南川 黔江 舊屬紹 慶府 璧山 舊廢本 朝復置
安居 本銅 析置 合州 屬縣 銅梁 定遠 忠州 屬縣
酆都 本朝改豐為酆又 以南賓縣併入 墊江 涪州 屬縣 武隆 彭水
夔州府 洪武九年改為州 十三年復為府 屬縣 奉節 附郭洪武九年省入 夔州十四年復置
巫山 大昌 元併入大寧 州本朝仍置 大寧 洪武初改 州為縣 雲陽 仝 萬 仝
開 仝 新寧 洪武初省入梁山 縣十[illegible]年復置 梁山 洪武七年以 梁山州併入 建始 舊 屬

施州

達州洪武九年改州爲縣後仍爲州 屬縣 東鄉元省國初復置 太平正德中新置

馬湖府 屬長官司 泥溪附郭 平夷 蠻夷 沐川 屏山縣萬曆中置

龍安府元爲龍州宣慰司洪武七年改爲州二十三年改千戶所尋復爲州宣德七年改宣撫司正德改府 屬縣 平武附郭萬曆中設 江油國初省龍州入縣屬成都府正德中改 石泉國初屬成都正德中改

遵義府元爲播州安撫司洪武四年改宣慰司萬曆三十年平播後改爲府 屬縣 遵義附郭 桐梓 真安州 屬縣綏陽 仁懷俱新設

鎮雄府本朝改元芒布路爲芒部府初隸雲南洪武十六年陞爲芒部軍民府改隸四川嘉靖中討平土酋改今府 屬長官司 歸化 懷德 威信 安靜

潼川州國初改路爲府洪武九年改爲州併郪縣入爲直隸 屬縣 射洪 遂寧洪武九年改州爲縣 鹽亭 中江 蓬溪 安岳國初置普州領本縣後併州入縣 樂至舊省入安岳弘治中復置

眉州洪武初改州爲縣十三年仍爲州 屬縣 彭山洪武九年併入眉縣十三年復置 丹稜元省入眉州洪武中復置 青神洪武中併入眉縣後復置

嘉定州洪武四年改路爲府九年改州以龍游縣省入 屬縣 峩眉 夾江 洪雅舊省入夾江國初因之後析置 犍爲 榮國初仍元爲州後爲縣 威遠國初省入榮縣復置

瀘州 屬縣 納溪 合江 江安

雅州元爲嘉定路尋割屬吐番宣慰司洪武四年省嚴道縣入州改直隸 屬縣 名山洪武十年省入州後復置 滎經元省入嚴道國朝復置 蘆山仝

邛州洪武九年改州爲縣後仍爲州 屬縣 大邑 蒲江元省入邛州國朝復置

東川軍民府元爲東川府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洪武初改隸雲南十六年改軍民府隸四川

烏蒙軍民府元置烏蒙路隸烏撒等處宣慰司洪武初改爲府十六年改軍民府

烏撒軍民府國初改宣慰司爲府隸雲南洪武十六年改軍民府隸四川

永寧宣撫司洪武初改宣撫司爲長官司八年復舊 九姓長官司

天全六番招討司元分六番天全二招討司國朝併之隸四川都司

黎州安撫司舊爲州洪武八年省漢源縣改爲長官司十一年陞安撫司

思曩日安撫司

平茶洞長官司元隸思州安撫司洪武八年改隸酉陽宣撫司十七年改直隸四川布政司

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洪武十一年置衛二十年改指揮司 屬長官司

占藏先結簇 蠟匝簇 白馬路簇 山洞簇 阿昔洞簇 北定簇 麥匝簇 者多簇 牟力結簇 班班簇 祈命簇 勒都簇 包藏簇 阿昔簇以上俱洪武十四年置 思曩兒簇洪武二十六年置 阿用簇宣德十年置 潘斡寨正統初置

屬安撫司 八郎永樂十四年置 麻兒匝十五年置 阿角寨 芒兒者俱正統初置

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洪武十一年平定西羌以古翼州置疊溪右千戶所隸茂州衛二十五年改軍民千戶所隸四川都司 屬長官司 疊溪 鬱郎俱永樂四年置

四川行都指揮司洪武中罷宣慰司置建昌衛隸四川都司改建昌路爲府隸布政司後廢府改爲軍民指揮司尋置行司 屬衛 建昌附郭洪武二十五年置 建昌前附郭二十七年

置寧番（二十二年改蘇州爲蘇州衛二十七年改入新）越巂（洪武中改州爲軍民州尋慶州）

衛 鹽井（洪武中改府衛戶所隸建昌後改今衛）會川（洪武中立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

守州後改千戶所隸建昌又改今衛〔屬所〕守禦禮州二所（洪武中改禮州爲所隸建昌）

守禦打沖河中前（洪武中置屬建昌）守禦德昌（洪武中改德昌路爲府後廢府）

置所屬建昌 打沖河守禦中左（屬鹽井）冕山橋（因初爲寧番衛之冕山堡正統）

七年置所屬寧番 迷易（洪武初設會川所十五年改今所隸建昌尋改屬會川）〔屬長官司〕

昌州（元爲州洪武中改）威龍（仝）普濟（仝）馬剌（洪武中屬柏興州後於州置所俱隸）

建昌府尋省州所併入鹽井衛 永樂初復分設長官司屬鹽井衛 邛部（永樂初分設屬越巂）

又西初有德州永寧州鎮州里州闊州 黎溪州瀘沽縣北社縣中縣全縣後廢

廣東

廣東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嶺南道後分爲嶺南東道宋置廣南東路元置廣東道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廉訪司隸江西行中書省本朝置廣東布政司

廣州府〔屬縣〕南海 番禺（附郭）順德（景泰三年析南海地置縣）東莞

從化（嘉靖中析置）龍門（仝）新寧（仝）增城 香山 新會

清遠 三水（隆慶中析置）新安（仝東莞地萬曆元年析置）連州（洪武初省十四年復置）〔屬縣〕陽山（元屬桂陽州洪武二年州省以縣屬韶州十四年改屬連州建文中省入連州尋復）連山（洪武初省入陽山十四年復置建文初省入連州年復置）

韶州府〔屬縣〕曲江（附郭）樂昌 仁化 乳源 翁源

英德（本朝改州爲縣）

南雄府（建文二年改爲州尋復）〔屬縣〕保昌（建文中省尋復）始興

惠州府（洪武初廢循州置府）〔屬縣〕歸善 博羅 長寧（本歸善翁源英德三縣地）

永安（本歸善長樂地隆慶中析置）海豐 河源

龍川（舊隸循州國初廢改隸）長樂（仝）興寧（仝）和平（隆慶中析置）

潮州府〔屬縣〕海陽（附郭）潮陽 揭陽 程鄉（洪武二年省梅州入縣）

饒平（國初新建）惠來（仝）大埔（仝）澄海（仝）普寧（萬曆初建）平遠（仝）

肇慶府〔屬縣〕高要（附郭）四會 新興（舊屬新州洪武二年州廢改今屬）

陽春（元屬南恩州洪武二年州廢改今屬）陽江（仝）高明（本朝新建）恩平（仝）廣寧

德慶州（洪武九年改府爲州以端溪縣省入）〔屬縣〕封川（元封州本朝改今屬）開建（仝）

高州府（舊治電白洪武初徙治茂名）〔屬縣〕茂名（附郭）電白 信宜 化州（洪武八年改府爲州以石龍縣省入九年降爲縣十四年又陞爲州）〔屬縣〕吳川 石城

廉州府（洪武初改府爲州屬雷州十四年復爲府）〔屬縣〕合浦（附郭洪武初省入石康縣十四年復置）欽州（洪武二年改路爲府八年改爲州以安遠縣省入建文中降縣尋復置）〔屬縣〕靈山

雷州府〔屬縣〕海康（附郭）遂溪 徐聞

瓊州府（元爲乾寧安撫司洪武初改爲瓊州尋陞爲府）〔屬縣〕瓊山（附郭）澄邁 臨高

安定（洪武初復置爲定安縣建）文昌 會同 樂會 儋州（舊爲南寧軍洪武初復爲儋州正統五年以宜倫縣省入）〔屬縣〕昌化 萬州（洪武初改萬安軍爲州正統間以萬寧縣省入）〔屬縣〕陵水 崖州（舊吉陽軍洪武初改崖州正統間以寧遠縣省入）

〔屬縣〕感恩

羅定州洪武初爲瀧水縣萬曆五年勦平羅旁叛寇改今州 屬縣 東安 西寧俱新建

廣西

廣西古百粵地漢領於荊交二州部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宋屬廣南西路元置廣西兩江道及嶺南廣西道宣慰廉訪司俱隸湖廣行省至正末置廣西行中書省我朝置廣西布政司

桂林府國初改元靜江路爲桂林府 屬縣 臨桂附郭 興安 靈川 陽朔

永寧州國初改古縣爲古田縣隆慶五年陞爲州 屬縣 永福國初省理定縣入焉 義寧

全州洪武初改路爲府九年改爲州省清湘縣入焉隸永州府二十八年改今屬 屬縣 灌陽

柳州府元爲柳州路 屬縣 馬平附郭 雒容 羅城宋省入融水縣洪武初復置屬融州十年州廢改今屬 柳城 懷遠洪武十年縣廢置三江鎮巡檢司十四年復置縣

融國初改州爲縣以融水縣省入 來賓 象州國初以陽壽縣省入 屬縣 武宣舊名武僊

賓州 屬縣 遷江 上林

慶遠府 屬縣 宜山附郭 天河 忻城 河池州洪武初改縣爲州省三旺州入焉 屬縣 思恩舊隸宜州 荔波洪武初廢入思恩縣十七年復置隸府正統十二年改隸南丹州今改隸本州

南丹州洪武初省永豐縣延四州入焉二十八年州廢設衛尋復置州

東蘭州洪武十二年省安習忠文三州入焉 那地州古那地二州洪武初合爲一

平樂府建文二年降爲州尋復 屬縣 平樂附郭國初省立山縣入焉 恭城 富川 賀舊爲州洪武初省臨賀縣入州尋改爲縣 昭平隆慶中析置 荔浦古屬桂州 修仁今永安州

梧州府 屬縣 蒼梧附郭 藤洪武初改州爲縣省鐔津縣入焉 容洪武初改州爲縣以普寧縣省入 岑溪舊隸藤州 懷集元屬賀州 鬱林州洪武五年以南流縣省入 屬縣 博白 北流元屬容州洪武十年改 陸川 興業

潯州府 屬縣 桂平 平南 貴洪武三年改州爲縣以鬱林縣省入

武靖州隆慶中改置

南寧府 屬縣 宣化附郭 新寧州隆慶六年以其地爲白洲諸峒出沒要路置州治焉 屬縣 武緣舊屬邕州 隆安隆慶間置 橫州洪武初隸潯州十年改爲縣隸南寧十四年復爲州 屬縣 永淳 上思州舊屬思明 下雷州萬曆中設

太平府 屬州 太平 思城 安平 養利 萬承 左 全茗 鎮遠 思同 茗盈 龍英 結安

結倫 都結 上下凍 永康 屬縣 崇善 陀陵 羅陽

思明府 屬州 忠 思明 上石西 下石西 憑祥舊爲峒洪武十八年置憑祥鎮永樂二年改爲縣嘉靖中爲州 思

思恩軍民府舊爲州屬田州路永樂三年改隸廣西正統五年改爲府尋改軍民府

鎮安府洪武二年以舊治僻遠移建廢東州

田州府洪武初爲府省來安府入焉尋改爲州 屬縣 上林

泗城州元隸田州洪武初改直隸 利州舊隸邕州洪武初改

奉議州洪武五年省入來安府七年復置二十八年改置衛尋罷衛置州

向武州元隸田州洪武初改州置所二十一年罷所復置州直隸

都康州(洪武間爲戶隸思恩府二十一年復隸) 龍州(洪武初改爲州隸太平府元年改直隸)
江州(元隸思明洪武二十年改直隸) [屬縣]羅白
上隆州(元爲田州國初改) 思城州(仝上) 果化州(仝上) 歸德州(仝上) 歸順州
思陵州(元屬思明明初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復置改隸)
上林長官司(宋爲上林洞永樂七年建司)
安隆長官司(永樂元年建)
程縣(舊程縣隸泗城州洪武初始隸府二十一年改爲縣仍舊隸嘉靖中改直隸)

雲南

雲南古梁州南境爲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
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行中書省

及廉訪司又置曲靖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本朝
改雲南布政司

雲南府(元中慶路) [屬縣]昆明(附郭) 富民 宜良 嵩明州(洪武中省邵甸縣入成化間又以楊林縣併入) 晉寧州 [屬縣]歸化 呈貢(元爲歸化縣) 安寧州 [屬縣]羅次 祿豐 昆陽州 [屬縣]三泊 易門
大理府 [屬縣]太和(附郭) 趙州 [屬縣]雲南 新平(元爲摩中新設) 鄧州(國初以鳳羽縣併入) [屬縣]浪穹 賓州 雲龍州(元立雲龍甸軍民總管府) 十二關長官司(元千戶所)
臨安府 [屬州]建水(附郭) 石屏(舊名石平) 阿迷(元阿寧萬戶府) 寧 [屬縣]通海(元爲臨安路附郭縣國初徙治於此) 河西 嶍峨 蒙自

[屬長官司]納樓茶甸 教化三部 王弄山 虧容甸 溪處甸 思陀甸 左能寨 落恐寨 安府
楚雄府(洪武十五年改威楚路爲楚雄府) [屬縣]楚雄(元爲威楚縣國初改附郭) 廣通(元隸) 定遠(安南州) 定邊(元省入南安州本朝復置) 碍嘉(建文中省復置) 南安州
鎮南州 雲山州
澂江府 [屬縣]河陽(附郭) 江川 陽宗 新興州(國初省研和普舍入)
路南州
蒙化府(國初仍元爲州屬大理正統間陞爲府)
景東府(元爲開南州屬威楚路)
廣南府(元宣撫司洪武中置府) 富州(因安寧州省入)

廣西府 [屬州]師宗 彌勒 維摩
鎮沅府(元爲案板寨洪武末改鎮沅州永樂初陞府) 祿谷寨長官司(永樂十年建)
永寧府(元爲州屬北勝府洪武中改屬鶴慶府永樂四年陞爲府) [屬長官司]
剌次和 革甸 香羅 瓦魯之(俱永樂四年置)
順寧府(洪武十五年以慶甸縣省入)
曲靖軍民府 [屬縣]南寧(附郭洪武末省越州分其地入之後復設) 亦佐 [屬州]霑益(洪武中併交水石梁羅山三縣及越州之五村入爲) 陸涼 馬龍(以通泉縣併入) 羅雄
姚安軍民府 [屬州]姚州(附郭) 大姚縣
鶴慶軍民府 [屬州]劍川(洪武十七年改縣爲州) 順(元爲北勝府)

武定軍民府〔屬〕和曲州國初以南甸縣省入　元謀縣　祿勸州國初以易龍不舊二縣省入建文中削省後置
尋甸軍民府洪武中以仁德爲尋甸以爲美歸厚二縣省入
麗江軍民府元宣撫司〔屬州〕通安附郭　寶山　蘭國初改屬鶴慶尋仍舊
巨津
元江軍民府元宣慰司洪武中改府永樂中改軍民府〔屬〕因遠羅必甸長官司
永昌軍民府洪武十五年置府又立金齒衛二十三年省府以衛爲軍民指揮使司嘉靖中改軍民府
〔屬〕保山縣附郭嘉靖中置　永平縣　騰越州嘉靖中置　騰衝州本朝改府
爲州　潞江安撫司洪武中置柔遠府後置潞江長官司永樂九年陞安撫司　鳳溪長官
司洪武二十三年置　施甸長官司

北勝州洪武中改府爲州屬鶴慶府後屬瀾滄衛正統間改直隸
新化州洪武中置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後改今州
者樂甸長官司本馬龍他郎甸地洪武末承置
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元北勝州地洪武二十九年置衛領北勝蒗蕖永寧三州今止一州
蒗蕖州
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舊爲府洪武末改守禦所隸金齒正統間改今司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洪武十七年改徹里路爲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洪武十五年改木邦路爲府後改今司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洪武十五年改雲遠路爲府十七年改今司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洪武二十九年歸附立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洪武二十四年歸附立司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三年歸附立司
大古剌軍民宣慰使司正德中置
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洪武中置學華今復置
底馬撒軍民宣慰使司
孟定府洪武十五年置　孟艮府永樂四年歸附置府
南甸宣撫司洪武十五年置府永樂十二年改州正統八年改宣撫司
干崖宣撫司洪武十五年置鎭西府後爲干崖長官司正統間陞宣撫司
隴川宣撫司正統十一年置　威遠州
灣甸州洪武十七年置　鎭康州洪武十五年置府十七年改州

大候州洪武二十四年置長官司後改爲州　鈕兀長官司宣德七年歸附置
孟璉長官司　茶山長官司
麻里長官司　芒市長官司洪武十五年置芒施府正統改

貴州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司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布政司

貴陽府洪武初置貴州宣慰司永樂中改隸貴州隆慶三年析置今府〔屬縣〕新貴附郭萬曆中設
〔屬長官司〕貴竹附郭　水東　中曹蠻夷　上馬橋　小程番　盧番　程番　韋番　方番　洪番　臥龍番

金石番　小龍番　大龍番　羅番

思州府（洪武初改宣慰司永樂中改為府）屬長官司 都坪𡵓異溪蠻夷（附郭）

都素蠻夷　施溪　黃道溪

思南府（洪武初改宣慰司隸湖廣永樂中改府隸貴州）屬長官司 水德江（元名水特姜）

蠻夷（洪武十年置）沿河祐溪　朗溪蠻夷（永樂十一年改屬烏羅府正統四年廢烏羅府仍隸舊衛）屬縣 婺川（舊名務川）印江（宮初改長官司為縣）安化

鎮遠府（洪武五年改府為州隸湖廣永樂中仍於州置府隸貴州正統中省鎮遠州）屬縣 鎮遠（國初改長官司為縣）施秉（正統十年改長官司為縣）屬長官司 偏橋　邛水十

五洞蠻夷（元邛水縣洪武五年改）

石阡府（永樂中置）屬長官司 石阡（附郭）苗民　葛彰葛商　龍泉坪

銅仁府（永樂中改長官司為府）屬縣 銅仁（附郭）屬長官司 省溪　提溪（元隸思州）大萬山（仝）烏羅（洪武初屬思南永樂中改置府尋廢府）平頭著可

黎平府（洪武初置黎平長官司又增立五開衛以轄之屬思州宣慰司永樂中改置黎平新化二府宣德十年以新化省入）屬蠻夷長官司 潭溪　八舟　洪州泊里　曹滴洞（國初以宋古巴貴長官司併入）古州　西山陽洞（永樂五年置）湖耳

亮寨　歐陽　新化　中林驗洞　赤溪湳洞　龍里

屬縣 永從（正統六年改長官司為縣）

普安州（洪武初置軍民府後改軍民指揮司仍隸雲南永樂元年改安撫司十三年改今州）

永寧州（洪武十四年屬普定府後廢府屬普定衛正統三年改入貴）屬長官司 慕役

頂營（洪武十九年置）

鎮寧州（仝前）屬長官司 十二營　康佐（仝前）

安順府（仝前）屬長官司 寧谷寨　堡（仝前）

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洪武四年置長官司二十二年皆置千戶所屬四川貴州衛次年改隸貴衛二十九年改今司永樂中屬貴州）屬長官司 新添（附郭）小平伐　把平

寨　丹平（洪武末置孝省永樂初復置）丹行（仝上）

平越府（洪武十四年置平越衛指揮司萬曆中平播改為府）屬縣 湄潭（附郭）餘慶（國初改州為長官司萬曆中改為縣）黃平州（國初改府為安撫司隸播州宣慰司萬曆中改為州）屬縣 甕

安　龍泉　楊義長官司（洪武中置）

龍里衛軍民指揮使司（洪武四年於安撫司置驛十九年改為衛二十三年置衛）

屬長官司 平伐（洪武十五年置）大平伐（洪武十九年置）

都勻府（洪武十六年置都雲安撫司二十三年改都勻衛成化十年置都勻府）屬長官司 都

勻　邦水　平浪　平洲六洞（俱洪武十六年置）

麻哈州（洪武中置麻哈長官司後改為州）屬長官司 樂平　平定　獨山州

（洪武十六年置元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成化中陞為州）屬長官司 合江洲陳蒙爛

土（洪武十六年置）豐寧（洪武二十三年置）清平縣（成化中置）

畢節衛（本為貴州宣慰司地洪武十五年置烏撒衛十六年徙此改今衛）

威清衛（洪武二十一年置站二十三年置衛）平壩衛（洪武二十三年置）

安南衛（洪武十□年置尾灑驛隸普安衛二十三年置衛）

凱里安撫司（洪武二十二年置□□□後改今司）

貴州宣慰使司（洪武四年置隸四川永樂□□改隸貴州）屬長官司 青山　劄

佐　龍里　白納　底寨　乖西蠻夷　養龍坑

金筑安撫司 洪武十年置屬四川正統三年改屬貴州宣慰司改今屬

木瓜　盧山 正統中四川屬貴州衛改今屬 麻嚮　大華 俱洪武中置 長官司

國朝典彙卷八十八　方輿　三十七

國朝典彙卷八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臣康新民訂正

戶部三

戶口

丙午五月　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業庶幾不致失所

洪武二年二月先是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產上曰富民多豪強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　上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立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

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遣之府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待制王褘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爲善耳褘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敎今　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敎弟子恩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敎之道矣

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貯於部帖給與民令有司點閘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

二月命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

於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

六月　上諭中書省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已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四年六月魏國公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凡已降而內徙者戶三萬四千五十六

十月詔覈民數給以戶帖

六年四月太僕寺丞梁埜先帖木兒請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招集流亡務農屯田兼行種鹽之法以足兵食從之

七年十月　上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民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處起取數十萬散與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於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

德興等總督之

二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地不失利民有恆產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眞定臨淸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二十二年四月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

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
免其賦役三年

九月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
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
分田給之仍令回沁州召募舍民時　上以山西地狹
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故
從整等應募

十一月命後軍都督僉事李諭等往諭山西之民願徙河
南彰德歸德山東臨清東昌諸處者驗丁給田其冒名
多占者罪之

二十四年七月徙富民實京師

二十七年上元典史隋吉言農民中有一夫一婦者當耕
種時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隨荒及
病且愈則時已過矣上無以供國賦下無以養室家請
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團為一社每遇農時有
疾病則一社協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蕪民無饑窘
上善其言諭戶部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
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風俗
頹敝鄉鄰親戚不相周恤甚者強凌弱眾暴寡富吞貧
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
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
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
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以此意
諭民知之

二十八年二月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
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閑民以實之而地之荒
閑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頃十丁
以上田不及二頃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頃并小民無
田耕者皆令分丁就東昌開墾閑田庶國無游民地無
曠土而民食可足也　上可其奏命戶部行之

建文二年二月初置後湖祗候所
按後湖事體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天寒及三月楊
花不曬冊凡新造冊庫該部估值工料重大行文中府
取撥軍士搬運到湖如遇隆冬處著役恤軍人暫歇如
止係小修工料不多但令匠人量帶小工數名應用完
日給與工食其物料令舖戶雇運赴湖量給腳價

四年八月戶部奏直隸淮安及北平永平河間諸郡避兵
流移今復業者七萬一千三百餘戶詔所司善加撫綏

九月命戶部覈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
無田之家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

五年後徵其稅
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罪徙者
永樂元年三月河南裕州言地廣民稀請於山西澤潞等
州縣無田之家分丁耕種　上命戶部行之
八月簡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實北京
閏十一月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
下令捕之　上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
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饑饉相仍守令
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挈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
耳今歸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益困

之耳所言不可聽
八年正月　皇太子除肇慶府絕戶租糧九百八十餘石
七月工部侍郎蔣廷瓚招撫莒州等州縣役隸民一萬三
千四百戶
十二月邵武府言境內疫死民一萬二千餘戶所遺田地
乞以杖罪囚徒耕種輸稅從之
十年正月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
廣民稀青登萊諸郡民多無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
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民不失業從之
十四年十一月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三千三百餘戶於

保安州免賦役三年
宣德三年七月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
至棗強縣凡三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
還山東乞就附籍棗強　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
但得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逾期不守者謫邊
州縣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擾逃竄益多
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等曰禹
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
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理

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
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裁
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
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
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
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
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為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
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
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
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上曰戶口之盛

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
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
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
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
皆足爲世主大戒

四年七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顧謂侍臣
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
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
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之間之法未嘗不善至其
子孫力役煩興費用無度天下凋敝隋文勤政節儉足

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
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
家無事則生齒日繁財賦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
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六年三月尚書胡濙等條奏戶口事宜各處軍衛有司常
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
即報官拘審發回原籍若縱容不舉該管旗甲親鄰里
老俱坐以罪

正統元年四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招撫流民請令
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從之時災傷民多流徙
議設法撫之又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奏免所
欠稅銀

成化七年三月楊璿巡撫荊襄恐流民爲變累及於已因
爲危言以動朝廷命巡按御史薛承學及藩臬守巡官
皆附璿議逐遞發流民各歸故土

十二年二月命左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成
化初元陝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
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
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
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

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
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
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
松滋遂隸荊州南雍遂併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
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
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
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右都御史李賓
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
之　上可焉命傑往蒞其事

七月北城兵馬吏用文會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宜德間

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illegible]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劉千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條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荊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傾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恤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荊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

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九月戶部以河南巡撫張瑄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法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業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之被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願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卹仍稽有司之加意與不而黜陟之制可

弘治十一年二月管後湖黃冊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奏行清查黃冊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所查戶籍無弗實者兵部議勝洪永年間冊廉奏言遠冊或不完暴之天下奸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冊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堆以便捲查曬晾從之

十八年二月戶部獻民數　上按圖數戶以爲當今生齒繁盛戶口宜盈而耗宜登而耗弊在逃匿流移脫漏埋沒　命簡大臣查覈廷來刑部侍郎何鑑遂命往稽覈河南湖廣陝西三省戶口

正德元年五月何鑑疏處置地方十事一請官給散戶二

處留附籍人戶三處置還鄉人戶四查理軍匠奸弊五發戶籍以革脫漏六嚴販鬻以清里甲七嚴禁捕以靖地方八專委任以總地方九均田賦以安小民十設衙門以控地方復歸功於王瓊等一十二人請量加旌擢俱下部議行之

十六年戶部覆御史甯欽奏國家攢造黃冊事例凡各里舊額人戶除故絕并全戶充軍不及一里者許歸一里當差餘剩人戶發附近外里附同編造先年攢造黃冊之時當事諸臣拘泥舊冊格眼不肯遵照前規將消乏里分歸併故各州縣以逃絕人戶或捏名或立女戶或

父子兄弟析分戶籍或一里分作二三十戶虛填一里
或排年實在三四五戶虛填一甲節年逃亡通欠及勢
要奸民飛詭稅糧貧累賠補小民丁產不敷亦行竄避
以致通扣多里甲目耗今屆攢造之期宜申明前例
通行天下郡邑每里務以實在人戶一百一十戶爲準
如有消乏許以附近流守有司軍衛人丁及軍民官員
事故遺下家人子弟寄居日近置成家業者補入不及
額許以相近外里歸併不許仍前捏詭名女戶將逃絕
人戶湊數虛填庶幾官民兩便議上從之

嘉靖元年順天府尹萬鏜奏弘治間定各州縣計畝徵糧

之法軍需料價俱從此出其文武職官及諸當優免者
止免人丁不及地畝近來差繁賦重投獻投充及陵墳
海戶一槩優免偏累小民逃亡殆盡請申明舊制以甦
民困部覆請如鏜奏申明均徵地畝之法及禁約各陵
戶不得倚內臣勢規免地稅沮撓縣官 上曰然今
後順天府屬州縣編審均徭仍酌量人丁地畝兼徵銀
兩應免之家照例止免人丁不得濫將地畝一槩折免

二十一年御史聯循典言山東費縣沂州郯城嶧縣滕縣
地方曠土積逋甚多宜下所司招撫流移令復舊業措
取牛具種子假以歲月免其征役使得盡力田事必俾

國課部覆從之

隆慶六年五月復廣西灌陽縣編戶國初編戶十四里以
猺寇殘破居民流徙田多荒蕪僅存八里又調他衛軍
屯守許自占田墾種田租歸軍衛者十六七民籍日減
僅存六里至是撫臣郭應聘以占田賦平清丈田畝歸
以軍餘承種民田者皆入有司以復十四里之額從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四

賦役

洪武元年二月命中書定賦法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項出

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罷之

上嘗謂太史令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斂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紓

國初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鄰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　上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書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類編為冊以所繪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六年定府為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為上府知府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品已乃並為正四品初吳元年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以下中正七品三萬以下下正七品已乃並正七品

八年十二月　上諭御史臺曰比設糧長令其收民租以

總輸納無有司科擾之弊於民甚便自今糧長有雜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之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臺臣言糧長有犯許納銅贖罪制可

十年二月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為令

十四年正月制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通

每里編爲一册册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
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册成
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攅造
一次遂爲定制
按賦役稽版籍一歲會實徵十年攅造册册有丁有田
丁有役田有租田曰官田曰民田凡二等租曰夏稅曰
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役曰甲役曰
徭役曰雜役凡三等皆有力役有僱役計其丁田爲產
國初天下田土總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
頃令徵科之數制爲兩次夏稅則納米麥四百七十一

萬二千九百石外此復輸錢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三十
八萬八千七百秋糧則納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
石外此復輸錢五千七百三十錠絹五千九百
十六年三月詔復鳳淮綵賦視豊沛
二十年四月北平布政司請以菽折麄糧而每斗加五升
上謂戶部曰以菽代穀者謂其輕可以便民然菽亦穀
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拯獘者當
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跛而成痿乎
二十八年十二月諭戶部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事皆
已足用其山東河南人民田土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
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
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其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
三十年勅戶部凡天下積年逋賦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
絹布金銀等物以免民轉運之勞
永樂元年五月勅戶部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
之道在乎安養之而已故朕即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憲
首命爾等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有司覈實蠲
租爾等不體朕心因循玩愒有司拘於歲額一槩徵收
下情鬱而不達上德遏而不宣此豈人臣爲君爲民之
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人開墾
者即於常歲租額內削除之

十月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目不足
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耕
獲有先後地里亦有遠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
更定期令照限輸之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
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
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
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須撙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
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亟奏賑恤有稽違者守

令處重罪
宣德二年杭州知府虞謙建議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
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
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貧民
三年十月遣吏部侍郎王讓兵部侍郎曹本僉都御史李
濬大理寺丞湯復鴻臚寺丞焦循分督直隸浙江江西
秋租勅曰卿等須視國事如家事潔己愛民勤慎不怠
庶幾不負任使
將因天文生陰陽生有司槩編里甲始命天文生免二丁
陰陽生免本身差役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　賦役　五

四年四月敍德州奏去年旱災州民艱食而上司賦役浩
繁如運糧運茶之類乞稍寬之　上覽奏以示戶部尚
書郭敦等曰卿等寧不與朕同憂乎恤民力當如救焚
豈可以緩運糧可酌量使之運茶之類一切停止
五年閏十二月　上謂戶部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
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既
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民愈困四方奏逃亾逋
賦者皆以此故朕閔之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糧
稅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戶部定議務得其中無虧於
民戶部議以十分為率三分折絹布三分折潤絹四分
折鈔　上曰如此雖然但布闊幅者亦難得只宜隨民
間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
正統間江西參議夏時建議以民間稅糧多寡官為定其
徭役謂之均徭冊後行其法於四川民以為不便於是
重慶府民奏政令一則人易守科條繁則人易惑　祖
宗數十年間所以不輕出一令者慮擾民也竊見四川
民間賦役俱有定制其徭役臨期量力差遣近者官司
輕於更變造成均徭冊以民間稅糧多寡為差分上中
下三等預先定其徭役且川蜀之民有稅糧多而丁力
財帛不足者有糧少而丁力財帛有餘者今惟以稅糧

國朝典彙卷之九十　賦役　六

定其科差則富商鉅賈力役不及而農民終年無休息
之日矣臣恐數歲之後民皆棄本趨末為患非細詔從
民便里長有害民者如律治罪
景泰中給事中白瑩言洪八戶凡京官本戶雜泛差役俱
為優免今聞各處將京官之家編作水馬驛站等役請
申明舊章一槩優免從之
天順三年七月巡撫都御史崔恭奏復周忱徵糧則例初
巡撫李秉改定蘇松加耗則例六斗以上田止徵正米
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
斗二斗以上田每石加六斗二斗以下田每石加八斗

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五升五升以上田每石加一
石一斗五升或謂此法據文而觀最爲均平然聚斂則
之田於一戶由帖之中算查塡註不勝其煩而里胥之
飛走不復可稽又金花銀准米三石四斗三梭布准米
一石五斗綿布准米七斗五升輕於此而重於彼亦未
見其利也
成化三年九月刑部主事袁潔言自通州抵儀眞沿河人
民編定夫甲掩送官船每歲自冬月河氷之外晝夜不
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沿河州縣雜辦正條但
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役之處則勞役適均而民得

安業矣戶部覆奏從之
七年六月巡按直隸御史梁昉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
師其民迫於科差困於餽送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
產業已盡征科猶存是以田野多流亾之民里甲有代
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弘治九年九月應天巡撫朱瑄奏上元江寧人民凋敝已
甚如南京科道等官公差役使皁隸皆爲兩縣雇倩事
竣不行發遣其値仍在於民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
派及運送人夫等項糜費鉅萬奏乞裁省以固　祖宗
根本之地下部議行之

正德元年七月應天巡撫艾璞奏重定論田加耗例從之
十一月順天巡撫劉應辰言順天永平二府并各衛所差
役不均審戶雖有三等九則之名而上則常巧於規免
論差雖有出銀出力之異而下戶不免於銀差且有司
均徭當出於人丁近年兼收地畝軍衛均徭當出于餘
丁近年兼派正軍姦獘難稽民窮財盡必須總括府衛
所當用之役而均派于所見有之丁仍省冗差革妄費
重必辦於富勢輕則及於貧窮而後畿民始得其所乞
行戶部差官查處戶部議其言可行請如擬但官則勿
差可也　上曰然近來徭役之不均者多矣其令應辰

悉心整理務使均平以紓軍民之困
十一年四月江西巡撫孫燧定均徭則例革下里聚徵之
弊定人戶九等之則而又專責牧守丞判派徵額數一
洗吏胥之弊痛懲包攬之徒
十六年二月巡按江西御史唐龍言江西巨室置買田產
遇造冊賄里書有飛酒見在人戶者名爲活酒有暗藏
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名爲
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爲
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推無收有總無撒
名爲懸掛掏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腳色捏

作寄庄者有冊不過紙上之霜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尚之處以數十計都之處以數百計縣之處以數千萬計遞年派撥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督州縣官將境內田畝逐一丈量以均糧役下部議之

巡按直隸御史馬錄言江南之民甚苦爲糧長一開僉役逋逃無地臣聞其故謂糧米正耗有數而內府淺漁無窮宜嚴加禁治以培養國家元氣下該部議侍郎秦金等言　祖宗立法俱有定規邇以增添內臣數多橫科

倍取重困小民誠爲可憫伏願　陛下從言官懇切之號欽定收受事例著爲畫一成規命本部轉行申禁不許額外多取背違德意仍乞令科道監收不時覺察得旨嗣後每石止加耗一斗不許額外多收重困小民

嘉靖元年戶部覆河南參議徐文溥奏賦役之法　祖宗成規不容變亂自御史潘鵬創立新法名曰和平冊事體紛更或議增腳價或議收餘銀或議均徭或議驛傳或議戶口鹽糧陽減陰增朝更暮改法愈巧而弊愈甚乞行各該撫按令一應賦役悉遵　祖宗舊制其正德間如潘鵬等所立新法冊籍盡燬之仍榜諭禁革有不遵舊制妄議立法即坐以紊亂成法之罪間有於人情土俗不便者聽撫按官從長議處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不許任情率意變法擾人得旨如議

四年戶部以武職濫乞優免乃酌議錦衣衛隨朝官指揮免三丁千戶鎮撫二丁百戶所鎮一丁請著爲令疏中因言舊制內使免一丁今定武職例亦累與相比云得旨內官內使照文職例優免錦衣衛指揮免七丁千戶五丁鎮撫百戶三丁

七月南京戶科給事中趙永淳言前江西諸省所上黃冊紙皆朽爛又不遵舊式紊亂里甲漫不可考今至嘉靖

十一年復當大造之期請須加禁治戶部覆如所言上曰版圖重事有司乃不爲盡心督造其令各巡按御史嚴督所屬依式整理有蹈前弊者重罪之

十一年戶部尚書許讚言郡邑令長多濫編征繇爲自潤計乞勅撫按嚴禁使各量地繁省爲賦役盈縮勿得橫肆尅剝大貽民害　上勅行撫按嚴禁之既而提督南贛都御史陶諧奏言南贛徭役比各處煩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曠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行天下罷免各[illegible]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審編之時毋得

姦有詐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詔行之
十六年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顧鼎臣上言蘇湖等七府為
財賦淵藪供需甲天下而州縣都圖各有總行科結窟
比那移飛灑欺官蠹民歲侵萬計嘉靖六九年兩勅清
覈未有一人奉行罔忽乞申勅撫按官勒其舉行務竦
實效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覆言財賦出於東南而蘇松
嘉湖等府視他郡為尤重田賦定於版籍而欺隱飛灑
等弊在今日為尤多以致細民產去而稅存上戶多田
而寡賦害及生民大虧國計宜咨撫按官督率守令次
第清理從之

二十三年戶部言國家視田徵租量丁定役邇來富强侵
漁里胥因緣為奸如江南以田賦為重而巧計之徒或
附就豪宗四川以丁差為重而攢造之時或那移增減
諸省積弊大略相同請加給事中何光裕議通行撫按
凡遇審編均徭遣委賢能官覈其產業厚薄丁口多寡
據實派編務使豪右不得售奸貧難不致偏累及遇大
造黃冊仍申明弘治三四年例如有飛詭影射投托冒
濫之弊從重問擬詔如議行
二十七年三月巡按直隸御史陳九德言國家財賦仰給
東南而蘇松常鎮四府居半但其土沃民澆飛詭百出

管糧同知權輕不能鎮壓或持法稍嚴則豪猾大姓輒
相與排擠去之故奸弊滋長國賦不登請特重其事權
以蘇州兵備兼理從之
五月鳳陽巡撫周金言海門縣坍江田千二百餘頃計稅
糧六千三百餘石請每石止徵耶銀一錢五分備官軍
月糧支用從之
初永樂間徙浙江南直隸富民三千戶實京師充宛大二
縣廂長既而逃亡者衆有司議以見役人少每逃戶一
人各徵銀三兩助役廂民便之嘉靖二十八年以虜警
轉發助役銀於各邊充餉後遂為常於是御史阮鶚疏
請仍舊給民戶部言廂民生齒日繁不必仰給於逃戶
請糧銀四有兩給之其逃戶故絕者止行原籍徵銀二
兩未絕者即於本戶徵銀無復累各他甲詔可

三十年戶部計歲會加賦一百二十萬皆坐南畿浙江等
州縣役之給事中徐遴言賦溢成額乞停止勿徵　上
曰今歲姑全解部三十一年以後停免
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巡城御史黃正色奏革夫役八事掌
錦衣衛事陸炳亦請處鋪戶均甲役革舖長以惜民窮
俱下都察院會官集議至是條上八事一均甲役言定
役免之則二處鋪戶言酌貧富之宜三革舖長言止宜

總甲之役四均舖舍言齊人戶之數五省卯酉言止盜
賊水火之報六革夫役言私役不許槩擾七均雜役言
不得科斂器用之類八禁豪橫言治玩法生事之民議
上俱允行之
三十六年十二月戶科給事中徐涌言浙直福建近因軍
興經費不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急比以奉行匪人
因公掊斂民不堪命今事勢稍息正宜培植休養別求
生財之道而總督胡宗憲阮鶚乃於加徵存留之外仍
前提編節年所費漫無稽考乞勅禁止疏下戶部尚書
方鈍議覆　既而涌復奏劾鈍昏庸依附難司邪許胡

宗憲阮鶚提編虐民呂希周侵牟軍餉皆事有指佐而
鈍題覆故爲兩可以示調停不堪重任不報
四十年正月御史潘季馴巡按廣東倡行均平里甲之議
其法先計州縣之衝僻以爲用之繁簡令民各隨丁力
輸銀於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爲發銀使吏
胥老人承買其里長止於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
農廣人便之季馴自以報代在邇恐後至者不能守乃
上疏言嶺表去京師更遠比來牧民者視爲利藪屠剝
萬狀而小民仰九重在霄漢之上愁苦之聲無路自達
故相聚爲盜臣爲是痛心疾首已將里甲弊政更張一

新願天下之事立法不難守法爲難守之於[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固難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爲尤難昔蘇洵有言遠方之
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
而聚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常多怨而
易動今廣東之民既怨而動矣若非仰仗明旨丁寧雖
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戶部請以其言行通省如法遵
守年終籍記用銀數目以聞報可
四十二年三月工部尚書雷禮言本部各項錢糧例派商
舖上納比者往往放富役貧而各監局所派錢糧稍有
羸耗輒爲奸商管占以故僉審之際逃役紛紛乞容臣

等將一切之苦樂商戶之貧富通融均派勅諭各監局
不得縱奸徇勢營利其間庶良民不至流亡而上供亦
可無缺詔允行
隆慶元年四月戶部尚書葛守禮等奏直隸山東等處土
廣民貧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而徵派
不均也夫因田制賦按籍編差國有常經不論籍之上
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
之東西土地磽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重之
以差役乎往時臣在河南親睹其害近且行之直隸浸
淫及於山東矣山東沂費郯滕之間荒田彌望招墾莫

有應者今行此法將舉山東爲沂費郯滕也夫工匠舖
力自給以無田而免差富商大賈操貲無算亦以無田
而免差至發穢腁胝勤動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謂舛也
乞下明詔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南畝
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又國初徵納錢糧戶部開定倉
庫名目及石數價值行各省分派小民照倉上納完欠
之數瞭然可稽其法甚便近年定爲一條鞭法不論倉
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該銀若干吏書因緣爲奸增減
灑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變爲一串
鈴法謂之總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積餘

之資解者任賠補之累是豈得爲平乎且錢糧必分數
明而後稽查審今混而爲一是爲挪移者地不惟不便
於民抑不便於官宜勅所司查覆舊規其一條鞭等法
悉爲停罷庶歲額均而徵派便矣　上曰爾等以司計
司農爲職茲所奏悉舉行其他可以足國裕民者宜勿
避嫌怨盡心幹理以副朝廷委任之意
二年十二月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一條鞭法按一條鞭
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
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
之也有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

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之縣納之官其
起運完輸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蓋輸甲則遞年十甲
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輸
甲則十年一差出賦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
易輸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役不得復取贏於民
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
輸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肯
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法通州縣徭銀
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
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

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
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
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
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
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華定名徭編之舊
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
收之委之吏則毫末承稟於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
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久若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
庫銀而逃倉中斗給於舊有募充親充親充償折耗固
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

敎之使盜也今募吏兌歲加腳費而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又年終而更無藏久浥爛之憂又甚便諸港淺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手入如觚載每歲並給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

南京御史陳堂言國制十年大造黃冊今有司徵錢糧編徭役者自爲一冊名曰白冊有司但以白冊爲重其餘黃冊則惟付之里胥任其增減凡錢糧之完欠差役之重輕戶口之消長名實相懸曾不得其彷彿臣竊謂欲理圖籍必嚴綜核必專責成夫書算豪猾類非守令之

法所能制須蘇松常鎭添設督糧參政一員請賜之勅責令兼理黃冊事務凡人丁事產悉照白冊攢造其欺隱脫漏者如例問遣駁回者依限完報田至十萬畝以上者倣古限田之法量爲裁抑如勢要阻撓有司阿縱聽撫按官參奏冊籍淸而賦役可均部覆詔如議

國朝典彙卷九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五

田制

洪武元年正月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 上諭中書省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淸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

外毋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狥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省臣議設司農司開治所於河南掌其事

四年三月詔臨濠之田驗丁力計畝給之不許兼并多占

八年陝西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開種甚困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

若歲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
而民有恆產矣　上善其言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國初各省土田惟貴州無頃畝册應辦糧差各於土官下
總行認納
永樂元年五月勅戶部曰朕即位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
人佃種者即令所司發省蠲除其租庶不貽患於民爾
等略不體朕愛民之心因循玩愒視爲虛文有司拘於
歲額一槩徵收此豈大臣爲君爲民之心其速下各布
政司府州縣各有荒閑田地無人開墾即於歲租額內
削除庶幾民免横擾之苦

二年十月安撫江西給事中朱肇言江西十三府官田租
重十倍民田乞於官田折布民田輸米以甦貧民從之
八年二月直隸巡按御史劉熲劾治水蘇湖左通政趙居
任田多荒蕪蔽不以聞惟簡烏程熟田穗繁其顆粒及
三百之上爲秉稱瑞罔上宜加誠責　皇太子監國以
上之所使未可擅易封此章示之令自省
十四年七月除光澤縣荒田二百三十六頃有奇租額
宣德元年二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前下詔書
令民應有抛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近來各
處有司多言戶部不除舊糧總額仍復徵收若果如此

豈不失信民糧逋遞艱難必致逃避則田將復荒爾等
宜遵依詔書無失人心
五年二月勅戶部曰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
農民勿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
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
十分之三永爲定例
六年二月戶部奏查洪武二十八年本部欽奉聖旨百姓
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
舊征科外新開田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有力的儘他
種今北京八府供給尤多繁勞日甚亦乞比例詔可之

三月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
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
幷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
徭役薄征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七年三月勅戶部曰近年百姓稅糧逋遞艱難官田糧重
艱難尤甚自宣德七年爲始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
古額近額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恩例減免中外
該管官員不許故違
正統元年　命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
科遞減稅糧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減秋糧八十

餘萬石別府有差

天順元年五月御史楊瑄言直隸府縣連年水澇民饑至於相食河間縣惟一鄉田在高阜民種小麥月望收穫而忠國公石亨令附者至彼立標爲界恃橫侵占知府王僉不恤民怨且阿附之饒陽縣田地堪耕者僅千餘頃而太監吉祥家人抑逼有司令撥與耕若不嚴加禁革恐效尤者衆激變小民乞命巡按御史嚴勘但有侵占民田悉令退還庶幾民獲安生　上曰民方困於艱食朕爲之寢食不安爲大臣在左右者獨不能體朕意乎楊瑄敢言可嘉戶部其即移文巡按御史覈實以聞

五年三月南畿巡撫劉孜在南畿修復周忱廢墜之政時松江府積荒田四千七百餘頃皆重額久廢不耕稅加於見戶孜奏請召民開田不論原額肥田畝稅米三斗瘠者二斗謂之官租不起科不加耗民驩趨之蕪穢盡開十二年見戶加稅皆獲免又歲積羨米二十萬以備凶荒召佃始於忱而成於孜立法周密至今行之松人謂是時秋糧加耗華亭每石始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每石始八斗五升至六斗金花一兩初准米三石八斗其後准四石至成化六年皆然又歲二十萬此荒蕪開闢之效云

成化六年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傑奏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鹼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　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長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斂日重民迫於勢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弘治八年大學士徐溥以祿賜所入於原籍宜興縣倣范仲淹之意置義田若干畝歲收租稅以助族人婚塟之費定爲家規因言於朝乞勅戶部將所置義田文冊用

印鈐記發本管府縣存照候造冊之年另以徐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戶內如有侵占爭訟者以官法從事下戶部議從所請

嘉靖三年正月大理卿鄭岳言臣　事陜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太行西倚達關東繞懷衛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於海處易滹沱流離漳洺衛心洛灑其大也宜俾居民瀕水開田築隄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灌溉其平疇廣土無川澤之利者並鑿瓶滄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取雨潦之入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南諳水利者將之督率郡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

爲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章下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
從之乃命各撫按官會同二司隨宜舉行
七年詹事霍韜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
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
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
半失者半也因備查得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
二十三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二萬
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此皆欺隱於小民者
也洪武初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九百
一十一萬洪武初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至弘治四年

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
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晉府一王歲支祿
一萬石今增郡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
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舉山西
而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職洪武初二萬八千餘員
成化五年至八萬一千餘員增四倍矣錦衣衛官洪武
初二百一十一員今一千八百餘員增八倍矣戶口日
減費用日增可不思所以處之也
九年六月御史郭弘化言天下土田不及　國初之半乞
飭各處撫臣選任監司守令分詣搜括覈實以聞下戶

部看詳尚書梁材言事體重巨乞會群臣集議從之
而議上如弘化所云從之
十四年十二月河南巡撫簡霄疏陳丈量田地言田既丈
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賠償之苦而富民有地
無糧者難以遂欺隱之私宜熟議其便戶部覆請通行
天下但有詭寄飛灑者告發改正不許一槩丈量致生
紛擾
二十一年五月御史黎循典疏請開墾山東荒田言費縣
沂州郯城嶧縣滕縣地方野有曠土積逋甚多宜下所
司招撫流移令復舊業措處牛具種子假以歲月免其

徵役使得盡力田事少裨國課部覆從之
二十八年戶部覆南京御史劉鳳奏江南田地其官民名
額輕重肥瘠原有等則歲久弊生惟當隨宜釐正剔其
奸詭則田賦何患不均邇來有司創立意見一槩丈量
遞融變納更變成法益滋奸蠹富者轉輕貧者益重雖
有均田之名殊無平賦之實請遵節年明詔通行禁止
得旨如議
三十年四月淮揚巡按御史趙錦請設總臣於淮揚徐兗
開招撫流移開墾荒田　上命以都御史往其職守科
條戶部詳議以聞

隆慶■年應天巡撫林潤劾上御史董堯封所奏丈量出
稅優免事宜其畧言蘇常等府田地已經丈量止按冊
清理松江等府未經丈量者已屬良有司量其事完有
日矣所謂官籍大戶自稅者蓋於各兌增設倉廒糧五
十石以上者每年如期上納官爲驗收俟運軍至時官
爲充兑是避卒無久候之費而糧長免包賠之患也所
謂優免者如張承賚言每畝以三升爲率糧以品免田
以糧免法亦甚平而品級之中亦非槩論以京論外任
相參其致仕閑任與見任等監生生員典吏人等更加
斟酌又丁田有多寡田畝有饒瘠其應免之內當以丁

田相准每丁一名准糧一石止及其身無槩庇其族人
官田二畝准民田一畝山塲四畝准民田一畝皆以實
徵良詳爲率戶部覆請從之

國朝典彙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六

農桑

戊戌二月 太祖以泰淮翼水軍元帥康茂才爲都水營
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
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
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
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澇務在蓄洩得
宜大抵設官爲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
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洪武元年 上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
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有司
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種
麻及木綿出麻布綿布各一疋

二年五月 上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
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
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
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

處富貴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故不覺惻然於心也

五年五月　上以久旱爲慮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

十八年九月　上諭戸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自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

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二十四年二月命種桐棕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時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有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浩繁故有是命凡種桐棕漆樹五十餘萬株歲收以資工用貧民間供應

按南京漆園設百戸二員甲軍百餘名㯽園百戸一員甲軍百餘俱三年發人匠採取不過二百斤桐園百戸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取得油止百五十斤

二十五年正月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

二十七年三月　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十二月諭戸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

二十八年　上朝罷與侍臣論民間事曰四民之業莫勞

於農終歲勤動稍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厦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二十九年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於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其民種之

三十一年正月　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以致衣

食不給乃遣人村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命籍其丁男、
所種田地與所收穀菽之數來聞
永樂元年正月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十年六月山西左布政周璟言平陽榮河太原交城捕蝗
已絶命巡撫御史驗之
九月浙江治水通政趙居任言蘇松等六府自春及夏雨
暘不愆民衆耕作比之往歲實爲豐年　上詔戶部尚
書夏原吉等曰兩京供億多出於此比年水旱相繼民
罹饑寒朕深憂之居任爲人雖廉勤然好佞上而不
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驗視毋爲所欺

十七年　上北征聞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農
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
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之以狥
上出視圜丘　太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
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畎
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
草榻所服不過綀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
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
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若復
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

洪熙元年　上諭戶部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
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
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
不可不謹
宣德元年　上嘗召戶部夏原吉諭之曰朕念自古國家
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
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祇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
穀豐熟去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來可望然一
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阽於饑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
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徭徵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

發倉廩賑貸之
四月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尚炎正農夫耕耘之時
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
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
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　皇考笑
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
還矣言已泣下如注
二年二月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覽之顧謂侍臣
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
民之休咎視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為成憲歲
之豐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
三年常州府進秈米且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　上
謂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
州獨言豐稔頗慰朕心濙對曰陛下愛民常願豐稔聖
心所欲天必從之　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
患亦是為善未至不能格天也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民有建言朝政當以重農為首務者　上曰此言有理國
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富庶古之重農莫如周后
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者九一

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風以戒成王備言農事當時民
用阜成治協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因賈人以抑
其末文帝二十餘年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
以土木兵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至
於元成之間朝廷固有乖闕而百姓安業自若天下富
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王莽篡漢終以民心
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大矣朕於斯事寢食未嘗忘也
四年九月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種桑棗今民之無
知者砍伐殆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
民無所資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　上

曰古人宅不毛者有里布祖宗養民意甚至爾戶部其
申明舊令務求成效毋事虛文
五年二月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
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
已豈不妨廢農業遂命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
之木隨處堆積俟大悉罷遣歸農
三月　上以清明謁二陵畢駐蹕陵下是日雨　上召少
傅楊士奇等從容語曰諺云一歲之計在春去冬少雪
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觀田隴間尚未有耕種者心為之
憂今雨連日皆霢霂不驟遠邇霑霈甚慰民望士奇等

對曰皇上憂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應
上謁二陵還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
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為　上
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羅拜呼萬歲　上顧謂侍臣曰
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
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途所經農
家悉賜鈔如之
九月巡撫侍郎成均奏蘇松嘉湖等府春夏雨澤調均至
六月禾皆茂盛秋成有望　上謂侍臣曰朕所憂者四
方旱澇況蘇松諸郡國用所資今其地雨澤及時民快

朕心但未知他處何如耳

六年二月賜侍臣喜雨詩勅曰國家所重者農事也茲値萬物發育之時甘雨霑足秋成之望實庶於此予心喜悅特出內膳以宴卿等并賦詩一章賜之尚益勵翼予弼以共亮天工云（官箴闕農事多載節錄）

七年九月順天府尹李裕言所屬州縣皆有桑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栽種官常點視從之

景泰中戶部奏京城居民徇利逐末屠宰耕牛 上命御史兵馬捕問追牛給貧民耕種

二年十一月參贊宣府都御史李秉奏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之軍民耕田秋成償其價從之

成化五年正月禁種秫下令以塞造酒之源

九年十一月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漢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嘉靖元年禁京師民造酒淮安民造麴以戶部言其糜費五穀致米價騰貴也

九年五月給事中王聘請令天下郡縣各置一官專理農事仍勅巡撫及二司官以時巡省部覆得旨治農官不必添設惟令撫按各行所屬委官管理務順民情毋有所擾

十年八月 上諭尚書李時曰西苑工俱告完朕今日往觀收穫以觀農事之終卿可偕大學士鑾尚書鉞侍郎言同觀之 上御幽風亭召見諸臣復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對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觀穫畢復召諸臣諭曰農之苦勞見於紙上不如見之於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

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時自古 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我 皇上者真穡之艱難也 上命賜諸臣宴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七

錢法

辛丑七月 太祖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先是中書省議以國家新立錢法未定參與錢相貿每米一石官值錢千而民間私易加至三千然錢貨低昂豈能久而不變今請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使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文為一錢其物貨價值從民便設官以主其事 上從之是歲鑄錢凡四百三十萬

甲辰三月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使鑄之

洪武七年正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放此為例 上曰鑄錢當以輕重為準豈得以多寡為則若逢輕重而較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為定例

八年三月詔開局鑄錢

二十年四月工部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

弘治十八年諭閣臣議錢法 詳召對

正德元年八月戶部累奏支用缺乏請發司鑰庫銅錢濟用不從

十六年十二月戶部以太倉銀庫錢鈔缺乏奏嘉靖元年分戶口食鹽照正德十六年例徵納本色錢鈔送該庫應用從之

嘉靖三年詔洪武永樂宣德弘治與歷代兼行舊鑄好錢

每七十文當銀一錢其私鑄偽錢重論無貸

六年十一月諭戶部議錢法 見鹽法

浙江巡按御史潘倣言杭州等府州縣存留戶口鹽糧及稅課司局河泊所額徵商稅課程俱收錢鈔固為常規但浙中錢鈔素不通行官軍領出貿易俱減其價遂使奸徒射利平居則半價收買臨期則全估包納至官軍轉鬻又復如是展轉相欺夫以斂取小民錙銖之餘而委填奸人谿壑之欲甚非所以裕國而恤民也乞准收折銀解納布政司給散官軍俸鈔便戶部覆奏從之

十三年正月命工部造嘉靖通寶錢依洪武折二當三當

五當十式各三萬文續解貯庫
十五年巡視五城御史閻隣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
制錢如　祖宗　列聖及　皇上所鑄洪武永樂嘉靖
等通寶是也次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祥符太平淳
化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雖有僞
造不過竊眞售贋其於原制尤不甚相遠也爾者京師
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甚則
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鑄而以剪裁麤具肉好即名曰
錢每三百文才直銀一錢耳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
而制錢遂爲壅遏乞勅都察院榜示五城許以舊制二

錢通行其僞造私鑄者期以半月自行銷毀犯者論如
律因以所獲僞錢進呈　上亦惡其濫惡詭異命都察
院亟揭榜禁約敢有仍前鑄造使用及阻抑者許巡城
御史及緝事衙門嚴偵捕之治以重罪
十八年七月南京吏部司務朱希皋言納例開礦以濟用
不若倣古採銅充賦設官鑄錢及禁其僞以行其眞新
錢既成貿易轉輸賜予俸給皆於此取之甚便章下戶
工二部覆言今天下州縣則壤成賦以籍爲定若復採
銅充賦未免紛更且兩京俱有寶源局開鑄法未嘗廢
可特令補鑄制錢之數仍申嚴盜鑄阻壞之禁詔如議

行於是申令行錢地方無論制錢及歷代舊錢俱聽行
好錢七十文准銀一錢低者以二折一藏蓄私鑄鉛錫
小錢者許自首免罪仍依時估給與鉛錫之值不首者
捕治如律
十九年戶部議將未鑄制錢分派南北工部監造送太倉
支用工部覆議銅錫等料俱出南京工巧而物賤宜令
南京鑄造從之
二十年工部尚書甘爲霖奏鑄造制錢得不償失請暫停
止從之
三十二年十月　上諭戶部錢法未通亦宜計處便民戶

部言錢法不通由輕重二幣未能迭相爲用臣等請以
新舊諸錢定爲二則上則七十文準銀一錢中則倍之
官司收稅亦准此例不得輒有增損仍勅御史嚴徧覺
察有阻壞錢法者治之　上曰錢法困小民日用之急
且不必深文凡係嘉靖制式以七文易銀一分洪武等
式及前代雜錢加倍違者科罪
十一月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每號一百萬
錠嘉靖紀元號一千萬錠
大學士嚴嵩言臣聞近日民間無錢行使蓋因去歲禁止
鉛錫薄劣止許用嘉靖及本朝制錢稅課司抽分等廠

專收嘉靖錢別錢不收以致錢法不通昨蒙欽命工部
鑄錢甚好但一時不克濟用說者謂內庫積貯嘉靖錢
及本朝制錢甚多其前代雜字舊錢大板兒等項年久
亦恐浥爛合無勅下該庫發百十千萬令該部給與在
京文武官員及各軍士折支俸糧亦可省數十萬之銀
如此則錢自流通而民稱便矣　上從其言出內府所
貯新舊銅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文武官俸并軍糧
三十三年三月先是民間行用濫惡錢率以三四十文當
銀一分及後益雜以鉛錫薄劣無復形製至以六七十
文當銀一分稍偽者或剪楮夾其中卒不可辨是歲因

給事中李用敬言乃詔公私用錢惟以國初及前代制
錢相兼行使凡嘉靖通寶錢以七文准銀一分洪武等
年號錢與前代雜錢上品者俱如嘉靖錢例七文用其
餘視錢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文准銀一分其
一切私造不堪濫錢悉行禁止犯者置之法是時小錢
行用久驟革之小民頗稱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
俸不論新舊年號及錢美惡悉以七文折算由是諸以
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益騷然屬連歲
大祲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議者咸謂錢法
不通所致於是御史何廷鈺條陳時政疏內及之許民

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其庫貯舊錢給百官俸者
宜如前詔分高下品爲等差折銀宜俱比嘉靖錢以七
文爲准疏下戶部覆稱濫錢非制法所當禁若官爲令
用之是開私鑄之門以王者利柄假盜賊也且方下屬
禁未期月更之法令不信民將安所措其手足其內庫
所貯錢由門攤稅課而入原以七文折收故不宜增數
給俸第令司稅官收錢糧務擇取高等者耳廷鈺所陳
凡八事中多迂漫假瑣難行初下部久不覆時郎中劉
爾牧精悍疆記錢糧故事尚書方鈍深所委信廷鈺乃
詣爾牧求覆其疏爾牧性矜忽視廷鈺無有也酬接不

以禮廷鈺已銜之矣及覆疏上凡廷鈺所陳多見格廷
鈺不勝憤乃疏訐爾牧專已自用不念百姓之急前
陛下戒諭該部撙節爾牧謂朝廷自不惜財視如泥沙
不節之賞無名之費不可殫舉今茲帑藏迫且窘矣既
以之貸光祿復以之輸內府而顧責戶部撙節何也其
詞涉謗毀非人臣所爲請亟斥之以懲不敬請因并治
鈍　上大怒曰朕取太倉銀未百萬爾牧乃謂朝廷視財
如泥沙其曰不節無名蓋謗朕玄修耳光祿日用飲食
亦豈過用小臣訕上無禮如此其廷杖一百黜爲民鈍
姑貸之錢法且從民便以朕紀元者七文易銀一分洪

武等號十文前代三十文行之十年再議然諸濫惡小
錢以初禁之嚴雖奉旨開行竟不復用而民間人競私
鑄嘉靖通寶錢與制錢通行以至於今
二十四年四月遣工部員外尚董往雲南鑄錢給事中楊
巍奏董病劇不堪因劾尚書文明任用非人　上怒令
鵬陳狀尋部革董職閒住奪鵬俸五月該司郎中一年
三十七年七月雲南巡撫王昺奏雲南額派鑄錢三千三
百一萬二千一百文以鹽課銀二萬兩為工費後因物
料艱難轉輸不便隨銀之外又加贓罰銀一萬一千兩
止鑄錢二千八百七十四萬七百文費多入少乞罷之

戶部覆昺議是　上以雲南產銅不宜惜小費以虧用
命給銀鑄錢如例
四十年四月　上以內庫乏錢命取雲南新錢進用戶部
尚書高燿奏雲南錢係解部鹽銀鼓鑄原備京邊俸糧
非進內藏數也　上乃止仍令兩京照例發銀二萬兩
工部鑄造進用
四十三年十月罷寶源局鑄錢初從廷議命寶源局及南
京雲南鑄造嘉靖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
金背火漆旋邊等名民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錢艱難
工匠勞費請革其鏇車以鑢盪代之從之於是鑄工競
雜鉛錫圖便剉治而輪郭麤糲色澤黯暗與前所造大
不侔矣由是姦偽之徒倣傚盜鑄濫惡日滋貿易不通
至有朝入千而廢棄者商民悔忿併金背等錢俱不受
授閭閻大困其盜鑄入報罪死終不能止　上憂之閣
閣臣階奘源階詳舉顛末奏之因上請曰臣切惟濫偽
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
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也
中奸猾之計開私鑄之門二也朝廷以此給賞中外臣
工而蒙賞者受而無用虛　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
給於商民而領受者有賠苦之怨四也局中之人坐專

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
體五也臣等愚見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部中應給
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之則奸弊革而私鑄止國法伸
而群情便矣從之
十一月　上諭工部曰近來錢法阻滯由於私鑄盛行其
令內外諸司務遵前旨嚴加訪治寶源局所鑄錢多色
匠役人等侵料減工以致輕小濫惡不堪行使爾部中
其逐一拏送法司從重治罪并查督理等官先以職名
開今後該局暫停鑄造戶部每年將南京雲南稅課司
解送好錢一千萬文送部轉送司鑰庫以備賞賜之用

於是工部以作官姚欽等三人爐頭顏寬等十八人執
送法司隨開具職名提督官侍郎李登雲管理官員外
韓邦憲其朝夕在局監造則寶源局副使段相吏部廷
朝等部法司執相廷朝等同欽寬等勒并覈登雲邦憲
有無乜弊具實參奏已刑部讞上獄辭欽寬等節年侵
盜銅錫計值銀三千六百餘兩冒破工食三千三百餘
兩當坐遠戍相廷朝等受賕故縱當革職爲民登雲邦
憲審無別弊第職守所在責亦難辭詔奪登雲邦憲俸
二月餘如擬尋以鑄造既停裁革寶源局副使一員吏
一名

四十四年五月先是令雲南每歲將戶部鹽課銀二萬兩
鑄嘉靖通寶已而錢法壅滯公私交病於是巡按御史
王諍言制錢不行恐多積未通所致且利少費多不若
徵銀解納俟錢法疏通日再議部覆停止鑄錢之說宜
從第令錢法所以壅滯者由宣課司收稅近議折錢每
一分準錢七文京師用錢無窮而宣課所收有限遂使
奸民乘機沮撓錢多則濫惡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故
禁愈煩而錢愈滯自今准折宜從民便不必定其文數
宣課司收稅各衙門折俸且俱用銀　上從部議
隆慶元年二月時京城內外錢法不通詔戶部都察院議

所以便民者戶部奏言錢法之弊其說有三當嘉靖初
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
於錢故錢之用廣其後舖戶濫收惡錢以充俸鈔錢稍
不售及稅課專徵銀而不徵錢又民間止用制錢而不
用古錢於是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疎濶私鑄者多真
僞混淆則煩揀擇揀擇太精則礙行使二也又無知小
民聽信訛言轉相搖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
等以爲僞錢及濫惡者可禁勿用其餘若洪武以來制
錢并一切舊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行戶等
銀俱令收錢如僞造及阻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如此
則僞錢不售錢法自通詔從其議

總督薊遼侍郎譚綸陳理財五事一通錢法言足國必先
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
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
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
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
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強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
不息也今之錢雖欲布之於下而不惟輸之於上故其
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議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
通之患臣愚請朝廷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各發兩京

工部及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即以備次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益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每錢十文值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鑄錢五文值銀一分其錢俱以大明通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嘉靖等錢及先代開元等錢悉聽民便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起運折色則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糧罪贖紙俱從中半收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雖欲强其用銀不可得矣章下戶部覆以錢法一事并條陳理財諸疏集議恭俟　宸斷餘首申飭修舉如綸言得旨允行

國朝典彙卷九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八

鈔法

洪武八年三月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按造鈔取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以青色

爲質外爲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　大明通行寶鈔內上兩傍復爲篆文八字曰　大明寶鈔天下通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紋銀一兩折赤金二錢五分

三十五年十一月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　太宗曰板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爲永樂蓋朕所遵用皆　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永樂元年四月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有稱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先是洪武中鈔法初行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

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値然鈔楮易於昏爛豈有倒換

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

二年八月左都御史陳瑛奏通鈔法宜令戶部令群臣議

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月食鹽半斤納鈔百

文從之

五年令各處折收鈔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百貫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以鈔法不通命三法司軍民犯笞

杖者定等第令輸鈔贖罪不爲常例

十一月諭戶部以鈔法不通揭榜通衢令官吏軍民中凡

有所見許詣闕自陳或赴通政司投進言當者從之不

當者不罪

上以鈔法久滯問南京抽分場舊所積薪及龍江提舉司

所積竹木其富有至二三十年者因歎曰積聚本以資

人今京師軍民得薪甚難與其積久以待腐何若散之

以利人遂諭工部二處所積除足歲用外並以糶與民

每百斤官價鈔五貫悉收昏軟舊鈔庶便貧者

洪熙元年正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會議鈔法原

吉等奏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斂散適中則自無弊今

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爲法斂之請市肆

各色門攤內度量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收其昏

軟甚者悉燬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間得鈔則自然

重矣　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即復舊額金

銀布帛交易者亦暫行禁止

四月命都察院嚴鈔法

成化十三年正月大興左衞指揮使周廣奏近年鈔法不

行在京勢要殷富之家往往在於各布政司府州縣公

行囑託其利十倍乞行禁約　上曰今後依勢買鈔并

有司聽從者重罪不宥令巡按御史糾察奏聞

弘治元年令稅課司局每鈔一貫折收銀三釐其存留折

支官軍俸銀每銀一兩折鈔七百

（按）太祖時賜鈔千貫爲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

中賜鈔千貫爲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

賜鈔三千貫不過四兩餘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九

茶法

辛丑正月中書省始議榷茶之法官給引令商人赴產茶郡縣具數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姓名以憑勾稽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茶無由引者聽人告捕令府州縣委官一員掌其事

洪武三年河州衛指揮韋正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令綿布及茶轉運將至乞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貿易庶省轉輸之勞詔從之

四年十二月開茶市

五年二月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無戶茶園令獲種以十分爲率官取其八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上謂參政張杲曰茶之所產多在山西湖廣所以前朝茶運司立在江州專任茶課爾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縣

踏看見數起科作額以資國用

十二月四川茶鹽都轉運司言碉門永寧筠連諸處所產之茶名剪刀粗葉惟西番夷獠用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既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氊衫米布椒蠟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公私便之令擬設永寧茶局一曰界首鎮歲收茶一十八萬八千斤雅州茶局一曰碉門歲收茶四十一萬一千六百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歲收茶七千四百二十斤曰安州歲收茶一萬三千一百七十斤曰筠連州歲收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斤既收則徵其什一於官詔從之

二十四年九月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爲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傜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常遣人督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

上聞之故有是命

三十年勅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夷夏之辨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爲

邊患矣今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
中國易茶所謂懋遷有無者也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
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
心漸生矣爾右軍府移文秦蜀二府長史司啓王發都
司官軍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
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
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碉門
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
一日無此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
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

於宋至宋而其利溥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
道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
備國用今惟易雜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
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無
致失利　勑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
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
羌放肆生侮慢之心益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
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
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也
命曹國公李景隆賚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
各番酋領受牌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衞將士怠防
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於是
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衞所仍遣僧官
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
六月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 詳駙馬
三十一年五月置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
倉四所命四川布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將歲收
茶課仍收碉門茶課司餘地方就送新倉收貯聽商人
交易及與西番市馬
十月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永樂三年二月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
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
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邊
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十二月　上諭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之意
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欺之令巡按御史
采察以聞
十年十二月安縣言歲徵茶七萬三千三百八十四斤比
年茶株枯死采納不敷乞茶課折鈔從之
十一年十二月什邡縣言縣民自永樂五年至十年虧官

茶十六萬六百五斤乞折輸鈔　上諭戶部曰此因近
歲役民伐木妨兵採辦如又令納鈔民不能堪况散損
小邑虧茶動以萬計累年所負取償一時有司過之必
有鬻田產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之
宣德四年三月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
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亾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
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幷除
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
利蜀人養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
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

乎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寛
正統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
成化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言近日勢家及射利之
徒往往交通守備官私販入番茶馬之政遂壞行人職
卑言輕難以禁治乞依巡鹽事例暫遣風力御史一員
往督其事陝西茶馬之差始此
七年五月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
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物易
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
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守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凉固原
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
兵巡撫等官嚴覈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勍言歲運川茶十萬斤至陝賜番僧
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
弘治三年十月四川右布政何鑑奏茶課浥爛乞徵銀解
部從之時四川茶課司歲徵茶數十萬斤與夷人易馬
永樂以後夷人悉由陝道故茶課浥爛官吏老不得代
乃議徵銀解部官民便之
十六年四月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淸題請招商自出資
本買茶裝運茶馬司給價從之每千斤給價五十兩大

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如前所擬可得馬幾
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與事例至今以爲便
楊一淸以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請復金牌信符
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
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利計
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
不可闕非虐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
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
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隔絕匈奴右臂而漠南
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

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扭譬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
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
順孫徒以香茶於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
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項自金牌制
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止坐失重利垂
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賴於我跳
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
司申明舊制照示番族使知朝廷條復信符各供差發
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議行之
正德二年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史巡茶兼

理馬政得旨陝西一應馬政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
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
嘉靖十二年陝西巡按御史郭圻言茶法事宜一均茶課
金州西鄉等歲辦地畝課茶俱有定規邇來園戶代有
消長而官多執滯舊冊吏或賣富差貧致園去課存戶
多逃竄宜定令十年一爲清查增減務令園課相準一
絕私販茶戶每採新茶曬成方塊入番族貿易致官市
沮滯宜行訪治一嚴收支洮河西寧三茶馬司官吏每
於茶商運到茶斤不以時驗收或以濫惡貯庫比及支
放折陳銷出無復調理以致陳茶充積朽棄無用宜行

禁止戶部議從之
十四年六月陝西岷州衛大崇教等寺番僧箚失祿竹等
奏稱三年一貢馬匹方物止蒙照例賞賜段匹酥油乞
比照四川番僧事例許自買食茶每名一百五十斤部
議限三十五斤從之
十九年正月初漢中府所屬金州西鄉漢陰石泉紫陽五
州縣歲辦地畝課茶五萬餘斤西安漢中臨洮鞏昌平
涼鳳翔六府每府編茶夫百名每名徵價二兩五錢類
解漢中府收貯大戶解茶到府領銀自行雇腳運至茶
司後漸徵解不完借支他項解茶大戶領銀虛費復科

派盤纏揭借私債賠累告擾迄無寧歲茶馬御史沈越
因上言茶運衙門官吏夫役冗濫先經裁革今已五年
不期徵解未無累有拖欠大戶賠價濫費復多茶多人
少路遠力疲經年不到有誤易馬而科派揭借年復一
年五州縣貧民何以堪之夫以五萬斤之茶每年公私
之費至四千餘兩傷財亦甚況陝西地方控制三邊賦
重差繁民貧土瘠小民額辦多不能供所據腳價委應
減省因定各路腳價各府原編茶夫價銀通行免編止
將累年拖欠并存留各府者徵解支進候支盡之年止
行南鄭徽州照前編征其放茶大戶止令赴司驗收以

防中途抵換西鳳等府如有盤獲私茶類齊封記各由
巡運轉解茶司則官無遲誤催督之擾民無重差負累
之困課茶易完易馬有資邊方馬政必裨萬一　上嘉
其省約爲民令行之
四十一年三月陜西巡撫鮑承蔭議請於甘州適中之地
增設茶馬司令其多方招商中茶招番易馬仍令四川
保寧茶課全徵本色助之　上從其議
四十三年三月巡茶御史潘一桂疏陳茶馬事宜條上五
事其四言召商中茶近增至百萬不免壅滯宜歲止中
五六十萬招商以百五十人爲率五言松潘鄰近洮河

私茶往往闌出與番夷通宜停松潘引目申嚴入番之
禁令撫按議之報可
隆慶二年戶部覆四川撫按官奏蜀中茶引舊有邊方內
地之別在邊者少而易行在內者多而常滯請將原設
五萬引內裁減一萬二千以三萬引派黎雅四千引派
松潘諸邊止留四千引於內地其在黎雅者宜比舊增
稅銀一錢餘悉如故每歲南京戶部給發引目召中上
納共計歲稅銀一萬四千三百六十餘兩解部濟邊永
爲定規報可
給事中何起鳴言四川巴州通江南江廣元各州縣原額

茶課徵收本色民甚苦之請如嘉靖中例徵折色便事
下撫按官會議御史李良臣言甘州茶司之建歲增馬
六百匹總給甘肅鎮官軍備邊但四川徵茶轉運勞擾
又有擄掠之虞有冒中之奸害多利少未爲便計若改
徵折色并加原給脚價賞勞諸費可買馬六百餘匹足
抵甘州馬數而民得少甦此官民兩利之法也如謂番
夷瀬已納款槩革互市恐失其心則甘州茶司尚有支
剩茶　三萬一千餘篦可足三年易馬之數請暫行招納
三年俟茶盡而止兵部覆請從之

按洪武初年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
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薅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簽
後以百斤作爲二包爲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
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
茶之弊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
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
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
月之用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園仍制金牌牌額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
給一面洮州大把藏眾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十

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
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河端罕東安定四衛巴
哇申義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
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一面收貯
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齎牌前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
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百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
諸番既以馬羸廢而元降萬戶把丹授以平涼千戶其
部落悉編軍民號爲土達又立哈密爲忠順王復統諸
番自爲保障則祖宗百年之間甘肅西顧之憂無矣自
正統十四年北虜寇陝土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夫不克

上將漢中府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
易馬共於遠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爲
吐魯番所奪屢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
使退城池須閉關絶其貢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
病死矣欲麝香不得則蛇蟲爲毒禾麥無矣殊不知貢
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安得不救耶雖常舉兵擾我肅破
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爲其
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標調各番志復茶法諸
夷共稱來奉金牌不敢辦納此蓋彼既恐其相欺而此
則商販無禁止得收利特假是以爲之詞耳故尙書霍

韜有曰必須遣諜告諭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絶易非爾
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故閉關御
其死命仍當請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有侵
至於轉輸如舊用軍計塊轉達不有長役之苦收買之
價比民必均斯其爲久遠之計也

國朝典彙卷九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布政司右參政臣米萬鍾　訂正

戶部十

鹽法

辛丑正月　太祖始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餉

洪武三年六月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

矣從之

十二月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凉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直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四年二月命戶部定淮浙中鹽之例

五年二月戶部言四川鹽井計千四百五十六處已開煎二百八處其未開者千七百六處遂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馬歲額之數煎辦餘井並塞之

六年正月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死論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給作臨濠

九年四月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入粟中鹽每引借米一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價庶邊儲可積於是命淮鹽減米二斗浙鹽減三斗河東減十之四

十一年二月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

軍餉不給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於邊庶內地之民省轉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於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十三年三月兩浙鹽運使李本言煮海為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承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抵鈔為準兼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

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
卽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用草場
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
平實爲民便詔從之
十九年正月雲南布政張紘言舊例商人納米於金齒者
每一斗給鹽十斤以穀准米者聽以是商旅輻輳儲蓄
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由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
仍其舊從之
十七年九月命戶部以山東鹽召商中賣仍聽民買食尚
書郭桓言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上曰天之生財本

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
細利豕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凉國公藍玉令家人中到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
發　上曰此事侵奪民利沮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鹽
引到盡行沒官
永樂元年命戶部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關中惟雲南金
齒衞楚雄府四川鹽井衞陝西甘州衞勿停
二年二月山西參政蔚綬奏河東積鹽運至傷壺店民貧
難輸宜令商人中鹽年久者量增引數以爲路費使就
關支庶免勞民下六部議加引從之

戶部奏開中浙淮鹽於北平倉納米者每引二斗五升於
德州倉納米者每引三斗五升今北京所轄北方米價
賤宜通增一斗從之
十一月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爲常例無
分官民令於甘肅衞倉中納淮浙鹽庶邊儲易充從之
八月御史李琳言福建各鹽場累歲虧折課乞論官吏罪
上知煎辦之難遣人馳驛宥之
十月都御史李慶言公侯都督令家人子弟行商中鹽凌
轢官吏倍數多支乞付於法　上令戶部榜諭禁止
十年正月兩淮運使鮑軍等言近年朝廷以營造召商中

納北京鹽糧令各處羅中往歲所中鹽停支令雜揚二
府人民每歲食鹽五萬餘引亦宜暫停候北京羅中者
後納與從之
二月　上以甘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繁勞命戶部
減凉州鹽糧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
仍其舊於是定納凉州鹽糧准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
河東每引二斗四川每引一斗五升
十四年正月四川鹽課提舉司請開煎潼川蓬州西充南
部安岳射洪蓬溪等州縣鹵馬等九千五鹽井從之
按洪武中以內徒煎辦歲得鹽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

自靖難初放遣囚徒各井至今封閉乞仍開煎

七月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北京戶口食鹽惟足本處軍民之用今扈從官軍人衆鹽不足用宜令北京行部於長蘆鹽運司支運每鹽一斤收鈔一貫庶公私兩便鈔法亦通從之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鈔法沮滯蓋由散出太多宜設法歛之民間鈔少將自通矣其議所以歛之之道原吉曰歛之易莫如許有鈔之家中鹽　上曰此可一時權宜耳俟鈔法通卽止然必稍寬

爲則例而後人皆趨向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之四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東山西每引百五十貫福建浙東每引百貫論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　上曰然其速行之

十一月山陽縣丞崔奎乞勅各布政及直隸府州縣願中鹽者令就本處官司納鈔赴鹽所支鹽爲便從之

正統元年九月命刑部侍郎何文淵戶部侍郎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

二年四月江北大水直隸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郎照時價給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三年正月命僉都御史王翶整理浙江鹽法驅逐土豪

五年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舊制商人中鹽有不次支給者謂之存積有循次守支數十年者謂之常股

六年五月巡撫南畿侍郎周忱以水鄉竈戶應納糧六萬餘石盡留本部支用節其運耗置贍鹽倉分貯各場總三萬　千餘石用以賑贍鹽丁及補逃亡缺課所佔柴

價亦貯之各倉官爲支給又選殷實竈丁爲耕年總催其次爲頭目輪年應當消乏者依前選替當時便之

九年勅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糧本期資國便民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係官豪勢要及該管內外官貪圖重利令子姪家人伴當假托軍民出名承納又行囑託規從輕省之處如東直門牛房歲計用草止十五萬今添納至三十餘萬積聚既多久則必至下人乘隙倖欺又各處所中鹽糧亦係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將粗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輒與收受以致給軍多不堪用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攙越

關支倍取利息致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
衣貲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此皆爾等不能體
國利人徇情受囑之故今姑宥爾等之罪以後必須嚴
遵禁約革聽殿官軍民承納御史監收但作弊者即拿
問具奏官豪勢要及該管官員之家不許仍前承納一
民爭利違者聽御史舉劾各場務會計歲用之數將
果有多餘設法另行堆積以備支用毋得濫支作弊今
歲中納鹽糧務要乾圓潔淨敢有仍前挾勢插雜糠米
上倉及該管官司聽囑收受者聽巡按及提督官拏問
情重者具奏處治巡按提督官縱容不舉者併治以罪

十一年九月南京內官監奏本監舊有淨軍煎熬上用白
鹽今年老亡故者多請僉畿內民三十人補戶部言畿
民煎鹽非舊制　上曰既非舊制柰何擾民不必僉補
十四年十二月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政
景泰元年六月諭戶部榜示天下定與則例令於代州納
米中鹽有能自備腳力於臨清領糧運赴代州至三百
石者仰與冠帶二百石給勅旌異復役三年兩淮鹽每
引米八斗浙鹽六斗長蘆六斗河東二斗俱不次支給
蔚州守臣奏賊寇出沒糧運不繼請如大同宣府納米中
鹽戶部請不分四品以上官員軍民之家俱許中納兩

淮鹽引每米六斗浙鹽引每四斗俱於福建鹽內不次
支納從之
二年正月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權貴中鹽者斂跡
初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因往往賄守關者越過
廣西市利巡撫葉盛以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
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
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
三年秋罷兩淮長蘆巡鹽御史命撫按官兼理
十二月詔戶部差官清理鹽法
成化元年九月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繼歲運京

儲不足乞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
中納候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從之
二年舊例中鹽者皆戶部定則例出榜召商無徑奏者是
年有富人呂銘等投托勢要奏中兩淮運司存積鹽五
萬五千引有旨自中出允之將戶部不能執奏鹽法之
壞自此始
三年六月尚膳監太監潘珙奏令其姪潘貴中納兩淮運
司餘鹽不許許中官
四年二月　上勅戶部曰各邊糧草不敷皆因鹽法廢弛
蠹弊多端所致今後內外官員之家不許占中侵奪商

剋衛邊儲其兩淮等處鹽法今遣太監王允中僉都
御史高明整治
河東鹽池止以巡按巡視九年三月戶部郎中文志貞言
巡按等官不得以時臨視故人得私販官鹽阻壞客商
少中鮮以濟邊用之急請歲遣御史一人往彼禁治料
理歲滿更代如巡茶之例乃始設河東巡鹽御史
十八年浙江左布政劉璋奏諸郡歲輸戶口食鹽鈔乞令
照依時價輸米或以充軍儲　上允之
初南京各衙門差吏赴兩淮運司關支戶口食鹽該吏通
同勢豪影射貨賣爲奸利各違限年久屢催不報南戶

部尚書黃鎬詳奏積弊至是奉命行南戶部編造勘合
底簿行各運司等衙門收掌給與商人支鹽敢有新舊
那移者官吏俱坐以枉法贓罪
十九年三月內官王鉞奏令家人中河東鹽二萬餘引戶
部請治其罪　上曰　祖宗之制內官不許私置產業
矧敢違例中鹽與民爭利且其服食之需皆自內給今
鉞營利於外將焉用之戶部其查例揭榜禁約後有犯
者必罪不宥
二十一年江南巡撫王恕言近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
舍人梁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
着該司官出備包索船錢用銀數多該司無從措置彼
其逼迫今奉明詔不許勢要之家中鹽雖稱前鹽係是
欽賜之數百姓愚昧難以戶曉未免致疑又令御史出
備包索船錢人情不堪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任支
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
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
弘治元年閏正月校尉胡餘慶請開中鹽糧照諸司職掌
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險易遠近具奏出榜召商中
納下部格之
七月命戶部侍郎李嗣兼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十一月戶部尚書李敏以勢豪阻攬鹽法有誤國用奏請
簡命風憲大臣清理鹽課從之
命刑部侍郎彭韶清理浙江鹽法韶上鹽場圖詩疏畧曰
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
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糧食
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
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衣糲飯不能飽暖此居
食之苦也山場渺漫人偷物件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
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汗如雨
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煑之時燒灼薰

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薪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病疾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朱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圖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

二年正月御史王朝用奏兩浙鹽額乞照舊法徵納鹽斤候客商報中下戶部議之時自御史林誠將成化二十年以後鹽課一半折納銀兩每年十月解部至是小商

負累故奏舊額當復有六端

三年八月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其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遂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

九年四月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於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戶部尚書周經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

十四年閏七月巡鹽御史馮允中疏請各邊中鹽照舊制召商納本色下部格之

十六年五月貴戚乞長蘆兩淮鹽引得旨戶部尚書侶鍾等執奏請寢成命以杜將來不報鍾見報罷漸多乃復言臣曩言二三事皆爲國計未蒙批答伏乞宸斷屈臣章

奏事干貴近者亦乞施行以通下情 上是之

十八年四月 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因及鹽法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例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詳召對

戶部尚書韓文疏陳阻壞鹽法七事一革關中引鹽之弊二革興販私鹽之弊三革賤賣官鹽之弊四革買補殘鹽之弊五革夾帶殘鹽之弊六革越境買鹽之弊七革運司廢弛之弊 上嘉納之

八月南京浙江織造太監王瓚崔杲奏討鹽一萬二千引
詳中官
九月詔給餘鹽於張皇親貨賣
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
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
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队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
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用於鳳漢二府
相兼河東鹽課貨賣
命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張憲清理閩浙鹽法
五月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商人譚景清附託壽寧侯奏討殘鹽戶部尚書韓文等舉
正不報景清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抉制
朝廷撼撼官府舉朝恨之
三年十二月劉瑾奏兩淮運司商人杜成等各名下革支
鹽引百六十萬引堆放在庫乞差科道官各一員查盤
見數變賣銀兩解京送庫戶部議覆有旨許之仍限五
日起程
十年八月以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以
副都御史陳天祥代尋卒於官
十一年九月命副都御史趙鑑清理闗浙鹽法

十二年六月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廠於贛州抽
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
至是巡撫王守仁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
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
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
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之
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
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
復廣鹽著爲定例得俞旨
嘉靖元年撥河東裁革鹽五萬引每引定價二錢五分儧

淮二批驗所私餘鹽五萬引每引定價八錢兩浙裁革
鹽四萬引每引定價六錢給延綏關中召商上納以邊
撫姚鏌言糧草缺乏之久欠商價故也
二年御史秦鉞言向以遼東缺糧發兩淮餘鹽引七萬九
千於延綏陝關中餘鹽止令納價本朝令也木商自納
引銀一兩若關中止八錢正鹽毋餘鹽子也正鹽守支
候久費多願中者少餘鹽勘令一到即賣願中者多今
舍母求子餘鹽無自而積請以遼東所中引改元年正
額嗣後申明前例令本商自納餘鹽之價慎勿開中
三年八月發淮浙長蘆運司額鹽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

引於延綏聽都御史周金召商上納糧料以備客兵支
用仍禁勢要奸商占窩罔利者從該部之議也
四年寧夏　張璘請加邊儲部以淮鹽八萬引山東小
引四萬各定價召商中鹽貿易餘鹽張珩請以兩淮
餘鹽銀每歲貯三十萬於大倉預發三邊收買糧草部
議每積至十萬即解報年終類數造冊備查
五月戸部言項守備鳳陽少監王德欲令經過鹽商驗引
掛號稱譏鹽法之禁最爲嚴密邇來商賈未便藉事稽
查德乃假盤詰過絕之名而欲爲勒取濫觴之計不可
許　詔撫按官查勘果先年行有事例准聽管理

五年二月戸科管律言兩淮鹽課舊例七十二萬引有奇
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
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
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
課破利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
無備請自今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六年十一月　上諭戸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
用俱當今急務邇來鹽法之壞由於私鹽盛行官鹽阻
滯錢法之壞由於私鑄者多宮不爲禁其速議區處禁
約事宜以聞尚書鄒文盛言臣等恩救今日之弊必先
申明祖宗之舊制又在朝廷之上杜奏討之門而奸無
所利絕占窩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於
錢法必奉行之吏參酌物情使市肆無擾宜布條格俾
僞爲者不容然後錢法得以通行因條鹽法五事曰禁
私鹽曰禁占窩曰禁奏討曰明限期曰添刷引錢法
事曰遵錢制曰禁私鑄曰禁私販　上納之
七年正月　上勅戸部曰甘肅邊儲累年缺乏其詳書經
久之策以聞尚書胡世寧言甘肅米穀涌貴軍士楞廢
由壞祖宗籌邊之法耳永樂時邊儲悉以鹽利每鹽一
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聚邊壓自出財力

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
以歲時屢豐芻粟不腐至天順成化間變其故法商人
中鹽悉令輸金戸部邊買無成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
頹保聚日渙遊民日去邊地日荒今千里沃野莽然丘
墟稍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安邊足國
之法誠莫良於祖宗鹽法矣　上深然之
詹事霍韜言舊例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
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遊民墾邊地藝菽粟歲時屢豐
粟石值銀二錢彼有計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
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

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
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
悉輸於戶部由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歸邊
地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今欲
足邊糧其復輸粟之舊制乎
二月總督三邊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納糧草以備
緩急未有應者乞行總制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從之
四月大同巡撫蔡天祐以勸罰鹽商銀六萬餘兩爲商人
白倉等所奏 上命巡按陳邦敷查勘邦敷勘奏據天
祐言前項罰銀以補代府祿糧及修理宴賀諸費此雖

價外勸償於例有違而冊籍有稽實非乾沒似未可以
一奸商而遽疑撫臣戶部覆議代府祿糧原派宣府民
糧數萬石邇年無欠今旣稱補祿米則空於原派民糧
內扣還若修理宴賀諸費原於何項下坐派亦徑自處
補則所罰者可托以爲名而所償者亦取於不貲若以
內帑錢糧濟邊鹽課填補私費將使各邊撫臣敢於科
罰而幸無後留商人樂於承認而坐致厚利如國計何
上是部議以天祐科罰數多支銷不明邦敷奉旨查勘
狀同回護俱令對狀
八年戶部尚書鄒文盛條陳添剛鹽引巡鹽御史朱廷立

言欽依添剛引目而商人莫肯應者其故有二一則昔
時餘鹽先掣過而後納價今則先納價而後領引旣輸
於邊又輸於運司苟非巨商必不應命一不便也一則
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納銀一兩五錢比之舊額淮
南增銀四錢淮北增銀一錢五分無利有損其孰肯從
二不便也今宜以添剛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
以寬先期併征之意添中餘鹽淮南減四錢五分以恤
目前虧折之苦庶商人得利而新法可行從之
十年御史周相言鹽制每引八分永樂中輸二斗五升價
平邊足歲定七十二萬引長股十七需次掣之存積十

三不時越放成化加三錢半正德加四錢今六錢矣投
托權要有占中買窩之奸鹽商上納有經紀包攬之弊
各場官攢斗頭火耗勸借需求守候盤核關領勘額又
將倍之不得不爲夾帶計矣此餘鹽所由起以餘鹽課
納之運司輸之太倉不若以利通商使之赴邊自爲輸
輓商人方苦正鹽赴邊中引之難納銀運司之便故累
年報中引目不肯盡支爲夾帶計各場餘鹽盡爲夾帶
官司不爲收買存積之法廢矣存積待開中不時需也
今爲運司餘課一有邊警何以備之乞下戶部議 上
曰近年以來餘鹽利興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

太倉銀按濟此言切中時弊戶部郎會計處以聞

十三年五月給事中董儀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而鹽法大壞其難有六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丁壯亡徙人無以耕荅爲虜有虜反居內田反居外勢不能耕昔屯者循按籍征賦計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無屯之利有屯之害屯何自興關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之難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之難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之難司鹽者因設

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鉅萬何益軍需命限司屯鹽者三月查報

十四年都御史周金議裁革餘鹽不如收買爲利官買不如商賣便解價不如解邊便無票不如開引可行或謂餘鹽不可過額引目不可增刷鹽銀不可解邊部謂鹽課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額過私販以通官鹽正法也假課額餘鹽權宜也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鹽盛行倍收餘鹽則旱澇難齊而邊引壅滯夾帶餘鹽律有明禁增刷引目則祖制有遣中鹽有引目別票立則與引目相背官收竈不若聽商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又恐將來難繼

二十年七月巡按浙江御史高時言台州府長亭黃巖杜瀆三鹽場引目額數一票爲一引每票鹽三百斤餘百斤納銀一錢商人無利多不樂從宜如舊議立中津倚稅每鹽百斤納銀三分庶民竈皆便而國課有益戶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需救支掣有存積法以待不次之需俱令商人輸金與常股鹽並掣夾運以[illegible]自餘鹽行而存積之法廢運司積輸無幾而邊帑日虛良法益壞時戶兵二部集議裕邊急務以清理鹽法爲

要請設都御史一人專理長蘆山東兩淮四運司鹽法給事中郭鋆言官不必設唯當酌議應革事宜下戶部覆議尚書李如圭言鹽法不行由占窩賣窩之弊未革商人無利其餘鹽似難輕革　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儲不充私鹽盛行正由於此其亟罷餘鹽惟遵祖宗成法行之於是如圭復查覆言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兩浙鹽額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鹽額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八引並無額外餘鹽之數至於餘鹽係近歲新增宜行革去當自二十一年始悉復舊法勿復增減因條上四事曰禁餘鹽并禁權

勢置印簿別邊堡部如議行
二十一年戶部奏開中引鹽止令正鹽掣赴其額外餘鹽
悉行革罷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為準并
請禁權勢買賣窩置印信簿行各邊郎中巡按收掌甩
報中者驗其實在積糧方許收納事完送部轉行巡鹽
御史查驗各邊城堡急缺糧草方許上納其孤城遠堡
以按伏支兌為名多收侵冒不許渠給御史吳瓊請各
邊中鹽者皆輸本色從之
九月吏部尚書許讚請復開餘鹽以足邊用戶部議覆從
之餘鹽復行

二十六年巡鹽御史王應鍾言長蘆運司每歲坐派內府
及御樂觀各衙青白鹽五十三萬六千斤有奇光祿寺
滿水二千四百斤俱委場官解京交納此定例也夫黃
辦既難解運尤苦今以之上納內府則以為不足非再
倍其數不能交完而東廠官校則又指為夾帶餘鹽百
計恐嚇考訊幾死為部運者不亦難乎乞勅下巡視御
史嚴禁諸詐財害人者仍諭內府衙門速為收受有司
勒需求者聽臣等糾劾　上是其言命監收科差巡鹽
巡城御史嚴禁之如緝事衙門違犯者許戶科訪劾
三十一年五月詔添設兩淮浙江等處巡鹽都御史從戶
部請也給事中何雲鴈言鹽法之舉廢不在官之加裁
與否顧所以督責之者何如耳今有巡鹽御史事權旦
在都御史下而鹽法之壞至此以御史不能盡法懲奸
實心興利故也宜專責御史勿設使　上不聽令吏部
精擇堪任者以聞既而以順天府丞王紳為僉都御史
清理淮浙等處鹽法
三十四年五月詔江西南贛吉三府行廣鹽每年定以二
十萬引依律抽稅內二分存留八分解部袁臨二府仍
行淮鹽不許抽稅著為令
三十七年正月四川巡撫黃光昇奏本省鹽課舊屬各場

令浙有司案量其丁之消長井之廢興以為增減如綿
州等處則當增仁壽縣等處則當減簡州等處則仍舊
共該鹽八萬九千二百六十三引實徵銀六萬九千一
百七十二兩尚少原額三千三十九引若一時未有新
井新丁暫發布政司歲收商鹽小票稅銀補之仍盡豁
閒課以恤竈丁而王府食鹽亦以稅銀充補庶正額不
虧官竈兩便從之
三月更定兩淮掣鹽之法運司一掣各道中完工不躬莅
齋到勘合分正餘鹽引即聽各商自向小竈買桐出場
依期循單赴掣仍革減鹽引之價淮南每引止納銀五

錢淮北三錢五分一釐二毫五絲其掣鹽之時每單淮
南一萬六千引爲一單定以半年淮南掣四單淮北二
單不許過期停壓從御史張九功奏也
先是江西一省派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贛吉三府改
行廣鹽惟南昌等府仍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私販
盛行如袁臨瑞三府皆私食廣鹽撫建廣三府私食福
鹽於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詘巡撫
馬森因上疏極陳其害請於峽江建橋設關禁過廣福
私鹽之路仍盡復淮鹽原額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收其
歲課以足國平其時估以通商報可

三十九年戶部奉諭計處財用擬遣主事一人諳淮浙理
鹽課得旨報允乃以主事黃葩行名上　上曰鹽法久
弛非極力整頓不可其更議以聞戶部請如先年遣耿
九疇王璟黃臣等例改命大臣一員往理報可吏部乃
舉副都御史鄢懋卿嚴嵩以懋卿鄉人奏總鹽利於是
懋卿開過苞苴殆無虛日故事諸府縣巡檢司邏卒責
捕鹽盜縱脫遺漏者罪之不尅以尖懋卿奏立尅限法
每卒一人季限獲鹽若干斤販夫若干名舟若干艘其
有舟無販夫有鹽無舟及有販夫無舟鹽者不錄爲夫
其鹽與販夫不及若干數亦不錄俱扣其雇役錢存帑
以充舟鹽之值故邏卒盡無私販有終歲不得支一應
錢者而身罹役籍不逃爲生産往往共行私販牟大利
遇商船漁舟反誣爲鹽盜搶劫之少拂意輒以私鹽坐
頓舟中而誣其人爲販夫白致刑獄至有死亡者害不
可言其有司又或增賦於民徵金作舟鹽之值不復責
邏卒以緝捕而私鹽任其橫行矣貽患至今牢不可變
四十一年十一月先是兩淮餘鹽額徵每年一解商人苦
之會有旨趣徵春夏課銀事下巡鹽御史徐爌爌疏言
祖宗朝兩淮鹽法曰常股曰存積曰水鄉共七十萬引
有奇每引以二百引爲一袋商人赴邊報中每引納銀

八分永樂以後每引納粟二斗五升下場關支四散發
賣商人之利亦十五焉雖律法甚嚴止以犯禁科罪而
所獲贏皆悉置不問是以商人挾貲萬里躬冒矢石出
萬死一生以爲我足邊耳當時邊儲既足而戶部轉充
有以也近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
工本不足必加添單添單不足必加添引鄢懋卿見掣
鹽阻滯爲疏通之術而不知邀近功於目前後終不可
復繼是誤國亂政之尤也議者徒以前歲鹽課不虧遂
指爲例臣查得前歲所解非取諸商也稱掣之後即爲
督促此單不足預備下單下單不足質當引目又不足

則鬻產即籍又不足則悉括庫貯挑河諸銀盡借之節
年所積不登不止戶部但知有銀解到不知爲剜肉醫
瘡也今登吉災荒而不加恤安知將來不并六十萬而
盡虧耶又有可懼者年來產鹽各場皆沒於水煎燒之
所蕩析離居徵鹽入倉不絶縲絏若取盈百萬之數官
必追商商必追竈臣恐復業者一人逃亡者數十人孩
急欲絶不賴於此矣乞勅戶部仍以六十萬徵解庶商
人樂趨可以經久部議亦以爲然報可
四十三年舊制在京各衙門食鹽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
收買吏倚官勢往往倍收爲奸利豐遂私販莫敢詰捕

巡鹽御史乃請令運司食鹽較定斤兩發包於司候支
鹽人役至數包予之自外不許剜有夾帶諸役亦不許
自行下場違者論如律各役旣無所獲利而一應納鈔
領轆之費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棄役逃去者至
是驗封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
司遂停食鹽雖戶部十三道歲支如故
十一月南京御史林潤疏劾鄢懋卿五罪言茂廉憲典枉
法行私所過郡縣揞剋無遺一運司取十萬兩賄貨無
厭罪一商民王鐵吳章被訟公行苞苴千有餘兩大套
名檢罪二倜喝淮揚巡撫劉景韶萬金始得懽顏往謁
皇陵攜領伎優靡費無極反道悖禮罪三淩轢有司懸
磨百姓箠死場官姚似廚夫蔡經而平民斃杖下者二
十二人殘忍酷毒罪四北畿山東饑莩枕藉揚州水災
剝削流竄而勢必取盈無名派擾去歲鹽盜幾聚爲亂
動搖國本斲傷元氣罪五乞將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
消而士論快　上命削籍爲民
四十四年朱炳如言兩淮綱邊報中爲正鹽每引益餘鹽
納價運司解部三十三年費國用以各竈煎剩鹽著司
剝設銀扣八萬二千兩給竈戶充工本增收鹽三十五
萬引俱作正鹽開邊仍每引帶餘鹽如例戶部用抵各

邊主兵年例凡十七萬六十兩有奇鹽數頓增三之一
行數年運司積鹽日多引無所售邊商不復報納工本
商鹽兩困請以明年爲始工本悉罷其原扣八萬二千
兩悉解邊科臣魏時亮請召還屯鹽都御史部議江南
山西可罷江北不可罷將九邊併歸江北中鹽御史龐
尚鵬總攝各省責成撫按清理
國初湖廣江西全省俱行淮鹽後因兩廣用兵設立鹽廠
廣西於梧州許行湖廣衡永二府廣東於潮州南雄許
行江西南贛二府後增袁吉臨三府袁臨旋罷惟南贛
吉衡永五府食廣鹽近歲改行淮鹽民情大稱不便總

督兩廣吳桂芳南贛吳百朋請復行廣鹽從之
四十五年十月初兩淮鹽課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徵銀六十萬兩鄢懋卿督理時欲以增額爲功請加至百萬歲徵不足則括郡縣贖鍰及剝商人餘貲足之商人至有破產者怨嗟載道御史徐爌上言其狀　上命仍照舊額是歲商民頗安至是戶部復以爲請　上諭於輔臣徐階言其始末從之
初南京應天等五衛軍人防守浦子口其食鹽俱赴買於龍江關已而江浦縣李大綱請浦子口隸本縣令買食鹽本縣引鹽不得越江以啟私販巡鹽御史已玉其議

而浦守禦及諸軍堅執以爲不便相持久之遂互相攻訐諸軍大譟擊殺部民大綱僅以身免南京兵部尚書郭乾言二臣本以私忿相鬪法當究治仍乞酌議鹽政杜爭端得旨買鹽地方仍舊行事於軍民有不便者自宜奉訴守禦官乃敢縱軍恣橫殊不畏朝廷法度并軍人首事者南京兵部逮至法司重究以聞
隆慶二年二月勅鄒應龍總理浙福二運司雲廣各提舉司兼理江浙湖福兩廣雲貴等處鹽屯唐繼祿總理河東運司陜西花馬池四川提舉司兼理宣大山陜四川等處鹽屯龐尚鵬總理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江北山東薊遼保定河南等處鹽屯各給勅理鹽屯關防
七月御史馬明謨疏陳四事其一請復屯鹽之舊戶部尚書馬森覆言屯鹽之法廢不如古者蓋祖宗朝邊餉振裕虜不敢入寇商得以私財募人開墾塞下輸芻鹽糧當時不藉內帑而公私饒富今諸邊歲歲苦虜塞下既無可耕之田鹽商又無可糴之粟當事者乃議發帑錢開餘鹽以佐之於是屯政迄不可復而鹽引滋滯夫京師天下根本內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京師其勢順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逆乞勅重臣分理其事宜申飭之務底成效詔令行之

八月給事中何起名條上四川鹽茶二事其一謂川中鹽塲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井塌丁逃舊者有敗納之累新者有增課之擾宜酌出產厚薄以定課額招集竈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數而保寧重慶嘉定潼川夔州商不利跋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急仍嚴立禁防使奸商不得影射官吏不得誅求得　旨允行
三年五月戶部奏預開四年分各邊鹽課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一十四引常股兩淮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兩浙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引長蘆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引山東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引

有奇存積兩浙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引長蘆五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引有奇派中各邊俱用甯殷甘肅鎮兩淮八萬八千九百引兩浙一十五萬五千引計銀七萬一千五百五兩延綏鎮兩淮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八引兩浙七萬四千三十九引計銀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二引寧夏鎮兩淮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六引計銀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三兩宣府鎮兩淮一十六萬四百四十一引長蘆六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引計銀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兩大同鎮兩淮五萬一千三百五十五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引計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二兩遼東

鎮兩淮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八引山東四萬二千五百引計銀二萬八千九兩固原鎮兩淮一萬九千五百[illegible]十四引兩浙七十引計銀一萬二千二百七兩山西鎮兩淮三萬九千七百四十六引兩浙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九引山東四萬三千六百一十引計銀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九兩蘇州鎮兩淮六千四百四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引計銀九千五百六兩以上引價兩淮在各鎮俱五錢惟甘肅者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俱三錢五分惟甘肅者三錢長蘆俱二錢山東俱一錢五分外兩浙長蘆存積鹽俱各運司開中以備發邊變用

先是嘉靖中有請行河東鹽於太原汾州等處而禁民私煎者時議以邊地不毛幸資鹽抵稅而併禁之令民失業不可事下撫按會議未報復有言太原汾州山路崎嶇商運維致乃許行私鹽給票收稅每鹽百斤納銀三分仍聽轉販於岢嵐保德河曲等處惟平定代石十州縣地里稍平令行運鹽然商人竟亦不至至是御史趙睿奏太原大同原屬河東行鹽地方以有土鹽故官鹽不行即今開中既難稅入無幾宜行巡鹽御史會同巡按查覈州縣戶口食鹽之數計口定鹽給票收稅務使地無遺利法無遺奸或解濟邊儲或留補祿餉著爲定

規委官督理則雖不行河東之鹽而已出官鹽之稅民情國計兩利俱得戶部覆鹽稅宜解部濟邊其定擬稅額事宜下巡鹽御史酌議報可

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請令江西建昌撫袁四府河南南陽鎮平唐鄧泌陽桐柏專行淮鹽南召內鄉新野淅川裕州葉縣專行解鹽著爲令從之

四年三月初　上用龐尚鵬議將河東巡鹽地方南陽等縣改行淮鹽南京給事中張應治河東巡鹽御史郜永春言南陽汝寧二府據銅板則兼行淮鹽據會典則專行解鹽往年邵懋卿建言將汝寧舞陽分屬淮北已非

兼行初意及又中分南陽是割淮商之一時而斷解商之肩背失策甚矣夫利不百者不變法今法一變而解商告急者相屬於道鹽引日壅額課日虧豈國之利乎商鵬議不便請罷之　上以為然令南陽所屬州縣仍隸河東行鹽以後不得紛更

部永春復言鹽池南北產鹽非有豐嗇之異而撈鹽者往往在北不在南以往來之未通招募之無術歷支之為患丁夫之有限也然迄未有議處者其故有三司官習於晏安而不便於收支鹽支習於偷縱而不便於撈取牙儈習於因利而不便於處分耳臣有四策爲夫運司

居池北岸必自北而南不下百里請於南岸開門以通往來使省伐木遠涉之勞一也池南人跡罕至而鹽又頻年棄遺與其置之無用孰若因之以為利乎請招貧民以撈鹽不必給與募直即以所取之鹽每一科外以十車給之得以小票鬻賣民將攘臂而爭趨矣二也南岸視北地勢稍下污萊已久未及修治而各商復以派場守支之法行之其滯折當滋甚宜令旋報旋支無為雨水所傷三也往者鹽丁二萬餘名每二十名立一料頭初無遠近貧富之分其後令富者納直於官官為募民以充役是以貧民之力益弱而富民之直日遞臣以為富令民為鹽合而為一凡鹽夫俱如里甲編審一料給賑濟銀八兩或給工鹽二十五引以為轉輸衎仰之費打草修牆之外不復濫役即有大工仍取給里甲有里甲則有丁夫而鹽丁之名亦可除矣四也又言河東鹽行三省地有遠近引目多寡自宜計口均分太原汾州所屬十四州縣改食鼎鹽戶口既除引目當分析於三省要在丁引相參以戶口成數均引額數一引仍定價三錢二分以備邊鎮緩急而痛革壓支還場諸弊又言南岸新鹽招商掣放有積餘者許補大同薊遼補完之日再有新課或備戶部來年應解及邊鎮年例之數

戶部覆奏皆報可惟民鹽合差一事下所司詳議以聞

（按）霍韜淮鹽利弊議曰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策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抉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中關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國家充足如洪武時鈔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亦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各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韜害各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爲商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

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害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則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救濟利病均爲欣戚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世之利也故曰中策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兵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爲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爲有贏利未爲不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尅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間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何者蓋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爲易又塞下之耕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强虜出沒勢不

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紙頭斗秤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

（按）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鹽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兩淮引鹽開中七十萬五千二百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長蘆開中八萬八百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疋河東開中四十二萬引山東開中八萬三千一百引折

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十疋兩浙實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福建實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折米五千八百石四川開中一十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引每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雲南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五千兩廣東折銀二萬五千二百兩海北折銀三千二百兩靈州開中五萬九千四百引西和漳縣折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國朝）鹽課兩京鹽場三十五處歲辦鹽二十二萬四千五百七引二百斤零福建鹽場七處歲辦鹽一十萬四千七十二引三百斤零山東鹽場十九處歲辦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零兩淮鹽場三十九處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一百斤零河間鹽場二十四處歲辦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廣東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後增四川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一千一十三萬一千四百斤零雲南鹽場四處歲辦鹽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七斤零此見諸司職掌者如此見今歲辦又改爲小引大引本色嘉靖常股折色諸名目而數益頗益於舊亦有如舊額而不增者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於額

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督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著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皆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裁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廣鬻而竈丁益勸於煎軍民得易於食其爲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

鹽本煮海而成然其不盡出於海者有井山池木石種

類匪一井則鄉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有西河
縣鹽井漳縣鹽井及今鎮南井二十餘山則永康軍之
崖洗括筆譚謂鹽生於土崖之閒池則冀之河有鹽池
長五十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邑一池東西二
十五里西南北二十里背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
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衛有二
大鹽池一小鹽池東牟有鹽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
木則皆胡地女真國鹽生木枝上浮泥蘇祿彭亨暹羅
亦有鹽海西方鹽地堅鹹且鹹即出石鹽湯口城有石
竇以為鹽水竭鹽成甘水有石鹽

國朝典彙卷九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十一

漕運

洪武元年十月置京畿漕運司冀脅薛祥為漕運使
十四年十二月革京畿都漕運司
永樂元年六月戶部尚書郁新奏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
坡㑹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
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
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
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二年八月戶部侍郎古朴奏江西湖廣及直隸蘇州等府
糧儲漕運北京近縫水澇難輸今歲所屬甚豐宜發鈔
三萬錠分令各府州縣不拘黍粟豆麥增時價三分糴
之就彼權貯俟農隙令軍民運至京充官軍俸糧從之
十月刑部尚書鄭賜奏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
善等運糧遭風壞船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　上曰
事有權宜待報而給無及矣沒黜所以存大體也勿問
八年三月令湖廣浙江江西都布二司各運赴北京備官

軍俸糧湖廣一百三十萬石浙江一百五十萬石江西
三十萬石
四月撫寧縣老人張甫遷安縣老人何彬俱督運至漕
水源　上聞而嘉之各授本縣縣丞免視事
十年正月勅都督賈義尚書宋禮領舟師運糧赴北京
福建閩清縣言本縣及福清糧皆分運福州鎮東三衛本
縣近福州而涉海赴鎮東福清甚近鎮東乞各從近便
運納從之
廣西都結州言本州糧歲運納太平守禦千戶所行四百
餘里險阻甚難南寧至本州可通舟楫乞改納南寧衛

便從之
十二年九月令支運轉漕
十三年三月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船二十
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
十四年正月勅平江伯陳瑄都督陳恭謝芳率舟師護運
糧儲赴北京
十五年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十六年三月初命民運蘇州等府白米
十七年七月戶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在京水
軍等衛軍士仍舊轉運其餘衛所軍士令營造如夫役

不敷則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
寧國和州量雇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
歲穀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
二十二年十月山東運糧至通州張家灣因民家火延燬
糧舟令每糧一石輸鈔四錠免責償
戶部奏京師歲用糧五百萬石今江西歲運纔三百餘萬
不足以供請自來歲於淮安等府增運以備此數從之
洪熙元年勅平江伯陳瑄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
載己物以資私用今後准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宣德元年七月大理寺卿胡槩奏臣巡撫浙江蘇州海寧

諸衛所各言糧運不繼軍餉不足臣欲待奏報則恐後
時已令嘉興等府以近收犯人贓罰糧米支給四萬二
千餘石贍軍　上謂夏原吉曰槩能權宜所行良是勿
復以權擅議之
二年三月改轉運為支運
先是夏原吉奏遣副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
西給征南軍士至是　上謂原吉曰朕昨思之湖廣去
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
見有倉儲給之
四年四月　上以軍民每歲漕運勞苦欲少蘇其力使歲

運不乏乃命工部尚書黃福同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議何處置倉收貯或不必置倉如舊務公私兩便仍行
禁下人毋肆擾害
六月黃福陳瑄言宜令江西湖廣浙江之民運糧一百五
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池廬安慶廣德民運糧二
百五十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
鳳陽及滁和徐三州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臨清倉
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俱令運赴北京倉為便於
是戶部尚書郭資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六科給事中
會議除淮安倉收貯及河南山東北京郡縣糧如瑄所

言外會議徐州倉可增糧二十四萬石臨清倉可增七
十餘萬石其官軍差遣者令各衛撥補并預定空閑倉
厫增置斗斛江南民船量地遠近抽摘及濬河修閘俱
依瑄所奏
五年四月改江南民運為兌運
六年十一月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建議以漕淮之舟載江
西之粟兵農兩利從之
戶部定官軍兌糧民糧加耗則例
八年十一月先是東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
農業巡撫周忱始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民舟至淮安或

瓜洲水次補給腳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
關近繳軍民兩益至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
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
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
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
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
倣此是為兌運
景泰元年五月戶部尚書金濂奏保定易州涿州糧不[illegible]
請差郎中一員將河南山東等處運到民糧并鳳陽等
處民運糧內共撥一十五萬自丁字沽進直抵雄縣諸

處令軍民官司設法身處運五萬石收貯備用從之
二年三月命總督漕運都御史王竑兼巡撫廬鳳淮揚四
府徐和滁三府督常盈倉從給事中李瓚建議遂為令
天順六年二月時延綏用兵日久戶部侍郎楊鼎言河羅
出仕收河套入寇逆今三年費用浩繁凡銀兩引鹽收
馬徵運之法盡行尚為未足又起預徵之例民窮財盡
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郎令騎船木筏往來不
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當三門
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有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遞流
償運應幾軍餉可足而民困少蘇或摘漕運數千糧赴

陝就令教習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乃許運船仍可
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克淮課則國儲大有增矣　詔悉
從之（按）此難事也他人不能違竟沮其議
十月內閣臣言運船凍阻必誤下年糧運宜即差官催趲
除凍前到通州外其餘可到天津者可到德州者俱就
彼收貯以待下年帶運如此則船無凍阻糧無虧欠
上然之命戶部侍郎楊鼎等往理其事
成化元年九月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淇閘
灘淺盤剝多費各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
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　上下其議行之

十一月戶部以所議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覆奏　上
曰律例明開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槩平斛交收
比來收糧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不過五升
今軍官顯明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
糧俱用平斛聽令旗軍行槩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
一石落地餘米旗軍自收不許隨斛上倉亦不許官攢
人等勒要罔甚財物仍嚴加禁約敢有仍前作弊許令
巡倉御史參奏究問
按萬表云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厫兌正粮一萬二
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

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扣五十石或一百石以
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攢甲斗給照依欠數多寡責治
有差數外間有餘剩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捌作支銷
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月許剩餘者漸
多嘉靖十三年侍郎鄒敘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數多
心切惜之乃言於尚書梁材材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
四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舉究
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人討矣寧復棄之不敢作僞
也敘乃貯之空厫以數作一手本報部材亦不受令總
督廳自計乃知老臣閱識體耳夫每厫明交耗粮八百

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
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為深究蓋恐後之流
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
平尖斛淋尖平斛槩行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
有缺旗甲成化元年參將袁佑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
加一斗俱刮鐵收受戶部題奏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佑
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久長之慮彼當事者猶存寬厚
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為收受糧斛事奏欽依
准加八升今裁入議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是加耗
米七升原為尖斛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為

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統十六年表總漕運時
每石只加一進倉便發交納常有餘剩土米照出今每
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外斛面行槩平
收則軍遊運敝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所取之斛
面餘米不多而國計根本所繫為害者大矣此只十數
年來之弊老成謀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六年十月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陳濂等官所陳事宜一
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造
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攬攔鈔關
必欲如民船帶貨納鈔兼過水洄守閘又為運軍凌逼

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
因於負貸請罷帶貨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
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
京倉者改納通州者腳價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七年正月罷江南民運定長運法漕運舊制軍民各半互
相轉運民運淮徐臨德水次四倉支收運官分派官軍
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周忱
巡撫江南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淮補給腳價兌於運
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運
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倉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耗

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為長運誠一代良法
十年二月罷支運為改運是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
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民為改兌
按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
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
遞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太倉開洋遠出登萊太洋只
從天津入海運至蘇州耳轉運雖變為兌運而淮徐臨
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為兌運其為兌運一也
按爲表云糧運輕齎所爲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
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

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
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
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則二斗六升折銀故謂
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
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
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只四斗二升除二斗
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
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抵到灣領車起
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
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

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
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今完納兌運三
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米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
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十年改淮徐臨
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
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
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
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內均
貼腳價起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
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究貼比

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簽而軍無苦困至正
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齎
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夤引爲害甚
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輸封過淮赴漕
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過發之蓋以革通
奪之弊而把總恣欽遂引貪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
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即以贓敗而後之
相繼者則用意與扣歲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
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費貽害不可
勝言欽之作俑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

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腳價也若腳價則
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
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
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
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腳價搜刮倉中
使用如太監則有茶菓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
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
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
人之彼儒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
泉者累至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

行太監茶菓又添火耗催茶菓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
倉攢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
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爲厚薄低昂矣甚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焉止故爲法不可
不愼也後又革去參將只遣倉御史會同通判坐糧員
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
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以別
淮河南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
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
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是矣然

而無救於運糧之弊者葢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十
人管事衆軍只任撈挽今以羨餘槩給之使旗甲各有
掛欠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
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約黨告訐欺打旗甲時灣中糧運
俱集動聚數千人成羣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爲弊一至
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愚
謂羨餘之利當歸旗甲務而運其有不務哉衆軍則量
賞之以酧其撈挽之勞可也葢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
在手便不能勝料羣合聚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
惜但今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衆軍爲公給旗甲爲

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剋旗甲之羨餘給軍以
爲盡職使旗甲困苦竭償陷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十五年八月總督漕運李綱奏乞運船遭風漂流糧米者
免送問下部議從之
二十年十一月南京戶部主事張倫言黃河自河南入淮
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洲克軍糧十萬石
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河池縣令河南
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儀慶二府等
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
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
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
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勑督運俱從之
弘治十年七月漕運總督李蕙疏陳漕運事宜如奏定江
南造船價限期并定運糧衛所勤惰衛所不補運軍分
數參問之例及運糧逃軍問發沿邊守墩瞭哨江西湖
廣僻遠山縣兌運糧米折銀給軍爲輕齎外江漂流糧
船有司勘實免送問久雨違限運官免參問與夫衛所
掌印官監同運糧委官徵收減存運軍該辦料銀俱[illegible]
法兼盡悉從其議
十三年二月漕運總督張敷華奏江西南兌改折從之[illegible]

石六錢折銀二十五萬兩
十月張敷華因久雨搬運不前奏京倉糧五萬石於通倉
收從之
十四年四月張敷華奏定軍民運船與王府官校船兩岸
夾行從之
正德二年二月漕運總督王瓊疏請將掣去北直隸一總
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
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以空閑衛所撥補下部議之
十六年十一月命山東河南各州縣原派臨淸倉民運米
七萬六百石依正德十年例有設計阻撓授引改納者

罪之從提督漕運都督楊宏奏也
十二月漕運總督喻玆等奏江西運船值兵變凍阻到淮愆期恐誤來年糧運乞將見到正糧十五萬餘石即於淮倉收貯候次年查有被灾州縣止徵折色存下軍船改撥運納事下戶部謂邇來漕規廢弛領運官旗希圖寄囤故意稽延誠難准擬請行攢運郎中勘處漕運衙門查江西回空船隻先完過淮者責令速回領兌其凍阻未回者儘該年折銀數免其領兌督令回衛修船辦料 上是其議仍命漕運總督申明禁例嚴加督率振舉漕規

嘉靖元年巡倉御史劉寓生言天下衛所運糧四百萬石常額外加耗有曰太監茶果者每石三釐九毫計用銀一萬五千六百兩有曰經歷司曰該年倉官曰門官門吏曰各年倉官曰新舊軍斗俱每石各一釐共計銀一萬六千兩有曰會錢者上糧之時有曰小盪免銀者俱每石一分共計用銀八萬兩又有曰救斛面銀者每石五釐計用銀二萬兩率一歲四百萬米分外用銀一十四萬餘兩軍氏骨血安得不用竭也乞痛革宿獘以蘇漕運困苦戶部議如所言請申飭禁例命內外總督糧運官嚴禁之

戶部覆漕運總督喻玆參江西運船妄報不實請治把總指揮余大綸等罪 上曰邇者漕規廢弛運官往往延緩稽遲妄稱水火以遂侵欺折兌奸計及委官勘報不多扶同欺罔大綸照前旨法司提問具奏

初內官監收白熟粳米科索無厭大率正糧一石加費二石始獲批單至是以應天巡撫吳廷舉言始令今後內官監收糧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軍餘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

十月巡視京倉御史向信言領運官卒歲運糧四百萬石石加耗金不一共計四十七萬餘兩總漕衙門驗發及

至京通二倉徑由領運支給臣等無從稽核必多侵牟宜令各衛薄錄示臣按月支發下戶部覆議從之

二年漕總楊宏請漕運輕賚銀兩聽運官沿途僱舟車不必裝鞘封算以苦運軍部議漕規惟船不守凍糧不掛筭軍不借債爲患輕賚雖資運費宜解漕運廳船過惟照數給領至通州方許發封聽巡倉御史查仍酌量定數餘着各總查船料應修補者給之巡倉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有廣利八閘宜復以省陸輓臨清濟寧在在有淺而長溝至新家口尤甚宜於兩處建閘蓄洩戶兵命疏閫漕歲四百萬運十有三總領衛一百四十旗

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
漕規盡弛乞查核命總督漕運都御史覆報整飭之
九月部議監兌主事事竣不必候代船壞不必拆卸變賣
帶回清江浦付提舉司薊鎮秋稔將遼陽運本鎮米折
五萬石石七錢江南北六總行糧於應兌處支輕齎腳
價漕院先給十之一二爲路費江南湖廣浙江衛所軍
辦料照江北五總例兌扣運軍月糧遼陽運赴薊州從
新河至李家窩多盜宜防沛縣以南入閘俱投水底晉
華沽頭主事閘官毎閘量留夫十名看守濟寧長溝等
處閘座稱遠乞添二座以免阻滯運官非大罪所司不

得拘留
三年新定運軍踏正行糧改兌之法官軍便之惟蘇松原
無額坐江北行糧勢難加派應天巡撫請以各府運鳳
徐二倉糧兌解民運至倉卽於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
抵今用行糧淮陽等府原坐常盈倉糧就近改徐鳳二
倉補蘇松糧數
九月命漕運輕齎銀過淮予三之二餘俟糧完盡給勿扣
羨餘侵欺者許軍陳訴
五年巡按直隸御史劉隅言運糧官運糧往往恣意乾沒
急則沈船以風濤自解宜行治下戶部覈請自今漂溺

糧船悉付所在官司閱報實數疏按御史仍分別眞僞
奏聞如有役歛盜賣諸弊卽問發邊衛充軍報可
六年十月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乃元郭守敬創造
先朝漕運平江伯陳鋭等亦屢以爲請今通流等八閘
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爲力甚易仍令閘
運歲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又漢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
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悉
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虜酋鄉導輕騎
疾馳旋日可至燒毀倉廒則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
細故請以臣言下所司議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

俟次第就渠徑達京倉興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爲便
計 上命戶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何詔及仲董其事
十八年漕運總兵鎭遠侯顧寰奏言湖廣江西浙江下江
南京江南江北中都諸部運船前以避梓宮繼以河
水漲發不獲時進北已凍阻共二千九百餘隻必至明
年河泮時始得還恐過期不復能領運且各處災傷民
不堪命明年兌運未必能如期乞暫將前船免下年裝
運約所裝糧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卽以各災傷
地方量准折銀上納係正兌者石銀七錢係改兌者石
六錢同本色米以貯輸太倉一以省凍阻之船一以寬

地方之困兌運無衛軍民兩便戶部覆言可從之
二十年四月漕運都御史周金奏運船淺阻淮徐臨德天
津水次舊有倉厫乞速議修補以㒺寄囤戶工二部議
此國初轉搬之法故於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巳定直達
京師今仍此議恐運軍懈怠而河工亦視以延緩不可
許　上曰爾等職司國計糧運不至全不經心預圖但
今巳差大臣經理姑如擬行給事中郭鋆等言河道既
塞事變所伏不如允奇囤為便　上詔寄囤與鋆劉宜
視河流通阻以為緩急不可執一其令差去官會同漕
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四十五年科臣言漕運逋負由奸人包占投托貴族優免
影射詭寄宜定優免之例凡本色起存未完百石撫按
究問五百石以上奏聞糧長收頭利弊加意核革
隆慶元年二月昌平密雲二鎮自嘉靖庚戌坐撥漕糧徑
運該鎮邊軍便之巳而運軍告困仍改通倉空運奸商
校吏因緣為奸米至腐爛不可食總督劉燾請復改運
該鎮戶部議該鎮糧餉空運則蠹弊滋出為邊軍病經
運則轉搬艱難為運軍病宜通融立法自今年為始將
去年漕糧令江北山東二總撥付二鎮自後年分衛次
均派毋得偏累一衛一所密雲糧由通州水路運牛欄

山交車戶接運昌平糧由通州石壩更船至大通橋陸
交車戶接運仍付各運官上納從之
給事中何起鳴言邇年漕政廢弛過淮失期其故在有司
怠緩軍衛遷延並以軍官科求旗甲侵費獘端莫可深
詰今監兌主事雖係專官而部署權輕不得盡施其法
巡按御史可以執法而事務繁劇又不得專意於漕按
會典沿河閘壩每三處設御史一員主催運今宜復國
初舊制南直浙杭嘉湖添差御史一員給勅專理漕運
其濟寧以河道舊屬兩淮鹽院帶管者并以委之監兌
水退則趣淮以南水盛則趣徐以北此河道漕運可兼

攝而並舉者也戶部覆奏從之
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磚以漕軍重困也
給事中吳時來請以臨德二倉米充漕糧之漂流者并補
造運船以濟轉輸又欲罷各省監兌主事及總理南糧
都御史戶部覆得旨主事都御史設如故餘允行
戶部覆漕運總督張瀚總兵李廷竹會議六事一漕法嚴
兌緩期有司軍衛同罪今法但行於武弁而各縣文職
間以依違開革者塞責宜一體劾治毋得偏縱一蘇松
常嘉湖宦家納糧不赴水次每逼私兌宜遵例禁革一
凡及三年將運官旌別淑慝戶兵二部會考舉其最者

起擢示勸一南京上下江造船二廠舊無上官督率茲
多廢弛宜分屬九江蘇松兵備兼理一密雲昌平邊請
甚爲運卒之累數年以來變革不常請如大同例發銀
預糴勿再紛更一裁革遊洋分巡南北諸衛事宜已經
題覆嘗著令甲遵守得旨運官賢否惟以錢糧完欠爲
據如漂失掛欠數多縱有他長不得濫舉餘俱依議行
都察院言漕運錢糧原屬戶部主事催督專勅特遣事權
未嘗不重且　祖宗朝用之皆効事在擇人不在變法
今後請毋更差御史以侵職掌從之
詔以漕運各總督方廉奏革淮徐舊設管倉主事二員部

議謂　祖宗設官國計所係不宜惜小費而忘遠圖
上然其言
戶部覆御史唐鍊條上漕運事宜請令江浙湖廣各管糧
參議一員督運船赴瓜儀與漕運委官交代後期者劾
治運軍數少令司道府衛於正丁舍餘屯操中僉補[illegible]
船責成工部分司清河催督官專勅徐州兵備限四月
終過洪入閘漕司比過淮例一體奏報命悉如議行
戶部覆總督王宗沐奏請於春汛時移駐揚州料理海防
兼催瓜儀之運二月中還淮安及糧船悉至總兵乃出
駐徐以北督催過洪俟入閘畢隨後管押至京從之

直隸巡按御史李枝奏往年憲臣舉劾運官多在事竣之
後無以示勸目今開幫運船及期過淮糧數無欠者宜
將領運官員亟爲舉薦旗軍即給羨餘回南以寓鼓舞
之權又所年患若漂流率因催運官催促嚴急不循幫
次所致宜約束委官毋容需索必已過分地而糧運無
損者方爲稱職是亦保全運務之端部議從之
四年五月詔漕運各總過江過湖腳銀之奇羨者解貯淮
安府庫爲軍船置辦什物之用每船給以四兩如再有
餘剩乃以[illegible]給之費仍著爲令
六月命巡河南山東京糧道參議

六年正月以總督漕運王宗沐言命山東參政潘允端移
駐淮安專理漕務裁革漕運協同參將
戶部尚書張守直條列漕政事宜一中嚴議例如糧船到
淮後具責在各處巡撫已到淮而更遲誤責在漕司一
查處糧船各總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嚴修及行各把
總官從量派每令重載易壞其年限未圓者另覓民船
裝糧抵壩候回日修理仍將委官查究一查刷船單諸
股壯戶丁照額僉運不許募無賴代充仍五船編甲互
相覺察一議處漂流務將官旗盡家抵償沿途有司不
得妄行勘[illegible]收官別貯先支部如議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十二

海運

洪武三年正月命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召募水工於萊州洋海倉運糧以餉永平衛

十三年四月命都督張赫朱壽率舟師海運

二十一年九月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由海運糧還自遼東

二十五年三月命舳艫侯朱壽都督黃輅督舟師由海運糧以給遼東軍食

二十八年三月制諭都督朱信克總兵官宣信克副總兵官率舟師運糧赴遼東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二十九年四月都督朱信言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數 上命增十萬石以嘉定縣糧米輸於太倉俾轉運之

三十年十月 上諭戶部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贏餘今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永樂元年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四十萬餘石赴北京及遼東

二年 上以海運糧船止抵直沽置倉儲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命戶部會議皆以為便復請於天津等衛多置露囤以廣儲蓄從之

四年六月侍令海運赴天津者舟必同日供發有先後者治部運官罪有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而同日俱達亦無所損或請治違約之罪 上曰始慮海寇為患故勅令同約今已濟而無損其功可贖凡用人者錄功而

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懋功哉

命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衛轉運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也

五年八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蘇州太倉城

六年二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率官軍都督宣信為副海道運糧赴京

十年十月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
流衝會海州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海舟於
此或值風濤擱淺觸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
爲山立旗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勅
俟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

十一月命揚州等衛造海風船六十一艘

尚書宋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
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十三年始爲支運罷海運

按海運本虞夏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
綠水自造頭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糧多漂沒歲至
數萬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罷海運陳瑄又治
刑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
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禮爲多

正統七年三月命南京造遠洋船三百五十艘給官軍出
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嘉靖三年七月先是南京工部派徵浙江江西湖廣福建
諸省銀六萬餘兩造海船運山東青州諸府花布於遼
東以備軍士防海寇其後青州諸府以海運多險巳將
花布議折銀輸遼東而派徵造船銀兩如故至是南京
工部侍郎吳廷舉言海船之造勞民傷財無益於用請
革之便下工部議以爲可　上從之詔自今海船罷造
勿復徵派擾民

二十年五月湖廣叅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
時淺阻已命官往治海運有旨不得妄議方遠宜多言
亂謀姑不究

三十八年十二月遼東巡撫侯汝諒以遼東大饑議開登
萊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陽部臣以海道迂險行令覆
勘侃而汝諒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

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月沱桑沱
姜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
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
艘約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石委官督發至天津通河
等處招商販運仍令彼此覺察不許夾帶私貨下戶部
議覆據勘天津海路近而事便當如議行第造船止須
一百艘令與彼中島船相兼載運其登萊海道姑勿輕
議以啓後患從之

隆慶元年給事中宋良佐等叅國初粮運率因元故自會
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

嘉靖末年科道胡應嘉欲市恩淮大諸衛桑梓之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者矣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仍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此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也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俩事難造次請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以聞報可

二年正月順天巡撫劉應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五百餘里可通漕議令永平通判及指揮等官募縣民習知海道者與俱赴天津領運仍同原運官軍駕海舟出大洋至紀各莊更小舟運至永平倉其造船及水夫諸催募轉船之費取諸漕運輕賫及倉粟之餘者戶部覆言故事獨薊鎮有遮洋總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卒冒不測之險於計不便即如撫臣等言請以山東河南額派薊鎮漕糧分撥折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通判指揮等官徑自領運不必同原運官軍其沿途搬入倉工費皆如議和給以原撥永平民運及太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還薊州　上從部議

山東巡撫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乙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由近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度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為安便大約每歲自

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艘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帮之苦而防海衛所大洋錯絡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戶部覆言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事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近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即發與節省銀萬五千兩為僱募海舟之費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之費從之

總督漕運王宗沐言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脈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疏通無滯邇來黃河泛

灩數患漂流故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俱有風波之慮然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水淼渺無山則趨避無及近南水緩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兹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萊因矚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計決無便於此者然此猶畢將宜而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都秦右岷凉而左陜渭是有險

可依而無水通利也宋都梁負大河而面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我朝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衆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絶也然唐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輪輓所必由故也若夫燕則面受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又以爲河運入閘則兩舟難並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損數十舟同特與塞不可通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

之譬先臣丘濬所憂不可救也若我朝太平熙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衡也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故之央闊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夫既失利於河又不能通變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防中堂

閉則可自傍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風波天數然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 聖明采擇固

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言海運既行宜定樞額粮以便徵兌請將淮揚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災傷改折則更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言漕運二十餘萬通計運船四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貴不能卒辦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其合用料價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併浙江湖廣本年折糧減存及河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

以撫按及巡鹽衙門贖銀兩抵補一議官軍言起運糧船宜分派淮太台溫等一十四衛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十二人以九人赴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僱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其領幇官員於沿海衛所遴補所須什物即將河船允運軍丁糧銀扣解置辦一議防範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司道等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剝言糧船至天津海口水淺舟膠須撥船轉運至灣每糧百石給水脚銀二兩九錢其輕齎銀兩先期委官由陸路起解聽各幇糧官變價應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比之河運不同旗軍回南每船許帶私貨八十擔給票免稅以示優恤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建廟祀以妥神明議下部覆如議詔允行之

按海運三道初元伯顔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揚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撑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萊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丘濬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三曰陸曰河曰海請尋元人海運入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也

漕運總兵官萬表議海運爲 祖宗已棄之策今人輙以丘文莊之論爲言非達於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溺米不止十萬計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

必欲爲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鴨船嘗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障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軍與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粳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雇值量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

國朝典彙卷九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南京光祿寺 卿臣劉宇烈 訂正

戶部 十三

救荒 賑恤 孤貧

洪武二年二月 上謂侍讀學士詹同侍制秦裕伯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彊土雖定然中原不勝凋敝東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陛下撫念瘡痍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上曰若寒者思溫熱者思涼今民之患殆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

三年正月西安鳳翔二府饑戶部奏須運粟以濟 上曰然日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即令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十年勅中書省曰湖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戶部主事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

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郵吾民者
十七年十月 上以河南河決北平旱災勅駙馬都尉李
祺等往賑之
十九年四月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河南檢覈被
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二十年青州旱蝗民饑有司不以聞有使者奏之 上謂
戶部曰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
言青州民饑而守臣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其亟
遣人往賑之就逮治其官吏
二十六年四月孝感縣言民饑官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

請以貸民即命行人乘驛往給之
上諭戶部曰朕常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
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俟奏請道途往
返遠者動經數月民饑死者多矣爾部即諭天下有司
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永樂二年六月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諭之
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
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卿往
體朕此心不可為罔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三年六月諭戶部比蘇湖被水民饑求食它郡令所在官
司善加撫綏毋驅逐之俟水退令復業無極食種子並
官給之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左通政趙居任大
理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 上曰四郡之民頻
年厄於水患今低處已播新苗未成老稚嗷嗷饑餓無
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
善加綏撫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五年五月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因命刑部悉
逮寘於法又謂都御史陳瑛曰國之本在民民無食是
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為心每歲春

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濬河渠修築圩岸陂池補蝗蝻
遇有饑荒即加賑濟比者河南郡縣薦罹旱澇有司匿
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
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擷草實為
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
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
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八年正月 皇太子監國以去年江北水患遣副都御史
虞謙給事中杜欽往揚州淮安鳳陽直抵陳州視軍民
疾苦免其被災田租需還典賣子女

三月虞謙杜欽啟宿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
敕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
待報汲黯何如人也亟發倉賑之勿緩
九年七月戶部言賑北京陽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
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大旱民饑昔文帝不發倉賑贍
民流移末哉計所積可供五十年今國家儲蓄上以供
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
不足隋開皇間倉廩雖豐民心不贍煬帝無道遂至滅
亡前監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十年正月山東稷山等縣耆老言歲歉民饑採蒺藜掘蒲

根以食乞賜寬貸徵賦命戶部遣官賑濟其布政司及
所屬郡縣官藏不以聞者悉械送京師論罪
四月山西平陽翼城等郡縣民饑遣戶部員外孫格賑之
凡十六萬九千六百餘戶給粟三十一萬四千石有奇
六月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闕謝賑濟恩命給道里費遣
還　上問今歲禾稼何如對曰來時甚茂　上曰禾稼
雖茂民力未甦凡所借用官糧今年不責爾償候下年
豐熟令償老人叩頭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准此
例凡經賑者悉免詣闕謝恩
勅戶部曰朕為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巡
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饑
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於
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
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八月定陶中牟等縣耆民詣闕謝賑濟　上諭戶部曰天
子以天下為家固以天下為休戚比念民饑令有司發
粟賑之此國之恒典況郡縣儲蓄正為民計而使人廢
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意也其未至者移文止之
十二月戶部言邳州水災民乏食命御史乘傳往賑之
十一年夏　上謂戶部曰人從徐州來言州民以水災乏

食有鬻男女以圖活者人至父子相棄其窮極矣即遣
人馳驛發廩賑之所鬻男女官為贖還
十二年十二月以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馳傳
往賑凡賑饑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千三百餘
石鈔十二萬六千三百錠
十四年六月戶部言衛輝府新鄉縣安樂州北直通州及
順義宛平二縣飢命遣人補恤
十七年　上聞[illegible]徐等州縣民饑慨然嘆曰君以民立國
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於民足衣食雖有水
旱災傷而民不致於饑窘者則恃蓄積有素但如漢文

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
藏不費糧亦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
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
於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餓死者已不盡矣其令有
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即驗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
令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
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
昔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
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須撙節仍令有司凡政令

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郵有稽違者
守令處重罪
洪熙元年六月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
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
措獨亟驛館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
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宣宗
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
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
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宣德元年四月戶部奏比者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
賑濟而未見開報饑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　上
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
而行豈不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
府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六月河南布政司奏安陽臨漳二縣蝗　上謂夏原吉等
曰近者有司數言蝗蝻此亦可憂姚崇捕蝗終不爲災
但患捕之不早耳卿宜遣人馳驛分督有司巡視若遇
蝗生須早撲滅毋遺民患
二年閏三月工部侍郎李自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
入河南者十萬餘戶爲有司軍衛所捕逐　上謂夏原

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
知青州存郵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河泊
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今乃驅逐使
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
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十二月　上謂夏原吉等曰今年陝西亢旱秋田無收其
軍屯子粒民間秋糧俱已蠲免比因軍民之中多因缺
食流離豈可不恤其令有司開倉賑濟仍於南京運絹
五萬疋綿布十萬疋令隆平侯等用心拯救勿令失所
三年四月解州潞州奏天旱民饑多流移他境　上覽奏

憫然謂夏原吉曰比聞山西久不雨朕心不安今果奏至其即遣人賑濟且撫綏其民毋令失所又曰聞旱災之地頗澗弭災之要修省在朕卿亦當敬慎勉盡乃職

四年五月永清縣奏蝗蝻生 上問左右曰永清有蝗未知他縣何似錦衣衛指揮李順對曰今四郊禾黍皆茂獨聞永清偶有蝗耳 上曰蝗生必滋不可謂偶有命戶部速遣人馳往督捕若滋蔓即馳驛以聞

五年四月江西饒掌吉水縣事知州柯暹勸富民出穀賑濟邑義民胡有初出穀一千五百石衆胥效出穀邑人賴爲巡撫趙新上其事 詔賜璽書襃美復其家遣行

人勞之

易州奏蝗蝻生 上謂都御史顧佐曰今禾苗方生宿麥漸茂而蝗蝻爲災若不早捕民食無望即遜賢能御史往督有司發民併力撲捕務殄撲之則易若稍緩之爲害不細

十年給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間有大戶蓄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救卹之方乞命自今歲遇荒歉爲貧民立券貸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爲息候年豐償本從之

正統元年四月命侍郎王士嘉邵旻都御史陳鼎符移大理寺少卿程富趙琬順天等八府賜之勑曰今命爾運各郡遇有蝗蝻生發隨即催督衛所州縣起集人夫打捕盡絕毋致滋蔓以貽民患往者差官捕蝗不體朝廷恤民之心肆行箠楚民受酷虐甚於蝗災爾宜深戒務在設法使人不勞田禾不損傷庶副朕恤民之意欽哉

四年六月京師大水命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賑恤

十一月 上以旱澇相仍命山海至密雲地方軍民缺食

者聽採取湖山榛果紫魚蝦之類以自給仍戒權勢毋得專利爲害

五年三月命御史薛希璉舉江西荒政希璉所至以便宜劾奸獘廣儲蓄增築陂塘以興水利變通有法寬猛得宜民惠賴之能舉蓋著事蹟陞刑部右侍郎尋命視畿內廣平等處旱蝗

七年正月吏部侍郎魏驥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賀祖嗣光祿寺丞張如宗大理寺丞仰瞻往南北直隸各府捕蝗賜勑曰朕念蝗蟲爲患特命爾等分運各處遇有遺種及早搯毀如有生發隨即撲滅爾等必廉必勤用

人之際務體下情均其勞逸不許自求安閒指使官員苟且行移以應故事於民不能有濟斯爾之愆如有貪累不律及縱容下人擾害軍民則爾罰匪輕欽哉

八年三月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巡視淮南水災

十年五月圻輔民饑命大理少卿李奎賑濟

七月巡撫河南山西大理少卿于謙奏近者山陜人民饑窘俱往河南地方趁食訪得懷慶河南二府倉糧見有六十餘萬石乞糶與饑民依時價收鈔解京 上謂戶部曰向年減價糶以利民此古良臣爲國救荒之長策也今謙爲朕舉行甚可嘉尚其馳報謙如奏行毋緩

十二年四月畿內蝗命僉都御史張楷往捕

十三年六月巡按河南御史奏開封府及汝陽縣蝗充鶖萬餘下食之蝗因無損禾稼無損秋成可期 上曰禽鳥能除民害即禁民勿使捕之

景泰二年四月廬鳳徐淮諸郡大饑巡撫都御史王竑發廣運倉賑濟全活二百二十九萬餘人 上聞而嘉之

陜西民饑命左都御史陳鎰賑之

八月畿內蝗命大理少卿陳詢巡視

三年四月命僉都御史王暹賑濟徐州饑民

四年四月蘇松民饑乞糶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大學士王文往訊之文以謀叛連坐五百餘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大理寺卿薛瑄抗章辯雪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

七月命禮部侍郎鄒幹賑濟河南鳳陽等處大水奏免本年稅糧

五年三月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用柴炭夫役聽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納鹽糧損其半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瑄又議爲之具

耕牛種子以便於民時亢旱苗槁行部至武清齋告於上下神祇是夕大雨

天順元年四月山東薦饑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命僉都御史林聰賑濟有司奏請增給 上召閣臣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蓋不欲其事之不由於已也後 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輒言其謬如此

成化二年二月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饑民

閏三月濟州衛典史喬昺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勑命
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銅錢米和糠土不堪
貨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
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
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策
查得兩淮運司餘鹽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
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贓罰鈔亦行
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
四月南京僉都御史高明言上元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

脾家十歲幼女烹食實由饑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數
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時還官　上命戶部定議以聞
六年七月京畿水災民饑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永
平河間三府吏部侍郎葉盛巡視真定保定二府忠發
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全
活不可勝計盛籍貧困招流亡全活甚衆
九月大學士彭時等言近來旱傷去處除地方路遠未知
虛實北方山東六府直隸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
地方夏麥無收秋田未種雖經累報災傷有司未免照
例徵勘催轉遲延人心不安流移道路勢所必至請勑
三處巡撫官設法賑卹凡災傷州縣今年夏稅等項
倉鹽鈔貫照數蠲免其見今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止
太僕寺丞暫令回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如此庶民因
或可少甦流移或可少息從之時等又奏京城米價日
貴一斗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糶以要厚利乞命戶部
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
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
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糶
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
捕庶免貽患　上嘉納之

七年正月京師饑命戶部侍郎陳俊發太倉粟一百萬斛
減價發糶以利民時權貴有乘以射利者俊請凡糶以
升斗計滿石以上者閉不與　上從之其計遂阻
十三年八月　上以山東兗州及南直諸府州水災民饑
諭戶部推擇郎中員外廉能可任者五員分往賑濟其
有合行事宜斟酌以聞戶部以郎中張文等五人名上
并擬區畫鹽鈔納米冠帶節省夫役賑給諸事　上皆
可之賜勑以行
十四年八月　上諭六部山東北直隸各府軍民災傷甚
重爾等其以該徵追糧草馬匹等項并一應差役當停

止分豁者具奏來聞再差各衙門能幹官與勑令查賑
濟巡撫直隸都御史汪霖速令回任江西亦被水災令
南京刑部侍郎金紳領勑巡視
二十年四月陝西大饑民采桑椹而食或父子兄弟相噬
巡撫鄭時奏請發襄陽糧及內帑銀各數萬賑濟因檄
布政司等官分守城西門給饑民食無敢侵漁者流民
安堵病者咸起時每朔望必至文廟行香升明倫堂令
諸生講書人問其故時曰方今人情洶洶皆欲為亂在
諸生既有賑又儆省以遵王之義與言不作何由起亂
人心果定　上特璽書獎勞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禮部議令各處僧道
關給度牒就彼納米賑濟湖廣鎮守太監韋貴議饑民
南流數多驟之則恐激變賑之官糧有限欲行山陝河
南北直隸巡撫督令各該州縣將新舊流民着該管里
長招撫復業大學士萬安等議令山陝生員有納米者
廩膳八十石增廣一百石俱赴陝西缺糧倉分上納起
送國子監讀書軍民舍餘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
戶納二百石副千戶納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
揮照例加米定與衛分帶俸又命侍郎耿裕徐溥祭告
西嶽西鎮西海大河之神南兵部尚書王恕言臣惟山
陝連年災傷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南直隸浙江江西
湖廣每處差給事中御史郎中二三員前去會同彼處
撫按暨同守巡官召募僧道生員軍民舍餘人等各照
米數每石納銀一兩給與文憑度牒其銀就令原差官
分送山陝河南給散賑濟其流民之在荊襄者要令該
管里老招撫復業恐里老亦多流移料無人可差且家
業已失田野無望又無口食豈能回還臣恐耕衛失業
必為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
運南京各倉及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又將河南
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俱運赴荊襄水次倉賑

流民以絕後患臣又深慮召募僧道生員人等銀兩急
不能得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速發山陝河南
賑濟如內帑不足請諭貴戚近臣及在京富戶那移前
去待後日照數酬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
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庶幾全活生靈消弭後患
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卹之
九月山西巡撫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
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遣官齎付淇糴糧應用
俟豐年徐議還官
二十一年閏四月命刑部侍郎何喬新賑濟山西饑民

弘治七年六月江南巡撫何鑑因水災條陳折兌改折蘇米折食米折軍糧停料價停織造留船料留稅課鈔關鹽引存工價共十事以聞又疏乞照往年用陝存留折銀二十萬兩兌軍米三十萬石分賑各屬皆准行之

八年十月鄖陽撫治沈暉奏請以鈞州太和宮觀香錢糴穀賑饑從之

十四年十一月吏部尚書馬文升言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災請行恤典并簡命臣僚以便宜賑濟因嚴捕盜賊停止科差以甦民困以固邦本　上命刑部侍郎何鑑大理寺丞吳一貫奉勅賑濟其餘有災處行令各巡撫等

官加意設法賑恤毋得虛應故事鑑首陳五事一借糧餉以資賑濟二乞通融以救時艱三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寬差役以甦民力五停工作以待豐稔悉報可

十五年五月兩浙大饑命副都御史王璟巡視璟倣富弼青州救荒法行之

十六年五月命南工部侍郎高銓賑濟江淮陳荒政八事從之

正德元年七月南京給事中石祿等奏頃歲山移地裂水旱頻仍風霾蔽日雨雹殺人爲變不一被災之所宜遣官賑濟招撫或蠲其賦稅減其科徵戶部尚書韓文等覆議水旱災傷無處無之若槩欲差官恐徒勞無益宜俟奏報至日量其輕重如例上請蠲貸惟江西南康建昌等府之民死於嵐瘴者無算鳳陽等府大雨加注平地水深丈有五尺沒民居五百餘家寧夏左屯衛紅氣薰天繼以恠火燬城樓臺堡官軍房屋牲畜幾盡并傷男女三[illegible]十人是乃異常之災宜移文各該巡撫親詣其地加意撫恤貧民之困於差役者即與優免廬舍之淹沒營堡之燒燬者官給錢糧量爲賑濟仍督所屬官吏招撫流移禁革科擾庶災異可弭　上曰民困可憫其如擬

三年五月劉瑾矯詔勅南京運米三十三萬石轉餉鳳陽南兵部尚書何鑑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會同內外守備直言辯奏始得停運及得差官賑濟

六月河南湖廣災命南工部侍郎畢亨兼僉都御史巡視

四年正月南直巡撫羅鑒奏丹陽金壇二縣民饑尤甚請借撥蘇常二府各米千石穀九千石賑之其蘇松常及嘉湖等府米亦騰貴宜放預備倉糧減價量糶貯其銀於官俟年豐糴穀備賑部覆如議　上曰歲歉民饑朕所軫念借撥放糶俱如擬行之然賑濟當先及於小民務須計處周詳不可使豪右挾勢規利致生奸弊

十月湖廣巡撫王綸奏境內歲祲預備倉糧已竭欲行武
昌漢陽禮勸富民納粟賑濟而立表刻石以旌之若恃
富黨惡不從者疏聞究治戶部言荒政在於恤民若窮
州下邑槩欲勸分恐官吏乘機科害是窮民未必蒙賑
而地方先受擾矣武漢富民頗多宜加獎勸借出米千
石以上者表其門九百至二三百者授散官自從六品
至從九品凡四等仍刻石旌名其餘州縣原有侍郎畢
亨奏留餘銀可備賑濟不必勸借今年該徵兌運糧米
宜量折十五萬石而以其加耗爲給賑之助　上是之
六年十二月僉都御史叢蘭巡撫廬鳳滁和等處兼賑濟

兵荒饑賑濟全活十二萬六千八百戶撫釋脇從男婦
幾六百人事聞賜勅獎勵賚金帛
十二年正月給事中毛憲奏臣奉命往遼府冊封入境見
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偃臥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
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
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再假勅下該部速行議
賑矜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緩更乞罷工
作以息勞費節貢賚以惠困窮不報
十三年正月給事中李長奏直隸山東罹潦瀰漫五穀絕
望流徙京師死亡枕藉乞從權處置先將已故者瘞埋
其羸弱僅存者量給米銀令各回鄉　上曰流民情可
矜憫人給米三斗令各歸鄉以聽賑濟死者官爲瘞之
各巡撫其督有司加意撫卹毋致失所給事中邵錫言
去秋雨水爲災畿輔大饑乞遣大臣賑卹　上命僉都御
史李鉞奉勅往
四月淮徐等處歲饑巡撫叢蘭奏截漕運粟數萬石及益
以倉儲賑濟下部議行之
湖廣歲饑命副都御史吳廷舉查各處倉粟賑之
十六年十一月江西兵災相仍詔發本省倉庫賑民仍留
榷銀十萬兩不足則量以所籍宸濠產置濟之從巡撫

鄭[illegible]巡按唐龍請也
鳳陽巡撫陶琰奏淮徐連歲災傷乞蠲免田租并請兩淮
運司餘鹽銀及淮揚二鈔關船料銀十五萬兩給賑戶
部議令鹽銀供邊難借從其船料議令琰查處　上以
淮徐要地特許船料外仍發太倉銀三萬賑之
嘉靖元年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
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
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昔有舉於一
城不如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王者勢不
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南畿作

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設粥十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婦老幼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不過十六萬石銀十六萬兩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至太糜賑郵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

二年北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俱有旱災而應天蘇松淮揚徽寧等十四郡又徐滁等州爲甚千里盡赤莩殣載

道姦盜因之蠭起南京給事中顧濂等御史吳瀚等俱以爲言欲責成守令招撫存郵下戶部議尚書孫交請留蘇松折兌銀兩折鹽價蘇常糧白米滸墅關鈔課應天府鈔官皂薪膳銀等金兼賑從之又請發太倉銀二十萬兩折漕米九十萬石往賑亦從之

詔蠲太岳太和山香錢一年備賑從湖廣守臣請也太監潘眞奏留不許

三年二月南京大疫先是大旱江南北流民來就食者數百萬有司設粥隨食隨斃至春蒸爲疾疫比屋死亡百無一存牆傾屋塌如無人境人鬼縱橫可駭可怖支糧正軍已減五萬而流民還者百無一二至秋皆戶

時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人巡按淮揚御史朱衣言人民爲饑所迫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多相殘賊發婦到氏食四小兒百戶姚臣王堂以子鬻毋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弑父無復人理且地震霧寒臭瀰千里災變之來莫此爲甚更乞大爲賑郵先是以席書爲戶部侍郎督賑江淮發帑截漕賑之至是以衣言復發帑金十五萬兩分賑淮鳳二府

給事中張漢卿等言先該戶部覆題應天等府亢旱欲動支淮浙運司餘鹽銀兩賑濟但前項區處銀兩類非見

在徑賑官員何所措手饑困之民朝不謀夕若俟文移往來緩不及事乞特發太倉銀兩星馳往賑庶幾有濟上曰直隸地方災傷重大人民流離困苦朕心惻然戶部即發太倉庫銀十五萬兩付差去賑濟侍郎都御史等官分賑應天淮鳳等府務使窮民各沾實惠

五年三月巡按順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凶荒乞加賑郵部議從之乃命郡縣倉廩悉數給散不足則發過太倉錢穀補助之

七年十一月　上諭戶部朕聞河南陝州甚荒人相殘食何不亟行賑救夫災變重大若此豈彼處鎮巡官未嘗

具奏耶其據實以對尚書鄒文盛等言河南全省皆饑
臣已請留兌軍糧五萬石行賑陝州饑甚鎮巡官並未
言及今請再留五萬石兌軍糧賑之報可
八年二月湖廣襄陽大饑巡按御史張祿繪饑民圖以獻
詞甚慘切時已有旨留顯陵官銀及貴州折兌銀備賑
上覽祿奏復感動亟命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處
分使民沾實惠有司奉行不謹及作弊者悉論如法
三月河南巡撫潘塤言河南歲大饑近發帑銀五萬兩尚
不足賑　上命盡發河南司府倉庫錢糧不足則移山
東臨清廣積二倉米二萬石濟之

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
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
稍貧之民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
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埋瘞棄小兒
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卹有三權曰借官糧以糴糶興
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
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
文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各參酌古法體悉
民情條列上請戶部覆議當付有司酌量舉行　上以
切於救民皆從之

四月　上夢黃衣者數人蹕辟南行其勢甚迅文日語閣
臣楊一清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
至在在皆滿數日為大風雨飄入海盡死是時　上方
勵精圖治故見夢且能消弭云
六月山西大饑參政王尚絅上救荒八議一曰愍饑饉乞
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卹暴露乞有司祭瘞消釋癘
氣三曰救貧民乞支散庾積秋成補還四曰停徵斂乞
裁日住徵以俟豐年五曰信告令乞勸分蓄粟六曰推
糴買乞令無閉遏七曰謹預備乞申舊例措處積貯乞
使庾廩空虛八曰卹流亾乞所過州縣加意存卹勿使

萃聚思亂戶部覆議行之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承乏寧夏自七月由舒霍
逾汝寧目擊光息蔡潁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陝閿潼
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迨入關中重以狄潦懷慶而北
驕陽五載臣崎嶇沙磧間見居民刈穫喜召問之答曰
蓬也其類有綿刺二種有子可麵饑民仰此五年矣臣
尚意其可食也及至韋州復遇民食蓬子麵取而啖之
螫口澁腹嘔逆移日乃知小民食此豈得已耶將二蓬
子親封題識齎獻伏望　皇上示諸大臣使知民瘼
九年四月行人楊冏有事湖廣山西還言畿內及河南湖

廣山西俱被大饑乞絲議郊禮以省勞費　上勅部院
曰邇來遠近之民饑莩在道聞諸奏牘實用憂戚內外
臣工皆有分理之責而部院大臣及百司庶僚之首不
可不佐朕安民其各諮議會奏以聞於是吏部尚書方
獻夫等會陳重守令廣儲蓄[illegible]神郵陣恤慎刑獄及
蠲免救濟諸條　上采納之
給事中孫應奎言榆林一鎮災傷重大士馬損瘠死亡無
算骨肉相食商販不通烟火幾絕草根樹皮剝掘已盡
近復掘石爲麪用以療饑食多墜死言之傷心　上曰
所奏饑荒朕不忍聞於是命議宜發太倉銀十萬兩往

賑之給事中夏言請以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和糴輸
邊以全生命　上從之特召至御前面賜諭責其成功
十年九月　上幸西苑仁壽宮召大學士翟鑾李時左都
御史汪鋐夏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饑荒已遣戶部侍
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
天和或河南巡撫徐讚因言陝西初災傷重大後聞亦
頗紓　上曰百姓艱難遲用賑濟民乃天下之民也豈
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陞龍
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管理賑濟　上
復曰朕念陝西災傷重大民多死亡流徙故發銀三十

萬兩遣官賑之欲令小民速沾實惠龍宜亟赴任相病
得無規避否吏部劾聞有朋比者治其罪龍疏辭　上
手詔荅曰卿才兼文武性資端亮朕特簡用卿其勿辭
亟往視事展布才猷俾民得安副朕奉天愛民之意
十三年八月直隸巡按御史李禮言鳳陽連歲旱疫民多
亡徙請勅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以牛種督勸耕
墾仍免其逋負歲稅則並加賑濟部議此法當遍行天
下從之
十六年正月御史韓居言京師米價翔踊請令有司收養
窮民及發太倉銀平糶以賑濟之部議倉糧既以時放

而豪右乘賤居積價復騰貴宜嚴其禁　上令巡倉御
史及緝事官嚴捕治之
十七年四月戶部言各處饑民流聚京師宜令大興宛平
二縣分地查覈錄名呈部人給太倉羨米三斗責令還
籍給事中曾烶等言諸路俱有旱災而順天永平爲甚
饑民間有大役餬口就工乃今饑死城隅日數十人通
會河側屍骸枕藉乞急發帑救卹及行各處賑貸從之
十八年河南巡撫王杲言救荒當如救焚今河南災甚請
其查勘請發文移往返動淹累旬乞先發內帑銀十萬
兩遣官賑濟章下戶部議報給事中郭鋆等亦以爲言

詔發臨清倉糧價銀五萬兩命主事王繼芳齎往併令
王杲查盤回奏杲至河南復奏言河南民饑甚所在倉
庫錢穀及齎去銀僅可支兩月之用來春青黃未接勢
難坐視必復得銀十五萬兩有奇乃可戶部議發德州
倉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河南布政司貯庫解京富
戶銀并開封府河道贓罰銀八萬兩與之詔如議
上幸承天至滎澤發行帑銀二萬兩賑鄭鈞二州且曰能
活爲人否賞遼東巡撫劉璋山東巡按喬佑各銀幣仍
命以禮獎勞山東參議高登僉事張九叙遼事苑馬寺
卿李珣以其賑濟有方全活者衆也

十九年二月清軍御史姚虞言今承天府修建陵宮及陽
春等門其工作匠役俱官爲召募故鄖陽襄陽及河南
饑民皆來就役欲資口食携妻襁子不下萬計而匠作
有額不能容收屯聚飢餓積屍載途雖有司次第掩埋
而死者相繼枕藉猶多其尚存者或鬻子捐妻或剝木
掘草或相向對泣或矯首籲天猶可言也及其父不顧
子夫不計妻飄零於陰風積雪之中僵仆於隤垣荒壠
之下臣實掩鼻酸心撫膺流涕有不忍言夫承天陵寢
之地 二聖安寢之所而流民死亡妻號萬狀 二聖
之心亦必有所弗安矣臣不能盡述其狀謹命工爲圖
十有二敢效鄭俠之獻伏望聖明垂覽從宜賑䘏下戶
部議奏將郡縣預備倉糧人給三斗諭令回籍從之
二十年以順天所屬州縣災傷詔免稅糧有差仍發太倉
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及各州縣預備倉糧銀相兼
賑濟復出太倉米萬石減值發糶以半米價又以永平
大饑發太倉銀六千兩通倉米六千石賑之 上以二
府歲災憂念不已復遣主事許登瀛往會巡按御史議
處務體朝廷德意弘濟民艱如或虛應故事責有所歸
十一月命侍郎張潢往山西督賑被虜郡縣
二十四年戶部奏令撫按督察守令賑濟能否其先事預

備及時賑貸多所全活者超擢不則劾治
上諭宰詹事吏部侍郎孫承恩錦衣指揮陸炳曰方此春
時民多疾疫朕體上天好生之命令爾等施藥於朝天
宮以濟群生宜如諭行既而承恩奏邊方軍民亦宜
救療乃復命錦衣千戶同道錄司官齎赴宣大山西等
處會同撫按立法給散務俾均沾玄惠以廣同仁之義
上諭戶工二部朕仰承天命爲生民主夙夜兢兢治理未
始少忽每念四方水旱及邊方多警如履淵冰但爲政
在愛民必選賢守令今選者每不盡心以致官非其人
民受其害朕見今歲以來天時少順連日風沙若有旱

火之慮又邊務亦甚可處有司俱不我體何有君逸臣
勞之義所應賑濟及防禦諸務其急行撫按官及各邊
總鎮官加意幹理如或失職僨事決不輕貸於是戶部
言近來各處奏報災傷業已奉旨蠲免此是朝廷浩蕩
之恩第諸司多玩愒虛飾民不受恩臣以為守令親民
之事守令得人則民受其福關係匪輕乘今賑卹之時
令所在撫按加意督察果有能先事儲蓄及時賑貸全
活眾多者奏薦陞擢或其廢職誤事參劾黜治庶貪殘
有警而疲困少蘇也得旨近來水旱災傷皆由官不得
人或貪殘殃民致干和氣所奏依擬行各撫按嚴督守

令及時加意惠民貪酷害民者即時具奏處治
二十五年七月京師霪雨給事中李珊疏請修省會雨已
止 上曰霪雨為災即日朕躬已荷天恩賜霽修省不
必行朝廷有弊政當革者各官宜秉公指奏處分庶盡
應天之實因降諭戶部發銀米賑卹京師轉徙居民其
房屋傾圮者加給之
二十八年正月甘肅巡撫楊博疏陳豫備荒事宜因請
先事講求多方備處遂條上四事言貧丁宜月給銀米
糧料宜收買本色各倉宜收糴冬米涼州宜謀種屯田
疏下戶部議覆報可

三十年十一月詔以太和山今歲香錢及明年之半抵補
顯陵官軍俸糧及賑濟所屬災傷人戶
三十一年二月宣大二鎮大饑人相食兵部以聞因請借
軍餉銀賑濟 上切責本鎮守臣不先上聞令各自陳
狀賑濟事宜命原差督餉侍郎馬坤馳往經理仍發庫
錢二十萬給之坤辭行奏舉主事劉爾牧自隨且言錢
糧不足充賑詔加給十萬詔可
二十二年大學士嚴嵩等疏言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
患饑民聚而劫剽吏不能禁恐生他變乞命戶部給發
餘鹽銀兩及徐淮等倉存留糧米遴差大臣出賑 上

命發淮徐倉米麥四萬石運司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
侍郎吳鵬往賑之
給事中魏元吉等疏救荒四策一補積欠請令通倉收粟
以給薊鎮薊鎮發銀以給遼東彼此乞補各從水陸之
便一革濫稅請疏通山海關往來商貨罷勿復征一開
礦禁請召集各處礦夫聽其從便稅銀以四分輸官備
賑濟之用一議引銀每引請量減替值止稅銀二萬發
管糧郎中補給軍士草價部議允行
十月直隸河南山東大水吏部侍郎程文德言水災異常
言官屢奏特遣未見歸一臣以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

不必往失救荒莫便乎近莫不便乎拘宜各遣行人齎
部宜諭令各州縣自為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
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
納事例亦許就本地上納即粟麥黍菽凡可救饑者得
輸官計直請敕按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為等則以憑
黜陟仰撫按守巡賢否亦以是稽之報可
上問大學士嚴嵩民多無食若何嵩言四遠饑民來京求
食一時米價騰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仍禁
市行不許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
仍坐飢道路請於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二萬石委

官運赴城外每早招集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
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
三十三年四月都城內外大疫 上諭禮部曰疫大甚死
亡塞道朕為之惻然其令太醫院發藥戶部同錦衣衛
以米五千煮粥療濟副朕好生之意死者官給席槀令
所在居民收瘞之詔下貧民全活甚衆遠方聞者爭求
就食戶部尚書方鈍以人多食少請多發米以賑報可
三十四年六月 上諭戶部曰朕聞宣大二鎮米價騰貴
其北直隸山東河南麥熟之處或可倣昔人平準法以
濟民饑者當急計行

三十七年三月遼東大饑人相食詔發太倉庫銀五萬兩
補給三十六年以後軍例巳 上意未慊詔再發戶兵
工三部庫銀一萬兩命御史吉澄往賑未幾又以巡按
御史周斯盛之奏復發二萬兩趣澄疾馳至鎮給之
三十八年九月兩淮巡鹽御史李廷龍言兩淮三十場分
災傷異常應賑貧竈共六萬五千六百餘兩乞支庫貯
挑河銀一萬九千餘兩酌量賑濟從之
總督薊遼尚書楊博言遼東災傷巳極召糴甚艱乞將薪
運通倉錢糧停泊天津者暫借六七萬石由天津水運
薊州以達山海關催腳陸運至各地方給散其請糧剛

以賑濟銀兩糴還戶部議許之
十二月巡按浙江御史變儒言浙東杜瀆長亭等八場竈
丁近遭倭患焚蕩殺虜傷殘巳極乞將運司沙地銀五
百七十餘兩在倉稻穀七千六百七十餘石量行賑濟
戶部議覆報可
三十九年三月時近京地方饑荒民流入京者甚衆無所
得食 上憫念之令部臣詳議事宜以聞戶部議上五
事一議賑流聚言宜令戶部錦衣衛各簡其屬十人與
五城御史悉錄見在流民發太倉米萬石人日給一升
至五月終止五月後係百里外者人給五升遠者以次

遞加至二斗止使還舊業二議濟病弱言凡就賑饑民
病不能赴官者令所在富戶爲糜食之太醫院仍給藥
調治三議處遊惰言凡年力少壯者取其年籍令工部
酌議催覓給與工價勿令轉徙四議處近民如昌平通
州諸處宜於太倉通倉各發米五百石付所司分賑五
議處遠民宜移咨順天保定巡撫凡應賑之處定擬多
寡分數驗報本部請發太倉銀折米充賑　上俱從之
四十年四月　上命發米粥藥餌給京師流民已聞有司
給散非法諭戶部曰朕聞湯藥不對症且饑餓之腸反
傷生又給米時貧弱者無濟有力者濫與違上行私甚

非朕意是執事者之過也可傳示令小民知非朕下令
初意部言聖慈下賑恤之令雖全活甚衆但聞風絡繹
雜繼群聚日久蒸爲疫癘宜於近京要路委廉幹官約
期分給使　來者得食不必入京久著者藉資得還故
土則勢分而惠溥矣　上是其言復諭輔臣曰近各處
饑民來京數多皆因有司坐視不能賑卹所致殊爲曠
職令戶部移文各撫按督率守令招集安撫毋事虛文
若仍前玩愒治罪不赦再發京倉米四千石內庫錢三
百萬以給貧民歸費仍視地里遠近爲多寡務稱朕意
四十四年正月時各處饑饉京師饑殍尤衆加以疫癘流

染死亡枕藉　上欲作粥施餌以救災疾大學士徐階
言粥餌之施有名無益況給散無紀則强壯者幸而關
領老羸者多致踐踏而亡　上曰二事俱增民病出粟
又無多積粟災難免矣階曰往歲出粟不過三二千石
太倉雖無多積尚足濟此但京師出粟四方貧民聞知
多有餬口至者至則施畢空歸顛頓道路矣宜命戶部
出粟止給京民其在外者行令撫按一體賑給仍諭京
通元元各於郡縣候賑勿得來京庶全活爲多從之
隆慶三年五月大水時江以南霪雨三月不絕田禾渰溺
所司俱以蠲賑請而淮揚徐州俱被水患守臣奏請發

運司餘銀三萬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鹽院贓贖萬八
千六百餘河道三千三百餘司府州縣贓贖二萬五十
餘兼積貯勸借買穀十萬五石截漕三萬石以濟之
上諭戶部曰朕聞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報水災異常百
姓困苦朕甚憫之爾戶部發太倉銀二萬兩選差司官
一員齎去同大立先儘災重去處亟行賑濟務使民沾
實惠其餘被災地方行各該撫按一體設法賑恤仍查
災傷分數酌量蠲免以副朕軫念元元之意
永寧義士王潔齊璜捐金鬻產以賑救饑貧修葺城堡巡
按御史王時舉疏聞請建坊表揚以勵薄俗從之

以霖雨壞民廬舍令五城御史以房號錢糧按御史以贓銀分賑之貧者戶給銀五錢次三錢仍諭左都御史王廷等督御史嚴加稽察務使貧民得沾實惠

附恤孤貧

國初命天下置養濟院以處孤貧殘疾無依者

洪武元年　上詔中書省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置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三年命民間立義塚仍禁焚尸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之地立為義塚

上諭中書省曰往者四方爭鬭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於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省臣曰　陛下仁及枯骨聖王之善政也　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無夭閼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者衆朕荷天命為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八年正月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衣糧無所依者給之屋舍諭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

養其所者嘗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困窮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展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遇亂離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永樂十年四月江西安仁知縣曹潤奏請復設惠民藥局養濟院從之

二十二年　仁宗諭禮部戒約有司謹視養濟院施賞惠

毋致失所

宣德元年五月淳化縣丞吳整言自京師通州至河南兩岸多漂流骸骨乞官爲瘞之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文王仁及朽骨丞所言當從之其即施行勿緩

十一月諭順天府尹王驥取殘疾無依者入養濟院毋令失所

十年六月辦事官呂中言各處塚墓有係忠臣孝子賢人烈士今被盜發樹破棺取物有子孫者即爲掩瘞無者至今暴露　英宗以先王仁及朽骨瘞胔掩骼具有令典即令有司盡與掩埋仍嚴禁以止發掘

正統九年閏七月諭都察院曰近聞各處軍民往往發人墳塚爾等職總風紀其嚴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督令各司府州縣官凡境內但有暴骨在田野道路者悉令所在里老人等即時掩瘞仍嚴諭軍民不許再犯違者罪之

景泰七年光祿寺丞王鍾奏東安門外夾道中日有顛連無告窮民扶老携幼號拜呼喚乞錢一城之內四關之中無處無之今將寒冱必有凍餓而死者乞勑戶部等衙門勘審人給布衣一身粟米一斛審其原籍有親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給與口糧遞送還家其無親戚者

在京以沒官房給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窮民一體矜恤命戶部議行之

天順元年五月　上諭戶部曰京城貧窮無倚之人行乞於市誠可憫恤其令順天府於大興宛平二縣各設養濟院一所收之即令暫於順便寺觀內京倉支米煮飯日給二飱器皿柴薪蔬菜之屬從府縣措辦有病者撥醫調治病故者給以棺木務使鰥寡孤獨得沾實惠

二年閏二月勑鎮守懷來等處都督姚貴分遣人收瘞土木南山河南河北一路陣亡官軍骸骨

成化元年禮部尚書姚夔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殘疾

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亦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
使臣見之將爲所議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
伏望　皇上以恤民爲心特勅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
將審道途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隣收管無家
者收給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
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送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
所此亦調變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幼
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
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四年五月給事中陳鶴言京城內殘廢無告之徒朝暮哀

號拼門乞食往往凍餓死於道路乞勅有司添設養濟
院給以粟布刑部主事薛樣亦言之　上命府尹收入
養濟院外來者給口糧程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
七年四月戶部奏近日饑民行乞於道勞疲不能支相仆
以死已令順天府二縣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
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贍給室收入養濟院賑恤其遠
方流移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死無歸者瘗之無令暴露
以干和氣詔悉如議行之
五月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正德十一年三月詔都城內外各寺觀寄放骨骸有主者

立限收葬無主者隨地瘞之仍諭兩京及各布政司如
例舉行
嘉靖五年正月時京師饑民多命養濟院月給米藏燭旅
等二寺日給食以惠貧民
七年先是養濟院收養孤老有詐冊貧戶濫給衣糧有故
墳空籍冊之實在者窮民或轉死不收而奸利至以起
家肥厚於是戶部主事王松建議請遣部屬二員會同
五城御史嚴督所屬查係孤老無依者給與衣糧其間
逃亡之數一一精註以便銷免而放糧有司仍案錄見
在實唱名給領不得令甲頭總關致有乾沒從之

十一年五月巡按直隸御史徐汝奎上言大同地方達賊
入境陝西延綏諸處重被災傷軍民多苦死亡請立義
塚埋尸骨仍乞遣祀部覆如議　上令依擬行
二十四年八月諭禮部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死
喪貧難不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歸者暴露屍體
朕甚憫焉五城御史其專率各該官役以義地收瘞之
二十三年十月　上謂大學士嚴嵩曰我思饑民必有斃
於道路者暴露骸骨朕所不忍宜有以處之乃勅令在
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以稱
朕不忍暴露之意

三十八年二月　上諭戶部朕聞近日貧民凍餒死者甚
衆其即發米萬石爲粥食之死亡暴骨者五城御史督
令地方掩瘞諭錦衣衛亦如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十四

蠲免

吳元年　太祖令曰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衆渡江撫
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
積粟控弦於江左坐視民之塗炭而莫之救豈不負上
帝好生之德有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今特命中書省
凡徐豫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土
地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令有司蠲免三年
諭中書省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獘土地荒蕪蓋因
久困兵革生息未遂且如太平應天諸郡及吾渡江開
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
省臣傳巘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眞發
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
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
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常
供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
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四月詔免山東郡縣租稅博典等縣民八高興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三年三月免南畿河南各省稅糧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州和州朕興師渡江時資此數郡以充國用致平定四方朕念其勤勞未嘗忘之仍免今年夏秋稅糧其徽州金衢嚴廣信池饒廬等郡以次歸附供億軍國之需亦甚煩勞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河南壤地相接宜優恤其民使貿遷有無相資爲生今年三處租稅再行蠲免以甦民力

五月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石先是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所逋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十一年二月 上謂中書省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人不安則事爲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爲之憂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爲潮水所漬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十三年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上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十六年五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稅糧命戶部諭其民曰五郡爲興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故數免稅以酬其勞敢有侵漁者必置於法

永樂元年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嘉

湖蘇松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十月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日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耕穫有先後地里亦有遠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定期令照限輸之

三年正月 上諭戶部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三府田租又曰凡人嘗居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朕己心以失人心爲庶民且不可況人主乎

四年四月順天府老人三十餘人謝優免稅糧　上曰耆
老遠來不易光祿與酒食禮科與道費遣歸諭之曰往
者連年軍旅北方之民供給勞困朕未嘗忘之比歲農
種如何民力稍復舊否諸老人叩首曰仰賴　陛下鴻
恩蘇息調養漸復舊矣　上曰朕久居北京心念之屢
欲來但念民力未復恐重困之今若等歸諭勉鄉人子
弟勤力務本相勸爲善毋爲不善慚汝者老之職復叩
首謝　上顧侍臣曰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調
理之庶幾可安不然病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六年五月詔諭北京諸司文武群臣北京軍民備歷艱苦

勞瘁未蘇自今北京諸郡不急之務及諸買辦悉行停
止其民流移未歸者免賦役二年
七年五月解州教諭白威言安邑民饑流徙吏不知恤旱
傷田稼而科徵不已其稅糧乞折收鈔帛庶少蘇息之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艱難困苦而不知恤又重以徵歛
豈爲民父母之道命戶部停徵稅糧令御史治縣官罪
命吏部以威爲安邑知縣
八年正月詔濟寧迤南至北京水陸輸運軍需之民免差
役一年
十年六月浙江按察使周新言永樂九年湖州府所屬被

霖潦盡沒窪田負糧十六萬二千四百餘石有司不與
分豁民被追責日就逃亾命戶部亟遣人覈實蠲免
十一月給事中胡濙言陝西遞年積草浥爛今作侵欺追
賠民甚不堪　上命戶部賑濟虧折馬草悉免追
通政趙居任奏蘇州逃軍言水澇傷禾乞免秋糧及奸民
決隄壞禾冀免稅糧俱請罪之　上曰言水澇者果逃
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決隄車水求免稅糧恐無是理
蓋與其勞力決隄車水曷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
以一分入官九分入己豈肯以一廢九自受饑餓耶殆
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言浙西水澇居任不

恤民隱今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視之
十七年　上聞山東高密逃民復業者有司徵其累年所
負糧芻因謂戶部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
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
撫綏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穫失
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亾及其復業田地荒蕪廬
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賙䘏乃復徵其逋負
窮民如此豈堪存活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芻
悉與蠲免
十九年四月戶部尚書夏原吉言愛民所以敬天蠲逋負

芻糧梂辦金銀程課優恤流移以囘天意從之
二十二年九月黄河汎溢傷祥符陳留鄢陵太康陽武原
武諸縣禾稼勑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右都御史王彰
往鎮軍民諭之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鄉邦下
情鬱不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民安軍者悉具奏來各
府州縣亦須周歷諮訪庶幾得民之情
洪熙元年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今歲雨水傷麥其累
歲所逋稅宜令民以他物代輸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
者戶部以國用不足爲言　上曰軍民一體民貧不可
不恤宜從所言自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逋稅悉蠲之二

十一年稅令以鈔代輸
上聞淮安徐州山東民饑而有司徵稅方急於是坐西角
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命草詔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糧
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斯事可令戶部工
部與聞　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
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內官具
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覽畢卽命用璽已遣使
賫行顧士奇曰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
言地千餘里其閒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宣德二年八月戶部以宣德三年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
羊草太常光祿飼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
陝諸府州於今年地畝穀草內徵納　上曰古者納總
納秸皆量地之遠近愍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
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
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
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
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政
事之臣負　陛下唯　陛下明斷耳

三年四月永平及山西民張嵩等自虜中逸歸　上謂戶
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多矣今獲來歸可憫也
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其原籍之家
差役著爲令
五年二月　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寬
恤之令令獨與爾酌之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
虧欠畜馬騾驢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
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
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
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止兩事　上曰汝所

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
物所司責償甚急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
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
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裁除部符
下郡縣釆辦買辦諸物但緊派徵吏與分別出產與否
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
只派有產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
多感召旱澇恐由於此請飭戒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
實今工匠之獘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
京役於工者什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

生嗟怨溢路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
單丁者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爲
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
倉廪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
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
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奸情獘有愧厚祿矣爾所陳
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日頒行

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請蠲松江被水淪沒官民田糧
又官田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戶部尚書郭資
等以忱欲變亂成法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糧事此亦
其所當言朝議以爲不可則止何爲遽欲罪之卿等大
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七年二月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至文華殿曰憶五年二
月共爾南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
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
下璽書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
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奸永樂末年
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正指此事
爲說　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爲第一
事卻於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

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
士奇對所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爲非願得恩旨
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
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爲民官給空閑田廬處之免
差役二年庶以安其危亦弭患於未萌又言各處課程
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
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
西浙江商稅漁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獘請裁爲一例
上嘉納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
澤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

奇等議增十數事通錄進呈　上悅
三月朔頒寬恤詔於天下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等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
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毎
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
書爲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
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濙等皆頓首謝
御史彭勖言郡縣守令凡遇水旱災傷慮勘覆之勞匿不
以聞間有上陳者部司又以國用不敷爲停免糧稅以
致凍餒貧困流離轉徙臣於鳳陽潁川一帶所見逃民

動以萬計扶老携幼風棲露宿詢其所自皆眞定保定
山東諸處之民比因累歲荒歉稅糧孳牧逋負者多不
能賠納有司不量民情又且責償遠年賑濟糧米儧督
日切箠楚日加若不轉徙何以自存乞朝廷議其便利
凡天下旱澇之處一應應徵錢糧鹽鈔幷孳牧雜辦賑
濟倉糧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不問土著流移驗
口賑濟其守令功績必考其戶口增減以爲殿最則有
司必勤於撫字生民必得其安養不負　列聖保邦制
治之仁矣　上從其言命有司行之
正統四年三月以寬恤詔天下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沒時　上意
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閣臣李賢一日因召問畢從
容言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有百姓不能
存活　上曰奈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　上曰
何如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
一二條可行莫若以旨意與戶部行於天下賢曰如此
尤善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撫按災重者全免稍重者
免半輕者免三分已而天下奏水災無虛日通政司奏
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
五年六月　上以人民被灾猶未甦息而又調兵征西乃

布寬恤之典凡花木鳥獸果販之類及追馬淸匠刷卷
等事悉皆停止歇採柴一年省銀三十萬兩
成化三年十二月江西巡按御史趙敔言近往所屬巡歷
百姓羣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
將兌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縣倉分上納以備賑
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戶
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囑吏胥同里甲下鄕逼迫貧
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准折變賣今遇饑荒愈加無措
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停免戶部覆奏俱從之
九年三月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

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乃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勑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山東既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二十一年正月以流火星變寬恤天下舊年糧米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留本處賑濟坐派物料未徵者盡免已徵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弘治二年戸部以水旱災請免直隸等處夏麥秋糧　上

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凶豐凶歲義當損上益下若必欲一槩取盈倉廩則實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悉從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

五年正月右都御史白昂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爲稔以稔爲荒其弊甚多宜令御史覈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之官旱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絕

上嘉納之

正德四年二月南京守臣以修省請停徵科能工役一成造上用弓箭等物原差太監每歲供給下程二千餘兩今事完宜趣令回京以省糜費一織造段疋價萬一千六百餘兩宜緩解其半以紓民力一修御馬監等處郎龍鳳殿物價三千三百有奇又修盔甲鑄錢熟銅宜以徵在官者輸部餘俟豐年補之一供應織造太監下程工食歲費銀五千四百有奇宜以應天府庫貯無礙銀給之以蘇徵派之苦　上曰南京根本重地人罹災重人民■窘諸造作費用數多無從出辦情實可憫所差太監令速回毋得久滯物價物料未徵者宜暫停免待豐年補還其供給下程工食何至歲用數千守備官可清覈其數所司亦何可分外承奉自後無額式者其裁革之毋困吾民

六年三月太監張永傳旨近來各處盜賊縱橫多因水旱衣食艱難各有司不能賑恤或又稱科歛而侵尅之及朝廷下詔蠲免錢糧乃將虛文起解之數捏作已徵或將已徵捏作未徵重復徵解以致小民冤苦無伸流離失業相誘爲非苟逬性命日復一月轉漸增多念此良民皆吾赤子情非得已實可哀憐已累降勑旨申明戒約誠恐妄於故習不改前非徒事虛文民不沾惠都察院即出榜文分給直隸山東河南四川江西湖廣陝西福建兩廣用兵地方令各鎮巡等官行各府州縣遞相謄刻張掛曉諭備查正德五年分正額歲糧草料之外

一應歳辦雜派軍需諸物料實係已徵在官者如數起解其小民拖欠未徵及有司畏懼期限虛報已徵之數悉皆蠲免其被賊殘破處所并正額糧草通免一年以甦民困虛報官員免其查究不許再犯

七年正月太監張永傳旨山東等處盜賊殘破州縣累蠲稅糧而有司發格不行以致上無實惠民雅困苦令戶部議處以聞戶部覆議謂兵荒山東爲甚河南南北直隸文之宜會計經費以定蠲免之數一京儲凡已徵未解者山東即留本處備用河南南北直隸許折輕齎解部召商上納其未徵係內府供應不容免者則於已徵

銀內通融補解其他雜糧俱免各衙門應用等項先査存積盡支不足則於太倉及五場給之一邊餉山東河南北直隸原派各邊及畿郡倉庫錢穀未徵者亦俱免已徵未解者山東亦留本處河南南北直隸亦許輕齎類解其各邊糧草將正德五六年兩淮鹽課於宜府六十萬引遼東三十萬引召商上納賊未殘破州縣已徵者則以補內府不充之數山海等關許於附近存積多處通融借用或査各庫積銀折放一祿俸各處存留糧數以供各王府及司府衛所州縣祿俸宜以賊未殘破州縣原派并被賊州縣已徵未解者量派本處以給之

又各處有雜辦果品等項及禮兵工牲口口柴薪物料俱請令各部會計蠲免從之

十六年五月給事中吳嚴言工部前奏差主事舒貢爲珠王承恩分往各省催徵宿逋今部旨有取回戶工二部催官員之條各處民力旣竭即有逋負爲詔赦所不及者亦宜緩徵以寬民力貢等乞罷勿遣從之

嘉靖九年　上因災荒勅諭都察院言朕因民窮屢有蠲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卻乃如是論冊則官民兩不獲上擁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在着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的從重治罪

隆慶二年二月　上諭戶部曰朕躬奉春祀式弘先德以惠民生所過地方其量免本年田租戶部尚書馬森等請覆昌平州宛平大興二縣地方凡建設行宮及屯營軍馬開除馳道者免十分之五所過者免十分之三

四年薊遼總督譚綸陳言內一款言令民貧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數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爲常敝民梗化而逋賦亦以爲常在上者槩議蠲免是朝廷曠蕩之恩不足以勸善而反以惠奸也請自今地方非有重災不得議免其悍頑多逋者有司嚴法繩之不得寬貸則良民不致獨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吏科給事中臣許聞卿訂正

戶部十五

倉儲附庫貯

洪武二年八月詔在京軍儲倉增設京畿漕運司官專督其事

十四年正月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重爲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

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則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榷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二十一年　上謂戶部曰曩者山東歲歉民饑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於境內定爲四所於居民叢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局鑰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

永樂八年九月福建右布政張拱言福建官軍俸糧倉儲有餘有司復令民海運舊者不免腐爛新者無倉收受乞將今年秋糧折收布鈔從之

十月戶部言崑山縣日照縣各貸預備倉糧拯饑民以累歲水災不能償乞折輸鈔　皇太子從之

十一月戶部會議直隸郡縣官租既重又令遠輸誠爲勞費宜令輸納旁近官倉　皇太子從之

十年五月四川副使周南言涪州并長壽縣見積倉糧五萬餘石約可支十年今貴州各衛所俸糧俱於重慶民倉支給如將涪州長壽倉新舊兼支可免朽腐從之

陝西秦州民張源言鞏昌臨洮等府歲稅運甘州相距二千餘里皆陸行甚艱乞收儲本處倉遇農隙令旁近州縣民運輸蘭縣倉自蘭縣至甘州每五十里設站一或役刑徒或令官軍轉輸庶少蘇民力從之

二十二年十月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劾王典者侵盜故縱火自蓋大理寺卿虞謙白其冤　仁宗命

藏論

洪熙元年六月無爲州奏州民艱食已給預備倉糧濟之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預備倉儲正爲百姓比之前
代常平最爲良法若處處收積完備雖有水旱災傷百
姓可無饑窘此　太祖皇帝良法美意卿宜徧行天下
申明舊典務存實惠勿事虛文

宣德三年四月給事中朱徵言洪武中郡縣所糴預備倉
糧近皆廢弛宜下郡縣修倉徵收以備荒歉　上謂戶
部曰此　太祖備荒良策當百世行之今廢弛如此皆
有司之過宜卽遣官巡視整理有慢令及欺弊者罪之

七年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
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
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
以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贓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
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仍
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上諭戶部曰
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部亦
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八年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
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
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至於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
償於是民益逃亡而租稅虧壬子秋諸郡歲稔會朝廷
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蘇松
常知府況鍾趙豫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得米三十萬
石松常有差分貯於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會江南旱盡
發貯不足贍忱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
糧長里胥多厚取於民而不卽輸官逃負者累歲忱欲
盡革其弊乃立法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
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
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

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受
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
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於朝
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贏及
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
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陪納秋成如
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計口給之如
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豪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
稅足矣是冬朝京具以聞朝廷皆從之於是令諸縣各
廣濟衆倉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

籍司其出納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
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抵斗還官後遇
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
正統四年十月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
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我　高皇帝篤意
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
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
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
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
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

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
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
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
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
此　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詣兩畿及各
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
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山東樂陵縣築倉起土得白金九錠重三百九十餘兩有
司以聞　上命易糧貯倉以賑貧乏

巡撫左侍郎于謙言臣奉命總督河南山西二處預備糧
儲今在倉各以數百萬計第恐有司不謹復如前日他
處事體臣欲於每歲三月初令州縣記其缺食之家申
達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給其所給者大口月三
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蠶麥既收隨即住支仍將所給之
數申報上司及戶部候秋成抵斗償官歲終仍報所償
之數果有貧乏及篤廢老疾不能償者官爲設法補完
毋損原數其放支之序先菽次蕎秫次黍麥次米稻後
先有倫毋致紅腐州縣官有能設法經營使新陳相易
不致浥壞者聽當滿而預備糧儲未完者不得離任仍

令風憲官稽考伺察如此則出納以時而所貯不腐防
閑嚴密而奸弊不生從之
用大學士楊士奇言遣侍郎何文淵等往各省直修備荒
之政賜之勅條列合行事宜一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
程并贓罰等項鈔貫雜物可以貨賣者不拘稻穀米粟
二麥之類貿易儲積並須照依時值不許虧官損民其
州縣所積預備穀粟須計民多寡約量足以備用如本
處官庫見儲鈔物不敷於本府官庫或本布政司官庫
支買如又不敷移文戶部奏聞處置一凡丁多田廣及
富實良善之家情願出穀粟於官以備賑貸者悉與收

受仍具姓名數目奏聞一糶糧在倉須立簿籍二扇備書所積之數用州縣印鈐記一在州縣收掌一付看倉之人但遇饑荒百姓艱窘即便賑貸並須州縣官一員躬親監支不許看倉之人擅放二處簿籍放支之後並將實數具申戶部所差看倉須選有行檢老人富戶就彼收支不許濫設一洪武年間所置預備倉糧多由州縣不得其人視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盜用穀粟捏作死絕逃亾人戶借用虛寫簿籍為照是以倉無顆粒之儲甚至拆毀倉屋間遇饑荒民無所賴深負祖宗仁民之心爾等於所屬府州縣並須親歷查勘前

項官倉糧儲原數實在幾何百姓借用未還虧折幾何務要根究的實着落前後經手人戶供報追償不許聽其詭詐指扳死絕逃亾人戶搪塞遮掩追完之後令照例納米贖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論赦前後械赴京師發戍遼東邊衛一比先所建預備倉厫或為豪民所據責令還官或年深毀壞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為起蓋如本處有空閑官房許令拆用並須完固可以經久一所過州縣倉廩穀粟充實陂塘隄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虛廢壞等項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悉具名奏聞如或貪酷虐民驗有實跡即便拏問一今後府州縣官考滿赴吏部者並須開報預備官倉所備實數及修築過陂塘隄岸等項吏部行該部查考虛實以憑黜陟事完回京仍將所備穀粟及所修陂塘圩岸閘壩備細造冊具奏過有興利除害之事難以處置者具奏來聞

六年二月勅戶部左侍郎徐睎曰茲命總兵官定西伯蔣貴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統率大軍往征麓川叛寇思任發已命總兵官都督沐昂鎮守地方兼督糧餉特命爾於南京湖廣四川貴州直抵雲南大軍經歷之地緣途整備芻糧以俟支用進兵之日仍與僉都御史

丁璿分督轉運朕以爾廉能勤慎故茲委任爾其夙夜盡心從長區畫務在人不知勞而糧餉給足欽哉

七年十一月南京戶部侍郎張鳳言南京根本地不可不素畜下部議每歲分米二萬石命著為令

十四年兵部尚書于謙當土木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謙曰國之命脈民之脂膏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景泰三年御史左鼎奏國家承平日久而公私恆患於不足逮至軍興尤為窘蹙於是賣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行斂愈煩國用愈匱嘗觀漢文帝唐

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歲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不可較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賫糧豈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是以國富於上民安於下繇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掊尅聚斂之爲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流減汰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吏將士之無用者罷斥揀擇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廩量減士卒以稍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絕之而不爲專以務農重穀爲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慎擇守令嚴

條約以督勵之持之悠久行以至誠則何患戶口不增賦稅不廣民財不裕國用不足哉

大順五年都御史李賓言各處預備倉多空虛猝遇饑饉何以爲賑宜令有司出官庫物糴之且多方措置雜犯死罪而下俱納米以贖季上其數於上司上司時盤驗之歲恭類奏以憑稽考

成化三年學士商輅陳言時政內廣儲積一欵言臣切見各處預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饑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其鰥寡癈疾無所依倚者一槩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也今後各處預備倉饑民關過米穀不拘豐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癈疾無所依倚之人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外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仍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收放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出納之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

七年八月修舉預備四倉勑曰洪武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潦者在令典民咸賴之比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爲虛文是以一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爾修舉預備之政勑至爾布政司按察司掌印官即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查勘有無見在糧

數若干多寡除見有外應該添糧若干先儘各處在官贓罰等項錢糧支給收納及令囚犯照例納米贖罪如有不敷或於存留內借撥或於各里上中戶稅糧內米正糧一石另斷米麥共五升或有可行從宜區處如里分用糧數多原設倉廒不敷收貯亦須量爲添益遇饑寒照例賑給秋成之日抵斗還官如連年豐稔倉糧亦須易新勿令腐爛其看倉大戶老人於附近里分僉點殷實有行止之人充當不許濫設敢有不行用心看管有通同官吏插和糠粃沙土實收虛放侵欺作弊使小民不受實惠者爾等就行挐問治以重罪其軍衛屯所

原設有預備倉俱都布二司掌印官一體行同衙所正
官并屯田官員照例整理俱三司并府州縣衙所該管
官員務要遞相督率十分用心從長區畫三年之內務
臻實效不許仍前怠慢虛應故事如違許巡按御史通
行糾舉應拏問者就便拏問應奏請者參奏究治爾等
每遇歲終將收過倉糧數目從實奏報毋或稽遲故勅
十八年正月命南京糶常平倉糧時歲饑米貴南京戶部
請減價糶以濟民候秋成平糴還倉
二十年十二月署戶部事侍郎李衍奏山東河南直隸等
處連旱穀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數案銀就糴以輸米

踊貴斗至數百錢然亦無艱石賣者而官吏催督道路
旁午勢甚張皇宜從便宜輸銀太倉以太倉之粟轉於
邊從之
弘治三年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
石州縣官考滿稽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
〔按〕國初立預備倉即古常平倉遺意蓋支給官鈔和糴
以備凶荒耳正統後許將囚罪贖罪米收入然無定數
成化後始有每里積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
及數之罰弘治後或有不及數罰俸及降用之例夫不
問其所取之由而但責其所積之數豈能無弊哉

正德十六年七月　世宗以京師久雨米價騰踊諭戶部
發京倉及通州倉糧五十萬平價出糶有富豪積貯於
家乘時射利者治其罪於是戶部條議以請　上命亟
行之且令提督諸臣便宜行事務有以惠民
嘉靖元年南京工部侍郎吳廷舉言先年罪人以金贖刑
貯工部以備修營弘治末南京戶部奏改納米補各官
辛祿及囹圄囚食令嚴戶部錢穀約定支給宜將贖
米貯常平倉備賑下刑部覆議從之
三年七月直隸巡按御史王官請命戶部鑄造鐵斛頒給
宣大諸倉以為出納之準　上從之因命併給諸邊

四年廬州知府龍誥在任修葺義倉置買義田行賑糶賑
貸賑濟之法又條積畜便民八事戶部覆議得旨龍誥
留意備荒有裨仁政加官一等所奏事宜撫按官勘果
便利通行各府州縣倣誥所行隨宜酌處以備賑濟有
成效者具奏加陞如例
五年正月先是河南山東州縣歲輸太倉粟米民皆領價
有司市之京師時京城米價翔貴計值當虧正課三之
一民莫能辦乃自言願盡輸原領價銀以甦困苦戶部
請從民便每石輸價銀八錢五分加耗五分　上許之
命來年仍納本色如故

七年正月御史王重賢等陳三事一均鐲免一議積穀請
令各省撫按嚴督所屬州縣凡贖罪折紙俱納穀米不
許收價銀以滋侵漁之弊其無碍官錢及引契魚鹽茶
酒諸果税不係解部者當趂秋成糴穀備用一肅倉場
言京通二倉監收積逆自官吏以及軍士諸役留難需
索盤弊多端宜行禁約至於御馬等倉天師菴等草場
收納各處芻菽其弊尤甚請自今冬令商人不必運赴
內府止於京倉空廒收貯每石扣銀三分遇該監取用
芻菽以爲搬運脚費部覆仲賢等言皆切於時弊可從
惟芻菽運赴內府立法已久難以輕變詔從部議

八年二月戶部尚書王瓚應詔陳倉場六事一謂運官劾
納京倉板木乞照通倉事體革去內臣止令員外郎收
受其板木亦隨糧共納一倉以便取用一謂近來監督
衙門以運官違限科罰輒銀甚非朝廷優恤之意宜勅
戶部嚴行禁革一謂太倉庫役人多年久聚爲奸竊銀
匠庫子須一年一易十級一年四易一謂太倉庫貯低
銀四萬四千餘兩恐歲久生弊當給爲巡捕官軍草料
其銀照戍色逓加一謂各處解到庫銀率多細碎易起
盜端乞行各府州縣令役務將成錠起解并紀年月及
官吏姓名一謂各草場多有包攬不逐乘機放火
者乞令各該官攢同管場內臣率夫役毋夜協力巡守
上允行之
三月兵部侍郎王廷相言義倉之法但立之於州縣則窮
鄉下壤百里就糴旬日待斃非政之善者惟宜貯之里
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爲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
讀 高皇帝教民榜文申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惡獎
戒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於倉而推有
德者爲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
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借之而免其下與中
者凡給貸悉聽於民第令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

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鄉約
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具章下戶部尚書梁材言昔
人謂救荒無奇策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行各撫
按官體量行之 上亦謂廷相所奏有益小民從之
九年正月科臣言捐租之惠不及貧民請太倉銀三萬濟
河南又言有司積穀五百里不及五百石三百里不及
三百石者罷
五月御史熊爵請申明預備倉法令有司多積以時賑濟
使民沾實惠有司照勘憎爲黜陟撫按奏災傷勿俟報
先委官看核捐除不得稍緩

十年六月應天巡撫毛思義言府尹江曉等積穀溢於原
數蘇松常鎮等府知府馬豹等不及限部令曉等體國
爲民分別等第豹等各守郡反不及數行政守已可知
參究以聞仍通行天下撫按查刑法部以憑朝覲黜陟
十二年戶部尚書許讚奏令郡縣衙所在贓贖鍰引價稅
課等銀多肆乾沒漫無稽考宜命盡數糴穀貯倉備賑
從之
十四年正月復革京通及徐淮倉提督內臣先是嘉靖初
各倉內臣俱革後李宣貪縱外戚復提督京倉給事中
孟奇力諫不聽已而復以王奉李慎督京通二倉徐淮

臨清亦漸復用及張孚敬議革鎮守監倉市舶各內臣
獨不及宜等以故王奉李慎恣肆日甚至是給事中管
懷理等言王奉李慎大肆饕餮橫行科索輦轂之下竊
柄殘民乞革逐勿補下戶部議尚書梁材覆奏我朝酌
古定制監局等官供事於內府部等官分治於外具載
祖訓體統截然若京通等倉戶部職掌督收則有侍郎
郎官巡視則有御史綱紀目張爲世無弊宣德正統以
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而已正德間陸續增置一年九
牧需索多門虐害糧卒漕政大壞　皇上銳意釐革量
用數人而奉等多方掊剋病卒剝民至於臨淮等倉俱

有內臣管理宜一體革還復我　聖祖設官分職之典
成　陛下光明正大之業從之
全州知州林元秩奏請設立社倉置田收租備賑時州民
趙希尹輸穀五千石爲經費元秩言於巡按御史鄭濂
爲請建坊旌賜秩以旌其義事下戶部查例請量加職
銜　上曰納粟事例止於加散官職品濂元秩乃請官
爲建坊必有交通情弊令巡撫查覈以聞於是巡撫尚
書言濂與元秩意在獎義勵俗非有他也戶部覆議買
田備賑終非良法宜將所置賑田還給希尹其儲蓄事
宜官自區處毋煩百姓得旨近例命有司積穀備賑非

欲用民財買田立倉也元秩違例擅行降二級餘如擬
二十年十二月江西巡按沈越請勅戶部申明行天下各
府州縣鄉倉之地不許廢翳在倉之穀不許變易積穀
之令不許假格仍令有司自行相勸令鄉各有倉倉各
有積撫按歲稽其成功驗其勤惰以行賞罰開報吏
部課殿最以行黜陟　上令戶部亟加申飭以裨荒政
山東巡按毛鵬言凡者郡國一遇災賑動請國儲殊非救
荒良策州縣預備倉之設本以濟荒近多廢弛所宜亟
行修復今東昌既已繕葺可聽其便宜入穀共濟充青
萊登兗府宜嚴督所司建置責令依期儲穀備賑從之

一十一年給事中胡賓言通倉糧米積至六百餘萬衆謂
不宜大多今畿輔災傷宜行八府自備人夫車輛關支
運回發糶戶部尚書李如圭謂賓言可採　上曰京倉
先因都城米貴乃平糶以紓民急原非賑饑正法亦無
發糶外郡之例該部非時具題又謂通倉米過多已不
請事今各守臣未有奏請而無故發米數萬散糶則必
強令舖行關領貧民不得受賜況出辦人夫車輛往返
之費大畧相當豈救荒之長策其再議處以聞胡賓既
知民饑但宜謂賑而干預所司處分何也姑宥之
四十年九月御史顏鯨言祖宗朝設有便民等倉以贓罰

糶穀貯之近以大工徵解助工今明堂壽宮工程已竣
歲復大稔時與事會宜下免解贓罰之令及發內帑所
貯雲南新錢使所在糴穀備荒章下戶部覆議詔發帑
錢七百萬糴穀貯京通二倉在外贓罰俱留該地方積
穀貯倉如例
四十三年三月　上問輔臣徐階太倉今有贏餘否階言
年來太倉止有二三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僅足歲出惟
有前歲四月米賤給放折米銀十萬省出月米八萬石
耳因言折米之法行於水旱之歲以稀災民故於米賤
之時以增倉儲軍民兩濟是在戶部留意行之耳　上

因諭戶部講求國計尚書高耀條列八事以上從之
十月直隸巡按御史朱纁言各府縣歲派積穀之數徒資
貪吏掊剋無益實用中間廉靖者往往首鼠兩端不能
自決欲盈守撫字則畏觸黜謫之典欲從事科罰則恐
失素履之自非所以阜民生勵士節也今上策莫如罷
之不則捐減其數庶官民兩便戶部覆積穀備荒原非
弊政但係奉行者之賢不肖不可輕議變法且先年給
事中胡廉以奏行裁半之例必不得已再裁其半可也
上從部議
四十五年四月戶部言京通二倉漕糧及徐州臨德倉發

糧本色太少請行各撫按官今後不得藉口災傷輕議
改折得旨足國恤民二義俱重今後遇有災傷戶部酌
議奏請改折銀兩專備給軍毋令他用
隆慶三年七月給事中劉繼文言曩者言官建議行天下
有司衛所積穀備賑視其所積分數爲殿最法至嚴也
而有司怠於奉行撫按疎於督責歲終奏計具文而已
今災傷日奏而有司方且請發內帑請蠲租賦問以積
穀幾何則不能知豈爲民司牧之道也請下各該撫按
亟查被災地方應賑丁口將貯庫贓贖及無礙官銀先
[illegible]穀備賑其積穀事宜仍勑撫按嚴覈有司軍衛奏報

積穀數目以俟稽察戶部是其議　上曰積穀備賑所
在有司其從實舉行奏報之日該部如例分別以請
戶部覆陝西巡按御史王君賞奏請覈積穀之例言近時
有司積穀之數類已告減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者猶
數千石即計入民於罪不可得盈分再減其額十里以
下歲額穀千石十里以上遞增百里以下二千五百石
二百里以下三千石即劇郡無過五六千石而止則官
不擾而穀易積從之
時戶部以葭州知州尹際可等三十五員各積穀繳賦不
如數例當降調移文吏部吏部言有司積穀備荒雖亦

急務然較之正賦輕重自是不同況皆出於贓罰紙贖
及他設處所入之數視地方貧富獄訟繁簡爲差不可
以預定也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威生事之
端反失濟民初意今宜止治其役漁者若止怠玩仍當
分別輕重明註考語俟本部劣處不必濫議調降從之
湖廣撫按劉慤雷稽古等奏所屬府州縣官積穀不如數
者戶部覆罰俸有差
四年三月裁革南京糧儲都御史以其事屬之南京戶部
侍郎仍設巡倉御史一員以佐之
五年山西巡撫靳學顏疏言社倉即義倉也唐時義倉之
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宋則准各
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
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
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
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
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
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役占我科擾
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
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
原之空虛如故也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

則而就土俗合人情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巳前見貯
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
穀以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
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
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
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官也
九月戶部覆靳學顏奏請以所省防秋客兵銀并鹽課銀
六萬發各府縣糴穀備荒又修復社倉令所在皆有餘
積　上曰積穀備賑成規俱在有司奉行者少一值旱
澇即云無策戶部令各撫按以實行之無爲文具　絡

附庫貯

洪武九年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餘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欵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愼

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十二年正月　上覽漢武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十九年三月　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其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民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爲聚歛以傷國體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初建行用庫市民間金銀至是罷市革之

正統七年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成化十年十一月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二十年九月巡撫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

倉銀數萬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糴糧應用俟年豐徐議還官

弘治十年十二月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具戶部尚書周經力論不可費小民脂膏止之

十三年正月給事中曾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令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藏富於民之意乎

十六年三月戶部尚書侶鍾疏言冗食太多宜汰內降官吏光祿寺供應太繁宜減內侍及畫工番僧酒饌天下

有司存留糧稅歲不充用宜自郡王以下量為裁處太
倉銀不宜收入內庫內庫所蓄金帛不宜修齋造像賞
充私賞城門中使不宜干預國課　朝廷難之
正德四年二月劉瑾用事令各省庫藏悉輸京儲外索取
鹽價廣東僉事吳廷舉疏請乞留庫藏以備兵興不報
十六年五月戶部言庫藏匱甚請如詔旨以豹房頻年蓄
積及近日籍沒各犯銀兩給散數百萬以備折支官軍
俸糧　上從之仍令自今凡籍沒家貲悉送太倉收貯
內府甲字等庫監收內臣求索無厭解官解戶甚苦之台
州衛指揮陳良進納軍器遲留八年而不得實收行丐

於市幾不能生　世宗即位良具疏自訴工部覆請自
今解到軍器錢糧物料照數驗收不得分外求索有仍
踵前弊者聽科道官及緝事衙門參治
御史謝源言國家錢糧盡貯太倉非一省一鎮之比今諸
處皆遣官查覈太倉不宜獨遺且提督太監劉保貪肆
無忌每月一下庫恣取官物以千百計而尚書侯觀員
外李滄等仍坐視不出一語請遣官始於正德元年迄
今日一切查覈以清夙弊侯觀言提督官下庫歲不過
二三且防範素嚴借令保欲取耳目甚衆臣胡爲默不
言又自正德初及十三年所貯俱已給散或入卷俱在

欲覆按亦不可得事並下戶部部臣兩可其說請遣科
道官清查出納見貯之數有乾沒者參奏以聞報可
給事中馮亮言邇年十庫內臣漸次增置煩費無益乞行
查革下戶部議覆查十庫內臣計三十有八人實為太
多　上命勿革第勿增置
嘉靖元年戶部言邇者軍儲浩繁太倉銀少臣等集議請
自正德十五年秋季至次年之冬官軍折支俸銀悉從
內庫關給令承運庫太監梁諫等展轉推拒以銀色不
足為解仍責辦太倉區處是宮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
政所宜有也得旨令戶部如例區處勿致怠悮

二十六年九月給事中馬錫劾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史
艾樸私受兩淮運司解官黃正大賍賄劾庫官員外郎
余善繼㒳納低銀　上怒下杲樸等鎮撫司究問杲辯
正大解至部惟咨總督尚書并劄管庫官稱兌各有司
存非臣得干預委官劉鑑先收銀十二萬退出成色不
足者八萬[illegible]善繼續收八萬六千退出萬一千有奇先
從所退低銀并未呈部祇緣善繼漏收銀千兩正大畏
懼檢舉遂同總督巡倉官參送善繼法司問罪及暗庫
主事方大樂罰俸乃種禍實在於此而該科所奏通賄
事不顯明指陳徒泛言以喪臣名節乞容臣與該科面

質以明心跡　上責杲失職非古廉清正直者比令加
刑再問給事中厲汝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復
言兩淮當起解前銀之初適副使張祿署印祿與正大
同謀挿和令鄉親大使趙蘭隨解至京廣通關節自杲
外如太常少卿嚴世蕃順天府丞胡奎總督向書王暐
皆有請托踪跡宜盡法窮治大學士嚴嵩上疏自理謂
汝進等欲以贓罪汚蔑臣故借臣子世蕃名肆其巧詆
上大怒遂以手批汝進等疏詰其劾祿不早意欲與杲
解釋命錦衣衛俱執闕下汝進杖八十餘杖六十俱降
邊方雜職張祿不必逮問黜爲民不叙杲等令該司併

提暐郎問奏發落再有煩擾者加罪已而具上獄詔杲
正大等戍極邊暐爲民善繼并大樂仍送法司擬罪仍
降善繼一級與大樂俱調外任其低銀鎮撫司同刑部
煎銷辨驗計虧折千三百十七兩有奇因廉得張祿同
該吏武林并銀匠唐貝等作弊侵銀狀以聞詔行該省
巡按御史逮祿等追補已乃降汝進亦佐縣秉彝定邊
縣養正通海縣起宗荔浦縣祿荔波縣俱典史後杲竟
死戍所

三十一年有盜太倉庫銀者管庫員外汪有執主事李仁
捕得杖而釋之侍郎孫禬劾有執等故縱當論下刑部
問尚書應大猷奏當贖罪還職給事中孫允中并劾大
猷狥私廢法因請遣官巡視銀庫而正有執等罪　上
黜有執爲民奪仁俸三月命歲遣科道巡視銀庫著爲
令以大猷寬縱失法司體令自陳狀罷之

三十六年　上諭戶部問太倉外庫銀數尚書方鈍對言
外庫見在銀十四萬奏給諸邊者十九萬有奇因貯積
未完未之發也　上曰太倉財源也今所積不勾常發
備欽取者亦不知備否其開具冏奏鈍言外庫見在之
銀共十萬者即備欽取數也十萬之外僅餘四萬待有
續入者當悉以供邊蓋出邇來東南苦倭患歲入僅半

常數而京邊諸費日益浩繁以故隨入隨出常發不能
給耳得旨京邊諸費俱至急不可缺者其移文各省撫
按官督徵逋賦毋有所誤備取銀貯之候旨取用

三十七年十二月　上問戶部　祖宗時內庫歲入銀多
至百萬今止得四十萬昨集議各項銀不下二三百萬
今皆安在尚書賈應春等對往時百萬之數本兼官軍
俸折內府供應之需今通計二項已進過七十四萬三
千餘內借支十萬薊邊其集議銀上解到二十七萬未
解者尚十八九已解者半輸大同備賑容臣等次第經
理務足原額　上曰既有歲派銀如無故減此後難違

折俸每年進銀一百萬外加預備欽取銀不許虧欠
三十八年七月給事中龔清言奉命巡視太倉銀庫正月
內貯銀七十四萬有奇未及半年僅餘八千餘兩國儲
至此可為寒心昔　皇上一問光祿經費月具揭報歲
省三分之一況太倉歲以千萬計中間請乞之頻仍給
予之泛濫當不止如光祿所侵冒者亦令月具內外出
入之數自當畏懼樽節而所省不貲詔可太倉銀庫之
月報出納自此始
四十四年十二月　上諭戶部取沒官銀四十萬入內庫
戶部奏江西等布政司揚州等府并在京解到沒官銀

共收過二十五萬四千三百餘除一半濟邊餘尚未到
今先進十萬餘三十萬俟解到續進　上曰三月決囚
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既不在犯家囘未爲收
民亦無還果在何地耶撫按官并林潤開首數次欺視
不理其令刑科參奏
隆慶二年正月給事中王璽等言內庫之獘其在外者有
三曰包攬花費曰解戶私逃曰那移延緩欲嚴擇官保
藉其年貌以便稽查其在內者有四曰鋪墊曰守門科
尅曰茶果偎儀曰棍徒需索駆騙欲如會典所載令鋪
戶辦驗錢糧每季輒易庫夫盤運看守三歲一更科道

給與印記年貌木牌方令進庫至紙筆蓋席車價雜難
盡革亦宜酌量扣算立爲定規抽頟上庫者即用印記
以防他日移咎委官其解戶在逃與係獄者歲月寖深
物久必壞當先寄庫執其人付法司情可原者赦勿治
得旨俱如議行
三年四月　上諭戶部取太倉銀三十萬進內尚書劉體
乾言銀庫見存止三百七十萬九邊年例該發二百七
十九萬有奇在庫軍糧商價不下百萬有奇薊州大同
各鎮例外奏討不與焉此皆急需一毫不可少者即盡
發庫銀猶不足用若復取三十萬經費何支前詔乞且

停止　上不允於是給事中李已楊一魁龍光御史劉
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從體乾言大學士
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亦上疏曰　祖宗朝國用邊餉
俱有定額各處庫藏有羸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
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
比之先朝庶幾百倍奏討求請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
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御覽
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銀兩
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
無從借處生民之膏血已罄每年尚欠銀二百五十餘

萬國用之費出無經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
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何以應之該
部所以懇切具奏誠勢事窮蹙有萬不得已者 上曰
卿等所奏已俞但今內外庫俱告缺乏且取十萬兩以
濟急用卿等傳示不必再來奏擾
四年正月諭戶部取銀進用內承運庫以空劄下戶部取
銀十萬戶部尚書劉體乾言京帑重寄乃以片楮取之
不印不名安辨真偽臣責典守不敢發科臣劉繼文亦
言白劄非體乞慎中旨以防欺蔽報有旨銀兩令如數
進

先是銀庫監督官每半年或三月一月輒易更代弗常代
時交盤又徒具成數而已未嘗一開庫細驗以故典守
官猾得私構軍匠人等巧竊陰攜蓋不記年所矣其所
虧折亦莫定其數是年春盜竊外庫銀六百兩又竊老
庫七百餘兩爲怨家所發 上切責郎中宋諾與員外
劉自化交盤不明事連先後接管員外許自新主事任
汝亮彭富周標王宇席上珍俱下法司驗問而令科道
官查二庫銀錢實數以聞於是給事中王璽御史蔣機
上外庫銀數實少八百餘兩錢少五萬七千餘文給事
中劉繼文御史周禧上老庫銀數反溢出舊額而封識

鎖鑰多磨滅難考恐虧失之數尚多 上乃命法司竊
治盡得先後爲盜主名胡仲謙等及官猾與盜通者張
漢等數十人各枷號發遣有差降諾自化自新宇一級
調外奪汝亮富標上珍俸半年 上處分畢因命自今
管庫主事各註選三年不得輒易其貯庫銀限以三千
兩爲一匣固封編號以便稽查
八月給事中雒遵言臣前以主事管理太倉銀庫甫十月
餘耳以出入較之大約出浮於入者六十餘萬不出三
年太倉之積貯竭矣今諸臣議論徒多無裨實用宜令
各條上方畧議可以佐國家者戶部覆言京邊錢糧未

完者多以赤移借貸爲故常以使欺謾負爲無害有司
緩公課先私索即有賢者亦藉口撫字避怨沽名邊儲
國計坐是交病請以雒遵言行兩京諸司在外撫按官
及所遣查盤御史各陳所見以俟會官酌議請自上裁
上曰京邊錢糧有司不行徵解情弊非一巡撫官坐視
不理致悞國計深負朝廷委任之意自今徵解未完數
多者其并奪巡撫官俸俟催徵完日乃得推用餘如議
部取太倉庫銀十萬兩戶部戶科及巡視太倉科道官恭
汝賢等皆疏諫不報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戶部十六

查理各項錢糧

洪武十五年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
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
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
此蔽瞞我遂大行考較將各部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
州縣官多論死輕者謫發充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員
坐累太半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各該司府州衛

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帖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
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為定制
永樂二十二年正月逮朝覲官稽延歲供錢糧并不勘完
未完事件者下錦衣衛獄尋釋回任督催之
宣德元年正月　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
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
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
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
者悉以聞
正統十一年六月命戶部侍郎焦宏驗視河南陝西直抵
甘肅一帶邊糧倶各倉庫儲積之數以聞　上謂戶部
曰邊陲糧少之處即撥運備用庫金銀糴買腹裏糧多
之處令所司撙節支給優養軍民設法區畫無致腐爛
成化五年八月御史李琮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
解納錢糧有數少而其來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
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值為銀四錢而間
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
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琮又言臣觀內
庫所藏亏失動以億萬計其間亏之漆角解脫矢之翎
幹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

移以致吏民並緣為奸亏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
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
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為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為成造
之資庶上下財用不乏而內外之奸弊可除矣事下工
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十三年七月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
弘治十八年戶部尚書韓文乞敕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
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
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
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悞廚料缺用累

借別項銀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
少蘇各邊方軍餉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
運司鹽課如何樽節使邊鎮得備倉卒之用祿米庄田
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
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
本色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
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
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
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
其澤矣　上從之

八月署承運庫太監龍綬言近日戶部會官議欲節財裕
民內及近侍官設爲修建買辦成造等名盜取庫銀以
致經費不給是誠有之乞勅司禮監會同內閣府部科
道官通查內府諸監局傳取金銀其非有印信題本者
務見所造何物所買何物詳具實數造冊備照有餘責
令還官自後有仍前泛濫傳取者聽本庫會同司禮監
指實奏請究治庶可杜絕時弊又　聖誕等節所賞銀
有一人多或至一二百兩者親王并公主郡王王妃千
秋節令之賜一倍往年此類既非勸功之典實開蠹財
之源宜量其事之大小以爲賞之輕重俾等分有常給
賞有序亦初政防微杜漸之急務也綬又言近年所出
倍於所入今　聖誕千秋冊封給賞所用事節頗繁請
勅戶部計議每歲應進金銀若干可足國用其有非軍
國所急需之財可供修建及齋醮者聽特於該部支取
庶緩急有儲不至告乏在下尚書韓文言此庫設在內
庭素無稽考是以出入之數外臣不得與聞傳取之用
典守莫能裁遏宜如綬言一一查究其合用進庫銀兩
俟諸處輸納至日以漸運送專備軍官折俸及封冊成
造支用如仍以齋醮等事蠱惑　聖聽浪費財物者本
庫歲終開奏聽該科并本部奏問如律凡內府賞賜一

遵　祖宗舊制崇儉戒侈　上是之且日傳取之數司
禮監備查以聞
十二月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合奏各馬牛等房逓年虛增
頭匹不下數十·千濫支料草不下數十萬　先帝深知
其弊者爲令典每年一次勅科道官查點以憑會計自
是歲減料草計省銀二十七萬四千餘兩今　陛下乃
因御馬監太監楊俊等脅緣具奏但令俊等查數會計
科道等官停止勿差此端一開百端復作徵求益濫其
爲新政之累夫豈小哉願體　先帝圖治之急仍令差
視草場科道官如原旨查點寘俊等於法以爲後戒

上曰卿等所言良是查點會計仍遵　先帝旨而行俟
等肆為欺蔽法當逮問姑宥之
正德元年十月署內承運庫太監秦文奏內府財用不充
事務繁劇適遇大喪即位之禮相繼舉行費已不貲近
日舉行大婚禮戶部僅送銀三十萬兩用之六禮用之
舖宮用之賞賜及內官監造粧奩御用監造寶冊銀作
局造儀仗諸類通計費金八千五百二十餘兩銀五十
三萬三千八百四十餘兩是進入者少而費出者多將
來何以應之況　聖誕千秋節所用乘輿服御所用諸
王府冊封所用皆不可缺而官軍折俸每季該銀十萬

餘兩春季未給而夏秋又至矣其將何所取辦哉　上
覽其奏乃命集廷臣議處以聞戶部言財貨之在天下
如水行地中其源不濬其流必竭若不能節儉用度經
經而欲講求足國之道良亦艱矣今以歲入正數言之
夏稅秋糧馬草鹽課折銀及雲南閘辦各鈔關船料銀
兩通計僅百五十餘萬兩以歲出正數言之宣大等六
鎮年例三十四萬兩進庫給軍官俸糧共三十三萬五
千餘兩至於內府成造寶冊之類其數不得與知大約
并前折俸不下五十萬餘兩然入每虧於原額而出乃
過於常數姑以弘治十八年五月以後言之諸邊年例

之外添送銀二百七十七萬四千餘兩給賞征進京軍
六萬九千六百餘兩給過鹽米商人二十五萬餘兩賞
在京官軍七十二萬四千二百餘兩各邊官軍六十九
萬三千三百餘兩陝西賑濟二十萬兩密雲居庸紫荊
倒馬等關召買糧草共十八萬八千餘兩大婚禮取四
十萬兩買金送內庫二萬六千五百餘兩通前年例賞
用六百二十五萬餘兩又四川進金四千兩視舊規例
歲用之外加至五六倍矣欲望財用之足帑藏之充豈
可得哉伏望　皇上憫生民財力之艱躬行節儉毋事
虛文今後成造非乘輿器物及各王府寶冊不得用金

非　聖誕千秋令節不得用銀凡遊戲燕樂鷹犬玩好
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罷止仍嚴諭該庫之蒞事者
歲進銀非軍官折俸及成造儀仗粧奩一毫不許妄支
其歲入五十萬兩之外一分不許妄取務敦儉約以圖
經久　上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聖人明訓理
財之大道也今財用匱乏百姓艱難朕自當力加節儉
量入為出管庫人員於每歲出入之數尤宜謹於關防
不許濫費妄支
十六年五月戶部覆奏御史俞集疏其一重法令以杜攬
納謂在京奸吏之徒依附權貴截攬錢糧往往歲數不

完解戶及原籍家屬多有逮繫以死者宜嚴行禁戢以
杜夙弊仍令問刑官自今攬納事發果實致死人命者
依律處死其一飭門官以禁勒取謂各門內官抑勒解
戶求索無厭而西安門尤甚宜申舊禁違者聽廵視官
指實劾治其一懲庫役以正法紀謂庫夫鋪戶承役既
久爲奬滋多宜令廵視官查覈非僉派正身及額外投
充者悉行汰革詔曰可
先是御史馬録論內府收糧增耗常至數倍致困小民有
旨定耗米不得踰十分之一至是內官監太監邵恩乞
於正數一石外復加五斗或八斗部臣以其妄冀侵漁

以充私橐且廢格詔書大不敬得旨戒該監遵前旨加
耗毋得額外多取違者罪之
嘉靖元年三月戶部言各邊草束俱不下數十萬積之數
年俱成黑壞宜行各邊查處　上曰邊鎮糧草皆小民
脂膏各官不恤民艱交通勢豪多收草束費有用之財
積無用之地年久浥爛深爲可惜所司嚴覈濫收官員
及議處支放事宜以事
八月戶部覆奏宣大二鎮奏討糧草　上曰邊方糧草皆
小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積一分官有一分之
用各該鎮廵官徒知奏討爲便不以計處爲先豈人臣

體國之義今後俱樽節愛惜處置得宜勿復浪費境內
閒田可墾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詳計以聞
八年詔天下司府州縣起解官銀俱照欽定太平銅法不
得妄增耗銀違者撫按官治罪其兩京內外各衙門聽
科道查參仍勅內府將舊用銅法送工部改造如制從
給事中蔡經議也
二月　上諭戶兵工三部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
取諸民者甚難用之豈可無節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
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先聖之明訓也今在外
錢糧皆有撫按歲奏月報奸弊可稽在京惟太倉具有

成規其餘各衙門積弊多端未經查考且如後府柴炭
銀兩及團營子粒掌事收受之際多方掊尅又如太僕
寺常盈庫所貯馬價但有奏請支用而見收入之數不
見開報三部其亟行議查使科道監之歲終將舊管新
收開除實數目奏繳其有可用而未盡者條畫上之用
稱朕節財恤民之意於是工部尚書劉麟等奏本部四
司錢糧皆貯之後堂大庫令司出納浮議易生請將
本庫墻北開戶外通設庫官吏領之該司以籍上提督
侍郎歲終奏仍三年一次委官稽查使在部掌案者不
預庫藏在庫收受者不預派徵互相覺察庶幾無弊

上嘉納之且令本部侍郎督理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
門肅清遵議永息其未盡事宜仍聽隨時損益條奏
戶部覆尚書杜㮊等奏請通核在京大小衙門錢糧出入
之數裁冇所餘以補不足　上曰今民窮財盡國用滋
繁正宜量入爲出通融計處其卽行各衙門備查明白
開報仍會官酌議緩急多寡以聞
五月工部言科道監收錢糧如甲字等庫乃　祖宗之舊
規近遵明詔推而及於各監局則今日之良法玆者內
承運庫段疋及惜薪司等柴炭軍器局等物料俱奉明
旨免行監收其餘各監局若御用御馬司設等監針工

巾帽司苑等局供用廣盈甲字等十庫則原差科道監
收內官印綬尚衣尚膳等監銀作織染兵仗酒醋麪寶
鈔等局盔甲廠則續差科道監收謹開具請旨以便遵
守　上曰御用尚衣織染三監局不必監收第令守法
盡心製造餘如議
十七年武定侯郭勛奏邇來科道奉委驗收倉庫錢糧廢
職侵官招權規利殊失言官之體宜行裁革但令專司
諫諍事下工部覆議謂勛所奏深得修明職守之意
上命仍査原設驗收部官以聞工部因言甲字等十庫
原設員外一員軍器局原設郎中一員司設御馬內官
等監巾帽鍼工銀作司苑兵仗酒醋麪寶鈔等局嘉靖
九年始命原管十庫員外一併驗收并增設十庫監局
科道官　上曰十庫監局部官原有者仍舊係九年增
設者俱革之
二十五年十二月戶部議發年例銀六十萬兩於宣大山
西三鎭召買糧料草束專備下年防秋之用　上曰累
年邊臣奏討言者建議皆欲大破常格發銀該部遇討
卽倍出不貲中間豈無耗竊近有旨行查如何遷延不
報銀兩且不許發卽遵前旨催查來奏已而戶部條各
邊查到數目請發乃命照數給發

二十八年給事中羅應奎言貨利所在最易溺人今各省
錢糧皆左布政使一人主之夫支調煩則有增減羨餘
之積事權一則有欺隱自便之私而巡按御史又不肯
任怨稽察及至交代遣一州縣屬吏查覆而已臣請自
今凡查盤各布政使司錢糧必御史親至如御史勢有
不及則專用右布政責期監視凡封鑰出入必相關白
以制專便之私疏下都察院看議左都御史屠僑等議
曰錢糧隱弊不在倉庫積貯之時而在收放低昂之際
故欲御史不時巡視有弊卽糾非但以磨檢簿書爲能
蓋其私抑自今布政司錢糧出納不得以火耗公用爲

名額外多取左布政文移必同僉押至於收放則須公
同出納封記不得以沿習故常互相嫌諉御史則加意
綜核之其在南北直隸府州縣者巡按御史均有稽察
之責亦依此法從事從之
二十年二月給事中劉體乾言近自北虜陸梁　陛下赫
怒欲大舉伐之而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爲不得已
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臣愚不知大計但聞蘇軾有
言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則革冗吏濟冗費當今理
財第一義也我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
十餘萬計今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

大臣之恩蔭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
少乞勅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查革自嘉靖元年至
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後供用日增類多
內官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未易悉數乞勅禮
部酌議著爲令典科道年終查覈奏繳二冗既除所省
不貲民既不擾國亦不乏從之
十二月戸部言今天下歲入糧草折銀及諸司餘鹽價銀
二百萬而各邊所費已至六百餘萬　皇上俯從臣等
議處增鹽課徵糧銀廣開納查贖鍰舉天下一切應征
應取之數而盡括之僅供終歲用來歲以後費將安出
請嚴諸衙門所屬官員儒士廚役官校酌議裁革乃將
本部錢穀歲所出入盈縮之數撮其大綱籍進御備睿
覽亦使百司庶府咸知此數各爲公家惜財凡一切乏
用不得任意派取庶可爲經久計詔從之
命給事中李幼滋御史李一瀚查覈宣大等處客兵錢糧
稱查宣府糧糧草之數自元年起至二十九年止
三十一年正月戸部尚書孫應奎以咸寧侯仇鸞稱邊餉
不足請再發銀三十六萬兩　上曰邇者查取各省銀
兩及加派稅糧追徵舊逋日前雖有數百萬之積但恐
將來難繼爾等責在理財當督率邊臣視國如家講求

節省之策未可任意支費即如近日備邊爆炒熟料可
得實用否宣大二鎭原有行糧且所調兵尚未發何得
又議加增不許已復諭大學士嚴嵩各項取到之銀非
產之地中皆民血也彼亦當加惜收之在庫急用濟乏
又省重派去歲調遣兵多用銀數百萬又不曾一戰費
已至此若用戰之際又何如費耶二部銀數亦當開奏
於是諭戸工部令稽解銀出入以聞
四十年閏五月　上諭戸部曰近日進解鹽銀數多司出
納者須樽節支放朕見諸邊疏請內帑自有一項之用
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

必慎度以給俾內帑充而有餘迺可
四十四年二月先是供用庫火嘗庫內臣暨盛與其黨盧
添保王朝用等捏報被焚香料至十八萬八千餘斤爲
司禮監何進所發詔下盛等獄命給事中張岳御史董
堯封嚴查實數以聞至是岳等查覆該庫被火原非貯
香之所但係盛等侵匿妄報又前此盛嘗私縱家人及
其兄暨忠等出入庫中與積年商攬李欽等盜鬻香蠟
等物宜一併追陪治罪其該庫錢糧今後悉照光祿寺
例付巡視十庫科道每年一查然後奸弊可革　上大
怒下法司擬罪坐盛事盜內府財物律

巡按蘇松御史溫如璋言蘇松常鎮四府自嘉靖十六年
以後加派各項錢糧至四十七萬有奇而工部料銀不
在此數乞裁減以復舊額事下戶部尚書高耀等言本
部會派錢糧俱照舊額未有絲毫加增獨黃蠟果品之
數加派四府不過六千九百餘兩今如璋所奏不啻百
倍中間必有虛捏詭派情弊宜行撫按逐件查用併將
實徵文冊通行造報以憑稽考詔從之
隆慶元年正月勅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好問查盤內府各
監局錢糧已而太監崔敏等奏請免查給事中張憲臣
劾敏等抗違明詔當治罪得旨內府錢糧詔書所載者

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收支見在之數與科道官查
理不許抗違其詔內不載者亦不得槩查敏等勿論於
是治等復言詔令已下不宜以中官言輒罷給事中何
起鳴亦極言其不可不聽至六月治等上清查數因劾
內官翟廷玉馬甲等乾沒之罪詔屬司禮監治罪
御史馬明謨奏請清理班匠以補原額折解軍需以圖實
用嚴督解官以釐宿弊其言解官之弊率以科取侵盜
不能操束解戶互相容隱或以考察去任輒囘原籍道
遠日久未易關提解戶因緣爲奸至莫可詰即禁治家
屬無益於事非設法追提無以釐宿蠹正國法工部覆

奏　上是之命所在巡按御史嚴行究提完解其逃囘
原籍不服拘提者具名以聞違抄逮治之
二月戶部言內府一切供應大率嘉靖初年與弘治年間
數目畧同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漸增視正額加倍
臣等仰體　皇上崇儉至意酌古準今悉從裁減乞勅
監寺衙門永爲遵守不得濫議增派本部亦不許曲意
奉行得旨各項錢糧依擬減派各該撫按其嚴察有司
毋容混徵有負朝廷德意
戶部請遣御史分行天下查盤各倉庫乃勅御史譚啟等
四人分查天下軍需贓羨以補元年所蠲之數

上問戶部京帑所貯金存者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何年
尚書馬森覆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有奇歲支
在京俸祿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
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
之共少三百九十五萬有奇昔謂國無三年之蓄國非
其國今查京通二倉之粟七百餘萬石以各衛官軍月
糧計之僅支二年歲漕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空運京
軍行糧外實入二倉者三百四十九萬逋負漂流歲更
不下二十餘萬石改折奏補別用不預焉欲爲三年之
蓄不可得況六年九年乎因條上目前所急奏之　上

大駭曰軍儲缺乏一至是乎朕一切服用正供外未嘗
妄費纖毫卿其悉心經理無忽部臣因奏請令中外臣
工各陳理財之策

三年　上覽戶部疏有稱開納事例者因傳諭部臣令奏
元年以來入數尚書劉體乾等具言先後開納銀一百
七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除已給邊餉外存者僅十萬
九千九百有奇而各鎮年例未完尚欲補給　上曰開
納所以濟邊歲入尚不止此其十三省戶丁糧草鹽引
稅課銀通計三年支用見存幾何具以數奏體乾等復
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來已給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
有奇存者二百七十萬有奇今補給邊餉及官軍折俸
布花當用銀二十餘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
計所入不能當所出　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
發及各省解納之數體乾等言國家備邊之制在　祖
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
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
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守
一鎮之地後主兵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
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愈衆矣其合用芻餉各鎮原自
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

糧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以京運饋餉溢於
常額而橫費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
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
至三年太倉及各省歲費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呈覽
上曰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其他弊姑置
不問體乾等言國家經費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其所出
而陳乞支給者又每出於額外民窮財盡職此之由臣
等以今年出入多寡之數與夫昔省而今費如各邊士
馬芻粟各宗室祿糧條呈御覽仍容臣等以內外一切
經費錢糧應存應革者擬奏請旨刊成書冊以頒中外

庶經費有常國計可紓民生可保　上是其言
四月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言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
較之國初不啻數十倍物力日蹙民生重困不惟　陛
下不能盡知即天下宗藩與百司庶府或亦不及知也
乞勅戶工二部會查　祖宗時郊廟之享祀內府之供
億監局之織造歲時之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
之祿糧百官之俸薪衛寺之校尉厨役京邊之兵馬城
池漕河之夫給匠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
民之賦役天下山河之鹽鐵凡有關國家經費者各括
其總目類成項開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　隆
慶某年會計錄進呈御覽時或有增減各於項下改填
每季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　皇上朝夕置之座右
并頒行各王府及內外衙門使君臣上下共知國用之
詘民力之窮務求所以撙節而變通之下戶部議開
五月御史雷仰庇言臣近查內官監錢糧如各庫倣及房
稅地稅一切糜費動以御前供用爲名陰入私橐則是
利歸於已而以過歸朝廷也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
道官備查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再照人君
之奢儉四方繫之以安危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爲趨
向　陛下前取戶部銀在廷諸臣皆謂充足內帑以備

緩急今乃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燈龍鳳船鞦韆
架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群小得因而乾沒爲聖德累
不小伏望念生財之有限思國計之甚難毋作無益以
害有益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揀辦玩好逢迎者悉屏黜
而深罪之以彰聖斷　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
悛命錦衣衛逮至午門前杖一百爲民各監局科道大
使俱革去悉如舊行
戶部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固邦本一事言財用當經理
者有十其一兵餉之費取辦屯鹽今屯鹽廢弛未可遽
復宜稍倣漢法民願得爵及贖罪者皆令入粟於邊酌
地里遠近而遞減其數使人樂從則塞下之粟必多其
一貴豪隱占人丁逋負稅租一切重役悉累平民而吳
中尤甚宜勅撫按申嚴法紀禁戢豪强期以賦役均平
毋有偏累其一驛遞勘合詐冒數多宜加檢察以杜騷
擾各處座船撫按不得過二隻外官方面以上京官科
道部寺中行以上方乘坐餘悉禁之其一各府州縣送
迎上司不得額外增編皂卒及糜費供帳其一士民服
用僭侈當痛繩以禮法其一勸課農桑令崇本業其一
各省錢糧文冊開載欠明不便稽閱本部請令置格眼
號紙每年畫爲十二格每月將收解某項錢糧填註格

內歲終類報布政司司類報本部凡陞遷行取給由朝
覲者各執號紙赴撫按衙門查明併公文投部以此別
其才否又湖蕩地爲勢豪侵占者宜悉查復河泊漁課
本非額派者悉除之其一京衛軍士及順天府糧食孤
老冬虛冒者宜悉查汰其一奸猾軍民有將田宅投獻
王府者宜行有司驗契追奪給民佃種收租以補祿養
宗人占恡者扣其應得祿俸抵補糧差有司阿縱不舉
者論罷其一各省進解錢糧多被奸徒攬納以致侵欠
宜令巡視科道等官嚴法禁戢　上命從實舉行
御史李輔言邊餉京盤錢糧五年一查冊籍浩繁難以檢

覈歲查盤錢糧撫按會同事多牽制請以京盤併於歲
盤一年一查而歲盤錢糧專屬巡按不必會同巡撫則
事簡任專倖冒之弊可免將管屯郎中程鳴伊亦以爲
言仍請給各邊巡按御史專勅行事戶部上其議從之
四年戶部尚書張守直言臣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
所入二百三十萬有奇而其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
歲所出京師百餘萬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
請乞者不與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
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者遣四
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
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九邊一年之用
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
餉豈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
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
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
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
在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
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
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
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

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兵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
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
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籍以進惟
陛下留神省覽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聞國計幸甚
上是其言令各邊督撫從實議處以聞
戶部覆給事中梁問孟奏國初經費原有定額邊餉未嘗
借支於內京師未嘗搜括於外蓋不加賦而用足也邇
來弊壞已極官民交困請勅戶部侍郎一員督同司屬
有心計者通將中外財賦每歲增減出入之數行各處
撫按官悉心議處前有可因固不必過爲裁省以傷國

體後有可革亦不許濫爲糜費以損民財事完之日造
冊呈部聽該部及與議官員類編爲各司職掌以定遵
守仍將內府錢糧先後額數首錄進覽從之
戶部覆給事中劉繼文便商事宜內言諸司書辦諸役需
索無厭宜令部臣科道查數釐革其商人納糧領銀自
本部及監收兩道之外凡各衙門點卯掛號一切停止
從之

國朝典彙卷之一百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　徐學聚　編輯
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　臣　孫枝芳　訂正

禮部

洪武元年八月以錢用任爲禮部尚書（廣德人元進士十二月致仕）
十二月以崔亮爲禮部尚書（藁城人歸附吳元年任洪武元年丁憂本年起三年九月卒）
三年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六年二月出參政湖廣）
九月以楊訓文爲禮部尚書（潼川人與凱並任）
六年二月以牛諒爲禮部尚書（東平人秀才七年二月降主事八月復任十二月免）
九月以劉將先爲禮部尚書（人材）
八年正月以章善爲禮部尚書（錢塘人張吳翰林七月署湖廣行省）
五月貶禮部員外郎吳伯宗於鳳陽伯宗與學士宋訥同
修日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啣
之故貶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
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辭甚切直　上覽奏即召還賜
襲衣鈔錠既而奉使安南獲馴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
敎
九月以張籌爲禮部尚書（無錫人元舉人十一年四月降員外郎）
九年八月以張鑄爲禮部尚書（弇山表不載）

十年正月以李允爲禮部尚書 俞由求不載

二月以呂本爲禮部尚書 五月改福建鹽運使

十一年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夢炎進賢人元進士以博學聞在禮部由員外郎歷侍郎凡稽古禮文之事多効其力故擢今官明年九月卒

十二年九月復以張籌爲禮部尚書

十三年正月以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爲禮部侍郎俱賜誥

二月以偰斯爲禮部尚書 由吏部改六月致仕

七月以李晁爲禮部尚書 博野人監生九月卒

十四年正月以禮部侍郎李叔正爲尚書 靖安人名宗頤以文學徵

十二月以高信爲禮部尚書 義烏人薦舉明年二月致仕

十五年以劉仲質爲禮部尚書 分宜人以文學薦明年改華蓋殿大學士

十月擢御史任昂爲禮部尚書 河陰人元進士

十七年 十月以趙瑁爲禮部尚書 安陽人文學

二十年五月以李原名試禮部尚書 安州人儒士弇山作彥名

二十七年以任亨泰爲禮部尚書明年二月亨泰使安南還降御史

二十九年八月以門克新爲禮部尚書尋卒克新鞏昌秦州人始爲本州儒學訓導秩滿來朝天下學官入覲者咸命侍朝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不稱旨獨克新與經典府儒學教授王俊華數奏亮直遂俱擢贊善克新尋陞禮部尚書未幾以疾卒 上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于鄉

三十年以鄭沂爲禮部尚書 浦江人孝行

三十一年七月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倫恩縣人世僑居宛平遨遊山林間布褐蔬藿淡如也敦厚有學學者多從之遊勝國將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爲道使徵爲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一上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

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 上心尋以詿誤免官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僰豎皆知向慕建文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御書怡老堂三字及緑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略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歎 上甚嘉之

三十一年八月以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尋陞學士

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三十五年六月　太宗命禮部員外宋禮署部事
七月黃偷能將年八十餘特命致仕出京數日卒
八月以宋禮為禮部右侍郎
十二月以右通政李至剛為禮部尚書
永樂元年七月鄭沂來朝命仍知部事九月致仕
三年八月李至剛有罪下獄降為儀制司郎中
九月以鄭賜為禮部尚書
五年二月改左中允尹昌隆為禮部主事
六月改趙翃為禮部尚書與賜並任
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賜洪武乙丑進士授監察御

史遷北平布政司參議建文中召為工部尚書　上即
位李景隆言賜為建文所用罪亞齊黃逮至　上問賜
吾嘗何如待汝乃遂相背耶對曰亦盡臣職耳　上笑
而釋之改刑部尚書尋改禮部同官有不相能者數短
之　上前雖　上素亮之而賜懷兢畏既疾猶強出朝
參至是卒
先是禮部職務頗繁賜為侍郎趙翃所間憂懣且有疾
奏對數失措　上厭之是日早以詰問召翰林諸臣偶
日未嘗問賜病意其自苦乎衆未對士奇進曰臣親賜
有病數月但畏懼不敢退即便安求醫藥昨日晚臣與
賜同立右順門外賜體力不支仆地匍人怪其鼻口之
氣有嘘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午門外　上不俟士
奇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其掇
祭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予棺其親士奇與黃淮奏事
退　上召士奇還諭曰早來徵汝言幾誤疑賜自今有
事但直勿隱
以劉觀為禮部尚書
十一月以呂震為禮部尚書
九年九月趙翃下獄
十四年三月以禮部左侍郎金純為尚書協理部事

十二月以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為禮部右侍郎
十九年四月禮部左侍郎儀智乞致仕賜勅獎諭遣歸智
侍　皇太孫數年啓迪匡益克盡其誠至是年八十歸
二十年九月呂震下獄明年正月釋之復任
洪熙元年正月以蔣紋為南禮部尚書合肥人監生
宣德元年四月禮部尚書呂震卒震臨潼人年二十中鄉
舉下第為太學生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為刑部主
事靖難兵起侍　仁宗居守永樂初陞大理卿進刑部
尚書改禮部震為人悶上厲下略無顧忌久而朝廷益
狎之特念效勞守城故不之棄云

以胡濙爲行在禮部尚書初　太宗北征太子監國漢王謀奪嫡造飛語　太宗命濙往察密疏以聞濙具進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　即位聞宮中密疏見所進七事大喜謂濙忠愼朕不及知也故召用之

四年五月以郭璡爲禮部尚書

正統三年四月進王直禮部左侍郎

七年三月以郎中侯璡爲禮部右侍郎

八年正月以王英爲禮部左侍郎

十年十月以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十二年六月錢習禮致仕時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

詩乃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後卒年八十九諡文肅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維財賑贍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

十三年八月　特旨陞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英屢請致仕不許及年七十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未衰不允上特陞之內傳旨云　上以卿久仕先朝多致勤勞陞秩南京得以安佚至景泰元年五月卒初諡文安改諡文忠英字時彦金谿人平生直諒好規人過不爲三楊所喜

四年九月以楊寧爲禮部尚書

景泰元年以楊翥爲禮部侍郎翥吳縣人　仁宗時以楊士奇薦召授翰林編修選　郕王府長史歸　上即位朝京師拜禮部侍郎手疏請朝　上皇尋乞致仕歸虜也先降翥詣闕賀　上賜衣一襲仍加尚書賜歸天順初追理景泰時用事臣翥獨以歸退免翥修身謹行言動不妄與物無競厚德冠一時爲朝野所誦

十月以儀銘爲禮部尚書（商丘人恩生侍郎智子也三年改兵部弁山作南部）

四年以張惠爲南禮部尚書（德州人監生）

天順元年正月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爲禮部右侍郎

初景泰五年綸以請復儲禁錮　上復辟即出之嘉歎良深遂有此擢

胡濙落保傅致仕

三月以興濟伯左都御史楊善爲禮部尚書明年卒善大興人永樂初以守城功歷官鴻臚鳴贊累陞本寺卿禮部侍郎扈從北征進陞右都御史尋使北虜有功陞左都御史封伯爵兼禮部尚書善練習朝章歷官恭勤加封侯諡忠敏

四月調章綸於南京以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短於　上故也

二年十二月以李紹爲禮部右侍郎時禮部郎中李和託
釋子屬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賢此
入何如賢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
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
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是
官輿論大愜時有權貴相軋以紹奏事多南音沮之
上弗聽曰禮部不可無此人
四年正月擢湖廣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
十一月以石瑁爲禮部尚書
五年正月以廖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六年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　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瑁瑁
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
承旨授勅選妃朝罷　上召李賢謂曰石瑁動止失措
如此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因薦戶部侍郎
張睿代之賢即報瑁疏乞致仕　上見瑁疏不忍其去
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吏部
尚書王翺與賢議留之陞張睿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
命下士論重瑁而疑賢賢曰若非先報瑁求退　上意
未可測也
七年二月以姚夔爲禮部尚書

八月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
安濙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
始終世莫與比但過於畏縮是故罔恤建文之難俛首
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濙職司宗伯無所匡
弼未免保身之意重云
成化二年六月以倪謙爲禮部右侍郎科道會劾謙姦貪
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寘於極典幸而得戍邊復蒙寬恩
復職閒住自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
汙清班知不容於公論爲乞致仕　皇上復徇所求俾
官南京又試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諠騰臣等官居耳目

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逐竄伏望俯
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爲希求倖進者之戒　上曰倪謙
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三年九月召宣府巡撫葉盛爲禮部右侍郎
五年八月以鄒幹爲禮部尚書
七年三月以山東布政使雷復爲禮部侍郎
九年五月起倪謙及前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
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
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汙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
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

仕庶得始終保全　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仕勞特
起用之所言不准
八月南京六科給事中汪宣等十三道御史吳禮等劾奏
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放歸田里以爲姦貪者之戒
不聽
十年四月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言倪謙貶法徇情市恩
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諍謙始爲信從而心實啣恨伏望
詔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
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謫慶陽通判
十一年七月以錢溥爲南京禮部侍郎司禮太監懷恩受

業於溥力薦之懷恩嘗於　聖前日被賜金二錠奏云
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溥之惠留此金以轉奉命溥考
績至京懷恩置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杯
酒溥欣然受之曰此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滿座聞之絕倒
十二年十月章綸自陳衰老乞致仕許之
十二月懷恩傳旨以倪謙陞本部尚書
國子祭酒周洪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未幾命理部
事
十三年九月南京科道官交論倪謙錢溥皆老耄不職久

爲清議所鄙乞罷斥之不允
十五年十二月鄒幹罷以張文質爲禮部尚書
十七年二月以周洪謨爲禮部尚書徐溥爲左侍郎謝一
夔爲右侍郎
十九年三月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章綸卒贈禮部尚書
謚恭毅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
然世所傳誦云
二十年四月以李本爲南禮部尚書明年八月卒本字立
之宿順人性質直不爲詭異之行然慷慨尚義剛有義
來則欣然爲之其文章平實類其爲人平生不拘小節

晚在禮部頗自豪縱言官劾其與世浮沉非定論云
二十二年以倪岳爲禮部左侍郎
十月以耿裕爲南禮部尚書尋任吏部以忤萬安謫之
二十三年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
婢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衞鞫
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仕　上
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
十使知所警
弘治元年十月周洪謨致仕改耿裕爲禮部尚書張悅爲
禮部侍郎洪謨在禮部嘗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

以故占北不令乞更定又西番烏思藏者令苗族入貢
微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思藏
族益不可詰謨請覈海中倭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貢
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以所賜金帛至關驗納否則斥
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謨言陰盛故不可賀
竟不賀至是以疾致仕卒謚文安

十二月以黎淳爲南京禮部尚書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
凡婚喪宴飲皆有節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
布寄淳淳不受即書其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拔茶種桑
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二年八月以周經爲禮部侍郎

四年以汪諧爲禮部侍郎尋請老許之卒贈尚書諧字伯
諧仁和人儀度整潔深中簡言慮事周悉晚益愼密子
登中書舍人擧太常卿

十月以劉宣爲南禮部尚書

六年三月以倪岳爲禮部尚書

七年五月以童軒爲南禮部尚書明年卒軒字士昂鄱陽
人幼穎敏通天文之學登進士拜南吏科給事中天順
初以劾戶部尚書張鳳下詔獄尋得宥以謫起歷太常
少卿掌欽天監事至今官性篤孝友事嫡母備極色養
旣入仕二親已沒分祿以養嫂及故舊貧乏者其自奉
蔬水泊如也

九年四月以徐瓊爲禮部尚書

十年九月以謝綬爲南禮部尚書

十二年六月致仕禮部侍郎程敏政卒敏政休寧人襄毅
子也幼以神童薦弱冠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歷侍講
學士時詔議孔廟從祀諸賢敏政上疏請大正祀典言
雖未行而學識見之矣卒年五十五贈尚書

十三年五月徐瓊以星變乞致仕許之加太子太保瓊金
谿人爲人和易然托姻貴戚驟遷太宰臺諫論列每及

其名云

以禮部左侍郎傅瀚爲尚書

十五年二月禮部尚書傅瀚卒瀚新喻人初瀚嗾同鄉監
生江鏻誣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旣而恐謀泄遂嫁其
禍於詹事程敏政大學士謝遷尚書王鏊咸中傷之及
敏政死瀚代之家人驚見怪異瀚憂悸成疾卒贈太子
太保謚文穆

以張昇爲禮部尚書

十月以王家彝爲南禮部尚書

正德二年閏正月以李傑爲禮部尚書

二月以學士劉忠為南禮部侍郎尋陞尚書（許中官）
四月李傑以忤逆瑾罷起前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
罷（許中）傑字世賢常熟人昇字啓昭南城人謚文僖
十月以劉機為禮部尚書
五年二月以江瀾為南禮部尚書時瀾為吏部侍郎偷逆
瑾用事張綵驟擢銓柄嫉瀾不附己故改南瀾祇肅禮
祀時雨暘應未幾卒瑾敗贈太子少保謚文昭瀾字文
淵仁和人
起前戶部尚書周經于禮部經乞致仕從之
三月以白鉞為禮部尚書

四年以張潔為南禮部尚書
九月以孫需為南禮部尚書尋令致仕罰米二百石輸邊
十一月以張憲為南京禮部尚書瑾惡不附己月餘勒令
致仕
五年三月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經山西陽曲人初以庶
吉士倜翔翰林者幾三十年一旦昇以政務久掌國計
以身任事秉政執法罔恤利害有古大臣風贈太保謚
文端
以朱恩為南禮部尚書恩以斷瑾得用瑾誅以人言罷
九月以柴昇為南禮部尚書

十月以費宏為禮部尚書
六年四月起章懋為南京禮部侍郎疏乞致仕許之
七月以喬宇為南京禮部尚書
十二月以吏部左侍郎傅珪為禮部尚書時諸司當逆瑾
虐政之餘事多因循廢弛珪既蒞任飭治振舉事無巨
細一遵　祖宗成法杜絕請托人不敢干以私
七年正月傅珪罷時太監陸誾以陸完等討流賊未有成
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
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方日熾
以目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洊

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唯
唯將何待乎議遂寢上明日竟遣閹監鎗傳旨令珪致
仕珪既束裝就道在廷之臣皆咨歎以為不當去珪曰
吾受朝廷厚祿而無分毫補益今日之去乃全我所願
臺諫交章薦之不報
八年六月以劉春為禮部尚書
十年四月以李遜學為南禮部尚書
八月以毛紀為禮部尚書
十一年十一月以李遜學為禮部尚書吳儼為南禮部尚
書

十二年四月起邵寶爲南禮部尚書以終養辭許之七月
再起復辭免
以章懋爲禮部尚書仍舊致仕令有司以時存問
以毛澄爲禮部尚書
以林俊爲南禮部尚書
八月以楊廉爲南禮部尚書廉字方震豐城人嘉靖初大
禮議起共疏同南九卿請崇正統一本之義報聞廉好
學能文負時名吏事精敏性耿介耻迴互論事據經義
時傳律例通古今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嘉靖元年三月以秦金爲南禮部尚書

十二月致仕禮部尚書章懋卒懋字德懋蘭谿人舉成化
二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除編修以諫燈火延杖謫知
臨武歷官祭酒引年歸尋起太常卿南禮部侍郎尚書
皆不赴懋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弘偉不見涯
涘望之龐樸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
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
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
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衣服飲食
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
以時而動惟義之歸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
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卒年八十六
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二年二月禮部尚書毛澄罷尋卒贈少傅謚文簡澄崑山
人歷事三朝忠誠敬慎始終如一論事侃侃不爲依違
有古大臣風
三月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赴以汪俊代
三年三月汪俊再乞休致　上以俊職司邦禮近奉議建
室未成故引疾求退責以違悖正典肆慢朕躬令其回
籍已而吏部推吏部左侍郎賈詠右侍郎吳一鵬代俊
特旨用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爲禮部尚書

四月席書疏辭尚書命言宗伯掌邦禮任實難勝欲臣言
禮當披心不疑欲臣拜官雖碎首不敢　上優荅之云
卿忠誠愛國學行素著宜來供職以稱朕意給事中李
學曾御史初杲等爭言不可南京給事中黃仁山顧溱
御史田麟等亦言書陰結邪黨倡爲異說倘加柄用何
所不至皆不聽
四年吏科給事中張翀等御史徐岱等各劾席書爲其第
春陳乞改官有玷清議　上曰朕欲大小臣工各務安
寧以共致太平茲事有處翀等又掇拾奏擾姑不究會
戶科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蔣夠亦以爲言　上皆切責

而宥之

五年正月南京御史趙得佑論劾席書言書因排大學士費宏遂訕暮誣蔑宏是倡黨說惑聖聽也且書救一陳洸而洸輕之稱一鄭洛而洛劾之書亦有靦面目矣廖紀欲避吏部議書而書肆爲系柳鄒發之辭以熒聖聽是果忠於朝廷耶　上怒奪得佑俸一月

六年二月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初欽順爲南京吏部尚書召爲禮部未至以憂去至是服闋仍召起家代席書欽順力辭不就

五月以吳一鵬爲禮部尚書

九月以桂蕚爲禮部尚書尋改吏部

十一月以方獻夫爲禮部尚書

八年三月以李時爲禮部尚書

十年九月以夏言爲禮部尚書

十一年六月致仕禮部尚書邵寶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寶字國賢無錫人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友俗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綑臣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十一月南京禮部缺尚書吏部左侍郎嚴嵩等言兵部左侍郎潘希曾刑部右侍郎聞淵俱可任　上令別推於是嵩等復舉南京吏部左侍郎李廷相戶部左侍郎王軏　上曰禮部尚書乃禮官之長雖在留都亦係重任如何輒以年淺者充之仍令再推

十二月以嚴嵩爲南禮部尚書

十二年八月召原任兵部右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凡會推者三　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楊名出爲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

以湛若水爲南禮部尚書

十月出禮部侍郎黃綰爲參政尋復原官綰與顧鼎臣言大同用兵非計忤輔臣意嗾吏部以他事嗾之綰憤懣

上疏自劾且指言用兵失計　上詰命復官綰爲言官所詆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

十三年夏言劾奏儀制司郎中張元孝祠祭司郎中李遂放縱不職狀具言臣以罷才黍重任所賴僚屬同心勛臣不逮而乃爲時所忌措身益孤凡爲臣屬官者小謫則獲小進大罰則獲大遷故自臣受任以來屬官調吏部者四人改翰林者三人臣皆莫知其由而用人者未嘗一言見詢也是以遂等恃欲抗臣堂官沮壞部事以取悅當路策足要津耳乞亟賜罷黜以爲奔競私門息

棄公務之戒　上命錦衣衛執元孝遂赴鎮撫司鞫之辭俱謫外任

十五年五月禮部主客郎中陳箎精膳員外楊儀吏部以爲不職外補箎府州知府儀四川僉事夏言上疏乞留言箎老成明練盡心職守近日查檢番夷大省賞賚能得夷心尊國體宜留久任綏懲可使儀請習禮制長于文學而兵刑之職用非其才況經制委江西公務將來郎中有缺堪以陞補庶習知本部之事臣往來督視山陵部事難盡清理得一二老成屬官勠力少塞鰥曠疏入　上命服原官

七月夏言引疾乞罷不許言姻費完爲順天通判與府尹劉淑相不相能淑相家人時受富戶銀兩東廠緝獲淑相謂有所指使劾完橫肆因及言惡狀謂胥王新輿被叔許奏賄銀萬兩朦朧請封考選儒士受銀四百言奏辯謂淑相積有宿怨今以己私敗露橫傷及臣蓋自度不免於法祇借臣爲名可藉口他日貲緣耳　上曰劉淑相見犯贓罪究問未結攀誣大臣以掩己罪詔逮繫錦衣獄訊問既而言官劾言章十數上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亦因淑相事劾言朦朧爲己故大學士費宏請謚以爲奏事增減緊關情節法當坐斬以宏謚文憲爲危憲宗皇帝徽號所當更正言亦疏辯再引疾乞罷　上慰留之

八月以霍韜爲南京禮部尚書初吏部尚書汪鋐罷韜以左侍郎攝部事疏言鋐大公特理治諸事欲以剪刷積弊而行不速言頗恣爲多右侍郎張邦奇歷數其私大詬之韜懼夜求黃宗明置酒解和至是南禮部缺人廷推韜爲陪試　上特注命之韜大不悅以爲奪我吏部柄怏怏而去

十二月以嚴嵩爲禮部尚書

十六年八月南京給事中尹相劾霍韜悖慢怨望丁祭先

期習樂縱飲於太常且取魚湖中移酌松下有戾官常宜加斥免下南京吏部都察院會核其事已而韜奏謂韜位居大臣蓮鮮休咎職司拜禮矩度疎闊尹相等以傳聞其奏言亦過當從下吏部詳議尚書許讚覆奏霍韜習樂飲酒固太常故事移酌松下亦免褻瀆既經部院核明莫逃洞燭　上謂霍韜取魚移酌失大臣體奪俸四月尹相等言雖過實奪俸二月

十八年正月起黃綰爲禮部尚書仕使安南

七月以熊浹爲南禮部尚書

八月南禮部侍郎呂柟以星變致仕

十九年正月嚴嵩以人言求去　上溫旨慰留御史謝瑜
劾奏嵩姦佞貪鄙乃嬌飾浮詞欺罔君上拑制言官且
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爲解而謂諸臣中無爲　陛下
任事者意欲衆已功激聖怒爾乞特降勅旨痛加戒諭
疏入不報嵩復奏辯謂臣近被科道論劾荷蒙聖恩不
與譴黜方圖策勵瑜援拾已往攻臣不已其意欲與朝
廷爭勝負若罷臣以謝衆口　上怒切責瑜嵩供職如
故
御史桑喬劾嚴嵩選譯字諸生賄賂公行宜加罷黜嵩上
疏力辯因乞罷免　上諭嵩曰卿疏有云爲人臣於今

日令皆覬望竊偪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不必
復辨可盡心贊朕以副簡任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嵩飾
詞強辯有傷大體　上然之令此後大臣被劾勿得自
辯
以張璧爲南禮部尚書
二十年四月南京禮部右侍郎崔銑卒贈尚書謚文敏銑
安陽人弘治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以簡倨忤逆
瑾及修　敬皇帝實錄成矯制改銑南京吏部主事瑾
誅召還尋引疾歸　上即位用廷臣薦起擢南祭酒會
議大禮忤旨罷歸起少詹事尋進南禮部侍郎以病乞
休許之卒於家銑博學好古行優修潔所著書甚多嘉
靖初所稱好學篤行之士關西呂柟韓邦奇郴州何孟
春河北何瑭蘇州魏校及銑而已
御史伊敏生言先臣求使奏禮部尚書嚴嵩京師住宅乃
郭勛私人申犯發法伏追官贓宗在一體追沒　上
謂嵩托法營第事古寄贓言嵩已無錯何卿擬同孫淶
送欲追沒宜國法乎令敏生等對狀尋各降俸一級嵩
具疏乞免　上溫旨慰答不允
七月御史葉經疏劾嚴嵩奸貪不聽　詳宗藩
二十一年七月致仕禮部右侍郎呂柟卒柟陝西高陵人

正德戊辰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逆瑾竊柄柟上
疏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啣之欲中以禍不得
乞養病歸瑾誅以薦起用復引疾歸　上御極詔復館
職甲申奉旨修省上書以十有三事自劾語甚切直
上怒下詔獄拷訊謫判解州陞南京吏部郎中歷禮部
侍郎値奉天殿災自陳乞休致仕卒追謚文簡柟性孝
友居親喪哀毀廬墓三年自弱齡即有志聖賢之道終
誦一室雖祈寒盛暑不輟廉介操持克敦古誼平居端
嚴凝重接人則和易可親卒之日高陵人哭爲罷市遠
近吊者以千計所著述甚多爲儒林之冠冕也

二十二年九月以張璧爲禮部尚書

十一月禮部右侍郎馬驥卒諡文簡驥綏德人始爲編修武廟南巡延杖平日工文詞明習典故更淡沉有大節時稱詞林之選云

二十三年以費寀爲禮部尚書

二十四年四月以閔楷爲南禮部尚書

十二月以王學夔爲南禮部尚書

二十五年八月以盛端明顧可學爲禮部尚書以煉藥有勞也

二十七年二月以孫承恩爲禮部尚書

二十八年二月以徐階萬鏜爲禮部尚書鏜南京

二十九年致仕太子少傅禮部尚書盛端明卒諡榮簡端明起家進士歷中外頗有才名晚歲乃以方術致崇顯爲士論所鄙然內不自安能汲汲引退猶爲知恥云

三十一年三月以徐階入閣辦事仍理部務

九月以王崇慶爲南禮部尚書

十月徐階解部事以歐陽德爲禮部尚書

三十三年三月禮部尚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德泰和人字度宏粹初知六安州遷南刑部員外　上擇諸臣有文行者詔侍從改翰林編修掌詹事府事召直無逸殿在禮部嘗議二王建儲婚禮及康妃喪儀雖時與　上意忤然　上察其持正卒優容之海內士大夫方想望其風采介病卒士論惜之

以王用賓爲禮部尚書

三十四年以葛守禮爲南禮部尚書

三十五年四月以吳山爲禮部尚書

九月以閔如霖爲南禮部尚書

三十六年以孫陞爲南禮部尚書

三十八年七月南京禮部尚書閔如霖卒如霖烏程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任禮部侍郎簡撰玄

文改吏部掌詹事府事進前職致仕如霖在翰林頗留心詞翰顓謹無他過性和易無威儀既以撰玄失　上旨遷南仍以數罷與學士董份同鄉而不相能及得罪疑其脩之竟鬱鬱而卒

三十九年六月南京禮部尚書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餘姚人忠烈燧子也舉乙未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禮部侍郎改吏部尋進前職卒于官陞爲人孝友長厚父燧歿寧庶人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父事伯兄如父居官被服雅素口不談人過益篤行君子也子鑨鋌錝鑛皆先後舉進士至通顯

七月以李璣爲南禮部尚書
四十年三月以袁煒爲禮部尚書
四十一年正月以嚴訥爲禮部尚書
十一月南道御史張士佩劾奏尚書李璣抑買商貨數百金及擅役火夫槃戶不法狀部覆璣才識可用詔供職如故
四十二年三月以李春芳爲禮部尚書
四月以尹臺爲南禮部尚書
四十四年四月以董份爲禮部尚書尋削籍
六月以高拱爲禮部尚書

四十五年四月以高儀爲禮部尚書
七月以王廷爲南禮部尚書
十一月以毛愷爲南禮部尚書尋改吏部
隆慶元年禮部侍郎陳陛以奉旨勘佐皇陵修理工役至鳳陽病卒上以陛沒于公事贈尚書謚文僖
以林廷機爲南禮部尚書
二年以裴宇爲南禮部尚書
三年七月致仕禮部左侍郎瞿景淳卒謚文懿景淳爲人醇謹以孝行聞歷典試多奬拔士論稱之
十一月以殷士儋爲禮部尚書

十二月起吳山爲南禮部尚書
御史傅寵論劾尚書高儀往事 先帝嘗疏請撰文叩壇科道請 中宮還位儀不爲申請郎中戚元佐條陳宗藩事宜沮格不行職業久廢宜賜罷免儀上疏言撰文叩壇原非正誼臣因仍舊習不能匡救臣之罪也 中宮還位科臣論之屢矣臣亦屢疏覆請隨奉明旨俟後疾愈還宮事在禁掖非外廷所能悉方今宗室蕃衍祿糧難繼因時通變臣亦朝夕計慮不遑寧居即元佐條陳諸事皆臣平日所與講究之言業已奉旨行各王府及兩京九卿科道議奏然後會官廷議請旨 上裁蓋

國家大政應關愼重非敢推諉若謂臣職掌所關亦何所辭責乞罷臣以謝言者 上以儀端愼任事令安心供職毋遽以浮言求去儀終不安四疏乞休 上以儀典禮效勞加太子少保馳驛歸
四年六月禮部右侍郎萬士和四疏稱疾乞致仕許之
十月勒吳山致仕時山以起用屢辭給事中韓楫劾其遷延不敬故罷之
以潘晟爲禮部尚書
五年三月復起高儀于家
九月以秦鳴雷爲南禮部尚書

六年二月潘晟乞致仕許之詔給驛以歸先是吏科左給
事中宋之韓論晟衰朽不堪典禮晟具疏自辯因乞罷
黜　上以其老成醇謹慰留之之韓內慙益嗾同官買
待問臣鐸等攻之必欲去晟故再疏求去不獲三請乃
許之按之韓淺鄙很愎內諂附當事以自肥利而外務
搏擊以必勝立威不獨攻晟一事而巳士大夫多側目
視之

四月以吉謙陽爲禮部尚書

六月以陸樹聲爲禮部尚書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二

禮制

國初旹元舊俱尚右至吳元年十月　太祖始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爲左相國餘官如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集議又明年編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在者有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十二月御史高原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此巳甚京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傚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禮部上考定禮儀　上諭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染汚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巳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

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厥心

閏七月詔中書省定軍禮

二年六月命內外風憲官與其屬官依品行禮

三年五月詔行大射禮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九月修禮書成名大明集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設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雲雷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

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封曰冠禮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度制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　詔頒行之授曾稌徐一夔周子諒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賜還鄉里俱賞賜有差

四年十二月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為儀式申禁之

五年三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為禮拜則以叩頭為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為禮即引手於後退卻若避之然　上甚厭之自即位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為儀節令頒示之謂禮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治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率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復古之治也

上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卿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四月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復古乃詔禮部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周官讀法之旨參定鄉飲酒禮儀頒行之

七年九月定祭祀拜禮　上命節為十二拜始迎神四拜飲酒受胙四拜送神四拜

十一月孝慈錄成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

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其敘服有八曰斬衰三年曰齊衰杖期曰齊衰不杖期曰齊衰五月曰齊衰三月曰大功九月曰小功五月曰緦麻三月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錄 上親爲之序命錄諸梓而頒行之

九年五月 上方有事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命學士宋濂考古以聞濂議郊祀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之示有尊也 上從之

十二年八月著內外官致仕還鄕之令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終始之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鄕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鄕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之右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十四年二月命禮部申明鄕飲酒禮 上謂禮官曰鄕飲酒禮朕卽位以來雖已舉行而鄕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

長官主之鄕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年高淳篤者次之以齒爲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

十五年三月詔更定官員相遇及公參禮儀

十六年十月詔頒鄕飲酒禮圖式於天下

十二月翰林院待詔朱善奏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爲姑舅兩姨皆爲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

婿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滎陽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滎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滎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滎公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

西兩浙此獘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澆薄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　上然其言

閏四月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服若俱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二十四年六月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於是羣臣集國初以來禮制斟酌損益更定以聞

二十五年六月　上以皇太子新喪而時享在邇命禮部翰林院議郊廟合行典禮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等奏宋會典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蓋不可以卑廢尊也宋眞宗居喪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服袞冕所有鹵簿儀仗車路登歌鼓吹並如常儀及宰臣舉士安請聽樂眞宗批答云除郊天之事貪禮樂以相成須用樂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諸神皆係祀典神祇歷代帝王乃是紹承統系宜如宋制惟太廟及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

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亦備而不作　詔從之

二十八年八月詔廷臣重議諸王見東宮禮部議諸王來朝見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儀其敍家人禮東宮及王俱常服引禮官請王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禮畢敍坐則東宮正中南面諸王列於東西奏上從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復有是議也

十一月禮制集要成　上謂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卽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俾知上下之

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啟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二十九年十一月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

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輒屢加誡勅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三十年四月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往往凌越等分請申明禁之 上下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官集議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其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對稱卑者居西高者居東其品級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禮下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居東答拜禮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答拜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稟事則跪餘做此其司屬官品級亞於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雖拘品級行跪拜禮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寮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員於內府相見不許跪拜若官員出入街道亦不許抗禮其餘軍民人等於街道遇見官員引道經過即須下馬趨避不許衝突違者論其罪 上從之

三十五年十月勅禮部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風示中

外俾人知遵守

永樂元年八月禮部言鹵簿中宜用九龍車一乘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龍纛紅油紗燈各三對而今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以與其奢也寧儉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輒有增益以啟後世之奢九龍車既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送

三年十月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考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即命頒之

所司承爲儀式
二十二年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服
且徧詣羣臣明旦易服楊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
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在上練
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絰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
乎時黃淮同士奇意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厲聲忿士奇
曰朝廷每事被爾拘泉蹇義從旁解曰渠言當理國家
事公不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旦羣臣皆素衣冠
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
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

服餘文武羣臣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義等曰呂
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
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
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又
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以語人羣臣聽其便
宣德四年二月諭禮部尚書胡濙揭榜申明內外官員服
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定制使無僭越
天順八年三月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
引疾乞歸時禮部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婚禮南京吏
部侍郎章綸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陛下

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
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講婚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勅
待來春行之亦不報
嘉靖八年令巡按御史於守令官不許作威挫辱知府相
見不得行跪禮
十五年先是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
品以上乘轎官員相遇迴避有等制甚明也邇者南京
文官無論品秩崇卑用肩輿或乘女轎街衢相遇卑不
避尊舊年給事中曾鈞騎馬徑冲尚書劉龍潘珍兩轎
之前鈞等與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臣

下有所遵守詔下禮部都察院會勘以聞時禮科都給
事中李充濶等給事中謝廷蒞等及南京給事中曾邁
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迴避又雜舉公會宴飲大
侍與尚書同列以證之章俱下所司既而韜調禮部尚
書夏言指使以濶言引避不與議左都御史王廷相乃
與禮部侍郎黃宗明張　議覆曰臣等按大明會典京
官常朝儀條內云公侯序於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自
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其班列之定體如此又
大宴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文職四品以上及學士陞
殿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中左門序坐給事中丹墀東

西坐其宴坐之定體如此又公聚序坐條內云在京法
司會官審囚俱於承天門外東西重行列位公侯駙馬
伯列於東班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
郎等官列於西班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給事
中列於西班後行嶺部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
序坐尚書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對坐
通政司參議大理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都給事中
列於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聚坐亦如之其會
議序坐之定體如此又官員相遇廻避條內云七品遇
四品以上引馬廻避遇五品引馬側立遇六品趨右讓

道而行其廻避之定體如此及觀給事中教場比試與
五府侯伯大臣並坐選名賜酒飯與吏部尚書侍郎對
坐與兵部尚書侍郎並坐此皆會典之所不載夫尚書
侍郎一也在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體矣
但與大臣一時同事禮體之變又如此必欲從變推類
衙次常禮亦所不可今六科給事中朝參宴會遵常達
變成循禮制其途遇九卿大臣亦皆引馬廻避成規具
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途遇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知
所始禮典既不該載事例亦無可查且 皇朝一王之
制萬國同文豈得以識南北殊俗與政兩京文職四品

以下不許乘轎已有定例其用蔽幃女轎出入皆違犯
典章所宜禁止請勅南京諸臣四品以下遵例乘馬毋
得輒用肩輿其六科途遇部院大臣亦如在京引馬避
避違者聽禮部都察院及科道糾正 上從其議仍詔
以後有故違者必參治其罪
十六年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元旦冬至 萬壽聖節臣
下拜賀皆行十二拜禮惟南京行八拜禮不宜獨簡出
制帛百官俱吉服騎導於郭門之外拱立路隅帛過乃
退而一歲兩送或失之煩乞一歲一行六科遇部院三
品以上大臣引馬遜避臣前具奏奉有明旨而抗違不

遵如故殊失大小相臨之體疏下禮部覆言三大節在
京有宜表致詞及傳制俱舞蹈山呼行十二拜禮而南
京在外皆無是以南京每遇三大節先期拜進表文俱
舞蹈山呼行十二拜禮導送郊外至日止行八拜禮此
祖宗舊制非臣下敢自爲隆殺似難輕改其送制帛儀
雖無舊典無非敬 郊 廟之義每年二次舉行無容
別議但六科遇部院大臣引馬遜避照在京一體遵行
霍韜以公見儀節避路避坐之禮與給事中尹相曹邁等
而相忿爭於是相等劾奏霍韜諸不法事韜上疏自辨
上以其疏下吏部及南京吏部都察院勘報於是尚書

許貴等罷黜錄奪俸四月相等言詞過當各奪俸二月
二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姜良翰言今天下之患在吏治不清豪強玩法農夫失業而其原皆自風俗侈縱始請申明禮制以章示下民凡飲食宴會服舍輿馬器用之類悉差別等第令不得僭踰然後塞兼併之原嚴貪墨之戒驅游惰之民復生養之業庶幾太平可望然而京師諸夏之本貴戚士民之首茲欲風教四達請自京師始
上從之令都察院榜諭遵守

國朝典彙卷一百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三

聖節慶賀 附命婦朝賀

洪武五年九月十八日 聖壽節前一日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顓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版圖判書林完賀 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盞龜貝珠瑁之屬詔中書諭其王繼今聖壽節千

秋節俱免慶賀自是每歲聖節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禮部議奏聖壽日祭壽星同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八月望日祭靈星皆遣官行禮從之
十三年韓國公李善長等以天下太平 上復年高累請聖節受賀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二十年聖壽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 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
二十九年命學士劉三吾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諸司令如式錄進

永樂元年四月十七日禮部以萬壽節宴百官預定位次
上親命駙馬儀賓及隨侍各王來朝官宴於三公府四
品以上文武諸學士及在京僧道官大典隆寺住持宴
奉天殿在京各衙門堂上六品以上官近侍官修史官
宴於中左門外起貢官四夷朝貢土官宴於中左門徐
文武宴於丹墀內
九年朝鮮爪哇諸國各遣使及四川湖廣廣西土官宣慰
使楊昇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賀　萬壽節賜賚有差
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皇太子千秋節時監國南京先日

禮部請行慶賀禮　皇太子曰車駕在北京予不得君
父前躬致禮乃受羣臣禮耶其止之自後千秋節遇車
駕巡狩免禮
十九年　萬壽節以灾異詔免慶賀
宣德五年二月初九日　萬壽節　上詣奉先殿行禮
皇太后前上壽畢出御正殿受賀諭文武羣臣曰朕初
度之旦上念劬勞大德允切於心幸侍　聖母皇太后
洪福萬年每當茲晨奉觴拜慶仰荷慈諭之誠致天倫之
樂必在從容以愜所志爾文武羣臣應宴者悉於光祿
寺給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六年　萬壽節勅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禮部尚
書胡濙曰予忝承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朝
甘雨夜降時及露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悅羣臣慶
賀之後恭奉　母后皇太后上祝萬萬歲壽聖情悅懌
予不勝慶幸自惟菲德荷天眷上怡宸慈惟爾蹇義
楊士奇楊榮胡濙四人贊襄之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
賜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　詳御製
正統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萬壽聖節先是進表官無定
例是年十月始從禮部言自今惟　聖節表令三司堂
上官躬進正旦冬至遣首領及所屬佐貳官代進爲例

景泰元年八月初三日　萬壽聖節
上皇萬壽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部免
二年胡濙請令百官朝賀　上皇聖節於延安門不許
天順五年　聖節日又值冬至節禮部言二節俱該在朝
文武羣臣行慶賀禮然致詞各異又　萬壽節不傳制
冬至節傳制今請通致詞曰茲遇律應黃鍾日當長至
恭惟　皇帝陛下萬壽聖節膺乾納祐奉天永昌臣某
等誠懽誠忭敬祝萬萬歲壽然後惟以冬至制辭傳答
羣臣又各王府及諸在外文武衙門二節各有慶賀表
若前後宣讀不無重複請通宣表目又通宣表文曰忻

逢長至恭遇　聖旦其在外文武衙門至日行告天祝
壽禮宜曰今茲冬至恭遇　聖旦聖壽益增從之
成化八年十月初二日　萬壽節以　皇太子薨禮部奏
天下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十五年十一月吏科給事中王瑞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
官皆方面重臣乞令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泛
言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弘治九年七月初三日　萬壽節致仕大學士尹直上賀
表及　太子承華箴詔却之
正德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萬壽節

嘉靖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萬壽節賜武定侯郭勛大學
士張孚敬李時尚書汪鋐夏言長春酒諭曰今日朕生
辰特頒卿等共飲以交懽耳
十六年禮部以　萬壽節有旨免賀上疏同請　上手詔
曰朕所以不受賀者　上天示戒謹身殿未補茸一也
內殿未建　祖考神位未同二也　聖母暫居宮城之
外且疾痛未愈朕心不寧三也三者有一且不可况集
於此時朕安便受賀乎生辰歲一値之今年暫能卿等
宜承朕意與賀同也
二十年禮部以　萬壽節習儀請　上曰宗廟被災朕方
待罪生辰小節其令罷賀
二十二年禮部以　聖節請賀　上曰去年大厄天賜重
托感恩承眷敢不祗受第中心仰戴方思上報生生卿
等宜將順朕命協心和氣各共乃職勿擾朕心部復請
上曰朕仰感天恩與卿等視君之心正自不異遵君命
以伸君念則上下皆順去年大變不有天眷今日安得
朕身旣蒙大造則來歲之賀豈無日也如前旨罷免
二十七年以　萬壽節覃恩加秉一眞人陶仲文支伯爵
俸成國公朱希忠駙馬崔元各祿一百石大學士嚴嵩
支正一品俸加禮部尚書費寀少保顧可學盛端明各

太子少保都督陸炳光祿大夫上柱國賜方士郭弘經
號清微輔敎忠靖宣誠高士王永寧號清微輔道翊範
通眞高士各鎭印給之
四十四年　萬壽節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守制大學士
李本爲民禮部尚書董份致仕吏部侍郎茅瓚各獻頌
進祝致仕總督尚書胡宗憲進法秘十四種俱命留覽
隆慶■年正月二十三日　萬壽節加恩輔臣講官給事
中張應治言　聖節加恩爲濫予宜聽諸臣辭免以昭
大臣廉讓之風　上以應治妄言奏擾切責而宥之於
是大學士徐階等及尚書殷士儋等各疏再辭俱不允

附命婦朝賀

洪武十四年七月　皇后千秋節諸命婦朝賀於坤寧宮
賜宴

二十四年十一月禮部奏正旦冬至及　皇太子妃誕日
公侯伯夫人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命婦各具
服赴柔儀殿行禮　上命武官一品正妻如其例餘並
從之

永樂元年以冊立　中宮宴命婦於坤寧宮

三月禮部言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朝埜例
中宮　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

二年九月　上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
孜諭之曰　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命即赴
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　中宮慰勞備至皆賜五
品冠服及紗幣表裏

三年四月　上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於三品
以上餘悉免之著爲令

五年五月朔公侯伯及文武三品以上命婦朝　皇后賜
宴於坤寧宮

宣德時楊士奇在內閣時夫人已故惟一婢侍巾櫛而已
一日　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　太后聞
士奇無命婦命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　太
后見其貌既不揚衣服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
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
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

嘉靖三年二月　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親賀宴
賚倍常

是月晦日　詔聖皇太后聖旦免命婦朝賀詳后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四

歲時宴賞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丹墀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

四方克頼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於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凡朝會賜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朝燕閒行幸之處勳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厠繡褥

二十五年正月　上御奉天殿大宴羣臣

二十八年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同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閒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仙樓

驍騎指揮郭德成嘗侍　上宴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髡也　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遂盡削其

髮被緇誦佛乃免

永樂元年命禮部冬至節官吏人等預宴賜鈔如例

七年春　上諭禮臣曰　太祖君天下四十餘年法度明備朕恪遵成憲今四方無虞民物康阜思與臣民同樂太平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百官朝參不奏事聽軍民張燈飲酒爲樂弛夜禁著爲令（元宵放假始此）

三月大饗羣臣於奉天殿故事四品以上與學士升殿有旨令楊榮金幼孜皆升殿榮以喪服辭不赴命中官以珍饌送至家

八年重陽臘日賜羣臣宴

九年元旦立春元宵端陽　上皆御奉天殿受朝賀賜文
武羣臣宴
十年元宵節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戶部尚書夏
原吉侍其母往觀中官以聞　上曰此賢母也命中官
賚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
十一年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
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
以次擊射　皇太孫連發皆中　上喜命儒臣賦詩賜
羣臣宴鈔帛有差
十四年端午節　上御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宴

公侯以下至衛士耆民賜鈔有差
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諭禮部尚書呂震曰遇節皇親
例賜鈔在廷文武股肱之臣朝夕相與可否機務而有
故不宴者即同疏遠小臣皆給節鈔五貫殆非朕禮大
臣之道繼今遇節不宴者凡任事之臣公侯伯都督尚
書賜鈔千貫侍郎五伯貫
宣德二年勅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自是歲以爲常俾各
得燕飲爲樂以彰太平之休
三年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諭
十二月立春順天府進春　上御正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賜宴　上諭禮部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修德
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心輔朕不逮
四年正月勅賜文武節假二十日軍民如故事張燈兵馬
弛夜禁　元宵召羣臣悉赴御苑觀燈
五年元宵節命少師蹇義楊士奇楊榮觀燈於萬壽山賜
宴及鈔
十月罷百官朔參賜食先是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
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門外五品以下丹墀內
文東武西重行列坐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

進膳案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
至是禮部以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賜從之
八年上元之夕　上奉侍　聖母皇太后觀燈　中宮
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
命文武大臣及四夷朝貢之使觀燈仍賜宴花中悉賜京
城內外之民往觀
祖宗以來凡遇　聖節正旦冬至皆賜群臣宴官卑祿薄
者免宴賜以鈔謂之節錢俾均惠其家爲自正統後內
臣用事者畏侍宴上立遂罷宴皆給以鈔因而成例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腦

酒景泰初以大官不克罷之
景泰間給事中李錫奏京師物價湧貴四方人民疲敝光祿寺錢粮日少乞將四月八日并端陽等節宴賜百官酒飯暫爲停止詔曰此　祖宗舊制不可以小費輕改其遵行之
天順二年罷冬至宴初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輔臣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六年上元節召李賢王翺觀燈於武英殿賜宴
成化元年正月朔適值立春百官行慶賀禮順天府官進春致詞云茲遇紀元成化正旦逢春氣節會同天人交泰恭惟　皇帝陛下膺乾納祐奉天永昌
八年正月朔以星變免慶成宴
二十年二月御史徐鏞何珖以京師地震疏請免宴　上謂慶成宴乃　祖宗定制責二人不諳大體謫外任
弘治四年正月以修省免上元節慶成宴賜分獻陪祀及誠宴官胙
嘉靖三年正月諭以災歉免慶成宴修撰唐皐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篤慈惠也皇上潜升百度維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乞深惟大報之典光昭咸備之儀不報
六年正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禮官以宴請　上曰郊祀慶成次日設宴乃　祖宗朝故典蓋以上帝居歆君臣歡會其禮不可廢也今四方災異非常方欲上下同加修省朕恐多費勞民可暫免一年以見朕奉天恤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賜宴如故
十三年鴻臚寺卿王道中言歲時令節闕下賜宴諸臣人坐無次序或門籍無名一槩混入以後乞勑該司具數

百官門籍名數開具姓名貼注席上其帶俸皇親等官原無門籍者亦當查覈的確一體開具與宴諸臣皆以品級敘坐若有喧譁失體者聽御史糾奏詔可
十四年四月賜百官麥餅先是例於四月八日賜百官不落夾蓋相沿佛氏之說也　上命俗事宜革去因諭曰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今可取此義歲以孟夏五月薦內殿仍具米食如舊名曰麥餅賜百官食自是歲以爲常
十五年五月賜百官端午宴於奉天殿召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武定侯郭勛汎舟西苑先是　上駕風暫往玄

福宮賜貯等酒及諸品物諭曰端陽日朕奉兩宮西苑汎舟賞節因命言撰致語既而復諭時曰昨奉慈諭罷免今欲爲君臣一賞以寓交泰之意卿其與勛言計之至是賜百官等宴畢 上幸西苑預命勛時言候於崇智殿遣太監韋霦賜以艾虎綵索牙扇諸物勛等致詞謝 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次 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勛一舟自芭蕉園歷玉蝀金鰲橋至澄碧亭頒賜御饌又命撐人蕩槳近龍舟賜顧問登岸復宴於無逸殿乃還翌日時等表謝云自 宣宗賜蹇義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僅再見云

隆慶[illegible]年 上以災異諭禮部免慶成宴部言慶成宴乃郊禮盛典上以將承 帝祉下以惠浹羣工國家雖災不得已者也 皇上登極以來彝章首舉費不甚繁輟而不行是謂闕典惟仍賜衆行以絕羣望不允科道王之垣等復以爲請得旨待明年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政副使臣孫昌齡 訂正

禮部五

朝貢 諸夷朝貢詳見本國

洪武二年七月蜀明昇遣使來貢初我師不數日關陝悉定蜀人爲之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强盛若此尚莫能禦况吾蜀乎儻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軍資克足雖勇將强兵其若我何爲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於是復遣使修貢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机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四年十二月淮安侯華雲龍遣人送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蠻伯帖木兒至京獻馬及金寶金印金銀字圓牌 上命賜第宅錦繡襲衣及帷幔裀褥什器等物仍月給錢米有差

五年十月命中書省諭高麗幷占城安南等國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勿令過多

七年七月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為甚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八年六月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若其王立則世見

十年十月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顓至

是王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匹幷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湑等先至京師　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答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既困敝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艱險如洪師範歸國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布十匹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渤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蠟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遣使者還如　上旨咨諭其王

十六年　上以諸番國進貢真偽難辨命禮部各給勘合文冊

二十七年四月　上以番國朝貢舊儀頗煩復命更定之凡番國王來朝先是遣禮部官勞於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賜朝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

拜禮畢即詣文華殿朝　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後答二拜其從官隨番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番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番國使臣及土官朝貢皆如常朝儀

永樂元年　上諭禮部曰　太祖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方物者聽爾其諭之使明知朕意

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

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
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
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二年二月　上召母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
上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垂
顧問彼必不樂侍臣進曰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
向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商產未嘗一言及之臣
愚竊所未喻　上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
商產彼心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四年七月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

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
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
用又曰虜貪而諂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
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八月海外番夷由廣東南雄至南安入貢者舟楫不通其
方物皆用民力接運　上聞之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
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貢者不
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
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郡令運
赴南安者爲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

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五年二月勅鎮守遼東保定侯孟善緣邊韃靼女直野人
來朝及互市者悉從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擾之
六年四月諭兵部近聞東北來朝諸胡原居開原快活自
在三城者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即榜示明言
十一月浡泥國王子遐旺與其叔施里難那那惹等言蒙
國歲供爪哇片腦四十斤乞勅爪哇罷供請以歲進朝
廷復乞限年次朝貢及儀從許帶若干人　上命朝貢
以三年爲期儀從多寡任便遂勅爪哇國王都馬板罷
浡泥所供片腦

洪熙中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
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
投爲從人或貸他人馬來貢既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
之物勞人運致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
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數倍以此
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路軍民遞送一里不
下三四十人伺候於官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爲甚
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路有司出車載
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婦所至之處勢如
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爲朝廷方招懷遠人

無敢與校其寃驕傲不可勝言乞勅陝西行都司除給
賜忠順王及赤力把巴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貢
許令送赴京來不過一二十人正副使給與驛馬餘與
騾驢廪餼陝西一路之人可少蘇息臣又竊見西域所
產不過馬及硇砂梧桐鹼之類惟馬國家所需餘無裨
於國乞自今有貢馬者令就甘肅給軍士餘一切勿受
聽其與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　上詢禮部尚書呂震
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何不悉也爲
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役削本根驥所言皆是從之
宣德元年正月禮部奏請宴勞外夷朝貢使臣　上曰四

夷賓服皆所貴也其使臣今不遠萬里而來者皆有慕
於中國筵廩宴賜必豐厚昭朝廷優待之意
四年十月榜葛剌國遣使貢麒麟羣臣奉表賀太平之瑞
上以豐年得賢爲瑞他不與焉諭止之
五年朝鮮所貢方物舊有金銀龍頭盞之類至是勅國王
曰金銀非小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
七月撒馬兒罕貢茶龍駒禮部請賀不許茶龍者天廄良
馬也產於西域風鬃蒼然若雲體質潔素駿爽特
異按記所載馬八尺曰龍此蓋龍云
七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裪遣陪臣趙琠金玉振等貢騟
松菌及鷹　上諭禮部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
今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珍禽奇獸古人
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犬之
類更勿進獻
八年閏八月蘇門答剌及諸番國來朝貢麒麟象馬諸物
上受之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　上
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
賀也
正統二年四月毛憐都督李撒滿答失里等來朝貢珠乞
頒　上諭禮部曰先王盛時四夷之獻惟服食器用

珠於國用何益曩已諭緣邊總兵官凡諸夷來貢獻者
不用珍玩今撒滿答失里乃復貢珠本欲却之第念遠
人輸誠姑酬其直毋以爲例
三年四月刑部尚書魏源等以瓦剌遣使臣貢馬假道東
開原例以六事聞曰置馬市選貢馬輸供具嚴禁約擇
通事設牙行　上曰馬市勞軍民不必置待遠人宜從
厚貢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錢勿擾吾民餘悉如議
四年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貢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
瑞馬詔畫史圖之大學士楊士奇作詩上頌
十月有竊瓦剌貢使銀物者獲之命斬於會同館以徇

廣東南海衛指揮曹忠等送占城進貢犀象赴京一犀道
死禮部請治忠不謹之罪　上特宥之
七年陝西管糧叅政年富奏各處進貢馬無應付事例
上命每匹日給料豆四升草一束
十二年十一月考郎兀衛都指揮哥吟遣指揮撒赤吟奏
言黑龍江諸部野人欲來朝貢乞以勑付撒赤吟詔其
地招之　上謂禮臣曰黑龍江去遼東路甚遠朕不能
勞人以事遠夷其自願來朝者固不拒也爾等其以朕
意諭之
十三年朶林山衛野人女直頭目朝貢到館擅出街市强

奪民貨且毆傷館夫爲會同館官所奏　上曰朝廷懷
柔遠人加恩優待此輩不體恩意違法擾人令都指揮
昌英等於會同館追問違法者人杖三十令後來朝貢
者賞賜後方令於街市買賣五日永爲定制敢有恃恩
玩法者重治不宥
景泰元年令琉球三年一貢貢無過百五十人
四月黔國公沐斌巡按御史左景等奏緬甸宣慰司兩次
遣使七十四人貢方物金銀裳刀金銀鐲馴象牙西洋
布等件欲請朝廷謝殺賊子思機發緣貴州苗賊生發
東西路梗屯堡驛舍俱被燒毁無人遞接乞將方物暫
於布政司收貯着令來使回還止留二十人聽候平定
日類進禮部尚書胡濙言前項方物不當珍禽奇獸難
便拒却以阻遠人來貢之心宜令總兵等官盡留其來
使待賊情寧息即便起送從之
三年十二月禮部奏本部職掌四夷外國并各處進貢金
銀器皿方物及賞賜之類舊有直房三間係吏戶禮三
部堂上官每日候朝處所於內收貯各處進貢賞賜等
物今兀剌使臣數多賞賜動經萬計收貯不盡遂使各
官每日候朝無地可處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間是府軍
等衛帶刀上直官軍所處稍有空者乞將帶刀官軍併

作三間撥與本部收貯各處進貢金銀方物及賞賜鈔
幣緞段之類從之
四年命都察院出榜禁約各布政司外夷經過處所務要
嚴加體察不許官員軍民舖店之家私與交易物貨夾
帶回還及通同衛所多索車杠人夫違者全家發海南
衛分充軍其該用人夫車輛以十分爲率軍衛三分有
司七分永爲定例
詔兀良哈貢使二三人入京時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
不絕爲兀剌間諜故有是詔
天順二年閏二月居東丹夷酋羅姓來朝鄒御史年富言

其朱黠爲患請留之以消其不逞之謀詔留京安置

成化元年二月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

例宜令通事中途來使還論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

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事例正統中嘗

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自悔悞遂不復遣朕

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

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

令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卻却之

九月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詳西番

十月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

番要路近年爲卜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

貢動以千百食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

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卜

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

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勑陝西甘肅等

處鎭守總兵撫按二司等官撫諭夷人嚴加防範及勑

哈密王母努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

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十年九月勅朶顏三衛朝貢每衛許放百人　詳三衛

十月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

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

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

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

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

離或以啟覺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

搆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

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勑戒邊東守臣自後夷

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三年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

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

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

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既

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

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　上曰虜

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

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衛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

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

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

庶無後患　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

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
夷混進貢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欺詐爾宜往等諭
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
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
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朶顏衛俱
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
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戢爾前人所
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
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
款待以爲爾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鎮
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遞凡遇夷人入貢務
待以禮必使其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八月禮部尚書姚夔言朝鮮進海東青非故事乞下詔自
今非常之貢物不得進從之
五年二月濟寧州老人李聰奏外夷朝貢經過擾害有司
驛遞乞勅該部遣官伴送下禮部覆奏不必遣官宜令
原伴送人管束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并朶顏等衛女直
達子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
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兔鶻今後不許來進　上是之
鄒幹等又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衆
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過五十人已經
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
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
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六年四月勅四川鎮守三司曰近年各番朝貢人數過多
中間多有詐冒不實不安禮法在途生事攪擾軍民今
後烏思藏止許照依舊規三年一次來貢其贊善闡教
闡化輔教各王名下每三年各許差百人或百五十人

俱從四川舊路入貢其國師闡師人等不許各另差人
長河西董卜韓胡每年每處止許五六十人或百人來
貢松茂州本處住坐番僧每歲止許三十人或五六十
人來朝若附近烏思藏地方一兩照烏思藏例每三年
許三二十人來朝爾等先行各邊守關官員將番僧人
等停留在官星馳申報三司各委一的當官員親詣本
處督同守關官員嚴加審問每起量送五七人多不過
十五人前來餘皆就彼省諭回還聽候賞賜務照新舊
定額不許過多所進方物辨驗明白盡數差人送至都
司轉差的當人員伴送赴京其長河西董卜韓胡等處

每次朝貢人數方物就令各該守關官員辨驗中送三
司會同審實每處量爲起送人數該存留者存留如有
濟出詐冒之人郎經該官吏問擬發落
十六年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刼請改貢道中官有朝
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
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
後入山海迂回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
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所請
十七年三月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
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郎中陸容謂進貢

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尚書陳鉞必欲
覆奏以媚求各草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
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
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
力言當郤之如或閔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
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
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秋譏之况以中國萬乘之
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事遂寢而
遣中官迎至則其狀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髯耳日
食生羊二羖䍽蜜酪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月給酒飯

秋禮部言烏思藏地方在長河西之西長河西在松潘塞
徼之南三處地界相連易於混淆難以辨別烏思藏大
乘法王闡教闡化輔教贊善番王舊例三年差人一朝
貢後因道險少來而長河西番僧往往僞作印信番書
以冒賞賜乞立爲定制除大乘法王無地土外闡教等
番王人各賜勑一道勘合二十道該貢之年道經四川
陝西比號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許放入其長河西魚
通寧遠等處朶干及董卜韓胡諸宣慰司亦各給勘合
六十道其入貢道經四川比號驗放一如例若該貢之
年偶值道梗不通後不許補貢其四川松茂州土著番

僧求朝者邊官亦照例驗放不許過多從之
十八年四月琉球中山王尚真乞不時進貢謂小之事大
當如子之事父禮部言其意實欲假進貢之名以規市
販之利不宜聽其所請　上賜勑諭令照舊二年一貢
十一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言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數踰
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
長河諸番皆冒以圖利此特無印符無驗耳宜依海外
諸番例各給以符二十道入貢備塡貢使物數於上仍
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僞詔從其議其費始省
十九年正月成討溫衛女直都督僉事康尼以兩進海青

乞陞職并賜蟒衣玉帶　上曰朕於遠物素所不寶但
念遠夷効順姑勉受之康泥准陞一級視常賜外加綵
段二表裏亦足以答其意矣蟒衣玉帶胡可濫及已之
二十年七月兵部奏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
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喜峰口無自開原入者況今
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
請宜令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從舊路從之
二十一年五月番人馬力麻賈貨海上詭稱蘇門答剌國
貢使韋眷利其珍奇許爲布政陳選發其僞逐之
七月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東謂將

往滿剌加市後猊入貢所過震驚布政陳選上言臣聞
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葢不惟防玩
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邇者珍禽奇弄旁午徵求
外夷小醜探聽衆動豈眞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
利　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
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擾兢卽如後猊本非澤國所
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　陛下
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
弘治元年六月給事中夏祚等以北虜將入貢上言今遊
虜外稱納貢而內蓄奸謀恐澤事通事官并虜中走回
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爲害非淺乞勅兵部
榜諭從之尚書余子俊言虜使來京中間未必無人恐
彼窺知所奏全文以爲待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
乞榜示京師軍民不許欺侮且聽其公平貿易爲便已
得旨祚等劾子俊柔懦不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　上
曰虜情叵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亦是舊例但毋令
私交漏泄事情而已卽行禁約所司其知之
三年三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横爲侵擾
給事中韓鼎言　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
今未踰年遽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況俾停

之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
九月禮部侍郎倪岳上言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蠟暹羅
滿剌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有例與廣東布政司
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例不許起送今撒馬兒罕進貢旣
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本官自令通人諭以朝廷事
例併部旨事理阻回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阻
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
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參究得旨是珍禽奇獸朕不
受獻況番使奸詐又不由正路來便差官回去廣東鎮
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姑宥之

五年九月虎剌撒國回回怕魯灣等從海道至京貢玻璃
瑪瑙等方物　上却之命給口糧脚力遣還
七月發遣取回夷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安置兩廣詔
閉嘉峪關絕西域貢
七年十月西域胡人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夷
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為外
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
正德十六年四月建州衛夷人都督等官童子等二百五
十一名來朝貢馬給賞段絹鈔錠衣服有差舊例外夷
來朝俱賜宴時以國喪暫免止令邊境守臣館待是年

十二月以前入貢者悉如之
四川威州保縣金川寺喇麻僧曾稱藏卜等并新舊招撫
番僧共五百十名各具方物來貢舊制金川寺三年一
貢毎貢不過百五人弘治以來僧以希賞增多朝廷止
照舊額給與全賞其餘毎人裁去絹二疋至正德間全
賞者或增至三百餘名費不貲矣至是禮部請如弘治
年例給賞而治四月都指揮應瑛違制起送之罪得旨
應瑛姑免究以後來貢人員務照舊額
六月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諸夷使假進貢名在京商販
有踰會同館三四年者至是詔禮部申嚴舊例禁諸夷
不許私出館外勒期遣還仍治諸私通交易及誘引縱
容者罪其曾經犯罪夷人來貢者勅邊吏勿復納
七月罕東衛襲都督僉事日羔剌等詣京師奏乞賞賜禮
部以為虜人越例要賞且番人不由通政司輙自奏御
叅虜固不足責伴送舍人蘇林等俱下巡按御史逮問
十月四川茂州衛韓胡碉恰列等番僧寨首小和尚等來
朝貢禮部奏其年歲與所齎原降勅諭不合蓋小和尚
已故子撒兒革替名而來四川總兵張傑不能驗實起
送且來朝者過舊額俱屬違法乞逮治　上曰傑姑宥
之自今令各邊皆審實不得過多不及貢者亦不必補

嘉靖元年外都督亦把哈另進一小豹子　上以非常貢
却不受仍以遼東都指揮審實等違例濫放奪俸一月
命禮部通行各鎮巡官知之
四月禮部言光祿寺支應各項夷人糜費不貲請令夷人
到邊驗放該鎮巡守備等官具奏至日本部即照數題
賞候朝賀領賞畢即催促出京其撫勅襲職人員亦行
該衙門速為擬撰庶供應可省從之
二年四川董卜韓胡宣慰司起送番僧拾利卜等千七百
餘人入貢禮部奏弘治前入貢番僧多不過千人今數
踰至倍且其一日若復照例給賞恐將來愈不可繼請

裁其賞三之一仍行撫按查提起送官吏治罪　上是之命自今進貢人數悉如弘治以前例

三年四月魯迷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及阿骨剌馬駝瑚瑚珠玉等物（詳內府貢欵）

上諭禮兵工三部邇來女直并朵顏等衛進貢夷人經過地方衙門多有不行照例應付管待及至到京賞賜段疋等物又多稀鬆短少不稱朝廷撫待遠人之意爾各衙門便查點舊規議處來說已三部議上各嚴飭之

六月雜谷安撫司等處起送都綱剌麻頭目番僧引旦藏等貢賀抵京者百六十七人其存留境上者千二百五

十六人禮部言其數比先朝時多至十五其中必有詭增之奘當裁其賞以示戒　上從之命行各處撫鎮巡官凡起送僧人必會審驗實定與名數不得過多

五年九月西番魯迷遣使白哈兀丁等貢獅及西牛方物禮部以其所進鐵鋥數多爲新例所禁宜念其新附量受之而裁其賞給　上憫其遠命俱進收而賞給如議已而魯迷使臣奏稱所貢獅牛玉石諸物費以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已蒙收受而賞賚差薄乞厚其賜給事中劉穆等及御史張祿言修貢獻琛者遠人効順之誠計貲求償者賈人規利之事今使臣進貢方物而必欲賞責款過厭足其欲效順之誠安在宜令禮部酌與賞賜戒後勿以獅牛琛玉進貢以示明王不貴異物不寶金玉之意禮部覆言魯迷所貢業已起進似難遣回宜禁其再來勿復進此回賜敕諭宜稍易舊文明示以不貴遠物之義其給賞夷人回賜番王惟弘治年近例得中得旨勅賜仍舊給賞如弘治年例行

七年湖廣忠孝安撫司把事田春等數十人稱入貢僞造關文騷擾驛傳應天巡撫陳詳以狀聞兵部議土夷違例入貢所過橫索且有他虞宜嚴其禁請著爲令

九年十月給事中王希文言廣東地控夷邦而暹羅占城琉

球眞臘浡泥五國貢獻道經東莞我祖宗立法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爲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載在祖訓可考也洪武間以其多帶行商陰行詭詐絕不許貢至正德間佛郎機匿名混進流毒省城副使汪鋐併力驅逐僅始絕之今未踰數年撫按以折俸缺貨遂議開復祖宗數年難沮之虞幸爾掃除守臣百戰克成之功一朝盡棄不無可惜卽無論爲害地方但以堂堂天朝受此輕瀆之貢治之不武不治損威無一可者也璩下都察院覆稱深切時弊自今諸國進貢宜令依期而至比對勘合驗放其番貨抽分交易如舊

十年禮部言西蜀番僧來貢增添人數太多賞賜冒濫請以所進方物退還仍行巡撫官查提起送官吏不遵舊制交通賄賂情弊問擬具奏今後該貢人數不許過六百名著爲令從之

初貴州諾安撫司每遇朝覲之年進馬四匹變賣銀四十兩貯庫時凱里楊張初授安撫恐起派貢賦騷擾新民欲比例施南乞求蠲免巡撫都御史劉士元以聞部議凱里爲新造之域凱苗皆新附之民止令照例進表免其進貢馬匹姑待五七年之後生意漸復事體漸安然後與各土官衙門一體進貢　上從部議

十一年四月禮部尚書夏言上言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會典不得踰越今土魯番諸國投遞番文幾二百紙人數倍舊俱以索牙蘭爲辭若出一口要求常賚數且不貲明是挾索窺伺宜令都御史趙載查依原數傳致來京若原非入貢夷使當計利便擬處勿貪納款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　上然之

十二月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並依稱王今盡裁削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名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屬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人入貢天方四人入貢稱王者亦一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至三十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所稱王號原非舊名即有同也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彼若各執賜勅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勞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言

十三年閏二月先是朝鮮貢使朝廷待遇以禮與他夷不同安寘會同館聽令太學　謁拜貿買出入不行防範後因女直早路殺死夷人遂一體防禁至是入貢使臣蘇洗讓等請復舊例欲出館游觀光瞻禮儀考質文物兼炙道化部覆從之令通事一人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

十五年正月四川都司官劉永昌等起送烏思藏輔教王大乘法王闡教王差來到京國師短竹劄失吧什短竹且吧堅參等各十五員名并存留寨上番僧凡三千餘

名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司差來到京寨官
朵呆短竹等十五員名并存留寨官等一千三名各備
珊瑚銅佛氆氌諸佛赴京進貢部議舊例烏思藏輔教
等王三年一貢每王名下止許百人長河西等宣慰司
亦多不過百人今過額數太多例應減革賞賜但既經
起送宜從寬處一體給賞以全柔遠之道　上曰番人
進貢已有明例今多過額顯是邊官貪圖貨賄朦朧起
送巡按御史查治問罪

女直入貢撫順原額貢夷五百名俱限正月內到京時建
州等衛夷人都督松巾幹黑納等八十名到關尚有未

到四百餘人因詐以遲故稱說各往邊寨尋買馬匹又
值大雪遼東巡撫任洛以聞部議言女直夷人朝貢自
有常例各衛站所自有定數此祖宗畫一之法比年往
往逾期過額守邊大臣多爲地方重拂夷情違例濫放
此後續來者務查常數驗進若復過額即聞示祖宗成
法省諭回還以後必依期入貢庶朝貢以時法守嚴明
弊可免供億騷擾之獘　上是其議

初達虜卜兒孩乃小王子部落先年因小十王據其女子
殺其黨衆構兵讎殺力不能支乃遠竄西海蟠據有年
擄掠甘肅地方殘破沿邊爲番久爲中國肘腋害近欲
納款入貢托帖木哥等爲番乞請甘肅巡撫趙載疏上
其事部議西海虜寇竊據我土原非祖宗以來入貢之
國甘肅地方遠通西域原非北虜入貢之路況虜情叵
測未敢擅許　上報有旨

額卽亂寄住番王孫辛遣火者皮剌等言原係撒馬兒罕
人分居北山額卽亂願獻方物入貢甘肅巡撫趙載因
總制陝西三邊唐龍以聞　上命暫許入貢後附撒馬
兒罕進貢不許別稱王爵有違國典

十六年正月甘肅巡撫趙載言西域土魯番等各國稱王
者一百五十餘皆非本朝封爵宜責令改正而違例入

貢者宜以禮阻回酋長使臣皆限立名數至外夷通使
舊皆以色目人爲之往往視彼親視我踈在京則教分
外求討伴回則令潛買禁物今宜易以漢人毋令交通
以生夷心詔從之

十七年正月天方國遣使臣入貢請得遊覽中國禮部議
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絕之還其貢物

十八年七月日本國王復遣使來貢先是嘉靖二年日本
使臣宗設等入貢比歸擄掠中國吏民以去自此絕不
通貢者十有七年至是復修貢浙江鎮巡官以聞　上
曰夷性多譎不可輕信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嚴加譯

審果係效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無私與交通以滋禍亂餘如所擬

十九年四月初羌戎入貢例自嘉峪關入至是雜谷安撫司剌麻僧都綱定日藏等十五人僧衆賈思巴等千二百餘人入四川求貢都指揮使司爲送日藏等十五人至京入貢珊瑚氆氌諸物餘僧留塞上乃下禮部議賞

上曰各僧姑賞遣還所司違例起送查覈以聞

二十年七月朶顏酋華酗台様北虜求益貢欲得與福餘大寧每衛各三百人不許復請衛二百人又不許時出没塞下輙云結連北小王子且悉大舉入塞矣會北虜

寬大同乃許補前貢失期者衛各二百人

二十二年七月遼東撫按官言西海夷人都指揮僉事王中先年冒貢害人朝命絶其入貢近中偵報虜情有功乞許其入貢仍加陞賞以示激勸命爲都督僉事令約束部落入貢并諭以舊罪朝廷業已置之宜益修忠順以厚圖報效

二十五年九月土魯番酋大者阿克力等八百七十四人來貢入嘉峪關巡撫傳鳳翔總兵官仇鸞不知爲計俱令住劄甘肅館穀之既而鳳翔得江西命以去楊博來代博至甘州疏聞請自 上裁 上命量留數十人入貢餘令出關鳳翔鸞博各奪俸有差

二十六年七月延綏有入貢夷至守禦李越誘而殺之遇伏發没軍甚衆巡按陝西御史盛唐奏收越等鞫訊論越及裨將陳守節各斬餘衆編戍奪俸有差獄成上之下部院議左都御史屠僑等集議請如唐論從之

三十八年九月暹羅國王勃略坤息利尤池呀遣使貢方物賜賚如例仍從其請遐抽分貨物以佐修船之費併給來使冠帶

四十二年三月罕東左衛都督日羔剌等請欽定貢期部覆當令五年一貢人馬俱不得過三十其三十內以十

七人留邊十三人赴京領賞從之

四十三年部自今邊臣起送番僧入貢悉遵成化弘治故事限數入邊如有違例濫送者罪之時番僧蚍牙藏等入貢至一千一百餘人禮部以人多請量給賞而嚴各邊傳送之禁因有是命

先年夷人入貢無遣官伴送之例嘉靖三十八年以驛遞毆傷貢夷始議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後序班往往導誘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没恣爲奸利是年秋序班胡貴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特甚爲驛丞楊枌所奏乃詔自後三衛海西諸夷入貢翻遠督撫選委官令押送

芾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聽差指揮千百戶一員代之

西番王速壇沙毋咱法兒等回回遣人入貢方物求賞其使馬黑麻沙的等奏稱離家數年自求加貢刀銼以希賞賜禮部議覆遠夷求需在朝廷固無所靳然亦當於招徠中稍示裁制庶後來者不得瀆請詔納其獻所求各量予之

四十五年三月土魯番速壇馬速叩關請貢先是番王沙壇潛掠北虜部落中流矢死馬速其弟也擁衆嗣立乃遣人求入貢詔下禮部議言馬速以弟繼兄名義甚正況遠夷稱貢理無拒絕第種落實繁槩賜要求不免煩

費宜約遵原定貢期毋得執此為例報可

隆慶元年初　上用鴻臚卿李際春言四夷貢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見至是給事中張國彥等奏朝鮮屬國乃冠帶禮儀之邦與諸夷不同仍復舊班以示優禮從之

命量給土魯番進貢夷人賞賚有差先是遠夷求索者嘉靖初止奏文二十八道比至末年遂增至二百四十八道朝廷不忍盡絕故毋量給以示羈縻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六

貢獻

辛丑三月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之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

可知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陳氏所以取敗也　上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慾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以為一已之奉乎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時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詩　上怒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耶命誅於市以絕進獻

洪武元年四月蘄州進竹簟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貢方物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竹簟雖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受之恐天下聞風爭進

奇巧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
需毋得妄獻
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
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
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
下豈至亡滅命碎之
五年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六年二月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剌吉（華言薔薇露也）為獻言此香
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為婦人容飾　上曰中國藥物
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為容飾之資徒啟奢靡耳却之

十一月潞州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難豈
不勞民今後不用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
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耘
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
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勿進國家以養民
為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
方取珍味甚得詒謀之道也
九年二月泰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
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　上命仍瘞其地
十年三月定州衛軍趙四獻馬產騮有肉角類麟脛四為

小旗賜鈔百錠絹四疋
洪熙元年閏七月守居庸關都督沈清遣人進黃鼠　上
曰清受命守關當練士卒利器械固封疆朝廷豈利其
貢獻耶況黃鼠不足登槃徂取之徒勞人耳其勅清謹
守關城勿有所獻
宣德四年四月南京進鰣魚番薦奉先殿獻　皇太后
成化三年五月免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
寇人不聊生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十四年五月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百五十
斤遞年貢未至巡撫陳鉞奏藥材產於鳳凰山靉陽等

處距遼東四百五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
暫停免俟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八月廣東左布政彭韶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
力竭矣鎮守太監顧恒以進貢擾民彼以此事上為恭
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實大不報
弘治元年七月巡按雲南御史何鉳言陛下即位以來節
冗費去珍玩又詔天下毋得違例貢獻今鎮守太監王
舉欲貢金廂寶石帽頂不宜受之以玷新政　上曰進
貢事舉已禁此何得妄為禮部即諭之仍通行各鎮守
官毋得違犯

十月代王以海青來獻大學士劉吉等以爲不當受　上
深納之
十七年正月南京給事中陳伯獻奏近聞福建尋訪鷓鴣
竹雞白畫豬紫山鷓等禽鳥今四方災異疊見水旱相
仍乃求此珍異之物恐非盛德事乞停止以蘇民困
上曰此等奇鳥未嘗行文往取給事中旣有此奏其即
停止之
嘉靖元年詔書禁額外貢獻鳳陽守備太監張陽復進貢
新茶給事中張翀言寧夏所貢紅花及鎮守總兵到任
貢馬謝恩皆非令甲宜罷禮部覆議宜遵詔一切禁止
如翀言　上是之

十三年十月四川雲陽縣民夏瑀柏獲異石以獻云用水
灌可照人影通政使張經言瑀柏小民當是之有司不
當徑詣闕下以開進獻之端下戶部辨驗無狀據西域
賈胡言爲所兩所用札丹石時置泉內可之可致雲雨
命收入內庫
隆慶元年四月禁進鮮船擾地方革太常寺給散牲價一
切宿弊其承天府香米等物外城珍禽異獸不得貢獻
二年二月詔承天府所進茶鮮令內臣以租銀貿易毋得
擾民其一切貢獻仍如詔停免　[illegible]

國朝典彙卷一百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七

朝儀　附奏事儀

洪武元年十月命禮官定正旦朝會儀
二年正月　上以羣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
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詞如朝
賀日贊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
下和平做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

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
之誠不盡今更其詞始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制可
八月禮部尚書崔亮等上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旣唱
三舞蹈訖復三唱山呼而羣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校
齊聲稱萬歲者三近改擬山呼爲贊呼百官應之曰天
輔有德曰海宇咸寧曰聖躬萬福臣等竊謂殿廷之禮
主於尊嚴贊呼之際貴乎齊一今百官三呼應聲喧嘩
不齊誠爲失儀況山呼故事行已久甚爲嚴肅宜仍
其舊制從之
三年正月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部百官悉

侍左右詢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
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　上謂宰臣曰朝
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肅爲貴朕始欲咨訪庶
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
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
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
以下並列班於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二月　上問吏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中正
而百官朝參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臣
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主

陰陰北方也故君升自子陛而南面答陰之意也郊祭
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面以答陽也
何修之議曰祭社北面君答之故南面祀天南面君答
之故北面若夫群臣朝參於上非答神之義俱當避君
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分列東西以避馳道
此其義不同也　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之事天其道不
相遠也因命百官朝參左右相去不得越二尺其省府
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但不得直行甬道
七月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修
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衙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退
立二三步毋斂近御案凡立必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制
曰可
十月勅百官入朝遇雨皆服雨衣
六年九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上
謂中書省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
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
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九年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李祺父子
孤恩失禮久失問候朝參請付法司正罪　上姑宥之
十月御史吉昌等劾奏秦府右相文原吉奏事僭行左門

非禮詔宥之
十一年正月給朝參文武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
十三年六月勅詔受朝於正殿
十六年十二月詔定朝參官坐次
十七年九月命公侯駙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凡
大朝會及常朝許由午門之右門出入其有宣召及不
時奏事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仍由左右掖門
二十四年詔更定侍班官員東班則六部堂上官各司掌
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使大理寺
太常寺應天府正佐官翰林院學士侍讀修撰編修春

坊學士光祿寺欽天監正佐官尚寶司太醫院正官五
軍斷事及京縣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首領錦衣衛指
揮各衛掌印指揮給事中書舍人
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僉都御史張構與閤門使覲察
使同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遺者隨事規正
九月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
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倫甚非所以明禮法振朝
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
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
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御史及儀禮司糾劾從之

時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於早朝奏事及侍班見辭謝
恩則服之遇雨雪則易便服
二十五年詔自今凡傳制遣使持節等儀皆由東階出入
無得徑由中道
先是朝參官皆賜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等殿公侯一
品侍坐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門外餘五品以
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叩頭就坐光祿寺以次設饌食
罷仍叩頭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給為難始罷之
二十九年五月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
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為驗已而罷
之使近侍官得■至便殿奏事
十月禮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司次
刑部次都察院次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
次應天府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司奏祀事則當
在各司之先凡晚朝惟通政司六科給事守衛官奏事
其各衙門有軍情重事者許奏餘不許詔從之
永樂四年正月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召六部尚書近臣諭之曰蚤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
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
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

時與卿等商確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
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
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閒取四方奏牘一一
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
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治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
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
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
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七年春御史何晟以遇鳳陽陪祀　皇陵直行寢殿御道
且入殿狎玩論大不敬戮於市

十月　上謂禮部尚書趙羾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蚤朝
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
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羾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
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侯鴻臚寺
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
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
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年正月給事中曹潤等劾定國公徐景昌趨朝不循禮
度又縱家奴犯法乞垂懲戒詔令從師講學勿預政事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諭鴻臚寺臣曰故事視朝後諸司

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官門投進並得
速達今訴私事丐私恩者亦進題本掩姦欺衆以圖僥
倖壞法亂政弊莫甚焉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面陳
者許封進題本其餘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
者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如之
洪熙元年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
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
請於　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
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事不忍遽即吉朕明日亦不欲出震曰
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覩天顏固聖孝誠至
亦宜勉狥下情　上顧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
聖諭必欲俯狥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故有是命
召士奇等嘉其直言賜鈔幣詳納諫
上於蚤朝時見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儀贊偕班朝臣之
下謂鴻臚臣曰贊儀兄弟宗親豈宜過列疎遠其令班
於駙馬之次著為令
宣德三年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
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尚書胡

濙奏洪武禮制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
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
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
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為定制其頒行遵守
四年　上嘗諭鴻臚寺臣凡遇　祖宗忌日通政司禮部
兵馬司免引囚奏事
六月北安門守衛百戶楊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揮李春進
題本臣遞至北中門守衛官不肯傳遞　上命取所進
本諭指揮王節等曰　祖宗成法朝罷外廷有事急奏
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者即為上達所以通警急絕

疏斁今敢若此不可寬貸其執付法司罪之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節在外大小衙門慶賀俱行舞蹈山
呼十四拜禮後惟五品以上衙門進表行此禮至節日
止於露臺設香案行九拜禮至宣德時以安慶府潛山
縣知縣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門仍舊行舞蹈山呼
十四拜禮
五年正月諭禮部凡遇　仁祖帝后忌日官員朝參輙奏
事　太祖帝后　太宗帝后　仁宗皇帝忌日悉輟朝
恭歲爲定例
六年十一月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給事中李

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
與之俱所以防弊　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輙自
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即詰　上前言之衆皆
側目至是　上亦惡其訐命降海鹽縣丞
正統二年九月晨朝鐘旣鳴有京衛指揮張勝等八人潛
坐闕右門爲給事中所劾皆謫戍邊衛
三年正月初三日恭遇　章皇帝忌辰命陞殿朝參如常
儀
九年■月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贊拜者多唱一拜
糾儀官劾之　上笑曰今日是好日只恐誤少不妨誤
多
十年正月科道官劾奏公侯駙馬都督魏國公徐顯宗等
二十八人惰慢不朝請治以罪　上曰大臣者小臣之
表率大臣旣皆偷安不朝小臣何所規法命跪於午門
前以媿之
景泰初卽位勅諭都察院曰臣下有恭敬恐懼之心朝廷
禮儀自然嚴肅比聞羣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禮甚者
三五成羣高談嬉笑略無忌憚恭敬之心何在守衛官
軍例必辰時換班欲彼此相識以辨奸僞乃今於五鼓
未朝時卽紛然排擁出入甚至雜以販鬻者恐懼之心

何在榜諭皇城四門自今俱宜遵祖宗之法敢仍前故
違者糾儀御史及鴻臚寺官舉之重罪不宥
初永樂間內閣官遇常朝立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因不
便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後因雨各衙門俱上奉天門
奏事五府立西簷柱外六卿敘立東簷柱內內閣遂無
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戶部尚書陳循奏始令常朝內
閣學士與錦衣衛官東西對立經筵日同知經筵官序
於尚書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侍講劉定之言凡政事有蚤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
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

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互相可否以來
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
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
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時雍也不報
學士周叙言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
大班既退即於午門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
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懼而事機不泄成就勿
廟堂之美自正統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
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釀成今日之禍

宜令輔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　上與數對命如他
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宜泄於外時不能行
天順元年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
入 詳役辟
武清侯石亨奏伏覩洪武禮制榜文凡朝參并護衛官員
軍校進退先後有序禁門出入有常近年以來不分貴
賤相參挨擠皇城各門諸人往來經行全無忌憚有帶
物貨入內買賣者今後常例第三通鼓起先開二門官
軍與校將軍先進擺列待鐘響朝官依次而進嚴勅守
衛官員不許縱放無牌面人員穿朝出入及將物貨買

賣如此則朝綱整肅貴賤有別門禁嚴密奸宄無由而
作矣從之
時石彪事發言官密奏傳命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
上召閣臣李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求賢曰誠如
聖諭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
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中外寂息交
通之弊遂止
三年鴻臚寺言舊制天下朝覲官至者方面官隨品級序
於京官之次則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當班於布政使之
後矣然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須當奏對班行隔越趨走

不便是以前此方面官往往前後參錯不一今後方面
官請通降京官一班序立朝有定著班無錯雜禮體事
宜兩無妨礙從之著為令
成化四年十月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午
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為
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既引咎姑宥之
十四年八月蚤朝聞甲兵聲 詳災異
翰林官自永樂宣德以來俱不習儀至是年冬至日錦衣
緝事者奏學士王獻等不赴習儀　上命鞫問二人舉
相傳之例以闕宥之仍詔自今行大禮仍先期習儀惟

內閣辦事者免

弘治三年十一月刑部侍郎彭韶以星變陳言臣獲隨午朝竊見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　陛下自今午朝惟議經邦要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粮邊關軍政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順門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達於聖聰而羣臣邪正亦因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羣臣率作興事　上嘉納之

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清寧宮災　上於次日昧爽遣內官召閣臣於左順門宣旨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　聖

祖母徹旦不寐今尚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閣臣對曰宮闈大變　太皇太后聖心震驚　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免朝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十三年正月大學士劉健等言自古願治之君必蚤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緊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朝罷或至昏黑四夷朝貢來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稽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　上嘉納之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御史何棟以違誤侍班爲東廠訪奏下詔獄蕭常蔡縣丞給事中陳洸御史涂敬等連疏論救不報

嘉靖元年二月詔以正德末朝儀多廢命禮部詳定於是禮部奏定朝參諸儀凡入進班奏啟復命及齋戒忌辰命節予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面糾疏糾各禮皆查復舊例明示諸司永爲遵守從之

三年八月給事中陳洸疏請照先朝事例凡遇大事陛下親御文華或午門宜召多官序立於前令其次第敷陳事理躬察可否面賜裁决庶無宽延歲月依阿猶豫之弊奏上報聞

故事朝參序列首公侯又次伯四年南京元會習儀靖遠

伯王瓊自以協同守備進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平詬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次如舊壽祥忿爭公所令魏國公徐鵬舉戒責之

二月

順天府尹閻淵冬至節習儀朝天宮乘肩輿誤入詔奪俸

六年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人主視朝當有常期古禮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　陛下常於昧爽以前視朝或設燭以登寶座雖大風寒無間是固勵精圖治之心第聖躬得無過勞乎伏願於新歲履端更始之前倣古禮而行命鴻臚寺官傳示內外毋以日出爲度

或遇大風寒日暫免遂若爲令庶墾䑛不致過勞實宗
社生靈之幸也　上曰卿等所言眞歸保愛君至意邇
來內外百官偷閑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
以警之云耳古禮謂辨色入朝日出而視之不得爲息
養之計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七年八月禮部請申舊制凡遇大朝賀令承天門端門左
右闕門嚴加防禁止放應該朝賀人員鴻臚寺添設序
班十員於午門外左右掖門外先序整百官候鼓初嚴
執事官及侍衛官先進次皇親公侯駙馬伯次在京文
武品官次在外來朝品官次內外雜職次生儒次吏役

次外夷毋爭先恐擠及至奉天殿下文武百官各依品
序立行禮毋得攙越亂班禮畢之後舊規從大至小捲
班而出今欲戒其擁塞宜令後者先行外夷次吏民次
生儒次雜職次文武官九品先一品後次侍衛官軍及
儀從人等人盡衆馬方行承天門下金水橋東西各門
各設序班以司進出有越序亂班者御史序班糾舉常
朝進出亦如之其有市井奸人假借生儒吏典巾服冒
入殿廷者錦衣衛官校譏察逮治從之
八年大理寺丞馬津先以御史巡按山東還遂陞大理及
朝見不具公服致詞又訛方被劾引罪未報輒拜新命
糾儀官奏詔以津不諳事體調外任仍論其失儀罪奪
俸四月
九年九月給事中夏言張潤身等各疏言邇來人心玩愒
朝參禮廢或借言公差或妄稱疾病塡註門籍歲無虛
月自今乞嚴示法程毎月終將門籍查出糾舉量情罰
治主有邊紀糾劾文官至三次武官至五次吏兵二部同議處得旨邇來朝官多經年累月稱
疾不朝見在告者俱查劾以聞餘如所議
上令太醫院官診驗各稱疾不赴朝參官員有無推詐情
由彰武伯楊盾不朝二年矣覈驗無實詔奪祿四月
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張璁等曰朝著重地華夷畢會之

所我　皇祖特內閣錦衣衛官侍立於座之東西蓋在
陛下也此可邊復朕惟王言不可不重羣臣四夷瞻奉
在此凡傳勅者欲令翰林官一人捧侍內閣官之後候
承旨授與傳勅官回於本班之次卿等即會禮官議聞
十年英國公張崙以元旦慶賀班首官不至爲御史所劾
上以其不敬都察院按論宜逮問詔從寬奪祿米三月
十一年正月朔羽林指揮劉永昌奏東西長安門外新築
御路乃郊祀經行之道而車馬僭行恬無忌憚入朝私
揖之禁多不遵守疏下部議覆言正陽門外正路乃係
祖宗以來御輦經行原無禁例而長安東西大街恐未

可擬名御路若一槩禁止行人事屬未便惟遇大祀出
郊有司除道先禁旬日駕回照常行走至於朝衣公服
秉笏鳴佩乃見君之禮不當輒相私拚合申明禁從之
七月先是　上體違和數不視朝鴻臚卿王道中因請頒
繳敕書及辭見人員暫受事左順門後因循遂爲定制
於是在外官員徑將實封本冊赴鴻臚寺投遞封進因
以爲例通政使陳經等請明職掌以正體統禮部尚書
夏言議曰我朝分建百司以釐庶務而於章奏之封進
案牒之往來又設通政司以總之紀其時日而考其出
入名爲喉舌之司以防壅隔之弊至於鴻臚寺之職止

於整肅朝儀傳宣制命引領進奏人員非如通政司之
實封可以開折公文必須編號其職掌之詳載在會典
條目甚明各宜遵守　皇上勵精圖治視朝臨政鮮有
暇日其面見面辭及領繳命敕人員雖遇暫時免朝仍
候視朝時奏見庶中外臣工皆知尊君之禮而於祖宗
立法防範壅隔之意益嚴　上深然之詔敕書領謝見
辭官員並遵舊制行如遇雨雪風寒暫三五日不視朝
並令候行若免朝日久方准照該寺題准例行著爲令
十二月叅朝有遺匿名文書於御路者糾儀御史以聞
上命即焚之且謂奸惡小人敢於朝堂爲詭計令廠衛
官多方緝訪
十二年五月廷臣集東闕推官尚書王憲許讚聶賢侍郎
劉節副都御史毛伯溫通政司陳經大理卿史道等皆
後至爲吏部尚書汪鋐所劾得旨令各對狀於是諸臣
各上疏待罪　上責其不恪失大臣事君之道憲讚賢
姑不究節伯溫經各奪俸一月道疏少伏罪語未復不
書名令吏部參看降山西參議特令閑住
七月參朝　上以參朝官少責侍班御史柯喬李鳳翔序
班隊進德董效義不行糾奏命錦衣衛執鎮撫司杖之
吏部員外莊一俊當頒給文臣誥軸失設香案將具疏請

罪白於尚書汪鋐鋐暴怒令吏人笞辱之一俊憤自
劾乞休　上謂其怠慢朝儀下錦衣獄會有赦免命改
南京用
十七年時尊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謚行禮工部侍郎吳
大田服緋爲御史桑喬所糾　上惡其廢禮不敬下詔
獄大田認罪以病對　上曰大田果病自宜先以聞旣
可與行禮乃服緋自如及有旨令自責又不以實對而
牽蔓浮詞禮法何在姑奪俸半年
二十年禮部郎中熊過等以進徽謚書不至爲尚書嚴嵩
所劾　上怒曰頃詔朝廷重典又當修省方新過等何

放恣若此邇年朕因多疾罷朝百官俱不體心放逸恣
縱大小皆然爲耳目之寄者使人自便一不之劾但摭
拾浮詞以欺朝廷何有主逸臣勞之義熊過着降三級
遠方用員外及浚主事吳崐徐緯各奪俸三月
二十二年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將郎中林廷琛主
事周卿御史蔡璣司正李天然等俱以失誤朝賀爲鴻
臚寺所糾　上怒其不恪下錦衣衛獄因各降謫外任
其日糾參御史來聘以糾奏不時奪俸三月
時當躬行祈穀禮於玄極寶殿命成國公朱希忠代是
日光祿少卿陳叔顧等十四人陪祀不至　上怒其不

恪各降三級外調以御史來聘鄭光溥職糾儀失於查
糾廷杖之調聘丹陵知縣光溥滏城知縣
十一月賜百官煖耳是日廷謝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
嵩以下四百二十五人不至適　上傳命稽查御史周
南等遂劾奏之　上曰朕以生長南方初政不懈遂致
多疾十三年病咳兩月以後時不視事然蚤朝率多彌
文至軍國大務何常不日經心而希忠諸臣全無敬謹
之心蔑視君恩放逸已甚安有處位之懼　祖宗恩制
百官賜戴煖耳是亦解貂之惠先年大報日天寒朕嘗
先期下命登法　祖宗愛下之心示君臣同體之意也

諸臣乃蔑視不敬如此至於朝享祭祀皆以御史糾祭
禮儀故曰耳目之臣今閒點查之命如假借糾劾此可
欺也孰不可欺言官若此用之何益其奪南等俸半年
已而希忠上疏請罪　上曰卿列諸臣之首何乃肆惰
如是禮孰重廷謝者其改過勉敬嵩疏謝報曰卿輔弼
臣也近常日中入閣謝恩亦不至今後慎勿自負俱貫
不治京山侯崔元亦謝得解餘俱奪俸
二十四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圜丘行禮遣成國公朱希忠
代免御殿文武羣臣於奉天門行賀禮是日有旨鴻臚
寺查參朝賀不至者玉田伯蔣榮而下百三十八人於

是糾儀御史路可由劉璘疏請罰治　上曰朕不視朝
下遂放逸且此輩平日專爲欺蕩今大節朝賀不肯一
至是不敬莫大者俱奪祿半年可由等糾劾在奉旨後
又所劾皆武臣亦奪俸半年免羣臣宴賜錢鈔
十二月給事中陳邦修言百官出入禁門各懸帶牙牌以
防奸僞今虛銜帶俸及雜流供事者如文思院大使趙
成等十餘人皆得關領朝參牙牌甚非事體宜行查奪
上以名器所當慎重令禮部尚寶司同該科清查應追
奪改給者條例上請有違制冒領者以名聞
二十六年正月中城地方撫得牙牌四面一東寧伯一彰

武伯一永順伯一蕪山左衛指揮僉事都察院參尚寶司卿席中等防範不嚴以致盜遺在外請加罰治詔各奪俸一月仍令查明問奏

二十八年五月初內府供事匠作武職等官皆帶朝參牙牌管奉旨革奪旋復給之至是給事中陳邦修以為言禮部覆奏大明會典所載在京文武官員出入禁門各帶牌面而牙牌內有執事供事朝參之別執事供事等牌皆臨時關領如期繳進惟朝參牙牌例得朝夕懸帶蓋非徒為關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若虛銜帶俸供事執事人員委不宜一槩冒領弗出入禁密若一切

革奪則又不便議宜及查尚寶司見貯舊牌數百上有入內府字樣請以此給之庶關防既便而名實亦稱至於衛所武官自掌印僉書侍衛之外見任雜差等官不係朝參供役者盡革奪之其納粟填註冒關牙牌及罷退閒住官舊所關領不繳者俱行逮問報可

三十一年南大理寺卿余僴緒陞戶部侍郎時進表在京會陞任當廷謝不至御史以聞　上怒曰僴緒不敬恩命其革職冠帶閒住職事且令本部官一人帶管蚤朝違失非止一人一次侍班者先多不至屢次假公自肆無禮今後令廠衛視察重治

三十四年九月初南京歲時百官朝賀常以魏國公徐鵬舉為班首致辭及是鵬舉被劾罷守備撫寧侯朱岳代之遇朝賀岳輒據班首位鵬舉不能平疏請於朝岳亦疏狀禮部覆議事權者一時之任使班爵者不易之定分鵬舉元勳世臣爵列上公雖已革任未嘗革爵況係欽定班首且令奉祀　孝陵先後之序較然甚明請以鵬舉充班首如故報可

三十七年十一月禮部覆給事中徐浦奏朝參官不許例外多帶從人入朝輿馬不得過近東西二柵門及正陽門前得旨屢有明禁各官玩肆不行遵守今後有犯者

令廠衛補治

隆慶元年正月初七日傳免朝至十一日復傳免朝給事中魏時亮上言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　先帝為辭乎　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於親輔臣剛於制近習斷於去奸邪故群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入留中

都給事中辛自修以朝儀久曠班行不肅請令禮部官考議成式疏下部科會議言國家初制百官以品序列故今皇極殿前所列品位表識森然其後更定制度又有

不拘於品者如內閣官錦衣衛壓立寶位之東西翰林
學士列於僉都御史之上其他翰林官不論品級敘於
京堂之內科道官自爲一等列於部屬之先及鴻臚寺
尚寶司列之西階三科六道與東班對待雖若次序參
錯班行混淆然或以顧問糾察或以奏事承旨難以輕
改今後常朝悉如此例其餘官員仍依品級崇卑衙門
資敘爲列如有紊越聽糾儀官糾奏至於各官衣服束
帶會典所載甚明不得僭用以乖典制從之

四年十二月尚寶司卿汪宗伊言守衛之設拱護宸極儆
戒不虞遏惡未萌統領之以勳親武臣而以臣等稽察

之聖神訏謨萬世當遵恭遇　皇上御極百廢振舉今
萬邦入覲華夷具瞻矧茲守衛關係朝儀若不整肅何
以壯帝居之威爲四方之極因條上法所當申飭者三
事一換直一稽考一關防　上俱嘉納之

順天府治中張德恭刑部員外包大爟以陪祀　太廟僭
語不敬爲言官所劾謫德恭河東涇副大爟兗州通判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八

章奏

丙午十二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
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
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
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洪武三年四月置磨勘司綜核天下章奏

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論時務累萬餘言　上
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纔五百餘言因嘆曰
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
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定爲建
言格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煩文

十年六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
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
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嘗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
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
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

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
實封直達御前
十一年三月　上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
於民鑒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
以達民情胡元之弊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
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爲可戒
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机
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監得失於民有
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十四年十二月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校讀

考駁諸司奏啟以聞
十五年有給事中劾各處巡按試僉事所上章奏有不稱
臣及不書日月者請逮問之　上曰此亦錯誤其勿問
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
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
等四尺爲一等三尺爲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
寸高一尺八寸爲一等二尺爲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
文移紙高二尺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
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
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
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
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二十九年八月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
駢儷　上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贊善王俊華撰慶
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諸司令凡遇慶賀謝恩則
如式錄進
永樂二年三月　上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諭曰爲治
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
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
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月日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註

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宜罪
之　上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
違亦令從旁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
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
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六年七月命禮部自今諸司庶務啟事東宮處分者則書
太子令旨其承受於親王者書王令旨著爲定制
九年三月大寧都指揮牛諒坐奏對不實免官責隨寧夏
總兵官安遠侯柳升立功自効
洪熙元年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

送科臣收貯者　上曰　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
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
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
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
四方所奏雨澤至卽進封朕親閱焉

宣德元年正月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
休咎蔑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
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成憲歲之豐
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此奏不知何時遂廢

三月御史謝瑤薦賢奏牘誤不書姓自陳改正　上謂吏
部臣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愼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
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
之職遂謫交阯大蠻縣知縣

四年二月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政司
及諸縣并土官等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者皆屬不
敬其布政使蕭省身等官俱應逮問　上曰此治文書
者之罪官則一時倉猝失檢點耳俱勿問

正統十年初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
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與
內閣會議具本奏决

舊制凡得奉聖旨諸司奉行者以所得旨意具本覆奏送
科惟光祿寺但附錄文簿及奈亨得罪言者謂亨嘗私
餽太監王振詐稱奉　英宗皇帝聖旨月給振酒饌法
司查無覆本當以詐傳詔旨之罪謂自是每事覆本如
諸司景泰間本寺卿齊整言所司事冗中旨處分日每
十餘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書不勝其繁抑且瑣碎上
煩聽覽乞著錄爲便從之

天順二年　上謂閣臣李賢曰朕每得章奏無不親閱左
右或以爲萬幾至繁一一親覽未免勞神恐非養生之

道朕諭之曰身負荷天下之重而圖自安逸可乎勞一
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左右乃不敢復言賢曰自古聖
帝明王莫不修德勤政所以天下長治久安彼邪佞輩
安知遠慮　陛下不爲所惑足見至明更望持守此心
堅如金石可以馴致太平

上復辟後厲精圖治庶務綜察每覽封疏或有一二字可
疑輒取本映日視之曰是磨改者指示左右莫不驚伏

成化元年正月　上嘗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
當行而緩於覆奏是怠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
應奏題旨意卽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

奏者該科劾之

三年二月御史趙欽言內外風憲官出廵遇機密事情及糾劾奸邪自書奏題本多不熟謄書不免倩人代筆因而泄漏事機請自今重事仍依謄書寫奏常事從便書寫許用題本　上令在外官宜如舊制其京官公差在外宜依謄書若有急切事情恐有泄漏許寫題本務使字畫真楷不許草率

（按）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臣朝政自成化時汪直用事其黨千戶吳綬以為漏洩機密請禁之後之奸人恐不便已私遂往往禁諸傳報者

然卒未有不傳亦可笑矣

二十二年四月諭御史等官令後通政司鴻臚寺等官遇讀奏辭有差錯一二字者免劾

弘治■年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日不下忽一日　上退朝入內急宣潘鐸特鐸以疾不在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　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我即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銳耳汝可諭之君發之前何其不愼也鐸聞感懼

上勵精政事恐諸司廼覆駁延特諭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詳以聞者覆奏無過三日事干他司須行查者無過十日遇有軍機重務及重大事情寬五日

正德二年正月令兩京都察院御史章奏必先呈堂稟詳

十六年十二月給事中夏言言臣伏讀祖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又曰明堂決政眾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皇言萬世宜守頃緣先朝權奸蒙蔽言路不通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如先年劉瑾裡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沮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

則末流可憂乞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勅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　上納之

禮部覆御史謝珊等奏凡臣民奏題章疏務要據實敷陳切要簡實不許援引剽竊紛飾虛文若有事理多所關涉非一言可盡亦須詳陳以便裁決從之

嘉靖元年正月御史朱衣言君德莫先力行自治莫要改過近者羣臣章疏之進陛下御批有云知道了有云已有旨夫言知而不言行力行之怠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過之吝也此兩可囘護之辭不宜見於聖明之世

給事中鄒錫亦言政令既出或半載即更奏請方行或期月遂改聖德蠱於近習國是淆於羣議即如邇者內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新政之初豈宜有此報聞

命自今章疏勿避權字以寧獻王諱孫宸濠謀反國除也

刑科給事中劉世揚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提取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 聖旨吳善良等照前旨免提問司禮監奏請發落臣等竊惟 祖宗之制凡旨意批於題奏本或登聞鼓狀發六科抄行凡重大事傳奉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蚤朝面進此外未

有硃寫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勅旨防詐僞也今累批浮帖徑從中出六科不得抄行諸司無從補本輕褻綸音更張舊制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鑒成憲重命令今後旨意悉依 祖宗舊制疏下所司知之

[按]朱字傳帖者奉天門朝罷駕興司禮臣璫持下丹陛呼該衙門官與之次日蚤朝該衙門官具奏本御前奏云傳奉事理補奏本鴻臚寺官接過司禮小璫進覽墨字傳帖則由自左順門付該衙門奏行不復面繳若事未穩便須執奏者固不問朱墨也

二年十二月都察院請差御史巡鹽批答稽誤以未下閣臣擬票也給事中黃臣言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關係匪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

御史余翱言司禮太監張佐典司章奏不取 上裁假借綸音疎隔內閣以變移國事 陛下宜親覽政權亟正此曹蒙蔽之罪以光新政 上曰章奏朕皆親覽付內閣票擬一遵累朝故事張佐侍朕敬慎不欺御史安所得此言下所司知之

三年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

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 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羣小竊權希寵以至於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縣丞時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各論救皆不報

[按]絲綸簿之復歸內閣 世宗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然不有張璁就遵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事件開載揭帖類進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璁始璁以人臣懷日代天言之重不惟承華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

正德末錢寧江彬家搜出隱匿奏本甚多壅閉之患左

右愎犯不悛豈自福之道　上皆嘉納之
六月命三法司堂上官各督所屬退朝後即入衙門供事章奏應覆者務依欽限有違慢稽遲者具劾以聞從大學士張璁奏也
十二月左都御史胡世寧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親覽章奏爲勤政勵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要則亦徒然敝精神而聽斷不能無遺矣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刪繁就簡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　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刪削惟聽吏胥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過者乃以

上勞君父爲治之體豈當如是臣願申勑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繁文務從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詞又無失事庶幾必便省覽　上曰覽卿所奏具見忠愛諸司章奏俱朕親覽自今不許煩詞苐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都察院曉示內外咸使知之
上諭輔臣曰胡世寧欲大事別具一帖以便親覽一節亦是忠意夫凡奏疏批去之後朕或忘記者無從取閱今宜通行部院等衙門凡事關重大者別用一帖面書御覽略節四字用印一顆後不用印止鈐堂上官職名末不必用謹具題知字樣只以辭終爲結庶朕得細閱之若常事不可爲煩卿等再看來
十二年正月副都御史王應鵬等進關精微疏中失書職名先是光祿寺以疏遺職名方被譴責應鵬等復犯
上怒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考訊給事中魏良弼言應鵬等章奏疏遺不爲無罪第或出於失悞先當嚴端之始不宜以微過幽縶大臣請許其自新示以薄罰　上謂君臣之際嚴敬爲先必自大臣始應鵬等職居風憲首蹈不敬良弼安得輙爲論救欺罔朝廷令錦衣衛并逮治之應鵬竟坐是落職閒住良弼奪俸半年巳御史

陳邦敷復爲申救謫貴州新添驛丞
二十三年九月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鄭紳奏廣平上官黃寧黃球等以無職庶民用印信奏事不知何據吏部覆議凡職官司印信是之謂護護者視而不用今黃寧等土舍官男未經襲職雖乃護印然襲豈可據以奏事請撫按官改正詔可
三十三年正月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以賀疏失題萬壽字詔錦衣衛逮闕廷各杖四十
十一月禮部儀制司以冬至類進賀表復寫三十二年
上覽之怒詔禮科查參該司官吏以聞郎中聶靜等伏

罪部錦衣衛逮靜廷杖之黜爲民員外陳仝之主事買
衡吳仲禮各奪俸半年尚書王用賓等亦具疏自劾得
貫不治
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御史曾佩劾奏南京事竣繳冊有奏
啟二本　上責問啟本爲何佩以舊制對　上曰奏啟
自東宮薨後非一二年淺近失錯此必有說錦衣衛即
執付鎮撫司嚴訊本情以聞鎮撫司以佩不諳憲典擬
下法司擬罪坐佩違例宜黜爲民　上以所擬太輕令
從重別處於是改議謫戍邊衛詔可仍杖而遣之
四十五年四月革誠意伯劉世延錮勿復用奪中書舍人

李總晉府長史係各一級總以賀表晉王親塽以請封
疏俱有脫誤字世延以軍政自陳乃爲引疾疏登堂數
百言自陳功伐語涉怨誹禮科都給事中辛自修疏糾
之言人臣祗慎而後朝廷之體尊邇來題奏章疏競爲
繁蕪不惟九重清覽難於徧詳而事體處分反以文勝
甚者以鄙褻醜穢之語載之牘中尤非對君之體乞勅
禮部轉行內外百司自後一應章奏須言簡事核務持
大體不許仍前瑣屑浮冗如違聽該科參治　上然之
命以後章奏俱務簡明切實有如前敗肆者科臣以聞
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疏言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

風不能動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
臣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
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
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違慢有
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干證
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
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
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
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便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
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

令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緩急道之遠近嚴立
限期趣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
行奏報者從實[illegible]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
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
禮部覆給事中王之垣御史趙焞奏請　上御便殿令九
卿科道官有大事皆得面奏取自宸斷其疏中諸言字
畫務便省覽得旨令後諸司章奏務詞語簡明字畫楷
大如嘉靖初年式便殿面奏得旨行
先是前戶部尚書馬森以陞秩具疏謝　上報聞因命禮
部查官員陞遷并應謝疏當停免者俱酌議遵守部議

在京文武百官凡遇册立等大禮合進一表及聖節正
旦冬至等節止於丹陛前致賀一應陞遷賞賜既經面
恩或延謝者俱不得具本稱謝南京并在外五品以上
衙門及各總兵官凡遇三大節進表慶賀俱照常例行
或値册立等大禮例該慶賀者須待本部題允方許撰
表賫進南京五府掌印官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大理寺
正官及各處督撫皆係重臣一應陞遷及經論紛冒用
或軍功受賜邊鎮給賞等項既不得延謝仍許具疏三
司將佐等官一同受賞者總兵督撫師與併謝不得另
疏其疏務明白簡直不得牽合四六之體務為浮靡之

辭有不遵守者聽本部及該科參奏詔如議行

四年戶部覆南戶部尚書劉體乾條陳四事皆瑣屑無甚
關係得旨今後各衙門瑣屑諸務可徑行者不必一一
瀆奏

五年都給事中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述滿前則敘軍
功不鳴功伐則辯心迹雖屢經參駁而來者不止請自
後陳乞不由撫按者一切寢閣如再三瀆奏及背埋違
法者量懲一二以儆其餘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九

冠服制 宮室輿馬器用附

洪武元年二月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
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
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皆用皮弁羣臣陪祭
各服本品梁冠祭服

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

朝會 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 皇太子則服公
服仍命制公服朝服以賜百官三月給賜各朝臣袍帶
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先授散官與
見任職事高下不同如御史董希哲前授朝列大夫澧
州知府而任七品職事省司郎中宋冕前授亞中大夫
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
服色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禮部奏唐
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
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制同
上曰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

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
十一月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
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
帶巾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阜隸伶人如初
所定以與其式
五月禮部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
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
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
令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
色團衫許用紵絲綾羅紬絹

命製軍士戰衣表裡異色令各變更服之以新軍號詞之
爲鴛鴦戰襖
四年正月詔定親祀圜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袞冕
祭星辰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嶽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
服陪祭官各服本品梁冠祭服
五年三月詔庶民婦女袍衫止以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
色其大紅鴉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爲之凡女
子在室者服飾之制皆作三小髻金釵珠頭帮窄袖褙
子凡婢使人等縮高頂髻用絹布狹領長襖長裙小婢
使縮雙髻用長袖短衣長裙

六月定命婦冠服之制
十一月定命婦團衫之制以紅羅爲之繡重雉爲等第一
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
四等七品三等其餘不用繡雉
六年閏十一月禮臣議品官之見尊長而用朝君公服於
理未安宜別製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大白襪烏舄
佩綬其衣裳去緣襈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不用
其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并去佩綬從
之仍令如式製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爲祭家廟之用
十二年正月始令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以國

初伶人皆戴青巾也
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紗紬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
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
十六年七月詔更定冕服之制
二十一年十一月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給事中
卓敬乘間白於 上曰宮中朝廷觀效紀綱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蚤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
等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上咲曰
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二十二年十二月令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

巾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
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䯼髻下官
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
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二十三年三月先是　上見朝臣衣多短窄恭酌禮制詔
禮部尚書李原名司業龔𢾾恭酌事宜俾存古意原名
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衣自領至裳
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
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
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去

地五寸袖長過手袖椿廣一尺袖口僅七寸衆軍人衣
長去地七寸袖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一尺窄不過七
寸袖口僅出拳從之命頒示中外
二十四年十月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
吏胥宜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
凡三易之自命爲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皁緣皁縧軟巾
垂帶謂之襴衫又聞常親服試之至今藏內府蓋無取
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武末
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　上問着藍衣者何
人左右以監生對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

二十六年定文武官朝服梁冠赤羅衣白紗中單俱用青
飾領緣赤羅裳青緣赤羅蔽膝大帶用赤白二色絹革
帶佩綬白襪黑履一品至九品俱以冠上梁數分等第
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士許服其不應服
而服者罪之
二十九年七月鹽城縣教諭王孟言公服以朝祭服以祀
今在外凡祀山川諸神流官具祭服未入流者具公服
然公服既於朝賀迎接諸禮用之而又服以祀神禮有
未宜且未入流官公服之制自八品以下皆同其祭服
亦宜與之同　上是其言

三十五年十一月製陪祭服二百幾樂舞生紅羅袍服二
百一十四襲
永樂三年更定袞冕皮弁之製
二十二年十一月戶部主事吳璘奏教坊司樂人靴帽衣
服違式等事乞嚴禁止從之
宣德初朝鮮國王言國初賜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
朝臣三等得五梁冠服今世子冠五梁與朝臣等乞爲
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正統十二年春　上謂工部臣曰官民服式舊有定制今
聞有僭用織綉蟒龍飛魚斗牛及違禁花樣者爾工部

其適論之此後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處斬家口發充
邊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
景泰四年令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服色
天順初禁服大雲柳黃江黃明黃等服京衛指揮等官李
泰等服大雲柳黃紵絲衣為錦衣衛所捕獲命各追紵
絲二十匹然後罪之
成化二年令官民人等不許僭用服色花樣
十年禁官民人等婦女不許僭用渾金衣服寶石首飾
十二年九卿以災異陳言內一款軍民服色器用近多僭
越服用則僭大紅織金羅段遍地錦騎坐則僭描金鞍

轡減銀鞦轡首飾則僭寶石珠翠今四方金貴錢少率
皆坐此宜嚴加禁約違者即重罪而沒入之此侈風在
今更甚尤宜禁止
弘治元年國朝品官服色無蟒衣之制蓋蟒蛇屬無角無
足乃其後內官多乞蟒衣大類龍形至是允都御史邊
鏞奏始禁不許再乞
十七年八月　上謂輔臣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
理猶不敢僭為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然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
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

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曰玄黃
紫阜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江黃等色亦須禁之又曰
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
耳皆諾而退
正德元年令軍民婦女不許用銷金衣服帳幔寶石首飾
鐲釧及娼妓不許用金首飾銀鐲釧犯者本身家長夫
男匠作各治重罪
禁商販吏典僕役娼優下賤皆不許服用貂裘僧道隸卒
下賤之人俱不許服用紵絲紗羅綾綿
禁官員人等勿得用玄黃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許用紗羅

紵絲
嘉靖六年三月　上問武弁之制大學士楊一清等對以
盔頭衣甲之服也一日閱會典又問曰　太宗　宣宗
或親征或巡邊其禡祭皆服武弁亦是此武士之服乎
一清等言按詩洛矣之篇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者
染絳色也韐合韋為之所謂韠也六月篇曰載是常服
註曰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
白舄也其制與皮弁同惟赤色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
衣韎韋則弁亦韎也昔帝王舉戎事而宜於大社飭兵
器而禡於黃蚩則服韎韋之弁我朝　大明集禮內武

弁凡九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
則服之　皇帝親征祭告天地服武弁之制則韎韋也
結五彩玉爲飾其詳如此
上諭大學士張璁考定武弁之制增入會典璁對周禮司
服凡兵事韋弁服卽武弁也因圖弁形并疏其義進覽
上報曰覽卿註給武弁圖制足見博考所給有韠形但
無縏處想亦有失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圓朕惟上
銳者取其經利當如古製可也又衣裳韠舄皆赤色何
謂且佩綬俱無而於祭用之可乎璁對自古服冕弁未
有不用韠帶者韠帶前縏韍後縏綬韋弁之韠止縏於

革帶耳武事尚威故色多用赤詩韎韐有奭乃天子講
武之章奭赤貌韠爲從裳色故皆赤佩綬於禮制不可
缺但未有明據采芑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
珩此詩爲卿士方叔南征而作其戎衣尚備佩玉如此
則天子武弁從亦可推惟聖明裁定以備一代之典可
也乃命造武弁冠服衣裳韠舄俱如古制增革帶佩綬
及圭仍諭禮部曰我　聖祖定制天子親征必有大祭
等祭皆具武弁服行禮今國家承平制度久缺朕已與
輔臣璁詳加考定今欲命該衙門成造以備一代聖制
爾部擇吉行

七年二月　上以燕居冠服多俗制不雅諭輔臣張璁考
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輯禮書玄端深衣之文
圖註以進　上爲參定其制示璁且諭之曰古道尚儉
今道尚華且古玄端之服通於上下茲故爲等威之制
以酌古今別上下卿其詳加訂議成朕志焉璁對曰古
服除冕服外玄端深衣二者其用最廣玄端自天子達
於士蓋國家之命服深衣自天子達於庶人蓋聖賢之
法服今　皇上於玄端但加之文飾不易舊制於深衣
但易以黃色不雜衣誠得帝王損益時中之道及羣品
官冠服固有制度其餘燕居之服緣未有明制詭異之

徒競爲奇服以亂典章乞更如古玄端別爲簡易之制
以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　上從之
上製忠靜冠服併以圖冊頒示禮部諭之曰比來衣服詭
異雖達官顯士未免淪俗與市井同走卒役厮乃敢濫
服與儒流並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乎禮曰衣服在
躬不知其名曰罔又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欲警於
有位自難混於無名因復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忠靜
庶幾進斯盡忠退斯補過也朕已著爲圖說告之　祖
考示不敢專頒之天下傳之後世示不可私許在京七
品以上及翰林國學行人官八品以下者在外方面官

及府州縣正官學校官武職都督以上官服之令禮部
頒圖式於天下如勅遵守因賜輔臣楊一清等冠服各
一副
令在京在外官民人等不許濫服五彩妝花織造違禁顏
色及將蟒龍造爲女衣或加飾妝彩圖利貨賣其朝貢
夷人不許擅買違式衣服如違將買者賣者一體治罪
衡府光澤王寵瀼奏　聖製燕弁忠靜冠服中外臣工受
賜得服者咸以爲榮乞併賜宗親官屬俾之因服思義
雖在幽獨不忘敬戒章下禮部議宗室至親與品官稍
異宜別降成式或於燕弁上遞從減殺以賜親王郡王

世子於忠靜冠上遞加增飾以賜將軍中尉及長史審
理紀善教授伴讀俱輔導職宜比在外府州縣儒學官
令皆服之儀賓雖有品級非儒流不宜濫及　上曰光
澤王所請謹德慎獨至意待朕別有定制頒行
十二月諭禮部朕酌古玄端之制爲忠靜冠服錫於有位
朕已嘗念及宗室諸王其制尚未之備今光澤王所請
實獲朕心因酌燕弁及忠靜冠服之制復爲製式名曰
保和冠服俾將軍中尉王府等官服之
八年五月初　上疑弁冕之制未合典制諭大學士張璁
以制有革帶之文今何不見於用璁對曰按陳祥道禮
書古革帶皆謂之鞶帶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笏
搢於二帶之間夫革帶前繫韍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冕
弁皆用之今惟不用革帶以至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
附屬裳要之間失古禮制矣　上曰冕弁用以祀天地
享祖親若闕革帶則禮服不備非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之意及觀會典載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
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併革帶繫蔽膝佩綬之
式詳明繪圖進覽且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通掩其裳
裳制如帷幔而今兩幅朕意衣但當與裳要下齊而露
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諭璁以變更祖制爲疑璁對曰古

制衣不掩裳考之大明集禮及會典實與古制不異其
後官司織造循習前代訛謬今訂正之乃是遵復祖制
無有變更　上意乃決因復諭璁曰茲事旣必行當求
至當朕仍一一與卿訂定一衣六章古曰繪者畫也今
當織之朕命織染局查國初冕服日月各徑五寸今當
從之日月在兩肩星山在後華蟲在兩袖仍玄色一裳
六章古曰繡今當從之古色用黃玄黃取象天地今裳
用纁於義無取當從古其六章作四行以火宗彝蟬虎
藻爲二行米黼黻爲二行一革帶即束帶後當用玉以
佩綬繫之於下一蔽膝隨裳色其繡物上龍一下火三

不用三可也卿其詳加恩議以告朕以聖裁至尚爲對
上乃諭令內閣諸臣同考訂行
十二月　上更制衮冕先出圖說示閣臣下禮官議定併
行各王府及中外百官更正而百官承訛如故會　聖
旦給事中戴儒請明降定式以便習儀禮官按秘閣會
典酌以今　上所定冕服說草上圖註不稱旨　上乃
諭內閣親定公服所用革帶照舊朝祭服大帶表裏俱
素兩耳及下垂緣以綠色就以蔽膝珮綬係之珮玉更
復古制裳併三齊如禮官所言且令議方心曲領名義
禮官言方心曲領始於隋時非古也　上曰方心曲領

古制不傳況始自隋豈可襲用宜革之餘如圖註通行
中外職官遵行毋得違越仍令各王府官一體更正
十四年直隸提學御史方一桂請禁革冠服之非制者
上善其言詔都察院出榜曉諭但有犯禁并製鬻者執
送法司問罪仍通行南京及各巡按御史一體嚴禁之
十六年清明節駕發京師扈蹕諸臣朝　上於駐蹕所兵
部尚書張瓚服蟒衣　上怒謂輔臣夏言曰朕惟名器
不可輕假尚書二品也何自服蟒張瓚非不讀書之比
朝廷之上恐未可肆卿可面問之仍示科道知言等對
瓚所服乃欽賜飛魚衣但鮮明類蟒耳　上曰彌等說

是飛魚何組以兩角朝廷所問以大臣不可不先微忌
汝等但行回護如朕未見者今後文武官除本等品級
服用及特賜者不許僭分自恣華異服色還加禁約給
事中高濯等御史沈一定等復以爲言　上罪濯等不
蚤糾奏乃於降問之後以巧佞辭對跡涉回護各奪俸
五月巳瓚具疏引罪　上諭禮部曰瓚以通敏之才原
出簡用茲誤私衣於朝所朕所以下問者非罪其人乃
禁僭肆之端也令盡心供職力贊兵戎以副簡任
禮部奉旨查奏文武官服色花樣俱因會典不曾分載因
而互用殊非法制乞嚴加禁約除本等品級及特賜者

毋得僭分自恣擅用蟒衣飛魚斗牛違禁華異服色其
大紅紵絲紗羅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九卿翰林院詹
事府春坊司經局尚寶司光祿寺鴻臚寺五品堂上官
經筵講官其餘俱青綠錦繡遇有吉禮止服紅布絨褐
品官花樣一循品級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
仙鶴二錦雞三孔雀四雲雁五白鷴六鷺鷥七鸂鶒八
黃鸝九鵪鶉練雀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二品獅子
三四虎豹五品熊羆六七彪八西牛九海馬得衣麒麟
者爲錦衣衛指揮乞嚴爲禁約庶免僭差得旨如擬命
即出榜文曉諭

二十二年禮部言近日士民冠服詭異制爲凌雲等巾競
相馳逐凌僭多端有乖禮制詔中外所司禁之
特內閣嚴嵩徐階李本皆賜服麒麟麒麟公侯服也而成
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左都督陸炳等以玄壇供事
特賜服仙鶴仙鶴文臣一品服也成化以後文臣賜麟
不爲異而公侯伯武臣賜鶴則異矣六臣出入朝行殆
不可復辨學士嚴訥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撰玄詞特賜
仙鶴袍既而 上悔之下諭謂玄壇供事可用鶴餘則
不可意蓋爲三臣也而尚書皆自疑不敢衣鶴亟市錦
雞爲飾而三學士之衣鶴自若也

萬曆二年禁衆人監生生儒下至民庶奴隸之輩有僭戴
忠靖金線冠巾穿錦綺鑲鞋及張傘蓋戴暖耳者聽五
城御史嚴拏重責枷示仍送問

附宮室輿馬器用

國初著令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各有等第上
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官員任滿致仕與見任同其
父祖有官身沒非犯除名不敘子孫許居父祖房舍及
衣服車馬有官者依品級其御賜者及軍官軍人服色
不在禁例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定 皇太子以下及文
官三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坐墩之制其制
皇太子及親王以青爲質繡蟠螭雲花爲飾宰相及一
品以赤爲質飾止雲花二品以下藉墩爲飾凡大朝會

宴賜坐墩退朝燕閒及行幸之處則中書省大都督府
官三品以上及勳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扇
綉褥命如其式制之

八月禁凡服色器皿房屋等項並不許雕刻刺綉古帝王
后妃聖賢人物故事及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等形
如舊有者限百日內毀之

上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定貴賤明
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
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
處與公卿無異有奴僕賤隸往往肆侈於鄉曲貴賤無

等僭濫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於是省部定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差等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栱彩色其男女衣服併不得用金綉錦綺紵絲綾羅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鞍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

令京城一二品許用傘蓋其餘止許用雨傘京城外聽用

十六年令尚書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太常卿府尹祭酒學士許張傘蓋

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許乘轎其餘不許違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乘轎

成化九年命兩京官員油傘遇雨任用其京傘京城內不許張設若出郊在外不拘此限

十三年十一月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於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

南京各官舊張傘弘治時爲御史郭紆所劾命城中許張油傘不得用京傘

弘治七年申明兩京及在外文武官員除奉有旨及文武例應乘轎者止許四人扛擡其兩京五府管事并內外鎮守守備等項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許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指實奏聞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用撒扇邊日

十六年奏准職官一品二品器皿不許用玉止許用金以爲定例其商賈技藝之家器皿不許用銀餘與庶民同官吏人等不許僭用金酒爵其椅卓木器之類並不許硃紅金飾

嘉靖五年八月給事中黎良言舊制京朝四品以下及公

侯伯都督等官不得乘轎軍職不得用馬杌出入不得乘小轎邇來勳臣厭馬弗乘以轎相競是果出於朝廷之賜與況承前人汗馬之功正當以騎射爲事詩詠鷹揚史記飛將上世以驃騎名官我朝以騰驤立衛益重之也且人久佚必不能以任勞久安必不能以蹈危身爲大將手握重兵勞事危機又將委之誰宜量加禁治併申舊制　上從其奏詔自今兩京五府及在外鎮守公侯伯都督等官皆騎馬在京四品以下文職在外自三司以下官有乘轎軍職有上馬用杌與乘小轎出入者參問降調如例仰兵部尚書堂下營日亦以騎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禮部十

樂制

吳元年七月 上御戟門命選樂舞生召學士朱升范常閱試 上親擊石磬學士不能辨以宮爲徵 上詰之起居注熊鼎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石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音固難和然必以人聲爲主人聲既和卽八音和矣因命樂舞生舞歌一曲 上曰

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矣

前代朝賀皆用女樂是年 上始革去不用

洪武元年十二月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詳見術

二年七月禮部尚書陶凱等據古禮請侑膳用樂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洽然太和雖日一舉樂不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九月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凡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第一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次開太平之曲名風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次削羣雄之曲名喜昇平次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次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次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其武舞曲名清海宇文舞曲名泰階平

其十二月按律樂歌正月爲萬年春二月玉街行三月賀聖明四月喜昇平五月樂清朝六月慶皇都七月永太平八月鳳皇吟九月飛龍引十月龍池宴十一月金門樂十二月風雲會

四年六月命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艶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

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
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
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六年八月學士承旨詹同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
亞獻終獻奏景和之曲徹饌送神俱奏咸和之曲
九月鑄太和鐘成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
寸拱以九龍植以龍簴建樓於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
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
畢升輦又擊之候導駕樂作則止禮官奏曰昔黃帝有

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
亦緣是以爲名請名之曰景鐘　上曰古鐘名宜更之
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七年九月　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
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
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諫則
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
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撰述
毋有所避翰林院因上所撰神降祥神貺酣酒色荒禽
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

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上命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委敎坊司招
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　上曰賤人小輩不宜寵
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盡發樂人爲穿甲匠月支
米五斗
八年十一月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於鳳陽
十五年正月　上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其曲名一
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
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
二十七年六月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以頒

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
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
節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
氣後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
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
不合凌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
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
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救於此俾樂成而
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永樂元年九月　上諭侍臣　皇考功德隆盛樂章未有

稱述其議爲之

宣德三年九月大學士楊士奇進平胡鐃歌鼓吹曲詞十二篇　上喜納之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禮監以祭三清樂章命內閣改補進呈大學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地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不聞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且　祖宗置文淵閣學士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爲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違也故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

當仰承德音闕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　陛下不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　上嘉納之

十七年三月內旨行河南取樂工趙樵都御史韓邦問疏乞止之

正德三年　上諭鐘鼓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缺廢非所以重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

嘉靖元年三月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籍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鬨然喧笑殊爲猥褻古者伶官賤工亦有因事納忠之義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選擇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爲監戒庶於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益下所司知之

二年製　興廟樂章迎神曰太和初獻曰壽和亞獻曰豫和終獻曰迎和徹饌曰雍和還宮曰安和設典樂司之

五年八月　上更撰　世廟樂章迎神用永和初獻用清和亞獻用咸和終獻用冲和徹饌用太和還宮用寧和大學士費宏等言皇上更定世廟樂章曲名欲少異於太廟宜專用文德蓋以　獻皇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尚　上然之

六年六月隨堂何淵言　獻廟止文舞宜兼武舞大學士

楊一清等曰漢高以武功定天下故用文德武始惠文止用文始昭德　獻廟不用武舞不爲缺典璁曰祭用生舞　獻皇天子父樂可僭乎且天子八佾諸侯六我明太廟文武舞各八計百二十八人王國各六計七十二人　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今追王而六十四人可乎桂萼曰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容貴干戚去武舞去所貴矣　上曰兩議經籍推論甚明其增之

九年　月發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鐘磬於神樂觀考正音律仍令科道各舉曉諳音律者

六月中允廖道南以郊典既正宜稽古定樂以裨盛典給
事中夏言薦行太僕寺丞張鶚歸清人時在告里居
乃應部至欲定元樂復古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
大成樂舞圖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
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圖各有說乃下禮部議且命鶚
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十月禮部奏宮中講內訓女訓古者絃歌周南召南不用
鐘磬乃房中樂后妃夫人所諷習事君子者宜令宮中
女官將二南詩被管絃以備宮中宴樂斥去一切俗樂
庶於壼儀有補

十年祀高禖樂九奏舞八佾

十二年禮臣夏言言大雩宜奏雲門之舞雲門堯樂取雲
出天氣雨由地氣也

十四年禮臣夏言因部司議上言各廟既已特建則樂亦
宜特設若原日樂章乃國初所作其稱揚止及 德懿
熙仁四祖如云慶源發祉世德惟崇是已今 四祖久
祧樂章弗協我 太祖創業 太宗定鼎 列聖守成
神功盛德與天無極當有頌辭以對越在天且執事官
員幷樂舞生見在數少他日各廟供事不敷今照太廟
原設名數宜增協律郎贊禮郎司樂等官四十員樂舞
生一千二百二十九名宜預選補併樂舞袍服亦宜照
數如式成造 上是之

六月太常少卿張鶚初以太僕丞薦改太常職典雅樂欲
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定
鐘律因劾陳正樂俗樂鐘律候氣宮懸等繪圖幷說以
進禮部議特鐘特磬所謂金聲玉振也況孝廟行禮奏
樂尤必得此爲節然後可以卑誠宜特設宮懸古制詳見
周官有宮懸軒懸判懸特懸之別廟庭之中周旋未便
姑且置之惟候元氣則爲作樂之本請如所奏如法築
室圜丘外垣隙地仍選天文生知曆候者往相其役待

有次第委官考驗或草澤之中有能明此學者多方物
色以共成其事其論設特鐘特磬宜令如式成造 上
是其議既而罷之

十五年諭大學士李時以君臣宴會可撰儀註尚書夏言
言有周盛時君歌鹿鳴臣歌天保今一奏聖喜慶賀之
舞二奏賓鴻翱翔之舞三奏羣仙朝聖之舞又部大韶
樂六奏舞八佾

十七年新廟成 成祖迎神樂別歌三獻撤饌還宮樂如
太廟 仁 宣 英 憲四廟樂歌同 孝 武二廟
迎神樂別歌獻撤還宮樂歌同 睿廟樂別歌與於諸

廟立秋時祫禮如夏樂歌異於夏立冬時祫禮如秋樂
歌異於秋
禮部言古者龍見而雩與啓蟄而郊之意同宜用盛樂通
典曰樂於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益樂舞者
所以振盪聲容宣暢和氣詔告天地感通神明冀陰陽
和而雨澤降也先年本部議擬雩壇祈禱禮儀神樂觀
正樂外增設鼓吹選教舞童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雲
門之曲而舞已經撰有樂章而儀物未備宜命所司造
舞衣羽旄等物選見在樂舞生年幼質秀者百人教習
歌舞充雩壇用庶錐典廢闕得旨報罷

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聖圖解二卷樂記
補記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因請與
正樂以薦　上帝祀　祖考從　皇太子章下禮部覆
言文察所進樂書其於禮樂樂聲樂原多前人所未發
者且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才法似徑
截深合虞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之旨宜命文察及太
常知音律者選能歌樂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本部及
該寺正官以時按試候聲律諧協吹律候氣咸有應驗
更議擢用詔授文察太常典簿協同該寺官肄業
十八年以　皇考配享　上帝於龍飛殿樂章皆出御製

十九年掌太常寺禮部侍郎金贊仁言　皇上創立郊廟
陵寢社稷諸典其中樂章儀注悉親更定臣先年集爲
太常總覽一部已付史館今　聖制日新典禮益宿謹
將增刪　九廟祟雩大享明堂諸儀續葺一冊進呈請
增入總覽廢名刊布得旨所進書名大常總紀暫付史
館待祀典大定刊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浙江布政司右叅政臣林贄訂正

禮部十一

祥瑞

辛丑年十一月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永泮始如故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駐蹕之地

吳元年四月句容耆民施仁等獻瑞麥　上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來獻丙申當塗縣麥生一幹兩岐丁酉上元麥生一莖三穗寧國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由人民勤于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畎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爲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主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上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爲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怠乎

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等府并澤州各獻瑞麥　上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何損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嘉祥無徵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九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凡祥瑞應見皆爲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其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烏朱雁之類小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又按唐令凡祥瑞應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所司隨即表奏百僚詣闕上表拜賀告廟頒下其諸郡瑞并令所司轉申以聞若鳥獸之類有生獲以獻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野亦有可致者如連理枝之類則不須齎送今擬凡祥瑞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合大瑞者許各處表奏不得泛言虛飾于惑上聽其餘諸瑞所在官司驗實開進　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之來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

皆令所司即時飛奏
十月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
類應朕德凉薄烏足致斯翰林雎稼對曰聖人之德上
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陛下敬恭天地
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于物
順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
之至以此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
于松柏實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宜告于宗廟頒示史
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
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忽怠戒

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
史館非所以垂示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已而學
士宋濂入賀因作頌以進　上既受賀乃復召濂詢以
災祥之故濂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
其仁孔子作春秋詳瑞不書有年則書蓋不以天道玄
遠難知而人事可徵乎　皇上寅神至治以得仁賢為
瑞以臻和豐為祥視前代植金莖以承沆誇嘉瑞以紀
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
王為法萬世　上曰然先正云頌不忘規濂近之矣
三年四月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

二穗者十餘本　上曰鳳翔饑饉朕特遣人賑恤今未
數月遽以瑞麥來獻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
苟其民得養雖無瑞麥何傷朕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
革鬬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
兄愛弟恭此足為世瑞麥特一物之瑞非天下瑞也
五月陝西寧寶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二本
兩穗者十有餘本弘文館學士劉基撰頌以進
四年七月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
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矯誣至于天災
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

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啟天書以侈
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言祥瑞者相繼于途
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誠況為天下國
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
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
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聖子神孫萬世之彝訓也
十月甘露降于鍾山
五年正月五色雲見
六月何容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率
百官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

句容句容陛下祖鄉實爲禎祥蓋由聖德和休國家協
慶故雙瓜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陛下保民愛物之
仁非偶然者　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
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朕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
德不敢當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
有徵過亦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至於禍
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
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禎祥不在於
微物遂爲贊賜其民錢千二百
按是年嘉瓜並蒂產于句容張緻貧之圃群臣上進

上曰作贊不以祥瑞自居學士宋濂爲頌以進未幾張
氏兄弟坐事駢斬於市子姪充軍者數人瑞乎妖乎然
令張氏族頗大天下稱爲嘉瓜張氏云
八月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
十一月甘露降
六年五月盱眙民進瑞麥十六本皆一莖二穗御史答祿
與權言天產嘉祥以兆國家之福而爲聖世之徵今瑞
麥之產乃上帝借草木之靈以彰君臣異體同心之象
又產于盱眙爲臨濠帝鄉也是宜薦之宗廟以彰祖宗
之神靈且新麥之登尚薦宗廟況瑞麥乎　上曰以瑞
麥爲朕所致則不敢當必歸之祖宗神靈御史之言良
是乃命薦之宗廟
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誠意伯劉基作頌進
八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圜丘青松上時　上詣齋宮省視
壇場採而嘗之甘如飴糖儒臣咸獻歌詩以頌　上曰
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不戒未
必皆吉覩妖能懲未必皆凶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
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示群臣
十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
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

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至災異之來不能復興
蓋夸侈之心生則敬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二十一年五月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于治
世堯舜之時典于詩歌此實聖德所致　上曰古人有
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
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于此也
二十八年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群臣表賀　上曰
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
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爲
成祖靖難師至紫荊所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綠

爲能敘麟鳳皆其美如樹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爲嘉兆
上曰氷花偶然所凝詎可遽言嘉應況當戒愼之際不
可以此爲喜而有怠心
永樂二年七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
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使徧於
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
天下之民皆飽煖而無饑寒方可爲朕賀也止之
九月周王橚以騶虞來獻先是周王畋于鈞州獲一獸白
質黑章猊首虎軀其狀孔威不可迫視王命部卒俟之
其性孔仁遂援致之因召父老以諭咸謂騶虞云王率

其屬表獻闕下　上服皮弁御奉天殿視之不震不動
柔伏自然　上顧謂王曰朕爲嘉瑞朕罔敢知維彼自
昆弟之邦朕甚嘉焉淇國公丘福率百官稱賀　上曰
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
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
更當加愼是日宴周王于華蓋殿其從官宴于中右門
十二月禹門渡黃河清亘數百里明年正月上日高平王
與平陽王俱拜表恭賀二月秦王復以表聞祭酒胡儼
作河清賦以獻
三年七月陝西典不鳳翔獻瑞麥群臣表賀以爲聖德感
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
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
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于下者乎覽表祇
益慙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詎使非治世之風也
九月關陝奏獻嘉禾數穗同一莖儒臣撰詩以進初洪武
二十八年九月北平禾有異莖同穗之祥　上爲燕王
時進　太祖親御翰墨爲詩一章以賜　上佩誦追惟
乃用草勒于石拓本成軸至是復有嘉禾之瑞遂以分
賜諸王及京師三品以上翰林近侍國子祭酒司業
四年六月南陽府獻瑞麥　上語禮臣曰比郡縣屢奏祥

瑞獨此爲豐年之兆若年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
餒之患皆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宗廟
十一月庚申　上修舉金籙齋法于朝天宮神樂觀洞神
宮追薦　皇考　皇妣甲子慶雲見朝天宮乙丑甘露
降于宮樹　丙寅慶雲復見已既訖事甘露復降孝陵
松柏醴泉出神樂觀　上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群臣上表賀　聖孝瑞應　上以因祥思懼不宜怠忽
申飭之侍臣楊士奇等俱有詩頌
六年三月巡按福建御史趙升及布按二司奏以柏生花
爲瑞　上賜勅切責曰朕主宰天下生民休戚未嘗徧

知故委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乃肆志安逸軍民疾
苦一毫不言而言柏花爲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癘生
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果
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于國何利
于民而以爲瑞也相爲朋比諛佞忠君卹民之心安在
哉姑曲宥爾等復爲欺罔雖欲倖免不可得矣
蘇州楊州言檜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
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柏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
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七年三月交趾進白象泰寧侯陳珪率百官表賀　上曰

卿等但盡心爲國爲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者勿賀
七月縉雲縣民獻嘉禾賜鈔二十錠先是行在禮部尚書
趙羾以禎祥疊見若兩岐之麥野蠶成繭日食不見之
類皆欲稱賀　上悉郤之至是又因獻嘉禾欲率廷臣
表賀　上曰古之帝王爲治尚敦實黜浮華朕德弗逮
但得四叙協和海宇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卽國家之福
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爲遂止
八月山西繁峙獻嘉禾二百七十九本禮部請賀　上曰
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皆足今蘇松水患
未息保定安肅處州皆雨澇渾河決于固安傷禾稼且
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弭災之道而
喋喋于賀嘉禾謂爲祥朕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
爾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十月北京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慶賀自監國下
及五府六部劄各進表時楊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
庶子贊善撰呈稿　太子不懌命尚書蹇義持以示士
奇曰甚寂寥且不著題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命士奇改
一對云學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
鳳同類蹌蹌于帝舜之廷如玉其暉翯翯在文王之囿
義以進　太子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遂內廚進膳

遂命內使陳昂撤以賜士奇且傳　旨諭之曰其勉進
藥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直諒之言慮有過不
知急欲得相見也
八年二月車駕次永安甸雨雪已而復霽日下五色雲見
八月辛酉旦老人星見丙位色赤黃
十年七月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　上謂尚書
夏原吉曰嘉禾雖豐年之祥然今四方數奏水旱未必
皆豐宜遣人延視存卹不可恃此原吉等頓首曰陛下
存心于此實社稷蒼生之福
八月丙寅壽星見丙位

十月十一日命　皇太子演武于方山是日甘露降十六
日大駕狩于陽山甘露大降二十五日大駕復幸武岡
山甘露又降珠凝玉潤其甘如飴以頒賜從臣僉然贊
歎以爲萬世太平之福明日文武諸臣稱賀祭酒胡儼
作頌以進
山西繁峙進嘉禾百五十八本
十一年五月曹縣獻騶虞禮部尚書呂震奏稱上瑞請率
群臣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此爲
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
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退　上顧

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十一月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群臣奏賀瑞應　上曰
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悉付黃製衾命　皇太子奉
爲太廟
十二年九月榜葛剌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
請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
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十三年二月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
婺州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　皇上恩感
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群臣表賀　上曰人臣
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噪山谷空
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瑞爲國
大臣不能辯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十一月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于至日率群臣上
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
欲上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十四年七月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進嘉禾二寶同蔕
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尚書呂震率百官請表
賀　上諭之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掃除群
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太平是以上天

垂象屢顯鴻應撫朕涼薄曷克膺茲夠天道無常惟德
是輔凡爲臣民能遵守　高皇帝成憲爲子盡孝爲臣
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用成福祐國家之祥孰大于
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心輔朕不違國家有永遠之安
爾等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其勿賀
十五年七月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
見卿等以爲瑞然四方旱潦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
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
在位讒慝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
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十一月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已未督工泰寧侯陳珪等
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氤氳流通瀰徹霄漢
庚申金水河氷凝異瑞嶽具諸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
色輪囷變化卷舒瀰滿殿閣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圓
圓如日正當御坐巳而西慶宮𦆁映　上所御殿廷終
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見呂震率群臣表賀　上諭
曰朕德凉薄託于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
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頌朕寡昧
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卿等
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毋因是遂有怠心
十六年正月陝西耀州民獻玄兎呂震請賀不許
十七年九月丙辰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氣也太
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
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行在禮部請率百官表賀勅
免之且諭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和故百工有卿雲相
和之詠朕寢食之間恒慮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
此爲祥繼上天委貺朕與卿等當憂勤惕厲以答天眷
何以賀焉
十一月甘露降于孝陵之松柏時　皇太子監國遣人採
獻　上祇薦宗廟頒賜百官儒臣進表賀
十八年九月山東諸城縣進龍馬縣馬背有北林海濱者
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至是產駒鱗鬣肉鬃
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
二十一年八月禮部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且
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
山石產靈芝呂震率百官進賀　上曰朕創建太和山
宮殿上資福于　皇考　皇妣下爲天下生民祈福初
非爲已且朕德凉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洪熙元年正月南京龍山產靈芝養大等異守臣以進禮

部請賀不許
二月癸酉五色雲見
八月魯王肇煇遣長史進瑞麥呂震以豐稔之應請賀
上曰近畿內屢奏水潦卿不聞乎朕方夙夜憂民艱色
以此爲瑞則山東一隅之民富之如他處何勿賀
宣德四年二月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來安縣石固
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命群臣觀之禮部尚書胡濙等
請賀　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四
年中外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騶虞之祥于德弗稱
唐太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

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
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其免賀
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兔白兔各一賜蟒衣玉帶
四月寧夏守臣復進玄兔大學士楊士奇進瑞應詩
七月廣東海陽進白烏二胡濙請率群臣賀　上曰祇敬
祖宗恭養　聖母職分當然何賀之有感瑞之云良增
慙愧朕夙夜祇念　祖宗付託懼弗負荷惟賴爾群臣
同心同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辭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五年七月勅諭文武群臣禮部言山西所進龍馬駒以為
瑞應群臣同上表賀朕自承大統孜孜夙夜期與華夷

同臻康泰幸數年以來國家平寧歲屢有收百姓粗安
邊圉清肅皆天地祖宗之佑群臣贊輔之力方切徵
慎惟懷永圖夫年穀歲登生民給足仁賢効職四夷賓
服禮義興于閭閻武備修而不用此有國之祥瑞也朕
與卿等共祇勉之一獸之異未足為瑞其止勿賀
四川茂州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者時　太廟之
側産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禮臣請表賀
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豐年之慶但朕以非德居位且比
來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産于　太廟調實天與
祖宗神靈之所敷佑昔周人貽我牟麥之詩必歸于先

公之德　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
閏十二月二十一日夜含譽星見于九斿大如彈丸色黃
白光輝有彗欽天監言占法含譽瑞星為君上施孝德
興禮樂人民和悅夷狄奉化來朝之應于是群臣忻悅
忭舞皆以為　皇上聖德所感國家隆盛永遠之慶奉
賀上表聖心謙抑推而弗居且賜璽書戒勵彌至
七年五月忻州民武焕家馬生駒鹿耳牛尾玉面𩣡蹄肉
文被體如麟趾撫于謙同趙孫三司視之咸謂為龍馬
與而進之胡濙請表賀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
至朕方旦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止之

八月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莖或五莖莖十數
穗縱一又有餘者有同本十九莖或二十莖莖十餘穗
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岐六岐或一節一岐者
上覽之謂群臣曰諸物不足為瑞穀以養民今蕃異如
此可以為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胡濙言瓜連理而生
有瓜瓞綿遠之兆二者皆祇祥請率表賀　上不許曰
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天地宗廟之所垂佑朕
何德以致之夙夜內省有歉多矣其止勿賀
八年八月胡濙言景星見西北方天門占書天子至孝任
賢使能海內歡忻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則見今覩斯瑞

賀聖德太平之應請偕群臣表賀　上不許勅曰古人
有言時和歲豐爲上瑞今陰陽不和水旱爲災四方告
饑不可勝紀朕每念天與祖宗付託之重內懋于心夙
夜祗懼星文之瑞何救民饑而表賀哉聖賢之心惟德
是敬恒欽天以自度不因祥而自矜爾群臣尚其夙夜
同心同德佐朕于理治政事者以安民爲本典軍旅者
以武備爲重任刑法者以平恕爲要敬愼行之毋懈毋
怠庶用下慰四海生靈之顒望上答天地宗廟之付託
而吾君臣亦得同享無窮之美其止勿賀
閏八月南海外諸番國獻麒麟四歩傳楊士奇等進頌

編修許彬以麒麟獅子福祿玄虎四祥進　按福祿乃番
人所名福狸狀如騾其文白黑相錯勻瑩可觀乃毛會
所無者
九年八月甘肅守臣獻龍馬其耳額頷及鬃尾皆自龍而
全體潔白如雪鬃毛層疊狀若波文騰驤卑舉有躡雲
追電意氣獻者云其牧之池而池下有龍常雲雨晦冥
風雷交作于上勅賜群臣觀之請上表賀勿許
大學士楊士奇進龍馬歌納之士奇云西北乾位也冏天
馬所自出而龍乾象也故又爲龍馬瑞賦云龍馬仁馬
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之應也誠由　皇上仁恩
義澤敷洽天下是天降靈瑞以彰　皇上大德以致太
平之慶宜有詠歌協諸樂府以宣揚鴻烈于悠久
十年九月四川龍州宣撫司以瑞麥來獻有一莖六穗七
穗者　英宗曰所在旱蝗相望得此瑞麥何以免民之
饑乎其令天下自今凡若頌毋獻
正統七年九月鎮守陝西都督鄭銘等奏西安府并耀州
嘉禾一莖二三穗四五穗至數十穗者三百餘本胡濙
等請賀勿許
景泰二年正月南京禮部奏山川壇醴泉見先是　上改
元詔凡有災異不時奏聞言祥瑞進諂諛者罪之至是

南京太常寺道士顧學誠于山川壇井汲水甌氣芳馨
水色黄白以告署寺祀丞羅輔遂報于守備太監袁誠曰
此醴泉也兵部尚書王驥及府部諸司詣井取薦于奉
先殿然後以聞有旨報罷祥瑞之說遂息
成化六年春甘露降于鄭壇松栢　上親御齋宮取以賜
百官大學士彭時翰林學士尹直撰甘露頌以進
弘治十四年二月保定府臣獻白鵲以爲祥瑞禮部尚書
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正德二年八月黄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是月　世宗生
于興邸盖其兆云

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凡五日

嘉靖元年江西參議王奇齡奏　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賦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錄付史館禮部議覆詔可

六年十二月河南靈寶知縣張廷桂奏是月庚申馮佐村黃河澄清凡五日不于他處而于馮佐詩稱馮翼孝德史稱中興賢佐今聖天子在上登庸賢俊赫然中興萬世太平之應也　上曰黃河澄清實効靈異昔賴上天庇祐宗社錫福人民所致乃遣官祭告　上復紀之以詩既而御史周相諫阻告祭　上怒繫相詔獄奪其官

七年正月甲戌朔甘露降于長泰安溪等縣徽化諸里南贛汀漳撫臣汪鋐上言元日降甘露稽諸載籍聖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皇上仁孝之德追隆舜武敬一之心遠美湯文名號正而倫理明禮樂興而刑罰中至和感召有此禎祥　上覽奏曰甘露呈瑞以為朕仁孝感格之徵夫豈敢當朕非好為祥瑞然天意所至人不敢違惟奉天求庇民物以答靈貺仍遣官祭告于宗廟頒賜廷臣

四月大學士楊一清等奏謝賜甘露　上曰分給卿等甘露非朕恃祥自矜上天所賜守臣來進朕不敢私先薦於祖考僉欲徧賜群臣不能特以一二賜卿等交儆朕躬贊予致治庶可承天眷耳覽所稱頌惟懋

黃河清五十里禮部請遣官致祭及上表稱賀　上曰上天錫佑河神效靈其遣官太常寺祀往祭以答神貺不必上表賀其該縣奏報官役仍各賚以銀幣有差

八年巡撫四川都御史唐鳳儀獻樂至縣所產瑞麥一莖五穗　上曰撫臣奏獻瑞麥具悉誠意可盡心撫安人民共答天貺

巡撫南贛都御史汪鋐獻甘露賜金幣

九年河南巡撫都御史徐瓚奏瑞麥一莖二穗者百本

上嘉獎之賜以銀幣仍薦之內殿未幾聽選訓導范仲斌以原籍巴縣所產瑞麥獻有一莖五穗者京師人又言瑞禾生于郊禮部尚書李時疏請稱賀不許再請許之大學士張璁作嘉禾頌以獻

十二月甘露降顯陵安陸守臣奏上之　上乃出郊廟謝天貺于圜丘祭告世廟頒賜廷臣仍製欽天記頌以示後世侍讀學士夏言撰甘露頌以獻令付史館

十年八月鄭王遣使獻白鵲二時會四郊典禮告成禮部請賀而白鵲適至　上命獻于太廟以彰天休禮部侍郎夏言進瑞鵲頌令付史館

曲周縣產嘉瓜并蔕者二瓜中更生枝蔓者一縣丞筷廷
訓繪圖以聞　上奇之以示禮部禮部以爲本支繁衍
之兆　上乃親製內殿賜廷訓衣一襲
十一年十一月四川撫臣宋滄獲白兎于梁山縣以獻禮
部尚書夏言等請獻之　太廟呈于　兩宮太后前百
官表賀　上曰茲兎䍐有良由和氣所感而忠臣賢士
推爲瑞此在我　祖宗與古帝王可以當之朕以非薄
安可受賀疏再上從之吏部尚書汪鋐學士蔡昂各獻
詩尚書夏言少詹事張潮學士席春祭酒林文俊編修
張袞各獻頌禮部侍郎湛若水獻瀕雅學士廖道南王

教修撰姚淶各獻賦倫以訓獻歌　上皆優答
十二月學士郭維藩獻白兎賦忤旨責令對狀褫其職
十二年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獲白鹿于靈寶縣以獻夏
言請告獻　太廟　世廟百官表賀　上諭令擇日告
獻併呈于　兩宮皇太后不必表賀言固請乃許之
大學士李時方獻夫翟鑾各以白鹿呈瑞奏獻鹿詩一章
吏部尚書汪鋐修撰王用賓編修董承叙各獻頌禮部
尚書夏言侍郎湛若水席春學士蔡昂修撰姚淶編修
張袞祭酒林文俊各獻賦詹事霍韜獻樂章吏部侍
部張潮侍讀王教各獻詩　上皆優答

三月應天撫臣陳軾得白兎于無錫縣以獻命留飼內苑
夏言以白兎雖產東吳與西蜀所獻同乞免稱賀　上
曰白鵲鹿兎已屢行慶賀之禮今後或有重至不必復
舉仍令天下果非正瑞自至者勿報于是汪鋐作詩三
章美　上謙冲之德　上優答之
十三年四川雲陽縣民夏瑀柏獲異石以獻云用水灌可
照人影通政使陳經言瑀柏小民當呈之有司不當徑
詣闕下以開進獻之端下戶部辨驗無狀束據西域買
胡言爲禱雨所用札冊石旱時置泉內呪之可致雲雨
命收入內庫

十六年徽王厚爝得白兎撰頌以進詔嘉王忠愛兎留宮
中頌送史館報書囘賜加鄭府例禮部尚書嚴嵩等言
白兎爲瑞前代稱奇自　上踐御以今再見且皆　九
廟告成之後　聖嗣降生之初產于中州應期適至與
前四郊南畢鄭府奏進靈鵲先後同符宜卜日恭獻
九廟　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群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龍溪縣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進甘
露九甕詔留宮中禮官請薦　廟稱賀　上曰寶露之
降實拜天恩朕躬謝于玄極寶殿薦　宗廟恭　兩宮
頒賜大臣百官表賀已之

十八年　月乙巳卓午景雲見縹緲五色夏言顧鼎臣以
聞　上命禮部擇日昭謝禮臣嚴嵩請于冀日祈穀禮
畢御奉天殿受賀　上命免賀獨擇日昭謝焉
永城知縣劉瑞奏進瑞麥一莖七穗者二本　上曰麥粒
我民允爲至寶朕當勉修敬德以答　帝貺
七月水火木金四星聚東井
二十三年八月泰安知州馬逢伯奏獻瑞麥嘉禾　上曰
禾麥之祥民食所關天地洪恩不可不敬其擇吉奏謝
玄極寶殿獻于祖廟會西苑亦獻瑞穀張璧因請　上
御奉天殿群臣致辭稱賀　上曰瑞在稼穡非珠玉不

可食者比況禁苑之秀又當雩禮成上天恩賜豈可輕
視仰承洪眷尚未奉謝玄恩受賀不可也
月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凡六十有四雩壇豐黍五出
者一　上諭大臣曰田內見雙穗仰天地所賜與周禾
漢麥不同且六十四數卦之正也又雩壇內黍五出者
一夫元始生懸一珠大如黍又黍爲五穀之先皆　太
上垂示且今年非多雨則虜又逞犯數者不可不知玄
恩以崇天道卿等其諭禮官　太上玄恩不可慢視故
會所司者知之禮部請百官稱賀　上曰爾等有言周
禾漢麥不爲祥不必虛敬但不可諂君毀道耳

二十四年正月黃岡縣生員劉大煜奏進瑞兎賜彩段一
表裏鈔五百貫
八月永和王知㷆進白鹿賀　萬壽聖節禮部請告獻稱
賀　上曰瑞應誠荷　上天眷錫依擬擇吉告　廟免
稱賀賜王常服一襲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
二十五年成國公朱希忠等以醴泉出疏賀　上曰苑殿
醴泉獻瑞朕祗承　皇穹眷佑欽戴惟深卿等陳賀覽
奏具悉禮部尚書費寀進醴泉頌詔留覽
二十七年西苑奏登嘉穀雙穗七十五本賜督理農事戶
部侍郎李士翱彩幣羊酒禮部請獻　太廟宜付史館

行慶賀禮　上以昊天降祥事關民食非他物比從之
三十三年七月西苑產嘉穀三穗雙穗百五十一本會鄭
府盟津王子祐橏復獻嘉穀雙穗者七十八本命擇日
告獻　祖廟禮部請宣付史館率百官賀報曰一本二
穗舊稱禾瑞天賜玄休不可慢忽今夷狄作亂火水疫
流皆謂上人所主任事之臣不盡心處置何以賀爲
三十五年八月詔有司採芝　上問禮部古用芝草入藥
產于何所求之得否具以狀對尚書吳山等對言本草
芝有赤白青黑黃紫其色不同其味亦異然皆云久食
輕身諭斛云芝生于上土氣和故芝草生瑞命記云王

者德仁則芝草生文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漢書儀
云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黃帝內傳云王母
遣仙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以不死玉笈之書會閬風
瑤池之上授神芝圖十二卷然世不常有服食之法亦
未有傳　皇上體道奉玄芝草自將應時挺生邇近必
有獻者所產之地臣未敢預擬詔有司採諸玄嶽龍虎
三茅齊雲及五嶽仍諭之民間會宛平民張臣户
五本獻之　上悅賜銀幣自是臣民獻芝者紛紛矣
三十六年十月玄嶽諸山獻芝千有餘本先是　上屢諭
玄嶽諸處採獻鮮芝逾九月者勿上至是共獻一千四

百十本已而巡按北畿御史馬恩減獻二十本巡撫河
南都御史潘恩獻三十有三本布政司林懋和獻二十
有二本巡按北畿御史路楷獻二十有一本四方繼上
者不勝計郡縣民亦獻一百八十一本賞以金幣
三十七年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獻芝二十四本巡按莫
如士獻二十本山東巡按段顧言獻二十七本湖廣巡
按黃孝瑞獻四十六本河南巡按楊惟平獻二十五本
西苑上嘉禾五本　上命薦于　太廟群臣表賀
四月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得白鹿舟山獻之　上悅
賜銀幣禮部請告廟受賀得旨上天眷佑賜瑞非一今
紂臣叛據南北勾賊本欺謗我事上玄宗憲八心不敢
以此瑞上之豈可忽慢其命公朱希忠代獻太廟表賀
自卿等言已見敬天事君至意自朕言非觀且愿已之
閏七月西苑進瑞穀一本三穗者一雙穗者五十五賜督
理農事戶部侍郎高燿銀二十兩綵幣一襲命公朱希
忠告獻　太廟群臣表賀
胡宗憲再獲白鹿于齊雲山獻之　上謂一歲中天降二
瑞恩眷非常命公朱希忠告謝于　玄極寶殿伯方承
祿告　太廟以宗憲忠蔭陞俸一級百官表賀
十月禮部類奏四方所進芝一千八百六十四本詔有徑

尺以上者仍廣求以進
三十八年八月巡撫鳳陽僉都御史李遂獻白兔二禮部
請遣官告廟百官於大明門稱賀　上命公朱希忠告
太廟百官免賀
三十九年八月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　上悅名龜曰
玉龜芝曰仙芝賜宗憲銀五十兩金鶴衣一襲禮部因
請謝玄告　廟許之
十二月巡撫陝西都御史程軏巡按御史李秋疏獻白鹿
芝草各一云得之部內書堂山萬壽宮中　上以玄祥
叠至歸恩　天眷賜軏等各綵幣二表裏鈔二千貫禮

部疏請謝玄告　廟許之
四十年正月陝西獻白鹿將白鹿出蓍南山萬壽宮前芝
叢中土人得之撫臣縱鹿采芝以獻群臣表賀
三月南京錦衣衛指揮徐繼勛獻白兎云得之鳳陽鳳凰
山下遣公朱希忠告　太廟群臣疏賀
八月御田產嘉穀與穎同本者四十九田官以獻群臣表
賀
十月禮部奏四方所進瑞芝共七百六十九本其五色盈
尺者尚不得多請申諭明年加意採取從之
十一月淮王厚燾得白鴈一雙于鄱湖以獻　上嘉王誠

敕賜金文幣遣駙馬都尉謝詔告　太廟群臣疏賀
四十一年二月大學士嚴嵩孫錦衣衛都指揮鵠獻玉兎
一靈芝六十四本方士藍道行獻瑞龜詔遣公朱希忠
獻　太廟群臣上表賀
四月陝西鄠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　上大喜詔授
金太醫院御醫仍諭禮部龜芝五色既全五數又備叠
非上玄之賜乃命公朱希忠告　太廟群臣上表稱賀
瑞兎又生子二　上言玄恩重示延生之祥特爲罕遇乃
建謝典命駙馬謝詔告　太廟兎百官賀
七月內苑獻穀一莖三穗者二兩穗者三十一群臣表賀

十一月顯陵守備太監張方奉祀莉華等奏冬至日甘露
降顯陵之松樹採取以獻　上大悅以示嚴嵩言在昔
黃帝唐堯木朝惟　太祖　成祖嘗致斯瑞今顯陵乃
二聖發祥之地而冬至乃一陽來復之期斯地斯時竒
逢妙令宜令百官稱賀以昭聖孝感通之徵　上從之
四十二年正月甘露復降于　顯陵松柏守備太監張方
以獻　上悅宜諭百官遣定國公徐延德往祭　顯陵
加方恩一等守臣及供奉　園陵者各賜銀幣有差
八月御田產嘉穀一莖四穗者三本三穗者六本兩穗者
八十有一本田官以獻群臣表賀

御苑龜生卵者五群臣表賀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言出自景陵群臣表賀
四十三年五月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咸
見桃從空中墜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典五日明日
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兎生二子　上益喜諭禮部謝玄
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群臣表賀　上以竒祥三錫
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六月有芝生于　睿宗原廟廟在太廟都宮之
外舊爲　睿宗廟後以太廟成神主祔太廟而原廟猶
存至是前殿東柱產金色芝一本　上大悅因命名玉

芝宮群臣表賀既而奉安　齊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

后神位于玉芝宮以高士包存齒兼提點奉事香火

八月山西陽曲縣生員鄧登高獻白兎賜以金幣

四十五年八月　萬壽節時總督倉場兼理西苑戶部侍

郎劉體乾以瑞禾獻三穗者四本二穗者九十六本大

學士徐階表賀　上親批答曰朕仰荷天恩耶賜瑞穀

祇切感慶賜體乾等銀幣有差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十二

災異附蝗災　日月食

吳元年正月絳州天鼓鳴

二月永州晝晦大雨雹城中人畢壓而食雞棲於塒除時

方明

三月蒙古大都大風晝晦

十月福州地震　太白歲星熒惑聚斗

上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意向所萌天必垂

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

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受禍　上曰天

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受

災而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

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庚寅彗星見於昴畢

三月彗星出昴北　按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

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熒惑守昴

八年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是月石勒果死九年

八月月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斃之淳風曰是
時雖二石僭號而其疆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也
自是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而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
明矣又言强弱不關於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僭
大號不得當正統又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濶乎微哉逆
我　聖祖以正月卽皇帝位復中國之正統彗星卽見
於昴畢之間是月又出於昴北至七月而元遂亾除腥
羶之舊穢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瑞天也
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又黑氣起
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

八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
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或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斂不
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
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
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懼自省人君遇災而
能驚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
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
咎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苟知驚懼天心可回卿等
其盡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
講議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

二年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三年十二月壬午日中有黑子　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
萬謐言日者陽之精也至陽之中而有黑子是陰之奸
乎陽也其在人事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
刑勝乎德小人勝乎君子臣請凡臣民有犯法當死者
皆三覆奏毋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之庶
乎天象感也吏部尚書郎本中言日者君象也在陛下
修德以禳之君德修則天變自消昔宋景公一言之善
熒惑猶爲退舍況陛下以天錫之資誠能益加修省何
天變之不回哉且河南中原之士隱於山林者宜訪求

之仕於朝者有能加其官或不能者加其黜罰焉天之
仁愛人君鑒視告戒無所不在則人君畏之於心而施
之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詩曰明明在上赫赫
在下天人感應之機如此願陛下無忽　上皆嘉納
四年十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
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
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卽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
遇災異匿而不聞或聞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
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
五年黃河坍可涉

七月十七日建康地震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驢一

八月乙酉徐溝縣西北空中有聲如雷

六年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

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

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

下舊年粮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粮

米就為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

七年十二月太陰犯軒轅左角　上諭中書省臣曰太陰

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凡公務

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八年四月甲寅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

之地　上遣使往北邊諭潁川侯傅友德并定遼等處

都指揮司誥戒練兵嚴飭守備

八月京師大旱

是年庫錢庫銀飛或曰此陰盛陽微之徵也時錢銀貯久

一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錢豎立屋上各以竹穿其孔貫

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錢也又廣積庫內鎮庫銀

其重數百斤忽穿庫飛出一儒生夜坐見田間火起曰

此必有寶因往識其地比旦乃在秋田中去土尺許見

白銀有珠塡廣積字大不可舉遂告相識者十八人同

掘取已而分爭不平遂聞於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

矣此天所以界是儒也其賜之餘止與備工錢

九年三月壬申太白晝見

六月戊子客星見至七月乙亥沒

九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

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徧諭諸將

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關官尤宜防

範惟南去者可以使令

閏九月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求直言詳求言

十年正月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汁池水皆黑浙江金處諸

境皆有之按占云黑霧下天下寃次年按察司經歷

王尚賢分守金處酷刑擾害死徙者五百家是其應也

二月白虹貫日

十月初三日虎白日入漢西門傷二軍人其一死詔赦在

京徒役

十一年元旦蚤朝文武已集鳴鼓數扣忽斷爲二　上怒

甚獄罪工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及朝有鴟鴞自天而

隕死於丹墀見者異之又瑞昌縣奏有大聲如鐘自天

而下無形益妖鼓也次年官民皆灾

八月蘇松楊台等處海溢　九月客星掃天弁
十月有星孛於天
十二年四月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四
月庚申日交暈在泰分主有戰鬭巳未太白見東方至
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十四年五月丁未建德雪六月巳卯杭州晴日飛雪
十一月黑氣亘天
十五年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
斗蓋上天垂象以示鑒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
師久勞於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

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十六年正月戊申白虹貫日
十八年二月己巳初昏五星並見
九月戊寅太白經天客星入太微垣　乙酉彗長丈掃翼
十月彗掃天廟
十九年三月白虹貫日　四月熒惑留南斗　七月癸亥
三辰晝見
二十年二月五星皆見　五月丁巳三辰晝見　六月太
白經天
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卯三辰晝見

二十二年十二月白虹貫日
二十三年正月熒惑入南斗　七月江南北海溢
七月揚州海潮汎溢溺死竈丁三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
二萬餘人
二十四年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
二十六年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星紊度
三十年二月白虹貫日
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跡有光自天廚入紫微垣
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上觀天象占在北虜遂

勅晉代遼寧谷諸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伐不
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往者正同不可不慎也
十月熒惑犯南斗
三十一年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十月熒惑守心時岳池縣教諭程濟占應兵起北方期在
明年丙上書於朝
建文元年三月京師地震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人專政
陰盛陽微謫見於天執政大怒斥爲福寧知縣
永樂元年正月夜木星犯建星西第三星
四月太白出昴北　閏十一月北京山地震

二年十一月京師地震　諭文武羣臣宜戒謹修職共圖
天意凡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六年七月　上御奉天門顧侍臣曰近日郡縣奏水旱朕
甚不寧通政馬麟封口水旱出天數堯湯時不免今開
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
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
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
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八年正月辛卯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尾跡有光出文昌
西北行至近濁　甲午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

出天厨西南行至雲中
八月丁未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尾跡有光出右攝提
南行至近濁　壬子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出女
床西北行至游氣
三月戊辰夜有星大如碗赤色光燭地出太微東垣外西
南行入太微垣右執法星旁　乙酉夜有星大如盞赤
色有光出漸臺東北行至近濁
四月庚子行在各營中夜刀戟皆有火光　夜有星大如
雞子青白赤色尾跡有光出紫微垣內后星旁西北行
至北斗魁　乙巳夜月犯靈臺上星　乙卯夜月犯十

二國之秦星
五月丁卯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出東南雲中東
北行至近濁
六月壬寅夜有星大如雞子赤色光燭地出輦道東北行
入貫索內　丙午夜火星犯太微垣右執法
八月丙申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尾跡有光出西方西南
行入游氣　甲子水星犯右執法
九月戊辰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光燭地出正南雲中西
南行至近濁　乙亥夜木星犯靈臺上官　己丑夜月
犯太微西垣上將星

辛卯夜金星犯天江南二星
十月甲午朔夜有星大如碗赤色有尾跡光燭地出司怪
旁東北入輿鬼星　戊申晝太白見未位　壬子夜月
犯五諸侯二星　甲寅夜有星大如彈丸赤色尾跡有
光出天關流五丈餘光如雞子大西南行入天桴　戊
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　諭三法司宜加敬謹無罪
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無纖毫輕重
十二月壬子月犯木星
九年二月甲辰夜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光出庫車流丈餘
發光近西濁北行至游氣　巳未夜有星大如碗青白

色出正南雲中西北行入雲中
四月庚子夜月犯木星　庚戌夜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尾
光燭地出紫微垣內四輔旁北行至游氣
十年三月甲午夜月犯軒轅大星
六月癸亥夜月犯心宿後星　十月乙丑夜月掩犯昴宿
十四年六月丁卯夜太白犯諸王東第一星
陝西雨雹傷麥　沛縣淫雨傷稼　獲鹿縣雨雹傷稼
七月鄒縣淫雨暴水至壞民廬舍二百一十二戶　霑化
縣暴雨傷田禾　開封府十四州縣淫雨決黃河堤崖
沒居民田稼　乙巳夜太白犯鎮星　辛亥夜鎮星犯

鬼宿東南星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丁未夜月犯畢宿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過冬不雪勅府部院大臣修乃
職康濟兆民惟誠可以動天願共勉之
乙未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虹貫之
二月辛酉夜月犯天江
三月南京地震者三
四月南京地震星變　上問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
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憮然曰天命也歎息而
起明日召士奇義賜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

危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下二人亦
流涕慰上　上曰卽吾不幸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宣德元年八月京師地震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四年正月南京地震
五年十月丙申夜蓬星見八日始滅
六年四月有星孛於東井　九月熒惑犯南斗
八年八月熒惑犯南斗
閏八月彗出天倉旁入貫索掃七台接郎曉曰是月有怪
星見或曰歸邪星也
正統元年四月河北旱蝗　九月白虹貫日修狼星動搖

冬旱無雪先是鄭府論梁芳被譖陝西人皆冤送傳聞至
京　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
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令後內官傳奉除官不
問有無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卽日召吏部降四人黜
九人下六人於獄皆遡自軍四者條尚未斥而人已稱
快厥明大雪
三年五月江北大水
四年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修廢政命戶部侍郎吳璽
順天府尹姜濤賑䘏軍民
勅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因災修政除革弊

事件二十一條皆閣臣楊士奇代草一吏部考黜貪汚
無能官吏裁革冗員一在外官員未及兩考者不許保
舉一差人踏看水旱災傷具聞開豁一拖欠各項錢粮
物料悉蠲免一考察貪虐軍官勿令管事一各處解納
段疋顏料等項不許刁蹬留難一稱賀祥瑞禮部行文
止之一做工人匠勿令失所一推問囚犯不許拷打逼
認一言官務扶善惡不許肆爲欺蔽餘俱切弊政
九年閏七月浙西大水
十四年七月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珵頗知天文私語友劉
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

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待作達子婦耶乃行
珵字有
貞
是年二至夏晝冬夜各六十一刻
將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諱言之紹興山移於平地民
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偏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
處山崩壓没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吼三日移數
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淹没人家千餘戶
振略不警畏狠恣愈甚禍及國家可畏哉
景泰元年正月彗星出天市垣掃天紀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彗星見

六月少保于謙言南京災異迭見乞敬天仁民法祖公賞
罰戒遊畋却玩好　上曰災異迭見皆朕之過覽卿所
言足見愛君愛國之心朕當益加警省庶回天意但有
見聞尤須進言以匡朕德以盡卿職
三年三月有星孛於畢　八月熒惑晝見
十一月癸未客星見輿鬼
四年五月乙丑有星出勾陳北二小星隨之
丁丑歲星晝見　六月甲辰又見
五年正月積雪恒陰　詔求直言
天順元年六月彗孛連見

己亥是日晴霽酉刻大風雷雨驟從西北來發樹壞屋須
臾雨雹大如雞彈至地經時不化奉天門東吻脾摧毀
欽天監奏雹者陰脅陽也盛陽雨水氣熱而陰脅之則
轉爲雹占書曰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伏乞
皇上謹天戒修省寬恤刑獄　上然之
二年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　上問閣臣岳正
對曰奸臣無主名卽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
信事遂止
三年十月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累月不息
四年六月　上以京師大水壞屋溺人命工部侍郎鄒旻

僉都御史曹翼同給事中擇京城內外高爽之地及各

厰房以居官吏軍民之無屋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

尹姜濤存問被水之家給米一石溺死者皆五百貫

五年五月江南北大水連年水災天下米價皆貴人民艱

難至是年尤甚

七月巡按河南御史陳璧等奏久雨河溢水入汴梁城官

舍民居漂沒過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宮眷并臣

等各乘舟筏避於城外高處軍民死者甚衆　上命工

部侍郎薛遠往視之

七年二月癸夜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上疏曰傳言無形

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側念元元

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命賢

具寬恤事宜以進皆從之

八年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降勅修省

成化元年正月巳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

行至天市西垣

二月彗星見　天雨黑黍於襄陽地震屋宇搖動有聲

三月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而沒

四月甲申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三日方止

五月火星留守南斗越五日勅諭文武羣臣修省

八月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郡邑凡

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十一月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丙子曉金星犯鍵閉星　癸未夜月犯左執法星

二年正月甲辰朔辰時日暈及左右珥皆氣赤黃色鮮明

七月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三年四月科道言近年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

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

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兩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

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

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戀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

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罷之以防國用萬

機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臣工同加脩省庶足

解天怒慰人心保受命無疆之休　上嘉納之

八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

四年五月京師大旱

七月巳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閣道旁西

北行銜勾陳尾跡後炸散　有星孛於台斗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甲午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九月癸亥夜容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爲

彗星　戊辰彗星見東北方　巳巳彗星見西南方
丁丑昏彗星犯七宮等四星　壬午昏彗星入市垣
十月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二星至十一月戊午始滅
五年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巳巳夜月入
鬼宿犯積尸氣　戊寅月犯心宿
二月癸巳曉金星犯牛宿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閏二月巳未雨霾天昏蒙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癸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　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巳卯日發白土霾四塞　癸未夜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六月九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三司官具牲醴禱於河神

而漁者於河拾一卵守河者以布十疋易以獻衆觀之
甚異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其形大如人首下銳上
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黑點特之甚重氣煖而澤
潤人不知爲何祥有占者云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吳郡
劉昌謂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蛟亦卵生茲固其類歟
七月巳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
十二月無雪
六年正月給事中郭鍠奏今年正月河南奏地震既而掌
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供下禮部尚書鄒幹等郎
以甘露事上臣備位諫官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

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
祥瑞春秋獨紀灾異商之中宗高宗桑穀生朝雉雊鼎
耳因巫咸祖巳之言恐懼修省變灾爲祥故能享國長
久商道益隆漢文景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
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
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灾而不知懼者
亂亡隨之　皇上踐阼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當
如巫咸之告君祖巳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遏
留不言顧以後奏甘露諂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
伏願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賢才爲實遇災而懼

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以謝天下禁天下不許獻言祥
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
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
懼灾修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　上曰朕未以此怠於
德致郭鍠安得爲此言姑置之
湖廣地震　二月二十八日旦時微風自西北來至辰刻
漸大沙土翕然而驚其色正黃如栖染然土沾人手面
洒洒然如濕須臾天地晦冥色映窗牖間紅如血室中
不辨人巳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末復黃稍開朗人相顧
慘愕至三月三日微雨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

風而雨土拂之如塵積地皆黃色昏益甚明日大雨時
或紅黑至初六日始作東北風七日又雨八日始霽人
心乃安
三月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昏刻月犯金星
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大雨水
七月戊戌曉刻月犯昴宿
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罇星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犯左執
法　己亥曉刻犯木星　庚子曉刻犯左執法
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

井宿
七年立春日以星變避殿御奉天門便服進春免賀
二月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
上以雨澤不降令羣臣條陳闕失　三月有星孛於天囷
四月己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守端門
閏九月辛亥曉刻土星犯天高星
十一月彗見軒轅　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大赦天下
十二月丁丑夜彗星北行其光益著橫掃太微垣郎位星
己卯夜彗星光芒長大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
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公太陽　上避殿徹樂

丙六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八年正月戊戌朔以星變免慶賀羣臣俱具朝服行八拜
禮　夜月犯軒轅左角星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
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
四月京畿自二月至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七月丙午隴州大風雨雹中有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厚三
四寸六日方銷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
狂風大雷雨江海湧溢壞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
多至漂溺況前歲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

尤甚加之胡虜猖獗暴骨千里兵費於奔命民困於供
億萬一姦人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修所以
安民弭患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
京承平日久宜勅守備參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
京師鳳陽接境淮安浙江福建連山瀕海各宜簡大臣
巡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瀕
海兵民多以魚鹽爲生如肩挑馱負貿食者戒所司勿
禁災甚之地令平糴米鹽課額料草束俱令勿徵邊關
士卒率爲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行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鉤鈐

九年四月河道侍郎王恕言去年自京直柢楊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三月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弭災䘏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章下所司

六月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大雨水

十一年二月癸卯曉刻月犯牛宿火星

五月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　己未金星晝見於巳

六月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十二年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南京科道以南京陰霾蔽日地震有聲上疏修省

四月庚寅夜太原府地震有聲

七月初旬京師黑眚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夜各持刃張燈自防有黑氣來輙鳴金擊鼓逐之初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始各訴於兵馬司巡城御史審驗乃具以聞並云不知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蓋不啻二十餘枚兼旬始息　上命設法捕之仍戒人無得傳疑乃於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菲薄之資撫盈成之運顧政事多缺致災異荐臻茲者京城內外有物夜出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土木頻興過勞民力歟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仁政不施實惠未能下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攸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賜矜憫赦過宥罪轉禍為祥俾妖物潜消居人安妥臣當祗謹天戒循省愆尤期維新於政令以圖報於大恩不勝惓惓懇禱之至大學士商輅等亦條上時政八事請付所司行之

一日蚤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太監懷恩執之須之乃定　按震澤長語云先是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貍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嚙人手足未幾立西厰命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僇辱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倏忽不測人以為黑眚之應也

十月辛巳京師地震

十三年二月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尺餘

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

巡撫南直都御史牟俸奏去年十一月南京大雷今春二

月安慶復有大雪雷電之異乞修人事以弭天變仍勅
六科十三道備陳致變之由　上曰陰陽愆忒雨雪雷
電不時皆政事不節所致况論見南京警戒尤切今欲
修政事求直言應天以實所司其悉行之
六月京師雨錢
七月鞏昌平涼府諸縣隕霜傷稼
十一月杭州大雷雨虹見巡按御史佀鍾言月令八月雷
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
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爲非時乞加修省
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湖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

變不可不預爲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痛
加修省伸寃抑補强横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十四年八月御史范珠奏江北大水爲災漂沒田廬倒塌
城郭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與怨氣并所致也伏望親
賢遠奸信賞必罰仍勅翰林院博稽往事陳致災之由
欽天監占候天象推災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
人無私法司鞫囚無枉戶工二部一切逋欠之物不急
之務宜停徵罷役及被災之處今年稅粮爲除豁以甦
民困　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
是月戊戌早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

銜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　上命御
史究其事所從竟莫能得也
十五年四月京師大水
五月乙卯常州地震有聲生白毛
九月丙子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十二月二十日夜金星犯南斗
十六年四月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溢
沒田廬
六月長樂縣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
輙陷尋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　按雙槐歲
抄謂其占女生爲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今幸小耳

時昭德萬貴妃專寵每侍　上戎服男飾以從　上益
愛之此其應也
九月辛丑威州地震有聲　夜四方流星大如盞赤色光
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十七年三月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
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
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
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
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寃抑恤孤寡以消變

異儲廣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
毋從事虛文從之
四月南京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頻長猛虎
近城傷人且當暘和煦時而寒風凄雨有類秋冬臣惟
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各部侍
郎劉俊馬顯李本祭酒王㒜皆有干淸議乞罷歸田里
給事中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都御史翁世辰鴻臚卿
李琮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
六月宿州民張珍妻王氏孕當產臍下右痛不可忍凡三
月而增劇至三月一日亥時腹畔右開裂生一男臭卒

中有黑痣一起按御史周著上其事　按產不由戶者
釋氏以爲世尊及轉輪聖王之瑞而儒者以爲必無之
事實未必然今張珍事祝允明記之尹直瑣綴錄又云
二十年徐州一婦初孕脇骨下即生一瘡漸長如核大
久之皮亦瑩薄兒遂從此產有司具聞月給廩米直往
來徐州見之此豈一事耶然所傳不同而皆有據嘉靖
末眞定蠡城有婦人於右脇產一男甚雄偉然六歲死
而前二人至長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
十八年九月庚戌金星晝見於申
晉寧河王府自十七年以來每夜有妖見或爲
王侯需索酒食將舉火將焚宮是年十二月十八夜果
焚府第無遺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滅
二十年正月巳丑朔星變地震勅諭羣臣同加修省指陳
時政利弊
三月甲辰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風雨雷雹壞民舍宇民
多壓死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分遣大臣賑恤之
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
曲折上騰聲如雷臨時西方復有火星赤色自中天西
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

以星變詔赦天下
星隕有聲詔求直言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
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動搖有司奏聞時
椒寢漸繁　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宜露會欽天監奏言
泰山震動應在東宮　上大驚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
下卽上帝東宮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詔
爲東宮選妃儲始定　五月廣東肇慶大水
二十二年十月淮北山東大饑　冬旱無雪
二十三年五月京師大旱

東鹿縣昏刻天地昏黑空中聲如雷尋有黑氣墜地掘之
得黑石二一如碗一如雞卵

八月甲申夜金星犯亢宿

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
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
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
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
者　巡按御史暢亨言弭災二事一日減稅利二日除奸
弊

三月南京欽天監奏白晝太白守辰歲守巳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各陵樓殿廚亭并各監廳屋瓦獸角
擊碎甚多禮部尚書周洪謨請修省　上是之

二年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
畜多溺死

三年十一月彗星見於天津　勅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
臣同加修省

給事中柴昇疏言災非偶來變不虛出如欲在君必謀何
以建皇極大中之正欲在羣臣必謀何以秉進賢退不
肖之公欲在四夷何以布綏懷保惠之仁其欲於權奸
也必思潛消預奪之機其在微於貴戚也必思橫施濫
恩之典當懲推此以往采人言而行之用裨政闕則事
無弗先患皆有備下所司知之

六年七月京師大雨雹大如彈丸小如粟聚平地壅積

七年二月命太監李興等修濬張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
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似焚不焚之處宛然人面耳目
口鼻皆具衆共駭歎副使楊茂元聞於朝

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

八年二月長沙府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
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瘁謝撫臣徐恪以聞

上曰弭災之道在修人事闕朕躬者當自舉行爾兩京
文武羣臣各處鎮巡等官尤當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共
回天意毋事虛文

四月給事中呂獻上弭災八事下所司知之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　七月西北諸省大旱

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
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

先是四方報災異禮部率類其凡歲終一覆以為故事
尚書倪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懇

為上言之

九年長寧縣民家榆樹上生蓮花李樹上生荳莢

六月山陰蕭山二縣同日大雨山崩水湧漂沒廬舍二千餘間死者三百餘人事聞　上命量免被災人戶徭役其漂沒人口者給米二石漂損廬舍者一石

十年三月禮部奏邇者山西陝西天鳴地震星隕京師去冬愆無雪火災迭見今春狂風陰霾日精無光山東以南亢陽爲虐二麥無成請通行內外諸司省躬思咎勉盡職務仍遣大臣祭告天地社稷山川及在外諸司各禱於封內山川　上命羣臣同加修省當言者直言無隱內外不職官員科道從按奏處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六月久不雨　上減膳素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異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奏參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此出何占答孟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末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城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十三年五月彗星見

六部尚書各以星變乞致仕兵部馬文升不允吏部屠滽刑部白昂加太子太傅戶部周經禮部徐瓊工部徐貫加太子太保俱致仕經以守正歸人多惜之

十一月大學士劉吉等言邇者玄象示戒妖星出於天津考之載籍妖星見爲兵爲饑爲水旱死亡之徵今天下連年風雨不調南直河南山西陝西旱北直蝗四川湖廣皆薄收儻明年再似今年閭閻無豐稔之樂盜賊萌竊發之機中原有事河道阻塞京城百萬生靈必致驚惶禍亂之作亦不難也乞　皇上修省以回天意并除罷工役等事　上曰災變疊見朕深憂懼思圖消復惟在恤民今卿等言天寒軍士久勞工役及燒造內官騷擾地方誠宜停止其令金山口沙河橋南海子及王府做工官軍人等俱與休息江西燒造磁器內官不必差

副朕畏天恤民之意
十四年正月朔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韓城尤甚聲響如雷傾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徧地决破湧水裂地長一二丈或四五丈湧出溢流如河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救東宮因爲謝鐸儲瓘楊廉等堪爲輔導
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之古典凡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於元旦者未有裂地成河者此非常之異

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郡番虜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凌之兆亦已明矣且小王子部落日衆酋首火篩衆雄桀驁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值茲民困財竭兵衰將懦之時而欲安內以攘外脩德以弭災亦甚難矣伏望祗畏變異修省克責節金帛以備緊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陝西織造羢召內臣豢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靈庶幾有賴　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七月江西南城縣夜空中有火開而復合流光下墜長十丈餘隱隱有聲燬軍民廬舍三千餘間倉廩穀三萬九千餘石男婦死者三十三人事聞　上命修省賑恤
十五年十一月雲南晝晦五日勅南京刑部侍郎樊瑩考察雲貴諸吏凡罷遣千餘人
戶部員外郎席書疏言致災在朝廷不在雲貴在大臣不在小臣　上從之
十六年崇明縣民顧孟文家雞伏卵所出者猴頭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能動而無聲亦毛孽也
五月京師大旱
十七年正月南昌新淦二縣大焚南昌民居一百五十家新淦焚公署四所軍民一千餘家事聞　上命錄遣等

官脩省安撫
吏科都給事周璽等言霾雨初霽星變繼作皆陽微陰盛之象請親君子遠小人脩政事攘夷狄絕近倖之侵橫黜姦貪之蠹國延訪輔臣及九卿以求理亂之幾務盡修省之實　上曰星變事重所司即看詳以聞禮部請如璽言乃命英國公張懋等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十八年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十二月火星犯左執法
正德元年正月朔京師地動天鳴五星爽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興併在一時
三月星隕如雨天鳴地震

七月己丑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戊戌乃滅　太白經天

八月大角大火中星搖動天璇天璣天權星晦

十月霾霧四塞

二年九月劉瑾禁各處有司官不許奏災異

五年六月京司旱蝗

七月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

皆震

六年十一月京師地震

七年黑眚見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貓若風行有聲

夜出傷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間順德漸及京師人夜持

刀斗相警達旦不敢寢踰月始息

三月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以風西北有火如箭墜旗

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因撼動其旗火直飛上竿

首卒因發火銃衝之其火四散闔寨鎗首皆有光如星

須臾而滅　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有光

八年三月文登縣泰始皇廟鐘鼓夜鳴火起桑上樹皮燔

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　是月流賊破文登

是冬燕趙河朔之地煥如春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

水縱處冰有至尺厚者

十年八月江西省城藩司火災延燒萬室

十一年五月風霾大旱

十二年五月己亥夜火隕於都察院獄旋轉久之始滅都

御史王璟以聞詔曰火隕獄中無乃刑罰失中歟爾璟

宜率厥屬僚者明慎用刑毋致冤抑以弭茲變

九月　上幸大同獵陽和雨雹星隕

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常熟縣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

地晝晦至榆市村乘雲而下口光如炬口吐火焰鱗甲

頭角皆現雷電猛雨摧捲居民三百餘家船十餘艘墜

地虀粉死者三十餘人酉戌時乘雲東去是夜紅雨如

注五日乃息

六月江西大水

十一月銅仁府平山衛范璽家黃犉牛生犢鱗豐齒巖勝

足并尾俱成鱗甲落地死又李華妻生男兩頭四手足

良久死

十四年春京師風霾晝晦水溢

十五年正月彗星見　五月江西大水

十六年正月有星孛於東南頂之橫絕東西復爲鉤屈

六月北京山東河南陜西南直江北淮陽諸郡旱自正月

不雨至于是月福建福州等府亢旱癘疫盛行府縣官

病死者四十餘員軍民死者無算

七月四日遼陽湯站堡風雨驟作大水溢涌衝倒城垣三
十五丈壞道路三十餘里壓死十二人　上聞曰災異
非常守臣宜痛加修省以回　天意仍時賑恤
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氷柱高五丈四圍
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鄉民入
穴中避之頼以全土人謂之河僵
嘉靖元年七月南京風雨暴至江水俱溢傾陷民居數十
百家城垣宮闕頽圮守臣以聞　上諭南京羣臣同加
修省
〈按萬曆十年壬午七月十三日戊辰至次日巳巳大風

拔木江海及湖水俱溢湧常熟崇明嘉定吳江等處漂
沒室廬人畜以萬計考嘉靖元年壬午七月二十四日
亦戊辰至次日巳巳災亦如之又考是日俱有龍火之
異前壬午禍微輕而遠後壬午禍甚慘而狹要之六十
年內所無也周一甲子干支又同異哉
二年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陜西地震給事中黃臣上
言太監蕭敬久竊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
斯人乞速竄逐不報
三月時久旱風霾禮部侍郎賈詠請修省給事中安磐言
亢旱風霾變不虛生夫霾豈陛下明有所蔽歟旱豈陛
下澤不下究歟間歲以來法宮不聞露禱之誠外廷不
下求賢之詔非所以承天地子萬民也　上嘉納命止
齋醮及一切興造不急之務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山川復諭禮部曰亢旱久風霾不息二麥未秀秋種未
布朕心惶惶凡政令缺失軍民利病當興革者在內諸
司從實舉行當奏請者奏無諱戸部議處預備救荒事
宜撫按官督所屬問民疾苦加意存恤省刑薄賦整飭
武備修舉荒政盡心職業以稱朕敬天勤民至意
五月大旱自去冬不雪入春風霾迨夏益甚時京師復雷
震觀星臺　上命羣臣言時政得失御史秦武言皇上

近日以來或以養子而冒閫監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
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
勅自中出而政府不得贊其詞法以私行而大曹不得
據其志經筵則屢日告罷齋祀則不時修舉此天所以
示異也南京給事中彭汝實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
雷天變於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於下者
屢矣舉小漸長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之變屢矣昔
人云怒予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可爲也今燕閑
虛費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二廖諸張覓爾綴死李
隆蘇縉猶得無恙鎭撫以報復而窘辱主事羅洪載內

豎擒私鹽而執解類檢鄭景貴崔文徵緝豎孽枉之恭
藏蔣輪狠貪爲城里之螽蠹此皆失政之大而不能餘
意修華何堃天意之回人心之感疏入不報
六月有星孛於天市
八月河南大水時四方災異奏報頻仍　上曰上天示戒
朕心憂惶特降勅諭同加修省凡關吏治民隱興利除
害者切實舉行以回天意
三年正月丙寅朔南京地震有聲自前月下弦地震雷雪
連日不絕至是復大震南京禮部侍郎劉瑞言地震不
於他所而獨於南京不於他日而於立春元旦凡有耳

目莫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而軍民又南都之本本
安則天下安因條消弭六事獄蠲帑藏免逋賦督賑濟
修祭告謹戎備端大本疏入　上嘉納之
是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初元日丙寅歲填次營室丙子五
星咸至辛巳日躔室初度月食於翼五星皆伏而太白
獨先過壁光祿少卿樂護時司欽天監上言曰自古五
星之聚莫不有大禍福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古
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
德受殃失其家國百姓流亡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聚
房周所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
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
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禍　皇上聖德中興五星
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成大慶乎占書又曰
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
賊之謀者亦不可不加之意也章下禮部
四月禮部侍郎吳一鵬類奏四方災異言自二年六月迄
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二地震者三十六雷電雨雹者十
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産妖者各一民饑相殺食者二
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陛下躬行明詔以先羣下發疾
若罷經營信大臣納忠諫以回天意　上云覽疏朕心

惻然事屬朕躬者朕自圖之有司其尚交修以弭天變
五月無極縣有怪風自西北來先赤後黑咫尺不辨人折
樹木雞犬亂鳴有頃震雷暴雨
房山地震順天府尹王軏言數月以來震於諸藩於南都
乃今於畿內浸近城闕陵寢災莫大焉意者宮闈寵或
與宦寺涉權與匪人進用與民力勞弊與兵荒相仍與
乞　重深居獨加體察　上覽奏責其狂率下所司知之
五年二月時災異衆多畿內復饑禮部以聞　上降諭曰
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憂懼此非下民之孽皆朕之失云
福建諸處大雨水自正月至四月不絕平疇蕩爲巨浸海

澄山鳴旗鼓自甚知府汪文盛上其狀乞賜罷以謝天譴章下戶部議賑從之

十月禮部言今歲四方災異臣等歷考史籍未有如今日者冰雹害稼大如雞卵如杯楪者古則有之大如碗似人頭古未有也捲掣廟宇及民舍至百數十家了無蹤跡又再三見於一鎮古未有也婦人懷胎生子三目或四目或形體不全者古則有之至六月而有角手足各一節獨爪鬼聲古未有也牛犢之產一身二首者古則有之一身二首腹內心肺與胆各二且二三月間兩省並見古未有也虎入城市入民家猛惡噬人者古則有之

其人手足出沒倏忽不可防制古未有也雞生二雛三足者古則有之前後四足古未有也其餘山崩水漲烈火迅雷淫雨亢陽傷人害物其禍尤慘災不妄興必有所召往年遇有災異不過齋戒祭告貶損服色而已原天意所以示警豈徒欲責取文具爲哉臣願上下協和痛加修省使官守言責各盡其職膏澤得下於民一洗因循玩愒之習　上曰災變非常朕心驚惕諸司宜實加修省毋事虛文其利弊興革事宜會官議以聞

是歲五六月江左大旱常鎮尤甚徐淮兗濟間大雨水田廬盡沒至是禮部類報　上以災異頻仍諭羣臣修省其利病興革事宜集議以聞

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淸上言臣覩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雨雹傷稼殺人南北直隸旱荒爲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溢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於江南之人痾江西之虎怪鄖陽之牛禍屢見疊出尤爲奇異豈惟近世未聞抑亦載籍罕有稽諸傳紀考其證驗皆陰盛陽衰所致伏願　陛下總攬乾綱以防欺蔽延訪大臣以資輔益覽諸司之奏章辨臣下之忠佞仍戒飭諸司凡朝廷政事缺失天下生民利病以至遺賢未盡甄擧忠直未盡收錄讒慝未

盡殄除幽滯未盡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　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大要以恤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悃也　上勅諭嘉納一淸復條陳修省事宜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一寬恤以宜修省之澤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一革弊以袪修省之害　上曰事關朕躬自有處置餘命所司降勅頒行

六年六月甲子京師雨錢　七月壬辰南京雨血

七年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　上以災異頻仍勅羣臣同加修省直言得失又諭輔臣曰卿等亦各

盡言仰體朕懷倘省已過於是言者願衆不見采納大學士楊一清上言諸臣條奏固多節財省費與民休息之意亦有拾陳言者祇充故事立奇論者有礙措置間有恤民數事又且報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羣臣之應詔以文也臣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告其君曰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與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毁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者非眞不足懼矣知其

可懼而修德弭之則轉禍爲福深可畏者則以其變無形而禍甚烈勢若緩而伏最深今日之敝實恐蹈此臣與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　上嘉納之降旨曰覽奏具見忠愛舉賢才固邦本二者誠爲急務吏戶二部卽查照議處以聞科道官以言爲職今後一切利獘務據實直言不得浮謬朕當采納施行

十二月望白氣亘天起乾指坤

八年正月戊戌朔風霾晦如夕

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風霾晝晦

二月不雨　上雩禱不應製自咎說示羣臣使咸加警惕

湖廣襄陽大饑

七月長庚氣如匹布亘天　山西大饑

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

九年四月北畿河南山西湖廣陝西大饑

十年六月乙巳彗星見東井

十一年正月朔夜星隕於衞聲如雷彗星再見十八日青州地震聲吼如雷十九日尋甸府六涼衞地震倒塌城墻房屋

三月彗星見　肅州衞星落有聲　四月雲南府地震

五月鄒縣天鼓如雷火光落地　六月陝西隆德地震

八月彗復出東井芒長尺餘後東北行歷天津星宿光漸長至丈餘埽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至十二月甲戌凡一百十有五日而滅禮部奏乞修省　上下諭曰彗星三見妖必有由上天垂愛朕祇承夙夜罔敢遑寧爾文武羣工責同襄贊可不懲艾臣子一人其九卿大臣宜各自殺劾聽其去留用彰盪滌之義仍各條陳所見共致消弭自二十一日始淺衣辦事三日

十月七日夜星四亂飛落

十二年正月隆慶右衞地震如雷

六月彗星見五車芒長五尺餘尾指西南
巳亥彗掃大陵及將軍芒長丈餘大學士張孚敬因上言
彗復出於昴畢之間變不虛生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
除自陳外令通加修省　上曰彗星爲異退而復見者
四上天垂戒敢不祗懼謹擇日於殿陛祭告文武羣工
宜痛加省愼贊朕不逮上回天意於是禮臣請榜示大
小臣工以二十日爲始青衣朝參辦事至告祭後三日
而止　上從其言仍勅文武羣工俱與有天工之責各
痛滌乃心秉公持正以贊朕躬勿視爲故事
十月丙子夜流星如盞大赤色光燭地起地台東井行至

地津跡化白氣而散四方大小流星縱橫交互竟夜
辛巳星隕如雨
十二月禮部奏災異地震八大星隕有聲三天鳴一雷震
殺人山東牛生犢身有文前足有五手甲貴州民生男
兩頭四足四手
禮官復言頻奏災異累遵舊規歷年以來申飭修省今聖
德謙冲似蒙采聽而於內外臣工無所施行將謂　陛
下以災異爲諱以修省爲虛非所以謹天戒明常憲而
昭示天下也　上曰災自朕召敢不省懼內外臣工各
宜悟改所通行文示悉

十三年閏二月金星晝見先自前十一月見至是日光耀
與日爭明　七月三日彗星見
十五年三月戊午客星見於天棓星旁　上諭大學士李
時曰今紫微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曰古人謂天
道遠人道邇事應之說起於漢京房未必一一合但在
人君修德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熒惑退舍況　皇上
修德之所感乎　上嘉納之
[illegible]謁及承天保定諸處俱地震有聲如雷　上諭禮部曰
朕惟上天宜加修省自今日始青衣黑帶靜處三日露
告於天賀喜其罷之其遍示文武羣臣痛加修省尚書

夏言上言聖嗣誕生天下大本所係臣民鼓舞仰戴皇
天降祐之祥玆遽罷免稱賀不惟不足伸臣子慶幸之
私其於重國本答天眷亦若有未盡者請併察羣心曲
從愚懇仍於修省之後御門受賀庶仰答天戒不忝承天
休竝行不悖　上乃許之
十七年四月八日未刻吳城忽烈風迅雷冰雹如注其大
如李中有一璇而四圍皆紋至西陽山一境又大如斗
途人不及抵室或中其頂及耳而傷亦有至死者
十八年四月彗星見芒長三尺指東向掃軒轅北第八星
旬乃滅　癸亥金星晝見

五月以星變請行祈禳禮并令大臣自陳諸鎮守內官盡
數取回
十九年四月乙巳京師風霾將黃霧四塞儀紫赤色忽暴
風從西北起勢如崩崖文德坊及西長安街坊各城旗
旗柱俱折夜分乃息　上曰風霾之變上天示戒本朕
自致羣工百職亦宜警省災變有數殆莫可逃朕覩此
異凡三見矣占謂主兵衰久西北邊防不可不慎兵部
議以聞
九月　壬子熒惑入南斗數日乃去
十月水土金星聚於角　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

二十年七月有火毬大如斗隕左軍都督府中門左良久
滅
二十一年八月丁酉熒惑掩南斗
二十三年六月熒惑犯南斗
二十五年京城大水
二十六年歲星守營室
六月大同先有大星其光如炬向東南流俄而天鼓鳴
十月澄城縣麻陂山先大鳴如雷晝夜不絕歷三日山崩
一百丈劈裂中半而下東西分馳三四里遺址平陷
二十七年正月　上諭輔臣陝西奏災異云山崩移且鮮
辛未日風沙大作占曰主兵火有邊警朕惟氣數固莫
能逃然亦不可坐視况　上天示象儆戒昭然而防備
消弭當盡人事朕居君位總理於上無親事之理本兵
等皆各有專責卿等共宜示朕意俾皆悉心經畫朕乃
仰即　玄慈冀轉災爲福云於是禮兵二部各上疏請
修省　上諭禮部以宜諭百司修舉實政諭兵部以戒
飭各邊益慎防守用荅上天仁愛之意
七月京師地震
大同右衛恭將馬騰宗舍人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
爲男子擢授官以聞

八月京師地屢震求言
三十一年六月雷州遂溪諸縣風雨驟至雷震火光如毬
自西南起至中天星散漭潮泛溢壞官民廬舍及人畜
田禾無數
冬日下有赤氣　各處地震
三十三年四月慈谿縣地湧血高二尺餘　六月京師大
水平地丈餘
三十四年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雞犬
鳴吠渭河華州朝邑三原蒲州等處尤甚或地震裂泉
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

或一日連震數次累日震不止渭河泛漲華嶽終南山
鳴河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
奇時致仕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
維禎同日死焉其不知名及未經奏報者不可數計是
時秦人皆露處而晉災尤甚於秦浙中訛言馬祖師術
有物如蝴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禦之則刀伐傷人夜魘
人至死官捕馬道士不得
晦日光忽暗青黑紫色日影如盤數十相摩視久則百千
飛盪滿天向西北散易卦驗云愚智同位日月無光
三十五年正月夜彗星見於進賢星旁芒長尺西南指漸

長至三尺餘歷掃太微垣次相星又東北行入紫微垣
掃天床星至四月二日始滅
二月禮部以山西河南同日地震請如例修省九卿科道
許極言時政得失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條奏其被災地
方遣大臣一人祭告境內名山大川河維之神及祀典
所載神祇其死者收瘞爲厲壇以祭之　上是其議乃
命戶部左侍郎鄒守愚往
九月杭州火府城東南隅及郭外大火官民廬舍焚燬數
千區死者甚衆
三十六年八月陽穀地湧血高尺餘　十二月兗州地震

三十七年三月河南地震有聲　四月密雲地震有聲
五月東陽縣民張思孫家地裂五六處出血如線高尺許
血凝犬就食之掘地無所見巡按御史王國本總督侍
郎胡宗憲各上其狀因言往歲慈谿曾有此異未幾有
海寇之殃今諸寇未息而東陽復爾可爲寒心乞勅大
小臣工一體警備從之
蒲州潮州各地震　六月遼東大水　七月南陽地震
閏七月淳化諸縣雨雹
三十九年二月竹谿縣地震出血　四月寧夏地震
六月香山新會等縣地震有聲

四十年五月蘇松嘉湖霪雨彌月湖陂俱溢平地水深丈
餘稻蒔俱沒
四十二年二月京師大風　上諭閣臣曰今日之風占主
兵火似不可以常視其傳諭博示諸臣內戢因賊外嚴
邊備閣臣以示兵部尚書楊博等覆奏曰　陛下偶以
風異軫念內外申飭臣等以安攘之事臣惟今日內地
雖稱歲歉然數奉寬恤之詔遠邇晏然保無他慮惟是
東虜玉寶欲犯古北臣已檄許倫調度拒守在大同則
有虜酋俺答自西海東還住牧豐州聲言欲犯左右衛
臣已檄李文進設策防禦今復用明詔申督之內外諸

臣奉行惟謹當不至御煩聖憂報聞
十二月京師大風占在土功
四十三年正月是夜大風　上諭兵部曰此風未爲無謂
非四時之正也上天恩示其愼承之次日又風　上復
諭曰兵旅可用心否十路可聞二三旁否若徒往來文
書何益於事昨二次風異必非無應恩示宜小心承之
於是尚書楊博等覆請先備宜節次之各鎮務在萬全
以紓聖憂　上曰邊防當愼巳屢有旨宜令劉燾等悉
心幹理軍營亦宜選練母以文應取罪
六月黑虹見北方

十一月早風霾大計京官
十二月北畿山東大饑　連歲荒歉是歲尤甚
四十四年三月時　上久御西內思成宮每有黑氣出擾
而披攔藻井上忽見木綿數團心疑之諭徐階內火當
愼且曰天佑無象惟逆邪作祟不可不爲之防階慰解
之至是聖體違和中氣不足面頰作痛諭階知之
四十五年正月戊申大風揚塵四塞　上諭輔臣曰今日
風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　金星晝見
五月朔木星逆行留太微垣左執法　大風霾晝晦
湖廣水破均州城提督太和山太監呂祥乞賑恤從之

隆慶元年三月戊午夜木星逆行守亢宿
四月平虜衛地震
六月乙亥夜月犯畢宿右股北第一星
十月癸未夜金星入南斗
二年元旦大風走石晝晦自京師達江浙江南訛言選宮
女每三十領以一寡婦民間室女嫠婦不問老少各婚
配千里鼎沸士大夫亦爲之　金星晝見
三月新城空中迅響如雷　懷慶天鼓鳴　遵化雨雹殺
子大損麥　京師地震百官青衣角帶辦事三日
四月萬全衛晝晦雨雹擊牛馬皆死

五月給事中何起鳴奏西安府地震如雷平起仆遠望城
郭厥塵蔽天垣屋欹側至涇陽咸陽高陵城無完室因
陳納諫恤災邊防守令實政聖德六事乞蠲二年稅糧
報聞御史周弘祖言各省地震有聲裂爲溝渠水溢泉
湧旗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荳臣以地陰
也以安靜爲德水亦陰也以順下爲常洪範傳曰人憤
怨則水湧溢翼奉曰極陰生陽不早則火胡氏春秋五
石隕宋發　皇上即位二年未嘗召見輔臣延訪治道
虜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臣逐多撓沮點馬則免濤
査則免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捨取香稅織造之役

嚴遣科劾之疏留中皆足以招災異者不報
是月山西巡按宋纁奏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娶妻敗
年以不和離異後貧臥病遂化爲女經脈行流與本村
民白尚相奸配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
六月浙江福建四川陝西淮安鳳陽等處大旱
京師河南河東宣府馬韋堡諸所皆大雨雹夜見火光南
京給事中張應治以災異頻仍條陳修弭七事曰勤政
親賢立信足兵禽平盜賊復軍儲察幽枉大意言天心
仁愛人君譴災不當專責臣下而前三議勸　上華內
止罷遊幸召還織造內臣語甚切直　上意頗不懌

十一月丁丑戊時太原府有星如斗大尾長二丈餘從東
北起往西南去隨聞天鼓聲是夜交城一星落且火光
自東北往西南落亦天鼓鳴
十二月禮部類奏災異尚書高儀上言今歲四方災異比
往年特甚山西天鳴地裂男子化女浙江水旱尤爲異
常宜痛加修省　上曰朕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臣工
務實心體國共圖消弭以仰承仁愛之意
三年五月給事中戴鳳翔上言頃見京師木冰其占爲兵
視他異尤裂因陳弭盜安民要機六事禮部因類奏災
異幷覆鳳翔疏請行內外諸臣痛加警省仍勅　上勤

政事虛聽納以仰荅天戒　上納之
台州府颶風大作海潮泛漲天台諸山水暴合衝入府城
三日迺退溺死人民三萬餘口衝決田地一十五萬餘
畝蕩析廬舍五萬餘區
平陽府絳州奏西北天裂自丑至寅迺合
鳳翔平凉西安慶陽等處地震千里傾壞城堡傷人畜甚
衆
四年四月京師地震禮部尚書高儀等請令百官修省青
衣角帶辦事三日仍勸　上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以佚
欲爲深戒以厲精爲遠圖誠粉飾之彌文崇交修之實

政　上曰災變非常委宜知儆事關朕躬當自加愼爾
等百司其痛加修省勉盡職業毋事虛文
永平府樂亭縣遼東寧遠衛遵化順義等縣山東登州同
日地震樂亭裂二所各長三丈餘黑水涌出寧遠城崩
五年三月廣西布政司後街宗室住宅忽地陷一丈寬二
丈餘又王府大街地陷二丈深廣數尺又布政司後堂
地陷四尺餘橫二丈五尺直一丈六尺

吳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
太祖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
案以祗天戒
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詔告天下曰朕以菲德托
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於茲十有三年矣間者宰輔非
才肆奸亂政朕思創造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
之恐陷於不義者於心未安昧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
垂戒朕甚懼焉可大赦天下　六月雷震午門
建文二年八月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

永樂十九年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時言者多云建
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刑
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
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
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
臣俱跪午門對證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
官對辯如何眾皆紛然哱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
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
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
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　上稔遂釋宥之或尤原吉背

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恤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眾皆嘆服
時夜殿災大學士楊榮直入麾衛士遷御書圖籍於東華
門　上諭之曰昨夜火發在日前者幾人卿能收拾圖
籍可謂歲寒松柏也榮謝曰職分當然賜銀酒鐘古銅
器鈔幣諸物
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
十四年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南京謹身殿火
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次日臺殿生棘
棘高二尺下詔赦天下

天順元年七月六日承天門災下詔責躬大赦天下岳正
草詔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
成化三年六月雷震南京午門正樓給事中黃甕等言南
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邇者午門正樓爲雷雨所壞實上
天示警御史丁川等亦以爲言　上曰朕當勉之因勑
諭兩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九年七月東直門火
二十三年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弘治八年九月孝陵災
十一年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大學士李東陽等

疏竊見頃年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番經
殿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清寧宮之災尤爲
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殿減膳責己求言修政事
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本朝　列聖具
有故事急宜舉行向來姦佞熒惑聖聰妨蠹聖政以致
賄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賦役繁興科
派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脅制畏
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仰干
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天道昭明元惡殄喪聖心
開悟洞察前非然餘慝未除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
示含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有此異
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
事斷在不疑無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
臣工痛加脩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擇次第施
行以收人心回天意　上悉從之
正德元年三月雷震南京東安門皇精舂瓦併大報恩寺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九年正月乾清宮災
十六年五月日精門災給事中邢寰等以日精門災又久
旱不雨請修舉實政以回天意　上嘉納之仍令禮官
擇日禱雨既而未及禱而雨降　上喜命官告謝天地
及山川社稷之神
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清寧宮小室火時郊事甫畢風急不
可撲滅大學士楊廷和等因上言火起風烈殆爲天意
況迫清寧後殿豈非　興獻帝后之加稱　祖宗神靈
容有未悅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
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也主
事高尚賢上言郊祀甫畢即有清寧後宮之災意者
興獻帝后之稱於禮不能無疑復以皇字稱之尤爲過

越鄭佐亦言變故之災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
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　上覽之亟
勅乃從廷和等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
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給事中朱鳴陽疏曰清寧後室火雖曰小災實關大體臣
妄意揣度典禮失中與直言廢棄與爵賞太濫與刑罰
猥失與外戚驕盈與近幸干政與有一於此皆足召災
况茲數愆各有指驗昔孔子聞魯災知爲僖宮踰禮故
也漢傳太后欲與成母等號火焚其居鴻寧殿今茲之
火切近清寧豈非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恤邪蓋禮
既徇私則直言始不見用希進者侍藩邸之私而冒濫

始多亂政若悖謬蔑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侍宮掖之
私始妄請求貴近侍逢迎之私始得于預孔子名不正
之論至是無一不驗矣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
惟災之所自起以端其本釐其弊庶足以回天意不報
禮部尚書毛澄言 皇上郊祀甫畢禁中失火密邇青宮
變不虛生宜應之以實法成湯之自責效周宣之側身
思禮樂教化之或愆念慶賞刑威之有失克其懼災憂
患之心而致夫順天悅親之實 上曰上天示戒朕心
警惕與卿等同加修省以回天意
四年三月仁壽宮災 昭聖皇太后所居也時火起延燒

玉德安喜景福諸殿 上乃減膳撤樂素衣避正殿告
於天地宗社諭令羣臣同加修省
十年正月大內東偏火 上諭告於天告於祖考火自宮
人郭氏屋延燒東西十四連房俱盡 上諭大學士張
璁宮中地隘而屋衆且貫以通棟所以每有火患聞南
京宮中皆磚砌不用木固知 聖祖慮深今所毀者不
須依舊式未毀者量爲規畫務使道塗疏豁堂舍整飭
勿令相近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擾耳尋復爲火警或
問一篇示璁以明善惡別忠邪自勵云
二月兵工二部災諭禮部曰火災惟因人不謹所致不可
不加敬畏卿等宜加脩省毋事虛文仍青衣朝參二日
朕以自省與卿等共圖休兆復責兵部平日不恭公守
法致召災變責工部坐視不卽撲救詔錦衣衛逮兵部
侍郎陳洪謨武選郎中黃禎員外馬坤主事袁袞楊旦
并吏阜江桂等送鎮撫司拷訊他司俱停俸一年
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及西華門城樓西北角柱 上御
製祝文行露告禮於殿陛諭羣臣同加修省
十三年六月南京太廟災時風雨交作霹靂震響後殿西
南角并前殿西北角火起延燒東西廡廊及神厨庫共
一百三十二門金銀祭器冠頂袍服俱燬守備太監李

璜以聞 上曰南京祖宗根本重地宗廟尤重朕聞災
變不勝警惕五廟神靈必須奉慰乃行告天禮於殿陛
畢卽詣太廟恭慰神御諭內閣曰慰廟之禮有謂必待
擇日齋沐乃可舉行此禮之常今因災而祭禮之變也
譬人或遇災子必奔諸父母以慰安之奚待正衣冠而
後行禮部請遵舊規下寬大之詔求忠讜之言九卿諸
大臣各宜自陳以候罷免 上曰寬恤詔書去歲已布
諸司有事關修省者各條具以聞御史郭坤甯周易震
爲雷其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離爲火其象曰大人繼
明照四方聖經備載其理昭著固非若漢儒泥於禍福

徐咎之穿鑿諸家滯於小說讖緯之尅應惟陛下覩玩
自能轉禍爲福變災爲祥因條上八事曰修政曰崇祀
曰興滅曰尚賓曰重本曰仁武曰嚴考曰審官下部議
十五年四月雷擊南京西上門獸吻震死男婦十餘人
十六年五月雷震謹身殿鴟吻大臣疏慰　上諭輔臣曰
上天示戒於謹身殿實朕所致卿等具奏問慰已悉忠
愛但雷火非人爲必有修省宜當如何可錄示郭勛及
禮部禮部言謹身殿即古露寢天子肅容之所也上天
示變於此爲戒甚明自本月二十二日始至二十四日
止修省三日更當求刑政之失致之以爲消弭之實至

關國家利害大計仍許諸臣指實陳奏採納施行在京
堂上官令照例自陳庶應天以實而災異可消得旨上
天垂戒朕切感懼致招在朕勿以他諉朕與卿等修省
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門大小官俱要思盡厥職如
果有係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大禩載雷火着殿上燈獸都盡）
十八年二月　上幸承天次衛輝行宮火延及御寢闔婢
死者十餘人越三日行殿復火
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擊殿左吻并鼓樓毀　上召大
學士夏言顧鼎臣往視時晷已移辰言等尚未入政府
上不悅曰輔臣朕所憑倚恣遂若是何以表率命禮部
劾之言等請罪　上曰朕每覺言過非爲言爲左右義
重也言乃滋傲惰蔑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鼎臣亦相
效既知罪姑宥之自後諸司敢肆過蹈非者部院糸奏
相黨護者連坐既而　上祭告戒諭羣臣同加修省
二十年四月辛酉夜宗廟災　成廟　仁廟二主燬是日
未申刻東草場火城中人遂訛言火在宗廟薄暮雨雹
風霆大作入夜火果從　仁廟起延燒　成廟及　太
廟羣廟一時俱盡惟　睿廟獨存　成仁二主以火所
從起不及救故燬　上哀痛不能自勝明日百官各疏
奉慰禮部請　上親祭告內殿以慰神靈復引過奏將

上帝以謝譴告青服御西角門延見羣臣以共謹天戒
下哀痛之詔以安人心行天下宗室共加修省以盡一
體之誠勅內外臣工痛加懲勉以致交修之徵文武羣
臣有奸欺負國蠹政殃民者聽言官指實奏劾九卿及
各衙門四品以上令自陳科道官極言時政得失特遣
采納暫罷內外一切工作節財力以圖修復　上曰宗
廟災燬罪在朕一人仰戴　皇天仁愛即齋戒擇吉奏
謝南北郊祭告景神殿　太社稷將行遣官祭告朝日
夕月等神陳言時政言官常職何待災變一切工程除
欽定殿就緒外並令停止來謝罪次日御門視事如故

各廟主暫奉安於殿奉題還安各廟儀物即行補
造視皇城科道官胡汝霖郭鐸李秉雲劾奏諸大臣聞災
不赴救當　太廟將燼時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嚴嵩
翊國公郭勛景山侯崔元工部尚書甘爲霖刑部尚書
錢汝京吏部侍郎張潮戶部侍郎王杲副都御史胡守
中始入　憲廟神主燬時禮部尚書溫仁和兵部侍郎
陶諧刑部侍郎吳山大理少卿梁尚德始入其成國公
朱希忠兵部尚書張瓚樊繼宗左都御史王廷相戶部
侍郎任洛禮部侍郎孫承恩馬汝驥兵部侍郎王以旂
刑部侍郎王皡副都御史張衍掌通政司禮部侍郎陳

經大理寺卿牛天麟則俱未入殿加飭詞以爲怠緩之
戒　上曰所劾大臣不疾入救火是矣然今日大臣不
止疏名數人而又爲二三等分劾大臣與君義均休戚
原無等殺簡諸左右不在常例正當上天垂戒之時猶
敢欺罔誣人如此平日可知其不到文武大臣張潞等
不思宗廟重地不知大義不行疾趨救護忍心廢義本
當查究但事在夕初禍出意外姑從寬宥汝霖等論劾
不實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問巳乃謫汝霖爲太平府
經歷鐸建平縣丞秉雲太倉州判於是郭勛崔元翟鑾
嚴嵩等合疏奏言火時方供事新廟內壇赴救時早督

同　太廟等內臣承奉神主花長安門汝霖等與臣始
入　上曰卿等方竭齋誠贊朕禱雨日夕左右夫誰不
知彼說者指事且禱爲民食非聲色游娛非卿導誤縱
使鼻孳生今亦自如此鼻小輒乘機中傷可貰勿爲介
意爭與朕同加修省上答天意云

三十六年四月[illegible]日申刻大雷雨至戌刻火光驟起由奉
天殿延燒華蓋謹身二殿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午
門及午門外左右廊盡燬至次日辰刻始息　上大懼
明日大臣奉慰　上報曰上天垂愛朕戰懼莫知所措
無前大異何以飾詞然子職最親不可不祗承仁示卿

等奏慰具悉忠切罪在朕躬弗可他諉惟慮眷爲愼耳

四十年十一月萬壽宮災萬壽宮在西苑本　成祖舊宮
自壬寅宮闈之變　上即移寓於此不復居大內是夜
火作禁衛皆不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悉燬

四十四年三月西千步廊火　上諭輔臣徐階曰昨火處
乃史積近地他日纂修何稽焉當預計焉階言據宮監
左藤云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番文計八
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廊所積乃先
朝遺疏已經纂修者不必別有計處　上然之

隆慶二年承運庫火累朝寶物俱燼

附日月食

洪武元年五月庚午朔日食　二年五月甲午朔日食

四年九月庚戌朔日食

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當朝日日食改於己亥日行禮釋奠先師孔子亦改於次丁日

八年七月己未朔日食　九年七月癸巳朔日食

十年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十一年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十四年十月壬子朔日食

十六年正月己巳朔日食　八月壬申朔日食

二十一年五月甲戌朔日食

二十二年九月丙寅朔日食

二十三年九月庚寅朔日食

二十四年三月戊子朔日食　三十年五月壬子朔日食

建文二年三月丙寅朔日食

永樂元年正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則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翳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

四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請表賀　上曰此朕恐懼修省之際何可賀又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五年十月辛巳朔日食

六年四月己卯朔日食　十月乙亥朔日食

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

免賀誠當　上從之

十二年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　六月壬寅朔日食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十四年五月壬辰朔日食

十五年四月丁巳朔日食　十月癸未朔日食

十八年八月丁酉朔日食　十九年八月辛卯朔日食

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　上諭禮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況在正旦朕念厥咎禀焉於心卿等宜各修厥職以匡輔不逮

二十一年六月庚戌朔日食

洪熙元年十月丙寅朔日食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即同不食請羣臣賀勅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非德嗣承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祗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雖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圖修省仰答天意尚賴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勅免朝賀

十年十一月朔當進正統元年大統曆以是日日食移於十二月朔

正統四年八月丙子朔日食　五年正月甲辰朔日食

是年歲暮勅羣臣曰欽天監言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敬天之變豈以微忽况茲歲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由敢忘祗畏是日悉免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六年正月己亥朔日食　七月丙申朔日食

七年六月庚寅朔日食

八年六月甲申朔日食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九年十月丙午朔日食　十年四月壬寅朔日食

十一年四月[illegible]朔日食　十二年八月[illegible]朔日食

十三年二月[illegible]朔日食

景泰二年六月[illegible]朔日食　三年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五年四月[illegible]朔日食　六年四月[illegible]朔日食

天順二年二月[illegible]朔日食　四年六月乙亥朔日食

閏十一月望月食四分有奇欽天監失於推算下掌監事侍郎湯序等於詔獄詳欽天監

五年九月[illegible]朔日食　十一月[illegible]朔日食望月食

七年五月己丑朔日食

成化三年二月丁酉朔日食

四年二月壬寅朔日食　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五年六月癸丑朔日食　六年六月戊申朔日食

九年四月辛酉朔日食　十年九月癸丑朔日食

十一年九月丁未朔日食　十二年二月乙亥朔日食

十八年五月己巳朔日食　二十年九月乙酉朔日食

二十一年八月己卯朔日食

二十二年二月丁酉朔日食

弘治元年六月癸巳朔日食掌欽天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奏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德以爲取人

之本窮理以爲觸奸之要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
二年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七年三月巳卯朔日食
八年三月乙酉朔日食　八月[illegible]朔日食
十三年五月甲寅朔日食　十四年九月丙子朔日食
十五年五月庚午朔日食　九月庚子朔日食
正德元年三月乙亥朔日食
二年正月乙亥朔日食旣免朝賀
九年八月辛卯朔日食　十年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十二年六月巳巳朔日食　十三年五月巳亥朔日食
十五年三月癸丑朔日食

嘉靖四年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五年五月癸未朔日食　六年五月丁丑朔日食
七年五月辛未朔日食　八年十月癸亥朔日食
十八年八月[illegible]朔日食
十九年三月癸巳朔日食禮部以陰候不食聞　上悅
二十一年七月巳酉朔日食旣　上下勅曰天心下眷眾
及太陽正臣子欺君父外陰侵內陽之咎也夏言以臣
凌君罪不下郭勛第累年供事內苑故特宥死去之用
承天戒仍修省三日祗告玄極殿大小臣工宜旣乃心
共圖濟理

二十二年正月丙午朔日食
二十七年三月丙子朔日食望月食
二十八年三月辛未朔日食
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先是歲前秋月山東徐淮及
廣東俱大水冬日下有赤氣及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至
是元日日食不盡者二杪南京御史徐栻上言日者衆
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爲德元日者三陽之首以生育長
養爲事乃於此時譴見於天數十年來未有天變若是
異者夫日食爲占先儒謂爲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
之象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小人莫要於大察乞勅部

院秉公去留以明黜陟之典而京堂大臣依故事自陳
毋妨賢路疏上不報久之謫栻補外任
時日食陰雲不見須之大雪百官以護日故罷朝賀次
日始朝服詣奉天門行禮仍上表稱賀
御史趙錦言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未有無其應者至於食
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其應尤重臣謹以天意驗
之人事醜虜驕橫閹臣怙寵有若影響之不易者敢昧
死爲　陛下陳之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
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
將嵩罷免以應天變勿使復役府部諸司之柄則朝廷

清明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也　上方以
供奉青詞悅嵩命逮錦下錦衣獄久之削籍為民

三十四年十一月[illegible]朔日食

四十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官言日食不見
即同不食　上悅以為天眷羣臣表賀而禮部尚書吳
山以救護禮畢報忤旨山引罪　上曰爾等守禮不必
引罪該科官如何不參令以狀對給事中李東華等惶
恐言聖德當陽祥雲護日當食不食此至敬格天之致
山等不知請恭謝玄恩乃如常救護罪不可逭臣等失
於參正罪亦難辭　上曰天眷人君若君之於臣有不

知感圖報有不容況聖人事天敢不欽載章內不曰稱
賀曰謝玄姦巧甚為山前執白鹿殊祥殿廟強告原
交天眷玄嗣所致非陰雲中監觀候甚明非測言比知
如常救護謂寧盡以誠不可失正是則是矣然不敬天
意貴直沽名亦不可也科首住俸餘各奪俸半年已大
學士嚴嵩言日食雲陰即同不食不當救護人所共知
而是日行禮如故乃部臣之罪不當專責言官　上曰
卿此言敬天慎禮正法之謂本在尊官東華改罰兩年
餘宥之部臣姑記罪給事中梁夢龍等遂承風指劾山
上令閒住

七月己丑朔日食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禮部尚書
袁煒上言　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
輝華是以日位旺榮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
等不勝懽忭　上以為然而悅之

隆慶三年正月乙巳朔日食望月食先是給事中陳吾德
疏歲首日月交食天之大變而百官護日多慢不如禮
宜令禮官先於月食前一日戒飭之　皇上亦宜罷遊
樂屏玩好以答天戒則大小臣工將明知聖意所嚮罔
不寅恭兢惕以修政矣　上是其言

六年六月乙卯朔日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浙江金華府同知臣江湛然訂正

禮部十三

廟祀

甲辰三月中書省進宗廟祀及月朔薦新禮儀 太祖覽畢忽悲愴流涕因命併錄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爲常

吳元年立宗廟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

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之 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鳴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上詣太廟告曰臣以今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 上帝於南郊先告 祖考知之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茲獨未敢者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武有缺失恐無以承 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候南郊竣事當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 上帝之錫福

洪武元年正月四日 上詣太廟恭上四代考妣尊號四親廟在闕左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云

按四親廟從祀則壽春王妃劉氏爲一壇霍丘王妃翟氏下蔡王安豐王妃趙氏南昌王爲一壇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唐氏臨淮王妃劉氏爲一壇寶應王陸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招信王爲一壇南昌王者文正父也妃王氏祔葬皇陵不入祀至洪武二年又尊壽春王爲皇伯考南昌霍丘下蔡安豐蒙城盱眙臨淮七王爲皇兄寶應陸安來安都梁應山山陽招信七王爲皇姪至正德中御史徐文華言族無後者祭終

兄弟之孫之身今太廟享祀諸王未審於 高皇何親大抵非兄弟即伯叔至於今五世六世矣祀宜祧下禮官議不從嘉靖建九廟東西廡配如故九廟災復同堂異室之制附十五王於兩序云

詔置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旣不用歿而用之甚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盂盞每事皆八朱漆盤盌二百四十及拂櫛枕簟篋笥帷幔浴

室皆具
二月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宗廟議曰傳云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宗而致其根本之意也
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
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
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
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
也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
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
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

崩故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
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
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祖爲太祖文帝爲太
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
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
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
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陽舂陵祀父南頓
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舂陵節侯皆歲時
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
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

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
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
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
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
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
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封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
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
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
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
祀九世至於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

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於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
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
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
三祭皆合享於祖廟惟春祭於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
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特享亦宜倣近制
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
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　上覽
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
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兒其

意謂兒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上因享廟謂禮臣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人謹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有所警而後無所放乃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書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謂李善長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年正月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

製太廟　四代帝后冠服成太常議中庸云設其裳衣謂先祖遺衣祭則設之今禮可以義起宜製冠服藏於廟以象生時所存遇祭則陳之　上可其奏

三年八月定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及歲除凡五祭其清明等祭各備時物薦享從禮部尚書崔亮奏改正也

九月詔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爲令

十月命作太廟圭瓚從崔亮請也

十二月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頃嘗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從之

四年二月奉先殿成令禮部製四代　帝后神位衣冠并定諸祭儀物及常用祝文

四月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儀制

五年八月禮部奏擬凡遇親祀　皇太子留宮中居守一體齋戒請著爲令從之

六年五月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議凡公侯一品官別立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二品以上牛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凡祭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

七年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

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
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八月御史咎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
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巳七年矣而禘
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
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
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
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
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
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
行也今國家旣巳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
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九年十月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爲正殿後爲
寢殿俱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室中一室奉
安　德祖帝后神主　懿祖居東第一室　熙祖居西
第一室　仁祖居東第二室主皆南向及時享於正殿
則設　德祖帝后衣冠於神座居中南向　懿祖神座
於左西向　熙祖列於右東向　仁祖列於　懿祖之
次西向孟春擇上旬吉日孟夏孟秋孟冬用朔日歲暮
用除日俱行合享之禮
十一年秋享太廟太常官奏栗未熟請以桃代　上曰諸
祭果實不必常品有卽用之著爲令
三十一年四月享太廟畢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
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
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
有警覺卽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
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愼且朞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
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齋潔以安神靈

永樂元年五月　太祖忌辰　上率諸王奉先殿祭畢仍
率百官躬詣孝陵致祭
二年孟春享太廟戶部侍郎李文郁無故不陪祀爲禮部
所劾謫戍三萬衛
五年　上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其
先此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日夕祇謁未嘗敢慢
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承奉而於奉
先之禮簡畧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
之正當自朕始耳
十一年正月左僉都御史劉鶚中軍都督郭義尚寶司少卿

朱琇孟春時享太廟無故不陪祀命鞫之
十九年正月朔　上躬詣太廟奉安立殿　太皇太后神
主
宣德九年十二月　上不豫命衛王瞻埏攝祭太廟
正統元年閏六月　上諭禮部曰山陵祭祀哀戚存焉服
飾華麗豈禮所宜朕今後每祭孝陵長陵獻陵景陵行
禮之日與百官俱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例尚書胡
濙等頓首奉命
三年故事享廟奏祭告御殿受奏至是春祭奏祭日正遇
宣宗忌辰禮部請於西角門視事　上以祭祀重事仍

御升殿
七年正月鴻臚卿楊善奏孟春享太廟賜陪祀官胙應臣
等引奏謝恩其光祿卿奈亨不預報知法當究問亨奏
舊制大祀天地及祭太廟社稷看牲省牲官復命俱在
百官行禮之先今享太廟楊善止奏天地壇看牲官於
奉天殿復命俟百官行禮畢方令太廟省牲官於奉天
門復命事屬紊亂乞治其不敬罪　上兩釋之善復移
文禮部言亨不由儒業發身不諳　祖宗制度妄加訾
議乞考定申明尚書胡濙等議奏自今看牲省牲及欽
遣祭旗纛等神凡遇　聖駕陞殿俱於殿中復命若御
奉天門視事亦於百官未行禮之先復命從之著爲令
十四年三月禮部尚書胡濙等奏車駕詣天壽山躬修祀
事文武羣臣人等進香初在正統十年二百八十九姓
以後每年有增今歲增至三千五百七十五姓除公侯
駙馬伯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并近侍風憲官
每香二姓宜如例賞鈔一千貫其諸司屬官及將軍旗
校辦事官吏軍民人等舊無進香例俱難給賞　上曰
諸司屬官及軍民人等以香來進亦見其尊敬祖宗之
誠何可沮之第賞例宜損於前其人錫鈔三錠著爲令
天順六年孟冬時享太廟値　皇太后喪尚在二十七日

之內乃以閣臣言命俟服後行禮
七年春祀　上謂閣臣李賢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
自行禮但艱於拜起令人扶可乎賢曰陛下力疾行禮
足見敬天有誠雖扶何妨遂從之
八年　英宗梓宮尚在殯四月初一日享太廟當奏祭祀
禮部請　上具黃袍翼善冠陞殿鳴鐘鼓鳴鞭樂設而
不作百官淺淡色衣朝參從之
成化三年十月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太廟
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慈懿皇太后崩禮部言孟秋享太

廟正在哭臨之日乞移至初七日令仍於初一日祭
舊制時享太廟俱於近年時行禮九年四月朔時享太廟
是日日食百官當救護禮部奏請早行廟享禮
二十年　英宗忌辰　上顧左右曰今早行禮之際追念
罔極之恩感傷於懷泫然淚下不能自已永惟先皇奄
棄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業兢兢慄慄恒
懼弗克負荷無以慰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身修德任賢
圖治使四海無虞生民樂業庶幾無愧天子之孝云爾
二十三年十月　憲宗葬茂陵詔議升祔禮制勑諭禮部
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

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混一區宇肇正典禮
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俱稱列聖相承
昭穆有序至於　皇祖考英宗九廟已備茲者　皇考
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朕惟　皇
妣孝穆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
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及科道
掌印官議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
禮部尚書周洪謨同侍郎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
妃后稷之母故周室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
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

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
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皇妣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別立廟四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從之
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
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契
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
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於王
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配
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寔乖皆非禮也今　憲廟升
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

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
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
尊庶無悖禮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為此說固
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　太
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於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
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
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建祧廟於太廟正殿後
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於正殿

東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
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嘉靖二年四月命議　興獻廟祀典太常寺卿汪舉言廟
祭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　上允之禮部言籩豆已
同太廟至於樂舞宜上下有等　上命會議侍郎賈詠
等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樂舞醪容禮可無別八佾既
用於太廟安陸廟祀似當少辨以避二統之嫌　上命
樂還用八佾郎中余才言先用十二籩豆始於汪舉之
導諛遂致樂用八佾其漸不可長也南京給事中鄭慶

雲等言　興獻帝於　孝宗分則君臣而樂用八佾能
免僭上之嫌乎既而侍郎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
劉最御史唐僑儀奏武皆不聽
三年四月禮部會文武羣臣上建室議言漢宋以來入繼
大統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
官致祠尋亦奏罷至於立廟大內而親祀之古未有也
萼璁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臣等
所謂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
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況繼統則法堯舜而宗祀何獨
不然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　孝
宗爲皇伯考臣等力稽前古廟制未有皇伯考神主之
稱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恐非所以加於宗廟也前
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
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以當父子之名何其肆言無忌
若此請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而以萼璁付法司論治
禮部侍郎吳一鵬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
孔子進經所定　高皇帝著於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
欲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宜停建
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衆多襲
封興王世世奉享議上　上曰朕承天命起自親藩祇

奉宗祀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朕　本生聖母躬親奉
侍但　本生皇考寢園在安陸於爾等安乎命下再四
爾輩黨同欺朕沖歲甚失綱常往且弗問見奉先殿西
室空所所司其亟修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即
諏日具儀仍執違者罪無赦
五月詔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奉安　獻皇帝神主吳
一鵬等言　獻皇帝神主奉安陸廟中神靈做依奉先
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儀不聽
遣官詣安陸奉迎　獻皇帝神主以司禮太監賴義督護
儀京山侯崔元祭告禮部侍郎吳一鵬改題神主奉冊

實上尊號曰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緣途有司供廚
神主皆有定品一鵬等復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主
入大內者況安陸乃啓封之地　獻皇帝神主久安不
宜遷動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留都皆以王業
所基永修典祀今　獻皇帝神主惟宜永祀安陸則本
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矣不聽
八月　上以觀德殿後在奉慈殿地勢迫隘欲改建於奉
先殿左詢於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等宏等言移觀德殿
於奉先殿左恐奉慈在西　獻皇帝神靈有所不安臣
等不敢奉命　上曰朕欲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

等勿陷前日之謬宏等不敢復爭乞勅禮工二部卜日
營度禮部尚書席書等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災異
非常大工不可屢興　上曰民力當節但觀德殿改遷
舊宇所費不多宜令改作以慰朕懷給事中張嵩御史
郭希愈等言古之聖君清廟示霸茅屋示儉況今府庫
未充征稅逋乏之事惟求中貫惟仍舊可也皆不聽
四年四月光祿署丞何淵奏言孝莫大於享親禮莫大於
宗廟　獻皇帝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立
世室以爲禰廟崇祀　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禰
廟得所有光正統下部議禮部尚書席書等議言淵請

立世室竊謂非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爲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
不遷我　太祖始建四廟　德祖居北　懿熙仁三祖
各以昭穆爲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　太祖擬文世
室　太宗擬武世室今　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
淵乃欲比之　太祖　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
說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我朝
推止　德祖何淵乃以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不知
何說也初議以　孝宗爲禰今祀　獻皇帝於觀德殿
即爲禰廟何淵乃曰禰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

何說也張璁言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爲立廟
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
萬世之公議也桂萼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悖
姦以陷君如何淵之說誠所謂陷君者可順情而信之
紊昭穆之序亂統紀之常乎禮臣等復屢議　上不許
五月席書等疏頃者奉旨集廷臣再議世室祔廟事乃吏
部尚書廖紀等武定侯郭勛等給事中楊言等御史葉
忠數十百人咸以爲大禮已定不宜再更皇上孝心無
窮禮制有限臣等萬死不敢以非禮誤陛下　上曰朕
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世室之建自古有之朕非敢

僭擬帝王功德惟我　皇考撫諭朕躬罔極之恩豈可
息怨觀德奉祀大內太常不得行禮匪合儀制廷議反
覆執奏違理悖經且不究禮部其以夏商周典禮見於
經書者推詳博考再會官議擬以聞初廟祀之再議也
上遣中官傳諭席書曰必附廟乃已旣上議書復密疏
其不可　上曰鄉奏乃怯衆飾姦朕膺天命入紹大統
皇考百世之室何爲不可卿爲禮官不當徇情屈禮務
會議奉安世室以伸朕孝思著卿忠誠無忽
尚書廖紀秦金都御史李鉞通政柴義等皆奏如何淵之
言是　獻皇帝昔稱臣於外藩今並祀於帝位不得爲

而爲之幷孝也亂昭穆之倫蔑祖宗之法不可爲而爲
幷孝也　上意已決遂命大學士費宏石瑤太監張佐
等即太廟左隙地立廟其前殿後寢一如太廟制定名
世廟云初議上　上諭之曰旣相地建廟制度與太廟
同而高廣微減務極嚴整伸朕承奉之情已而席書奏
擇地以禰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處不與太
廟並列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
聲不聞於列祖尊尊親親可兩全矣神路由闕左門出
入何淵復奏室與廟街同門席書等議云今世廟與太
廟同街出入未爲不可但直通此街須毀墻伐木拆神

宮監似爲有礙費宏張佐皆以爲不可謂　皇上愛親
罔切尊祖尤至廟街門室爲太廟所專世廟仍由闕左
門出入則太廟與世廟各全其尊親敬祖兩極其至矣
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等俱劾席書依違持兩端學士璁
萼上言室由廟街門因雜引儀禮爾雅及古禮圖徵之
以排禮官考禮冉精復畫古圖及廟街室通之圖以進
上下之禮官命復集議費宏賈詠石瑤力諫不聽給事
中衛道主事曾存仁復各論辨　上怒奪其官外補之
書等仍請乞從前議由闕左門　上曰仍由廟街門但
於神宮監北量撤旁屋容通板輿而已書與兵部侍郞

胡世寧復力言不可不報
五年七月時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
重禮無故不宜遣代元雖親屬貴臣終非氣類相感祖
宗之靈決無歆享之理又況當時差遣倉皇就位誠敬
何存　上以僑妄言奪俸兩月
九月世廟成　上自觀德殿奉　獻皇帝神主於世廟復
自武英殿迎神位安於觀德殿　上御奉天殿羣臣表
賀先是　上諭輔臣曰　聖母欲謁世廟卿等詳議可
否費宏等言國初所定諸司職掌止有納妃謁奉先殿
禮而皇后謁廟禮並不載惟大明禮制內有皇后初立

請太廟禮永樂續定儀注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蓋
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 聖母欲謁世廟恐經由
太廟門 祖宗列聖臨之在上心固有不安者 上以
問璁蕚對言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
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
非祖制也 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
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蕚所引開元禮
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
闕也不可席書劉龍言璁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
不可傳會 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璁蕚

言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
入立西序九獻各西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
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
書等不能難乃議請 聖母謁廟翟車暫離法宮路經
太廟往復之間降輿升輿必須 皇上躬自扶侍蓋禮
雖 皇太后行之所以主斯禮者實在 皇上一行
上從之至是 上奉 太后謁世廟還宮 上行慶賀
禮賜席書劉龍翟鑾張璁桂蕚金帛
六年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初西室之修未以殿名
上命輔臣擬名毛紀等擬上三名曰崇本曰崇恩曰衍
慶 上不用自署爲觀德殿取七世觀德義也醫士劉
惠周序以爲未善請改爲尊親殿且言德字同德祖號
上怒繫惠序於詔獄戍邊至是 上思惠序言更定爲
崇先殿惠序子奏訴父寃釋之
四月崇先殿成 上奉 獻皇帝神位其中 章聖皇太
后行謁殿禮
上諭輔臣楊一清等曰忌日之祭不可用袞冕今用具服
方祭非也禮云終身之喪忌日是也似不宜用吉
一清等上言 陛下每日雞鳴而起行禮於奉先奉慈崇
先三殿之前切惟三廟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如爲

廟亦爲清靜期神有依周頌清廟魯頌閟宮未聞有每
日瞻拜之禮 文皇帝止以太廟在外凡朔望薦新忌
辰行禮未便故建奉先殿於宮內本以節勞而今反致
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
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言在廟之禮也今太廟世廟
已備四時之祭三殿得無爲煩縟之禮乎臣謹參酌自
今每日令內使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聖躬親往各殿
行一拜三叩頭禮如常朝臣子見君父之儀則不疏以
怠不數以煩起居有節而煩勞可省矣 上曰覽卿具
奏甚見誠愛敦肯夫子孫之於祖父竭盡其力猶不能

報其萬一何敢以勞爲言但君人者旣以一身上對
祀大則宗社又次則百神其重如此人之精神有限縱
强力之人其能勝乎我 太宗時奉先殿當時止五廟
神位日雖拜之止五拜今九廟神位奉慈三室崇先親
廟穿繞往來登降階級所行十三拜禮凡遇節令祭告
忌辰計三十四拜朕稟賦清弱拜畢言語促喘前年病起
益甚不能如議卿所議祭禮精當朕采納施行
七年 英宗忌辰奉先殿行祭禮遣英國公張崙祭裕陵
先是奉先殿祭禮每遇一廟忌辰九廟共用牛一豕五
羊七於各神位前致祭仍各薦酒果之屬至是用大學

士楊一清言遇忌辰止於所當忌神位前行禮祠官以
牲數請 上命用牛羊豕各一
九年更定 獻皇帝廟號初 上諭夏言 皇考廟名似
不甚穩先議比世室之義即名世廟朕反復思之今推
尊 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 皇考亦欲尊讓 太宗
且世之一字來者或用加宗號將思何避乎今加於
皇考廟徒擁虛名又不得世宗之稱不如別擬旣而復
諭 皇考廟名題曰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
之意言乃上議曰按禮天子諸侯始祖廟稱太廟太宮
子孫世祀無容易矣若昭穆等宮則稱小廟小寢世盡

遞遷唯其間有功德祖宗雖世數當祧則必別立廟以
世祀之以其旣不可以昭穆名又不可以太始目乃以
義起號之曰世若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 皇考獻
皇帝篤生聖人雖比跡商周之契稷而前有 文皇旣
稱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爲世宗理宜虛俟是宗
世二稱 皇考在天之靈必不欲當況世之上不冠以
謚下又不承以宗考之前古亦未經見今欲定爲 獻
皇帝廟庶義明禮正而萬世之公議始定 上曰所議
足見忠敬命付史館
十年正月 上諭張璁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

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孟夏秋冬三享仍如
今行時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太祫則以 德祖居中合
懿祖以下同享於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
祖當代之制歲暮祭於奉先殿其世廟止行四孟禮歲
暮亦祭於崇先殿庶祭義式明而人情不至於曡勞可
萬世行也儻諸邪論不必惑之其卽會李時議來或吝
夏言以助之以彼嘗言祀典耳璁等卽如諭議曰我
高皇帝四時享祭壓於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文
皇帝而下同堂而祭每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
王功臣分爲臣子坐於堂上而與子姓拜於下皆於禮

不合於情未安茲必正南面之位以尊 太祖孟春行
特享之禮以尊 列聖季冬舉大祫之禮以合祀祧廟
之主暨親王功臣配食於兩廡以别尊卑情順理安與
可補舊制之未備垂萬年以常行矣夏言曰禮合羣廟
之主祭於 太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 太祖也太
廟 太祖廟不可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主不可與
子孫同列大祫空奉 四祖 太祖南面中 德祖
四祖東西並序 列聖左右序别東西相向不惟别
太祖於羣廟足伸尊祖之心而 懿僖仁三祖得全其
尊尤體 太祖之心 上乃命祠官設幄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 孝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於是始遷
德祖於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上既正 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禮乃勑輔臣及禮官集
議尚書李時以聖諭并御筆所書禘祫特享三圖示學
士夏言言乃撰禘議一篇以進言禮曰不王不禘禘者
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也惟王者獨四海之有以奉神
明力大足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有虞氏夏后氏皆禘
黃帝殷人周人禘帝嚳是也我 祖宗之有天下固以
德祖爲始祖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太廟歲時之祭
者 德祖也今 陛下定大祫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

又 德祖也然則主禘之祭又可尊 德祖乎夫既身
爲 太祖之始祖矣而又爲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
朱熹亦曰禘是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
之而以始祖配夫三代而下必欲如虞夏商周之禘黃
帝帝嚳則既無所考若强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
孝子慈孫所忍爲臣愚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 太
祖配享蓋 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 上深然之時
中允廖道南獻議以爲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宜禘顓頊
并下集議大學士張璁言言虛位者求之於虛則失之
無言顓頊者求之於遠則失之誣惟禘 德祖爲當兵

部尚書李承勛等亦以爲然言復抗疏言禘 德祖之
議可疑而未敢以爲是者有四於是復下部議
三月丙戌朔諭禮官曰 太祖開創洪圖奠清宇宙掃除
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德
乃出中夏之元聖顧追報之禮未舉而昧幼之懷罔遂
朕躬承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
於太廟奉 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成範親
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
曰 皇初祖帝神南向牛一羊一豕一 太祖配位西
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祭畢燎牌位

十一年三月先是 上御文華殿東室召輔臣李時翟鑾
禮官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及寢殿祧廟並存弗
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
疏請建九廟因獻所撰大神殿禮成感雪賦一篇圜丘
載祀慶成詩九章併錄上御札寵及其名者三條 上
得疏喜下廷議夏言上議古者廟制唐虞五廟夏后因
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
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敘昭
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
嗣後歷魏晉隋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制立四親廟廟

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 皇上
憲天稽古大聖祀典獨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諭札宣
諸召問者屢矣但今太廟南近宮墻東邇世廟西阻前
朝地勢有限恒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
即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巍然而羣
廟湫隘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即分羣廟而有
廟無寢神將安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若謂周制儉約
空邊就爲之而周制已大於今制度且 太宗之下凡
有七聖將如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如商
周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即使廟成
而 皇上冠冕佩玉循迂曲之塗徧歷羣廟日亦不足
或謂羣廟可攝則終無對越之時丘濬謂閒日一廟則
是十四日而後徧也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
上曰朕於天地百神皆正祀典太廟之禮乃不復古乎
昭穆廟次即度地以聞言惶懼從命乃撤故廟改建太
廟居中昭穆各三左右列 太宗廟在六廟之上各營
寢殿爲特祀云
十三年三月詔孟夏祫享太廟命武定侯郭勛代時 上
諭禮部咳疾之患猶未盡除仍須靜攝遣官代祀給事
中張選上言孟春特享適聖體違和暫遣代祭今孟夏

又當祫享大小臣工已知聖躬萬福必親行禮茲復免
朝萬一復如故事遣官則迹涉怠玩即如聖躬平復之
初未任趨蹌拜跪之勞亦當明詔禮官先期告廟以陳
不得已之故陛下亦須靜處齊宮以通神明之貺以俟
竣事不可直謂遣某官代祭而已也 上怒曰時享命
官一時權暫皆非無故是否朕偷安忽祀乃切責之
六月南京太廟災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言太廟被災
列祖神主亦被延燬必須補造重建而工程非歲時可
就香火非日乃可缺宜特遣大臣祭告權將太廟原日
朝夕香火暫併奉先殿以少伸 皇上純孝之誠 上

御平臺召禮部尚書夏言曰　太宗既遷北京爲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太廟不必重有一天下作二主二廟恐弗合禮義於是言會多官集議言誠如　聖諭宜合併奉先殿供奉如常且北京宗廟行將復古定制而南京太廟遽罷屈誠則　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　上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必復建廟址禁周垣香火併入奉先殿承天府　皇考家廟亦勿稱廟即倣奉先殿名曰隆慶用別重輕之意仍將勑議刊布以垂久遠

九月以孟冬享太廟先期命侍郎顧鼎臣翟鑾攝主會二

臣皆有期功之喪自言朞功服輕且聞喪已踰旬月之外禮不當避　上曰所言亦當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須分別輕重令禮官考議以聞於是尚書夏言執奏喪服之制人情所由生今二臣尚在哀中不安與宗廟吉禮　上然之詔以侍郎黃宗明林廷棉代且令自後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卿奏捧主官十餘人以請

十二月時南京太廟香火併入奉先殿南京禮官言南京太廟止有每日香火原無進膳祭享禮儀無可歸併其奉先殿月進膳儀併獻新及時節祭祀禮儀合照常供奉難以加損　上從之乃御製祝文遣官齋捧今南京守備撫寧侯朱麒行祭告禮

十四年正月　上召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於文華殿右室諭之曰　皇考世廟以追近河水久議改移前日面諭卿等當同七廟之吉但今七廟之建以統於太祖之尊又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世廟重建於太廟左方實與太廟加近規制亦須少殺於　列祖之廟不至相踰庶稱朕尊祖之意免豐禰之嫌時等退即於二月四日詣太廟東逐一相度其址深廣丈尺并定擬規制具奏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夏言諭之曰所擬世廟規制在太廟東不免于動林木朕惟

皇考聖心仁儉今朕作廟正以安妥神靈不敢不追體皇考之心卿等即於太廟東南隙地相度定擬來聞言又會同孚敬時等同詣太廟東南相度議上從之

上諭張孚敬曰今建　文祖廟爲世室則世字當避孚敬謂不可改文世室須別爲名夏言曰古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稱　太宗廟餘廟不用宗字曰孝廟何稱孚敬以爲用本廟號他日遞遷更牌額時曰不若只用昭一昭二昭三穆亦如之庶免易額　上然之欲加一字爲昭第一廟復問孚敬對仍用本廟號爲妥從之

遣郭勛行祭告禮奉祧廟主於奉先殿

二月初建九廟將卜日告廟興工還　莊肅皇后之喪
上曰廟建大事禮之至吉今既卜吉宜速奉遣但時非
古比或以爲　皇兄后喪爲不可卽舉行者禮部其會
多官議之衆議宗廟事重不當以喪禮輒止而宗廟重
祖併當吉服告廟　上曰廟制已稽郊禮數歲甚非事
天尊祖之道其照期從吉行事　上御文華殿西室召
張孚敬李時夏言面諭曰今恭建　列聖羣廟本爲尊
太祖者但太廟既爲　太祖之專而廟庭塵舊禮宜崇
飾庶稱尊崇之意乃並日興工
先是　上召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諭曰清明節既遣

官上陵行禮內殿復有祭祀似涉煩瀆朕宜從容講明
越數日復召對於文華殿言退而上議請罷冬至中元
上陵而以秋祭改於霜降之日與清明禮同其內殿不
復設祭　上曰內殿祭儀已別諭卿同輔臣議奏上陵
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於奉先殿有祭并中
元仍遣官詣陵祭祀各衙門官不必去著爲令尋諭言
內殿之祭并禮儀不可不講而作之以成祖典非朕好
變卿還同閣臣共議之
四月詔孟夏權於內殿祫享時修建宗廟　列聖神主俱
暫奉安於內殿故祫享之禮仰於奉先崇先殿舉行

上召李時夏言同對文華殿議及宗廟祭祀　上曰祭以
嚴明親事爲敬其脫履入殿恐古人禮意與今不同考
議以聞言等言按儀禮凡祭嚴明行事晏朝乃闋故祭
之日鷄人夜嘑但以　百官闡人設門燎蹕宮門殿門
所以嚴有事也四時之享秋孟以中夜三孟以日中蚤
晏非時誠宜嚴明行事晏朝誠禮也古人席地而坐飲
食用籩豆亦席地以設故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入
則脫履出則內履雖以致潔亦便拜跪若脫履上殿意
者恐有履聲嫌於不恪然履以飾足爲禮脫履雖若致
敬而足不爲飾亦近於褻請自今宗廟祭祀俱用嚴明

行事太常寺先時陳設神宮監先時灑掃所司設燎廟
廷錦衣衛具儀衛如常　皇上不必脫舄陪祀等官俱
用潔淨新履供事庶得合古宜今之道也制可燎罷之
十二月　上諭輔臣李時夏言曰奉先殿不勝舊矣朕意
欲新之時曰請俟太廟工完併新崇先殿　上曰然第
今須預備料材耳復問神牌當置何所言請暫設奉先
殿　上曰然則崇先殿牌當置牌與主不同朕擬奉之
宮中二臣辭不及至是宗廟成　上申諭曰神主奉安
後奉先殿崇先殿神位宜暫奉安景神殿以便來春二
殿之修可卽於是月舉行

十五年二月學士廖道南獻九廟禮頌言　上命付史館
四月行大禘禮於太廟諭賜輔臣禮官御製禘畢吟夏言
因上言太廟方成適當五載禘祭之期而新廟之中
皇初祖首享之此於皇上追遠之孝　太祖推尊之心
適相脗合　初祖在天之神宜乎響答是以來玄鳥之
祥也謹恭和三章以進
夏言據宋儒程頤議請詔天下臣民冬祭得祀始祖從之
七月　上諭禮部中元之祭事不經見去歲已用清明霜
降二節於陵前祭甚合禮今中元亦有陵祭內祭似勿
瀆可也部議誠如聖諭請著爲令

初　孝宗於奉天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太后
祔　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　孝惠皇太后於內蓋皆
祀所生母也至是　上諭禮部曰廟重於陵禮制故殿
今廟中一帝以一后配惟陵則二三后配葬廟祀陵祀
已自不同今復建奉慈殿不如奉主於陵殿爲合禮又
梓宮既配葬於帝主無祔廟之禮宜在陵殿此亦關典
禮卿其會議以行夏言乃集多官會議言自古天子惟
一帝一后配享於廟所生之母別薦於寢身沒而已斯
禮之正是故禮有享先帝之文周之閟宮宋之別殿皆
此義也國朝廟制稽古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　孝宗
奉慈殿之建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於妾母不
世祭謂子祭之於孫則止蓋父之所尊子不可不承父
之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耳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
母也今日陛下於　孝肅太皇太后曾孫也於　孝穆
皇太后孫屬也於　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
撥祧今議欲還主陵殿使獲所安情伸禮得足定天下
之大典且與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事體略同但祧義
惟遷主爲是而遷主陵殿歲時祔享尤爲曲盡非前代
所及議入　上令擇日奉安
八月　上諭禮部奉慈三后主遷奉各陵　陳后宜先虞

夏言言　悼靈皇后神主先因祔於所親暫奉安於奉
慈殿　孝惠太皇太后之側今　三后神主遷奉陵殿
則　悼靈皇后神主禮宜遵奉聖諭暫請安於奉先殿
旁室以妥神靈但奉先殿別無旁室惟殿之盡西一室
空虛清閟所宜遷奉惟於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　祖
宗列聖則宜一體設饌但不啓主匱不見祧稱斯爲合
禮　上是之
十一月九廟成夏言言宋儒朱熹有言天地間有兩件極
大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南郊其一不爲太祖特廟自
東漢以來千餘年間無人整理今　皇上一朝共舉不

數歲而郊廟之制大成又　獻皇帝廟亦營古址更正
隆名聖孝顯親於是爲大廟庭一新神人快覩且祔主
有期伏請聖躬蹕視適觀厥成以伸　皇上尊奉祖考
至誠至敬之情仍勑令文武百官恭候於太廟門前俾
得瞻仰宮牆之美　上曰朕不必視

十二月　上諭夏言古者天子有事於廟后助奠獻茲者
廟制既已復古皇后宜與事宗廟所以明婦職言因議曰
古者天子后妃共事宗廟所以協誠同敬禮經曰夫祭
也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盡陰陽之義也今新
廟告成稱祀之始禮文尤當隆備本月初十日奉安

太祖　列聖神主至期合請　皇后恭詣各廟行事乃
具　皇后助奠儀以進　上曰　皇后助奠本古禮之
正況我　皇祖初制命婦亦有陪祭之文卿等考據詳
正但日今倉卒待議別行

更定太廟祫祭神位以　德祖居中東太　懿祖又次
仁祖西次　熙祖又次　太祖俱正南面之位自　太
宗而下　六聖之位左右序列一遵舊制

奉安　太祖列聖帝后神主於各廟先是禮官疏上奉安
禮儀言駿奔對越洛邑揚清廟之歌寢成孔安商人著
殷武之頌是皆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今　皇上稽
古制禮創天子七廟之制特全　太祖之尊別作　太
宗不遷之廟乃曠古之盛事新廟告成禮宜肇稱祔主
之祭以妥安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恭擬禮儀以進至
是乃行奉安禮

閏十二月初定　宗廟禘祫特享諸禮時九廟既成　上
乃定五歲一禘祀　皇初祖於太廟以　太祖配每立
春特享　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祫於
太廟　皇考止舉時祀乃布詔天下曰朕創昭穆羣廟
以祀　祖宗彰　太祖爲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於
羣廟之外表著功德享祀百世更創　皇考廟曰獻皇

帝廟止修特祀以避豐禰之嫌

十七年六月楊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
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又言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
覲賀君上以尊朝廷勿寄釋宮以褻體統下禮部集議
尚書嚴嵩言明堂之禮諸儒傳論不一其制其地衆說
不同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
正應古方位明秋享之禮卽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尊
享之禮詩傳以爲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秋祀
帝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逮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

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忭所論又主祖宗之有功
德者今以功德則宜配　文皇以親則宜配　獻皇帝
揆以嚴父之旨以　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容或有所不
安者至於稱宗之議則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恐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其
令天下各建明堂無補崇嚴適滋煩擾惟聖明裁定
上以示大學士夏言言不敢對　上曰明堂秋享宜於
奉天殿行之其配享仍擬歸一之議以聞　皇考稱宗
在今日亦不爲過情何爲不宜復命集議嵩乃言考秋
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　皇考配享允合周道垂

訓無極　上嘉納之時戶部侍郎唐胄上疏力爭　上
留中不發乃設爲臣下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
臣特黜胄爲民
上因禮部尚書嚴嵩議復諭嵩曰朕惟國家之典始於
太祖高皇帝而中定艱難則我　太宗文皇帝宜同稱
祖號　皇考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入嗣祖位宜
薦宗稱嵩乃復　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
夫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十一室
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眞宗詔議太廟禮學士
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又以太祖

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今　皇考與　孝宗
同氣之親同爲一世臣謂宜奉　皇考與　孝宗同爲
一廟蓋四世之廟禰爲獨親我　太祖即位　仁祖雖
自布衣必享天下之祀　皇考固獨缺焉聖心必有所
不安又言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世稱
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
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鴻業功莫大焉槩以宗稱於義
未盡尊稱爲祖聖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復異議
上命各擬廟號卜日奉上大學士夏言擬　太宗爲烈
祖孝皇帝　上定爲成祖至是恭上廟號尊　文皇帝

爲成祖　皇考爲睿宗獻皇帝祔於太廟
初　上議舉明堂秋報禮於奉先殿已而改議撤南郊大
祀殿建大饗殿行之是秋大饗殿未成乃享於宮右玄
極殿以　睿宗配享禮成宴羣臣於謹身殿
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勅諭禮工二部曰頃會議欲奉
皇考於　孝宗廟雖有兄弟同室之義然題扁各殊終
爲未妥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列聖僅聚一堂
斯實時義之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爲太廟
後爲寢又後爲祧時祫時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
向　成祖及羣廟我　皇考同堂而序享獻既畢則奉

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不紊世次以明勑行之
二十三年三月禮部會廷臣集議廟建同堂異室之制咸
謂　聖神之見高出千古誠至當而不可易者請遵制
卜期興建　上曰昨同五臣計議既引宗廟序昭穆爲
詞後閱諸論復謂同堂異室已久昭穆之列難行一人
之言何先後[illegible]若是再會官詳議以聞於是尚書張
璧等再集議言天子七廟昉於夏商而備於周室迨我
皇上尊祖孝親倣周定制特出宸斷廟建聿新惟是創
興之初當時諸臣失於精考昭穆之序稍有未順遂有
同堂異室之說誠宜聖心有所未安臣等竊惟盡善盡

美垂範罔極無如七廟之制者至於昭穆之序宜仍奉
成祖爲世室蓋功德兼隆又稱祖已久不當奉居昭列
其次奉　仁宗爲一穆　宣宗爲一昭　英宗爲二穆
憲宗爲二昭　孝宗　睿宗爲三穆　武宗爲三昭庶
者宗廟之中惟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也
今　孝宗　睿宗各爲一廟　睿宗常尊安其廟矣疏
入　上命待旨行議久未定左庶子江汝璧言臣聞劉
歆曰三昭三穆其正法也有常數也宗變也苟有功德
則宗之無常數也今　成祖首正世室而奉　皇考入
廟則見存舊廟宜遷於穆廟之首以當將來世室與
成祖廟貌東西對峙　太祖巋乎其中祧廟奠乎其後
三昭三穆列乎其前　成廟　睿廟翼乎其左右而於
朱熹廟議之圖正象合矣右贊善郭希顏言周在文王
祀后稷及四親是五廟也自武王至昭王亦祀五廟至
穆王始祀六廟是時文王爲穆世室首四親而昭之首
則虛也是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則五焉六焉可
也　太祖創制之初用周制建四親廟今日當從之制
無過於此立太廟居中立世廟居左而虛右立四親廟
以次左右立祧廟居後太廟則祀　高皇帝所以貴受
命之始也左世室則祀　文皇帝所以報有功示不遷

也四親廟則祀　皇高祖　皇曾祖　皇祖考　皇考
何也四親相承不敢忘所由生也所以明未有無父之
國也欲舍考而廟其不爲考者非人情也　二宗不在
四親則姪不祀伯弟不祀兄固也但　孝宗於　皇上
爲伯考德澤在人宜廟於　成祖之右　武宗於　皇
上兄也臨御日久宜別廟於昔所祀　皇考之宮或祧
或祔以待他日則於情爲各當於費爲不繁於　列聖
爲曲全於人心爲允協　皇上無豐禰之嫌　獻皇帝
無子先父之議矣疏下禮部言汝璧之議間有異同然
其說本於朱熹希顏之議本於韋玄成此不待智者而

知其不可也夫奉　孝宗　睿宗同爲一廟以位於三
穆而　武宗以帝王統序不失在昭之位四親之恩旣
全世■之義有待　武廟之祀不更名正言順足以垂
憲萬世其視損七廟而爲五廟孰爲當耶若希顏之見
以逆順非■禮之禮其曰於費爲不繁尤爲悖戾之甚
惟　皇上亟賜成斷下所司遵行則諸狂誖不經者自
將默阻不然則妄議典禮覬望以濟其私者不獨一希
顏而已疏入報聞是日希顏復上疏持前議益堅御史
劉存德等劾奏希顏妄議　上曰希顏所陳亦人臣之
心未便納用存德等輒行奏擾責令置對已乃奪存德

俸半年餘三月翌日工部尚書甘爲霖奏太廟規制未
定恐南杉大木裁斷一定難於更改　上曰廟復同堂
異室之制旣已定矣朕下旨會議不過覬驗人心耳料
造已會計明白只併力早成工完之後別有重務於是
廟建之議始定如今制云
七月新太廟成　上於奉天門受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乃
頒詔天下以七月初一日奉安神主
命加大學士嚴嵩太子太師許讚少傅張璧太子太保工
部尚書甘爲霖少保兵部尚書唐龍禮部尚書費寀俱
太子太保賞廟建功也禮部尚書費寀等奏言太廟告
成宜舉告廟禮　上命　皇太子攝行祀禮御史周鈇
言數年來祭　列聖於景神殿聖心弗安今大工告成
廟貌聿新　祖宗列聖得復其位　睿宗又與　列聖
合享一堂非陛下之誠孝無以妥其靈通其志宜於奉
安之日或秋祭之期齋祓一心親致孝享上以對越祖
考下以儀刑百辟庶神人胥悅休徵協應不宜代攝以
慰神人之望　上怒鈇故抗明旨逮獄鞫訊謫遠方
八月先是大享殿工程將竣禮部尚書費寀言大享殿三
宇原係欽定請書扁額　上定門名大享殿名皇乾寀
又言自古圜丘事天明堂事帝其禮一也惟事天之禮

極簡聖人以爲未足以盡其意故有秋季大享之禮[illegible]
惟　皇上憲天稽古達孝因心茲當郊廟禮成之後舉
古明堂之制肇建大享殿皇乾殿今工完在卽秋享
上帝以　睿宗獻皇帝配典禮隆重羣臣宜上表賀及
詔告天下并書諭宗藩　上令暫止至是嵩上言　皇
上嘉尚古禮取法成周明堂嚴配之文奉　皇考以配
上帝尊親大孝千古帝王莫及此與往年權行於玄極
寶殿茲則鴻構落成肯舉此祭人心咸望乘輿一出躬
舉大儀以光聖孝蓋昨者太廟新成羣臣已切維時溥
若未敢輒請茲天眷聖躬充養健盛臣敢批瀝懇衷乞

賜鑒納尋定大享以九月四日暫於玄極寶殿行禮各
項禮儀俱俟來秋定行
二十九年十一月時禮部議祧　仁宗祔　孝烈皇后於
太廟之九室議不果行兩浙運副郭希顏復以往年所
著論廟議二册及周禮廟祧一篇進覽因言享祀凡幾
嵩文學大臣豈不聞父昭子穆古今通禮必不可亂失
今不改恐同室一日弗安一日況九室皆已有主五世
又不忍祧將來　孝烈不議何所祔此非聖慮之未及
而誰爲畫此者失策也乞改詔中外增上昭穆世世長
守則臣無遺恨　上以瀆擾姑貰其罪

隆慶元年二月禮部言　獻皇帝皇后既升祔太廟奉祀
內殿凡行禮之日巳與　列聖同享而復有玉芝宮諸
祭似爲煩數請悉罷之止存日供之膳　上謂玉芝祀
典出自　皇考孝思復命詳議以聞於是尚書高儀等
復言宗廟之常禮如每年四孟及歲暮大祫則止行於
太廟大小節辰及　列聖忌辰則止行於內殿未嘗有
并祭者國有大事或告於太廟或告於內殿亦未嘗有
并告者今於玉芝宮則無所不祭無所不告是　列聖
皆一祭一告而於　睿宗則兩祭兩告也其在　先帝
行之則以爲豐於禰廟未爲不可今　睿宗於　皇上
爲皇祖凡事必兩祭兩告則遠而　列聖近而　先帝
皇上將何以處之此禮之難行難繼者也至於日供之
膳則有可言者謹考南京奉先殿原奉　太祖以上
列祖神位於中遷北京奉先殿成南京奉先殿各祭俱
罷而供膳至今不輟蓋以奉安神主之所而特存有舉
莫廢之義也今玉芝宮既爲　睿宗原廟近又設有
二聖神位故臣等以爲日供之膳宜如舊奉設而悉罷
其四時享祫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庶國家之
典禮　先帝之孝思可以兩全　上從其議
先是禮部言國朝廟制一后配帝其禮甚嚴如先年　孝

肅皇太后　孝穆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皆祀於奉慈
殿近年乃遷奉各均祀於別所今　孝烈皇后改題神
主安勑所司於大內別建殿宇奉安以副　皇上一體
孝事之意　上命會官定議以聞至是上議言　列后
奉祀別所有二端非祀於大內之別殿則祀於陵寢然
內殿之祀似近而尊陵寢之祀稍疎而遠今　孝烈皇
后以　先帝祀之則位非元配太廟無祔享之禮固當遷
改以　皇上視之則分爲母后近方祇奉尊稱若使遽
遷於陵寢則於　皇上追崇之孝臣民瞻戴之情均有
未安臣等反覆詳議惟大內別殿之祀爲當得旨俱如

議行遂以景雲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
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宗廟之禮以隆聖
孝謂先帝追崇　獻皇帝大備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制
至於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　獻皇雖
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　祖宗
諸宗諸帝並列雖親為　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　武
宗而今乃致位於　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
先帝於　獻皇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　先
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為　獻皇祔太廟於萬歲
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勅廷
臣博考詳議務求至當以妥　獻皇之靈以光　先帝
大孝章下所司
二年正月孟春享太廟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行禮
官請　上親祭不允於是大學士徐階等疏言祭祀國
家之大禮春祭四時之首禮在　皇上必躬奉祼將而
後為孝為敬在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
越而後來格來歆自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有可以遣
官代行者易曰萃亨王假有廟言萃聚精神總攝衆志
之道莫大乎宗廟也仰惟　皇上當萬國來王之初朝
覲官吏會試舉人四夷朝使咸集闕下正宜致謹廟享

以萃合天下之心而乃無故遣代恐非所謂萃之道也
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奠獻有數其禮不繁　皇上躬
一奉行勞亦不甚夫以宗廟大禮雖勞且不當避況非
甚勞者乎臣等謹披瀝上請惟聖明鑒允仍親詣太廟
行禮　上乃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大廟祀　卌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十四

獻廟大禮

正德十六年四月命禮部會議 興獻王主祀稱號禮部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璁詣禮部侍郎王瓚具論 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摘瓚失調南禮部

五月毛澄等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 皇上入繼大統宜別立 興獻王後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今 皇上既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 興獻王上箋王妃俱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爲興獻王後宜改稱 興獻王爲考王妃爲母益王稱叔父益王妃叔母議上 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澄等又議 興獻王繼嗣以崇仁王襲封 皇上稱 興獻王曰皇叔父大王自名尊崇至矣因錄宋程頤議上

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

上言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澄等仍上議 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 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 孝廟而上彌祖曾高以次加稱 興獻王雖於 皇上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 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以上留中不出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 上終不從仍命集議

七月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璁上言 皇上勅議追尊 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

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考
孝宗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　王妃爲皇叔母者不
過拘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
顧私親之說耳臣伏未敢以爲然也漢哀帝宋英宗乃
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
養之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
彼一時猶可　皇上以　武宗無嗣入繼大統故遺詔
直曰　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　孝宗
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
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誠不可忽

也假使　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
夫　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
今　聖母之迎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
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　興獻王惟生　皇上
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
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
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
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

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
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
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防爲外藩援立者
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可槩論乎臣愚豈敢導諛君
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
聖明體察疏奏　上覽之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
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何得欺朕楊廷和曰秀才焉
知國家事體復持入　上熟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
父子必終可完也一日　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
毛紀入賜茶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勑曰卿等所

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　興獻
皇帝母興獻皇后　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
言　皇上聖孝本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
後者爲父母而以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
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勑既而
毛澄等上言　興獻王稱號　皇上未即裁定張璁乃
力排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聖知因邪說而生惑大禮
踵哀世而不經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八月　上以　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
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　上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

識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
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月廟見孰
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
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　上命治母后儀駕奉迎詳后妃
上諭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　祖宗鴻業爲天
下君長父　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
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爲朕
申其孝情廷和等上言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
議之不可不詳處之不可不審必上順天理下合人心
祖宗列聖之心安則　皇上之心始安禮部尚書毛澄

等上議　皇上念　興獻王嗣緒無人徽稱未定特勅
內閣元臣委曲折中臣等一得之愚盡於前議揆是事
體使宜於今而不戾於古協乎情而無悖於義密勿之
地有謀猷爲腹心之臣有忠愛爲非有司之所敢專也
張璁復著大禮或問齋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令修撰
楊惟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
璁曰內閣誰爲爭者焉有爲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
者乎遂上疏曰臣叨逢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
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恩紀
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與同明

是非上塵聖覽然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
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會交章擊臣目爲諂
詖詆爲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
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上聞秖見臣說孤立
似一人之私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
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
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
衆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
也臣竊謂非天子不議禮顧　皇上奮然獨斷揭父子
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决不可稱則大

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　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
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詞以聞
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
興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
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璁甚
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
仰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哀帝英宗乃預立素養
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
近今　孝宗旣嘗以　祖宗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爲之子也　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　皇上猶未誕生是　孝宗固未嘗以
後托也　武宗賓天之日　皇上在潛邸也是　武宗
未嘗托爲誰後也其與漢宋故事大不相類今必欲
皇上爲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爲　武宗之
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既以大業授之
武宗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
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其心豈肯舍已之父不繼
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　二宗在天
之靈果是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則知　興獻王與　皇上之心矣

問者曰然則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
武宗之後以承　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
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
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
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　皇上所繼者
武宗也是　武帝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　皇
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
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統乃帝王相傳之
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
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强爲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

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
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
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
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
謂　武宗以大業授　皇上有父道焉故　皇上執喪
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
兄又謂　皇上既兄　武宗自宜父　孝宗茲言何謂
也臣答曰方　武宗賓天羣臣定議以迎　皇上也豈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　孝宗兄也　興獻王弟
也　獻王在則　獻王天子矣有　獻王斯有　皇上

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
則　皇上於　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　孝宗
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　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
父子可乎問者曰　皇上嗣　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
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
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
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
天下也　孝宗於　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
欲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
大統也創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

也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　孝宗不果無後乎臣答
曰　孝宗有　武宗爲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
於君父一也今不念無嗣之　武宗而重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歟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
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　武宗然哉而其相
傳之統則固未嘗絶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
漢之統絶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絶
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　孝宗
之統傳之　武宗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
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强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

哉問者又曰子必以　皇上不當考　孝宗豈以　興
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益
王子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
恩天性也不可絶也不可强爲也以　皇上考　孝宗
而又以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强爲父子也使　孝宗
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絶人
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
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可乎問者曰然則　皇上於
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
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

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
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
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
之稱也曰然則　皇上於　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
其正也於　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
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　皇上於父子也
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
爲人後則　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答曰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繼統也程子曰禮長子
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此固

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爲　興獻王長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爲遜避者矣
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爲不
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
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
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
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
立故預爲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大
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總曰有爲

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　興獻王別立廟
於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則
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
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
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
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公之災且謂有朱熹兩朝爭
枚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
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
毀故天災之也宋孝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
故朱子謂使兩朝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兄僖公

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
別爲　興獻王立廟所以稱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
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　興獻王主
於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問者曰
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祭
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
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立廟京師崇四時
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
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　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
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

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
舜爲父乎以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
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夫
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
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
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　皇上而疑之
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問者曰或以　興獻
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
者也以崇仁王嗣　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若有天下
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

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
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　皇上
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以漢宣帝中興不尊
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
爲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理其非者也漢嘗接
其故昭帝仍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
當時惟言嗣昭帝后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爲孫乎
忘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當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
可不可乎當時有司奏阿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
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

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中興乃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獘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

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俗儒之說悞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義禮猶以律斷獄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案判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爲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　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

毛澄等復上議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於光歷數張璁建議之偏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宜將璁戒諭不聽

十月勅禮部曰　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　興獻王宜稱　興獻帝　母興獻后　憲廟貴

妃邵氏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

兵部主事霍韜上言議者謂　皇上宜考　孝宗以　興獻王爲叔父以崇仁王爲　興獻王後臣以爲此議者其故有三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由漢以來惑人深矣師丹程頤司馬光輩守此以誤當世今日臣子敢謂已之賢智有過之者乎蓋拘前代故事也　孝宗之嗣武宗一人而止　武宗無嗣　孝宗一傳而止若遂行興獻帝尊封之典則　聖母之至與　慈壽太后中宮皇后何禮相處萬有過差宮闈成隙蓋不忍　孝宗之德也韓琦相業歐陽文章足名一代議及濮王典禮舉

世非之欲加之罪今日臣子誰敢倡父　興獻帝之說
以取罪乎蓋避迎合之嫌也臣謂　皇上於　興獻帝
宜正父子之名於　興獻后宜正子母之禮於　慈壽
太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於尊崇與禮
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時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
檢房濬各上奏時中言　皇上入祀宗祧遠離祠墓崇
奉之典不稱至意何以安乎必嗣統無混同之嫌父母
盡追崇之典乃爲禮也淵曰　聖考尊爲興獻帝矣宜
立世室以時祭不然則安陸祠遠可躬祀乎　聖母
稱興獻后矣宜尊爲皇太后以隆徽稱不然則　中宮

冊立可無別乎濬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父可知也以
故漢尊太公史臣致譏當尊不尊得爲不爲皆非禮也
上令禮部知之
嘉靖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言　武宗臨崩垂念宗社大
計特請　慈壽皇太后迎立　陛下之時未嘗育之宮
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則　興獻王固　陛下之
父不得以濮王爲比而　陛下之繼　武宗自祖訓兄
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必曰爲
後而以繼嗣爲名則　陛下直繼　武宗乎抑追繼
孝宗乎　武宗本無後而　陛下以弟爲之後　孝宗

已有後而　陛下又越　武宗而重爲之後無一可者
也且　興獻王母妃無後　陛下舍所當後而後他人
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跡竊援不必避之嫌割不忍
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臣愚以爲　興獻王宜尊
以帝稱別立一廟而徽號如恭仁康定之例以示不敢
上躋於　列聖加上　慈壽皇太后及　武宗皇后徽
號而　母妃則尊爲太后如慈壽之例庶繼統之義報
本之恩並行不悖疏下所司知之時費宏初至閣以浹
鄉人懼楊廷和疑已乃自誓附議浹遂外補爲僉事
上傳諭內閣　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楊廷和等言以子

自稱非所以後　孝宗承　祖宗之統既復論宜稱孝
子廷和等復言　陛下考　孝宗承　祖宗之統於本
生父自難稱孝子冊文又稱以長子入奉大統則本生
之情愈明乞勉從正禮已遣官詣安陸上尊號以太監
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恭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
神主題曰　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著子名
十二月時廷和心不自安乃寓書於致仕都御史林俊與
決之俊遂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　陛下情衷過厚
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
之情子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爲人後則服

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朞焉不二斬也至於所得封贈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愨然恩情哉制於禮也其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 陛下何忍襲爲之臣等亦何忍 陛下襲爲之愛子如 聖母亦何忍致陛下襲爲之闕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閒曾不知廷臣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奏入詔付所司廷和喜起復刑部尚書

御批加 興獻帝后尊號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言

皇上御批於 興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仰惟聖孝固不能自已者然於此有禮焉雖君上有不得自專臣下敢輕變乎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 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太過恐柰一代綱常拂萬世公論乃封還御批言 陛下朝見 興獻后御以臣等愚見從容開導

上曰卿等所言朕已悉知但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極之恩報亦無方其承朕命復御批如前廷和等復言帝后之加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 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 上曰 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已命行其 興獻帝宜加皇號 母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廷和等言 興獻帝后稱號尊崇至矣今必欲加皇字則本生之私恩旣重所後之大義莫伸俱求罷

上曰卿等先朝舊臣弼輔朕躬所言典禮朕自裁處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郎中余才等奏曰本生之親旣尊爲帝后而又欲於帝后之上有加則於正統之

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之天下也內閣大臣盡忠竭誠直言規諫乞降俞旨 上曰遵遵懿旨論稱

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

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下璁大禮或問於禮部看詳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寓書於吏部尚書喬宇曰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是除璁南部詹事石瑤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大學士楊廷和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璁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璁曰吾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

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疏曰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略有

二其一謂 武宗崩 皇上以 興獻王長子爲 武
宗弟繼體 孝宗例濮安懿王事稱 興獻王爲皇叔
別爲 興獻王立嗣此禮官議也舉朝是之臣愚未敢
以爲是焉其一謂 孝宗傳位於 武宗 皇上入繼
武宗之統不當繼 孝宗嗣與濮王事不同此張璁霍
韜議也衆朝非之臣愚未敢以爲非焉夫天下者天下
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
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衰衣臨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
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 皇上嗣纘大
業非繼 孝宗之統繼 武宗之統也非繼 武宗之

統繼 祖宗之統也以 皇上承繼 武宗仍爲 興
獻王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夫天無二日
尊無二帝 皇上於 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 皇
上既承統 孝武爲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
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
也然禮本人情 皇上尊爲天子 慈聖將臨設無尊
稱於心不樂於情雖已故追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臣
知 皇上之心蓋有不能已也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
明詔未頒無乃擬議之未定乎爲今日議 慈壽之命
已下宜定號曰 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

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
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
行不悖至於 慈聖宜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字
加之設曰如此則 孝宗竟無後矣臣曰 武宗神主
已祔太廟 皇上承祧稽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
此臣管窺之愚竊爲今日獻也
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伏見近議 陛下繼嗣 孝宗尊
稱 興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
臣按禮經曰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
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
後者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
按宋儒程頤輩曰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
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
是實爲父子也今 孝宗未嘗育 陛下於宮中也
孝宗嘗有 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
以不絕矣今 興獻帝則無子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
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說者不過謂 孝宗不可無後故
必欲以 陛下爲子夫推 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
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 孝宗有 武

宗 武宗有 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
之重矣故 陛下之繼 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典
獻之與孝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
之道也繼祀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 典獻之得稱
帝者以 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
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 孝宗曰皇伯稱
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
實衆斯心而推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臣之疏俱中
沮不果上然其稿已傳播矣
二年六月楊廷和等言 皇上謂所生父母必極尊稱恐

未足爲孝而反爲聖德累也前以 慈壽皇后懿旨稱
帝后於王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 孝宗慈
壽並非所以奉正統也復遣司禮監至內閣諭帝后尊
號上加皇字廷和等復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爲不正之
禮恐爲聖德累今必欲行之是徇情也昔魏明帝勑戒
公卿曰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
臣誅之臣等不能推明正論導 陛下爲堯舜之君是
明帝罪人也已 上御平臺召廷和等授以手勑面諭
欲加稱 興獻帝爲興獻皇帝 興國太后爲皇太后
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祗承天語詳復無少疾遽之色

曷勝感戴第奉迎 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諸論已定
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南京主事桂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
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
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而强附末
世故事滅 武宗之統奪 興獻帝之宗識者莫不曰
孝宗有 武宗爲子矣可復爲立後乎 武宗完神器
授 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
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進故建禮
者不敢遽論其謬遂因循至今日爾然是失也綱常所

關誠非細故臣願 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 孝
宗曰皇伯考 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 興
國太后曰聖母 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
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
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
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
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祖訓
入繼大統果曾親受 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曾親許
爲 孝宗子乎爾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
明矣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之疏以爲

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
故再申其說并錄二臣之疏以進 上曰此關係天理
綱常便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合行典禮
以聞吏部尚書喬宇等言古今未有無父之廟然必以
孝宗爲考而後 憲祖之大宗爲不絕律凡爲人後者
爲本生父母降服宜以 聖祖律文爲法不聽
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詣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
侯廷訓勸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辯遍示羣臣俊得之
喜輒據宗法論天子禮曰敢違議者斬因會文武卿寺

等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 皇上爲親弟
武宗爲親兄自宜考 孝宗母 昭聖前後章奏惟張
璁霍韜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諸臣凡八十
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
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
肆言無稽情罪可惡 上云還參衆論再議初武定侯
郭勛之與是議也謂俊曰此關係重大宜折中不可偏
執俊與力辯遂至大詬給事中張翀等三十二人御史
鄭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疏如部議 上責其朋言亂
政修撰唐皐奏言 陛下當考所後以別正統當隆所生

以備尊稱 上責其阿意二說俱李倖於是俊等更議
於 興獻帝后上各加一字以全尊稱不報
三年二月楚王榮滅以儀賓沈寶賜上奏曰今之大臣執
不欲 皇上取法唐虞惜其未舉堯舜之事以復 皇
上者按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以瞽瞍爲
父也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雖凶德猶得享於郊者
以爲父也以是知聖賢之用心矣夫子焉而不父其父
宜聖心不安於此也今當考 興獻帝別廟祀之代府
長史李錫復奏曰 高皇兄終弟及之訓慮至深遠由
孝宗以及 興獻帝然後及 陛下則 聖考聖母宜

陞尊稱不辨自明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言 陛下
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乃牽合宋濮王不
同之事強 陛下考 孝宗而滅 武宗兄弟相傳之
統絕 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
幾於三綱淪九法斁乎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奏言比者
儒臣欺罔置 興獻帝無祀臣武夫姑以武臣襲替言
之無嗣者必及弟姪未有不封其所生父母者也而況
陛下天下大君乎疏入 上益心動遂有召桂萼等之
意矣
召督賑侍郎席書南京主事桂萼張璁霍韜詣京都御史

羙廷舉言書等被召必不肯變初說以罔上之誅願
特勅諸王府及兩京大臣各陳所見而家居若大學士
謝遷楊一清尚書韓文邵寶王守仁都御史李承勛皆
累朝舊臣然於典禮勅令開陳擇其合於禮者斷而行
之以正前代之謬則大孝成孚人無異議璁萼乃復上
疏申明統嗣之辨且日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實在考
不考推尊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
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
足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泯　皇上之心也

乙明詔中外稱　孝宗爲皇伯考　興獻帝爲皇考
武宗爲皇兄則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
興矣　上以此言有關典禮俱命會議是日　上御平
臺召蔣冕毛紀費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
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冕等不能復對翌日命內閣草詔加上稱號給
事中張翀御史朱實昌等奏言伏見召桂萼等來京人
心既以驚疑頃又聞命蔣冕等草詔萬一聖心爲邪說
所惑如天下後世公論何　上俱切責之
三月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尚書

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皆恨桂
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攺　孝廟稱號　陛下乃於　聖
母皇太后復加尊稱蓋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　興獻
帝　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議　上
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曰　皇上入奉大
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
帝嘗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
飾爲　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興王子孫世
世奉享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　上
曰朕奉太廟豈敢閒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

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　皇上聖睿於宗法大
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
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尊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
陸祭祀無廟改議矣　上曰朕祗奉宗祀罔敢違禮爾
等還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瑤等給事中張翀等
御史任洛等太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
罷去　上切責之曰爾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
遂罷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諸官力言建
室之非且曰臣等遵　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

以悟聖心姑停建室仍立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興
母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承享　上曰朕承天命祗
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本生聖母躬親侍養本生
皇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符同執奏敗父
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甚失綱常其奉先殿西
室亟行修飭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柟上言
臣從論奏建室未蒙即從是臣不能如張純之動主也
獻皇帝封國忍沒其名且有二統之嫌臣嘗請行宗法
反不如冷衰段猶輩之能行也編修鄒守益亦上言
陛下徇情以爲孝羣臣順令以爲忠此而不已則　陛

下獨斷於上而不顧萬世之公論羣臣依阿於下以苟
一時之富貴殆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憚於易簀曾子
以爲細人之愛魯受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孔子傷之今
以非禮祀　獻皇帝　陛下安乎　上大怒俱逮赴鎮
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翀章僑等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
救不報已而獄具謫柟解州守益廣德州各判官
吏部員外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璁萼之議其略曰禮立
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重小宗也爲人後者爲之
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旣爲之子則當稱父
矣可仍曰伯叔父乎　上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

四月奉上　昭聖慈壽皇太后　興國太后冊寶尊號
上御奉天殿受賀頒詔天下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
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承宗祀惟我　皇考孝宗敬
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
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　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
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
上　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獻帝尊
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
章聖皇太后義尊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時張璁至
東昌讀詔書曰執政忍爲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尤紊

不可[illegible]已也先是　上命內閣撰擬冊文遣司禮官傳
諭欲　昭聖冊內稱嗣皇帝　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
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爵晃等力言不可仍以
原文封進　上覽之御批　獻皇帝冊內加一孝字
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晃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
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
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
原文止稱長子　章聖冊內加一聖字
桂萼張璁旣趨命發南京附朝議者益懷疑忌黃綰黃宗
明送之曰人心大異子行慎之無負吾君也戶部侍郎

胡瓚等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
取并止璁等璁已至鳳陽讀勅諭乃語萼曰爲體如此
吾輩不能無罪復同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父
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
豈能遽察其欺乎若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　皇考
獻皇帝之稱天下後世終以　皇上爲　孝宗之子爲
人後之主實體禮官欺蔽中矣乃復召萼璁以書爲禮
部尚書蔣冕在　上前言二人來必被撲殺　上復遣
人趣之冕遂乞罷許之
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各疏論主事張璁霍韜首爲

属階侍郎席書員外方獻夫私相附和而主事桂萼藉
衆議以濟己援背不顧仰惑聖聰今萼等取用書進禮
卿用非其宜請並斥之以謝天下磐疏又謂今欲別建
一廟於大內則是明知　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
孝宗既不得考　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
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並下所司
吏部尚書喬宇等合疏言頃罷汪俊召席書取桂萼張璁
霍韜黜謫馬明衡季本陳逅舉措異常中外駭愕夫以
一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
臣名曰效忠實累聖德且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百餘

年來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
宥明衡等止召萼璁疏入報聞
五月張璁桂萼至京師上疏言詔令雖云再下典禮益甚
乖違謹復條七事一辯兄終弟及之訓二辯英宗受仁
宗命而爲子三辯皇伯考之稱四論本生父母五言無
兩考之禮六言母子之稱七言立廟之說謂禮臣始之
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匿非疏奏留中鴻臚少卿胡
侍復言祖訓謂兄終弟及者蓋以嚴嫡庶防覬覦耳是
故降父母期師丹以爲重正統入繼大宗魏明以爲甚
正統是統嗣一也魯嬰齊未嘗受命歸父漢病已未嘗

受命昭帝何以受命爲哉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
不當兄藝祖以其爲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
上責其狂率出位斥爲潞州判官
六月給事中張翀等三十餘人連章言　皇上命取桂萼
張璁入京萼稱疾不出璁數日始朝不意二臣恣肆若
此蓋自二臣進言以來半載於茲朔講一皇字恭請一
考字紛紛不已萬一　皇上或於其言而輕改之縱我
皇廟如在之神歆否不可知其如　母后心何其如天
下臣民心何夫如此二臣者賦性奸邪立心險惡變亂
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擬其見不止於希

褒投猶推其兇直浮於章悖蔡卞章惇能之以爲人臣
不忠之戒御史鄭本公等四十四人連章言桂萼等俱
亂階張璁再肆欺罔黃綰如鷹犬張璁而旁噬黃宗明
如奴隸撰皆以横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
席書陰行間諜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席書之命出中而
下行取之旨已能再行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
得罪雖當時璀寧之奸其流禍亦不至此御史戴金言
萼等既被召命而從容道路詔令已布而肆爲奏擾御
史張滾言萼璁以新詔爲誤詔而詭言欺誕以定禮爲
非禮而妄意更張御史張■曰韜言席書等乘機獻說

陽號儀禮之变陰懷干進之路給事中謝賁御史郭希
愈沈敎相等章累上皆下所司
以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萼璁言禮
官失禮於初既非於後伏承明命三至促臣來京簉欲
令與面決是非親賜宸斷乞　皇上親臨便殿集就政
禮官詳臣等各執證據典稽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
於是給事中張漢卿劾奏席書賑濟不法戶部尚書秦
金覆請旨得是字遂册汛其進張卿等乃取所劾璁萼
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等擬請私相語曰若亦得亦是
字輒撲殺之　上稍聞知乃命萼璁獻夫爲學士而責

趙鑑册印害賢輕弄法度責卿等昭義罔忠俱伏罪
桂萼張璁方獻夫上疏辭學士萼請令臣與璁面折諸臣
之非改兩考之失獻夫言人臣以節義爲本使臣以言
遷官臣節何在且國家用人自有言路豈宜濫及　上
指報曰遷秩非以汝議禮故而汝亦非用是說以希進
者忠臣學行朕心故特掄寘翰林以成朕納賢之
治不必再辭已而吏部尚書喬宇言前者席書以內旨
擢尚書臣等力陳其不可今復有陞萼等學士之命夫
內降恩澤多施於倖倖之人　皇上御極凡先朝傳旨
陞官雖匠役軍校亦盡黜革若士大夫亦與其列則不

爲清論所齒今言官論劾萼等蔫後凡二十疏夫聖朝
養士當以名節自愛翰林學士之職其選甚重而使萼
等居之則凡儲材翰苑者誰復與之共列班行哉乞寢
其命　上以宇言忤遣切責之且曰任用才賢自古帝
王之治萼等就經論禮豈悅朕心以干進者其仰令覦
事已而給事中李學曾等二十九人御史吉棠等四十
五人並疏言萼等曲學偏見紊亂典章在聖世所必誅
豈得以一言之合驟遷美秩刻以傳命而及學士其爲
聖德之累不小　上怒詰責學曾等令對狀已而學曾
等上疏伏罪乃宥

學士豐熙修撰楊惟聰舒芬編修王思不欲與萼等同列各疏乞歸　上皆不允御史劉謙亨言萼等曲學偏見驟得美官天下士自此解體宜賜罷黜以懲奸黨章下所司

刑部尚書趙鑑言璁萼之罪誠有如張翀諸臣所論者宜付臣等寘之於理　上曰趙鑑既居法曹宜奉君命何乃朋邪美法勅令自劾已而鑑疏伏罪復切責而宥之

修撰楊慎張衍慶等三十六人言臣等與桂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輩所言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　陛下既甄錄萼等以其言爲

是而臣等所言皆聖明所不取臣等不能與之同列願賜罷歸　上曰朝廷儲才處之史館宜勉脩職業涵養德性以需異日之用楊慎不能安分率衆求去張衍慶等同聲附和輕肆殊甚姑奪慎俸兩月衍慶等一月

南京主事侯廷訓撰刻議禮書本潛寄京師被訪下鎮撫司拷問廷訓子一元年十三歲上書訟寃詔下所司

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胡瓊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席書所能堪會方獻夫以引疾求退吏部尚書喬宇等因言書等以曲學邪說妄議典章而萼璁尤狡愎朋奸亂政宜罷書仍守舊職而黜萼璁及朝聽獻夫致仕不聽

南京吏部尚書楊旦等言璁萼學識頗僻心術奸回徒以一言偶合驟陞清秩非所以示大公於天下方獻夫屢陳有疾臣等未暇論之望將璁萼放歸田里獻夫准令養病　上曰錄用賢才出自朝廷璁等所言實與禮之正何以謂之偶合且不究

喬宇復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列殆無虛日願俱承翰苑之命有玷清班願賜罷黜　上怒切責之宇遂求去從之

御史段續陳相各上言萼等假議禮之名爲干進之術陛下不察加以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以若人而受

若職臣恐廟鼠之屬作而負乘之寇至矣　上謂排斥忠賢逮繫續撫司獄各外補之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顧璘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爲言俱切責之

七月張璁桂萼疏奏議禮者之欺妄條爲十三事以上一言三代前無立後之禮二言祖訓不言立後三言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言遺詔不言繼嗣五言禮輕本生父母六言祖訓稱天子爲伯叔父七言漢宣光武俱立皇考廟八言朱熹嘗謂定陶事爲壞禮九言古者遷國載主十言祖訓皇后治內不與外事不宜假　昭聖

懿旨十一言　皇上於　壽安皇太后不得率天下終
三年喪十二言新頒詔今決宜重改十三言諸司連名
章疏勢有所迫疏奏留中何孟春復條爲之辨　上責
其妄意奏擾變亂是非因伏罪
南寧伯毛良上言楊廷和邀定策功沮撓大禮使　陛下
失大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其罪甚大而于戸聶能遷百
戸陳紀教諭王价錄事錢子勳亦各論奏俱留中不下
管府事府吏部侍郎賈詠翰林學士豐熙等並疏言大禮
之議出自朝廷頒之天下已三年於茲矣奈何近因二
三乖謬之言遂致聖心惶惑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

之報臣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　陛下爲宗廟神
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專隆於
所生雖孝之一節未爲聖孝之全也非先王之禮啟後
世之議豈不爲聖德之累哉　上怒其黨聚狂率忤違
勅旨姑宥詠而逮熙下詔獄

原任給事中陳洸已陞湖廣僉事以舊銜上疏言主事張
璁等危言論禮出於天理人心之正而當道者目爲逢
君曲肆排阻且羣結朋黨必欲　陛下與爲人後爵父
子之恩又阻　壽安皇太后之喪使　陛下不得伸承
重之義又言內閣銓衡所係至重宜擇人居之今尚書
喬宇郎中夏良勝用舍任意擠排豪傑給事中于桂閣
閎史道曹嘉素稱剛直或陞外任或擯外方　陛下取
用席書等交章羣沮以爲不由吏部會推專擅可見乞
削去宇良勝官職召還桂等以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
侍郎何孟春言洸以外補猶冒舊銜假以建言紊亂國

典宜行究問以絕他覬　上不從特命陳洸與于桂閣
閎史道俱復原職而出良勝爲茶陵知州
上諭　獻皇帝冊文去本生二字改稱　本生聖母章聖
皇太后爲聖母大學士毛紀費宏石瑤言本生二字上
干宗廟下干宮闈事體重大愼無輕改　上乃御平臺
召紀等切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
何以禮侍朕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
之子紀等惶怖而退　上召多官至左順門諭更定聖
母尊號爲　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
春草疏連且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爲更定乃

爾吾且不避禮官尤當力爭之希周乃率郎中余才言
考　孝宗毋　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論忽從中出
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爲煩瀆不
能感孚於天地宗社況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
則與　昭聖無別孟春因與九卿學士臺諫各疏爭章
十三上俱留中不報
七朝罷齊居於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於衆曰昨諸
疏留中必有　孝宗爲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
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
跪哭爭論　慈懿皇太后葬禮　憲宗從焉此國朝故

事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
元正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遂遮留諸朝
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
者當共擊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鑑
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
敘吳琪張瓚陳霑張縉蘇民余瓚張仲賢葯楡袁宗儒
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
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釴
王相應良金皐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蕡毛玉曹懷張
嵩王暄張翀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

紹宗韓楷黃臣胡瀾凡十有六人余翱葉奇鄭本公楊
樞劉穎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
纘劉翀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
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日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二
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
猷李舜臣馬㬎彭澤張璐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
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
申良鄭漳顏可久吳志德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
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
錄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

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聰張懷翁磐李文中張
深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藏應奎凡十有二人陶滋賀
縉姚汝皐劉淑相萬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溱黃加宦
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可
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詹潮胡璉范祿陳力
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戴欽張僉劉士奇祁勅趙廷
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
敘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衷
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鏓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
車純蔣珙鄭鏳凡十有五人毋德純蔣同仁王暐劉道

陳大綱鍾雲瑞王元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
一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
者聲徹於內　上命司禮監諭曰此禮朝廷自有審處
羣臣咸曰必得諭旨乃退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
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等曰羣臣伏闕公輩可坐視乎
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大且重
而本生二字為要　陛下奉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恃者
人心耳若不令已從人何以為治　上復遣司禮監諭
之曰　恭穆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撰矣爾
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及午　上命司禮監錄諸姓名

收係諸為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
德純凡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
皆哭聲震闕廷　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百三十
有四人於獄而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
人姑令待罪
翰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翱吏部郎中余寬戶部
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
正毋德純戍邊杖羣臣於闕廷初逮繫時羣臣有避匿
者悉追繫之俟待罪者總二百有三十人錦衣衛以在
繫官上請　上曰何孟春等八人禁聚哭藐朕冲年為首

者編發戍邊其餘四品以上俱奪其俸五品以下杖之
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相與王思
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楊淮員外
張燦申良主事臧應奎牟瑜余禎安璽殷承敍等十有
九人俱病創先後卒
復逮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
張原御史王時柯於詔獄　上怒不已復命責之曰楊
慎王元正劉濟倡率讙譁震驚廷闕其加杖編戍安磐
等俱加杖削籍張原死杖下
八月祭酒崔銑言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

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　陛下為弟而長以倫序
則考　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斯為之後若與所後同
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
情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
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日之忠邪辨矣　上罷之
給事中陳洸奏近日議禮之臣大肆欺罔甚至跪門叫哭
致傷國體　皇上雖罪譴數人猶未盡其黨如大學士
費宏持本生之議而主其決禮部侍郎吳一鵬助汪俊
忿忿而抗廷論以楊廷和為心腹而得司馬者兵部尚
書金獻民也往復內閣而強毛紀等以出跪者禮部侍

郎朱希周也侍郎汪偉以親弟汪俊而居吏部是謂朋奸尚書趙鑑承毛紀風旨而欲置桂萼於獄是爲比黨倡率晚門高聲呼哭則郎中余才劉天民附和禮官妄排正論則員外薛蕙給事鄭一鵬之數臣皆爲邪黨乞亟賜誅譴臣又訪得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廖紀之清介服滿南京禮部尚書邵寶之守正皆嘗因議禮而見忌於權奸服滿吏部侍郎胡世寧之剛明養病祭酒魯鐸之德學致仕都御史林廷玉之才畧皆素以名望而見疾於邪黨養病南京吏部郎中姜清兵部員外梁焯御史馬津服滿監丞蔡宗兗致仕參政王濟朝賀到京參

議方鵬僉事李階皆卓然有見而建此禮者也原任給事中今陞參議熊浹原任給事中今陞參政鄧錫原任御史今陞副使張翀皆建議此禮而被外遷者也乞將廖紀等急賜起用姜清等行取來京方鵬李階即留京改用仍乞勅諭廷臣自茲以往務和一德開誠布公共圖正理章下所司於是費宏金獻民趙鑑汪偉吳一鵬朱希周俱上疏乞致仕皆優詔留之

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言臣事君猶子事父三諫不聽則號泣從之今諸臣諫論大禮不啻再三伏哭闕門冀有所感悟 上不虞俯聽怒罹死傷至於此極幸俯賜寬宥以光聖德 上怒其狂率輕瀆奪俸二月

後府經歷俞敬疏言學士豐熙及部寺各道諸臣皆以冒觸尊嚴繫獄拷訊臣竊以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俞禎等俱已故豐熙等在獄者亦垂亡而呻吟衽席不能起者又不知其幾內外騷聞驚皇無措竊惟 恭穆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體恤羣臣以張大孝於天下伏望霽雷霆之威沛雨露之澤已故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爲臣者鮮復以言爲諱則宗社幸甚章下所司

九月大禮議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

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先是吏部侍郎胡世寧府居憂里中上言大禮之議或謂當考 孝宗使 獻皇承統亦將考 孝宗乎或謂 獻皇不得推尊傳不言武王追王之典乎或謂宜系興國於帝后之上銜不曰興國者先朝之封建帝后者今日之推尊隆新典而仍舊號可乎或謂仍祀安陸 獻皇止 陛下一子宜爲孝享而乃別廟於外藩可乎書言畜疑敗謀惟在聖明衡斷審定之而已 上嘉之時禮部會議席書言遵祖訓據禮經 皇上實繼統非爲人後汪偉鄭岳徐文華尚

與張璁等辨論未央武定侯郭勛曰祖訓如是古禮如
是璁議當矣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與璁萼獻
夫會同公張鶴齡侯郭勛駙馬蔡震伯張偉尚書秦金
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　武宗爲嗣初未嘗立　皇上爲嗣與漢宋事
大不相同夫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稱皇伯考　昭
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　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　章
聖母也宜稱聖母　武宗兄也仍稱皇兄則合乎天理
當乎人心大統大倫兩有所歸奉　獻皇帝別爲禰室
不入太廟則尊尊親親兩不相悖　上允之乃改尊稱

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先是　上命內閣草詔欲寬
恩例席書以爲小人之幸有壞典禮　上問三學士亦
如書言乃止
布瑞上言　孝宗　昭聖皆　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
今輙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今孟冬
時享　陛下晝對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宜如鄭
岳徐文華議　上曰大禮會議已明瑞職居輔導輙引
朋辭議及宗廟豈大臣體國事君之道乃罷岳文華俸
學士張璁以大禮既成請退休以全臣節言臣與桂萼生
不同方官不同署竊見一時朝議有乖萬世綱常是以
見同論同遂不嫌於犯衆理直氣直乃不覺於成仇幸
蒙聖心鑒臨衆口是日桂萼方獻夫亦上疏求退　上
皆優答不允
四年正月致仕縣丞歐陽鈌以其祖宋太師文忠公祠先
朝所給湖池地土歲久侵沒祠宇改僧尼廢庵不便祭
享乞爲查處會中外方攻席書尋欽因言者及璁萼引
臣祖修遺言以正典禮而諸臣爭之以被譴請寬諸
臣以慰人心給書等誥命以示勸疏下禮部科臣駁欽
託言大禮求濟己私時書掌部事言其事或出於假託
言亦不可終棄請允行其所請寬譴責者詔乃令有司

覈湖池地聽給書等誥命於是給事中韓楷言書等任
未滿不當以欽言而遽封　上曰書等會議贊成獻孝
時思報功非以欽言也切責楷而宥之
學士張璁桂萼以柯維熊論各上疏乞休其略言記曰禮
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　陛
下擴大孝之心成尊親之典是厚也以臣等爲君子則
不敢爲小人則不甘惟　陛下辨之苟臣不去則譏不
息徒使辨治之朝爲聚訟之所而已　上優詔留之
陞平凉縣主簿何淵爲光祿署丞初淵爲國子首請追上
皇考尊號而立世室於京師章數上廷臣多憎之及除

平涼累爲 上官所筈凋自訴乞改內職故有是命
三月御史于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如編修王思給
事中張原等十有八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
郵并贈官錄廕 上怒其違慢謫四川高縣典史
巡按雲南御史郭楠言遐舉臣議禮至號門叫號其事似
悖其心固忠也迺或鞭朴致死或褫官謫戍臣不意聖
明之世而人臣以忠諫獲罪若此願虛心詳察特賜優
容復豐熙等官而恤死者之家以收人心 上以大禮
既成楠違旨瀆奏命錦衣衛逮治之
十二月大禮集議成席書奉表以進言曰璁曰韜畜正義

以爭於前日書曰萼曰獻夫申大經以鳴於後實爲綱
常之計無復身家之謀 上命頒賜各藩府及中外文
武官仍令各省刊布以傳乃加席書太子太保張璁桂
萼詹事兼學士方獻夫霍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建議
諸臣皆加秩有差
五年正月御史張袞言今者禮定廟成孝隆治洽若往時
議禮諸臣楙守師說不識忌諱輕犯逆鱗雖自取罪戮
而其心誠有可原者惟 皇上大賜再造之恩以順春
行之序命吏部權擇大臣以誣去者其他謫降及行勘
者即復其職或以次擢用死者重恤其家充軍者放還
鄉里爲民量復一官則宥罰咸中恩威不悖疏下吏
部看詳以聞御史喻茂堅言 陛下孝哀得罪諸臣下
袞奏吏部即堯舜不是過臣伏見往時同議諸臣無慮
數百並蒙恩貸獨豐熙等見號首事廢重譴令窮身行
伍湜跡編氓赦過宥罪宜在所急惟 陛下一視同仁
召熙等供職如故詹事桂萼張璁亦請曲宥放斥諸
臣御史朱實昌以 武廟實錄成請豐熙等復其原職
章下吏部尚書廖紀等乃請如張袞等奏起用大臣以
誣去如楊旦汪偉者及諸降調行勘編戍爲民者皆召
復職仍優恤既死者家因列諸臣名上之降調則郎中

劉天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劉濟曾御史季
本陳祖陳逅段續王懋主事侯廷訓林應驄評事韋商
臣行勘則員外郎薛蕙爲民則給事中張漢卿安磐御
史王時柯郭楠馬明衡朱淛充軍則學士豐熙修撰楊
愼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翀劉濟御史余翱郎中余寬
黃待顯陶滋柏世芳評事毋德純已死則編修王相王
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日韜郎中胡
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余禎臧應奎許瑜張燦殷承
敘安璽司務李可登凡四十七人及給事中劉最以被
補事坐竄鴻臚卿胡侍坐他事繫獄不預焉疏上報罷

遼東巡撫張璉奏請戍給事中劉濟疾篤乞放生還以廣
聖澤兵部亦為請　上以劉濟倡率跪門欺慢君上張
璉黨護奏擾切責而宥之
學士張璁桂萼言近者議禮諸臣倉卒論定不暇考禮聚
訟四年更詔三遍此誠出於　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
定非臣等凡庸所能與諸臣一時愚昧誤犯聖明曲蒙
矜宥今尚有充軍如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者為民如
給事中安磐張漢卿等者除調如修撰呂柟編修鄒守
益御史馬明衡季本陳相段續主事侯廷訓評事韋商
臣等者伏罪省愆已踰三載況今　獻皇帝追尊之禮

已成世廟已立　皇上大孝之心光於天下萬世矣乞
將言禮放斥諸臣或矜其情而寬其法或諒其心而復
其官給事中史于光言聖人喜怒如天道伏覩諸臣恕
而罪之此秋氣肅物之權衰賜勅下議且將賜還此天
道煦物之仁俄而報罷豈欲其砥礪之久然後用而全
之乎今廢謫已兩閱歲一旦如劉安世齋志以歿范祖
禹梅州不返　陛下必有後時之悔伏望發沛春生之
仁即起諸臣必將感恩思奮以圖報稱不報
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　陛下至性為臣子者第
宜欽承以孝治天下之懷頻聞來言事者每假借為詞
或乞休或告病或認罪或為人辯罪於議禮本不相涉
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哉蓋欲中傷乎人恐非此
無以激　陛下之怒欲固寵於己恐非此無以得　陛
下之歡故也乞嚴加戒諭令自今凡諸司言事者宜據
事直陳毋得假借緣詐以累聖德　上曰律所言良是
今大禮既定內外羣臣正當攄誠共職以贊成嘉靖之
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讐都察院
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
南京御史趙光等言席書張璁桂萼霍韜方獻夫以疏遠
之臣驟至清階未及一載更加遷擢大禮之成出自宸

斷書等逆探聖意而將順之不足為功宜聽辭免　上
謂書等贊成大禮特加陞用不為弘恩切責光等輕率
狂妄奪俸二月
十月薊遼總兵馬永言議禮伏覩諸臣宜遂竄荒誠其自
取今大禮既明羣疑盡釋聖心已慰而諸臣淹滯歲月
無路自新乞宥罪矜釋以彰浩蕩之仁　上怒其出位
妄言切責之既而復為戍邊陞完乞郵典遂奪官安置
南京御史魏有本救永外謫吏部尚書廖紀因言南京
根本重地而軍政城守器械久皆廢弛前楊銳告往備
府而馬永近復安置此天啟聰明為根本之大計也乞

寄以營務必有裨益魏有本言雖可罪心本無他乞宥
狂言召還原職報聞
六年正月初敕諭王价爲大計所黜光祿寺錢子勳亦以
他事奪職而錦衣百戶聶能遷則以汰革與南京伯毛
良皆閒居里中故各言宜考　獻皇帝以干進用時禮
部奏乞錄用議禮諸臣　上遂命毛良管理軍政能遷
陞千戶价陞叙子勳原官致仕既而价乞京秩子勳援
价例乞涖事皆從之吏部尚書廖紀及給事中劉務各
疏言國朝令甲以大計黜者不復敍乃价等以言禮干
進遂啟倖門不可　聽給事中解一貫言大禮者　陛

下天性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賜恤之具
非可僥倖而得彼議禮者皆何如人果若爲忠必無一
毫覬覦之念乃以爲餌而欲徼　陛下之爵賞則爲小
人無疑得免刑誅爲幸從而官之可乎若復用价子勳
壞祖宗百年之制啟小人倖用之門何以示後不報
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浮躁降外任禮部侍郎張璁爲之
頌言昔議禮時澤見臣所著大禮或問深加嘆賞屢勸
臣進呈又爲錄送內閣以是大不理於衆口茲者臣進
大禮要畧備載其事乃徐文華余才虛瓊執稱排擊等
語文華等不勝憤恨遂謀於鄉人御史程啟充與都御

史聶賢搆成虛詞列之浮躁啟充與瓊且欲以次攻擊
臣等矣　皇上勅修大禮全書將以傳之萬世今璁萼
方進而忠臣被黜使全書告成而忠臣憂懼當何如也
幸　上察之詔特留澤已而澤具疏辭因自白言郎偉
臣以議禮當　上心亦豈容借此爲敘復之資況實無
片語上達廷鑾殆衆人所共覩欺天行詐安敢爲也不
聽而給事中楊秉義等御史儲良材等執奏澤不當用
且無市恩亂國是　上怒其狂率奪秉義等俸二月
八月命張璁桂萼等纂修大禮全書詳見經筵
兵部侍郎張璁乞休疏曰臣昔議禮之時舉朝相持者五

年而舉世攻臣者百十疏今又勅修大禮全書異黨造
而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而讒邪益肆苟云知我罪我
其惟春秋又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竊聖朝剛決
臣無容憂第清明之朝而有此攻擊之風亦臣所不敢
安也　上曰璁學識深長志守公正有詔留用亦非勝
私其即出辦事泛論譽攻不必介意
七年起復南京刑部員外陸澄上疏自悔其議禮之非初
爲人所詿誤後以質其師王守仁言父子天倫不可奪
令　上孝情不可遏禮官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言未必
非然後大悔其初議之不經而悔無及也疏下吏部尚

書桂萼因言典禮出於人心自然雖孩提之童無不明
特以執政偏謬狥私牽聯百司張羅大機更相傾構故
一時雖智𫎇之士明知朝議之非不過姑為兩可之辭
或微示輕重之意未敢明言以觸時忌者瀅乃修愿不
隱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仍行各司有如瀅者聽自陳其
過勝詿誤之由量賜末減錄用如故詔可及明倫大典
成 上閱之見瀅初疏大怒遂諭吏部瀅嘗造悖理之
論惑誘愚蒙逢迎取媚又假以辯罪為辭悖逆奸巧有
玷禮司宜出之遠方乃謫為廣東高州判
吏部尚書桂萼覆詹事霍韜論給事中陳洸之枉及監生

陳云章之才言始臣萼被召適洸復命謁臣有職即於
言贊助衆懼沮之為改其官額 明主察之特復故職
洸益盡力排衆卒墮禍機使助禮之人與謀叛同罪今
其事雖暴白尚坐削住宜視故職量陞一官以舒憤鬱
云章積學有年不求聞達議禮一疏正又純況當朝議
洶洶敢言不顧及正義既明寂無一言宜視國學博士
量陞一官旌恬退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成 詳編輯
七月勅定議禮諸臣之罪曰朕以宗支恥末𣱵膺天命光
紹丕圖實惟我 祖宗列聖積功累仁延慶垂祉於我
後之人亦惟我 皇考聖母之鞠育誨導以底於成立
甫位六日輒下羣臣議尊崇之禮不意大學士楊廷和
謬主宋之濮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却
乃唯唯順從欲附朕於與為人後之論謂宜考 孝宗
母 昭聖而改稱朕本生父母為叔父母朕思 皇兄
遺詔乃遵我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曰 興獻王長子
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大義甚明朕乃繼統非
繼嗣承 武宗之後非承 孝宗之後君如前議則悖
我 太祖遺訓奪我 父子大倫民彝物則泯滅盡矣
朕心不安屢命羣臣集議而廷和等力主定論濮王不

倫之典妄稽曹魏偏安私己之言鼓聚朋類一倡百和
期於必勝既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之聖經稽之儀
禮闡明正道辯別是非於是父父子子尊尊親親各得
其當凡有人心者靡不感悟而廷和等乃猶執迷不返
蔣冕毛紀同為輔臣莅無救正轉相附和欲遂其非都
御史林俊自遠方起用而來著論迎合尚書喬宇為六
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其後
汪俊繼為禮部仍主邪議公言於朝吏部郎中夏良勝
持銓選之權聯持庶官堅其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
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擾猖狂放縱肆無忌憚欺朕沖

年朕初見道未明雖有非彼之意然而執持未定屢以
罔極至情開諭輔臣使相體悉而廷和等略不加念遂
天違詔怙終不悛朕年稍長及賴諸臣正論於義禮見
之已眞凡三更詔命而大禮始定綱常倫理燦然大明
於天下矣比者命官纂修明倫大典書成進覽其間備
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奉天行罰以垂戒後之人
乃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爲已甚之舉姑從輕以差定
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脅君父定策國老
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大寬宥革了職
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又次蔣冕毛紀喬

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職冠帶閑住林俊也革去生
前銜何孟春雖佐貳而情犯特重夏良勝雖係部屬而
釀禍獨深都發原籍爲民其餘兩京翰林院科道部屬
等官衙門官員附名連僉入奏然有被人代署而已不
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干人衆情類脅
從間有四五黨助之者亦原於勢利所奪俱從寬不究
其間實有出輔臣之門受其指使號召衆人以濟其惡
者當時已正法典或邊戍充軍或削職爲民茲不再究
嗚呼敘典秩禮聖賢之大道賞善罰惡天子之大權若
一槩置而不問無以彰　上天討罪之功必如是而或

可都察院便布刊天下使凡爲臣工者皆知倫理之不
可干名義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皡之治於
無窮焉爾禮部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之外俾在位者
咸自警省

十一年廣平府教授張時亨以進表至疏言　皇考當有
天下請更定廟號稱宗仍自　皇上誕生之年追改
紀祥年號以明　皇考受命之實又欲　皇上效古人
刻木之義製爲　皇考聖像朝夕侍立決正萬幾仍請
聖母改衣帝服正位內庭　皇上執太子禮關決政事
反覆數千言皆妄誕不經語　禮部參奏其罪詔下法司

逮訊時亨已出京乃命所在逮捕御史提問謂時亨有
心病詔革職閑住

九月原任霍州知州陳采上疏謂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
而言耳　武宗遺詔本謂　陛下乃　孝宗親弟　興
獻王長子倫序當立非與　武宗爲兄終弟及也楊廷
和誤主濮議與初詔自相矛盾張孚敬言　陛下不當
繼嗣　孝宗止繼統於　武宗以爲兄終弟及事皆無
稽難以施諸宗廟既又明知其非遂誘成薛侃之謀以
陰壞我祖宗已成之法廷和雖蒙斥而心跡不明張孚
敬首開言禮之端而乃遺漏天潢邪移祖訓誣罔　先

帝疑謨聖躬所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按原
奏事輕重各論如律　上怒謂明倫大典朕所裁定久
矣采乃輒敢妄議執送法司拷訊
十二年蒲州生員秦瓘伏闕上書言　孝宗之統訖於
武宗則　獻皇帝於　孝宗實爲兄終弟及　陛下承
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大學士張孚敬議禮乃
別創世廟以祀之永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
分祀日月於四郊失小大尊卑之別去先師孔子王號
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配享皆非聖祖之意請
復其初語多狂悖　上謂瓘毀上訕君大肆不道令其

一一對狀根究主事之人以聞瓘服自妄議希恩實無
主之者竟比擬造妖言者律坐死繫獄孚敬具疏自白
得旨秦瓘訕君詈主有自來者朕已悉其姦惡卿不過
奉行君命縱有一二建議行否俱由朕瓘不獨陷卿其
實毀朕卿第毋畏小人自易初志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金華府通判臣胡寧臣　訂正

禮部十五

山川社稷諸神壇廟

洪武元年二月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社稷議曰周室少
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
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
先告於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
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

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
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
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曰大社其自爲立
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亾
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
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亾秦社
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於洛陽
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
建社稷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
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

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於和義門內少南以春
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
學士陶安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
亡國之社則屋之今於社稷創屋非禮若祭日遇風雨
則於齋宮望祭　上從之
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祀海神
十一月定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
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祭
祀郡縣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
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禁止

十二月頒社稷壇於天下郡邑壇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
二丈五寸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上戊日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
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違朝無足怪者縱禮官
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太常寺奏擬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
命司人司祿如唐制立壇於城南　上從之
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所於公署後
以霜降日致祭

二年正月勅封和州城隍爲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仍頒
降神像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蔽膝緋白帶緋襪初
上兵駐和州及渡江神皆著異至是特賜封號
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嘗有
功德於民者雖未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毀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壇
壝祭禮
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　上
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　上署御名
以香祝文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遂行仍

與白金市祭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各祝文諸存
諸禮官副在有司
封京都及天下城隍之神　上謂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
鬼神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
命於是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在應天者封以帝
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府州縣者以
公以侯以伯應天袞冕十二章開封等五府州及各府
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
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先牧馬步馬社諸神至是禮官
奏言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

也孝經說云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馬
步謂神之灾害於馬者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遣
官行禮
八月禮部尚書崔亮請依周官門戶中霤竈井五祀歲終
臘享通祭於廟門外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
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命著爲令
三年正月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
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
勒石紀其事其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佑位臣民之上
郊廟社稷以及嶽鎭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

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
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
祭於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
幣遣使告祭於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
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
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二月命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城隍
旗纛諸神初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以嶽鎭海瀆山
川城隍皆地祇各爲壇專祀於國城之南然祭之時日
與其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雲雷雨嶽鎭海瀆皆陰
陽一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而一之增以四季月將
旗纛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四季月將爲第一次風
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鎭次四海次四瀆次京山鍾山次
江東次江西次湖廣次淮東淮西次浙東浙西福建次兩
廣海南海北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次北平陝西次左
江右江各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
隍次六纛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銃礮弓弩飛鎗飛
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　上躬自行禮先祭禮
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瀆凡五壇　上稱臣者請親
署名其鍾山等神　上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　上曰

朋友屬饋往來尚親題緘名況神明乎命皆親署及祭
壇太常司丞任以忠贊禮處　上力倦顧謂處顯之儀
禮畢　上問故以忠以實對　上曰人臣愛君以道處
於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爾
六月定嶽鎭海瀆城隍諸神號詔曰朕惟爲治之道必本
於禮考諸祀典如嶽鎭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鎭海瀆皆高山廣
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
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
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

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依古定制凡
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五嶽稱東嶽泰山南嶽衡山中嶽嵩山西嶽華山北嶽
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中鎮霍山西
鎮吳山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南海西海北
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南瀆大江西瀆大河北瀆大
濟之神各城隍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
並依當時封爵稱之惟孔子明先王要道為天下師以
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
舊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無

得致祭
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海瀆以更定神號告祭
遣秘書監直長夏祥鳳等頒革正神號詔於安南等國
中書省臣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
之神凡有災患禱於祖先里社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郡
縣自主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
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
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
無惑志　詔從之
九月京師城隍廟成禮部尚書陶凱請如前代六曹曰吏
戶禮兵刑工二司曰左右司之神　上命罷六曹不必
設左右司止稱曰左司神右司神仍命製神主主用丹
漆字塗以金旁飾以能文及是成命凱等迎主入廟用
王者儀仗　廟舊東嶽行宮也
我國初都城隍之神歲以五月十一日為誕辰神及萬
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後禮部尚書倪岳言城隍之神本
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妄繆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
川壇俱有命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
不同前項祭告煩瀆無據遂罷之
十二月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祀

禮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
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
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然則鬼
乏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為厲後世以為非禮之正遂不
舉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為民禍福以邀享
祀者今宜於國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使
鬼有祭享禍厲不興亦弭除民害之一也　上命京都祭
壇於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設壇城北各里亦立祭壇
歲以清明七月望十月朔長吏率僚佐竭府致祭正壇
設城隍位壇下東西各席地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

曰泰厲王國门國厲府州曰郡厲縣曰邑厲民間曰鄉
厲著爲定式
四年正月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於臨濠
五月詔立大社壇於中都
七月蜀明昇獻良馬一色正白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
高七尺有肉騣起項下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精
采流動觸勒不可近近輒人立而吼賜名飛越峰　上
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司之命太常以少牢祀馬祖
六年定天下十三省山川皆各省自祭舊合祭京師及四
夷山川悉罷之各城隍祭日春用三月三日秋用九月

九日
三月　上既製中都城隍神主成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
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
中畏人自朝達暮恒兢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
民父母者也苟所爲不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
能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矣可不畏哉
七年令仲春秋上旬擇日祭太歲四季月將諸神未幾以
諸神從祀南郊遂省春祭
定府州縣社稷祭正配皆少牢已而罷配獄鎮海瀆亦如
之歲仲春秋擇上旬日祭　按府州縣凡近郊每三壇

南神祇壇歲仲春秋祀雲雨風雷之神境內山川之神
城隍之神各少牢在省城者布政司祭府不別祭縣附
府者亦如之西社稷壇歲仲春秋上戊祀司社司稷之
神各少牢北厲壇歲上元清明孟冬朔日祭無祀鬼神
羊三豕三飯米三石
八年二月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
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親祀乃命別議中書及禮部議
奏以外夷山川附祭於各省如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瑣
里則附廣西三佛齊爪哇則附廣東日本琉球浡泥則
附福建高麗則附遼東甘肅朶甘烏思藏則附陝西京

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
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　上可其奏命
中書省頒行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
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於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
司竈之神設壇於御廚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
神設壇於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
壇於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於井
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牲
用少牢　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爲常

十年二月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
上親祀山川壇諸神於殿中功臣分祀兩廡
六月命公李善長称達等十人分祀嶽鎮海瀆
八月　上既更建太廟於雉闕之左以社稷國初所建未
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
損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尚書張籌奏
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於
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以
勾龍配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
子社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禹今已

列祀帝王之次棄亦配享先農請罷勾龍與棄配位而
奉　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
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　上覧奏稱善遂命改建社稷
壇於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
如上加三尺崇五尺陛四出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
覆以黃土四面皆甓以甓石主崇五尺埋壇之中微露
其末外壝牆崇五尺設靈星門於四面壝牆各飾以色
如其方外爲周垣飾以丹覆以黃瓦初社稷列中祀臨
祭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做
唐制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按五方土命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兩廣進赤土
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
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爲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
地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　上行奉安禮冕服乘輅百官具祭
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十一年二月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　仁祖淳
皇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　淳皇
帝東向
十月議定在京大祀中祀俱用幣在外王國及府州縣祀

典神祇亦如之其餘小祀止用牲醴
十二年四月遣祭安東沭陽野鬼御製勅文諭祭之曰永
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
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
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勅問之中原自有元失
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
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得無主孤寃而欲人
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寃
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
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未

嘗有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倖爾持炬者宜禍其宜
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為民害自貽天憲
八月御史劾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禮部言著令
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　上曰夫祭物所謂缺者以
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
祀神而故為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盡其職而理民事
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於神猶怠忽之
則於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
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終獻十四年　上命今

後祭祀以文職掌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言
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與祭而況兵又刑
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
之交者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有年矣請朝廷遇有遣
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
不與則攝之文
十四年令在外祭山川等神以文職長官一員行禮武官
不預如軍民指揮司則從本司行之
二十一年增修壇壝於大祀殿丹墀中壘土為臺東西相
向為壇四以祀日月星辰壝外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
向以祀嶽鎮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
帝王命文武大臣及近侍官二十四人分獻遂罷朝日
夕月禜星之祭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
城隍歷代帝王亦罷春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於山川
壇及帝王廟祭之
二十三年二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
嶽鎮海瀆即以岳為主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
又次之於是禮部為圖以進使頒之列國復命東海則
燕齊皆祭東嶽東鎮秦魯皆祭泰蜀祭西海晉祭北海
永樂初禮部奏建文中改天地壇山川壇并籍田泗州宿

州祠祭署名又增置鍾山祠祭署　上命天地壇定為
郊壇祠祭署山川籍田泗州宿州仍復舊鍾山祠祭署
不可罷
元年五月設北京社稷壇祠祭署隸北京行部建山川壇
位建一如南京進祀天壽山於鍾山下
二年二月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為令
三年二月寒義解縉等言周禮地官凡建邦國必立社稷
文獻通攷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固
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當別建
國社國稷山川等境致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

五年九月建龍江天妃廟成命太常少卿朱焯祭告時太
監鄭和使古里勅加諸番國還言神多感應故有是命
七年三月朔　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
顧侍臣曰昔舜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考
制度而已蓋欲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侈心
登封泰山為道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
太祖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朕
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
八年正月以親征遣行在太常寺卿朱焯祭宣府山川城
隍修祀稷山川先農壇

十四年夏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請如訥言
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毎聞郡
縣上奏永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
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毎以堯舜之聖
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
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十六年十二月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
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㵎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
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浮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
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
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
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
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
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
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主宮觀凡為
殿觀門廡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　上親製碑文紀之
洪熙元年正月命湖廣布政司擇諸葛亮提督太和山宮觀
諭禮部令有司修葺郡邑應祀壇宇祭器遺者罪之
宣德元年十二月有言明年二月上旬祭先師大社期適
當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　上諭禮部尚書

胡濙仍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
七年七月平江伯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古
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為神
屢昭靈感封靈應侯廟額曰康澤禱之者舟行無虞旱
潦有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謂尚書胡濙曰神有
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瑄所言其令有司以　時致祭
正統元年雲南晉寧州塔墩有大樹頗著靈異土人號為
塔墩聖母永樂時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為板
內有神像戴冠執笏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至
是州官請加封號　上謂禮臣曰淫祀邀福非禮也

九年閏七月勅禮工二部諭兩京及天下有司於應祀神
祇壇廟久荒廢者即設法備料修理工程大者酌量事
宜以聞完日擇人奉衛務在敬慎不許褻慢仍令風憲
官按臨巡祀
天順三年二月詔風雷山川壇壝別一齋宮時祭風雷山
川之神壇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輔臣李賢可以勤
臣代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為不可　上
曰今後當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就天地壇為一齋宮
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
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出入賢曰聖慮極是

八年正月　憲宗初即位禮臣引禮君喪三年不祭惟祭
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以已喪廢公祀
因以春二月祭大社大稷請　上如禮行之釋奠先師
遣官如故但免傳制制曰可
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封金玉二闕真君為上帝遣大學士
萬安赴靈濟宮祭之太常寺奏靈祭宮祭祀舊例用素
羞近加封為上帝宜用牲醴　上曰今後遇朕誕辰用
太牢致祭其餘如舊
按閩縣舊有靈濟宮永樂十五年　上寢疾藥罔効禱
之即瘳於是建宮京師封金闕玉闕真人明年改封真
君後倪岳為禮部尚書值遣祭靈濟宮奏曰徐知證知
詳唐叛臣之裔也祭典不敢議廢但歲時典祀一寺臣
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為令
弘治元年八月禮部侍郎倪岳言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
廟祭社稷祭天下山川祭五祀并除正大之神漢壽亭
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有所謂釋迦牟
尼文佛三清三境上天尊者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
者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梓潼帝君者祖師三天
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大小青龍之神者東嶽泰山
之神者北極佑聖真君者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金闕

上帝玉闕上帝者神文聖帝神母元后金闕元君玉闕
元君者皆僭誕不經俱宜罷免不報
六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
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
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嶽泰山在泰安州東鎮
沂山在臨朐縣南嶽衡山在衡山縣南鎮會稽山在會
稽縣西嶽華山在華陰縣西鎮吾山在隴州北嶽恒山
在渾源州北鎮醫巫閭山在廣寧衛中嶽嵩山在登封
縣中鎮霍山在蒲州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
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

北為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為界所以祭北嶽恒山曲
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何處蓋
宋建都於汴而曲陽在汴之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
道也迨我　高皇帝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而曲陽遠在
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　文皇帝遷北平而曲
陽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獨祭北嶽於曲
陽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為北嶽原在曲陽則周禮
載恒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
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嶽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洪武
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眞可為萬

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為
欽典疏下禮部尚書倪岳議曰北嶽恒山祀於曲陽歷
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輙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
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
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岳　上從部議
八月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在京應祀大小之神及祀典
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俱應裁革
九年三月詔修通州馬神祠祠在治之北地名壩上安鄉
也初　文皇帝靖難兵起駐其地覺有神相之因詔作
馬神祠久之祠廢至是詔順天府尹彭禮等修之

按是祠每歲春秋二仲遣太僕少卿一員往祀其辭曰
皇帝命某官致祭云往必陛辭竣必廷復其嚴如此
十四年九月內旨差中官王瑞往武當山設像掛旛修舉
齋醮命內閣撰勅并祝文大學士劉健等言玆山宮觀
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為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
民困苦而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君門
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避無良報罷
嘉靖八年八月　上諭禮部惟我　太祖定嚴祭祀之條
祖訓內山川諸神之祭皆無遣代者後以出入不便命
官行禮今災變多端宜禱於神以祈轉化今秋祭山川

諸神朕欲親往其為朕具儀部覆舊山川等祭例於中
夜行禮聖駕先一日出郊宿於齋壇祭畢復俟侵晨回
鑾越兩日方可畢事臣等以為祭有大小禮有隆殺若
祀山川禮儀與祭天無異非所以明品秩而尊神靈若
比祀先農則先時齋戒至五鼓駕出詣郊壇昧爽行禮
百官陪從其侍衛儀從悉依今春祈禱之儀　上曰祭
祀重事不可苟簡祀神之儀須有隆殺人君事天若事
親禮神猶敬長應行禮儀仍詳議以聞議上有先期遣
告太廟及是日迎神送神諸禮　上曰廟告官不必遣
其迎神用兩拜禮送亦如之部覆奏洪武十年　太祖

祭山川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祀及
誓祀文內載月將城隍等神俱爲一通則兩廡六壇俱
在祀內似可免分獻又近年遣官行禮亦無分獻者乞
聖裁報曰祝文如舊兩廡遵我　太祖欽定典祀東廡
遣大學士翟鑾西廡吏部尚書方獻夫各行禮駕回作
樂如例　上復與輔臣楊一清等議所服欲用皮弁一
清等考之會典集禮中俱不載服制未敢決既見內閣
所藏存心錄內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瀆儀注　皇帝
具皮弁服行禮因請下所司著之令甲制可之
九年令大社稷仍以勾龍后稷配國初以來罷勾龍后稷

而奉　太祖　成祖配至是　上命禮官奉　二祖藏
於太寢仍復勾龍后稷云 按此祭卽祈穀報成之禮也
二月時有上書請祀高禖者禮部議於宮中震方擇地建
壇歲仲春　上率后妃祀帝以高禖配　上以舉行不
便罷之
御史熊榮請修天下祀典所載神廟　上曰應祀神廟令
有司修理但近來奸民阿奉鎭巡司府州縣等官不問
賢否槩立祠堂去思碑亭私剏庵院淫祠令巡按御史
逐一查毁鬻價爲修理神廟費不得更爲科擾
十年八月　上親祀帝社帝稷於西苑禮成遂御無逸殿

宴陪祀諸臣旣而周覽豳風亭還宮
十一年改山川壇爲天神壇地祇壇及別祭太歲月將旗
纛城隍等神先是太歲等神皆合祭於山川壇　上釐
正祀典卽圜丘之西建天神地祇二壇以歲仲秋祀天
神壇南向祭大明等神凡四壇壇一太牢地祇壇北向
祭嶽鎭等神凡五壇壇一太牢又地祇從祀以京師山
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各牲五俱酒三獻天神燎地祇
瘞　皇帝以辰戌丑未年親祭用祭服天神壇前後拜
地祇再拜皆飮酒受胙餘遣大臣攝祭其太歲月將旗
纛城隍皆別祭之太歲壇建太歲殿每歲十二月太祫

之日遣官祭之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從祀以四季月
將之神東西廡凡四壇壇一太牢旗纛廟在山川壇旗
纛藏內府歲仲秋祭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祭於廟霜
降日又祭於教場歲暮享太廟日又祭於承天門外皆
用少牢永樂後朔望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神機
營提督官請祭於教場曰旗頭大將曰五方旗神曰主
宰戰船之神曰金鼓角銃砲之神曰弓弩飛鎗之神曰
陣前陣後五猖等神皆南向牛一豕一羊一國有大征
討　皇帝武弁服禡服祭軍牙之神六纛之神皆南向
祭之　皇帝省牲視滌牛一羊一豕一樂三奏　皇帝

欽福受胙望燎剌五雞血於五酒飛爵神焉
十四年給事中陳侃使琉球還因言往來海中時値風濤
之險多藉神庥不致顚覆乞賜祭以答神貺禮部議令
福建布政司官設祭一壇不為例報可
上召禮部尚書夏言於無逸殿諭之曰西海子歲以午日
奉 兩宮遊宴止行望祀宜特建祠宇言退疏言海子
者卽古燕京積水潭也出源西山神山二畝馬眼諸泉
繞出甕山後滙為七里濼東入都城瀦為積水潭南出
玉河入於大通河轉漕亦賴其利比之五祀其功較大
禮宜特祀請於閘口滌玉亭後隙地建祠詔可

十五年 上諭禮部朕以冲昧入承祖位敢不率由舊章
第以祭太社太稷奉我 太祖 太宗配竊有疑焉夫
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奉祖配天則正矣又
奉祖配社豈不失其序歟或謂以祖配社乃親親之道
此 皇祖時禮官之失也又謂后土勾龍氏乃共工之
子祭之無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猶
以后稷配稷也未可論其人況父不善而可惡及其子
乎宜如 高皇帝制太社以勾龍氏配太稷以后稷氏
配其詳議以奏禮部乃集多官議大學士張璁翟鑾等
僉言祖宗配位社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我 太祖稽

古定制初無配位之禮後因禮官張籌之請遂沿襲至
今玆者天啓聖衷獨覺其舛況皆遵復祖制非有變更
玆會多官皆無異議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其在今
日 上從之至是 上祭太社太稷祭畢出郊祭先農
行耕耤禮
建金海神祠於大內西苑湧泉亭以祀宣靈弘濟之神水
府之神司舟之神二十二年改名弘濟神祠
十六年作聖濟殿於文華殿後奉安先醫之神歲時致祭
十八年 上幸承天命禮官經過道途凡有附近嶽瀆及
古帝王聖賢祠墓預奏遣祭於是次真定望祭恒岳衛

輝遣祭濟瀆滎澤祭河鈞州望祭嵩嶽俱用大牢古帝
王聖賢祠墓遣祭用少牢忠臣烈士祠用脯醢
二十六年十月命有司祠小孤山之神賜額小孤山廟勅
皇考詩於碑又 聖母先年舟過遣致茶果爵龍盤三
綵盤九即用所爵盤定式龍盤一饗食二麥餅綵盤集
五蔬四加羊一豕一帛一爵三著為令
三十二年八月祭太社太稷遣英國公張溶代溶行禮倉
遽科道糾其不敬 上曰遣官如此陪祀官可知諸執
事官可知是何禮法君逸臣勞之義何在溶勳臣之首
報以世胙繇祀不敬他任可推姑罰祿一年今後被命

代者務加敬慎毋得慢神欺君二王今方成人俟三年
後命攝監禮官宜事事糾劾毋得怠褻
十月立柳將軍神廟於新安鎮賜額致祭柳將軍山東人
名臣宋時從軍陣亡嘗見神於河道總理河道曾鈞奏
祀之
四十四年八月祭雷雨風雲嶽鎮海瀆山川等神於神祇
壇是日方祭有短衣小帽數人馳出神門監禮御史顏
鯨奏寺官高從泰魏承部不能肅戒因言西郊夕月祭
用酉時此欽制也昨英國公張溶乃以申刻行禮竣日
而歸亦爲不敬宜遵行罰治詔奪從泰承詔俸一月溶

免究自後西郊以酉分祗事不許違錯
隆慶■年太常寺卿鄒應龍言靈濟宮之祭一歲中至三
十餘次殊爲煩瀆宜照國朝功臣事例止以春秋致祭
得旨仍舊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十六

歷代帝王祀典

洪武元年命以太牢祭三皇
二年二月禮部奏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今
擬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省受誓戒曰皇帝有事
於某所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制可
三年五月　上觀宋大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

事也遂遣編修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
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
具圖以聞
上與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楊璉眞伽發宋諸陵
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事　上歎息久之曰宋南渡
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
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求頂骨所在果
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及紹興府以永
穆陵圖來獻遂勅瘞於故陵
四年三月禮部奏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於陵寢

唐玄宗嘗立三皇廟於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 上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於陵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於陵寢 上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當秋祭祀偏安之君雖賢不祭主中原而昏愚者亦不祀禮部復定議令祀帝王三十五河南陳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山西榮河祀商湯

山東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北平內黃祀商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湖廣酆縣祀神農寧遠祀虞舜浙江會稽祀夏禹宋孝宗陝西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歲祭用仲春仲冬朔復命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其上俾所在有司守之以為常式

六年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別立歷代帝王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

七月御史答祿與權言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社稷宗廟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 上納其言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之有功於生民者立廟祀之於是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正位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面祀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

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命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祭以少牢 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命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按歷代帝王廟成 上親祀之各獻爵畢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以有天下比他人更難特增此爵後遂爲制每帝王前皆一爵惟漢高祖三爵廟中帝王塑像惟元世祖像出淚痕透其面 上笑曰虜達子爾失天下失爾漠北所本無我取天下取我中原

所本有復何遺憾淚遂收
七年塑帝王袞冕坐像　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
勿加冕服
八月　上親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
七帝服袞冕行禮奏樂具有儀注
九年八月　上躬祀歷代帝王
遣官行視帝王陵寢凡三十六陵遂禁樵牧設守陵戶陵
二人三歲一傳制遣道士齎香祝詣陵命有司致祭
皇帝即位遣官祭告
十八年八月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禮部議按

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姜嫄后稷之母也德淑子聖后
稷教民稼穡澤被萬世公劉后稷之曾孫初居西戎後
遷於邠能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誠宜入祀典詔從之
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祀太公建昭烈
武成王廟　上命太公止宜從祀帝王廟罷武學
二十一年二月定歷代帝王廟制　上以文王雖基周命
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可弗祀祀於陵增
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於雞鳴山之陽去隋文帝十
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東則漢高
祖光武唐太宗西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名臣凡四壇

東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十人西廡第一第二壇俱九
人歲仲春秋遣大臣致祭帝王每室太牢一禮三獻樂
七奏舞八佾兩廡每壇少牢一子午卯酉年傳制祭陵
歷代從祀帝王廟名臣禮臣具名奏請凡三十五人　上
以趙普負太祖厚恩不忠不可祀木華黎安童祖也不
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木華黎能安童祀祀伯顏阿术可
勿祀又以陳平馮異潘美皆宜祀於是以風后力牧皐
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石
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
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

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顏凡三十七人
永樂七年八月遣官祭歷代帝王仍命以時修祀著爲令
天順八年令各處帝王陵寢被人發掘者所在有司即時
修理如舊仍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
成化二年五月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陵墓
弘治十三年八月廣東僉事徐紘奏乞祀宋楊太后於大
忠祠從之
嘉靖九年十二月　上以文華殿東室奉浮圖像不經撤
去之改設先聖先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神位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　上

自爲祭文行奉安神位禮并令輔臣張璁等及講官徐
縉等入拜禮畢　上御殿西室宣璁等諭曰朕奉先聖
先師神位於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爲進修之地朕不
聰賴先聖先師啟佑於冥冥之中發啟沃交修之力實
望於卿等璁等對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
敢不敬承各賜茶而退　上乃告於奉先崇先二殿
國初郊祀祔祭諸帝王而省其春祭秋則遣官祭於廟是
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　上
不從令建廟於京師以歲仲春秋行祭而罷南京廟祭
十年春帝王廟未成祀於文華殿

三月歷代帝王廟成先是中允廖道南請改大慈恩寺與
辟雍以行養老之禮撤靈濟宮徐知證知諤二神改設
歷代帝王神位仍配以歷代名臣禮部覆言今國子監
通祖宗以來臨幸之地恐不必更葺梵宇舊址重立辟
雍惟都內喜佛係胡元淫制敗壞民俗相應毀棄靈濟
二神當時已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恐不足
以改設帝王寢廟宜擇地別建得旨夷鬼淫像可便毀
之帝王廟工部其相地卜日興工於是工部涓毀淫像
會官相擇帝王廟地因言阜城門內保安寺故址舊爲
官地改置神武後衛而中官陳林嚮其餘爲私宅地勢

整潔且通西壇可贖還而暴新之詔可遣工部侍郎錢
如京提督工程工完　上親詣廟祭
九月修撰姚淶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言世祖虐浮於犬
戎役深於劉石貪劇於契丹狠過於女直給事中陳棐
亦以爲言且謂　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
等中元進士受其豢養之寵假元以帝統繆與元以帝
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耳今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
以禁胡虜之侵陵下部議以爲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
其一代之治有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
春秋與善之法凡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

太祖神謀睿斷必見於此故載在祀典百餘年茲矣宜
遵舊制廟祀如故　上從部議
十五年六月巡按陝西御史周鈇上言武功縣即堯封后
稷有邰之地與稷母姜嫄各有廟祠里民歲時祭之第
未入祀典宜賜修葺下禮部覆議從之命翰林院擬廟
額祭文西安府修飾遺廟武功縣春秋致祀
十八年[illegible]月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爲帝堯肇封之地堯
母乃帝嚳元妃陵墓俱存乞賜表揚以弘達孝光巡幸
下禮部覆議從之　上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之
非古即令有司修建祠寢副朕追崇往聖之意謝少南

建白可嘉改授左春坊左司直兼檢討

二十一年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

神農黃帝配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其從祀僦貸季

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太乙雷公

馬師皇譩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華陀王叔和皇甫謐

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

素張元素朱彦修二十八人從祀兩廡牲用太牢器用

籩豆簠簋以仲秋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令

二十四年二月初禮科給事中陳棐奏元世祖以夷亂華

不宜廟祀乞撤帝王廟元主忽必烈神位及其臣木華

黎等五人牌位 上曰元本胡夷又甚於五季帝王廟

并墓祭俱罷棐復言帝王廟已撤胡元之祀而廟在兩

京者亦宜撤去又請毀兩京廟祀碑文并毀鎔元君臣

神主下禮部議覆俱報可於是削宋訥所撰廟碑命翰

臣別爲文記之

隆慶四年遣禮部侍郎王希烈祭三皇於景惠殿因言三

皇功在萬世國家既祀於歷代帝王以明正統之有自

又祀於文華東室以遡道統之相承乃又雜之以醫師

之流使共俎豆不亦瀆且褻乎又配之以句芒祝融風

后力牧安取義乎且公署中止宜有祠不宜有殿景惠

殿之設於醫院已非其地況聖濟殿之所祀者不過先

醫遣祀者不過醫官乃醫院則祀以三皇遣以部臣何

內外互異而輕重失倫也臣愚請宜存其祠宇裁其瀆

祀春秋俱遣太醫院止祠先醫一如聖濟殿之禮尚書

殷士儋覆從其言 上不欲改 先帝之制報罷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十七

歷代名賢祀典

吳元年十月勅禮官建元右丞守安慶余闕江州總管李黼二祠肖像歲時祀之

洪武四年四月詔以元御史大夫福壽能秉節死義立祠祀之後復議贈其官禮部言元已贈福壽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宜仍其舊　上是之

命每歲春秋二仲遣官致祭

八年三月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

十二年正月御史建極劾應天府尹曾朝佐祭歷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禮　上顧問廷臣吏部尚書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下翰林院考證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禮為宜詔以為常式

十三年二月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至二十年以其湫處閭巷詔徙建雞鳴山之陽命應天府每歲以祭功臣日致祭著為祀典

十六年十一月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振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為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為密令黃霸為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令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為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祚

稷嘗謫為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為京象令孟涎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擒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葬於甌寧後見夢於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黼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於九江義兵萬戶李宗珂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鬪死宗珂自刎闕既立祠安慶宜以宗珂配享皆從之命著之祀典

二十一年正月韶州知府王世安奏請修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從之

二十七年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於雞鳴山之陽廟舊

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四月陝西乾州同知史孟通言唐忠臣渾瑊在德宗將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晝夜攻城經月城中食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闕甚非報功勸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

永樂元年三月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圮壞請修治 上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爲國不爲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爲身不爲國爲諛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

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諛諂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爲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祖宗之洪業

三年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洪湛言福建自漢以來始通中國民不知學至唐常袞爲觀察使興學校人文日起宜立廟以祀從之

五月命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十四年十二月詔修曲阜兗國公廟

宣德二年二月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歲爲例

四年九月大理卿胡槩言臣奉命巡撫浙直訪知嘉興舊有陸贄祠湖州有胡瑗書院蘇州有范仲淹祠魏了翁書院今皆頹毀欲從宜修整未敢專擅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祀先賢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五年閏十二月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雙忠廟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誾宋元以來俱命守臣祭之 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祭

八年八月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

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頹闕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正統六年十一月立御製兗國復聖公新廟碑

成化元年正月汀州府奏前推官王得仁當鄧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禮部請宜如廣東楊信民故事俾有司立祠致祭從之

五月修比干廟命有司春秋致祭

十二月命容城縣立祠祀元儒劉因

四年三月命祭宋丞相李綱於邵武府學
五年五月復元臣賽典赤廟祀於雲南元時賽典赤守雲
南典水利以溉田崇學校以勸士民德之歿廟食其
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間廢之至是三
司等官言其有德於民宜列祀典下部覆實從之
九年九月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
武中有司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祀
文 上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春秋致祭
十年八月博野知縣裴泰奏宋儒程顥程頤二大儒其先
博野人祖羽爲端明殿學士因家於洛陽本縣程委祉

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爲修葺乞勅禮部定其祭品儀
注令所司春秋致祭部覆從之
十一年正月賜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上杭縣立祠
祀之天順六年盜賊竊發泉率兵守備賊不敢犯次年
賊勢益熾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
福賊聞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百七十餘戶俱給
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
委泉率兵深入攻營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驥總督
官軍弔死卹傷激揚義氣與賊十餘戰破擊壘等十八
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衝冒瘴癘致疾而卒泉皆悲
痛立祠祀之知縣蕭宏奏載祀典賜其祠額曰褒忠
命有司春秋祀之 驥安福人景泰甲戌進士
十三年八月命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遂良仁和人前代
有祠未入祀典至是以儒士周瑛言令有司春秋致祭
十八年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十九年正月命蕭山縣祀魏驥於德惠祠祠舊祀宋縣令
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修築海隄田獲其利邑人謂
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祀從之
四月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
墓沔縣有諸葛亮祠鳳翔府有范仲淹祠藍田有呂大

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頹圯乞修治并賜祭 上曰朕
考祭法凡德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
樂道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
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雒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
墓弗修祀禮廢墜豈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修治
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
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二十年命有司歲祭廣東巡撫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
爲廣東參議以詿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巡撫其地
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請於朝爲

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爲之請
上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之
弘治三年十月安慶府知府徐鏻等奏郡治東有祠祀元
封豳國公余闕而守臣韓建不與焉臣考余闕所著大
節堂記及元史稱以爲建在當時力攻固守其大節如
被執之際病不可爲且罵賊求死其不屈如此且建守
於前闕繼於後實爲一體而建精忠大節與闕亦相頡
頏闕在先朝久列祀典建獨漠然似非表忠之義禮部
覆奏謂宜於闕祠內增設建神主祔享歲時致祭從之
命孟縣建唐昌黎伯韓愈祠春秋致祭并修理墳墓從知

縣巫儼奏也
五年十二月給事中王璽奏宋季合州守臣王堅張珏當
北虜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堅後遷寧遠節度使益勵
臣節珏遷制置使城陷竟不屈而死乞建祠秩祀部覆
於本縣郡賢祠祔祭從之
六年十一月河南巡撫徐恪奏宋范仲淹并其子純仁墓
皆在河南府城東南萬安山下爲傷近寺僧領祀事元
末裔孫[illegible]方自蘇再至展掃時守臣郭文彝等
聞之乃爲秋[illegible]致祭迨入國朝守土之臣襲而行之然
未經奏請秩在祀典且仲淹肄業從政之地如蘇州慶

陽等處旣皆有祀其體魄所藏之處不可獨缺乞命本
府於墓所建祠春秋致祭以子純仁配享永載祀典以
風士類　上以崇祀先賢事關風化命所司議行之
九年二月四川巡撫馮俊奏故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愼坐
法謫四川至夔州卒沉淪幽壤聞者追悼乞勅禮部集
議復其舊官顯加贈諡仍命有司春秋祭於葬所部議
濂一代儒宗今不敢別議贈諡請仍依原學士承旨職
事令有司就於葬所祠堂內春秋祭祀從之
十二月給事中楊廉疏言故禮部侍郎薛瑄正學大節乞
行平陽府建祠賜額有司每歲春秋祀之仍下章丘縣

取所刻讀書錄板木於國子監俾六館諸生皆得摹印
翫味部覆上　上曰薛瑄以性理之學繼宋諸儒後實
我朝名儒卿等奏欲建祠秩祀并刊行文集悉准行其
祠額特名正學
十年九月巡按四川御史榮華以蜀漢北地王諶爲國死
節無愧昭烈之胤乞仍舊封號春秋陪享昭烈廟從之
十二年正月錢塘縣民岳華奏其十三世祖宋武穆王飛
墓田在西湖者爲僧永年等所侵占　上曰飛在宋室
忠烈可嘉墓田准令有司究治理之
十五年四月廣東布政周孟言宋丞相文天祥應詔勤王

招攬英雄以圖興復一時慕忠效義之士趙時賞等四
十餘人亦皆奔走助順具載史冊今天祥已秩祀典而
時賞等未獲表章乞下盧陵縣爲天祥建忠義廟配諸
賢於左右有司歲時致祭從之
國子生裴春奏宋丞相江萬里爲賈似道所忌出知福州
致仕嘗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饒州萬里及
其子鎬并左右數人俱投止水以死乞下有司秩於祀
典部令江西巡撫官立祠於饒州本府官春秋致祭
十六年四月巡按江西御史王哲言盧陵縣舊有忠節祠
祀宋名臣歐陽修等六人我朝祭酒李時勉侍講劉球

知府劉子輔又郡人御史鍾同當景泰時潛移國本事
先倡義乞復 皇儲遂下獄死 英廟追贈大理丞
憲廟復官其子賜諡恭愍惟祀典尚缺乞勅有司同祀
於忠節祠下禮部議謂同堅守名義忠節可嘉祔祭之
舉良是頗立祠致祭所以慰忠寃而勵後此外有徇情
濫收者宜令各布政司官查覈應否具奏裁處命鍾同
准祔祭各處鄉賢祠有徇情濫收者歲具實以聞
四月命貴谿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正德三年三月福建叅政熊達評事徐元稔各疏請爲宋
興化同知陳瓚與姪同知樞密院事充閩廣宣撫大使
陳文龍立祠興化府以表其忠禮部議覆 上曰文龍
叔姪在宋季死節忠義可嘉其立祠令有司春秋致祭
八年七月賜唐顏杲卿眞卿祠額曰二忠令有司歲春秋
致祭杲卿官常山眞卿官平原郎今眞定德州地也前
知府彭澤於學宮右建二顏祠至是成知府李瑛以祠
額請故有是命
九年三月嘉祥縣修曾子廟成巡按御史李璣請以門人
子思從享而以陽膚子襄公明儀沈猶行公明高樂正
子春公明宣單居離列子子思後從祀且請御製碑文
詔從之

十二月南和知縣李希夔疏言縣故有唐相宋璟祠宜載
祀典 詔以璟守法持正爲唐名相其令有司歲仲春
致祭
十年二月廣東巡按御史高公韶言韶州故有唐相張九
齡祠景泰中用給事中白瑩言以唐韶州刺史鄧文進
宋邕州推官譚必國朝永豐令鄧顒俱附祠配享竊考
九齡子拯爲伊闕令時安祿山陷河雒拯不受僞官忠
義著聞而獨見遺似爲缺典禮部議覆詔曰如拯可謂
不媿其父其 令從祀
十六年四月詔爲都督僉事馬雲葉旺立祠遼東歲時致

祭雲旺洪武初爲龍虎上將軍奉命由登萊渡海至遼
安輯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開設遼東都司及遼左等
衛比卒遼人多尸祝之而未有祠至是義州衛舍餘許
澤等疏乞立祠致祭以崇報功之典從之
命立宋丞相陸秀夫祠於鎮江歲時致祭從巡按御史葉
忠之請也
五月詔立宋岳飛祠於武昌歲時致祭以撫臣秦金請也
七月詔祀故太保尚書黃福於昌邑福昌邑人萊州知府
常道奏福在 先朝有大功其名德爲鄉里所重雖曾
爲建祠而未得載於祀典請令守臣歲時致祭以勵風

化 上特允之
十一月立太公廟於青州城西令有司春秋致祀從山東
撫按請也
嘉靖元年命遼東都司合祀吏部尚書王翺都督僉事馬
雲葉旺於旌功祠遼人以翺嘗總制其地有功德於人
宜與雲旺合祀守臣以請許之
二年河南巡撫何天衢言維陽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
額令春秋致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遺跡也
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書之
史冊禮部覆請報可

命祀故工部主事費瑄於呂梁洪瑄於成化間奉命管洪
萊石壩捍水以通漕舟作石堤以便挽者歲省修堤草
束役錢三十餘萬又時旱蝗瑄設法賑濟所全活甚衆
民思之私爲立祠至是知州張淮以請故有是命
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於延州建故吏部尚書王恕祠
於三原命翰林院各擬祠額有司歲時致祭從都御史
姚鏌給事中張原奏也
命江西有司祀晉處士陶潛於彭澤從都御史陳琳請也
給事中劉祺言故大學士劉珝立朝守正不阿至其孝祀
父母廬墓感有瑞麥嘉禾之祥鄉人號其所居曰仁孝

里立祠祀之乞賜祠額命有司歲時致祭詔從之
四年九月江西撫按陳洪謨秦鉞陶儼各疏言崇仁吳與
弼嘗蒙 先朝禮聘授諭德不拜歸老於家砥礪名節
有功教化特建祠本鄉賜祠額祭文令有司致祭從之
十一年十月御史施山言大名府名宦如狄仁傑寇準鄉
賢如劉安世二宦一賢功德顯著宜如祀典專祀從之
十六年部建故臨清知州夏鼎祠春秋致祭鼎大學士言
之父州民稱其有德政請建祠祀之遂有是命
三十八年十二月詔贈蘇松兵備參政任環爲光祿寺卿
立祠於子環前爲蘇州府同知倭寇犯蘇之闔門城門

閉民避寇者不得入僥城號泣環按劒開門納之全活萬計蘇人德之屢擊倭寇有功累進參政矢志滅倭衣服皆自識其名誓必死賊後以母喪歸遂卒於家禮科給事中徐師曾上其事請贈祀　上命贈官有司建祠蘇州以時致祭仍任一子原衛副千戶

隆慶[illegible]年詔賜故禮部尚書歐陽德祀於鄉時江西撫按言德文章行業爲世所重門人後學相與祀而祝之宜詔有司歲時褒祀以從人望　上特允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十八

功臣廟祀

甲辰九月　太祖命中書省繪功臣像於卞壺及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

洪武元年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以其鄰家宥氏世爲奉祠守王墳

二年正月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簡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太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擴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殁而名永不磨矣於是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

塑像於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
德勝配享 太廟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侯
其卒進侑皆 上所親定也然功臣無再成世傑而
太廟有之馮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
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 太廟不與此
上之權衡量度非後人所能測識也
九月令南昌府康郎山及處州金華太平等府各功臣廟
有司依期致祭
十月命圖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於雞

鳴山功臣廟
三年增戰殁功臣於雞鳴山功臣廟
五年正月增功臣廟戰殁病故等項功臣百二十四員於
兩廡各設牌一書功臣都督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等
用羊五豕五每四孟春暮遣勲戚大臣祭之
六年七月詔禮部每春正月秋七月享 太廟之日遣官
祭功臣於雞鳴山廟
七年六月命書雞鳴山功臣廟祔祭功臣姓名於籍每歲
遇祭則製神主命都督府官主祭堂上各衛指揮祭兩
廡永為定式

八年正月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增祀華雲龍李思齊
等八人
九年正月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以指揮僉事余隆等
百三十一人祔
七月又以何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祔祭功臣之次
十二年七月以吳禎等百九十三人祔祭雞鳴山廟
十三年正月以濟寧侯顧時等二百二十人祔祭雞鳴山
二十五年六月塑西平侯沐英像祀於功臣廟
永樂初 上即位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先是禮部侍
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罷 太廟配享但於本廟祭之

上曰 先帝所定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
既自有廟矣太廟饗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著為令
三年遣官致祭中山王於家廟 按王家廟在南京大功
坊是年 上諭禮部云中山王勲德國朝第一當百世
不可忘自今正旦清明中元十月朔冬至皆遣祭家廟
遂為制 嘉靖中釐正祀典亦歲遣太常仍用五祭用少牢云
四年八月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圮壞請命修治
上命工部即遣官督修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
悉復其家
洪熙元年命禮部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

金鄉忠壯侯王眞少師榮國忠顯公姚廣孝配享　文

皇帝廟庭

嘉靖九年八月　上諭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弗宜配享　太廟夫廣孝在我　皇祖時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當遽更但廣孝係釋氏之徒使同諸公侯並食于　德祖　太祖之側實非敬　祖宗之道禮部尚書李時同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以廣孝雖有帷幄之謀厥後加以厚秩賜以顯爵亦足償其勞矣若削髮披緇靈祭俎豆則非所宜臣等議當撤去即移祀於大隆興寺內每歲春秋遣太常寺致祭　上從之仍命告於

皇祖　太宗以行

十年五月以誠意伯劉基配享　太廟 詳勳臣考

十六年春進武定侯郭英從享　太廟先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祖英於　太廟乃倣三國志体說爲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廟廉事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冑疏爭言廟祀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言往年進劉基祔享以文臣故來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二廟侑享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上

上不喜曰何上基而下英也命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敘爵於是列英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下基永義侯下英永進侑時禮官夏言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朝廷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者不必皆創業也我朝　二祖開國靖難固有功臣　仁宗以後爰至武宗其間相與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侑享　二祖凡十七人內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六朝闕焉無聞乞下廷

議考求六朝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庭　上不允

按諸王功臣侑享洪武二年壽春十五王進侑　四祖廟壽春於　孝陵爲伯南昌七王兄寶應七王從子也太廟廡中木主稱壽春八王爲高伯祖考寶應七王爲曾祖考禮官誤矣是年祔祭戰沒功臣已乃設青布幄於廟庭祀之尋更定功臣十三人令胡大海等七人已卒祔廟徐達等六人俟卒進侑八年設黃布幄殿左右廡於廟中殿上祀　四祖左祀楊王皇兄徐王右祀功臣九年定壽春王王妃二十一人侑享於東壁功臣十二人西壁罷廖永安祀爲